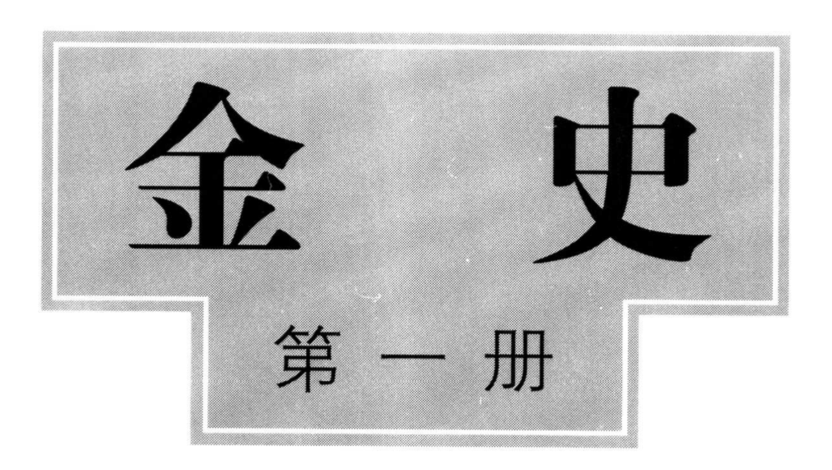


金史
第一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曾棗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金史/曾棗莊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3-8

I.金… II.曾… III.①中國-古代史-金代-
紀傳體②金史-譯文 IV.K246.4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52645號

二十四史全譯

金　史

(全三冊)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曾棗莊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古籍印刷廠
規　　格　開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張143.5　字數3,582千字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3-8/K・96
定　　價　全套88冊　　12 000圓
《金史》3冊　　453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4063926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褘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淩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畒"、"畮"、"畆"、"𤱈"、"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氂(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氂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氂”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氂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氂”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氂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氂”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氂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氂”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氂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氂”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氂麰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氂”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氂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氂”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蔾)　禪(襢)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飈飈)　剛(剛)　料(料)　觴(觴)
餅(餅)　詬(訽)　躪(躪)　舐(舓)
豺(犲)　轂(轂)　櫺(欞)　疏(疎疏)
躔(躔)　罐(罐)　騮(騮騮)　搜(搜)
諂(諂)　駭(駭)　攣(攣)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齏)　美(媺)　踏(蹹蹹)
弛(弛)　羈(覊)　滅(威)　柝(榜欜欜)
欻(欻)　悖(痵)　秣(秣)　蜿(蜿)
垂(垂垂)　奸(姧)　粹(粹)　腕(腕)
齷(齷)　殲(殲)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悞)
蹙(蹙)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啗)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潊(潊)
登(登)　贐(贐贐)　撇(撇)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愆愆愆)　燕(鷰)
貂(貂)　鞠(鞠)　鍥(鍥)　腰(署)
斗(㪷)　絶(絶)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匡)　麯(麯)　彝(彞)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癰)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㜾)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凉”、“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兗”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刪，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金史》全譯出版説明

《金史》是元官修三史之一，修撰於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四月，至四年十一月成書，歷時一年八個月。全書共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書後還附有一篇《金國語解》，是記載金朝始末的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金朝人物傳記、典章制度、地理建置等史事。

金是中國歷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一個政權。公元1115年，女真首領完顔阿骨打稱帝建大金國。金天會三年(1125)，滅遼朝；五年，又滅北宋，從而與南宋、西夏長期對峙。金哀宗天興三年(1234)，被蒙古國所滅。歷十帝、一百二十年。

元至正四年(1344)，脱脱辭相位，并薦舉别里怯不花爲中書左丞相，任三史都總裁。阿魯圖繼任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兼任三史都總裁。五年，《金史》、《宋史》相繼修成，阿魯圖以書奏進。

《金史·本紀》首卷《世紀》提供了女真族早期歷史的實貴資料。《世紀》之後，則爲金朝正式即位的九位皇帝的本紀，記述了金朝全部歷史。《本紀》的最後還有一卷《世紀補》，這是死後追加帝號的皇帝的本紀，類此情況在以前的史書編纂體例上不曾出現。

《金史》的第二部份是志。其中包括《天文志》一卷，内分"日薄食珥雲氣"和"月五星凌犯及星變"二項内容，分别記録了金朝一代所發生的日食、太陽黑子、日暈和月食、彗星、掩星等天文現象。《曆志》二卷是記録曆法的計算，天象、物候的觀察、測量，歲日四時的測算，二十四節氣的推算等。《五行志》一卷是有關祥瑞、災異資料的專志，是研究金朝疆域内氣候變化和地震活動的重要依據。《地理志》三卷，主要記載了金朝地理建置、沿革變遷、疆域四至，以及山川、河流、關隘、官府、户口等内容。《河渠志》一卷主要記述了金朝重要的治河工程和主要的水利工程。《禮志》十一卷主要記録了金朝禮儀制度。《樂志》二卷，較系統地介紹了金朝的各種樂曲、禮樂制度、禮樂的修訂等内容，共收録150餘首曲辭，保存了金朝的本朝樂曲。《儀衛志》二卷較全面地記載了各儀衛的形制、規模、列仗、排次、器物等方面的制度或規定，及其具體的内容。《輿服志》一卷(分上、中、下)中的"衣服通制"，所述多爲金朝社會通行的服飾，包括僧尼道的服裝。《兵志》一卷記述了有關兵制的源流、建置、構成及職能等。《刑志》一卷，記述金朝刑律狀況。《食貨志》五卷，是記載金朝社會經濟制度、賦税錢幣、市場榷易等有關經濟活動的專史。《選舉志》四卷，是記載有關選拔官吏制度的專志。《百官志》四卷，記載了金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機構的設置、職官制度、官員品秩、封爵等内容。

《金史》的表分爲兩大部份,一爲宗室表,二爲交聘表。遼、金、宋時代,各國互通使節的謂之“交聘”。《金史》獨設《交聘表》,列金與宋、西夏及高麗的交聘情況,亦可説是撰修者把握了當時的歷史特點,用最簡明的方式,表述了最復雜的内容。這些内容,不論對研究宋金關係史,還是對研究民族關係史,都是至關重要的。

《金史》的列傳編纂辦法與其他史書相同,多採用一人一傳,凡屬世系關係亦作附録而多人一傳。每傳記述多按編年列舉事跡,如遇重大事件、重要的活動則詳述,言行、奏章全録其文。對於金朝歷史上的重要人物,編修者還於其傳之後,加以“贊”,進行褒貶評述。《金史・列傳》共收入750餘人的傳記,大體按照在仕先後排列。這衆多的人物包括后妃、王公、權臣、官僚、文人、賢才等,分類歸併。在這部份人物傳記中,歷代完顔氏統治者的世系分别插入其他人物的傳記之中,形成整體上分散、世次上相對集中的特點。

金朝是以女真族爲主體的少數民族政權,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金朝以後,女真語言、文字逐漸被廢棄不用,後人因此對女真語言、文字難以釋讀。《金史》的編修者在全書最後專立《金國語解》一篇,分官稱、人事、物象、物類、姓氏五目,分别列出女真語的稱謂,其稱謂之下標出相應的漢語意思。所録女真語彙多見於《金史》正文之中,是參照釋讀的重要依據。將民族語言、文字作出漢語解釋,並記入正史之中,是《金史》編纂的一大特點。

《金史》對原始材料的運用上過於偏執尤其突出。《金史》主要取材於《金實録》,但對《金實録》的某些記載未作應有的考察或考證。如《海陵庶人實録》是有其明確的政治目的的,世宗正是企圖通過貶低海陵王完顔亮,來證實自己搞宫廷政變的合理性,故《海陵庶人實録》中,充滿了對海陵王完顔亮的不實之辭。《金史》的撰修者還蔑視稗官小説,例如對完顔亮遷都燕京的記載,《大金國志》就比《金史》記載詳細得多。因《大金國志》所採的宋人著述,多屬“稗官小説”,也就被《金史》的撰修者們理所當然地拒之門外。但是這些“稗官小説”所記大都是自己親身所經歷之事,多屬於第一手或接近第一手材料的性質,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金史》不擇録這些史料,就不免有失之交臂的遺憾了。

儘管《金史》有上述不足,但它畢竟是我國古代留下的一部記載金朝始末的規模最大、最完整和較爲系統的一部史書,特别是修史時採摭的原始資料尤爲珍貴。

清人施國祁在《金史》考訂中成就最爲突出。他積二十餘年之功,讀《金史》十餘遍,悉心考證、校訂,撰寫成《金史詳校》十卷。在該書的《自序》中,他對《金史》給予了較高的評價,“金源一代,年紀不及契丹,輿地不及蒙古,文采風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裁大體,文筆甚簡,非《宋史》之繁蕪;載述稍備,非《遼史》之闕略;敍次得失,非《元史》之訛謬”。在今天金朝史籍大部份都已亡佚的情況下,其書在研究我國歷史,特别是宋、金史,以及民族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和不可替代的學術地位。

《金史》編修完畢,於元順帝至正五年(1145)九月開始印刷,收録在《金史》最後的“金史公文”記載了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奉命印《金史》一事,“去歲教纂修遼、金、宋三代史書,即日遼、金史書纂修了有,如今將這史書令江浙、江西二省開板,就彼有的學校錢内就用,疾早教各印造一百部來呵”。這是《金史》最早的版本。以後,又有多次刊行。元代的初刻本,現僅存八十卷。元末又有復刻本。入明以後,有南、北兩監本。清朝又有武英殿本。但乾隆年間,四庫館臣在校勘武英殿本時,對《金史》中的人名、地名等譯名多加改譯,造成混亂,又出現了一些新的錯誤。目前,通行的《金史》版本主要有兩種。一是1935年,商務印書館以元順帝至正刊本爲底本,影印出版的《金史》百衲本。其一百三十五卷中,有八十卷爲初刻本,

另外五十五卷則據覆刻本影印而成。二是1975年,中華書局組織專家以百衲本爲底本,以監本、武英殿本爲對校本,吸收前人對《金史》考證、校訂成果,出版的《金史》標點校勘本。這是目前《金史》諸版本中比較好的一個,也是主要流通使用的一個版本。它的每卷之後的"校勘記"集歷代史學考訂《金史》之大成,考校頗詳,是糾正《金史》謬誤、失當之處的重要參考資料。

《金史》全譯主編:曾棗莊。譯者:祝尚書、田農、刁忠民、楊世文、屈超立、楊洪林、尹波、曾濤、王曉波、李文澤。

金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金史卷一

本紀第一

世紀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車骨部，曰拂涅部，曰號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稱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無聞。

金的祖先，出自靺鞨氏。靺鞨本來叫做勿吉。勿吉，就是古代肅慎的地域。元魏時代，勿吉有七個部落：叫粟末部，叫伯咄部，叫安車骨部，叫拂涅部，叫號室部，叫黑水部，叫白山部。隋代稱作靺鞨，并且七個部落都是這樣稱呼。唐代初期，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他五個部落没有聽説過。

粟末靺鞨始附高麗，姓大氏。李勣破高麗，粟末靺鞨保東牟山。後爲渤海，稱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

粟末靺鞨最初依附高麗，姓大氏。李勣攻破高麗，粟末靺鞨保守東牟山。後來成爲渤海國，稱王，傳位到十多代。制定有文字、禮樂、官府、制度。擁有五個京城、十五個府、六十二個州。

黑水靺鞨居肅慎地，東瀕海，南接高麗，亦附于高麗。嘗以兵十五萬衆助高麗拒唐太宗，敗于安市。開元中，來朝，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置長史監之。賜都督姓李氏，名獻誠，領黑水經略使。其後渤海盛强，黑水役屬之，朝貢遂絶。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屬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是也。

黑水靺鞨處於肅慎的地域，東臨大海，南接高麗，也附屬於高麗。曾經用兵十五萬之多幫助高麗抗拒唐太宗，在安市被打敗。開元年間，前來朝見，唐於是設置黑水府，以部落首領爲都督、刺史，設置長史監督他們。唐皇帝賜都督姓李氏，名叫獻誠，兼黑水經略使。後來渤海强盛，黑水便隸屬於它，向唐朝朝貢便中止了。五代時期，契丹完全攻占了渤海的領土，而黑水靺鞨也就附屬於契丹。在南部的黑水靺鞨屬於契丹，叫做熟女真；在北邊的不在契丹的版籍，叫生女真。生女真的地域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也叫黑龍江，這便是所謂的“白山、黑水”。

始祖完顔函普

金之始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兄阿古廼好佛，留高

金的始祖叫函普，當初從高麗過來時，已經六十多歲了。他的哥哥阿古廼信仰佛教，留在高

麗不肯從，曰："後世子孫必有能相聚者，吾不能去也。"獨與弟保活里俱。始祖居完顔部僕幹水之涯，保活里居耶懶。其後胡十門以曷蘇館歸太祖，自言其祖兄弟三人相别而去，蓋自謂阿古廼之後。石土門、迪古乃，保活里之裔也。及太祖敗遼兵于境上，獲耶律謝十，乃使梁福、斡答剌招諭渤海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蓋其初皆勿吉之七部也。

始祖至完顔部，居久之，其部人嘗殺它族之人，由是兩族交惡，哄鬥不能解。完顔部人謂始祖曰："若能爲部人解此怨，使兩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爲同部。"始祖曰："諾。"乃自往諭之曰："殺一人而鬥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誅首亂者一人，部内以物納償汝，可以無鬥而且獲利焉。"怨家從之。乃爲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偶、牸牛十、黄金六兩，與所殺傷之家，即兩解，不得私鬥。"曰："謹如約。"女直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既備償如約，部衆信服之，謝以青牛一，并許歸六十之婦。始祖乃以青牛爲聘禮而納之，并得其貲産。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斡魯，一女曰注思板，遂爲完顔部人。天會十四年，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皇統四年，號其藏曰光陵。五年，增謚始祖懿憲景元皇帝。

麗不肯跟從他來這裏，阿古廼説："後代子孫必定有能相團聚的，我不能離開高麗。"函普便獨自與弟弟保活里一起過來。始祖居住在完顔部僕幹水的岸邊，保活里居住在耶懶。後來胡十門以曷蘇館歸屬金太祖，自稱他的祖父兄弟三人相别而去，自以爲是阿古廼的後代。石土門、迪古乃，是保活里的後裔。等到太祖在國境上打敗遼兵時，抓獲耶律謝十，便派梁福、斡答剌招集并告諭渤海人説："女真、渤海本來同是一家人。"他們當初都是勿吉的七個部落。

始祖到完顔部，居住很久了，他所在的部族有人曾經殺了其他部族的人，因此兩族互相憎恨仇視，哄鬧打鬥，不能和解。完顔部的人對始祖説："如果你能够爲部族人消解這個仇怨，使兩族人不相殘殺，部族裏有個賢惠女子，年已六十還没有嫁人，可以把她許配給你，仍爲同部族人。"始祖説："好。"於是獨自前往勸説那個部族道："殺了一個人而争鬥不能解除，損失傷害就更多了。不如祇懲罰首先挑起事端的那個人，部族内交納財物賠償你們，可以不再相鬥而且由此獲得好處。"怨家聽從了他的話。於是訂立條約道："凡是有殺傷人的，徵發他家一口人、十對馬、十頭母牛、六兩黄金，交給被殺傷的人家，便兩相和解，不得私自争鬥。"另一族答應道："一定照條約辦。"女真的風俗，殺了人賠償馬牛三十就從這時開始。已經按照條約全部賠償，部族的人們信服他，用一頭青牛答謝，并答應把年已六十的婦女嫁給他。始祖於是用青牛做聘禮而娶了那個女子，并獲得了她的財産。後來生了兩個兒子，長子叫烏魯，次子叫斡魯，一個女兒叫注思板，於是就成了完顔部人。天會十四年，追贈謚號爲景元皇帝，廟號始祖。皇統四年，稱他的墳墓叫光陵。五年，增加謚號爲始祖懿憲景元皇帝。

德帝完顔烏魯

子德帝，諱烏魯。天會十四年，追謚德皇帝。皇統四年，號其藏曰熙陵。五年，增謚淵穆玄德皇帝。

始祖的兒子德帝，名叫烏魯。天會十四年，追贈謚號爲德皇帝。皇統四年，稱他的墳墓叫熙陵。五年，增加謚號爲淵穆玄德皇帝。

安帝完顏跋海

子安帝，諱跋海。天會十四年，追謚安皇帝。皇統四年，號其藏建陵。五年，增謚和靖慶安皇帝。

德帝的兒子安帝，名叫跋海。天會十四年，追贈謚號爲安皇帝。皇統四年，稱他的墳墓叫建陵。五年，增加謚號爲和靖慶安皇帝。

獻祖完顏綏可

子獻祖，諱綏可。黑水舊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遷徙不常。獻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爲納葛里。“納葛里”者，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側矣。天會十四年，追謚定昭皇帝，廟號獻祖。皇統四年，號其藏曰輝陵。五年，增謚獻祖純烈定昭皇帝。

安帝的兒子獻祖，名叫綏可。黑水的舊習俗没有居室房屋，利用有山有水的坑穴，在上面架梁木，再用土蓋上，夏天就外出尋找有水有草的地方生活，冬天便居住在土坑中，遷移不固定。獻祖時纔移居海古水，耕地墾荒，種植莊稼，開始建築居室，有了房屋的造法，人們稱呼那個地方叫納葛里。“納葛里”，就是漢語居室的意思。從此便定居在安出虎水的旁邊。天會十四年，追贈謚號爲定昭皇帝，廟號獻祖。皇統四年，稱他的墳墓叫輝陵。五年，增加謚號爲獻祖純烈定昭皇帝。

昭祖完顏石魯

子昭祖，諱石魯，剛毅質直。生女直無書契，無約束，不可檢制。昭祖欲稍立條教，諸父、部人皆不悦，欲坑殺之。已被執，叔父謝里忽知部衆將殺昭祖，曰：“吾兄子，賢人也，必能承家，安輯部衆，此輩奈何輒欲坑殺之。”亟往，彎弓注矢射於衆中，劫執者皆散走，昭祖乃得免。

獻祖的兒子昭祖，名叫石魯，剛强樸直。生女真没有文字，没有法令約束，無法察檢管制。昭祖打算逐漸訂立條文教令，伯叔、部族人都不高興，想活埋他。已經被抓起來，叔父謝里忽知道部族人將要殺昭祖，説：“我哥哥的兒子，是個賢良的人，必定能繼承家業，安定部族百姓，這些人怎麽總想活埋他。”急忙前往，拉弓上箭射向人群中，捉拿他的人都跑開了，昭祖於是得以幸免。

昭祖稍以條教爲治，部落寖强。遼以惕隱官之。諸部猶以舊俗，不肯用條教。昭祖耀武至于青嶺、白山，順者撫之，不從者討伐之，入于蘇濱、耶懶之地，所至克捷。還經僕燕水。“僕燕”，漢語惡瘡也。昭祖惡其地名，雖已困憊，不肯止。行至姑里甸，得疾。迨夜，寢于村舍。有盗至，遂中夜啓行，至逼剌紀村止焉。是夕，卒。載柩而行，遇賊於路，奪柩去。部衆追賊與戰，復得柩。加古部人蒲虎復來襲之，垂及，蒲虎問諸路人曰：“石魯柩去此幾何?”其人

昭祖逐步用條文教令來治理，部族漸漸强盛。遼用惕隱官封昭祖。各部落仍遵循舊風俗，不願執行條文教令。昭祖便炫耀武力來到青嶺、白山，對諸部落順從的就安撫他們，不服從的就討伐，進入蘇濱、耶懶地區，所到之處均獲勝利。回去時經過僕燕水。“僕燕”，漢語就是惡瘡的意思。昭祖討厭這個地名，雖然已經很困乏了，仍不肯在那裏停留。走到姑里甸，患病。到晚上，睡在村舍中。有强盜趕來，於是半夜動身上路，到逼剌紀村纔停下來。這天傍晚，去世。部下載着靈柩前進，在路途又遇上盜賊，搶奪靈柩離去。部落的將士們追趕盜賊并與他們戰鬥，重新得到靈柩。加古部人蒲虎又來襲擊他們，即

曰："遠矣，追之不及也。"蒲虎遂止。於是乃得歸葬焉。生女直之俗，至昭祖時稍用條教，民頗聽從，尚未有文字，無官府，不知歲月晦朔，是以年壽修短莫得而考焉。天會十五年，追謚成襄皇帝，廟號昭祖。皇統四年，藏號安陵。五年，增謚昭祖武惠成襄皇帝。

將追上，蒲虎問路上的行人道："石魯的靈柩距離這兒多遠了？"那人回答說："很遠了，追不上他們了。"蒲虎於是停了下來。因此昭祖纔得以歸葬。生女真的風俗，到昭祖時逐漸用條文教令，百姓很願聽從，但還没有文字，没有官府，不知道年月時日，因此人們的年齡長短無法考知。天會十五年，追贈謚號爲成襄皇帝，廟號昭祖。皇統四年，墳墓稱安陵。五年，增加謚號爲昭祖武惠成襄皇帝。

景祖完顏烏古迺

子景祖，諱烏古迺。遼太平元年辛酉歲生。自始祖至此，已六世矣。景祖稍役屬諸部，自白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之屬，以至五國之長，皆聽命。是時，遼之邊民有逃而歸者。及遼以兵徙鐵勒、烏惹之民，鐵勒、烏惹多不肯徙，亦逃而來歸。遼使曷魯林牙將兵來索逋逃之民。景祖恐遼兵深入，盡得山川道路險易，或將圖之，乃以計止之曰："兵若深入，諸部必驚擾，變生不測，逋户亦不可得，非計也。"曷魯以爲然。遂止其軍，與曷魯自行索之。

是時，鄰部雖稍從，孩懶水烏林答部石顯尚拒阻不服。攻之，不克。景祖以計告於遼主，遼主遣使責讓石顯。石顯乃遣其子婆諸刊入朝。遼主厚賜遣還。其後石顯與婆諸刊入見遼主於春蒐，遼主乃留石顯於邊地，而遣婆諸刊還所部。景祖之謀也。

既而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畔遼，鷹路不通。遼人將討之，先遣同幹來諭旨。景祖曰："可以計取。若用兵，彼將走保險阻，非歲月可平也。"遼人從之。蓋景祖終畏遼兵之入其境也，故自以爲功。於是景祖陽與拔乙門爲好，而以妻子爲質，襲而擒之，獻於遼主。遼主召見于寢殿，

昭祖的兒子景祖，叫烏古迺。遼太平元年（辛酉年）生。從始祖到景祖，已經有六代了。景祖漸漸役使臣屬各部落，自白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之類，以至五國的君長，都聽從他的命令。這時候，遼的邊民有逃跑來歸屬的。到遼用軍隊遷移鐵勒、烏惹的百姓時，鐵勒、烏惹許多人都不願遷移，也逃跑而來歸屬。遼派曷魯林牙帶領軍隊來索取逃亡的百姓。景祖怕遼兵深入，完全掌握山川道路的險易，將會打他們的主意，於是用計謀阻止道："軍隊如果深入，各部落必然驚恐不安，變亂的發生不可預料，逃亡户也不可得，不是好主意。"曷魯認爲對。於是阻止了遼的軍隊，任曷魯自行搜索。

這時候，相鄰的部落雖然漸漸服從，但孩懶水烏林答部的石顯仍抗拒不從命。進攻他們，不能攻克。景祖用計謀向遼主告狀，遼主派遣使者去責備石顯。石顯於是派他的兒子婆諸刊到遼去朝見。遼主給他豐厚的賞賜并送他還國。後來石顯與婆諸刊在春天打獵時去朝見遼主，遼主於是把石顯扣留在邊遠地區，而派遣婆諸刊回到所統領的部落。這正是景祖的計謀。

接着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貢鷹的道路不通。遼人將要討伐他們，先派遣同幹來傳達旨意。景祖說："可以用計謀巧取。如果用兵，他必將跑去保守險要之地，不是短時間可以平定的。"遼人聽從他的意見。原來景祖始終害怕遼兵進入他的境域，所以自己願意立這一功。於是景祖假意與拔乙門友好，而用妻子兒女爲人質，然後突然進攻并捉住拔乙門，獻給遼主。遼主在

燕賜加等，以爲生女直部族節度使。遼人呼節度使爲太師，金人稱“都太師”者自此始。遼主將刻印與之。景祖不肯繫遼籍，辭曰：“請俟他日。”遼主終欲與之，遣使來。景祖詭使部人揚言曰：“主公若受印繫籍，部人必殺之。”用是以拒之，遼使乃還。既爲節度使，有官屬，紀綱漸立矣。

後殿召見景祖，宴飲賞賜都提高等級，并任命爲生女真部族節度使。遼人稱呼節度使叫太師，金人稱“都太師”便從這時開始。遼主準備刻官印給景祖。景祖不願隸屬遼的國籍，推辭道：“請等到他日再説。”遼主仍要給他官印，派使者前來。景祖詭詐地派部族人放出話道：“主公如果接受官印并隸屬遼籍，部人一定殺掉他。”用這辦法來拒絕遼印，遼使於是衹好回去。既然成了節度使，便設有官府屬員，綱紀法度也便漸漸建立起來。

生女直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傾貲厚賈以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顔部、統門水温迪痕部、神隱水完顔部，皆相繼來附。

生女真過去没有鐵，鄰國有用鎧甲頭盔來賣的，便拿出全部財物高價與他們交易，也叫兄弟族人都去買鐵。得到的鐵既已多了，便用來造弓箭，鑄器械，軍事力量漸漸增强，前後願來依附的人也就多了。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顔部、統門水温迪痕部、神隱水完顔部，都相繼前來依附。

景祖爲人寬恕，能容物，平生不見喜愠。推財與人，分食解衣，無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先時，有畔去者，遣人諭誘之。畔者曰：“汝主，活羅也。活羅，吾能獲之，吾豈能爲活羅屈哉。”“活羅”，漢語慈烏也，北方有之，狀如大鷄，善啄物，見馬牛槖駝脊間有瘡，啄其脊間食之，馬牛輒死，若飢不得食，雖砂石亦食之。景祖嗜酒好色，飲啖過人，時人呼曰活羅，故彼以此訕之，亦不以介意。其後訕者力屈來降，厚賜遣還。曷懶水有率衆降者，録其歲月姓名，即遣去，俾復其故。人以此益信服之。

景祖的性格寬厚，能容得下事，從來不喜怒形於色。將財物送人，有飯分着吃，脱衣服給他人穿，没有捨不得的東西。有人要是得罪了他，也不記在心上。先前，有背叛而離去的人，派人前去説服勸導。背叛者説：“你的主子，是個活羅。活羅，我能把它捉住，我怎能向活羅屈服呢。”“活羅”，就是漢語的慈烏，北方有這種鳥，樣子像大鷄，善於啄東西，看見馬牛駱駝背上有瘡，便跳到背上去啄食，馬牛因此往往死掉，如果飢餓而得不到瘡吃，即使是砂子石頭也要吃。景祖嗜好喝酒和女色，酒量飯量超過他人，當時人稱他活羅，所以叛者用這名稱嘲罵他，他也并不將此放在心上。後來嘲罵他的人力窮前來投降，景祖厚厚地賞賜并遣送回去。曷懶水有率領衆人來投降的，便記下投降的年月和他們的姓名，馬上遣返他們，使他們回到原地。人們因此更加信服他。

遼咸雍八年，五國没撚部謝野勃菫畔遼，鷹路不通。景祖伐之，謝野來禦。景祖被重鎧，率衆力戰。謝野兵敗，走拔里邁濼。時方十月，冰忽解，謝野不能軍，衆皆潰去。乃旋

遼咸雍八年，五國没撚部謝野勃堇背叛遼國，貢鷹的道路不通。景祖討伐他們，謝野來抵禦。景祖披戴着重重鎧甲，率領大家力戰。謝野兵敗，逃跑到拔里邁濼。當時正值十月，冰忽然融化，謝野不能駐扎軍隊，大夥都潰敗逃離。景

師。道中遇逋亡，要遮險阻，晝夜拒戰，比至部已憊。即往見遼邊將達魯骨，自陳敗謝野功。行次來流水，未見達魯骨，疾作而復，卒于家，年五十四。天會十四年，追謚惠桓皇帝，廟號景祖。皇統四年，藏號定陵。五年，增謚景祖英烈惠桓皇帝。

祖於是班師回部落。路上遇到逃亡的人，占據險要之地，日夜與他們對抗力戰，等到達部落時已經很疲憊。又前往會見遼的邊將達魯骨，親自陳述打敗謝野的功績。走到來流水，還没有見到達魯骨，病發而返回，死在家裏，享年五十四歲。天會十四年，追贈謚號爲惠桓皇帝，廟號景祖。皇統四年，將他的墳墓稱爲定陵。五年，增加謚號爲景祖英烈惠桓皇帝。

世祖完顏劾里鉢

第二子襲節度使，是為世祖，諱劾里鉢。生女直之俗，生子年長即異居。景祖九子，元配唐括氏生劾者，次世祖，次劾孫，次肅宗，次穆宗。及當異居，景祖曰：“劾者柔和，可治家務。劾里鉢有器量智識，何事不成。劾孫亦柔善人耳。”乃命劾者與世祖同居，劾孫與肅宗同居。景祖卒，世祖繼之。世祖卒，肅宗繼之。肅宗卒，穆宗繼之。穆宗復傳世祖之子，至於太祖，竟登大位焉。

景祖的第二個兒子繼承節度使，這就是世祖，名叫劾里鉢。生女真的風俗，生的兒子年齡大了就分開住。景祖生有九個兒子，元配唐括氏生劾者，其次世祖，其次劾孫，其次肅宗，其次穆宗。到了應該分居時，景祖説：“劾者柔弱和氣，可以治理家務。劾里鉢有氣魄有見識，没有他幹不成的事。劾孫也是個温和善良的人。”於是叫劾者與世祖住在一起，劾孫與肅宗住在一起。景祖死，世祖繼承他的權位。世祖死，肅宗繼承權位。肅宗死，穆宗繼承權位。穆宗再傳給世祖的兒子，到太祖時，最終登上了皇帝的大位。

世祖，遼重熙八年己卯歲生。遼咸雍十年，襲節度使。景祖異母弟跋黑有異志，世祖慮其為變，加意事之，不使將兵，但為部長。跋黑遂誘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為亂，及間諸部使貳于世祖。世祖猶欲撫慰之，語在跋黑、桓赧等傳中。世祖嘗買加古部鍛工烏不屯被甲九十，烏春欲托此以為兵端，世祖還其甲，語在《烏春傳》。部中有流言曰：“欲生則附於跋黑，欲死則附於劾里鉢、頗剌淑。”世祖聞之，疑焉，無以察之，乃佯為具裝，欲有所往者，陰遣人揚言曰：“寇至。”部衆聞者莫知虚實，有保於跋黑之室者，有保於世祖之室者，世祖乃盡得兄弟部屬向背彼此之情矣。

世祖，遼重熙八年（己卯年）生。遼咸雍十年，繼承節度使。景祖的異母弟跋黑有二心，世祖擔心他製造變亂，格外注意對待他，不讓他統率軍隊，僅爲部落長。跋黑於是引誘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作亂，并離間各部落，使他們背棄世祖。世祖還是想安撫他們，此事在跋黑、桓赧等人的傳中有叙述。世祖曾買加古部鍛工烏不屯的鎧甲九十副，烏春想藉此事挑起戰争，世祖歸還了鎧甲，事在《烏春傳》中。部落中有流言説：“想活便依附跋黑，想死便依附劾里鉢、頗剌淑。”世祖聽到後，心裏懷疑，而人心又無從考察，於是假裝整理行裝，像是想到哪兒去的樣子，私下派人放出話説：“寇賊來了。”部族的人們聽到後不知虚實，有去保護跋黑家的，也有來保護世祖家的，世祖於是完全弄清了兄弟部屬人心向背各自不同的真情。

間數年，烏春來攻，世祖拒之。

隔了數年，烏春前來進攻，世祖發兵抵抗。

時十月已半，大雨累晝夜，冰澌覆地，烏春不能進。既而悔曰："此天也。"乃引兵去。烏春舍於阿里矮村滓不乃家，而以兵圍其弟勝昆於胡不村。兵退，勝昆執其兄滓不乃，而請莅殺于世祖，且請免其孥戮。從之。

當時十月已過了一半，大雨連續下了幾晝夜，冰水覆蓋大地，烏春不能前進。烏春不久後悔地說："這真是天意。"於是帶兵離去。烏春住在阿里矮村滓不乃家，而用兵在胡不村包圍他的弟弟勝昆。兵退後，勝昆捉住他的哥哥滓不乃，而請世祖來將其殺掉，并請求免殺他的後代。世祖同意了。

桓赧、散達亦舉兵，遣肅宗拒之。當是時，烏春兵在北，桓赧兵在南，其勢甚盛。戒之曰："可和則與之和，否則决戰。"肅宗兵敗。會烏春以久雨解去，世祖乃以偏師涉舍很水，經貼割水，覆桓赧、散達之家。明日，大霧晦冥，失道，至婆多吐水乃覺。即還至舍很、貼割之間，升高阜望之，見六騎來，大呼，馳擊之。世祖射一人斃，生獲五人，問之，乃知卜灰、撒骨出使助桓赧、散達者也。世祖至桓赧、散達所居，焚蕩其室家，殺百許人，舊將主保亦死之。比世祖還，與肅宗會，肅宗兵又敗矣。世祖讓肅宗失利之狀。遣人議和。桓赧、散達曰："以爾盈歌之大赤馬、辭不失之紫騮馬與我，我則和。"二馬皆女直名馬，不許。

桓赧、散達也起兵，世祖派肅宗去抵抗他們。這時候，烏春的兵在北部，桓赧的兵在南部，他們的力量很强大。世祖指示肅宗道："可以和就與他們言和，否則就决戰。"肅宗的兵被打敗了。正好烏春因久雨撤兵離去，世祖於是帶領一支軍隊渡過舍很水，經貼割水，搗毁了桓赧、散達的家。第二天，大霧彌漫，迷了路，到婆多吐水後纔發覺。於是走回到舍很、貼割之間，登上高丘瞭望，見有六個人騎馬而來，世祖大呼，驅馬攻擊。世祖射死一人，活捉五人，審問他們，纔知是卜灰、撒骨出派去幫助桓赧、散達的人。世祖到桓赧、散達居住的地方，燒毁了他們的家，殺了一百多人，從前的將領主保也被殺死。等到世祖回來，與肅宗會合，肅宗的兵又打了敗仗。世祖責問肅宗失利的原因。派人去講和。桓赧、散達說："把你們盈歌的大赤馬、辭不失的紫騮馬給我們，我們便講和。"二馬都是女真的名馬，世祖没有答應。

桓赧、散達大會諸部來攻，過裴滿部，以其附於世祖也，縱火焚之。蒲察部沙祇勃堇、胡補答勃堇使阿喜來告難，世祖使之詭從以自全，曰："戰則以旗鼓自别。"世祖往禦桓赧之衆，將行，有報者曰："跋黑食於愛妾之父家，肉張咽，死矣。"乃遣肅宗求援於遼，遂率衆出。使辭不失取海姑兄弟兵，已而乃知海姑兄弟貳於桓赧矣，欲并取其衆，徑至海姑。偵者報曰："敵已至。"將戰，世祖戒辭不失曰："汝先陣於脱豁改原，待吾三揚旗，三鳴鼓，即棄旗决戰。死生惟在今日，命不足惜。"使裴滿

桓赧、散達大肆聯合各部落來進攻，經過裴滿部，因爲他們依附世祖，便放火將該部落燒毁。蒲察部沙祇勃堇、胡補答勃堇派阿喜來告急，世祖叫他們假意跟從桓赧以保全自己，并說："打仗時用不同的旗鼓以便區别。"世祖前去抵禦桓赧的軍隊，即將出發，有人來報告說："跋黑在他愛妾的父親家吃飯，肉塞住了咽喉，已經死了。"於是派肅宗向遼求援，便帶領隊伍出戰。派辭不失攻取海姑兄弟的軍隊，不久纔知道海姑兄弟對桓赧早有二心，打算全部兼并他們的人馬，便直接來到海姑那裏。探子報告說："敵人已經來了。"即將開戰，世祖告訴辭不失道："你先在脱豁改原列陣，等我揮旗三次，敲鼓三回，就丢掉旗幟决戰。死生都在今天了，生

胡喜牽大紫騮馬以爲貳馬，馳至陣。時桓赧、散達盛强，世祖軍吏未戰而懼，皆植立無人色。世祖陽陽如平常，亦無責讓之言，但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面，調麨水飲之。有頃，訓勵之，軍勢復振。乃避衆獨引穆宗，執其手密與之言曰："今日之事，若勝則已，萬一有不勝，吾必無生。汝今介馬遥觀，勿預戰事。若我死，汝勿收吾骨，勿顧戀親戚，亟馳馬奔告汝兄頗刺淑，于遼繫籍受印，乞師以報此仇。"語畢，袒袖，不被甲，以緼袍垂襴護前後心，韔弓提劍，三揚旗，三鳴鼓，棄旗搏戰，身爲軍鋒，突入敵陣，衆從之。辭不失從後奮擊，大敗之。乘勝逐之，自阿不彎至于北隘甸，死者如仆麻，破多吐水水爲之赤，棄車甲馬牛軍實盡獲之。世祖曰："今日之捷，非天不能及此，亦可以知足矣。雖縱之去，敗軍之氣没世不振。"乃引軍還。世祖視其戰地，馳突成大路，闊且三十隴。手殺九人，自相重積，人皆異之。桓赧、散達自此不能復聚，未幾，各以其屬來降，遼大安七年也。

命没有什麽可顧惜的。"派裴滿胡喜牽大紫騮馬作爲貳馬，奔馳到陣前。當時桓赧、散達强盛，世祖的軍士吏員還没有作戰就已十分恐懼，都直直地站着，臉上嚇得没有血色。世祖從容自得如同平常，也没有責怪的話，衹是叫士兵們脱下鎧甲稍事休息，用水澆臉，用水調乾糧喝。過了一會兒，再訓話激勵他們，於是軍隊的士氣重又振作起來。世祖避開其他人，衹叫來穆宗，握着他的手，悄悄地對他説："今天的戰鬥，如果勝利則不用説，萬一不能取勝，我必定没有性命。你現在騎着披甲的戰馬到遠處去觀望，不要參加戰鬥。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收我的尸骨，也不要顧戀親戚的安危，趕快馳馬速去告訴你哥哥頗刺淑，到遼去接受國籍和印章，求得軍隊來報這大仇。"交待完後，挽起衣袖，不披鎧甲，用絮袍的下襟保護前胸後背，裝上弓提起劍，揮旗三次，敲鼓三回，丢掉旗幟進行搏鬥，親身做軍隊的前鋒，突入敵人的陣地，大家都跟了上去。辭不失從後面奮力攻擊，大敗桓赧的軍隊。乘勝追擊，從阿不彎到北隘甸，死人像仆倒的麻秆，破多吐水的水也因此變紅了，全部繳獲了被扔下的車、鎧甲、馬牛和軍用物資。世祖説："今天的勝利，要不是天意是不能取得的，也可以知足了。雖然放他們逃去，但敗軍的士氣是很難能重新振作的。"於是帶着軍隊回部落。世祖察看剛纔的戰地，奔馳衝突使它變成了大路，將近有三十條田埂那麽寬。世祖親手所殺的九人，互相重疊，人們都很奇怪。桓赧、散達從此再也不能聚合，不久，各以他們的部屬來投降，時在遼大安七年。

初，桓赧兄弟之變，不术魯部卜灰、蒲察部撒骨出助之。至是，招之，不肯和。卜灰之黨石魯遂殺卜灰來降。撒骨出追躡亡者，道傍人潛射之，中口而死。自是舊部悉歸。景祖時，斡勒部人盃乃來屬，及是，有他志。會其家失火，因以縱火誣歡都，世祖徵償如約。盃乃不自安，遂結烏春、窩謀罕舉兵。使肅宗與戰，敗

當初，桓赧兄弟發起變亂，不术魯部卜灰、蒲察部撒骨出協助他們。到這時，世祖招撫他們，仍不肯和好。卜灰的黨羽石魯於是殺掉卜灰來投降。撒骨出追踪逃亡的人，路旁有人暗中射他，射中嘴而死。從此以後，舊有的部落全部歸順。景祖時，斡勒部人盃乃來依附，到這時，却另有打算。恰逢他家失火，因而以縱火的罪名誣陷歡都，世祖依照商定的條件徵調賠償。盃乃感到不安，於是勾結烏春、窩謀罕起兵。世祖派肅

之，獲盃乃，世祖獻之於遼。

臘醅、麻產侵掠野居女直，略來流水牧馬。世祖擊之，中四創，久之疾愈。臘醅等復略穆宗牧馬，交結諸部。世祖復伐之，臘醅等紿降，乃旋。臘醅得姑里甸兵百十有七人，據暮稜水守險，石顯子婆諸刊亦在其中。世祖圍而克之，盡獲姑里甸兵。麻產遁去。遂擒臘醅及婆諸刊，皆獻之遼。既已，復請之，遼人與之，并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

歡都大破烏春等於斜堆，故石、拔石皆就擒。世祖自將與歡都合兵嶺東，諸軍皆至。是時，烏春已前死，窩謀罕請于遼，願和解。既與和，復來襲，乃進軍圍之。窩謀罕棄城遁去。破其城，盡俘獲之，以功差次分賜諸軍。城始破，議渠長生殺，衆皆長跪，遼使者在坐。忽一人佩長刀突前咫尺，謂世祖曰："勿殺我。"遼使及左右皆走匿。世祖色不少動，執其人之手，語之曰："吾不殺汝也。"於是罰左右匿者，曰："汝等何敢失次耶。"罰既已，乃徐使執突前者殺之。其膽勇鎮物如此。

師還，寢疾，遂篤。元娶拏懶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後我一歲耳。"肅宗請後事，曰："汝惟後我三年。"肅宗出，謂人曰："吾兄至此，亦不與我好言。"乃叩地而哭。俄呼穆宗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遼大安八年五月十五日卒。襲位十九年，年五十四。明年，拏懶氏卒。又明年，肅宗卒。肅宗病篤，嘆曰："我兄真多智哉。"

宗與他們戰鬥，打敗他們，俘獲了盃乃，世祖把他獻給遼國。

臘醅、麻產侵犯并掠奪野居女真，奪取在來流水牧放的馬匹。世祖發起攻擊，傷了四處，很久纔痊愈。臘醅等又奪取穆宗所放的馬，并聯絡各部落。世祖再進行討伐，臘醅等假作投降，於是得以回還。臘醅得到姑里甸兵一百一十七人，占據暮稜水守住險要，石顯的兒子婆諸刊也在其中。世祖包圍并攻克他們，全部俘獲了姑里甸兵。麻產逃亡而去。‘於是擒獲了臘醅及婆諸刊，都獻給遼。事情已過，世祖又向遼人請求交回臘醅等人，遼人給了他，并將前後所獻的罪人都遣返。

歡都在斜堆大破烏春等人，故石、拔石都被活捉。世祖親自帶兵與歡都在嶺東會合，各部落的軍隊都到了。這時，烏春已經死了，窩謀罕向遼請求，願意和解。既與他和好，却又來進攻，於是進軍將他包圍。窩謀罕棄城逃亡而去。城被攻破，全部俘虜了他的部下，以功勞大小分別賞賜給各部軍隊。城剛攻破時，討論被俘頭領們的生殺問題，大家都跪着，遼的使者也在座。忽然有一人佩着長刀搶步向前，離世祖衹有尺把遠，向世祖說："不要殺我。"遼使者及左右的人都跑開躲藏。世祖的神色一點都不改變，握住他的手，向他說："我不殺你。"於是懲罰身邊去躲藏的人，說："你們如何敢喪失身份呢。"懲罰結束，於是慢慢派人抓住搶上前的那人殺掉。世祖的膽略勇氣能穩住局面，就像這樣。

軍隊返回後，世祖卧病不起，而且病情嚴重起來。原配拏懶氏哭個不停，世祖說："你不要哭，你僅晚我一年死。"肅宗去請問後事，世祖說："你僅晚我三年死。"肅宗出來後，向人說："我哥哥到這地步，也不給我一句好話。"於是拍着地痛哭。不久喚穆宗說道："烏雅束溫和善良，若要辦好契丹的事，阿骨打有能力擔當此任。"遼大安八年五月十五日死。繼承職位共十九年，享年五十四歲。第二年，拏懶氏死。又過了一年，肅宗死。肅宗病危時，嘆息道："我哥哥真是多智謀啊。"

世祖天性嚴重，有智識，一見必識，暫聞不忘。凝寒不縮栗，動止不回顧。每戰未嘗被甲，先以夢兆候其勝負。嘗乘醉騎驢入室中，明日見驢足迹，問而知之，自是不復飲酒。襲位之初，內外潰叛，締交爲寇。世祖乃因敗爲功，變弱爲强。既破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自此大矣。天會十五年，追謚聖肅皇帝，廟號世祖。皇統四年，號其藏曰永陵。五年，增謚世祖神武聖肅皇帝。

世祖天性嚴肅莊重，有智謀識見。見一次便能認識，偶爾聽說也永遠不忘。嚴寒的天氣不畏縮顫抖，舉動不回頭張望。每次打仗都沒有披過鎧甲，先用夢裏的兆頭預測勝負。曾經因酒醉騎着驢子進入屋內，第二天看見驢的脚印，問人知道原委後，從此不再飲酒。繼位初期，內外潰散叛離，結交的人變成仇寇。世祖於是因以寡敵衆而建功，變弱爲强。既已攻破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根基事業從此壯大起來。天會十五年，追贈謚號爲聖肅皇帝，廟號世祖。皇統四年，稱他的墳墓叫永陵。五年，增加謚號爲世祖神武聖肅皇帝。

肅宗完顏頗剌淑

母弟頗剌淑襲節度使，景祖第四子也，是爲肅宗。遼重熙十一年壬午歲生。在父兄時號國相。國相之稱不知始何時。初，雅達爲國相。雅達者，桓赧、散達之父也。景祖以幣馬求之於雅達，而命肅宗爲之。

世祖的同母弟頗剌淑繼任節度使，他是景祖的第四個兒子，這就是肅宗。他生於遼重熙十一年（壬午年）。他在父親、兄長時代號稱國相。國相的稱呼不知道開始於什麼時候。當初，雅達爲國相。雅達，就是桓赧、散達的父親。景祖用錢和馬向雅達求得這個稱呼，就讓肅宗擔任這個職務。

肅宗自幼機敏善辯。當其兄時，身居國相，盡心匡輔。是時，叔父跋黑有異志，及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石顯父子、臘醅、麻產作難，用兵之際，肅宗屢當一面。尤能知遼人國政人情。凡有遼事，一切委之肅宗專心焉。凡白事於遼官，皆令遠跪陳辭，譯者傳致之，往往爲譯者錯亂。肅宗欲得自前委曲言之，故先不以實告譯者。譯者惑之，不得已，引之前，使自言。乃以草木瓦石爲籌，枚數其事而陳之。官吏聽者皆愕然，問其故，則爲卑辭以對曰："鄙陋無文，故如此。"官吏以爲實然，不復疑之，是以所訴無不如意。

肅宗從小機智敏捷，善於辯論。在他哥哥當政時，他身爲國相，全心全意地輔助。這時候，叔父跋黑另有圖謀，到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石顯父子、臘醅、麻產發動叛亂，用兵打仗，肅宗常常獨擋一面。尤其精通遼人的政治和風俗人情，凡是有與遼相關的事情，一切都交給肅宗去專心辦理。凡是要向遼官報告什麼事情，都要叫遠遠地跪着陳述，然後由翻譯傳達上去，往往被翻譯把話搞錯搞亂了。肅宗想自己上前詳盡地闡述，所以先不把實際情况告訴翻譯。把翻譯弄得迷惑不解，不得已，衹好引他上前，讓他自己說。於是他便用草木瓦石做數碼，一件件地將要報告的事陳述。遼官吏聽的人都感到吃驚，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他便謙恭地回答說："蠢笨不善說話，所以這樣。"官吏認爲確實如此，也就不再懷疑他，因此他所報告的事，沒有不得到滿意的結果的。

桓赧、散達之戰，部人賽罕死之，其弟活羅陰懷忿怨。一日，忽以

在與桓赧、散達的戰鬥中，部族人賽罕戰死，他的弟弟活羅暗懷怨恨。一天，活羅忽然用

劍脊置肅宗項上曰："吾兄爲汝輩死矣，剄汝以償，則如之何?"久之，因其兄柩至，遂怒而攻習不出，習不出走避之。攻肅宗于家，矢注次室之裙，著于門扉。復攻歡都，歡都衷甲拒于室中，既不能入，持其門旃而去，往附盃乃。盃乃誘烏春兵度嶺，世祖與遇于蘇素海甸。世祖曰："予昔有異夢，今不可親戰。若左軍中有力戰者，則大功成矣。"命肅宗及斜列、辭不失與之戰。肅宗下馬，名呼世祖，復自呼其名而言曰："若天助我當爲衆部長，則今日之事神祇監之。"語畢再拜。遂炷火束緼。頃之，大風自後起，火益熾。是時八月，并青草皆焚之，烟焰漲天。我軍隨烟衝擊，大敗之。遂獲盃乃，囚而獻諸遼。并獲活羅。肅宗釋其罪，左右任使之，後竟得其力焉。

劍背放在肅宗的頸項上說："我哥哥爲你們死了，割你的頭來償命，怎麽樣?"過了好久，因他哥哥的靈柩運到，於是憤怒地攻打習不出，習不出逃跑躲避他。又去肅宗家攻打，箭穿過肅宗第二個夫人的裙子，釘在門板上。再去攻打歡都，歡都在屋子内穿着鎧甲抵擋，活羅既進不去，就取他門上挂的氈子離去，前往依附盃乃。盃乃引誘烏春的軍隊越過山嶺，世祖與他們在蘇素海甸相遇。世祖說："我先前有個很奇怪的夢，今天不能親自出戰。如果左軍中有能奮力出戰的，便大功告成了。"因而命令肅宗及斜列、辭不失與他們作戰。肅宗下馬，呼着世祖的名，再呼自己的名祝願道："如果上天幫助我們應該成爲各部落的首長，那麽今天的事，就請神靈照看。"說完後兩次下拜。於是點燃一束麻絮。不久，大風從後面颳來，火燃得更旺盛了。這時是八月天，連青草也都燒了起來，濃烟烈焰衝天。肅宗的軍隊隨着濃烟衝擊，大敗敵人。於是俘虜了盃乃，囚禁着獻給遼。同時也捉住了活羅。肅宗免了他的罪，放在自己身邊使喚，後來竟得到他的幫助。

大安八年，自國相襲位。是時，麻產尚據直屋鎧水，繕完營堡，誘納亡命。招之，不聽，遣康宗伐之。太祖別軍取麻產家屬，錡釜無遺。既獲麻產，殺之，獻馘于遼。陶溫水民來附。

大安八年，由國相繼承節度使的職位。這時，麻產仍占領直屋鎧水，修繕營堡，招納亡命之徒。肅宗想招降他，没有聽從，就派康宗去討伐他們。太祖另領一支軍隊去攻取麻產的家屬，連鍋都不留。既捉住麻產，殺掉他，割下耳朵獻給遼。陶溫水的民衆因而前來依附。

二年癸酉，遣太祖以偏師伐泥厖古部帥水抹离海村跋黑、播立開，平之。自是寇賊皆息。

二年癸酉，派太祖帶一支部隊去討伐泥厖古部帥水抹离海村跋黑、播立開，平定了他們。從此寇賊都平息了。

三年八月，肅宗卒。天會十五年，追謚穆憲皇帝。皇統四年，藏號泰陵。五年，增謚肅宗明睿穆憲皇帝。

三年八月，肅宗死。天會十五年，追贈謚號爲穆憲皇帝。皇統四年，稱他的墳墓叫泰陵。五年，增加謚號爲肅宗明睿穆憲皇帝。

穆宗完顏盈歌

母弟穆宗，諱盈歌，字烏魯完，景祖第五子也。南人稱"揚割太師"，又曰揚割追謚孝平皇帝，號穆宗，又曰揚割號仁祖。金代無號仁祖者，穆宗諱盈歌，謚孝平，"盈"近"揚"，

肅宗的同母弟穆宗，名叫盈歌，字烏魯完，是景祖的第五個兒子。南方人稱"揚割太師"，又說揚割追贈謚號叫孝平皇帝，號穆宗，又說揚割號仁祖。金代没有號仁祖的，穆宗名叫盈歌，謚號叫孝平，"盈"字音接近"揚"，"歌"字音

"歌"近"割"，南北音訛。遼人呼節度使爲"太師"，自景祖至太祖皆有是稱。凡《叢言》、《松漠記》、張棣《金志》等書皆無足取。

接近"割"，是南北讀音不同所造成的錯訛。遼人稱呼節度使叫"太師"，從景祖到太祖都有這個稱呼。凡是《叢言》、《松漠記》、張棣《金志》等書所記載的，都不可靠。

穆宗，遼重熙二十二年癸巳歲生。肅宗時擒麻產，遼命穆宗爲詳穩。大安十年甲戌，襲節度使，年四十二。以兄劾者子撒改爲國相。

穆宗，生於遼重熙二十二年（癸巳年）。肅宗時代曾俘獲麻產，遼任命穆宗爲詳穩。大安十年甲戌，繼任節度使，當時四十二歲。他用哥哥劾者的兒子撒改爲國相。

三年丙子，唐括部跋葛勃堇與温都部人跋忒有舊，跋葛以事往，跋忒殺跋葛。使太祖率師伐跋忒，跋忒亡去，追及，殺之星顯水。紇石烈部阿踈、毛睹禄阻兵爲難，穆宗自將伐阿踈，撒改以偏師攻鈍恩城，拔之。阿踈初聞來伐，乃自訴于遼。遂留劾者守阿踈城，穆宗乃還。會陶温水、徒籠古水紇石烈部阿閤版及石魯阻五國鷹路，執殺遼捕鷹使者。遼詔穆宗討之。阿閤版等據險立柵。方大寒，乃募善射者操勁弓利矢攻之。數日，入其城，出遼使存者數人，俾之歸。

穆宗三年丙子，唐括部跋葛勃堇與温都部人跋忒是舊交，跋葛因事前去，跋忒殺了跋葛。穆宗派太祖率領軍隊討伐跋忒，跋忒逃跑而去，太祖追上，在星顯水殺掉他。紇石烈部阿踈、毛睹禄阻擊太祖的軍隊而發動叛亂，穆宗親自帶兵討伐阿踈，撒改用另一支部隊去攻打鈍恩城，并攻克該城。阿踈最初聽説穆宗前來討伐，便親自去向遼告狀。於是穆宗留劾者守阿踈城，自己回部落。又遇陶温水、徒籠古水紇石烈部阿閤版及石魯斷絶五國貢鷹的道路，拘留并殺害遼的捕鷹使者，遼下詔命令穆宗前去討伐。阿閤版等占據險要地勢修建柵欄。那時正是大寒天，穆宗於是招募擅長射箭的人使用强弓利箭進攻。幾天之後，攻進他們的城内，放出還活着的遼使臣數人，讓他們回去。

統門、渾蠢水之交烏古論部留可、詐都與蘇濱水烏古論敵庫德起兵于米里迷石罕城，納根涅之子鈍恩亦亡去。於是兩黨作難。八月，撒改爲都統，辭不失、阿里合懣、斡帶副之，以伐留可、詐都、塢塔等。謾都訶、石土門伐敵庫德。撒改欲先平邊地城堡，或欲先取留可，莫能决。乃命太祖往。鈍恩將援留可，乘謾都訶兵未集而攻之。石土門軍既與謾都訶會，迎擊鈍恩，大敗之，降米里迷石罕城，獲鈍恩、敵庫德，釋弗殺。太祖度盆搦嶺，與撒改會，攻破留可城，留可已先往遼矣，盡殺其城中渠長。還圍塢塔城。塢塔先已亡在外，城降於軍，詐都亦降於蒲家奴，於是

統門、渾蠢水匯合處的烏古論部留可、詐都與蘇濱水烏古論敵庫德在米里迷石罕城起兵，納根涅的兒子鈍恩也逃亡離去。於是兩幫人起來作亂。八月，撒改爲都統，辭不失、阿里合懣、斡帶協助他，去討伐留可、詐都、塢塔等。謾都訶、石土門討伐敵庫德。撒改主張先平定邊境地區的城堡，有人主張先攻取留可，争論不能下定决心。於是派太祖前去。鈍恩打算援助留可，趁謾都訶的軍隊還没有集結而發起進攻。石土門的軍隊既已與謾都訶會合，於是迎擊鈍恩，把他打得大敗，降服米里迷石罕城，因而俘虜了鈍恩、敵庫德，但釋放掉没殺他們。太祖度過盆搦嶺，與撒改會合，攻破了留可城，留可已先到遼去了，於是全部殺掉城中的頭目。回兵包圍塢塔城。塢塔先已逃出城外，該城便向太祖的軍隊投降，詐都也已向蒲家奴投降，於是平定了各路，

撫寧諸路如舊時。太祖因致穆宗，教統門、渾蠢、耶悔、星顯四路及嶺東諸部自今勿復稱都部長。命勝管、醜阿等撫定乙离骨嶺注阿門水之西諸部居民，又命斡帶及偏裨悉平二涅囊虎、二蠢出等路寇盜而還。

七年庚辰，劾者尚守阿踈城，毛睹禄來降。阿踈猶在遼，遼使使來罷兵。未到，穆宗使烏林荅石魯往佐劾者，戒之曰："遼使來罷兵，但換我軍衣服旗幟與阿踈城中無辨，勿令遼使知之。"因戒劾者曰："遼使可以計却。勿聽其言遽罷兵也。"遼使果來罷兵。穆宗使蒲察部胡魯勃堇、邈遜孛堇與俱至阿踈城。劾者見遼使，詭謂胡魯、邈遜曰："我部族自相攻擊，干汝等何事？誰識汝之太師？"乃援槍刺殺胡魯、邈遜所乘馬。遼使驚駭遽走，不敢回顧，徑歸。居數日，破其城。狄故保還自遼，在城中，執而殺之。阿踈復訴於遼。遼遣奚節度使乙烈來。穆宗至來流水興和村見乙烈。問阿踈城事，命穆宗曰："凡攻城所獲，存者復與之，不存者備償。"且徵馬數百匹。穆宗與僚佐謀曰："若償阿踈，則諸部不復可號令任使也。"乃令主隈、禿荅兩水之民陽為阻絶鷹路，復使鼈故德部節度使言于遼曰："欲開鷹路，非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遼不知其為穆宗謀也，信之，命穆宗討阻絶鷹路者，而阿踈城事遂止。穆宗聲言平鷹路，畋於土温水而歸。是歲，留可來降。

八年辛巳，遼使使持賜物來賞平鷹路之有功者。

九年壬午，使蒲家奴以遼賜給主隈、禿荅之民，且修鷹路而歸。冬，蕭海里叛，入于係案女直阿典部，遣

恢復到以前的狀態。太祖因而請得穆宗同意，叫統門、渾蠢、耶悔、星顯四路兵馬及嶺東各部落從今以後不再稱都部長。命令勝管、醜阿等安撫乙离骨嶺注阿門水以西各部落的居民，又命令斡帶及副將去蕩平了二涅囊虎、二蠢出等路的盜賊，然後收兵回部落。

七年庚辰，劾者仍守着阿踈城，毛睹禄前來投降。阿踈還在遼，遼派使者前來撤軍。遼使者還没有到，穆宗派烏林荅石魯去協助劾者，并告誡他説："遼使是來要求撤兵，衹要換掉我軍的衣服旗幟，使它與阿踈城中的没有區别，不要讓遼使者知道我們有兵。"又告誡劾者道："遼使者可以用計策讓他走。不要聽他的話馬上撤軍。"遼使者果然是來要求撤軍的。穆宗派蒲察部胡魯勃堇、邈遜孛堇與他同到阿踈城。劾者會見遼使者，却詭詐地對胡魯、邈遜説："我們部族自相攻擊，干你們什麼事？誰認識你們的太師？"於是拿起槍刺死了胡魯、邈遜所騎的馬。遼使者驚嚇得即刻逃跑，不敢回頭看，直接回國了。過了幾天，攻破阿踈城。狄故保從遼回來，在城中，於是把他抓來殺掉。阿踈再向遼告狀。遼派遣奚節度使乙烈前來。穆宗到來流水興和村，會見乙烈。乙烈問起阿踈城的事，命令穆宗道："凡是攻城所繳獲的財物，如果還在就退還給他們，如果不在要給予全部賠償。"并且徵調數百匹馬。穆宗同他的部屬盤算道："如果賠償了阿踈，那各部落就再也不能號令驅使了。"於是讓主隈、禿荅兩水的居民故意斷絶向遼貢鷹的路，再派鼈故德部節度使向遼説："要想開通貢鷹的路，非生女真節度使不可。"遼不知道這正是穆宗的計策，於是相信了，命令穆宗去討伐斷絶貢鷹道路的部落，而阿踈城的事也就了結不提。穆宗揚言前去平定阻絶貢鷹道路的人，衹不過是到土温水打獵然後歸來。當年，留可前來投降。

八年辛巳，遼派使者帶着賜物前來獎賞平定阻絶貢鷹道路有功的人。

九年壬午，派蒲家奴將遼的賞賜物轉給主隈、禿荅的居民，并修好貢鷹道路而回。冬天，蕭海里反叛，加入係案女真阿典部，派他的族人

其族人斡達剌來結和，曰：“願與太師為友，同往伐遼。”穆宗執斡達剌。會遼命穆宗捕討海里，穆宗送斡達剌于遼，募軍得甲千餘。女直甲兵之數，始見于此，蓋未嘗滿千也。軍次混同水，蕭海里再使人來，復執之。既而與海里遇。海里遥問曰：“我使者安在？”對曰：“與後人偕來。”海里不信。是時，遼追海里兵數千人，攻之不能克。穆宗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遼將許之。太祖策馬突戰。流矢中海里首，海里墮馬下，執而殺之，大破其軍。使阿离合懣獻馘于遼。金人自此知遼兵之易與也。是役也，康宗最先登，於是以先登并有功者為前行，次以諸軍護俘獲歸所部。穆宗朝遼主于漁所，大被嘉賞，授以使相，錫予加等。

斡達剌前來結盟講和，說：“願意與太師爲朋友，一同前去討伐遼。”穆宗扣留斡達剌。正遇遼命令穆宗去捕捉討伐海里，穆宗便把斡達剌送到遼，招募到一千多個帶甲的兵士。女真甲兵的數目，最早見於這次戰鬥，大約以前都没有超過一千人。軍隊到達混同水，蕭海里再派人來，又把他扣留住。隨後與海里遭遇。海里遠遠地問道：“我的使者在哪裏？”回答道：“與後面的人一起來。”海里不相信。這時，遼追海里的兵有幾千人，進攻而不能取勝。穆宗對遼將說：“撤退你的軍隊，我一定能獨自攻取海里。”遼將答應他。太祖驅馬突擊。飛箭射中了海里的頭，海里摔在馬下，捉住殺掉，大破他的軍隊。派阿离合懣向遼獻蕭海里等人的耳朵。金人從這次戰爭明白了遼兵容易對付。這一仗，康宗最先上前，於是以衝在前面并有功的爲前鋒，接着讓各軍護送俘虜及戰利品回所屬部落。穆宗到打魚的地方去拜見遼主，大受遼主嘉獎，授他使相的官號，賞賜格外優厚。

十年癸未，二月，穆宗還。遼使使授從破海里者官賞。高麗始來通好。十月二十九日，穆宗卒，年五十有一。

十年癸未，二月，穆宗回到部落。遼派使者向跟從攻破海里的人頒發官賞。高麗開始來友好交流。十月二十九日，穆宗死，享年五十一歲。

初，諸部各有信牌，穆宗用太祖議，擅置牌號者置于法，自是號令乃一，民聽不疑矣。自景祖以來，兩世四主，志業相因，卒定離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東南至于乙离骨、曷懶、耶懶、土骨論，東北至于五國、主隈、禿荅，金蓋盛于此。天會十五年，追謚孝平皇帝，廟號穆宗。皇統四年，號其藏曰獻陵。五年，增謚章順孝平皇帝。

當初，各部落各有自己的號令牌子，穆宗采納太祖的建議，規定擅自設置牌號的依法律制裁，從此號令纔歸於統一，部民聽從不疑。從景祖以來，兩代人四個族主，志向事業一一相傳，終於結束了散亂分離的局面，一切按本部族的法令治理，東南到達乙离骨、曷懶、耶懶、土骨論，東北到達五國、主隈、禿荅，金便從此興盛起來。天會十五年，追贈謚號爲孝平皇帝，廟號穆宗。皇統四年，稱他的墳墓叫獻陵。五年，增加謚號爲章順孝平皇帝。

康宗完顏烏雅束

兄子康宗，諱烏雅束，字毛路完，世祖長子也。遼清寧七年辛丑歲生。乾統三年癸未，襲節度使，年四十三。穆宗末年，阿踈使達紀誘扇邊民，曷懶甸人執送之。穆宗使石適歡

穆宗哥哥的兒子康宗，名叫烏雅束，字毛路完，是世祖的大兒子。遼清寧七年辛丑年生。乾統三年癸未，繼任節度使，當時四十三歲。穆宗末年，阿踈派達紀去煽動邊民，曷懶甸人捉住他後送來。穆宗派石適歡去安撫接納曷懶甸，還没

撫納曷懶甸，未行，穆宗卒，至是遣焉。先是，高麗通好，既而頗有隙，高麗使來請議事，使者至高麗，拒而不納。五水之民附于高麗，執團練使十四人，語在《高麗傳》中。

有起身，穆宗死，到這時纔派去。先前，高麗來通好，不久出現很大的隔閡，高麗派使者前來邀請商議事情，派去的使者到達高麗，却擋住不接納。五水的居民依附高麗，拘留團練使十四人，事在《高麗傳》中記載。

二年甲申，高麗再來伐，石適歡再破之。高麗復請和，前所執團練十四人皆遣歸，石適歡撫定邊民而還。蘇濱水民不聽命，使斡帶等至活羅海川，召諸官僚告諭之。含國部蘇濱水居斡豁勃堇不至。斡准部、職德部既至，復亡去。塢塔遇二部於馬紀嶺，執之而來。遂伐斡豁，克之。斡帶進至北琴海，攻拔泓忒城，乃還。

二年甲申，高麗再次來進攻，石適歡再次打敗他們。高麗又請求和好，把以前抓去的團練使十四人都遣送回來，石適歡安撫好邊民而回。蘇濱水的民衆不聽從命令，派斡帶等到活羅海川去，召集所有官僚宣告誡約。含國部蘇濱水所居住的斡豁勃堇不來。斡准部、職德部既來之後，却又離去。塢塔在馬紀嶺遇上兩個部落的人，捉住他們後送來。於是討伐斡豁，并打敗他。斡帶進軍直到北琴海，攻取泓忒城，然後回兵。

四年丙戌，高麗遣黑歡方石來賀襲位，遣盃魯報之。高麗約還諸亡在彼者，乃使阿聒、勝昆往受之。高麗背約，殺二使，築九城於曷懶甸，以兵數萬來攻。斡賽敗之。斡魯亦築九城，與高麗九城相對。高麗復來攻，斡賽復敗之。高麗約以還逋逃之人，退九城之軍，復所侵故地。九月，乃罷兵。

四年丙戌，高麗派黑歡方石來祝賀康宗繼位，康宗派遣盃魯前往回訪。高麗答應遣返所有流亡在該地的人，康宗於是派阿聒、勝昆前去接收。高麗却背棄前言，殺掉兩位使者，在曷懶甸修築九個城堡，派數萬兵來進攻。斡賽打敗他們。斡魯也修起九城，與高麗的九城相對。高麗再來進攻，斡賽又打敗他們。高麗於是相約交還流亡的人，撤退九城的軍隊，歸還所侵占的土地。九月，方纔退兵。

七年己丑，歲不登，減盜賊徵償，振貧乏者。

七年己丑，收成不好，減少盜賊徵償法規定的倍數，賑濟貧窮的人家。

十一年癸巳，康宗卒，年五十三。天會十五年，追謚恭簡皇帝。皇統四年，號其藏曰喬陵。五年，增謚康宗獻敏恭簡皇帝。

十一年癸巳，康宗死，享年五十三歲。天會十五年，追贈謚號爲恭簡皇帝。皇統四年，稱他的墳墓叫喬陵。五年，增加謚號爲康宗獻敏恭簡皇帝。

贊曰：金之厥初，兄弟三人，亦微矣。熙宗追帝祖宗，定著始祖、景祖、世祖廟，世世不祧。始祖娶六十之婦而生二男一女，豈非天耶。景祖不受遼籍遼印，取雅達“國相”以與其子。世祖既破桓赧、散達，遼政日衰，而以太祖屬之穆宗。其思慮豈不深遠矣夫。

贊曰：金的初始，衹有兄弟三人，也够微弱的了。金熙宗追謚祖宗爲皇帝，規定始祖、景祖、世祖廟，世世代代永遠不遷。始祖娶六十歲的老婦而能生二男一女，難道不是天意麽？景祖不接受遼的國籍和官印，取得雅達“國相”的官號給他的兒子。世祖既攻破了桓赧、散達，遼的統治日漸衰落，而將太祖托付給穆宗。他們的謀略豈不是很深遠嗎。

金史卷二

本紀第二

太　祖

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元皇帝，諱旻，本諱阿骨打，世祖第二子也。母曰翼簡皇后拏懶氏。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囷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爲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幼時與群兒戲，力兼數輩，舉止端重，世祖尤愛之。世祖與臘醅、麻產戰於野鵲水，世祖被四創，疾困，坐太祖于膝，循其髮而撫之，曰："此兒長大，吾復何憂。"十歲，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顧見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群鳥，連三發皆中。遼使矍然曰："奇男子也。"太祖嘗宴紇石烈部活離罕家，散步門外，南望高阜，使衆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度所至逾三百二十步。宗室謾都訶最善射遠，其不及者猶百步也。天德三年，立射碑以識焉。

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元皇帝，名叫旻，原來叫阿骨打，是世祖的第二個兒子。母親叫翼簡皇后拏懶氏。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多次出現在東方，大得像能裝二千斛糧食的倉庫的樣子，司天官孔致和私下向人說："那雲氣下必當誕生不同尋常的人，建立不同尋常的事功。天用氣象預告某種徵兆，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辦到的。"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降生。幼年時與衆多小孩子游戲，他的力氣有幾個小孩那麽大，再加上他舉止端正莊重，世祖特別喜愛他。世祖與臘醅、麻產在野鵲水發生戰鬥，世祖身上負了四處傷，病痛困苦，讓太祖坐在膝上，理着他的頭髮，撫摸着說："這個孩兒長大了，我還有什麽可憂慮的。"十歲時，便喜歡拉弓射箭。剛剛成爲少年，就善於射箭。一天，遼使者坐在府中，看見太祖手裏拿着弓箭，就叫他箭射群鳥，連發三箭都射中了。遼使者驚訝地說："真是個能力超常的男子。"太祖曾在紇石烈部活离罕家參加宴會，到門外散步，南望一座高丘，讓大家拉弓射箭，都不能射到高丘的位置。太祖一箭超過了高丘，估量所射到的地點不止三百二十步。宗室謾都訶最善於遠射，他射出的箭相差有百步之多。天德三年，在太祖射到的地方建立射碑作爲標記。

世祖伐卜灰，太祖因辭不失請從行，世祖不許而心異之。烏春既死，窩謀罕請和。既請和，復來攻，遂圍其城。太祖年二十三，被短甲，免

世祖討伐卜灰，太祖通過辭不失請求跟隨前去，世祖雖不答應，但心裏却爲他的勇氣感到驚異。烏春既死之後，窩謀罕請求和好。既已請和，却又來進攻，於是包圍了他的城池。太祖二

冑，不介馬，行圍號令諸軍。城中望而識之。壯士太峪乘駿馬持槍出城，馳刺太祖。太祖不及備，舅氏活臘胡馳出其間，擊太峪，槍折，刺中其馬，太峪僅得免。嘗與沙忽帶出營殺略，不令世祖知之。且還，敵以重兵追之。獨行隘巷中，失道，追者益急。值高岸，與人等，馬一躍而過，追者乃還。

十三歲，披着短鎧甲，不戴頭盔，不給馬挂甲，兜着圈子向各軍發號令。城中人望見并認出了他。壯士太峪乘駿馬持槍出城，飛馬刺殺太祖。太祖來不及防備，舅舅活臘胡拍馬衝到兩人中間，槍擊太峪，槍折斷了，刺中他的馬，太峪僅幸免於死。太祖曾經與沙忽帶出兵營攻殺，不讓世祖知道。將要回營時，敵人用重兵追擊。太祖獨自進入一個狹窄的巷道中，無路可走，敵人追趕得越加緊急。忽然遇着一道高坎，坎高與人相等，馬竟一躍而過，追擊的敵人衹好作罷返回。

世祖寢疾，太祖以事如遼統軍司，將行，世祖戒之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歸，則我猶及見汝也。"太祖往見曷魯騷古統軍，既畢事，前世祖没一日還至家。世祖見太祖來，所請事皆如志，喜甚，執太祖手，抱其頸而撫之，謂穆宗曰："烏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穆宗亦雅重太祖，出入必俱。太祖遠出而歸，穆宗必親迓之。

世祖已卧病，太祖因事到遼的統軍司去，即將出發，世祖告誡他說："你趕快了結這事，五月月中以前回來，那我還可以見到你。"太祖前去會見曷魯騷古統軍，辦完事，趕回家時正是世祖死的前一天。世祖見太祖已經回來，所請求的事都如願以償，高興極了，握住太祖的手，抱着他的脖子撫愛，向穆宗說道："烏雅束温和善良，惟有我這個兒子足以了結契丹的事。"穆宗也素來看重太祖，出入都要帶着他。太祖遠出歸來時，穆宗一定要親自迎接。

世祖已擒臘醅，麻産尚據直屋鎧水。肅宗使太祖先取麻産家屬，康宗至直屋鎧水圍之。太祖會軍，親獲麻産，獻馘於遼。遼命太祖為詳穩，仍命穆宗、辭不失、歡都皆為詳穩。久之，以偏師伐泥厖古部跋黑、播立開等，乃以達塗阿為鄉導，沿帥水夜行襲之，鹵其妻子。

世祖已擒獲了臘醅，可是麻産還盤據着直屋鎧水。肅宗派太祖先取麻産的家屬，康宗到直屋鎧水包圍麻産。太祖隨後與肅宗會合，親自捉住了麻産，殺死後將他的耳朵獻給遼。遼任命太祖爲詳穩，同時任命穆宗、辭不失、歡都都爲詳穩。又過了好久，太祖帶一支軍隊去討伐泥厖古部跋黑、播立開等，以達塗阿爲嚮導，沿着帥水夜行軍發起突然進攻，擄獲了他們的妻子兒女。

初，温都部跋忒殺唐括部跋葛，穆宗命太祖伐之。太祖入辭，謂穆宗曰："昨夕見赤祥，此行必克敵。"遂行。是歲大雪，寒甚。與烏古論部兵沿土温水過末鄰鄉，追及跋忒於阿斯温山北濼之間，殺之。軍還，穆宗親迓太祖于靄建村。

當初，温都部跋忒殺了唐括部跋葛，穆宗命令太祖去討伐跋忒。太祖入見告辭，向穆宗說："昨晚見紅色的祥雲，這次戰鬥必定能打敗敵人。"於是進軍。當年雪很大，寒冷極了。太祖與烏古論部的兵士沿着土温水過末鄰鄉，在阿斯温山北部的湖泊間追上了跋忒，殺掉他。軍隊歸來時，穆宗到靄建村親自迎接太祖。

撒改以都統伐留可，謾都訶合石土門伐敵庫德。撒改與將佐議，或欲先平邊地部落城堡，或欲徑攻留可

撒改以都統的職位去討伐留可，謾都訶會合石土門討伐敵庫德。撒改與副將們商議，有的主張先平定邊境地區部落的城堡，有的主張直接攻

城，議不能决，願得太祖至軍中。穆宗使太祖往，曰："事必有可疑。軍之未發者止有甲士七十，盡以畀汝。"謾都訶在米里迷石罕城下，石土門未到，土人欲執謾都訶以與敵，使來告急，遇太祖於斜堆甸。太祖曰："國兵盡在此矣。使敵先得志於謾都訶，後雖種誅之，何益也。"乃分甲士四十與之。太祖以三十人詣撒改軍。道遇人曰："敵已據盆搦嶺南路矣。"衆欲由沙偏嶺往，太祖曰："汝等畏敵邪?"既度盆搦嶺，不見敵，已而聞敵乃守沙偏嶺以拒我。及至撒改軍，夜急攻之，遲明破其衆。是時留可、塢塔皆在遼。既破留可，還攻塢塔城，城中人以城降。初，太祖過盆搦嶺，經塢塔城下，從騎有後者，塢塔城人攻而奪之釜。太祖駐馬呼謂之曰："毋取我炊食器。"其人謾言曰："公能來此，何憂不得食。"太祖以鞭指之曰："吾破留可，即於汝乎取之。"至是，其人持釜而前曰："奴輩誰敢毁詳穩之器也。"遣蒲家奴招詐都，詐都乃降，釋之。

穆宗將伐蕭海里，募兵得千餘人。女直兵未嘗滿千，至是，太祖勇氣自倍，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海里來戰，與遼兵合，因止遼人，自爲戰。勃海留守以甲贈太祖，太祖亦不受。穆宗問何爲不受，曰："被彼甲而戰，戰勝則是因彼成功也。"穆宗末年，令諸部不得擅置信牌馳驛訊事，號令自此始一，皆自太祖啓之。

康宗七年，歲不登，民多流莩，强者轉而爲盗。歡都等欲重其法，爲盗者皆殺之。太祖曰："以財殺人，不可。財者，人所致也。"遂减盗賊

打留可城，議論不能决定，希望太祖到軍中去。穆宗於是派太祖前往，説："事情必定有可疑之處。軍隊没有派出去的衹有七十個甲兵，全部交給你。"謾都訶在米里迷石罕城下，石土門還没有到，土人想捉住謾都訶以與他們對抗，謾都訶派人前來告急，在斜堆甸遇上太祖。太祖説："國中的兵士全部都在這兒了。如果讓敵人先達到了他們對付謾都訶的目的，以後雖然連敵人的子孫都殺掉，又有什麽益處。"於是分出四十個甲兵給使者。太祖衹帶三十個人去撒改軍。路上遇見人説："敵人已占據盆搦嶺的南路了。"兵士們想由沙偏嶺前去，太祖説："你們害怕敵人麽?"既已越過了盆搦嶺，不見有敵人，後來纔聽説敵人把守沙偏嶺以抗禦太祖。到撒改軍後，連夜急攻留可城，天亮後便擊敗了敵人的軍隊。這時留可、塢塔都在遼。既已攻破留可，回頭再攻塢塔城，城中的人獻城投降。當初，太祖過盆搦嶺，經過塢塔城下時，隨從的騎兵有掉隊的，塢塔城人攻擊他并奪走他帶的飯鍋。太祖停住馬呼喊道："不要拿走我的煮飯器。"那人笑駡道："你如能到這兒來，還愁没飯吃。"太祖用馬鞭指着他説："等我攻破了留可，就到你那兒去取鍋。"到這時，那人拿着鍋上前説："奴才們誰敢毁壞詳穩的煮飯器。"派蒲家奴去招撫詐都，詐都於是投降，將他釋放。

穆宗將去討伐蕭海里，招兵共得一千多人。女真的兵從没有超過一千，到這時，太祖勇氣倍增，説："有這麽多甲兵，還有什麽事不可辦到。"海里來攻，與遼兵接戰，太祖於是制止遼人，獨自對付海里。勃海留守用鎧甲贈太祖，太祖也不接受。穆宗問爲什麽不接受，太祖説："披着他的鎧甲去作戰，戰勝了則是因爲有他的鎧甲纔取得成功的。"穆宗末年，命令各部落不得擅自設置信牌通過驛站傳達事情，號令從此纔得到統一，都是由太祖提議的。

康宗七年，收成不好，人民多流亡餓死，强壯的便轉而爲盗賊。歡都等想加重懲治的法令，凡做盗賊的都殺掉。太祖説："因財物殺人，不行。財物，是人生産出來的。"於是减盗賊徵償

徵償法爲徵三倍。民間多逋負，賣妻子不能償，康宗與官屬會議，太祖在外庭以帛繫杖端，麾其衆，令曰："今貧者不能自活，賣妻子以償債。骨肉之愛，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徵，過三年徐圖之。"衆皆聽令，聞者感泣，自是遠近歸心焉。

法爲徵三倍。老百姓多拖欠賦税，賣掉妻子兒女也不够償債，康宗與屬官們一起計議，太祖在外間庭堂中用帛繫在杖頭上，指揮群官，命令道："如今貧窮的人不能自己養活自己，衹得賣掉妻子兒女還債。骨肉間的情愛，人心都是相同的。從今年起三年不要徵税，過了三年後再慢慢商量。"大家都聽從命令，凡是聽説此事的都感動得哭起來，從此無論遠近，人心都歸向他。

歲癸巳十月，康宗夢逐狼，屢發不能中，太祖前射中之。旦日，以所夢問僚佐，衆皆曰："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兆也。"是月，康宗即世，太祖襲位爲都勃極烈。

癸巳年十月，康宗做夢追趕一隻狼，屢屢發箭都射不中，太祖上前射中了。第二天，康宗將他做的夢問官屬，大家都説："這夢吉祥。是哥哥不能得到而弟弟能得到的好兆候。"當月，康宗去世，太祖繼位爲都勃極烈。

遼使阿息保來，曰："何以不告喪?"太祖曰："有喪不能吊，而乃以爲罪乎?"他日，阿息保復來，徑騎至康宗殯所，閲賵馬，欲取之。太祖怒，將殺之，宗雄諫而止。既而遼命久不至。遼主好畋獵，淫酗怠于政事，四方奏事往往不見省。紇石烈阿疎既奔遼，穆宗取其城及其部衆。不能歸，遂與族弟銀术可、辭里罕陰結南江居人渾都僕速，欲與俱亡入高麗。事覺，太祖使夾古撒喝捕之，而銀术可、辭里罕先爲遼戍所獲。渾都僕速已亡去，撒喝取其妻子而還。

遼使者阿息保前來，説："爲什麽不報喪?"太祖回答道："有喪不僅不來吊喪，反倒還認爲有罪麽?"過些日子，阿息保再次出使而來，直接騎馬到康宗停棺的地方，看到助葬用的馬，想取走。太祖發怒，將要殺掉他，宗雄勸告纔作罷。從這以後遼很久都没有傳來指示。遼主喜愛打獵，好色酗酒，對政事懈怠，各地所奏的事情往往不被考慮。紇石烈阿疎既已投奔遼，穆宗攻取了他的城堡和部族。他再也無法回部落，於是便與族弟銀术可、辭里罕暗中勾結南江的土居人渾都僕速，打算同他一起逃往高麗。事情被發覺，太祖派夾古撒喝去逮住他，而銀术可、辭里罕先已被遼的戍兵抓獲。渾都僕速已逃到高麗，撒喝捉了他的妻子兒女而歸。

二年甲午，六月，太祖至江西，遼使使來致襲節度之命。初，遼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境内，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公私厭苦之。康宗嘗以不遣阿疎爲言，稍拒其使者。太祖嗣節度，亦遣蒲家奴往索阿疎，故常以此二者爲言，終至于滅遼然後已。至是，復遣宗室習古迺、完顏銀术可往索阿疎。習古迺等還，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於是召官僚耆舊，以伐遼告之，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以聽後命。遼統軍

太祖二年甲午，六月，太祖到江西，遼派使者送來繼任節度使的命令。當初，遼每年都要派使者到海上購買著名的獵鷹"海東青"，從境内經過，使者貪婪放肆，徵求勒索没有限度，公私都吃够了苦頭。康宗曾經以遼不遣返阿疎爲藉口，漸漸拒斥所派的使者。太祖繼承節度使後，也曾派蒲家奴前往索取阿疎，所以雙方常常因這兩件事争論，一直到滅遼纔算完事。到這時候，再派宗室習古迺、完顏銀术可前去索取阿疎。習古迺等回來後，詳細報告了遼主驕縱廢弛的情况。太祖於是召集官僚前輩，將討伐遼的打算告訴他們，叫他們加强要衝的守備，建築城堡，修

司聞之，使節度使捏哥來問狀，曰："汝等有異志乎？修戰具，飭守備，將以誰禦？"太祖答之曰："設險自守，又何問哉。"遼復遣阿息保來詰之。太祖謂之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以阿踈與我，請事朝貢。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還，遼人始爲備，命統軍蕭撻不野調諸軍於寧江州。

太祖聞之，使僕聒剌復索阿踈，實觀其形勢。僕聒剌還言："遼兵多，不知其數。"太祖曰："彼初調兵，豈能遽集如此。"復遣胡沙保往，還言："惟四院統軍司與寧江州軍及渤海八百人耳。"太祖曰："果如吾言。"謂諸將佐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衆皆曰："善。"乃入見宣靖皇后，告以伐遼事。后曰："汝嗣父兄立邦家，見可則行。吾老矣，無貽我憂，汝必不至是也。"太祖感泣，奉觴爲壽。即奉后率諸將出門，舉觴東向，以遼人荒肆，不歸阿踈，并己用兵之意，禱于皇天后土。酹畢，后命太祖正坐，與僚屬會酒，號令諸部。使婆盧火徵移懶路迪古乃兵，斡魯古、阿魯撫諭斡忽、急賽兩路係遼籍女直，實不迭往完睹路執遼障鷹官達魯古部副使辭列、寧江州渤海大家奴。於是達魯古部實里館來告曰："聞舉兵伐遼，我部誰從？"太祖曰："吾兵雖少，舊國也，與汝鄰境，固當從我。若畏遼人，自往就之。"

九月，太祖進軍寧江州，次寥晦城。婆盧火徵兵後期，杖之，復遣督

造兵器，以等候命令。遼統軍司聽到消息後，派節度使捏哥來責問，說："你們有二心麽？修造軍用器具，加强守備，是要防禦誰？"太祖回答他道："設險自我防守，又有什麽好問罪的。"遼再派阿息保來追問此事。太祖向他說："我們是小國，事奉大國不敢廢弛禮儀。可是大國的恩澤却不施加給我們，而成了叛逃者的主子，用這種態度來對待小國，能没有怨恨嗎？如果將阿踈交給我們，那就仍請進奉朝貢。假若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怎能束手受别人控制呢。"阿息保回去後，遼人纔開始作準備，命令統軍蕭撻不野到寧江州調集各軍。

太祖聽到後，派僕聒剌再去遼索要阿踈，實際上是去觀察形勢。僕聒剌回來說："遼兵很多，不知究竟有多少人。"太祖說："他們剛剛調兵，怎能一下子集中這麽多人。"又派胡沙保前往，回來報告說："衹有四院統軍司與寧江州軍以及渤海的八百人而已。"太祖道："果然如我所料。"於是向各位將領說："遼人知道我們即將起兵，調集各路軍隊防備我們，我們一定要先發制人，而不能爲人所制。"大家都說："好。"於是進見宣靖皇后，將討伐遼的事報告她。皇后說："你繼承父兄立邦興家，看到可行就行。我老了，不要讓我擔憂，你一定不會這樣的。"太祖感動得哭了，舉酒向皇后祝其長壽。當即侍奉皇后率領將領們出門，舉着酒器面向東方，將遼人荒淫放肆，不遣返阿踈，以及自己起兵討伐的決心，向皇天后土禱告。灑完酒，皇后叫太祖坐在正位，與部下會飲，從而號令各部落。太祖於是派婆盧火去徵調移懶路迪古乃的兵，斡魯古、阿魯去安撫斡忽、急賽兩路隸屬遼國國籍的女真，實不迭前往完睹路逮捕遼的障鷹官達魯古部副使辭列、寧江州渤海大家奴。於是達魯古部實里館前來請問道："聽説要舉兵伐遼，我們部落跟誰走？"太祖說："我的兵雖然少，但却是故鄉，與你們疆境相鄰，當然應當跟從我們。假如害怕遼人，那就自去投靠好了。"

九月，太祖向寧江州進軍，到達寥晦城。婆盧火去調兵誤了期，處以杖罰，仍派去督軍。各

軍。諸路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致遼之罪，申告于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屢請不遣。今將問罪於遼，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將傳梃而誓曰："汝等同心盡力，有功者，奴婢部曲爲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進，輕重視功。苟違誓言，身死梃下，家屬無赦。"師次唐括帶斡甲之地，諸軍禳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於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為兵祥。明日，次扎只水，光見如初。

路軍隊都在來流水會合，共得二千五百人。陳述遼的罪惡，向天地申告道："世代事奉遼國，恭敬地獻去貢物，平定烏春、窩謀罕的叛亂，打敗蕭海里的軍隊，有功不記在心上，反而加以侵侮。罪人阿疎，多次索要仍不遣返。今天將向遼國問罪，天地明察并保佑我們。"於是命令各路將領傳遞木棒而宣誓道："你們要同心盡力，凡有功的，是奴婢部曲的轉爲良民，是一般百姓就給官做，先已有官的升官，獎賞的多少全看功勞的大小。假如違背了誓言，就死在木棒下，家屬也不赦免。"進軍到唐括帶斡甲的地方，各軍以射箭祭祀，披甲而立，有光芒如同烈火，從人的脚部升起直到戈矛上，大家都認爲是軍隊吉祥的兆頭。第二天，到達扎只水，光芒出現有如昨日。

將至遼界，先使宗幹督士卒夷塹。既度，遇渤海軍攻我左翼七謀克，衆少却，敵兵直犯中軍。斜也出戰，哲垤先驅。太祖曰："戰不可易也。"遣宗幹止之。宗幹馳出斜也前，控止哲垤馬，斜也遂與俱還。敵人從之，耶律謝十墜馬，遼人前救。太祖射救者斃，并射謝十中之。有騎突前，又射之，徹扎洞胸。謝十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飲矢之半，僨而死。獲所乘馬。宗幹與數騎陷遼軍中，太祖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矢拂于額。太祖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倍。敵大奔，相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路，不及會戰，使人以戰勝告之，而以謝十馬賜之。撒改使其子宗翰、完顏希尹來賀，且稱帝，因勸進。太祖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

將到遼的國界，太祖先派宗幹督促士兵填平界溝。軍隊既已越過國界，遇上渤海軍進攻我軍左翼七謀克，兵士稍稍退却，敵兵便直攻中軍。斜也出戰，哲垤先已驅馬上前。太祖說："作戰不可換人。"派宗幹前去制止。宗幹騎馬跑到斜也前面，拉住了哲垤的馬，斜也便也同他們一起返回。敵人緊跟而來，耶律謝十墜於馬下，遼人上前援救。太祖射死了援救的人，同時又射中了謝十。有一騎兵衝上前來，太祖再射，箭穿透了他的胸膛。謝十拔箭逃跑，太祖追上去射，射中了他的背，箭進了一半，倒地而死。繳獲了謝十所騎的馬。宗幹與幾個騎兵陷在遼軍中，太祖去援救他們，摘下頭盔戰鬥。有敵人從旁邊射太祖，箭從他的額部擦過。太祖回頭看見了射箭的人，衹一箭就將他射死。太祖向將士說："殺盡敵人方罷休。"大家跟着他，勇氣倍增。敵人大奔逃，相互踩踏而死的有十之七八。撒改在其它路，没有參加會戰，便派人去將戰勝的消息告訴他，而且把謝十的馬賜給他。撒改派他的兒子宗翰、完顏希尹前來祝賀，并且稱呼太祖爲帝，因而勸他登位。太祖說："一次戰鬥取得勝利，便稱大號，爲什麽要顯得如此淺薄呢。"

進軍寧江州，諸軍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温迪痕阿徒罕邀擊，

進軍寧江州，各軍填平護城河攻城。寧江人從東門外逃，温迪痕阿徒罕阻擊，全部將逃出的

盡殪之。十月朔，克其城，獲防禦使大藥師奴，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鐵驪部來送款。次來流城，以俘獲賜將士。召渤海梁福、斡荅剌使之僞亡去，招諭其鄉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興師伐罪，不濫及無辜也。”使完顏婁室招諭係遼籍女直。

師還，謁宣靖皇后，以所獲頒宗室耆老，以實里館貲産給將士。初命諸路以三百户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酬斡等撫定讒謀水女直。鼈古酋長胡蘇魯以城降。

十一月，遼都統蕭糺里、副都統撻不野將步騎十萬會于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至鴨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兵方壞凌道，選壯士十輩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俄與敵遇于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風勢擊之，遼兵潰。逐至斡論濼，殺獲首虜及車馬甲兵珍玩不可勝計，遍賜官屬將士，燕犒彌日。遼人嘗言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斡魯古敗遼兵，斬其節度使撻不野。僕虺等攻賓州，拔之。兀惹雛鶻室來降。遼將赤狗兒戰于賓州，僕虺、渾黜敗之。鐵驪王回离保以所部降。吾睹補、蒲察復敗赤狗兒、蕭乙薛軍于祥州東。斡忽、急塞兩路降。斡魯古敗遼軍于咸州西，斬統軍實婁于陣。完顏婁室克咸州。

是月，吳乞買、撒改、辭不失率官屬諸將勸進，願以新歲元日恭上尊號。太祖不許。阿离合懣、蒲家奴、

人殺死。十月初一，攻克城堡，俘獲防禦使大藥師奴，暗中又將他釋放，讓他去勸告招集遼人。鐵驪部前來表達歸順的誠意。到達來流城，用俘獲的敵人及財物賞賜將士。召來渤海部落的梁福、斡荅剌并讓他們假意逃去，回去後招集勸告鄉親們道：“女真、渤海本來是一家人，我們起兵祇是討伐有罪的人，不會濫殺無辜。”又派完顏婁室去招集勸説係遼籍的女真人。

軍隊凱旋，太祖進見宣靖皇后，將所繳獲的戰利品分發給宗室前輩，將實里館的錢財賞給將士們。開始命令各路以三百户爲一謀克，十謀克爲一猛安。酬斡等安撫妥帖讒謀水女真。鼈古酋長胡蘇魯獻城投降。

十一月，遼的都統蕭糺里、副都統撻不野帶領步兵、騎兵十萬人在鴨子河北會師，太祖親自領兵去抵抗。還没有到鴨子河，已經入夜，太祖正要睡覺，好像有什麽接連三次抬起他的頭部，於是驚覺而起，説：“是神明在提醒我。”便敲着鼓舉着火把前進。黎明時分到了鴨子河，遼兵正在破壞冰上的通道，於是挑選了十多個强壯的兵士去將他們擊退。大軍繼續前進，便登上了對岸。當時有甲兵三千七百，而到達的纔三分之一。隨後與敵人在出河店相遇，正好起了大風，颳起的灰塵遮天，於是乘着風勢進攻，遼兵潰退。追擊到斡論濼，殺死、俘虜的遼兵以及繳獲的車馬甲兵珍玩無法用數字計算，賞賜所有的官屬和將士們，成天設宴犒勞。遼人曾説女真兵如果滿了萬人便不可戰勝，這時正好滿一萬人。

斡魯古打敗遼兵，殺了遼的節度使撻不野。僕虺等人進攻賓州，攻了下來。兀惹雛鶻室前來投降。遼將赤狗兒到賓州開戰，僕虺、渾黜打敗了他。鐵驪王回离保率領他的部落投降。吾睹補、蒲察在祥州東部再次打敗赤狗兒、蕭乙薛的軍隊。斡忽、急塞兩路軍投降。斡魯古又在咸州西部打敗遼兵，在戰陣中殺了統軍實婁。完顏婁室攻克了咸州。

本月中，吳乞買、撒改、辭不失率領官屬諸將勸太祖進位，請求在新年的元旦敬上皇帝的尊號。太祖不答應。阿离合懣、蒲家奴、宗翰等進

宗翰等進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稱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

言道："如今已建立了大功，要是不稱號，便無法維係天下的人心。"太祖說："我將考慮這個問題。"

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

收國元年正月壬申初一，群臣奉上皇帝尊號。這天，太祖登皇帝位。皇上說："遼以鑌鐵爲國號，取鑌鐵堅固的意思。鑌鐵雖然堅固，最終也要變壞，衹有金不變不壞。金的顏色是白的，完顏部崇尚白色。"於是定國號爲大金，改年號叫收國。

丙子，上自將攻黃龍府。進臨益州，州人走保黃龍，取其餘民以歸。遼遣都統耶律訛里朵、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奴、都監蕭謝佛留，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留婁室、銀术可守黃龍。上率兵趨達魯古城，次寧江州西。遼使僧家奴來議和，國書斥上名，且使爲屬國。庚子，進師，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將士莫不喜躍。進逼達魯古城。上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宗雄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术可衝其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宗翰請以中軍助之。上使宗幹往爲疑兵。宗雄已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殪，得其耕具數千以給諸軍。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并其耕具獲之。

正月丙子，皇上親自帶兵攻打黃龍府。進軍到達益州，益州的人趕去保衛黃龍，因而奪取益州剩餘的百姓而回。遼派遣都統耶律訛里朵、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奴、都監蕭謝佛留，帶領騎兵二十萬、步兵七萬戍守邊境，留婁室、銀术可守黃龍。皇上率兵向達魯古城進發，到達寧江州西部。遼派僧家奴前來講和，所帶的國書直稱皇上的名字，并且要金做遼的屬國。庚子，繼續進軍，有火光正圓，從空中墜下。皇上說："這是吉祥的徵兆，大概是上天來幫助我。"於是灑白水祭拜，將士無不歡心踴躍。軍隊逼近達魯古城。皇上登到高處望見遼兵像是連雲灌木的樣子，回頭向左右隨從說："遼兵懷有二心而且膽量怯懦，雖多不足害怕。"於是占領高山頭作爲陣地。宗雄派右翼先衝擊遼的左軍，左軍退却。左翼出現在遼兵陣後，遼右軍都奮力戰鬥。婁室、銀术可向左翼的中堅部位衝擊，共九次陷於陣中，都靠力戰衝殺而出。宗翰請用中軍幫助左翼。皇上派宗幹前去設置疑兵。宗雄攻左軍已取得勝利，便轉攻遼的右軍，遼兵於是潰敗。皇上乘勝跟踪追擊，直到遼兵的營壘，這時天已晚了，便把他們包圍起來。第二天黎明，遼軍突圍而出，皇上追逐逃兵直到阿婁岡。遼的步兵全都戰死，便繳獲他們的耕具數千件發給各軍使用。這一仗，遼人本想在達魯古城駐軍耕種，邊戰邊守，所以連他們的耕具也繳獲了。

二月，師還。

二月，軍隊回國。

三月辛未朔，獵于寥晦城。

三月辛未初一，皇上到寥晦城打獵。

四月，遼耶律張奴以國書來。上以書辭慢侮，留其五人，獨遣張奴

四月，遼耶律張奴帶着國書前來。皇上認爲國書的文句傲慢侵侮，扣留同來的五個人，衹

回報，書亦如之。

放張奴回去報告，讓他帶去的國書口氣也相同。

五月庚午朔，避暑于近郊。甲戌，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歲以爲常。

五月庚午初一，皇上到近郊避暑。甲戌，拜天射柳。女真的傳統，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每年成爲常事。

六月己亥朔，遼耶律張奴復以國書來，猶斥上名。上亦斥遼主名以復之，且諭之使降。

六月己亥初一，遼耶律張奴再次帶着國書前來，書中仍然直稱皇上的名字。皇上也直稱遼主的名字作書答覆他，并勸告他投降。

七月戊辰，以弟吳乞買爲諳班勃極烈，國相撒改爲國論勃極烈，辭不失爲阿買勃極烈，弟斜也爲國論昊勃極烈。甲戌，遼使辭剌以書來，留之不遣。九百奚營來降。

七月戊辰，皇上任命弟吳乞買爲諳班勃極烈，國相撒改爲國論勃極烈，辭不失爲阿買勃極烈，弟斜也爲國論昊勃極烈。甲戌，遼派使者辭剌帶着國書而來，扣留不讓回去。九百奚營前來投降。

八月戊戌，上親征黄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上使一人道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熙宗天眷二年，以黄龍府爲濟州，軍曰利涉，蓋以太祖涉濟故也。

八月戊戌，皇上親自攻打黄龍府。到達混同江，没有船，皇上讓一人在前面帶路，乘着赭白馬直接涉水而過，說："看着我馬鞭所指的水路前進。"各軍跟隨在後面，水僅淹到馬肚子。後來派船工測量軍隊渡江的地點，水深得不見底。熙宗天眷二年，改黄龍府爲濟州，軍稱利涉，就是因皇上曾從這裏涉水過江的緣故。

九月，克黄龍府，遣辭剌還，遂班師。至江，徑渡如前。丁丑，至自黄龍府。己卯，黄龍見空中。癸巳，以國論勃極烈撒改爲國論忽魯勃極烈，阿离合懣爲國論乙室勃極烈。

九月，攻克黄龍府，放辭剌回遼，於是收軍回國。到混同江邊，又直接涉水而過，與前次來的時候相同。丁丑，自黄龍府回到國中。己卯，有黄龍出現在空中。癸巳，任命國論勃極烈撒改爲國論忽魯勃極烈，阿离合懣爲國論乙室勃極烈。

十一月，遼主聞取黄龍府，大懼，自將七十萬至駞門。駙馬蕭特末、林牙蕭查剌等將騎五萬、步四十萬至斡鄰濼。上自將禦之。

十一月，遼主得知攻取了黄龍府，大爲恐懼，親自統領七十萬軍隊到駞門。駙馬蕭特末、林牙蕭查剌等統領騎兵五萬、步兵四十萬到斡鄰濼。皇上親自帶兵抵禦。

十二月己亥，行次爻剌，會諸將議。皆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未易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上從之。遣迪古乃、銀术可鎮達魯古。丁未，上以騎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知遼主以張奴叛，西還二日矣。是日，上還至熟結濼，有光見于矛端。戊申，諸將曰："今遼主既還，可乘怠追擊之。"

十二月己亥，行軍到達爻剌，召集將領們商議。都說："遼兵號稱七十萬，其前鋒不容易抵擋。我軍遠來，人馬疲乏，應該在這裏駐守，用深溝高壘待敵。"皇上聽從大家的意見。派迪古乃、銀术可鎮守達魯古。丁未，皇上帶領騎兵親自等候遼兵，俘獲遼軍督運糧餉的人，纔得知遼主因張奴叛逃，向西撤軍已有兩天了。這天，皇上返還到了熟結濼，矛端上有光出現。戊申，將領們說："如今遼主既已撤軍，可乘他們懈怠之

上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以此為勇邪?"衆皆悚愧，願自效。上復曰："誠欲追敵，約齎以往，無事餽饋。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奮躍，追及遼主于護步荅岡。是役也，兵止二萬。上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兵數交，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我師馳之，横出其中。遼師敗績，死者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計。是戰，斜也援矛殺數十人，阿离本被圍，温迪罕迪忽迭以四謀克兵出之，完顏蒙刮身被數創，力戰不已，功皆論最。蕭特末等焚營遁去。遂班師。夾谷撒喝取開州。婆盧火下特鄰城，辭里罕降。

際追擊。"皇上說："敵人來時不迎戰，待敵軍離去後却要追擊，是想以此表示勇敢嗎?"大家都驚悚羞愧，表示願爲效力。皇上接着説："果真願意全力追擊敵人，那就精簡行裝前去，不用運送糧草。如果攻破了敵軍，還有什麽得不到。"大家都振奮踴躍，在護步荅岡追上了遼主。這一仗，兵衹有二萬。皇上説："敵衆我寡，兵力不可分散。看他們中軍最堅固，遼主一定在那裏。衹要打敗了他的中軍，我們就可以得勝。"讓右翼先出戰。兩軍多次交鋒，左翼又合兵進攻，遼兵於是大潰。金兵奔衝，横貫遼兵陣中。遼軍失敗，死者相連達一百多里。繳獲遼的車輛帳篷兵器軍用物資，以及其他寶物馬牛多得無法用數字計算。這次戰鬥，斜也持矛殺死數十人，阿离本被圍，温迪罕迪忽迭用四謀克的兵力救出他，完顏蒙刮身體多處受傷，仍然力戰不止，論功都屬最大。蕭特末等燒掉軍營逃去。皇上於是回軍。夾谷撒喝攻取開州。婆盧火又攻下特鄰城，辭里罕投降。

二年正月戊子，詔曰："自破遼兵，四方來降者衆，宜加優恤。自今契丹、奚、漢、渤海、係遼籍女直、室韋、達魯古、兀惹、鐵驪諸部官民，已降或為軍所俘獲，逃遁而還者，勿以為罪，其酋長仍官之，且使從宜居處。"

收國二年正月戊子，皇上下詔道："自從攻破遼兵，四方來投降的很多，應當加以優恤。從現在起，契丹、奚、漢、渤海、係遼籍的女真、室韋、達魯古、兀惹、鐵驪各部落的官民，已經投降或被軍隊所俘獲的，逃跑歸來的，都不要認爲有罪，部落酋長仍然封官，并且讓他們根據方便任意居住。"

閏月，高永昌據東京，使撻不野來求援。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求保州。詔許自取之。

閏正月，高永昌占據東京，東京派撻不野來求援。高麗派遣使者來祝捷，并且索求保州。下詔允許他們自己去攻取。

二月己巳，詔曰："比以歲凶，庶民艱食，多依附豪族，因為奴隸，及有犯法，徵償莫辦，折身為奴者，或私約立限，以人對贖，過期則為奴者。并聽以兩人贖一為良。若元約以一人贖者，即從元約。"

二月己巳，下詔道："近來因爲年成不好，老百姓糧食缺乏，多依附豪族，因而成爲奴隸。到有犯法時，徵償無從籌辦，便以身折抵爲豪族的奴隸；或者私下約定期限，用他人對贖，過期便淪爲奴隸。以上情況，都允許以兩人贖一人爲平民。如果原先約定用一人贖一人，即從原約。"

四月乙丑，以斡魯統内外諸軍，與蒲察、迪古乃會咸州路都統斡魯古討高永昌。胡沙補等被害。

四月乙丑，任命斡魯統領内外各軍，與蒲察、迪古乃會同咸州路都統斡魯古討伐高永昌。胡沙補等人遇害。

五月，斡魯等敗永昌，撻不野擒

五月，斡魯等打敗高永昌，撻不野擒獲高永

永昌以獻，戮之于軍。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直皆降。詔除遼法，省税賦，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以斡魯為南路都統、迭勃極烈。阿徒罕破遼兵六萬于照散城。

昌來獻，將他殺於軍中。東京州縣以及南路係遼籍的女真全都投降。下詔廢除遼的各項法令，減省税賦，設置猛安謀克完全與本朝的制度相同。以斡魯爲南路都統、迭勃極烈。阿徒罕在照散城打敗遼兵六萬。

九月己亥，上獵近郊。乙巳，南路都統斡魯來見于婆盧買水。始製金牌。

九月己亥，皇上到近郊打獵。乙巳，南路都統斡魯來婆盧買水與太祖相見。開始製造金牌。

十二月庚申朔，諳班勃極烈吴乞買及群臣上尊號曰大聖皇帝，改明年為天輔元年。

十二月庚申初一，諳班勃極烈吴乞買以及群臣上尊號叫大聖皇帝，改明年爲天輔元年。

天輔元年正月，開州叛，加古撒喝等討平之。國論昊勃極烈斜也以兵一萬取泰州。

天輔元年正月，開州發生叛亂，加古撒喝等前去討伐并平息了叛亂。國論昊勃極烈斜也用一萬兵取得了泰州。

四月，遼秦晋國王耶律捏里來伐，迪古乃、婁室、婆盧火將兵二萬，會咸州路都統斡魯古擊之。

四月，遼秦晋國王耶律捏里前來討伐，迪古乃、婁室、婆盧火率兵二萬，會同咸州路都統斡魯古迎擊遼兵。

五月丁巳，詔自收寧江州已後，同姓為婚者杖而離之。

五月丁巳，詔從收得寧江州以後起，同姓結婚的處以杖刑并使其離婚。

七月戊申，以完顏斡論知東京事。

七月戊申，以完顏斡論知東京事。

八月癸亥，高麗遣使來請保州。

八月癸亥，高麗派遣使者來索求保州。

十二月甲子，斡魯古等敗耶律捏里兵于蒺藜山，拔顯州，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是月，宋使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其略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勍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

十二月甲子，斡魯古等在蒺藜山打敗耶律捏里的軍隊，攻下顯州，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都來投降。這個月，宋派登州防禦使馬政帶來國書，内容大略説："太陽出來的東方之地，誕生了聖人。聽説征伐遼國，多次打敗了强大的敵人。如果將來消滅了遼國以後，五代時陷入契丹的漢民地區，希望還給鄙國。"

二年正月庚寅，遼雙州節度使張崇降。使散覩如宋報聘，書曰："所請之地，今當與宋夾攻，得者有之。"

天輔二年正月庚寅，遼雙州節度使張崇投降。派散覩到宋回訪，國書説："所陳述的五代時陷入契丹的地域，今當與宋夾攻，誰奪得誰就占有。"

二月癸丑朔，遼使耶律奴哥等來議和。辛酉，孛堇迪古乃、婁室來見。上以遼主近在中京，而敢輒來，皆杖之。劾里保、雙古等言，咸州都統斡魯古知遼主在中京而不進討，芻糧豐足而不以實聞，攻顯州時所獲生

二月癸丑初一，遼派耶律奴哥等前來講和。辛酉，孛堇迪古乃、婁室來見。皇上因爲遼主近在中京，誰膽敢隨意前來，都處以杖罰。劾里保、雙古等説，咸州都統斡魯古知道遼主在中京而不進軍討伐，糧草豐足而不以實際數字報告，攻打顯州時所繳獲的奴隸財畜多自己占有。

口財畜多自取。

三月癸未朔，命闍哥代爲都統而鞫治之，斡魯古坐降謀克。壬辰，遼使耶律奴哥以國書來。庚子，以婁室言黄龍府地僻且遠，宜重戍守，乃命合諸路謀克，以婁室爲萬户鎮之。

四月辛巳，遼使以國書來。

五月丙申，命胡突衮如遼。

六月甲寅，詔有司禁民凌虐典雇良人，及倍取贖直者。甲戌，遼通、祺、雙、遼等州八百餘户來歸，命分置諸部，擇膏腴之地處之。

七月癸未，詔曰："匹里水路完顔术里古、渤海大家奴等六謀克貧乏之民，昔嘗給以官糧，置之漁獵之地。今歷日已久，不知登耗，可具其數以聞。"胡突衮還自遼。耶律奴哥復以國書來。丙申，胡突衮如遼。遼户二百來歸，處之泰州。詔遣阿里骨、李家奴、特里底招諭未降者。仍詔達魯古部勃堇辭列："凡降附新民，善爲存撫。來者各令從便安居，給以官糧，毋輒動擾。"

八月，胡突衮還自遼。耶律奴哥、突迭復以國書來。

九月戊子，詔曰："國書、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爲之。其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才之士，敦遣赴闕。"

閏月庚戌朔，以降將霍石、韓慶和爲千户。九百奚部蕭寶、乙辛，北部訛里野，漢人王六兒、王伯龍，契丹特末、高從祐等，各率衆來降。遼耶律奴哥以國書來。

十月癸未，以龍化州降者張應古、劉仲良爲千户。乙未，咸州都統司言，漢人李孝功、渤海二哥率衆來降。命各以所部爲千户。

十二月甲辰，遣孛堇术孛以定遼地諭高麗。耶律奴哥以國書來。遼

三月癸未初一，任命闍哥代爲都統而審訊此案，斡魯古由此降爲謀克。壬辰，遼使者耶律奴哥携帶國書前來。庚子，因婁室進言黄龍府地方偏僻遥遠，應當加强防守，於是下令合并各路謀克，以婁室爲萬户鎮守。

四月辛巳，遼使者携帶國書前來。

五月丙申，任命胡突衮出使遼。

六月甲寅，詔有關官員禁止民間虐待雇傭平民，以及加倍收取贖金。甲戌，遼通、祺、雙、遼等州八百多户前來歸附，命令分散安置到各部落，選擇肥沃的地方讓他們居住。

七月癸未，下詔道："匹里水路完顔术里古、渤海大家奴等六謀克貧乏的老百姓，過去曾經供給官糧，安置到可以捕魚打獵的地方。到如今時間已久，不知道收成有無增減，可統計數字報告。"胡突衮出使遼歸來。耶律奴哥又携帶國書而來。丙申，胡突衮出使遼。遼有二百户人家來歸附，將他們安置在泰州。下詔派遣阿里骨、李家奴、特里底去招諭還没有投降的。再詔達魯古部勃堇辭列道："凡是新來投降歸附的百姓，都應妥善地安置撫慰。來歸的人讓他們根據方便居住，供給官糧，不要隨便遷移騷擾。"

八月，胡突衮出使遼歸來。耶律奴哥、突迭又携帶國書而來。

九月戊子，下詔道："國書、詔令，應當選擇善於作文的人撰寫。令各地訪求博學雄才的讀書人，敦請遣送來朝。"

閏九月庚戌初一，用降將霍石、韓慶和爲千户。九百奚部蕭寶、乙辛，北部訛里野，漢人王六兒、王伯龍，契丹特末、高從祐等，分别率領部衆前來投降。遼耶律奴哥携帶國書而來。

十月癸未，以龍化州投降者張應古、劉仲良爲千户。乙未，咸州都統司報告説，漢人李孝功、渤海二哥率領衆人前來投降。命令分别以所領部衆爲千户。

十二月甲辰，派遣孛堇术孛以平定遼地的事告知高麗。耶律奴哥携帶國書而來。遼懿州節

懿州節度使劉宏以户三千并執遼候人來降，以為千户。川州寇二萬已降復叛，紇石烈照里擊破之。

三年正月甲寅，東京人為質者永吉等五人結衆叛。事覺，誅其首惡，餘皆杖百，没入在行家屬資產之半。詔知東京事斡論，繼有犯者并如之。丙辰，詔鼈古孛堇酬斡曰："胡魯古、迭八合二部來送款，若等先時不無交惡，自今毋相侵擾。"

三月，耶律奴哥以國書來。

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五月壬戌，詔咸州路都統司曰："兵興以前，曷蘇館、回怕里與係遼籍、不係遼籍女直户民，有犯罪流竄邊境或亡入于遼者，本皆吾民，遠在異境，朕甚憫之。今既議和，當行理索。可明諭諸路千户、謀克，遍與詢訪其官稱、名氏、地里，具録以上。"

六月辛卯，遼遣太傅習泥烈等奉册璽來，上擿册文不合者數事復之。散覩還自宋。宋使馬政及其子宏來聘。散覩受宋團練使，上怒，杖而奪之。宋使還，復遣孛堇辭列、曷魯等如宋。

七月辛亥，遼人楊詢卿、羅子韋各率衆來降，命各以所部為謀克。

八月己丑，頒女直字。

九月，以遼册禮使失期，詔諸路軍過江屯駐。

十一月，習泥烈等復以國書來。曷懶甸長城，高麗增築三尺。詔胡剌古、習顯慎固營壘。

四年二月，辭列、曷魯還自宋。宋使趙良嗣、王暉來議燕京、西京地。

三月甲辰，上謂群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辭，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討。其令咸州路統軍

度使劉宏以三千户并逮捕遼的迎賓官前來投降，封他爲千户。川州盜寇二萬人已投降又重新叛變，紇石烈照里將其打敗。

天輔三年正月甲寅，東京留作人質的永吉等五人結衆叛逃。事被發覺，殺掉其中的首惡，其餘都杖罰一百，没收叛逃者家屬資産的一半。詔知東京事斡論，今後再有犯者一并如此處置。丙辰，詔鼈古孛堇酬斡道："胡魯古、迭八合兩部落前來表示誠心歸附，你們先前與他們不無交惡之事，從今後再不要相互侵擾。"

三月，耶律奴哥携帶國書而來。

四月丙子初一，發生日食。

五月壬戌，詔咸州路都統司道："起兵以前，曷蘇館、回怕里與是遼籍、不是遼籍的女真户百姓，有犯罪流竄到邊境或逃入遼的人，本來都是我國之人，遠在異國他鄉，朕十分同情他們。如今既然講和，應當進行清理索取。可明白地指示各路千户、謀克，普遍詢訪他們的官稱、名氏、居住地，詳細抄録上報。"

六月辛卯，遼派遣太傅習泥烈等奉送册璽而來，皇上指摘册文不合協議的數事退了回去。散覩從宋歸來。宋使者馬政和他的兒子馬宏來訪。散覩接受了宋封的團練使，皇上發怒，處以杖刑并削去所封的官。宋使返回，再派孛堇辭列、曷魯等出使宋。

七月辛亥，遼人楊詢卿、羅子韋各率部衆來投降，命令分别以所領部衆爲謀克。

八月己丑，頒布女真文字。

九月，因遼的册禮使過期未到，下詔命令各路軍馬過江駐扎。

十一月，習泥烈等又帶國書而來。曷懶甸長城，高麗增高了三尺。下詔命胡剌古、習顯留意加固營壘。

天輔四年二月，辭列、曷魯從宋歸來。宋派趙良嗣、王暉前來商議燕京、西京兩地的回歸問題。

三月甲辰，皇上對群臣説道："遼人屢吃敗仗，派使者求和，但衹是寫些空話，用來作爲緩兵之計，應商議進兵討伐。今命令咸州路統軍司

司治軍旅、修器械，具數以聞。”辛酉，詔咸州路都統司曰：“朕以遼國和議無成，將以四月二十五日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來會于渾河。遼習泥烈以國書來。

四月乙未，上自將伐遼。以遼使習泥烈、宋使趙良嗣等從行。

五月甲辰，次渾河西，使宗雄先趨上京，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壬子，至上京，詔官民曰：“遼主失道，上下同怨。朕興兵以來，所過城邑負固不服者即攻拔之，降者撫恤之，汝等必聞之矣。今爾國和好之事，反覆見欺，朕不欲天下生靈久罹塗炭，遂決策進討。比遣宗雄等相繼招諭，尚不聽從。今若攻之，則城破矣。重以吊伐之義，不欲殘民，故開示明詔，諭以禍福，其審圖之。”上京人恃禦備儲蓄為固守計。甲寅，亟命進攻。上謂習泥烈、趙良嗣等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上親臨城，督將士諸軍鼓噪而進。自旦及巳，闍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趙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是日，赦上京官民。詔諭遼副統余覩。壬戌，次沃黑河。宗幹率群臣諫曰：“地遠時暑，軍馬罷乏，若深入敵境，糧餽乏絶，恐有後艱。”上從之，乃班師，命分兵攻慶州。余覩襲闍母於遼河，完顏背荅、烏塔等戰却之，完顏特虎死焉。

七月癸卯，上至自伐遼。

九月，燭限水部實里古達等殺孛堇酬斡、僕忽得以叛。

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戊寅，命斡魯分胡剌古、烏春之兵以討實里古達。

十一月，東京留守司乞本京官民

整治軍隊、修理器械，將所置備的數目上報。”辛酉，詔咸州路都統司道：“朕因遼國和議沒有成果，將在四月二十五日進軍。”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帶領其餘的軍隊到渾河會合。遼習泥烈携帶國書而來。

四月乙未，皇上親自率軍伐遼。派遼使者習泥烈、宋使趙良嗣等從行。

五月甲辰，軍隊駐扎在渾河西，派宗雄先到上京，讓投降人馬乙帶着詔書告諭城中。壬子，到達上京，詔官民道：“遼主無道，上下共同怨恨。朕起兵以來，所經過的城鎮凡自以爲牢固而不降服的就攻破它，投降的人便加以撫恤，你們必已聽説過了。如今你們國家利用求和友好的事，反反復復來欺騙我們，朕不願讓天下百姓長期忍受戰争與苦難，所以決策進軍討伐。此前曾派宗雄等相繼招諭，尚不聽從。今天如果攻城，則城一定會被攻破。再以吊民伐罪的大義爲重，不願殘害百姓，所以開誠示以明詔，講清禍福，希望審慎地考慮。”上京人憑藉有禦備儲蓄做出固守的決策。甲寅，下令立即進攻。皇上對習泥烈、趙良嗣等説：“你們可觀看我用兵，以決定去就。”皇上親臨城下，督促將士及各軍吶喊着前進。自天亮到巳時，闍母率所屬的軍隊最先登城，攻克外城，留守撻不野獻城投降。趙良嗣等敬酒祝賀，都呼萬歲。當天，赦免上京官民。下詔告諭遼副統余覩。壬戌，軍隊駐扎在沃黑河。宗幹帶領群臣勸諫皇上道：“地方已經很遠，時節正是暑季，軍馬都很疲乏，如果再深入敵國境内，糧草斷絶，恐怕以後會有艱難。”皇上聽從大家的意見，領兵回國，命分一支軍隊去攻打慶州。余覩在遼河襲擊闍母，完顏背荅、烏塔等擊退他，完顏特虎戰死於此。

七月癸卯，皇上伐遼後回到國中。

九月，燭限水部實里古達等殺孛堇酬斡、僕忽得後叛變。

十月戊辰初一，發生日食。戊寅，命令斡魯分胡剌古、烏春的軍隊去討伐實里古達。

十一月，東京留守司請求本京官民的人質增

質子增數番代，上不許，曰："諸質子已各受田廬，若復番代，則往來動摇，可并仍舊。"

加數量輪流替代，皇上不答應，説："所有人質都各已分到田地房屋，如果再輪流替代，便會來來往往，人心動摇，可仍然依舊。"

十二月，宋復使馬政來請西京之地。

十二月，宋再派馬政前來請求西京的土地。

五年春正月，斡魯敗實里古達於合撻剌山，誅首惡四人，餘悉撫定。

天輔五年春正月，斡魯在合撻剌山打敗實里古達，殺掉爲首作惡的四個人，其餘全都安撫平定。

二月，遣昱及宗雄分諸路猛安、謀克之民萬户屯泰州，以婆盧火統之，賜耕牛五十。

二月，派遣昱及宗雄分各路猛安、謀克的百姓一萬户屯駐泰州，任命婆盧火統領他們，賜給耕牛五十頭。

四月乙丑朔，宗翰請伐遼。詔諸路預戒軍事。

四月乙丑初一，宗翰請求討伐遼國。詔令各路預備作戰事宜。

五月，遼都統耶律余覩等詣咸州降。

五月，遼都統耶律余覩等到咸州投降。

閏月辛巳，國論胡魯勃極烈撒改薨。

閏五月辛巳，國論胡魯勃極烈撒改去世。

六月癸巳，余覩與其將吏來見。丙申，千户胡离荅坐擅署部人為蒲里衍，杖一百，罷之。庚子，詔諳版勃極烈吴乞買貳國政。以昊勃極烈斜也為忽魯勃極烈，蒲家奴為昊勃極烈，宗翰為移賚勃極烈。

六月癸巳，余覩與他部下的將領、官吏前來拜見皇上。丙申，千户胡离荅因擅自任命部族人爲蒲里衍獲罪，杖打一百，罷官。庚子，詔諳版勃極烈吴乞買協助國政。以昊勃極烈斜也爲忽魯勃極烈，蒲家奴爲昊勃極烈，宗翰爲移賚勃極烈。

七月庚辰，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覩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尋以連雨罷親征，命昊勃極烈昱為都統，移賚勃極烈宗翰副之，帥師而西。

七月庚辰，詔咸州都統司道："自從余覩前來，更清楚地瞭解遼國事宜，已經決定親自征討，你們治理好軍隊以等待出兵日期。"不久因連連陰雨撤銷親征，命令昊勃極烈昱爲都統，移賚勃極烈宗翰爲副職，率領軍隊向西進發。

十二月辛丑，以忽魯勃極烈杲為内外諸軍都統，以昱、宗翰、宗幹、宗望、宗盤等副之。甲辰，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須申稟。"戊申，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并先次津發赴闕。"

十二月辛丑，任命忽魯勃極烈杲爲内外諸軍都統，任命昱、宗翰、宗幹、宗望、宗盤等爲副職。甲辰，下詔道："遼國的統治失去綱紀，人、神共同拋棄它。如今想要建立中外一統的天下，所以命令你們率領大軍進行討伐。你們要慎重地決定用兵事宜，擇用最佳的謀略，賞罰一定要執行，糧餉必須跟上，不要驚擾已降服的民衆，不要縱兵俘獲擄掠，看準可進的時機而進，不要拖延用兵的時間。遇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臨時處理，不須申報。"戊申，下詔道："如果攻克了中京，所得到的禮樂儀仗、圖書文籍，全部最先由

六年正月癸酉，都統杲克高、恩、回紇三城。乙亥，取中京，遂下澤州。

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己亥，宗翰等敗遼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降。奚部西節度使訛里剌以本部降。壬寅，都統杲遣使來奏捷，并獻所獲貨寶。詔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民，朕甚嘉之。所言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悉已撫定，續遣來報。山後若未可往，即營田牧馬，俟及秋成，乃圖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兵，具數來上，不可恃一戰之勝，輒有弛慢。新降附者當善撫存。宣諭將士，使知朕意。"宗翰駐北安，遣希尹等略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知遼主獵鴛鴦濼，以其子晉王賢而有人望，惡而殺之，衆益離心。雖有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遂遣耨盌温都等報都統杲進兵襲之。

三月，都統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追遼主于鴛鴦濼。遼主奔西京。宗翰復追至白水濼，不及，獲其貨寶。己巳，至西京。壬申，西京降。希尹追遼主于乙室部，不及。乙亥，西京復叛。是月，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即位于燕。

四月辛卯，復取西京。壬辰，遣徒單吴甲、高慶裔如宋。戊戌，都統杲自西京趨白水濼，昊勃極烈昱襲毗室部于鐵吕川，爲敵所敗。還會察剌兵，追至黄水北，大破之。耶律坦招徠西南諸部，西至夏，其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肅、西平二郡漢軍四千餘人叛去，耶律坦等襲取之。闍母、婁室招降天德、雲内、寧邊、東勝等州，獲阿踈而還。是時，山西城邑諸

水路發運到朝廷。"

天輔六年正月癸酉，都統杲攻克高、恩、回紇三城。乙亥，奪取中京，攻下澤州。

二月庚寅初一，發生日食。己亥，宗翰等在北安州打敗遼奚王霞末，迫使他們投降。奚部西節度使訛里剌以本部投降。壬寅，都統杲派遣使者回來報捷，并獻上所繳獲的貨物財寶。下詔道："你們領兵在外，完全勝任所委任的職責，攻下城邑，安撫人民，朕十分贊賞。所説分派將士招降山前各部，等到全已撫定時，再派人來報告。山後如果還不可前往，便墾田養馬，等到秋收後，再策劃大舉進軍。現在更應當周密計議，見可行則行。如果需要增兵，擬定數目來報告，不可憑藉一次戰鬥的勝利，便有所鬆弛輕慢。新近投降歸附的應當妥善撫慰安置。宣布告諭給所有將士，使他們知道朕的意思。"宗翰駐扎在北安，派遣希尹等攻略遼地，俘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得知遼主正在鴛鴦濼打獵，因爲他的兒子晉王賢明而有威望，於是憎惡而將他殺掉，大家更加離心。雖然有西北、西南兩路兵馬，但都很弱小。便派耨盌温都等報告都統杲進兵襲擊遼主。

三月，都統杲由青嶺出，宗翰由瓢嶺出，到鴛鴦濼追擊遼主。遼主逃奔西京。宗翰又追到白水濼，没有追上，繳獲了遼主的財貨實物。己巳，到達西京。壬申，西京投降。希尹到乙室部追擊遼主，没有追上。乙亥，西京重新叛變。當月，遼的秦晉國王耶律捏里在燕登皇帝位。

四月辛卯，再次奪得西京。壬辰，派徒單吴甲、高慶裔到宋。戊戌，都統杲由西京到白水濼，昊勃極烈昱在鐵吕川襲擊毗室部，被敵人打敗。回兵會合察剌的軍隊，追到黄水以北，大破毗室部。耶律坦招降西南各部落，往西直到夏，夏的招討使耶律佛頂投降。金肅、西平二郡的漢族兵四千多人叛變離去，耶律坦等襲擊并奪取到手。闍母、婁室招降天德、雲内、寧邊、東勝等州，俘獲了阿踈而回。這時，山西城鎮各部雖已投降，但人心不穩，遼主在陰山，耶律捏里在燕

部雖降，人心未固，遼主保陰山，耶律捏里在燕京。都統杲遣宗望入奏，請上臨軍。

五月辛酉，宗望來奏捷，百官入賀，賜宴歡甚。先是，獲遼樞密使得里底，節度使和尚、雅里斯、余里野等，都統杲使阿鄰護送赴闕。得里底道亡，阿鄰坐誅。耶律捏里遣使請罷兵。戊寅，使楊勉以書諭捏里，使之降。謀葛失遣其子蒲泥刮失貢方物。

六月戊子朔，上親征遼，發自上京。諳班勃極烈吴乞買監國。辛亥，詔諭上京官民曰："朕順天吊伐，已定三京，但以遼主未獲，兵不能已。今者親征，欲由上京路進，恐撫定新民，驚疑失業，已出自篤密吕。其先降後叛逃入險阻者，詔後出首，悉免其罪；若猶拒命，孥戮無赦。"是月，耶律捏里卒。斡魯、婁室敗夏人於野谷。

七月甲子，詔諸將無得遠迎，以廢軍務。乙丑，上京漢人毛八十率二千餘户降，因命領之。丙寅，以斡荅剌招降者衆，命領八千户，以忽薛副之。壬午，希尹以阿踈見，杖而釋之。

八月己丑，次鴛鴦濼。都統杲率官屬來見。癸巳，上追遼主于大魚濼。昱、宗望追及遼主于石輦鐸，與戰，敗之，遼主遁。己亥，次居延北。辛丑，中京將完顏渾黜敗契丹、奚、漢六萬于高州，孛堇麻吉死之。得里得滿部降。昱、宗望追遼主于烏里質鐸，不及。

九月庚申，次草濼。闍母平中京部族之先叛者，及招撫沿海郡縣。節度使耶律慎思領諸部入内地。乙丑，詔六部奚曰："汝等既降復叛，扇誘

京。都統杲派宗望回國報告，請皇上親臨軍隊。

五月辛酉，宗望回來報捷，百官進宮祝賀，皇上賜宴，十分高興。在這之前，俘獲了遼的樞密使得里底，節度使和尚、雅里斯、余里野等，都統杲派阿鄰護送赴朝。得里底在路上逃跑，阿鄰因此被殺。耶律捏里派使者來請求停戰。戊寅，派楊勉携帶書信去勸告捏里，叫他投降。謀葛失派他的兒子蒲泥刮失來進貢地方特産。

六月戊子初一，皇上親自征討遼，從上京出發。諳班勃極烈吴乞買代管國務。辛亥，下詔告諭上京的官吏百姓道："朕順從天意愛民伐罪，已經平定三京，但因遼主還没有捉獲，所以不能停止用兵。如今親自征討，本想從上京路進發，擔心剛剛撫定的民衆，驚怕疑慮而離開失業，已改由篤密吕出兵。那些起初歸降後又叛逃躲入險阻的，祇要下詔之後出來自首，便全部免除他們的罪行；如果仍然抗拒命令，那就連他們的子孫也一起誅殺，决不赦免。"當月，耶律捏里死。斡魯、婁室在野谷打敗夏人。

七月甲子，詔令各位將領不得遠迎，以免荒廢軍務。乙丑，上京的漢人毛八十帶領二千多户投降，便命令仍由毛八十率領。丙寅，因斡荅剌招降的人數很多，命他領八千户，以忽薛爲副職。壬午，希尹帶阿踈見皇上，杖罰後釋放。

八月己丑，皇上駐扎在鴛鴦濼。都統杲率領官屬前來拜見。癸巳，皇上在大魚濼追擊遼主。昱、宗望在石輦鐸追上了遼主，與他的軍隊戰鬥，打敗遼兵，遼主逃跑。己亥，皇上行至居延以北。辛丑，中京將領完顏渾黜在高州打敗契丹、奚、漢兵共六萬人，孛堇麻吉戰死。得里得滿部投降。昱、宗望在烏里質鐸追擊遼主，没有追上。

九月庚申，皇上到草濼。闍母平定中京原先叛變的部族，以及招撫沿海的郡縣。節度使耶律慎思帶領各部族進入内地。乙丑，皇上向六部奚下詔道："你們既已投降忽又叛變，煽動蠱惑民

衆心，罪在不赦。尚以歸附日淺，恐綏懷之道有所未孚，故復令招諭。若能速降，當釋其罪，官皆仍舊。”歸化州降。戊辰，次歸化州。甲戌，宗雄薨。丁丑，奉聖州降。	衆的心，論罪本在不赦。祇是由於歸附的時間不長，恐怕撫慰關懷的措施還有不能令人信服之處，所以重又下令招諭。如果能趕快投降，當免掉你們的罪，官都仍舊。”歸化州投降。戊辰，皇上到歸化州。甲戌，宗雄去世。丁丑，奉聖州投降。
十月丙戌朔，次奉聖州。詔曰：“朕屢敕將臣，安輯懷附，無或侵擾。然愚民無知，尚多逃匿山林，即欲加兵，深所不忍。今其逃散人民，罪無輕重，咸與矜免。有能率衆歸附者，授之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并釋爲良。其布告之，使諭朕意。”蔚州降。庚寅，余覩等遣蔚州降臣翟昭彦、徐興、田慶來見。命昭彦、慶皆爲刺史，興爲團練使。詔曰：“比以幽、薊一方招之不服，今欲帥師以往，故先安撫山西諸部。汝等既已懷服，宜加撫存。官民未附已前，罪無輕重，及係官逋負，皆與釋免，諸官各遷敘之。”丁酉，蔚州翟昭彦、田慶殺知州事蕭觀寧等以叛。丙午，復降。	十月丙戌初一，皇上到奉聖州。下詔道：“朕多次命令將臣，要他們安撫關懷歸附的民衆，不許有所侵擾。然而愚民無知，仍多逃亡躲藏到山林之中，本想立刻用兵，深感不忍心。如今逃散的人民，罪惡無論輕重，都給免除。有能帶領大家歸附的，授給他世襲的官位。或有奴婢比他的主人先來投降的，全都解放爲良民。因而廣爲告知，使明白朕的心意。”蔚州投降。庚寅，余覩等遣送蔚州降臣翟昭彦、徐興、田慶來見。皇上任命昭彦、田慶都爲刺史，徐興爲團練使。皇上下詔道：“近因幽、薊一帶招撫仍不降服，現在本打算帶兵前往，所以先安撫山西各部族。你們既已歸服，應當加以撫慰安置。官吏百姓没有降附以前，罪無論輕重，以及拖欠官府的租賦，都給免除，諸官各予遷升。”丁酉，蔚州翟昭彦、田慶殺知州事蕭觀寧等叛變。丙午，再度投降。
十一月，詔諭燕京官民，王師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仍舊。	十一月，下詔告諭燕京的官吏百姓，凡朝廷大軍所到之地，投降的便赦免其罪行，原有官職都仍舊。
十二月，上伐燕京。宗望率兵七千先之，迪古乃出得勝口，銀术哥出居庸關，婁室爲左翼，婆盧火爲右翼，取居庸關。丁亥，次媯州。戊子，次居庸關。庚寅，遼統軍都監高六等來送款。上至燕京，入自南門，使銀术哥、婁室陣于城上，乃次于城南。遼知樞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樞密使曹勇義，副使張彦忠，參知政事康公弼，僉書劉彦宗奉表降。辛卯，遼百官詣軍門叩頭請罪。詔一切釋之。壬辰，上御德勝殿，群臣稱賀。甲午，命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	十二月，皇上討伐燕京。宗望率兵七千先行，迪古乃出得勝口，銀术哥出居庸關，婁室爲左翼，婆盧火爲右翼，攻取居庸關。丁亥，皇上到媯州。戊子，到居庸關。庚寅，遼統軍都監高六等前來表示歸誠。皇上到燕京，從南門入城，派銀术哥、婁室在城上設陣，便抵達城南。遼知樞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樞密使曹勇義，副使張彦忠，參知政事康公弼，僉書劉彦宗獻表投降。辛卯，遼的百官到軍門叩頭請罪，詔一切都赦免。壬辰，皇上到德勝殿，群臣恭賀。甲午，命令左企弓等撫定燕京各州縣。詔西京官吏道：“最近軍隊到達燕都，都已撫定。祇有蕭妃與官屬數人逃去，已發兵追擊，或者蕭妃等人逃到你

詔西京官吏曰："乃者師至燕都，已皆撫定。唯蕭妃與官屬數人遁去，已發兵追襲，或至彼路，可執以來。"黃龍府叛，宗輔討平之。

那裏，可以捕捉送來。"黃龍府反叛，宗輔討伐平定了他們。

七年正月丁巳，遼奚王回离保僭稱帝。甲子，遼平州節度使時立愛降。詔曲赦平州。又詔諳班勃極烈曰："比遣昂徙諸部民人于嶺東，而昂悖戾，騷動煩擾，致多怨叛。其違命失衆，當置重典。若或有疑，禁錮以待。"庚午，詔中京都統斡論曰："聞卿撫定人民，各安其業，朕甚嘉之。回离保聚徒逆命，汝宜計畫，無使滋蔓。"壬申，詔招諭回离保。癸酉，以時立愛言招撫諸部。己卯，宋使來議燕京、西京地。庚辰，宜、錦、乾、顯、成、川、豪、懿等州皆降。甲申，詔曰："諸州部族歸附日淺，民心未寧。今農事將興，可遣分諭典兵之官，無縱軍士動擾人民，以廢農業。"

天輔七年正月丁巳，遼奚王回离保僭位自稱皇帝。甲子，遼平州節度使時立愛投降。下詔特赦平州。又詔諳班勃極烈道："近來派遣昂遷移各部族人民到嶺東，而昂殘暴不仁，騷擾百姓，導致許多人怨憤背叛。昂違背命令而喪失民心，應當處以重刑。如果還有可疑之處，就先拘押起來等候處理。"庚午，詔中京都統斡論道："得知卿撫定人民，各已安居樂業，朕十分嘉賞。回离保聚集人馬違抗命令，你應當有所計劃，不能讓他的勢力擴張。"壬申，下詔招諭回离保。癸酉，根據時立愛的意見招撫各部族。己卯，宋朝的使節前來商議燕京、西京兩地的歸屬問題。庚辰，宜、錦、乾、顯、成、川、豪、懿等州都來投降。甲申，下詔道："各州部族歸附的時間不長，民心還沒有安寧。目前農耕即將進行，可派人分別告知領兵的官吏，不得放任兵士騷擾人民，從而荒廢了農業生產。"

二月乙酉朔，命撒八詔諭興中府，降之。遼來州節度使田顥、隰州刺史杜師回、遷州刺史高永福、潤州刺史張成皆降。壬辰，詔諳版勃極烈曰："郡縣今皆撫定，有逃散未降者，已釋其罪，更宜招諭之。前後起遷户民，去鄉未久，豈無懷土之心？可令所在有司，深加存恤，毋輒有騷動。衣食不足者，官賑貸之。"癸巳，詔曰："頃因兵事未息，諸路關津絶其往來。今天下一家，若仍禁之，非所以便民也。自今顯、咸、東京等路往來，聽從其便。其間被虜及鬻身者，并許自贖爲良。"仍令馳驛布告。興中、宜州復叛。宋使趙良嗣來，請加歲幣以代燕税，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并計議西京等事。癸卯，銀术哥、鐸剌如宋。

二月乙酉初一，命令撒八詔諭興中府，興中府投降。遼來州節度使田顥、隰州刺史杜師回、遷州刺史高永福、潤州刺史張成都來投降。壬辰，詔諳版勃極烈道："郡縣如今都已撫定，仍有逃散尚沒有投降的，已經宣布赦免他們的罪，應當繼續招諭他們。前後起發遷移的民户，離開家鄉不久，怎能沒有懷念故土的感情？可命令所在地的官府，認真加以撫恤，不能有所騷擾。衣食不足的民户，官府給以賑濟借貸。"癸巳，下詔道："近因戰鬥不止，各路山關河渡禁止人員往來。如今天下一家，要是仍然設禁，則不是便利人民的做法了。從現在起，顯、咸、東京等路交通往來，聽從其便。其中有被俘及賣身的，都允許自家贖爲平民。"又命令通過驛站將詔文布告各地。興中、宜州又發生叛變。宋派使者趙良嗣來，請增加每年交納的錢幣以代替燕地的税收，以及商議劃定疆界和派使節祝賀正旦、生辰，設置專賣場所進行交易，并計議西京歸屬等

乙巳，詔都統杲曰："新附之民有材能者，可録用之。"戊申，詔平州官與宋使同分割所與燕京六州之地。癸丑，大赦。是月，改平州為南京，以張覺為留守。

三月甲寅朔，將誅昂，以習不失諫，杖之七十，仍拘泰州。戊午，都統杲等言耶律麻哲告余覩、吴十、鐸刺等謀叛，宜早圖之。上召余覩等，從容謂之曰："朕得天下，皆我君臣同心同德以成大功，固非汝等之力。今聞汝等謀叛，若誠然耶，必須鞍馬甲冑器械之屬，當悉付汝，朕不食言。若再為我擒，無望免死。欲留事朕，無懷異志，吾不汝疑。"余覩等皆戰栗不能對。命杖鐸刺七十，餘并釋之。宋使盧益、趙良嗣、馬宏以國書來。

四月丁亥，遣斡魯、宗望襲遼主于陰山。壬辰，復書于宋。師初入燕，遼兵復犯奉聖州，林牙大石壁龍門東二十五里。都統斡魯聞之，遣照立、婁室、馬和尚等率兵討之，生獲大石，悉降其衆。癸巳，詔曰："自今軍事若皆中覆，不無留滯。應此路事務申都統司，餘皆取决樞密院。"契丹九斤聚黨興中府作亂，擒之，九斤自殺。命習古乃、婆盧火監護長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關徙之内地。己亥，次儒州。斡魯、宗望等襲遼權六院司喝离質于白水濼，獲之。其宗屬秦王、許王等十五人降。聞遼主留輜重青塚，以兵萬人往應州，遣照里、背荅、宗望、婁室、銀术哥等追襲之。宗望追及遼主，决戰，大敗之，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

五月甲寅，南京留守張覺據城叛。丙寅，次野狐嶺。己巳，次落藜

事。癸卯，派銀术哥、鐸刺去宋。乙巳，詔都統杲道："新近歸附的民衆中凡有才能的，可以收録任用。"戊申，詔平州的官員與宋朝的使節一起分割給宋的燕京六州地域。癸丑，大赦。當月，改平州爲南京，以張覺爲留守。

三月甲寅初一，即將殺昂，因習不失勸告，罰杖打七十，仍然拘押在泰州。戊午，都統杲等報告説耶律麻哲告知余覩、吴十、鐸刺等策劃叛變，應當早作打算。皇上召余覩等，心平氣和地向他們説："朕得天下，都是我們君臣同心同德纔成就了這樣大的功業，本來不是靠你們的力量。如今聽説你們陰謀背叛，如果真是這樣呢，所需要的鞍馬甲冑器械之類，當全數供給你們，朕不食言。要是再次被我擒獲，不要指望能够免死。想留下繼續爲朕效力，就不要懷有二心，我不懷疑你們。"余覩等都嚇得顫抖不能回話。下令罰打鐸刺七十杖，其他人都免罪釋放。宋朝使節盧益、趙良嗣、馬宏携帶國書而來。

四月丁亥，派遣斡魯、宗望到陰山襲擊遼主。壬辰，給宋回書。皇上的軍隊剛入燕時，遼兵又進犯奉聖州，林牙大石在龍門東二十五里設立營壘。都統斡魯得到消息，派照立、婁室、馬和尚等率兵討伐，活捉了大石，他的軍隊全部投降。癸巳，下詔道："從現在起軍中事務如果都要朝廷指示，恐怕要耽擱延誤。所有該路的事務申報都統司，其餘都由樞密院裁决。"契丹九斤在興中府聚集黨徒作亂，將他們捕獲，九斤自殺。命令習古乃、婆盧火監護長勝軍，以及燕京的豪族、工匠，由松亭關遷往内地。己亥，皇上到儒州。斡魯、宗望等在白水濼襲擊遼權六院司喝离質，將他俘獲。遼主的宗屬秦王、許王等十五人投降。聽説遼主將各種物資存放在青塚，斡魯等便派兵一萬前往應州，派照里、背荅、宗望、婁室、銀术哥等追擊遼主。宗望追上了遼主，决戰，大敗遼兵，擒獲了遼主的兒子趙王習泥烈，繳獲遼的傳國寶璽。

五月甲寅，南京留守張覺據城叛變。丙寅，皇上駐扎在野狐嶺。己巳，到落藜濼。斡魯等將

濼。斡魯等以趙王習泥烈、林牙大石、駙馬乳奴等來獻，并上所獲國璽。宗雋以所俘遼主子秦王、許王、女奥野等來見。奚路都統撻懶攻速古、啜里、鐵尼所部十三岩，皆平之。又遣奚馬和尚攻下品、達魯古并五院司諸部，執其節度乙列。回离保爲其下所殺。辛巳，詔諭南京官民。

六月壬午朔，次鴛鴦濼。是日，闍母敗張覺于營州。丙申，上不豫，將還上京，命移賚勃極烈宗翰爲都統，昊勃極烈昱、迭勃極烈斡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己酉，次斡獨山驛，召諳班勃極烈吴乞買。

七月辛酉，次牛山。宗翰還軍中。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乙未，次渾河北。諳班勃極烈吴乞買率宗室百官上謁。戊申，上崩于部堵濼西行宫，年五十六。

九月癸丑，梓宫至上京。乙卯，葬宫城西南，建寧神殿。丙辰，諳班勃極烈即皇帝位。天會三年三月，上尊謚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立原廟于西京。天會十三年二月辛酉，改葬和陵，立《開天啓祚睿德神功之碑》于燕京城南嘗所駐蹕之地。皇統四年，改和陵曰睿陵。五年十月，增謚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貞元三年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仍號睿陵。

贊曰：太祖英謨睿略，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爲用。世祖陰有取遼之志，是以兄弟相授，傳及康宗，遂及太祖。臨終以太祖屬穆宗，其素志蓋如是也。初定東京，即除去遼法，减省租税，用本國制度。遼主播越，宋納歲幣，以幽、薊、武、朔

遼趙王習泥烈、林牙大石、駙馬乳奴等帶來獻捷，并進上所繳獲的傳國寶璽。宗雋以所俘虜的遼主兒子秦王、許王、女兒奥野等來見皇上。奚路都統撻懶攻速古、啜里、鐵尼所屬的十三處險要之地，全都平定了。又派遣奚馬和尚攻下品、達魯古及五院司各部，抓住了達魯古部節度乙列。回离保被他的部下所殺。辛巳，下詔告諭南京的官吏民衆。

六月壬午初一，皇上駐扎在鴛鴦濼。當天，闍母在營州打敗張覺。丙申，皇上得病，將回上京，任命移賚勃極烈宗翰爲都統，昊勃極烈昱、迭勃極烈斡魯爲副職，在雲中駐兵，作爲邊防。己酉，皇上住在斡獨山驛，召諳班勃極烈吴乞買。

七月辛酉，皇上到牛山。宗翰回到軍中。

八月辛巳初一，發生日食。乙未，皇上到渾河北。諳班勃極烈吴乞買率領宗室百官拜見。戊申，皇上死於部堵濼西行宫，享年五十六歲。

九月癸丑，靈柩到達上京。乙卯，葬在宫城西南，建寧神殿。丙辰，諳班勃極烈登皇帝位。天會三年三月，上尊謚叫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在西京建立原廟。天會十三年二月辛酉，改葬到和陵，在燕京城南曾經駐扎過的地方立《開天啓祚睿德神功之碑》。皇統四年，改和陵叫睿陵。五年十月，增加謚號爲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貞元三年十一月，改葬到大房山，仍稱睿陵。

贊曰：太祖具有傑出的計謀，高明的韜略，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人都樂於爲他效用。世祖暗中有攻取遼國的志向，所以兄弟相互授受，傳給康宗，於是再傳到太祖。世祖臨終將太祖托付給穆宗，他平生的志向就是如此。太祖當初平定東京，便除去遼的法律，减省租税，用本國的制度。遼主流亡，宋每年交納錢幣，將幽、薊、

等州與宋，而置南京于平州。宋人終不能守燕、代，卒之遼主見獲，宋主被執。雖功成于天會間，而規摹運爲實自此始。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數年之間算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武、朔等州還給宋，而在平州設置南京。宋人最終不能固守燕、代，直到遼主被俘獲，宋主被拘留。雖然成功在天會年間，而策劃施行實際上是從太祖開始。金有天下一百一十九年，太祖數年之間謀劃從無失算，軍隊從未被阻不前，終於成就了大業，傳給子孫。啊，真是英雄。

金史卷三

本紀第三

太　宗

太宗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諱晟，本諱吴乞買，世祖第四子，母曰翼簡皇后拏懶氏，太祖母弟也。遼太康元年乙卯歲生。初爲穆宗養子。收國元年七月，命爲諳班勃極烈。太祖征伐，常居守。天輔五年，賜詔曰："汝惟朕之母弟，義均一體，是用汝貳我國政。凡軍事違者，閲實其罪，從宜處之。其餘事無大小，一依本朝舊制。"

天輔七年六月，太祖次鴛鴦濼，有疾。至斡獨山驛，召赴行在。詔曰："今遼主盡喪其師，奔于夏國。遼官特列、遥設等劫其子雅里而立之，已留宗翰等措畫。朕親巡已久，功亦大就，所獲州部，政須綏撫，是用還都。八月中旬，可至春州，汝率内戚迎我，若至豹子崖尤善。"

八月乙未，會于渾河北。戊申，太祖崩。

九月乙卯，葬太祖于宫城西。國論勃極烈杲、鄆王昂、宗峻、宗幹率宗親百官請正帝位，不許，固請，亦不許。宗幹率諸弟以赭袍被體，置璽懷中。丙辰，即皇帝位。己未，告祀天地。丙寅，大赦中外。改天輔七年爲天會元年。癸酉，發春州粟，賑降人之徙于上京者。戊寅，詔諸猛安賦

太宗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名叫晟，原叫吴乞買，是世祖的第四子，母親叫翼簡皇后拏懶氏，太祖的同母弟弟。遼太康元年乙卯年生。開初爲穆宗的養子。收國元年七月，任命爲諳班勃極烈。太祖外出征伐，常常在内駐守。天輔五年，賜詔道："你是朕的同母弟，義理上是同體，因此讓你輔助我掌管國政。凡是軍事上有違反的人，查實他的罪狀，根據情況見機處理。其餘的事無論大小，一依本朝歷來的制度。"

天輔七年六月，太祖停駐鴛鴦濼，有病。到斡獨山驛，召往太祖所在所。下詔道："如今遼主完全喪失了他的軍隊，逃跑到夏國。遼官特列、遥設等劫持他的兒子雅里而立爲帝，已留下宗翰等措置謀劃。朕親自出巡已久，功勞也已大有成就，所獲得的各州各部，正需要安撫，因此回都。八月中旬，可到達春州，你率領内戚迎接我，若是到豹子崖最好。"

八月乙未，在渾河以北相會。戊申，太祖逝世。

九月乙卯，將太祖葬在宫城西面。國論勃極烈杲、鄆王昂、宗峻、宗幹率領宗族親戚及百官請求正帝位，不答應，堅决敦請，也不答應。宗幹帶領諸位弟弟將赤袍披到他的身上，將傳國璽放到他的懷中。丙辰，即皇帝位。己未，告祭天地。丙寅，大赦京城内外，改天輔七年爲天會元年。癸酉，調發春州的糧食，賑濟被遷移到上京的投降者。戊寅，詔令各猛安以米交税，供給户

米，給户口在内地匱乏者。南路軍帥闍母，敗張覺于樓峰口。

十月壬辰，詔以空名宣頭百道給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宗翰，曰："今寄爾以方面，如當遷授必待奏請，恐致稽滯，其以便宜從事。"己亥，上京慶元寺僧獻佛骨，却之。闍母及張覺戰于兔耳山，闍母敗績。

十一月壬子，命宗望問闍母罪，以其兵討張覺。壬戌，復以空名宣頭及銀牌給上京路軍帥實古迺、婆盧火等。癸亥，宗望以闍母軍發廣寧，下瀕海諸郡縣。詔諭南京，割武、朔二州入于宋。婁室破朔州西山，擒其帥趙公直。勃堇斡魯别及勃剌速破走乙室白答於歸化。己巳，徙遷、潤、來、隰四州之民于瀋州。庚午，宗望及張覺戰于南京東，大敗之。張覺奔宋，城中人執其父及二子以獻，戮之軍中。壬申，張忠嗣、張敦固以南京降，遣使與張敦固入諭城中，復殺其使者以叛。己卯，詔女直人，先有附於遼，今復虜獲者，悉從其所欲居而復之。其奴婢部曲，昔雖逃背，今能復歸者，并聽為民。

十二月辛巳，蠲民間貸息。詔以咸州以南，蘇、復州以北，年穀不登，其應輸南京軍糧免之。甲午，詔曰："比聞民間乏食，至有鬻其子者，其聽以丁力等者贖之。"是日，以國論勃極烈杲為諳班勃極烈，宗幹為國論勃極烈。遣勃堇李靖如宋告哀。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謾都訶為阿捨勃極烈，參議國政。壬子，命賞宗望及將士克南京之功，赦闍母罪。甲寅，以空名宣頭五十、銀牌十給宗望。戊午，詔孛堇完顏阿實賚曰："先帝以同姓之人有自鬻及典質其身者，命官為贖。今聞尚有未復者，其

口在内地而缺糧的人。南路軍帥闍母，在樓峰口打敗張覺。

十月壬辰，下詔將空着名的任命書一百道給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宗翰，説："如今將一方的軍政事務托付與你，如有應當遷官授官的都必須等待奏請，恐會造成延誤，可根據利便行事。"己亥，上京慶元寺僧人進獻佛骨，退回去。闍母及張覺在兔耳山戰鬥，闍母失敗。

十一月壬子，命令宗望去審問闍母的罪行，用他的兵討伐張覺。壬戌，又以空名任命書及銀牌給上京路軍帥實古迺、婆盧火等。癸亥，宗望率闍母的軍隊由廣寧出發，攻下瀕臨大海的各郡縣。詔諭南京，割武、朔二州交給宋。婁室攻破朔州以西的山，擒獲其帥趙公直。勃堇斡魯别及勃剌速在歸化攻破并趕跑乙室白答。己巳，遷移遷、潤、來、隰四州的民衆到瀋州。庚午，宗望與張覺在南京東部戰鬥，大敗張覺。張覺逃奔宋，城中的人抓住他的父親及兩個兒子來獻，在軍中將他們殺掉。壬申，張忠嗣、張敦固獻出南京投降，派遣使者與張敦固進城宣諭，又殺掉使者而叛變。己卯，詔女真人，先前依附於遼，今又被虜獲的，完全依從他們所願意居住的地方而遣返。他們的奴婢部曲，從前雖已逃離，今能回歸的，并聽任爲平民。

十二月辛巳，免除民間借貸的利息。詔令因咸州以南，蘇、復州以北，莊稼歉收，各州應當運往南京的軍糧都免除。甲午，下詔道："近來聽説民間缺糧，以致有賣掉子女的，允許用與該人價錢相等的財物换回。"這天，以國論勃極烈杲爲諳班勃極烈，宗幹爲國論勃極烈。派遣勃堇李靖前往宋告哀。

天會二年春正月庚戌初一，以謾都訶爲阿捨勃極烈，參議國政。壬子，命令獎賞宗望及將士們攻克南京的功勞，赦闍母的罪。甲寅，以空名任命書五十道、銀牌十枚發給宗望。戊午，詔孛堇完顏阿實賚道："先帝因同姓的人有自己賣身及以身抵押的，命令官府將他們贖回。如今知道還有未能恢復自由的，可全部查核贖回。"癸亥，

悉閏贖之。”癸亥，以東京比歲不登，詔減田租、市租之半。甲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宗翰、宗望請勿割山西郡縣與宋，上曰：“是違先帝之命也，其速與之。”夏國奉表稱藩，以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刺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丙子，貽宋書，索俘虜叛亡。丁丑，始自京師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驛。

因東京近年歉收，詔令減少田租、市租的一半。甲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宗翰、宗望請求不要割讓山西的郡縣給宋國，皇上説：“這是違背先帝的命令的，趕快割給他們。”夏國奉表願做藩國，將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刺部吐祿濼以西的地方給它。丙子，送國書給宋，索取被俘和叛逃的人。丁丑，開始從京師到南京每五十里設置驛站。

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庚寅，詔命給宗翰馬七百匹、田種千石、米七千石，以賑新附之民。丁酉，命徙移懶路都勃堇完顏忠于蘇濒水。乙巳，詔諭南京官僚，小大之事，必關白軍帥，無得專達朝廷。丙午，宗翰乞濟師，詔有司選精兵五千給之。丁未，命宗望，凡南京留守及諸闕員，可選勛賢有人望者就注擬之，具姓名官階以聞。

二月，詔令若有盜挖遼各陵墓的，處死罪。庚寅，詔命給宗翰馬七百匹、糧種千石、米七千石，以賑濟新近歸附的民衆。丁酉，命令遷徙移懶路都勃堇完顏忠到蘇濒水。乙巳，詔諭南京的官僚，大小事情，必須報告軍帥，不得擅自上報朝廷。丙午，宗翰請求援軍，詔令有關部門選擇精兵五千給他。丁未，命令宗望，凡是南京留守以及各官缺員，可選有功勛、賢能及有威望的人就地擬定，開具姓名官階上報。

三月己酉朔，命宗望以宋歲幣銀絹分賜將士之有功者。庚戌，叛人活孛帶降，詔釋之。宗望請選良吏招撫遷、潤、來、隰之民保山寨者，從之。己未，宗望以南京反覆，凡攻取之計，乞與知樞密院事劉彦宗裁决之。劉公胄、王永福棄家逾城來降，以公胄為廣寧尹，永福為奉先軍節度使。辛未，夏國王李乾順遣使上誓表。

三月己酉初一，命令宗望用宋每年交納的錢幣銀絹分别賞賜將士中有功的人。庚戌，叛徒活孛帶投降，詔令釋放。宗望請求選派好官去招撫遷、潤、來、隰保守山寨的民衆，同意。己未，宗望因爲南京反覆，凡是攻取的計策，請與知樞密院事劉彦宗共同裁决。劉公胄、王永福棄家越城來投降，以公胄爲廣寧尹，永福爲奉先軍節度使。辛未，夏國王李乾順派遣使節來呈上誓表。

閏月戊寅朔，賜夏國誓詔。辛巳，命置驛上京、春、泰之間。己丑，烏虎里、迪烈底兩部來降。丙午，既許割山西諸鎮與宋，以宗翰言罷之。是月，斜野襲遥輦昭古牙，走之，獲其妻孥群從及豪族。勃堇渾啜等破奚七岩而撫其民人。

閏月戊寅初一，賜夏國誓詔。辛巳，命令在上京、春、泰之間設置驛站。己丑，烏虎里、迪烈底兩部落前來投降。丙午，既已答應割讓山西諸鎮與宋，因宗翰論奏停罷。這個月，斜野襲擊遥輦昭古牙，趕跑他，俘獲了他的妻子兒女、隨從及豪族。勃堇渾啜等攻破奚七岩并安撫那裏的民衆。

四月己酉，以宗翰經略西夏及破遼功，賜以十馬，使自擇其二，餘以分諸帥。賑上京路、西北路降者及新

四月己酉，以宗翰經營西夏及破遼的功勞，賜給馬十匹，讓他自己挑選二匹，其餘的分給各軍帥。賑濟上京路、西北路投降的人以及新近遷

徙嶺東之人。戊午，以實古迺所築上京新城名會平州。乙亥，詔贖上京路新遷寧江州户口賣身者六百餘人。宋遣使來吊喪。以高术僕古等充遺留國信使，高興輔、劉興嗣等充告即位國信使，如宋。

往嶺東的人。戊午，將實古迺所修築的上京新城定名爲會平州。乙亥，下令贖回上京路新遷寧江州户口中六百多個賣身的人。宋派遣使節前來吊喪。以高术僕古等充任遺留國信使，高興輔、劉興嗣等充任告即位國信使，前往宋。

五月丁丑朔，上京軍帥實古迺以所獲印綬二十二及銀牌來上。癸未，詔曰："新降之民，訴訟者衆，今方農時，或失田業，可俟農隙聽决。"丁亥，婆速路猛安僕盧古以贓罷，以謀克習泥烈代之。乙巳，曷懶路軍帥完顏忽剌古等言："往者歲捕海狗、海東青、鴉、鶻於高麗之境，近以二舟往，彼乃以戰艦十四要而擊之，盡殺二舟之人，奪其兵仗。"上曰："以小故起戰争，甚非所宜。今後非奉命，毋輒往。"闍母克南京，殺都統張敦固。

五月丁丑初一，上京軍帥實古迺將所獲得的印綬二十二枚及銀牌進上。癸未，下詔道："新近投降的民衆，訴訟的人很多，如今正是農忙時候，可能延誤農時，可等農閑審理。"丁亥，婆速路猛安僕盧古因贓罪被罷免，以謀克習泥烈代替他。乙巳，曷懶路軍帥完顏忽剌古等報告道："過去每年在高麗境内捕海狗、海東青、鴉、鶻，近來使用兩隻船前往，該國於是用十四艘戰艦阻截攻擊，殺盡了兩隻船上的人員，奪走了他們的武器工具。"皇上説："因小事引起戰争，是很不合適的。今後若不是遵從命令，不要隨便前往。"闍母攻克南京，殺了都統張敦固。

七月壬午，皇子宗峻薨。丙戌，禁外方使介冗從多者。壬辰，鶻實答言："高麗納吾叛亡，增其邊備，必有異圖。"詔曰："納我叛亡而弗歸，其曲在彼。凡有通問，毋違常式。或來侵略，整爾行列，與之從事。敢先犯彼，雖捷必罰。"乙未，以烏虎部及諸營叛，以昊勃極烈昱等討平之。

七月壬午，皇子宗峻去世。丙戌，禁止外國使者過多的隨從入境。壬辰，鶻實答報告道："高麗接納我們的叛逃者，增强邊防，必定有别的打算。"下詔道："接納我們的叛逃者而不遣返，理曲在他們。凡是有所問訊，不要違背慣例。要是前來侵犯，就整頓你的隊伍，與他們對抗。膽敢先去侵犯他們，即使勝利了也一定要懲罰。"乙未，因烏虎部及諸營叛變，派昊勃極烈昱等去討伐平定他們。

八月乙巳朔，以孛堇烏爪乃等爲賀宋生辰使。丁巳，撒离改部猛安雛思以贓罷，以奚金家奴代之。六部都統撻懶擊走昭古牙，殺其隊將曷魯燥、白撒曷等。又破降駱駝山、金源、興中諸軍，詔增給銀牌十。

八月乙巳初一，以孛堇烏爪乃等爲賀宋生辰使者。丁巳，撒离改部猛安雛思因贓罪被罷免，派奚金家奴代替他。六部都統撻懶擊跑昭古牙，殺了他的隊將曷魯燥、白撒曷等。又打敗降服駱駝山、金源、興中各軍，下詔增給銀牌十面。

十月甲辰朔，夏國遣使謝誓詔。戊午，天清節，宋、夏遣使來賀。甲子，詔發寧江州粟，賑泰州民被秋潦者。遥輦昭古牙率衆來降。興中府降。丙寅，詔有司運米五萬石于廣

十月甲辰初一，夏國派遣使節來感謝誓詔。戊午，天清節，宋、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甲子，下詔調發寧江州的糧食，賑濟泰州遭受秋雨災害的民衆。遥輦昭古牙率領人馬前來投降。興中府投降。丙寅，詔令有關部門從廣寧運米五萬

寧，以給南京、潤州戍卒。命南路軍帥闍母，以甲士千人益合蘇館路孛堇完顏阿實賚，以備高麗。戊辰，西南、西北兩路權都統斡魯言："遼詳穩撻不野來奔，言耶律大石自稱為王，置南北官屬，有戰馬萬匹。遼主從者不過四千户，有步騎萬餘，欲趨天德，駐余都谷。"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其討大石，則俟報下。"

十一月癸未，闍母下宜州，拔杈枒山，殺節度使韓慶民。癸卯，詔以米五萬石給撻懶、實古迺。

十二月戊申，以孛堇高居慶等為賀宋正旦使。

三年正月癸酉朔，宋、夏遣使來賀。戊子，同知宣徽院事韓資正加尚書左僕射，為諸宫都部署。乙未，夏國遣使奠幣及賀即位。宋遣使賀即位。

二月壬戌，婁室獲遼主于余睹谷。丁卯，以厖葛城地分授所徙烏虎里、廸烈底二部及契丹民。

三月乙亥，阿捨勃極烈謾都訶薨。丙子，賑奚、契丹新附之民。辛巳，建乾元殿。斡魯獻傳國寶，以謀葛失來附，請授印綬。是日，賜完顏婁室鐵券。

四月壬寅朔，詔以遼主赴京師。丁巳，南路軍帥察剌以罪罷。

五月己丑，蕭八斤獲遼玉寶來獻。

六月庚申，以獲遼主，遣李用和等充告慶使如宋。

七月壬申，禁內外官、宗室毋私役百姓。己卯，南京帥以錦州野蠶成繭，奉其絲綿來獻，命賞其長吏。詔權勢之家毋買貧民為奴，其脅買者一人償十五人，詐買者一人償二人，皆

石，以供給南京、潤州的駐軍。命令南路軍帥闍母，用帶甲的兵士一千人補充給合蘇館路孛堇完顏阿實賚，以防備高麗。戊辰，西南、西北兩路權都統斡魯報告道："遼的詳穩撻不野前來投奔，説耶律大石自稱爲王，設置南北官屬，有戰馬一萬匹。跟從遼主的不過四千户，有步兵騎兵共一萬多，打算開往天德，駐軍余都谷。"下詔道："追擊遼主，一定要斟酌事情的利害。討伐大石，則需等待命令下達。"

十一月癸未，闍母到宜州，攻下杈枒山，殺節度使韓慶民。癸卯，下詔將糧食五萬石撥給撻懶、實古迺。

十二月戊申，派孛堇高居慶等爲賀宋正旦使。

天會三年正月癸酉初一，宋、夏派遣使者前來慶賀。戊子，同知宣徽院事韓資正加尚書左僕射，爲諸宫都部署。乙未，夏國派遣使節用錢幣設祭，以及慶賀即位。宋派遣使節慶賀即位。

二月壬戌，婁室在余睹谷俘獲遼主。丁卯，將厖葛城地區分給所遷移的烏虎里、廸烈底二部落以及契丹民衆。

三月乙亥，阿捨勃極烈謾都訶去世。丙子，賑濟奚、契丹新近歸附的民衆。辛巳，修建乾元殿。斡魯獻上傳國寶璽，以謀葛失前來歸附，請授給他印綬。這天，賜給完顏婁室鐵券。

四月壬寅初一，詔令將遼主帶到京師。丁巳，南路軍帥察剌因罪被罷免。

五月己丑，蕭八斤將所獲遼的玉器珍寶前來進獻。

六月庚申，因俘獲遼主，派遣李用和等充任告慶使赴宋。

七月壬申，禁令內外官僚、宗室不得私自役使百姓。己卯，南京帥因錦州的野蠶成繭，拿野繭的絲綿前來進獻，命令獎賞錦州的地方官。詔令有權有勢的人家不得買貧民爲奴隸，有脅迫收買者一人賠償十五人，僞詐收買者一人賠償二

杖一百。甲申，詔南京括官豪牧馬，以等第取之，分給諸軍。以耶律固等爲宋報謝使。

八月癸卯，斡魯以遼主至京師。甲辰，告于太祖廟。丙午，遼主延禧入見，降封海濱王。壬子，詔有司揀閱善射勇健之士以備宋。

九月壬午，廣寧府獻嘉禾。癸巳，保州路都孛堇加古撒曷有罪伏誅，以孛堇徒單烏烈代之。

十月甲辰，詔諸將伐宋。以諳班勃極烈杲兼領都元帥，移賚勃極烈宗翰兼左副元帥先鋒，經略使完顔希尹爲元帥右監軍，左金吾上將軍耶律余睹爲元帥右都監，自西京入太原。六部路軍帥撻懶爲六部路都統，斜也副之，宗望爲南京路都統，闍母副之，知樞密院事劉彦宗兼領漢軍都統，自南京入燕山。詔建太祖廟于西京。召耶魯赴京師教授女直字。戊申，有司言權南路軍帥鶻實荅官吏貪縱，詔鞠之。壬子，天清節，宋、夏遣使來賀。丁巳，以闍母爲南京路都統，埽喝副之，宗望爲闍母、劉彦宗兩軍監戰。壬戌，詔曰："今大有年，無儲蓄則何以備饑饉，其令牛一具賦粟一石，每謀克爲一廩貯之。"宋易州戍將韓民毅以軍降，處之蔚州。

十一月庚辰，以降封遼主爲海濱王詔中外。辛卯，南路軍帥司請禁契丹、奚、漢人挾兵器，詔勿禁。以張忠嗣權簽南京中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庚子，宗翰下朔州。甲辰，宗望諸軍及宋郭藥師、張企徽、劉舜仁戰於白河，大破之。蒲莧敗宋兵于古北口。丙午，郭藥師降，燕山州縣悉平。戊申，宗翰克代州。乙卯，中山降。丙辰，宗望破宋兵五千于真定。戊午，宗翰圍太原。耶律余

人，都罰杖打一百。甲申，詔令南京搜求官家豪民所牧養的馬匹，按等級收取，分給各軍。任命耶律固等爲宋報謝使。

八月癸卯，斡魯將遼主帶到京師。甲辰，祭告於太祖廟。丙午，遼主延禧入朝進見，降封爲海濱王。壬子，詔令有關部門選擇善於射箭、勇敢健壯的兵士以防備宋。

九月壬午，廣寧府進獻吉祥禾苗。癸巳，保州路都孛堇加古撒曷犯罪被殺，派孛堇徒單烏烈代替他。

十月甲辰，詔令各將討伐宋。任命諳班勃極烈杲兼領都元帥，移賚勃極烈宗翰兼左副元帥先鋒，經略使完顔希尹爲元帥右監軍，左金吾上將軍耶律余睹爲元帥右都監，從西京攻入太原。六部路軍帥撻懶爲六部路都統，斜也爲副職，宗望爲南京路都統，闍母爲副職，知樞密院事劉彦宗兼領漢軍都統，從南京攻入燕山。詔令在西京建立太祖廟。召耶魯到京師教授女真文字。戊申，有關部門報告權南路軍帥鶻實荅的官吏貪婪放縱，詔令審問。壬子，天清節，宋、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丁巳，以闍母爲南京路都統，埽喝爲副職，宗望爲闍母、劉彦宗兩支軍隊的監戰。壬戌，下詔道："今年是大豐收年，没有儲蓄那靠什麽防備饑荒，可令一頭耕牛出税糧一石，每一謀克建一座倉庫貯藏起來。"宋易州守將韓民毅率軍隊投降，調他到蔚州。

十一月庚辰，將降封遼主爲海濱王的事詔告中外。辛卯，南路軍帥司請求禁止契丹、奚、漢人挾帶兵器，詔令不用禁止。任命張忠嗣權簽南京中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庚子，宗翰攻下朔州。甲辰，宗望各軍與宋郭藥師、張企徽、劉舜仁在白河戰鬥，大破宋兵。蒲莧在古北口打敗宋兵。丙午，郭藥師投降，燕山地區的州縣全部平定。戊申，宗翰攻克代州。乙卯，中山投降。丙辰，宗望在真定攻破宋兵五千人。戊午，宗翰包圍太原。耶律余睹在汾河以北攻破宋河東、陜西的援兵。甲子，宗

睹破宋河東、陝西援兵于汾河北。甲子，宗望克信德府。

四年春正月丁卯朔，始朝日。降臣郭藥師、董才皆賜姓完顔氏。戊辰，宗弼取湯陰，大臭攻下濬州，迪古補取黎陽。己巳，諸軍渡河。庚午，取滑州。宗望使吴孝民等入汴，問宋取首謀平山者童貫、譚稹、詹度及張覺等。宋太上皇帝出奔。癸酉，諸軍圍汴。甲戌，宋使李棁來謝罪，且請修好。宗望許宋修好，約質，割三鎮地，增歲幣，載書稱伯侄。戊寅，宋以康王構、少宰張邦昌爲質。辛巳，宋上誓書、地圖，稱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癸未，諸軍解圍。

二月丁酉朔，夜，宋將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宗望營，敗之。己亥，復進師圍汴。宋使宇文虚中以書來，改以肅王樞爲質，遣康王構歸。師還。壬子，以滑、濬二州與宋。宗翰定威勝軍，攻下隆德府。丁巳，次澤州。海濱王家奴誣其主欲亡去，詔誅其首惡，餘并杖之。

三月癸未，銀术可圍太原，宗翰還西京。

四月癸卯，宗望使宗弼來奏捷。乙丑，耿守忠等大敗宋兵于西都谷。

五月辛未，宋种師中以兵出井陘。癸酉，完顔活女敗之于殺熊嶺，斬師中於陣。是日，拔离速敗宋姚古軍於隆州谷。

六月丙申朔，高麗國王王楷奉表稱藩。庚戌，宗望獻所獲三象。庚申，以宗望爲右副元帥。

七月丙寅，遣高伯淑等宣諭高麗。壬申，出金牌，命孛堇大臭以所領渤海軍八猛安爲萬户。戊子，以鐵勒部長奪离剌不從其兄婁里本叛，賜馬十一、豕百、錢五百萬。蕭仲恭使

望攻克信德府。

天會四年春正月丁卯初一，首次舉行祭拜太陽的儀式。降臣郭藥師、董才都賜姓完顔氏。戊辰，宗弼取湯陰，大臭攻下濬州，迪古補取得黎陽。己巳，各軍渡過黄河。庚午，攻取滑州。宗望派吴孝民等進入汴京，向宋索取首先謀劃攻打平山的童貫、譚稹、詹度以及張覺等。宋太上皇帝出逃。癸酉，各軍包圍汴京。甲戌，宋派使者李棁前來請罪，并且請求重修舊好。宗望答應與宋和好，約定人質，割讓三鎮土地，增加每年的錢幣，文書中稱呼伯侄。戊寅，宋用康王趙構、少宰張邦昌爲人質。辛巳，宋進上誓書、地圖，稱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癸未，各軍解圍。

二月丁酉初一，夜，宋將姚平仲率兵四十萬前來襲擊宗望的營寨，將姚平仲打敗。己亥，再次進軍圍困汴京。宋使者宇文虚中携信前來，改用肅王趙樞爲人質，遣返康王趙構。退兵。壬子，將滑、濬二州還給宋。宗翰平定威勝軍，攻下隆德府。丁巳，駐扎澤州。海濱王的家奴誣陷他們的主子想逃跑，詔令殺掉首惡，其餘的都罰杖打。

三月癸未，銀术可包圍太原，宗翰回西京。

四月癸卯，宗望派宗弼前來報捷。乙丑，耿守忠等在西都谷大敗宋兵。

五月辛未，宋种師中將軍隊開出井陘。癸酉，完顔活女在殺熊嶺打敗他，并在陣地上殺死師中。當天，拔离速在隆州谷打敗宋姚古的軍隊。

六月丙申初一，高麗國王王楷奉表稱藩國。庚戌，宗望進獻所繳獲的三頭大象。庚申，以宗望爲右副元帥。

七月丙寅，派遣高伯淑等宣諭高麗。壬申，發出金牌，命令孛堇大臭以所領渤海軍八猛安爲萬户。戊子，因鐵勒部長奪离剌不跟從他哥哥婁里本叛亂，賜給馬十一匹、豬一百頭、錢五百萬。蕭仲恭出使宋回來，將所帶的宋帝給耶律余

宋還，以所持宋帝與耶律余睹蠟書自陳。

八月庚子，詔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望伐宋。宋張灝率兵出汾州，拔离速擊走之。劉臻以兵出壽陽，婁室破之。庚戌，宗翰發西京。辛亥，婁室等破宋張灝軍于文水。癸丑，宗望發保州。是日，耶律鐸破宋兵于雄州，那野等敗宋兵于中山。甲寅，新城縣進白烏。庚申，突撚取新樂。

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經略使張孝純。鶻沙虎取平遥、靈石、孝義、介休諸縣。己巳，復以南京爲平州。辛未，宗望破宋种師閔軍於井陘，取天威軍，克真定，殺其守李邈。

十月，婁室克汾州，石州降。蒲察克平定軍，遼州降。丁未，天清節，高麗、夏遣使來賀。中京進嘉禾。

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趨汴。丙寅，宗望自真定趨汴。戊辰，宗翰下威勝軍。癸酉，撒剌荅破天井關。乙亥，宗翰克隆德府。活女渡盟津。西京、永安軍、鄭州皆降。庚辰，宗翰克澤州。宗望諸軍渡河，臨河、大名二縣、德清軍、開德府皆下。丙戌，克懷州。是日，宗望至汴。

閏月壬辰朔，宋出兵拒戰，宗望等擊敗之。癸巳，宗翰至汴。丙辰，克汴城。庚申，以高隨充高麗生日使。辛酉，宋主桓出居青城。

十二月癸亥，宋主桓降，是日，歸于汴城。庚辰，詔曰："朕惟國家，四境雖遠而兵革未息，田野雖廣而畎畝未闢，百工略備而禄秩未均，方貢僅修而賓館未贍。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務本業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

睹的密信交出。

八月庚子，詔令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望討伐宋。宋張灝率兵從汾州出發，拔离速擊退他。劉臻將軍隊開出壽陽，婁室打敗他。庚戌，宗翰由西京出發。辛亥，婁室等在文水打敗宋張灝的軍隊。癸丑，宗望由保州出發。這天，耶律鐸在雄州打敗宋兵。那野等在中山擊敗宋兵。甲寅，新城縣進獻白烏。庚申，突撚攻取新樂。

九月丙寅，宗翰攻克太原，活捉經略使張孝純。鶻沙虎取平遥、靈石、孝義、介休各縣。己巳，重新稱南京爲平州。辛未，宗望在井陘擊破宋种師閔的軍隊，奪取天威軍，攻克真定，殺死真定太守李邈。

十月，婁室攻克汾州，石州守軍投降。蒲察攻克平定軍，遼州守軍投降。丁未，天清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中京進獻吉祥禾苗。

十一月甲子，宗翰從太原前往汴京。丙寅，宗望從真定前往汴京。戊辰，宗翰攻下威勝軍。癸酉，撒剌荅攻破天井關。乙亥，宗翰攻克隆德府。活女渡過盟津。西京、永安軍、鄭州都投降。庚辰，宗翰攻克澤州。宗望各軍渡黄河，臨河、大名二縣、德清軍、開德府都被攻下。丙戌，攻克懷州。這天，宗望到達汴京。

閏月壬辰初一，宋出兵抵抗，宗望等擊敗它。癸巳，宗翰到達汴京。丙辰，攻克汴城。庚申，以高隨充任高麗生日使。辛酉，宋主趙桓出居青城。

十二月癸亥，宋主趙桓投降，當天，回到汴城。庚辰，下詔道："朕考慮我們國家，四方疆域雖遠而戰争未停息，田野雖廣闊而土地未開墾，百官大略具備而俸禄未均衡，各方貢物雖進貢而賓館未充足。這些都出於民力，假如不務本業而游手好閑，要想上下都富足，可能得到麼?

可得乎？其令所在長吏，敦勸農功。”

五年正月辛卯朔，高麗、夏遣使來賀。癸巳，宗翰、宗望使使以宋降表來上。乙未，知樞密院事劉彦宗上表，請復立趙氏，不聽。丁巳，回鶻喝里可汗遣使入貢。

二月丙寅，詔降宋二帝為庶人。

三月丁酉，立宋太宰張邦昌為大楚皇帝。割地賜夏國。

四月乙酉，克陜府，取虢州。丙戌，以六部路都統撻懶為元帥左監軍，南京路都統闍母為元帥左都監。宗翰、宗望以宋二帝歸。己丑，詔曰：“合蘇館諸部與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後同姓為婚者，離之。”

五月庚寅朔，宋康王構即位於歸德。宋殺張邦昌。婁室降解、絳、慈、隰、石、河中、岢嵐、寧化、保德、火山諸城。撻懶徇地山東，下密州。迪虎下單州，廣信軍降。

六月庚申，詔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畫，重念其民或見城邑有被殘者，不無疑懼，遂命堅守。若即討伐，生靈可愍。其申諭以理，招輯安全之。儻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蕩毁者，底于罰。”庚辰，右副元帥宗望薨。漢國王宗傑繼薨。

七月甲午，賜宗翰券書，除反逆外，咸貫勿論。以石州戍將烏虎棄城喪師，杖之，削其官。

八月戊寅，以宋捷，遣耶律居謹等充宣慶使使高麗。丙戌，以宗輔為右副元帥。詔曰：“河北、河東郡縣職員多闕，宜開貢舉取士，以安新民。其南北進士，各以所業試之。”

九月丁未，詔曰：“內地諸路，每耕牛一具賦粟五斗，以備歉歲。”辛亥，賜元帥右監軍完顔希尹、萬户

可命令各地的長官，鼓勵農業生産。”

天會五年正月辛卯初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癸巳，宗翰、宗望派使者以宋的降表送來進上。乙未，知樞密院事劉彦宗上表，請求再立趙氏，不同意。丁巳，回鶻喝里可汗派遣使節來進貢。

二月丙寅，下詔廢黜宋二帝爲平民。

三月丁酉，立宋太宰張邦昌爲大楚皇帝。割地賜給夏國。

四月乙酉，攻克陜府，奪取虢州。丙戌，以六部路都統撻懶爲元帥左監軍，南京路都統闍母爲元帥左都監。宗翰、宗望送宋二帝歸來。己丑，下詔道：“合蘇館各部落與新近歸附的人民，在投降歸附以後同姓結婚的，都離婚。”

五月庚寅初一，宋康王趙構在歸德即位。宋殺死張邦昌。婁室迫使解、絳、慈、隰、石、河中、岢嵐、寧化、保德、火山各城投降。撻懶進軍山東，攻下密州。迪虎攻下單州，廣信軍投降。

六月庚申，下詔道：“從黄河以北，如今既已劃界，一再考慮那裏的民衆看到城市有被殘破的，不無疑慮恐懼，於是命令堅守。假若立即討伐，生靈可憐。可用道理解釋，招集招降他們。倘若固執不改，自當進行討伐。如果各軍敢以擄掠爲利肆行破壞的，給以懲罰。”庚辰，右副元帥宗望去世。漢國王宗傑接着也去世。

七月甲午，賜宗翰券書，除反叛外，都赦免不論。因石州守將烏虎放棄城市并損失軍隊，罰杖打，削官。

八月戊寅，以討伐宋取得勝利，派遣耶律居謹等充任宣慶使出使高麗。丙戌，以宗輔爲右副元帥。下詔道：“河北、河東各郡縣職官多缺員，應該開貢舉録取進士，以安撫新來的百姓。南北方的進士，各以所學進行考試。”

九月丁未，下詔道：“內地各路，每耕牛一頭出税糧五斗，以防備歉收年份。”辛亥，賜元帥右監軍完顔希尹、萬户銀术可鐵券誓書，除大

銀术可券書，除赦所不原，餘并勿論。闍母取河間，大敗宋兵于莫州，雄州降。撻懶克祁州，永寧軍、保州、順安軍皆降。

冬十月丁卯，沙州回鶻活剌散可汗遣使入貢。辛未，天清節，高麗、夏遣使來賀。宋二帝自燕徙居于中京。

十二月丙寅，右副元帥宗輔伐宋，徇地淄、青。烏林荅泰欲敗宋將李成于淄州。趙州降。阿里刮徇地濬州，敗敵兵，遂取滑州。乙亥，西南路都統斡魯薨。己卯，賽里下汝州。

六年正月丙戌朔，高麗、夏遣使來賀。宗弼破宋鄭宗孟軍于青州。銀术可取鄧州。薩謀魯入襄陽。拔离速入均州。馬五取房州。癸巳，克青州。癸卯，闍母克濰州。丁未，迪古補敗宋將趙子昉兵。撒离喝敗宋兵于河上。甲寅，宋將馬括兵次樂安，宗輔擊敗之，聞宋主在維揚，以農時還師。宗弼敗宋兵于河上。

二月乙卯朔，拔离速取唐州，癸亥，取蔡州。己巳，移剌古敗宋將臺宗雋等兵于大名。庚午，再破其軍，獲臺宗雋及宋忠。甲戌，拔离速取陳州。癸未，克潁昌府。鄭州叛入于宋，復取鄭州。遷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于河北。宗翰復遣婁室攻下同、華、京兆、鳳翔，擒宋經制使傅亮。阿鄰破河中。斡魯入馮翊。

三月壬辰，命南路軍帥實古迺，籍節度使完顏慎思所領諸部及未置猛安謀克户來上。己酉，撻懶下恩州。

五月戊戌，移沙土古思以本部來附。

六月己未，詔求祖宗遺事。撻懶遣兵徇下磁州、信德府。真定賊自稱

赦所不赦免的罪行以外，其餘都不論罪。闍母攻取河間，在莫州大敗宋兵，雄州投降。撻懶攻克祁州，永寧軍、保州、順安軍都投降。

冬十月丁卯，沙州回鶻活剌散可汗派遣使節進貢。辛未，天清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將宋二帝從燕遷移到中京。

十二月丙寅，右副元帥宗輔討伐宋，進攻淄、青。烏林荅泰欲在淄州打敗宋將李成。趙州投降。阿里刮進攻濬州，打敗敵兵，奪取了滑州。乙亥，西南路都統斡魯去世。己卯，賽里攻下汝州。

天會六年正月丙戌初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宗弼在青州打敗宋鄭宗孟的軍隊。銀术可奪取鄧州。薩謀魯攻入襄陽。拔离速攻入均州。馬五奪取房州。癸巳，攻克青州。癸卯，闍母攻克濰州。丁未，迪古補擊敗宋將趙子昉的軍隊。撒离喝在黄河上打敗宋兵。甲寅，宋將馬括的軍隊駐扎在樂安，宗輔將它擊敗，得知宋主在維揚，因到農耕季節所以回兵。宗弼在黄河邊打敗宋兵。

二月乙卯初一，拔离速奪取唐州，癸亥，又攻取蔡州。己巳，移剌古在大名打敗宋將臺宗雋等軍。庚午，再次打敗宋軍，俘虜了臺宗雋和宋忠。甲戌，拔离速攻取陳州。癸未，攻克潁昌府。鄭州叛變回歸到宋，再次奪取鄭州。遷移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的百姓到黄河以北。宗翰再派婁室攻下同、華、京兆、鳳翔，擒獲宋的經制使傅亮。阿鄰攻破河中。斡魯進入馮翊。

三月壬辰，命令南路軍帥實古迺，統計節度使完顏慎思所領各部落以及尚未設置猛安謀克的户口呈上。己酉，撻懶攻下恩州。

五月戊戌，移沙土古思率本部落前來歸附。

六月己未，下詔訪求祖宗的遺事。撻懶派兵攻下磁州、信德府。真定有盜賊自稱元帥、秦

元帥、秦王，撒离喝討平之。

七月乙巳，宋主遣使奉表請和，詔進兵伐之。以宋二庶人赴上京。

八月乙卯，婁室敗宋兵于華州，訛特剌破敵于渭水，遂取下邽。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見太祖廟，遂入見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是日，告于太祖廟。以州郡職員名稱及俸給因革詔中外。

九月辛丑，繩果等敗宋兵于蒲城。甲申，又破敵於同州。乙丑，取丹州。

十月丙寅，天清節，高麗、夏遣使來賀。癸酉，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薨。丁丑，蒲察、婁室敗宋兵于臨真。戊寅，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韓州。庚辰，宗翰、宗輔會于濮，伐宋。

十一月庚寅，蒲察、婁室取延安府。壬辰，賑移懶路。乙未，取濮州。綏德軍降。婁室再攻晉寧軍，其守徐徽言固守，不能克。

十二月丙辰，宗弼取開德府。丁卯，宗輔克大名府。鶻沙虎敗宋兵于鞏。

七年正月庚辰朔，高麗、夏遣使來賀。辛巳，吴國王闍母薨。甲午，以西京留守韓企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

二月戊辰，宋麟府路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降。己巳，婁室、塞里、鶻沙虎等破晉寧軍，其守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庚午，率衆潰圍走，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降將折可求諭之降，指可求大駡，出不遜語，遂殺之。其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盡殺之。甲戌，詔禁醫巫閭山遼代山陵樵采。

三月己卯朔，日中有黑子。壬

王，撒离喝討伐并平定他們。

七月乙巳，宋主派使者上表請和，下詔進兵討伐。將宋徽、欽二帝押赴上京。

八月乙卯，婁室在華州擊敗宋兵，訛特剌在渭水攻破敵軍，奪取下邽。丁丑，讓宋徽、欽二帝穿白衣服拜見太祖廟，到乾元殿進見，封其父叫昏德公、子叫重昏侯。當天，到太祖廟祭告。將州郡職員的名稱及俸禄的因革變化詔告朝廷内外。

九月辛丑，繩果等在蒲城打敗宋兵。甲申，又在同州攻破敵軍。乙丑，奪取丹州。

十月丙寅，天清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癸酉，知樞密院事劉彥宗去世。丁丑，蒲察、婁室在臨真打敗宋兵。戊寅，將昏德公、重昏侯遷移到韓州。庚辰，宗翰、宗輔在濮會合，討伐宋。

十一月庚寅，蒲察、婁室攻取延安府。壬辰，賑濟移懶路。乙未，奪取濮州。綏德軍投降。婁室再攻晉寧軍，該軍守令徐徽言固守城池，未能攻克。

十二月丙辰，宗弼攻取開德府。丁卯，宗輔攻克大名府。鶻沙虎在鞏打敗宋兵。

天會七年正月庚辰初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辛巳，吴國王闍母去世。甲午，任命西京留守韓企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

二月戊辰，宋麟府路安撫使折可求率麟、府、豐三州投降。己巳，婁室、塞里、鶻沙虎等攻破晉寧軍，守令徐徽言占據子城抵抗。庚午，率領大家突圍逃跑，被擒獲。讓他下拜，不拜。用兵器臨身，身體不動。命已投降的將領折可求勸他投降，徐徽言指着可求大駡，説出不恭敬的話，於是將他殺死。晉寧軍的統制孫昂及兵士都不屈服，全被殺掉。甲戌，下詔禁止到醫巫閭山遼代的陵墓去打柴。

三月己卯初一，太陽中有黑子。壬寅，詔令

寅，詔軍興以來，良人被略爲驅者，聽其父母夫妻子贖之。尚書左僕射高楨罷。

四月，蒲察、婁室取鄜、坊二州。

五月乙卯，拔离速等襲宋主于揚州。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庚午，宗弼敗宋兵于睢陽。辛未，降其城。是月，曹州降。

十月丙子朔，京兆府降。丁丑，鞏州降。庚寅，天清節，高麗、夏遣使來賀。丁酉，阿里、當海、大臭破敵于壽春。己亥，安撫使馬世元以城降。甲辰，廬州降。

十一月庚戌，徙曷蘇館都統司治寧州。乙卯，高麗遣使來貢。丙辰，宗弼取和州。壬戌，宗弼渡江，敗宋副元帥杜充軍于江寧。丁卯，守臣陳邦光以城降。

十二月丙戌，宗弼取湖州。丁亥，克杭州。阿里、蒲盧渾追宋主于明州。越州降。大臭敗宋樞密使周望于秀州，又敗宋兵于杭州東北。戊戌，阿里、蒲盧渾敗宋兵于東關，遂濟曹娥江。壬寅，敗宋兵于高橋。宋主入于海。

八年正月甲辰朔，高麗、夏遣使來賀。丁巳，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企先爲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己未，阿里、蒲盧渾克明州，執其守臣趙伯諤。庚申，詔曰："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權貴之家者，悉出還本貫。"阿魯補、斜里也下太平、順昌及濠州。是月，宋副元帥杜充以其衆降。

二月乙亥，宗弼還自杭州。庚寅，取秀州。戊戌，取平江。

汴京亂，三月丁卯，大迪里復取之。宗弼及宋韓世忠戰于鎮江，不

自戰争爆發以來，平民被擄掠做驅丁奴僕的，允許父母丈夫妻子兒女贖回。尚書左僕射高楨被罷官。

四月，蒲察、婁室攻取鄜、坊二州。

五月乙卯，拔离速等在揚州襲擊宋主。

九月丙午初一，發生日食。庚午，宗弼在睢陽打敗宋兵。辛未，迫使該城投降。當月，曹州投降。

十月丙子初一，京兆府投降。丁丑，鞏州投降。庚寅，天清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丁酉，阿里、當海、大臭在壽春攻破敵軍。己亥，安撫使馬世元以城投降。甲辰，廬州投降。

十一月庚戌，遷曷蘇館都統司的治所到寧州。乙卯，高麗派遣使節前來進貢。丙辰，宗弼攻取和州。壬戌，宗弼渡長江，在江寧打敗宋副元帥杜充的軍隊。丁卯，守臣陳邦光以城投降。

十二月丙戌，宗弼攻取湖州。丁亥，攻克杭州。阿里、蒲盧渾到明州追擊宋主。越州守軍投降。大臭在秀州擊敗宋樞密使周望，又在杭州東北打敗宋兵。戊戌，阿里、蒲盧渾在東關打敗宋兵，渡過曹娥江。壬寅，在高橋打敗宋兵。宋主坐船入海。

天會八年正月甲辰初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丁巳，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企先爲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己未，阿里、蒲盧渾攻克明州，捉住守臣趙伯諤。庚申，下詔道："逃避差役的民衆，以低微的價錢賣身權貴之家的，全部放回原籍貫。"阿魯補、斜里也攻下太平、順昌及濠州。當月，宋副元帥杜充率其人馬投降。

二月乙亥，宗弼自杭州回朝。庚寅，攻取秀州。戊戌，攻取平江。

汴京叛亂，三月丁卯，大迪里又奪取它。宗弼在鎮江與宋韓世忠作戰，被打敗。

利。

四月丙申，復戰于江寧，敗之。諸軍渡江。是日，阿魯補戰于拓皋，己亥，周企戰于壽春，辛丑，婁室戰于淳化，皆勝之。醴州降，遂克郊州。

四月丙申，再度在江寧戰鬥，打敗敵人。各軍渡長江。當天，阿魯補在拓皋作戰，己亥，周企在壽春作戰，辛丑，婁室在淳化作戰，都取得勝利。醴州守軍投降，攻克郊州。

五月癸卯，禁私度僧尼及繼父繼母之男女無相嫁娶。戊申，詔曰："河北、河東簽軍，其家屬流寓河南被俘掠爲奴婢者，官爲贖之，俾復其業。"

五月癸卯，禁止私下剃度僧尼，及繼父繼母的兒女不能相互嫁娶。戊申，下詔道："河北、河東的簽軍，他們的家屬流亡到河南而被俘被掠當奴婢的，官府給贖回，使他們恢復各自的職業。"

六月壬申，詔遣遼統軍使耶律曷禮質、節度使蕭别离剌等十人，分治新附州鎮。癸酉，詔以昏德公六女爲宗婦。

六月壬申，下詔派遣遼統軍使耶律曷禮質、節度使蕭别离剌等十人，分别治理新歸附的州鎮。癸酉，詔以昏德公的六女爲皇族婦。

七月辛亥，詔給泰州都統婆盧火所部諸謀克甲胄各五十。先遣婁室經略陝西，所下城邑叛服不常，其監戰阿盧補請益兵。帥府會諸將議曰："兵威非不足，綏懷之道有所未盡。誠得位望隆重、恩威兼濟者以往，可指日而定。若以皇子右副元帥宗輔往，爲宜。"以聞。詔曰："婁室往者所向輒克，今使專征陝西，淹延未定，豈倦于兵而自愛耶？關、陝重地，卿等其戮力焉。"丁卯，上如東京温湯。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鶻里改路。

七月辛亥，下詔給泰州都統婆盧火所部屬的諸謀克甲胄各五十副。先前派遣婁室統轄陝西，所攻下的城市或叛或服，反覆無常，監戰阿盧補請增加軍隊。元帥府會同各將領計議道："軍隊的威力不是不足，而是安撫的措施有所未盡。要真能得到地位聲望很高、恩威兼施的人前往，可以指日而定。若派皇子右副元帥宗輔前往，最爲合適。"將這提議奏聞。下詔道："婁室以往所向都能克敵，如今讓他專門征討陝西，拖延未能平定，難道是倦於軍事而明哲保身麽？關、陝重地，卿等要努力。"丁卯，皇上前往東京温泉。遷移昏德公、重昏侯到鶻里改路。

九月戊申，立劉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都大名府。辛酉，諳班勃極烈、都元帥杲薨。癸亥，宗輔等敗宋張浚軍于富平。耀州降。乙丑，鳳翔府降。

九月戊申，立劉豫爲大齊皇帝，世代奉行兒子的禮儀，建都大名府。辛酉，諳班勃極烈、都元帥杲逝世。癸亥，宗輔等在富平打敗宋張浚的軍隊。耀州投降。乙丑，鳳翔府投降。

十月乙亥，上至自東京。齊帝劉豫遣使謝封册。甲申，天清節，齊、高麗、夏遣使來賀。以鐵驪突离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遼、宋官上本國誥命，等第换授。

十月乙亥，皇上從東京歸來。齊帝劉豫派遣使節來感謝册封。甲申，天清節，齊、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以鐵驪突离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令遼、宋投降的官員進上本國的任命，依同級换授官職。

十一月甲辰，宗輔下涇州。丁

十一月甲辰，宗輔攻下涇州。丁未，渭州投

未，渭州降。敗宋劉倪軍于瓦亭。戊申，原州降。宋涇原路統制張中孚、知鎮戎軍李彦琦以衆降。馬五等擊宋吴玠軍于隴州。庚戌，以遥鎮節度使烏克壽等為齊劉豫生日使。癸亥，宗輔以陝西事狀聞，詔獎諭之。

降。在瓦亭打敗宋劉倪的軍隊。戊申，原州投降。宋涇原路統制張中孚、知鎮戎軍李彦琦率人馬投降。馬五等在隴州攻打宋吴玠的軍隊。庚戌，以遥鎮節度使烏克壽等爲齊劉豫生日使。癸亥，宗輔將陝西的狀況奏報，下詔獎勵。

十二月丁丑，完顏婁室薨。乙酉，宗輔敗宋劉維輔軍。壬辰，熙州降。

十二月丁丑，完顏婁室去世。乙酉，宗輔擊敗宋劉維輔的軍隊。壬辰，熙州投降。

九年正月己亥朔，齊、高麗、夏遣使來賀。戊申，命以徒門水以西，渾疃、星顯、僝蠢三水以北閑田，給曷懶路諸謀克。辛亥，蒲察鶻拔魯、完顏忒里討張萬敵于白馬湖，陷于敵。癸丑，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立愛為侍中，知樞密院張忠嗣為宣政殿大學士、知三司使事。宗弼、阿盧補撫定鞏、洮、河、樂、西寧、蘭、廓、積石等州。涇原、熙河兩路皆平。

天會九年正月己亥初一，齊、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戊申，命令將徒門水以西，渾疃、星顯、僝蠢三水以北的閑田，劃給曷懶路各謀克。辛亥，蒲察鶻拔魯、完顏忒里到白馬湖討伐張萬敵，陷於敵人包圍中。癸丑，任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立愛爲侍中，知樞密院張忠嗣爲宣政殿大學士、知三司使事。宗弼、阿盧補安撫平定了鞏、洮、河、樂、西寧、蘭、廓、積石等州。涇原、熙河兩路都已平定。

四月己卯，詔："新徙戍邊户，匱于衣食，有典質其親屬奴婢者，官為贖之。户計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户為四口。又乏耕牛者，給以官牛，别委官勸督田作。戍户及邊軍資糧不繼，糴粟于民而與賑恤。其續遷戍户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地種藝，俟畢穫而行，及來春農時，以至戍所。"

四月己卯，下詔："新近遷移的戍邊户，衣食缺乏，有抵押自己的親屬奴婢的，官府爲他們贖回。按户計人口衹有兩三個的，以官奴婢補充，使每户爲四口。又缺乏耕牛的，給以官牛，另行派官鼓勵督促耕種。戍户及邊軍口糧接不上，可以向老百姓買糧而給以賑濟。繼續遷移的戍户還在半路的，暫時停止前進，就在該地種植，等收割結束後再走，到來年春天農耕時，抵達戍守的地方。"

五月丙午，分遣使者諸路勸農。

五月丙午，分别派使者到各路鼓勵農業生產。

六月壬辰，賜昏德公、重昏侯時服各兩襲。

六月壬辰，賜給昏德公、重昏侯時令服裝各兩套。

八月辛巳，回鶻限欲遣使來貢。

八月辛巳，回鶻限欲派遣使節前來進貢。

九月己酉，和州回鶻執耶律大石之黨撒八、迪里、突迭來獻。

九月己酉，和州回鶻捉住耶律大石的同黨撒八、迪里、突迭前來進獻。

十月戊寅，天清節，齊、高麗、夏遣使來賀。撒离喝攻下慶陽。慕洧以環州降。宗弼與宋吴玠戰于和尚

十月戊寅，天清節，齊、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撒离喝攻下慶陽。慕洧率環州投降。宗弼與宋吴玠在和尚原戰鬥，宗弼戰敗。

原，敗績。

十一月己未，遷趙氏疏屬于上京。以陝西地賜齊。

十年正月癸巳朔，齊、高麗、夏遣使來賀。己酉，齊表謝賜地。壬子，詔曰："昔遼人分士庶之族，賦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

二月庚午，賑上京路戍邊猛安民。

四月丁卯，詔："諸良人知情嫁奴者，聽如故為妻；其不知而嫁者，去住悉從所欲。"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宗翰朝京師。庚午，以太祖孫亶為諳班勃極烈，皇子宗磐為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勃極烈宗幹為國論左勃極烈，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宗翰為國論右勃極烈兼都元帥，右副元帥宗輔為左副元帥。庚寅，聞鴨淥、混同江暴漲，命賑徙戍邊户在混同江者。

閏月辛卯，詔分遣鶻沙虎等十三人閱諸路丁壯，調赴軍。

七月甲午，賑泰州路戍邊户。上如中京。

九月，元帥右都監耶律余睹謀反，出奔。其黨燕京統軍使蕭高六伏誅，蔚州節度使蕭特謀葛自殺。

十月壬寅，天清節，大赦。齊、高麗、夏遣使來賀。上如興中府。齊使使來告母喪。

十一月癸亥，以武良謨為齊吊祭使。癸未，撒离喝請取劍外十三州，從之。部族節度使土古厮捕斬余睹及其諸子，函其首來獻。

十二月庚子，撒离喝克金州。上至自興中府。

十一年正月丁巳朔，齊、高麗、夏遣使來賀。丁卯，撒离喝敗吴玠于饒峰關。戊辰，取洋州。甲戌，入興元府。

十一月己未，遷趙氏的疏遠親屬到上京。將陝西地區賜給齊。

天會十年正月癸巳初一，齊、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己酉，齊上表謝賜地。壬子，下詔道："從前遼人分士族庶族，賦稅差役都有差別，今完全平等。"

二月庚午，賑濟上京路戍邊猛安的民衆。

四月丁卯，下詔道："所有平民知情而嫁給奴隸的，聽從爲妻如前；不知情而嫁的，離不離婚全依從該平民的意願。"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宗翰回京師朝見。庚午，以太祖孫亶爲諳班勃極烈，皇子宗磐爲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勃極烈宗幹爲國論左勃極烈，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宗翰爲國論右勃極烈兼都元帥，右副元帥宗輔爲左副元帥。庚寅，得知鴨淥、混同江暴漲，命令賑濟遷移在混同江的戍邊户。

閏月辛卯，下詔分別派遣鶻沙虎等十三人去查核各路的丁壯男子，徵調參軍。

七月甲午，賑濟泰州路的戍邊户。皇上前往中京。

九月，元帥右都監耶律余睹謀反，出逃。他的同黨燕京統軍使蕭高六被俘殺，蔚州節度使蕭特謀葛自殺。

十月壬寅，天清節，大赦。齊、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皇上前往興中府。齊派使節來告母喪。

十一月癸亥，以武良謨爲齊吊祭使。癸未，撒离喝請求攻取劍門以外的十三州，朝廷同意。部族節度使土古厮捕殺余睹及他的所有兒子，裝着他們的頭顱前來進獻。

十二月庚子，撒离喝攻克金州。皇上從興中府回都。

天會十一年正月丁巳初一，齊、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丁卯，撒离喝在饒峰關打敗吴玠。戊辰，奪取洋州。甲戌，攻入興元府。

二月己亥，元帥府言："承詔賑軍士，臣恐有司錢幣將不繼，請自元帥以下有禄者出錢助給之。"詔曰："官有府庫而取於臣下，此何理耶。其悉從官給。"

二月己亥，元帥府奏道："接受詔旨賑濟軍士，臣擔心有關官府錢幣將會不足，請從元帥以下凡有俸禄的官都出錢資助。"下詔道："官有府庫而要從臣下搜取，這是什麽道理呢。所需全部由官府供給。"

八月甲申，黄龍府置錢帛司。戊子，趙愣誣告其父昏德公謀反，愣及其婿劉文彦伏誅。戊戌，詔曰："比以軍旅未定，嘗命帥府自擇人授官，今并從朝廷選注。"

八月甲申，黄龍府設置錢帛司。戊子，趙愣誣告他父親昏德公謀反，趙愣及他的女婿劉文彦被殺。戊戌，下詔道："近因軍事局勢未定，曾命令由元帥府自己擇人授官，從今後全部從朝廷選派。"

十月丙申，天清節，齊、高麗、夏遣使來賀。

十月丙申，天清節，齊、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

十一月丙寅，賑移懶路。宗弼克和尚原。

十一月丙寅，賑濟移懶路。宗弼攻克和尚原。

十二月癸未，賑曷懶路。

十二月癸未，賑濟曷懶路。

十二年正月辛亥朔，齊、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子，初改定制度，詔中外。丙寅，如東京。

天會十二年正月辛亥初一，齊、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甲子，首次改定制度，通告朝廷内外。丙寅，前往東京。

二月丁酉，撒离喝敗宋吴玠軍于固鎮。

二月丁酉，撒离喝在固鎮打敗宋吴玠的軍隊。

四月，至自東京。

四月，從東京回都。

六月甲午，以阿盧補爲元帥右都監。

六月甲午，任命阿盧補爲元帥右都監。

十月庚寅，天清節，齊、高麗、夏遣使來賀。

十月庚寅，天清節，齊、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

十三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己巳，上崩于明德宫，年六十一。庚午，諳班勃極烈即皇帝位于柩前。三月庚辰，上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乙酉，葬和陵。皇統四年，改號恭陵。五年，增上尊謚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貞元三年十一月戊申，改葬于大房山，仍號恭陵。

天會十三年正月丙午初一，發生日食。己巳，皇上在明德宫逝世，享年六十一。庚午，諳班勃極烈在靈柩前即皇帝位。三月庚辰，上尊謚叫文烈皇帝，廟號太宗。乙酉，葬在和陵。皇統四年，改稱恭陵。五年，增上尊謚叫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貞元三年十一月戊申，改葬到大房山，仍舊稱恭陵。

贊曰：天輔草創，未遑禮樂之事。太宗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翰、宗望總戎事。既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纘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摹，至是始定。在位十

贊曰：太祖在天輔時初建國家，没有來得及考慮制禮作樂的事。太宗任命斜也、宗幹處理國政，以宗翰、宗望總管軍事。既已滅遼破宋，便議論禮儀制度，修訂曆法以明時序，以武功繼承，以文事續述，治理國家的法度，到這時纔確

三年，宫室苑籞無所增益。末，聽大臣計，傳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甚難矣。

定。在位十三年，宫室園林没有增加。末年，聽從大臣的計議，傳位給熙宗，使太祖世代繼承不失正統，可説是做到了很難做到的事。

金史卷四

本紀第四

熙　宗

熙宗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諱亶，本諱合剌，太祖孫，景宣皇帝子。母蒲察氏。天輔三年己亥歲生。

天會八年，諳班勃極烈杲薨，太宗意久未决。十年，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完顏希尹入朝，與宗幹議曰："諳班勃極烈虛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剌，先帝嫡孫，當立。"相與請於太宗者再三，乃從之。四月庚午，詔曰"爾為太祖之嫡孫，故命爾為諳班勃極烈，其無自謂冲幼，狎于童戲，惟敬厥德。"諳班勃極烈者，太宗嘗居是官，及登大位，以命弟杲。杲薨，帝定議為儲嗣，故以是命焉。

十三年正月己巳，太宗崩。庚午，即皇帝位。甲戌，詔中外。詔公私禁酒。癸酉，遣使告哀于齊、高麗、夏及報即位，仍詔齊自今稱臣勿稱子。

二月乙巳，追謚太祖后唐括氏曰聖穆皇后，裴滿氏曰光懿皇后。追册太祖妃僕散氏曰德妃，烏古論氏曰賢妃。辛酉，改葬太祖于和陵。

三月己卯，齊、高麗使來吊祭。庚辰，謚大行皇帝曰文烈，廟號太宗。乙酉，葬太宗于和陵。甲午，以

熙宗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名叫亶，本叫合剌，是太祖的孫子，景宣皇帝的兒子。母親是蒲察氏。天輔三年（己亥年）生。

天會八年，諳班勃極烈杲去世，太宗很久没有拿定主意由誰繼任。十年，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完顏希尹入朝，與宗幹商議道："諳班勃極烈空位已久，如今不早些决定，恐怕將來會授給不合適的人。合剌，是先帝的嫡孫，應當立爲繼承人。"一起向太宗再三請求，於是同意他們的意見。四月庚午，下詔道："你是太祖的嫡孫，所以任命你爲諳班勃極烈，不要自認爲還年幼，沉迷於兒童的游戲，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德行。"所謂諳班勃極烈，太宗曾任這個官職，到登皇帝位，將這官職任命弟弟杲。杲死後，皇帝被選定爲繼承人，所以也用這個職位任命。

天會十三年正月己巳，太宗逝世。庚午，即皇帝位。甲戌，詔告中外。詔令公私禁酒。癸酉，派遣使節向齊、高麗、夏報喪及通報即位，詔令齊從今以後稱臣不稱子。

二月乙巳，追謚太祖的皇后唐括氏叫聖穆皇后，裴滿氏叫光懿皇后。追册太祖妃僕散氏叫德妃，烏古論氏叫賢妃。辛酉，改葬太祖到和陵。

三月己卯，齊、高麗的使節前來吊祭。庚辰，謚大行皇帝叫文烈，廟號太宗。乙酉，將太宗葬到和陵。甲午，任命國論勃極烈、都元帥宗

國論右勃極烈、都元帥宗翰為太保，領三省事，封晋國王。戊戌，詔諸國使賜宴，不舉樂。

四月戊午，齊、高麗遣使賀即位。丙寅，昏德公趙佶薨，遣使致祭及賻贈。是月，甘露降于熊岳縣。

五月甲申，左副元帥宗輔薨。

九月壬申，追尊皇考豐王為景宣皇帝，廟號徽宗，皇妣蒲察氏為惠昭皇后。戊寅，尊太祖后紇石烈氏、太宗后唐括氏皆為太皇太后，詔中外。乙酉，改葬徽宗及惠昭后于興陵。

十一月，以尚書令宋國王宗磐為太師。乙亥，初頒曆。己卯，以元帥左監軍完顏希尹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太子少保高慶裔為左丞，平陽尹蕭慶為右丞。己丑，建天開殿于爻剌。

十二月癸亥，始定齊、高麗、夏朝賀、賜宴、朝辭儀。以京西鹿囿賜農民。

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太皇太后于兩宫。齊、高麗、夏遣使來賀。癸酉，頒曆于高麗。丁丑，太皇太后紇石烈氏崩。乙酉，萬壽節，齊、高麗、夏遣使來賀。上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正月十七日。

二月癸卯，上尊謚曰欽憲皇后，葬睿陵。

三月壬午，以太保宗翰、太師宗磐、太傅宗幹并領三省事。丁酉，高麗遣使來吊。

八月丙辰，追尊九代祖以下曰皇帝、皇后，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癸亥，詔齊國與本朝軍民訴訟相關者，文移署年，止用天會。

十月甲寅，以吴激為高麗王生日使，蕭仲恭為齊劉豫回謝并生日正旦

翰爲太保，領三省事，封爲晋國王。戊戌，詔令宴請各國使節，不奏音樂。

四月戊午，齊、高麗派遣使節祝賀即位。丙寅，昏德公趙佶逝世，派遣使者去奠祭及贈送喪葬物。當月，甘露降在熊岳縣。

五月甲申，左副元帥宗輔去世。

九月壬申，追尊亡父豐王爲景宣皇帝，廟號徽宗，亡母蒲察氏爲惠昭皇后。戊寅，尊崇太祖的皇后紇石烈氏、太宗的皇后唐括氏都爲太皇太后，詔告京城内外。乙酉，將徽宗及惠昭后改葬到興陵。

十一月，任命尚書令宋國王宗磐爲太師。乙亥，首次頒布曆法。己卯，任命元帥左監軍完顏希尹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太子少保高慶裔爲左丞，平陽尹蕭慶爲右丞。己丑，在爻剌修建天開殿。

十二月癸亥，首次訂定齊、高麗、夏朝賀、賜宴、朝辭的儀式。將京西的養鹿場賜給農民。

天會十四年正月己巳初一，皇上到兩宫拜見太皇太后。齊、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癸酉，向高麗頒布曆法。丁丑，太皇太后紇石烈氏逝世。乙酉，萬壽節，齊、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皇上本來是七月七日生，因與父親的逝世日相同，改爲正月十七日。

二月癸卯，上尊謚叫欽憲皇后，葬在睿陵。

三月壬午，任命太保宗翰、太師宗磐、太傅宗幹同領三省事。丁酉，高麗派遣使節前來吊喪。

八月丙辰，追尊九代祖以下都叫皇帝、皇后。規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都永不換主。癸亥，詔令齊國與本朝軍民訴訟相互牽涉的，來往文件的署年，祇用天會。

十月甲寅，任命吴激爲高麗王生日使，蕭仲恭爲齊劉豫回謝并生日正旦使。

使。

十五年正月癸亥朔，上朝太皇太后于明德宫。齊、高麗、夏遣使來賀。初用《大明曆》。己卯，萬壽節，齊、高麗、夏遣使來賀。

天會十五年正月癸亥初一，皇上到明德宫拜見太皇太后。齊、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初次使用《大明曆》。己卯，萬壽節，齊、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

六月庚戌，尚書左丞高慶裔、轉運使劉思有罪伏誅。

六月庚戌，尚書左丞高慶裔、轉運使劉思有罪被處死。

七月辛巳，太保、領三省事、晋國王宗翰薨。丙戌夜，京師地震。封皇叔宗雋、宗固，叔祖暈皆爲王。丁亥，汰兵興濫爵。

七月辛巳，太保、領三省事、晋國王宗翰去世。丙戌夜，京師地震。封皇叔宗雋、宗固，叔祖暈都爲王。丁亥，精簡戰爭以來濫賞的官爵。

十月乙卯，以元帥左監軍撻懶爲左副元帥，封魯國王。宗弼右副元帥，封瀋王。知樞密院事兼侍中時立愛致仕。

十月乙卯，任命元帥左監軍撻懶爲左副元帥，封爲魯國王。宗弼爲右副元帥，封爲瀋王。知樞密院事兼侍中時立愛退休。

十一月丙午，廢齊國，降封劉豫爲蜀王，詔中外。置行臺尚書省于汴。

十一月丙午，廢除齊國，降封劉豫爲蜀王，詔告中外。在開封設置行臺尚書省。

十二月戊辰，劉豫上表謝封爵。癸未，詔改明年爲天眷元年。大赦。命韓昉、耶律紹文等編修國史。以昻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蜀王劉豫臨潢府。

十二月戊辰，劉豫上表謝封爵。癸未，下詔改明年爲天眷元年。大赦。命令韓昉、耶律紹文等編修國史。任命昻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將蜀王劉豫遷到臨潢府。

天眷元年正月戊子朔，上朝明德宫。高麗、夏遣使來賀。頒女直小字。封大司空昱爲王。甲辰，萬壽節，高麗、夏遣使來賀。

天眷元年正月戊子初一，皇上朝見明德宫。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頒布女真小字。封大司空昱爲王。甲辰，萬壽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

二月壬戌，上如爻剌春水。乙丑，幸天開殿。己巳，詔罷來流水、混同江護邏地，與民耕牧。

二月壬戌，皇上往爻剌游獵。乙丑，駕臨天開殿。己巳，下詔撤銷來流水、混同江的護守巡邏地，交給老百姓耕種放牧。

三月庚寅，以禁苑隙地分給百姓。戊申，以韓昉爲翰林學士。

三月庚寅，將皇家園苑的空地分給百姓。戊申，任命韓昉爲翰林學士。

四月丁卯，命少府監盧彦倫營建宫室，止從儉素。壬午，朝享于天元殿。立裴滿氏爲貴妃。

四月丁卯，命令少府監盧彦倫營建宫室，要求節儉樸素。壬午，到天元殿朝祭。立裴滿氏爲貴妃。

五月己亥，詔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

五月己亥，下詔用經義、詞賦兩科考録進士。

六月戊午，上至自天開殿。

六月戊午，皇上從天開殿回到京師。

秋七月辛卯，左副元帥撻懶、東

秋七月辛卯，左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宗雋

京留守宗雋來朝。丁酉，按出滸河溢，壞廬舍，民多溺死。壬寅，左丞相希尹罷。

八月甲寅朔，頒行官制。癸亥，回鶻遣使朝貢。己卯，以河南地與宋。以右司侍郎張通古等使江南。以京師為上京，府曰會寧，舊上京為北京。

九月甲申朔，以奭為會寧牧，封鄧王。乙未，詔百官誥命，女直、契丹、漢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漢人。丁酉，改燕京樞密院為行臺尚書省。戊戌，上朝明德宮。甲辰，以奕為平章政事。己酉，省燕中西三京、平州東西等路州縣。辛亥，權行臺左丞相張孝純致仕。

十月甲寅朔，以御前管勾契丹文字李德固為參知政事。丙寅，封叔宗强為紀王，宗敏邢王，太宗子斛魯補等十三人為王。己巳，始禁親王以下佩刀入宮。辛未，定封國制。癸酉，以東京留守宗雋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封陳王。

十一月丙辰，以康宗以上畫像工畢，奠獻于乾元殿。

十二月癸亥，新宮成。甲戌，高麗遣使入貢。丁丑，立貴妃裴滿氏為皇后。

二年正月壬午朔，高麗、夏遣使來賀。戊戌，萬壽節，高麗、夏遣使來賀。以左丞相宗雋為太保、領三省事，進封兗國王。興中尹完顔希尹復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

二月乙未，上如天開殿。

三月丙辰，命百官詳定儀制。

四月甲戌，百官朝參，初用朝服。己卯，宋遣使謝河南地。

五月戊子，太白晝見。乙巳，上至自天開殿。

前來朝見。丁酉，按出滸河泛濫，毁壞房屋，百姓多被淹死。壬寅，左丞相希尹被罷免。

八月甲寅初一，頒布實行官制。癸亥，回鶻派遣使節朝見進貢。己卯，將河南地區劃給宋。派右司侍郎張通古等出使江南。以京師爲上京，府叫會寧，舊上京爲北京。

九月甲申初一，任命奭爲會寧牧，進封爲鄧王。乙未，詔令百官的任命，女真、契丹、漢人各用本族文字，渤海和漢人相同。丁酉，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尚書省。戊戌，皇上去明德宫。甲辰，任命奕爲平章政事。己酉，裁減燕中西三京、平州東西等路的州縣。辛亥，權行臺左丞相張孝純退休。

十月甲寅初一，任命御前管勾契丹文字李德固爲參知政事。丙寅，封叔宗强爲紀王，宗敏爲邢王，太宗子斛魯補等十三人爲王。己巳，開始禁止親王以下佩刀進入宫中。辛未，確定封國的制度。癸酉，任命東京留守宗雋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封爲陳王。

十一月丙辰，因康宗以上帝王的畫像全部完成，到乾元殿祭獻。

十二月癸亥，新宫建成。甲戌，高麗派遣使節進貢。丁丑，立貴妃裴滿氏爲皇后。

天眷二年正月壬午初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戊戌，萬壽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任命左丞相宗雋爲太保、領三省事，進封爲兗國王。興中尹完顔希尹重新被任命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

二月乙未，皇上去天開殿。

三月丙辰，命令百官詳細制定禮儀制度。

四月甲戌，百官上朝參拜，首次穿用朝服。己卯，宋派遣使者感謝送還河南地區。

五月戊子，太白星白天出現。乙巳，皇上從天開殿回京。

六月己酉朔，初御冠服。辛亥，吴十謀反，伏誅。己未，上從容謂侍臣曰："朕每閲《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法。"翰林學士韓昉對曰："皆由太宗温顏訪問，房、杜輩竭忠盡誠。其書雖簡，足以爲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賢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來，惟明皇、憲宗可數。明皇所謂有始而無終者。初以艱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開元之治。末年怠于萬機，委政李林甫，奸諛是用，以致天寶之亂。苟能慎終如始，則貞觀之風不難追矣。"上稱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對曰："古之賢君。"上曰："成王雖賢，亦周公輔佐之力。後世疑周公殺其兄，以朕觀之，爲社稷大計，亦不當非也。"

六月己酉初一，首次戴皇冠穿皇服。辛亥，吴十謀反，被殺。己未，皇上從容地對侍臣説："朕每讀《貞觀政要》，看他們君臣討論，大可學習效法。"翰林學士韓昉回答道："都是由於唐太宗和顔悦色地詢問，房玄齡、杜如晦等人竭盡忠誠。那本書雖然簡略，但足以效法。"皇上説："唐太宗固然是一代賢君，唐明皇怎麽樣？"韓昉説："唐從太宗以下，衹有明皇、憲宗值得一談。明皇就是所謂有始而無終的人。當初在艱危中得到皇位，任用姚崇、宋璟，所行都是正道，所以能成就開元之治。末年對國事懈怠，將政務交給李林甫，任用奸邪阿諛奉承的人，所以造成天寶之亂。假如能謹慎地始終如一，那麽貞觀之風不難趕上。"皇上稱贊説得好。又問："周成王是怎麽樣的君主？"韓昉回答説："是古代的賢君。"皇上説："成王雖賢，也因有周公輔佐的功勞。後世懷疑周公殺了他的哥哥，以朕看來，爲了國家的大計，也不應當非議。"

七月辛巳，宋國王宗磐、兖國王宗雋謀反，伏誅。丙戌，以右副元帥宗弼爲都元帥，進封越國王。丁亥，以誅宗磐等詔中外。己丑，以左副元帥撻懶爲行臺左丞相，杜充爲行臺右丞相，蕭寶、耶律暉行臺平章政事。甲午，咸州詳穩沂王暈坐與宗磐謀反，伏誅。辛丑，以太傅、領三省事宗幹爲太師，領三省如故，進封梁宋國王。

七月辛巳，宋國王宗磐、兖國王宗雋謀反而被殺。丙戌，任命右副元帥宗弼爲都元帥，進封爲越國王。丁亥，將殺宗磐等人的事詔告朝廷内外。己丑，任命左副元帥撻懶爲行臺左丞相，杜充爲行臺右丞相，蕭寶、耶律暉爲行臺平章政事。甲午，咸州詳穩沂王暈因與宗磐謀反而被殺。辛丑，任命太傅、領三省事宗幹爲太師，依舊治理三省，進封爲梁宋國王。

八月辛亥，行臺左丞相撻懶、翼王鶻懶及活离胡土、撻懶子斡帶、烏達補謀反，伏誅。丁丑，太白晝見。

八月辛亥，行臺左丞相撻懶、翼王鶻懶及活离胡土、撻懶的兒子斡帶、烏達補謀反而被殺。丁丑，太白星白天出現。

九月戊寅朔，降封太宗諸子。大司空昱罷。丙申，初居新宫。立太祖原廟于慶元宫。壬寅，宋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等，拘倫不遣。以温都思忠諸路廉問。

九月戊寅初一，降封太宗諸子。大司空昱被罷官。丙申，開始住在新宫。在慶元宫建立太祖原廟。壬寅，宋派遣王倫等請求歸還父親趙佶遺體及母親韋氏等，拘留王倫不遣返。以温都思忠爲諸路廉問。

十月癸酉，夏國使來告喪。

十月癸酉，夏國的使節前來報喪。

十二月，豫國公昱薨。

十二月，豫國公昱去世。

三年正月丁丑朔，高麗、夏遣使來賀。癸巳，萬壽節，高麗、夏遣使來賀。以都元帥宗弼領行臺尚書省事。

四月乙巳朔，温都思忠廉問諸路，得廉吏杜遵晦以下百二十四人，各進一階，貪吏張軫以下二十一人皆罷之。癸丑，蜀國公完顏銀术哥薨。丁卯，上如燕京。

五月丙子，詔元帥府復取河南、陝西地。己卯，詔册李仁孝為夏國王。命都元帥宗弼以兵自黎陽趨汴，右監軍撒离合出河中趨陝西。是月，河南平。

六月，陝西平。上次凉陘。大旱。使蕭彦讓、田瑴决西京囚。

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乙卯，宗弼遣使奏河南、陝西捷。丁卯，詔文武官五品以上致仕，給俸禄之半，職三品者仍給傔人。

八月辛巳，招撫諭陝西五路。壬午，初定公主、郡縣主及駙馬官品。

九月壬寅朔，宗弼來朝。戊申，上至燕京。己酉，親饗太祖廟。庚申，宗弼還軍中。夏國遣使謝賻贈。癸亥，殺左丞相完顏希尹、右丞蕭慶及希尹子昭武大將軍把搭、符寶郎漫帶。戊辰，夏國遣使謝封册。

十一月癸丑，以孔子四十九代孫璠襲封衍聖公。癸亥，以都點檢蕭仲恭為尚書右丞，前西京留守昂為平章政事。甲子，行臺尚書右丞相杜充薨。

十二月乙亥，都元帥宗弼上言宋將岳飛、張俊、韓世忠率衆渡江，詔命擊之。丁丑，地震。己亥，以元帥左監軍阿离補為左副元帥，右監軍撒离合為右副元帥。

皇統元年正月辛丑朔，高麗、夏

天眷三年正月丁丑初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癸巳，萬壽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以都元帥宗弼領行臺尚書省事。

四月乙巳初一，温都思忠察訪各路，訪得廉吏杜遵晦以下一百二十四人，各進官一階，貪吏張軫以下二十一人都予罷免。癸丑，蜀國公完顏銀术哥去世。丁卯，皇上前往燕京。

五月丙子，詔令元帥府重新攻取河南、陝西地區。己卯，下詔册封李仁孝爲夏國王。命令都元帥宗弼帶兵從黎陽前往汴京，右監軍撒离合出河中奔赴陝西。當月，河南被平定。

六月，陝西被平定。皇上駐扎在凉陘。大旱。派蕭彦讓、田瑴去審理西京的罪犯。

秋七月癸卯初一，發生日食。乙卯，宗弼派遣使者上奏河南、陝西之捷報。丁卯，詔令五品以上的文武官退休，發給一半俸禄，曾任三品職的官仍配給侍從。

八月辛巳，招撫告諭陝西五路。壬午，首次規定公主、郡縣主及駙馬的官品。

九月壬寅初一，宗弼前來朝見。戊申，皇上到達燕京。己酉，親自祭祀太祖廟。庚申，宗弼回到軍中。夏國派使節來致謝贈給喪葬品。癸亥，殺左丞相完顏希尹、右丞蕭慶及希尹的兒子昭武大將軍把搭、符寶郎漫帶。戊辰，夏國派遣使節感謝封册。

十一月癸丑，以孔子四十九代孫孔璠襲封衍聖公。癸亥，任命都點檢蕭仲恭爲尚書右丞，前西京留守昂爲平章政事。甲子，行臺尚書右丞相杜充去世。

十二月乙亥，都元帥宗弼報告宋將岳飛、張俊、韓世忠率兵渡長江，詔命迎擊。丁丑，發生地震。己亥，任命元帥左監軍阿离補爲左副元帥，右監軍撒离合爲右副元帥。

皇統元年正月辛丑初一，高麗、夏派遣使節

遣使來賀。庚戌，群臣上尊號曰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初御衮冕。癸丑，謝太廟。大赦。改元。丁巳，萬壽節，高麗、夏遣使來賀。己未，初定命婦封號。夏國請置榷場，許之。己巳，封平章政事昂為漆水郡王。

二月戊寅，詔諸致仕官職俱至三品者，俸禄人力各給其半。宗弼克廬州。乙酉，改封海濱王耶律延禧為豫王，昏德公趙佶為天水郡王，重昏侯趙桓為天水郡公。戊子，上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焉。

三月己未，上宴群臣于瑶池殿，適宗弼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稱賀。帝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

四月丙子，以濟南尹韓昉參知政事。辛巳，宗弼請伐江南，從之。

五月己酉，太師、領三省事、梁宋國王宗幹薨。庚戌，上親臨。日官奏，戌、亥不宜哭泣。上曰："君臣之義，骨肉之親，豈可避之。"遂哭之慟，命輟朝七日。

六月甲戌，詔都元帥宗弼與宰執同入奏事。庚寅，行臺平章政事耶律暉致仕。壬辰，有司請舉樂，上以宗幹新喪不允。甲午，衛王宗强薨，上親臨、輟朝如宗幹喪。

七月癸卯，以景宣皇帝忌辰，命尚食徹肉。丙午，以宗弼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如故。己酉，宗弼還軍中。辛亥，參知政事耶律讓罷。

前來慶賀。庚戌，群臣上尊號叫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開始穿戴衮冕。癸丑，到太廟致謝。大赦天下。改换年號。丁巳，萬壽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己未，首次規定給封號婦女的封號名目。夏國請求設置專賣場，允許。己巳，封平章政事昂爲漆水郡王。

二月戊寅，詔令各辭官的人，官階、職事都到三品的，俸禄、人力各給一半。宗弼攻克廬州。乙酉，改封海濱王耶律延禧爲豫王，昏德公趙佶爲天水郡王，重昏侯趙桓爲天水郡公。戊子，皇上親自祭祀孔子廟，向北面兩拜。退出後對侍臣說："朕幼年游蕩佚樂，不知道立志學習，歲月流逝，深感後悔。孔子雖然没有爵位，但是他的學説值得尊崇，讓萬代景仰。大凡要做善事，不可不努力。"從此頗認真地閱讀了《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等書，有時夜以繼日。

三月己未，皇上在瑶池殿宴請群臣，恰逢宗弼派遣使者前來報捷，侍臣多獻詩祝賀。皇帝讀罷說："太平的時代，應當崇尚文化，從古以來要達到大治，都是走這條路。"

四月丙子，任命濟南尹韓昉爲參知政事。辛巳，宗弼請求討伐江南，獲得同意。

五月己酉，太師、領三省事、梁宋國王宗幹去世。庚戌，皇上親臨致哀。日官奏，戌、亥不宜哭泣。皇上說："君臣大義，骨肉親情，哪能迴避。"於是哭得很悲痛，命令停止上朝七天。

六月甲戌，詔令都元帥宗弼與宰相、執政一同入朝奏事。庚寅，行臺平章政事耶律暉辭官。壬辰，有關官司請求奏樂，皇上因宗幹剛死没有准許。甲午，衛王宗强去世，皇上親臨致哀、停止上朝與宗幹喪事類同。

七月癸卯，因是景宣皇帝的逝世紀念日，命令尚食官撤去肉食。丙午，任命宗弼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依舊。己酉，宗弼返回軍隊中。辛亥，參知政事耶律讓被罷官。

九月戊申，上至自燕京。朝太皇太后于明德宫。詔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絹二匹、絮三斤。

是秋，蝗。都元帥宗弼伐宋，渡淮。以書讓宋，宋復書乞罷兵，宗弼以便宜畫淮爲界。

十一月己酉，高麗國賀受尊號。稽古殿火。

十二月癸巳，夏國賀受尊號。天水郡公趙桓乞本品俸，詔賙濟之。左丞勗進先朝《實録》三卷，上焚香立受之。

二年正月乙未朔，高麗、夏遣使來賀。己亥，上獵于來流河。乙巳，命封高麗。丁未，上至自來流河。辛亥，萬壽節，高麗、夏遣使來賀。壬子，衍聖公孔璠薨，子拯襲。

二月丁卯，上如天開殿。甲戌，賑熙河路。戊子，皇子濟安生。辛卯，宋使曹勛來許歲幣銀、絹二十五萬兩、匹，畫淮爲界，世世子孫，永守誓言。改封蜀王劉豫爲曹王。壬辰，以皇子生，赦中外。

三月辛丑，還自天開殿。大雪。丙午，以宗弼爲太傅。丙辰，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衮冕圭册册宋康王爲帝。歸宋帝母韋氏及故妻邢氏、天水郡王并妻鄭氏喪于江南。戊午，立子濟安爲皇太子。

四月丙寅，以臣宋告中外。庚午，五雲樓、重明等殿成。

五月癸巳朔，不視朝。上自去年荒于酒，與近臣飲，或繼以夜。宰相入諫，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飲矣，明日當戒。"因復飲。乙卯，賜宋誓詔。辛酉，宴群臣於五雲樓，皆盡醉而罷。

七月甲午，回鶻遣使來貢。北京、廣寧府蝗。丁酉，賜宗弼金券。

九月戊申，皇上從燕京回都。到明德宫拜見太皇太后。下詔賜給鰥寡孤獨不能養活自己的，每人絹二匹、絮三斤。

這年秋天，發生蝗災。都元帥宗弼討伐宋，渡過淮河。寫信譴責宋，宋回信請求罷兵，宗弼自己作主劃淮河爲界。

十一月己酉，高麗國祝賀接受尊號。稽古殿發生火災。

十二月癸巳，夏國祝賀接受尊號。天水郡公趙桓乞求本品官的俸禄，詔令給予。左丞勗上進先朝《實録》三卷，皇上燒香站立接受。

皇統二年正月乙未初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己亥，皇上到來流河打獵。乙巳，命令册封高麗。丁未，皇上從來流河回都。辛亥，萬壽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壬子，衍聖公孔璠去世，兒子孔拯繼承。

二月丁卯，皇上前往天開殿。甲戌，救濟熙河路。戊子，皇子濟安出生。辛卯，宋使節曹勛前來答應每年給幣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劃淮河爲界，世代子孫，永遠遵守誓言。改封蜀王劉豫爲曹王。壬辰，因皇子出生，赦免京城内外。

三月辛丑，從天開殿回都。天降大雪。丙午，任命宗弼爲太傅。丙辰，派遣左宣徽使劉筈用衮冕圭册册封宋康王爲皇帝。把宋皇帝的母親韋氏及亡妻邢氏、天水郡王及其妻鄭氏的靈柩送歸江南。戊午，立子濟安爲皇太子。

四月丙寅，以宋稱臣事詔告中外。庚午，五雲樓、重明等殿建成。

五月癸巳初一，不臨朝。皇上自去年起沉迷於酒，與近臣飲，有時夜以繼日。宰相入朝規勸，總是給他們酒喝，説："明白卿等的意思，今天既已喝了，明日當戒。"因而繼續飲酒。乙卯，賜宋誓詔。辛酉，在五雲樓宴會群臣，都盡醉而散。

七月甲午，回鶻派遣使節前來進貢。北京、廣寧府發生蝗災。丁酉，賜宗弼金券。

八月丁卯，詔歸朱弁、張邵、洪皓于宋。辛未，復太宗子胡盧為王。賑陝西。

九月壬辰，詔給天水郡王子、侄、婿、天水郡公子俸給。

十一月甲寅，平章政事漆水郡王昂薨，追封鄆王。

十二月乙丑，高麗王遣使謝封冊。庚午，宋遣使謝歸三喪及母韋氏。壬申，上獵于核耶呆米路。癸未，還宮。甲申，皇太子濟安薨。

三年正月己丑朔，以皇太子喪不御正殿，群臣詣便殿稱賀。宋、高麗、夏使詣皇極殿遥賀。乙巳，萬壽節，如正旦儀。

三月辛卯，以尚書左丞勗為平章政事，殿前都點檢宗憲為尚書左丞。丁酉，太皇太后唐括氏崩。己酉，封子道濟為魏王。

五月丁巳朔，京兆進瑞麥。癸亥，上致祭太皇太后。甲申，初立太廟、社稷。

六月己酉，初置驍毅軍。

七月丙寅，上致祭太皇太后。庚辰，太原路進獬豸并瑞麥。

八月辛卯，詔給天水郡王孫及天水郡公婿俸祿。丙申，老人星見。乙巳，謚太皇太后曰欽仁皇后。戊申，葬恭陵。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年正月癸丑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寅，詔以去年宋幣賜始祖以下宗室。己未，以宋使王倫為平州轉運使，既受命，復辭，罪其反覆，誅之。乙丑，陝西進嘉禾十有二莖，莖皆七穗。己巳，萬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亥，上祭欽仁皇后，哭盡哀。

二月癸未，上如東京。丙申，次

八月丁卯，詔令歸還朱弁、張邵、洪皓給宋。辛未，恢復太宗子胡盧爲王。賑濟陝西。

九月壬辰，詔令給天水郡王的兒子、侄子、女婿、天水郡公的兒子俸祿。

十一月甲寅，平章政事漆水郡王昂去世，追封爲鄆王。

十二月乙丑，高麗王派遣使節感謝封册。庚午，宋派遣使節感謝歸還三人靈柩及母韋氏。壬申，皇上到核耶呆米路打獵。癸未，回宫。甲申，皇太子濟安去世。

皇統三年正月己丑初一，因皇太子喪不臨正殿，群臣到便殿祝賀。宋、高麗、夏的使節到皇極殿遥相祝賀。乙巳，萬壽節，與正旦節的儀式相同。

三月辛卯，任命尚書左丞勗爲平章政事，殿前都點檢宗憲爲尚書左丞。丁酉，太皇太后唐括氏逝世。己酉，封兒子道濟爲魏王。

五月丁巳初一，京兆進獻吉祥麥。癸亥，皇上向太皇太后致祭。甲申，首次建立太廟、社稷壇。

六月己酉，開始設置驍毅軍。

七月丙寅，皇上向太皇太后致祭。庚辰，太原路上進獬豸獸以及吉祥麥。

八月辛卯，詔令給天水郡王的孫子及天水郡公的女婿俸祿。丙申，老人星出現。乙巳，謚太皇太后叫欽仁皇后。戊申，葬在恭陵。

十二月癸未初一，發生日食。

皇統四年正月癸丑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甲寅，詔令用去年宋進貢錢幣賜給始祖以下宗室。己未，任命宋的使節王倫爲平州轉運使，既已接受任命，又推辭，治他反覆無常的罪，殺了他。乙丑，陝西上進吉祥禾苗十二棵，每棵都有七穗。己巳，萬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乙亥，皇上祭祀欽仁皇后，哭得很哀痛。

二月癸未，皇上前往東京。丙申，住在百泊

百泊河春水。丁酉，回鶻遣使來賀，以粘合韓奴報之。

五月辛亥朔，次薰風殿。

六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庚午，建原廟于東京。

八月癸未，殺魏王道濟。

九月乙酉，上如東京。壬子，畋于沙河，射虎獲之。乙卯，遣使祭遼主陵。辛酉，詔薰風殿二十里内及巡幸所過五里内，并復一歲。癸酉，行臺左丞相張孝純薨。

十月壬辰，立借貸飢民酬賞格。甲辰，以河朔諸郡地震，詔復百姓一年，其壓死無人收葬者，官爲斂藏之。陝西、蒲、解、汝、蔡等處因歲饑，流民典雇爲奴婢者，官給絹贖爲良，放還其鄉。

十一月己酉，上獵于海島。

十二月甲午，至東京。

五年正月丁未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亥，萬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

二月乙未，次濟州春水。

三月戊辰，次天開殿。

五月戊午，初用御製小字。壬申，以平章政事勗諫，上爲止酒，仍布告廷臣。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八月戊戌，發天開殿。

九月庚申，至自東京。

十月辛卯，增謚太祖。

閏月戊寅，大名府進牛生麟。壬辰，懷州進嘉禾。

十二月戊申，增謚始祖以下十帝及太宗、徽宗。丁巳，赦。

六年正月辛未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申，封太祖諸孫爲王。乙亥，畋于謀勒。甲申，還京師。丁亥，萬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

河游獵。丁酉，回鶻派遣使節前來慶賀，派粘合韓奴回訪。

五月辛亥初一，住在薰風殿。

六月辛巳初一，發生日食。

七月庚午，在東京建立原廟。

八月癸未，殺魏王道濟。

九月乙酉，皇上去東京。壬子，在沙河打獵，射中虎并將它捕獲。乙卯，派遣使節祭遼主的陵墓。辛酉，詔令薰風殿周圍二十里内及巡行所過地方五里内，都免除一年的賦税。癸酉，行臺左丞相張孝純去世。

十月壬辰，訂立借貸給飢民酬賞的條規。甲辰，因河朔各郡地震，下詔免除百姓的賦税一年，已壓死無人收葬的，官府給予埋葬。陝西、蒲、解、汝、蔡等處因年成饑荒，流亡的百姓抵押雇傭爲奴婢的，官府給絹贖爲平民，放還故鄉。

十一月己酉，皇上在海島打獵。

十二月甲午，皇上到達東京。

皇統五年正月丁未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癸亥，萬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

二月乙未，住濟州游獵。

三月戊辰，住天開殿。

五月戊午，開始使用皇上定製的小字。壬申，因平章政事勗的規諫，皇上停止飲酒，并向朝廷臣屬布告。

六月乙亥初一，發生日食。

八月戊戌，從天開殿出發。

九月庚申，從東京回到京都。

十月辛卯，給太祖增加謚號。

閏月戊寅，大名府進獻牛生的麒麟。壬辰，懷州上進吉祥禾苗。

十二月戊申，爲始祖以下十位皇帝及太宗、徽宗增加謚號。丁巳，大赦天下。

皇統六年正月辛未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壬申，封太祖的孫子們爲王。乙亥，在謀勒打獵。甲申，回京師。丁亥，萬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庚寅，用

賀。庚寅，以邊地賜夏國。壬辰，如春水。帝從禽，導騎誤入大澤中，帝馬陷，因步出，亦不罪導者。乙未，封假喝為王。

二月丙寅，右丞相韓企先薨。

三月壬申，以阿离補為行臺右丞相。

四月庚子朔，上至自春水。以同判大宗正事宗固為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戊午，行臺右丞相阿离補薨。

五月壬申，高麗王楷薨。辛卯，以左宣徽使劉筈為行臺右丞相。

六月乙巳，殺宇文虛中及高士談。乙丑，遣使吊祭高麗，并起復嗣王晛。

九月戊辰朔，以許王破汴，睿宗平陝西，鄭王克遼及婁室、銀术可皆有大功，并為立碑。戊寅，曹王劉豫薨。

是歲，遣粘割韓奴招耶律大石，被害。

七年正月乙丑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辛巳，萬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未，以西京鹿囿為民田。丁亥，太白經天。

三月戊寅，高麗遣使謝吊祭、起復。

四月戊午，宴便殿，上醉酒，殺户部尚書宗禮。

六月丁酉，殺橫海軍節度使田瑴、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廷、王傚、趙益興、龔夷鑒等。

七月己巳，太白經天，曲赦畿内。

九月，太保、右丞相宗固薨。以都元帥宗弼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行臺尚書省事如故，平章政事勗為左丞相兼侍中，都點檢宗賢為右丞

邊地賜給夏國。壬辰，前往游獵。皇帝放鳥，導引的人騎馬誤入一個很大的沼澤中，皇帝的馬陷入沼澤，因而步行走出來，也不怪罪導引的人。乙未，封假喝爲王。

二月丙寅，右丞相韓企先去世。

三月壬申，任命阿离補爲行臺右丞相。

四月庚子初一，皇上從游獵地回京。任命同判大宗正事宗固爲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戊午，行臺右丞相阿离補去世。

五月壬申，高麗王楷去世。辛卯，任命左宣徽使劉筈爲行臺右丞相。

六月乙巳，殺宇文虛中及高士談。乙丑，派遣使節到高麗吊祭，并命繼承王位的晛爲高麗王。

九月戊辰初一，因許王攻破汴京，睿宗平定陝西，鄭王攻克遼及婁室、銀术可都立有大功，都爲他們立碑。戊寅，曹王劉豫去世。

這年，派遣粘割韓奴招撫耶律大石，粘割韓奴被殺害。

皇統七年正月乙丑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辛巳，萬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癸未，用西京的養鹿場作民田。丁亥，太白星經過天空。

三月戊寅，高麗派遣使節致謝吊祭、起復。

四月戊午，在便殿設宴，皇上喝醉了酒，殺死户部尚書宗禮。

六月丁酉，殺横海軍節度使田瑴、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廷、王傚、趙益興、龔夷鑒等。

七月己巳，太白星經過天空，大赦京城地區。

九月，太保、右丞相宗固去世。任命都元帥宗弼爲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行臺尚書省事如同從前，平章政事勗爲左丞相兼侍中，都點檢宗賢爲右丞相兼中書令，行臺右丞相劉筈、右丞

相兼中書令，行臺右丞相劉筈、右丞蕭仲恭爲平章政事，李德固爲尚書右丞，秘書監蕭肆爲參知政事。

十月壬子，平章行臺尚書省事奚寶薨。

十一月癸酉，以工部侍郎僕散太彎爲御史大夫。乙亥，兵部尚書秉德進三角羊。己卯，詔減常膳羊豕五之二。癸未，以尚書左丞宗憲爲行臺平章政事，同判大宗正事亮爲尚書左丞。

十二月戊午，參知政事韓昉罷。兵部尚書秉德爲參知政事。

八年正月庚申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丙子，萬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

二月壬子，以哥魯葛波古等爲横賜高麗、夏國使。甲寅，以大理卿宗安等爲高麗王晛封册使。乙卯，上如天開殿。

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辛丑，遣參知政事秉德等廉察官吏。庚戌，至自天開殿。甲寅，《遼史》成。

六月乙卯，平章政事蕭仲恭爲行臺左丞相，左丞亮爲平章政事，都點檢唐括辯爲尚書左丞。高麗王遣使謝封册。

七月乙亥，御史大夫僕散太彎罷，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阿魯帶爲御史大夫。戊寅，以尚書左丞唐括辯奉職不謹，杖之。

八月戊戌，宗弼進《太祖實録》，上焚香立受之。庚子，以尚書左丞相昂領行臺尚書省事，右丞相宗賢爲太保、尚書左丞相。丙午，以行臺左丞相蕭仲恭爲尚書右丞相。

閏月庚申，宰臣以西林多鹿，請上獵，上恐害稼，不允。丙寅，太廟成。

蕭仲恭爲平章政事，李德固爲尚書右丞，秘書監蕭肆爲參知政事。

十月壬子，平章行臺尚書省事奚寶去世。

十一月癸酉，任命工部侍郎僕散太彎爲御史大夫。乙亥，兵部尚書秉德進獻三隻角的羊。己卯，詔令減去平常膳食所用羊、猪的五分之二。癸未，任命尚書左丞宗憲爲行臺平章政事，同判大宗正事亮爲尚書左丞。

十二月戊午，參知政事韓昉被罷官。兵部尚書秉德爲參知政事。

皇統八年正月庚申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丙子，萬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者前來慶賀。

二月壬子，任命哥魯葛波古等爲横賜高麗、夏國使。甲寅，任命大理卿宗安等爲高麗王晛封册使。乙卯，皇上前往天開殿。

四月戊子初一，發生日食。辛丑，派遣參知政事秉德等察訪官吏。庚戌，從天開殿回都。甲寅，《遼史》修成。

六月乙卯，平章政事蕭仲恭爲行臺左丞相，左丞亮爲平章政事，都點檢唐括辯爲尚書左丞。高麗王派遣使節致謝封册。

七月乙亥，御史大夫僕散太彎被罷官，任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阿魯帶爲御史大夫。戊寅，因尚書左丞唐括辯履行職務不謹慎，罰杖打。

八月戊戌，宗弼進上《太祖實録》，皇上燒香站立接受。庚子，任命尚書左丞相昂領行臺尚書省事，右丞相宗賢爲太保、尚書左丞相。丙午，任命行臺左丞相蕭仲恭爲尚書右丞相。

閏月庚申，宰臣認爲西郊樹林裏多鹿，請皇上打獵，皇上怕損害莊稼，没有答應。丙寅，太廟建成。

九月丙申，尚書左丞唐括辯罷。以左宣徽使禀為尚書左丞。

九月丙申，尚書左丞唐括辯被罷官。任命左宣徽使禀爲尚書左丞。

十月辛酉，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越國王宗弼薨。

十月辛酉，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去世。

十一月壬辰，太白經天。乙未，左丞相宗賢、左丞禀等言，州郡長吏當并用本國人。上曰："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諺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國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辛丑，以尚書左丞相宗賢為左副元帥，平章政事亮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參知政事秉德為平章政事。庚戌，左副元帥宗賢復為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帥如故。

十一月壬辰，太白星經過天空。乙未，左丞相宗賢、左丞禀等說，州郡的長官應當全用本國人。皇上說："四海之內，都是朕的臣子，如果分別對待他們，怎能達到統一。諺語不是說麽，'疑人勿用，用人勿疑'。從今後本國人及各族人，一律量才使用。"辛丑，任命尚書左丞相宗賢爲左副元帥，平章政事亮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參知政事秉德爲平章政事。庚戌，左副元帥宗賢再次爲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帥仍如從前。

十二月乙卯，以右丞相蕭仲恭為太傅、領三省事，左丞相亮為尚書右丞相。乙亥，以左丞相宗賢為太師、領三省事兼都元帥。

十二月乙卯，任命右丞相蕭仲恭爲太傅、領三省事，左丞相亮爲尚書右丞相。乙亥，以左丞相宗賢爲太師、領三省事兼都元帥。

九年正月甲申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戊戌，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宗賢罷。領行臺尚書省事勗為太師、領三省事，同判大宗正事充為尚書左丞相，右丞相亮兼都元帥。庚子，萬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寅，左丞相充薨。丙午，以右丞相亮為左丞相，判大宗正事宗本為尚書右丞相，左副元帥宗敏為都元帥，南京留守宗賢為左副元帥兼西京留守。己酉，宗賢復為太保、領三省事。

皇統九年正月甲申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戊戌，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宗賢被罷官。領行臺尚書省事勗爲太師、領三省事，同判大宗正事充爲尚書左丞相，右丞相亮兼都元帥。庚子，萬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壬寅，左丞相充去世。丙午，任命右丞相亮爲左丞相，判大宗正事宗本爲尚書右丞相，左副元帥宗敏爲都元帥，南京留守宗賢爲左副元帥兼西京留守。己酉，宗賢再次爲太保、領三省事。

二月甲寅，會寧牧唐括辯復為尚書左丞，尚書左丞禀為行臺平章政事。

二月甲寅，會寧牧唐括辯再爲尚書左丞，尚書左丞禀爲行臺平章政事。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辛丑，以司空宗本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左丞相亮為太保、領三省事。

三月癸未初一，發生日食。辛丑，任命司空宗本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左丞相亮爲太保、領三省事。

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入上寢，燒幃幔，帝

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了寢殿的屋脊，有火進入皇上的寢室，燒了幃幔，皇帝跑到

趨别殿避之。丁丑，有龍鬥於利州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

五月戊子，以四月壬申、丁丑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擿其語以爲誹謗，上怒，殺鈞。是日，曲赦上京囚。庚寅，出太保、領三省事亮領行臺尚書省事。戊申，武庫署令耶律八斤妄稱上言宿直將軍蕭榮與胙王元爲黨，誅之。

六月己未，以都元帥宗敏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元帥，左丞相宗賢兼都元帥。

八月庚申，以劉筈爲司空，行臺右丞相如故。宰臣議徙遼陽、勃海之民於燕南，從之。侍從高壽星等當遷，訴於后，后以白上，上怒議者，杖平章政事秉德，殺左司郎中三合。

九月丙申，以領行臺尚書省事亮復爲平章政事。戊戌，以右丞相宗本爲太保、領三省事，左副元帥宗敏領行臺尚書省事，平章政事秉德爲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司空劉筈爲平章政事。庚子，以御史大夫宗甫爲參知政事。

十月乙丑，殺北京留守胙王元及弟安武軍節度使查剌、左衛將軍特思。大赦。癸酉，以翰林學士京爲御史大夫。

十一月癸未，殺皇后裴滿氏。召胙王妃撒卯入宫。戊子，殺故鄧王子阿懶、達懶。癸巳，上獵于忽剌渾土温。遣使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

十二月己酉朔，上至自獵所。丙辰，殺妃裴滿氏於寢殿。而平章政事亮因群臣震恐，與所親駙馬唐括辯、寢殿小底大興國、護衛十人長忽土、

别的宫殿躲避。丁丑，有龍在利州榆林河水上相鬥。大風破壞民房、官舍，瓦木人畜都被吹跑十多里，死傷數百人。

五月戊子，因四月壬申、丁丑天象變異，實行赦免。命令翰林學士張鈞起草詔書，參知政事蕭肄摘取其中的語句認爲是誹謗，皇上發怒，殺了張鈞。這天，特赦上京的囚犯。庚寅，貶出太保、領三省事亮領行臺尚書省事。戊申，武庫署令耶律八斤誣稱皇上説過宿直將軍蕭榮與胙王元結黨，將他殺掉。

六月己未，任命都元帥宗敏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元帥，左丞相宗賢兼都元帥。

八月庚申，以劉筈爲司空，行臺右丞相如同從前。宰臣議論遷移遼陽、勃海的民衆到燕南，表示同意。侍從高壽星等應當遷移，向皇后訴説，皇后報告給皇上，皇上對提議的人發怒，杖罰平章政事秉德，殺掉左司郎中三合。

九月丙申，以領行臺尚書省事亮重新任平章政事。戊戌，任命右丞相宗本爲太保、領三省事，左副元帥宗敏領行臺尚書省事，平章政事秉德爲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司空劉筈爲平章政事。庚子，任命御史大夫宗甫爲參知政事。

十月乙丑，殺北京留守胙王元及其弟安武軍節度使查剌、左衛將軍特思。大赦。癸酉，以翰林學士京爲御史大夫。

十一月癸未，殺皇后裴滿氏。召胙王妃撒卯入宫。戊子，殺已故鄧王的兒子阿懶、達懶。癸巳，皇上在忽剌渾土温打獵。派遣使者殺死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

十二月己酉初一，皇上從打獵的地方回都。丙辰，在寢殿殺妃裴滿氏。而平章政事亮利用群臣震驚恐懼，與他的親信駙馬唐括辯、寢殿雜役人大興國、護衛十人長忽土、阿里出虎等陰謀作

阿里出虎等謀為亂。丁巳，以忽土、阿里出虎當內直，命省令史李老僧語興國。夜二鼓，興國竊符，矯詔開宮門，召辯等。亮懷刀與其妹夫特厮隨辯入至宮門，守者以辯駙馬，不疑，內之。及殿門，衛士覺，抽刃劫之，莫敢動。忽土、阿里出虎至帝前，帝求榻上常所置佩刀，不知已為興國易置其處，忽土、阿里出虎遂進弑帝，亮復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帝崩，時年三十一。左丞相秉德等遂奉亮坐，羅拜呼萬歲，立以為帝。降帝為東昏王，葬于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謚武靈皇帝，廟號閔宗，陵曰思陵，别立廟。十九年，升祔于太廟，增謚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二十七年，改廟號熙宗。二十八年，以思陵狹小，改葬于峨眉谷，仍號思陵，詔中外。

贊曰：熙宗之時，四方無事，敬禮宗室大臣，委以國政，其繼體守文之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馴致其道，非一朝一夕故也。

亂。丁巳，以忽土、阿里出虎在宮內當班，命省令史李老僧告訴興國。夜裏二鼓，興國盗竊了信符，詐稱詔令打開宮門，召進唐括辯等人。亮暗藏着刀與他的妹夫特厮跟隨唐括辯進入到宮門，守門人認爲唐括辯是駙馬，毫不懷疑，放他們進去。到殿門，衛士發覺，抽刀威脅，没有衛士敢動。忽土、阿里出虎來到皇帝面前，皇帝急取榻上平常所放的佩刀，不知道已被興國更换了地方，忽土、阿里出虎於是進前殺害皇帝，亮又上前親手砍殺，血濺滿了他的臉與衣服。皇帝死，當時三十一歲。左丞相秉德等於是侍奉亮坐下，環拜高呼萬歲，立爲皇帝。降封皇帝爲東昏王，葬在皇后裴滿氏的墓中。貞元三年，改葬到大房山蓼香甸，與諸王同一墓地。大定初，追謚爲武靈皇帝，廟號閔宗，墓叫思陵，另外立廟。十九年，升祔到太廟，增加謚號叫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二十七年，改廟號叫熙宗。二十八年，因思陵狹小，改葬到峨眉谷，仍號思陵，詔告朝廷內外。

贊曰：熙宗時代，四方太平無事，敬重禮遇宗室大臣，將國政托付給他們，繼承國體、以文守業的政治，很有可觀的地方。末年酗酒隨便殺人，人人感到危險恐懼，所謂前面有亂臣而不見，後面有奸賊而不知，逐漸釀成那樣的結果，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

金史卷五

本紀第五

海　陵

廢帝海陵庶人亮，字元功，本諱迪古乃，遼王宗幹第二子也。母大氏。天輔六年壬寅歲生。

天眷三年，年十八，以宗室子爲奉國上將軍，赴梁王宗弼軍前任使，以爲行軍萬户，遷驃騎上將軍。

皇統四年，加龍虎衛上將軍，爲中京留守，遷光禄大夫。爲人僄急，多猜忌，殘忍任數。初，熙宗以太祖嫡孫嗣位，亮意以爲宗幹太祖長子，而己亦太祖孫，遂懷覬覦。在中京，專務立威，以厭伏小人。猛安蕭裕傾險敢决，亮結納之，每與論天下事。裕揣知其意，因勸海陵舉大事，語在《裕傳》。

七年五月，召爲同判大宗正事，加特進。十一月，拜尚書左丞，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爲省臺要職，引蕭裕爲兵部侍郎。一日因召對，語及太祖創業艱難，亮因嗚咽流涕，熙宗以爲忠。

八年六月，拜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

九年正月，兼都元帥。熙宗使小底大興國賜亮生日，悼后亦附賜禮物，熙宗不悦；杖興國百，追其賜物，海陵由此不自安。三月，拜太保、領三省事，益邀求人譽，引用勢

廢帝海陵庶人亮，字元功，原來名叫迪古乃，是遼王宗幹的第二個兒子。母親是大氏。天輔六年壬寅歲生。

天眷三年，十八歲，以宗室子爲奉國上將軍，到梁王宗弼的軍隊裏任職，讓他做行軍萬户，升任驃騎上將軍。

皇統四年，加龍虎衛上將軍，爲中京留守，升任光禄大夫。個性敏捷急躁，多猜忌，殘忍任性。當初，熙宗因是太祖的嫡孫繼位，亮心裏認爲宗幹是太祖的長子，而自己也是太祖的孫子，於是懷有非分之想。在中京，專門致力於樹立自己的權威，從而縱容小人。猛安蕭裕陰險果决，亮交結收容他，經常與他議論天下大事。蕭裕揣知他的心意，因而鼓動海陵舉大事，事情記在《蕭裕傳》裏。

皇統七年五月，召爲同判大宗正事，加授特進官位。十一月，授爲尚書左丞，盡力把持權柄，任用他的心腹擔任省臺要職，推薦蕭裕爲兵部侍郎。有一天因召入論奏，談到太祖創業的艱難，亮假意低聲抽泣流淚，熙宗認爲他忠誠。

皇統八年六月，任命爲平章政事。十一月，任命爲右丞相。

皇統九年正月，兼任都元帥。熙宗派雜役人大興國賜亮生日禮物，悼后也附賜禮物，熙宗不高興，罰興國一百杖，追回賜給的東西，海陵由此感到不安。三月，授太保、領三省事，更加盼求人們的稱譽，引用權門望族家的子孫，取得他

望子孫，結其歡心。四月，學士張鈞草詔忤旨死，熙宗問："誰使爲之?"左丞相宗賢對曰："太保實然。"熙宗不悦，遂出爲領行臺尚書省事。過中京，與蕭裕定約而去。至良鄉，召還。海陵莫測所以召還之意，大恐。既至，復爲平章政事，由是益危迫。

們的喜歡。四月，學士張鈞起草詔書違背旨意被殺，熙宗問："誰讓他這樣寫的?"左丞相宗賢回答説："太保確實是這樣指示的。"熙宗不高興，便將其貶出爲領行臺尚書省事。經過中京，與蕭裕訂立盟約而離去。到良鄉，被召回。海陵弄不清所以召回的意圖，大爲恐慌。既到京師，重又擔任平章政事，由此更加感到危急緊迫。

熙宗嘗以事杖左丞唐括辯及右丞相秉德，辯乃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而烏帶先以此謀告海陵。他日，海陵與辯語及廢立事，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懶。"亮曰："阿懶屬疎，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邪?"海陵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辯等公餘每竊竊聚語，竊疑之。"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辯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懶，且惡特思。因河南兵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熙宗之弟止有常勝、查剌，海陵乘此構常勝、查剌、阿懶、達懶。熙宗使特思鞫之，無狀。海陵曰："特思鞫不以實。"遂俱殺之。

熙宗曾因事杖罰左丞唐括辯及右丞相秉德，唐括辯於是與大理卿烏帶密謀廢立的事，而烏帶先將這個陰謀告知海陵。有一天，海陵與唐括辯談到廢立的事，説："如果舉行大事，誰可以立?"唐括辯説："胙王常勝可以嗎?"問其次，説："鄧王的兒子阿懶。"亮説："阿懶的血統關係疏遠，怎麽能立?"唐括辯説："公豈不是有意嗎?"海陵説："要真是不得已，除了我還有誰!"於是早晚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懷疑，將此事告訴悼后道："唐括辯等公餘總是在一起竊竊私語，我心下懷疑他們。"皇后告訴熙宗。熙宗發怒，召唐括辯對他説："你與亮策劃什麽事，將要把我怎麽樣。"罰杖打。亮因此忌恨常勝、阿懶，而且憎惡特思。因河南兵士孫進自稱是皇帝的弟弟按察大王，而熙宗的弟弟止有常勝、查剌，海陵藉此機會陷害常勝、查剌、阿懶、達懶。熙宗派特思審訊他們，没有事實。海陵説："特思審訊不出實情。"於是將他們一起殺掉。

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宗幹恩。徒單阿里出虎與海陵姻家。大興國給事寢殿，時時乘夜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以爲常。興國嘗以李老僧屬海陵，得爲尚書省令史，故使老僧結興國爲内應，而興國亦以被杖怨熙宗，遂與亮約。十二月丁巳，忽土、阿里出虎内直。是夜，興國取符鑰啓門納海陵、秉德、辯、烏帶、徒單貞、李老僧等入至寢殿，遂弒熙宗。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海陵坐，皆拜，稱萬歲。詐以熙宗欲議立后，召大臣，

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從前曾受過宗幹的恩惠。徒單阿里出虎與海陵爲姻親。大興國在寢殿供使唤，時常在夜裏從主管人那兒取信符鑰匙回家，成爲常事。興國曾將李老僧托付海陵，得做尚書省令史，所以讓老僧結交興國爲内應，而興國也因被罰杖而怨恨熙宗，於是與亮合謀。十二月丁巳，忽土、阿里出虎在宮内當班。這天夜晚，興國取信符鑰匙開門放進海陵、秉德、唐括辯、烏帶、徒單貞、李老僧等人到寢殿，便殺害了熙宗。秉德等人不知歸附誰。忽土説："當初議定擁立平章，如今還有什麽遲疑的。"於是侍奉海陵坐下，都下拜，高呼萬歲。詐稱熙宗要商議立皇后，召來大臣，於是殺曹國王宗敏，左丞

遂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是日，以秉德爲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辯爲右丞相兼中書令，烏帶爲平章政事，忽土爲左副點檢，阿里出虎爲右副點檢，貞爲左衛將軍，興國爲廣寧尹。於是自太師、領三省事勗以下二十人進爵增職各有差。

相宗賢。當天，以秉德爲左丞相兼任侍中、左副元帥，唐括辯爲右丞相兼任中書令，烏帶爲平章政事，忽土爲左副點檢，阿里出虎爲右副點檢，徒單貞爲左衛將軍，興國爲廣寧尹。於是從太師、領三省事勗以下二十人都分別等級進爵升職。

己未，大赦。改皇統九年爲天德元年。參知政事蕭肄除名。鎮南統軍孛極爲尚書左丞。賜左丞相秉德、右丞相辯、平章政事烏帶、廣寧尹興國、點檢忽土、阿里出虎、左衛將軍貞、尚書省令史老僧、辯父刑部尚書阿里等錢絹馬牛羊有差。甲子，誓太祖廟，召秉德、辯、烏帶、忽土、阿里出虎、興國六人賜誓券。丙寅，以燕京路都轉運使劉麟爲參知政事。癸酉，太傅、領三省事蕭仲恭，尚書右丞稟罷。以行臺尚書左丞温都思忠爲右丞。乙亥，追謚皇考太師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名其故居曰興聖宫。宋、高麗、夏賀正旦使中道遣還。

己未，大赦。改皇統九年爲天德元年。參知政事蕭肄被除名。以鎮南統軍孛極爲尚書左丞。分別按等級賜給左丞相秉德、右丞相唐括辯、平章政事烏帶、廣寧尹興國、點檢忽土、阿里出虎、左衛將軍徒單貞、尚書省令史老僧、唐括辯的父親刑部尚書阿里等錢絹馬牛羊不等。甲子，在太祖廟宣誓，召秉德、唐括辯、烏帶、忽土、阿里出虎、興國六人賜給誓書鐵券。丙寅，任命燕京路都轉運使劉麟爲參知政事。癸酉，太傅、領三省事蕭仲恭，尚書右丞稟被罷官。以行臺尚書左丞温都思忠爲右丞。乙亥，追謚亡父太師爲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他的故居取名叫興聖宫。宋、高麗、夏的賀正旦使半路被遣返。

二年正月辛巳，以同知中京留守事蕭裕爲秘書監。癸巳，尊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爲皇太后。名徒單氏官曰永壽，大氏宫曰永寧。乙巳，以勵官守、務農時、慎刑罰、揚側陋、恤窮民、節財用、審才實七事詔中外。遣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等以廢立事報諭宋、高麗、夏國。以左丞相兼左副元帥秉德領行臺尚書省事。

天德二年正月辛巳，以同知中京留守事蕭裕爲秘書監。癸巳，尊崇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都爲皇太后。給徒單氏的宫取名叫永壽，大氏的宫名叫永寧。乙巳，用勵行奉官守職、抓緊農業生產、謹慎刑罰、推舉有才德而地位卑微的人、賑濟貧民、節約財用、審核實際才能七件事詔告京城内外。派遣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等把廢立的事通報給宋、高麗、夏國。以左丞相兼任左副元帥秉德領行臺尚書省事。

二月戊申朔，封子元壽爲崇王。庚戌，降前帝爲東昏王。給天水郡公孫女二人月俸。甲子，以兵部尚書完顏元宜等充賀宋生日使。戊辰，群臣上尊號曰法天膺運睿武宣文大明聖孝皇帝，詔中外。永壽、永寧兩太后父

二月戊申初一，封子元壽爲崇王。庚戌，降前帝爲東昏王。給天水郡公孫女二人月俸。甲子，以兵部尚書完顏元宜等充任賀宋生日使。戊辰，群臣上尊號叫法天膺運睿武宣文大明聖孝皇帝，詔告京城内外。給永壽、永寧兩太后的父祖分別贈官。任命右丞相唐括辯爲左丞相，平章政

祖贈官有差。以右丞相唐括辯爲左丞相，平章政事烏帶爲右丞相。

三月丙戌，宋、高麗遣使賀即位。以弟兖爲司徒兼都元帥。詔以天水郡王玉帶歸宋。

四月戊午，殺太傅、領三省事宗本，尚書左丞相唐括辯，判大宗正府事宗美。遣使殺領行臺尚書省事秉德，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周宋國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辛酉，以尚書省譯史蕭玉爲禮部尚書，秘書監蕭裕爲尚書左丞，司徒兖領三省事、封王，都元帥如故，右丞相烏帶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平章政事劉筈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左丞宗義、右丞温都思忠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劉麟爲尚書右丞，殿前左副點檢僕散忽土爲殿前都點檢。

五月戊子，以平章行臺尚書省事、右副元帥大臭爲行臺尚書右丞相，元帥如故。壬辰，以左副元帥撒离喝爲行臺尚書左丞相，元帥如故。同判大宗正事宗安爲御史大夫。

六月丙午朔，高麗遣使賀即位。甲子，太廟初設四神門及四隅罘罳。

七月己丑，司空、左丞相兼侍中烏帶罷。以平章政事温都思忠爲左丞相，尚書左丞蕭裕爲平章政事，右丞劉麟爲左丞，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爲右丞。參知政事張浩丁憂，起復如故。戊戌，夏國遣使賀即位及受尊號。

八月戊申，以司徒兖爲太尉，領三省事、都元帥如故。以禮部尚書蕭玉爲參知政事。

九月甲午，立惠妃徒單氏爲皇后。

十月癸卯，太師、領三省事勗致

事烏帶爲右丞相。

三月丙戌，宋、高麗派遣使節祝賀登位。以弟兖爲司徒兼任都元帥。詔令將天水郡王的玉帶歸還給宋。

四月戊午，殺太傅、領三省事宗本，尚書左丞相唐括辯，判大宗正府事宗美。派遣使者殺領行臺尚書省事秉德，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太宗的子孫七十餘人，周宋國王宗翰的子孫三十餘人，各宗室五十餘人。辛酉，任命尚書省譯史蕭玉爲禮部尚書，秘書監蕭裕爲尚書左丞，司徒兖領三省事、封爲王，都元帥如舊，右丞相烏帶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平章政事劉筈爲尚書右丞相兼任中書令，左丞宗義、右丞温都思忠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劉麟爲尚書右丞，殿前左副點檢僕散忽土爲殿前都點檢。

五月戊子，任命平章行臺尚書省事、右副元帥大臭爲行臺尚書右丞相，元帥如舊。壬辰，以左副元帥撒离喝爲行臺尚書左丞相，元帥如舊。同判大宗正事宗安爲御史大夫。

六月丙午初一，高麗派遣使節祝賀登位。甲子，太廟初次設置四道神門及四角的屏障。

七月己丑，司空、左丞相兼侍中烏帶被罷官。任命平章政事温都思忠爲左丞相，尚書左丞蕭裕爲平章政事，右丞劉麟爲左丞，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爲右丞。參知政事張浩喪親，喪期未滿便復職如舊。戊戌，夏國派遣使節祝賀登位及接受尊號。

八月戊申，以司徒兖爲太尉，領三省事、都元帥如舊。以禮部尚書蕭玉爲參知政事。

九月甲午，立惠妃徒單氏爲皇后。

十月癸卯，太師、領三省事勗辭官。辛未，

仕。辛未，殺太皇太妃蕭氏及其子任王偎喝。使使殺行臺左丞相、左副元帥撒离喝于汴，并殺平章政事宗義、前工部尚書謀里野、御史大夫宗安，皆夷其族。以魏王斡帶之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

殺太皇太妃蕭氏及其子任王偎喝。派使者在開封殺行臺左丞相、左副元帥撒离喝，并殺平章政事宗義、前工部尚書謀里野、御史大夫宗安，都殺盡他們的親族。因魏王斡帶的孫子活里甲喜歡打扮，也殺掉全族。

十一月癸未，尚書右丞相劉筈罷。以會寧牧徒單恭爲平章政事。尚書左丞劉麟、右丞完顏思恭罷。以參知政事張浩爲尚書右丞。乙酉，以行臺尚書左丞張通古爲尚書左丞。丙戌，白虹貫日。丁亥，以太后旨稱令旨。戊子，以十二事戒約官吏。己丑，命庶官許求次室二人，百姓亦許置妾。

十一月癸未，尚書右丞相劉筈被罷官。以會寧牧徒單恭爲平章政事。尚書左丞劉麟、右丞完顏思恭被罷官。任命參知政事張浩爲尚書右丞。乙酉，任命行臺尚書左丞張通古爲尚書左丞。丙戌，有白虹通過太陽。丁亥，將太后的命令稱作令旨。戊子，用十二件事警戒約束官吏。己丑，命令百官允許納妾二人，百姓也允許納妾。

十二月癸卯朔，詔去群臣所上尊號。丙午，初定襲封衍聖公俸格。命外官去所屬百里外者不許參謁，百里内者往還不得過三日。癸丑，立太祖射碑于紇石烈部中，上及皇后致奠于碑下。甲寅，野人來獻異香，却之。乙卯，有司奏慶雲見，上曰："朕何德以當此。自今瑞應毋得上聞，若有妖異，當以諭朕，使自警焉。"己未，罷行臺尚書省。改都元帥府為樞密院。詔改定繼絶法。以右副元帥大臭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張中孚為參知政事，都元帥兖為樞密使，太尉、領三省事如故，元帥左監軍昂為樞密副使，刑部尚書趙資福為御史大夫。

十二月癸卯初一，下詔去掉群臣所上的尊號。丙午，初定襲封孔子後代衍聖公的俸禄標準。命令地方官離屬所百里以外的不許拜見，百里以内的往返不得超過三天。癸丑，在紇石烈部樹立太祖射碑，皇上及皇后在碑下致祭。甲寅，野人來進獻奇異的香料，退回去。乙卯，有關官員奏報出現祥瑞的彩雲，皇上説："朕有什麽恩德可以配得上祥瑞的彩雲。從今後祥瑞的兆應都不要上報，如果有妖邪怪異，應當告訴朕，使我能警惕。"己未，撤銷行臺尚書省。改都元帥府爲樞密院。下詔改定繼絶法。任命右副元帥大臭爲尚書右丞相兼任中書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張中孚爲參知政事，都元帥兖爲樞密使，太尉、領三省事如舊，元帥左監軍昂爲樞密副使，刑部尚書趙資福爲御史大夫。

三年正月癸酉朔，宋、夏、高麗遣使來賀。乙亥，參知政事蕭玉丁憂，起復如故。癸未，立春，觀擊土牛。丁亥，初造燈山于宫中。戊子，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午，初置國子監。謂御史大夫趙資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聞有所彈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當

天德三年正月癸酉初一，宋、夏、高麗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乙亥，參知政事蕭玉服喪，喪期未滿便復職如舊。癸未，立春，觀賞打土牛。丁亥，初次在宫中造燈山。戊子，生日，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甲午，初次設置國子監。對御史大夫趙資福説："你們多徇私情，没有聽説有所檢舉，朕很不滿意。從今後百官有不守法的，一定要舉報彈劾，不要害怕權貴。"乙

舉劾，無憚權貴。”乙未，上出獵，宰相以下辭於近郊。上駐馬戒之曰：“朕不惜高爵厚祿以任汝等，比聞事多留滯，豈汝等苟圖自安不以民事爲念耶？自今朕將察其勤惰，以爲賞罰，其各勉之。”丁酉，白虹貫日。

二月丁巳，還宮。

三月庚寅，以翰林學士劉長言等爲宋生日使。壬辰，詔廣燕城，建宮室。己亥，謂侍臣曰：“昨太子生日，皇后獻朕一物，大是珍異，卿試觀之。”即出諸絳囊中，乃田家稼穡圖。“后意太子生深宮之中，不知民間稼穡之艱難，故以爲獻，朕甚賢之。”

四月丙午，詔還都燕京。辛酉，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爲。”丙寅，罷歲貢鷹隼。沂州男子吳真犯法，當死，有司以其母老疾無侍爲請，命官與養濟，著爲令。

閏月辛未朔，命尚書右丞張浩調選燕京，仍諭浩無私徇。丙子，命太官常膳惟進魚肉，舊貢鵝鴨等悉罷之。丁丑，罷皇統間苑中所養禽獸。歸德軍節度使阿魯補以撤官舍材木構私第，賜死。戊戌，詔朝官稱疾不治事者，尚書省令監察御史與太醫同診視，無實者坐之。

五月壬子，以戒敕宰相以下官，詔中外。戊辰，宰臣請益嬪御以廣嗣續。上命徒單貞語宰臣，前所誅黨人諸婦人中多朕中表親，欲納之宮中。平章政事蕭裕不可，上不從。遂納宗本子莎魯啜，宗固子胡里剌、胡失打，秉德弟糺里等妻宮中。

六月丙子，殺太府監完顏馮六。宋遣使祈請山陵，不許。

未，皇上出獵，宰相以下在近郊告辭。皇上停住馬告誡他們說：“朕不惜用高爵厚祿來任用你們，近來聽説事務多有積壓，難道是你們苟且偷安不把百姓的事放在心上嗎？從今以後朕將考察你們的勤奮懶惰，據此進行賞罰，各人多加努力。”丁酉，有白虹穿過太陽。

二月丁巳，回宮。

三月庚寅，以翰林學士劉長言等爲宋生日使。壬辰，下詔擴大燕城，修建宮室。己亥，對侍臣説：“昨天太子生日，皇后獻給朕一件東西，很是珍奇，卿來觀看。”便從絳色口袋中取出，原來是農民勞動圖。“皇后考慮太子生活在深宮之中，不知民間種田的艱難，所以用這進獻，朕認爲她很賢惠。”

四月丙午，下詔遷都燕京。辛酉，有關部門繪製燕城的宮室形制，以及興建中陰陽五行所應遵守的事進上。海陵説：“國家的吉凶，在德不在地。假使桀、紂居住，即使選擇了好地方又有什麼益處。假使堯、舜居住，還用占卜做什麼。”丙寅，停止每年進貢獵鷹。沂州男子吳真犯法，應當處死，有關官員因他母親年老有病無人侍奉替他請求，命令官府給以救濟供養，訂爲法令。

閏月辛未初一，命令尚書右丞張浩選調燕京的官吏，指示他不要徇私。丙子，命令太官平常膳食祇進魚肉，從前進貢的鵝鴨等全部不要。丁丑，清除皇統間園林中所養的禽獸。歸德軍節度使阿魯補用拆官房的木材修建私房，令他自殺。戊戌，詔令朝官稱病不辦事的，尚書省讓監察御史與太醫一同去診斷檢查，不實的治罪。

五月壬子，將警戒宰相以下官吏的事，詔告朝廷内外。戊辰，宰臣請增加嬪妃以增多後代。皇上命令徒單貞告訴宰臣，以前所殺黨人的妻子中，有很多是朕的中表親，想把她們接入宮中。平章政事蕭裕認爲不可，皇上不聽從。於是接宗本的兒子莎魯啜，宗固的兒子胡里剌、胡失打，秉德的弟弟糺里等的妻子進入宮中。

六月丙子，殺太府監完顏馮六。宋派遣使節前來請求歸還陵墓地，不答應。

九月庚戌，賜燕京役夫帛，人一匹。以東京路兵馬都總管府判官蕭子敏爲高麗生日使，修起居注蕭彭哥爲夏國生日使。

十月己巳，殺蘭子山猛安蕭拱。以右副點檢不术魯阿海等爲宋正旦使。

十一月癸亥，詔罷世襲萬户官，前後賜姓人各復本姓。

十二月戊辰，杖壽寧縣主徐輦。癸酉，獵于近郊。乙酉，還宫。是歲，子崇王元壽薨。

四年正月丁酉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群臣請立皇太子，從之。戊戌，初定東宫官屬。立捕盗賞格。癸卯，太白經天。壬子，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亥，朝謁世祖、太祖、太宗、德宗陵。甲子，還宫。

二月丁卯，立子光英爲皇太子，庚午，詔中外。甲戌，如燕京。昭義軍節度使蕭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謗。上曰："仲宣之侄迪輦阿不近以誹謗誅，故敢妄訴。"命殺告者。迪輦阿不者，蕭拱也。戊子，次泰州。

三月丙申朔，以刑部尚書田秀潁等爲宋生日使。

四月丙寅朔，有司請今歲河南北選人并赴中京銓注，從之。壬辰，上自泰州如凉陘。

五月丁酉，獵于立列只山。甲寅，賜獵士，人一羊。乙卯，次臨潢府。丁巳，太白經天。

六月甲子朔，駐綿山。戊寅，權楚底部猛安那野伏誅。

七月癸卯，命崇義軍節度使烏帶之妻唐括定哥殺其夫而納之。

八月癸亥朔，獵于途你山。甲戌，以侍御史保魯鞫事不實，杖之。

九月庚戌，賜帛給修建燕京的役夫，每人一匹。以東京路兵馬都總管府判官蕭子敏爲高麗生日使，修起居注蕭彭哥爲夏國生日使。

十月己巳，殺蘭子山猛安蕭拱。以右副點檢不术魯阿海等爲宋正旦使。

十一月癸亥，下詔廢除世襲萬户官，前後賜姓的人都分别恢復本姓。

十二月戊辰，杖罰壽寧縣主徐輦。癸酉，到近郊打獵。乙酉，回宫。當年，兒子崇王元壽去世。

天德四年正月丁酉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群臣請立皇太子，同意。戊戌，首次規定東宫的屬官。訂立捕盗賞格。癸卯，太白星經過天空。壬子，生日，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癸亥，朝拜世祖、太祖、太宗、德宗的陵墓。甲子，回宫。

二月丁卯，立子光英爲皇太子，庚午，詔告中外。甲戌，前往燕京。昭義軍節度使蕭仲宣的家奴告發他的主子怨恨誹謗。皇上説："仲宣的侄兒迪輦阿不最近因誹謗被殺，所以敢於隨意控告。"命令殺告發的人。迪輦阿不，就是蕭拱。戊子，住泰州。

三月丙申初一，以刑部尚書田秀潁等爲宋生日使。

四月丙寅初一，有關官員請求今年河南、河北候選的官員都到中京選授，同意。壬辰，皇上從泰州前往凉陘。

五月丁酉，在立列只山打獵。甲寅，賞賜打獵的兵士，每人一隻羊。乙卯，住臨潢府。丁巳，太白星經過天空。

六月甲子初一，駐扎在綿山。戊寅，權楚底部猛安那野被處死。

七月癸卯，命令崇義軍節度使烏帶的妻子唐括定哥殺掉她的丈夫，然後娶了她。

八月癸亥初一，在途你山打獵。甲戌，因侍御史保魯審查事情不實，罰杖打。丙子，住在鐸

丙子，次于鐸瓦。

九月甲午，次中京。丙午，尚書右丞相大臭罷。殺太府少監劉景。以都水使者完顔麻潑爲高麗生日使，吏部郎中蕭中立爲夏國生日使。

十月壬戌朔，使使奉遷太廟神主。御史大夫趙資福罷。甲申，以太子詹事張用直等爲賀宋正旦使。殺太祖長公主兀魯，杖罷其夫平章政事徒單恭，封其侍婢忽撻爲國夫人。恭之兄定哥初尚兀魯，定哥死，恭强納焉，而不相能，又與侍婢忽撻不協。忽撻得幸于后，遂譖于上，故見殺，而并罷恭。

十一月戊戌，以咸平尹李德固爲平章政事。辛丑，買珠于烏古迪烈部及蒲與路，禁百姓私相貿易，仍調兩路民夫，采珠一年。戊申，以前平章政事徒單恭爲司徒。

十二月甲子，斬妄人敵仙于中京市。辛未，以汴京路都轉運使左瀛等爲賀宋正旦使。庚寅，太尉、領三省事、樞密使兖薨。

貞元元年正月辛卯朔，上不視朝。詔有司受宋、高麗、夏、回紇貢獻。丙午，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以中京留守高楨爲御史大夫。

二月庚申，上自中京如燕京。

三月辛亥，上至燕京，初備法駕。甲寅，親選良家子百三十餘人充後宫。乙卯，以遷都詔中外。改元貞元。改燕京爲中都，府曰大興，汴京爲南京，中京爲北京。丙辰，以司徒徒單恭爲太保、領三省事，平章政事蕭裕爲右丞相兼中書令，右丞張浩、左丞張通古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張中孚爲左丞，蕭玉爲右丞，平章政事李德固爲司空，左宣徽使劉萼爲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昂爲樞密使，工部尚

瓦。

九月甲午，住在中京。丙午，尚書右丞相大臭罷官。殺太府少監劉景。以都水使者完顔麻潑爲高麗生日使，吏部郎中蕭中立爲夏國生日使。

十月壬戌初一，派使者奉遷太廟的神主。御史大夫趙資福罷官。甲申，以太子詹事張用直等爲賀宋正旦使。殺太祖的長公主兀魯，罰杖并罷免她的丈夫平章政事徒單恭，封他的侍婢忽撻爲國夫人。徒單恭的哥哥定哥當初娶兀魯，定哥死，徒單恭强行娶她，然而相處不好，兀魯又與侍婢忽撻不和。忽撻在皇后那兒得寵，於是向皇上誣陷兀魯，所以被殺，又同時罷免徒單恭。

十一月戊戌，以咸平尹李德固爲平章政事。辛丑，在烏古迪烈部及蒲與路買珠，禁止百姓私相買賣，又調兩路民夫，采珠一年。戊申，以前平章政事徒單恭爲司徒。

十二月甲子，在中京的街市上處死無知妄爲的人敵仙。辛未，以汴京路都轉運使左瀛等爲賀宋正旦使。庚寅，太尉、領三省事、樞密使兖去世。

貞元元年正月辛卯初一，皇上不臨朝。詔有關部門接受宋、高麗、夏、回紇的進貢獻納。丙午，生日，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以中京留守高楨爲御史大夫。

二月庚申，皇上從中京前往燕京。

三月辛亥，皇上到達燕京，初次備齊了車駕。甲寅，親自挑選清白人家女子一百三十多人充實後宫。乙卯，將遷都的事詔告中外。改年號叫貞元。改燕京爲中都，府叫大興，汴京爲南京，中京爲北京。丙辰，任命司徒徒單恭爲太保、領三省事，平章政事蕭裕爲右丞相兼任中書令，右丞張浩、左丞張通古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張中孚爲左丞，蕭玉爲右丞，平章政事李德固爲司空，左宣徽使劉萼爲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昂爲樞密使，工部尚書僕散師恭爲樞密副使。

書僕散師恭爲樞密副使。

四月辛酉，以右宣徽使紇石烈撒合輦等爲賀宋生日使。辛未，特封唐括定哥爲貴妃。戊寅，皇太后大氏崩。

五月辛卯，殺弟西京留守蒲家。西京兵馬完顔謨盧瓦、編修官圓福奴、通進孛迭坐與蒲家善，并殺之。乙卯，以京城隙地賜朝官及衛士。

六月乙丑，以安國軍節度使耶律恕爲參知政事。

七月戊子朔，元賜朝官京城隙地，徵錢有差。

八月壬戌，司空李德固薨。禁中都路捕射獐兔。戊寅，賜營建宮室工匠及役夫帛。

九月丁亥朔，以翰林待制謀良虎爲夏國生日使，吏部郎中窊合山爲高麗生日使。

十月丁巳，獵于良鄉。封料石岡神爲靈應王。初，海陵嘗過此祠，持杯珓禱曰："使吾有天命，當得吉卜。"投之，吉。又禱曰："果如所卜，他日當有報，否則毁爾祠宇。"投之，又吉，故封之。戊午，還宮。壬戌，有司言，太后園陵未畢，合停冬享及祫祭，從之。丙子，命内外官聞大功以上喪，止給當日假，若父母喪，聽給假三日，著爲令。

十一月丙戌朔，定州獻嘉禾，詔自今不得復進。己丑，瑤池殿成。丙申，以户部尚書蔡松年等爲賀宋正旦使。戊戌，左丞相耨盌温都思忠致仕。庚戌，以樞密使昂爲左丞相，樞密副使僕散師恭爲樞密使。

十二月，太白經天。戊午，特賜貴妃唐括定哥家奴孫梅進士及第。壬戌，以簽書樞密院事南撒爲樞密副使。辛未，封所納皇叔曹國王宗敏妃

四月辛酉，以右宣徽使紇石烈撒合輦等爲賀宋生日使。辛未，特封唐括定哥爲貴妃。戊寅，皇太后大氏逝世。

五月辛卯，殺弟西京留守蒲家。西京兵馬完顔謨盧瓦、編修官圓福奴、通進孛迭因與蒲家友善，一并殺掉。乙卯，將京城的空地賜給朝官及衛士。

六月乙丑，任命安國軍節度使耶律恕爲參知政事。

七月戊子初一，原先賜給朝官的京城空地，按等級徵收價錢。

八月壬戌，司空李德固去世。禁止中都路捕獲射獵獐和兔。戊寅，賜帛給營建宮室的工匠及役夫。

九月丁亥初一，以翰林待制謀良虎爲夏國生日使，吏部郎中窊合山爲高麗生日使。

十月丁巳，在良鄉打獵。封料石岡神爲靈應王。當初，海陵曾經過這個神祠，拿着占卜用具祈禱道："假使我能當帝王，當得吉卜。"投下占卜物，吉祥。又祈禱："果真如所卜的那樣，他日當有回報，否則就搗毁你的祠宇。"再投，又吉祥，所以加封。戊午，回宮。壬戌，有關官員説，太后的園陵没有完工，應當暫停冬享及合祭，同意。丙子，命令京城内外官得知親戚親族以上的喪事，衹給當天的假，若是父母喪，允許給假三天，訂爲法令。

十一月丙戌初一，定州進獻吉祥禾苗，詔令從今以後不得再進。己丑，瑤池殿建成。丙申，以户部尚書蔡松年等爲賀宋正旦使。戊戌，左丞相耨盌温都思忠辭官。庚戌，任命樞密使昂爲左丞相，樞密副使僕散師恭爲樞密使。

十二月，太白星經過天空。戊午，特賜貴妃唐括定哥的家奴孫梅進士及第。壬戌，以簽書樞密院事南撒爲樞密副使。辛未，封所娶的皇叔曹國王宗敏的妻子阿懶爲昭妃。丙子，貴妃唐括定

阿懶爲昭妃。丙子，貴妃唐括定哥坐與舊奴奸，賜死。

閏月乙酉朔，殺護衛特謨葛。癸巳，定社稷制度。太白經天。癸卯，以太保、領三省事徒單恭爲太師，領三省事如故。命西京路統軍撻懶、西北路招討蕭懷忠、臨潢府總管馬和尚、烏古迪烈司招討斜野等北巡。

二年正月甲寅朔，上不豫，不視朝。賜宋、高麗、夏使就館燕。庚申，太白經天。尚書右丞相蕭裕與前真定尹蕭馮家奴、前御史中丞蕭招折、博州同知遥設等謀反，伏誅，詔中外。己巳，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

二月甲申朔，以平章政事張浩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甲午，以尚書右丞蕭玉爲平章政事，前河南路統軍使張暉爲尚書右丞，西北路招討使蕭好胡爲樞密副使。

三月戊辰，夏遣使賀遷都。

四月丙戌，幸大興府及都轉運使司。遣薦含桃于衍慶宫。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避正殿，敕百官勿治事。己未，詔自今每月上七日不奏刑名，尚食進饌不進肉。丁卯，始置交鈔庫，設使副員。丁丑，太原尹徒單阿里出虎伏誅，復命其子术斯剌乘傳焚其骨，擲水中。

七月庚申，初設鹽鈔香茶文引印造庫使副。丙子，參知政事耶律恕罷。

八月丙午，以左丞相昂去衣杖其弟婦，命杖之。戊申，以御史大夫高楨爲司空，御史大夫如故。

九月己未，常武殿擊鞠，令百姓縱觀。辛酉，以吏部尚書蕭頤爲參知政事。癸亥，獵于近郊。丁卯，次順州。太師、領三省事徒單恭薨。是

哥因與以前的奴隸通奸，令其自殺。

閏月乙酉初一，殺護衛特謨葛。癸巳，規定祭土、穀神的制度。太白星經過天空。癸卯，任命太保、領三省事徒單恭爲太師，領三省事如舊。命令西京路統軍撻懶、西北路招討蕭懷忠、臨潢府總管馬和尚、烏古迪烈司招討斜野等到北方巡視。

貞元二年正月甲寅初一，皇上有病，不臨朝。賜宋、高麗、夏的使節在賓館宴會。庚申，太白星經過天空。尚書右丞相蕭裕與前真定尹蕭馮家奴、前御史中丞蕭招折、博州同知遥設等謀反，被處死，詔告朝廷内外。己巳，生日，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

二月甲申初一，任命平章政事張浩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甲午，任命尚書右丞蕭玉爲平章政事，前河南路統軍使張暉爲尚書右丞，西北路招討使蕭好胡爲樞密副使。

三月戊辰，夏派遣使節慶賀遷都。

四月丙戌，親臨大興府及都轉運使司。派人到衍慶宫獻櫻桃。

五月癸丑初一，發生日食。避開正殿，命令百官不辦公。己未，詔令從今以後每月初七日不進奏刑獄，尚食官進食物時不進肉。丁卯，開始設立交鈔庫，設置交鈔庫使、副使。丁丑，太原尹徒單阿里出虎被處死，又命令他的兒子术斯剌乘驛站車馬前去焚燒他的骨頭，扔到水中。

七月庚申，首次設置鹽鈔香茶文引印造庫使、副使。丙子，參知政事耶律恕被罷官。

八月丙午，因左丞相昂脱去衣服打他的弟媳婦，命令罰杖打。戊申，以御史大夫高楨爲司空，御史大夫如前。

九月己未，在常武殿踢皮球，讓百姓隨便觀看。辛酉，以吏部尚書蕭頤爲參知政事。癸亥，到近郊打獵。丁卯，住順州。太師、領三省事徒單恭去世。這天晚上，回宫。乙亥，又到近郊打

夜，還宫。乙亥，復獵于近郊。

十月庚辰朔，殺廣寧尹韓王亨。庚寅，還宫。庚子，以左丞相致仕温都思忠起爲太傅、領三省事。以刑部侍郎白彦恭等爲賀宋正旦使。

十一月戊辰，上命諸從姊妹皆分屬諸妃，出入禁中，與爲淫亂，卧内遍設地衣，裸逐爲戲。是月，初置惠民局。高麗遣使謝賜生日。

十二月乙酉，以太傅温都思忠爲太師，領三省事如故，平章政事張通古爲司徒，平章政事如故。

三年正月己酉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辛酉，以判東京留守大臭爲太傅，領三省事。甲子，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

二月壬午，以左丞相昂爲太尉、樞密使，右丞相張浩爲左丞相兼侍中，樞密使僕散師恭爲右丞相兼中書令。尚書左丞張中孚罷，右丞張暉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劉蕚爲左丞，參知政事蕭賾爲右丞，吏部尚書蔡松年爲參知政事。

三月壬子，以左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爲山陵，建行宫其麓。庚午，以左司郎中李通爲賀宋生日使。

夏四月丁丑朔，昏霧四塞，日無光，凡十有七日。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癸丑，南京大内火。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宫。丙寅，如大房山，營山陵。

六月丙戌，登寶昌門觀角抵，百姓縱觀。乙未，命右丞相僕散師恭、大宗正丞胡拔魯如上京，奉遷山陵及迎永壽宫皇太后。

獵。

十月庚辰初一，殺廣寧尹韓王亨。庚寅，回宫。庚子，由左丞相退休的温都思忠被起用爲太傅、領三省事。以刑部侍郎白彦恭等爲賀宋正旦使。

十一月戊辰，皇上命令各堂姊妹都分别隸屬各妃子，出入禁宫中，與她們進行淫亂，卧室内都鋪設地毯，裸體追逐作爲游戲。本月間，初次設置惠民局。高麗派遣使節感謝生日賞賜。

十二月乙酉，任命太傅温都思忠爲太師，領三省事如舊，平章政事張通古爲司徒，平章政事如舊。

貞元三年正月己酉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辛酉，以判東京留守大臭爲太傅，領三省事。甲子，生日，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

二月壬午，任命左丞相昂爲太尉、樞密使，右丞相張浩爲左丞相兼任侍中，樞密使僕散師恭爲右丞相兼任中書令。尚書左丞張中孚被罷官，右丞張暉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劉蕚爲左丞，參知政事蕭賾爲右丞，吏部尚書蔡松年爲參知政事。

三月壬子，以左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次去見僧人法寶一定坐在他的下方，有失大臣體統，各罰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罰杖二百。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爲陵墓，在山麓修建行宫。庚午，以左司郎中李通爲賀宋生日使。

夏四月丁丑初一，迷霧遮天地，太陽無光，共持續十七天。

五月丁未初一，發生日食。癸丑，南京皇宫發生火災。乙卯，命令判大宗正事京等前往上京，恭遷太祖、太宗的梓棺。丙寅，往大房山，營建陵墓。

六月丙戌，登上寶昌門觀看角抵戲，百姓任意觀看。乙未，命令右丞相僕散師恭、大宗正丞胡拔魯往上京，恭遷陵墓及迎永壽宫皇太后。

七月癸丑，太白晝見。辛酉，如大房山，杖提舉營造官吏部尚書耶律安禮等。乙亥，還宮。

八月壬午，如大房山。甲申，啓土，賜役夫，人絹一匹。是日，還宮。甲午，遣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乙未，增置教坊人數。庚子，杖左宣徽使敬嗣暉、同知宣徽事烏居仁及尚食官。

九月戊申，平章政事張暉迎祭梓宮于宗州。乙卯，上謂宰臣及左司官曰："朝廷之事，尤在慎密。昨授張中孚、趙慶襲官，除書未到，先已知之，皆汝等泄之也。敢復爾者，殺無赦。"己未，如大房山。庚申，還宮。丙寅，以殿前都點檢納合椿年爲參知政事。丁卯，上親迎梓宮及皇太后于沙流河，命左右持杖二束，跽太后前，曰："某不孝，久失溫凊，願痛笞之。"太后掖起之，曰："凡民有子克家，猶愛之，况我有子如此。"叱持杖者退。庚午，獵，親射獐以薦梓宮。壬申，至自沙流河。

十月丙子，皇太后至中都，居壽康宮。戊寅，權奉安太廟神主于延聖寺，致奠梓宮于東郊，舉哀。己卯，梓宮至中都，以大安殿爲丕承殿，安置。壬午，命省部諸司便服治事，不奏死刑一月。辛卯，告于丕承殿。乙未，如葭宮，册謚永寧皇太后曰慈憲皇后。丁酉，大房山行宮成，名曰磐寧。戊戌，還宮。己亥，以翰林學士承旨耶律歸一等爲賀宋正旦使。

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甲寅，詔内外大小職官覃遷一重，貞元四年租税并與放免，軍士久於屯戍不經替换者，人賜絹三匹、銀三兩。群臣稱賀。丙辰，燕百官於泰和殿。丁卯，奉安神主于

七月癸丑，太白星白天出現。辛酉，往大房山，杖罰提舉營造官吏部尚書耶律安禮等。乙亥，回宮。

八月壬午，往大房山。甲申，動土，賞賜役夫，每人一匹絹。當天，回宮。甲午，派遣平章政事蕭玉到廣寧迎接祭祀祖宗梓棺。乙未，增加宮廷樂隊人數。庚子，杖罰左宣徽使敬嗣暉、同知宣徽事烏居仁以及尚食官。

九月戊申，平章政事張暉到宗州迎接祭祀梓棺。乙卯，皇上對宰臣及左司官説："朝廷的事，尤其要審慎保密。昨天授任張中孚、趙慶襲官職，授官的文書還没有到，就先已經知道了，都是你們泄露的。誰敢再這樣做，格殺不赦。"己未，往大房山。庚申，回宮。丙寅，以殿前都點檢納合椿年爲參知政事。丁卯，皇上到沙流河親自迎接梓棺及皇太后，命令左右的人手持兩把杖，跪在太后面前，説："某不孝，很久没有盡冬暖夏凉的照料，希望痛打我。"太后將他扶起來，説："凡是老百姓有兒子能够經營家業，還愛他，何况我有這樣的兒子。"喝斥持杖的人退下。庚午，打獵，親自射獐以獻祭梓棺。壬申，從沙流河回到京城。

十月丙子，皇太后到達中都，住在壽康宮。戊寅，暫在延聖寺安放太廟神主，到東郊向梓棺致祭，舉行哀悼儀式。己卯，梓棺到達中都，以大安殿爲丕承殿，安置梓棺。壬午，命令省部各部門便服辦公，不進奏死刑一個月。辛卯，到丕承殿祭告。乙未，往放葭棺的地方，册謚永寧皇太后叫慈憲皇后。丁酉，大房山的行宮建成，取名叫磐寧。戊戌，回宮。己亥，以翰林學士承旨耶律歸一等爲賀宋正旦使。

十一月乙巳初一，梓棺由丕承殿出發。戊申，重建陵墓的禮儀完成。甲寅，下詔内外大小職官普遍升一級官，貞元四年的租税全部免除，軍士駐守時間長久未經替换的，每人賜絹三匹、銀三兩。群臣稱頌祝賀。丙辰，在泰和殿宴會百官。丁卯，安放神主到太廟。戊辰，群臣稱頌祝

太廟。戊辰，群臣稱賀。辛未，獵于近郊。

十二月己丑，還宫。木冰。乙未，上朝太后于壽康宫。己亥，太傅、領三省事大臭薨，親臨哭之，命有司廢務及禁樂三日。

正隆元年正月癸卯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己酉，群臣奉上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上自九月廢朝，常數月不出，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省于卧內。庚戌，始視朝。戊午，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丑，觀角抵戲。罷中書、門下省。以太師、領三省事溫都思忠為尚書令，太尉、樞密使昂為太保，右丞相僕散師恭為太尉、樞密使。左丞劉蕚、右丞蕭賾罷，參知政事蔡松年為尚書右丞。樞密副使蕭懷忠罷，吏部尚書耶律安禮為樞密副使。平章政事蕭玉為右丞相，平章政事張暉罷，不置平章政事官。

二月癸酉朔，改元正隆，大赦。庚辰，御宣華門觀迎佛，賜諸寺僧絹五百匹、綵五十段、銀五百兩。辛巳，改定內外諸司印記。乙未，司徒張通古致仕。庚子，謁山陵。辛丑，還都。

三月壬寅朔，始定職事官朝參等格。仍罷兵衛。庚申，以左宣徽使敬嗣暉等為賀宋生日使。

四月，太尉、樞密使僕散師恭以父憂，起復如故。

五月辛亥，修容安氏閤女御為妖所憑，舞噪宫中，命殺之。是月，頒行正隆官制。

六月庚辰，天水郡公趙桓薨。丙戌，以尚書右丞蔡松年為左丞，樞密副使耶律安禮為右丞，駙馬都尉烏古論當海為樞密副使。

賀。辛未，到近郊打獵。

十二月己丑，回宫。樹木結冰。乙未，皇上到壽康宫拜見太后。己亥，太傅、領三省事大臭去世，親臨痛哭，命令有關部門停止公務及禁止奏樂三天。

正隆元年正月癸卯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己酉，群臣奉上尊號叫聖文神武皇帝。皇上自九月起停止上朝，曾有數月不出宫，遇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在卧室内觀看。庚戌，開始臨朝。戊午，生日，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乙丑，觀看角抵戲。撤銷中書、門下省。任命太師、領三省事溫都思忠爲尚書令，太尉、樞密使昂爲太保，右丞相僕散師恭爲太尉、樞密使。左丞劉蕚、右丞蕭賾被罷官，參知政事蔡松年爲尚書右丞。樞密副使蕭懷忠被罷官，吏部尚書耶律安禮爲樞密副使。平章政事蕭玉爲右丞相，平章政事張暉被罷官，不設置平章政事官。

二月癸酉初一，改年號叫正隆，大赦。庚辰，到宣華門觀看迎佛，賜給各寺僧人絹五百匹、綵五十段、銀五百兩。辛巳，改定内外各部門的印記。乙未，司徒張通古辭官。庚子，拜謁陵墓。辛丑，回都。

三月壬寅初一，首次定職事官上朝參見等條規。撤銷兵衛。庚申，以左宣徽使敬嗣暉等爲賀宋生日使。

四月，太尉、樞密使僕散師恭因喪父，喪期未滿便復職如舊。

五月辛亥，修容安氏房裏的女傭人被妖魔附體，在宫中又跳又鬧，命令殺掉。本月，頒行正隆官制。

六月庚辰，天水郡公趙桓去世。丙戌，任命尚書右丞蔡松年爲左丞，樞密副使耶律安禮爲右丞，駙馬都尉烏古論當海爲樞密副使。

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宫。

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

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丁酉，還宫。

閏月己亥朔，山陵禮成，群臣稱賀。甲辰，回鶻使使寅术烏籠骨來貢。庚寅，杖右丞相蕭玉、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禮、御史中丞馬諷等。

十一月己巳朔，以右司郎中梁銶等爲賀宋正旦使。癸巳，禁二月八日迎佛。

二年正月戊辰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庚辰，太白晝見。癸未，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庚寅，以工部侍郎韓錫同知宣徽院事，錫不謝，杖百二十，奪所授官。

二月辛丑，初定太廟時享牲牢禮儀。癸卯，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亡告身，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參酌削降。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毁抹，雖墳墓碑志并發而毁之。

三月丙寅朔，高麗遣使賀受尊號。

四月戊戌，追降景宣皇帝爲豐王。以簽書宣徽院事張喆爲横賜高麗使，宿直將軍温敦斡喝爲横賜夏國使。

六月乙未，參知政事納合椿年薨。以禮部尚書耶律守素等爲賀宋生日使。

八月癸卯，始置登聞院。甲寅，罷上京留守司。

九月乙丑，以宿直將軍僕散烏里黑爲夏國生日使。戊子，罷護駕軍，置龍翔虎步軍。罷尚書省文資令史出爲外官。

七月己酉，命令太保昂前往上京，恭遷始祖以下梓棺。

八月丁丑，往大房山視察陵墓。

十月乙酉，在大房山安葬始祖以下十位皇帝。丁酉，回宫。

閏月己亥初一，安葬禮儀完成，群臣稱頌祝賀。甲辰，回鶻派使節寅术烏籠骨前來進貢。庚寅，杖罰右丞相蕭玉、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禮、御史中丞馬諷等。

十一月己巳初一，以右司郎中梁銶等爲賀宋正旦使。癸巳，禁止二月八日迎佛。

正隆二年正月戊辰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庚辰，太白星白天出現。癸未，生日，宋、高麗、夏派遣使者前來慶賀。庚寅，任命工部侍郎韓錫同知宣徽院事，韓錫不拜謝，罰杖打一百二十，削去授與的官職。

二月辛丑，初次規定太廟按時祭享所用家畜祭品的禮儀。癸卯，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的等級，命令設置官局追收未死和已死的人的封爵誥命，未死的二品以上，已死的一品，參酌削降。公私文書，衹要有王爵字樣的，都要規定期限銷毁或塗抹，即使是墳墓裹的碑文也都要開墓毁掉。

三月丙寅初一，高麗派遣使節慶賀接受尊號。

四月戊戌，追降景宣皇帝爲豐王。任命簽書宣徽院事張喆爲横賜高麗使，宿直將軍温敦斡喝爲横賜夏國使。

六月乙未，參知政事納合椿年去世。以禮部尚書耶律守素等爲賀宋生日使。

八月癸卯，開始設置登聞院。甲寅，撤銷上京留守司。

九月乙丑，以宿直將軍僕散烏里黑爲夏國生日使。戊子，撤銷護駕軍，設置龍翔虎步軍。停止將尚書省的文資令史派出做地方官。

是秋，中都、山東、河東蝗。

十月壬寅，命會寧府毁舊宫殿、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丁未，禁賣古器入他境。乙卯，初鑄銅錢。

十一月辛未，以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高助不古等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己亥，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紇石烈良弼爲參知政事。

三年正月壬戌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丙寅，子矧思阿不死，殺太醫副使謝友正及其乳母等。丁丑，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己卯，杖右諫議大夫楊伯雄。

二月壬辰朔，都城及京兆初置錢監。甲午，遣使檢視隨路金銀銅鐵冶。

三月辛酉朔，司天奏日食，候之不見。命自今遇日食，面奏，不須頒告。辛巳，以兵部尚書蕭恭等爲賀宋生日使。

四月丙辰，樞密副使烏古論當海罷，以北京留守張暉爲樞密副使。

六月壬辰，蝗入京師。

七月庚申，封子廣陽爲滕王。甲申，以右丞相蕭玉爲司徒，尚書左丞蔡松年爲右丞相，右丞耶律安禮爲左丞，參知政事紇石烈良弼爲右丞，左宣徽使敬嗣暉、吏部尚書李通爲參知政事。

九月己未，太白經天。甲子，滕王廣陽薨。庚午，以宿直將軍阿魯保爲夏國生日使。丁丑，以教坊提點高存福爲高麗生日使。辛巳，遷中都屯軍二猛安於南京，遣吏部尚書李惇等分地安置。

十月戊戌，詔尚書省："凡事理不當者，許詣登聞檢院投狀，院類奏覽訖，付御史臺理問。"

當年秋季，中都、山東、河東發生蝗災。

十月壬寅，命令會寧府拆毁舊宫殿、各大族的住宅及儲慶寺，填平遺址進行耕種。丁未，禁止將古器物賣給其他國家。乙卯，開始鑄造銅錢。

十一月辛未，以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高助不古等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己亥，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紇石烈良弼爲參知政事。

正隆三年正月壬戌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丙寅，子矧思阿不死，殺太醫副使謝友正以及他的乳母等人。丁丑，生日，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己卯，杖罰右諫議大夫楊伯雄。

二月壬辰初一，都城及京兆首次設置錢監。甲午，派遣使者檢查巡視各路的金銀銅鐵冶煉場。

三月辛酉初一，司天上奏有日食，等候没有出現。命令從今以後遇有日食，當面奏報，無須頒布告示。辛巳，以兵部尚書蕭恭等爲賀宋生日使。

四月丙辰，樞密副使烏古論當海被罷免，以北京留守張暉爲樞密副使。

六月壬辰，蝗蟲飛入京師。

七月庚申，封子廣陽爲滕王。甲申，任命右丞相蕭玉爲司徒，尚書左丞蔡松年爲右丞相，右丞耶律安禮爲左丞，參知政事紇石烈良弼爲右丞，左宣徽使敬嗣暉、吏部尚書李通爲參知政事。

九月己未，太白星經過天空。甲子，滕王廣陽去世。庚午，以宿直將軍阿魯保爲夏國生日使。丁丑，以教坊提點高存福爲高麗生日使。辛巳，遷移中都的駐軍二猛安到南京，派遣吏部尚書李惇等分地安置。

十月戊戌，詔令尚書省："凡事情有不合理的，允許到登聞檢院投遞訴狀，登聞檢院按類進奏閱讀後，交御史臺審理。"

十一月辛酉，以工部尚書蘇保衡等爲賀宋正旦使。癸亥，詔有司勸政安民。癸未，尚書左丞耶律安禮罷。參知政事李通以憂制，起復如故。詔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

十二月乙卯，以樞密副使張暉爲尚書左丞。歸德尹致仕高召和式起爲樞密副使。

四年正月丙辰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上朝太后于壽康宮。丁巳，御史大夫高楨薨。庚申，更定私相越境法，并論死。辛酉，罷鳳翔、唐、鄧、潁、蔡、鞏、洮、膠西諸榷場，置場泗州。辛未，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

二月己丑，以左宣徽使許霖爲御史大夫。丁未，修中都城。造戰船于通州。詔諭宰臣以伐宋事。調諸路猛安謀克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亦不許留侍。

三月丙辰朔，遣兵部尚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

四月辛丑，命增山東路泉水、畢括兩營兵士廩給。庚戌，詔諸路舊貯軍器并致于中都。時方建宮室於南京，又中都與四方所造軍器材用皆賦於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辛亥，尚書左丞張暉、御史大夫許霖罷。以大興尹徒單貞爲樞密副使。以秘書監王可道等爲賀宋生日使。

八月，詔諸路調馬，以户口爲差，計五十六萬餘匹，富室有至六十匹者，仍令户自養飼以俟。己卯，尚書右丞相蔡松年薨。

九月，以翰林待制完顏達紀爲高

十一月辛酉，以工部尚書蘇保衡等爲賀宋正旦使。癸亥，詔令有關官員勤於政事，安定人民。癸未，尚書左丞耶律安禮被罷官。參知政事李通按規定應守喪，復職如舊。詔令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的宮室。

十二月乙卯，以樞密副使張暉爲尚書左丞。以歸德尹退休的高召和式爲樞密副使。

正隆四年正月丙辰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皇上到壽康宮拜見太后。丁巳，御史大夫高楨去世。庚申，改定私相越境法，都處以死刑。辛酉，撤銷鳳翔、唐、鄧、潁、蔡、鞏、洮、膠西各專賣場，在泗州設場。辛未，生日，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

二月己丑，以左宣徽使許霖爲御史大夫。丁未，整修中都城。在通州造戰船。將討伐宋的事下詔告訴宰臣。調各路猛安、謀克軍中年齡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的人，都登記在册，即使父母年老人數多也不許留下侍奉。

三月丙辰初一，派遣兵部尚書蕭恭去劃定與夏國的邊界。派遣使者分別到各道總管府監督製造兵器。

四月辛丑，命令增加山東路泉水、畢括兩營兵士的給養。庚戌，詔令各路把過去貯藏的軍器都運到中都。當時正在南京建造宮室，又中都與各地所造軍器的材料花費都取於百姓，箭翎一尺值到一千錢，村落間往往殺牛以供給牛筋牛皮，以至於鳥類狗猪没有不被殺的。辛亥，尚書左丞張暉、御史大夫許霖被罷免。以大興尹徒單貞爲樞密副使。以秘書監王可道等爲賀宋生日使。

八月，詔各路調馬，按户口多少爲等級徵調，計有五十六萬餘匹，富人家有達到六十匹的，仍令各户自己飼養等待。己卯，尚書右丞相蔡松年去世。

九月，以翰林待制完顏達紀爲高麗生日使，

麗生日使，宿直將軍加古撻懶為夏國生日使。

十月乙亥，獵于近郊，觀造船于通州。賜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樞密副使徒單貞佩刀入宮。

十一月甲辰，以翰林侍講學士施宜生等為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乙卯，宋遣使告母韋氏哀。甲子，太白晝見。乙丑，以左副點檢大懷忠等為宋吊祭使。乙亥，太醫使祁宰上疏諫伐宋，殺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未，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

二月壬子，宋遣使獻母后遺留物。丁卯，太白晝見。辛未，河東、陜西地震，鎮戎、德順軍大風，壞廬舍，人多壓死。甲戌，遣引進使高植、刑部郎中海狗分道監視所獲盜賊，并凌遲處死，或鋸灼去皮截手足。仍戒屯戍千户謀克等，後有獲者，并處死，總管府官亦决罰。

三月辛巳，東海縣民張旺、徐元等反，遣都水監徐文、步軍指揮使張弘信、同知大興尹事李惟忠、宿直將軍蕭阿窊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命之曰："朕意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庚子，以司徒、判大宗正事蕭玉為御史大夫，司徒如故，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為左丞，横海軍節度使致仕劉長言起為右丞。

四月庚戌，昭妃蒲察阿里忽有罪賜死。甲寅，宿州防禦使耶律翼使宋失體，杖二百，除名。甲戌，太白晝見。

六月，徐文等破賊張旺、徐元，東海平。

七月辛巳，詔東海縣徐元、張旺詿誤者，并釋之。壬午，以張弘信被

宿直將軍加古撻懶爲夏國生日使。

十月乙亥，到近郊打獵，到通州觀看造戰船。賜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樞密副使徒單貞可以佩刀入宫。

十一月甲辰，以翰林侍講學士施宜生等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乙卯，宋派使節以皇帝母韋氏逝世來報喪。甲子，太白星白天出現。乙丑，以左副點檢大懷忠等爲宋吊祭使。乙亥，太醫使祁宰上疏勸阻伐宋，被處死。

正隆五年正月庚辰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乙未，生日，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

二月壬子，宋派遣使節進獻母后的遺物。丁卯，太白星白天出現。辛未，河東、陜西地震，鎮戎、德順軍颳大風，破壞房屋，很多人被壓死。甲戌，派遣引進使高植、刑部郎中海狗分道監察巡視所捕獲的盜賊，全部用剮刑處死，有的鋸割燒灼去皮砍斷手足。就此命令駐守千户謀克等，以後再有捕獲的人，都處死，總管府的官員也要參加審理。

三月辛巳，東海縣百姓張旺、徐元等造反，派遣都水監徐文、步軍指揮使張弘信、同知大興尹事李惟忠、宿直將軍蕭阿窊率領水兵九百人，渡海討伐，命令他們道："朕的意思并不在一座城池，是要考驗水兵。"庚子，任命司徒、判大宗正事蕭玉爲御史大夫，司徒如舊，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爲左丞，起用以横海軍節度使退休的劉長言爲右丞。

四月庚戌，昭妃蒲察阿里忽有罪令其自殺。甲寅，宿州防禦使耶律翼出使宋有失體統，罰杖二百，削職爲民。甲戌，太白星白天出現。

六月，徐文等打敗盜賊張旺、徐元，東海平定。

七月辛巳，詔令東海縣因徐元、張旺事受連累的，全都釋放。壬午，因張弘信受命討賊，托

命討賊，稱疾逗遛萊州，與妓樂飲燕，杖之二百。癸卯，遣使簽諸路漢軍。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辛亥，命榷貨務并印造鈔引庫起赴南京。己巳，樞密副使徒單貞罷，以太子少保徒單永年為樞密副使。辛未，謁山陵，見田間穫者，問其豐耗，以衣賜之。

九月己卯，還宮。

十月庚午，遣護衛完顏普連等二十四人督捕山東、河東、河北、中都盜賊。籍諸路水手得三萬人。

十一月乙酉，以濟南尹僕散烏者等為賀宋正旦使。尚書右丞劉長言罷。命親軍司以所掌付大興府。置左右驍騎都副指揮使，隸點檢司；步軍都副指揮使，隸宣徽院。

十二月癸丑，禁中都、河北、山東、河南、河東、京兆軍民網捕禽獸及畜養雕隼者。戊辰，禁朝官飲酒，犯者死，三國人使燕飲者罪。

六年正月甲戌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丑，判大宗正徒單貞、益都尹京、安武軍節度使爽、金吾衛上將軍阿速飲酒，以近屬故，杖貞七十，餘皆杖百。壬午，上將如南京，以司徒、御史大夫蕭玉為大興尹，司徒如前。樞密副使徒單永年罷，以都點檢紇石烈志寧為樞密副使。己丑，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巳，命參知政事李通諭宋使徐度等曰："朕昔從梁王軍，樂南京風土，常欲巡幸。今營繕將畢功，期以二月末先往河南。帝王巡守，自古有之。以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不逾萬人。況朕祖宗陵廟在此，安能久于彼乎。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庚子，

病在萊州逗留，與歌妓飲酒宴會，罰杖二百。癸卯，派使者簽差各路漢人當兵。

八月丙午初一，發生日食。辛亥，命令榷貨務以及印造鈔引庫起發到南京。己巳，樞密副使徒單貞被罷官，以太子少保徒單永年爲樞密副使。辛未，進謁陵墓，看見田間收割的人，問他們收成好不好，賜給他們衣服。

九月己卯，回宮。

十月庚午，派遣護衛完顏普連等二十四人監督捕剿山東、河東、河北、中都的盜賊。登記各路的水手，共得三萬人。

十一月乙酉，以濟南尹僕散烏者等爲賀宋正旦使。尚書右丞劉長言被罷官。命親軍司將所掌管的事移交給大興府。設置左右驍騎都指揮使、副指揮使，隸屬點檢司；步軍都、副指揮使，隸屬宣徽院。

十二月癸丑，禁止中都、河北、山東、河南、河東、京兆軍民用網捕捉禽獸以及飼養雕鷹。戊辰，禁止朝官飲酒，違犯的處死，宋、高麗、夏三個國家派來的使者宴會飲酒的不問罪。

正隆六年正月甲戌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丁丑，判大宗正徒單貞、益都尹京、安武軍節度使爽、金吾衛上將軍阿速飲酒，因是近親的緣故，罰杖徒單貞七十，其餘都罰杖一百。壬午，皇上將去南京，任命司徒、御史大夫蕭玉爲大興尹，司徒如舊。樞密副使徒單永年罷官，以都點檢紇石烈志寧爲樞密副使。己丑，生日，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癸巳，命令參知政事李通告訴宋使徐度道："朕過去曾跟隨梁王的軍隊，喜歡南京的風土，常常想去巡視。如今營建修繕即將竣工，預期在二月底先往河南。帝王巡視，從古就有。因淮河北面多空地，打算在那兒打獵，隨行的軍隊不超過一萬人。何況朕祖宗的陵廟在那裏，怎能長期在那裏呢。你們回去報告你們的國王，叫有關部門宣傳解釋朕的意思，讓淮南的老百姓不要心懷疑慮恐懼。"庚子，詔令從中都至河南府所經過的州縣

詔自中都至河南府所過州縣調從獵騎士二千。辛丑，殺蒲察阿虎迭女义察。义察，慶宜公主出，幼鞠宮中，上屢欲納之，太后不可。至是，以罪殺之。

二月乙巳，杖衛王襄之妃及左宣徽使許霖。甲寅，以參知政事李通為尚書右丞。己未，禁扈從縱獵擾民。庚申，徵諸道水手運戰船。癸亥，發中都。丙寅，次安肅州。

三月己卯，改河南北邙山為太平山，稱舊名者以違制論。丁亥，將至獲嘉，有男子上書言事，斬之，所言莫得聞。癸巳，次河南府，因出獵，幸汝州溫湯，視行宮地。自中都至河南，所過麥皆為空。復禁扈從毋輒離次及游賞飲酒，犯者罪皆死，而莫有從者。詔內地諸猛安赴山後牧馬，俟秋并發。弟兗之妻烏延氏有罪，賜死。烏延氏之弟南京兵馬副都指揮使習泥烈亦以罪誅。

四月丁未，詔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書省、樞密院、大宗正府、勸農司、太府、少府皆從行，吏、户、兵、刑部，四方館，都水監，大理司官各留一員。以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等為賀宋生日使。戊申，詔汝州百五十里內州縣，量遣商賈赴溫湯置市。詔有司移問宋人，蔡、潁、壽諸州對境創置堡戍者。庚戌，發河南府。契丹不補自山馳下，伏道左，自陳破東海賊有功，為李惟忠所抑，立命斬之。丁卯，次溫湯。誡扈從毋輒過汝水。上獵，奔鹿突之墮馬，嘔血數日。遣使徵諸道兵。

五月庚辰，太師、尚書令耨盌溫都思忠薨。契丹諸部反，遣右衛將軍蕭禿剌等討之。

六月癸卯，命樞密使僕散師恭、

調派隨從打獵的騎兵二千人。辛丑，殺蒲察阿虎迭的女兒义察。义察，是慶宜公主所生，自幼養在宮中，皇上多次想娶她，太后不同意。到這時，以莫須有之罪殺了她。

二月乙巳，杖罰衛王襄的妻子及左宣徽使許霖。甲寅，以參知政事李通爲尚書右丞。己未，禁止隨從放任打獵驚擾民衆。庚申，徵調各道水手運戰船。癸亥，由中都出發。丙寅，駐扎安肅州。

三月己卯，改河南北邙山爲太平山，叫舊名的以違反法令論罪。丁亥，將到獲嘉，有個男子上書論事，殺了他，他說的什麽没人知道。癸巳，駐扎河南府，因外出打獵，到汝州溫湯，視察行宮的地址。從中都到河南，所經過處麥苗都爲之一空。再次禁令隨從不要隨便離開住地及玩賞飲酒，違犯的都處死罪，然而没有人聽從。詔令內地各猛安到山後牧馬，等秋天一齊出發。弟兗的妻子烏延氏有罪，令其自殺。烏延氏的弟弟南京兵馬副都指揮使習泥烈也因罪被殺。

四月丁未，詔百官先到南京辦公，尚書省、樞密院、大宗正府、勸農司、太府、少府都隨行，吏、户、兵、刑四部，四方館，都水監，大理司官各留一員。以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等爲賀宋生日使。戊申，詔汝州一百五十里內的州縣，酌量派遣商人到溫湯設置市場。詔令有關部門送信責問宋人，爲什麽在蔡、潁、壽各州對面的邊境創建堡壘。庚戌，由河南府出發。契丹不補從山上馳馬而下，藏在道路旁邊，自述破東海盜賊有功，受李惟忠壓制，立刻命令殺掉。丁卯，住在溫湯。警告隨從不要隨便過汝水。皇上打獵，因飛奔的鹿子衝到面前使他掉下馬來，吐了幾天血。派遣使者徵調各路的軍隊。

五月庚辰，太師、尚書令耨盌溫都思忠去世。契丹各部落反叛，派遣右衛將軍蕭禿剌等討伐。

六月癸卯，命令樞密使僕散師恭、西京留守

西京留守蕭懷忠將兵一萬討契丹諸部。上自汝州如南京。壬戌，次南京近郊，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是夜，大風，壞承天門鴟尾。癸亥，上備法駕入于南京。

蕭懷忠帶兵一萬討伐契丹各部落。皇上從汝州前往南京。壬戌，住在南京近郊，左丞相張浩率領百官迎拜。當天晚上，颳大風，破壞了承天門的屋脊裝飾。癸亥，皇上以車駕進入南京。

七月丁亥，以左丞相張浩爲太傅、尚書令，司徒、大興尹蕭玉爲尚書左丞相，吏部尚書白彦恭爲樞密副使，樞密副使紇石烈志寧爲開封尹，安武軍節度使徒單貞爲御史大夫。己丑，賜從駕、從行、從軍及千户謀克錢帛。大括天下騾馬。殺亡遼耶律氏、宋趙氏子男凡百三十餘人。

七月丁亥，任命左丞相張浩爲太傅、尚書令，司徒、大興尹蕭玉爲尚書左丞相，吏部尚書白彦恭爲樞密副使，樞密副使紇石烈志寧爲開封尹，安武軍節度使徒單貞爲御史大夫。己丑，賜錢帛給從駕、從行、從軍的人員及千户謀克。大肆搜取天下的騾馬。殺已經亡國的遼耶律氏、宋趙氏的男子共一百三十餘人。

八月壬寅，單州賊杜奎據城叛，遣都點檢耶律湛、右驍騎副都指揮使大磐討之。以樞密副使白彦恭爲北面兵馬都統，開封尹紇石烈志寧副之，中都留守完顏穀英爲西北面兵馬都統，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的副之，討契丹。癸丑，以諫伐宋弑皇太后徒單氏于寧德宫，仍命即宫中焚之，棄其骨水中，并殺其侍婢等十餘人。癸亥，殺右衛將軍蕭禿剌、護衛十人長斡盧保，族樞密使僕散師恭、北京留守蕭賾、西京留守蕭懷忠，杖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以太常博士張崇爲高麗生日使，蕭誼忠爲夏國生日使。甲子，封所幸太后侍婢高福娘爲鄖國夫人。

八月壬寅，單州盜賊杜奎占領州城叛亂，派遣都點檢耶律湛、右驍騎副都指揮使大磐討伐。任命樞密副使白彦恭爲北面兵馬都統，開封尹紇石烈志寧爲副職，中都留守完顏穀英爲西北面兵馬都統，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的爲副職，討伐契丹。癸丑，因勸阻伐宋在寧德宫殺害皇太后徒單氏，并命令就在宫中焚燒，將她的骨頭拋到水中，一并殺了她的侍婢等十餘人。癸亥，殺右衛將軍蕭禿剌、護衛十人長斡盧保，將樞密使僕散師恭、北京留守蕭賾、西京留守蕭懷忠滅族，杖罰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以太常博士張崇爲高麗生日使，蕭誼忠爲夏國生日使。甲子，封所寵愛的太后侍婢高福娘爲鄖國夫人。

九月庚午朔，以太保、判大宗正事昂爲樞密使，太保如故。戊子，殺前壽州刺史毛良虎。

九月庚午初一，以太保、判大宗正事昂爲樞密使，太保如舊。戊子，殺前壽州刺史毛良虎。

庚寅，大名府賊王九據城叛，衆至數萬，所至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或以十數騎張旗幟而行，官軍莫敢近。上又惡聞盜賊事，言者輒罪之。

庚寅，大名府盜賊王九占據府城叛亂，人數多達數萬，所到之處盜賊蜂起，大的城鎮連成一片，小的據守高山大澤，有的甚至以十多個人馬打着旗幟行動，官軍不敢接近。皇上又討厭聽到盜賊的事，報告的人多得罪。

上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伐宋，進自壽春。以太保、樞密使昂爲左領軍大

皇上親自帶領三十二總管的軍隊討伐宋，從壽春進攻。任命太保、樞密使昂爲左領軍大都

都督，尚書右丞李通副之，尚書左丞紇石烈良弼爲右領軍大都督，判大宗正烏延蒲盧渾副之，御史大夫徒單貞爲左監軍，同判大宗正事徒單永年爲右監軍，左宣徽使許霖爲左都監，河南尹蒲察斡論爲右都監，皆從。工部尚書蘇保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益都尹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安。太原尹劉蕚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濟南尹僕散烏者副之，進自蔡州。河中尹徒單合喜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平陽尹張中彥副之，由鳳翔取散關，駐軍以俟後命。武勝、武平、武捷三軍爲前鋒。徒單貞别將兵二萬入淮陰。

督，尚書右丞李通爲副職，尚書左丞紇石烈良弼爲右領軍大都督，判大宗正烏延蒲盧渾爲副職，御史大夫徒單貞爲左監軍，同判大宗正事徒單永年爲右監軍，左宣徽使許霖爲左都監，河南尹蒲察斡論爲右都監，都隨從皇上。工部尚書蘇保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益都尹鄭家爲副職，由海路直取臨安。太原尹劉蕚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濟南尹僕散烏者爲副職，從蔡州進軍。河中尹徒單合喜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平陽尹張中彥爲副職，由鳳翔攻取散關，駐軍以等待命令。武勝、武平、武捷三軍爲前鋒。徒單貞單獨領兵二萬進入淮陰。

甲午，上發南京，詔皇后及太子光英居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參知政事敬嗣暉留治省事。丙申，太白晝見。將士自軍中亡歸者相屬于道。曷蘇館猛安福壽、東京謀克金住等始授甲于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衆至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

甲午，皇上從南京出發，詔令皇后及太子光英駐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參知政事敬嗣暉留下辦理尚書省的事務。丙申，太白星白天出現。從軍中逃回的將士在路上接連不斷。曷蘇館猛安福壽、東京謀克金住等剛在大名發放了盔甲，就帶領整個部隊逃歸，跟從的多達一萬餘人，都在路上公開揚言道："我們如今去東京，立新天子去了。"

十月乙巳，陰迷失道，二鼓始達營所。丙午，慶雲見。

十月乙巳，天色陰暗迷失道路，二更纔到達兵營所在地。丙午，出現吉祥彩雲。

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禄即位于遼陽，改元大定，大赦。數海陵過惡：弑皇太后徒單氏，殺太宗及宗翰、宗弼子孫及宗本諸王，毁上京宫室，殺遼豫王、宋天水郡王、郡公子孫等數十事。

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禄在遼陽登皇帝位，改年號叫大定，大赦。列舉海陵的罪惡有：殺害皇太后徒單氏，殺太宗及宗翰、宗弼子孫及宗本諸王，搗毁上京的宫室，殺遼豫王、宋天水郡王、郡公子孫等數十件事情。

丁未，大軍渡淮，將至廬州，獲白鹿，以爲武王白魚之兆。漢南道劉蕚取通化軍、蔣州、信陽軍。徒單貞敗宋將王權于盱眙，進取揚州。前鋒軍至段寨，宋戍兵皆遁去，敗宋兵于蔚子橋，敗宋兵于巢縣，斬二百級，至和州。王權夜以兵千餘來襲，射却之。翼日，雨。宋人夜焚其積聚

丁未，大軍渡淮河，將到廬州，捕獲了白鹿，認爲有如周武王得白魚的徵兆。漢南道劉蕚攻取通化軍、蔣州、信陽軍。徒單貞在盱眙打敗宋將王權，進取揚州。前鋒軍到達段寨，宋的守兵都逃走，在蔚子橋打敗宋兵，在巢縣打敗宋兵，砍殺了二百人，到達和州。王權夜晚率兵一千多人前來襲擊，用箭射退他們。第二天，下雨。宋人夜裏燒了他們的儲備逃走。天亮追擊，

遁去。詰旦追之，宋人逆戰，猛安韓棠軍却，遂失利。温都奥剌奔北，武捷軍副總管阿散率猛安謀克力戰，却之。王權退保南岸。癸亥，上次和州，阿散等進階賞賚有差。西蜀道徒單合喜駐散關，宋人攻秦州臘家城、德順州，克之。浙東道蘇保衡與宋人戰于海道，敗績，副統制鄭家死之。

宋人迎戰，猛安韓棠軍退却，於是失利。温都奥剌敗逃，武捷軍副總管阿散率猛安謀克力戰，擊退了他們。王權退保南岸。癸亥，皇上駐扎和州，阿散等分别受到升官及獎賞。西蜀道徒單合喜駐散關，宋人進攻秦州臘家城、德順州，攻克。浙東道蘇保衡與宋人在海上戰鬥，失敗，副統制鄭家戰死。

十一月庚午，左司郎中兀不喝等聞赦，入白東京即位改元事，上拊髀嘆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命乎。"出其書示之，即預志改元事也。

十一月庚午，左司郎中兀不喝等得知赦書，進見報告了東京登位改年號的事，皇上拍着大腿嘆息道："我本想滅宋後改年號叫大定，豈不是天意嗎。"拿出他的詔書來看，就是預記改年號的事。

以勸農使完顏元宜爲浙西道兵馬都統制，刑部尚書郭安國副之。上駐軍江北。遣武平總管阿鄰先渡江至南岸，失利。上還和州，遂進兵揚州。甲午，會舟師于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乙未，浙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等軍反，帝遇弑，崩，年四十。

以勸農使完顏元宜爲浙西道兵馬都統制，刑部尚書郭安國爲副職。皇上駐軍長江北岸，派武平總管阿鄰先渡長江到南岸，失利。皇上回到和州，便進軍揚州。甲午，會合水軍到瓜洲渡，約定第二天渡長江。乙未，浙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等軍反叛，皇帝遇刺，死，時年四十歲。

海陵在位十餘年，每飾情貌以御臣下。却尚食進鵝以示儉，及游獵頓次，不時需索，一鵝一鶉，民間或用數萬售之，有以一牛易一鶉者。或以弊衾覆衣，以示近臣。或服補綴，令記注官見之。或取軍士陳米飯與尚食同進，先食軍士飯幾盡。或見民車陷泥澤，令衛士下挽，俟車出然後行。與近臣燕語，輒引古昔賢君以自況。顯責大臣，使進直言。使張仲軻輩爲諫官，而祁宰竟以直諫死。比昵群小，官賞無度，左右有曠僚者，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顯階。常置黄金裀褥間，有喜之者，令自取之。而淫孌不擇骨肉，刑殺不問有罪。至營南京宫殿，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飾，遍傅黄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

海陵在位十餘年，每每虚情假意以統治臣下。不要尚食官進鵝以表示儉樸，但到游獵住地，臨時索取，一隻鵝一隻鶉，民間或用幾萬錢賣給他，還有用一頭牛换一隻鶉的。有時用破被子壞衣服，給近臣看。有時穿補釘衣服，讓記録官看。有時取兵士的陳米飯與尚食的飯菜同進，先吃兵士的飯將盡。有時見百姓的車陷在泥潭中，叫衛士下去拉，等車出來然後纔走。與近臣閑談，總是引古代的賢君以自比。公開責成大臣，讓他們進直言。任命張仲軻一類人爲諫官，而祁宰竟以直言規諫被處死。親近小人，賞賜没有限度，左右有缺席的官僚，有人或叫他的名字，便授給很高的官階。常常將黄金放在被褥間，有他喜歡的人，讓自己拿取。而淫亂不分是否親骨肉，用刑殺戮不問是否有罪。至於營建南京的宫殿，運一根樹的費用達到二千萬，拉一車的力夫多到五百人。宫殿的裝飾，遍貼黄金而後用五彩相間，金屑飛到空中有如落雪。一殿的費

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毁，務極華麗。其南征造戰艦江上，毁民廬舍以爲材，煮死人膏以爲油，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苴，空國以圖人國，遂至於敗。

用以億萬計，建成後又毁掉，務極華麗。南征時在長江上建造戰艦，毁掉老百姓的房屋做材料，熬煮死人的肥肉做油，殫盡民力如馬牛，浪費財物如糞草，耗自己的國家以謀求别人的國家，終究歸於失敗。

都督府以其柩置之南京班荆館。大定二年，降封爲海陵郡王，謚曰煬。二月，世宗使小底婁室與南京官遷其柩於寧德宫。四月，葬于大房山鹿門谷諸王兆域中。二十年，熙宗既祔廟，有司奏曰："煬王之罪未正。準晋趙王倫廢惠帝自立，惠帝反正，誅倫，廢爲庶人。煬帝罪惡過於倫，不當有王封，亦不當在諸王塋域。"乃詔降爲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

都督府將他的棺材停放在南京班荆館。大定二年，降封爲海陵郡王，謚號叫煬。二月，世宗派雜役婁室與南京的官員將他的棺材遷到寧德宫。四月，葬在大房山鹿門谷諸王的墓地中。二十年，熙宗既已升祔太廟，有關官員奏道："煬王的罪還没有正。準晋趙王司馬倫廢惠帝自立，惠帝復位，殺司馬倫，廢爲平民。煬帝的罪惡超過司馬倫，不應當有王的封號，也不應當葬在諸王的墳地。"於是下詔降爲海陵庶人，改葬到陵墓西南四十里的地方。

贊曰：海陵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爲君則弑其君，欲伐國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絶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滅宗族，翦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方以三十二總管之兵圖一天下，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爲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贊曰：海陵的智力足以拒絶勸諫，言談足以掩蓋罪惡。想做皇帝便殺了原來的皇帝，想討伐他國便殺了自己的母親，想奪别人的妻子便叫她殺自己的丈夫。三綱都没有了，怎能談論其他。以至於屠滅宗族，鏟除忠良，婦姑姊妹盡納入宫做他的嬪御。正以三十二總管的軍隊謀求一統天下，終於惡氣感召，自身也由惡而結束，使天下後世稱無道的君主便以海陵爲首。豈可不以他爲戒啊，豈可不以他爲戒啊。

金史卷六

本紀第六

世宗(上)

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諱雍，本諱烏祿，太祖孫，睿宗子也。母曰貞懿皇后李氏。天輔七年癸卯歲，生于上京。體貌奇偉，美鬚髯，長過其腹。胸間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孝，沉靜明達。善騎射，國人推爲第一，每出獵，耆老皆隨而觀之。

皇統間，以宗室子例授光祿大夫，封葛王，爲兵部尚書。天德初，判會寧牧。明年，判大宗正事，改中京留守，俄改燕京，未幾，爲濟南尹。貞元初，爲西京留守，三年，改東京，進封趙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鄭國公，進封衛國。三年，再任留守，徙封曹國。六年五月，居貞懿皇后喪。一日方寢，有紅光照室，及黃龍見寢室上。又嘗夜有大星流入留守第中。是歲，東梁水漲溢，暴至城下，水與城等，决女墻石罅中流入城，湍激如涌，城中人惶駭，上親登城，舉酒酹之，水退。

海陵南伐，天下騷動。是時，籍契丹部人丁壯爲兵，部人不願行，以告使者，使者燥合畏海陵不以告，部人遂反。至是，咸平府謀克括里攻陷韓州，據咸平，將犯東京。

八月，起復東京留守。婆速路兵

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名叫雍，原名叫烏祿，是太祖的孫子，睿宗的兒子。母親叫貞懿皇后李氏。天輔七年癸卯年，出生於上京。容貌奇特，體格雄偉，鬍鬚很美，長度超過他的腹部。胸間有七個肉子，分布得像天上北斗星的形狀。生性仁孝，深沉冷靜，明達事理。善於騎馬射箭，國中的人公推他爲第一，每次出外打獵，長輩老人們都跟隨着觀看。

熙宗皇統年間，以宗室子照例授光祿大夫，封葛王，爲兵部尚書。天德初，判會寧牧。第二年，判大宗正事，改官爲中京留守，不久改爲燕京留守，又不久，爲濟南尹。貞元初，爲西京留守，三年，改爲東京留守，進封趙王。正隆二年，依例降封爲鄭國公，又進封爲衛國公。三年，再任東京留守，改封爲曹國公。六年五月，守貞懿皇后喪。一天剛睡下，有紅光照耀居室，以及有黃龍出現在寢室上。大星又曾在夜間飛進留守的府第中。當年，東梁水猛漲泛濫，突然間涌到城下，水與城一樣高，冲開了矮墻的石縫流入城内，湍激有如潮涌，城中人驚慌害怕，皇上親自登城，舉酒灑地以祭，水便退去。

海陵南伐宋，天下騷動。這時候，徵調契丹部族的壯丁當兵，部族人不願意去，報告給使者，而使者燥合害怕海陵，不將情況奏報，部族人於是反叛。到這時，咸平府謀克括里攻陷了韓州，占據咸平，即將進犯東京。

正隆六年八月，守喪未滿復官爲東京留守。

四百來會討括里，復得城中子弟願爲兵者數百人。帝舅興中少尹李石以病免，家居遼陽。戊午，發東京，以石主留務。賊覘者聞鼙鼓聲震天，見旌旗蔽野，傳言國公兵十萬且至，賊衆至瀋州，遁去。會烏延查剌等敗賊兵，還至常安縣，海陵使婆速路總管完顔謀衍來討賊，以兵屬之。

婆速路派兵四百前來會合討伐括里，又招得城中子弟願當兵的數百人。皇帝的舅舅興中少尹李石因病免官，在遼陽家居。戊午，從東京發兵，以李石主持留守司的事務。賊兵的探子聽到鼙鼓聲震天，看見旌旗遍野，便傳説國公的十萬軍隊即將到來，賊兵開到瀋州，逃去。正逢烏延查剌等打敗賊兵，回兵到常安縣，海陵派婆速路總管完顔謀衍前來討賊，將兵隸屬於他。

九月，至東京。副留守高存福，其女在海陵後宫，海陵使存福伺起居。適以造兵器餘材造甲數十，存福宣言，留守何爲造甲，密使人以白海陵，遂與推官李彦隆托爲擊球，謀不利。存福家人以其謀來告，平定知軍李蒲速越亦言其事。海陵嘗聞上有疾，即使近習來觀動静，至是，又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上知之，心常隱憂。及討括里還至清河，遇故吏六斤乘傳自南來，具言海陵殺其母，殺兄子檀奴、阿里白及樞密使僕散忽土等，又曰“且遣人來害宗室兄弟矣”。上聞之，益懼。及聞存福圖己，事且有迹，李石勸上早圖之。於是，以議備賊事，召官屬會清安寺，彦隆先到，存福累召始來，并於座上執之。是月，復有雲來自西，黄龍見雲中。

九月，回到東京。副留守高存福，他的女兒在海陵後宫，海陵叫存福監視曹國公的日常活動。恰好這時用造兵器的剩餘材料造了數十副鎧甲，存福便揚言，留守爲什麽造鎧甲，秘密派人報告海陵，於是與推官李彦隆假托打球，陰謀害國公。存福的家人將他們的陰謀前來告知，平定知軍李蒲速越也説到這事。海陵曾聽説皇上有病，便派貼身親信前來觀察動静，到這時，又派謀良虎謀取淮北諸王，皇上知道後，心裏常暗暗地懷着憂慮。到討伐括里回到清河，遇見過去的屬吏六斤乘着驛馬從南邊來，詳細談了海陵殺他的母親，殺他哥哥的兒子檀奴、阿里白以及樞密使僕散忽土等，又説“即將派人來謀害宗室兄弟了”。皇上聽説後，越加恐懼。到知道存福企圖謀害自己，事情已經有迹象，李石勸皇上早拿主意。此時，以商議防備賊寇的事爲名，召官屬在清安寺集會，彦隆先到，存福多次召請纔來，一起在座位上被拘捕。當月，又有雲從西邊來，黄龍在雲中出現。

十月辛丑，南征萬户完顔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奴等自山東率所領兵二萬，完顔謀衍自常安率兵五千皆來附。謀衍即以臣禮上謁。乙巳，諸軍入城，共擊殺存福等。是夜，諸軍被甲環衛皇城。丙午，慶雲見，官屬諸軍勸進，固讓良久，於是親告于太祖廟，還御宣政殿，即皇帝位。以完顔謀衍爲右副元帥，高忠建元帥左監軍，完顔福壽右監軍，盧萬家奴顯德軍節度使。丁未，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海陵罪惡數十事。己

十月辛丑，南征萬户完顔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奴等從山東率所統領的軍隊二萬人，完顔謀衍從常安率領軍隊五千人，都來投附。謀衍便直接用臣子的禮儀拜謁。乙巳，各軍進城，一起擊殺存福等人。當天夜裏，各軍披着鎧甲環繞守衛皇城。丙午，天上出現吉祥彩雲，各官屬及各軍都勸説登位，堅持謙讓了好久，於是親自告祭太祖廟，然後來到宣政殿，登皇帝位。以完顔謀衍爲右副元帥，高忠建爲元帥左監軍，完顔福壽爲右監軍，盧萬家奴爲顯德軍節度使。丁未，大赦，改年號叫大定。下詔揭露海陵的罪惡數十條。己酉，宴會將士，分别賜官頒賞，免除税賦

酉，饗將士，賜官賞各有差，仍給復三年。會寧、胡里改、速頻等路南伐諸軍，會尚書省，奏請以從軍來者補諸局司承應人及官吏闕員。上曰："舊人南征者即還，何以處之。必不可闕者，量用新人可也。"辛亥，以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為參知政事。中都留守、西北面行營都統完顏毅英將兵三萬駐歸化，以為左副元帥。丁巳，出內府金銀器物贍軍，吏民出財物佐官用者甚衆。壬戌，以前臨潢尹晏為左丞相。癸亥，詔諭南京太傅、尚書令張浩。甲子，興平軍節度使張玄素上謁。尚書省奏，正隆軍興之餘，進錢粟者宜量授以官，從之。詔遣移剌札八招契丹諸部為亂者。以前肇州防禦使神土懣為元帥右都監。

三年。會寧、胡里改、速頻等路南伐各軍，會集尚書省，奏請以從軍而來的人補各局司承應人以及官吏的缺員。皇上説："南征的舊人就要回來，如何安排他們。必不可缺的，可以量用新人。"辛亥，以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爲參知政事。中都留守、西北面行營都統完顏毅英領兵三萬駐扎歸化，以他爲左副元帥。丁巳，拿出内府金銀器物資助軍隊，官吏百姓拿出財物贊助官府費用的人很多。壬戌，以前臨潢尹晏爲左丞相。癸亥，下詔告諭南京太傅、尚書令張浩。甲子，興平軍節度使張玄素來進見。尚書省奏，正隆舉兵之後，進獻錢糧的應當酌量授官，依從。下詔派移剌札八招撫契丹各部族作亂的人。以前肇州防禦使神土懣爲元帥右都監。

十一月己巳朔，以左丞相晏兼都元帥。辛未，以户部尚書李石為參知政事。己卯，詔調民間馬充軍用，事畢還主，死者給價。阿瑣、璋殺同知中都留守事沙离只，阿瑣自稱中都留守，璋自稱同知留守事，使石家奴等來上表賀。辛巳，以如中都期日詔群臣。壬午，詔中都都轉運使左淵曰："凡宮殿張設毋得增置，無役一夫以擾百姓，但謹圍禁、嚴出入而已。"以尚書右司員外郎完顏兀古出為詔諭高麗使。癸未，遣權元帥左都監吾札忽、右都監神土懣、廣寧尹僕散渾坦討契丹諸部。甲申，追尊皇考豳王為皇帝，謚簡肅，廟號睿宗，皇妣蒲察氏曰欽慈皇后，李氏曰貞懿皇后。群臣上尊號曰仁明聖孝皇帝。乙酉，追復東昏王帝號，謚武靈，廟號閔宗，詔中外。封子實魯剌為許王，胡土瓦為楚王。戊子，辭謁太祖廟及貞懿皇后園陵。己丑，如中都。次小遼口，使中都留守宗憲先往。壬辰，次梁魚

十一月己巳初一，以左丞相晏兼都元帥。辛未，以户部尚書李石爲參知政事。己卯，下詔徵調民間的馬匹充軍用，戰事結束後還給原主，死了的賠錢。阿瑣、璋殺同知中都留守事沙离只，阿瑣自稱爲中都留守，璋自稱爲同知留守事，派石家奴等來上表祝賀。辛巳，將往中都的日期下詔告知群臣。壬午，詔中都都轉運使左淵道："凡是宮殿的陳設不得增添，不要調用一人以騷擾百姓，衹要謹慎地防衛戒嚴，嚴格出入的管理就行了。"以尚書右司員外郎完顏兀古出爲詔諭高麗使。癸未，派權元帥左都監吾札忽、右都監神土懣、廣寧尹僕散渾坦討伐契丹各部族。甲申，追尊亡父豳王爲皇帝，謚簡肅，廟號叫睿宗，亡母蒲察氏稱欽慈皇后，李氏稱貞懿皇后。群臣上尊號叫仁明聖孝皇帝。乙酉，追復東昏王的皇帝稱號，謚號叫武靈，廟號叫閔宗，下詔告知中外。封兒子實魯剌爲許王，胡土瓦爲楚王。戊子，拜別太祖廟及貞懿皇后陵園。己丑，前往中都。住小遼口，讓中都留守宗憲先前往。壬辰，住梁魚務。樞密副使、北面行營都統白彦敬，南京留守、北面行營副統紇石烈志寧，將他們所統領的軍隊人數來上報。安武軍節度使爽前

務。樞密副使、北面行營都統白彦敬，南京留守、北面行營副統紇石烈志寧，以所統軍數來上。安武軍節度使爽來歸。乙未，完顔元宜等弑海陵於揚州。丙申，次義州。丁酉，宋人破陝州，防禦使折可直降，同知防禦使事李柔立死之。

來歸順。乙未，完顔元宜等在揚州刺殺海陵。丙申，住在義州。丁酉，宋人攻破陝州，防禦使折可直投降宋，同知防禦使事李柔立戰死。

十二月乙卯，次三河縣，左副元帥完顔榖英來朝。丙辰，次通州，延安尹唐括德温來朝。丁巳，至中都。戊午，謁太祖廟。己未，御貞元殿，受群臣朝。庚申，以元帥左監軍高忠建等為報諭宋國使。壬戌，詔軍士自東京扈從至京師者復三年。同知河間尹高昌福上書陳便宜，上覽之再三。詔内外大小職官陳便宜。丙寅，詔左副元帥完顔榖英規措南邊及陝西等路事。

十二月乙卯，住在三河縣，左副元帥完顔榖英來朝見。丙辰，住通州，延安尹唐括德温前來朝見。丁巳，到達中都。戊午，進謁太祖廟。己未，到貞元殿，接受群臣的朝見。庚申，以元帥左監軍高忠建等爲報諭宋國使。壬戌，詔自東京隨從到京師的軍士免除三年賦税。同知河間尹高昌福上書陳述所辦事宜，皇上再三閲讀，下詔内外大小職官都陳述所辦事宜。丙寅，詔左副元帥完顔榖英規劃措置南邊及陝西等路的事務。

二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伐鼓用幣。上徹樂減膳，不視朝。庚午，上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為心。"以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翟永固為尚書左丞，濟南尹僕散忠義為右丞。都統斜哥、副統完顔布輝坐擅易置中都官吏，斜哥除名，布輝削兩階，罷之。辛未，御太和殿，宴百官，宗戚命婦賜賚有差。壬申，敕御史臺檢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當，皆舉劾之。甲戌，除迎賽神佛禁令。乙亥，如大房山。丙子，獻享山陵，禮畢，欲獵而還，左丞相晏等諫曰："邊事未寧，不宜游幸。"戊寅，還宫。因諭晏等曰："朕常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諫。卿等有言即言，毋緘默以自便。"辛巳，以兵部尚書可喜等謀反，伏誅，詔中外。是日，賜扈從猛安、謀克甲士，

大定二年正月戊辰初一，發生日食。敲鼓并用錢幣消災。皇上撤去音樂，減少膳食，不上朝。庚午，皇上對宰相説："提拔賢人、斥退不賢的人，是宰相的職責。有才能高過自己的，便害怕他分掉自己的權力，往往不肯推薦到與自己相同的位置，朕很不贊成。卿等不要有這樣的心理。"任命前翰林學士承旨退休的翟永固爲尚書左丞，濟南尹僕散忠義爲右丞。都統斜哥、副統完顔布輝因擅自變動中都官吏，斜哥被開除，布輝削掉兩級官階，然後罷官。辛未，到太和殿，宴會百官，分别賞賜宗屬、親戚和朝廷有封號的婦女。壬申，敕令御史臺檢察六部的公文，凡是拖延不辦，辦而不當的，都要檢舉。甲戌，解除賽神迎佛的禁令。乙亥，往大房山。丙子，到陵墓舉行獻享祭禮，儀式結束後，本想一路打獵而回，左丞相晏等勸告道："戰争還没有停息，不宜游玩取樂。"戊寅，回到宫中。因打獵的事指示晏等道："朕一直羡慕古代的帝王，能够虚心接受規勸。卿等有話就説，不要沉默以圖省事。"辛巳，以兵部尚書可喜等謀反、被殺一事下詔告知朝廷内外。當天，分别賞賜隨從祭陵的猛安、

下至阿里喜有差。遣左副點檢蒲察阿孛罕等賞賚河南將士。以前勸農使移剌元宜爲御史大夫。詔前工部尚書蘇保衡、太子少保高思廉振賜山東百姓粟帛，無妻者具姓名以聞。庚寅，行納粟補官法。遣右副元帥完顔謀衍率師討蕭窩斡。壬辰，上謂宰執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以聞，朕豈有倦怠。"癸巳，太白晝見。甲午，上謂宰執曰："卿等當參民間利害，及時事之可否，以時敷奏。不可公餘輒從自便，優游而已。"命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征南步軍并放還家。咸平、濟州軍二萬入屯京師。丙申，以西南路招討使完顔思敬、兵部尚書阿鄰督北邊將士。

二月己亥，前翰林待制大穎以言盗賊忤海陵，杖而除名，起爲秘書丞。補闕馬欽以諂事海陵得幸，除名。庚子，詔前户部尚書梁銶、户部郎中耶律道安撫山東百姓。招諭盗賊或避賊及避徭役在他所者，并令歸業，及時農種，無問罪名輕重，并與原免。壬寅，太傅、尚書令張浩來見。癸卯，以上初即位，遣遼陽主簿石抹移迭、東京麯院都監移剌葛補招契丹叛人，爲白彦敬、紇石烈志寧所害，并贈鎮國上將軍，令其家各食五品俸，仍收録其子。甲辰，以張浩爲太師，尚書令如故，御史大夫移剌元宜爲平章政事。辛亥，定世襲猛安、謀克遷授格。壬子，以太保、左領軍大都督奔睹爲都元帥，太保如故。癸丑，詔降蕭玉、敬嗣暉、許霖等官，放歸田里。甲寅，復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丙辰，嵩州刺史石抹术突剌等敗宋兵於壽安縣。丁巳，鄭州防禦使

謀克的兵士，下至阿里喜都有不同的賜物。派左副點檢蒲察阿孛罕等前去賞賜河南的將士。以前勸農使移剌元宜爲御史大夫。詔令前工部尚書蘇保衡、太子少保高思廉賜糧食布帛賑濟山東百姓，統計無妻子的人的姓名上報。庚寅，頒行交糧補官的法令。派右副元帥完顔謀衍率兵討伐蕭窩斡。壬辰，皇上對宰相、執政説："朕登位還不到半年，需要辦理的事情很多，近日完全没人陳述進奏。朕深居宫庭，正需依靠卿等幫助，各人思考自己最精通的問題奏聞，朕怎能厭倦怠惰。"癸巳，太白星白天出現。甲午，皇上對宰相、執政説："卿等應當參酌民間的利弊，以及當前政事的妥當與否，按時陳述進奏。不應公事之餘就從自便，優閑自得而已。"命令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征討南方的步兵全部放還回家。咸平、濟州的二萬軍隊調進京城駐扎。丙申，派西南路招討使完顔思敬、兵部尚書阿鄰督察北部邊境的將士。

二月己亥，前翰林待制大穎因論盗賊的事得罪了海陵，杖罰後被除名，現起用爲秘書丞。補闕馬欽奉承討好海陵而得到寵信，予以除名。庚子，詔前户部尚書梁銶、户部郎中耶律道前往安撫山東百姓。招撫告諭盗賊或因躲避盗賊以及逃避徭役流亡在其他地方的百姓，命令他們全部回歸本業，及時進行耕種，不管罪名的輕重，一律給以赦免。壬寅，太傅、尚書令張浩前來進見。癸卯，因皇上初即位，曾派遣遼陽主簿石抹移迭、東京麯院都監移剌葛補招集叛逃的契丹人，被白彦敬、紇石烈志寧所殺害，都追贈爲鎮國上將軍，讓他們的家屬分别領取五品官的俸禄，録用他們的兒子做官。甲辰，任命張浩爲太師，尚書令仍舊，御史大夫移剌元宜爲平章政事。辛亥，制定世襲猛安、謀克遷升授官的條例。壬子，任命太保、左領軍大都督奔睹爲都元帥，太保仍舊。癸丑，下詔降蕭玉、敬嗣暉、許霖等人的官，放還老家。甲寅，重新用進士爲尚書省的令史。丙辰，嵩州刺史石抹术突剌等在壽安縣打敗宋兵。丁巳，鄭州防禦使蒲察世傑攻取陝州。甲子，詔令都元帥奔睹在山東開元帥府，謀劃邊

蒲察世傑取陝州。甲子，詔都元帥奔睹開府山東，經略邊事。澤州刺史特末哥及其妻高福娘伏誅。

事。澤州刺史特末哥及其妻高福娘被處死。

閏月甲戌，上謂宰臣曰："比聞外議言，奏事甚難。朕於可行者未嘗不從。自今敷奏勿有所隱，朕固樂聞之。"戊子，上謂宰臣曰："臣民上書者，多敕尚書省詳閱，而不即具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其亟條具以聞。"庚寅，詔平章政事移剌元宜泰州路規措邊事。辛卯，太和、厚德殿火。乙未，尚書兵部侍郎温敦术突剌等與窩斡戰，敗于勝州。

閏月甲戌，皇上對宰臣說："近來聽外間議論說，要奏事非常困難。朕對於可以推行的意見從没有不采納的。從現在起凡陳述進奏不要有所隱瞞，朕本來就樂意聽取。"戊子，皇上對宰臣說："臣民上書的，多是命尚書省詳閱，而不立即詳細進奏，天下的人將要説朕枉自接受了他們的言論而不采納執行。可趕快逐條開列報來。"庚寅，詔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到泰州路規劃措置邊防事宜。辛卯，太和殿、厚德殿發生火災。乙未，尚書兵部侍郎温敦术突剌等與窩斡戰鬥，在勝州打了敗仗。

三月癸卯，參知政事獨吉義罷。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敗宋將吴璘于德順州。甲辰，追削李通官職。乙巳，免南京正隆丁夫貸役錢。辛亥，以廉平誡諭中外官吏。癸亥，詔河南、陝西、山東，昨因捕賊，良民被虜爲賊者，釐正之。

三月癸卯，參知政事獨吉義罷官。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在德順州打敗宋將吴璘。甲辰，追削李通的官職。乙巳，免除南京正隆年間的丁夫貸役錢。辛亥，告誡内外官吏必須廉潔平正。癸亥，下詔河南、陝西、山東，先前因捕捉盜賊，有平民被當成賊抓的，區别改正。

四月己巳，右副元帥完顏謀衍等敗窩斡于長濼。辛未，降廢帝亮爲海陵郡王。乙亥，詔減御膳及宫中食物之半。夏國遣使來賀即位，及進方物，及賀萬春節。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復敗窩斡於霿𩆵河。辛巳，宴夏使貞元殿。故事，外國使三節人從皆坐廡下賜食。上察其食不精腆，曰："何以服遠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癸未，夏使朝辭，乞互市，從之。己丑，以左丞相晏爲太尉。壬辰，詔征契丹部將士曰："應契丹與大軍未戰而降者，不得殺傷，仍安撫之。後招誘來降者，除奴婢以已虜爲定，其親屬使各還其家，仍官爲贖之。"

四月己巳，右副元帥完顏謀衍等在長濼打敗窩斡。辛未，降廢帝完顏亮爲海陵郡王。乙亥，下詔減省皇帝膳食及宫中食物的一半。夏國派遣使節前來祝賀即位，進獻地方特産，以及恭賀萬春節。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再次在霿𩆵河打敗窩斡。辛巳，在貞元殿宴請夏國使者。慣例，外國祝賀三節派來的使節及隨從都是坐在殿堂走廊賜給飲食。皇上察看給他們的食物不精美，說："怎麽能歸服遠方人的心。"負責伙食的官都罰杖打六十。癸未，夏使朝見告辭，請求互通貿易，答應了。己丑，以左丞相晏爲太尉。壬辰，詔征討契丹部族的將士道："凡是契丹與大軍還没有開戰就已投降的，不得殺傷，仍安撫他們。後經招誘來投降的，除奴婢以誰俘虜歸誰爲定例外，他們的親屬都讓各自回家，仍由官府爲他們贖回。"

五月丁酉朔，以曷速館節度使白彦敬爲御史大夫。戊戌，遣元帥左監

五月丁酉初一，以曷速館節度使白彦敬爲御史大夫。戊戌，派遣元帥左監軍高忠建會同北征

軍高忠建會北征將帥討契丹。己亥，以臨海軍節度使紇石烈志寧為元帥右監軍。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元帥右監軍完顏福壽坐逗遛，召還京師，皆罷之。壬寅，立楚王允迪為皇太子，詔中外。丁巳，押軍萬户裴滿按剌、猛安移剌沙里剌敗宋兵于華州。

將帥討伐契丹。己亥，以臨海軍節度使紇石烈志寧爲元帥右監軍。右副元帥完顔謀衍、元帥右監軍完顔福壽由於行軍逗留，召回京師，都被罷官。壬寅，立楚王允迪爲皇太子，詔告中外。丁巳，押軍萬户裴滿按剌、猛安移剌沙里剌在華州打敗宋兵。

六月戊辰，命御史大夫白彦敬西北路市馬。庚午，以尚書右丞僕散忠義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經略契丹。詔出内府金銀給征契丹軍用。戊寅，詔居庸關、古北口譏察契丹奸細，捕獲者加官賞。己卯，詔守禦古北口及石門關。庚辰，宋遣使賀即位。壬午，右副元帥僕散忠義與窩斡戰于花道。戊子，以南京留守紇石烈良弼為尚書右丞。庚寅，右副元帥僕散忠義大敗窩斡于裊嶺西陷泉，獲其弟裊。壬辰，以西南路招討使完顏思敬為元帥右都監。

六月戊辰，命令御史大夫白彦敬到西北路買馬。庚午，任命尚書右丞僕散忠義爲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籌劃契丹事宜。下詔拿出内府的金銀給征討契丹的軍隊使用。戊寅，詔居庸關、古北口稽查契丹的奸細，凡捕獲的加官獎賞。己卯，下詔守禦古北口及石門關。庚辰，宋派來使節祝賀即位。壬午，右副元帥僕散忠義與窩斡在花道戰鬥。戊子，以南京留守紇石烈良弼爲尚書右丞。庚寅，右副元帥僕散忠義在裊嶺西部的陷泉大敗窩斡，俘獲了他的弟弟裊。壬辰，以西南路招討使完顔思敬爲元帥右都監。

七月丁酉，復取原州。丙午，宋主傳位于子昚。甲寅，詔諭契丹。丁巳，速頻軍士术里古等誣完顏謀衍子斜哥寄書其父謀反，并以其書上之。上覽書曰："此誣也，止訊告者。"訊之，果誣也。术里古伏誅。庚申，太尉、尚書左丞相晏致仕。壬戌，詔發濟州會寧府軍在京師者，以五千人赴北京都統府。陝西都統璋敗宋將吴璘于張義堡。

七月丁酉，重新攻取了原州。丙午，宋主傳位給兒子趙昚。甲寅，詔告契丹。丁巳，速頻軍士术里古等誣告完顔謀衍的兒子斜哥給他父親寄信謀反，并以斜哥的書信進上。皇上看信後説："這是誣告，衹審訊原告人。"經審訊，果然是誣告。术里古被處死。庚申，太尉、尚書左丞相晏退休。壬戌，下詔調發濟州會寧府在京師的軍隊，以五千人開赴北京都統府。陝西都統璋在張義堡打敗宋將吴璘。

八月乙丑朔，奚抹白謀克徐列等降。左監軍高忠建破奚于栲栳山，及招降旁近奚六營，有不降者，攻破之，盡殺其男子，以其婦女童孺分給諸軍。丁卯，永興縣進嘉禾。壬申，萬户温迪罕阿魯帶與奚戰于古北口，敗焉，詔同判大宗正事完顏謀衍等禦之。癸酉，上謂宰臣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機

八月乙丑初一，奚抹白謀克徐列等投降。左監軍高忠建在栲栳山攻破奚人，及招降附近的奚族六營，有不肯投降的，便打敗他們，全部殺掉其中的男子，將婦女兒童分給各軍。丁卯，永興縣進上吉祥禾苗。壬申，萬户温迪罕阿魯帶與奚人在古北口戰鬥，被打敗，詔同判大宗正事完顔謀衍等前往抵禦。癸酉，皇上對宰臣説："百姓上書陳述對時事政治的意見，他們的言論還能有所補益。卿等位居要職，却幾乎没有諍言進諫，

要，略無獻替，可乎。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早夜孜孜，冀聞讜論，卿等宜體朕意。”詔：“百司官吏，凡上書言事或爲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朕將親覽，以觀人材優劣。”夏國遣使賀尊號。丁丑，免齊國妃、韓王亨、樞密忽土、留守賾等家親屬在官籍者。詔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以所部軍與大軍會討窩斡。乙酉，詔左諫議大夫石琚、監察御史馮仲尹廉察河北東路。丁亥，詔御史臺曰：“卿等所劾，惟諸局行移稽緩，及緩於赴局者耳，此細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惡邪正，當審察之。若止理細務而略其大者，將治卿等罪矣。”契丹老和尚降。辛卯，罷諸關征税。

怎麽可以呢。至於聽訟斷獄，賬簿文書如期施政，哪個不能辦。就是聖明如堯舜，還致力於兼采博考，纔能成就治世。正隆廢帝專信一己之見，所以自取敗亡。朕早晚勤勉不倦，希望聽到正直的言論，卿等應當體察朕的心意。”下詔道：“所有部門的官吏，凡上書論事若被有關官員所壓抑，允許進表奏陳，朕將親自閲讀，以觀察人才的優劣。”夏國派遣使節來恭賀上尊號。丁丑，齊國妃、韓王亨、樞密忽土、留守賾等家親屬在宫籍者被放出。詔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用所屬的軍隊與大軍會合討伐窩斡。乙酉，詔左諫議大夫石琚、監察御史馮仲尹察訪河北東路。丁亥，詔御史臺道：“卿等所檢舉的，衹是各局辦事稽留緩慢，以及到局遲緩的人而已，這些都是小事。從三公以下，官僚的善惡邪正，應當進行審查。如果衹是處理細小事務而忽略大事，就要治卿等的罪。”契丹老和尚投降。辛卯，停止徵收各關的賦税。

九月甲午朔，完顏謀衍擒奚猛安合住。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大敗宋將吴璘于德順州。乙未，詔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以便宜招撫奚、契丹之叛者。庚子，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獲契丹窩斡，餘衆悉平。以尚書左司員外郎完顏正臣爲夏國生日使。壬寅，獵于近郊。乙巳，以移剌窩斡平，詔中外。庚戌，改葬睿宗皇帝。壬子，以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爲右副元帥。戊午，詔思敬經略南邊。辛酉，奉遷睿宗皇帝梓宫于磐寧宫。癸亥，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等敗宋兵于德順州。河南統軍使宗尹復取汝州。

九月甲午初一，完顏謀衍擒獲奚族猛安合住。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在德順州大敗宋將吴璘。乙未，詔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自行招撫奚、契丹的叛亂者。庚子，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擒獲契丹人窩斡，其餘的人全被平息。以尚書左司員外郎完顏正臣爲夏國生日使。壬寅，到近郊打獵。乙巳，將移剌窩斡被平定的事，詔告中外。庚戌，改葬睿宗皇帝。壬子，以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爲右副元帥。戊午，詔思敬籌劃南邊事務。辛酉，恭遷睿宗皇帝的梓棺到磐寧宫。癸亥，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等在德順州打敗宋兵。河南統軍使宗尹重新奪取汝州。

十月丁卯，以左副元帥完顏穀英爲平章政事。戊辰，如山陵，謁睿宗皇帝梓宫，哭盡哀。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僕散忠義等還自軍，上謁。丙戌，以僕散忠義爲尚書右丞相、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志寧爲左副元帥。戊子，葬睿宗皇帝于景陵，大赦。己

十月丁卯，以左副元帥完顏穀英爲平章政事。戊辰，到陵墓，進見睿宗皇帝的梓棺，哭得極悲哀。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僕散忠義等從軍中回朝，請求進見。丙戌，以僕散忠義爲尚書右丞相、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志寧爲左副元帥。戊子，將睿宗皇帝葬到景陵，大赦。己丑，詔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籌劃南邊事務。壬辰，華州防禦使蒲

丑，詔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經略南邊。壬辰，華州防禦使蒲察世傑、丹州刺史赤盞胡速魯改敗宋兵于德順州。

十一月癸巳朔，詔右丞相僕散忠義伐宋。丁酉，第職官，廉能、污濫、不職各爲三等而黜陟之。

十二月乙酉，遣尚書刑部侍郎劉仲淵等廉察宣諭東京、北京等路。

三年正月壬辰朔，高麗、夏遣使來賀。庚子，太白晝見。壬子，遣客省使烏居仁賞勞河南軍士。癸丑，復取德順州。

二月甲子，詔太子少詹事楊伯雄等廉問山西路。庚午，上謂宰相曰："灤州饑民，流散逐食，甚可矜恤。移於山西，富民贍濟，仍于道路計口給食。"壬申，詔撫諭陝西。庚辰，太保、都元帥奔睹薨。丙戌，趙景元等以亂言伏誅。庚寅，高麗、夏遣使來賀萬春節。高麗遣使賀即位。東京僧法通以妖術亂衆，都統府討平之。

三月丙申，中都以南八路蝗，詔尚書省遣官捕之。壬寅，詔户部侍郎魏子平等九人，分詣諸路猛安、謀克勸農及廉問。詔臨潢漢民逐食於會寧府濟、信等州。庚戌，詔免去年租稅。

四月辛酉朔，右副元帥完顏思敬罷。丁卯，平章政事完顏彀英、御史大夫白彥敬罷。以參知政事李石爲御史大夫。丁丑，詔吏犯贓罪，雖會赦不叙。己卯，以引進使韓綱爲橫賜高麗使。乙酉，賑山西路猛安、謀克貧民，給六十日糧。是月，取商、虢、環州，宋所侵一十六州至是皆復。

五月辛卯朔，右丞相僕散忠義朝京師。乙未，以重五，幸廣樂園射柳，命皇太子、親王、百官皆射，勝

察世傑、丹州刺史赤盞胡速魯改在德順州打敗宋兵。

十一月癸巳初一，詔右丞相僕散忠義討伐宋。丁酉，將職官分等級，廉潔能幹、貪污冗濫、不稱職各分爲三等，從而罷黜或遷升。

十二月乙酉，派遣尚書刑部侍郎劉仲淵等到東京、北京等路察訪傳達。

大定三年正月壬辰初一，高麗、夏派使節來慶賀。庚子，太白星白天出現。壬子，派客省使烏居仁獎賞慰勞河南的軍士。癸丑，重新奪取德順州。

二月甲子，詔太子少詹事楊伯雄等察訪山西路。庚午，皇上對宰相說："灤州的飢民，四處流散尋找食物，很值得憐憫。將他們遷移到山西，讓富民資助救濟，在道路上按人頭給飯吃。"壬申，下詔撫諭陝西。庚辰，太保、都元帥奔睹去世。丙戌，趙景元等因叛亂言詞被處死。庚寅，高麗、夏派使節前來祝賀萬春節。高麗派使節來祝賀即位。東京僧人法通用妖術惑亂民衆，都統府討伐并平息了騷亂。

三月丙申，中都以南八路發生蝗災，詔尚書省派官去撲滅。壬寅，詔户部侍郎魏子平等九人，分别到各路猛安、謀克勉勵農耕及察訪。詔臨潢的漢民到會寧府的濟、信等州求食。庚戌，下詔免除去年的租稅。

四月辛酉初一，右副元帥完顏思敬被罷官。丁卯，平章政事完顏彀英、御史大夫白彥敬被罷官。以參知政事李石爲御史大夫。丁丑，下詔規定官吏凡是犯了貪污罪，即使遇赦仍不叙用。己卯，以引進使韓綱爲橫賜高麗使。乙酉，救濟山西路猛安、謀克的貧民，供給六十天的糧食。當月，攻取商、虢、環州，宋所侵占的十六個州，到這時都被收復。

五月辛卯初一，右丞相僕散忠義到京師朝見。乙未，因是重陽節，皇上到廣樂園射柳，命皇太子、親王、百官都射，獲勝的分别賜給物

者賜物有差。上復御常武殿，賜宴擊球。自是歲以爲常。丙申，宋人攻破靈壁、虹縣。己亥，罷河南、山東、陝西統軍司，置都統、副統。以太子詹事完顏守道從皇太子，上召諭守道曰："卿任執政，所責非輕，自今毋從行。"辛丑，以右丞相僕散忠義兼都元帥。癸卯，僕散忠義還軍。河南路都統奚撻不也叛入于宋。丙午，宋人攻破宿州。辛亥，更定出征軍逃亡法。尚書省請籍天德間被誅大臣諸奴隸及從窩斡亂者爲軍，上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蘇，而復簽軍，非長策，不聽。癸丑，詔諭契丹餘黨蒲速越等，如能自新，并釋其罪。若執蒲速越父子以來者，仍官賞之。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復取宿州，河南副統孛术魯定方死于陣。乙卯，以北京留守完顏思敬復爲右副元帥。中都蝗。詔參知政事完顏守道按問大興府捕蝗官。

品。皇上又到常武殿，賜宴打球。從此每年成爲經常性活動。丙申，宋人攻破了靈壁、虹縣。己亥，撤銷河南、山東、陝西統軍司，設置都統、副都統。因太子詹事完顏守道隨從皇太子，皇上召守道吩咐道："卿擔任執政，所負的職責不輕，從現在起不再隨行。"辛丑，以右丞相僕散忠義兼都元帥。癸卯，僕散忠義回軍中。河南路都統奚撻不也叛變到了宋。丙午，宋人攻破宿州。辛亥，重定出征軍人逃亡法。尚書省請將天德間被殺大臣的奴隸以及隨從窩斡叛亂的人編入軍籍，皇上認爲四方剛剛平定，民意稍稍復蘇，而又簽差人當兵，不是好主意，不同意。癸丑，下詔告諭契丹餘黨蒲速越等，如果能够自新，全部免罪。如果有能捕捉蒲速越父子來獻的，由官府給以獎賞。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重新奪取宿州，河南副統孛术魯定方死於戰場。乙卯，以北京留守完顏思敬重新任右副元帥。中都發生蝗災。詔參知政事完顏守道察問大興府的捕蝗官。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以刑部尚書蘇保衡爲參知政事。丙子，詔曰："正隆之末，濟州路逃回軍士爲中都官軍所邀殺者，官爲收葬。"己卯，觀稼于近郊。甲申，太師、尚書令張浩罷。以宿直將軍阿勒根和衍爲橫賜夏國使。

六月庚申初一，發生日食。以刑部尚書蘇保衡爲參知政事。丙子，下詔道："正隆末年，濟州路逃回的軍士被中都官軍所截殺的，由官府給予收葬。"己卯，到近郊視察莊稼。甲申，太師、尚書令張浩被罷官。以宿直將軍阿勒根和衍爲橫賜夏國使。

七月庚戌，太白晝見。以太子太師宗憲爲平章政事。以孔總爲襲封衍聖公。

七月庚戌，太白星在白天出現。以太子太師宗憲爲平章政事。以孔總爲繼封衍聖公。

八月丙寅，太白經天。庚午，詔曰："祖宗時有勞效未曾遷賞者，五品以上聞奏，六品以下及無職事者尚書省約量升除。"甲戌，詔參知政事完顏守道招撫契丹餘黨。戊寅，詔罷契丹猛安、謀克，其户分隸女直猛安、謀克。命諸官員年老者，許存馬一二匹，餘并括買入官。敕殿前都點檢唐括德温："重九出獵，國朝舊俗。

八月丙寅，太白星從天上經過。庚午，下詔道："祖宗時凡有勞績没有遷官賞賜的，五品以上奏聞，六品以下及没有職事的由尚書省估量纔能升遷或授官。"甲戌，詔參知政事完顏守道招撫契丹餘黨。戊寅，下詔撤銷契丹的猛安、謀克，將他們的户口分别隸屬於女真的猛安、謀克。命各官員年紀已老的，允許保留馬一二匹，其餘的全部由官府收買。令殿前都點檢唐括德温："重九外出打獵，是國朝舊有的風俗。如今

今扈從軍二千，能無擾民。可嚴爲約束，仍以錢萬貫分賜之。”乙酉，如大房山。丁亥，薦享于睿陵。戊子，還宫。

九月癸巳，以宿直將軍僕散習尼列爲夏國生日使。丁酉，秋獵。以重九，拜天于北郊。丙午，詔翰林待制劉仲誨等廉問車駕所經州縣。乙卯，還宫。

十月甲子，大享于太廟。丙寅，以許王府長史移剌天佛留爲高麗生日使。癸酉，冬獵。

十一月庚寅，太白晝見，經天。壬辰，還都。戊申，詔："求仕官輒入權要之門，追一官，仍降除。以請求有所饋獻及受之者，具狀奏裁。"庚戌，百官請上尊號，不允。詔："中都、平州及饑荒地并經契丹剽掠，有質賣妻子者，官爲收贖。"壬子，尚書左丞翟永固罷。癸丑，罷貢金綫段匹。甲寅，以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爲左丞，吏部尚書石琚爲參知政事。

十二月丁丑，臘，獵于近郊，以所獲薦山陵，自是歲以爲常。詔流民未復業，增限招誘。己卯，參知政事蘇保衡至自軍，辛巳，以爲尚書右丞。

四年正月丁亥朔，高麗、夏遣使來賀。戊子，罷路府州元日及萬春節貢獻。上謂侍臣曰："秦王宗翰有功於國，何乃無嗣?"皆未知所對。上曰："朕嘗聞宗翰在西京坑殺丐者千人，得非其報耶。"癸巳，百官復請上尊號，不允。丁酉，如安州春水。壬寅，至安州。大雪。詔扈從人舍民家者，人日支錢一百與其主。甲辰，元帥府言："宋遣審議官胡昉致尚書右僕射書，來議和好。以其言失信，拘昉軍中，以書答之。"及以書進，

侍從的軍人有二千，怎能不騷擾民衆。應當嚴格管束，可用錢一萬貫分賜給他們。"乙酉，到大房山。丁亥，到睿陵獻祭。戊子，回宫。

九月癸巳，以宿直將軍僕散習尼列爲夏國生日使。丁酉，秋獵。因是重陽節，到北郊拜天。丙午，詔翰林待制劉仲誨等訪問車駕所經過的州縣。乙卯，回宫。

十月甲子，到太廟舉行大享禮。丙寅，以許王府長史移剌天佛留爲高麗生日使。癸酉，冬獵。

十一月庚寅，太白星在白天出現，并經過天空。壬辰，回都。戊申，下詔道："求升官的官員常到權要人家求情的，追奪一官，降職授官。因請求而有贈獻禮品以及接受贈獻的，寫成狀詞上奏裁處。"庚戌，百官請上尊號，不允許。詔："中都、平州及饑荒地區都經過契丹的搶掠，凡有典賣妻子兒女的，官府爲他們收贖。"壬子，尚書左丞翟永固被罷官。癸丑，停止進貢金綫緞匹。甲寅，任命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爲左丞，吏部尚書石琚爲參知政事。

十二月丁丑，舉行臘祭，到近郊打獵，用獵獲物祭獻陵墓，從這時起每年爲常例。下詔流民還没有復業的，延長期限招募勸導。己卯，參知政事蘇保衡從軍中回朝，辛巳，任他爲尚書右丞。

大定四年正月丁亥初一，高麗、夏派使節前來慶賀。戊子，停止各路、府、州元旦及萬春節貢獻錢物。皇上對侍臣説："秦王宗翰對國家有功，爲什麽却没有後嗣?"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回答。皇上説："朕曾聽説宗翰在西京活埋了一千名乞丐，是不是這事的報應呢。"癸巳，百官再請上尊號，不允許。丁酉，到安州游獵。壬寅，到達安州。下大雪，詔隨從人員住在百姓家的，每人每天支付一百錢給户主。甲辰，元帥府報告道："宋派審議官胡昉送交尚書右僕射書信，來商議和好。因他們説話失信，現將胡昉拘留在軍中，寫信回答他們。"并將書信進呈，皇上讀後

上覽之曰："宋之失信，行人何罪，當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乙巳，尚書省奏："徐州民曹珪討賊江志，而子弼亦在賊中，并殺之。法當補二官，敘雜班。"上以所奏未當，進一官，正班用之。辛亥，獲頭鵝，遣使薦山陵，自是歲以為常。

二月丁巳，免安州今年賦役，及保塞縣御城邊吳二村凡扈從人嘗止其家者，亦復一年。辛酉，獵于高陽之北。庚午，還都。庚辰，以北京粟價踴貴，詔免今年課甲。

三月丙戌朔，萬春節，高麗、夏遣使來賀。詔免北京歲課段匹一年。庚子，京師地震。壬寅，百官復請上尊號，不允。

四月丁巳，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罷。甲戌，出宮女二十一人。

五月，旱。癸卯，敕有司審冤獄，禁宮中音樂，放球場役夫。乙巳，詔禮部尚書王兢禱雨于北岳。己酉，命參知政事石琚等於北郊望祭禱雨。壬子，雨。窩斡餘黨蒲速越伏誅。

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壬戌，尚書左丞紇石烈良弼至自征南元帥府。甲子，以雨足，命有司祭謝岳鎮海瀆于北郊。己巳，幸東宮，視皇太子疾。庚午，初定祭五岳四瀆禮。辛未，觀稼于近郊。庚辰，詔諭元帥府曰："所請伐宋軍萬五千，今以騎三千、步四千赴之。"詔陝西元帥府議入蜀利害以聞。

七月壬辰，故衛王襄妃及其子和尚以妖妄伏誅。庚子，以尚書左丞紇石烈良弼為平章政事。辛丑，大風雷雨，拔木。

八月甲寅朔，詔征南元帥府曰："前所請收復舊疆，乞候秋涼進發，

說："宋的失信，使者有什麼罪，應當立即遣返。邊境之事叫元帥府根據形勢措置謀劃。"乙巳，尚書省奏："徐州百姓曹珪討伐賊人江志，而他的兒子曹弼也在賊人中，便一并將他殺掉。按法令應當補二官，在雜班叙用。"皇上認爲所奏不妥當，進一官，正班收用。辛亥，捕獲一頭鵝，派使者獻給陵墓，從這年起成爲常例。

二月丁巳，免除安州今年的賦税勞役，以及保塞縣御城、邊吳二村中凡是皇上隨從人員曾經住過的人户，也免一年。辛酉，到高陽的北部打獵。庚午，回都。庚辰，由於北京的糧價昂貴，下詔免除今年的賦税。

三月丙戌初一，萬春節，高麗、夏派遣使者前來慶賀。下詔免除北京每年應交納的緞匹一年。庚子，京城地震。壬寅，百官再次請求上尊號，不允許。

四月丁巳，平章政事完顏元宜被罷官。甲戌，放出宮女二十一人。

五月，天旱。癸卯，敕令有關部門審理冤獄，禁止在宮中演奏音樂，遣散球場的役夫。乙巳，詔禮部尚書王兢到北岳祈禱求雨。己酉，命參知政事石琚等在北郊望祭祈禱求雨。壬子，下雨。窩斡的餘黨蒲速越被處死。

六月甲寅初一，發生日食。壬戌，尚書左丞紇石烈良弼從征南元帥府回都。甲子，由於雨水已足，令有關部門在北郊祭謝岳鎮海瀆。己巳，到東宮，看望皇太子的病情。庚午，初次制定祭祀五岳四瀆的禮儀。辛未，到近郊視察莊稼。庚辰，下詔告諭元帥府道："所請伐宋的軍隊一萬五千人，今以騎兵三千、步兵四千人開赴前綫。"詔陝西元帥府討論入蜀的得失奏聞。

七月壬辰，已故衛王襄的妻子及其兒子和尚因造謠被處死。庚子，以尚書左丞紇石烈良弼爲平章政事。辛丑，大風雷雨，拔起樹木。

八月甲寅初一，詔征南元帥府道："你們先前所請收復舊有疆土，請求等到秋涼進發，如今

今已秋凉，復俟何時。”戊午，以參知政事完顔守道爲尚書左丞，大興尹唐括安禮爲參知政事。壬申，上謂宰臣曰：“卿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己卯，如大房山。辛巳，致祭于山陵。

已是秋凉，還要等到什麽時候。”戊午，以參知政事完顔守道爲尚書左丞，大興尹唐括安禮爲參知政事。壬申，皇上對宰臣説：“卿每次奏陳的都是平常事，凡治國安民以及朝政對百姓不便利的，都没有涉及到。要是這樣，那宰相的職任誰不能够承擔。”己卯，到大房山。辛巳，到陵墓祭祀。

九月癸未朔，還都。乙酉，上謂宰臣曰：“形勢之家，親識訴訟，請屬道達，官吏往往屈法徇情，宜一切禁止。”己丑，上謂宰臣曰：“北京、懿州、臨潢等路嘗經契丹寇掠，平、薊二州近復蝗旱，百姓艱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冒鬻爲奴，朕甚閔之。可速遣使閲實其數，出内庫物贖之。”乙未，幸鷹房，主者以鷹隼置内省堂上，上怒曰：“此宰相聽事，豈置鷹隼處耶。”痛責其人，俾置他所。己亥，以宿直將軍烏里雅爲夏國生日使。辛亥，以太子少詹事烏古論三合爲高麗生日使。

九月癸未初一，回都。乙酉，皇上對宰臣説：“有權勢的人家，親戚朋友訴訟，托人情打招呼，官吏往往枉法徇情，應一切禁止。”己丑，皇上對宰臣説：“北京、懿州、臨潢等路曾經遭受契丹劫掠，平、薊二州近來又遭蝗災旱災，百姓缺乏糧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冒名賣爲奴婢，朕十分憐憫。可趕緊派人核實數目，拿出内庫的財物贖回。”乙未，親臨鷹房，主管官將鷹隼放在内省堂上，皇上發怒道：“這裏是宰相聽事的地方，哪是放置鷹隼的處所呢。”嚴厲地斥責那個人，令他放到其他地方去。己亥，以宿直將軍烏里雅爲夏國生日使。辛亥，以太子少詹事烏古論三合爲高麗生日使。

十月癸丑朔，獵于密雲縣。丙寅，還都。己卯，命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二十四人分路通檢諸路物力。

十月癸丑初一，到密雲縣打獵。丙寅，回都。己卯，命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二十四人分路全面檢核各路的物資財力。

十一月乙酉，征南都統徒單克寧敗宋兵，取楚州。己丑，封子永功爲鄭王。辛卯，冬獵。乙未，詔進師伐宋。戊戌，次河間府。辛丑，尚書省火。甲辰，次清州。

十一月乙酉，征南都統徒單克寧打敗宋兵，攻取楚州。己丑，封兒子永功爲鄭王。辛卯，冬獵。乙未，下詔進軍伐宋。戊戌，住在河間府。辛丑，尚書省發生火災。甲辰，住在清州。

閏月壬子朔，還都。

閏月壬子初一，回都。

十二月丁亥，尚書省奏都統高景山取商州。己丑，臘，獵于近郊。辛卯，太白晝見，經天。是歲，大有年。斷死罪十有七人。

十二月丁亥，尚書省奏都統高景山攻取商州。己丑，臘祭，到近郊打獵。辛卯，太白星在白天出現，經過天空。這年，是大豐收的一年。判死罪十七人。

五年正月辛亥朔，高麗、夏遣使來賀。乙卯，詔泰州、臨潢接境設邊堡七十，駐兵萬三千。己未，宋通問使魏杞等以國書來。書不稱“大”，稱“侄宋皇帝”，稱名，“再拜奉書于

大定五年正月辛亥初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乙卯，詔泰州、臨潢交界處設置邊堡七十座，駐兵一萬三千人。己未，宋通問使魏杞等携帶國書前來。書不稱“大”，稱“侄宋皇帝”，稱名，“再拜奏書給叔大金皇帝”。每年交

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辛未，詔中外。復命有司，旱、蝗、水溢之處，與免租賦。癸酉，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萬人留戍，餘并放還。以宋國歲幣悉賞諸軍。

二月壬午，以左副都點檢完顔仲等為宋報問使。壬寅，罷納粟補官令。戊申，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

三月壬申，群臣奉上尊號曰應天興祚仁德聖孝皇帝，詔中外。

四月癸卯，西京留守壽王京謀反，獄成，特免死，杖之，除名，嵐州安置。乙巳，右副元帥完顔思敬罷。丁未，右丞相、都元帥僕散忠義還自軍。

五月壬子，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召入見。丁巳，以僕散忠義為尚書左丞相，紇石烈志寧為平章政事，還軍。乙丑，以平章政事宗憲為尚書右丞相。癸酉，罷山東路都統府，以其軍各隸總管府。

六月甲辰，芝產大安殿柱。丙午，京師地震，雨毛。

七月戊申朔，京師地復震。罷陝西都統府，復置統軍司京兆，徙陝西元帥府河中。

八月己卯，前宿州防禦使烏林答剌撒以與宋李世輔交通，伏誅。癸巳，宋、夏遣使賀尊號。

九月丁未朔，以吏部尚書高衎等為賀宋生日使。戊申，秋獵。庚戌，以宿直將軍术虎蒲查為夏國生日使。甲戌，還都。

十月丁丑朔，地震。辛巳，以大宗正丞璋為高麗生日使。乙未，冬獵。辛丑，還都。

十一月丙午朔，上謂宰臣曰：“朕在位日淺，未能遍識臣下賢否，

納錢幣二十萬。辛未，以與宋和好的事詔告中外。再命令有關部門，旱災、蝗災、洪水泛濫的地區，免除租賦。癸酉，命令元帥府各新舊軍以六萬人留守邊疆，其餘的全部放回。用宋國的全部歲錢犒賞各軍。

二月壬午，以左副都點檢完顔仲等爲宋報問使。壬寅，撤銷交糧補官的法令。戊申，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者前來祝賀。

三月壬申，群臣奉上尊號叫應天興祚仁德聖孝皇帝，詔告中外。

四月癸卯，西京留守壽王京謀反，獄案成立，特免死，罰杖，除名，安置在嵐州。乙巳，右副元帥完顔思敬被罷官。丁未，右丞相、都元帥僕散忠義從軍隊中回京。

五月壬子，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因召入見。丁巳，任命僕散忠義爲尚書左丞相，紇石烈志寧爲平章政事，回軍隊。乙丑，以平章政事宗憲爲尚書右丞相。癸酉，撤銷山東路都統府，以所統領的軍隊分別隸屬總管府。

六月甲辰，大安殿的柱上長出靈芝。丙午，京城地震，天上降毛。

七月戊申初一，京城又發生地震。撤銷陝西都統府，重新在京兆設置統軍司，將陝西元帥府遷移到河中。

八月己卯，前宿州防禦使烏林答剌撒因與宋李世輔勾結，被處死。癸巳，宋、夏派遣使節前來賀尊號。

九月丁未初一，以吏部尚書高衎等爲賀宋生日使。戊申，秋獵。庚戌，以宿直將軍术虎蒲查爲夏國生日使。甲戌，回都。

十月丁丑初一，地震。辛巳，以大宗正丞璋爲高麗生日使。乙未，冬獵。辛丑，回都。

十一月丙午初一，皇上對宰臣說：“朕在位的時間不長，未能全部瞭解臣下的賢能與否，全

全賴卿等盡公舉薦。今六品以下殊乏人材，何以副朕求賢之意。”癸丑，幸東宫。戊午，以右副都點檢烏古論粘没曷爲賀宋正旦使。癸亥，立諸路通檢地土等第税法。癸酉，大霧，晝晦。

十二月己丑，獵于近郊。高麗遣使賀尊號。

六年正月丙午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庚午，敕有司，宫中張設毋以塗金爲飾。

二月丁亥，尚書左丞相兼都元帥沂國公僕散忠義薨。壬寅，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

三月甲寅，上如西京。庚申，次歸化州，西京留守唐括德温上謁。戊辰，至西京。庚午，朝謁太祖廟。壬申，擊球，百姓縱觀。

四月甲戌朔，詔月朔禁屠宰。戊戌，以尚書右司郎中移剌道爲横賜高麗使，宿直將軍斜卯摑剌爲横賜夏國使。辛丑，太白晝見。

五月戊申，幸華嚴寺，觀故遼諸帝銅像，詔主僧謹視之。壬子，詔雲中大同縣及警巡院給復一年。壬戌，詔將幸銀山，諸扈從軍士賜錢五萬貫，有敢損苗稼者，并償之。

六月辛巳，太白晝見，經天。丙戌，發自西京。庚子，獵于銀山。

七月辛酉，次三叉口。

八月辛未朔，次凉陘。庚辰，獵于望雲之南山。

九月辛丑朔，至自西京。丁未，以户部尚書魏子平爲賀宋生日使。辛亥，以翰林待制移剌熙載爲夏國生日使。澤州刺史劉德裕等以盜用官錢伏誅。壬子，太白晝見。癸丑，尚書右丞相宗憲薨。丙辰，太白晝見，經天。

靠卿等出以公心舉薦。如今六品以下的官員十分缺乏人才，怎能符合朕求賢的意願。”癸丑，皇帝到東宫。戊午，以右副都點檢烏古論粘没曷爲賀宋正旦使。癸亥，訂立各路通檢土地等級納税的法令。癸酉，大霧，白天昏暗。

十二月己丑，到近郊打獵。高麗派來使節祝賀上尊號。

大定六年正月丙午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庚午，命令有關部門，宫中的擺設不要塗金作爲裝飾。

二月丁亥，尚書左丞相兼都元帥沂國公僕散忠義去世。壬寅，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

三月甲寅，皇上前往西京。庚申，住在歸化州。西京留守唐括德温謁見皇上。戊辰，到達西京。庚午，朝拜太祖廟。壬申，打球，老百姓隨便觀看。

四月甲戌初一，詔令每月初一禁止屠宰。戊戌，以尚書右司郎中移剌道爲横賜高麗使，宿直將軍斜卯摑剌爲横賜夏國使。辛丑，太白星白天出現。

五月戊申，皇帝到華嚴寺，觀看原遼國各皇帝的銅像，詔令主僧謹慎看管。壬子，詔雲中大同縣及警巡院免除一年賦税。壬戌，下詔皇帝將到銀山，隨從軍士賜錢五萬貫，若有敢於損傷禾苗莊稼的，都要賠償。

六月辛巳，太白星白天出現，從天上經過。丙戌，從西京出發。庚子，到銀山打獵。

七月辛酉，住在三叉口。

八月辛未初一，住在凉陘。庚辰，到望雲的南山打獵。

九月辛丑初一，從西京回到都城。丁未，以户部尚書魏子平爲賀宋生日使。辛亥，以翰林待制移剌熙載爲夏國生日使。澤州刺史劉德裕等因盜用官錢被處死。壬子，太白星白天出現。癸丑，尚書右丞相宗憲去世。丙辰，太白星白天出現，從天上經過。

十月己卯，以尚書兵部侍郎移剌按答爲高麗生日使。甲申，朝享于太廟。詔免雄、莫等州今年租。壬辰，太白晝見，經天。丁酉，如安肅州。冬獵。

十月己卯，以尚書兵部侍郎移剌按答爲高麗生日使。甲申，到太廟朝拜祭祀。下詔免除雄、莫等州今年的租税。壬辰，太白星白天出現，從天上經過。丁酉，往安肅州。舉行冬獵。

十一月丙午，還都。癸丑，以右副都點檢烏古論元忠爲賀宋正旦使。上謂宰臣曰："朝官當慎選其人，庶可激勵其餘，若不當，則啓覬覦之心。卿等必知人才優劣，舉實才用之。"庚申，太白晝見，經天。丁卯，參知政事石琚以母憂罷。

十一月丙午，回都。癸丑，以右副都點檢烏古論元忠爲賀宋正旦使。皇上對宰臣説："朝官應當慎重選擇，這樣可以激勵其他的官員，要是人選不當，便會引起人的非分之想。卿等必須瞭解人才的優劣，薦舉有實才的人任用。"庚申，太白星白天出現，從天上經過。丁卯，參知政事石琚因母喪離職。

十二月甲戌，詔有司，每月朔望及上七日毋奏刑名。戊子，太白晝見，經天。甲午，泰州民合住謀反，伏誅。丙申，以平章政事紇石烈良弼爲尚書右丞相，紇石烈志寧爲樞密使。

十二月甲戌，詔令有關部門，每月初一、十五以及上旬第七日不要上奏罪案。戊子，太白星白天出現，從天上經過。甲午，泰州百姓合住謀反，被處死。丙申，任命平章政事紇石烈良弼爲尚書右丞相，紇石烈志寧爲樞密使。

七年正月庚子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辛亥，石琚起復參知政事。壬子，上服衮冕，御大安殿，受尊號册寶禮。癸丑，大赦。庚申，以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爲樞密副使。

大定七年正月庚子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辛亥，石琚喪期未滿便復職爲參知政事。壬子，皇上穿戴衮冕，到大安殿，接受上尊號册寶的禮儀。癸丑，大赦。庚申，以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爲樞密副使。

二月庚寅，尚書右丞蘇保衡薨。丙申，以參知政事石琚爲尚書右丞。

二月庚寅，尚書右丞蘇保衡去世。丙申，以參知政事石琚爲尚書右丞。

三月己亥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

三月己亥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

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壬辰，以御史大夫李石爲司徒，大夫如故。

四月戊辰初一，發生日食。壬辰，以御史大夫李石爲司徒，大夫依舊。

五月丙午，大興府獄空，詔賜錢三百貫爲宴樂之用，以勞之。甲寅，以北京留守槈盌温敦兀帶爲參知政事。

五月丙午，大興府的監獄空無一人，下詔賜錢三百貫用作宴會的經費，作爲犒勞。甲寅，以北京留守槈盌温敦兀帶爲參知政事。

六月癸酉，命地衣用龍文者罷之。

六月癸酉，命令用龍紋地毯的罷官。

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綫，其織賣者，皆抵罪。丙辰，幸東宫。己未，幸東宫視皇太子疾。

七月戊申，禁止穿戴使用金綫，凡是織賣的，都要治罪。丙辰，皇帝到東宫。己未，皇帝到東宫看望皇太子的病。

閏月丁卯，觀稼于近郊。戊辰，

閏月丁卯，到近郊視察莊稼。戊辰，許王

許王永中進封越王，鄭王永功封隨王，永成封瀋王。甲戌，詔遣秘書監移剌子敬經略北邊。戊寅，幸東宫。己卯，慶雲環日。壬午，觀稼于近郊。戊子，觀稼于北郊。

八月辛亥，慶雲環日。癸丑，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進《太宗實録》，上立受之。己未，如大房山。壬戌，致祭睿陵。

九月乙丑朔，還宫。己巳，右三部檢法官韓贊以捕蝗受賂，除名。詔吏人但犯贓罪，雖會赦，非特旨不叙。以勸農使蒲察莎魯窩等為賀宋生日使。辛未，參知政事唐括安禮罷。乙亥，以宿直將軍唐括鶻魯為夏國生日使。庚辰，地震。辛巳，以都水監李衛國為高麗生日使。乙酉，秋獵。庚寅，次保州。詔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訪所經過州縣官。

十月乙未朔，上謂侍臣曰："近聞朕所幸郡邑，曾宴寢堂宇，後皆避之，此甚無謂。可宣諭，令仍舊居止。"戊申，還都。丁巳，上謂宰臣曰："海陵不辨人才優劣，惟徇己欲，多所升擢。朕即位以來，以此為戒，止取實才用之。近聞蠡州同知移剌延壽在官污濫，詢其出身，乃正隆時鷹房子。如鷹房，厨人之類，可典城牧民耶？自今如此局分，不得授以臨民職任。"以御史中丞孟浩為參知政事。是日，參知政事耨盌温敦兀帶薨。辛酉，敕有司於東宫凉樓前增建殿位，孟浩諫曰："皇太子雖為儲貳，宜示以儉德，不當與至尊宫室相侔。"乃罷之。

十一月乙丑朔，上謂宰臣曰："聞縣令多非其人，其令吏部察其善惡，明加黜陟。"辛未，以河間尹徒單克寧等為賀宋正旦使。壬申，太白

永中進封越王，鄭王永功封隨王，永成封瀋王。甲戌，下詔派遣秘書監移剌子敬籌劃北部邊疆事宜。戊寅，皇帝到東宫。己卯，吉祥彩雲環繞太陽。壬午，到近郊視察莊稼。戊子，到北郊視察莊稼。

八月辛亥，吉祥彩雲環繞太陽。癸丑，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呈上《太宗實録》，皇上站立接受。己未，到大房山。壬戌，給睿陵上祭。

九月乙丑初一，回到宫中。己巳，右三部檢法官韓贊因捕殺蝗蟲接受賄賂，開除。下詔吏人衹要犯了贓罪，即使遇上大赦，若不是有特别的詔旨不能録用。以勸農使蒲察莎魯窩等爲賀宋生日使。辛未，參知政事唐括安禮被罷官。乙亥，以宿直將軍唐括鶻魯爲夏國生日使。庚辰，地震。辛巳，以都水監李衛國爲高麗生日使。乙酉，舉行秋獵。庚寅，住保州。詔令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訪所經過的州縣官員的情况。

十月乙未初一，皇上對侍臣説："最近聽説朕所到的郡城，曾經吃過飯睡過覺的庭堂房屋，後來都迴避不使用，這很没有道理。可傳達指示，叫仍舊居住。"戊申，回都。丁巳，皇上對宰臣説："海陵不分辨人才的優劣，衹是隨心所欲，提拔了很多人。朕即位以來，以此爲戒，衹選擇實才任用。最近聽説蠡州同知移剌延壽在任貪污腐敗，詢問其出身，原來是正隆時鷹房人的兒子。像鷹房、厨人之類，可以當官治民嗎？從今以後像這種部門的人，不得授給治理百姓的職務。"以御史中丞孟浩爲參知政事。當天，參知政事耨盌温敦兀帶去世。辛酉，命有關部門在東宫凉樓前增建殿堂，孟浩勸諫道："皇太子雖是副君，宜用儉樸的美德進行教育，不應與皇帝的宫室相當。"於是停建。

十一月乙丑初一，皇上對宰臣説："聽説縣令中許多人都不合適，可命令吏部考察他們的好壞，公開地加以升降。"辛未，以河間尹徒單克寧等爲賀宋正旦使。壬申，太白星白天出現。丁

晝見。丁丑，歲星晝見。丁亥，樞密副使徒單合喜罷。

十二月戊戌，東京留守徒單合喜、北京留守完顔謀衍、肇州防禦使蒲察通朝辭，賜通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又顧謂左宣徽使敬嗣輝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甲辰，以北京留守完顔思敬爲平章政事。是歲，斷死囚二十人。

八年正月甲子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丑，上謂宰臣曰：“朕治天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慎毋阿順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爲今日之幸，後世以爲何如。”群臣皆稱萬歲。辛未，謂秘書監移剌子敬等曰：“昔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惟孝文務爲純儉。朕於宫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損宫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嘗飲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飲之，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户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庚辰，行皇太子册禮。

二月甲午朔，制子爲改嫁母服喪三年。上諭左宣徽使敬嗣輝曰：“凡爲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虧忠節，卿宜戒之。”

三月癸亥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己巳，命以職官子補令史。丁丑，命護衛親軍百户、五十户，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宫。己丑，太白晝見。

四月丙午，詔曰：“馬者軍旅所

丑，歲星白天出現。丁亥，樞密副使徒單合喜被罷官。

十二月戊戌，東京留守徒單合喜、北京留守完顔謀衍、肇州防禦使蒲察通朝見辭行，賜蒲察通金帶，告諭他説：“卿雖有才，然而用心多詐僞，朕身邊需要忠實的人，所以任命你爲地方官。賜卿金帶的意思，是報答卿效勞的時間長久。”又看着左宣徽使敬嗣輝説：“像卿不可以説没有才能，所欠缺的也正是純樸誠實。”甲辰，以北京留守完顔思敬爲平章政事。這一年，判死刑二十人。

大定八年正月甲子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乙丑，皇上對宰臣説：“朕治理天下，正與卿等共同負責，處理事情有不對的，各人應當面陳述，以彌補朕的不足，千萬不要順從討好。卿等身居公卿宰相的職位，正是行道揚名的時候，假如有人想偷安自便，即使有當前的好處，後世將認爲怎麽樣呢。”群臣都呼萬歲。辛未，對秘書監移剌子敬等説：“從前堯、舜的時代，没有華麗的裝飾。漢朝衹有孝文帝致力於純樸節儉。朕對於宫室生怕超過了限度，或有興修，就減少宫人的年度費充用，如今也不再營建了。如像宴飲吃喝這類事，近來衹有太子生日及正月一日曾經喝酒，過去也衹是元宵節、中秋節喝，也没有喝醉過。至於佛法，尤其不相信。梁武帝爲同泰寺的奴僕，遼道宗用民户賞賜寺廟的僧人，又加以三公的官銜，他們受佛教的迷惑也太深了。”庚辰，舉行皇太子的受册禮。

二月甲午初一，制定兒子爲改嫁的母親服喪三年。皇上告諭左宣徽使敬嗣輝道：“凡是做人臣的，對上想求得君王的恩澤，對下又想賺得百姓的贊譽，必然損害忠節，卿一定要力戒。”

三月癸亥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己巳，下令以職官的兒子補令史。丁丑，命令護衛親軍百户、五十户，不是值班的日子不得帶着刀入宫。己丑，太白星白天出現。

四月丙午，下詔道：“馬是軍隊所需用的，

用，牛者農耕之資，殺牛有禁，馬亦何殊，其令禁之。”戊申，擊球常武殿，司天馬貴中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繫社稷之重，又春秋高，圍獵擊球危事也，宜悉罷之。”上曰：“朕以示習武耳。”

五月甲子，北望淀大震、風、雨雹，廣十里，長六十里。詔户、工兩部，自今宫中之飾，并勿用黄金。乙丑，上如涼陘。丁卯，歲星晝見。庚寅，改旺國崖曰静寧山，曷里滸東川曰金蓮川。

六月，河决李固渡，水入曹州。

七月甲子，制盗群牧馬者死，告者給錢三百貫。戊辰，上謂平章政事完顏思敬等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體訪外任職官廉能者，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聞。”甲戌，秋獵。己卯，次三叉口。上諭點檢司曰：“沿路禾稼甚佳，其扈從人少有蹂踐，則當汝罪。”

八月乙卯，至自涼陘。

九月辛酉，上諭尚書右丞石琚、參政孟浩曰：“聞蔚州采地蕈，役夫數百千人，朕所用幾何，而擾動如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稟奏，仍令附册。”癸亥，以右宣徽使移剌神獨斡等為賀宋生日使。己巳，以引進使高希甫為夏國生日使。庚午，上幸東宫。癸酉，上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材，凡己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疏為避忌也。”以户部尚書魏子平為參知政事。辛巳，上謂御史大夫李石曰：“臺憲固在分别邪正，然内外百司豈謂無人。惟見卿等劾人之罪，不聞舉善。自今宜令監察御史分路刺舉善惡以聞。”上嘗命左衛將軍

牛是農耕的工具，殺牛已有禁令，馬又有什麽不同，可命令禁止殺馬。”戊申，在常武殿打球，司天馬貴中勸諫道：“陛下爲一國之主，擔負着社稷的重任，又加年事已高，圍獵打球都是危險的事，應當全部停止。”皇上說：“朕用這些活動表示崇尚武事罷了。”

五月甲子，北望淀大地震、颳風、下冰雹，寬十里，長六十里。詔令户、工兩部，從現在起宫中的裝飾，都不許用黄金。乙丑，皇上到涼陘。丁卯，歲星白天出現。庚寅，改旺國崖叫静寧山，曷里滸東川叫金蓮川。

六月，黄河在李固渡決堤，水進入曹州。

七月甲子，制定偷盗群牧所馬的人處死，告發的賞錢三百貫。戊辰，皇上對平章政事完顏思敬等說：“朕很想得到賢能的人才，日夜都没有忘記。從今以後朝臣出外，便令察訪地方職官中廉潔能幹的，以及普通百姓中可以協助治理國家的人士，開具姓名奏報。”甲戌，舉行秋獵。己卯，住在三叉口。皇上指示點檢司道：“沿路莊稼長得很好，隨從的人要是稍有踐踏，便要治你們的罪。”

八月乙卯，從涼陘回到都城。

九月辛酉，皇上指示尚書右丞石琚、參政孟浩道：“聽說蔚州采地菌，動用了數百上千的人，朕所用的能有多少，而麻煩百姓如此。從今以後凡是以御前的名義差派勞役的，都必須報奏，并令附上清單。”癸亥，以右宣徽使移剌神獨斡等爲賀宋生日使。己巳，以引進使高希甫爲夏國生日使。庚午，皇上到東宫。癸酉，皇上指示宰臣道：“卿等舉用人才，凡是自己所瞭解認識的，必定要使其他人舉薦，朕對此很不高興。如果那人果真是賢才，又何必因爲親疏關係作爲迴避顧忌的理由呢。”以户部尚書魏子平爲參知政事。辛巳，皇上對御史大夫李石說：“御史臺固然職在分别邪正，然而内外各部門怎能說没有人才。祇看到你們檢舉别人的罪過，没有聽說薦舉好事。從今以後應當命令監察御史分路察訪好壞奏報。”皇上曾命左衛將軍大磐訪求好弓，而大磐

大磐訪求良弓，而磐多自取，護衛婁室以告，上命點檢司鞫磐。磐妹為寶林，磐屬内侍僧兒言之寶林，寶林以聞，命杖僧兒百，出磐為隴州防禦使。

十月己丑朔，以戒諭官吏貪墨詔中外。乙未，命涿州刺史兼提點山陵，每以朔望致祭，朔則用素，望則用肉，仍以明年正月為首。及命圖畫功臣於太祖廟，其未立碑者立之。以翰林待制靖為高麗生日使。上謂宰臣曰："海陵時，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録之。"參政孟浩進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辛亥，詔罷復州歲貢鹿筋。

十一月乙丑，幸東宫。以同簽大宗正事闢合土等為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戊子朔，遣武定軍節度使移剌按等招諭阻轐。

九年正月戊午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辛酉，上與宣徽使敬嗣暉、秘書監移剌子敬論古今事，因曰："亡遼日屠食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雖處至尊，每當食，常思貧民飢餒，猶在己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如海陵以張仲軻為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也。"庚午，詔諸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戊寅，契丹外失剌等謀叛，伏誅。丙戌，制漢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闋歸宗，以禮續婚者，聽。

二月庚寅，制妄言邊關兵馬者，徒二年。丙申，詔改葬漢二燕王於城東。庚子，以中都等路水，免税，詔中外。又以曹、單二州被水尤甚，給

多將好弓據爲己有，護衛婁室將此事告發，皇上命令點檢司審問大磐。大磐的妹妹在宫中爲寶林，大磐托内侍僧兒告訴寶林，寶林向皇上報告了，命令將僧兒罰杖一百，貶大磐外出爲隴州防禦使。

十月己丑初一，將警告官吏貪污的詔旨發布京城内外。乙未，命令涿州刺史兼任提點陵墓的職務，每月初一、十五上祭，初一用素品，十五用肉食，從明年正月開始。以及命令在太祖廟繪畫功臣的像，功臣尚未立碑的要立起來。以翰林待制靖爲高麗生日使。皇上對宰臣説："海陵時代，修起居注不任用直言之臣，因而所寫的多不真實。可將史事訪求實在，詳細記録下來。"參政孟浩進言道："優秀史官善用直筆，君王的舉動一定要記載下來，從古以來帝王都不親自觀看本朝史，意圖正在這裏。"辛亥，下詔停止復州每年進貢鹿筋。

十一月乙丑，皇上到東宫。以同簽大宗正事闢合土等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戊子初一，派遣武定軍節度使移剌按等招集告諭阻轐人。

大定九年正月戊午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辛酉，皇上與宣徽使敬嗣暉、秘書監移剌子敬議論古今的事情，因而説："滅遼的那天屠宰了三百頭羊，怎麽能吃完，衹是白白傷害生靈而已。朕雖是處在至尊的地位，每每對着飯菜，常想起貧民的飢餓，仿佛餓在自身似的。有些人自己做壞事而求口福，有什麽益處。如海陵用張仲軻爲諫議大夫，怎麽能聽得到忠言。朕與大臣議事，非正言不説，卿等如不以正言相答，哪是人臣應守的原則。"庚午，詔各州縣議價收購糧食，不得向百姓强行攤派。戊寅，契丹外失剌等陰謀叛變，被殺。丙戌，制定漢人、渤海人兄弟的妻子，服喪滿期後回到娘家，依禮法繼續結婚的，聽便。

二月庚寅，制定造謠胡説邊關兵馬的，判徒刑二年。丙申，下詔在城東改葬漢代的兩位燕王。庚子，因中都等路水災，免除賦税，詔告中外。又因曹、單二州遭水災特别嚴重，免除賦税

復一年。甲寅，詔女直人與諸色人公事相關，只就女直理問。

三月丁巳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卯，以尚書省定網捕走獸法，或至徒，上曰：“以禽獸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獸而輕民命也，豈朕意哉。自今有犯，可杖而釋之。”詔御史中丞移剌道廉問山東、河南。辛未，禁民間稱言“銷金”，條理內舊有者，改作“明金”字。辛巳，以大名路諸猛安民户艱食，遣使發倉廩減價出之。

四月己丑，謂宰臣曰：“朕觀在位之臣，初入仕時，競求聲譽以取爵位，亦既顯達，即徇默苟容為自安計，朕甚不取。宜宣諭百官，使知朕意。”癸巳，遣翰林修撰蒲察兀虎、監察御史完顏鶻沙分詣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東等路勸猛安謀克農。

五月丙辰朔，以符寶郎徒單懷貞為横賜高麗使，宿直將軍完顏賽也為横賜夏國使。戊辰，尚書省奏越王永中、隋王永功二府有所興造，發役夫。上曰：“朕見宫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更役百姓。爾等但以例為請，海陵横役無度，可盡為例耶。自今在都浮役，久為例者仍舊，餘并官給傭直，重者奏聞。”

六月庚寅，冀州張和等反，伏誅。戊戌，以久旱，命宫中毋用扇。庚子，雨。

七月乙卯朔，罷東北路采珠。壬申，觀稼于近郊。

八月甲申朔，有司奏日食，以雨不見，伐鼓用幣如常禮。

九月甲寅朔，以刑部尚書高德基等為賀宋生日使，宿直將軍僕散守中

一年。甲寅，詔令女真人與其他各族人因公事相關連的案件，祇就女真人核問。

三月丁巳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丁卯，因尚書省制定網捕走獸法，有的要判服勞役，皇上說：“因禽獸的緣故而判處百姓徒刑，是看重禽獸而輕視人命，豈是朕的意思呢。從今後凡有犯法的，可用杖罰然後釋放。”詔令御史中丞移剌道察訪山東、河南。辛未，禁止民間稱説“銷金”，條法内舊有這個詞的，改作“明金”字樣。辛巳，因大名路各猛安民户糧食缺乏，派使者去開倉減價出賣糧食。

四月己丑，對宰臣說：“朕觀察在位的臣僚，剛做官的時候，力求聲望名譽以取得爵位，官已做得顯達了，就沉默迎合爲自身安穩打算，朕對此很不贊成。可以傳達給所有官僚，使他們瞭解朕的意思。”癸巳，派遣翰林修撰蒲察兀虎、監察御史完顏鶻沙分别到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東等路鼓勵各猛安謀克抓緊農業生産。

五月丙辰初一，以符寶郎徒單懷貞爲横賜高麗使，宿直將軍完顏賽也爲横賜夏國使。戊辰，尚書省奏越王永中、隋王永功兩府有修建工程，調發勞力服役。皇上說：“朕見宫中竹子有枯萎的，想叫另行栽植，怕勞累人力而打消了這個念頭。兩王府各有隨從的人力，奴婢又很多，怎麽能再調用百姓。你們老是以有條例爲請求，海陵任意役使没有限度，可以都作先例嗎。從今以後用在都城的多餘勞役，久已有先例的仍舊，其餘都由官府發給工錢，重要的奏報。”

六月庚寅，冀州張和等造反，被處死。戊戌，因久旱，命令宫中不要使用扇子。庚子，下雨。

七月乙卯初一，停止在東北路采集珍珠。壬申，到近郊視察莊稼。

八月甲申初一，有關部門奏報有日食，因下雨看不到，敲鼓用幣與往常的禮儀相同。

九月甲寅初一，以刑部尚書高德基等爲賀宋生日使，宿直將軍僕散守中爲夏國生日使，提點

爲夏國生日使，提點司天臺馬貴中爲高麗生日使。罷皇太子月料，歲給錢五萬貫。上謂臺臣曰："比聞朝官内有攬中官物以規貨利者，汝何不言?"皆對曰："不知。"上曰："朕尚知之，汝有不知者乎。朕若舉行，汝將安用。"壬戌，秋獵。

司天臺馬貴中爲高麗生日使。停止供應皇太子每月的物資，按年度給錢五萬貫。皇上對御史臺臣僚説："最近聽説朝官中有收取中官之財物的，你們爲什麽不奏報?"都回答説："不知道。"皇上説："朕尚且知道這事，你們有不知道的嗎。若由朕檢舉處理，你們還有什麽用。"壬戌，舉行秋獵。

十月丁亥，還都。辛丑，以尚書右丞相紇石烈良弼爲左丞相，樞密使紇石烈志寧爲右丞相。詔宗廟之祭，以鹿代牛，著爲令。丙午，大享于太廟。辛亥，以平章政事完顏思敬爲樞密使。

十月丁亥，回都。辛丑，任命尚書右丞相紇石烈良弼爲左丞相，樞密使紇石烈志寧爲右丞相。詔令宗廟的祭祀，以鹿代替牛，寫進條令。丙午，在宗廟舉行大祭祀。辛亥，以平章政事完顏思敬爲樞密使。

十一月己未，以尚書左丞完顏守道爲平章政事，右丞石琚爲左丞，參知政事孟浩爲右丞。庚申，上幸東宫。辛酉，以京兆尹毅等爲賀宋正旦使。壬戌，冬獵。丙子，還都。

十一月己未，任命尚書左丞完顏守道爲平章政事，右丞石琚爲左丞，參知政事孟浩爲右丞。庚申，皇上到東宫。辛酉，以京兆尹毅等爲賀宋正旦使。壬戌，舉行冬獵。丙子，回都。

十二月丙戌，詔賑臨潢、泰州、山東東路、河北東路諸猛安民。以東京留守徒單合喜爲平章政事。丁酉，太白晝見。辛丑，獵于近郊。丙午，制職官犯公罪，在官已承伏者，雖去官猶論。

十二月丙戌，下詔賑濟臨潢、泰州、山東東路、河北東路各猛安的百姓。以東京留守徒單合喜爲平章政事。丁酉，太白星白天出現。辛丑，到近郊打獵。丙午，制定職官犯了公罪，在任時已承認的，即使離任仍要追究。

十年正月壬子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子，命宫中元宵無得張燈。甲戌，以司徒、御史大夫李石爲太尉、尚書令。

大定十年正月壬子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甲子，命令宫中元宵不要張燈。甲戌，任命司徒、御史大夫李石爲太尉、尚書令。

二月甲午，安化軍節度使徒單子温、副使老君奴以贓罪，伏誅。戊申，上謂近臣曰："護衛以後皆是治民之官，其令教以讀書。"

二月甲午，安化軍節度使徒單子温、副使老君奴因犯貪污罪，被處死。戊申，皇上對近臣説："護衛將來都是治理百姓的官，要教他們讀書。"

三月壬子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丙辰，上因命護衛中善射者押賜宋使射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纔中其七，謂左右將軍曰："護衛十年出爲五品職官，每三日上直，役亦輕矣，豈徒令飽食安卧而已。弓矢不習，將焉用之。"戊午，

三月壬子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丙辰，皇上因爲曾命護衛中善於射箭的押賜宋使射弓宴，宋使射中五十，押宴的纔射中七箭，所以對左右將軍説道："做護衛十年後就要派出爲五品職官，每隔三天纔上班值勤，勞役也够輕的了，怎能衹讓他們飽食安卧了事。弓箭不加練習，將來怎麽使用。"戊午，以

以河南統軍使宗叙爲參知政事。庚午，上謂參政宗叙曰：“卿昨爲河南統軍時，言黄河堤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差調，官吏互爲奸弊，不早計料，臨期星火率斂，所費倍蓰，爲害非細。卿既參朝政，皆當革弊，擇利行之。”又諭左丞石琚曰：“女直人徑居達要，不知閭閻疾苦。汝等自丞簿至是，民間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陳。”

四月丁酉，制命婦犯奸，不用夫廕以子封者，不拘此法。

五月乙卯，如柳河川。

閏月庚辰，夏國任得敬脅其主李仁孝，使上表，請中分其國。上問宰臣李石，石等以爲事繫彼國，不如許之。上曰：“彼劫於權臣耳。”詔不許，并却其貢物。

七月壬午，秋獵。戊戌，放圍場役夫。詔扈從糧食并從官給。乙巳，敕扈從人縱畜牧蹂踐禾稼者，杖之，仍償其直。

八月己未，至自柳河川。壬申，遣參知政事宗叙北巡。

九月庚辰，尚書左丞相紇石烈良弼丁憂，起復如故。壬午，以簽書樞密院事移剌子敬爲賀宋生日使。庚寅，以户部郎中夾谷阿里補爲夏國生日使。

十月己酉，以大宗正丞糺爲高麗生日使。甲寅，如霸州，冬獵。乙丑，上謂大臣曰：“比因巡獵，聞固安縣令高昌裔不職，已令罷之。霸州司候成奉先奉職謹恪，可進一階，除固安令。”辛未，上謂宰臣曰：“朕凡論事有未能深究其利害者，卿等宜悉心論列，無爲面從而退有後言。”

十一月辛巳，制盗太廟物者與盗宫中物論同。甲申，上幸東宫。丁

河南統軍使宗叙爲參知政事。庚午，皇上對參政宗叙說：“卿以前爲河南統軍的時候，曾論述黄河堤岸的利害，很符合朕的意思。朕每每考慮差調百姓，官吏相互作奸舞弊，若不早打主意，臨時急如星火地進行搜刮，所費成倍地增加，爲害不小。卿現在既已參預朝政，應當全部革除弊端，選擇有利的方案推行。”又告訴左丞石琚道：“女真人直接居於達官要職，不瞭解民間的疾苦。你們從丞簿做到現在的職位，民間有什麽事不知道，凡有什麽利弊得失，應全部奏陳。”

四月丁酉，發布命婦犯奸處罰令，但非以夫受封而以子受封不受此令之限。

五月乙卯，往柳河川。

閏月庚辰，夏國任得敬逼迫他的國主李仁孝，讓他向金上表，請平分他的國家。皇上問宰臣李石，李石等認爲事情出於該國，不如答應他。皇上說：“他是被權臣所劫持。”下詔不同意，并且拒絶夏的貢物。

七月壬午，舉行秋獵。戊戌，放回在圍場服役的民夫。詔令隨從人員的糧食全部由官府供給。乙巳，敕令隨從人員凡放縱牲畜踐踏莊稼的，罰杖，賠償損失。

八月己未，從柳河川回到都城。壬申，派遣參知政事宗叙到北方巡視。

九月庚辰，尚書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服喪，復職如前。壬午，以簽書樞密院事移剌子敬爲賀宋生日使。庚寅，以户部郎中夾谷阿里補爲夏國生日使。

十月己酉，以大宗正丞糺爲高麗生日使。甲寅，到霸州，舉行冬獵。乙丑，皇上對大臣說：“近日巡行狩獵時，得知固安縣令高昌裔不稱職，已命令罷免。霸州司候成奉先奉職認真誠實，可進一級官階，授固安令。”辛未，皇上對宰臣說：“凡是議論事情朕有未能深入推究其中利害的，卿等應當盡心陳述，不要當面聽從而退下另有後話。”

十一月辛巳，制令盗竊太廟物品的人與盗竊宫中物品論罪相同。甲申，皇上到東宫。丁亥，

亥，以太子詹事蒲察蒲速越等為賀宋正旦使。癸巳，夏國以誅任得敬遣使來謝，詔慰諭之。

十二月丙寅，上謂宰臣曰："比體中不佳，有妨朝事。今觀所奏事，皆依條格，殊無一利國之事。若一朝行一事，歲計有餘，則其利博矣。朕居深宮，豈能悉知外事，卿等尤當注意。"

十一年正月丙子朔，宋、夏遣使來賀。丁丑，封子永升為徐王，永蹈為滕王，永濟為薛王。壬午，詔職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不拘官品，并給俸祿之半。丙申，命賑南京屯田猛安被水災者。戊戌，尚書省奏汾陽軍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上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上謂宰臣曰："往歲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廣，殆無畜牧之地，因命五里外乃得耕墾。今聞民皆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事有類此，卿等宜即告朕。"

三月乙亥朔，萬春節，宋、夏遣使來賀。辛巳，命有司以天水郡公旅櫬依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

四月丁未，歸德府民臧安兒謀反，伏誅。大理卿李昌圖以廉問真定尹徒單貞、咸平尹石抹阿没剌受贓不法，既得罪狀，不即黜罷，杖之四十。癸亥，參知政事魏子平罷。高麗國王晛弟晧，廢其主自立，詐稱讓國，遣使以表來上。

五月辛卯，詔遣吏部侍郎靖使高麗問故。癸巳，以南京留守移剌成為樞密副使。

六月己酉，詔曰："諸路常貢數

以太子詹事蒲察蒲速越等爲賀宋正旦使。癸巳，夏國因誅殺任得敬派遣使節前來道謝，下詔慰問他們。

十二月丙寅，皇上對宰臣說："近來因身體不適，妨礙了處理朝事。如今看了所奏事項，都是依據條法格式，全然没有一件利國的事。要是上一次朝能推行一件事，按年度計算，則利國利民之事多得很。朕居住深宮，怎能盡知外面的事情，你們尤其應當注意。"

大定十一年正月丙子初一，宋、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丁丑，封皇子永升爲徐王，永蹈爲滕王，永濟爲薛王。壬午，詔職官七十歲以上退休的，不限官品高低，都給一半薪俸。丙申，命令賑濟南京遭受水災的屯田猛安。戊戌，尚書省奏汾陽軍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接受贈禮，依法應當削官。皇上說："朝廷行事假如自己不正，怎麽能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日收受贈禮不少，對此不加過問，小官接收贈禮便追究，豈是正天下的辦法。從今以後宰相、執政和樞密收受贈禮也應罷官。"皇上對宰臣說："往年到山西避暑，挨近道路的莊稼地很寬廣，幾乎没有放牲畜的地方，因而命令五里以外纔許耕墾。如今聽說百姓都遷往其他地方，很值得同情，命令他們依舊耕種。事有與此相似的，卿等應該當即告訴朕。"

三月乙亥初一，萬春節，宋、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辛巳，命令有關部門將天水郡公的靈柩依一品官的禮儀葬在鞏洛間的原野上。

四月丁未，歸德府百姓臧安兒謀反，被處死。大理卿李昌圖因察訪真定尹徒單貞、咸平尹石抹阿没剌受賄不法，既已得到罪狀，却不立即將他們罷黜，被罰杖四十。癸亥，參知政事魏子平被罷官。高麗國王晛的弟弟晧，廢掉國主自立爲王，謊稱是讓國給他，派遣使節前來上表。

五月辛卯，下詔派遣吏部侍郎靖出使高麗問明原故。癸巳，以南京留守移剌成爲樞密副使。

六月己酉，下詔道："各路常貢數額内，同

内，同州沙苑羊非急用，徒勞民爾，自今罷之。朕居深宫，勞民之事豈能盡知，似此當具以聞。”戊午，觀稼于近郊。甲子，平章政事徒單合喜薨。

七月甲申，參知政事宗叙薨。

八月癸卯朔，太白晝見。詔朝臣曰：“朕嘗諭汝等，國家利便，治體遺闕，皆可直言。外路官民亦嘗言事，汝等終無一語。凡政事所行，豈能皆當。自今直言得失，毋有所隱。”乙巳，上謂宰臣曰：“隨朝之官，自謂歷一考則當得某職，兩考則當得某職。第務因循，碌碌而已。自今以外路官與内除者，察其公勤則升用之，但苟簡於事，不須任滿，便以本品出之。賞罰不明，豈能勸勉。”庚戌，詔曰：“應因窩斡被掠女直及諸色人未經刷放者，官為贖放。隱匿者，以違制論。其年幼不能稱説住貫者，從便住坐。”上謂宰臣曰：“五品以下闕員甚多，而難於得人。三品以上朕則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曾無一言見舉者。欲晝久安之計，興百姓之利，而無良輔佐，所行皆尋常事耳，雖日日視朝，何益之有。卿等宜勉思之。”己巳，以尚書刑部侍郎烏林荅天錫等為賀宋生日使，近侍局使劉珫為夏國生日使。

九月癸未，獵于横山。庚寅，還都。

十月壬寅朔，以左宣徽使敬嗣暉為參知政事。甲寅，上謂宰臣曰：“朕已行之事，卿等以為成命不可復更，但承順而已，一無執奏。且卿等凡有奏，何嘗不從。自今朕旨雖出，宜審而行，有未便者，即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尚書省所行未便，亦當從

州沙苑的羊不是急用物，白白勞民罷了，從今停止進貢。朕居住深宫，勞民的事怎能全都瞭解，像這種事應當開列奏報。”戊午，到近郊視察莊稼。甲子，平章政事徒單合喜去世。

七月甲申，參知政事宗叙去世。

八月癸卯初一，太白星白天出現。詔朝臣道：“朕曾經告訴你們，國家的利弊，政治的缺陷，都可以直接講出來。外路的官員百姓還曾經論事，而你們始終没有一句話。凡是現行的政事，怎能全都恰當。從今以後都要直言得失，不要有所隱瞞。”乙巳，皇上對宰臣説：“在朝廷的官員，自認爲經過一次考核便應得到某個職務，兩次考核便又應得到某個職務。老是想儘可能因循，碌碌無爲而已。從今以後用外路官的辦法朝内除授，經考察若是公正勤勉便升用，若是辦事應付草率，不必等到任滿，便以本品官離京他用。賞罰要是不明，怎能有所勸誡勉勵。”庚戌，下詔道：“所有因窩斡而被擄掠的女真及各族人未經洗雪釋放的，官府給以收贖釋放。隱藏不報的，以違反制詔論罪。其中因當時年幼不能説出籍貫的，從便居住。”皇上對宰臣説：“五品以下官缺員很多，而難於得到合適的人選。三品以上朕瞭解他們，五品以下就不可能瞭解。卿等過去没有一句推薦的話。要想謀劃久安的大計，興辦百姓的福利，而没有好的輔佐，所推行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事罷了，即使是天天臨朝，又有什麽益處。卿等應當認真考慮。”己巳，以尚書刑部侍郎烏林荅天錫等爲賀宋生日使，近侍局使劉珫爲夏國生日使。

九月癸未，到横山打獵。庚寅，回都。

十月壬寅初一，以左宣徽使敬嗣暉爲參知政事。甲寅，皇上對宰臣説：“朕已經推行的事，卿等認爲是成命不可再更改了，衹是接受服從而已，完全没有意見上奏。況且卿等凡有論奏，何嘗不曾聽從。從今以後朕的詔旨雖已發出，應當審慎地推行，有不適當的，就論奏改正。如果職位低下的人有論尚書省所推行的事不恰當，也應

而改之，毋拒而不從。”丙寅，尚書左丞相紇石烈良弼進《睿宗實録》。戊辰，上謂宰臣曰：“衍慶宫圖畫功臣，已命增爲二十人。如丞相韓企先，自本朝興國以來，憲章法度，多出其手。至於關决大政，但與大臣謀議，終不使外人知覺。漢人宰相，前後無比，若褒顯之，亦足示勸，慎無遺之。”

當聽從改正，不要拒不采納。”丙寅，尚書左丞相紇石烈良弼上進《睿宗實録》。戊辰，皇上對宰臣説：“衍慶宫繪的功臣像，已命令增加到二十人。如丞相韓企先，從本朝興國以來，憲章法度，多出自他的手。至於决定大政，衹是與大臣謀劃商議，終不使外人知道。漢人宰相，前後没有能與他比的，如果贊美宣傳他，也足以表示激勵，千萬不要遺漏了。”

十一月丁丑，以西南路招討使宗寧等爲賀宋正旦使。戊寅，幸東宫。上謂皇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其子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謂其子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群臣皆稱萬歲。丙戌，朝享于太廟。丁亥，有事于圜丘，大赦。癸巳，群臣奉上尊號曰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乙未，詔中外。

十一月丁丑，以西南路招討使宗寧等爲賀宋正旦使。戊寅，皇帝到東宫。皇上對皇太子説：“我兒在儲君的位置，朕爲你措置天下，當不再有你需要經營的事了。你衹要不忘祖宗純厚的風氣，以勤於修養道德爲孝，以賞罰分明爲政而已。過去唐太宗曾向他兒子高宗説：‘我討伐高麗不能完事，你可繼續進行。’像這樣的事，朕不遺留給你。又如遼的海濱王，因爲國中人民熱愛他的兒子，就嫉恨而殺掉他，這是什麽道理啊。兒子被大家所愛，更是美事。所做的事都如此類，怎有不亡國的。唐太宗是有道的君主，而對他的兒子高宗説：‘你對於李勣没有恩惠。今藉事將他貶出，我死後，你應立即授他僕射，他就一定會給你出死力了。’統治人，何必做虚僞事。受他父親的恩惠，哪有對他兒子便忘記報答的呢。朕對待臣下，衹用誠實就是了。”群臣都呼萬歲。丙戌，到太廟祭祀。丁亥，到圜丘祭祀，大赦。癸巳，群臣奉上尊號叫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乙未，詔告中外。

十二月癸卯，冬獵。乙卯，還宫。丙辰，參知政事敬嗣暉薨。辛酉，進封越王永中趙王，隋王永功曹王，瀋王永成豳王，徐王永升虞王，滕王永蹈徐王，薛王永濟滕王。乙丑，趙王永中、曹王永功俱授猛安，仍命永功親治事，以習爲政。

十二月癸卯，舉行冬獵。乙卯，回宫。丙辰，參知政事敬嗣暉去世。辛酉，進封越王永中爲趙王，隋王永功爲曹王，瀋王永成爲豳王，徐王永升爲虞王，滕王永蹈爲徐王，薛王永濟爲滕王。乙丑，趙王永中、曹王永功都授予猛安，仍命永功親自治理事務，學習當政的本領。

金史卷七

本紀第七

世宗(中)

十二年正月庚午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戊寅，詔有司："凡陳言文字，皆國政利害。自今言有可行，以其本封送秘書監，當行者録副付所司。"丙申，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東、陝西去年租税。

二月壬寅，上召諸王府長史諭之曰："朕選汝等，正欲勸導諸王，使之為善。如諸王所為有所未善，當力陳之，尚或不從，則具某日行某事以奏。若阿意不言，朕惟汝罪。"丙午，尚書省奏，廉察到同知城陽軍事山和尚等清强官。上曰："此輩暗察明訪皆著政聲，可第其政績，各進官旌賞。其速議升除。"庚戌，上如順州春水。癸丑，還都。丙辰，詔："自今官長不法，其僚佐不能糾正又不言上者，并坐之。"户部尚書高德基濫支朝官俸錢四十萬貫，杖八十。

三月己巳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亥，詔尚書省："贓污之官，已被廉問，若仍舊職，必復害民。其遣使諸道，即日罷之。"丁丑，詔遣宿直將軍烏古論思列，册封王晧為高麗國王。庚寅，雨土。癸巳，以前西北路招討使移剌道為參知政事。回紇遣使來貢。丁酉，北京

大定十二年正月庚午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戊寅，下詔有關部門："凡是陳述意見的文字，都關係到國家政治的利害。從今以後言論有可采納的，便將那個奏本封起來送秘書監，應當推行的鈔録副本交付主管部門。"丙申，因水旱災害，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東、陝西去年的租税。

二月壬寅，皇上召集各王府的長史指示他們道："朕選用你們，正是想規勸引導諸王，使他們從善。如果諸王的所作所爲有不好的地方，應當盡力講明，要是還不聽從，就開具某天做了某事奏報。假若曲意迎奉不説，朕祇有治你們的罪。"丙午，尚書省奏，察訪到同知城陽軍事山和尚等廉潔能幹的官員。皇上説："這些人暗察明訪都有很好的爲政聲譽，可根據他們的政績，分别進官表彰獎賞。趕快商議升遷授官。"庚戌，皇上前往順州游獵。癸丑，回都。丙辰，下詔道："從今以後官長不法，他的同僚副職不能糾正又不向上報告的，一起治罪。"户部尚書高德基濫支朝官薪俸錢四十萬貫，罰杖打八十。

三月己巳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乙亥，下詔尚書省道："貪污的官吏，已被察問，如果仍任舊職，必然又要害民。派遣使者到各路，立即罷免。"丁丑，下詔派遣宿直將軍烏古論思列，册封王晧爲高麗國王。庚寅，天上下沙土。癸巳，以前西北路招討使移剌道爲參知政事。回紇派遣使節來進貢。丁酉，北京曹貴等謀反，被處死。

曹貴等謀反，伏誅。

四月，旱。癸卯，尚書右丞孟浩罷。丁巳，西北路納合七斤等謀反，伏誅。癸亥，以久旱，命禱祠山川。詔宰臣曰："諸府少尹多闕員，當選進士雖資叙未至而有政聲者，擢用之。"以宿直將軍唐括阿忽里爲横賜夏國使。乙丑，大名尹荆王文以贓罪奪王爵，降授德州防禦使。回紇使使來貢。丙寅，尚書右丞相紇石烈志寧薨。丁卯，宋、高麗遣使賀尊號。阻轐來貢。

四月，天旱。癸卯，尚書右丞孟浩被罷官。丁巳，西北路納合七斤等謀反，被處死。癸亥，因久旱，命令禱祭山川求雨。下詔宰臣道："各府少尹多缺員，可以選進士中雖資格不到然而有從政聲望的，越級提拔使用。"以宿直將軍唐括阿忽里爲横賜夏國使。乙丑，大名尹荆王文因貪污罪被削去王爵，降職授德州防禦使。回紇派使節來進貢。丙寅，尚書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去世。丁卯，宋、高麗派遣使節前來祝賀上尊號。阻轐前來進貢。

五月癸酉，上如百花川。甲戌，命賑山東東路胡剌温猛安民饑。丁丑，次阻居。久旱而雨。戊寅，觀稼。禁扈從蹂踐民田。禁百官及承應人不得服純黄油衣。癸未，諭宰臣曰："朕每次舍，凡秣馬之具皆假於民間，多亡失不還其主。此彈壓官不職，可擇人代之。所過即令詢問，但亡失民間什物，并償其直。"乙酉，詔給西北路人户牛。

五月癸酉，皇上到百花川。甲戌，命令賑濟山東東路胡剌温猛安的飢民。丁丑，到達阻居。久旱後下了雨。戊寅，視察莊稼。禁止隨從踐踏民田。禁止所有官吏及承應人不得穿純黄色的油衣。癸未，指示宰臣道："朕每到住宿處，凡是喂馬的器具都是在民間借用，多丢失不還給它的主人。這是管理官員失職，可另選人代替。所經過處馬上詢問，凡是丢失民間的東西，全部按價賠償。"乙酉，詔令供給西北路人户耕牛。

六月甲寅，如金蓮川。

六月甲寅，到金蓮川。

九月丙子，至自金蓮川。辛巳，以右副都點檢夾谷清臣等爲賀宋生日使，右衛將軍粘割斡特剌爲夏國生日使。丁亥，太白晝見，在日前。鄜州李方等謀反，伏誅。

九月丙子，從金蓮川回到宫中。辛巳，以右副都點檢夾谷清臣等爲賀宋生日使，右衛將軍粘割斡特剌爲夏國生日使。丁亥，太白星白天出現，在太陽前面。鄜州李方等謀反，被處死。

十月，高麗國王王晧遣使謝封册。乙未，臨奠故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喪，志寧妻永安縣主進鎧甲、弓矢、鷹鶻、重綵。壬子，召皇太子及趙王永中上殿，上顧謂宰臣曰："京嘗圖逆，今不除之，恐爲後患。"又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德，餘何足慮。"皇太子及永中皆曰："誠如聖訓。"遂釋之。丙辰，以德州防禦使文貲産賜其兄之子咬住，且諭其母："文之罪，

十月，高麗國王王晧派遣使節前來謝封册。乙未，親臨祭奠故右丞相紇石烈志寧的喪，志寧妻永安縣主上進鎧甲、弓矢、鷹鶻、貴重的彩色絲織物。壬子，召皇太子及趙王永中上殿，皇上對着宰臣説："京曾圖謀叛逆，如今不除掉他，恐怕會成爲後患。"又説："天下的政權歸於有德行的人。海陵失道，朕於是得到天下。祇要努力修養道德，其餘有什麽值得擔心。"皇太子及永中都説："確實如聖上所教訓的。"於是將他們放走。丙辰，以德州防禦使文的財産賜給他哥哥的兒子咬住，并且告諭他的母親説："文的罪，你

汝等皆當連坐。念宋王有大功於國，故置不問，仍以家産賜汝子。”

十一月甲戌，上謂宰臣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澤，於親親之道，有所未弘。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廩禄，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陶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内睦九族，見於《詩》、《書》，皆帝王美事也。”丙子，上以曹國公主家奴犯事，宛平令劉彦弼杖之，主乃折辱令，既深責公主，又以臺臣徇勢偷安，畏忌不敢言，奪俸一月。以陝西統軍使璋為御史大夫。以户部尚書曹望之為賀宋正旦使。壬午，同州民屈立等謀反，伏誅。戊子，上屏侍臣，與宰臣議事，記注官亦退，上曰：“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所議，皆當與知，其於記録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

十二月乙未朔，以濟南尹劉萼在定武軍貪墨不道，命大理少卿張九思鞫之。丁酉，詔遣官及護衛二十人，分路選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有門地才行及善射者，充護衛，不得過百人。冀州王瓊等謀反，伏誅。德州防禦使文以謀反，伏誅。辛丑，出宫女二十餘人。己酉，樞密副使移剌成罷。辛亥，禁審録官以宴飲廢公務。詔金、銀坑冶聽民開采，毋得收税。癸丑，獵于近郊。以殿前都點檢徒單克寧為樞密副使。己未，詔自今除名人子孫有在仕者并取奏裁。

十三年正月乙丑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酉，尚書省奏，南客車俊等因榷場貿易，誤犯邊界。罪當死。上曰：“本非故意，可免罪發還，毋令彼國知之，恐復治其罪。”詔有司嚴禁州縣坊里為民害者。

閏月壬子，詔太子詹事曰：“東

們都應當受牽連。考慮宋王對國家有大功，所以放棄不過問，仍將家産賜給你的兒子。”

十一月甲戌，皇上對宰臣説：“宗室中有不擔任官職的，如果不施加恩澤，對於親近親人的原則，便没有弘揚。朕想給他們授散官，酌量給以薪俸，不知道前代是如何做的?”左丞石琚説：“堯的親近九族，周代的對内和睦九族，見於《詩》、《書》記載，都是帝王的美事。”丙子，皇上因曹國公主的家奴犯法，宛平令劉彦弼處以杖罰，公主於是侮辱縣令，既已嚴厲地批評公主，又以御史大臣順從權勢以求保全，膽小怕事不敢説話，扣薪俸一個月。以陝西統軍使璋爲御史大夫。以户部尚書曹望之爲賀宋正旦使。壬午，同州百姓屈立等謀反，被處死。戊子，皇上斥退侍臣，與宰臣商議事情，記注官也退下。皇上説：“史官記録帝王的善惡，朕的言論行動以及與你們所商議的，都應當讓他知道，他對記録不要有什麼隱瞞。可以將朕的意思告訴他。”

十二月乙未初一，以濟南尹劉萼在定武軍貪污不法，命令大理少卿張九思審訊。丁酉，詔令派官及護衛二十人，分路選擇年齡二十以上四十以下，有出身門第、才能品行及善於射箭的人，充任護衛，不得超過一百人。冀州王瓊等謀反，被處死。德州防禦使文因謀反，被處死。辛丑，放出宫女二十餘人。己酉，樞密副使移剌成被罷官。辛亥，禁止審録官因宴飲而荒廢公務。詔金、銀礦藏聽任民衆開采，不得收税。癸丑，到近郊打獵。以殿前都點檢徒單克寧爲樞密副使。己未，詔從今以後被開除的人的子孫有做官的，都要奏明并聽裁决。

大定十三年正月乙丑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癸酉，尚書省奏，南方的客商車俊等因榷場買賣，誤犯了邊界，罪當處死。皇上説：“本來不是故意的，可免罪送回去，不要讓該國知道，恐怕再治他的罪。”詔有關官員嚴禁州縣城坊鄉里危害民衆的事情。

閏月壬子，詔太子詹事道：“東宫的官屬尤

宫官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職者，具以名聞。”辛酉，太白晝見。洛陽縣賊聚衆攻盧氏縣，殺縣令李庭才，亡入于宋。

其應當選用正派的人，如有行爲不檢點及不稱職的，將他們的名字全數奏報。”辛酉，太白星白天出現。洛陽縣的賊人聚衆攻打盧氏縣，殺了縣令李庭才，逃亡進入宋境。

三月癸巳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卯，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寖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宫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太子詹事劉仲誨請增東宫牧人及張設，上曰：“東宫諸司局人自有常數，張設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於富貴，易入於侈，惟當導以淳儉。朕自即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仍舊，卿以此意諭之。”

三月癸巳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乙卯，皇上對宰臣説：“會寧是國家王業興起的地方，自從海陵遷都到永安，女真人漸漸忘記了舊有的風俗。朕當時曾見到女真風俗，至今不忘。今天的宴飲音樂，都是學的漢族風俗，也衹是爲了完備禮儀而已，并不是朕心裏所愛好的。東宫不知道女真的風俗，衹因爲朕的原故，還保存着舊風。恐怕將來變更了這種風氣，不是長久之計。很想去一趟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也許會學習效仿。”太子詹事劉仲誨請增加東宫的管理人員及陳設，皇上説：“東宫各司局人員原有定數，陳設也已齊備，還要增加什麽。太子生於富貴，容易入於奢侈，衹應當以淳樸節儉進行引導。朕自從即位以來，衣服器物，往往仍舊，你以這個意思教育太子。”

四月己巳，定出繼子所繼財産不及本家者，以所繼與本家財産通數均分制。以有司言，特授洺州孝子劉政太子掌飲丞。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辛巳，更定盗宗廟祭物法。

四月己巳，制定過繼的兒子所繼承的財産趕不上本家的，以所繼承的與本家財産總數均分的制度。根據有關官員的報告，特授洺州孝子劉政太子掌飲丞。乙亥，皇上到睿思殿，命令歌者唱女真歌詞。回頭對皇太子及諸王説：“朕懷念先朝所經歷的事，没有片刻忘記，所以經常聽這首歌詞，也想讓你們這輩人知道。你們自幼衹學習漢人的風俗，不瞭解女真純厚樸實的風氣，至於文字語言，有的還不通曉，這是忘本。你們應當體會朕的意思，一直到子孫後代，也應當遵循朕的教誨告誡。”辛巳，重定懲處盗竊宗廟祭物的法令。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戊戌，禁女直人毋得譯爲漢姓。壬寅，真定尹孟浩薨。甲辰，尚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毆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上曰：“在醜不争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

五月壬辰初一，發生日食。戊戌，禁止女真人翻譯爲漢姓。壬寅，真定尹孟浩去世。甲辰，尚書省奏，鄧州百姓范三打死人，應當處死，而他的親人年老無人照顧。皇上説：“在人群中不忿争叫做孝，孝然後纔能養親。這個人因一時的忿争忘記了自身，還有侍養親人的心嗎。可依法論罪，他的親人，官府給予供養救濟。”

六月，樞密使完顏思敬薨。

七月庚子，復以會寧府為上京。庚戌，罷歲課雉尾。

八月丁卯，以判大興尹趙王永中為樞密使。詔賜諸猛安謀克廉能三等官賞。己卯，御史大夫璋罷。丙戌，以左副都點檢襄等為賀宋生日使。丁亥，秋獵。

九月辛卯朔，以宿直將軍胡什賚為夏國生日使。辛亥，還都。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謀反，伏誅。

十月乙丑，歲星晝見。丙子，以前南京留守唐括安禮為尚書右丞。

十一月，以大興尹璋為賀宋正旦使，引進使大洞為高麗生日使。上謂宰臣曰："外路正五品職事多闕員，何也?"太尉李石對曰："資考少有及者。"上曰："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壬子，吏部尚書梁肅請禁奴婢服羅綺。上曰："近已禁其服明金。行之以漸可也。且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朕宮中服御，常自節約，舊服明金者，已減太半矣。近民間風俗，比正隆時聞稍淳儉，卿等當更務從儉素，使民知所效也。"

十四年正月己丑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

二月壬戌，以大興尹璋使宋有罪，杖百五十，除名，仍以所受禮物入官。丙寅，以刑部尚書梁肅等為宋詳問使。庚午，以太尉、尚書令李石為太保，致仕。戊寅，詔免去年被水旱百姓租稅。

三月戊子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午，上謂大臣曰："海陵純尚吏事，當時宰執止以案牘為功。卿等當思經濟之術，不可狃于故常也。"又詔："猛安謀克之民，今後不許殺生祈祭。若遇節辰及

六月，樞密使完顏思敬去世。

七月庚子，重新以會寧府爲上京。庚戌，停止每年收納野鷄尾。

八月丁卯，以判大興尹趙王永中爲樞密使。下詔給各猛安謀克廉潔能幹的官員三個等級的官賞。己卯，御史大夫璋被罷官。丙戌，以左副都點檢襄等爲賀宋生日使。丁亥，舉行秋獵。

九月辛卯初一，以宿直將軍胡什賚爲夏國生日使。辛亥，回都。大名府僧人李智究等謀反，被處死。

十月乙丑，歲星白天出現。丙子，以前南京留守唐括安禮爲尚書右丞。

十一月，以大興尹璋爲賀宋正旦使，引進使大洞爲高麗生日使。皇上問宰臣道："地方上正五品職事官多缺員，是什麽原因?"太尉李石回答道："資歷考核很少有能達到的。"皇上説："假如有賢能的人，應當破格任用。"壬子，吏部尚書梁肅請求禁止奴婢穿綢緞。皇上説："近來已禁止她們穿戴明金。可以慢慢推行。况且教化的推行，應當從貴家近親開始。朕宫中的穿戴，常常自行節約，過去穿明金的，已减少大半了。近來民間的風俗，比正隆時聽説稍微淳樸節儉，卿等應當更加致力於儉樸，使百姓知道有效法的榜樣。"

大定十四年正月己丑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

二月壬戌，因大興尹璋出使宋有罪，罰杖打一百五十，開除，將所收受的禮物繳入官庫。丙寅，以刑部尚書梁肅等爲宋詳問使。庚午，以太尉、尚書令李石爲太保，退休。戊寅，下詔免去去年遭受水旱災的百姓租税。

三月戊子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甲午，皇上對大臣説："海陵單純重視官吏事務，當時的宰相執政衹是以處理文件爲功。卿等應當考慮經國濟民的辦法，不可習慣於老樣子。"又下詔："猛安謀克的平民，今後不許殺生來祭祀。若遇節日及祭天的日子，允許

祭天日，許得飲會。自二月一日至八月終，并禁絶飲燕，亦不許赴會他所，恐妨農功。雖閒月亦不許痛飲，犯者抵罪。可遍諭之。”又命：“應衛士有不閑女直語者，并勒習學，仍自後不得漢語。”辛丑，太白、歲星晝見。甲辰，上更名雍，詔中外。丙辰，太白、歲星晝見，經天。

四月乙丑，上諭宰臣曰：“聞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者，宜申約束，無令徒費財用。”戊辰，有事于太廟，以皇太子攝行事。乙亥，以勸農副使完顏蒲涅爲横賜高麗使。上御垂拱殿，顧謂皇太子及親王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弟。孝弟無不蒙天日之祐。汝等宜盡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自古兄弟之際，多因妻妾離間，以至相違。且妻者乃外屬耳，可比兄弟之親乎。若妻言是聽，而兄弟相違，甚非理也。汝等當以朕言常銘于心。”戊子，以樞密副使徒單克寧兼大興尹。

五月丙戌朔，詳問使梁肅等還自宋。甲午，如金蓮川。

六月己未，太白晝見。

八月丁巳，次糺里舌。日中，白龍見御帳東小港中，須臾，乘雲雷而去。癸亥，獵于彌離補。己卯，太白晝見。

九月丁亥，還都。乙未，以兵部尚書完顏讓等爲賀宋生日使，宿直將軍崇肅爲夏國生日使。癸卯，上退朝，謂侍臣曰：“朕自在潛邸及踐阼以至于今，於親屬舊知未嘗欺心有徇。近御史臺奏，樞密使永中嘗致書河南統軍使完顏仲，托以賣馬。朕知而不問。朕之欺心，此一事耳，夙夜思之，其如有疾。”己酉，宋遣使報聘。

在一起喝酒。從二月一日到八月底，完全禁止宴飲，也不許到其他地方去赴宴會，恐妨害農業生產。即使是空閑月份也不許痛飲，犯者治罪。可廣泛宣傳。”又命令：“所有衛士有不熟女真語的，都要强行學習，以後不得講漢語。”辛丑，太白星、歲星白天出現。甲辰，皇上改名叫雍，詔告朝廷内外。丙辰，太白星、歲星白天出現，從天上經過。

四月乙丑，皇上告訴宰臣道：“聽説愚昧的百姓爲了求福，多修建佛寺，雖已有條法禁止，犯法的還是很多，應當重申規約，不要讓他們白白地浪費錢財。”戊辰，到太廟祭祀，由皇太子代理行事。乙亥，以勸農副使完顏蒲涅爲横賜高麗使。皇上到垂拱殿，看着皇太子及親王説：“人的德行，没有比孝順父母和友愛兄長更大的了。衹要能孝順友愛，無不蒙受上天的保佑。你們應當對父母盡孝，對兄弟友愛。自古兄弟之間，多因爲妻妾挑撥離間，以至相互矛盾。然而妻是外姓人，可以與兄弟之親相比嗎。假如衹聽妻子的話，而兄弟間不團結，很不是道理。你們應將朕的話常常銘記在心。”戊子，以樞密副使徒單克寧兼大興尹。

五月丙戌初一，詳問使梁肅等從宋還都。甲午，往金蓮川。

六月己未，太白星白天出現。

八月丁巳，駐扎在糺里舌。中午，御帳東的小水溪中出現白龍，片刻間，乘雲駕雷而去。癸亥，到彌離補打獵。己卯，太白星白天出現。

九月丁亥，回都。乙未。以兵部尚書完顏讓等爲賀宋生日使，宿直將軍崇肅爲夏國生日使。癸卯，皇上退朝，對侍臣説：“朕自從即位前到登位以至到如今，對親屬故舊没有違心地姑息過。最近御史臺奏，樞密使永中曾寫信給河南統軍使完顏仲，托他賣馬。朕知道但没有過問。朕的違心，僅這一件事，日夜考慮，好像生了病似的。”己酉，宋派遣使節前來回訪。

十月乙卯朔，詔圖畫功臣二十人衍慶宫聖武殿之左右廡。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申，御史中丞劉仲誨等爲賀宋正旦使。戊戌，召尚食局使，諭之曰："太官之食，皆民脂膏。日者品味太多，不可遍舉，徒爲虚費。自今止進可口者數品而已。"戊申，以儀鸞局使曹士元爲高麗國生日使。

十二月戊寅，以平章政事完顔守道爲右丞相，樞密副使徒單克寧爲平章政事。

十五年正月。此下闕。

七月丙午，粘拔恩與所部康里孛古等内附。

九月戊子，至自金蓮川。辛卯，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其君，請以慈悲嶺以西，鴨渌江以東四十餘城内附，不納。丙申，幸新宫。

閏月己酉朔，定應禁弓箭槍刀路分品官家奴客旅等許帶弓箭制。上謂左丞相良弼曰："今之在官者，須職位稱愜所望，然後始加勉力。其或稍不如意，則止以度日爲務。是豈忠臣之道耶。"丁巳，又謂良弼曰："海陵時，領省秉德、左丞相言皆有能名，然爲政不務遠圖，止以苛刻爲事。言及可喜等在會寧時，一月之間，杖而殺之者二十人，罪皆不至於死，於理可乎。海陵爲人如虎，此輩尚欲以術數要之，以至賣直取死，得爲能乎。"己未，以歸德尹完顔王祥等爲賀宋生日使，符寶郎斜卯和尚爲夏國生日使。辛酉，高麗國王奏告趙位寵伏誅，詔慰答之。詔親王、百官傔人所服紅紫改爲黑紫。甲戌，詔年老之人毋注縣令。年老而任從政，其佐亦擇壯者參用。

十月乙未，冬獵。丁未，還都。

十月乙卯初一，詔令在衍慶宫聖武殿的左右廊屋繪製二十位功臣的畫像。

十一月甲申初一，發生日食。丙申，御史中丞劉仲誨等爲賀宋正旦使。戊戌，召來尚食局使，告諭他道："太官的飯菜，都是民脂民膏。每天花樣太多，不可遍舉，白白地浪費。從今以後衹進可口的菜數道就行了。"戊申，以儀鸞局使曹士元爲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戊寅，任命平章政事完顔守道爲右丞相，樞密副使徒單克寧爲平章政事。

大定十五年正月。此下闕文。

七月丙午，粘拔恩與所部屬的康里孛古等内附。

九月戊子，從金蓮川回到宫中。辛卯，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背叛他的國君，請以慈悲嶺以西，鴨渌江以東四十多個城堡内附，不接納。丙申，到新宫。

閏月己酉初一，制定了應當禁止弓箭槍刀路分的品官家奴、旅客等允許携帶弓箭的制度。皇上對左丞相良弼説："如今在官的人，必須職位滿足了他所指望的，然後纔加努力。如果稍不如意，便衹以混日子爲事。這豈是忠臣的道理呢。"丁巳，又對良弼説："海陵時代，領省秉德、左丞相言都有能幹的名聲，然而處理政事不作久遠的打算，衹以刻薄爲能事。言及可喜等在會寧時，一月之間，用杖打死的就有二十人，罪都不至於死，在道理上可以這樣幹嗎。海陵這個人凶猛如虎，而這些人還想用迷信法術去迎合他，直到賣直名而取死，可以叫能幹嗎。"己未，以歸德尹完顔王祥等爲賀宋生日使，符寶郎斜卯和尚爲夏國生日使。辛酉，高麗國王奏告趙位寵被殺，下詔慰問答覆他。詔令親王、百官的隨從人員由穿紅紫衣服改爲黑紫色。甲戌，詔令年老的人不要擬授縣令。年老而任執政官，他的副手也要選擇年壯的人配合。

十月乙未，舉行冬獵。丁未，回都。

十一月乙卯，上幸東宫。初，唐古部族節度使移剌毛得之子殺其妻而逃，上命捕之。至是，皇姑梁國公主請赦之。上謂宰臣曰："公主婦人，不識典法，罪尚可恕。毛得請托至此，豈可貸宥。"不許。戊午，以右宣徽使靖等爲賀宋正旦使。甲子，太白晝見。戊辰，以宿直將軍阿典蒲魯虎爲高麗生日使。

十六年正月戊申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寅，詔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税。甲子，詔宗屬未附玉牒者并與編次。丙寅，上與親王、宰執、從官從容論古今興廢事，曰："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之，必須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誦之何益。女直舊風最爲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戊辰，宫中火。庚午，上按鷹高橋，見道側醉人墮驢而卧，命左右扶而乘之，送至其家。辛未，皇姑邀上至私第，諸妃皆從，宴飲甚歡。公主每進酒，上立飲之。

二月庚寅，皇子豳王妃，徒單氏以奸，伏誅。己亥，平章政事徒單克寧罷，以女故。

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是日，萬春節，改用明日，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戊申，雨豆於臨潢之境。戊午，上御廣仁殿，皇太子、親王皆侍膳，上從容訓之曰："大凡資用當務節省，如其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因舉所御服曰："此服已三年未嘗更换，尚爾完好，汝等宜識之。"

十一月乙卯，皇上到東宫。原先，唐古部族節度使移剌毛得的兒子殺了他的妻子後逃跑，皇上命令捕捉。到這時，皇姑梁國公主請求赦免他。皇上對宰臣説："公主是婦道人家，不懂得法律，罪還可以饒恕。毛得托人情到這種地步，怎麽可以寬恕。"不答應。戊午，以右宣徽使靖等爲賀宋正旦使。甲子，太白星白天出現。戊辰，以宿直將軍阿典蒲魯虎爲高麗生日使。

大定十六年正月戊申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甲寅，下詔免去去年遭受水旱災害路分的租税。甲子，詔令宗室親屬没有附入族譜的全部給予編入。丙寅，皇上與親王、宰相、執政、從官從容地談論古今興亡的事，説："經書的出現，已經很久遠了，向後世流傳教誨，無不至善盡美。今天學習經書的人，既然能够誦讀，就必須實行。然而知道却不能實行的人多得很。假如不能照着去做，誦讀它有什麽益處。女真的舊風俗最爲純厚樸直，雖然不識字，然而他們祭祀天地，敬重親戚，尊敬老人，接待賓客，取信朋友，禮儀殷勤，都是出於自然，那善美與古書所記載的没有不同。你們應當學習它，舊風不可忘啊。"戊辰，宫中發生火災。庚午，皇上到高橋察看獵鷹，見路旁有個喝醉了的人從驢上掉下來睡在那裏，便命令身邊的人將他扶上驢背，送到他的家裏。辛未，皇姑邀請皇上到她的家中，妃子們都從行，宴飲十分歡樂。公主每進酒，皇上都起立乾杯。

二月庚寅，皇子豳王的妻子徒單氏因犯奸罪，被處死。己亥，平章政事徒單克寧被罷官，因他女兒的原故。

三月丙午初一，發生日食。這天是萬春節，改在第二天，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戊申，在臨潢境内天下了豆子。戊午，皇上到廣仁殿，皇太子、親王都陪着用餐，皇上從容不迫地教導他們道："大凡錢財都應當節省，如果有剩餘，可以周濟親戚，不要隨便花費。"因而撩起所穿的衣服説："這衣服已三年没有更换，還很完好，你們應記住。"壬申，重新設置吾都椀

壬申，復置吾都椀部秃里。

四月丙戌，詔京府設學養士，及定宗室、宰相子程試等第。戊子，制商賈舟車不得用馬。以東京留守崇尹為樞密副使。壬寅，如金蓮川。

五月戊申，南京宫殿火。甲寅，太白晝見。庚申，遣使禱雨静寧山神，有頃而雨。

六月，山東兩路蝗。

七月壬子，夏津縣令移剌山住坐贓，伏誅。

八月辛巳，次霹靂濼。

九月乙巳，至自金蓮川。己酉，諭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西邊自來不備儲蓄，其令所在和糴，以為緩急之備。"癸丑，以殿前都點檢蒲察通等為賀宋生日使，宿直將軍完顏覿古速為夏國生日使。諭左丞相良弼曰："海陵非理殺戮臣下，甚可哀憫。其孛論出等遺骸，仰逐處訪求，官為收葬。"辛酉，以南京宫殿火，留守、轉運兩司官皆抵罪。

十月丙申，詔諭宰執曰："諸王小字未嘗以女直語命之，今皆當更易，卿等擇名以上。"

十一月壬寅朔，参知政事王蔚罷。尚書省奏，河北東路胡剌温猛安所轄謀克孛术魯舍厮，以謀克讓其兄子蒲速列。上賢而從之，仍令議加舍厮恩賞。戊午，以同知宣徽院事劉珫等為賀宋正旦使。庚申，以吏部尚書張汝弼為參知政事。甲子，以粘割韓奴之子詳古為尚輦局直長，婁室為武器直長。初，韓奴被旨招契丹大石，後不知所終，至是因粘拔恩部長撒里雅寅特斯等來，詢知其死節之詳，故録其後。遣兵部郎中移剌子元為高麗國生日使。

十二月壬申朔，詔："諸科人出

部秃里。

四月丙戌，詔京府建立學校培養士人，以及定宗室、宰相子弟考試的等級。戊子，制令商人的車船不得用馬。以東京留守崇尹爲樞密副使。壬寅，往金蓮川。

五月戊申，南京的宫殿發生火災。甲寅，太白星白天出現。庚申，派使者向静寧山神祈禱求雨，没多久便下起雨來。

六月，山東兩路發生蝗災。

七月壬子，夏津縣令移剌山住因犯貪污罪，被處死。

八月辛巳，駐扎在霹靂濼。

九月乙巳，從金蓮川回來。己酉，指示左丞相紇石烈良弼道："西部邊境從來不儲備糧食，命令所在地方議價買糧，作爲緊急時的準備。"癸丑，以殿前都點檢蒲察通等爲賀宋生日使，宿直將軍完顏覿古速爲夏國生日使。指示左丞相良弼道："海陵毫無道理地殺戮臣下，很值得哀痛同情。孛論出等人的遺骸，還靠你到處訪求，官府爲他們收葬。"辛酉，因南京宫殿發生火災，留守、轉運兩司的官員都治罪。

十月丙申，下詔指示宰相、執政道："各親王的小字没有用女真語命名過，如今都應當更换，你們選擇名字報上來。"

十一月壬寅初一，參知政事王蔚被罷官。尚書省奏，河北東路胡剌温猛安所轄謀克孛术魯舍厮，將謀克的職位讓給他哥哥的兒子蒲速列。皇上認爲他賢能而答應了，并命令商議給舍厮以獎賞。戊午，以同知宣徽院事劉珫等爲賀宋正旦使。庚申，以吏部尚書張汝弼爲參知政事。甲子，以粘割韓奴的兒子詳古爲尚輦局直長，婁室爲武器直長。當初，韓奴接受詔旨去招降契丹大石，後來不知下落，到這時因爲粘拔恩部長撒里雅寅特斯等前來，纔詢問明白了他是爲節義而死的詳情，所以録用他的後代。派遣兵部郎中移剌子元爲高麗國生日使。

十二月壬申初一，下詔道："各科出身的人

身四十年方注縣令，年歲太遠，今後仕及三十二年，别無負犯贓染追奪，便與縣令。”丙子，詔諸流移人老病者，官與養濟。上諭宰臣曰：“凡已經奏斷事有未當，卿等勿謂已行，不為奏聞改正。朕以萬幾之繁，豈無一失，卿等但言之，朕當更改，必無吝也。”庚寅，定榷場香、茶罪賞法。

十七年正月壬寅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高麗并表謝不納趙位寵。丙午，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上曰：“小國無能辨識者，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耶。”戊申，詔於衍慶宫聖武殿西建世祖神御殿，東建太宗、睿宗神御殿。詔西北路招討司，契丹民户，其嘗叛亂者已行措置，其不與叛亂及放良奴隸，可徙烏古里石壘部，令及春耕作。尚書省奏，吾都椀部體土胡魯雅里密斯請入獻，許之。庚戌，詔諸大臣家應請功臣號者，既不許其子孫自陳，吏部考功郎其詳考其勞績，當賜號者，即以聞。壬子，上謂宰臣曰：“宗室中年高者，往往未有官稱。其先皆有功於國，朕欲稍加以官，使有名位可稱，如何?”對曰：“親親報功，先王之令則。”丁巳，詔朝官嫁娶給假三日，不須申告。壬戌，詔宰臣：“海陵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籍没者，并釋為良。遼豫王、宋天水郡王被害子孫，各葬於廣寧、河南舊塋。”其後復詔：“天水郡王親屬於都北安葬外，咸平所寄骨殖，官為葬於本處。遼豫王親屬未入本塋者，亦遷祔之。”

三月辛丑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辛亥，詔免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年被

要四十年後纔擬授縣令，年限太長，今後做官滿三十二年，别無因犯貪贜被追奪過官職，便授與縣令。”丙子，詔令所有流亡人中年老生病的，官府給予救濟。皇上指示宰臣道：“凡是已經奏報决斷而事情尚有不妥當的，你們不要認爲已經施行，就不再奏聞改正了。朕處理繁多的事務，怎能没有一件失誤，你們儘管講出來，朕當更改，一定不會吝惜。”庚寅，制定專賣場中香、茶的罪賞法。

大定十七年正月壬寅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高麗同時致表感謝不接納趙位寵。丙午，有關官員奏報，高麗所進貢的玉帶是類似玉的石頭，皇上説：“小國没有能够辨認的人，誤認爲是玉罷了。况且‘人雖不改换物品，衹要給物的人有德，那物品就寶貴’。如果再退給他們，哪成禮儀體統呢。”戊申，下詔在衍慶宫聖武殿的西面修建世祖神御殿，在東面修建太宗、睿宗神御殿。下詔西北路招討司，契丹民户，其中曾參與叛亂而已經處理的，其中没有參與叛亂以及釋放了的奴隸，可遷移到烏古里石壘部，叫他們入春後耕種。尚書省奏，吾都椀部體土胡魯雅里密斯請求進獻，答應他們。庚戌，詔令各大臣家應請求封功臣名號的，既然不允許他的子孫自報，吏部考功郎就要詳細考核他們的勞績，應當賜號的，立即奏報。壬子，皇上對宰臣説：“宗室中年事高的，往往没有官稱。他們的祖先都對國家有功勞，朕打算給他們稍微加官，使有名位可稱呼，怎麽樣?”回答道：“親愛親屬并報答功勞，是先王的美好準則。”丁巳，下詔朝官嫁娶給假三天，不需要申報。壬戌，詔宰臣道：“海陵時代大臣無辜被殺而家屬没爲奴婢的，全部釋放爲平民。遼豫王、宋天水郡王被害的子孫，各葬在廣寧、河南的舊墓地。”其後又下詔：“天水郡王的親屬除在京都北面安葬外，存放在咸平的骨骸，官府在本處安葬。遼豫王的親屬没有葬入原墓地的，也遷往合葬。”

三月辛丑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辛亥，下詔免去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年遭受旱、蝗災害後的

旱、蝗租稅。賑東京、婆速、曷速館三路。乙丑，尚書省奏，三路之粟，不能周給。上曰：“朕嘗語卿等，遇豐年即廣糴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自古帝王皆以蓄積為國家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之耶。今既不給，可於鄰道取之以濟。自今預備，當以為常。”

四月甲戌，制世襲猛安、謀克若出仕者，雖年未及六十，欲令子孫襲者，聽。戊寅，諭宰臣曰：“郡縣之官雖以罪解，一二歲後，亦須再用。猛安、謀克皆太祖創業之際於國勤勞有功之人，其世襲之官，不宜以小罪奪免。”戊子，以滕王府長史徒單烏者為橫賜高麗使。

五月，尚書省奏，定皇家袒免以上親燕饗班次，并從唐制。癸卯，幸姚村淀，閱七品以下官及宗室子、諸局承應人射柳，賞有差。

六月己卯，謂宰臣曰：“朕年老矣。恐因一時喜怒，處置有所不當，卿等即當執奏，毋為面從，成朕之失。”乙未，以英王爽之子思列為忠順軍節度副使。爽入謝，上曰：“朕以卿疾故，特任卿子，所冀卿因喜而愈也。欲即加峻授，恐思列年幼，未閑政事。汝當訓之，使有善可觀，更當升擢。”

七月壬子，尚書省奏，歲以羊三萬賜西北路戍兵，上問如何運致，宰臣不能對。上曰：“朕雖退朝，留心政務，不遑安寧。卿等勿謂細事非帝王所宜問，以卿等於國家之事未嘗用心，故問之耳。”是月，大雨，河决。

八月己巳，觀稼于近郊。壬申，以監察御史體察東北路官吏，輒受訟牒，為不稱職，笞之五十。庚辰，上

租稅。賑濟東京、婆速、曷速館三路。乙丑，尚書省奏，三路的糧食，不能滿足。皇上說：“朕曾經告訴過你們，遇豐收年便大量收購以防備災荒歉收年，你們都說天下的倉庫已經裝滿了，現在想要賑濟，却說不能滿足。從古以來帝王都以蓄積爲國家的長遠之計，朕的積糧，是想個人使用嗎。如今既然不够，可在鄰近路分撥取用來賑濟。從今後預作儲備，應當成爲常規。”

四月甲戌，制令世襲猛安、謀克如果有出來做官的，雖然年紀没有到六十，想讓子孫繼任，聽便。戊寅，指示宰臣道：“郡縣的官吏雖因有罪解職，一二年後，也必須再行使用。猛安、謀克都是太祖創業時候對國家勤勞有功的人，他們所世襲的官，不宜因小罪剥奪免職。”戊子，以滕王府長史徒單烏者爲橫賜高麗使。

五月，尚書省奏，制定了皇家袒衣免冠以上的親屬參加宴會的次序，依從唐代制度。癸卯，到姚村淀，檢閱七品以下官及宗室子、各局承應人射柳，分等級賞賜。

六月己卯，對宰臣說：“朕年紀老了。恐怕因爲一時的喜怒，處置有不恰當的地方，卿等就應當堅持論奏，不要當面屈從，造成朕的過失。”乙未，以英王爽的兒子思列爲忠順軍節度副使。爽入見感謝，皇上說：“朕因你有病的緣故，特任用你的兒子，希望的是你因喜悦而病愈。本想就加授高官，怕思列年幼，不熟悉政事。你應當教育他，使他有好的政績值得稱道，當會得到升任擢用。”

七月壬子，尚書省奏，每年賜西北路守邊的兵士三萬頭羊，皇上問如何運去，宰臣不能回答。皇上說：“朕雖已退朝，仍留心政務，不得安寧。卿等不要説小事不是帝王所應過問的，因爲卿等對國家的事情没有用心過，所以纔問到。”當月，下大雨，黄河决堤。

八月己巳，到近郊視察莊稼。壬申，因監察御史去考察東北路的官吏，往往接收訴訟狀，是不稱職，罰打五十。庚辰，皇上對宰臣道：“如

謂宰臣曰："今之在官者，同僚所見，事雖當理，必以爲非，意謂從之則恐人謂政非己出。如此者多，朕甚不取。今觀大理寺所斷，雖制有正條，理不能行者别具情見，朕惟取其所長。夫爲人之理，他人之善者從之，則可謂善矣。"壬午，上謂宰臣曰："今在下僚豈無人材，但在上者不爲汲引，惡其材勝己故耳。"丙戌，上謂御史中丞紇石烈邈曰："臺臣糾察吏治之能否，務去其擾民，且冀其得賢也。今所至輒受訟牒，聽其妄告，使爲政者如何則可也。"

今在任的官員，凡同僚的見解，事情雖然合乎道理，必認爲不對，意思是聽從了他就怕别人説大政不是出於自己。像這樣的事很多，朕很不贊成。現在看大理寺所斷的案件，雖然制令有正式條文，道理上有不能執行的另外説明情況，朕衹取其所長。做人的道理，别人有好的見解就支持他，這纔可説是好的品德。"壬午，皇上對宰臣説："如今在下面的怎能説没有人才，衹是在高位的不給以提拔，憎惡人家的才能勝過自己的緣故。"丙戌，皇上對御史中丞紇石烈邈説："臺臣糾察官吏治事的能幹與否，務必除去那些騷擾百姓的，并且希望得到賢能的官吏。如今所到之處總是接受訴訟狀，聽任别人妄行控告，使當政的人如何辦纔好呢。"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辛丑，封子永德爲薛王。以右副都點檢完顏習尼烈等爲賀宋生日使。癸卯，以兵部郎中石抹忽土爲夏國生日使。戊申，秋獵。庚戌，歲星、熒惑、太白聚於尾。甲子，還都。

九月丁酉初一，發生日食。辛丑，封皇子永德爲薛王。以右副都點檢完顏習尼烈等爲賀宋生日使。癸卯，以兵部郎中石抹忽土爲夏國生日使。戊申，舉行秋獵。庚戌，歲星、熒惑、太白會聚在尾宿星。甲子，回都。

十月己巳，夏國進百頭帳，詔却之境上。癸酉，有司奏："衍慶宫所畫功臣二十人，惟五人有謚，今考檢餘十五人功狀，擬定謚號以進。"詔可。詔以羊十萬付烏古里石壘部畜牧，其滋息以予貧民。丁丑，制諸猛安，父任别職，子須年二十五以上方許承襲。辛巳，上謂宰臣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延數百年之永。仁傑雖賢，非婁師德何以自薦乎。"癸未，更護送罪人逃亡制。上謂宰臣曰："近觀上封章者，殊無大利害。且古之諫者既忠於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爲利而已。如户部尚書曹望之、濟南尹梁肅皆上書言事，蓋覬覦執政耳，其於國政竟何所補。達官如此，况餘人乎。昔海陵南伐，太醫使祁宰極諫，至戮於市，此本朝

十月己巳，夏國進貢百頭帳，詔令在邊境上退回去。癸酉，有關官員奏："衍慶宫所畫的二十名功臣，衹有五人有謚號，如今考查其餘十五人的功勞文書，擬定謚號進奏。"下詔同意。下詔以羊十萬頭交付烏古里石壘部放牧，用來繁殖以給貧民。丁丑，制令各猛安，如父親擔任别的職務，兒子必須二十五歲以上纔允許繼承。辛巳，皇上對宰臣説："如今在位的没有聽説薦舉賢才，是爲什麽？從前狄仁傑是從下僚中起用的，奮力扶持唐的江山，使它轉危爲安，延續了數百年之久。仁傑雖然賢，要不是婁師德能够自薦嗎。"癸未，更改護送罪人逃亡的法令。皇上對宰臣説："近來閲讀所上的密封奏章，極無關大利害。古代規勸皇帝的人既是忠於國家，也以此求名，如今規勸的人衹是爲利而已。例如户部尚書曹望之、濟南尹梁肅都上書論事，不過是指望做執政官而已，他們的言論對國事究竟有什麽補益。大官都是如此，何况其餘的人呢。過去海陵南伐，太醫使祁宰極力勸諫，以致被殺於市，

以來一人而已。”丁亥，上命宰臣曰：“監察御史田忠孺嘗上書言事，今當升擢，以勵其餘。”

十一月戊戌，以南京留守徒單克寧爲平章政事。庚戌，上謂宰臣曰：“朕常恐重斂以困吾民，自今諸路差科之煩細者，亦具以聞。”有司奏，夏國進御帳使因邊臣懇求進入，乃許之。以尚書左丞石琚爲平章政事。丙辰，以延安尹完顔蒲剌睹等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戊辰，以渤海舊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詔禁絶之，犯者以奸論。以宿直將軍僕散懷忠爲高麗生日使。己巳，太白晝見。壬申，以尚書右丞唐括安禮爲左丞，殿前都點檢蒲察通爲右丞。上謂宰執曰：“朕今年已五十有五，若年逾六十，雖欲有爲，而莫之能矣。宜及朕之康强，其女直人猛安、謀克及國家政事之未完，與夫法令之未一者，宜皆修舉之。凡所施行，朕不爲怠。”

十八年正月丙申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寅，定殺異居周親奴婢、同居卑幼，輒殺奴婢及妻無罪而輒毆殺者罪。庚戌，修起居注移剌傑上書言：“每屏人議事，雖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録。”上以問平章政事石琚、左丞唐括安禮，對曰：“古者，天子置史官於左右，言動必書，所以儆戒人君，庶幾有所畏也。”庚申，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前年被災租税。壬戌，如春水。

二月丙寅朔，次管莊。丙子，次華港。己丑，還宮。

三月乙未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巳，命戍邊女直人遇祭祀、婚嫁、節辰許自造酒。丁

這樣的人本朝以來衹有一個罷了。”丁亥，皇上命令宰臣道：“監察御史田忠孺曾上書論事，如今應當加以提拔，以激勵其他的人。”

十一月戊戌，任命南京留守徒單克寧爲平章政事。庚戌，皇上對宰臣說：“朕時常擔心過重的賦税困擾我的百姓，從今以後各路勞役賦税的多少，也開列奏報。”有關官員奏，夏國進御帳使通過邊關守臣懇求進入，同意。以尚書左丞石琚爲平章政事。丙辰，以延安尹完顔蒲剌睹等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戊辰，因渤海的舊風俗男女婚娶多不通過禮式，必先搶奪私奔，下詔禁止，違犯的以奸罪論處。以宿直將軍僕散懷忠爲高麗生日使。己巳，太白星白天出現。壬申，任命尚書右丞唐括安禮爲左丞，殿前都點檢蒲察通爲右丞。皇上對宰相、執政說：“朕今年已五十五歲，要是年紀超過六十，即使希望有所作爲，也不能做什麽了。應當趁朕還健康時，女真人猛安、謀克及國家政事有尚未料理妥當的，以及法令還沒有完善的，應都加以修改辦理。凡是要施行的，朕不會懈怠。”

大定十八年正月丙申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壬寅，制定殺害已分居至親的奴婢、同居的卑幼，擅自殺死奴婢，以及妻無罪而擅自打死的人的罪罰。庚戌，修起居注移剌傑上書道：“經常避開人議事，即使是史官也不讓聽到，無法記録。”皇上問平章政事石琚、左丞唐括安禮，回答說：“古時候，天子在左右設置史官，言談舉止一定要記下來，用來警告帝王，使帝王有所畏懼。”庚申，免去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前年遭受災害後的租税。壬戌，前往游獵。

二月丙寅初一，駐扎在管莊。丙子，駐華港。己丑，回宮。

三月乙未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乙巳，命令守邊的女真人遇祭祀、婚嫁、節日允許自己釀酒。丁未，皇上對宰

未，上謂宰執曰："縣令之職最爲親民，當得賢材用之。邇來犯法者衆，殊不聞有能者。比在春水，見石城、玉田兩縣令，皆年老，苟禄而已。畿甸尚爾，遠縣可知。"平章政事石琚對曰："良鄉令焦旭、慶都令李伯達皆能吏，可任。"上曰："審如卿言，可擢用之。"己酉，禁民閒無得創興寺觀。獻州人殷小二等謀反，伏誅。

四月己巳，上謂宰臣曰："朕巡幸所至，必令體訪官吏臧否。向玉田知主簿石抹沓乃能吏也，可授本縣令。"己丑，以太子左贊善阿不罕德甫爲横賜夏國使。

五月丙午，上如金蓮川。

六月庚午，尚書左丞相紇石烈良弼薨。

閏月辛丑，命賑西南、西北兩招討司民，及烏古里石壘部轉户饑。

七月丙子，上謂宰臣曰："職官始犯贓罪，容有過誤，至於再犯，是無改過之心。自今再犯不以贓數多寡，并除名。"

八月乙巳，至自金蓮川。丙辰，以尚書右丞相完顏守道爲左丞相，平章政事石琚爲右丞相。

九月辛未，以大理卿張九思等爲賀宋生日使，侍御史完顏蒲魯虎爲夏國生日使。癸酉，以尚書左丞唐括安禮爲平章政事。乙亥，以右丞蒲察通爲左丞，參知政事移剌道爲右丞，刑部尚書粘割斡特剌爲參知政事。

十月庚寅朔，陜州防禦使石抹靳家奴以罪除名。甲午，御史中丞劉仲誨、侍御史李瑜坐失糾察大長公主事，各削官一階。

十一月庚申朔，尚書省奏，擬同知永寧軍節度使事阿可爲刺史，上曰："阿可年幼，於事未練，授佐貳

相、執政説："縣令的職務是百姓的父母官，應當選得賢才任用。近來犯法的很多，全然没聽説有賢能的。最近在春水，看到石城、玉田兩縣縣令，都已年老，苟且領取俸禄罷了。京城地區尚且如此，偏遠縣就可想而知了。"平章政事石琚回答道："良鄉令焦旭、慶都令李伯達都是能吏，可任用。"皇上説："果真如卿所説，可提拔使用。"己酉，禁止民間創立興建佛寺道觀。獻州人殷小二等謀反，被處死。

四月己巳，皇上對宰臣説："朕巡視所到的地方，必叫人察訪官吏的好壞。最近在玉田瞭解到主簿石抹沓是個賢能的官吏，可授本縣的縣令。"己丑，以太子左贊善阿不罕德甫爲横賜夏國使。

五月丙午，皇上往金蓮川。

六月庚午，尚書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去世。

閏月辛丑，命令賑濟西南、西北兩招討司的百姓，以及烏古里石壘部遷轉户的飢民。

七月丙子，皇上對宰臣説："職官初犯貪污罪，容許有犯錯誤的時候，至於再犯，這表明没有改過的决心。從今以後再犯的便不論貪污數量的多少，全部開除。"

八月乙巳，從金蓮川回到都城。丙辰，任命尚書右丞相完顏守道爲左丞相，平章政事石琚爲右丞相。

九月辛未，派大理卿張九思等爲賀宋生日使，侍御史完顏蒲魯虎爲夏國生日使。癸酉，任命尚書左丞唐括安禮爲平章政事。乙亥，任命右丞蒲察通爲左丞，參知政事移剌道爲右丞，刑部尚書粘割斡特剌爲參知政事。

十月庚寅初一，陜州防禦使石抹靳家奴因罪被開除。甲午，御史中丞劉仲誨、侍御史李瑜因對大長公主的事失於糾察，各削官一級。

十一月庚申初一，尚書省奏，擬定同知永寧軍節度使事阿可爲刺史，皇上説："阿可年幼，對世事還不詳熟，授副職就可以了。"平章政事

官可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臣等以阿可宗室，故擬是職。”上曰：“郡守係千里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若以親親之恩，賜與雖厚，無害於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賴焉。”壬申，以静難軍節度使烏延查剌等為賀宋正旦使。丙子，尚書省奏，崇信縣令石安節買車材於部民，三日不償其直，當削官一階，解職。上因言：“凡在官者，但當取其貪污與清白之尤者數人黜陟之，則人自知懲勸矣。夫朝廷之政，太寬則人不知懼，太猛則小玷亦將不免於罪，惟當用中典耳。”戊寅，上責宰臣曰：“近問趙承元何故再任，卿等言，曹王嘗遣人言其才能幹敏，故再任之。官爵擬注，雖由卿輩，予奪之權，當出于朕。曹王之言尚從之，假皇太子有所諭，則其從可知矣。此事因卿言始知，其不知者知復幾何。且卿等公受請屬，可乎?”蓋承元前為曹王府文學，與王邸婢奸，杖百五十除名，而復用也。丙戌，以吏部尚書烏古論元忠為御史大夫，以東上閤門使左光慶為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庚戌，封孫吾都補温國公，麻達葛金源郡王，承慶道國公。壬子，群臣奉上“大金受命萬世之寶”。

十九年正月庚申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卯，如春水。

二月己酉，還宫。乙卯，免去年被水旱民田租稅。

三月己未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丑，尚書省奏，虧課院務官顔葵等六十八人，各合削官一階。上曰：“以承廕人主榷沽，此遼法也。法弊則當更張，唐、宋法有可行者則行之。”己巳，上與宰臣

唐括安禮奏道：“臣等因阿可是宗室，所以擬授這個職務。”皇上説：“郡守關係到千里之地的好壞，怎可不擇人而私用親屬呢。如果用親屬的恩惠，賞賜雖然豐厚，但對政治無損害。要是任用他治理郡事而又不是那種人才，一境之内依靠誰呢。”壬申，以静難軍節度使烏延查剌等爲賀宋正旦使。丙子，尚書省奏，崇信縣令石安節向部屬民户購買造車材料，三天不給人家錢，應當削官一級，解除職務。皇上因而説：“凡是在職的官員，衹應選取其中貪污與清白最突出的幾個人貶黜或升遷，則人人都自知什麽是懲罰和獎勵了。朝廷的政策，太寬了則人們不知道畏懼，太嚴則小缺陷也將不免於治罪，衹應當使用適中的法規。”戊寅，皇上責備宰臣道：“最近問趙承元爲什麽再任，你們説，曹王曾經派人陳述他的才能幹練敏捷，所以再任。官爵的擬授，雖由你們負責，然而賜予和降黜的權力，應當出於朕。曹王的話尚且聽從，假若皇太子有所吩咐，則你們必然聽從就可想而知了。這事因卿説起纔知道，不知道的誰知還有多少。連你們都公然接受請托，行嗎?”事指趙承元先前爲曹王府文學，與王府中的婢女通奸，罰杖打一百五十然後開除，却又再行任用。丙戌，任命吏部尚書烏古論元忠爲御史大夫，派東上閤門使左光慶爲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庚戌，封孫子吾都補爲温國公，麻達葛爲金源郡王，承慶爲道國公。壬子，群臣奉上“大金受命萬世之寶”。

大定十九年正月庚申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丁卯，前往游獵。

二月己酉，回宫。乙卯，免去去年遭受水旱災害的民田的租税。

三月己未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乙丑，尚書省奏，虧損賦税的院務官顔葵等六十八人，各該削官一級。皇上説：“用繼承恩蔭得官的人主持專賣，這是遼的法規。法制不好就應當更改，唐、宋的法規有可行的就推行。”己巳，皇上與宰臣議論歷史上的事，并

論史事，且曰："朕觀前史多溢美。大抵史書載事貴實，不必浮辭諂諛也。"辛未，上謂宰臣曰："奸邪之臣，欲有規求，往往私其黨與，不肯明言，托以他事，陽不與而陰爲之力。朕觀古之奸人，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己，往往風以陰事，破壞其議，惟擇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爲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奸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明驗也。"丁丑，上謂宰臣曰："朕觀前代人臣將諫於朝，與父母妻子訣，示以必死。同列目睹其死，亦不顧身，又爲之諫。此盡忠於國者，人所難能也。"己卯，制糾彈之官知有犯法而不舉者，減犯人罪一等科之，關親者許回避。上謂宰臣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朕蚤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盤樂怠忽，欲以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

且說："朕看以前的史書多過分美化。大抵史書記事貴在真實，不必用浮華的辭藻去奉承討好。"辛未，皇上對宰臣說："奸邪的臣子，想有什麼貪求，往往私結黨羽，不肯明說，托以其他的事，表面上不參與而暗中用力。朕觀察古代的奸臣，當國家立太子的時候，害怕所立的人聰明而對自己不利，往往散布一些陰私事，破壞別人的提議，祇是選擇昏庸懦弱的擁立，指望他日可以玩弄權柄謀取功利。例如晉武帝打算立他的弟弟，而奸臣破壞，竟然立了惠帝，以致造成喪亂，這就是明顯的事例。"丁丑，皇上對宰臣說："朕看前代的大臣準備到朝廷勸諫皇帝，與父母妻子兒女告别，表示必死的決心。同列的朝臣雖眼見他死，也不顧身，又繼續勸諫。這纔是盡忠於國，是常人所難做到的。"己卯，制令負糾察檢舉責任的官吏如明知有犯法而不舉報，減犯人的罪一等用來處罰，關係到親屬的允許迴避。皇上對宰臣說："人們多信奉佛、道二教，意思是想求福。朕早年也很受迷惑，隨後便覺悟到佛、道的不可信。況且上天立君王，讓他治理百姓，如果祇圖安樂，懈怠疏忽，想抱僥幸的心理求得福佑，難啊。要是果真能愛護養育老百姓，那就上合天意，福必然酬報他。"

四月己丑朔，詔賑西南路招討司所部民。己酉，以升祔閔宗，詔中外。丁巳，歲星晝見。

五月戊寅，幸太寧宫。

六月戊子朔，詔更定制條。

七月辛未，有司奏擬趙王子石古乃人從，上不從，謂宰相曰："兒輩尚幼，若奉承太過，使侈心滋大，卒難節抑，此不可長。諸兒每入侍，當其語笑娱樂之際，朕必淵默，莅之以嚴，庶其知朕教戒之意，使常畏慎而寡過也。"癸酉，密州民許通等謀反，伏誅。丙子，太白晝見。庚辰，至自太寧宫。

八月壬辰，尚書右丞相石琚致仕。戊戌，以宋大觀錢當五用。丙

四月己丑初一，下詔賑濟西南路招討司所屬的民衆。己酉，以升閔宗到祖廟合祭事，詔告朝廷内外。丁巳，歲星白天出現。

五月戊寅，到太寧宫。

六月戊子初一，下詔重修制度條例。

七月辛未，有關官員進奏所擬趙王兒子石古乃的隨從人員，皇上不依從，對宰相說："兒輩還在幼年，如果奉承得太過分，使他們的奢侈心膨脹，最後難以節制，這不可助長。孩兒們每次來陪侍，當他們談笑娱樂的時候，朕必默不作聲，以嚴肅相對，希望他們知道朕教育告誡的深意，使他們時常畏懼謹慎而少過錯。"癸酉，密州百姓許通等謀反，被處死。丙子，太白星白天出現。庚辰，從太寧宫回來。

八月壬辰，尚書右丞相石琚退休。戊戌，以宋的大觀錢一當五用。丙午，濟南百姓劉溪忠謀

午，濟南民劉溪忠謀反，伏誅。

九月戊午，以左宣徽使蒲察鼎壽等為賀宋生日使，太子左衛率府率裴滿胡剌為夏國生日使。癸亥，秋獵。癸未，還都。

十月辛卯，西南路招討使哲典以贓罪，伏誅。辛亥，制知情服内成親者，雖自首仍依律坐之。

十一月壬戌，改葬昭德皇后，大赦。以御史中丞移剌慥等為賀宋正旦使。戊辰，以西上閤門使盧拱為高麗生日使。壬申，上如河間冬獵。癸未，至自河間。

二十年正月甲寅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戊午，定試令史格。壬戌，命歲以錢五千貫造隨朝百官節酒及冰、燭、藥、炭，視品秩給之。己巳，如春水。丙子，幸石城縣行宫。丁丑，以玉田縣行宫之地偏林為御林，大淀濼為長春淀。

二月丁未，還都。

三月癸丑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己未，詔凡犯罪被問之官，雖遇赦，不得復職。乙丑，以新定猛安謀克，詔免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路去年租税。辛巳，以平章政事徒單克寧為尚書右丞相，御史大夫烏古論元忠為平章政事。

四月丁亥，定冒廕罪賞。己亥，制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婦，衣服聽用明金。以西上閤門使郭喜國為横賜高麗使。太寧宫火。乙巳，上謂宰臣曰："女直官多謂朕食用太儉，朕謂不然。夫一食多費，豈為美事。況朕年高，不欲屠宰物命。貴為天子，能自節約，亦不惡也。朕服御或舊，常使浣濯，至于破碎，方始更易。向時帳幕常用塗金為飾，今則不爾，但令

反，被處死。

九月戊午，以左宣徽使蒲察鼎壽等爲賀宋生日使，太子左衛率府率裴滿胡剌爲夏國生日使。癸亥，舉行秋獵。癸未，回都。

十月辛卯，西南路招討使哲典因貪贓罪，被處死。辛亥，制令知道實情而在服喪期間結婚的，雖自首仍依法律判罪。

十一月壬戌，改葬昭德皇后，大赦。以御史中丞移剌慥等爲賀宋正旦使。戊辰，以西上閤門使盧拱爲高麗生日使。壬申，皇上往河間舉行冬獵。癸未，從河間回到都城。

大定二十年正月甲寅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戊午，定考試令史的規格。壬戌，命令每年用五千貫錢製造隨朝百官的節日用酒以及冰、燭、藥、炭，按照品位官秩高低供給。己巳，前往游獵。丙子，到石城縣行宫。丁丑，將玉田縣行宫所在地的偏林改稱御林，大淀濼稱長春淀。

二月丁未，回都。

三月癸丑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己未，詔凡是正被審問的犯罪官員，即使遇赦，不得復職。乙丑，因新定猛安謀克，下詔免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路去年的租税。辛巳，任命平章政事徒單克寧爲尚書右丞相，御史大夫烏古論元忠爲平章政事。

四月丁亥，定冒認蔭恩得官治罪及獎賞的條法。己亥，制令宗室及外戚以及一品官有封號的婦女，允許衣服使用明金。以西上閤門使郭喜國爲横賜高麗使。太寧宫發生火災。乙巳，皇上對宰臣説："女真的官員多説朕飲食用品太簡樸，朕説不然。一頓飯用去很多錢，不是什麽好事。何況朕年事已高，不願屠宰動物。作爲天子，能够自行節約，也算不壞了。朕的衣服或已陳舊，常常洗一洗，直到破碎，纔叫更换。先前帳幕曾用塗金做裝飾，現在不用了，衹要使公家富裕，

足用，何必事紛華也。”庚戌，如金蓮川。

五月丙寅，京師地震，生黑白毛。

七月，旱。

八月壬午，秋獵。

九月壬戌，至自金蓮川。以太府監李佾等為賀宋生日使，少府少監賽補為夏國生日使。丙子，蒲速椀群牧老忽謀叛，伏誅。

十月庚辰朔，更定銓注縣令丞簿格。詔：“西北路招討司每進馬駝鷹鶻等，輒率斂部内，自今并罷之。”壬午，上謂宰臣曰：“察問細微，非人君之體，朕亦知之。然以卿等殊不用心，故時或察問。如山後之地，皆為親王、公主、權勢之家所占，轉租於民，皆由卿等之不察。卿等當盡心勤事，毋令朕之煩勞也。”詔徙遥落河、移馬河兩猛安於大名、東平等路安置。戊戌，上謂宰臣曰：“凡人在下位，欲冀升進，勉為公廉，賢不肖何以知之。及其通顯，觀其施為，方見本心。如招討哲典，初任定州同知，繼為都司，未嘗少有私徇，所至皆有清名。及為招討，不固守。人心險于山川，誠難知也。”壬寅，上謂宰臣曰：“近覽《資治通鑑》，編次累代廢興，甚有鑒戒，司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無以加也。校書郎毛麾，朕屢問以事，善於應對，真該博老儒。可除太常職事，以備討論。”甲辰，以殿前都點檢襄為御史大夫。

十一月丁巳，尚書右丞移剌道罷。乙丑，以真定尹徒單守素等為賀宋正旦使。癸酉，以御史大夫襄為尚書右丞。乙亥，上諭宰臣曰：“郡守選人，資考雖未及，廉能者則升用之，以勵其餘。”以太常少卿任倜為

何必搞得那麽華麗。”庚戌，去金蓮川。

五月丙寅，京城發生地震，長出黑色或白色的植物。

七月，天旱。

八月壬午，舉行秋獵。

九月壬戌，從金蓮川回來。以太府監李佾等爲賀宋生日使，少府少監賽補爲夏國生日使。丙子，蒲速椀群牧所老忽陰謀叛變，被殺。

十月庚辰初一，重定銓注縣令丞簿的規格。下詔道：“西北路招討司每進獻馬駝鷹鶻等，常常隨意搜刮境内百姓，從今以後全部停止。”壬午，皇上對宰臣説：“察問細小事務，不合帝王的事體，朕也知道。然因卿等很不用心，所以時而親自察問。比如山後的土地，都被親王、公主、有權有勢的人家所占有，轉而租給百姓，都由於卿等不能明察。卿等應當盡心勤於政事，不要讓朕煩勞。”下詔遷移遥落河、移馬河兩猛安到大名、東平等路安置。戊戌，皇上對宰臣説：“凡人處在下位，想要升進，總是盡力表現得公正廉潔，賢明不賢明從何得知。等到他官高名重，觀察他的所作所爲，纔現出本心。如招討哲典，開初任定州同知，接着爲都司，不曾稍有徇私，所到之地都有清正的美名。等到做招討時，就不能堅持。人心比山川還險惡，實在難於瞭解。”壬寅，皇上對宰臣説：“近來讀《資治通鑑》，書中編出歷代廢興的史實，很有值得鑒戒的地方。司馬光的用心如此，古代優秀的史官没有能超過他的。校書郎毛麾，朕多次以事問他，他很善於對答，真是博學多識的老儒。可授太常寺的職務，以備常與他討論。”甲辰，以殿前都點檢襄爲御史大夫。

十一月丁巳，尚書右丞移剌道罷官。乙丑，以真定尹徒單守素等爲賀宋正旦使。癸酉，以御史大夫襄爲尚書右丞。乙亥，皇上指示宰臣道：“郡守的候選人，資歷考核雖未滿年限，衹要是廉潔能幹的便提升任用，以激勵其他的人。”以太常少卿任倜爲高麗生日使。

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辛巳，上謂宰臣曰："岐國用人，但一言合意便升用之，一言之失便責罰之。凡人言辭，一得一失，賢者不免。自古用人咸試以事，若止以奏對之間，安能知人賢否。朕之取人，衆所與者用之，不以獨見爲是也。"己亥，河决衛州。辛丑，獵于近郊。癸卯，特授襲封衍聖公孔總兖州曲阜令，封爵如故。

十二月辛巳，皇上對宰臣説："岐國用人，衹要一句話合意便升用，一句話失誤便責罰。凡是人的説話，一得一失，賢明的人也不免有。自古以來用人都是試以處理事務的能力，假若衹看奏對如何，怎麽能瞭解人的賢能與否。朕取人的原則，是大家所推舉的便任用，不以個人的見解爲是。"己亥，黄河在衛州决堤。辛丑，到近郊打獵。癸卯，特授襲封衍聖公孔總爲兖州曲阜令，封爵如舊。

金史卷八

本紀第八

世宗(下)

二十一年正月戊申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子，以夏國請，詔復綏德軍榷場，仍許就館市易。上聞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之民，驕縱奢侈，不事耕稼。詔遣閲實，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餘而力不贍者，方許招人租佃，仍禁農時飲酒。丙辰，追貶海陵煬王亮為庶人，詔中外。甲子，如春水。丙子，次永清縣。有移剌余里也者，契丹人也，隸虞王猛安，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皆曰："是嫡母也，我輩獨不當守墳墓乎。"於是，亦更宿焉，三歲如一。上因獵，過而聞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於市，以示縣民，然後給之，以為孝子之勸。

大定二十一年正月戊申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壬子，因夏國的請求，下詔恢復綏德軍專賣場，仍允許住在館舍做買賣。皇上聽説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的百姓，驕縱奢侈，不從事耕種。下詔派人核實，按人口分給土地，務必讓其自行耕種，地有多餘而人力不足的，纔允許招人租佃，禁止農忙時候飲酒。丙辰，追貶海陵煬王完顏亮爲庶人，詔告朝廷内外。甲子，前往游獵。丙子，住永清縣。有個叫移剌余里也的，是契丹人，隸屬虞王猛安，有一妻一妾。妻生了六個兒子，妾生了四個兒子。妻死了，她生的六個兒子住在墓旁，隔晚輪换守喪。妾的兒子都説："她是嫡母，爲什麽我們不應當守墓呢。"於是，也參加輪换守墓，三年如一日。皇上因打獵，經過那裏聽説這事，賜錢五百貫，同時叫縣令將錢堆放在市上，讓縣裏的百姓觀看，然後給他們，作爲對孝子的鼓勵。

二月戊戌，太白晝見。庚子，還都。壬寅，以河南尹張景仁為御史大夫。乙巳，以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興德宫，過市肆不聞樂聲，謂宰臣曰："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廢其生計也，其勿禁。朕前將詣興德宫，有司請由薊門，朕恐妨市民生業，特從他道。顧見街衢門肆，或有毁撤，障以簾箔，何必爾也。自今勿復毁撤。"

二月戊戌，太白星白天出現。庚子，回都。壬寅，以河南尹張景仁爲御史大夫。乙巳，因元妃李氏死，到興德宫致祭，經過市街時聽不到音樂的聲音，對宰臣説："是不是因妃子的緣故而禁止的呢。小百姓每天幹活吃飯，如果禁止便是斷了人家的生計，不要禁止。朕以前去興德宫，有關官員請求從薊門前往，朕怕妨害市民的生意，特地改走其他的路。看見街道上的鋪面，有的被毁壞拆除，用簾子遮起來，何必這樣呢。從今以後不要再毁壞拆除了。"

三月丁未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上初聞薊、平、灤等州民乏食，命有司發粟糶之，貧不能糴或貸之。有司以貸貧民恐不能償，止貸有户籍者。上至長春宫，聞之，更遣人閲實，賑貸。以監察御史石抹元禮、鄭達卿不糾舉，各笞四十，前所遣官皆論罪。甲子，太白晝見。乙丑，詔山後冒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籍入官，均給貧民。遼州民朱忠等亂言，伏誅。上謂宰臣曰："近聞宗州節度使阿思懣行事多不法，通州刺史完顔守能既與招討職事，猶不守廉。達官貴要多行非理，監察未嘗舉劾，斡覩只群牧副使僕散那也取部人二球杖，至細事也，乃便劾奏。謂之稱職，可乎。今監察職事修舉者與遷擢，不稱者，大則降罰，小則决責，仍不許去官。"

閏月己卯，恩州民鄒明等亂言，伏誅。辛卯，漁陽令夾谷移里罕、司候判官劉居漸以被命賑貸，止給富户，各削三官，通州刺史郭邦傑總其事，奪俸三月。乙未，上謂宰臣曰："朕觀自古人君多進用讒諂，其間蒙蔽，爲害非細，若漢明帝尚爲此輩惑之。朕雖不及古之明君，然近習讒言，未嘗入耳。至於宰輔之臣，亦未嘗偏用一人私議也。"癸卯，以尚書左丞相完顔守道爲太尉、尚書令，尚書左丞蒲察通爲平章政事，右丞襄爲左丞，參知政事張汝弼爲右丞，彰德軍節度使梁肅爲參知政事。

四月戊申，以右丞相徒單克寧爲左丞相，平章政事唐括安禮爲右丞相。增築泰州、臨潢府等路邊堡及屋宇。庚戌，奉安昭祖以下三祖三宗御容於衍慶宫，行親祀禮。上諭宰臣曰："朕之言行豈能無過，常欲人直

三月丁未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皇上開初聽説薊、平、灤等州的民衆缺食，命令有關部門拿出糧食賣給他們，貧窮不能買的就借貸給他們。而官員因貸給貧民怕以後不能償還，就衹貸給有户籍的。皇上到長春宫，聽説這事，另外派人前去核實，并賑貸貧民。因監察御史石抹元禮、鄭達卿不糾察舉報，各打四十杖，前次派去的官員都治罪。甲子，太白星白天出現。乙丑，詔令山後侵占官地十頃以上的都没收歸入官府，均分給貧民。遼州百姓朱忠等造謡惑衆，被處死。皇上對宰臣説："最近聽説宗州節度使阿思懣辦事多違法，通州刺史完顔守能既授與了招討的官職，仍不恪守廉正。達官顯貴做了很多無理的事，監察并没有檢舉，而斡覩只群牧副使僕散那也拿了部族人的兩支球杖，是非常細小的事，却進行舉報。説他們稱職，可以麽。現在監察官本職工作完成得好的就給予提拔，不稱職者，嚴重的降官，輕微的給予處分，并且不許離任。"

閏月己卯，恩州百姓鄒明等造謡惑衆，被處死。辛卯，漁陽令夾谷移里罕、司候判官劉居漸因受命賑貸，衹將糧食貸給富民，各削三級官階，通州刺史郭邦傑總管賑貸的事，扣發三個月的薪俸。乙未，皇上對宰臣説："朕看自古以來帝王多進用善於讒邪諂媚的人，其中受到的蒙蔽，爲害不小，像漢明帝尚且被這類人迷惑。朕雖趕不上古代的英明君主，然而身旁人的讒言，從没有聽信過。至於宰相輔佐一類的大臣，也没有偏用他們中某一個人的意見。"癸卯，任命尚書左丞相完顔守道爲太尉、尚書令，尚書左丞蒲察通爲平章政事，右丞襄爲左丞，參知政事張汝弼爲右丞，彰德軍節度使梁肅爲參知政事。

四月戊申，任命右丞相徒單克寧爲左丞相，平章政事唐括安禮爲右丞相。增建泰州、臨潢府等路的沿邊堡寨及房屋。庚戌，將昭祖以下三祖三宗的御像安放到衍慶宫，舉行親祀禮。皇上指示宰臣道："朕的言行怎能没有過錯，隨時希望别人直接指出而没有肯説的人。假使他的意見果

諫而無肯言者。使其言果善，朕從而行之，又何難也。”戊辰，以滕王府長史把德固爲橫賜夏國使。壬申，幸壽安宫。

五月戊子，西北路招討使完顔守能以贓罪，杖二百，除名。

七月丙戌，還都。丁酉，樞密使趙王永中罷。己亥，以左丞相徒單克寧爲樞密使。辛丑，以太尉、尚書令完顔守道復爲左丞相，太尉如故。

八月乙丑，以右副都點檢胡什賚等爲賀宋生日使，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爲夏國生日使。

二十二年三月辛未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丑，命尚書省申敕西北路招討司勒猛安謀克官督部人習武備。甲申，諭户部，今歲行幸山後，所須并不得取之民間，雖所用人夫，并以官錢和雇，違者杖八十，罷職。癸巳，詔頒重修制條。以吏部尚書張汝霖爲御史大夫。

四月乙卯，行監臨院務官食直法。以削明肅尊號，詔中外，從皇太子請也。甲子，上如金蓮川。

五月甲申，太白晝見。

六月庚子朔，制立限放良之奴，限内娶良人爲妻，所生男女即爲良。丁巳，右丞相致仕石琚薨。

七月辛巳，宰臣奏事，上頗違豫，宰臣請退，上曰：“豈以朕之微爽於和，而倦臨朝之大政耶。”使終其奏。甲午，秋獵。

八月戊辰，太白經天。

九月戊寅，至自金蓮川。以左衛將軍禪赤等爲賀宋生日使，尚輦局使僕散曷速罕爲夏國生日使。己丑，以同知東京留守司事裔在任專恣，失上下之分，謫授復州刺史。乙未，壽州刺史訛里也、同知查剌、軍事判官孫

真很好，朕就聽從并照着辦，又有什麽困難的呢?”戊辰，以滕王府長史把德固爲横賜夏國使。壬申，到壽安宫。

五月戊子，西北路招討使完顔守能因犯貪臟罪，罰杖打二百，開除。

七月丙戌，回都。丁酉，樞密使趙王永中被罷官。己亥，以左丞相徒單克寧爲樞密使。辛丑，以太尉、尚書令完顔守道再任左丞相，太尉如前。

八月乙丑，以右副都點檢胡什賚等爲賀宋生日使，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爲夏國生日使。

大定二十二年三月辛未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丁丑，命令尚書省指示西北路招討司，責成猛安謀克官府督促本部人民練習武藝。甲申，指示户部，今年到山後，所需的東西都不得在民間索取，就是所用的民夫，也全部拿官錢議價雇用，違犯的罰杖打八十，罷免職務。癸巳，下詔頒布重修的制度條例。以吏部尚書張汝霖爲御史大夫。

四月乙卯，頒行監臨院務官伙食費的法規。將削去明肅皇帝尊號的事，詔告中外，這是聽從皇太子的請求。甲子，皇上往金蓮川。

五月甲申，太白星白天出現。

六月庚子初一，制令立定期限解放的奴隸，期限内娶平民爲妻，所生的兒女便爲平民。丁巳，以右丞相退休的石琚去世。

七月辛巳，宰臣奏事，皇上身體很不舒服，宰臣請退朝，皇上説道：“怎能因朕的身體稍有不好，而倦怠處理朝廷的大事呢。”讓他奏完事。甲午，舉行秋獵。

八月戊辰，太白星從天空經過。

九月戊寅，從金蓮川回來。以左衛將軍禪赤等爲賀宋生日使，尚輦局使僕散曷速罕爲夏國生日使。己丑，因爲同知東京留守司事裔在任專横，喪失上下的規矩，貶官授任復州刺史。乙未，壽州刺史訛里也、同知查剌、軍事判官孫紹先、榷場副使韓仲英等因接受商人的賄賂，放違

紹先、榷場副使韓仲英等以受商賂縱禁物出界，皆處死。

十月辛丑，徙河間宗室于平州。庚戌，祫享于太廟。

十一月丙子，以吏部尚書孛术魯阿魯罕等爲賀宋正旦使。東京留守徒單貞以與海陵逆謀，伏誅，妻永平縣主，子愼思并賜死。甲申，以宿直將軍僕散忠佐爲高麗生日使。玉田縣令移剌查坐贓，伏誅。戊子，冬獵。

十二月庚子，還都。癸丑，獵近郊。辛酉，立强取諸部羊馬法。

二十三年正月丁卯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庚午，詔有司但獲强盜，迹狀既明，賞隨給之，勿得更待。丁丑，參知政事梁肅致仕。辛巳，廣樂園燈山火。壬午，如春水，詔夾道三十里内被役之民與免今年租税，仍給傭直。甲午，大邦基伏誅。

二月乙巳，還都。戊申，以尚書右丞張汝弼攝太尉，致祭于至聖文宣王廟。庚戌，以户部尚書張仲愈爲參知政事。御史臺進所察州縣官罪，上覽之曰："卿等所廉皆細碎事，又止録其惡而不舉其善，審如是，其爲官者不亦難乎。其并察善惡以聞。"

三月丙寅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丙子，初製"宣命之寶"，金、玉各一。尚書右丞相烏古論元忠罷。潞州涉縣人陳圓亂言，伏誅。乙酉，雨土。丙戌，詔戒諭中外百官。

四月辛丑，更定奉使三國人從差遣格。祁州刺史大磐坐無罪掠死染工，妄認良人二十五口爲奴，削官四階，罷之。癸丑，地生白毛。以大理正紇石烈术列速爲横賜高麗使。壬戌，幸壽安宫。敕有司爲民禱雨。是夕，雨。

禁物品運出邊界，都判處死刑。

十月辛丑，將河間的宗室遷到平州。庚戌，在太廟舉行合祭禮。

十一月丙子，以吏部尚書孛术魯阿魯罕等爲賀宋正旦使。東京留守徒單貞因曾參與海陵逆亂的陰謀，被處死，妻永平縣主、兒子愼思都令其自殺。甲申，以宿直將軍僕散忠佐爲高麗生日使。玉田縣縣令移剌査因犯貪贓罪，被處死。戊子，舉行冬獵。

十二月庚子，回都。癸丑，到近郊打獵。辛酉，訂立强行索取各部族羊馬的法令。

大定二十三年正月丁卯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庚午，詔令有關官府衹要捕獲到强盜，事實已經查明，便隨即給予獎賞，不要等待。丁丑，參知政事梁肅退休。辛巳，廣樂園燈山發生火災。壬午，前往游獵，詔令道路兩旁三十里内服役的百姓免去今年的租税，仍然發給工錢。甲午，大邦基被處死。

二月乙巳，回都。戊申，以尚書右丞張汝弼代理太尉，到至聖文宣王廟上祭。庚戌，以户部尚書張仲愈爲參知政事。御史臺進呈所察到的州縣官罪狀，皇上看後説："卿等所察訪的都是細碎瑣事，又衹記人家的壞處而不列舉他們的優點，真要如此，做官的不是也太困難了麽。可同時考察優缺點奏聞。"

三月丙寅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丙子，首次製造"宣命之寶"印，金質、玉質各一枚。尚書右丞相烏古論元忠被罷官。潞州涉縣人陳圓造謡惑衆，被處死。乙酉，天上下塵沙。丙戌，下詔告誡朝廷内外全體官吏。

四月辛丑，重新制定奉命出使三國人員差遣的規格。祁州刺史大磐因打死無罪染工，妄認平民二十五人爲奴隸，削官四階，被罷免。癸丑，地上長白毛。以大理正紇石烈术列速爲横賜高麗使。壬戌，到壽安宫。令有關部門爲民禱告求雨。這天傍晚，下雨。

五月庚午，縣令大雛訛只等十人以不任職罷歸。六十以上者進官兩階，六十以下者進官一階，并給半俸。甲戌，命應部除官嘗以罪罷而再叙者，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狀，方許授以縣令，無治狀者，不以任數多少，并不得授。丁亥，雷，雨雹，地生白毛。

六月壬子，有司奏右司郎中段珪卒，上曰："是人甚明正，可用者也。如知登聞檢院巨構，每事但委順而已。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有一人見殺，後復一人諫之，甚可尚也。"又曰："昨夕苦暑，朕通宵不寐，因念小民比屋卑隘，何以安處。"

七月乙酉，平章政事移剌道、參知政事張仲愈皆罷。御史大夫張汝霖坐失糾舉，降授棣州防禦使。

八月乙未，觀稼于東郊。以女直字《孝經》千部付點檢司分賜護衛親軍。癸卯，還都。乙巳，大名府猛安人馬和尚謀叛，伏誅。括定猛安謀克户口田土牛具。以户部尚書程輝爲參知政事。

九月己巳，以同僉大宗正事方等爲賀宋生日使，宿直將軍完顔斜里虎爲夏國生日使。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上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辛未，秋獵。

十月癸巳，還都。庚戌，幸東宫，賜皇孫吾都補洗兒禮。己未，慶雲見。辛酉，太白晝見。

五月庚午，縣令大雛訛只等十人因不任職罷免回家。六十歲以上的進官兩級，六十歲以下的進官一級，都給一半薪俸。甲戌，命令所有由吏部任命的官曾因罪罷免而再行録用的，派人考察他的治政業績，如有善美的事實，纔允許授給縣令，没有成績的，不管任期的多少，都不得授予。丁亥，打雷，下冰雹，地上生白毛。

六月壬子，有關官員奏右司郎中段珪去世，皇上説："這個人很賢明正直，是可以任用的人。如知登聞檢院巨構，每事衹是順從而已。燕人從古以來忠直的很少，遼兵到便順從遼，宋人到便順從宋，本朝到便順從本朝，他們的風俗不顧是非而妄隨人意，是有根源的。燕雖屢經變遷而并没有殘破，都是由於這點。南方人勁直倔强，敢説直言的很多，前面有一個人被殺，後面又有一個人勸諫，很值得崇尚。"又説："昨晚上苦於暑熱，朕整夜没有睡着，因而聯想到老百姓屋挨屋又矮又窄，怎麼能够安居。"

七月乙酉，平章政事移剌道、參知政事張仲愈都被罷免。御史大夫張汝霖因失於糾察檢舉，降職任棣州防禦使。

八月乙未，到東郊視察莊稼。以女真字《孝經》一千部交點檢司分别賜給護衛親軍。癸卯，回都。乙巳，大名府猛安人馬和尚陰謀叛亂，被處死。劃定各猛安謀克的户口田土牛具。以户部尚書程輝爲參知政事。

九月己巳，以同僉大宗正事方等爲賀宋生日使，宿直將軍完顔斜里虎爲夏國生日使。譯經所上進翻譯的《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皇上對宰臣説："朕所以命令翻譯《五經》，正是想讓女真人知道仁義道德所在。"命令頒行各書。辛未，舉行秋獵。

十月癸巳，回都。庚戌，到東宫，賜皇孫吾都補洗兒禮。己未，出現吉祥彩雲。辛酉，太白星白天出現。

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丙寅，平章政事蒲察通罷。丁卯，歲星晝見。壬申，以樞密副使崇尹爲平章政事。

十一月壬戌初一，發生日食。丙寅，平章政事蒲察通被罷官。丁卯，歲星白天出現。壬申，以樞密副使崇尹爲平章政事。

閏月甲午，上謂宰臣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也，餘復何爲。"以尚書左丞襄爲平章政事，右丞張汝弼爲左丞，參知政事粘割斡特剌爲右丞，禮部尚書張汝霖爲參知政事。以西京留守婆盧火等爲賀宋正旦使。制外任官嘗爲宰執者，凡吏牘上省部，依親王例，免書名。戊午，歲星晝見。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庚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徐偉奏事，上謂宰臣曰："斯人純而幹，右司郎中郭邦傑直而頗躁。"

閏月甲午，皇上對宰臣說："帝王的統治，固然以寬厚仁慈爲德，然而像梁武帝專門致力於寬厚仁慈，以致法紀遭到大破壞。朕曾考慮，認爲賞罰不濫，就算是寬鬆的統治，其他還要幹什麽。"任命尚書左丞襄爲平章政事，右丞張汝弼爲左丞，參知政事粘割斡特剌爲右丞，禮部尚書張汝霖爲參知政事。以西京留守婆盧火等爲賀宋正旦使。制令外任官曾經做宰相、執政的，凡上省部的吏事文書，依照親王的成例，免寫名字。戊午，歲星白天出現。皇上對宰臣說："女真人進士可依漢人進士的慣例補各省令史。儒士操行清白，不符合禮的不做。由辦事小吏出身的，從小爲吏，沾染了貪污腐敗的習氣，到做官時，習性不能改變。政治情況的好壞，實際上由此決定。"庚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徐偉奏事，皇上對宰臣說："此人純樸而且幹練，右司郎中郭邦傑正直然而很急躁。"

十二月癸酉，上謂宰臣曰："海陵自以失道，恐上京宗室起而圖之，故不問疏近，并徙之南。豈非以漢光武、宋康王之疏庶得繼大統，故有是心。過慮若此，何其謬也。"乙酉，高麗以母喪來告。丁亥，以真定尹烏古論元忠復爲尚書右丞相。

十二月癸酉，皇上對宰臣說："海陵自己也明白失去道義，害怕上京的宗室起來謀害他，所以不問親疏，把他們全部遷到南方。豈不是因爲漢光武、宋康王以疏支庶族得以繼承皇統，所以有這個想法。如此過慮，何等的荒謬。"乙酉，高麗以母喪前來報喪。丁亥，以真定尹烏古論元忠再任尚書右丞相。

二十四年正月辛卯朔，宋、夏遣使來賀。徐州進芝草十有八莖，真定進嘉禾二本，六莖，異畝同穎。戊戌，如長春宫春水。

大定二十四年正月辛卯初一，宋、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徐州進靈芝草十八株，真定進吉祥的禾苗兩棵，六根莖，生長的地畝不同而穀穗相同。戊戌，往長春宫游獵。

二月壬申，還都。癸酉，上曰："朕將往上京。念本朝風俗重端午節，比及端午到上京，則燕勞鄉閭宗室父老。"甲戌，制一品職事官庶孽子承蔭，更不引見。丙戌，以東上閤門使完顏進兒等爲高麗敕祭使，西上閤門

二月壬申，回都。癸酉，皇上說："朕將往上京。考慮本朝的風俗重端午節，等到端午到達上京，則正好宴會慰勞鄉間的宗室父老。"甲戌，制令一品職事官的庶出兒子享受恩蔭，不必再引見。丙戌，以東上閤門使完顏進兒等爲高麗敕祭使，西上閤門使大仲尹爲慰問使，虞王府長史永

使大仲尹爲慰問使，虞王府長史永明爲起復使。以器物局使亶爲横賜夏國使。

明爲起復使。以器物局使亶爲横賜夏國使。

三月庚寅朔，萬春節，宋、夏遣使來賀。甲午，以上將如上京，尚書省奏定皇太子守國諸儀。丙申，尚書省進“皇太子守國寶”，上召皇太子授之，且諭之曰：“上京祖宗興王之地，欲與諸王一到，或留三二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墜父業，即爲克家子，况社稷任重，尤宜畏慎。常時觀汝甚謹，今日能紓朕憂，乃見中心孝也。”皇太子再三辭讓，以不諳政務，乞備扈從。上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皇太子流涕，左右皆爲之感動。皇太子乃受寶。丁酉，如山陵。己亥，還都。壬寅，如上京。皇太子允恭守國。癸卯，宰執以下奉辭于通州。上謂宰執曰：“卿輩皆故老，皇太子守國，宜悉心輔之，以副朕意。”又謂樞密使徒單克寧曰：“朕巡省之後，脱或有事，卿必親之。毋忽細微，大難圖也。”又顧六部官曰：“朕聞省部文字多以小不合而駁之，苟求自便，致累歲不能結絶，朕甚惡之。自今可行則行，可罷則罷，毋使在下有滯留之嘆。”時諸王皆從，以趙王永中留輔太子。

三月庚寅初一，萬春節，宋、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甲午，因皇上將往上京，尚書省奏制定皇太子代理國事的各種禮儀。丙申，尚書省進“皇太子守國寶”印，皇上召皇太子授給他，并且教導説：“上京是祖宗興起王業的地方，想同各位親王去一次，或許留住三二年，讓你代理國事。譬如農家種田，商人營利，衹要能不喪失父業，就算是能繼承的好兒子，何况社稷的責任重大，尤其應該畏懼謹慎。平時看你還很恭謹，今天能够寬解朕的擔憂，便表現出你心中的孝道。”皇太子再三辭讓，以不熟悉政務，請求隨行。皇上説：“政事也不是很難，衹要用心公正，不要采納讒邪的言論，時間久了自然就會熟悉。”皇太子流淚，旁邊的人都爲之感動。皇太子於是接受寶印。丁酉，前往陵墓。己亥，回都。壬寅，前往上京。皇太子允恭代理國事。癸卯，宰相、執政以下到通州告辭。皇上對宰相、執政説：“卿輩都是故舊耆老，皇太子代理國事，應盡心輔助他，以符合朕的心意。”又對樞密使徒單克寧説：“朕外出巡視之後，倘若有事，卿必須親自處理。不要忽視細小的苗頭，大了就難解决了。”又看着六部官説：“朕聽説省部的文字多因意見稍有不合而駁回去，苟且以求自我方便，造成事情多年不能了結，朕對此很討厭。從今後可行的就行，可罷的就罷，不要使下邊的人有滯留拖沓的感嘆。”當時諸王都隨行，以趙王永中留下輔助太子。

四月己未朔，太白晝見。咸平尹移剌道薨。庚申，次廣寧府。丙寅，次東京。丁卯，朝謁孝寧宫。給復東京百里内夏秋税租一年。在城隨關年七十者補一官。曲赦百里内犯徒二年以下罪。乙酉，觀漁于混同江。

四月己未初一，太白星白天出現。咸平尹移剌通去世。庚申，駐廣寧府。丙寅，駐東京。丁卯，朝拜孝寧宫。免除東京百里内夏秋租税一年。在城裏而隨居關隘、年已七十的補一官。特赦百里内犯二年以下服勞役罪的人。乙酉，在混同江觀看捕魚。

五月己丑，至上京，居于光興宫。庚寅，朝謁于慶元宫。戊戌，宴于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

五月己丑，到達上京，住在光興宫。庚寅，到慶元宫朝拜。戊戌，在皇武殿設宴。皇上對皇親國戚們説：“朕思念故鄉，已經很久了，今天

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沾醉起舞，竟日乃罷。

六月辛酉，幸按出虎水臨漪亭。壬戌，閱馬于緑野淀。

七月乙未，上謂宰臣曰：“天子巡狩當舉善罰惡，凡士民之孝弟姻睦者舉而用之，其不顧廉耻無行之人則教戒之，不悛者則加懲罰。”丙午，獵于勃野淀。乙卯，上謂宰臣曰：“今時之人，有罪不問，既過之後則謂不知。有罪必責，則謂每事尋罪。風俗之薄如此。不以文德感化，不能復于古也。卿等以德輔佐，當使復還古風。”

八月癸亥，以太府監張大節等爲賀宋生日使，侍御史遥里特末哥爲夏國生日使。乙亥，詔免上京今年市税。

九月甲辰，歲星晝見。

十月丁卯，獵于近郊。

十一月辛卯，還宫。甲午，詔以上京天寒地遠，宋正旦、生日，高麗、夏國生日，并不須遣使，令有司報諭。丙午，尚書省奏徙速頻、胡里改三猛安二十四謀克以實上京。

十二月丙辰，獵于近郊。己卯，還宫。

二十五年正月乙酉朔。丁亥，宴妃嬪、親王、公主、文武從官于光德殿，宗室、宗婦及五品以上命婦，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

二月癸酉，以東平尹烏古論思列怨望，殺之。丁丑，如春水。

四月己未，至自春水。癸亥，幸皇武殿擊球，許士民縱觀。甲子，詔於速頻、胡里改兩路猛安下選三十謀克爲三猛安，移置于率督畔窟之地，

既然回到這裏，可盡量歡樂暢飲，君臣共同高興。”按等級賞賜諸王妃、公主、宰執、百官、有封號的婦女。皇親國戚們都大醉起舞，天黑纔散。

六月辛酉，到按出虎水臨漪亭。壬戌，在緑野淀觀看馬匹。

七月乙未，皇上對宰臣説：“天子外出巡行應當揚善懲惡，凡是士人百姓中孝悌和睦的便薦舉任用，那些不顧廉耻没有德行的人便進行教育，不知悔改的就加以懲罰。”丙午，到勃野淀打獵。乙卯，皇上對宰臣説：“現在的人，有罪要是不予追究，事過之後便説不知道。有罪要是必加責罰，就又會説每件事都要找罪。風俗的浮淺如此。若不用文治德政進行感化，就不能恢復到古代的淳厚。卿等要用道德輔佐，應當使社會恢復古風。”

八月癸亥，以太府監張大節等爲賀宋生日使，侍御史遥里特末哥爲夏國生日使。乙亥，下詔免除上京當年的市税。

九月甲辰，歲星白天出現。

十月丁卯，到近郊打獵。

十一月辛卯，回宫。甲午，下詔因上京天寒地遠，宋正旦、生日，高麗、夏國生日，都不須派遣使節，令有關部門通知。丙午，尚書省奏遷移速頻、胡里改三猛安二十四謀克以充實上京。

十二月丙辰，到近郊打獵。己卯，回宫。

大定二十五年正月乙酉初一。丁亥，在光德殿宴會妃嬪、親王、公主、文武從官，宗室、宗婦及五品以上有封號的婦女，就座的共一千七百餘人，分别給以賞賜。

二月癸酉，因東平尹烏古論思列心懷不滿，殺掉他。丁丑，前往游獵。

四月己未，游獵回來。癸亥，到皇武殿打球，允許士人和老百姓隨意觀看。甲子，下詔在速頻、胡里改兩路猛安下面選三十謀克組成三猛安，遷移到率督畔窟的地方，以充實上京。壬

以實上京。壬申，曲赦會寧府，仍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甲戌，以會寧府官一人兼大宗正丞，以治宗室之政。上謂群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丁丑，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大功親賜官三階，小功二階，緦麻一階，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及封宗女，賜銀、絹各有差。曰："朕尋常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群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為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敘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上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聲，歌畢泣下。右丞相元忠率群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上復續調，至一鼓乃罷。己卯，發上京。庚辰，宗室戚屬奉辭。上曰："朕久思故鄉，甚欲留一二歲，京師天下根本，不能久於此也。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艱難。"因泣數行下，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

五月庚寅，平章政事襄、奉御平山等射懷孕兔。上怒杖平山三十，召襄誡飭之，遂下詔禁射兔。壬寅，次天平山好水川。癸卯，遣使臨潢、泰州勸農。丙午，命尚書省奏事衣窄紫。

六月甲寅，獵近山，見田壠不治，命笞田者。庚申，皇太子允恭薨。丙寅，尚書右丞相烏古論元忠罷。庚午，遣左宣徽使唐括鼎詣京

申，特赦會寧府，免除當年的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的補一官。甲戌，用會寧府的官一人兼任大宗正丞，以治理宗室的政務。皇上對群臣說："上京的風物朕自然喜歡，每當奏請回都，總是因此感慨悲傷。祖宗的舊地，不忍心離去，朕死之後，應當將朕置放在太祖的旁邊，卿等不要忘了朕的話。"丁丑，在皇武殿宴會宗室、宗婦，屬大功喪服的親屬賜官三級，屬小功喪服的親屬賜官二級，緦麻的一級，年高的近親加宣武將軍，以及封宗女，賜銀、絹各有等差。說："朕平常不喝酒，今天很想喝醉，這樣的歡樂不容易得到啊。"宗室婦女及群臣故老依次起舞，進酒。皇上說："我回來幾個月了，没有一人唱本部曲子的，我來爲你們唱。"叫宗室子弟按次序坐在殿下的都坐到殿上來，聽皇上親自歌唱。所唱的歌詞敘述開創王業的艱難，及繼承的不易，到"慨然追想祖宗，宛然如在眼前"時，慷慨悲壯激昂，不能成聲，唱完後淚水直流。右丞相元忠率領群臣、宗室、親戚捧杯祝賀，高呼萬歲。於是，各位夫人也唱起本部曲，如同私人家中的宴會。已經喝醉，皇上又繼續唱起調子，到一更時纔罷散。己卯，由上京出發。庚辰，宗室親戚接受告辭。皇上說："朕久已思念故鄉，很想留住一二年，然而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不能長期留在這裏。太平的年歲久了，國家對你們又没有徵調徭役，你們都奢侈放任，往往變得貧乏，朕很同情。應當致力於勤儉節約，不要忘記祖先的艱難。"因而流下眼淚數行，宗室戚屬都感動哭泣而回。

五月庚寅，平章政事襄、奉御平山等射死懷孕的兔子。皇上發怒，罰平山三十杖，召襄警告教育，於是下詔禁止射兔。壬寅，駐扎在天平山好水川。癸卯，派遣使者到臨潢、泰州鼓勵農業生產。丙午，命令尚書省奏事時穿窄小的紫色衣服。

六月甲寅，到附近山中打獵，看到田地没有整治，命令抽打種田的人。庚申，皇太子允恭去世。丙寅，尚書右丞相烏古論元忠被罷官。庚午，派遣左宣徽使唐括鼎赴京師，向皇太子致

師，致祭皇太子。戊寅，命皇太子妃及諸皇孫執喪，并用漢儀。

七月戊申，發好水川。

九月辛巳朔，次轄沙河，賜百歲老嫗帛。甲申，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嘆，賜食，并賜帛。己酉，至自上京。是日，上臨奠宣孝皇太子于熙春園。

十月丙辰，尚書省奏親軍數多，宜稍減損，詔定額爲三千。宰臣退，上謂左右曰："宰相年老艱于久立，可置小榻廊下，使少休息。"甲子，禁上京等路大雪及含胎時采捕。上謂宰臣曰："護衛年老出職而授臨民，手字尚不能畫，何以治民。人胸中明暗外不能知，精神昏耄已見於外，是强其所不能也。天子以兆民爲子，不能家家而撫，在用人而已。知其不能而强授之，百姓其謂我何。"丁丑，命學士院、諫院、秘書監、司天臺、著作局、閤門、通進、拱衛、直武器署等官，凡直宫中，午前許退。

十一月庚辰朔，詔曰："豺未祭獸，不許采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許用網及速撒海，恐盡獸類。"歲星晝見。壬午，太白晝見。甲午，以臨潢尹僕散守中等爲賀宋正旦使。丙申，夏國遣使問起居。戊戌，以曹王永功爲御史大夫。壬寅，以禮部員外郎移剌履爲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戊午，以皇孫金源郡王麻達葛判大興尹，進封原王。甲子，太白晝見，經天。丙寅，左丞相完顔守道、左丞張汝弼、右丞粘割斡特剌、參知政事張汝霖坐擅增東宫諸皇孫食料，各削官一階。甲戌，制增留守、統軍、總管、招討、都轉運、府尹、轉運、節度使月俸。上謂宰臣

祭。戊寅，命皇太子的妻子及諸皇孫舉辦喪事，用漢族的禮儀。

七月戊申，由好水川出發。

九月辛巳初一，住轄沙河，賜帛給百歲老婦。甲申，住遼水，召見一百二十歲的女真老人，能講太祖開創國家的故事，皇上嘉許感嘆，賜給飲食，又賜帛。己酉，從上京回到京城。當天，皇上親臨熙春園祭宣孝皇太子。

十月丙辰，尚書省奏親軍人數多，宜稍微減省，下詔定額爲三千。宰臣退出後，皇上對身邊的人説："宰相年老難於久站，可在廊下放置小床，讓他稍事休息。"甲子，禁止上京等路在大雪及動物懷胎時捕獵。皇上對宰臣説："護衛年老外出任職而又被授予親自治理百姓的官，手押尚且不能畫，如何治理百姓。人的胸中是否明白從外表不能瞭解，但思維遲鈍已表現出來了，不能對他們强求。天子以百姓爲子，不能够家家户户地安撫，在於用人罷了。知道他們不能而勉强授官，百姓將如何議論我呢?"丁丑，命令學士院、諫院、秘書監、司天臺、著作局、閤門、通進、拱衛、直武器署等部門的官員，凡在宫中值班，午前允許退出。

十一月庚辰初一，下詔道："不到霜降，不許捕捉。冬天，積雪一尺以上，不許用網及速撒海，以免滅絶了獸類。"歲星白天出現。壬午，太白星白天出現。甲午，以臨潢尹僕散守中等爲賀宋正旦使。丙申，夏國派遣使節前來問安。戊戌，以曹王永功爲御史大夫。壬寅，以禮部員外郎移剌履爲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戊午，以皇孫金源郡王麻達葛判大興尹，進封原王。甲子，太白星白天出現，從天空經過。丙寅，左丞相完顔守道、左丞張汝弼、右丞粘割斡特剌、參知政事張汝霖因擅自增加東宫諸皇孫的飲食物料，各削官一級。甲戌，制令增加留守、統軍、總管、招討、都轉運、府尹、轉運、節度使每月的薪俸。皇上對宰臣説："太尉守道論事衹講從寬，對因犯罪罷職的多想重新任

曰："太尉守道論事止務從寬，犯罪罷職者多欲復用。若懲其首惡，後來知畏，罪而復用，何以示戒。"是日，命範銅為"禮信之寶"，凡賜外方禮物，給信袋則用之。丙子，上問宰臣曰："原王大興行事如何?"右丞斡特剌對曰："聞都人皆稱之。"上曰："朕令察于民間，咸言見事甚明，予奪皆不失當，曹、豳二王弗能及也。又聞有女直人訴事，以女直語問之，漢人訴事，漢語問之。大抵習本朝語為善，不習，則淳風將棄。"汝弼對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斡特剌曰："以西夏小邦，崇尚舊俗，猶能保國數百年。"上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僞則喪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實也。"

二十六年正月庚辰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辰，如長春宮春水。

二月癸酉，還都。乙亥，詔曰："每季求仕人，問以疑難，令剖决之。其才識可取者，仍訪察政迹，如其言行相副，即加升用。"

三月己卯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亥，以大理卿闕，上問誰可，右丞粘割斡特剌言，前吏部尚書唐括貢可，乃授以是職。己丑，尚書省擬奏除授，上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級，安能得人。古有布衣入相者，聞宋亦多用山東、河南流寓疏遠之人，皆不拘於貴近也。以本朝境土之大，豈無其人，朕難遍知，卿又不舉。自古豈有終身為相者。外官三品以上，必有可用之人，但無故得進耳。"左丞張汝弼曰："下位雖有才能，必試之乃見。"參政程輝曰："外官雖有聲，一旦入朝，却不稱任，亦在沙汰而已。"癸巳，

用。若是懲辦首惡，目的在使後來的人知道畏懼，既已治罪而又再用，怎麽能够引以爲戒。"當天，命用銅鑄造"禮信之寶"印，凡是賜外國的禮物，給信袋時便使用。丙子，皇上問宰臣道："原王在大興辦事怎麽樣?"右丞斡特剌回答道："聽説都城的人都稱贊他。"皇上説："朕派人到民間察訪，都説他觀察事情很清楚，奬懲都不失當，曹、豳二王趕不上他。又聽説有女真人申訴事情，就用女真語查問，漢人申訴事情，就用漢語查問。大致説來以學習本朝語爲好，不學，便將會丢失淳樸的風氣。"汝弼回答道："不忘本，是聖人的正道。"斡特剌説："像西夏那樣的小國，因崇尚舊俗，還能保住國家數百年。"皇上説："事情應當崇尚真實，一件事有假便會喪失一百個真，所以凡事都不如真實。"

大定二十六年正月庚辰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甲辰，往長春宮游獵。

二月癸酉，回都。乙亥，下詔道："每季請求授官的人，用疑難問題考問他們，叫他們剖析。其中有才識可取的，再訪察他的政績表現，如果言行相符，便加升用。"

三月己卯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丁亥，因大理卿缺員，皇上問誰可任用，右丞粘割斡特剌説，前吏部尚書唐括貢可以，於是授以這個職務。己丑，尚書省擬奏任授官員名單，皇上説："卿等在尚書省裏未曾薦舉人才，祇考慮資歷級别，怎麽能够得人。古代有平民做宰相的，聽説宋也多用山東、河南流亡寓居、關係疏遠的人，都不拘泥於貴官近臣。以本朝國土的廣大，怎能没有人才，朕難於普遍瞭解，卿又不推薦。從古以來豈有終身做宰相的。地方官三品以上，必有可以任用的人，祇是没有機會得到進用。"左丞張汝弼説："在下位的雖有才能，必須試用纔能發現。"參政程輝説："地方官雖有聲望，一旦入朝，却不稱職，也在淘汰之列罷了。"癸巳，香山建成寺廟，到該寺，賜名

香山寺成，幸其寺，賜名大永安，給田二千畝，栗七千株，錢二萬貫。丁酉，以親軍完顔乞奴言，制猛安謀克皆先讀女直字經史然後承襲。因曰："但令稍通古今，則不肯為非。爾一親軍粗人，乃能言此，審其有益，何憚而不從。"

四月壬子，尚書省奏定院務監官虧兑陪納法及横班格。因曰："朕常日御膳亦從減省，嘗有一公主至，至無餘膳可與，當直官皆目睹之。若欲豐腆，雖日用五十羊亦不難矣，然皆民之脂膏，不忍為也。監臨官惟知利己，不知其利自何而來。朕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想前代之君，雖享富貴，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遼主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乾腊，蓋幼失師保之訓，及其即位，故不知民間疾苦也。隋煬帝時，楊素專權行事，乃不慎委任之過也。與正人同處，所知必正道，所聞必正言，不可不慎也。今原王府官屬，當選純謹秉性正直者充，勿用有權術之人。"戊午，尚書左丞張汝弼罷。己未，幸壽安宫。壬戌，太尉、左丞相完顔守道致仕。以客省使李磐為横賜高麗使。尚書省奏北京轉運使以贓除名。尚書省奏事，上曰："比有上書言，職官犯除名不可復用，朕謂此言極當。如軍期急速，權可使用。今天下無事，復用此輩，何以戒將來。"又奏："年前以諸路水旱，於軍民地土二十一萬餘頃内，擬免税四十九萬餘石。"從之。詔曰："今之税，考古行之，但遇災傷，常加蠲免。"

五月甲申，以司徒、樞密使徒單克寧為太尉、尚書左丞相，判大宗正事趙王永中復為樞密使，大興尹原王

叫大永安寺，給田二千畝，栗樹七千株，錢二萬貫。丁酉，根據親軍完顔乞奴的意見，制令猛安謀克都要先讀女真字經史，然後纔允許繼承。因而説："衹要稍稍通曉古今，便不會不願意。他一個親軍粗人，還能够説到這點，衹要確實有益，還怕不會聽從麽。"

四月壬子，尚書省上奏院務監官虧兑陪納法及横班格。因而説："朕常日所吃的飯菜也要減省，曾有一位公主來，以至没有多餘的飯菜可給她吃，當班的官都親眼所見。假若想要豐盛，即使每天用五十頭羊也不難，然而都是民脂民膏，不忍心那樣做。監臨官衹知道利己，不知道利是從何而來。朕曾經在外任職，熟知民間的事情。回想前代的君王，雖享富貴，不知耕種收穫艱難的很多，他們喪失天下，都是由於這個原因。遼主聽説民間缺吃的，問為什麽不吃乾肉，都是從小没有老師的教育，直到他即位，所以毫不知道民間的疾苦。隋煬帝時，楊素專權行事，那是委任不慎的過錯。與正人在一起，所知道的必定是正道，所聽到的必定是正言，不可不慎重。今原王府的官屬，應當選擇純厚謹慎、秉性正直的人充當，不要用有權謀心術的人。"戊午，尚書左丞張汝弼被罷官。己未，到壽安宫。壬戌，太尉、左丞相完顔守道退休。以客省使李磐為横賜高麗使。尚書省奏北京轉運使因犯貪贓罪開除。尚書省奏事，皇上説："近來有人上書説，職官犯除名罪的不可再用，朕認為這話極為恰當。如果軍情緊急，還可暫時使用，而今天下無事，還要用這種人，怎麽能懲戒將來。"又奏："年前因各路發生水旱災害，在軍民土地二十一萬餘頃内，打算免税四十九萬餘石。"聽從。下詔道："如今的税收，參考從前的數額執行，衹要遇到災害，隨時免除。"

五月甲申，任命司徒、樞密使徒單克寧為太尉、尚書左丞相，判大宗正事趙王永中重為樞密使，大興尹原王麻達葛為尚書右丞相，賜名璟。

麻達葛爲尚書右丞相，賜名璟。參知政事程輝致仕。戊子，盧溝决於上陽村，湍流成河，遂因之。庚寅，御史大夫曹王永功罷，以豳王永成爲御史大夫。戊戌，以尚書右丞粘割斡特剌爲左丞，參知政事張汝霖爲右丞。

六月癸亥，尚書省奏速頻、胡里改世襲謀克事，上曰："其人皆勇悍，昔世祖與之鄰，苦戰累年，僅能克復。其後乍服乍叛，至穆、康時，始服聲教。近世亦嘗分徙。朕欲稍遷其民上京，實國家長久之計。"己巳，上謂宰執曰："齊桓中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業。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等又不薦，必俟全才而後舉，蓋亦難矣。如舉某人長於某事，朕亦量材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豈得無人，薦舉人材，當今急務也。"又言："人之有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優也。"上謂右丞相原王曰："爾嘗讀《太祖實録》乎？太祖征麻産，襲之，至泥淖馬不能進，太祖捨馬而步，歡都射中麻産，遂擒之。創業之難如此，可不思乎。"甲戌，詔曰："凡陳言文字詣登聞檢院送學士院聞奏，毋經省廷。"

七月壬午，詔給内外職事官兼職俸錢。丙申，御史中丞馬惠迪爲參知政事。庚子，上聞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趙曦瑞，其在職應錢穀利害文字多不題署，但思安身，降授積石州刺史。

閏月己未，還都。

八月丁丑，上謂宰臣曰："親軍雖不識字，亦令依例出職，若涉贓賄，必痛繩之。"太尉左丞相克寧曰："依法則可。"上曰："朕於女直人未嘗不知優恤。然涉於贓罪，雖朕子弟

參知政事程輝退休。戊子，盧溝河在上陽村决堤，湍流形成河道，於是任其爲河。庚寅，御史大夫曹王永功被罷免，以豳王永成爲御史大夫。戊戌，以尚書右丞粘割斡特剌爲左丞，參知政事張汝霖爲右丞。

六月癸亥，尚書省奏速頻、胡里改世襲謀克事，皇上説："兩部落的人都很勇猛凶悍，從前世祖與他們相鄰，苦戰多年，僅能攻克而已。自那以後一會兒服從，一會兒反叛，到穆宗、康宗時，纔服從教化。近世也曾將他們分散遷移。朕打算逐漸將他們遷到上京，實在是國家的長久之計。"己巳，皇上對宰相、執政説："齊桓公衹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得到一個管仲，便成就了稱霸的大業。朕晝夜思考，惟恐失去人才。朕既不瞭解，卿等又不推薦，一定要等全才出現然後纔薦舉，也實在困難。如果舉某人長於某事，朕也可以量材使用。朕與卿等都老了。天下大得很，怎能無人，薦舉人才，是當今的急務。"又説："人有幹事的才能，固然不容易得，然而不如有德行的人最爲優秀。"皇上對右丞相原王説："你曾讀《太祖實録》麽？太祖征討麻産，襲擊他，遇到泥沼地馬不能前進，太祖棄馬步行，歡都射中麻産，於是將他擒獲。創業的艱難如此，可不深思麽。"甲戌，下詔道："凡陳述意見的文字到登聞檢院再送學士院奏報，不要經過其他部門。"

七月壬午，下詔發給内外職事官兼職的俸錢。丙申，御史中丞馬惠迪爲參知政事。庚子，皇上聽説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趙曦瑞，他在職期間所有有關錢穀盈虧的文字多不簽字署名，衹考慮自身的安穩，降職授積石州刺史。

閏月己未，回都。

八月丁丑，皇上對宰臣説："親軍雖不識字，仍令依例出外任職，若是涉及貪污受賄，必定嚴厲地懲處。"太尉、左丞相克寧説："依法處理就可以了。"皇上説："朕對女真人未嘗不知道優待顧惜，然而涉及貪贜罪，即使是朕的子弟也不能

亦不能恕。太尉之意，欲姑息女直人耳。”戊寅，尚書省奏，河决，衛州壞。命户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徙衛州胙城縣。丁亥，尚書省奏，遣吏部侍郎李晏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諸路物力，從之。己丑，以宿直將軍李達可爲夏國生日使。辛卯，以益都尹宗浩等爲賀宋生日使。甲午，秋獵。庚子，次薊州。辛丑，幸仙洞寺。壬寅，幸香林、净名二寺。

寬恕。太尉的意思，是想姑息女真人而已。”戊寅，尚書省奏，黄河决堤，衛州遭破壞。命令户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將衛州遷到胙城縣。丁亥，尚書省奏，派遣吏部侍郎李晏等二十六人分路推算編排各路的物資，依從。己丑，以宿直將軍李達可爲夏國生日使。辛卯，以益都尹宗浩等爲賀宋生日使。甲午，舉行秋獵。庚子，住薊州。辛丑，到仙洞寺。壬寅，到香林、净名二寺。

九月甲辰朔，幸盤山上方寺，因遍歷中盤、天香、感化諸寺。庚申，還都。丙寅，上謂宰臣曰：“烏底改叛亡，已遣人討之，可益以甲士，毁其船筏。”參知政事馬惠迪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勞聖慮。”上曰：“朕亦知此類無用，所以毁其船筏，欲不使再窺邊境耳。”

九月甲辰初一，到盤山上方寺，因而遍游中盤、天香、感化各寺。庚申，回都。丙寅，皇上對宰臣説：“烏底改叛變逃亡，已派人討伐他，可增加甲兵，搗毁他的船筏。”參知政事馬惠迪説：“得到他們的人不能任用，占有了他們的土地不可居住，恐怕不足煩勞聖上憂慮。”皇上説：“朕也知道這類人没有用處，所以搗毁他們的船筏，祇是想不讓他們再窺視邊境罷了。”

十月戊寅，定職官犯贓同職相糾察法。庚寅，上謂宰臣曰：“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司地隘，猛安人户無處圍獵，不能閑習騎射。委各猛安謀克官依時教練，其弛慢過期及不親監視，并决罰之。”甲午，詔增河防軍數。戊戌，寧昌軍節度使崇肅、行軍都統忠道以討烏底改不待克敵而還，崇肅杖七十，削官一階，忠道杖八十，削官三階。

十月戊寅，制定職官犯貪贓罪同職互相糾察的法律。庚寅，皇上對宰臣説：“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司的地域狹窄，猛安人户没有地方圍獵，不能練習騎馬射箭。委托各猛安謀克官按時教練，其中行動緩慢超過期限以及不親自監督視察的，都給以處罰。”甲午，下詔增加黄河防務的軍隊數目。戊戌，寧昌軍節度使崇肅、行軍都統忠道因討伐烏底改不等打敗敵人就回去了，崇肅罰杖打七十，削官一級，忠道罰杖打八十，削官三級。

十一月甲辰朔，定閔宗陵廟薦享禮。上謂宰臣曰：“女直人中材傑之士，朕少有識者，蓋亦難得也。新進士如徒單鎰、夾古阿里補、尼厖古鑑輩皆可用之材也。起身刀筆者，雖才力可用，其廉介之節，終不及進士。今五品以上闕員甚多，必資級相當，至老有不能得者，况欲至卿相乎。古來宰相率不過三五年而退，罕有三二十年者，卿等特不舉人，甚非朕意。”上顧修起居注崇璧曰：“斯人孱弱，

十一月甲辰初一，制定閔宗陵廟祭享的禮儀。皇上對宰臣説：“女真人中才能傑出的人士，朕很少有認識的，大概也很難得。新進士如徒單鎰、夾古阿里補、尼厖古鑑等都是可用的人才。辦理文案出身的，雖然才力可用，但他們廉潔耿直的節操，終是趕不上進士。如今五品以上官的缺員很多，一定要資歷級别相當，到老也有得不到的，何况還想做到卿相呢。自古以來宰相一般都不過三五年便退位，很少有做二三十年的，卿等却不薦舉人才，完全不是朕的意思。”皇上看着修起居注崇璧説：“這人懦弱，若以事情交付

付之以事，未必能辦，以其謹厚長者，故置諸左右，欲諸官效其爲人也。”辛亥，以刑部尚書移剌子元等爲賀宋正旦使。戊午，以左警巡副使鶻沙通敏善斷，擢殿中侍御史兼右三部司正。庚申，立右丞相原王璟爲皇太孫。甲子，上謂宰臣曰：“朕聞宋軍自來教習不輟，今我軍專務游惰。卿等勿謂天下既安而無豫防之心，一旦有警，軍不可用，顧不敗事耶。其令以時訓練。”丙寅，上謂侍臣曰：“唐太子承乾所爲多非度，太宗縱而弗檢，遂至於廢。如早爲禁止，當不至是。朕於聖經不能深解，至於史傳，開卷輒有所益。每見善人不忘忠孝，檢身廉潔，皆出天性。至於常人多喜爲非，有天下者苟無以懲之，何由致治。孔子爲政七日而誅少正卯，聖人尚爾，況餘人乎。”戊辰，上謂宰臣曰：“朕雖年老，聞善不厭。孔子云‘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哉言乎。”右丞張汝弼對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以拱衛直副都指揮使韓景懋爲高麗生日使。以近侍局直長尼厖古鑑純直通敏，擢皇太孫侍丞。己巳，獵近郊。庚午，上謂宰臣曰：“朕方前古明君，固不可及。至於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過，所患過而不改，過而能改，庶幾無咎。省朕之過，頗喜興土木之工，自今不復作矣。”

給他，未必能辦，衹因他是個謹慎厚道的老人，所以放在身邊，想讓官吏們效法他的爲人。”辛亥，以刑部尚書移剌子元等爲賀宋正旦使。戊午，因左警巡副使鶻沙通達聰敏，善於決斷，提拔爲殿中侍御史兼右三部司正。庚申，立右丞相原王璟爲皇太孫。甲子，皇上對宰臣説：“朕聽説宋的軍隊從來教練演習不停，如今我軍却專事游閑懶惰。卿等不要認爲天下已經太平而没有預防的心理，一旦有了警報，軍隊不可用，難道不敗事麽。可命令軍隊定期訓練。”丙寅，皇上對侍臣説：“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所作所爲多不合乎法度，而太宗放任不加約束，終於被廢。如果早加禁止，當不會到這種地步。朕對於聖人的經書不能深入理解，至於史書傳記，打開書總是有所收益。每見善人不忘忠孝，修身廉潔，都是出自天性。至於一般人多喜歡爲非作歹，擁有天下的人假如没有辦法懲治，怎麽能達到大治。孔子執政七天便誅殺少正卯，聖人尚且如此，何況其他人呢。”戊辰，皇上對宰臣説：“朕雖年老，傾聽有益的言論仍不厭倦。孔子説‘看見善良便努力追求，好像趕不上似的；看見邪惡便使勁避開，就如不將手伸到沸水裏，這話説得好啊!”右丞張汝弼回答説：“知道這個道理并不難，做到就艱難了。”以拱衛直副都指揮使韓景懋爲高麗生日使。因近侍局直長尼厖古鑑純厚耿直，通達聰敏，提拔爲皇太孫的侍丞。己巳，到近郊打獵。庚午，皇上對宰臣説：“朕與古代的英明君主比，自然趕不上。至於不采納近臣的讒言，不接受親戚的私人請求，也没有什麽可慚愧的。朕曾想，怎能没有過錯，所怕的是知過而不改，知過而能改，或許就不會犯錯誤了。反省朕的過錯，就是很喜歡興修土木工程，從今以後不再修建了。”

十二月甲申，上退朝，御香閣，左諫議大夫黄久約言遞送荔支非是，上諭之曰：“朕不知也，今令罷之。”丙戌，上謂宰臣曰：“有司奉上，惟沽辦事之名，不問利害如何。朕嘗欲得新荔支，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遞。

十二月甲申，皇上退朝，到香閣，左諫議大夫黄久約説遞送荔枝的事不對，皇上告訴他説：“朕不知道，如今叫他們停止。”丙戌，皇上對宰臣説：“官員奉事皇上，衹想獵取能辦事的名聲，不問利弊如何。朕曾想得新鮮荔枝，兵部於是便在道路上特設遞鋪遞送。近因諫官黄久約説起，

比因諫官黄久約言，朕方知之。夫為人無識，一旦臨事，便至顛沛。宫中事無大小，朕常親覽者，以不得人故也，如使得人，寧復他慮。”丁亥，上謂宰臣曰：“朕年來惟以省約為務，常膳止四五味，已厭飫之，比初即位十減七八。”宰臣曰：“天子自有制，不同餘人。”上曰：“天子亦人耳，枉費安用。”丙申，上謂宰臣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貲產皆空。今復遣官於彼推排，何耶?”右丞張汝霖曰：“今推排皆非被災之處。”上曰：“必鄰道也。既鄰水而居，豈無驚擾遷避者乎。計其貲產，豈有餘哉，尚何推排為。”又曰：“平時用人，宜尚平直。至於軍職，當用權謀，使人不易測，可以集事。唐太宗自少年能用兵，其後雖居帝位，猶不能改，吮瘡剪鬚，皆權謀也。”

二十七年正月癸卯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己酉，以襄城令趙渢為應奉翰林文字。渢入謝，上問宰臣曰：“此党懷英所薦耶?”對曰：“諫議黄久約亦嘗薦之。”上曰：“學士院比舊殊無人材，何也?”右丞張汝霖曰：“人材須作養，若令久任練習，自可得人。”庚戌，如長春宫春水。

二月乙亥，還都。己卯，改閔宗廟號曰熙宗。癸未，命曲陽縣置錢監，賜名“利通”。乙酉，上謂宰執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則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朕見緘默不言之人，不欲觀之矣。”丁亥，命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并帶管勾河防事。己丑，諭宰執曰：“近侍局官須選忠直練達之人用之。朕雖不聽讒言，使佞人在

朕纔知道。如果爲人没有見識，一旦讓他辦事，就要跌跤了。宫中的事無論大小，朕經常親自過問，是因爲不得其人的原故，假如得人，怎能有别的憂慮。”丁亥，皇上對宰臣説：“朕近年來惟以節約爲務，平時伙食衹四五味菜，已經足够了，比初即位時，減少了十分之七八。”宰臣説：“天子自有規定，不同其他人。”皇上説：“天子也是人，浪費有什麽用。”丙申，皇上對宰臣説：“近來聽説黄河水泛濫，老百姓遭受水災的財産都没有了。如今還要派官到那兒去算定賦税，這是爲什麽呢?”右丞張汝霖説：“當今算税的都不是受災的地區。”皇上説：“必然是鄰近地區。既是在鄰近水災地區居住，怎會没有因驚擾而遷移逃避去的呢。統計他們的財産，怎會有多餘，還需要什麽統計計算。”又説：“平時用人，宜崇尚平直。至於軍隊中的職務，則應當用有權術計謀的人，使人不容易窺測，可以成事。唐太宗從少年時代起就善於用兵，後來雖然身居帝位，仍不能改，吮瘡剪鬍鬚之類，都是權謀。”

大定二十七年正月癸卯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己酉，以襄城令趙渢爲應奉翰林文字。趙渢入朝道謝，皇上問宰臣道：“他是党懷英所推薦的嗎?”回答道：“諫議黄久約也曾推薦過。”皇上説：“學士院比以前更加没有人才，是爲什麽?”右丞張汝霖説：“人才須靠培養，如果讓他們久在任上，進行實際鍛煉，自然可得到人才。”庚戌，往長春宫游獵。

二月乙亥，回都。己卯，改閔宗的廟號叫熙宗。癸未，命令曲陽縣設置錢監，賜名叫“利通”。乙酉，皇上對宰相、執政説：“朕自從即位以來，論事的即使有狂妄之處，也没有怪罪過他們。卿等未曾願意全部講出自己的意見，是爲什麽。當説的不説，是相互猜疑。君臣間没有疑心，便會國運昌盛。事情有什麽利弊，可以竭誠地陳述。朕看到閉口不講話的人，就不願再看他了。”丁亥，命令沿黄河的京、府、州、縣的長官和副職，都帶管勾河防事的銜名。己丑，指示宰相、執政道：“近侍局的官員必須選忠誠耿直通曉情理的人任用。朕雖不聽讒言，但讓花言巧

<table>
<tr><td>側，將恐漸漬聽從之矣。”上謂宰執曰：“朕聞寶坻尉蒙括特末也清廉，其爲政何如?”左丞斡特剌對曰：“其部民亦稱譽之，然不知所稱何事。”上曰：“凡爲官但得清廉亦可矣，安得全才之人。可進官一階，升爲令。”又言：“朕時或體中不佳，未嘗不視朝。諸王、百官但有微疾，便不治事，自今宜戒之。”丙申，命罪人在禁有疾，聽親屬入視。</td><td>語的人在身邊，恐怕會漸受影響而聽從他了。”皇上對宰相、執政說：“朕聽說寶坻縣尉蒙括特末也清正廉潔，他處理政務怎麽樣?”左丞斡特剌回答說：“他的部屬及民衆也稱譽他，然而不知道所稱譽的是些什麽事。”皇上說：“凡做官衹要能清正廉潔也就可以了，怎能得到全才之人。可以進官一級，升爲縣令。”又說：“朕有時身體不佳，但未嘗不處理朝政。諸王、百官衹要有小病，便不治理事務，從今後應當警戒。”丙申，命令罪人在監禁時有病，允許親屬進去看望。</td></tr>
<tr><td>三月癸卯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辛亥，皇太孫受册，赦。乙卯，尚書省言“孟家山金口閘下視都城百四十餘尺，恐暴水爲害，請閉之”。從之。上謂大臣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豈得無人。唐之顔真卿、段秀實皆節義之臣也，終不升用，亦當時大臣固蔽而不舉也。卿等當不私親故，而特舉忠正之人，朕將用之。”又言：“國初風俗淳儉，居家惟衣布衣，非大會賓客，未嘗輒烹羊豕。朕嘗念當時節儉之風，不欲妄費，凡宫中之官與賜之食者，皆有常數。”</td><td>三月癸卯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辛亥，皇太孫接受封册，大赦。乙卯，尚書省奏道“孟家山金口閘下臨都城有一百四十多尺，恐怕暴水爲害，請關閉閘門”。答應。皇上對大臣說：“十户人家的小城，必有忠信的人。如今天下廣大，人民衆多，豈能没有人才。唐代的顔真卿、段秀實都是有氣節明大義的臣子，始終不被升用，也是因當時的大臣執意埋没而不薦舉。卿等應當没有照顧親戚故舊的私心，而特地薦舉忠誠正派的人，朕將任用他們。”又說：“開國之初風俗淳厚儉樸，平時在家衹穿布衣，若不是大規模地宴請賓客，未嘗隨便烹羊宰猪。朕很懷念當時節儉的風氣，不願隨便浪費，凡是宫中的官員和賜給食物的人，都有一定的數目。”</td></tr>
<tr><td>四月丙戌，以刑部尚書宗浩爲參知政事。丙申，上如金蓮川。辛丑，京師地震。</td><td>四月丙戌，任命刑部尚書宗浩爲參知政事。丙申，皇上前往金蓮川。辛丑，京師發生地震。</td></tr>
<tr><td>五月壬子，詔罷曷懶路所進海葱及太府監日進時果。曰：“葱、果應用幾何，徒勞人耳。惟上林諸果，三日一進。”庚午，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病劇，私心憒亂，如喪魂魄，以此有失嘗視，臣罪萬死。”上嘉其孝，即令還家侍疾，俟平愈乃來。</td><td>五月壬子，下詔停止曷懶路所進的海葱以及太府監每天進獻時鮮水果。說：“葱、果能用得了多少，白白地勞費人力罷了。衹有上林的各種水果，三天一進就行了。”庚午，因所進的御膳味道不合適，有旨詢問。尚食局直長報告道：“臣聽說老母病得很重，心裏煩亂，好像丢了魂魄，因此有失品嘗查看，臣罪該萬死。”皇上誇獎他的孝心，便讓他回家侍候病人，等母親病好了再來。</td></tr>
<tr><td>六月戊寅，免中都、河北等路嘗被河决水災軍民租税。庚辰，太白晝</td><td>六月戊寅，免除中都、河北等路曾遭受黄河决堤所造成水災的軍民租税。庚辰，太白星白天</td></tr>
</table>

見。

七月丙午，太白晝見，經天。壬子，秋獵。

八月丙戌，次雙山子。

九月己亥朔，還都。己酉，上謂宰臣曰："朕今歲春水所過州縣，其小官多幹事，蓋朕前嘗有賞擢，故皆勉力。以此見專任責罰，不如用賞之有激勸也。"以河中尹田彥皋等為賀宋生日使，武器署令斜卯阿土為夏國生日使。

十月乙亥，宋前主構殂。庚辰，祫享于太廟。庚寅，上謂宰臣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甚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惟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宰臣無以對。

十一月庚戌，以左副都點檢崇安為賀宋正旦使。甲寅，詔"河水泛溢，農夫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衛、懷、孟、鄭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稅"。庚申，平章政事崇尹致仕。甲子，上謂宰臣曰："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必待朕知而後進乎?"顧右丞張汝霖曰："若右丞者亦石丞相所言也。"平章政事襄及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言，但無人耳。"上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者乎。"宰臣皆有慚色。

十二月庚午，以翰林待制趙可為高麗生日使。丁丑，獵于近郊。壬午，宋遣使告哀。甲申，上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為福，朕使百姓無冤，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爾等居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報，亦

出現。

七月丙午，太白星白天出現，經過天空。壬子，舉行秋獵。

八月丙戌，住雙山子。

九月己亥初一，回都。己酉，皇上對宰臣說："朕今年春季游獵所經過的州縣，小官多能幹事。大概是因朕以前曾有獎賞提拔，所以都很努力。從這點可見專用懲罰，不如用獎賞更能激勵人。"以河中尹田彥皋等爲賀宋生日使，武器署令斜卯阿土爲夏國生日使。

十月乙亥，宋的前國主趙構死。庚辰，在太廟舉行合祭禮。庚寅，皇上對宰臣說："朕讀唐史，祇有魏徵善於勸諫，所說的都是國家大事，很懂得諫臣該做的事。近來御史臺、諫官祇是指陳一二件細碎小事，姑且用以塞責，未嘗有涉及國家大利害的。到底是知道而不說呢，或者也確實不瞭解。"宰臣不能回答。

十一月庚戌，以左副都點檢崇安爲賀宋正旦使。甲寅，下詔道"黃河水泛濫，農民遭受災害的，免除差役賦稅一年。衛、懷、孟、鄭四州治理黃河決口的役夫，同時免除今年的差役賦稅"。庚申，平章政事崇尹退休。甲子，皇上對宰臣說："你們也都老了，實在沒有可以取代的人呢，還是一定要等朕知道然後纔替代你們呢?"看着右丞張汝霖說："像右丞你也是石丞相所推薦的。"平章政事襄及汝霖回答道："臣等如有所知，哪敢不說，祇是沒有合適的人。"皇上說："春秋時各國分裂，土地狹小，都稱有賢才。是你們不薦舉而已。如今朕自我努力，也差不多使國家達到了治理，他日子孫時代，誰與他們共同治理國家呢。"宰臣臉上都流露出慚愧的神色。

十二月庚午，以翰林待制趙可爲高麗生日使。丁丑，到近郊打獵。壬午，宋派遣使節前來報喪。甲申，皇上告訴宰臣道："人們都以信奉道教崇尚佛教設齋讀經爲福，朕使百姓沒有冤枉，天下安樂，不是勝過那些麼。你們處於輔相的位置，真能有補於國家，使百姓得到利益，不祇是自身得到回報，也將延及到子孫。"左丞斡

將施及子孫矣。”左丞斡特剌曰:“臣等敢不盡心,第才不逮,不能稱職耳。”上曰:“人亦安能每事盡善,但加勉勵可也。”戊子,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

特剌說:“臣等豈敢不盡心,衹是才能不够,不能稱職罷了。”皇上說:“人怎能每件事都做得很好,衹是常加勉勵就行了。”戊子,禁止女真人改稱漢姓,不得學漢人的裝束,違犯的治罪。

二十八年正月丁酉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卯,遣宣徽使蒲察克忠爲宋吊祭使。甲辰,如春水。

大定二十八年正月丁酉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癸卯,派遣宣徽使蒲察克忠爲宋吊祭使。甲辰,前往游獵。

二月乙亥,還都。己丑,宋遣使獻先帝遺留物。癸巳,宋使朝辭,以所獻禮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使還遺宋,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歸告爾主,使知朕意也。”

二月乙亥,回都。己丑,宋派遣使節來獻先帝的遺留物。癸巳,宋使節朝見告辭,將所獻禮物中玉器五件,玻璃器二十件,以及弓劍之類讓使節返還給宋國,說:“這些都是你國前主所珍玩的物品,應當珍藏起來,不忘追懷思慕。如今接受它們,道義上不忍心。回去告訴你們的國主,使他知道朕的意思。”

三月丁酉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御慶和殿受群臣朝,復宴于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捧觴上壽。上歡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久,春秋高,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托,以戒皇太孫,當修身養德,善于持守,及命太尉、左丞相克寧盡忠輔導之意。於是,上自歌之,皇太孫及克寧和之,極歡而罷。戊申,命隨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職事官,舉進士已在仕、才可居翰苑者,試制詔等文字三道,取文理優贍者補充學士院職任。應赴部求仕人,老病昏昧者,勒令致仕,止給半俸,更不遷官。甲寅,幸壽安宮。

三月丁酉初一,萬春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親臨慶和殿接受群臣的朝賀,再在神龍殿設宴,諸王、公主依次捧杯祝賀。皇上高興極了,用本國音自己譜曲。大致是說登位已久,年事已高,遠思國家基業的重大,萬世無窮的托付,用來告誡皇太孫,應當修身養德,善於操持守業,以及命太尉、左丞相克寧盡忠輔導的意思。於是,皇上親自歌唱,皇太孫及克寧跟着唱,極歡而散。戊申,命令隨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的職事官,薦舉進士已經在官、才能可達到翰苑的,考試寫作詔令等文字三篇,選取文理優長富贍的人補充學士院的職任。所有到吏部求官的人,老病昏庸的,勒令退休,衹給一半的薪俸,不再加官銜。甲寅,到壽安宮。

四月癸酉,命增外任小官及繁難局分承應人俸。丁丑,以陝西路統軍使孛術魯阿魯罕爲參知政事。癸未,命建女直大學。

四月癸酉,命令增加外任小官及繁難部門承應人的薪俸。丁丑,以陝西路統軍使孛術魯阿魯罕爲參知政事。癸未,下令建女真太學。

五月丙午,制諸教授必以宿儒高才者充,給俸與丞簿等。戊申,宋使來謝吊祭。

五月丙午,制令各教授一定要用老成博學有高才的人充當,所給薪俸與丞、主簿相等。戊申,宋使前來感謝吊祭。

七月辛亥,尚書左丞粘割斡特剌

七月辛亥,尚書左丞粘割斡特剌被罷官。

罷。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辛未，還都。庚辰，上謂宰臣曰："近聞烏底改有不順服之意，若遣使責問，彼或抵捍不遜，則邊境之事有不可已者。朕嘗思之，招徠遠人，於國家殊無所益。彼來則聽之，不來則勿强其來，此前世羈縻之長策也。"參知政事孛术魯阿魯罕罷。壬午，以山東路統軍使完顏婆盧火爲參知政事。甲申，上謂宰臣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精强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往往至於耄老，此不思之甚也。阿魯罕使其早用，朝廷必得補助之力，惜其已衰老矣。凡有可用之材，汝等宜早思之。"

九月甲午朔，以鷹坊使崇夔爲夏國生日使。丙申，以安武軍節度使王克温等爲賀宋生日使。己亥，秋獵。乙卯，還都。

十月乙丑，京、府及節度州增置流泉務，凡二十八所。禁糠禪、瓢禪，其停止之家抵罪。乙酉，尚書省奏擬除授而拘以資格，上曰："日月資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過人，豈可拘以常例。國家事務皆須得人，汝等不能隨才委使，所以事多不治。朕固不知用人之術，汝等但務循資守格，不思進用才能，豈以才能見用，將奪己之禄位乎。不然，是無知人之明也。"群臣皆曰："臣等豈敢蔽賢，才識不逮耳。"上顧謂右丞張汝霖曰："前世忠言之臣何多，今日何少也?"汝霖對曰："世亂則忠言進，承平則忠言無所施。"上曰："何代無可言之事，但古人知無不言，今人不肯言耳。"汝霖不能對。

十一月戊戌，以改葬熙陵，詔中外。上謂侍臣曰："凡修身者喜怒不

八月甲子初一，發生日食。辛未，回都。庚辰，皇上對宰臣說："最近聽説烏底改有不順服的意思，如果派遣使者去責問，他或者會抵禦不恭遜，則邊境的事情有不可了結的後果。朕曾經考慮，招攬遠方的人，對國家很無益處。他們來則聽從，不來則不要强求，這就是前代所謂羈縻的長策。"參知政事孛术魯阿魯罕被罷官。壬午，以山東路統軍使完顏婆盧火爲參知政事。甲申，皇上對宰臣說："用人的原則，應當在他壯年精力旺盛的時候任用，如果拘限於資格，則往往已到老年，這點是最缺乏考慮的。阿魯罕如果早被任用，朝廷必然得到他匡補協助之力，可惜他已經衰老了。凡是有可用的人才，你們應早些考慮。"

九月甲午初一，以鷹坊使崇夔爲夏國生日使。丙申，以安武軍節度使王克温等爲賀宋生日使。己亥，舉行秋獵。乙卯，回都。

十月乙丑，在京、府以及節度州增設流泉務，共二十八所。禁止糠禪、瓢禪，收留他們的人家要同樣治罪。乙酉，尚書省奏進所擬任授的官員而仍拘限於資格，皇上說："按日月的資格考課是用來對待平庸普通的人的，如果才能操行過人，怎麽可以拘限於常例。國家的事務都必須得人，你們不能量才任用，所以事情多辦不好。朕固然不懂用人的方法，你們衹搞循資守格，不考慮進用有才能的人，是不是擔心有才能的人被任用，將要奪去自己的飯碗交椅呢。要不然，就是没有知人之明。"群臣都說："臣等怎麽敢埋没賢人，衹是才識不足罷了。"皇上看着右丞張汝霖問道："前代進忠言的臣子爲什麽那樣多，今日爲什麽這樣少?"汝霖回答道："世道離亂則有忠言可進，太平則忠言没有地方可施用。"皇上說："哪一代没有可論奏的事情，衹是古人知無不言，今人不肯說話罷了。"汝霖不能回答。

十一月戊戌，將改葬熙陵的事，詔告中外。皇上對侍臣說："凡是修身養性的人喜怒不可太

可太極，怒極則心勞，喜極則氣散，得中甚難，是故節其喜怒，以思安身。今宫中一歲未嘗責罰人也。”庚子，太白晝見。詔南京、大名府等處避水逃移不能復業者，官與津濟錢，仍量地頃畝給以耕牛。甲辰，以河中尹田彦皋等為賀宋正旦使。戊申，上謂宰臣曰：“制條以拘於舊律，間有難解之辭。夫法律歷代損益而為之，彼智慮不及而有乖違本意者，若行删正，令衆易曉，有何不可。宜修之，務令明白。”有司奏重修上京御容殿，上謂宰臣曰：“宫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它處歲歲修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虚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今土木之工，滅裂尤甚，下則吏與工匠相結為奸，侵剋工物，上則户工部官支錢度材，惟務苟辦，至有工役纔畢，隨即欹漏者。奸弊苟且，勞民費財，莫甚於此。自今體究，重抵以罪。”庚戌，上謂宰臣曰：“朕近讀《漢書》，見光武所為，人有所難能者。更始既害其兄伯升，當亂離之際，不思報怨，事更始如平日，人不見戚容，豈非人所難能乎。此其度量蓋將大有為者也，其他庸主豈可及哉。”右丞張汝霖曰：“湖陽公主奴殺人，匿主車中，洛陽令董宣從車中曳奴下，殺之。主入奏，光武欲殺宣，及聞宣言，意遂解。使宣謝主，宣不奉詔，主以言激怒光武，光武但笑而已，更賜宣錢三十萬。”上曰：“光武聞直言而怒解，可謂賢主矣，令宣謝主，則非也。高祖英雄大度，駕馭豪傑，起自布衣，數年而成帝業，非光武所及，然及即帝位，猶有布衣粗豪之氣，光武所不為也。”癸丑，幸太尉克寧第。

過分，憤怒極了則心性煩躁，歡喜極了則元氣涣散，適得其中很困難，因此要節制自己的喜怒，纔能得到身體的安好。如今宫中一年没有責罰過人了。”庚子，太白星白天出現。詔令南京、大名府等處因躲避水災逃離不能復業的，官府給予救濟錢，并按土地頃畝的多少給以耕牛。甲辰，以河中尹田彦皋等爲賀宋正旦使。戊申，皇上對宰臣説：“條令因爲拘泥於舊有的律令，間或有難以理解的辭句。法律是歷代增删而制訂的，前人考慮不到而有違背本來用意的，若是進行删正，讓大家容易明白，有什麽不可。應當修訂，務必使其明白。”有關部門奏請重修上京御容殿，皇上對宰臣説：“宫殿的制度，假如衹講究華麗的裝飾，必然不堅固。現在的仁政殿是遼代所建，完全没有華麗的裝飾，但見其他建築年年修繕，衹有此殿完好如舊，從這裏可見華而不實，是不能經久的。如今土木工程，草率尤其嚴重，下面則吏人與工匠相互勾結爲奸，侵吞剋扣工料，上面則户部、工部的官員支錢量材，衹求苟且備辦，以致有工程剛完，隨即便傾斜漏雨的。奸弊苟且，勞民傷財，没有比這更嚴重的。從今以後要調查追究，從重治罪。”庚戌，皇上對宰臣説：“朕最近讀《漢書》，見光武帝的所作所爲，有他人所難以做到的。更始既已害死了他的哥哥伯升，正當亂離的時候，他不考慮報仇，事奉更始如同平日，人們看不到他哀戚的容色，豈不是他人所難做到的麽。這顯示了他的度量將大有作爲，其他平庸的君主豈能趕得上啊！”右丞張汝霖説：“湖陽公主的奴僕殺人，躲藏在公主的車中，洛陽令董宣從車中把那奴僕拉下來，殺掉。公主入奏，光武想殺董宣，等到聽了董宣的話，怒氣便消了。讓董宣向公主謝罪，董宣不接受詔令，公主用言語激怒光武，光武衹是笑而已，更賜錢三十萬給董宣。”皇上説：“光武聽了直言而怒氣消解，可説是賢主了，令董宣向公主謝罪，則不對。高祖英雄大度，統率英雄豪傑，由平民奮起，數年時間便成就了帝業，不是光武帝所能趕得上的，然而到登皇帝位之後，還有做平民時的粗獷豪放的氣概，這又是光武帝所不願

做的。”癸丑，到太尉克寧的住所。

十二月丙寅，以大理正移剌彦拱爲高麗生日使。乙亥，上不豫。庚辰，赦天下。乙酉，詔皇太孫璟攝政，居慶和殿東廡。丙戌，以太尉、左丞相徒單克寧爲太尉兼尚書令，平章政事襄爲尚書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完顏婆盧火罷，以户部尚書劉暐爲參知政事。戊子，詔尚書令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平章政事張汝霖宿於内殿。

十二月丙寅，以大理正移剌彦拱爲高麗生日使。乙亥，皇上得病。庚辰，赦天下。乙酉，詔令皇太孫璟代理政事，住在慶和殿的東房。丙戌，任命太尉、左丞相徒單克寧爲太尉兼尚書令，平章政事襄爲尚書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完顏婆盧火被罷官，以户部尚書劉暐爲參知政事。戊子，詔尚書令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平章政事張汝霖到内殿住宿。

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朔，上大漸，不能視朝。詔遣宋、高麗、夏賀正旦使還。癸巳，上崩于福安殿，壽六十七。皇太孫即皇帝位。己亥，殯于大安殿。三月辛卯朔，上尊謚曰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四月乙酉，葬興陵。

大定二十九年正月壬辰初一，皇上病危，不能臨朝。詔令遣送宋、高麗、夏的賀正旦使返回。癸巳，皇上在福安殿逝世，享年六十七歲。皇太孫即皇帝位。己亥，靈柩停在大安殿。三月辛卯初一，上尊謚叫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四月乙酉，葬於興陵。

贊曰：世宗之立，雖由勸進，然天命人心之所歸，雖古聖賢之君，亦不能辭也。蓋自太祖以來，海内用兵，寧歲無幾。重以海陵無道，賦役繁興，盗賊滿野，兵甲并起，萬姓盻盻，國内騷然，老無留養之丁，幼無顧復之愛，顛危愁困，待盡朝夕。世宗久典外郡，明禍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却任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位寵郡縣之獻，孳孳爲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爲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效驗也。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絶于訓辭，而群臣偷安苟禄，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贊曰：世宗立爲皇帝，雖是由人們勸進，然而天命人心所歸，即使是古代聖賢的君主，也不能推辭。自太祖以來，國内用兵，安寧的年份很少。再加上海陵没有德政，賦税勞役繁重，盗賊遍地，戰争四起，廣大百姓愁苦，國内騷動，老人没有可留下贍養自己的兒子，小孩没有父母養育的慈愛，危急窮困，等待着旦夕間死亡的來臨。世宗長期治理外郡，明瞭造成禍亂的原因，詳知吏治的得失。即位五年，南北講和，讓人民休養生息。於是親自倡導節儉，崇尚孝順友愛，賞罰有信，重視農業生産，注意地方守令的人選，嚴格察訪的職責，推却任得敬分國的請求，拒絶趙位寵所進獻的郡縣，勤勉地治理國家，夜以繼日，可説是深得做君主的正道。這個時代，群臣恪守職責，上下相安無事，家富人足，倉庫有餘糧，刑部每年所判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這些就是最好的效驗。而薦舉賢能的急迫，徵求意見的懇切，在詔令訓辭中屢屢不絶，而群臣衹求苟且偷生取禄位，不能順勢助成美政，以達到大治，可惜啊。

金史卷九

本紀第九

章宗(一)

章宗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諱璟，小字麻達葛，顯宗嫡子也。母曰孝懿皇后徒單氏。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蓮川，秋七月丙戌，次冰井，上生。翌日，世宗幸東宫，宴飲歡甚，語顯宗曰："祖宗積慶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又謂司徒李石、樞密使紇石烈志寧等曰："朕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幸見嫡孫又生於麻達葛山，朕嘗喜其地衍而氣清，其以山名之。"群臣皆稱萬歲。

章宗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名叫璟，小字叫麻達葛，是顯宗的嫡子。母親叫孝懿皇后徒單氏。大定八年，世宗駕臨金蓮川，秋七月丙戌，住在冰井，皇上出生。第二天，世宗到東宫，宴飲高興至極，對顯宗説："祖宗積善而有今天，真是國家的福啊。"又對司徒李石、樞密使紇石烈志寧等説："朕的兒子雖多，皇后衹生了太子一人。幸好看到嫡孫又生在麻達葛山，朕曾喜歡這個地方濕潤而又空氣清爽，可以以山取名。"群臣都呼萬歲。

十八年，封金源郡王。始習本朝語言小字，及漢字經書，以進士完顔匡、司經徐孝美等侍讀。

大定十八年，封金源郡王。開始學習本朝的語言小字，以及漢字的經書，以進士完顔匡、司經徐孝美等陪伴讀書。

二十四年，世宗東巡，顯宗守國，上奉表詣上京問安，仍請車駕還都，世宗嘉其意，賜敕書答諭。

大定二十四年，世宗東巡，顯宗代理國事，皇上奉表到上京問安，并請求車駕回都，世宗嘉許他的美意，賜給敕書回答。

二十五年三月，萬春節，復奉表朝賀。六月，顯宗崩，世宗遣滕王府長史臺、御院通進賫來護視。十二月，進封原王，判大興府事。入以國語謝，世宗喜，且爲之感動，謂宰臣曰："朕嘗命諸王習本朝語，惟原王語甚習，朕甚嘉之。"諭旨曰："朕固知汝年幼，服制中未可付以職，然政事亦須學，京輦之任，姑試爾才，其勉之。"

大定二十五年三月，萬春節，又奉表朝賀。六月，顯宗逝世，世宗派遣滕王府長史臺、御院通進賫前來照看。十二月，進封原王，判大興府事。入朝用國語道謝，世宗高興，而且爲這事感動，對宰臣説："朕曾命令諸王學習本國語言，衹有原王的本國語很熟練，朕很稱贊。"告訴他説："朕知道你還年幼，服喪期間不可交付職事，然而政事也須學習，京城的職務，暫且試你的才能，可要努力。"

二十六年四月，詔賜名璟。五

大定二十六年四月，下詔賜名叫璟。五月，

月，拜尚書右丞相。世宗謂曰：“宫中有《輿地圖》，觀之可以具知天下遠近厄塞。”又謂宰臣曰：“朕所以置原王於近輔者，欲令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故也。”十一月，詔立爲皇太孫，稱謝於慶和殿。世宗諭之曰：“爾年尚幼，以明德皇后嫡孫惟汝一人，試之以事，甚有可學之資。朕從正立汝爲皇太孫。建立在朕，保守在汝。宜行正養德，勿近邪佞，事朕必盡忠孝，無失衆望，則惟汝嘉。”

二十七年三月，世宗御大安殿，授皇太孫册，赦中外。丁巳，謁謝太廟及山陵。始受百官箋賀。

二十八年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詔攝政，聽授五品以下官。丁亥，受“攝政之寶”。

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世宗崩，即皇帝位于柩前。丙申，詔中外。賜内外官覃恩兩重，三品已上者一重，免今歲租税，并自來懸欠係官等錢，鰥寡孤獨人絹一匹、米兩石。己亥，遷大行皇帝梓宫于大安殿。癸卯，以皇太后命爲令旨。甲辰，以大理卿王元德等報哀于宋、高麗、夏。乙卯，白虹貫日亘天。丁巳，參知政事宗浩罷。山東統軍裔以私過都城不赴哭臨，笞五十，降授彰化軍節度使。戊午，名皇太后宫曰仁壽，設衛尉等官。

授尚書右丞相。世宗説道：“宫中有《輿地圖》，觀看它可以全面瞭解天下的遠近險要。”又對宰臣説：“朕所以將原王安置在近地，是想讓他親見朝廷的議論，熟知政事大體的緣故。”十一月，下詔立爲皇太孫，到慶和殿表示感謝。世宗教導他道：“你年紀還小，因明德皇后的嫡孫祇有你一人，用政事試你，很有可以學好的條件。朕按正位立你爲皇太孫。名位的建立在朕，能否保住便在你自己。應當躬行正道，涵養品德，不要親近邪佞的人，奉事朕一定要盡忠盡孝，不要讓大家失望，便會贊美你。”

大定二十七年三月，世宗臨大安殿，授皇太孫封册，大赦京城内外。丁巳，拜謝太廟及陵墓。開始接受百官的賀箋。

大定二十八年十二月乙亥，世宗生病，詔令代理國政，可授五品以下的官。丁亥，接受“攝政之寶”印。

大定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世宗逝世，在靈柩前登皇帝位。丙申，詔告中外。普遍賜内外官恩澤兩級，三品以上的一級，免除今年的租税，同時免除歷來拖欠的屬於官府的錢等，給鰥寡孤獨每人絹一匹、米兩石。己亥，遷大行皇帝的梓棺到大安殿。癸卯，以皇太后的命令爲令旨。甲辰，以大理卿王元德等到宋、高麗、夏報哀。乙卯，白虹穿過太陽，横亘天空。丁巳，參知政事宗浩罷官。山東統軍裔因私自經過都城不去哭梓棺，打五十，降授彰化軍節度使。戊午，皇太后住的宫取名叫仁壽，設置衛尉等官。

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癸亥，始聽政。追尊皇考爲皇帝，尊母爲皇太后。甲子，命學士院進呈漢、唐便民事，及當今急務。乙丑，白虹亘天。敕登聞鼓院所以達冤枉，舊嘗鎖户，其令開之。戊辰，更仁壽宫名隆慶。詔宫籍監户舊係睿宗及大行皇帝、皇考之奴婢者，悉放爲良。己巳，敕御史臺，自今監察令本臺辟

二月辛酉初一，發生日食。癸亥，開始聽政。追尊亡父爲皇帝，母親爲皇太后。甲子，命學士院進呈漢、唐便利百姓的事，以及當今的急務。乙丑，白虹横亘天空。敕稱登聞鼓院是用來申訴冤枉的，以前曾鎖着門，可令打開。戊辰，改仁壽宫名叫隆慶。詔令宫籍監的人户過去是睿宗及大行皇帝、父親的奴婢的，全部解放爲平民。己巳，敕令御史臺，從今後監察官由本臺徵召薦舉，任内不稱職也聽從罷免。丁丑，增定百

舉，任内不稱職亦從奏罷。丁丑，增定百官俸。乙酉，詔有司稽考典故，許引用宋事。是月，宋主内禪，子惇嗣立。

官的俸禄。乙酉，詔令有關部門查考典故時，允許引用宋朝的事。本月，宋主傳位，子惇繼立。

三月壬辰，朝于隆慶宫，是月凡五朝。己酉，詔以生辰爲天壽節。癸丑，夏國遣使來吊。

三月壬辰，到隆慶宫拜見太后，本月共拜見五次。己酉，下詔以生日爲天壽節。癸丑，夏國派遣使節來吊喪。

夏四月己巳，夏國遣使來祭。辛未，宋遣使來吊祭。乙酉，葬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於興陵。戊子，朝于隆慶宫。

夏四月己巳，夏國派遣使節前來祭祀。辛未，宋派遣使節前來吊祭。乙酉，將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葬在興陵。戊子，到隆慶宫朝見。

五月庚寅朔，太白晝見。壬寅，宋主遣使來報嗣位。夏國遣使來賀即位。丙午，以祔廟禮成，大赦。丁未，地生白毛。庚戌，詔罷送宣錢，今後諸護衛考滿賜官錢二千貫。壬子，敕收録功臣子孫，量材於局分承應。戊午，朝于隆慶宫。以東北路招討使温迪罕速可等爲賀宋主即位使。河溢曹州。

五月庚寅初一，太白星白天出現。壬寅，宋主派遣使節前來報告繼位。夏國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即位。丙午，因附祭太廟的禮儀完成，大赦。丁未，地上長出白毛。庚戌，詔令停止贈給送宣錢，今後各護衛任期滿了賜給官錢二千貫。壬子，敕令録用功臣的子孫，量才到局裏擔任承應。戊午，到隆慶宫朝見。以東北路招討使温迪罕速可等爲賀宋主即位使。黄河在曹州泛濫。

閏月庚申朔，封兄珣爲豐王，琮鄆王，瓌瀛王，從彝沂王，弟從憲壽王，玠温王。辛酉，制諸飢民賣身已贖放爲良，復與奴生男女，并聽爲良。丙寅，觀稼于近郊。庚午，以樞密副使唐括貢爲御史大夫。壬申，封乳母孫氏蕭國夫人，姚氏莘國夫人。丙子，進封趙王永中漢王，曹王永功冀王，豳王永成吴王，虞王永升隨王，徐王永蹈衛王，滕王永濟潞王，薛王永德瀋王。庚辰，宋遣使來賀即位。癸未，朝于隆慶宫。詔學士院，自今誥詞并用四六。乙酉，詔諸有出身承應人，係將來受親民之職，可命所屬諭使爲學。其護衛、符寶、奉御、奉職，侍直近密，當選有德行學問之人爲之教授。

閏五月庚申初一，封兄珣爲豐王，琮爲鄆王，瓌爲瀛王，從彝爲沂王，弟從憲爲壽王，玠爲温王。辛酉，制令各飢民賣身而已經收贖解放爲平民，又與奴隸生兒育女，一并允許成爲平民。丙寅，到近郊視察莊稼。庚午，以樞密副使唐括貢爲御史大夫。壬申，封乳母孫氏爲蕭國夫人，姚氏爲莘國夫人。丙子，進封趙王永中爲漢王，曹王永功爲冀王，豳王永成爲吴王，虞王永升爲隨王，徐王永蹈爲衛王，滕王永濟爲潞王，薛王永德爲瀋王。庚辰，宋派遣使者前來慶賀即位。癸未，到隆慶宫朝見。下詔學士院，從今後誥詞都用四六文。乙酉，下詔各有出身的承應人，將來要接受治理百姓的職務，可令所屬的部門敦促他們學習。其中護衛、符寶、奉御、奉職，侍從當班在接近機密的地方，應當選有德行學問的人爲他們講授。

六月己丑朔，有司言："律科舉人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

六月己丑初一，有關官員奏："考律科的舉人衹知道讀法律書，不知道教化之本。一定要使

治《論語》、《孟子》，涵養器度。遇府、會試，委經義試官出題别試，與本科通定去留爲宜。”從之。詔有司，請親王到任各給錢二十萬。辛卯，修起居注完顔烏者、同知登聞檢院孫鐸皆上書諫罷圍獵，上納其言。拾遺馬升上《儉德箴》。乙未，初置提刑司，分按九路，并兼勸農采訪事，屯田、鎮防諸軍皆屬焉。丁酉，幸慶壽寺。作瀘溝石橋。己亥，朝于隆慶宫。甲辰，罷送赦禮物錢。朝于隆慶宫。乙卯，高麗國王晧遣使來吊祭及會葬。敕有司移報宋、高麗、夏，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來賀。丁巳，命提刑官除後於便殿聽旨，每十月使副内一員入見議事，如止一員則令判官入見，其判官所掌煩劇可升同隨朝職任。

秋七月辛酉，減民地税十之一，河東南北路十之二，下田十之三。甲子，朝于隆慶宫。乙丑，敕近侍官授外任三品、四品，賜金帶一，重幣有差。丁卯，以太尉、尚書令東平郡王徒單克寧爲太傅，改封金源郡王。辛未，高麗遣使來賀即位。甲戌，奉皇太后幸壽安宫。辛巳，詔京、府、節鎮、防禦州設學養士。初設經童科。御史大夫唐括貢罷。禮部尚書移剌履爲參知政事。以刑部尚書完顔守貞等爲賀宋生日使。

八月戊子朔，奉皇太后幸壽安宫。辛卯，敕有司，京、府、州、鎮設學校處，其長貳幕職内各以進士官提控其事，仍具入銜。壬辰，初定品官子孫試補令史格，及提刑司所掌三十二條。左司諫郭安民上疏論三事，曰崇節儉，去嗜欲，廣學問。丁酉，如大房山。戊戌，謁奠諸陵。己亥，還都。庚子，朝于隆慶宫，是月凡三朝。壬寅，制提刑司設女直、契丹、

他們同時研讀《論語》、《孟子》，涵養器度。遇府試、會試，委托經義考官出題單獨考試，與本科一道決定去留爲宜。”依從。詔有關部門，親王到任各給錢二十萬。辛卯，修起居注完顔烏者、同知登聞檢院孫鐸上書勸諫停止圍獵，皇上接受他們的意見。拾遺馬升上呈所作《儉德箴》。乙未，首次設置提刑司，分别按察九路，并兼鼓勵農業生產及訪察的事，駐守墾田、鎮守防衛的各軍都隸屬於它。丁酉，臨幸慶壽寺。建造瀘溝石橋。己亥，到隆慶宫朝見。甲辰，停止給送赦文的人禮物錢。到隆慶宫朝見。乙卯，高麗國王晧派遣使節前來吊祭及會葬。敕令有關部門送信通知宋、高麗、夏，天壽節在九月一日前來慶賀。丁巳，命令提刑官授官後在便殿聽指示，每十月正使、副使内一員入見議事，如衹有一員則讓判官入見，要是判官掌管的事繁多、重要，可升爲同隨朝官的職任。

秋七月辛酉，減少百姓的土地税十分之一，河東南路、河東北路減十分之二，下等田減十分之三。甲子，到隆慶宫朝見。乙丑，敕令近侍官授外任三品、四品的，賜給金帶一條，分别等級賜給貴重的絲織品。丁卯，任命太尉、尚書令東平郡王徒單克寧爲太傅，改封金源郡王。辛未，高麗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即位。甲戌，侍奉皇太后臨幸壽安宫。辛巳，詔令京、府、節鎮、防禦州設立學校培養士人。初次設置經童科。御史大夫唐括貢被罷官。禮部尚書移剌履爲參知政事。以刑部尚書完顔守貞等爲賀宋生日使。

八月戊子初一，侍奉皇太后臨幸壽安宫。辛卯，敕令有關部門，京、府、州、鎮設立學校的地方，長官、副職、幕職内各以進士官管理該事，并列入銜名。壬辰，初次規定品官子孫試補令史的條例，以及提刑司所執掌的三十二條。左司諫郭安民上疏論三件事，就是崇尚節儉，去掉過分的嗜好欲望，增加學問。丁酉，往大房山。戊戌，拜祭各陵墓。己亥，回都。庚子，到隆慶宫朝見，當月共朝見三次。壬寅，制令提刑司設置女真、契丹、漢兒知法官各一人。甲辰，參知

漢兒知法各一人。甲辰，參知政事劉瑋罷。丙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天壽節。

九月戊午朔，天壽節，以世宗喪，不受朝。庚申，詔增守山陵為二十丁，給地十頃。壬戌，詔罷告捕亂言人賞。甲子，制諸盜賊聚集至十人，或騎五人以上，所屬移捕盜官捕之，仍遞言省部，三十人以上聞奏，違者杖百。是日，朝于隆慶宮，是月凡四朝。丁卯，制强族大姓不得與所屬官吏交往，違者有罪。戊辰，以隆慶宮衛尉把思忠為夏國生日使。庚午，以尚輦局使崇德為横賜高麗使。丙子，獵于近郊。戊寅，監察御史焦旭劾奏太傅克寧、右丞相襄不應請車駕田獵，上曰："此小事，不須治之。"乙酉，如大房山。

冬十月丁亥朔，謁奠諸陵。己丑，還都。庚寅，朝于隆慶宮，是月凡四朝。辛卯，上顧謂宰臣曰"翰林闕人"，平章政事汝霖對曰："鳳翔治中郝俣可。"汝霖諫止田獵，詔答曰："卿能每事如此，朕復何憂。然時異事殊，得中為當。"丙申，冬獵。己亥，次羅山。庚子，次玉田。辛丑，沁州、丹州進嘉禾。丁未，次寶坻。庚戌，中侍石抹阿古誤帶刀入禁門，罪應死，詔杖八十。癸丑，至自寶坻。

十一月己未，朝于隆慶宮。辛酉，以右宣徽院使裴滿餘慶等為賀宋正旦使。癸亥，上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為相，未逾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歟?"甲子，諭尚書省曰："太傅年高，每趨朝而

政事劉瑋被罷官。丙辰，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天壽節。

九月戊午初一，天壽節，因在世宗喪期，不接受朝賀。庚申，詔令增加陵墓看守爲二十人，給地十頃。壬戌，下詔取消告發、捕捉胡言亂語的人的獎賞。甲子，制令各處盜賊聚集到十人，或騎馬的有五人以上，所屬地區通知捕盜官捕捉，仍經驛遞報告省部，三十人以上奏報，違犯的罰杖一百。當天，到隆慶宮朝見，本月共朝見四次。丁卯，制令强族大姓不得與所在地的官吏交往，違犯的有罪。戊辰，以隆慶宮衛尉把思忠爲夏國生日使。庚午，以尚輦局使崇德爲横賜高麗使。丙子，到近郊打獵。戊寅，監察御史焦旭彈劾太傅克寧、右丞相襄不應當請皇上打獵，皇上說："這是小事，不須治罪。"乙酉，往大房山。

冬十月丁亥初一，拜祭各陵。己丑，回都。庚寅，到隆慶宮朝見，本月共朝見四次。辛卯，皇上看着宰臣說"翰林缺人"，平章政事汝霖回答道："鳳翔治中郝俣可任用。"汝霖勸停止打獵，下詔回答道："卿能每件事都如此，朕還有什麼憂慮。然而時異事殊，適得其中爲當。"丙申，舉行冬獵。己亥，住在羅山。庚子，住在玉田。辛丑，沁州、丹州上進吉祥的禾苗。丁未，住在寶坻。庚戌，中侍石抹阿古誤帶刀進入禁門，罪應處死，詔令罰杖八十。癸丑，從寶坻回到京城。

十一月己未，到隆慶宮朝見。辛酉，以右宣徽院使裴滿餘慶等爲賀宋正旦使。癸亥，皇上對宰臣說："今天用人，太拘泥資歷。循守資歷的做法，起於唐代，這樣怎麼能够得到人才?"平章政事汝霖回答說："不拘資格，是用來對待傑出人才的。"皇上說："崔祐甫爲宰相，沒有超過一年就薦舉了八百人，難道都是傑出人才嗎?"甲子，指示尚書省道："太傅年高，每次到朝而又到尚書省，恐不容易。從今後除每旬休假外，

又赴省，恐不易。自今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庶得調攝。常事他相理問，惟大事白之可也。”戊辰，諭尚書省，自今五品以上官各舉所知，歲限所舉之數，如不舉者坐以蔽賢之罪。仍依唐制，内五品以上官到任即舉自代，并從提刑司采訪之。己巳，初制轉遞文字法。壬申，朝于隆慶宫。乙亥，命參知政事移剌履提控刊修《遼史》。丁丑，以西上閤門使移剌邴爲高麗生日使。御史臺奏：“故事，臺官不得與人相見。蓋爲親王、宰執、形勢之家，恐有私徇。然無以訪知民間利病、官吏善惡。”詔自今許與四品以下官相見，三品以上如故。辛巳，詔有司，今後諸處或有饑饉，令總管、節度使或提刑司先行賑貸或賑濟，然後言上。

十二月丙戌朔，朝于隆慶宫，是月凡五朝。詔罷鑄錢。丁亥，密州進白雉。壬辰，諭有司，女直人及百姓不得用網捕野物，及不得放群雕枉害物命，亦恐女直人廢射也。戊戌，復置北京、遼東鹽使司，仍罷西京、解鹽巡捕使。以河東南北路提刑司言，賑寧化、保德、嵐州饑，其流移復業，給復一年。是日，禁宫中上直官及承應人毋得飲酒。乙巳，祭奠興陵。壬子，諭臺臣曰：“提刑司所舉劾多小過，行則失大體，不行則恐有所沮，其以此意諭之。”甲寅，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正旦。是冬，無雪。

明昌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改元。以世宗喪，不受朝賀。上朝于隆慶宫，是月凡四朝。丁巳，制諸王任外路者許游獵五日，過此禁之，仍令戒約人從，毋擾民。辛酉，諭尚書省，宰執所以總持國家，不得受人饋遺。

每四天給一天居家休息，希望能得到調養。日常事由其他宰相辦理，衹有大事報告他就可以了。”戊辰，指示尚書省，從今後五品以上官各薦舉所瞭解的人，每年規定所薦舉的人數，如不薦舉的就治以擋賢的罪名。依唐代制度，内官五品以上的官員到任便舉人自代，并從提刑司調查人選情況。己巳，初次制訂轉遞文字法。壬申，到隆慶宫朝見。乙亥，命令參知政事移剌履掌管刊修《遼史》。丁丑，以西上閤門使移剌邴爲高麗生日使。御史臺奏：“按慣例，臺官不得與人相見。因爲見親王、宰相、執政、權勢人家，恐怕會有徇私的事。然而這樣無法訪知民間的利弊、官吏的善惡。”詔令從今後允許與四品以下的官相見，三品以上與以前一樣。辛巳，詔有關部門，今後各處要是發生饑荒，讓總管、節度使或提刑司先行賑貸或救濟，然後再報告上級。

十二月丙戌初一，到隆慶宫朝見，本月共朝見五次。下詔停止鑄錢。丁亥，密州上進白色野鶏。壬辰，指示有關部門，女真人及百姓不得用網捕捉野生動物，以及不得放群雕枉害動物的性命，也是怕女真人荒廢了射箭。戊戌，重設北京、遼東鹽使司，同時取消西京、解鹽巡捕使。根據河東南路、河東北路提刑司的報告，賑濟寧化、保德、嵐州的飢民，其中流亡復業的，給免租税一年。這天，禁止宫中當班的官員及承應人飲酒。乙巳，祭奠興陵。壬子，指示臺臣道：“提刑司所檢舉的多是小過失，處理則有失大體，不處理又怕損害了他們的積極性，可將這個意思告訴他們。”甲寅，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正旦。這年冬天，没有下雪。

明昌元年春正月丙辰初一，改年號。因在世宗喪期，不接受朝賀。皇上到隆慶宫朝見，這月共朝見四次。丁巳，制令諸王任外路官的允許游獵五天，過期禁止，同時命令要警告約束隨從，不許侵擾民衆。辛酉，指示尚書省，宰相、執政是總管國家的，不得接受别人的贈送。要是遇生

或遇生辰，受所獻毋過萬錢。若緦大功以上親，及二品以上官，不禁。壬戌，以知河中府事王蔚為尚書右丞，刑部尚書完顏守貞為參知政事。甲子，如大房山。乙丑，奠謁興陵、裕陵。丙寅，還都。戊辰，制禁自披剃為僧道者。敕外路求世宗御書。辛未，如近畿春水。己卯，如春水。

二月丁亥，太白晝見。丙申，遣諭諸王，凡出獵毋越本境。壬寅，諭有司，寒食給假五日，著于令。甲辰，至自春水。朝于隆慶宮，是月凡四朝。癸丑，地生白毛。甲寅，如大房山。

三月乙卯朔，謁奠興陵。丙辰，還都。朝于隆慶宮，是月凡六朝。己未，敕點檢司，諸試護衛人須身形及格，若功臣子孫善射出衆，雖不及格，亦令入見。癸亥，禮官言："民或一産三男，内有才行可用者可令察舉，量材叙用。其驅婢所生，舊制官給錢百貫，以資乳哺，尚書省請更給錢四十貫，贖以為良。"制可。丙寅，有司言："舊制，朝官六品以下從人輸庸者聽，五品以上不許輸庸，恐傷禮體。其有官職俱至三品、年六十以上致仕者，人力給半，乞不分内外，願令輸庸者聽。"從之。己巳，擊球於西苑，百僚會觀。癸酉，詔内外五品以上，歲舉廉能官一員，不舉者坐蔽賢罪。乙亥，初設應制及宏詞科。丁丑，制内外官并諸局承應人，遇祖父母、父母忌日并給假一日。辛巳，詔修曲阜孔子廟學。壬午，如壽安宫。

夏四月甲申朔，朝于隆慶宫，是月凡四朝。戊戌，如壽安宫。

五月，不雨。乙卯，祈于北郊及太廟。朝于隆慶宫，是月凡三朝。丙

日，接受所獻的東西不要超過一萬錢。若是五服以上親屬，及二品以上的官員，不禁。壬戌，任命知河中府事王蔚爲尚書右丞，刑部尚書完顏守貞爲參知政事。甲子，往大房山。乙丑，拜祭興陵、裕陵。丙寅，回都。戊辰，制令禁止私自披髮剃髮爲和尚道士。敕令地方訪求世宗的親筆手書。辛未，到京城附近游獵。己卯，再前往游獵。

二月丁亥，太白星白天出現。丙申，派人指示諸王，凡出獵不要越過本部邊境。壬寅，指示有關部門，寒食節給假五天，訂入法令。甲辰，游獵後回到都城。到隆慶宮朝見，本月共朝見四次。癸丑，地上長出白毛。甲寅，前往大房山。

三月乙卯初一，拜祭興陵。丙辰，回都。到隆慶宮朝見，本月共朝見六次。己未，敕令點檢司，各試護衛人必須身材形貌及格，若是功臣子孫善於射箭技藝出衆，雖不及格，也讓入見。癸亥，禮官奏道："百姓有的一胎生三個男子，其中有才能品行可用的，可命令察訪薦舉，量才使用。其中婢女所生的，舊制官府給錢一百貫，以幫助哺乳，尚書省請再給錢四十貫，贖爲平民。"制令同意。丙寅，有關官員奏："舊制，朝官六品以下隨從人員繳納力役税的聽便，五品以上不許繳納，怕損傷禮儀體制。其中有官階職位都到三品、年齡六十以上退休的，人力給一半，請求不分内外，願意繳納人力税的聽便。"同意。己巳，在西苑打球，百官集中觀看。癸酉，詔内外五品以上官，每年薦舉廉潔能幹的官吏一員，不舉的以擋賢治罪。乙亥，首次設置應制及宏詞科。丁丑，制令内外官并各局的承應人，遇祖父母、父母逝世日都給假一天。辛巳，下詔修曲阜孔子廟的學校。壬午，前往壽安宮。

夏四月甲申初一，到隆慶宮朝見，當月共朝見四次。戊戌，往壽安宮。

五月，不下雨。乙卯，到北郊及太廟祈禱求雨。到隆慶宮朝見，本月共朝見三次。丙辰，以

辰，以鷹坊使移剌寧為横賜夏國使。戊午，拜天于西苑。射柳、擊球，縱百姓觀。壬戌，祈雨于社稷。甲子，制省元及四舉終場人許該恩。己巳，復祈雨于太廟。庚午，置知登聞鼓院事一人。丙子，以祈雨，望祭岳鎮海瀆于北郊。戊寅，命内外官五品以上，任内舉所知才能官一員以自代。壬午，以參知政事移剌履為尚書右丞，御史中丞徒單鎰為參知政事，尚書右丞相襄罷。

六月己丑，制定親王家人有犯，其長史府掾失覺察、故縱罪。壬辰，奉皇太后幸慶壽寺。甲辰，敕僧、道三年一試。

秋七月己巳，以禮部尚書王脩等為賀宋生日使。庚午，朝于隆慶宫。丁丑，詔罷西北路蝦蟆山市場。

八月癸未朔，禁指托親王、公主奴隸占綱船、侵商旅及妄徵錢債。乙酉，詔設常平倉。丁亥，至自壽安宫。戊子，朝于隆慶宫，是月凡三朝。己丑，以判大睦親府事宗寧為平章政事。壬辰，幸玉泉山，即日還宫。癸巳，罷諸府鎮流泉務。選才幹之官為諸州刺史，皆召見諭戒之。戊戌，上諭宰臣曰："何以使民棄末而務本，以廣儲蓄?"令集百官議。户部尚書鄧儼等曰："今風俗侈靡，宜定制度，辨上下，使服用居室，各有差等。抑昏喪過度之禮，禁追逐無名之費。用度有節，蓄積自廣矣。"右丞履、參知政事守貞、鎰曰："凡人之情，見美則願，若不節以制度，將見奢侈無極，費用過多，民之貧乏，殆由此致。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究此事，為經久法。"上是履議。壬寅，敕麻吉以皇家袒免之親，特收充尚書省祗候郎君，仍為永制。丁未，獵于

鷹坊使移剌寧爲横賜夏國使。戊午，在西苑拜天。射柳、打球，任隨百姓觀看。壬戌，在社稷壇求雨。甲子，詔令禮部考試第一名及四次應舉終場的人允許接受恩澤。己巳，再在太廟求雨。庚午，設置知登聞鼓院事一人。丙子，因求雨，在北郊望祭岳鎮海瀆。戊寅，命令内外五品以上官，任内薦舉所瞭解的有才能的官一員以代替自己。壬午，任命參知政事移剌履爲尚書右丞，御史中丞徒單鎰爲參知政事，尚書右丞相襄被罷官。

六月己丑，制令規定親王的家人有犯法的，該府的長史府掾犯失覺察、故縱罪。壬辰，侍奉皇太后臨幸慶壽寺。甲辰，敕令和尚、道士三年一次考試。

秋七月己巳，以禮部尚書王脩等爲賀宋生日使。庚午，到隆慶宫朝見。丁丑，下詔撤銷西北路蝦蟆山市場。

八月癸未初一，禁止指派或委托親王、公主的奴隸占用綱船、侵擾客商及亂徵錢債。乙酉，下詔設置常平倉。丁亥，從壽安宫回到都城。戊子，到隆慶宫朝見，本月共朝見三次。己丑，以判大睦親府事宗寧爲平章政事。壬辰，臨幸玉泉山，當天回宫。癸巳，撤銷各府鎮的流泉務。選有才幹的官爲各州刺史，一律召見訓話。戊戌，皇上問宰臣道："怎麽樣纔能讓老百姓棄商務農，以增加儲蓄?"命令召集百官討論。户部尚書鄧儼等説："如今風俗奢華，應當定制度，分别上下，使衣服用具居室，各有等級差别。抑制婚喪過度的禮儀，禁止追求没有正當名目的費用。用度有了節制，蓄積自然就多了。"右丞履、參知政事守貞、鎰説："大凡人的常情，見美好的就想得到，若不用制度節制，將會看到奢侈没有止境，費用過多，老百姓的貧乏，大多是由這造成的。如今太平的時候，正應該講究此事，制定長久可行的法規。"皇上贊成履的議論。壬寅，敕令麻吉因是皇家袒免的親屬，特收録充任尚書省祗候郎君，并爲永久的制度。丁未，到近郊打獵。己酉，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天壽

近郊。己酉，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天壽節。

節。

九月壬子朔，天壽節，以世宗喪，不受朝。丙辰，以廉能進擢北海縣令張翱等十八人官。己未，以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烏林荅謀甲爲夏國生日使。庚申，朝于隆慶宮。壬戌，如秋山。

九月壬子初一，天壽節，因在世宗喪期，不接受朝賀。丙辰，因廉潔能幹遷升北海縣令張翱等十八人的官。己未，以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烏林荅謀甲爲夏國生日使。庚申，到隆慶宮朝見。壬戌，往秋山。

冬十月丁亥，至自秋山。戊子，朝于隆慶宮。丙申，詔賜貴德州孝子翟巽、遂州節婦張氏各絹十匹、粟二十石。戊戌，以有司言，登聞鼓院同記注院，勿有所隸。制民庶聘財爲三等，上百貫，次五十貫，次二十貫。丁未，獵于近郊。

冬十月丁亥，從秋山回到都城。戊子，到隆慶宮朝見。丙申，下詔賜貴德州孝子翟巽、遂州節婦張氏各絹十匹、粟二十石。戊戌，根據有關部門的論奏，登聞鼓院與記注院相同，不隸屬任何部門。制令老百姓的聘禮財物分爲三等，上等一百貫，次等五十貫，再次等二十貫。丁未，到近郊打獵。

十一月乙卯，朝于隆慶宮，是月凡五朝。以惑衆亂民，禁罷全真及五行、毗盧。以僉書樞密院事把德固等爲賀宋正旦使。丁巳，制諸職官讓蔭兄弟子侄者，從其所請。戊辰，召禮部尚書王翛、諫議大夫張暐詣殿門，諭之曰："朝廷可行之事，汝諫官、禮官即當辯析。小民之言，有可采者朕尚從之，况卿等乎。自今所議毋但附合於尚書省。"辛未，以西上閤門使移剌撻不也爲高麗生日使。丙子，冬獵。己卯，次雄州。判真定府事吴王永成、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永升來朝。

十一月乙卯，到隆慶宮朝見，本月共朝見五次。因爲惑衆亂民，禁止全真教及五行、毗盧教。以僉書樞密院事把德固等爲賀宋正旦使。丁巳，制令各職官讓蔭恩給兄弟子侄的；聽從他們的請求。戊辰，召禮部尚書王翛、諫議大夫張暐到殿門，指示他們道："朝廷可以推行的事，你們諫官、禮官就應當辯説分析。百姓的話，有可采納的朕尚且聽從，何况卿等呢。從今後所討論的事不要衹是附合尚書省。"辛未，以西上閤門使移剌撻不也爲高麗生日使。丙子，舉行冬獵。己卯，住在雄州。判真定府事吴王永成、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永升前來謁見。

十二月壬午，免獵地今年税。丁亥，次饒陽。己丑，平章政事張汝霖薨。丁酉，至自饒陽。甲辰，幸太傅徒單克寧第視疾。以克寧爲太師、尚書令，封淄王，賜銀千五百兩，絹二千匹。乙巳，朝于隆慶宮。丙午，詔有司，正旦可先賀隆慶宮，然後進酒。丁未，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正旦。

十二月壬午，免除打獵地區今年的税收。丁亥，住在饒陽。己丑，平章政事張汝霖去世。丁酉，從饒陽回到都城。甲辰，到太傅徒單克寧家看望他的病。以克寧爲太師、尚書令，封淄王，賜銀一千五百兩，絹二千匹。乙巳，到隆慶宮朝見。丙午，詔令有關官員，元旦可先到隆慶宮慶賀，然後進酒。丁未，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正旦。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世宗喪，

明昌二年春正月庚戌初一，因在世宗喪期，

不受朝。癸丑，諭有司，夏國使可令館内貿易一日。尚書省言，故事許貿易三日，從之。甲寅，始許宫中稱聖主。乙卯，皇太后不豫，自是日往侍疾，丙夜乃還。辛酉，皇太后崩。丙寅，以左副都點檢亶等報哀于宋、高麗、夏。庚午，太師、尚書令、淄王徒單克寧薨。甲戌，百官表請聽政，不許。戊寅，詔賜阤括里部羊三萬口、重幣五百端、絹二千匹，以振其乏。吴王永成、隋王永升以聞國喪奔赴失期，罰其俸一月，其長史笞五十。己卯，有司言，漢王永中以疾失期，上諭使回。

不接受朝賀。癸丑，指示有關部門，夏國的使節可以讓他們在館内貿易一天。尚書省奏，慣例允許貿易三天，同意。甲寅，開始允許宫中稱聖主。乙卯，皇太后生病，從此每天前往侍候，深夜纔回宫。辛酉，皇太后逝世。丙寅，以左副都點檢亶等向宋、高麗、夏報喪。庚午，太師、尚書令、淄王徒單克寧去世。甲戌，百官上表請求聽政，不答應。戊寅，下詔賜阤括里部羊三萬頭、貴重的絲織品五百端、絹二千匹，用以賑濟他們的貧乏。吴王永成、隋王永升因得知國喪後奔喪誤了期，罰扣他們的俸禄一個月，長史打五十。己卯，有關官員報告，漢王永中因病誤期，皇上指示讓他回去。

二月壬午，百官復請聽政，不許。壬辰，上始視朝。敕親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許僧尼道士出入。諭有司，進士程文但合格者即取之，毋限人數。丙申，以樞密副使夾谷清臣為尚書左丞。戊戌，更定奴誘良人法。丙午，初設王傅、府尉官。

二月壬午，百官再請聽政，不答應。壬辰，皇上開始臨朝。敕令親王及三品官的家裏，不許僧尼道士出入。指示有關部門，進士考試衹要文章合格的就録取，不要限制人數。丙申，以樞密副使夾谷清臣爲尚書左丞。戊戌，修改奴隸引誘平民的法令。丙午，初次設置親王傅、府尉官。

三月丁巳，夏國遣使來吊。癸亥，敕有司，國號犯漢、遼、唐、宋等名不得封臣下。有司議，以遼為恒，宋為汴，秦為鎬，晋為并，漢為益，梁為邵，齊為彭，殷為譙，唐為絳，吴為鄂，蜀為夔，陳為宛，隋為涇，虞為澤。制可。丁卯，夏國遣使來祭。乙亥，高麗遣使來吊祭。丁丑，宋遣使來吊祭。

三月丁巳，夏國派遣使節前來吊喪。癸亥，令有關部門，國號涉及漢、遼、唐、宋等名的不得封給臣下。有關部門討論，以遼爲恒，宋爲汴，秦爲鎬，晋爲并，漢爲益，梁爲邵，齊爲彭，殷爲譙，唐爲絳，吴爲鄂，蜀爲夔，陳爲宛，隋爲涇，虞爲澤。制令同意。丁卯，夏國派遣使節前來祭喪。乙亥，高麗派遣使節前來吊祭。丁丑，宋派遣使節前來吊祭。

四月戊寅朔，尚書省言："齊民與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國家長久安寧之計。"從之。乙酉，葬孝懿皇太后于裕陵。戊子，制諸部内災傷，主司應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檢視不以實者罪如之，因而有傷人命者以違制論，致枉有徵免者坐贓論，妄告者户長坐詐不以實罪，計贓重從詐匿不輸法。庚寅，禁民庶不

四月戊寅初一，尚書省奏："老百姓與屯田户往往不和睦，如果讓他們互相通婚，實在是國家長久安寧之計。"依從。乙酉，將孝懿皇太后葬到裕陵。戊子，制令各部内發生災害，主管部門應當報告而不報告以及虚假報告的罰杖七十，檢查不出實際情況的罪相同，因此而有傷害人命的以違犯法令論處，造成枉有徵收或免除的以犯贓論處，虚假報告的户長犯欺騙罪，計贓要是數量大就根據詐匿不輸法論罪。庚寅，禁止老百姓

得服純黄銀褐色，婦人勿禁，著爲永制。辛卯，上幸壽安宫，諫議大夫張暐等上疏請止其行，不允。癸巳，諭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譯爲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者罷之。甲午，改封永中爲并王，永功爲魯王，永成兖王，永升曹王，永蹈鄭王，永濟韓王，永德豳王。戊戌，增太學博士助教員。己亥，學士院新進唐杜甫、韓愈、劉禹錫、杜牧、賈島、王建，宋王禹偁、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張耒、秦觀等集二十六部。庚子，改壽安宫名萬寧。壬寅，如萬寧宫。詔襲封衍聖公孔元措視四品秩。

穿純黄和銀褐色的衣服，婦女不禁，訂爲永久的制度。辛卯，皇上臨幸壽安宫，諫議大夫張暐等上疏請求取消此行，不答應。癸巳，指示有關部門，從今後女真字直接譯爲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的罷免。甲午，改封永中爲并王，永功爲魯王，永成爲兖王，永升爲曹王，永蹈爲鄭王，永濟爲韓王，永德爲豳王。戊戌，增加太學博士、助教的名額。己亥，學士院新進唐杜甫、韓愈、劉禹錫、杜牧、賈島、王建，宋王禹偁、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張耒、秦觀等人的集子二十六部。庚子，改壽安宫名叫萬寧宫。壬寅，往萬寧宫。詔令襲封衍聖公孔元措比照四品官的禄秩。

五月庚戌，敕自今四日一奏事，仍免朝。戊辰，詔諸郡邑文宣王廟、風雨師、社稷神壇隳廢者，復之。詔御史臺令史并以終場舉人充。

五月庚戌，敕令從今後每四天一奏事，并免朝見。戊辰，詔各郡城的文宣王廟、風雨師、社稷神壇倒塌廢壞了的，重新修好。詔令御史臺的令史都用終場舉人充任。

六月戊子，平章政事宗寧薨。癸巳，禁稱本朝人及本朝言語爲“蕃”，違者杖之。丙午，尚書右丞移剌履薨。

六月戊子，平章政事宗寧去世。癸巳，禁止稱呼本朝人及本朝語言爲“蕃”，違犯的罰杖。丙午，尚書右丞移剌履去世。

秋七月丁巳，以參知政事徒單鎰爲尚書右丞，御史中丞夾谷衡爲參知政事。己未，觀稼于近郊。己巳，禁職官元日、生辰受所屬獻遺，仍爲永制。以同僉大睦親府事兖等爲賀宋生日使。庚午，諭有司，自今外路公主應赴闕，其駙馬都尉非奉旨，毋擅離職。

秋七月丁巳，任命參知政事徒單鎰爲尚書右丞，御史中丞夾谷衡爲參知政事。己未，到近郊視察莊稼。己巳，禁止職官元旦、生日接受所屬人員的贈送，并爲永久的制度。以同僉大睦親府事兖等爲賀宋生日使。庚午，指示有關部門，從今後在外地的公主應召回京都，駙馬都尉要不是奉旨，不得擅自離職。

八月癸未，至自萬寧宫。己亥，敕山東、河北闕食等處，許納粟補官。諭有司，自今親王所領，如有軍處，令佐貳總押軍事。乙巳，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天壽節。

八月癸未，從萬寧宫回到都城。己亥，敕令山東、河北等缺糧的地方，允許納糧補官。指示有關部門，從今後親王所管理的地方，如有軍隊，讓副官總管軍事。乙巳，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天壽節。

九月丁未朔，天壽節，以皇太后喪，不受朝。甲寅，如大房山。乙卯，謁奠裕陵。丙辰，還都。丁巳，以西上閤門使白琬爲夏國生日使。己

九月丁未初一，天壽節，因在皇太后喪期，不接受朝賀。甲寅，往大房山。乙卯，拜祭裕陵。丙辰，回都。丁巳，以西上閤門使白琬爲夏國生日使。己未，制定僞造制書尚未施行的法

未，定詐爲制書未施行制。以尚書左丞夾谷清臣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參知政事完顏守貞爲尚書左丞，知大興府事張萬公爲參知政事。庚申，如秋山。

冬十月己丑，至自秋山。甲午，敕司獄毋得與府州司縣官筵宴還往，違者罪之。禁以太一混元受籙私建庵室者。壬寅，以河北、山東旱，應雜犯及强盗已未發覺減死一等，釋徒以下。

十一月丙午朔，制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譯爲漢字。甲寅，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爲戲，及稱萬歲，犯者以不應爲事重法科。丁巳，以豳王傅宗璧等爲賀宋正旦使。戊午，夏人殺我邊將阿魯帶。甲子，制投匿名書者，徒四年。丙寅，以近侍局副使完顏匡爲高麗生日使。壬申，敕提刑司官自今每十五日一朝。

十二月乙亥朔，敕三品致仕官所得傔從毋令輸庸。己卯，定鎮邊守將致盗賊罪。甲申，獵于近郊。乙酉，詔罷契丹字。己丑，尚書右丞徒單鎰罷。癸卯，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正旦。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以皇太后喪，不受朝。丙辰，以孝懿皇后小祥，尚書省請依明昌元年世宗忌辰例，諸王陪位，服慘紫，去金玉之飾，百官不視事，禁音樂屠宰，從之。壬戌，如春水。

二月甲戌朔，敕猛安謀克許於冬月率所屬户畋獵二次，每出不得過十日。壬辰，至自春水。丁酉，獵于近郊。辛丑，詔追復田穀等官爵。

閏月甲子，以山東路統軍使烏林荅愿爲御史大夫。

三月乙亥，更定强盗徵贓、品官

規。任命尚書左丞夾谷清臣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參知政事完顏守貞爲尚書左丞，知大興府事張萬公爲參知政事。庚申，前往秋山。

冬十月己丑，從秋山回到都城。甲午，敕令司獄官不得與府州司縣官宴會往來，違犯的治罪。禁止以太一混元受符爲名私建寺廟。壬寅，因河北、山東發生旱災，所有雜犯及强盗已發覺、未發覺的都減死一等，釋放被判徒刑以下的犯人。

十一月丙午初一，制令所有女真人不得將其姓氏翻譯爲漢字。甲寅，禁止藝人扮歷代帝王演戲，以及呼萬歲，違犯的以做不應做的事從重治罪。丁巳，以豳王傅宗璧等爲賀宋正旦使。戊午，夏人殺我守邊的將領阿魯帶。甲子，制令投交匿名信的，判勞役罪四年。丙寅，以近侍局副使完顏匡爲高麗生日使。壬申，敕令提刑司官員從今後每隔十五天朝見一次。

十二月乙亥初一，敕令三品退休官所得的隨從，不要讓他們繳納力役税。己卯，規定鎮守邊境的將領招致盗賊的罪法。甲申，到近郊打獵。乙酉，下詔停用契丹文字。己丑，尚書右丞徒單鎰被罷官。癸卯，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正旦。

明昌三年春正月乙巳初一，因在皇太后喪期，不接受朝賀。丙辰，以孝懿皇后周年祭，尚書省請依明昌元年世宗周年祭的先例，各親王陪位，穿淺紫色衣服，去掉金玉的裝飾物，百官不辦公，禁止音樂屠宰，皇帝同意。壬戌，前往游獵。

二月甲戌初一，敕令猛安謀克允許在冬月率領所屬户打獵二次，每次外出不得超過十天。壬辰，從游獵地回到都城。丁酉，到近郊打獵。辛丑，下詔追復田穀等人的官爵。

閏月甲子，任命山東路統軍使烏林荅愿爲御史大夫。

三月乙亥，重修强盗徵贓、品官及諸人親自

及諸人親獲强盗官賞制。辛巳，初設左右衛副將軍。癸未，瀘溝石橋成。幸熙春園。丁亥，如萬寧宫。辛卯，詔賜棣州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慶祐絹、粟，旌其門閭，復其身。上因問宰臣曰："從來孝義之人曾官使者幾何?"左丞守貞對曰："世宗時有劉政者嘗官之，然若輩多淳質不及事。"上曰："豈必盡然。孝義之人素行已備，稍可用即當用之，後雖有希覬作僞者，然僞為孝義，猶不失為善。可檢勘前後所申孝義之人，如有可用者，可具以聞。"癸巳，尚書省奏："言事者謂，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壞風俗，莫此為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敕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為子而忘其生，傲親而徇於末。自今以後并聽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准常儀。'臣等以為宜依典故行之。"制可。左丞守貞言："上嘗命臣問忻州陳毅上書所言事，其一極論守令之弊，臣面問所以救之之道，竟不能言。"上曰："方今政欲知其弊也。彼雖無救弊之術，但能言其弊，亦足嘉矣。如毅言及隨處有司不能奉行條制，為人傭雇尚須出力，况食國家禄而乃如是，得無虧臣子之行乎？其令檢會前後所降條理舉行之。"是日，温王玠薨。丁酉，命有司祈雨，望祀岳鎮海瀆于北郊。

捕獲强盗由官府給賞的法制。辛巳，初次設置左右衛副將軍。癸未，瀘溝石橋建成。臨幸熙春園。丁亥，前往萬寧宫。辛卯，下詔賜棣州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慶祐絹、糧食，表彰他們的家庭和鄉里，免除他們本人的賦役。皇上因而問宰臣道："從來有孝義的人曾被任官的有多少?"左丞守貞回答道："世宗時有個叫劉政的曾授過官，然而這類人多淳厚質樸不懂政事。"皇上説："豈能都是這樣。有孝義的人平時的德行已經具備，稍可用就應當任用，今後雖然會出現希求作假的，然而假裝孝義，仍不失爲善行。可查核前後所申報的孝義的人，如有可任用的，可開列奏報。"癸巳，尚書省奏："論事的人説，和尚道士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壞風俗，没有比這更嚴重的。禮官説唐開元二年有敕道：'得知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這是做人子女而忘記了自己的出生，傲視父母而追求末節。從今以後都讓拜父母，如有輕重的喪事及對長輩的禮數，一律按通常的儀式。'臣等認爲應當依照先例施行。"制令同意。左丞守貞説："皇上曾命令臣詢問忻州陳毅上書所論的事，其一極力指陳守令的弊病，臣當面問他補救的辦法，竟説不出來。"皇上説："如今正想要知道其中的弊病。他雖没有救弊的措施，衹要能説出弊病來，也足够嘉許了。如陳毅所説到處的官府不能執行條法制度，被人雇用還須出力，何况吃了國家的俸禄却是這個樣子，不是有損臣子的品行嗎？可命令翻檢前後所下達的條律辦理。"當天，温王玠去世。丁酉，命令有關官員求雨，到北郊望祀岳鎮海瀆。

四月壬寅朔，定宣聖廟春秋釋奠，三獻官以祭酒、司業、博士充，祝詞稱"皇帝謹遣"，及登歌改用太常樂工。其獻官并執事與享者并法服，陪位學官公服，學生儒服。尚書省奏："提刑司察舉涿州進士劉器博、博州進士張安行、河中府胡光謙，光謙年雖八十三，尚可任用。"敕劉器

四月壬寅初一，規定宣聖廟即孔子廟春秋設祭，三獻官以祭酒、司業、博士充任，祝詞稱"皇帝謹派遣"，以及登歌改用太常寺的樂工。設祭的獻官并執事官與供獻的人都穿禮服，陪位的學官穿公服，學生穿儒服。尚書省奏："提刑司察訪薦舉涿州進士劉器博、博州進士張安行、河中府胡光謙，光謙年齡雖已八十三歲，尚可任用。"令劉器博、張安行特賜同進士出身，胡光

博、張安行特賜同進士出身，胡光謙召赴闕。甲辰，祈雨于社稷。丙午，罷天山北界外采銅。戊申，瀛王瓌薨。戊午，詔集百官議北邊開壕事。詔賜雲内孝子孟興絹十匹、粟二十石，賜同州貞婦師氏謚曰節。丙寅，以旱災，下詔責躬。丁卯，復以祈雨，望祀岳鎮海瀆山川于北郊。戊辰，敕親王衣領用銀褐紫緣。遣御史中丞吴鼎樞等審决中都冤獄，外路委提刑司處决。左丞守貞以旱，上表乞解職，不允。參知政事衡、萬公皆入謝。上曰："前詔所謂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議冗官、决滯獄四事，其速行之。"

五月壬申朔，以尚書禮部員外郎孛术魯子元爲横賜高麗使。癸酉，罷北邊開壕之役。甲戌，祈雨于社稷。是日，雨。戊寅，出宫女百八十三人。尚書省奏，近以山東、河北之饑，已委宣差所至安撫賑濟，復遣右三部司正范文淵往視之。乙酉，以雨足，致祭于社稷。戊子，百官賀雨足。尚書左丞完顔守貞罷。己丑，以雨足，望祀岳鎮海瀆。

六月癸卯，宰臣請罷提刑司，上曰："諸路提刑司官止三十餘員，猶患不得其人，州郡三百餘處，其能盡得人乎?"弗許。甲寅，以久雨，命有司祈晴。丁巳，定提刑司條制。辛酉，詔定内外所司公事故作疑申呈罪罰格。乙丑，以知大名府事劉瑋爲尚書右丞。有司言，河州災傷，民乏食，而租税有未輸。詔免之。諭户部，可預給百官冬季俸，令就倉以時直糶與貧民，秋成各以其貲糴之，其所得必多矣，而上下便之。其承應人不願者，聽。

秋七月戊寅，敕尚書省曰："饑

謙召來朝廷。甲辰，在社稷壇求雨。丙午，停止到天山北部邊界以外采銅。戊申，瀛王瓌去世。戊午，下詔集中百官討論北部邊境開挖壕溝的事。下詔賜雲内孝子孟興絹十匹、糧食二十石，賜同州貞節婦師氏謚號叫節。丙寅，因旱災，下詔自責。丁卯，再次因求雨，在北郊望祭岳鎮海瀆。戊辰，令親王的衣領用銀褐紫色緣邊。派遣御史中丞吴鼎樞等審理中都的冤案，外路委托提刑司處理。左丞守貞因天旱，上表請求解職，不同意。參知政事衡、萬公都入朝道謝。皇上説："前次詔書所説的停止不急需的工役、减省没有正當名目的費用、討論冗官、判决積壓的獄案四件事，可趕快辦理。"

五月壬申初一，以尚書禮部員外郎孛术魯子元爲横賜高麗使。癸酉，停止北部邊界開挖壕溝的工役。甲戌，在社稷壇求雨。當天，下雨。戊寅，放出宫女一百八十三人。尚書省奏報，近因山東、河北饑荒，已委派宣差在所到之處安撫賑濟，又派遣右三部司正范文淵前往視察。乙酉，因雨水已足，到社稷壇致祭。戊子，百官祝賀雨水充足。尚書左丞完顔守貞被罷官。己丑，因雨水充足，望祭岳鎮海瀆。

六月癸卯，宰臣請撤銷提刑司，皇上説："各路提刑司官衹有三十多員，還愁得不到合適的人，州郡三百餘處，能够都得到人才嗎?"不答應。甲寅，因久雨，命令有關部門祈求晴天。丁巳，制定提刑司條法。辛酉，下詔定朝廷内外將所主管的公事有意作疑惑申報的處罰條例。乙丑，以知大名府事劉瑋爲尚書右丞。有關官員報告，河州遭受災害，百姓缺食，而租税還有没有繳納的。下詔免除租税。指示户部，可預先支給百官冬季的俸禄糧，讓他們到倉庫以現價賣給貧民，秋收後各以所得的錢買回，所得必然多了，而上下都便利。其中承應人不願意的，聽便。

秋七月戊寅，敕尚書省道："飢民如果到遼

民如至遼東，恐難遽得食，必有饑死者。其令散糧官問其所欲居止，給以文書，命隨處官長計口分散，令富者出粟養之，限以兩月，其粟充秋税之數。”己卯，祁州刺史頓長壽、安武軍節度副使胡刺坐賑濟不及四縣，各杖五十。癸未，詔增北邊軍千二百人，分置諸堡。丁亥，胡光謙至闕，命學士院以雜文試之，稱旨。上曰：“朕欲親問之。”辛卯，以殿前都點檢僕散端等為賀宋生日使。己亥，上謂宰臣曰：“聞諸王傅尉多苛細，舉動拘防，亦非朕意。是職之設，本欲輔導諸王，使歸之正，得其大體而已。”平章政事清臣曰：“請以聖意遍行之。”曰：“已諭之矣。”

八月癸卯，敕諸職官老病不肯辭避，有司諭使休閑者，不在給俸之列，格前勿論。上以軍民不和、吏員奸弊，詔四品以下、六品以上集議于尚書省，各述所見以聞。甲辰，集三品以下、六品以上官，問以朝政得失及民間利害，令各書所對。丁未，以有司奏寧海州文登縣王震孝行，以嘗業進士，并試其文，特賜同進士出身，仍注教授一等職任。辛亥，至自萬寧宫。特賜胡光謙明昌二年進士第三甲及第，授將仕郎、太常寺奉禮郎。官制舊設是職，未嘗除人，以光謙德行才能，故特授之。己未，以烏林荅愿為尚書左丞。辛酉，獵于近郊。乙丑，上謂宰臣曰：“朕欲任官令久於其事，若今日作禮官，明日司錢穀，雖間有異材，然事能悉辦者鮮矣。”對曰：“使中材之人久於其職，事既熟，終亦得力。”上問太常卿張暐：“古有三恪，今何無之？”暐具典故以聞。丁卯，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天壽節。

東，恐怕難以馬上得到食物，必有餓死的。可命令散糧官問他們所想居住的地方，發給文書，命令所到之處的官長按人口分發，讓富裕户出糧供養，限以兩個月，所出的糧食算作秋税的數目。”己卯，祁州刺史頓長壽、安武軍節度副使胡刺因賑濟不到四個縣，各罰杖五十。癸未，下詔增加北部邊境兵一千二百人，分别安置到各個堡壘。丁亥，胡光謙到達朝廷，命學士院用雜文考試，符合旨意。皇上説：“朕想親自考問他。”辛卯，以殿前都點檢僕散端等爲賀宋生日使。己亥，皇上對宰臣説：“聽説諸王傅、尉多苛刻瑣細，使諸王的舉動受到限制防範，這也不是朕的意思。這個職務的設置，本是想輔導諸王，使歸於正道，得體而已。”平章政事清臣説：“請將聖上的意思普遍傳達。”皇上説：“已告諭他們了。”

八月癸卯，下令各職官老病不肯辭官退休，有關部門指示讓他退休的，不在供給俸禄之列，在條令頒布以前的不問。皇上因軍民不和、吏員作奸舞弊，詔令四品以下、六品以上官在尚書省集中討論，各抒己見以奏報。甲辰，召集三品以下、六品以上官，問以朝政的得失及民間的利害，叫各人寫出所要對答的内容。丁未，有關官員奏寧海州文登縣王震有孝道表現，因他曾從事過進士學業，并曾試他的文章，特賜同進士出身，并授教授一等的職務。辛亥，從萬寧宫回到都城。特賜胡光謙明昌二年進士第三甲及第，授將仕郎、太常寺奉禮郎。舊官制曾設有這個職務，没有授過人，因光謙有德行才能，所以特别授給他。己未，以烏林荅愿爲尚書左丞。辛酉，到近郊打獵。乙丑，皇上對宰臣説：“朕打算任官後讓其長期辦理該事，如果今天做禮官，明天管錢穀，雖偶然有突出的人才，然而事情都能辦好的很少。”回答説：“讓中等才能的人在職長久，事情既已熟悉，最終也就能幹得很好。”皇上問太常卿張暐：“古代有三恪，如今怎麽没有？”張暐詳細講出掌故奏聞。丁卯，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天壽節。

九月庚午朔，天壽節，以皇太后喪，不受朝。諭尚書省，去歲山東、河北被災傷處所閣租稅及借貸錢粟，若便徵之，恐貧民未蘇，俟豐收日以分數帶徵可也。又諭宰臣曰："隨路提刑司舊止察老病不任職及不堪親民者，如得其實，即改除他路。若他路提刑司覆察得實，勿復注親民之職。卿等其議行之。"甲戌，以郊社署令唐括合達爲夏國生日使。己卯，如秋山。免圍場經過人户今歲夏秋租稅之半，曾當差役者復一年。

冬十月壬寅，至自秋山。丙午，敕御史臺，提刑司自今保申廉能官，勿復有乞升品語。壬子，有司奏增修曲阜宣聖廟畢，敕："党懷英撰碑文；朕將親行釋奠之禮，其檢討典故以聞。"甲寅，敕置常平倉處，并令州、府官以本職提舉，縣官兼管勾其事，以所糴多寡約量升降，以爲永制。賜河南路提刑司所舉逸民游總同進士出身，以年老不樂仕進，授登仕郎，給正八品半俸終身。戊午，諭尚書省訪求博物多知之士。癸亥，遣諭諸王府傅、尉曰："朕分命諸王出鎮，蓋欲政事之暇，安便優逸，有以自適耳。然慮其舉措之間或違於理，所以分置傅、尉，使勸導彌縫，不入於過失而已。若公餘游宴不至過度，亦復何害。今聞爾等或用意太過，凡王門細碎之事無妨公道者，一一干與，贊助之道，豈當如是。宜各思職分，事舉其中，無失禮體。仍就諭諸王，使知朕意。"丙寅，敕應保舉官及試中書判者，委官覆察，言行相副者量與升除，隨朝及六品以上，各隨所長用之。己巳，獵于近郊。

十一月庚午朔，尚書省奏："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舉孔子四十八代孫

九月庚午初一，天壽節，因在皇太后喪期，不接受朝賀。指示尚書省，去年山東、河北遭受災害的地方所停交的租稅及借貸的錢糧，若是現在就徵收，恐怕貧民還没有好轉，等豐收了按比例附帶徵收就行了。又指示宰臣道："所在路的提刑司過去衹是檢察年老生病不辦事及不適合治民的官員，如果確實，便改授他路。若他路提刑司審察也確實，不要再授直接管理百姓的職務。卿等可討論執行。"甲戌，以郊社署令唐括合達爲夏國生日使。己卯，前往秋山。免除圍場經過地區的人户今年夏秋租稅的一半，曾經當過差役的免一年。

冬十月壬寅，從秋山回到都城。丙午，敕令御史臺，提刑司從今後保舉廉潔能幹的官員，不要再有請求升官品的話。壬子，有關部門奏曲阜宣聖廟增修完畢，令："党懷英撰寫碑文，朕將親自舉行設祭的禮儀，可查考典故奏聞。"甲寅，令設置有常平倉的地方，都讓州、府官以本職爲提舉，縣官兼管常平事，以所收購的糧食多少酌量升降，作爲永久的制度。賜河南路提刑司所薦舉的隱逸百姓游總同進士出身，因年老不喜歡做官，授登仕郎，終身給正八品官的一半俸禄。戊午，指示尚書省訪求見多識廣的人士。癸亥，派人指示諸王府傅、尉道："朕分别命諸王出外鎮守，是想讓他們在處理政事後的空餘時間，安逸優閑，有可能自得其樂罷了。然而擔心他們舉動之間或許會違背了常規，所以分别設置傅、尉，使其勸導彌補，不陷入過失而已。若是公餘游樂宴會不至於過度，又有什麽害處。如今聽説你們有的用心太過，凡是王門細碎的事而又不妨害公道的，都要一一干預。輔助的原則，豈能是這樣。應當各自考慮自己的職責，事情取其適中，不要喪失禮儀體制。并就地告諭諸王，使知道朕的意思。"丙寅，令所有保舉官及考試中書判的人，委派官員審查，言行相符的酌情升官，隨朝官及六品以上的，各隨所長任用。己巳，到近郊打獵。

十一月庚午初一，尚書省奏："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舉薦孔子四十八代孫端甫，年齡道德都

端甫，年德俱高，該通古學。濟南府舉魏汝翼有文章德誼，苦學三十餘年，已四舉終場。蔚州舉劉震亨學行俱優，嘗充舉首。益都府舉王樞博學善書，事親至孝。”敕魏汝翼特賜進士及第，劉震亨等同進士出身，并附王澤榜。孔端甫俟春暖召之。丙子，詔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戊寅，升相州爲彰德府。以前右副都點檢温敦忠等爲賀宋正旦使。壬午，尚書省奏，知河南府事程嶧乞進封父祖。權尚書禮部郎中党懷英言：“凡宰執改除外任長官，其佐官以下相見禮儀皆與他長官不同，其子亦得試補省令史。其子且爾，父祖封贈理當不同，合與宰執一例封贈。”從之。甲申，改提刑司令史爲書史。丙申，以有司言：“河州定羌民張顯孝友力田，焚券已責，又獻粟千石以賑饑。棣州民榮楫賑米七百石、錢三百貫，冬月散柴薪三千束。皆别無希覬。”特各補兩官，仍正班叙。

十二月癸卯，以東上閤門使張汝猷爲高麗生日使。辛亥，諭有司祈雪。癸丑，獵于近郊。丙辰，有赤氣見于北方。丁巳，敕華州下邽縣置武定鎮倉，京兆櫟陽縣置粟邑鎮倉，許州舞陽縣置北舞渡倉，各設倉草都監一人，縣官兼領之。乙丑，定到任告致仕格。丁卯，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正旦。

高，博通古學。濟南府舉薦魏汝翼有文章德義，苦學三十餘年，已經參加四次科舉終場。蔚州舉薦劉震亨學問品行都優，曾充當鄉舉第一名。益都府舉薦王樞博學善於書法，事奉親人極孝。”命魏汝翼特賜進士及第，劉震亨等同進士出身，都附在王澤榜。孔端甫等春暖後再召見。丙子，下令凡臣民用了古代帝王的名字而姓又相同的禁止使用，周公、孔子的名也命令迴避。戊寅，升相州爲彰德府。以前右副都點檢温敦忠等爲賀宋正旦使。壬午，尚書省奏，知河南府事程嶧請求進封父親、祖父。權尚書禮部郎中党懷英奏：“凡是宰相、執政改授外任長官，他的副官以下相見的禮儀都與其他長官不同，他的兒子也能試補省令史。他的兒子尚且是這樣，父親、祖父的封贈理應不同，應該與宰相、執政一例封贈。”聽從。甲申，改提刑司令史爲書史。丙申，有關官員奏：“河州定羌百姓張顯孝道友愛，努力耕種，燒掉借券了結債務，又捐獻糧食一千石用來賑饑。棣州百姓榮楫賑米七百石、錢三百貫，冬月散發柴草三千束。都别無希求。”特各補兩官，并按等級獎勵。

十二月癸卯，以東上閤門使張汝猷爲高麗生日使。辛亥，指示有關部門求雪。癸丑，到近郊打獵。丙辰，有紅色的氣體出現在北方。丁巳，令華州下邽縣設置武定鎮倉，京兆櫟陽縣設置粟邑鎮倉，許州舞陽縣設置北舞渡倉，各設倉草都監一人，縣官兼領。乙丑，制定到任便告退休的條令。丁卯，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正旦。

金史卷十

本紀第十

章宗(二)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以皇太后喪，不受朝。辛未，以平章政事夾谷清臣爲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丁丑，遣户部侍郎李獻可等分路勸農事。癸未，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上曰："朕既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户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但中材勝於新人，事既經練，亦必有濟，後不可輕易改除。"上又言："凡稱政有異迹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污者多，故顯其異耳。"宰臣又言："近言事者謂，方今孝弟廉耻道缺，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其有秉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教化爲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諭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贓污，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廉耻所以喪也。若諭所司，察舉官吏，必審真僞，使有才無行者不能覬覦，非道求進者加之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耻可興矣。"辛卯，賑河北諸路被水災者。癸巳，諭點檢

明昌四年春正月己巳初一，因在皇太后喪期，不接受朝賀。辛未，以平章政事夾谷清臣爲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丁丑，派遣户部侍郎李獻可等分路鼓勵農業生産。癸未，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皇上説："朕既曾告訴過你，百官應當讓他們長期在職。他剛任理官，又改户曹，不久又授任禮部，人才怎能兼通。若長期在那個職位，衹要是中等人才就勝過新人，事情既經手熟練，也就必然辦得好，以後不可輕易改任。"皇上又説："凡是講治政有突出表現的，是説他斷事有出衆的才能。如果衹是清正廉潔，這衹是本分，因爲貪污腐敗的多，所以顯出他的與衆不同罷了。"宰臣又説："最近論事的人講，如今孝悌廉耻的觀念缺乏，請求端正風俗。這大概是官吏不能奉職宣傳教化造成的。如今考察和薦舉官吏的人，多求取眼前的成效，以能幹善辦事爲上，其中有秉心寬厚，想推行德化的人，往往説他迂腐不切實際。所以人人都以教化爲多餘的事，這就是孝悌所以廢敗的原因。若是指示有關部門，官吏有能從事推行德化的人，擢升任用，則教化可以推行，孝悌可以復興了。如今的考察舉薦，都是先才而後德。巧詐狡猾之徒，雖有贓污，一旦被用，還認爲是有才能的官吏，這就是廉耻所以喪失的原因。若是指示有關部門，考察舉薦官吏，一定要審視真僞，使有才無德的人不能有奢望，不通過正道求進的人加以檢舉，則奔走追逐的風俗止息，而廉耻可以復興了。"辛卯，賑濟河北各路遭受水災的民衆。癸

司，行宫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耕，雖禁地，聽民持農器出入。丙申，東京路副使三勝進鷹，遣諭之曰："汝職非輕。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略不具聞，而乃以鷹進，此豈汝所職也！後毋復爾。"

二月戊戌朔，如春水。始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癸丑，獵于姚村淀。癸亥，至自春水。丙寅，參知政事張萬公罷。

三月戊辰朔，諸路提刑司入見，各問以職事，仍誡諭曰："朕特設提刑司，本欲安民，于今五年，效猶未著。蓋多不識本職之體，而徒事細碎，以致州縣例皆畏縮而不敢行事。乃者山東民艱于食，嘗遣使賑濟，蓋卿等不職，故至於此。既往之失，其思悛改。"庚午，上將幸景明宫，御史中丞董師中等上書切諫，不報。壬申，章再上，補闕許安仁、拾遺路鐸皆諫，乃止。制定民習角抵、槍棒罪。以工部尚書胥持國爲參知政事。丙子，特賜有司孔端甫及第，授小學教授，尋以年老，命食主簿半俸致仕。甲申，幸香山永安寺及玉泉山。甲午，定配享功臣。敕自今御史臺奏事，修起居注并令回避。

夏四月丁酉朔，幸興陵崇妃第。是日，始舉樂。自己亥至癸卯，百官三表請上尊號，上曰："祖宗古先有受尊號者，蓋有其德，故有其名。比年五穀不登，百姓流離，正當戒懼修身之日，豈得虚受榮名耶。"不許，仍斷來章。戊申，親禘于太廟。庚戌，如萬寧宫。辛亥，右丞相清臣率百官及耆艾等復請上尊號，學官劉璣亦率六學諸生趙楷等七百九十五人詣紫宸門請上尊號，如唐元和故事，不許。丁巳，賑河州饑。敕女直進士及

已，指示點檢司，行宫以外的土地及圍獵之地都交給老百姓耕種，雖是禁地，聽任民衆帶農具出入。丙申，東京路副使三勝進獻鷹，派人告諭他道："你的職責不輕。民間利弊，官吏邪正，一點都不奏聞，然而却以鷹上進，這豈是你的職責呢！以後不要再這樣了。"

二月戊戌初一，前往游獵。開始在春、秋兩季第二個月的上戊日祭社稷。癸丑，在姚村淀打獵。癸亥，游獵回到都城。丙寅，參知政事張萬公被罷官。

三月戊辰初一，各路提刑司官入朝朝見，分別問以職任的事，同時告誡他們道："朕特别設置提刑司，本心是想安定民衆，到如今已有五年，成效仍不顯著。大約都不瞭解本職的事體，而衹是糾察一些細碎事，從而造成州縣例皆畏縮而不敢行事。往日山東百姓糧食缺乏，曾派遣使者前往賑濟，就是因卿等失職，所以到這種地步。以往的過失，要考慮悔改。"庚午，皇上將到景明宫，御史中丞董師中等上書極力勸阻，皇上不作答覆。壬申，再上奏章，補闕許安仁、拾遺路鐸都勸諫，方作罷。制令規定百姓練習角抵、槍棒的罪名。以工部尚書胥持國爲參知政事。丙子，特賜有關官員孔端甫及第，授任小學教授，不久因年老，命令給主簿的半俸退休。甲申，到香山永安寺及玉泉山。甲午，定太廟附祭的功臣。敕令從今後御史臺奏事，修起居注都讓迴避。

夏四月丁酉初一，到興陵崇妃的房舍。這天，開始奏樂。從己亥到癸卯，百官三次上表請上尊號，皇上説："祖宗先代有受尊號的，都是有其德，所以也有其名。近年五穀不登，百姓流離失所，正是應當警戒畏懼修身的時候，怎能虚受榮名呢。"不允許，同時斷絶再上奏章。戊申，在太廟親自禘祭。庚戌，前往萬寧宫。辛亥，右丞相清臣率領百官及長老等再請上尊號，學官劉璣也率領六學諸生趙楷等七百九十五人到紫宸門請上尊號，依照唐元和年間的先例，未獲允許。丁巳，賑濟河北的飢民。令女真進士及第後，同時試以騎馬射箭，中選的便提升。乙丑，減少尚

第後，仍試以騎射，中選者升擢之。乙丑，減尚厩食穀馬。

厩局喂穀物的馬匹。

五月丙寅朔，曹王永升及諸王請上尊號，不許。以尚厩局使石抹貞為横賜夏國使。己巳，上以群臣累上尊號不受，詔諭中外，徒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原之。甲戌，觀稼于近郊。辛巳，諭左司，遍諭諸路，令月具雨澤田禾分數以聞。癸未，以久雨，禜。

五月丙寅初一，曹王永升及諸王請上尊號，未獲允許。以尚厩局使石抹貞爲横賜夏國使。己巳，皇上以不接受群臣累次上尊號，詔告中外，徒罪以下依次降一等，杖罪以下恕免。甲戌，到近郊視察莊稼。辛巳，指示左司，普遍告諭各路，讓每月開具得到雨水的莊稼的數量奏報。癸未，因大雨，舉行禜祭。

六月癸丑，賜有司所舉德行才能之士安州崔秉仁、兖州翟駒、錦州齊文乙、大名孫可久、陳信仁、應州董戣并同進士出身。丙辰，以晴，致祭岳鎮海瀆。壬戌，尚書右丞相夾谷清臣進封戴國公，西京留守完顏守貞為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尚書右丞劉瑋薨。

六月癸丑，賜有關官員所舉薦的德行才能之士安州崔秉仁、兖州翟駒、錦州齊文乙、大名孫可久、陳信仁、應州董戣并爲同進士出身。丙辰，因天晴，向岳鎮海瀆致祭。壬戌，尚書右丞相夾谷清臣進封戴國公，西京留守完顏守貞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尚書右丞劉瑋去世。

秋七月辛巳，南京路提刑司自許州遷治南京。己丑，制三品以上官有故者，若親、賢、勛、舊，尚書省即與聞奏，議加追贈。命以銀改鑄"禮信之寶"，仍塗以金。以同判大睦親府事襄為樞密使。以御史中丞董師中等為賀宋生日使。

秋七月辛巳，南京路提刑司從許州遷到南京辦公。己丑，制令三品以上官有去世的，若是皇親、賢才、功臣、故舊，尚書省予以奏報，討論加以追贈。命令用銀改鑄"禮信之寶"印，仍塗以金。以同判大睦親府事襄爲樞密使。以御史中丞董師中等爲賀宋生日使。

八月己亥，樞密使襄帥百僚再請上尊號，不許。是日，歲星、太白晝見。庚子，大赦。甲辰，至自萬寧宫。丁未，釋奠孔子廟，北面再拜。辛亥，國史院進《世宗實録》，上服袍帶，御仁政殿，降座，立受之。

八月己亥，樞密使襄率領衆同僚再請上尊號，未獲允許。這天，歲星、太白星白天出現。庚子，大赦天下。甲辰，從萬寧宫回到都城。丁未，到孔子廟設祭，向北面再拜。辛亥，國史院上進《世宗實録》，皇上穿袍繫帶，到仁政殿，走下座位，站立接受。

九月甲子朔，天壽節，御大安殿，受親王百官及宋、高麗、夏使朝賀。戊辰，以參知政事夾谷衡為尚書右丞，户部尚書馬琪為參知政事。敕尚書省，大定二十九年以後士庶言事，或係國家或邊關大利害已嘗施行者，可特補一官；有益於官民，量給以賞。以西上閤門使大磐為夏國生日

九月甲子初一，天壽節，到大安殿，接受親王百官及宋、高麗、夏的使節朝賀。戊辰，任命參知政事夾谷衡爲尚書右丞，户部尚書馬琪爲參知政事。令尚書省，大定二十九年以後士人百姓上書論事，或是關係國家或是邊關大利害而已被施行的，可特别補一官；對官府民衆有益的，酌量給以獎賞。以西上閤門使大磐爲夏國生日使。庚午，前往陵墓，住在奉先縣。辛未，在縣西拜

使。庚午，如山陵，次奉先縣。辛未，拜天于縣西。壬申，致奠諸陵。癸酉，如秋山。

十一月庚午，右丞相清臣、參知政事持國上表丐閑，優詔不許。戊寅，以翰林直學士完顔匡等為賀宋正旦使，命匡權易名弼，以避宋諱。壬午，木冰。丙戌，詔諸職官以贓污不職被罪、以廉能獲升者，令隨路、京、府、州、縣列其姓名，揭之公署，以示勸懲。庚寅，夏國嗣子李純佑遣使來訃告。

十二月甲午朔，夏國李純佑遣使奉故王仁孝遺表以進。諭大興府於暖湯院日給米五石，以贍貧者。戊戌，定武軍節度使鄭王永蹈以謀反，伏誅。己亥，諭有司，以鄭王財産分賜諸王，澤國公主財物分賜諸公主。甲辰，諸王府增置司馬一人。以紇石烈珵為高麗生日使，西上閤門使大磐等為夏國敕祭慰問使。庚戌，尚書省以科目近多得人，乞是舉增取進士。上然之，詔有司，會試毋限人數。甲寅，册長白山之神為開天弘聖帝。丙辰，獵于近郊。

是歲，大有年。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謀克之地，野蠶成繭。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丑，昭容李氏進位淑妃。己巳，初用唐、宋典禮，皇后忌辰皆廢務。尚書省進區田法，詔相其地宜，務從民便。又言遣官劭農之擾，命提刑司禁止之。乙亥，以葉魯、谷神始製女直字，詔加封贈，依倉頡立廟盩厔例，祠於上京納里渾莊，歲時致祭，令其子孫拜奠，本路官一人及本千户春秋二祭。辛巳，前中都路都轉運使王寂薦三舉終場人蔡

天。壬申，向各陵致祭。癸酉，前往游山。

十一月庚午，右丞相清臣、參知政事持國上表請求解職休息，詔辭優慰但不允許。戊寅，以翰林直學士完顔匡等爲賀宋正旦使，命完顔匡暫時改名爲弼，以避宋太祖趙匡胤諱。壬午，樹木結冰。丙戌，詔令各職官因贓污失職被治罪、因廉潔能幹獲得提升的人，讓所在路、京、府、州、縣開列姓名，在公署公布，以表示激勵或懲戒。庚寅，夏國的嗣子李純佑派遣使節前來報喪。

十二月甲午初一，夏國李純佑派遣使節奉故王仁孝的遺表來上進。指示大興府在温泉院每天供給米五石，以贍養貧困的人。戊戌，定武軍節度使鄭王永蹈因謀反，被處死。己亥，指示有關部門，將鄭王的財産分賜各王，澤國公主的財産分賜各公主。甲辰，各王府增設司馬一人。以紇石烈珵爲高麗生日使，西上閤門使大磐等爲夏國敕祭慰問使。庚戌，尚書省以科舉考試近來多得人才，請求這次考試增加録取進士數。皇上贊成這個建議，下詔有關部門，會試不限人數。甲寅，册封長白山之神爲開天弘聖帝。丙辰，到近郊打獵。

這一年，是大豐收年。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謀克地區，野蠶結繭。

明昌五年春正月癸亥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乙丑，昭容李氏進位淑妃。己巳，初次使用唐、宋的典制禮儀，皇后逝世日都停止辦公。尚書省進呈區田法，詔令察看土地所宜，儘量依從百姓的要求種植。又報告派官勸勉農耕有騷擾，命令提刑司禁止。乙亥，因葉魯、谷神最早製造女真字，下詔加封號贈官，依照爲倉頡在盩厔建廟的先例，在上京納里渾莊建祠，每年按時致祭，讓他們的子孫拜祭，本路官一人及本千户春秋兩次祭祀。辛巳，前中都路都轉運使王寂薦舉三舉終場人蔡州文商精通經義，品行

州文商經明行修，足備顧問。前河北西路轉運使李揚言慶陽府進士李獎純德博學，鄉曲譽之。絳州李天祺、應州康晋侯屢赴廷試，皆有才德。上曰："文商可令召之。李獎給主簿半俸終身，餘賜同進士出身。"遣國子祭酒劉璣册李純佑為夏國王。丁亥，幸城南别官。

修飭，足以備顧問。前河北西路轉運使李揚報告慶陽府進士李獎道德純粹，學問淵博，鄉里稱譽。絳州李天祺、應州康晋侯多次應廷試，都有才德。皇上説："文商可讓召來，李獎終身給主簿的半俸，其餘賜同進士出身。"派遣國子祭酒劉璣去册封李純佑爲夏國王。丁亥，到城南的别宫。

二月丁酉，初定長吏勸課能否賞罰格。尚書省奏："禮官言孝懿皇后祥除已久，宜易隆慶宫為東宫，慈訓殿為承華殿。"從之。詔購求《崇文總目》内所闕書籍。戊戌，祭社稷，以宣獻皇后忌辰，用熙寧祀儀，樂縣而不作。甲辰，鄆王琮薨。己酉，宰臣請罷北邊屯駐軍馬，不允。癸丑，以齊河縣民張涓、濟陽縣王琛、河州李錡急義好施，詔復之終身，仍著于令。命宣徽使移剌敏、户部主事赤盞實理哥相視北邊營屯，經畫長久之計。

二月丁酉，初次定根據長吏勸課能否進行賞罰的條令。尚書省奏："禮官説孝懿皇后除去祥祭已久，應當改隆慶宫爲東宫，慈訓殿爲承華殿。"聽從。下詔購求《崇文總目》内所缺的書籍。戊戌，祭社稷，因是宣獻皇后的逝世紀念日，用熙寧時的祀儀，樂器懸挂而不演奏。甲辰，鄆王琮去世。己酉，宰臣請撤銷北方邊境屯駐的軍馬，不同意。癸丑，因齊河縣百姓張涓、濟陽縣王琛、河州李錡重義氣好施捨，下詔終身免除他們的賦税，同時寫進法令。命令宣徽使移剌敏、户部主事赤盞實理哥視察北方邊境軍隊屯駐的情况，謀劃久安的計策。

三月壬申，初定限錢禁。庚辰，初定日月風雨雷師常祀。戊子，置弘文院，譯寫經書。

三月壬申，初次定限制現錢的禁令。庚辰，初次定日月風雨雷師爲通常祭祀的神。戊子，設置弘文院，翻譯抄寫經書。

夏四月壬辰朔，幸北苑。庚子，詔各路所舉德行才能之士，涿州時琦、雲中劉摯、鄭州李升、恩州傅礪、濟南趙摯、興中田扈方六人，并特賜同進士出身。以文商為國子教授，特遷登仕郎。己酉，詔自今筐櫝床榻之飾毋以金玉。壬子，特賜翰林待制温迪罕迪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乙卯，幸景明宫，董師中、賈守謙、路鐸先後凡兩上封事切諫，不報。

夏四月壬辰初一，到北苑。庚子，詔各路所薦舉的有德行才能的人，涿州時琦、雲中劉摯、鄭州李升、恩州傅礪、濟南趙摯、興中田扈方六人，都特賜同進士出身。以文商爲國子教授，特遷登仕郎。己酉，詔從今後筐子、盒子及床榻的裝飾不要用金玉。壬子，特賜翰林待制温迪罕迪爲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乙卯，到景明宫，董師中、賈守謙、路鐸先後共兩次上密封章奏極力勸諫，不予答覆。

五月庚午，次烏十撒八。戊子，桓、撫二州旱，遣使禱于縉山。

五月庚午，住在烏十撒八。戊子，桓、撫二州天旱，派遣使者到縉山禱告求雨。

六月壬辰，如冰井。己亥，出獵。登胡土白山，酹酒再拜。曹王

六月壬辰，前往冰井。己亥，外出打獵。登胡土白山，灑酒再拜。曹王永升以下都進酒。

永升以下進酒。丙午，拜天，曲赦西北路。己未，如查沙秋山。是月，宋前主昚殂。

七月戊辰，獵于豁赤火，一發貫雙鹿。是日，獲鹿二百二十二，賜扈從官有差。辛巳，次魯温合失不。是日，上親射，獲黄羊四百七十一。乙酉，次氷井。丙戌，以天壽節，宴樞光殿，凡從官及承應人遇覃恩遷秩者，并受宣敕於殿前。時久雨初霽，有龍曳尾于殿前雲間。戊子，御膳羹中有髮，上舉視而棄之，戒左右毋宣言。

八月辛亥，至自景明宫。壬子，河決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丁巳，賜從幸山後親軍銀、絹有差。

九月戊午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戌，命增定捕盜官被殺賻錢及官賞格。甲子，都水監官王汝嘉等坐河決，各削官兩階，杖七十，罷之。乙丑，上御睿思殿，諸路提刑使入見。戊辰，初令民買撲隨處金、銀、銅冶。命參知政事馬琪往視河決，仍許便宜從事。壬申，宋主遣使來告哀。戊寅，以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等為宋國吊祭使。敕尚書省，集百官議備邊事。壬午，特推恩東宫舊人司經王伯温等八人官有差。甲申，命上京等九路并諸抹及乣等處選軍三萬，俟來春調發，仍命諸路并北阻轐以六年夏會兵臨潢。

冬十月庚寅，右丞相夾谷清臣等表請上尊號，不允。宋遣使獻遺留物。壬寅，右丞相清臣復請上尊號，國子祭酒劉璣亦率六學諸生上表陳請，不允。遣户部員外郎何格賑河決被災人户。庚戌，張汝弼妻高陀斡以謀逆，伏誅。壬子，尚書省奏，升提刑司所察廉官南皮縣令史肅以下十有

丙午，拜天，特赦西北路。己未，前往查沙秋山。本月，宋前主趙昚死。

七月戊辰，在豁赤火打獵，一箭射穿兩頭鹿。當天，獵獲鹿二百二十二頭，分别賜給隨從官。辛巳，前往魯温合失不。當天，皇上親自射獵，射獲黄羊四百七十一頭。乙酉，住於氷井。丙戌，因是天壽節，在樞光殿宴會，凡是從官及承應人遇到普遍加恩而遷秩的，都在殿前接受宣命。當時久雨初晴，有龍在殿前的雲間摇尾。戊子，御膳的湯中有頭髮，皇上舉起看後扔掉，警告左右的人不要聲張。

八月辛亥，從景明宫回到都城。壬子，黄河在陽武的舊堤决口，水灌入封丘而向東流去。丁巳，分别賜銀、絹給隨從到山後的親軍。

九月戊午初一，天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壬戌，命令增定捕盗官被殺的喪葬錢及官賞的條令。甲子，都水監官王汝嘉等因黄河决堤，各削官兩級，罰杖打七十，罷免職務。乙丑，皇上到睿思殿，各路提刑使朝見。戊辰，首次讓百姓承包各處的金、銀、銅冶煉場。命令參知政事馬琪前往視察黄河决堤，同時允許根據情况處理。壬申，宋主派遣使節前來報喪。戊寅，以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等爲宋國吊祭使。令尚書省，召集百官討論備邊的事。壬午，特推恩東宫時的舊人司經王伯温等八人分别加官。甲申，命令上京等九路以及各抹及乣等處選兵三萬，等來春調發，同時命令各路及北阻轐在六年夏會兵臨潢。

冬十月庚寅，右丞相夾谷清臣等進表請上尊號，未獲答應。宋派遣使節進獻遺物。壬寅，右丞相清臣再請上尊號，國子祭酒劉璣也率領六學諸生上表陳請，未獲答應。派遣户部員外郎何格賑濟黄河决堤受災的人户。庚戌，張汝弼妻高陀斡因陰謀篡逆，被處死。壬子，尚書省奏，提升提刑司所訪察的廉潔官南皮縣令史肅以下十二人，而大興主簿蒙括蠻都也在人選之中，皇上瞭

二人，而大興主簿蒙括鑾都亦在選中，上知其人，曰："鑾都澆浮人也，升之可乎？與其任澆浮，孰若用淳厚。况鑾都常才，才智過人猶不當用，恐敗風俗，况常才耶！其再察之。"

解該人，說："鑾都是個浮薄的人，提升他行嗎？與其任用浮薄的人，不如任用淳厚的人。何况鑾都才能平常，就是才智過人仍不應當録用，怕敗壞風俗，何况是一般才能呢！應重新察訪。"

閏月戊午朔，宋主遣使來報即位。甲子，親王、百官各奉表請上尊號，不允。丙寅，以代國公歡都等五人配享世祖廟廷。甲戌，以河東南北提刑使王啓等為賀宋主即位使。乙亥，獵于近郊。戊寅，上問輔臣："孔子廟諸處何如？"平章政事守貞曰："諸縣見議建立。"上因曰："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於孔子廟最為滅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上曰："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閎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為觀美也。"庚辰，參知政事馬琪自行省回，具奏河防利害，語載《琪傳》中。丙戌，以翰林待制奧屯忠孝權户部侍郎，太府少監温昉權工部侍郎，行户、工部事，修治河防。以引進使完顏衷為夏國生日使。

閏十月戊午初一，宋主派遣使節前來報告即位。甲子，親王、百官分别奉表請上尊號，不答應。丙寅，以代國公歡都等五人附祭世祖廟庭。甲戌，以河東南路、河東北路提刑使王啓等爲賀宋主即位使。乙亥，到近郊打獵。戊寅，皇上問輔臣："孔子廟各處修得怎麽樣？"平章政事守貞説："各縣現正在討論建立。"皇上於是説："和尚修建裝飾廟宇佛像很威嚴，道士居其次，祇有儒者對孔子廟最爲草率。"守貞説："儒者不能長期住在學校，不像僧道久處寺觀。"皇上説："僧道以佛、老營利，所以致力於莊嚴宏大奢侈，引誘人們施捨財物以自我富裕，所以修建得很美觀。"庚辰，參知政事馬琪從視察地回來，詳細奏報了黄河堤防的利弊，事情記載在《馬琪傳》中。丙戌，以翰林待制奧屯忠孝暫代户部侍郎，太府少監温昉暫代工部侍郎，行户、工部事，修治黄河堤防。以引進使完顏衷爲夏國生日使。

十一月癸巳，詔罷紫荆嶺所護圍場。庚子，以右宣徽使移剌敏等為賀宋正旦使。癸丑，太白晝見。

十一月癸巳，下詔撤銷紫荆嶺所保護的圍獵場。庚子，以右宣徽使移剌敏等爲賀宋正旦使。癸丑，太白星白天出現。

十二月辛酉，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以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為參知政事，以户部郎中李敬義為賜高麗生日使。丁卯，免被黄河水災今年秋税。辛巳，敕減修内司備營造軍千人，都城所五百人。癸未，敕尚書省，自今獻靈芝嘉禾者賞。

十二月辛酉，平章政事完顏守貞被罷官。以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爲參知政事，以户部郎中李敬義爲賜高麗生日使。丁卯，免除遭受黄河水災人户今年的秋税。辛巳，敕令減少修内司預備營建時使用的士兵一千人，都城所五百人。癸未，敕令尚書省，從今後進獻靈芝和吉祥禾苗的人給予賞賜。

六年春正月丁亥朔，受宋、高麗、夏使朝賀。庚寅，太白晝見。辛卯，敕有司給天水郡公家屬田宅。壬辰，如春水。庚戌，罷陝西括地。辛

明昌六年春正月丁亥初一，接受宋、高麗、夏使節的朝賀。庚寅，太白星白天出現。辛卯，敕令有關部門給天水郡公家屬田地住宅。壬辰，前往游獵。庚戌，停止在陝西搜求土地。辛亥，

亥，諭胥持國，河上役夫聚居，恐生疾疫，可廩醫護視之。乙卯，次御林。

二月丁巳朔，敕有司，行宫側及獵所有農者勿禁。己未，始祭高禖。庚午，至自春水。丁丑，京師地震。大雨雹，晝晦，震應天門右鴟尾。癸未，宋遣使來報謝。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甲午，以翰林直學士孛术魯子元兼右司諫，監察御史田仲禮爲左拾遺，翰林修撰僕散訛可兼右拾遺，諭之曰："國家設置諫官，非取虚名，蓋責實效，庶幾有所裨益。卿等皆朝廷選擢，置之諫職，如國家利害、官吏邪正，極言無隱。近路鐸左遷，本以他罪，卿等勿以被責，遂畏縮不言，其悉心戮力，毋得緘默。"丙申，如萬寧宫。戊戌，以北邊糧運，括群牧所、三招討司猛安謀克、隨糺及迭剌、唐古部諸抹、西京、太原官民駝五千充之，惟民以駝載爲業者勿括。以銀五十萬兩、錢二十三萬六千九百貫以備支給。銀五萬兩、金盂二千八百兩、金牌百兩、銀盂八千兩、絹五萬匹、雜綵千端、衣四百四十六襲以備賞勞。庚子，以郡舉才行之士翟介然以下三人特賜進士及第，李貞固以下十五人同進士出身。

夏四月癸亥，敕有司，以增修曲阜宣聖廟工畢，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及登歌樂一部，仍遣太常舊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備祭禮。甲子，以尚書左丞烏林荅愿爲平章政事，右丞夾谷衡爲尚書左丞。丙子，幸玉泉山。戊寅，以修河防工畢，參知政事胥持國進官二階，翰林待制奥屯忠孝以下三十六人各一階，獲嘉令王維翰以下五十六人各賜銀幣有差。庚辰，以尚書

指示胥持國，黄河邊上的役夫住在一起，恐怕會生疾病，可用公糧供養醫生診治。乙卯，住在御林。

二月丁巳初一，敕令有關官員，行宫側及獵場有幹農活的人不要禁止。己未，初次祭求子之神。庚午，游獵後回到都城。丁丑，京城發生地震。大量下冰雹，白天昏暗，震壞了應天門的右屋脊裝飾。癸未，宋派遣使節前來答謝。

三月丙戌初一，發生日食。甲午，任命翰林直學士孛术魯子元兼右司諫，監察御史田仲禮爲左拾遺，翰林修撰僕散訛可兼右拾遺，指示他們道："國家設置諫官，不是取虚名，而是要責成實效，希望有所補益。卿等都是朝廷選拔提升的，放在諫官的職位，如國家利弊、官吏邪正，儘量論説，不要隱瞞。近來路鐸降職，本來是因其他罪，卿等不要因爲他被處罰，便畏縮不開口，可盡心努力，不要緘默不語。"丙申，前往萬寧宫。戊戌，因北部邊境糧食運輸的需要，搜求群牧所、三招討司猛安謀克、隨糺及迭剌、唐古部各抹、西京、太原官府百姓的駱駝五千頭充用，衹有用駱駝運輸爲業的百姓不搜取。用銀五十萬兩、錢二十三萬六千九百貫以備支給。銀五萬兩、金器二千八百兩、金牌一百兩、銀器八千兩、絹五萬匹、雜色絲織品一千端、衣服四百四十六套以備獎賞犒勞。庚子，以郡所舉薦的有才行的讀書人翟介然以下三人特賜進士及第，李貞固以下十五人賜同進士出身。

夏四月癸亥，敕令有關部門，以增修曲阜宣聖廟完工，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及登歌樂一部，同時派遣太常的老樂工前往教孔氏子弟，以備祭禮使用。甲子，任命尚書左丞烏林荅愿爲平章政事，右丞夾谷衡爲尚書左丞。丙子，到玉泉山。戊寅，因修黄河堤防完工，參知政事胥持國進官二級，翰林待制奥屯忠孝以下三十六人各一級，獲嘉令王維翰以下五十六人分别按等級賜銀幣。庚辰，以尚書右丞夾谷清臣爲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密國公。樞密使襄爲尚書右丞相，封任

右丞相夾谷清臣爲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密國公。樞密使襄爲尚書右丞相，封任國公。參知政事胥持國爲尚書右丞。壬午，賜宰臣手詔，以風俗不淳，官吏苟且，責之。

五月丙戌，命減萬寧宮陳設九十四所。辛卯，以出師，遣禮部尚書張暐告于廟社。乙未，判平陽府事鎬王永中以罪賜死，并及二子，丁酉，詔中外。乙巳，詔諸路猛安謀克農隙講武，本路提刑司察其惰者罰之。庚戌，命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于臨潢府。

六月丙辰，右諫議大夫賈守謙、右拾遺僕散訛可坐鎬王永中事奏對不實，削官二階，罷之。御史中丞孫即康、右補闕蒙括胡剌、右拾遺田仲禮各罰金二十斤。丙寅，以樞密副使唐括貢爲樞密使。以久雨，禜。庚辰，太白經天。辛巳，左丞相清臣遣使來獻捷。

七月丙申，幸曹王永升第。甲辰，始定文武官六貫石以上、承應人并及廕者、若在籍儒生章服制。

八月己未，命兗州長官以曲阜新修廟告成于宣聖。癸亥，至自萬寧宮。己巳，以溫敦伯英言，命禮部令學官講經。辛未，以吏部尚書吴鼎樞等爲賀宋生日使。壬申，行省都事獨吉永中來報捷。乙亥，敕宮中承應人出職後三年內犯贓罪者，元舉官連坐，不在去官之限，著爲令。辛巳，木波進馬。

九月壬午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申，册靜寧山神爲鎮安公，忽土白山神爲瑞聖公。丙戌，知河間府事移剌仲方爲御史大夫。辛卯，如秋山。以尚書左司郎中粘割胡上爲夏國生日使。

國公。參知政事胥持國爲尚書右丞。壬午，賜給宰臣手詔，以風俗不淳厚，官吏苟且偷安，責備他們。

五月丙戌，命令減少萬寧宮的陳設九十四處。辛卯，因出兵，派遣禮部尚書張暐祭告於太廟、社稷。乙未，判平陽府事鎬王永中因罪賜死，同時殺了他的兩個兒子，丁酉，詔告中外。乙巳，詔各路猛安謀克農閑講習武藝，本路提刑司察訪其中懶惰的加以處罰。庚戌，命令左丞相夾谷清臣到臨潢府任長官。

六月丙辰，右諫議大夫賈守謙、右拾遺僕散訛可因鎬王永中事奏對不實，削官二級，罷其官職。御史中丞孫即康、右補闕蒙括胡剌、右拾遺田仲禮各罰金二十斤。丙寅，以樞密副使唐括貢爲樞密使。因久雨，舉行禜祭。庚辰，太白星經過天空。辛巳，左丞相清臣派遣使者回來報捷。

七月丙申，到曹王永升家。甲辰，初次規定文武官六貫石以上、承應人并得到恩廕的、與在籍儒生的章服制度。

八月己未，命令兗州的長官以曲阜新修廟向宣聖祭告落成。癸亥，從萬寧宮回到都城。己巳，根據溫敦伯英奏，命令禮部讓學官講經。辛未，以吏部尚書吴鼎樞等爲賀宋生日使。壬申，行省都事獨吉永中前來報捷。乙亥，敕令宮中承應人出外任職後三年内犯贜罪的，原薦舉官連坐，不受去官的限制，訂爲法令。辛巳，木波進獻馬。

九月壬午初一，天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甲申，册封靜寧山神爲鎮安公，忽土白山神爲瑞聖公。丙戌，知河間府事移剌仲方爲御史大夫。辛卯，前往秋山。以尚書左司郎中粘割胡上爲夏國生日使。

冬十月丙辰，至自秋山。丁巳，以歲幸春水、秋山，五日一進起居表，自今可十日一進。乙亥，命尚書左丞夾谷衡行省于撫州，命選親軍、武衛軍各五百人以從，仍給錢五千萬。

冬十月丙辰，從秋山回到都城。丁巳，以後每年到春水、秋山，五天一次進表問候日常生活，從今後可十天進表一次。乙亥，命令尚書左丞夾谷衡在撫州行尚書省事，命選親軍、武衛軍各五百人從行，同時供給錢五千萬。

十一月戊子，左丞相夾谷清臣罷，右丞相襄代領行省事。丙申，以刑部尚書紇石烈貞等為賀宋正旦使。壬寅，初定猛安謀克鎮邊後放免者授官格。禁射糧軍應役但成隊伍，不得持兵器及凡可以傷人者。甲辰，報敗敵於望雲。乙巳，以樞密使唐括貢、御史大夫移剌仲方、禮部尚書張暐等二十三人充計議官，凡軍事則議之。戊申，初定縣官增水田升除制。

十一月戊子，左丞相夾谷清臣被罷官，右丞相襄代領行省事。丙申，以刑部尚書紇石烈貞等爲賀宋正旦使。壬寅，初次定猛安謀克鎮守邊境後放免人的授官條令。禁止射糧軍中所有役夫衹要成隊伍，不得帶兵器以及凡是可以傷人的東西。甲辰，報告在望雲打敗敵人。乙巳，以樞密使唐括貢、御史大夫移剌仲方、禮部尚書張暐等二十三人充任計議官，凡是軍事則參加討論。戊申，初次定縣官因增加水田升官的制度。

十二月乙卯，詔招撫北邊軍民。以知登聞檢院賈益為高麗生日使，户部員外郎納蘭昉為橫賜使。戊午，禮部尚書張暐等進《大金儀禮》。丁卯，應奉翰林文字趙秉文上書論奸欺。乙亥，詔加五鎮四瀆王爵。庚辰，上幸後園閱軍器。是月，右丞相襄率駙馬都尉僕散揆等進軍大鹽濼，分兵攻取諸營。

十二月乙卯，下詔招撫北部邊境的軍民。以知登聞檢院賈益爲高麗生日使，户部員外郎納蘭昉爲橫賜使。戊午，禮部尚書張暐等進上《大金儀禮》。丁卯，應奉翰林文字趙秉文上書論奸詐欺騙。乙亥，下詔加封王爵給五鎮四瀆。庚辰，皇上到後園視察兵器。當月，右丞相襄率領駙馬都尉僕散揆等進軍大鹽濼，分兵攻取各營。

承安元年春正月辛巳朔，受宋、高麗、夏使朝賀。甲申，大鹽濼群牧使移剌覩等為廣吉剌部兵所敗，死之。丁亥，國子學齋長張守愚上《平邊議》三篇，特授本學教授，仍以其議付史館。

承安元年春正月辛巳初一，接受宋、高麗、夏的使節朝賀。甲申，大鹽濼群牧使移剌覩等被廣吉剌部的軍隊打敗，戰死。丁亥，國子學齋長張守愚上進《平邊議》三篇，特授本學教授，同時將他的議論文交史館。

二月甲子，命有司祀高禖如新儀。丁卯，右丞相襄、左丞衡至自軍前。己巳，復命還軍。幸都南行宫春水。甲戌，至自行宫。是月，初造虎符發兵。

二月甲子，命令有關部門按新定儀式祭祀求子神。丁卯，右丞相襄、左丞衡從軍中回到都城。己巳，又命令他們回軍隊。到都城南面行宫游獵。甲戌，從行宫回來。本月，初次製造虎符用來出兵。

三月丁酉，如萬寧宫。不雨，遣官望祭岳鎮海瀆于北郊。癸卯，敕尚書省，刑獄雖已奏行，其間恐有疑

三月丁酉，前往萬寧宫。天不下雨，派遣官員在北郊望祭岳鎮海瀆。癸卯，敕令尚書省，獄案雖已奏報施行，其中恐怕還有疑案和冤枉，可

枉，其再議以聞。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甲辰，遣參知政事尼厖古鑑祈雨于社稷。丁未，復遣使就祈于東嶽。

再討論奏聞。人命最重要，不可不慎重。甲辰，派遣參知政事尼厖古鑑到社稷壇求雨。丁未，再派遣使者到東嶽求雨。

夏四月辛亥，命尚書右丞胥持國祈雨于太廟。壬子，遣使審决冤獄。京城禁傘扇。戊午，初行區種法，民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乙丑，命御史大夫移剌仲方祈雨于社稷。壬申，命參知政事馬琪祈雨于太廟。甲戌，尚書省以趙承元言，請追上孝懿皇太后册寶，然後行謚册禮。禮官執奏尊皇太后已詔示中外，無追册禮，從之。戊寅，上以久不雨，命禮部尚書張暐祈于北嶽。己卯，遣官望祭岳鎮海瀆于北郊。

夏四月辛亥，命令尚書右丞胥持國在太廟求雨。壬子，派遣使者審理冤案。京城禁止用傘和扇子。戊午，初次執行區種法，百姓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擁有田地的人，每個成年男子種一畝。乙丑，命令御史大夫移剌仲方到社稷壇求雨。壬申，命令參知政事馬琪到太廟求雨。甲戌，尚書省根據趙承元的論奏，請追上孝懿皇太后册寶，然後舉行謚册禮。禮官堅持説尊皇太后已經詔示中外，不用追册禮，聽從。戊寅，皇上因久不下雨，命令禮部尚書張暐到北嶽祈禱。己卯，派官到北郊望祭岳鎮海瀆。

五月庚辰朔，觀稼于近郊，因閱區田。乙酉，以久旱，徙市。庚寅，詔復市如常。壬辰，以尚藥局副使粘割忠爲横賜夏國使。乙未，參知政事尼厖古鑑薨。庚子，雨足。

五月庚辰初一，到近郊視察莊稼，同時察看區種田。乙酉，因久旱，遷移市場。庚寅，下詔恢復市場如常。壬辰，以尚藥局副使粘割忠爲横賜夏國使。乙未，參知政事尼厖古鑑去世。庚子，雨水充足。

六月甲寅，上以百姓艱食，詔出倉粟十萬石減價以糶之。乙丑，平晋縣民利通家蠶自成綿段，長七尺一寸五分，闊四尺九寸，詔賜絹十匹。丁卯，敕自今長老、大師、大德不限年甲，長老、大師許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十以上者度一人。其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彌年六十以上并令受戒，仍不許度弟子。尼、道士、女冠亦如之。御史大夫移剌仲方罷。庚午，幸環秀亭觀稼。癸酉，詔應禁軍器路分，步弓手擬於射糧軍内選之，馬弓手擬於猛安謀克軍户餘丁内選之。其有爲百姓害，從本州縣斷遣。無猛安户，於二百里内屯駐軍餘丁内取之，依步弓手月給二貫石。

六月甲寅，皇上因百姓生活困難，下詔拿出庫存糧食十萬石減價出售。乙丑，平晋縣百姓利通家的蠶自己網成綿緞，長七尺一寸五分，寬四尺九寸，下詔賜絹十匹。丁卯，敕令從今以後長老、大師、大德不限年齡，長老、大師允許剃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律僧年四十以上的剃度一人。其中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彌年六十以上的都讓受戒，但不許剃度弟子。尼姑、道士、女冠也相同。御史大夫移剌仲方被罷官。庚午，到環秀亭視察莊稼。癸酉，詔所有禁止兵器的路分，步弓手擬在射糧軍内挑選，馬弓手擬在猛安謀克軍户餘下的成年男子内挑選。其中有爲害百姓的，在本州縣判决發遣。如無猛安户，就在二百里内屯駐軍餘下的成年男子内選取，依照步弓手規定每月供給二貫石錢糧。

七月庚辰，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諸王、宰執酒。敕有司，

七月庚辰，到紫宸殿，接受諸王、百官的朝賀，賜酒給諸王、宰相、執政。敕令有關部門，

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乙酉，敕今後高麗、夏使入見敷奏，令新設各國通事具公服與閤門使上殿監聽。命有司收瘞西北路陣亡骸骨。

八月己酉，獵于近郊。癸丑，幸玉泉山。甲子，以郊祀日期詔中外。戊辰，至自萬寧宮。以陝西西路轉運使董師中爲御史大夫。癸酉，左丞衡丁父憂。

九月丁丑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幸天長觀。辛巳，以右丞相襄爲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王。壬午，賜襄酒百尊。太白晝見。癸未，都人進酒三千一百瓶，詔以賜北邊軍吏。以吏部尚書張嗣等爲賀宋生日使。癸巳，左丞衡起復。丁酉，知大興府卞、同知郭鑄以擅逮問宰臣，各笞四十。辛丑，西南路招討使僕散揆至自軍。乙巳，以國子監丞烏古論達吉不爲夏國生日使。

冬十月丙午朔，詔選親軍八百人戍撫州。庚戌，命左丞相襄行省于北京，簽書樞密院事完顔匡行院於撫州。丙辰，祫享于太廟。

十一月戊子，參知政事馬琪罷。庚寅，特滿群牧契丹陁鎖、德壽反，泰州軍擊敗之。御史大夫董師中、北京留守裔并爲參知政事。甲午，以陝西路統軍使崇道等爲賀宋正旦使。丁酉，朝享于太廟。戊戌，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己亥，曹王永升率親王、百官賀。癸卯，命有司祈雪，仍遣官祈于東嶽。

十二月丙午，樞密使唐括貢率百官請上尊號，不允。己酉，遣提點太醫近侍局使李仁惠勞賜北邊將士，授官者萬一千人，授賞者幾二萬人，凡用銀二十萬兩、絹五萬匹、錢三十二萬貫。庚戌，以同知登聞檢院阿不罕

將酒一萬壺放在交通要道，賜給民衆隨意飲用。乙酉，敕令今後高麗、夏的使節朝見陳奏，讓新設置的各國通事穿公服與閤門使上殿監聽。命令有關部門收埋西北路陣亡兵士的骸骨。

八月己酉，到近郊打獵。癸丑，到玉泉山。甲子，將舉行郊祀的日期詔告中外。戊辰，從萬寧宮回到都城。以陝西西路轉運使董師中爲御史大夫。癸酉，左丞衡爲父親服喪。

九月丁丑初一，天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到天長觀。辛巳，任命右丞相襄爲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王。壬午，賜襄酒一百壺。太白星白天出現。癸未，都城的人民進酒三千一百瓶，下詔用來賜給北部邊境的軍隊官吏。以吏部尚書張嗣等爲賀宋生日使。癸巳，左丞衡喪期未滿復職。丁酉，知大興府卞、同知郭鑄以擅自逮捕審問宰臣，各杖打四十。辛丑，西南路招討使僕散揆從軍隊中來到都城。乙巳，以國子監丞烏古論達吉不爲夏國生日使。

冬十月丙午初一，下詔選親軍八百人戍守撫州。庚戌，命令左丞相襄在北京行尚書省事，簽書樞密院事完顔匡在撫州行樞密院事。丙辰，到太廟合祭。

十一月戊子，參知政事馬琪被罷官。庚寅，特滿群牧契丹人陁鎖、德壽反叛，泰州的軍隊擊敗他們。御史大夫董師中、北京留守裔同爲參知政事。甲午，以陝西路統軍使崇道等爲賀宋正旦使。丁酉，到太廟朝祭。戊戌，在南郊祭祀，大赦，改年號。己亥，曹王永升率領親王、百官朝賀。癸卯，命令有關部門求雪，同時派官到東嶽祈禱。

十二月丙午，樞密使唐括貢率領百官請上尊號，未獲許可。己酉，派遣提點太醫近侍局使李仁惠慰勞賞賜北部邊境的將士，授官的有一萬一千人，授賞的將近二萬人，共用銀二十萬兩、絹五萬匹、錢三十二萬貫。庚戌，以同知登聞檢院阿不罕德剛爲高麗國生日使。壬子，樞密使唐括

德剛為高麗國生日使。壬子，樞密使唐括貢復率百官請上尊號，不允。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酉，敕職官犯贓私不得訴于同官。丁亥，如安州春水。丁酉，至自春水。辛丑，宋主以母后喪，遣使告哀。

二月丁巳，敕自今職官犯贓，每削一官殿一年。是日，太白晝見，經天。是月，特命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世襲兼曲阜令。

三月己卯，親王、百官復請上尊號，不允。壬午，命尚書户部侍郎溫昉佩金符，行六部尚書於撫州。庚寅，幸西園閱軍器。辛卯，始定保舉德行才能格。癸巳，平章政事烏林荅愿罷。丁酉，樞密使唐括貢率百官請上尊號，不允。以參知政事裔代左丞相襄行省于北京。

夏四月甲寅，如萬寧宫。丙辰，命有司祈雨，望祭岳鎮海瀆于北郊。甲子，祈雨于社稷。尚書省奏，比歲北邊調度頗多，請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師德號以助軍儲，從之。癸酉，親王宣敕始用女直字。

五月甲戌朔，諭宰臣曰："比以軍須，隨路賦調。司縣不度緩急，促期徵斂，使民費及數倍，胥吏又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丙子，集官吏于尚書省，詔諭之曰："今紀綱不立，官吏弛慢，遷延苟簡，習以成弊。職官多以吉善求名，計得自安，國家何賴焉。至於徇情賣法，省部令史尤甚。尚書省其戒諭之。"丁丑，北京行省參知政事裔移駐臨潢府。庚辰，升撫州為鎮寧軍。以雨足，報祭于社稷。甲申，望祭岳鎮海瀆于北郊。丁亥，左丞相襄詣臨潢府。己丑，皇子生，庚寅，詔中外，

貢再率領百官請上尊號，未獲許可。

承安二年春正月乙亥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乙酉，敕令職官犯贓私罪不得向同列官申訴。丁亥，前往安州游獵。丁酉，游獵後回到都城。辛丑，宋主因母后喪，派遣使節來報喪。

二月丁巳，敕從今後職官犯贓，每削一官殿後一年。當天，太白星白天出現，經過天空。當月，特命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世襲兼曲阜令。

三月己卯，親王、百官又請上尊號，未獲許可。壬午，命令尚書户部侍郎溫昉佩帶金符，在撫州行六部尚書事。庚寅，到西園觀看兵器。辛卯，初次定保舉有才能德行之人的條規。癸巳，平章政事烏林荅愿被罷官。丁酉，樞密使唐括貢率領百官請上尊號，未獲許可。以參知政事裔代左丞相襄在北京行省事。

夏四月甲寅，前往萬寧宫。丙辰，命令有關部門求雨，在北郊望祭岳鎮海瀆。甲子，到社稷壇求雨。尚書省奏，近年北部邊境徵調用度很多，請以賣僧道空名度牒及紫褐師德號的錢以幫助軍需儲備，聽從。癸酉，給親王的宣敕開始用女真字。

五月甲戌初一，指示宰臣道："近因軍需，隨路徵調。司縣不考慮緩急，徵調聚斂期限緊急，使百姓花費多達數倍，小吏又乘機侵害暴虐。可命令提刑司追究糾察。"丙子，召集官吏到尚書省，下詔告諭他們道："如今法紀不立，官吏懈怠遲緩，拖拉草率，習以成弊。職官多以吉利善良追求名譽，盤算得到自身的安全，國家依賴什麽呢。至於徇情賣法，省部的令史尤爲嚴重。尚書省可告誡他們。"丁丑，北京行省參知政事裔移駐臨潢府。庚辰，升撫州爲鎮寧軍。因雨已下足，到社稷壇報祭。甲申，到北郊望祭岳鎮海瀆。丁亥，左丞相襄到臨潢府。己丑，皇子出生，庚寅，詔告中外，死罪降一等，徒罪以下釋放。

降死罪，釋徒以下。

六月乙巳，命禮部尚書張暐報祀高禖。丙午，雨雹。戊申，以澄州刺史王遵古爲翰林直學士，仍敕無與撰述，入直則奏聞，或霖雨，免入直，以遵古年老，且嘗侍講讀也。庚戌，詔罷瑶光殿工作。甲寅，置全州盤安軍節度使，治安豐縣。乙卯，封皇子爲壽王。

閏月甲午，出西横門觀稼。

秋七月壬寅朔，幸天長觀，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無奏刑，百司權停决罰。己未，命西上閤門使劉頍賜參知政事裔宴于行省。戊辰，天壽節，御紫宸殿受朝。

八月庚辰，敕計議官所進奏帖，可直言利害，勿用浮辭。辛巳，以邊事未寧，詔集六品以上官於尚書省，問攻守之計。應中外臣僚不以職位高下，或有方略材武，或長於調度，各舉三五人以備選用。無有顧望不盡所懷，期五日封章以進。議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召對睿思殿，論難久之。癸未，至自萬寧宫。丙戌，以左丞相襄爲左副元帥，參知政事董師中尚書左丞，左宣徽使膏尚書右丞，户部尚書楊伯通參知政事。尚書左丞夾谷衡罷。右丞胥持國致仕。庚寅，參知政事裔罷。樞密使唐括貢致仕。壬辰，以左副元帥襄爲樞密使兼平章政事。

九月辛丑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寅，遣官分詣上京、東京、北京、咸平、臨潢、西京等路招募漢軍，不足則簽補之。乙巳，以夏使朝辭，詔答許復保安、蘭州榷場。丁未，以知歸德府事完顔愈爲賀宋生日使。癸丑，以上京留守粘

六月乙巳，命令禮部尚書張暐回報祭祀送子神。丙午，天下冰雹。戊申，以澄州刺史王遵古爲翰林直學士，同時敕令不參與撰述，入朝當班則奏聞，要是遇連綿大雨，免入朝值班，這是因爲遵古年老，而且曾任侍講侍讀的緣故。庚戌，下詔停止瑶光殿的工役。甲寅，設置全州盤安軍節度使，治所在安豐縣。乙卯，封皇子爲壽王。

閏月甲午，出西横門視察莊稼。

秋七月壬寅初一，到天長觀，建普天大醮，禁止屠宰七天，不得進奏刑獄，各有關部門都暫停判决案件。己未，命令西上閤門使劉頍到行省向參知政事裔賜宴。戊辰，天壽節，到紫宸殿受朝賀。

八月庚辰，敕令計議官所進的奏帖，可直接説出利弊，不要用浮華的辭藻。辛巳，因邊事還未平息，下詔召集六品以上官到尚書省，詢問攻守的計策。所有朝廷内外臣僚不管職位高低，或具有謀略武藝，或長於徵調計度，各舉薦三五人以備選用。不要有顧慮而不完全説出心裏話，限期五天内用密封奏章呈進。參加討論的共八十四人，主張進攻的五人，主張守衛的四十六人，主張且攻且守的三十三人，召到睿思殿對答，辯論了很久。癸未，從萬寧宫回到都城。丙戌，任命左丞相襄爲左副元帥，參知政事董師中爲尚書左丞，左宣徽使膏爲尚書右丞，户部尚書楊伯通爲參知政事。尚書左丞夾谷衡被罷官。右丞胥持國退休。庚寅，參知政事裔被罷官。樞密使唐括貢退休。壬辰，以左副元帥襄爲樞密使兼平章政事。

九月辛丑初一，天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壬寅，派官分別到上京、東京、北京、咸平、臨潢、西京等路招募漢軍，不足便强拉漢人壯丁填補。乙巳，因夏的使節朝見告辭，詔答允許恢復保安、蘭州的專賣場。丁未，以知歸德府事完顔愈爲賀宋生日使。癸丑，以上京留守粘割斡特剌爲平章政事。辛酉，以樞密使

割斡特剌為平章政事。辛酉，以樞密使兼平章政事襄，知大興府事胥持國為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行省于北京。乙丑，始置軍器監，掌治戎器，班少府監下，設甲坊、利器二署隸焉。丁卯，分遣官於東、西、北京，河北等路，中都二節鎮，買牛五萬頭。

兼平章政事襄，知大興府事胥持國爲樞密副使、暫代參知政事，任北京行省事。乙丑，初次設置軍器監，主管治理兵器，班次在少府監之下，設甲坊、利器二署隸屬於它。丁卯，分別派官到東、西、北京，河北等路，中都二節鎮，買牛五萬頭。

冬十月庚午朔，初設講議所官十員，共議錢穀，以中都路轉運使孫鐸、户部侍郎高汝礪等為之。庚辰，尚書省奏，高麗國牒報，其王以老疾，令母弟晫權國事。壬午，尚書省行推排。丁亥，皇子壽王薨。壬辰，詔獎諭西南路招討使僕散揆等有功將士。甲午，大雪，以米千石賜普濟院，令為粥以食貧民。丙申，以禮部員外郎蒙括仁本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月庚午初一，初次設置講議所官十員，共同討論錢糧的事，以中都路轉運使孫鐸、户部侍郎高汝礪等擔任。庚辰，尚書省奏，據高麗國牒文報告，該國國王因年老多病，讓同母弟晫代理國事。壬午，尚書省執行推排法。丁亥，皇子壽王去世。壬辰，下詔獎諭西南路招討使僕散揆等有功的將士。甲午，天下大雪，將米一千石賜給普濟院，讓他們煮粥給貧民吃。丙申，以禮部員外郎蒙括仁本爲夏國生日使。

十一月甲辰，冬至，有事于南郊。乙巳，以薪貴，敕圍場地内無禁樵采。壬子，論尚書省，猛安謀克既不隸提刑司，宜令監察御史察其臧否。庚申，北京留守裔以行省失職，杖一百，除名。右諫議大夫納蘭昉杖九十，削官二階，罷之。甲子，諭宰臣曰："朕居九重，民間難以遍知，宰相不見賓客，何以得知民間利害。"

十一月甲辰，冬至，到南郊祭天。乙巳，因燒火用木柴貴，敕令圍獵場内不要禁止打柴。壬子，指示尚書省，猛安謀克既然不隸屬於提刑司，應當讓監察御史考察他們的好壞。庚申，北京留守裔因行省事失職，罰杖打一百，開除。右諫議大夫納蘭昉罰杖打九十，削官二級，被罷免。甲子，指示宰臣説："朕住在深宫中，民間的事難以普遍瞭解，宰相不接見賓客，憑什麼得知民間的利弊。"

十二月己巳朔，敕御史臺糾察諂佞趨走有實迹者。己卯，始鑄"承安寶貨"。癸未，遣户部侍郎上官瑜體究西京逃亡，勸率沿邊軍民耕種，户部郎中李敬義規措臨潢等路農務。乙酉，諭宰臣，今後水潦旱蝗、盜賊竊發，命提刑司預為規畫。戊子，諭西南路將士。庚寅，豫王永成進馬八十匹，賜詔獎諭，稱皇叔豫王而不名。

十二月己巳初一，敕令御史臺糾察諂佞奔走而有確鑿證據的人。己卯，開始鑄造"承安寶貨"錢幣。癸未，派遣户部侍郎上官瑜瞭解處理西京逃亡的事，鼓勵并帶領沿邊的軍民耕種，户部郎中李敬義規劃措置臨潢等路的農業。乙酉，指示宰臣，今後水潦旱蝗災害、盜賊暗中涌現，命令提刑司預作謀劃。戊子，告諭西南路的將士。庚寅，豫王永成進獻馬八十匹，賜詔獎勵表彰，稱皇叔豫王而不稱名。

金史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

章宗(三)

三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辛丑，宋、夏遣使來賀。癸卯，諭有司，凡館接伴并奉使者，毋以語言相勝，務存大體。奉使者亦必得其人乃可。乙卯，詔罷講議所。丙辰，如城南春水。丁巳，并上京、東京兩路提刑司爲一，提刑使、副兼安撫使、副，安撫專掌教習武事，毋令改其本俗。己未，以都南行宫名建春。甲子，至自春水。乙丑，宋主以祖母喪，遣使告哀。

承安三年春正月己亥初一，發生日食。辛丑，宋、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癸卯，指示有關部門，凡是館中接待陪同和奉命出使的人，不要以語言相互争勝，務必顧全大體。奉命出使的也必須得到合適的人選纔可派出。乙卯，下詔撤銷講議所。丙辰，前往城南游獵。丁巳，合并上京、東京兩路提刑司爲一司，提刑使、副使兼安撫使、副使，安撫使專門掌管教習武藝，不要改變了原有的風俗。己未，將都城南面的行宫命名叫建春。甲子，游獵回來。乙丑，宋主因祖母喪，派遣使者報喪。

二月己巳朔，幸建春宫。辛巳，諭宰臣曰："自今内外官有闕，有才能可任者，雖資歷未及，亦具以聞。雖親故，毋有所避。"以武衛軍都指揮使烏林荅天益等爲宋吊祭使。甲申，至自建春宫。丙戌，斜出内附。辛卯，平章政事粘割斡特剌薨。

二月己巳初一，到建春宫。辛巳，指示宰臣道："從今後内外官有缺員，有才能可以任用的，雖然資歷没有達到，也開具奏聞。即使是親戚故友，不必有所迴避。"以武衛軍都指揮使烏林荅天益等爲宋吊祭使。甲申，從建春宫回來。丙戌，斜出内附。辛卯，平章政事粘割斡特剌去世。

三月戊戌，以禮部尚書張暐爲御史大夫。壬寅，復榷醋。甲寅，如萬寧宫。丁巳，敕隨處盜賊，毋以强爲竊，以多爲少，以有爲無。嘯聚三十人以上奏聞。違者杖百。丙寅，高麗王王晧以弟晫權國事，遣使奉表來告。

三月戊戌，以禮部尚書張暐爲御史大夫。壬寅，恢復專賣醋。甲寅，前往萬寧宫。丁巳，敕令各處的官吏，上報盜賊情况時，不要以强盜爲小偷，以多爲少，以有爲無。呼嘯聚集到三十人以上的奏報皇上。違犯的罰杖打一百。丙寅，高麗王王晧任命其弟王晫代理國事，派遣使節奉表前來報告。

夏四月戊辰朔，諭有司，宰相遇雨，可循殿廡出入。丙申，諭御史臺曰："隨朝大小官雖有才能，率多苟

夏四月戊辰初一，指示有關部門，宰相遇雨，可以沿着宫殿走廊出入。丙申，指示御史臺道："隨朝的大小官雖有才能，大多草率不負責

簡，朕甚惡之，其察舉以聞。提刑司所察廉能污濫官，皆當殿奏，餘事可轉以聞。”以侍御史孫俁為宣問高麗王王晧使。

五月庚子，右宣徽使張汝方以漏泄廷議，削官兩階。壬寅，射柳、擊球，縱百姓觀。戊申，以客省使移剌郁為夏國生日使。甲子，參知政事楊伯通表乞致仕，不許。

秋七月丙午，幸香山。己酉，如萬寧宫。甲寅，還宫。

八月辛未，獵于近郊。癸酉，獵于香山。戊寅，如萬寧宫。庚辰，以護衛石和尚為押軍萬户，率親軍八百人、武衛軍千六百人戍西北路。癸未，還宫。宋遣使來報謝。

九月丙申朔，天壽節，宋、夏遣使來賀。以中都路都轉運使孫鐸等為賀宋生日使。乙巳，獵于近郊。庚戌，參知政事楊伯通再表乞致政，不許。戊午，木波進馬。

冬十月庚午，獵于近郊。癸未，行樞密院言斜出等請開榷場於轄里裊，從之。丁亥，定官民存留見錢之數，設回易務，更立行用鈔法。

十一月丁酉，樞密使兼平章政事襄至自軍，癸卯，以為尚書左丞相，監修國史。丁未，以太常卿楊庭筠等為賀宋正旦使。戊申，詔獎諭樞密副使夾谷衡以下將士。辛亥，定屬托法。定軍前官吏遷賞格。以邊事定，詔中外，減死罪，徒已下釋之。賜左丞相襄以下將士金幣有差。甲寅，冬獵。

十二月甲子朔，獵于酸棗林。大風寒，罷獵，凍死者五百餘人。己巳，還都。丙戌，尚書右丞瞢罷。高麗權國事王晫遣使奉表來告。

四年春正月癸巳朔，宋、夏遣使

任，朕很討厭，可考察檢舉奏聞。提刑司所察訪的廉能及腐敗的官僚，都應當上殿進奏，其餘的事可轉達上報。”以侍御史孫俁爲宣問高麗王王晧使。

五月庚子，右宣徽使張汝方因泄露朝廷的議論，削官兩階。壬寅，射柳、打球，任隨百姓觀看。戊申，以客省使移剌郁爲夏國生日使。甲子，參知政事楊伯通上表乞求退休，未獲允許。

秋七月丙午，到香山。己酉，前往萬寧宫。甲寅，回宫。

八月辛未，到近郊打獵。癸酉，到香山打獵。戊寅，前往萬寧宫。庚辰，任命護衛石和尚爲押軍萬户，率領親軍八百人、武衛軍一千六百人戍守西北路。癸未，回宫。宋派遣使節前來答謝。

九月丙申初一，天壽節，宋、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以中都路都轉運使孫鐸等爲賀宋生日使。乙巳，到近郊打獵。庚戌，參知政事楊伯通再次上表乞求退休，未獲允許。戊午，木波進獻馬匹。

冬十月庚午，到近郊打獵。癸未，行樞密院奏斜出等請在轄里裊開專賣場，同意。丁亥，規定官民存留現錢的數量，設置回易務，改訂現行用鈔法。

十一月丁酉，樞密使兼平章政事襄從軍隊回到都城，癸卯，任命他爲尚書左丞相，監修國史。丁未，派遣太常卿楊庭筠等爲賀宋正旦使。戊申，下詔獎勵樞密副使夾谷衡以下將士。辛亥，制定屬托法。定軍前官吏遷升獎賞的條規。將已平定邊境的事，詔告中外，死罪減等，徒罪以下的釋放。按等級賜左丞相襄以下將士金幣。甲寅，舉行冬獵。

十二月甲子初一，到酸棗林打獵。風大天寒，停止打獵，凍死的有五百餘人。己巳，回到都城。丙戌，尚書右丞瞢被罷官。高麗代理國事王晫派遣使節奉表前來報告。

承安四年春正月癸巳初一，宋、夏派遣使節

來賀。乙巳，尚書左丞董師中致仕。辛酉，監察御史姬端修以妄言下吏。尚書左丞相襄爲司空，職如故。樞密副使夾谷衡爲平章政事，封英國公。前知濟南府事張萬公起復爲平章政事，封壽國公。楊伯通爲尚書左丞。簽樞密院事完顔匡爲尚書右丞。

前來慶賀。乙巳，尚書左丞董師中退休。辛酉，監察御史姬端修因言語狂妄下獄。尚書左丞相襄爲司空，職務同以前。樞密副使夾谷衡爲平章政事，封英國公。起用前知濟南府事張萬公爲平章政事，封壽國公。楊伯通爲尚書左丞。簽書樞密院事完顔匡爲尚書右丞。

二月乙丑，如建春宫春水。己巳，還宫。庚午，御宣華門，觀迎佛。辛未，如建春宫。赦姬端修罪，令居家俟命。司空襄言，西南路招討使僕散揆治邊有功，召赴闕，以知興中府事紇石烈子仁代之。壬申，諭有司，自三月一日爲始，每旬三品至五品官各一人轉對，六品亦以次對。臺諫勿與，有應奏事，與轉對官相見。無面對者上章亦聽。乙亥，還宫。戊寅，如建春宫。庚辰，上諭點檢司曰："自蒲河至長河及細河以東，朕常所經行，官爲和買其地，令百姓耕之，仍免其租税。"甲申，還宫。乙酉，以西南路招討使僕散揆爲參知政事。起姬端修爲太學博士。如建春宫。戊子，還宫。

二月乙丑，前往建春宫游獵。己巳，回宫。庚午，到宣華門，觀看迎佛。辛未，前往建春宫。赦免姬端修罪，讓他在家裏等候詔命。司空襄奏，西南路招討使僕散揆治理邊事有功，召赴朝廷，以知興中府事紇石烈子仁代替他。壬申，指示有關部門，從三月一日開始，每十天三品到五品官各一人輪流奏事，六品官也依次奏事。臺諫官不參與，有應當奏的事，與輪流奏事的官相見。没有當面奏對的，上奏章也可以。乙亥，回宫。戊寅，前往建春宫。庚辰，皇上指示點檢司道："從蒲河到長河及細河以東，是朕時常所經過的地方，官府將該地區議價買下，讓百姓耕種，并免除他們的租税。"甲申，回宫。乙酉，以西南路招討使僕散揆爲參知政事。起用姬端修爲太學博士。前往建春宫。戊子，回宫。

三月丁酉，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爲樞密使，封崇國公。己亥，如建春宫。遣使册王暐爲高麗國王。户部尚書孫鐸、郎中李仲略、國子祭酒趙忱始轉對香閣。丁未，敕尚書省，官員必須改除者議之，其月日淺者毋數改易。乙卯，尚書省奏減親軍武衛軍額及太學女直、漢兒生員，罷小學官及外路教授。詔學校仍舊，武衛軍額再議，餘報可。司空襄、右丞匡、參知政事揆請罷諸路提點刑獄，從之。戊午，雨雹。

三月丁酉，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爲樞密使，封崇國公。己亥，前往建春宫。派遣使節册封王暐爲高麗國王。户部尚書孫鐸、郎中李仲略、國子祭酒趙忱開始在香閣輪流奏對。丁未，敕令尚書省，官員必須另授官的可討論，其中任職時間不長的不要屢加變更。乙卯，尚書省奏減少親軍、武衛軍數額及太學中女真、漢兒學生的名額，取消小學官及外路教授。詔學校仍舊，武衛軍的數額可再商議，其餘同意。司空襄、右丞匡、參知政事揆請取消各路的提點刑獄，同意。戊午，天降冰雹。

夏四月癸亥，改提刑司爲按察使司。戊辰，如萬寧宫。壬申，左丞楊伯通致仕。御史大夫張暐以奏事不

夏四月癸亥，改提刑司爲按察使司。戊辰，前往萬寧宫。壬申，左丞楊伯通退休。御史大夫張暐因奏事不實，追奪一級官階，侍御史路鐸追

實，追一官，侍御史路鐸追兩官，俱罷之。姬端修杖七十，贖。壬午，英王從憲進封瀛王。詔同州、許州節度使罷兼陝西、河南副統軍。

奪兩級官階，都被罷免官職。姬端修罰杖打七十，贖罪。壬午，英王從憲進封瀛王。下詔同州、許州節度使停止兼任陝西、河南副統軍。

五月壬辰朔，以旱，下詔責躬，求直言，避正殿，減膳，審理冤獄，命奏事於泰和殿。戊戌，命有司望祭岳瀆禱雨。己亥，應奉翰林文字陳載言四事：其一，邊民苦于寇掠；其二，農民困于軍須；其三，審决冤滯，一切從寬，苟縱有罪；其四，行省官員，例獲厚賞，而沿邊司縣，曾不沾及，此亦干和氣，致旱災之所由也。上是之。壬寅，以兵部郎中完顏撒里合為夏國生日使。戊申，宰臣以京畿雨，率百官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從。尚書省奏上更定給發虎符制，著于令。庚戌，諭宰臣曰："諸路旱，或關執政。今惟大興、宛平兩縣不雨，得非其守令之過歟?"司空襄、平章政事萬公、參知政事揆上表待罪。上以罪己答之，令各還職。詔頒銅杖式。壬子，祈雨于太廟。乙卯，更定軍功賞格。戊午，司空襄以下再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從。庚申，平章政事夾谷衡薨。以宿直將軍徒單仲華為橫賜夏國使。

五月壬辰初一，因旱災，下詔自責，徵求直言，避開正殿，減少膳食，審理冤獄，命令在泰和殿奏事。戊戌，命令有關官員望祭岳瀆祈禱求雨。己亥，應奉翰林文字陳載進奏四件事：其一，邊境民衆苦於賊寇擄掠；其二，農民困於軍需；其三，審理判决冤案積案，一切從寬，隨便地放過有罪的人；其四，行省的官員，照例獲得重賞，而沿邊的司縣，未曾得到，這也有傷和氣，是造成旱災發生的原因。皇上肯定他的意見。壬寅，以兵部郎中完顏撒里合爲夏國生日使。戊申，宰臣因京城地區下雨，率領百官請求皇上到正殿，恢復往常的膳食。未依從。尚書省奏上改定給發虎符的制度，寫入法令。庚戌，告諭宰臣道："各路乾旱，或許與執政有關。如今祇有大興、宛平兩縣不下雨，莫非是兩縣守令的過錯麽?"司空襄、平章政事萬公、參知政事揆上表等候處分。皇上用自己有罪答覆他們，命令各自復職。下詔頒布銅杖規格。壬子，到太廟求雨。乙卯，改定軍功奬賞的條規。戊午，司空襄以下再請求皇上到正殿，恢復往常的膳食。皇上不同意。庚申，平章政事夾谷衡去世。以宿直將軍徒單仲華爲橫賜夏國使。

六月丁卯，雨。司空襄以下復表請御正殿，復常膳。從之。甲戌，以雨足，命有司報謝于太廟。丁丑，右補闕楊庭秀言："自轉對官外，復令隨朝八品以上、外路五品以上及出使外路有可言者，并許移檢院以聞。則時政得失，民間利病，可周知矣。"從之。己卯，以雨足，報祭社稷。辛巳，遣官報祀岳瀆。癸未，奉職醜和尚進《浮漏水稱影儀簡儀圖》，命有司依式造之。丁亥，定宮中親戚非公事傳達語言、轉遞諸物及書簡出入者

六月丁卯，天下雨。司空襄以下再次請求皇上到正殿，恢復往常的膳食。皇上同意了。甲戌，因雨水已充足，命令有關官員到太廟答謝。丁丑，右補闕楊庭秀奏："除輪流奏對的官員外，再讓隨朝八品以上、外路五品以上及出使外路有事可奏的，都允許移交奏狀給檢院奏聞。則當前政治的得失，民間的利弊，便可全面瞭解了。"皇上同意。己卯，因雨水充足，到社稷答祭。辛巳，派官答祀岳瀆。癸未，奉職醜和尚上進《浮漏水稱影儀簡儀圖》，命令有關部門依照式樣製造。丁亥，審定宮中親戚不因公事傳話、轉遞各種物品及書信出入的罪責。

罪。

七月甲辰，更定尚藥、儀鸞局學者格。辛亥，敕宣徽院官，天壽節凡致仕宰執悉召與宴。丙辰，以久雨，令大興府祈晴。

七月甲辰，重新制定尚藥、儀鸞局學者的規格。辛亥，敕令宣徽院的官員，凡是已退休的宰相、執政，天壽節時全都召集參加宴會。丙辰，因久雨，命令大興府求晴。

八月己巳，獵于近郊。壬申，獵于香山。甲戌，以皇嗣未立，命有司祈于太廟。丁丑，獵于近郊。庚辰，還宮。

八月己巳，到近郊打獵。壬申，到香山打獵。甲戌，因皇位繼承人没有確立，命令有關官員到太廟祈求。丁丑，到近郊打獵。庚辰，回宮。

九月庚寅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己亥，如薊州秋山。己未，以知東平府事僕散琦等爲賀宋生日使。

九月庚寅初一，天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己亥，前往薊州秋山。己未，以知東平府事僕散琦等爲賀宋生日使。

冬十月丙寅，至自秋山。壬午，初定百官休假格。甲申，初置審官院。

冬十月丙寅，從秋山回到都城。壬午，初次定百官休假的條令。甲申，初次設置審官院。

十一月乙未，敕京、府、州、縣設普濟院，每歲十月至明年四月設粥，以食貧民。丙申，平章政事張萬公表乞致政，不許。庚戌，命有司祈雪。甲寅，定護衛改充奉御格。以知濟南府事范楫等爲賀宋正旦使。

十一月乙未，敕令京、府、州、縣設立普濟院，每年十月到第二年四月備粥，給貧民吃。丙申，平章政事張萬公上表請求辭官，皇上不同意。庚戌，命令有關官員求雪。甲寅，制定護衛改充奉御的條規。以知濟南府事范楫等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己未，除授文字初送審官院。辛酉，更定考試隨朝檢、知法條格。右補闕楊庭秀請類集太祖、太宗、世宗三朝聖訓，以時觀覽。從之，仍詔增熙宗爲四朝。癸未，更定科舉法。增設國史院女直、漢人同修史各一人。定親軍及承應人退閑遷賞格。是月，淑妃李氏進封元妃。

十二月己未，除授職官的文件初次送交審官院。辛酉，重新制定考試隨朝檢、知法條規。右補闕楊庭秀請分類編集太祖、太宗、世宗三朝的聖訓，以便時常閲覽。皇上同意，同時下詔增加熙宗共四朝。癸未，重新制定科舉法。增設國史院女真、漢人同修史各一人。制定親軍及承應人退閑遷升奬賞的規格。本月，淑妃李氏進封爲元妃。

五年春正月戊子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未，以尚書省言，會試取策論、詞賦、經義不得過六百人，合格者不及其數則闕之。丙申，如春水。庚子，命左右司五日一轉奏事。辛丑，諭點檢司，車駕所至，仍令百姓市易。庚戌，定猛安謀克軍前怠慢罷世襲制。

承安五年春正月戊子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乙未，根據尚書省奏，會試取策論、詞賦、經義進士不得超過六百人，合格的達不到這個數字便空缺。丙申，前往游獵。庚子，命令左右司五天一次輪轉奏事。辛丑，指示點檢司，皇上車駕所到的地方，仍讓百姓開市交易。庚戌，制定猛安謀克若軍前怠慢便取消世襲身份的法制。

二月辛未，至自春水。辛巳，有

二月辛未，游獵回到宮中。辛巳，有關官員

司奏："應奉翰林文字溫迪罕天興與其兄直學士思齊同僚學士院，定撰制誥文字，合無迴避?"詔不須避，仍為定制。

奏："應奉翰林文字溫迪罕天興與他的哥哥直學士思齊是學士院的同僚，審定撰寫制誥文字，該不該迴避?"詔答不須迴避，同時作爲定制。

閏月癸卯，定進納粟補官之家存留弓箭制。丁未，上與宰臣論置相曰："徒單鎰，朕志先定。賈鉉如何?"皆曰："知延安府事孫即康可。"平章政事萬公亦曰："即康及第，先鉉一榜。"上曰："至此安問榜次，特以賈才可用耳。"尚書省奏："右補闕楊庭秀言，乞令尚書省及第左右官一人，應入史事者編次日曆，或一月，或一季，封送史院。"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潤色，付之。

閏月癸卯，制定交糧補官的人户保留弓箭的法制。丁未，皇上與宰臣議論選擇宰相道："徒單鎰，朕心裏先已確定。賈鉉怎麽樣?"都說："知延安府事孫即康可任用。"平章政事萬公也說："即康及第，比賈鉉早一榜。"皇上說："到這時還問什麽榜次，主要是賈鉉的才能可用。"尚書省奏："右補闕楊庭秀進言，請令尚書省進士及第的左右官一人，應當進入史職的，讓他編次日曆，或一個月，或一季度，密封送史院。"皇上肯定他的意見，同時命令送著作局修改潤色，再交付史院。

三月庚申，大睦親府進重修《玉牒》。平章政事張萬公乞致政，不許。壬戌，命有司禱雨。癸亥，雨。户部尚書孫鐸、大理卿完顏撒剌、國子司業蒙括仁本召對便殿。丙寅，如萬寧宮。戊辰，定妻亡服內婚娶聽離制。親王、宰執、百官再請上尊號。不許。庚午，以知大興府事卞為御史大夫。丙子，尚書省奏，擬同知商州事蒲察西京為濟南府判官。上曰："宰相豈可止徇人情，要當重惜名爵。此人不堪，朕常記之，止與七品足矣。"庚辰，以上京留守徒單鎰為平章政事，封濟國公。辛巳，定本國婚聘禮制。改山東東路舊皇城猛安名曰合里哥阿鄰。

三月庚申，大睦親府上進重修《玉牒》。平章政事張萬公請求退休，皇上不允許。壬戌，命令有關官員祈禱求雨。癸亥，天下雨。户部尚書孫鐸、大理卿完顏撒剌、國子司業蒙括仁本召到便殿奏對。丙寅，前往萬寧宮。戊辰，制定妻子死亡服喪期間婚娶聽離的制度。親王、宰相、執政、百官又請上尊號。未獲允許。庚午，以知大興府事卞爲御史大夫。丙子，尚書省奏，擬授同知商州事蒲察西京爲濟南府判官。皇上說："宰相怎麽可以祇徇人情，應當珍重和愛惜名號爵位。這個人不配，朕曾記得他，祇給個七品官就够了。"庚辰，任命上京留守徒單鎰爲平章政事，封濟國公。辛巳，制定本國婚聘的禮制。改山東東路舊皇城猛安名叫合里哥阿鄰。

四月丙戌朔，文武百官再請上尊號。不許。丙午，尚書省進《律義》。

四月丙戌初一，文武百官再請上尊號，未獲允許。丙午，尚書省上進《律義》。

五月乙卯朔，定猛安謀克鬥毆殺人遇赦免死罷世襲制。以雨足，遣使報祭社稷。丁巳，定策論進士及承蔭人試弓箭格。戊午，敕來日重五拜天，服公裳者拜禮仍舊，諸便服者并用女直拜。己□，敕諸路按察司，糾

五月乙卯初一，定猛安謀克鬥毆殺人遇赦免死而取消世襲的法制。因雨水充足，派使者到社稷答祭。丁巳，定策論進士及接受蔭恩的人考試弓箭的規格。戊午，敕令來日端午節拜天，穿公服的人拜禮仍舊，所有穿便服的仍用女真的拜法。己□，敕各路按察司，糾察州縣的官員中用

察親民官以大杖棰人者。乙亥，親王、文武百官、六學各上表請上尊號。不許。庚辰，地震。詔定進納官有犯決斷法。

大棍打人的人。乙亥，親王、文武百官、六學分別上表請上尊號，未獲允許。庚辰，發生地震。下詔制定進納官犯罪判決的法規。

六月乙巳，遣有司祈晴，望祭岳瀆。

六月乙巳，派遣有關官員求晴，望祭岳瀆。

七月乙卯朔，以晴，遣官望祭岳鎮海瀆。癸亥，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初置蒲思衍群牧。辛未，平章政事萬公特賜告兩月。甲戌，獵于近郊。

七月乙卯初一，因天晴，派官望祭岳鎮海瀆。癸亥，制定守祖父祖母喪期間婚娶聽離的法規。初次設置蒲思衍群牧。辛未，平章政事萬公特賜休假兩個月。甲戌，到近郊打獵。

八月壬辰，幸香山。乙未，至自香山。丁未，敕審官院奏事，其院官皆許升殿。戊申，更定鎮防軍犯徒配役法。

八月壬辰，到香山。乙未，從香山回到宮中。丁未，敕令審官院奏事，院官都允許登殿。戊申，重新制定鎮防軍犯徒罪發配服役的法規。

九月甲寅朔，天壽節，宋、高麗遣使來賀。戊午，命樞密使宗浩、禮部尚書賈鉉佩金符行省山東等路括地。己未，尚書省奏："西北路招討使獨吉思忠言，各路邊堡墻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公，幾六百里，向以起築匆遽，并無女墻副堤。近令修完，計工七十五萬，止役戍軍，未嘗動民，今已畢功。"上賜詔獎諭。修《玉牒》成。定皇族收養異姓男爲子者徒三年，姓同者減二等，立嫡違法者徒一年。癸亥，如薊州秋山。

九月甲寅初一，天壽節，宋、高麗派遣使節前來慶賀。戊午，命令樞密使宗浩、禮部尚書賈鉉佩帶金符到山東等路檢查核實田地的情況。己未，尚書省奏："據西北路招討使獨吉思忠報告，各路沿邊的堡壘、城墻、壕溝，西自坦舌，東到胡烈公，相距近六百里，以前因修築倉促，都没有女墻副堤。近來令修建完備，計工共七十五萬，衹役使守軍，没有動用民力，今已竣工。"皇上賜詔嘉獎。撰修《玉牒》完成。定皇族收養異姓爲兒子的判徒罪三年，姓氏相同的减二等，立嫡子違法的判徒罪一年。癸亥，前往薊州秋山。

冬十月庚寅，至自秋山。庚子，風霾。宋遣使來告哀。辛丑，集百官于尚書省，問："間者亢旱，近則久陰，豈政有錯謬而致然歟?"各以所見對。以禮部郎中劉公憲爲高麗生日使。丁未，獵于近郊。以宿直將軍完顏觀音奴爲夏國生日使。

冬十月庚寅，回到宮中。庚子，颳風陰霾。宋派遣使節前來報喪。辛丑，召集百官到尚書省，問："前不久大旱，近來則久陰，是不是政治有錯誤而造成這樣的呢?"各人根據自己的見解奏對。以禮部郎中劉公憲爲高麗生日使。丁未，到近郊打獵。以宿直將軍完顏觀音奴爲夏國生日使。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乙卯，以國史院編修官吕卿雲爲左補闕兼應奉翰林文字。審官院以資淺駁奏，上諭之曰："明昌間，卿雲嘗上書言宫掖事，辭甚切直，皆他人不能

十一月癸丑初一，發生日食。乙卯，任命國史院編修官吕卿雲爲左補闕兼應奉翰林文字。審官院以資歷淺駁奏，皇上解釋說："明昌間，卿雲曾上書論宮廷的事，言辭很懇切直率，都是他人不能說的話，卿輩大概不知道。臣下奏事不讓

言者，卿輩蓋不知也。臣下言事不令外人知，乃是謹密，正當顯用，卿宜悉之。”以工部尚書烏古論誼等爲宋吊祭使。初定品官過闕則下制。己巳，宋復遣使來告哀。辛未，以殿前右副點檢紇石烈忠定爲賀宋正旦使。

外人知道，纔是謹慎嚴密，正應當重用，卿應瞭解。”以工部尚書烏古論誼等爲宋吊祭使。初次定品官經過宮闕便下車馬的法制。己巳，宋再次派遣使者來報喪。辛未，以殿前右副點檢紇石烈忠定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癸未朔，詔改明年爲泰和元年。以河南路統軍使充等爲宋吊祭使。乙未，定管軍官受所部財物輒放離役及令人代役法。辛丑，詔宫籍監户，百姓自願以女爲婚者聽。癸卯，定造作不如法，三年内有損壞者罪有差。

十二月癸未初一，下詔改明年爲泰和元年。以河南路統軍使充等爲宋吊祭使。乙未，定管軍官接受部屬的財物而隨便放離兵役及讓人代役的法規。辛丑，下詔宫籍監户，百姓願以女爲嫁的聽便。癸卯，規定製造不依法規，三年内有損壞的分别治罪。

泰和元年正月壬子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戌，宋遣使獻先帝遺留物。己巳，以太府監孫復言："方今在仕者三萬七千餘員，而門蔭補敘居三之二，諸司待闕，動至累年。蓋以補蔭猥多，流品混淆，本末相舛，至於進納之人，既無勞績，又非科第，而亦蔭及子孫，無所分别。欲流之清，必澄其源。"乃更定蔭敘法而頒行之。尚書省奏："今杖式輕細，民不知畏，請用大杖。"詔不許過五分。庚午，如長春宫春水。辛未，上以方春，禁殺含胎兔，犯者罪之，告者賞之。甲戌，初命文武官官職俱至三品者許贈其祖。

泰和元年正月壬子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壬戌，宋派遣使節進獻先帝的遺留物品。己巳，太府監孫復奏："當今做官的有三萬七千餘人，而以門閥蔭恩補官的占三分之二，各部門等待缺額，動輒要多年。因補蔭又雜又多，流品混淆，本末相違，以至於交納錢物補官的人，既没有勞績，也未經科第，而也蔭及子孫，無所分别。要想水流清澈，必須澄清源頭。"於是重定蔭敘法頒行。尚書省奏："如今杖棍的規格輕而細，百姓不知畏懼，請用大杖。"詔令不許超過五分。庚午，前往長春宫游獵。辛未，皇上以正是春天，禁止捕殺懷胎的兔子，違犯者治罪，告發者有賞。甲戌，初次命令文武官官階職務都到三品的允許贈官給他的祖父。

二月壬辰，去造土茶律。丁未，至自春水。

二月壬辰，撤銷製造土茶的法律。丁未，游獵回到宫中。

三月乙丑，夏國遣使來謝。壬申，幸天長觀。癸酉，如萬寧宫。乙亥，宋遣使來報謝。丁丑，更定鎮防千户謀克放老入除格。辛巳，敕官司、私文字避始祖以下廟諱小字，犯者論如律。

三月乙丑，夏國派遣使節前來致謝。壬申，到天長觀。癸酉，前往萬寧宫。乙亥，宋派遣使節前來答謝。丁丑，重新規定鎮防軍千户謀克放老入除的條規。辛巳，敕令官司、私人文字迴避始祖以下廟諱小字，違犯的按法律論罪。

夏四月甲辰，詔諭契丹人户，累經簽軍立功者，官賞恩例與女直人同，仍許養馬、爲吏。

夏四月甲辰，下詔告諭契丹的人户，多次經簽差當兵立功的人，官府給賞與女真人相同，并允許養馬、當官。

五月甲寅，擊球于臨武殿，令都民縱觀。丙辰，樞密使宗浩罷。壬戌，幸玉泉山。戊寅，削尊長有罪卑幼追捕律。以直東上閤門劉頍爲横賜高麗使。

六月己卯，幸香山。乙酉，平章政事張萬公表乞致仕。不許。辛卯，祈雨于北郊。己亥，用尚書省言，申明舊制，猛安謀克户每田四十畝樹桑一畝，毁樹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其田多污萊，人户闕乏，并坐所臨長吏。按察司以時勸督，有故慢者量决罰之，仍减牛頭税三之一。敕尚書省舉行風俗奢僭之禁。乙巳，初許諸科徵鋪馬、黄河夫、軍須等錢，折納銀一半，願納錢鈔者聽。丁未，詔有司修蓮花漏。

七月辛酉，禁放良人不得應諸科舉，子孫不在禁限。甲子，諭刑部官，凡上書人言及宰相者不得申省。乙丑，更定右選注縣令丞簿格。己巳，初禁廟諱同音字。

八月庚辰，初命户絶者田宅以三分之一付其女及女孫。戊子，特改授司空襄河間府路算注海世襲猛安。乙未，至自萬寧宫。丙申，宋遣使來報謝。壬寅，制猛安謀克并隸按察司，監察御史止按部糾舉，有罪則并坐監臨之官。詔推排西北京、遼東三路人户物力。

九月戊申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更定贍學養士法：生員，給民佃官田人六十畝，歲支粟三十石；國子生，人百八畝，歲給以所入，官爲掌其數。以右宣徽使徒單懷忠等爲賀宋生日使。甲寅，如秋山。丙子，至自秋山。

冬十月乙酉，祫享于太廟。戊子，平章政事張萬公乞致仕，不許。

五月甲寅，在臨武殿打球，讓都城的民衆任意觀看。丙辰，樞密使宗浩被罷官。壬戌，到玉泉山。戊寅，删去尊長有罪卑幼追捕的條律。以直東上閤門劉頍爲横賜高麗使。

六月己卯，到香山。乙酉，平章政事張萬公上表請求辭官。未獲允許。辛卯，到北郊求雨。己亥，根據尚書省的論奏，申明原有法令，猛安謀克户每四十畝田種桑一畝，毁壞樹木的有禁令，出賣土地的有刑罰。要是田地多荒蕪，人户貧乏，一并追究負責長吏的罪。按察司按時勉勵督促，有故意怠慢的酌情處罰，同時减牛頭税三分之一。敕令尚書省執行禁止風俗奢侈虚假的法令。乙巳，初次允許徵收鋪馬、黄河役夫、軍需等錢的科目，一半折爲銀交納，願意交納錢鈔的聽便。丁未，詔有關部門修蓮花漏計時器。

七月辛酉，禁止解放爲平民的人參加各科科舉考試，其子孫不在禁限之内。甲子，指示刑部官，凡上書人論及宰相的不得申報尚書省。乙丑，重新制定選人授縣令縣丞主簿的規格。己巳，初次禁用廟諱同音字。

八月庚辰，初次命令户絶人家的田地房屋，將三分之一交給他的女兒及孫女。戊子，特改授司空襄爲河間府路算注海世襲猛安。乙未，從萬寧宫回來。丙申，宋派遣使節前來答謝。壬寅，制令猛安謀克都隸屬按察司，監察御史衹按部糾察檢舉，有罪則監臨官一并處罰。詔令考查西京、北京、遼東三路民户的財産。

九月戊申初一，天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重新制定資助學校供養士人的法令：生員，給百姓所佃的官田每人六十畝，每年支付糧食三十石；國子生，每人一百零八畝，每年用所收入的糧食供給，官府掌握其數量。以右宣徽使徒單懷忠等爲賀宋生日使。甲寅，前往秋山。丙子，從秋山回來。

冬十月乙酉，到太廟合祭。戊子，平章政事張萬公請求辭官，未獲允許。壬辰，御史臺奏：

壬辰，御史臺奏："在制，按察司官比任終遣官考核，然後尚書省命官覆察之。今監察御史添設員多，宜分路巡行，每路女直、漢人各一人同往。"從之，仍敕分四路。丙申，御史大夫卞乞致仕，不許。戊戌，以武衛軍都指揮使司判官納合鉉為高麗生日使。壬寅，敕有司，購遺書宜尚其價，以廣搜訪。藏書之家有珍惜不願送官者，官為謄寫，畢復還之，仍量給其直之半。甲辰，以刑部員外郎完顏綱為夏國生日使。

"按制度規定，按察司官到任期結束時派官考核，然後尚書省派人復查。如今監察御史添設的員數多，宜分路巡行，每路女真、漢人各一人同往。"皇上同意，同時敕令分四路。丙申，御史大夫卞請求辭官，未獲允許。戊戌，派遣武衛軍都指揮使司判官納合鉉爲高麗生日使。壬寅，敕令有關部門，購求遺書宜用高價，以擴大搜訪的途徑。藏書人家有珍惜不願送官府的，官方進行謄寫，寫完後重新歸還，同時酌量給原書價錢的一半。甲辰，派遣刑部員外郎完顏綱爲夏國生日使。

十一月庚戌，司空襄以下文武百官復請上尊號。不許。辛亥，敕尚書省，凡役衆勞民之事，勿輕行之。丁巳，諭工部曰："比聞懷州有橙結實，官吏檢視，已嘗擾民，今復進柑，得無重擾民乎。其誡所司，遇有則進，無則已。"庚申，以殿前右衛將軍紇石烈七斤等為賀宋正旦使。

十一月庚戌，司空襄以下文武百官又請上尊號，未獲允許。辛亥，敕令尚書省，凡是動衆勞民的事，不要輕易施行。丁巳，指示工部道："近來聽說懷州有橙樹結果實，官吏察看，已經騷擾百姓了，如今又進上柑子，能不再度騷擾百姓麼。可告誡主管部門，如若有便上進，没有就算了。"庚申，派遣殿前右衛將軍紇石烈七斤等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辛巳，敕改原廟春秋祭祀稱朝獻。司空襄以下復請上尊號。詔不允，仍斷來章。丁酉，司空襄等進新定律令、敕條、格式五十三卷，辛丑，詔頒行之。壬寅，獵于近郊。乙巳，初定廉能官升注格。

十二月辛巳，敕令原廟的春秋祭祀改稱朝獻。司空襄以下再請上尊號。下詔不允許，同時斷絕再奏表章。丁酉，司空襄等呈上《律令》二十卷、《新定敕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辛丑，下詔頒行。壬寅，到近郊打獵。乙巳，初次定廉能官升遷的條規。

二年春正月丁未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卯，始朝獻于衍慶宮。庚申，幸芳苑觀燈。癸酉，歸德軍節度副使韓琛以强市民布帛，削一官，罷之。甲戌，如建春宮。

泰和二年春正月丁未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乙卯，初次在衍慶宮祭祀。庚申，到芳苑觀燈。癸酉，歸德軍節度副使韓琛因强行購買百姓的布帛，削一級官，罷免。甲戌，前往建春宮。

二月戊戌，初置內侍寄禄官。乙巳，還宮。

二月戊戌，初次設置內侍寄禄官。乙巳，皇上回宮。

三月甲寅，初置宮苑司都、同監各一人。甲子，蔡王從彝母充等大師卒，詔有司定喪禮葬儀，事載《從彝傳》。

三月甲寅，初次設置宮苑司都、同監各一人。甲子，蔡王從彝的母親充等大師去世，詔有關部門制定喪禮葬儀，事情記載在《從彝傳》。

四月庚辰，幸昇國長公主第問疾。己亥，定遷三品官格。復撲買河

四月庚辰，到昇國長公主家問候病況。己亥，定遷升三品官的規格。恢復承包河流湖泊税

瀆法。辛丑，諭御史臺，諸訴事于臺，當以實上聞，不得輒稱察知。癸卯，如萬寧宫。命有司祈雨。

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戊申，如泰和宫。辛亥，初薦新于太廟。壬戌，諭有司曰："金井捺鉢不過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涼厦足矣。若加修治，徒費人力。其藩籬不急之處，用圍幕可也。"甲子，更泰和宫曰慶寧，長樂川曰雲龍。己巳，敕御史臺，京師拜廟及巡幸所過州縣，止令洒掃，不得以黄土覆道，違者糾之。

六月辛卯，諭尚書省，諸路禾稼及雨多寡，令州郡以聞。

七月辛亥，有司奏還宫日請用黄麾仗。不許。乙卯，朝獻于衍慶宫。

八月丙申，鳳凰見于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丁酉，還宫。皇子生。

九月壬寅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寅，以拱衛直都指揮使完顔瑭等爲賀宋生日使，且戒之曰："兩國和好久矣，不宜争細故，傷大體。"癸亥，以皇子生，親謝南北郊。庚午，封皇子爲葛王。

冬十月戊寅，報謝于太廟及山陵。甲申，以鳳凰見，詔中外。丙戌，獵近郊。壬辰，遣尚輦局副使李仲元爲高麗國生日使。以宿直將軍紇石烈毅爲夏國生日使，瀛王府司馬獨吉温爲横賜使。

十一月甲辰，更定德運爲土，臘用辰。以西京留守宗浩爲樞密使。戊申，以更定德運，詔中外。庚申，初命外官三品到任進表稱謝。甲子，幸玉虚觀，遣使報謝于太清宫。

十二月癸酉，以皇子晬日，放僧道戒牒三千。以武安軍節度使徒單公弼等爲賀宋正旦使。戊寅，冬獵。庚

收的法規。辛丑，指示御史臺，所有到臺申訴的事情，應當按照實際上奏，不得動輒便稱監察得知。癸卯，前往萬寧宫。命令有關部門求雨。

五月甲辰初一，發生日食。戊申，前往泰和宫。辛亥，初次向太廟進獻新熟的糧食。壬戌，指示有關官員道："金井行宫不過停留兩三天，朕所居住的地方，一座涼厦就足够了，若是加以修治，白費人力。那些籬笆之類不緊要的地方，用圍幕就可以了。"甲子，改泰和宫叫慶寧宫，長樂川叫雲龍。己巳，敕令御史臺，京師拜廟及巡行所經過的州縣，衹讓灑水掃除，不得用黄土鋪路，違犯者糾察。

六月辛卯，指示尚書省，各路莊稼情況及雨水多少，命令州縣奏聞。

七月辛亥，有關官員奏回宫的那天請用黄麾儀仗。未獲允許。乙卯，到衍慶宫祭祀原廟。

八月丙申，鳳凰出現在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丁酉，皇上回宫。皇子出生。

九月壬寅初一，天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甲寅，以拱衛直都指揮使完顔瑭等爲賀宋生日使，并且告誡他道："兩國和好很久了，不要争執細小的事，以免傷害大體。"癸亥，因皇子出生，親自祭謝天地。庚午，封皇子爲葛王。

冬十月戊寅，到太廟及陵墓答謝。甲申，因鳳凰出現，詔告朝廷内外。丙戌，到近郊打獵。壬辰，派遣尚輦局副使李仲元爲高麗國生日使。派遣宿直將軍紇石烈毅爲夏國生日使，瀛王府司馬獨吉温爲横賜使。

十一月甲辰，改定在五德中的命運爲土，臘祭用辰。任命西京留守宗浩爲樞密使。戊申，以改定德運，詔告中外。庚申，初次命令外官三品到任後進表稱謝。甲子，到玉虚觀，派遣使者到太清宫答謝。

十二月癸酉，因皇子滿百天，發放僧道戒牒三千份。派遣武安軍節度使徒單公弼等爲賀宋正旦使。戊寅，冬獵。庚辰，向送子神祭謝。丁

辰，報謝于高禖。丁酉，還都。

閏月庚戌，司空襄薨。癸丑，初命監察御史非特旨不許舉官。辛酉，遣使報謝于北嶽。定人户物力隨時推收法。丁卯，遣使報謝于長白山。冬，無雪。

三年春正月辛未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酉，遣官祈雪于北嶽。丁丑，朝獻于衍慶宫。己卯，以樞密使宗浩為尚書右丞相，右丞完顏匡為左丞，參知政事僕散揆為右丞，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并為參知政事。庚辰，如建春宫。

二月癸丑，還宫。甲子，定諸職官省親拜墓給假例。

三月壬申，平章政事張萬公致仕。庚辰，如萬寧宫。丁亥，定從人銅牌賣毁罪賞制。庚寅，定職官應遷三品格，刺史以上及隨朝資歷在刺史以上身故者，每半年一次敷奏。甲午，如玉泉山。丙申，以殿前都點檢僕散端為御史大夫。

四月乙巳，禘于太廟。敕點檢司，致仕官入宫，年高艱于步履者，并聽策杖，仍令舍人護衛扶之。丁巳，敕有司祈雨，仍頒土龍法。己未，命吏部侍郎李炳、國子司業蒙括仁本、知登聞檢院喬宇等再詳定《儀禮》。庚申，諭省司，宫中所用物，如民間難得，勿强市之。癸亥，尚書省奏，遣官分路覆實御史所察事。

五月壬申，以重五，拜天，射柳，上三發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魚藻殿。以天氣方暑，命兵士甲者釋之。丙戌，以定律令、正土德、鳳凰來、皇嗣建，大赦。辛卯，皇子葛王薨。壬辰，定擅增减宫門鎖鑰罪。丙申，作太極宫。

六月己亥，太白晝見。壬寅，詔

酉，皇上回都。

閏月庚戌，司空襄去世。癸丑，初次命令監察御史若没有特别詔旨不許薦舉官員。辛酉，派遣使者到北嶽祭謝。定人户産業隨時推定收税的法規。丁卯，派遣使者到長白山祭謝。本年冬，没有下雪。

泰和三年春正月辛未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癸酉，派官到北嶽求雪。丁丑，到衍慶宫祭祀原廟。己卯，以樞密使宗浩爲尚書右丞相，右丞完顏匡爲左丞，參知政事僕散揆爲右丞，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同爲參知政事。庚辰，前往建春宫。

二月癸丑，皇上回宫。甲子，制定所有職官探親拜墓給假的條例。

三月壬申，平章政事張萬公退休。庚辰，前往萬寧宫。丁亥，制定隨從人員將銅牌賣出或毁壞的治罪或給賞的法令。庚寅，制定職官應升任三品的條規，刺史以上及隨朝官資歷在刺史以上死亡的人，每半年一次上報。甲午，前往玉泉山。丙申，任命殿前都點檢僕散端爲御史大夫。

四月乙巳，到太廟禘祭。敕令點檢司，退休者入宫，年高走路困難的，都允許拄杖，同時讓舍人護衛扶持。丁巳，敕令有關部門求雨，同時頒布土龍法。己未，命令吏部侍郎李炳、國子司業蒙括仁本、知登聞檢院喬宇等再詳定《儀禮》。庚申，指示省司，宫中所用的物品，如果民間難得，不要强行購買。癸亥，尚書省奏，派官分路核實御史所監察的事。

五月壬申，因是端午節，拜天，射柳，皇上三發三中。四品以上的官到魚藻殿陪侍宴會。以天氣正當暑熱，命令兵士脱下披甲。丙戌，因制定律令、考正土德、鳳凰前來、皇嗣立，大赦天下。辛卯，皇子葛王去世。壬辰，制定擅自增减宫門鎖鑰罪。丙申，建太極宫。

六月己亥，太白星白天出現。壬寅，下詔選

選聰明方正之士爲修起居注。又詰點檢司，諸親軍所設教授及授業人若干，其爲教何法，通大義者幾人，各具以聞。戊申，定職官追贈法，惟嘗犯贓罪者不在追贈之列。壬戌，遣官行視中都田禾雨澤分數。

七月壬申，朝獻于衍慶宫。乙亥，定大臣薨百官奉慰禮。庚辰，獵于近郊。丁亥，上諭宰臣："凡奏事，朕欲徐思或如己者，若除授事，可俟三五日再奏，餘并二十日奏之。"

八月丙辰，還宫。庚申，命編修官左容充宫教，賜銀、幣。

九月丙寅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申，以刑部尚書承暉等爲賀宋生日使。戊子，以萬寧宫提舉司隸工部。壬辰，詔定千户謀克受隨處捕盗官公移，盗急，不即以衆應之者罪有差。召右丞相宗浩還朝。

冬十月戊戌，日將暮，赤如赭。己亥，大風。甲辰，申、酉間天大赤，夜將旦亦如之。壬子，右丞僕散揆至自北邊，丙辰，召至香閣慰勞之。以尚食局使師孝爲高麗生日使。庚申，尚書左丞完顔匡等進《世宗實録》。上降座，立受之。壬戌，以薊州刺史完顔太平爲夏國生日使。奉御完顔阿魯帶以使宋還，言宋權臣韓侂胄市馬厲兵，將謀北侵。上怒，以爲生事，笞之五十，出爲彰德府判官。及淮平陷，乃擢爲安國軍節度副使。丁卯，諭尚書省，士庶陳言皆從所司以聞，自今可悉令詣闕，量與食直，仍給官舍居之。其言切直及繫利害重者，并三日内奏聞。

十一月辛未，以簽樞密院事獨吉思忠等爲賀宋正旦使。丁丑，冬獵，以獲兔薦山陵。甲午，詔監察等察事

擇聰明正直的人擔任修起居注。又責問點檢司，各親軍所設教授及傳授學業的人有多少，教授用什麽方法執教，通大義的人有多少，分别開列奏聞。戊申，制定職官追贈法，衹有曾犯貪贓罪的不在追贈之列。壬戌，派官巡視中都的莊稼得到雨水的程度。

七月壬申，到衍慶宫祭祀原廟。乙亥，定大臣去世百官表示慰問的禮儀。庚辰，到近郊打獵。丁亥，皇上指示宰臣："凡是奏事，朕想慢慢思考，或有如自己所述，若是授官的事，可等三五天再奏，其餘的都二十天一奏。"

八月丙辰，皇上回宫。庚申，命令編修官左容充任宫教，賜給銀、幣。

九月丙寅初一，天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者前來慶賀。壬申，以刑部尚書承暉等爲賀宋生日使。戊子，將萬寧宫提舉司隸屬工部。壬辰，下詔千户謀克接到該處捕盗官的公文，盗情緊急，不立即派人衆接應的人定罪不等。召右丞相宗浩回朝。

冬十月戊戌，太陽即將落下，紅得像紅土。己亥，颳大風。甲辰，申、酉時之間天色大紅，天將亮時也相似。壬子，右丞僕散揆從北部邊境回來，丙辰，召到香閣慰勞。以尚食局使師孝爲高麗生日使。庚申，尚書左丞完顔匡等進呈《世宗實録》。皇上走下座位，站立接受。壬戌，派遣薊州刺史完顔太平爲夏國生日使。奉御完顔阿魯帶因出使宋回來，奏宋權臣韓侂胄買馬練兵，將策劃北侵。皇上發怒，認爲是無中生有，打他五十棍，貶出爲彰德府判官。等到淮平失陷，纔提升爲安國軍節度副使。丁卯，指示尚書省，士人庶民陳奏都是由所屬部門上報，從今後可讓他們到朝廷來，酌量給伙食費，同時給官房居住。其中言論切中時弊及關係到重要利害的，都應在三天内奏聞。

十一月辛未，派簽書樞密院事獨吉思忠等爲賀宋正旦使。丁丑，冬獵，用捕獲的兔子獻給陵墓。甲午，詔監察御史等考察事情可兩年外出一

可二年一出。

十二月庚子，諭宰臣曰："賀正宋使且至，可令監察隨之，以爲常。"壬寅，還都。己酉，賜天長觀額爲太極宫。辛亥，詔諸親王、公主每歲寒食、十月朔聽朝謁興、裕二陵，忌辰亦如之。癸丑，詔遣監察御史分按諸路，所遣者女直人，即以漢人朝臣偕，所遣者漢人，即以女直朝臣偕。戊午，敕行宫名曰光春，其朝殿曰蘭皋，寢殿曰輝寧。

次。

十二月庚子，指示宰臣道："賀正旦的宋使就要到來，可派監察跟隨，作爲常例。"壬寅，皇上回都。己酉，賜天長觀的匾額叫太極宫。辛亥，詔令各親王、公主每年寒食節、十月初一隨朝拜謁興、裕二陵墓，逝世紀念日也相同。癸丑，下詔派遣監察御史分别按察各路，所派的如是女真人，便以漢人朝臣伴隨，所派的如是漢人，便以女真朝臣伴隨。戊午，敕令行宫名叫光春，其中朝殿叫蘭皋，寢殿叫輝寧。

金史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

章宗(四)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卯，諭外方使人不得佩刀入宮。庚午，幸豫王永成第視疾。辛未，如光春宮春水。壬申，陰霧，木冰。丁丑，行尚書省奏，宋賀正使還至慶都卒。詔遣防禦使女奚烈元往祭，致賻絹布各二百二十匹，仍命送伴使張雲護喪以歸。豫王永成薨。辛卯，高麗國王王晫没，嗣子韺遣使來告哀。

二月乙未朔，還宮。丁酉，以山東、河北旱，詔祈雨東、北二岳。己亥，命購豫王永成遺文。庚戌，始祭三皇、五帝、四王。癸丑，詔刺史，州郡無宣聖廟學者并增修之。

三月丁卯，日昏無光，大風毁宣陽門鴟尾。癸酉，命大興府祈雨。戊寅，幸太極宮。詔定前代帝王合致祭者。尚書省奏："三皇、五帝、四王，已行三年一祭之禮。若夏太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宣王，漢高祖、文、景、武、宣、光武、明帝、章帝，唐高祖、文皇一十七君致祭爲宜。"從之。乙酉，祈雨于北郊。丁亥，如萬寧宫。壬辰，祈雨于社稷。遼陽府判官斜卯劉家以上書論列朝臣，削官一階，罷之。

泰和四年春正月乙丑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丁卯，指示外國來的使者不得佩刀入宮。庚午，到豫王永成家探病。辛未，前往光春宮游獵。壬申，天陰多霧，樹木結冰。丁丑，行尚書省奏，宋賀正旦使回國時到慶都死了。下詔派防禦使女奚烈元前往祭祀，送給助葬的絹布各二百二十匹，同時命送伴使張雲護喪歸宋。豫王永成去世。辛卯，高麗國王王晫去世，嗣子王韺派遣使節前來告哀。

二月乙未初一，回宮。丁酉，因山東、河北天旱，下詔到東、北二岳求雨。己亥，命令購求豫王永成的遺文。庚戌，開始祭祀三皇、五帝、四王。癸丑，下詔刺史，州郡没有宣聖廟學校的都要增建。

三月丁卯，太陽昏暗無光，大風毁掉宣陽門的屋脊裝飾。癸酉，命令大興府求雨。戊寅，到太極宮。下詔定前代帝王應該致祭的名單。尚書省奏："三皇、五帝、四王，已執行三年一祭的禮儀。像夏太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宣王，漢高祖、文、景、武、宣、光武、明帝、章帝，唐高祖、文皇十七個君主，也應致祭爲宜。"同意。乙酉，到北郊求雨。丁亥，前往萬寧宮。壬辰，到社稷壇求雨。遼陽府判官斜卯劉家因上書論列朝臣，削官一級，罷免官職。

夏四月丙申，詔定縣令以下考課法。己亥，祈雨于太廟。庚子，增定關防奸細格。丙午，定衣服制。以祈雨，望祀岳鎮海瀆于北郊。癸丑，祈雨于社稷。甲寅，以久旱，下詔責躬，求直言，避正殿，減膳撤樂，省御廐馬，免旱災州縣徭役及今年夏税。遣使審繫囚，理冤獄。乙卯，宰臣上表待罪。詔答曰："朕德有愆，上天示異。卿等各趨乃職，思副朕懷。"戊午，以西上閤門使張偁等為故高麗國王王晫敕祭使，東上閤門使石慤等為高麗國王王韺慰問起復横賜使。庚申，祈雨于太廟。壬戌，萬寧宫端門災。

五月乙丑，祈雨于北郊。有司請雩，詔三禱岳瀆社稷宗廟，不雨，乃行之。癸酉，平章政事徒單鎰、尚書左丞完顏匡罷。甲戌，雨。乙亥，百官上表請御正殿，復常儀。乙酉，謝雨于宗廟。丁亥，報祀社稷。汰隨朝冗官。定省令史關决公務，詭稱已稟，擅退六部、大理寺法狀及妄有所更易者罪。辛卯，報謝岳鎮海瀆。

六月壬辰朔，罷兼官俸給。壬寅，復行吏目移轉法。乙巳，始祭中霤。戊申，罷惠、川、高三州，秀巖、灤陽、徽川、咸寧、金安、利民六縣，及北京宫苑使，諸群牧提舉，居庸、紫荆、通會三關使，西北路鎮防十三千户，諸路醫學博士。壬子，司天臺長行張翼進《天象傳》。

秋七月丁卯，定申報盜賊制。戊辰，朝獻于衍慶宫。庚午，幸望京甸。壬申，如萬寧宫。甲戌，罷限錢法。甲申，改葬鎬王永中于威州。

八月，大理丞姬端修、司直温敦按帶論奏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所言不當，各削一官，罷職。丁酉，

夏四月丙申，下詔定縣令以下考核法。己亥，到太廟求雨。庚子，增定防範奸細的條規。丙午，制定衣服制度。因求雨，到北郊望祀岳鎮海瀆。癸丑，到社稷壇求雨。甲寅，因久旱，下詔自責，徵求直言，避開正殿，減少膳食，撤去音樂，裁減御馬棚的馬匹，免除旱災州縣的徭役及今年的夏税。派遣使者審理在押獄案，昭雪冤獄。乙卯，宰臣上表等候治罪。下詔回答道："朕的德行有過失，所以上天顯示災異。卿等各赴自己的職任，考慮符合朕心意的事。"戊午，以西上閤門使張偁等爲已故高麗國王王晫敕祭使，東上閤門使石慤等爲高麗國王王韺慰問起復横賜使。庚申，到太廟求雨。壬戌，萬寧宫端門發生火災。

五月乙丑，到北郊求雨。有關部門請雩祭以求雨，詔令三次禱告岳瀆社稷宗廟，仍不下雨，便舉行雩祭。癸酉，平章政事徒單鎰、尚書左丞完顏匡被罷官。甲戌，天下雨。乙亥，百官上表請求到正殿，恢復通常的儀制。乙酉，到宗廟謝降雨。丁亥，答祀社稷。裁減隨朝的冗官。定尚書省令史處理公務，詭稱已經報告，擅自退回六部、大理寺的執法文狀及妄有所更改的人的罪。辛卯，祭謝岳鎮海瀆。

六月壬辰初一，取消兼官的薪俸。壬寅，重新執行吏目移轉法。乙巳，首次祭土神。戊申，撤銷惠、川、高三州，秀巖、灤陽、徽川、咸寧、金安、利民六縣，及北京宫苑使，各群牧提舉，居庸、紫荆、通會三關使，西北路鎮防十三千户，各路醫學博士。壬子，司天臺長行張翼呈進《天象傳》。

秋七月丁卯，定申報盜賊的法制。戊辰，到衍慶宫祭祀原廟。庚午，到望京甸。壬申，前往萬寧宫。甲戌，取消限制現錢的法令。甲申，在威州改葬鎬王永中。

八月，大理丞姬端修、司直温敦按帶論奏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因所説的不恰當，各削一官，罷免官職。丁酉，任命尚書右丞相宗浩爲左

以尚書右丞相宗浩為左丞相，右丞僕散揆為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孫即康為尚書右丞，御史大夫僕散端為左丞，吏部尚書獨吉思忠為參知政事。庚子，詔完顔綱、喬宇、宋元吉等編類陳言文字，其言涉宮庭，若大臣、省臺、六部，各以類從，凡二千卷。辛丑，以西京留守崇肅為御史大夫。癸卯，更定閤門祗候出職格。先是以天旱詔求直言。至是尚書省奏："河南府盧顯達、汝州王大材所陳，言涉不遜，請以情理切害論其罪。"從之，仍遍諭中外。命諸路學校生徒少者罷教授，止以本州、府文資官提控之。丁未，以安州軍事判官劉常言，諸按察司體訪不實，輒加糾劾者，從故出入人罪論，仍勒停。若事涉私曲，各從本法。辛亥，還宮。乙卯，以知真定府事完顔昌等為賀宋生日使。丁巳，幸太極宮。弛圍場遠地禁，縱民耕捕樵采。減教坊長行五十人，渤海教坊長行三十人，文綉署女工五十人。出宮女百六十人。

丞相，右丞僕散揆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孫即康爲尚書右丞，御史大夫僕散端爲左丞，吏部尚書獨吉思忠爲參知政事。庚子，詔令完顔綱、喬宇、宋元吉等類編陳述意見的文字，其言論涉及宮庭，如大臣、省臺、六部，各分類編輯，共二千卷。辛丑，以西京留守崇肅爲御史大夫。癸卯，重新制定閤門祗候出外任職的規格。先前因天旱下詔求直言，到這時尚書省奏："河南府盧顯達、汝州王大材所陳奏的，言論涉及不恭敬，請以情理非常有害的罪名治他們的罪。"同意，同時遍告朝廷内外。命令各路學校學生人數少的取消教授，祗由本州、本府文資官管理。丁未，根據安州軍事判官劉常奏文，各按察司察訪不實，隨便加以檢舉的，依照故意誣陷誹謗罪論處，同時强令停職。若事情涉及徇私，分别依照本法治罪。辛亥，皇上回宮。乙卯，以知真定府事完顔昌等爲賀宋生日使。丁巳，到太極宮。放鬆對圍場較遠地區的禁令，任隨百姓耕種捕獲打柴。裁減樂隊博戲五十人，渤海樂隊博戲三十人，文綉署女工五十人。放出宮女一百六十人。

九月庚申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丙寅，如薊州秋山。壬申，定屯田户自種及租佃法。

九月庚申初一，天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丙寅，前往薊州秋山。壬申，制定屯田户自種及租佃的法規。

冬十月甲午，定私鹻法。丙申，詔親軍三十五以下令習《孝經》、《論語》。癸卯，至自秋山。甲寅，以提點尚衣局完顔燮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月甲午，制定私自造鹻的法規。丙申，詔令親軍三十五歲以下的學習《孝經》、《論語》。癸卯，從秋山回到宮中。甲寅，派遣提點尚衣局完顔燮爲夏國生日使。

十一月丁卯，以殿前右副都點檢烏林荅毅等為賀宋正旦使。癸酉，木冰，凡三日。丁丑，定收補承應人格。

十一月丁卯，派遣殿前右副都點檢烏林荅毅等爲賀宋正旦使。癸酉，樹木結冰，共三天。丁丑，制定收補承應人的規格。

十二月己丑朔，新平等縣蚹蛥蟲生。己亥，左丞相宗浩等請上尊號。不許。辛丑，敕陝西、河南饑民所鬻男女，官為贖之。乙卯，百官再表乞受尊號。不許。

十二月己丑初一，新平等縣生五色蟲。己亥，左丞相宗浩等請上尊號。未獲允許。辛丑，敕令陝西、河南飢民所賣出的男女，官府爲他們贖回。乙卯，百官再上表請求接受尊號。未獲允許。

五年春正月己未朔，大雪。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庚申，謁衍慶宮。乙丑，幸太極宮。丁卯，如光春宮春水。壬申，朝獻于衍慶宮。乙亥，詔有司，自泰和三年郡縣三經行幸、民嘗供億者，賜今年租稅之半。丁丑，次霸州。調山東、河北軍夫改治漕渠。

二月己丑朔，諭按察司："近制以鎮靜而知大體爲稱職，苛細而暗於大體爲不稱。由是各路按察以因循爲事，莫思舉刺，郡縣以貪黷相尚，莫能畏戢。自今若糾察得實，民無冤滯，能使一路鎮靜者爲稱職。其或煩紊使民不得伸訴者，是爲曠廢。"癸巳，定鞫勘官受飲宴者罪。己亥，如建春宮。甲寅，制盜用及僞造都門契者罪，視宮城門減一等。

三月庚申，還宮。癸亥，更定兩稅輸限。乙丑，宋兵入秦川界。庚午，親王、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甲戌，諭有司，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仍著爲令。命給米諸寺，自十月十五日至次年正月十五日作糜以食貧民。戊寅，罷獄空錢。辛巳，宋兵入鞏州來遠鎮。唐州得宋諜者，言韓侂胄屯兵鄂、岳，將謀北侵。

四月戊子朔，如萬寧宮。癸巳，命樞密院移文宋人，依誓約撤新兵，毋縱入境。壬子，定隨路轉運司及府官每季檢視庫物法。

五月甲子，以平章政事僕散揆爲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以備宋。癸酉，詔定遼東邑社人數。戊寅，更定檢、知法勤留格。己卯，如慶寧宮。制司屬丞凡遭父母喪，止給卒哭假，爲永制。甲申，宋人入漣水縣。

六月戊子，復漣水縣。丁酉，制定本朝婚禮。更定鬻米麵入外界法。

泰和五年春正月己未初一，下大雪。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庚申，到衍慶宮進見。乙丑，到太極宮。丁卯，前往光春宮游獵。壬申，到衍慶宮祭祀原廟。乙亥，下詔有關部門，從泰和三年後三次巡幸、百姓曾經供應過的郡縣，賜給今年租稅的一半。丁丑，住霸州。調集山東、河北的軍隊民夫改治漕渠。

二月己丑初一，指示按察司："近年的制度以安靜而知大體爲稱職，苛刻瑣細而不懂大體爲不稱職。因此各路按察司一意因循苟且，不考慮檢舉，郡縣以貪污腐敗相互攀比，没有人能使他們畏懼收斂。從今後以糾察得實，百姓没有積冤，能使一路安靜的人爲稱職。其中如有擾亂使百姓不得申訴的，就是失職廢職。"癸巳，制定審判官接受飲宴的罪名。己亥，前往建春宮。甲寅，制定盜用及僞造都城門符契的罪名，比照宮城門減輕一等。

三月庚申，皇上回宮。癸亥，重新制定兩稅輸納的限度。乙丑，宋兵攻入秦川境内。庚午，親王、百官請上尊號，未獲允許。甲戌，指示有關部門，進士名有犯孔子諱的迴避，同時著爲法令。命令供給各寺廟米，從十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十五日，作粥用來養活貧民。戊寅，取消獄空的賞錢。辛巳，宋兵攻入鞏州來遠鎮。唐州捕得宋的探子，説韓侂胄駐兵於鄂、岳，將策劃北侵。

四月戊子初一，前往萬寧宮。癸巳，命令樞密院向宋人遞交文書，依誓約撤去新增加之兵，不要隨意入境。壬子，定隨路轉運司及府官每季度查看庫藏物資的法令。

五月甲子，任命平章政事僕散揆爲河南宣撫使，登記各道的軍隊以防備宋。癸酉，下詔定遼東城社的人數。戊寅，重新制定檢、知法勤留的規格。己卯，前往慶寧宮。制令各部門的屬丞凡遇父母喪，衹給卒哭的假期，作爲永久的制度。甲申，宋人攻入漣水縣。

六月戊子，收復漣水縣。丁酉，制定本朝的婚姻禮節。重新制定賣米麵到邊界以外的法令。

己酉，制鎮防軍逃亡致邊事失錯、陷敗户口者罪。甲寅，詔拜禮不依本朝者罰。召諸大臣問備宋之策，皆以設備養惡爲言。上以南北和好四十餘載，民不知兵，不忍先發。

己酉，制定鎮防軍逃亡造成邊事喪失措置、陷没户口的罪名。甲寅，下詔規定拜禮不依照本朝禮節的受處罰。召各大臣詢問防備宋的策略，都用我們設置防備，反而蓄養敵人的力量爲話題。皇上以南北和好四十餘年，老百姓不知道戰争，不忍心先發動進攻。

七月戊辰，如錦屏山。壬申，朝獻于衍慶宫。乙亥，宣撫使揆奏定奸細罪賞法。丙子，定圍場誤射中人罪。壬午，詔諸縣盜賊多所選注巡尉。

七月戊辰，前往錦屏山。壬申，到衍慶宫祭祀原廟。乙亥，宣撫使揆上奏定奸細治罪或給賞的法規。丙子，制定圍場打獵誤射中人的罪名。壬午，下詔令各縣盜賊多的地方選授巡尉。

八月辛卯，詔罷宣撫司。時宋殿帥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間，河南將臣亦屢縱諜，往往利俊邁之賂，反爲游説。皆言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讋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糒，窮蹙飢疫，死者十二三，由是中外信之。宣撫司以宋三省、樞密院及盱眙軍牒來上，又皆鐫點邊臣爲辭。宣撫使揆因請罷司，從之。揆又奏罷臨洮、德順、秦、鞏新置弓箭手。

八月辛卯，下詔撤銷宣撫司。當時宋的殿帥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使虹縣百姓蘇貴等爲間諜，河南的將臣也屢次放出間諜，但往往貪圖俊邁的錢財，反轉爲他們游説。都説宋的增加守兵，本是防備其他盜賊，等到聽説已建立了行臺，更加恐懼而不敢撤去兵備，況且兵員都是民衆，自帶糧食，窮窘飢餓多病，死的有十分之二三，因此中外都相信這些話。宣撫司將宋三省、樞密院及盱眙軍的牒文繳來上呈，文句又都是貶責邊臣的。宣撫使揆因而請求撤銷宣撫司，同意。揆又奏請解散臨洮、德順、秦、鞏新設置的弓箭手。

閏月乙卯朔，罷典衛司。丙子，還宫。

閏月乙卯初一，撤銷典衛司。丙子，皇上回宫。

九月甲申朔，天壽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戊子，西北方黑雲間有赤氣如火色，次及西南、正南、東南方皆赤，有白氣貫其中，至中夜，赤氣滿天，四更乃散。以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子仁等爲賀宋生日使。戊戌，宋兵三百攻比陽寺莊，副巡檢阿里根寺家奴死之。甲辰，宋人焚黄澗，虜巡檢高顥。

九月甲申初一，天壽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戊子，西北方黑雲中有紅氣如火的顔色，依次使西南、正南、東南方都成紅色，有白氣貫穿中間，到半夜，紅氣滿天，四更時分纔散。派遣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子仁等爲賀宋生日使。戊戌，宋兵三百攻比陽寺莊，副巡檢阿里根寺家奴戰死。甲辰，宋人焚燒黄澗，俘虜巡檢高顥。

冬十月庚申，以刑部員外郎李元忠爲高麗生日使。丁丑，宋人襲比陽，唐州軍事判官撒覩死之。

冬十月庚申，派遣刑部員外郎李元忠爲高麗生日使。丁丑，宋人襲擊比陽，唐州軍事判官撒覩戰死。

十一月乙酉，宋人入内鄉，攻洛南之固縣，商州司獄壽祖追至丹河，

十一月乙酉，宋人進入内鄉，攻洛南的固縣，商州司獄壽祖追到丹河，擊敗他們。己丑，

擊敗之。己丑，以太常卿趙之傑等爲賀宋正旦使。癸巳，山東闕食，賜錢三萬貫以賑之。乙未，初定武舉格。丁酉，詔山東、陝西帥臣訓練士卒，以備非常。仍以銀十五萬兩分給邊帥，募民偵伺。復遣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完顏太平、殿前右衛副將軍蒲察阿里赴邊，伺其入，伏兵掩之。戊戌，大雪，免朝參。己亥，更定宮中局、署承應收補格。宋吳曦擁衆興元，欲窺關、隴，皇甫斌益募兵擾淮北，所掠即以與之，使自爲戰。

六年春正月癸未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亥，宋使陳克俊等朝辭。遣御史大夫孟鑄就館諭克俊等曰："大定初，世宗皇帝許宋世爲侄國，朕遵守遺法，和好至今。豈意爾國屢有盜賊犯我邊境，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軍民。及得爾國有司公移，稱已罷黜邊臣，抽去兵卒，朕方以天下爲度，不介小嫌，遂罷宣撫司。未幾，盜賊甚于前日。比來群臣屢以爾國渝盟爲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侄宋皇帝或未詳知。若依前不息，臣下或復有云，朕雖兼愛生靈，事亦豈能終已。卿等歸國，當以朕意具言之汝主。"辛卯，朝享于衍慶宮。丙申，宋興元守將吳曦遣兵圍抹熟龍堡，部將蒲鮮長安擊走之，斬其將。辛丑，更定保伍法。癸卯，始以沿河縣官兼管勾漕河事，州、府官兼提控。丁未，如春水。庚戌，宋人入撒牟谷。陝西統軍判官完顏撒剌、鞏州兵馬鈐轄完顏七斤約宋西和州守將會境上。俄伏發，爲所襲，木波部長趙彥雄等七人死焉。撒剌馬陷淖中，中流矢，七斤僅以身免。

二月甲戌，御史中丞孟鑄言："提刑改爲按察司，又差官覆察，權

派遣太常卿趙之傑等爲賀宋正旦使。癸巳，山東缺糧，賜錢三萬貫用來賑濟。乙未，初次定武舉的規格。丁酉，詔山東、陝西的帥臣訓練軍隊，以防備異常。同時將銀十五萬兩分給邊帥，招募百姓偵察。再派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完顏太平、殿前右衛副將軍蒲察阿里趕到邊境，等宋兵到來，伏兵襲擊。戊戌，天下大雪，免上朝參見。己亥，重新制定宮中局、署承應人收補的條規。宋吳曦在興元聚兵，企圖窺視關、隴，皇甫斌大肆募兵侵擾淮北，所掠取的地方便交給新兵，讓他們各自爲戰。

泰和六年春正月癸未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丁亥，宋的使節陳克俊等入朝告辭。派御史大夫孟鑄到賓館告諭克俊等道："大定初，世宗皇帝答應宋世代爲侄國，朕遵守先帝留下的規定，和好至今。没想到你國屢有盜賊侵犯我的邊境，因此派大臣宣撫河南軍民。直到獲得你國的公文，稱已經罷黜了守邊的臣僚，調走了軍隊，朕纔爲天下着想，不計較小的怨仇，於是撤銷了宣撫司。没隔多久，盜賊比以前更多。近來群臣多次説你國背叛了盟約，朕考慮和好的時間已很長，委曲包容。恐怕侄宋皇帝或許瞭解得不詳細。若是仍像以前侵犯不停，朕的臣下或許又有話説，朕雖然愛護雙方的百姓，事情又豈能了結。卿等回國，應當將朕的意思全部告訴你們的國主。"辛卯，到衍慶宮祭祀。丙申，宋興元守將吳曦派兵包圍抹熟龍堡，部將蒲鮮長安將他們擊跑，殺了他的將領。辛丑，重新制定保伍法。癸卯，開始由沿黄河的縣官兼管漕河事宜，州、府官兼任提控。丁未，前往游獵。庚戌，宋人進入撒牟谷。陝西統軍判官完顏撒剌、鞏州兵馬鈐轄完顏七斤約宋西和州守將在邊境上會見。突然伏兵出動，被他們襲擊，木波部長趙彥雄等七人戰死。撒剌的馬陷在泥潭中，中了流箭，七斤僅免於死。

二月甲戌，御史中丞孟鑄奏："提刑改爲按察司，又另派官核察，權力減小了威望也就低

削而望輕，非便。”參知政事賈鉉曰：“按察司既差監察體訪，復遣官覆察之，誠爲繁冗。請自今差監察時即遣官與俱，更不覆察。”從之。

三月甲午，尚書省奏，商州刺史烏古論兖州請賻押軍官與南兵戰没者，又奏遷右振肅蒲察五斤官，皆從之。明昌初，五斤嘗爲奉御，出使山東，至河間，以百姓飢，輒移提刑司開倉賑之，還具以聞。上初甚悦。太傅徒單克寧言：“陛下始親大政，不宜假近侍人權，乞正專擅之罪。”詔杖之二十。克寧又以爲言，乃罷之。後上思之，由泰州都軍召爲振肅。己亥，如萬寧宫。甲辰，敕尚書省：“祖父母、父母無人侍養，而子孫遠游至經歲者，甚傷風化，雖舊有徒二年之罪，似涉太輕。其考前律，再議以聞。”己酉，宋人攻靈璧，南京按察使行部至縣，匿民舍得免。

四月丙辰，宋人圍壽春。壽春告急于亳，同知防禦使賢聖奴將步騎六百赴之，乃退。癸亥，尚書省奏：“河南統軍司言，統軍使紇石烈子仁等遣嚴整、閻忠、周秀輩入襄陽，覘敵陰事。還言皇甫斌遣兵四萬規取鄧，以我叛人田元爲鄉導，三萬人規取唐，以張真、張勝爲鄉導，俱授統領官，故不敢無備。乃聚鄭、汝、陽翟之兵于昌武，以南京副留守兼兵馬副都總管紇石烈毅統之，聚亳、陳、襄邑之兵于歸德，以河南路副統軍徒單鐸統之，而自以所部兵駐汴。及擬山東東西路軍七千付統軍紇石烈執中駐大名，河北東西路軍萬七千屯河南，皆給以馬，有老弱者易其人。”皆從之。甲子，宋人攻天水界，乙丑，入東柯谷，部將劉鐸戰敗之。丙寅，詔平章政事僕散揆領行省于汴，

了，自然不便利。”參知政事賈鉉説：“按察司既派監察調查，又派官核察，的確繁冗。請求從今以後派監察時便派官與他同去，則可不再核察。”皇上同意。

三月甲午，尚書省奏，商州刺史烏古論兖州請求撥給錢安葬押軍官與宋兵戰死的人，又奏升任右振肅蒲察五斤的官職，皇上都同意。明昌初，五斤曾爲奉御，出使山東，到河間，因百姓飢餓，曾送公文給提刑司讓開倉賑濟，回朝後將情況詳細奏聞。皇上最初很高興。太傅徒單克寧説：“陛下剛開始親掌大政，不宜給近侍人權力，請治專權擅名的罪責。”下詔罰杖打二十。克寧繼續説這件事，於是罷免職務。後來皇上想念他，由泰州都軍召爲振肅。己亥，前往萬寧宫。甲辰，敕令尚書省：“祖父母、父母無人侍候贍養，而子孫遠出有達一年以上的，很是損傷風化，雖然過去有判徒刑二年的罪名，似嫌太輕。可查考前代的律令，再討論奏聞。”己酉，宋人進攻靈璧，南京按察使視察屬部到縣，藏在民舍纔得以幸免。

四月丙辰，宋人包圍壽春。壽春向亳州告急，同知防禦使賢聖奴帶領步騎兵六百人趕去，宋軍纔撤退。癸亥，尚書省奏：“河南統軍司報告，統軍使紇石烈子仁等派嚴整、閻忠、周秀等人到襄陽，偵探敵人的陰謀。回來説皇甫斌派兵四萬妄圖奪取鄧州，以我方的叛徒田元爲嚮導，三萬人妄圖奪取唐州，以張真、張勝爲嚮導，都授給統領官，所以不敢没有防備。於是聚集鄭、汝、陽翟的軍隊到昌武，以南京副留守兼兵馬副都總管紇石烈毅統領，聚集亳、陳、襄邑的軍隊到歸德，任命河南路副統軍徒單鐸統領，而自己以所部屬的軍隊駐扎在汴。以及計劃將山東東路、山東西路軍七千人交統軍紇石烈執中駐守大名，河北東路、河北西路軍一萬七千屯駐河南，都撥給馬匹，有老弱的士兵即替换。”皇上都同意。甲子，宋人進攻天水邊境，乙丑，進入東柯谷，部將劉鐸打敗他們。丙寅，下詔平章政事僕散揆到汴領行省事，允許相機行事。升各道統軍司爲兵馬都統府，以山東東路、山東西路統軍使

許以便宜從事。升諸道統軍司爲兵馬都統府，以山東東西路統軍使紇石烈執中爲山東西路兵馬都統使，定海軍節度使、副都統軍使完顏撒剌副之，陝西統軍使充爲陝西五路兵馬都統使，通遠軍節度使胡沙、知臨洮府事石抹仲温副之。河南皆聽揆節制如故。盡徵諸道籍兵。辛未，宋吴曦攻來遠鎮之蘭家嶺。丙子，詔内外職官納馬各有數。丁丑，宋人入新息、内鄉，又入泗州。戊寅，入褒信。己卯，入虹縣。庚辰，入潁上。

紇石烈執中爲山東西路兵馬都統使，定海軍節度使、副都統軍使完顏撒剌爲副職，陝西統軍使充爲陝西五路兵馬都統使，通遠軍節度使胡沙、知臨洮府事石抹仲温爲副職。河南都聽從揆指揮如舊。盡數徵集各道在籍的兵士。辛未，宋吴曦進攻來遠鎮的蘭家嶺。丙子，下詔内外職官交納馬匹，各有定數。丁丑，宋人進入新息、内鄉，又進入泗州。戊寅，進入褒信。己卯，進入虹縣。庚辰，進入潁上。

五月壬午，宋李爽圍壽州，田俊邁入蘄縣，秦詵攻蔡州。防禦使完顏佛住敗之。又入金城海口，殺長山尉，執二巡檢以去。甲申，太白晝見。丙戌，以宋畔盟出師，告于天地太廟社稷。丁亥，親告于衍慶宫。戊子，平章政事僕散揆兼左副元帥，陝西兵馬都統使充爲元帥右監軍，知真定府事烏古論誼爲元帥左都監。辛卯，以征南詔中外。賜唐州刺史吾古孫兀屯、總押鄧州軍馬事完顏江山爵各二級，蔡州防禦使完顏佛住爵一級，餘賞賚有差。又以非嚴整上變，必爲所誤，授整嵩州巡檢使，賜爵八級，錢二百萬。上以宋兵方熾，東北新調之兵未集，河南之衆不足支，命河北、大名、北京、天山之兵萬五千屯真定、河間、清、獻等以爲應。壬辰，諭尚書省："今國家多故，凡言軍國利害，五品以上官以次奏陳，朕將親問之。六品以下則具帖子以進。"癸巳，山東路災，赦死罪已下。以樞密副使完顏匡爲右副元帥。宋田俊邁攻宿州，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等出兵擊之。邦烈中流矢，宋郭倬、李汝翼以衆繼至，遂圍宿州。壬寅，納蘭邦烈等擊敗之，俊邁退保于

五月壬午，宋李爽包圍壽州，田俊邁入蘄縣，秦詵進攻蔡州。防禦使完顏佛住打敗敵人。又進入金城海口，殺長山縣尉，抓獲兩個巡檢然後離去。甲申，太白星白天出現。丙戌，因宋背叛盟約出兵，向天地太廟社稷祭告。丁亥，親自向衍慶宫祭告。戊子，平章政事僕散揆兼任左副元帥，陝西兵馬都統使充爲元帥右監軍，知真定府事烏古論誼爲元帥左都監。辛卯，將南征的决定詔告中外。賜唐州刺史吾古孫兀屯、總押鄧州軍馬事完顏江山爵各二級，蔡州防禦使完顏佛住爵一級，其餘分别各有賞賜。又因如果不是嚴整上報事變，必然被宋人所侵，授整嵩州巡檢使，賜爵八級，錢二百萬。皇上因宋兵正氣盛，東北新調的軍隊尚未集中，河南的軍隊不足以對付，命令河北、大名、北京、天山的軍隊一萬五千人屯駐真定、河間、清、獻等地作爲接應。壬辰，指示尚書省："如今國家多事故，凡是論列軍國的利弊，五品以上官依次奏陳，朕將親自問他們。六品以下則寫好帖子呈上。"癸巳，山東路發生災害，赦免死罪以下的犯人。任命樞密副使完顏匡爲右副元帥。宋田俊邁進攻宿州，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等出兵反擊，邦烈中了流箭，宋郭倬、李汝翼帶兵接着趕到，便包圍了宿州。壬寅，納蘭邦烈等擊敗敵軍，俊邁退守到蘄。癸卯，在蘄捉住俊邁。甲辰，皇甫斌進攻唐州，刺史吾古孫兀屯進行抵抗，行省派泌陽副巡檢納合軍勝前來援助，於是擊敗敵軍。庚戌，太白星經

蘄。癸卯，執俊邁于蘄。甲辰，皇甫斌攻唐州，刺史吾古孫兀屯拒之，行省遣泌陽副巡檢納合軍勝來援，遂擊敗之。庚戌，太白經天。

六月辛亥朔，左丞僕散端以母憂罷。平章政事揆報蘄之捷，并送所獲宋將田俊邁至闕。上降詔褒諭，賜紇石烈貞、納蘭邦烈、史扢搭等爵賞有差。宋將李爽以兵圍壽州，刺史徒單義拒守，逾月不能下。壬子，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買哥等以兵來援，義出兵應之，爽大敗，同知軍州事蒲烈古中流矢死。乙卯，初置急遞鋪，腰鈴轉遞，日行三百里，非軍期、河防不許起馬。定軍前差發受贓罪。除飛蝗入境雖不損苗稼亦坐罪法。丁巳，詔彰德府，宋韓侂胄祖琦墳毋得損壞，仍禁樵采。庚申，右翼都統完顏賽不敗宋曹統制于溱水。辛酉，詔有司，有宋宗族所居，各具以聞，長官常加提控。壬戌，平章政事揆報壽州之捷。戊辰，詔升壽州為防禦，免今年租稅諸科名錢，釋死罪以下。以徒單義為防禦使。贈蒲烈古昭勇大將軍，賜錢三百貫，官其子圖剌。擢乞住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買哥河南路統軍判官。都統賽不、副統蒲鮮萬奴各進爵一級，賜金幣有差。辛未，木星晝見，至七月戊申，經天。乙亥，宋吴曦攻鹽川，戍將完顏王喜敗之。

秋七月癸未，宋商榮復攻東海，縣令完顏卞僧復敗之。還，中伏矢死，贈海州刺史，以銀五百兩、絹百匹給其家，仍官其一子。甲申，朝獻于衍慶宫。丁亥，敕翰林直學士陳大任妨本職專修《遼史》。甲午，宋統制戚春以舟師攻邳州，刺史完顏從正敗之，春赴水死，斬其副夏統制。吴曦兵五萬入秦州，陝西路都統副使承

過天空。

六月辛亥初一，左丞僕散端因守母喪離職。平章政事揆報告在蘄的勝利，并送所俘獲的宋將田俊邁到朝廷。皇上下詔表彰，分别給紇石烈貞、納蘭邦烈、史扢搭等爵位獎賞。宋將李爽用兵包圍壽州，刺史徒單義守城抵禦，一個多月不能攻下。壬子，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買哥等帶兵前來救援，義出兵響應，李爽大敗，同知軍州事蒲烈古中流箭死去。乙卯，初次設置急遞鋪，腰間挂鈴鐺轉遞，每天走三百里，若不是軍令期限、黄河堤防的事不許起用遞馬。制定軍前差發受贓罪。撤銷飛蝗入境雖不損害苗稼也治罪的法規。丁巳，下詔彰德府，宋韓侂胄的祖父韓琦的墳墓不得毁壞，禁止打柴。庚申，右翼都統完顏賽不在溱水打敗宋曹統制。辛酉，詔令有關部門，有宋宗族居住的地方，各開具奏聞，長官常加管理。壬戌，平章政事揆報告在壽州的勝利。戊辰，下詔升壽州爲防禦州，免除今年租稅各種科目的錢，釋放死罪以下的犯人。任命徒單義爲防禦使。追贈蒲烈古爲昭勇大將軍，賜錢三百貫，給他兒子圖剌授官。提拔乞住爲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買哥爲河南路統軍判官。都統賽不、副統蒲鮮萬奴各進爵一級，分别按等級賜給金幣。辛未，木星白天出現，到七月戊申，經過天空。乙亥，宋吴曦進攻鹽川，守將完顏王喜將他打敗。

秋七月癸未，宋商榮再攻東海，縣令完顏卞僧又將他打敗。回軍，中伏箭而死，追贈海州刺史，以銀五百兩、絹一百匹賜給他的家屬，同時給他的一個兒子授官。甲申，到衍慶宫祭祀原廟。丁亥，敕令翰林直學士陳大任減少本職工作專修《遼史》。甲午，宋統制戚春率水軍進攻邳州，刺史完顏從正將他打敗，戚春跳水死，殺了他的副手夏統制。吴曦的軍隊五萬人進入秦州，陝西路都統副使承裕等打敗他們。丙申，夏國王

裕等敗之。丙申，夏國王李純佑廢，侄安全立，遣使奉表來告。詔禁賣馬入外境，但至界欲賣而爲所捕即論死。

李純佑被廢，侄安全立，派遣使節奉表前來報告。下詔禁止賣馬到境外，衹要是到邊界打算出賣而被捕的便治死罪。

八月庚戌，山東帥來報邳州之捷。辛亥，木星晨見。乙卯，以羌酋青宜可爲疊州副都總管。己未，太白晝見。丙寅，左丞僕散端起復前職。詔設平南諸將軍。辛未，宋程松襲取方山原，蒲察貞破走之。壬申，太白晝見，經天。甲戌，至自萬寧宫。乙亥，赦唐、鄧、潁、蔡、宿、泗六州，免來年租税三分之一。

八月庚戌，山東帥前來報告邳州的勝利。辛亥，木星早晨出現。乙卯，以羌人首領青宜可爲疊州副都總管。己未，太白星白天出現。丙寅，左丞僕散端喪期未滿便復前職。下詔設置平南各將軍。辛未，宋程松襲擊并攻取了方山原，蒲察貞攻破并趕跑他。壬申，太白星白天出現，經過天空。甲戌，從萬寧宫回到宫中。乙亥，赦唐、鄧、潁、蔡、宿、泗六州，免除來年租税的三分之一。

九月己卯朔，天壽節，高麗遣使來賀。辛巳，元帥右都監蒲察貞取和尚原，臨洮蕃部遵寧獻芻粟、戰馬以助軍。乙酉，將五鼓，北方有赤白氣數道，起于王良之下，行至北斗開陽、摇光之東。丙戌，幸香山。庚寅，敕行尚書省，有方略出衆、武藝絶倫、才幹辦事、工巧過人者，其招選之。甲午，參知政事賈鉉乞致政，不許。戊戌，尚書左丞僕散端行省于汴。己亥，尚書户部侍郎梁鏜行六部尚書事於山東。辛丑，遣尚書左司郎中温迪罕思敬册李安全爲夏國王。甲辰，宋吴曦將馮興、楊雄、李珪等入秦州，陝西都統副使承裕等擊破之，斬楊雄、李珪。

九月己卯初一，天壽節，高麗派遣使節前來慶賀。辛巳，元帥右都監蒲察貞攻取和尚原，臨洮蕃部遵寧獻糧草、戰馬以幫助軍需。乙酉，將近五鼓時分，北方有紅氣白氣數道，起於王良星的下面，運行到北斗開陽、摇光星的東部。丙戌，到香山。庚寅，敕令行尚書省，有謀略出衆、武藝絶倫、辦事能幹、工巧過人的人，可招募選用。甲午，參知政事賈鉉請求辭官，未獲允許。戊戌，尚書左丞僕散端到汴行省事。己亥，尚書户部侍郎梁鏜到山東行六部尚書事。辛丑，派遣尚書左司郎中温迪罕思敬册封李安全爲夏國王。甲辰，宋吴曦的部將馮興、楊雄、李珪等進入秦州，陝西都統副使承裕等擊破他們，殺楊雄、李珪。

冬十月戊申朔，平章政事僕散揆督諸道兵伐宋。庚戌，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元帥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左監軍紇石烈執中以山東兵二萬出清口，右監軍充以關中兵一萬出陳倉，右都監蒲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蜀漢路安撫使完顔綱以漢、蕃步騎一萬出臨潭，臨洮路兵馬都總管石抹仲温以隴右步騎五千

冬十月戊申初一，平章政事僕散揆督促各道的軍隊伐宋。庚戌，揆率兵三萬出潁、壽，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子仁率兵三萬出渦口，元帥匡率兵二萬五千出唐、鄧，左監軍紇石烈執中率山東兵二萬出清口，右監軍充率關中兵一萬出陳倉，右都監蒲察貞率岐、隴兵一萬出成紀，蜀漢路安撫使完顔綱率漢、蕃步騎一萬出臨潭，臨洮路兵馬都總管石抹仲温率隴右步騎兵五千出鹽川，隴州防禦使完顔璘率本部兵五千出來遠。甲子，到近郊打獵。

出鹽川，隴州防禦使完顏璘以本部兵五千出來遠。甲子，獵于近郊。

十一月戊寅朔，詔定諸州府物力差役式。壬午，完顏匡攻下棗陽。乙酉，詔屯田軍户與所居民爲婚姻者聽。丁亥，僕散揆克安豐軍，取霍丘縣。紇石烈執中克淮陰，遂圍楚州。己丑，尚書省奏，減朝官及承應人月俸折支錢。庚寅，完顏匡克光化軍及神馬坡。壬辰，僕散揆次廬江。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崈遣劉祐來乞和。紇石烈子仁克定遠縣。乙未，完顏匡取隨州。丙申，紇石烈子仁克滁州。戊戌，詔諸路行用小鈔。完顏匡圍德安，别以兵徇下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漢川、荆山等縣。庚子，日斜，有流星二，光芒如炬，幾及一丈，起東北没東南。初定茶禁。完顏綱圍祐州，降之。宋丘崈遣林拱持書乞和。辛丑，完顏匡攻襄陽，破其外城。僕散揆克含山，蒲察貞克天水，紇石烈子仁徇下來安、全椒二縣。壬寅，完顏綱徇下蕩川、閬川等城。癸卯，丘崈復遣宋顯等以書幣乞和。乙巳，完顏綱克宕昌。丙午，蒲察貞克西和州。

十一月戊寅初一，下詔制定各州府按財力差役條例。壬午，完顏匡攻下棗陽。乙酉，詔令屯田的軍户與所居住地區的百姓通婚的聽便。丁亥，僕散揆攻克安豐軍，奪取霍丘縣。紇石烈執中攻克淮陰，包圍楚州。己丑，尚書省奏，減少朝官及承應人的月俸折支錢。庚寅，完顏匡攻克光化軍及神馬坡。壬辰，僕散揆駐扎廬江。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崈派劉祐前來求和。紇石烈子仁攻克定遠縣。乙未，完顏匡攻取隨州。丙申，紇石烈子仁攻克滁州。戊戌，詔各路、行省用小鈔。完顏匡包圍德安，又另外派兵攻下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漢川、荆山等縣。庚子，太陽快落時，有流星二顆，光芒有如火炬，將近一丈長，起自東北方向而消失在東南方向。初次定茶禁。完顏綱包圍祐州，迫使其投降。宋丘崈派林拱携帶文書前來求和。辛丑，完顏匡進攻襄陽，攻破外城。僕散揆攻克含山，蒲察貞攻克天水，紇石烈子仁攻下來安、全椒二縣。壬寅，完顏綱攻下蕩川、閬川等城。癸卯，丘崈再派宋顯等帶文書錢幣前來求和。乙巳，完顏綱攻克宕昌。丙午，蒲察貞攻克西和州。

十二月丁未朔，完顏匡克宜城，僕散揆攻和州，史抆搭中流矢死。壬子，完顏綱次大潭縣，降之。蒲察貞克成州。癸丑，宋太尉、昭信軍節度使、四川宣撫副使吴曦納款于完顏綱。戊午，右監軍充攻下大散關。己未，紇石烈子仁克真州，丘崈復遣陳璧等奉書乞和。辛酉，右監軍充遣兀顏抄合以兵趣鳳州，城潰入焉。完顏綱遣京兆録事張仔會吴曦于興州之置口。曦具言所以歸朝之意，仔請以告身爲報，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乙丑，初設都提控急遞鋪官。平章政事

十二月丁未初一，完顏匡攻克宜城，僕散揆進攻和州，史抆搭中流箭而死。壬子，完顏綱駐軍大潭縣，該縣投降。蒲察貞攻克成州。癸丑，宋太尉、昭信軍節度使、四川宣撫副使吴曦向完顏綱投降。戊午，右監軍充攻下大散關。己未，紇石烈子仁攻克真州，丘崈再派陳璧等奉書求和。辛酉，右監軍充派兀顏抄合帶兵到鳳州，城破進駐該州。完顏綱派京兆録事張仔在興州的置口會見吴曦。吴曦陳述所以歸朝的用意，張仔請用委任書作爲回報的依據，全部拿出來交給他，同時進獻階州。乙丑，初次設置都提控急遞鋪官。平章政事僕散揆回師。完顏綱根據朝廷命令，委托太倉使馬良顯帶着詔書、金印立吴曦爲

僕散揆班師。完顔綱以朝命，假太倉使馬良顯齎詔書、金印立吴曦爲蜀王。戊辰，蒲察貞以西和、天水等捷來報。完顔匡進所掠女子百人。己巳，曦遣其果州團練使郭澄、提舉仙人關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圖志、吴氏譜牒來上。壬申，詔完顔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故。以紇石烈執中縱下虜掠，遣近臣杖其經歷阿里不孫等，仍詔放還所掠。

七年春正月丁丑朔，高麗、夏遣使來賀。完顔匡進攻襄陽。戊寅，敕宰臣舉材幹官同議南征事。辛巳，詔御史大夫崇肅、同判大睦親府事徒單懷忠、吏部尚書范楫、户部尚書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知大興府事温迪罕思齊等十有四人同對于慶和殿。壬午，詔百官及前十四人同對于廣仁殿。甲申，朝獻于衍慶宫。乙酉，贈故壽州死節軍士魏全宣武將軍、蒙城令，封其妻鄉君，子俟年至十五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仍賜錢百萬。初，李爽圍壽州，刺史義募人往斫敵營，全在選中，而爲敵所執。敵令罵義則免，全陽許，及至城下，反罵敵，遂殺之。至死罵不絶聲，故有是恩。戊子，召完顔綱赴闕。庚寅，僕散揆還駐下蔡而病。丙申，以左丞相宗浩兼都元帥，行省于南京以代揆。己亥，有司奏更定茶禁。辛丑，完顔匡取穀城。

二月丙辰，赦鳳、成、西和、階、山五州。丁巳，詔追復永中、永蹈王爵。宋知樞密院張巖遣方信孺以書詣平章政事揆、左丞端乞和。己未，獵于近郊。完顔匡克荆門軍。癸亥，如建春宫。吴曦遣使奉三表來：謝封爵，陳誓言，賀全蜀内附。丙寅，還宫。戊辰，平章政事兼左副元

蜀王。戊辰，蒲察貞將西和、天水等地的捷報前來報告。完顔匡進上所擄掠的女子一百人。己巳，吴曦派遣他的果州團練使郭澄、提舉仙人關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圖志、吴氏譜牒前來進呈。壬申，詔令完顔匡暫代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舊。因紇石烈執中放縱部下擄掠，派遣近臣杖罰他的經歷阿里不孫等，同時詔令歸還所擄掠的財物。

泰和七年春正月丁丑初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完顔匡進攻襄陽。戊寅，令宰臣薦舉有才幹的官員共同商議南征的事。辛巳，詔御史大夫崇肅、同判大睦親府事徒單懷忠、吏部尚書范楫、户部尚書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知大興府事温迪罕思齊等十四人在慶和殿同時奏對。壬午，詔百官及前次的十四人在廣仁殿同時奏對。甲申，到衍慶宫祭祀原廟。乙酉，追贈已故壽州爲節義而死的軍士魏全爲宣武將軍、蒙城縣令，封他的妻子爲鄉君，兒子等到十五歲時收録充任八貫石正班局分的承應，同時賜錢一百萬。當初，李爽包圍壽州，刺史徒單義募人前往劈開敵人的營壘，魏全在人選中，而被敵人所俘。敵人讓他罵徒單義便免死，魏全表面答應，等到城下時，反轉罵敵人，於是被殺。到死時還罵不絶口，所以有這樣的恩賜。戊子，召完顔綱到朝廷。庚寅，僕散揆回軍駐下蔡而得病。丙申，以左丞相宗浩兼任都元帥，到南京行省來代替僕散揆。己亥，有關官員奏重新制定茶禁。辛丑，完顔匡攻取穀城。

二月丙辰，赦免鳳、成、西和、階、山五州。丁巳，下詔追復永中、永蹈的王爵。宋知樞密院張巖派遣方信孺帶書信來向平章政事揆、左丞端求和。己未，到近郊打獵。完顔匡攻克荆門軍。癸亥，前往建春宫。吴曦派遣使者奉三道表來：謝封爵，陳述誓言，祝賀全蜀歸金。丙寅，皇上回宫。戊辰，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僕散揆在軍隊中去世。癸酉，派遣同知府事术虎高琪等册

帥僕散揆薨于軍。癸酉，遣同知府事术虎高琪等册吳曦為蜀國王。判平陽府事衛王永濟改武定軍節度使，兼奉聖州管内觀察使。是月，蜀國王吳曦為宋臣安丙所殺。

封吳曦爲蜀國王。判平陽府事衛王永濟改授武定軍節度使，兼奉聖州管内觀察使。本月，蜀國王吳曦被宋臣安丙所殺。

三月戊子，幸太極宫。庚寅，詔撫諭陝西軍士。壬辰，初定蟲蝻生發地主及鄰主首不申之罪。宋復攻破階州。癸巳，復攻破西和州。乙未，宣撫副使完顏綱至鳳翔，詔撤五州之兵，分保要害，綱召諸軍還。庚子，以完顏匡為左副元帥。壬寅，如萬寧宫。甲辰，幸西園。

三月戊子，到太極宫。庚寅，下詔撫諭陝西的軍士。壬辰，初次定蝗蟲産生地的主人及鄰居主人不首先申報的罪名。宋再次攻破階州。癸巳，又攻破西和州。乙未，宣撫副使完顏綱到鳳翔，下詔撤去五州的軍隊，分别保衛要害，完顏綱召回各軍。庚子，任命完顏匡爲左副元帥。壬寅，前往萬寧宫。甲辰，到西園。

夏四月壬子，遣宫籍副監楊序為横賜高麗王使。癸丑，宋人攻破散關，鞏州鈐轄兀顏阿失死之。丙辰，以紇石烈子仁為右副元帥。戊辰，詔元帥府分遣諸將游奕淮南諸州。癸酉，復下散關。

夏四月壬子，派遣宫籍副監楊序爲横賜高麗王使。癸丑，宋人攻破散關，鞏州鈐轄兀顏阿失戰死。丙辰，任命紇石烈子仁爲右副元帥。戊辰，詔令元帥府分别派各將到淮南各州視察。癸酉，再次攻下散關。

五月己卯，幸東園射柳。己丑，幸玉泉山。丙申，宋知樞密院事張巖復遣方信孺以書至都元帥府，增歲幣乞和。四川安撫使安丙遣西和州安撫使李孝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圍皂角堡。术虎高琪以兵赴之，七戰而解其圍。是月，放宫女二十人。

五月己卯，到東園射柳。己丑，到玉泉山。丙申，宋知樞密院事張巖再派方信孺帶書信到都元帥府，增加每年的錢幣數以求和。四川安撫使安丙派西和州安撫使李孝義率領步兵騎兵三萬進攻秦州，包圍皂角堡。术虎高琪帶兵趕去，經過七次戰鬥纔解圍。本月，放出宫女二十人。

六月乙巳朔，詔朝官六品、外官五品以上及親王，舉通錢穀官一人。不舉者罰，舉不當者論如律。己酉，以山東盜，制同黨能自殺捕出首官賞法。戊午，烏古論誼為元帥左監軍，完顏撒剌為元帥左都監。乙丑，遣使捕蝗。

六月乙巳初一，詔令朝官六品、外官五品以上及親王，薦舉通曉錢糧的官一人。不舉薦的處罰，舉薦不當的依法論罪。己酉，因山東出現盜賊，制令同黨能親自殺、捕并自首的官賞法規。戊午，烏古論誼爲元帥左監軍，完顏撒剌爲元帥左都監。乙丑，派遣使者捕捉蝗蟲。

秋七月庚辰，朝獻于衍慶宫。壬午，詔民間交易、典質，一貫以上并用交鈔，毋用錢。乙酉，敕尚書省，自今初受監察者令進利害帖子，以待召見。甲午，左副元帥匡至自許州。乙未，詔核西夏人口，盡贖放還，敢

秋七月庚辰，到衍慶宫祭祀原廟。壬午，詔令民間交易、典當，一貫以上都用交鈔，不用現錢。乙酉，下令尚書省，從今後初受監察的讓其進呈論説利弊的帖子，以等待召見。甲午，左副元帥完顏匡從許州到京。乙未，下詔核實西夏的人口，盡行贖放回去，敢有隱藏的以違反法制論

有藏匿者以違制論。

八月戊申，宋張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誓書稿來乞和。庚戌，劃汝州襄城縣于許州。戊辰，至自萬寧宮。

九月甲戌朔，天壽節，高麗、夏遣使來賀。左丞相兼都元帥宗浩薨于軍。甲申，定西、北京，遼東鹽司判官諸場管勾增虧升降格。以尚書左丞僕散端爲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左副元帥完顏匡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丙戌，獵于近郊。壬辰，還宮。戊戌，更定受制忘誤及誤寫制書事重加等罪。壬寅，敕女直人不得改爲漢姓及學南人裝束。

冬十月甲辰，詔應蔭之家，旁正蔭足，其正蔭者未出官而亡，許補蔭一人。辛亥，以武庫令朮甲法心爲高麗生日使。丙辰，獵于近郊。己巳，詔定隨軍遷賞格。辛未，陝西宣撫使徒單鎰分遣副統把回海攻下蘇嶺關。是月，定南征將士功賞格。

十一月癸酉，詔新定學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是日，都統押剌拔鶻嶺關、新道口，副統回海取小湖關、敖倉，進至營口鎮，遂取其城。丙子，宋韓侂胄遣左司郎中王柟以書來乞和，請稱伯，復增歲幣、犒軍錢，誅蘇師旦函首以獻。丙戌，上聞陝州防禦使紇石烈孛孫禁民糴，命尚書省罪之。壬辰，宋參知政事錢象祖以誅韓侂胄移書行省。甲午，獵于近郊。戊戌，參知政事賈鉉罷。詔完顏匡檄宋，函侂胄首以贖淮南故地。

十二月壬寅朔，《遼史》成。丙午，以符寶郎烏古論福齡爲夏國生日使。戊午，詔策論進士免試弓箭、擊球。庚申，以尚書右丞孫即康爲左丞，參知政事獨吉思忠爲右丞，中都

罪。

八月戊申，宋張巖又派方信孺帶着他國主的誓書稿前來求和。庚戌，劃割汝州襄城縣歸許州。戊辰，從萬寧宮回來。

九月甲戌初一，天壽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左丞相兼都元帥宗浩在軍隊中去世。甲申，制定西、北京及遼東鹽司判官、各鹽場管勾增收虧損及升降官的條規。任命尚書左丞僕散端爲平章政事，封爲申國公；左副元帥完顏匡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爲定國公。丙戌，到近郊打獵。壬辰，皇上回宮。戊戌，重新制定接受制命忘記誤記及誤寫制書情節嚴重加等治罪的制度。壬寅，敕令女真人不得改爲漢姓及學漢人的裝束。

冬十月甲辰，詔令應受蔭恩的人家，旁蔭正蔭都已足數，其中受正蔭的人没有任官而死亡，允許補蔭一人。辛亥，以武庫令朮甲法心爲高麗生日使。丙辰，到近郊打獵。己巳，下詔制定隨軍人員升官給賞的條規。辛未，陝西宣撫使徒單鎰分兵派副統把回海攻下蘇嶺關。本月，制定南征將士立功受賞的條規。

十一月癸酉，詔令新定課本内削去薛居正的《五代史》，衹用歐陽修所撰寫的《五代史》。當天，都統押剌攻取鶻嶺關、新道口，副統回海攻取小湖關、敖倉，進兵到營口鎮，奪取該城。丙子，宋韓侂胄派左司郎中王柟帶着書信前來求和，請稱金爲伯，再增加每年的錢幣、犒軍錢，殺蘇師旦并用匣子裝着他的頭進獻。丙戌，皇上聽説陝州防禦使紇石烈孛孫禁止百姓賣糧，命令尚書省治他的罪。壬辰，宋參知政事錢象祖將已殺韓侂胄的事向行省送信報告。甲午，到近郊打獵。戊戌，參知政事賈鉉被罷官。詔令完顏匡向宋傳遞檄文，要他們用匣子裝着韓侂胄的頭來贖回淮南的舊地。

十二月壬寅初一，《遼史》修成。丙午，派符寶郎烏古論福齡爲夏國生日使。戊午，詔令策論進士免試弓箭、打球。庚申，任命尚書右丞孫即康爲左丞，參知政事獨吉思忠爲右丞，中都路都轉運使孫鐸爲參知政事。

路都轉運使孫鐸爲參知政事。

八年春正月辛未朔，高麗、夏遣使來賀。壬申，朝謁于衍慶宫。癸酉，收毁大鈔，行小鈔。以元帥左都監完顔撒剌爲參知政事。乙亥，宋安丙遣兵襲鶻嶺關，副統把回海、完顔掴剌擊走之，斬其將景統領。丙子，左司郎中劉昂、通州刺史史肅、監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吏部員外郎徒單永康、太倉使馬良顯、順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坐與蒲陰令大中私議朝政，皆杖之。癸未，如春水。丙戌，如光春宫。

二月乙巳，宋參知政事錢象祖遣王柟來，以書上行省，復請川、陝關隘。甲寅，如建春宫。庚申，諭有司曰："方農作時，雖在禁地亦令耕種。"己巳，還宫。

三月丁亥，幸瀛王第視疾。庚寅，以與宋和諭尚書省。壬辰，宰臣上表謝罪。甲午，瀛王從憲薨。乙未，上親臨祭。

夏四月癸卯，日暈三重，皆内黄外赤。戊申，禘于太廟。庚戌，如萬寧宫。甲寅，以北邊無事，敕尚書省，命東北路招討司還治泰州，就兼節度使，其副招討仍置于邊。詔諭有司，以苗稼方興，宜速遣官分道巡行農事，以備蟲蝻。詔更定猛安謀克承襲程試格。宋錢象祖復遣王柟以書上行省。庚申，詔諸路按察司歲賜公用錢。

閏月辛未，諭尚書省曰："翰林侍講學士蒲察畏也言，使宋官當選人，其言甚當。彼通謝使雖未到闕，其報聘人當先議擇。此乃更始，凡有禮數，皆在奉使。今既行之，遂爲永例，不可不慎也。"甲戌，制諸州府司縣造作，不得役諸色人匠。違者準

泰和八年春正月辛未初一，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壬申，到衍慶宫拜見。癸酉，回收并銷毁大鈔，通行小鈔。任命元帥左都監完顔撒剌爲參知政事。乙亥，宋安丙派兵襲擊鶻嶺關，副統把回海、完顔掴剌打跑他們，殺了他們的將領景統領。丙子，左司郎中劉昂、通州刺史史肅、監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吏部員外郎徒單永康、太倉使馬良顯、順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因與蒲陰令大中私下議論朝政，都罰杖打。癸未，前往游獵。丙戌，前往光春宫。

二月乙巳，宋參知政事錢象祖派遣王柟前來，將書信上呈行省，再次請求交還川、陝的關隘。甲寅，前往建春宫。庚申，指示有關官員道："正是農耕時節，即使在禁地也要讓他們耕種。"己巳，皇上回宫。

三月丁亥，到瀛王家探病。庚寅，將與宋和好的事告諭尚書省。壬辰，宰臣上表謝罪。甲午，瀛王從憲去世。乙未，皇上親臨致祭。

夏四月癸卯，日暈有三重，都是内黄外紅。戊申，到太廟拜祭。庚戌，前往萬寧宫。甲寅，因北部邊境平安無事，敕尚書省，命令東北路招討司回去治理泰州，就地兼任節度使，副招討仍然駐在邊境地區。下詔告諭有關部門，因莊稼苗芽正在生長，應當迅速派官分道巡視農作物，以防備蝗蟲災害。下詔重新制定猛安謀克承襲按規定程式考試的限制。宋錢象祖再派王柟携書信上呈行省。庚申，詔令各路按察司每年賜給公用錢。

閏月辛未，指示尚書省道："翰林侍講學士蒲察畏也奏，出使宋的官員應當擇人選用，他的話很恰當。他們的通謝使雖然還没有到朝，回訪人應當事先商議選擇。這次是重新開始，所有禮數，都在奉命出使的使者。如今既經施行，便爲永久的制度，不可不慎重。"甲戌，制令各州府司縣的土木興建，不得役使各色工匠。違犯的人

私役之律，計傭以受所監臨財物論。甲申，定承應人收補年甲格。甲午，雨雹。定保甲軍殺獲南軍官賞。乙未，宋獻韓侂胄等首于元帥府。

五月丁未，御慶天門，備黄麾立仗，親王文武合班起居。中路兵馬提控、平南撫軍上將軍紇石烈貞以宋賊臣韓侂胄、蘇師旦首獻，并奉元帥府露布以聞。懸其首并畫像于市，以露布頒中外。丙辰，平章政事匡至自軍。己未，更元帥府為樞密院。癸亥，詔移天壽節於十月十五日。丁卯，遣使分路捕蝗。

六月癸酉，宋通謝使朝議大夫、試禮部尚書許奕，福州觀察使、右武衛上將軍吴衡等奉其主書入見。甲戌，謁謝于衍慶宫。癸未，以許宋平，詔中外。免河南、山東、陝西等六路今年夏税，河東、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丁亥，以元帥左都監烏古論誼為御史大夫。戊子，飛蝗入京畿。乙未，定服飾明金象金制。丁酉，以左副都點檢完顔侃為宋諭成使，禮部侍郎喬宇副之。

秋七月戊戌朔，太白晝見。庚子，詔更定蝗蟲生發坐罪法。乙巳，朝獻于衍慶宫。詔頒《捕蝗圖》于中外。戊申，宋使朝辭，致答通謝書及誓書于宋主。

八月壬申，更定遼東行使鈔法。癸酉，如建春宫。己丑，以户部尚書高汝礪等為宋生日使。庚寅，如秋山。

九月甲子，遣吏部尚書賈守謙等一十三人與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户物力。乙丑，至自秋山。

冬十月辛未，以吏部郎中郭郛為高麗生日使。辛巳，宋、高麗、夏遣

依照私役的法律，計算雇工數量，按收受所管理的財物論罪。甲申，制定承應人收補年齡的規格。甲午，下冰雹。制定保甲軍殺死或俘獲宋軍官府所給的獎賞。乙未，宋向元帥府進獻韓侂胄等人的頭顱。

五月丁未，登上慶天門，預備了黄麾立仗，親王和文武官合班朝見。中路兵馬提控、平南撫軍上將軍紇石烈貞將宋的賊臣韓侂胄、蘇師旦的頭顱獻上，并奉元帥府的布告奏聞。在市上懸挂他們的頭和畫像，將布告頒發中外。丙辰，平章政事完顔匡從軍中回都。己未，改元帥府爲樞密院。癸亥，下詔將天壽節移到十月十五日。丁卯，派遣使者分路捕捉蝗蟲。

六月癸酉，宋通謝使朝議大夫、試禮部尚書許奕，福州觀察使、右武衛上將軍吴衡等奉他們國主的文書入見。甲戌，到衍慶宫進見致謝。癸未，允許宋求和，詔告中外。免除河南、山東、陝西等六路今年的夏税，河東、河北、大名等五路免一半。丁亥，任命元帥左都監烏古論誼爲御史大夫。戊子，飛蝗進入京畿地區。乙未，制定服飾用明金象金的制度。丁酉，任命左副都點檢完顔侃爲宋諭成使，禮部侍郎喬宇爲副使。

秋七月戊戌初一，太白星白天出現。庚子，下詔重新制定發生蝗蟲治罪的法規。乙巳，到衍慶宫祭祀原廟。下詔向京城内外頒布《捕蝗圖》。戊申，宋使入朝告辭，向宋主致答通謝書及誓書。

八月壬申，重新制定遼東行使錢鈔的法規。癸酉，前往建春宫。己丑，以户部尚書高汝礪等爲宋生日使。庚寅，前往秋游。

九月甲子，派遣吏部尚書賈守謙等十三人與各路按察司的官員推算編排民户財産。乙丑，回到宫中。

冬十月辛未，派遣吏部郎中郭郛爲高麗生日使。辛巳，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夏

使來賀。夏國有兵，遣使來告。癸未，更定安泊强竊盗罪格。辛卯，以軍民共譽為廉能官條附善最法。

十一月丁酉朔，詔諸路按察使并兼轉運使。初設三司使，掌判鹽鐵、度支、勸農事。以樞密使紇石烈子仁兼三司使。癸卯，詔戒諭尚書省曰："國家之治，在於紀綱。紀綱所先，賞罰必信。今乃上自省部之重，下逮司縣之間，律度弗循，私懷自便。遷延曠歲，苟且成風，習此為恒，從何致理。朝廷者百官之本，京師者諸夏之儀。其勖自今，各懲已往，遵繩奉法，竭力赴功。無枉撓以循情，無依違而避勢，壹歸于正，用範乃民。"是日，御臨武殿試護衛。丁未，敕諭臨潢泰州路兵馬都總管承裔等修邊備。

乙卯，上不豫。丙辰，崩于福安殿，年四十一。大安元年春正月，謚曰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廟號章宗。二月甲申，葬道陵。

贊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又數問群臣漢宣綜核名實、唐代考課之法，蓋欲跨遼、宋而比迹於漢、唐，亦可謂有志於治者矣。然婢寵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傳授非人。向之所謂維持鞏固於久遠者，徒為文具，而不得為後世子孫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矣。昔揚雄氏有云："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蓋有以夫。

國發生戰爭，派遣使節前來報告。癸未，重新制定收留强竊盜治罪的條規。辛卯，將軍民共同稱譽爲廉能官附於考核優秀官吏的條規。

十一月丁酉初一，詔令各路按察使兼任轉運使。初次設置三司使，負責管理鹽鐵、財物的統計與支調、鼓勵農業生産的事。任命樞密使紇石烈子仁兼任三司使。癸卯，下詔誡諭尚書省道："國家的治理，在於法紀。法紀的首要任務，是賞罰一定要分明。如今上從省部這樣的重要部門，下到司縣之間，法律制度不遵循，各懷私心以求自便。遷延費時，苟且成風，習以爲常，怎麼能達到治理。朝廷是百官的根本，京師是各地的表率。從今後勉力而爲，各人記住以往的教訓，遵紀守法，竭力建功。不要枉法以徇私情，不要模棱兩可而迴避權勢，一切歸於正道，用以作民衆的典範。"當天，到臨武殿考試護衛。丁未，敕諭臨潢泰州路兵馬都總管承裔等整頓邊境防務。

乙卯，皇上生病。丙辰，在福安殿逝世，享年四十一。大安元年春正月，謚號叫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廟號章宗。二月甲申，葬於道陵。

贊曰：章宗在位二十年，上承世宗太平日久，國内小康，於是考正禮樂，修訂刑法，制訂官制，典章制度光彩奪目，成爲一代統治的典範。又多次向群臣詢問漢宣帝綜合考核名實是否相符、唐代考查官員的方法，實在想超過遼、宋而與漢、唐比肩，也可説是有志於治理國家的人了。然而寵婢獨攬朝政，繼承人没有建立，疏遠猜忌宗室，而傳位授國又不得其人。以前所謂維持鞏固到久遠，衹是空文，而不能被後世子孫遵用一天，金源氏從此衰落了。過去揚雄説過："秦的官員違背了秦的法度，秦的法度又違背了聖人的法度。"大概是有原因的吧。



金史卷十三

本紀第十三

衛紹王

衛紹王諱永濟，小字興勝，更諱允濟，章宗時避顯宗諱，詔改“允”為“永”。世宗第七子，母曰元妃李氏。衛王長身，美髯鬚，天資儉約，不好華飾。大定十一年，封薛王。是歲，進封滕王。十七年，授世襲猛安。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為秘書監。明年，轉刑部尚書。又明年，改殿前都點檢。二十九年，世宗崩，章宗即位，進封潞王。起復，判安武軍節度使。五月，至冀州，以到任表謝，賜詔優答。明昌二年，進封韓王。四年，改判興平軍。五年，改沁南軍。承安二年，改封衛王。三年，改昭義軍。

衛紹王名永濟，小字興勝，改名允濟，章宗時避顯宗的名諱，叫改“允”爲“永”。世宗的第七子，母親是元妃李氏。衛王個子高，髯鬚很美，天性儉樸節約，不愛華麗的裝飾。大定十一年，封爲薛王。這年，進封滕王。大定十七年，授世襲猛安。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爲秘書監。次年，改爲刑部尚書。又次年，改殿前都點檢。二十九年，世宗逝世，章宗即位，進封爲潞王。喪期未滿便復官，判安武軍節度使。五月，到冀州，呈上到任表致謝，賜詔說謝表很美。明昌二年，進封爲韓王。四年，改判興平軍。五年，改沁南軍。承安二年，改封衛王。三年，改任昭義軍。

泰和元年，改判彰德府事。五年，改判平陽府。初，章宗誅鄭王永蹈、趙王永中，久，頗悔之。七年，下詔追復舊封，仍賜謚。而永蹈無後，乃以衛王子按陳為鄭王後，賜衛王詔曰：“朕念鄭王自棄天常，以干國憲，藁瘞曠野，忽諸不祀，歷歲既久，深用愴然。親親之情，有懷難置。已詔追復舊爵，改葬如儀。稽考古禮，以卿之子按陳為鄭王後，謹其祭祀，卿其悉之。”已而改武定軍節度使。

泰和元年，改判彰德府事。五年，改判平陽府。當初，章宗殺鄭王永蹈、趙王永中，時間久了，很後悔。七年，下詔追復原有的封號，同時賜謚號。而永蹈没有後代，於是以衛王的兒子按陳爲鄭王的後人，賜給衛王的詔書說：“朕考慮鄭王自己背棄上天常道，因而觸犯國法，用草秆埋在曠野，忽略不祭，歷年既久，深爲此悲傷。親愛親人的情感，在心中難以放下。已下詔追復原有的爵位，依照應有的禮儀改葬。查考古代禮制，以卿的兒子按陳爲鄭王後人，恭謹地爲他舉行祭祀，卿可理解這番心意。”隨後改武定軍節度使。

八年十一月，自武定軍入朝。是

泰和八年十一月，從武定軍入朝。這時，章

時，章宗已感嗽疾，衛王且辭行，而章宗意留之。章宗初年，雅愛諸王，置王傅、府尉官以傳導德義。及永中、永蹈之誅，由是疏忌宗室，遂以王傅、府尉檢制王家，苛問嚴密，門户出入皆有籍。而衛王乃永蹈母弟，柔弱鮮智能，故章宗愛之。既無繼嗣，而諸叔兄弟多在，章宗皆不肯立，惟欲立衛王，故於辭行留之。無何，章宗大漸，元妃李氏、黄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顔匡定策。章宗崩，匡等傳遺詔，立衛王。衛王固讓，乃承詔舉哀，即皇帝位于柩前。明日，群臣朝見于大安殿。詔路府州縣爲大行皇帝服七日。

宗已患了咳嗽病，衛王將要辭行，而章宗有意留他。章宗初年，素來熱愛諸位親王，設置王傅、府尉官以教導德義。到永中、永蹈被殺，從此疏遠猜忌宗室，於是用王傅、府尉檢束控制王家，責問嚴密，門户出入都有記録。而衛王是永蹈的同母弟，柔弱缺乏智能，所以章宗愛他。章宗既没有繼承人，而衆多叔兄弟多在，章宗都不肯立，衹想立衛王，所以在辭行時留下他。没有多久，章宗病危，元妃李氏、黄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顔匡定策。章宗逝世，完顔匡等傳達遺詔，立衛王。衛王再三辭讓，於是接受詔命舉哀，在靈柩前即皇帝位。第二天，群臣在大安殿朝見。下詔各路府州縣爲初死的皇帝服喪七天。

大安元年正月辛丑，飛星如火，起天市垣，有尾，迹若赤龍。壬戌，改元，大赦。立元妃徒單氏爲皇后。

大安元年正月辛丑，流星如火，起於天市垣，有尾，軌迹像是紅色的龍。壬戌，改年號，大赦。立元妃徒單氏爲皇后。

二月乙丑朔，太白晝見，經天。壬辰，章宗内人范氏損其遺腹，以詔内外。初，章宗遺詔："内人有娠者兩人，生男則立爲儲貳。"至是平章政事僕散端等奏："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范氏産期合在正月，醫稱胎氣有損，用藥調治，脉息雖和，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爲尼。"封皇子六人爲王。

二月乙丑初一，太白星白天出現，經過天空。壬辰，章宗内人范氏喪失了遺腹子，詔告朝廷内外。當初，章宗遺詔説："内人有孕的兩人，生男便立爲太子。"到這時平章政事僕散端等奏："承御賈氏應當在十一月斷奶，如今則已出三個月了。范氏産期應在正月，醫生稱胎氣有損壞，用藥調治，脉息雖然平和，胎形已經消失。范氏願意削髮爲尼。"封皇子六人爲王。

三月甲辰，道陵禮成，大赦。詔曰："自今於朕名不連續，及昶、咏等字，不須别改。"以平章政事僕散端爲右丞相。

三月甲辰，道陵的禮儀完成，大赦。下詔説："從今後對朕的名不連續迴避，及昶、咏等字，不須另改。"以平章政事僕散端爲右丞相。

四月庚辰，殺章宗元妃李氏及承御賈氏。以平章政事完顔匡爲尚書令。

四月庚辰，殺章宗元妃李氏及承御賈氏。以平章政事完顔匡爲尚書令。

五月，高麗賀即位。試宏詞科。

五月，高麗來慶賀即位。考試宏詞科。

七月，幸海王莊，臨奠魯國公主。

七月，駕幸海王莊，臨祭魯國公主。

八月，萬秋節，宋遣使來賀。

八月，萬秋節，宋派遣使節前來慶賀。

九月，如大房山，謁奠睿陵、裕

九月，往大房山，拜祭睿陵、裕陵、道陵。

陵、道陵。百官表請建儲，不允。

十月，歲星犯左執法。己卯，詔戒勵風俗。

十一月，平陽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來。

十二月，詔平陽地震，人户三人死者免租稅一年，二人及傷者免一年，貧民死者給葬錢五千，傷者三千。尚書令申王完顏匡薨。右丞相僕散端為左丞相，進封兄鄆王永功為譙王，御史大夫張行簡為太保。

二年正月庚戌朔，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向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丈，没于濁中，至地復起，光散如火。

二月，客星入紫微垣，光散為赤龍。地大震，有聲如雷。以禮部侍郎耿端義為參知政事。

四月，校《大金儀禮》。北方有黑氣，如大道，東西亘天。徐、邳州河清五百餘里，以告宗廟社稷。

五月，詔儒臣編《續資治通鑑》。

六月，大旱。下詔罪己，振貧民闕食者。曲赦西京、太原兩路雜犯，死罪減一等，徒以下免。丙寅，地震。

七月，地震。

八月，地震。乙丑，立子胙王從恪為皇太子。萬秋節，宋遣使來賀。獵于近郊。夏人侵葭州。

九月，地大震。乙未，詔求直言，招勇敢，撫流亡。庚子，遣使慰撫宣德行省軍士。丙午，京師戒嚴。上日出巡撫，百官請視朝，不允。辛亥，宣德行省罷。癸丑，詔撫諭中都、西京、清、滄被兵民户。

十一月，獵于近郊。中都大悲閣東渠内火自出，逾旬乃滅。閣南刹竿下石罅中火自出，人近之即滅，俄復

百官上表請立太子，不同意。

十月，歲星犯左執法。己卯，下詔整治和激勵風俗。

十一月，平陽地震，有聲音如雷鳴，從西北方傳來。

十二月，下詔因平陽地震，人户有三個人死的免租稅一年，有二人死及負傷的免一年，貧民死的給安葬錢五千，傷的三千。尚書令申王完顏匡去世。右丞相僕散端爲左丞相，進封兄鄆王永功爲譙王，御史大夫張行簡爲太保。

大安二年正月庚戌初一，中午有流星出現，像盆一樣大，碧色，向西運行，漸漸大如車輪，尾長數丈，消失在濁星中，到地面又躍起，光芒四射如火。

二月，客星進入紫微垣，光綫散射成紅色的龍。地大震，有聲音如雷鳴。以禮部侍郎耿端義爲參知政事。

四月，校定《大金儀禮》。北方有黑氣，像一條大路，貫穿東西天空。徐、邳州的黄河水清了五百餘里，將這事祭告宗廟社稷。

五月，詔儒臣編《續資治通鑑》。

六月，大旱。下詔歸罪自己，賑濟貧民缺少食物的人。特赦西京、太原兩路各類罪犯，死罪減一等，徒罪以下免治罪。丙寅，地震。

七月，地震。

八月，地震。乙丑，立子胙王從恪爲皇太子。萬秋節，宋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到近郊打獵。夏人侵犯葭州。

九月，地大震。乙未，下詔徵求直言，招募勇敢軍人，安撫流亡民衆。庚子，派遣使者慰問優撫宣德行省的軍士。丙午，京城戒嚴。皇上天天出外巡視安撫，百官請臨朝，不同意。辛亥，撤銷宣德行省。癸丑，下詔安撫告諭中都、西京、清、滄遭受兵災的民户。

十一月，到近郊打獵。中都大悲閣東渠内自動出火，超過十天纔滅。閣南刹竿下的石縫中也自動出火，人走近便滅，一會兒又出現，像這樣

出，如是者復旬日。中都火燬民居。

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是歲大饑。禁百姓不得傳説邊事。

三年正月乙酉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熒惑入氐中。

二月，熒惑犯房宿。有大風從北來，發屋折木，通玄門重關折，東華門重關折。

閏月，熒惑犯鍵閉星。

三月，大悲閣災，延及民居。有黑氣起北方，廣長若大堤，内有三白氣貫之，如龍虎狀。括民間馬，令職官出馬有差。

四月，我大元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來征。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乞和。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胡沙行省事備邊。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奥屯忠孝爲尚書右丞。户部尚書梁瑭爲參知政事。

六月壬寅，更定軍前賞罰格。

八月，詔獎諭行省官，慰撫軍士。千家奴、胡沙自撫州退軍，駐于宣平。河南大名路軍逃歸，下詔招撫之。

九月，千家奴、胡沙敗績于會河堡，居庸關失守。禁男子不得輒出中都城門。大元前軍至中都，中都戒嚴。參知政事梁瑭鎮撫京城。

十月，每夜初更正，東、西北天明如月初出，經月乃滅。熒惑犯壘壁陣。上京留守徒單鎰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兵二萬衛中都。泰州刺史术虎高琪屯通玄門外。上巡撫諸軍。罷宣德行省。

十一月，殺河南陳言人郝贊。以上京留守徒單鎰爲右丞相。簽中都在城軍。紇石烈胡沙虎棄西京，走還京

又有十天。中都火燒民房。

十二月乙卯初一，發生日食。

當年大饑荒。禁止百姓傳説邊境發生的事。

大安三年正月乙酉初一，宋、高麗、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熒惑星進入氐宿中。

二月，熒惑星侵犯房宿。有大風從北方颳來，掀屋折樹，通玄門的重關斷折，東華門的重關斷折。

閏月，熒惑星侵犯鍵閉星。

三月，大悲閣發生火災，蔓延到民房。有黑氣起於北方，長寬像大堤，内有三道白氣貫穿，像龍虎的形狀。搜括民間的馬匹，命令職官分别出馬。

四月，我大元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前來征討。派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胡沙行省事加强邊防。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奥屯忠孝爲尚書右丞。户部尚書梁瑭爲參知政事。

六月壬寅，重新制定軍前賞罰的規格。

八月，下詔獎勵告諭行省的官員，撫慰軍士。千家奴、胡沙從撫州退兵，駐在宣平。河南大名路軍隊逃歸，下詔招撫他們。

九月，千家奴、胡沙在會河堡戰敗，居庸關失守。禁止男子隨便出中都城門。大元的先頭部隊到達中都，中都戒嚴。參知政事梁瑭鎮守安撫京城。

十月，每夜初更正，東、西北天空明亮得像月亮剛出來時一樣，過了一個月纔滅。熒惑星侵犯壘壁陣。上京留守徒單鎰派遣同知烏古孫兀屯率兵二萬保衛中都。泰州刺史术虎高琪駐兵在通玄門外。皇上巡視安撫各軍。撤銷宣德行省。

十一月，殺河南陳述意見的人郝贊。以上京留守徒單鎰爲右丞相。簽差中都城内的軍隊。紇石烈胡沙虎放棄西京，跑回京師，就以他爲右副

師，即以為右副元帥，權尚書左丞。是時，德興府、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歸大元。初，徒單鎰請徙桓、昌、撫百姓入内地。上信梁瑾議，以責鎰曰："是自蹙境土也。"及大元已定三州，上悔之。至是，鎰復請置行省事于東京，備不虞。上不悦曰："無故遣大臣，動摇人心。"未幾，東京不守，上乃大悔。右副元帥胡沙虎請兵二萬屯宣德，詔與三千人屯嬀川。平章政事千家奴、參知政事胡沙坐覆全軍，千家奴除名，胡沙責授咸平路兵馬總管。萬户佤頭屯古北口。

元帥，暫代尚書左丞。這時，德興府、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部過平、灤，南到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到忻、代，都已歸大元。當初，徒單鎰請遷移桓、昌、撫的百姓到内地。皇上相信梁瑾的議論，用以責備徒單鎰道："這是自我縮小領土。"到大元已平定三州，皇上很後悔。到這時，徒單鎰又請在東京設置行省事，以防意外。皇上不高興地説："無故派遣大臣，動摇人心。"没有多久，東京失守，皇上纔大爲後悔。右副元帥胡沙虎請兵二萬駐扎宣德，詔令撥給三千人駐扎嬀川。平章政事千家奴、參知政事胡沙因全軍覆没，千家奴被開除，胡沙貶授任咸平路兵馬總管。萬户佤頭屯兵古北口。

十二月，簽陝西兩路漢軍五千人赴中都。太保張行簡、左丞相僕散端宿禁中議軍事。左丞相僕散端罷。

十二月，簽差陝西兩路漢軍五千人開赴中都。太保張行簡、左丞相僕散端住宿在宫禁中商議軍事。左丞相僕散端被罷官。

崇慶元年正月己酉朔，改元，赦。宋、夏遣使來賀。右副元帥胡沙虎請退軍屯南口，詔數其罪，免之。

崇慶元年正月己酉初一，改年號，大赦。宋、夏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右副元帥胡沙虎請退軍屯駐南口，下詔列舉他的罪狀，被免職。

三月，大旱。遣使册李遵頊為夏國王。以御史大夫福興為參知政事。參知政事孟鑄為御史大夫。夏人犯葭州，延安路兵馬總管完顏奴婢禦之。

三月，大旱。派遣使節册封李遵頊爲夏國王。任命御史大夫福興爲參知政事。參知政事孟鑄爲御史大夫。夏人侵犯葭州，延安路兵馬總管完顏奴婢抵禦。

五月，簽陝西勇敢軍二萬人，射糧軍一萬人，赴中都。括陝西馬。安武軍節度使致仕賈鉉起復參知政事。參知政事福興為尚書左丞。詔賣空名敕牒。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以南京留守僕散端為河南、陝西安撫使，提控軍馬。

五月，簽差陝西勇敢軍二萬人，射糧軍一萬人，開赴中都。搜括陝西的馬匹。以安武軍節度使退休的賈鉉被起用爲參知政事。參知政事福興爲尚書左丞。下詔出賣空名敕牒。河東、陝西大饑荒，一斗米賣錢數千，到處都是餓死的流民。以南京留守僕散端爲河南、陝西安撫使，管理軍馬。

七月，有風自東來，吹帛一段，高數十丈，飛動如龍形，墜於拱辰門。

七月，有風從東邊颳來，吹起帛一段，高數十丈，飛動如龍的形狀，墜落在拱辰門。

八月，萬秋節，以兵事不設宴。

八月，萬秋節，因有戰事不設宴。

十月，曲赦西京、遼東、北京。

十月，特赦西京、遼東、北京。

十一月，賑河東南路、南京路、

十一月，賑濟河東南路、南京路、陝西東

陝西東路、山東西路、衛州旱災。

十二月，夏國王李遵頊謝封册。

至寧元年正月，賑河東、陝西饑。

二月，詔撫諭遼東。知大名府事烏古論誼謀不軌，伏誅。

三月，太陰、太白與日并見，相去尺餘。

五月，改元。詔諭咸平路契丹部人之嘯聚者。起胡沙虎復為右副元帥，領武衛軍三千人屯通玄門外。陝西大旱。

六月，夏人犯保安州，殺刺史，犯慶陽府，殺同知府事。以户部尚書胥鼎、刑部尚書王維翰為參知政事。

八月，尚書左丞完顏元奴將兵備邊。詔軍官、軍士賜賚有差。大霧，晝晦。治中福海别將兵屯城北。辛卯，胡沙虎矯詔以誅反者，招福海執而殺之，奪其兵。壬辰，自通玄門入，殺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刑部侍郎徒單没撚於廣陽門西。福海男符寶鄯陽、都統石古乃率衆拒戰，死之。胡沙虎叩東華門，遣人呼守直親軍百户冬兒、五十户蒲察六斤，不應。許以世襲猛安、三品官職，亦不應。都點檢徒單渭河縋而出，護衛斜烈捂鎖啓門，胡沙虎以兵入宫，盡逐衛士，代以其黨，自稱監國都元帥。癸巳，逼上出宫，以素車載至故邸，以武衛軍二百人錮守之。尚宫左夫人鄭氏為内職，掌寶璽，聞難，端居璽所待變。胡沙虎遣黄門入收璽，鄭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黄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脱計。"鄭厲聲駡曰："若輩宫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之，反為逆竪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

路、山東西路、衛州遭旱災的災民。

十二月，夏國主李遵頊謝封册。

至寧元年正月，賑濟河東、陝西的飢民。

二月，下詔安撫告諭遼東。知大名府事烏古論誼圖謀不軌，被處死。

三月，月亮、太白星與太陽一齊出現，相距一尺多。

五月，改年號。下詔告諭咸平路契丹部中聚集起事的人。起用胡沙虎復職爲右副元帥，領武衛軍三千人屯駐在通玄門外。陝西大旱。

六月，夏人侵犯保安州，殺刺史，侵犯慶陽府，殺同知府事。任命户部尚書胥鼎、刑部尚書王維翰爲參知政事。

八月，尚書左丞完顏元奴率兵加强邊防。下詔分别賞賜軍官、士兵。大霧，白天昏暗。治中福海另外帶兵屯駐城北。辛卯，胡沙虎假托詔旨誅殺反叛者，招來福海抓住殺掉，奪了他的軍隊。壬辰，從通玄門入城，在廣陽門西殺死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刑部侍郎徒單没撚。福海的兒子符寶鄯陽、都統石古乃率衆抵抗，戰死。胡沙虎敲東華門，派人喊值班的親軍百户冬兒、五十户蒲察六斤，不答應。許給世襲猛安、三品職官，也不答應。都點檢徒單渭河吊繩索而出，護衛斜烈破鎖開門，胡沙虎帶兵入宫，全部趕跑衛士，用他的黨羽代替，自稱爲監國都元帥。癸巳，逼迫皇上出宫，用素色車載到過去的住宅，用武衛軍二百人嚴密把守。尚宫左夫人鄭氏爲内職，掌管寶璽，得知發生禍難，端坐在放璽的地方等待事變。胡沙虎派黄門官進去取璽，鄭氏説："璽，是天子所用的，胡沙虎是人臣，取去將要幹什麽?"黄門官説："如今天時大變，皇上還不能自保，何况璽呢。御侍應當考慮自我脱身的主意。"鄭氏厲聲駡道："你們是宫中的近侍，受到的恩遇尤其隆厚，君主有難你不用死報答，反倒爲逆賊奪璽麽。我可以必死，璽決不給。"於是閉着眼睛不説話。黄門官退出。胡沙虎便取"宣命之寶"，僞授他的同黨醜奴爲德州防禦使、烏古論

不語。黄門出。胡沙虎卒取“宣命之寶”，僞除其黨醜奴為德州防禦使、烏古論奪剌順天軍節度使、提控宿直將軍徒單金壽永定軍節度使，及其餘黨凡數十人，皆遷官。遂使宦者李思中害上於邸。誘奉御和尚使作書急召其父左丞元奴議事，元奴以軍來，并其子皆殺之。

奪剌爲順天軍節度使、提控宿直將軍徒單金壽爲永定軍節度使，及其餘黨共數十人，都升官。於是派宦官李思中到住宅中害死皇上。引誘奉御和尚寫信急召他父親左丞元奴議事，元奴帶着軍隊前來，連同他的兒子都被殺。

九月甲辰，宣宗即位。丁未，詣邸臨奠，伏哭盡哀。敕以禮改葬。胡沙虎請廢為庶人，詔百官議于朝堂，議者二百餘人。太子少傅奥屯忠孝、侍讀學士蒲察思忠請從廢黜，户部尚書武都、拾遺田庭芳等三十人請降為王侯，太子太保張行簡請用漢昌邑王、晋海西公故事，侍御史完顏訛出等十人請降復王封。胡沙虎固執前議，宣宗不得已，乃降封東海郡侯。昭雪道陵元妃李氏、承御賈氏。

九月甲辰，宣宗即位。丁未，到皇上住宅臨祭，伏身痛哭以盡哀思。敕令據禮儀改葬。胡沙虎請廢爲庶人，詔百官在朝堂討論，參加討論的共二百餘人。太子少傅奥屯忠孝、侍讀學士蒲察思忠主張廢黜，户部尚書武都、拾遺田庭芳等三十人主張降爲王侯，太子太保張行簡主張用漢昌邑王、晋海西公的先例，侍御史完顏訛出等十人主張降爲封王。胡沙虎固執先前的意見，宣宗不得已，於是降封爲東海郡侯。昭雪道陵元妃李氏、承御賈氏。

十月辛亥，元帥右監軍术虎高琪殺胡沙虎于其第。胡沙虎者，紇石烈執中也。宣宗乃下詔削其官爵。贈石古乃順州刺史，鄯陽順天軍節度副使，凡從二人拒戰者，千户賞錢五百貫，謀克三百貫，蒲輦散軍二百貫，各遷官兩階，戰没者贈賞付其家。冬兒加龍虎衛上將軍，再遷宿直將軍。蒲察六斤加定遠大將軍、武衛軍鈐轄。石古乃子尚幼，給俸八貫石，敕有司，俟其年十五以聞。貞祐四年，詔追復衛王，謚曰紹。

十月辛亥，元帥右監軍术虎高琪在胡沙虎的住宅將他殺死。胡沙虎，就是紇石烈執中。宣宗於是下詔削奪胡沙虎的官爵。追贈石古乃爲順州刺史，鄯陽爲順天軍節度副使，凡是跟從二人抵抗過的，千户賞錢五百貫，謀克三百貫，蒲輦散軍二百貫，各升官兩級，戰死者的贈賞交付給他的家屬。冬兒加龍虎衛上將軍，再升宿直將軍。蒲察六斤加定遠大將軍、武衛軍鈐轄。石古乃的兒子還年幼，給俸八貫石，令有關部門，等他十五歲時奏聞。貞祐四年，下詔追復衛王，謚號叫紹。

贊曰：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滅亡已有徵矣。身弑國蹙，記注亡失，南遷後不復紀載。皇朝中統三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有志論著，求大安、崇慶事不可得，采摭當時詔令，故金部令史竇祥年八十九，耳目聰明，能記憶舊事，從之得二十餘條。司天提點張正之寫災異十六條，

贊曰：衛紹王的政治亂於内，軍隊敗於外，他的滅亡已有徵兆了。自身被殺，國土遭削割，記注史料散佚，南遷後不再有記載。皇朝中統三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有志著書，搜求大安、崇慶時的史事不可得，摘取當時的詔令，原金部令史竇祥年紀已八十九，耳聰目明，能回憶舊事，從他那裏得到二十餘條。司天提點張正之寫災異十六條，張承旨家的手記本載有舊事五條，金禮

張承旨家手本載舊事五條，金禮部尚書楊雲翼日録四十條，陳老日録三十條，藏在史館。條件雖多，重複者三之二。惟所載李妃、完顔匡定策，獨吉千家奴兵敗，紇石烈執中作難，及日食、星變、地震、氛祲，不相背盭。今校其重出，删其繁雜。《章宗實録》詳其前事，《宣宗實録》詳其後事。又於金掌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援璽一事，附著于篇，亦可以存其梗概云爾。

部尚書楊雲翼的日記四十條，陳老日記三十條，藏在史館。條記件數雖多，重複的有三分之二。惟有所載李妃、完顔匡定策，獨吉千家奴兵敗，紇石烈執中發難，以及日食、星變、地震、雲氣的凶兆，不相矛盾。今校出其中的重複，删去其中的繁雜。《章宗實録》詳載前面的事，《宣宗實録》詳載後面的事。又在金掌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記的材料中，得資明夫人鄭氏持璽一事，附載於篇中，也可以保存當時史實的梗概。

金史卷十四

本紀第十四

宣宗(上)

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諱珣，本名吾睹補，顯宗長子，母曰昭華劉氏。大定三年癸未歲生，世宗養于宮中。十八年，封温國公，加特進。二十六年，賜今名。二十九年，進封豐王，加開府儀同三司，累判兵、吏部，又判永定、彰德等軍。承安元年，進封翼王。泰和五年，改賜名從嘉。八年，進封邢王，又封昇王。所至著祥異。

至寧元年八月，衛紹王被弑，徒單鎰等迎于彰德府。既至京，親王、百官上表勸進。

九月甲辰，即皇帝位於大安殿。以紇石烈胡沙虎爲太師、尚書令兼都元帥，封澤王。乙巳，諭尚書省，事有規畫者皆即規畫，悉依世宗所行行之。丙午，以駙馬雄名第賜胡沙虎。丁未，諭宰臣曰：“朕即大位，群臣凡有所見，各直言勿隱。”臨奠于衛紹王第。有司奏，舊禮當設坐哭。上命撤坐，伏哭盡哀。敕有司，以禮改葬。戊申，御仁政殿視朝。賜胡沙虎坐，胡沙虎不辭。辛亥，封皇子守禮爲遂王，守純爲濮王，皇女温國公主。夔王永升薨，上親臨奠。大元遣乙里只來。壬子，改元貞祐，大赦。恩賚中外臣民有差。丙辰，左諫

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名珣，本名吾睹補，是顯宗的長子，母親是昭華劉氏。大定三年癸未年生，世宗把他養在宮中。十八年，封温國公，加特進。二十六年，賜現在的名字。二十九年，進封豐王，加開府儀同三司，累判兵、吏部，又判永定、彰德等軍。承安元年，進封翼王。泰和五年，改賜名從嘉。八年，進封邢王，又封昇王。所到之地都顯現吉祥異事。

至寧元年八月，衛紹王被殺，徒單鎰等到彰德府迎接。到京城後，親王、百官上表勸他繼位。

九月甲辰，在大安殿即皇帝位。以紇石烈胡沙虎爲太師、尚書令兼都元帥，封澤王。乙巳，指示尚書省，事情有需要規劃的都立即規劃，完全依世宗時所規定的辦。丙午，將駙馬雄名的住宅賜給胡沙虎。丁未，指示宰臣道：“朕即大位，群臣凡有什麽見解，各自直言，不要隱瞞。”到衛紹王的住所奠祭。有關官員上奏，按舊禮應當設置座位哭奠。皇上命令撤去座位，伏着哭得極盡哀痛。令有關部門，按禮儀改葬。戊申，到仁政殿處理朝政，賜胡沙虎座，胡沙虎不推辭。辛亥，封皇子守禮爲遂王，守純爲濮王，皇女爲温國公主。夔王永升去世，皇上親自去奠祭。大元派遣使臣前來。壬子，改年號爲貞祐，大赦。分別恩賞中外的臣民。丙辰，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奏章論崇尚節儉、廣泛聽取并采納意見、賞罰分

議大夫張行信上章言崇節儉、廣聽納、明賞罰三事。尚書右丞相徒單鎰進左丞相，封廣平郡王。庚申，澤王胡沙虎等議廢故衛王為庶人，上曰："朕徐思之，以諭卿等。"壬戌，授胡沙虎中都路和魯忽土世襲猛安。丙寅，詔諭六品以下官，事有可言者言之無隱。

明三件事。尚書右丞相徒單鎰進爲左丞相，封廣平郡王。庚申，澤王胡沙虎等討論廢已故衛王爲平民，皇上説："朕慢慢考慮，再告訴卿等。"壬戌，授胡沙虎爲中都路和魯忽土世襲猛安。丙寅，下詔告諭六品以下官，事情有可論奏的便論奏，不要隱瞞。

閏月戊辰朔，拜日于仁政殿，自是每月吉為常。授尚書左丞相徒單鎰中都路迭魯猛安。庚午，上復舊名珣，詔所司，告天地廟社。前所更名二字，自今不須迴避。辛未，詔追尊皇妣為皇太后。是日，皇妃、皇子至自彰德府。遣使使宋。己卯，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疏請立皇太子。甲申，立子守忠為皇太子。丙戌，詔降故衛王為東海郡侯。甲午，減定監察御史為十二員。

閏月戊辰初一，在仁政殿拜日，從此每月初一爲常禮。授尚書左丞相徒單鎰爲中都路迭魯猛安。庚午，皇上恢復舊名珣，下詔有關部門，將此事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以前所改名的兩個字，從今後不須迴避。辛未，下詔追尊亡母爲皇太后。當天，皇妃、皇子從彰德府到京。派遣使節出使宋。己卯，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疏請立皇太子。甲申，立子守忠爲皇太子。丙戌，下詔降原衛王爲東海郡侯。甲午，決定減少監察御史爲十二員。

冬十月丁酉朔，京師戒嚴。辛丑，大元乙里只來。乙巳，詔應遷加官賞，諸色人與本朝人一體。庚戌，敕有司，皇太子册禮，俟邊事息然後舉行。辛亥，元帥右監軍术虎高琪戰于城北，凡兩敗績而歸，就以兵殺胡沙虎于其第，持其首詣闕待罪。赦之，仍授左副元帥。壬子，殿前都點檢紇石烈特末也等補外。甲寅，張行信上封事，言正刑賞、擇將帥，及鄯陽、石古乃之冤。大元兵下涿州。設京城鎮撫彈壓官。置招賢所。癸亥，放宫女百三十人。

冬十月丁酉初一，京師戒嚴。辛丑，大元使臣前來。乙巳，下詔凡是應當升官加官及賞賜的人，各族人與本朝人等同對待。庚戌，令有關部門，皇太子的册封禮，等到邊事平息然後舉行。辛亥，元帥右監軍术虎高琪在城北戰鬥，兩次戰敗而歸，就率軍隊在胡沙虎的住宅將他殺死，手持胡沙虎的頭顱到朝廷請罪。赦免他，同時授任左副元帥。壬子，殿前都點檢紇石烈特末也等出任地方官。甲寅，張行信上密封奏章，論嚴正刑賞、選擇將帥，以及鄯陽、石古乃的冤屈。大元的軍隊攻下涿州。設置京城鎮撫彈壓官。設置招賢所。癸亥，放宫女一百三十人出宫。

十一月戊辰，夏人攻會州，徒單醜兒出兵擊走之。庚午，將乞和于大元，詔百官議于尚書省。以横海軍節度使承暉為尚書右丞，耿端義為參知政事。癸未，詔贈死事裴滿福興及鄯陽、石古乃官。大元兵徇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又徇河間府、滄州。乙

十一月戊辰，夏人進攻會州，徒單醜兒出兵打跑他們。庚午，準備向大元求和，詔百官到尚書省商議。以横海軍節度使承暉爲尚書右丞，耿端義爲參知政事。癸未，下詔追贈爲國事而死的裴滿福興及鄯陽、石古乃官。大元兵攻觀州，刺史高守約戰死。又攻河間府、滄州。乙未，制定丢失委任官職文憑的條規。

未，定亡失告身文憑格。

十二月丁酉朔，上御應天門，詔諭軍士，仍出銀以賜之。平章政事徒單公弼進尚書右丞相，尚書右丞承暉進都元帥兼平章政事，左副元帥术虎高琪進平章政事兼前職。

二年春正月丁卯朔，以邊事未息，詔免朝賀。辛未，大元兵徇彰德府，知府事黄摑九住死之。宋人攻秦州，統軍使石抹仲温擊却之。癸未，有司奏，請權止今年禘享、朝獻原廟及皇太后册禮，從之。乙酉，徵處士王澮，不至。大元兵徇益都府。命有司復議本朝德運。乙未，大元兵徇懷州，沁南軍節度使宋扆死之。

二月丙申朔。壬子，大元乙里只扎八來。丙辰，罷按察司。壬戌，大元乙里只復來。

三月辛未，遣承暉詣大元請和。丁丑，赦國內。癸未，京師大括粟。甲申，大元乙里只扎八來。詔百官議于尚書省。戊子，以濮王守純為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權都元帥府事。庚寅，奉衛紹王公主歸于大元太祖皇帝，是為公主皇后。辛卯，詔許諸人納粟買官。京師戒嚴。壬辰，大元兵下嵐州，鎮西軍節度使烏古論仲温死之。

夏四月乙未朔，以知大興府事胥鼎為尚書右丞。戊戌，奉遷昭聖皇后柩于新寺。時山東、河北諸郡失守，惟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徐、邳、海數城僅存而已，河東州縣亦多殘毁。兵退，命僕散安貞等為諸路宣撫使，安集遺黎。至是以大元允和議，大赦國内。癸卯，權厝昭聖皇后于新寺。甲辰，詔有司具陣亡人子孫以備録用。丁未，以都元帥承暉為右丞相。庚戌，左丞相、監修國史廣平

十二月丁酉初一，皇上到應天門，下詔告諭軍士，同時拿出銀兩賜給他們。平章政事徒單公弼升爲尚書右丞相，尚書右丞承暉升爲都元帥兼平章政事，左副元帥术虎高琪升爲平章政事兼前職。

貞祐二年春正月丁卯初一，因邊事未平息，下詔免朝賀。辛未，大元兵進攻彰德府，知府事黄摑九住戰死。宋人進攻秦州，統軍使石抹仲温擊退他們。癸未，有關官員上奏，請求暫停今年禘祭、祭祀原廟及皇太后的册禮，同意。乙酉，徵召處士王澮，不到。大元兵進攻益都府。命令有關部門重議本朝在五德中的命運。乙未，大元兵進攻懷州，沁南軍節度使宋扆戰死。

二月丙申初一。壬子，大元使臣扎八前來。丙辰，撤銷按察司。壬戌，大元使臣再次前來。

三月辛未，派遣承暉到大元請和。丁丑，大赦國内。癸未，京城大肆徵收糧食。甲申，大元使臣扎八前來。詔百官到尚書省討論。戊子，以濮王守純爲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暫代都元帥府事。庚寅，將衛紹王公主嫁給大元太祖皇帝，這就是公主皇后。辛卯，下詔允許大家交糧買官。京師戒嚴。壬辰，大元兵攻下嵐州，鎮西軍節度使烏古論仲温戰死。

夏四月乙未初一，以知大興府事胥鼎爲尚書右丞。戊戌，奉遷昭聖皇后的靈柩到新寺。這時山東、河北各郡已失守，衹有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徐、邳、海數城僅存而已，河東的州縣也多殘破。敵兵退後，命令僕散安貞等爲諸路宣撫使，安撫招集遺民。這時因大元答應和議，大赦國内。癸卯，暫時將昭聖皇后的靈柩停放在新寺。甲辰，下詔有關部門開具陣亡人子孫的名單以備録用。丁未，以都元帥承暉爲右丞相。庚戌，左丞相、監修國史廣平郡王徒單鎰去世。乙卯，尚書省奏請巡視南京，下詔同意。己未，安

郡王徒單鎰薨。乙卯，尚書省奏巡幸南京，詔從之。己未，葬衛紹王。

五月癸酉，承暉加金紫光禄大夫，封定國公。尚書左丞抹撚盡忠加崇進，封申國公。甲戌，霍王從彝薨。乙亥，輟朝。上决意南遷，詔告國内。太學生趙昉等上章極論利害，以大計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諭而遣之。詣原廟奉辭。戊寅，將發，雨，不果行。以南京留守僕散端等嘗請臨幸，及行，先詔諭之。辛巳，詔遷衛紹、鎬厲王家屬于鄭州。壬午，車駕發中都。是日雨，至甲申止。丙戌，次定興。禁有司扈從踐蹂民田。丁亥，次安肅州，元帥右監軍完顏弼以兵迎見。癸巳，次中山府，敕扈從軍所踐禾稼，計直酬之。

六月甲午朔，以按察轉運使高汝礪為參知政事。癸丑，次内丘縣。大元乙里只來。戊午，次彰德府，曲赦其境内。庚申，次鉅橋鎮。是日，南京行宫寶鎮閣災。壬戌，次宜村。黄龍見西北。

秋七月，車駕至南京。詔立元妃温敦氏為皇后。

八月甲午，以立后，百官上表稱賀。庚子，皇太子至自中都。丁未，夏人入邊，命移文責之。甲寅，罷經略司。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上書言事。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皇孫生。癸亥，山東路報萊州之捷。辛未，立監察御史升黜格。庚辰，詔訓練軍士。丁亥，諭宣徽院，正旦、生辰不須進物。太白晝見于軫。戊子，禁軍官圍獵。

冬十月甲午，詔遣官市木波、西羌馬。陝西軍户戰死者給糧贍其家。丁酉，大元兵徇順州，勸農使王晦死

葬衛紹王。

五月癸酉，承暉加金紫光禄大夫，封定國公。尚書左丞抹撚盡忠加崇進，封申國公。甲戌，霍王從彝去世。乙亥，停止上朝。皇上下决心南遷，詔告國内。太學生趙昉等上奏章極力論列利弊，因大計已定，不能中止，都慰勉告諭而打發回去。到原廟告辭。戊寅，將要出發，下雨，未能成行。因南京留守僕散端等曾請臨幸，到出發時，先下詔告諭他們。辛巳，下詔遷衛紹王、鎬厲王的家屬到鄭州。壬午，車駕由中都出發。當天下雨，到甲申纔停。丙戌，住定興。禁止各部門和隨從踐踏民田。丁亥，住安肅州，元帥右監軍完顏弼帶軍隊迎接并進見。癸巳，住中山府，下令被扈駕軍隊所踩壞的莊稼，計算價錢賠償。

六月甲午初一，任命按察轉運使高汝礪爲參知政事。癸丑，住内丘縣。大元使臣前來。戊午，住彰德府，特赦該府境内。庚申，住鉅橋鎮。當日，南京行宫寶鎮閣發生火災。壬戌，住宜村。黄龍出現在西北。

秋七月，車駕到達南京。下詔立元妃温敦氏爲皇后。

八月甲午，因立皇后，百官上表稱賀。庚子，皇太子從中都來到南京。丁未，夏人攻入邊界，命令遞交文書譴責他們。甲寅，撤銷經略司。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上書論事。

九月壬戌初一，發生日食。皇孫出生。癸亥，山東路報告萊州的勝利。辛未，制定監察御史升官及貶黜的規格。庚辰，下詔訓練軍隊。丁亥，指示宣徽院，正旦、生日不須上貢物品。太白星白天出現在軫宿。戊子，禁止軍官圍獵。

冬十月甲午，下詔派官買木波、西羌的馬匹。陝西軍户戰死者，供給糧食贍養他們的家屬。丁酉，大元兵進攻順州，勸農使王晦戰死。

之。壬寅，左副元帥兼尚書左丞抹撚盡忠進平章政事。以御史中丞孛术魯德裕爲參知政事兼簽樞密院事。曲赦中都路。乙卯，遣參知政事孛术魯德裕行尚書省于大名府。丙辰，大元兵收成州。諭大名行省，貶損用度。德州防禦使完顏醜奴伏誅。

十一月丁卯，以御史大夫僕散端爲尚書左丞相。曲赦山東路。辛未，詔賜衛紹王家屬既稟。詔有司答夏國牒。丙子，許諸色人試武舉。蘭州譯人程陳僧叛，西結夏人爲援。辛巳，熒惑犯房宿鈎鈐星。癸未，曲赦遼東路。敕罷宣撫司輒擬官。

十二月戊戌，遣真定行元帥府事永錫等援中都。頒勸農詔。丁未，以和議既定，聽民南渡。乙卯，登州刺史耿格伏誅，流其妻孥。大元兵徇懿州，節度使高閭山死之。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宋遣使來賀。壬戌，遣内侍諭永錫防邊，毋以和議爲辭。癸亥，曲宴群臣、宋使。定文武五品以上侍坐員，遂爲常制。乙丑，詔宣撫阿海、總管合住討賊劉二祖、張汝楫。戊辰，尚書省言："内外軍人入粟補官者多，行伍浸虛。請俟平定，應監差者與三酬，門户有職事者升一等，其子弟應蔭者罷之。"上可其奏。乙亥，夏人犯環州。北京軍亂，殺宣撫使奥屯襄。丁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降於大元。辛巳，皇太子疾。輟朝。乙酉，皇太子薨。

二月辛卯，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及斜卯毛良虎等敗夏人于州境，詔進官有差。大元乙里只來。壬辰，上臨奠皇太子殯所。有司奏辰日不哭，上曰："父子至親，何可拘忌？"命御史中丞李英、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領

壬寅，左副元帥兼尚書左丞抹撚盡忠升爲平章政事。以御史中丞孛术魯德裕爲參知政事兼簽樞密院事。特赦中都路。乙卯，派遣參知政事孛术魯德裕到大名府行尚書省事。丙辰，大元兵攻取成州。指示大名行省，削減費用。德州防禦使完顏醜奴被處死。

十一月丁卯，以御史大夫僕散端爲尚書左丞相。特赦山東路。辛未，下詔賜官糧給衛紹王的家屬。詔有關部門答覆夏國牒文。丙子，允許各族人考試武舉。蘭州的翻譯程陳僧叛變，勾結西部的夏人爲後援。辛巳，熒惑星侵犯房宿的鈎鈐星。癸未，特赦遼東路。敕令停止宣撫司隨意擬定官員。

十二月戊戌，派遣真定行元帥府事永錫等援救中都。頒布勸農詔。丁未，因和議已定，聽任民衆南渡。乙卯，登州刺史耿格被處死，流放他的妻子兒女。大元兵攻懿州，節度使高閭山戰死。

貞祐三年春正月辛酉初一，宋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壬戌，派遣内侍指示永錫防邊，不要以和議爲藉口。癸亥，私宴群臣、宋使節。定文武五品以上官爲侍坐人員，今後成爲經常制度。乙丑，詔宣撫阿海、總管合住討伐盗賊劉二祖、張汝楫。戊辰，尚書省奏："京城内外軍人納糧補官的很多，軍隊漸漸空虛。請等平定之後，應監差的給三倍酬賞，家裏有職事的升一等，他們的子弟有應得蔭恩的取消。"皇上同意他們的奏章。乙亥，夏人侵犯環州。北京的軍隊發生騷亂，殺宣撫使奥屯襄。丁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率領他的軍隊投降大元。辛巳，皇太子生病。停止臨朝。乙酉，皇太子去世。

二月辛卯，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及斜卯毛良虎等在州境打敗夏人，下詔分别等級升官。大元使臣前來。壬辰，皇上到皇太子停柩的地方設祭。有關官員奏生日不能哭，皇上説："父子是最親的，豈可拘泥於忌諱？"命令御史中丞李英、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領兵護送糧餉到中都，交

兵護餉中都，付以空名宣敕，許視功遷敘，逗撓者治以軍律。乙未，改寧邊州隸嵐州。丁酉，詔諸色人遷官并視女直人，有司妄生分别，以違制論，從户部郎中奥屯阿虎請也。辛丑，敕宰臣饋乙里只酒饌。壬寅，頒獎諭官吏軍民詔，曲赦，招撫北京作亂者。丙午，尚書省以南遷後，吏部秋冬置選南京，春夏置選中都，赴調者不便，請并選於南京。從之。武清縣巡檢梁佐、柳口巡檢李咬住以誅乣賊張暉、劉永昌等功進官有差，皆賜姓完顔。丁未，山東宣撫使僕散安貞遣提控僕散留家等破賊楊安兒步騎三萬，殲其衆，降僞頭目三百餘人、脅從民三萬餘户。戊申，減沿邊州府官資考有差。壬子，立保城無虞及捕獲奸叛遷賞格。乙卯，敕奏急事不拘假日。丁巳，日初出赤如血，欲没復然。戊午，大風，隆德殿鴟尾壞。

三月壬戌，詔河北州縣官，令文武五品以上辟舉，不聽以它事差占，仍勒終任。有勞績者但升遥領之職，應降罰者亦止本處居住。時河北殘毁，吏治多苟且以求代易，故著是令。癸亥，詔百官各陳防邊利害，封章以聞。丙寅，敕河東、河北、大名長貳官訓練隨處義兵，鄰境有警，責其救援。降人自拔歸國者遷職，仍列其姓名，以招諭來者。沿河州縣官罷軟不勝職任者汰去，令五品已上官公舉，仍許今季到部人内，先擇能者量緩急易之。丁卯，安武軍節度使張行信上書言急務四事。庚午，諭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選精鋭屯瀋州、廣寧，以俟進止。壬申，長春節，宋遣使來賀。戊寅，諭尚書省，歲旱，議弛諸處碾磑，以其水溉民田。己卯，雨。自去冬不雨雪，至是始雨。勸農使李

給空名文書，允許根據功勞升官任職，逗留搗亂的依軍法治罪。乙未，改寧邊州隸屬嵐州。丁酉，詔令各族人升官都比照女真人，有關官員妄作分别，以違反制令論處，這是同意户部郎中奥屯阿虎的請求。辛丑，令宰臣贈送使臣酒食。壬寅，頒布獎勵官吏軍民的詔書，特赦，招撫北京作亂的人。丙午，尚書省上奏，認爲南遷後，吏部秋冬在南京設置選場，春夏在中都設置選場，參加選調的人不方便，請都在南京選差。同意。武清縣巡檢梁佐、柳口巡檢李咬住因誅殺乣賊張暉、劉永昌等的功勞分别加官，都賜姓完顔。丁未，山東宣撫使僕散安貞派提控僕散留家等攻破賊人楊安兒的步兵騎兵三萬，殲滅他的部衆，僞頭目三百餘人、脅從的百姓三萬餘户投降。戊申，分别減少沿邊州府官的資考數。壬子，訂立保城無憂及捕獲奸細叛徒升官給賞的條規。乙卯，詔令奏報緊急事情不拘限假日。丁巳，太陽初出時紅得像血，將落時又是如此。戊午，颳大風，隆德殿的屋脊裝飾被風毁壞。

三月壬戌，詔河北的州縣官，讓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員徵聘薦舉，不允許以它事差調占用，并勒令任職期滿。有勞績的衹升遥領的職務，應當降職處罰的也衹在本處居住。當時河北殘破，官吏多苟且以求代任換地方，所以制訂這個法令。癸亥，詔百官各自陳述防邊的利弊，用密封奏章報聞。丙寅，令河東、河北、大名的正副官訓練該處的義兵，相鄰的地區有警報，責成他們救援。投降的人自己歸國者升任職務，同時開列他們的姓名，以招諭後來的人。沿黄河的州縣官疲軟不勝任的淘汰，讓五品以上的官員秉公薦舉，同時允許從本季度到吏部的人内，先選擇有能力的酌量緩急代替。丁卯，安武軍節度使張行信上書論急務，共四件事。庚午，指示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選精鋭部隊屯駐瀋州、廣寧，以等候命令行動。壬申，長春節，宋派遣使者前來慶賀。戊寅，指示尚書省，天旱，可商議放鬆對各處水碾水磨的限制，用它們的水灌溉民田。己卯，下雨。從去年冬天不下雪，到這時纔開始下雨。勸

革言："河北州縣官吏多求河南差占以避難，宜發元任領戍兵者，不可離則別注以往。"庚辰，御史臺言："在京軍官及委差官芻糧券例悉同征行，乞減其給。樞密院委差有俸人吏，非征行不必給。"皆從之。敕尚書省，入粟補官者毋括其户為軍。有司議賞軍功，毋有所沮格。壬午，山東宣撫司報大沫堌之捷，夾谷石里哥及没烈擒賊渠劉二祖等斬之，前後殪賊萬計。西京軍民變，遣官撫諭之。己丑，禁州縣置刃於杖以決罪人。前年，京兆治中李友直私逃華州，結同知防禦使馮朝、河州防禦判官郝遵甫、平凉府同知致仕楊庭秀、水洛縣主簿宿徽等團集州民，號"忠義皀駕都統府"，相挺為亂，殺其防禦判官完顔八斤及城中女直人，以書約都統楊珪，為府兵所得。珪諱之，請自效，誘友直等執之，麾所招千餘人納仗坑諸城下。時京師道路隔絶，安撫司以便宜族友直等，至是以狀聞。乃贈八斤及被害官軍十餘人各一官，賻錢三百貫。

農使李革奏："河北州縣的官吏多求河南的職務以避難，應該調發原任領戍兵的人，不能離開纔另外派官前往。"庚辰，御史臺奏："在京的軍官及委差官的糧草券例完全與出征時相同，請減少供給數量。樞密院委差有薪俸的人吏，若非出征就不必供給。"都同意。令尚書省，納糧補官的不要再徵該户當兵。有關部門商議獎賞軍功時，不要有所壓制。壬午，山東宣撫司報告大沫堌的勝利，夾谷石里哥及没烈擒獲賊首劉二祖等殺掉，前後殺死賊人以萬計。西京軍民發生事變，派官撫諭他們。己丑，禁止州縣在杖上置刀用來處罰罪人。前年，京兆治中李友直私自逃到華州，勾結同知防禦使馮朝、河州防禦判官郝遵甫、平凉府同知退休官楊庭秀、水洛縣主簿宿徽等糾集州民，號稱"忠義皀駕都統府"，相繼作亂，殺了防禦判官完顔八斤及城中的女真人，用書信約都統楊珪，被府兵得到。楊珪隱瞞了真相，請求爲府兵效力，引誘李友直等并將他們捉住，指揮所招的一千餘人繳納他們的兵器，將他們活埋在城下。當時京師道路隔絶，安撫司自作主張將李友直等滅族，到這時纔將情況奏聞。追贈完顔八斤及被害官軍十餘人各一官，安葬錢三百貫。

夏四月癸巳，河東宣撫使胥鼎言利害十三事。長勝軍都統楊珪伏誅。丙申，河南路蝗，遣官分捕。上諭宰臣曰："朕在潛邸，聞捕蝗者止及道傍，使者不見處即不加意，當以此意戒之。"權參知政事德升言："舊制夏至後免朝，四日一奏事。"上曰："此在平時可耳。方今多故，勿謂朕勞，遂云當免，但使國事無廢則善矣。"己亥，曲赦山東路。癸卯，籍赴選監當官為軍。乙巳，罷都南行尚書六部。侯摯言九事。曲赦蒲察七斤脅從之黨，募能殺獲七斤者，以其官官之。丙午，以調度不給，凡隨朝六品以下官及承應人，罷其從己人力輸傭

夏四月癸巳，河東宣撫使胥鼎論奏有關利弊的事共十三件。長勝軍都統楊珪被處死。丙申，河南路發生蝗災，派官分别捕蝗。皇上告訴宰臣道："朕爲太子時，聽説捕蝗的人衹捕路邊的，使者看不見的地方便不注意，應當告誡他們。"權參知政事德升説："過去的制度夏至後免臨朝，四天一奏事。"皇上説："這在太平時期可以。如今多事，不要認爲朕辛勞，就説應當免去上朝，衹要是能使國家的事不曠廢就好了。"己亥，特赦山東路。癸卯，登記前來參選的監當官入伍。乙巳，撤銷都城南部的行尚書六部。侯摯論奏九件事。特赦蒲察七斤受脅從的黨羽，招募能够殺死或捕獲蒲察七斤的人，用蒲察七斤的官職授給他。丙午，因用度不足，凡隨朝六品以下官及承應人，取消給他們隨身役力錢。經過戰爭的州府

錢。經兵州、府其吏減半，司、縣吏減三之一。其餘除開封府、南京轉運司外，例減三之一。有祿官吏被差不出本境者并罷給券，出境者以其半給之。修內司軍夫亦減其半。丁未，故皇太子啓菆，賜謚曰莊獻，戊申，權葬迎朔門外。詔自今策論、詞賦進士，第一甲第一人特遷奉直大夫，第二人以下、經義第一人并儒林郎，第二甲以下徵事郎，同進士從仕郎，經童將仕郎。壬子，芮國公從厚薨。詔遣使同山西宣撫司選其民勇健者爲軍。諭有司，勿拒河北避兵之民，所至加存恤。用山東西路宣撫副使完顏弼言，招大沫堌渠賊孫邦佐、張汝楫以五品職，下詔滌洗其罪。乙卯，詔檢核朝廷差遣官券曆，無故稽留中道者罪之。丙辰，諭田琢留山西流民少壯者充軍，老幼者令就食於邢、洺等州，欲趣河南者聽。上議遣親軍六千餘及所募二千七百人援中都。宰臣以爲行宫單弱，親軍不可遣，遂止。

五月庚申，招撫山西軍民，仍降詔諭之。是日，中都破，尚書右丞相兼都元帥定國公承暉死之。户部尚書任天寵、知大興府事高霖皆及於難。壬戌，降空名宣敕、紫衣師德號度牒，以補軍儲。辛未，立皇孫鏗爲皇太孫。癸酉，劉炳上書言十事。辛巳，上諭宰臣："多事之秋，陳言者悉送省，恐卿等不暇。朕於宫中置局，命方正官數員擇可取者付出施行，何如？"宰臣請如聖諭。詔削納馬補官恩例。戊子，謀伐西夏，遣大臣鎮撫京兆。

秋七月戊午朔，大元兵收濟源縣。己未，徵弓箭于内外品官，三品以上三副，四品、五品二副，餘以等級徵之。庚申，置陳、潁漕運提舉

的官吏減半，司、縣吏減三分之一。其餘除開封府、南京轉運司外，照例減三分之一。有俸禄的官吏被派出差而不出本地區的，都取消供給糧草券，出本地的給一半。修内司的軍人役夫也減一半。丁未，啓運已故皇太子的棺木，賜謚號莊獻，戊申，暫葬在迎朔門外。詔從今後策論、詞賦科進士，第一甲第一人特升奉直大夫，第二人以下、經義第一人都授儒林郎，第二甲以下授徵事郎，同進士授從仕郎，經童授將仕郎。壬子，芮國公從厚去世。詔派使者同山西宣撫司選百姓中勇敢健壯的男子當兵。指示有關部門，不要阻止河北躲避戰争的百姓，所到之地加以安置撫恤。采用山東西路宣撫副使完顏弼的意見，用五品職官招安大沫堌賊首孫邦佐、張汝楫，下詔洗刷他們的罪名。乙卯，下詔檢核朝廷差遣官的券曆，無故在半路耽擱的人予以治罪。丙辰，指示田琢留下山西流亡百姓中少壯的人當兵，老幼者讓其在邢、洺等州謀生，想到河南的聽便。皇上議派親軍六千多人及所招募的二千七百人援助中都。宰臣認爲行宫的力量單薄，親軍不可派走，於是作罷。

五月庚申，招撫山西軍民，同時下詔告諭他們。當天，中都被攻破，尚書右丞相兼都元帥定國公承暉戰死。户部尚書任天寵、知大興府事高霖都遇難。壬戌，下發空名文書、紫衣師德號度牒，以補充軍隊儲備。辛未，立皇孫鏗爲皇太孫。癸酉，劉炳上書論十件事。辛巳，皇上告訴宰臣："多事之秋，陳述見解的奏章都送尚書省，恐怕卿等無暇顧及。朕在宫中設局，任命端方正直的官數員選擇可取的建議付諸施行，怎麼樣?"宰臣請照聖諭辦。下詔削減納馬補官的恩例。戊子，謀劃討伐西夏，派大臣鎮撫京兆。

秋七月戊午初一，大元兵收取濟源縣。己未，向内外品官徵集弓箭，三品以上的三副，四品、五品官二副，其餘按等級徵收。庚申，設置陳、潁漕運提舉官，以户部的勾當官往來督察。

官，以户部勾當官往來督察。有星如太白，色青白，有尾，出紫微垣北極傍，入貫索中。上聞河北譏察官有要求民財始聽民渡河者，避兵民至或餓死、自溺，特命御史臺體訪之。又禁隨朝職官斂民碾磑以自營利。詔河間孤城，移其軍民就粟清州。括民間騾付諸軍，與馬參用。辛酉，議括官田及牧馬地以贍河北軍户之徙河南者，已為民佃者俟穫畢日付之。群臣迭言其不便，遂寢。癸亥，詔河北郡縣軍須并減河南之半。定尚書所造諸符：樞密院鹿，宣撫司魚，統軍司虎。丙寅，遣參知政事高汝礪往河南，便宜措置糧儲。制品官納弓箭之令，丁憂致仕者免。甲戌，借平陽民租一年。詔職官更兵亡失告身，見任者保識即重給之，妄冒者從詐僞法。丙子，尚書省奏給皇太孫歲賜錢。上不從，曰："襁褓兒安所用之。"詔致仕官俸給比南征時減其半。丁丑，肅宗神主至自中都，奉安于明俊殿。戊寅，月入畢宿中，戌夜犯畢大星。己卯，明德皇后神主至自中都。裁損宮中歲給有差。甲申，詔尚書省，行六部太多，其令各路運司兼之。改交鈔名"貞祐寶券"。

有星星像是太白，色青而白，有尾，從紫微垣北極旁邊出，進入貫索星中。皇上聽説河北的譏察官有勒索到百姓的財物纔讓渡黄河的，躲避兵害的民衆有的甚至餓死、投水自殺，特命御史臺調查。又禁止隨朝職官奪取百姓的碾磨自己營利。詔河間孤城，將軍民遷移到清州屯駐就食。搜括民間的騾子交給各軍，與馬參雜使用。辛酉，商議劃出官田及牧馬地用來養活遷移到河南的河北軍户，已經被百姓佃種的等收穫結束後交付。群臣紛紛論説這樣做不妥當，於是作罷。癸亥，詔河北郡縣負擔的軍需都比照河南減半。規定尚書省所造的各種信符：樞密院爲鹿，宣撫司爲魚，統軍司爲虎。丙寅，派遣參知政事高汝礪前往河南，見機行事，置辦糧食儲備。制令對品官交納弓箭的命令，守喪和退休的免除。甲戌，借平陽百姓一年的租税。詔令職官經過戰爭丢失了委任官職的文憑，現任的經認識人擔保便重新發給，妄行冒領的依詐僞法治罪。丙子，尚書省奏請發給皇太孫歲賜錢，皇上不同意，説："襁褓中的孩兒用來做什麽。"詔退休官的俸禄比南征時減少一半。丁丑，肅宗的神主從中都運到，安放在明俊殿。戊寅，月亮進入畢宿中，到戌夜侵犯畢大星。己卯，明德皇后的神主從中都運到。分别裁減宫中每年的供給。甲申，下詔尚書省，行六部太多，可讓各路的轉運司兼任。改交鈔名叫"貞祐寶券"。

八月戊子朔，以陝西統軍使完顏合打簽樞密院事。己丑，制軍府庶事，樞密院官須與經歷官裁決，經歷議是而院官不從，許直以聞。癸巳，詔遣官體究京西路新遷軍户。丙申，諭尚書省，職官犯罪，大者即施行之，小者籍之，事定始論其罪。諭樞密院，撒合輦所簽軍有具戒僧人，可罷遣之。己亥，詔武舉官非見任及已從軍者，隨處調赴京師，别為一軍，以備用。被薦未授官者，量才任之。庚子，上慮平陽城大，兵食不足，議

八月戊子初一，以陝西統軍使完顏合打簽樞密院事。己丑，制令軍府的事務，樞密院官必須與經歷官一起裁決，經歷官商議確定而院官不同意，允許直接奏聞。癸巳，詔令派官瞭解京西路新遷軍户的情況。丙申，指示尚書省，職官犯罪，大的立即處理，小的登記起來，等國事平定後再論罪。指示樞密院，撒合輦所簽差的軍人中有受戒的僧人，可免役遣返。己亥，詔令不是現任的武舉官及已從軍者，各處調赴京師，單獨編成一軍，以備使用。被薦舉而還没有授予官職的，量才任用。庚子，皇上擔心平陽城大，軍隊的糧食不够，提議放棄，宰臣堅持認爲不可。賞

棄之，宰臣持不可。賞前冀州教授粘割忒鄰，集義兵，出方略，遏土寇，兵後攝州，復立州治，積芻糧，招徠民户至五萬，特遷三官，升正五品職。置山東西路總管府于歸德府及徐、亳二州。以太常卿侯摯爲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北東西兩路。太祖御容至自西京，奉安于啓慶宫。甲辰，置行樞密院于徐州、歸德府。詔諸職官不拘何從出身，其才可大用者，尚書省具以聞。丙午，山東西路宣撫使完顏弼表："遥授同知東平府事張汝楫將謀復叛，密遣人招同知益都府事孫邦佐。邦佐斬其人，馳報弼，弼殺汝楫及其黨萬餘。承制升邦佐德州防禦使，餘立功者賞有差。"上嘉弼功，加崇進，封密國公，詔獎諭之。丁未，詔近臣舉良將。加孫邦佐昭毅大將軍、泰定軍節度使，仍官其子。戊申，東平、益都、太原、潞州置元帥府。大赦。己酉，監察御史許古獻恢復中都之策。紅襖賊掠成武，宣撫副使顏盞天澤討走之，斬首數百級。進天澤一官，將校有功者命就遷賞。命侯摯招邢州賊程邦傑以官，不從則誘其黨圖之。減户部幹辦官四員及委差官有差。壬子，置行省于陝西。乙卯，增沿河闌糴之法，十取其八，以抑販粟之弊，仍嚴禁私渡。增步軍萬人戍京以西，四萬人戍京以東。選陝西騎兵二千，增京畿之衛。諭陝西，堅守延安、臨洮、環、慶、蘭、會、保安、綏德、平凉、德順、鎮戎、涇原、鄜、坊、邠、寧、乾、耀等處要害。分渭南州郡步兵屯平凉，令宣撫使治邠州，副使治同州之澄城以統之。更以步騎守沿渭諸津。丙辰，元帥左監軍兼知真定府事永錫坐援中都失律，削官爵，杖之八

賜前冀州教授粘割忒鄰，他招集義兵，想方設法，遏制土寇，戰爭後代理州事，重新建立州治，蓄積糧草，招集民户達五萬，特升三官，升正五品職務。在歸德府及徐、亳二州設置山東西路總管府。以太常卿侯摯爲參知政事，到河北東路、河北西路行尚書省事。太祖的畫像從西京運到，安放在啓慶宫。甲辰，在徐州、歸德府設置行樞密院。詔各職官不拘什麽途徑出身，衹要他的才能可以重用的，尚書省開具奏聞。丙午，山東西路宣撫使完顏弼上表道："遥授同知東平府事張汝楫將陰謀再次叛亂，秘密派人招同知益都府事孫邦佐。邦佐殺掉派來的人，驅馬向完顏弼報告，完顏弼殺汝楫及其同黨一萬餘人。根據制命升邦佐爲德州防禦使，其餘立功的人分别按不同等級給賞。"皇上嘉許完顏弼的功勞，升爲崇進，封密國公，下詔獎諭他。丁未，詔近臣薦舉良將。升孫邦佐昭毅大將軍、泰定軍節度使，同時給他兒子授官。戊申，東平、益都、太原、潞州設置元帥府。大赦。己酉，監察御史許古進獻恢復中都的策略。紅襖賊進攻成武，宣撫副使顏盞天澤趕跑他們，砍殺數百人。加天澤一官，有功的將校命令就地升官給賞。命令侯摯用官位招安邢州賊程邦傑，不聽從便引誘他的同黨殺他。減少户部幹辦官四員及委差官不等。壬子，在陝西設置行省。乙卯，增訂沿黄河截收官買糧食的法規，取十分之八，用以抑制私販糧食的弊病，同時嚴禁私渡黄河。增加步兵一萬人守衛京城以西，四萬人守衛京城以東。選陝西騎兵二千，增加京城地區的防衛。指示陝西，要堅守延安、臨洮、環、慶、蘭、會、保安、綏德、平凉、德順、鎮戎、涇原、鄜、坊、邠、寧、乾、耀等要害地區。分渭南州郡的步兵屯駐在平凉，令宣撫使治所設在邠州，副使治所設在同州的澄城以統領各地。另用步兵騎兵把守沿渭河的各渡口。丙辰，元帥左監軍兼知真定府事永錫，因救援中都失敗，削去官爵，罰杖打八十。

十。

九月丁巳朔，户部侍郎奥屯阿虎言："國家多故，職官往往不仕。乞限以兩季，違者勿復任用。"上嫌其太重，命違限者止奪三官，降職三等，仍永不升注。辛酉，除名永錫特遷信武將軍、息州刺史。甲子，諭宰臣，沿淮塘路以南地嚮授民業，今爲豪勢據奪者，其令有司察之。丙寅，樞密院言："陝西、河東世襲蕃部巡檢，昨與世襲猛安謀克例罷其俸。今邊事方急，宜仍給之，庶獲其用。又西邊弓箭手有才武出衆，獲功未推賞者，令宣撫司核實以聞。"從之。丁卯，以秋稼未穫，禁軍官圍獵。詔授隱士王澮太中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遼東宣撫司參謀官。戊辰，遥授武寧軍節度副使徒單吾典告平章政事抹撚盡忠逆謀，詔有司鞫之。設潼關提控總領軍馬等官。辛未，置河北東路行總管府於原武、陽武、封丘、陳留、延津、通、許、杞諸縣，以治所徙軍户。命司屬令和尚等護治鞏國公按辰第。上謂宰臣曰："按辰所爲不慎，或至犯法。舍之則理所不容，治之則失親親之道，但當設官以防之耳。"按辰尋以不法，謫博州防禦使。黜衛紹王母李氏光獻皇后尊謚，神主在太廟，畫像在啓慶宫，并遷出之。陳州鎮防軍段仲連進羊三百，詔遷三官。命右丞汝礪詣陳州規畫糧儲。壬申，以蘇門縣爲輝州。癸酉，朝謁世祖、太祖御容于啓慶宫，行獻享禮，始用樂。賜東永昌姓爲温敦氏，包世顯、包疙疸爲烏古論氏，覩令孤爲和速嘉氏，何定爲必蘭氏，馬福德、馬柏壽爲夾谷氏，各遷一官。甲戌，朝謁太宗、熙宗、睿宗御容，行獻享禮。詔開、滑、濬、濟、曹、滕諸州置連珠

九月丁巳初一，户部侍郎奥屯阿虎奏："國家多變故，職官往往不願任職。請限以兩季度，違期的不再任用。"皇上嫌那樣處理太重，命令違期的衹剥奪三官，降職三等，同時永不升遷注官。辛酉，已被除名的永錫特升任信武將軍、息州刺史。甲子，指示宰臣，沿淮河塘路以南的土地以前授給百姓爲業田，如今被豪族權勢人家占奪的，可令有關部門糾察。丙寅，樞密院奏："陝西、河東世襲蕃部巡檢，近來與世襲猛安謀克一樣停發俸禄。如今邊事正緊急，應該仍舊發給，纔能得到他們的幫助。又西邊的弓箭手有才能武藝出衆，立功而没有行賞的，請令宣撫司核實奏聞。"同意。丁卯，因秋季作物還没有收割，禁止軍官圍獵。下詔授隱士王澮太中大夫、右諫議大夫，充任遼東宣撫司參謀官。戊辰，遥授武寧軍節度副使徒單吾典告發平章政事抹撚盡忠陰謀叛逆，詔有關部門審訊。設置潼關提控總領兵馬等官。辛未，在原武、陽武、封丘、陳留、延津、通、許、杞等縣設置河北東路行總管府，以治理所遷移的軍户。命令司屬令和尚等保護整治鞏國公按辰的住宅。皇上對宰臣説："按辰所作所爲不謹慎，有的甚至犯法。不過問則理所不容，治罪則失掉親愛親族的道理，衹可設官防範而已。"按辰不久因不守法，降官爲博州防禦使。廢黜衛紹王母親李氏光獻皇后的尊謚，她的神主在太廟，畫像在啓慶宫，一并遷出。陳州鎮防軍段仲連進上羊三百頭，下詔升三官。命令右丞汝礪前往陳州規劃糧食儲備。壬申，以蘇門縣爲輝州。癸酉，到啓慶宫朝拜世祖、太祖的畫像，行獻祭禮，開始用音樂。賜東永昌的姓爲温敦氏，包世顯、包疙疸爲烏古論氏，覩令孤爲和速嘉氏，何定爲必蘭氏，馬福德、馬柏壽爲夾谷氏，各升一官。甲戌，拜見太宗、熙宗、睿宗的畫像，行獻祭禮。下詔開、滑、濬、濟、曹、滕等州設置連珠寨，如同衛州一樣。乙亥，下詔河北、山東等路及平凉、慶陽、臨洮府，涇、邠、秦、鞏、德順等州因歷經戰事，四品以下職事官都以二十個月爲滿任。招募各處的主帥以及官

寨，如衛州。乙亥，詔河北、山東等路及平凉、慶陽、臨洮府，涇、邠、秦、鞏、德順諸州經兵，四品以下職事官并以二十月爲滿。募隨處主帥及官軍、義軍將校，有能率衆復取中都者封王，遷一品階，授二品職。能戰却敵、善誘降人、取附都州縣者，予本處長官，散官隨職遷授。餘州縣遞減二等。

軍、義軍將校，有能率衆重新攻取中都的封王，升一品官階，授二品職。能打退敵人、善於誘使敵人投降、攻取都城附近州縣的人，授予本處長官，散官隨職遷升授予。其餘州縣遞減二等。

紅襖賊周元兒陷深、祁州、束鹿、安平、無極等縣，真定帥府以計破之，斬元兒及殺其黨五百餘人。丁丑，詔司、縣官能募民進糧五千石以上，減一資考；萬石以上，遷一官，減二資考；二萬石以上遷一官，升一等，注見闕。諸色人以功賜國姓者，能以千人敗敵三千人，賜及緦麻以上親；二千人以上，賜及大功以上親；千人以上，賜止其家。庚辰，陝西宣撫司來上第五將城萬户楊再興擊走夏人之捷。壬午，以空名宣敕付陝西宣撫司，凡夏人入寇，有能臨陣立功者，五品以下并聽遷授。乙酉，置大名府行總管府于柘城縣，以治所徙軍户。

紅襖賊周元兒攻陷深、祁州、束鹿、安平、無極等縣，真定帥府用計攻破他們，斬殺元兒及殺掉他的同黨五百餘人。丁丑，詔司、縣官能招募百姓進獻糧食五千石以上的，減一資格考核；一萬石以上的，升一官，減二資格考核；二萬石以上的升一官，職升一等，授予現缺官。各族人因功賜國姓的，能用一千人打敗敵軍三千人，賞賜到服緦麻喪以上的親人；打敗二千人以上，賞賜到服大功喪以上的親人；打敗一千人以上的，賞賜到他家爲止。庚辰，陝西宣撫司前來進呈第五將城萬户楊再興擊退夏人的捷報。壬午，將空名任命書交付陝西宣撫司，凡是夏人入侵，有能臨陣立功的人，五品以下官都聽隨遷升授予。乙酉，在柘城縣設置大名府行總管府，以治理所移居的軍户。

冬十月丙戌朔，翰林侍讀學士、權參知政事烏古論德升出爲集慶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内觀察使。丁亥，尚書右丞汝礪言："河北軍户之徙河南者，宜以係官閑田及牧馬草地之可耕者賜之，使自耕以食，而罷其月糧。"上從其請。命右司諫馮開隨處按視，人給三十畝。夏人入保安，都統完顏國家奴破之；攻延安，戍將又敗之。是日，捷至。戊子，以御史中丞徒單思忠爲參知政事。己丑，平章抹撚盡忠下獄既久，監察御史許古言："盡忠逮繫有司，此必重罪，而莫知其由，甚駭衆聽。乞遣公正重臣鞫之。如得

冬十月丙戌初一，翰林侍讀學士、權參知政事烏古論德升調出爲集慶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内觀察使。丁亥，尚書右丞汝礪奏："河北軍户遷移到河南的，宜用官府所屬的閑田及牧馬草地中可以耕種的賜給他們，使他們自己耕種以養活自己，而取消每月供給的糧食。"皇上同意他的請求。命令右司諫馮開到各處視察，每人撥給三十畝。夏人入侵保安，都統完顏國家奴打敗他們；攻打延安，守將又將他們打敗。當天，捷報傳來。戊子，以御史中丞徒單思忠爲參知政事。己丑，平章抹撚盡忠下獄已久，監察御史許古奏："盡忠被有關部門逮捕入獄，這必然有重罪，而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駭人聽聞。請派遣公正的大臣審訊。如果得到實情，應公布罪狀，以服京城

其實，明示罪目，以厭中外之心。”書上，不報。庚寅，遂誅盡忠。癸巳，罪狀盡忠告中外。詔樞密副使僕散安貞行樞密院于徐州。戊戌，遼東宣撫司報敗留哥之捷。甲辰，詔求廣平郡王承暉之後，得其猶子歷亭縣丞永懷，以為器物直長。丙午，夏人陷臨洮，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剌被執。庚戌，詔尚書左丞相僕散端兼都元帥，行尚書省于陝西。辛亥，蒙古綱奏：“昨被旨權山東路宣撫副使，屯東平。行至徐北岸，北兵已逼徐，不可往。”詔樞密副使僕散安貞權於沿河任使之。壬子，以同、華舊屯陝西兵及河南所移步騎舊隸陝州宣撫司者，改隸陝西行省。召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元措為太常博士。上初用元措於朝，或言宣聖墳廟在曲阜，宜遣之奉祀。既而上念元措聖人之後，山東寇盜縱橫，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絕之也，故有是命。遼東賊蒲鮮萬奴僭號，改元天泰。

內外的人心。”奏書進上，不予回答。庚寅，便誅殺盡忠。癸巳，列舉盡忠的罪狀告知京城內外。詔令樞密副使僕散安貞到徐州行樞密院事。戊戌，遼東宣撫司報告打敗留哥的捷報。甲辰，下詔訪求廣平郡王承暉的後人，得到他的侄子歷亭縣丞永懷，以他爲器物直長。丙午，夏人攻陷臨洮，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剌被俘。庚戌，詔令尚書左丞相僕散端兼任都元帥，到陝西行尚書省事。辛亥，蒙古綱奏：“最近奉命權山東路宣撫副使，屯駐東平。來到徐的北岸，北兵已逼近徐，不可前往。”詔樞密副使僕散安貞暫且在沿黃河的地方活動。壬子，將同、華以前屯駐的陝西兵以及從河南所移調的舊屬陝州宣撫司的步兵騎兵，改屬陝西行省。召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元措爲太常博士。皇上當初在朝中任用元措，有人說宣聖的墳墓祠廟在曲阜，應派他奉祀。後來皇上考慮元措是聖人的後代，山東的盜賊縱橫，怕他受到盜賊的傷害，使他奉祀而反倒絕了聖人的後代，所以有這個任命。遼東賊蒲鮮萬奴僞稱帝號，改年號叫天泰。

十一月丙辰朔，河北行尚書省侯摯入見。詔河北西路宣撫副使田琢自濬徙其兵屯陝。戊午，樞密院進王世安取盱眙、楚州之策，遂以世安為招撫使，與泗州元帥府所遣人同往淮南計度其事。戊辰，夏人犯綏德之克戎寨，官軍敗之，犯綏平，又敗之。賞有功將士及來告捷者。參知政事徒單思忠言：“今陳言者多掇拾細故，乞不送省，止令近侍局度其可否發遣。”上曰：“若爾，是塞言路。凡係國家者，豈得不由尚書省乎？”庚午，上與尚書右丞汝礪商略遣官括田賜軍之利害，汝礪言不便者數端。乃詔有司罷其令，仍給軍糧之半，其半給詣實之價。壬申，遣參知政事侯摯祭河神于宜村。甲戌，移剌塔不也以軍萬人

十一月丙辰初一，河北行尚書省侯摯入朝進見。詔河北西路宣撫副使田琢將他的軍隊從濬遷駐陝。戊午，樞密院呈進王世安謀取盱眙、楚州的策略，於是任命世安爲招撫使，與泗州元帥府所派的人同往淮南策劃該事。戊辰，夏人侵犯綏德的克戎寨，官軍將他們打敗，侵犯綏平，又打敗他們。獎賞有功的將士及前來報捷的人。參知政事徒單思忠奏：“如今進陳言論的人多拾取一些細小事，請不要送省，衹讓近侍局衡量其可否處理。”皇上說：“若那樣做，是阻塞言路。凡是關係到國家的事，怎能不通過尚書省呢?”庚午，皇上與尚書右丞汝礪商量派官核實田地賜軍的利弊，汝礪奏不方便的事有幾點。於是下詔有關部門撤銷那道命令，仍然供給一半軍糧，另一半給實有的糧價。壬申，派遣參知政事侯摯到宜村祭黃河神。甲戌，移剌塔不也用一萬人的軍隊在熟羊寨打敗夏人數萬人。丙子，詔收買民間拉車的

破夏人數萬於熟羊寨。丙子，詔市民間挽車羸疾牝馬置群牧中，以圖滋息。知臨洮府陀滿胡土門破夏人八萬於城下。丁丑，監察御史陳規劾參知政事侯摯，上不允所言，而慰答之。庚辰，上謂宰臣曰："朕恐括地擾民，罷其令矣。官荒牧馬地，軍户願耕者聽，已為民承種者勿奪。舊例，點檢、左右將軍、近侍局官、護衛、承應人秩滿皆賜匹帛，雖所司為之製造，然不免賦取於民，近亦罷之，止給寶券。至於朕所服御，亦以官絲付太府監織之，自今勿復及民也。"大元兵徇彰德府，知府陀滿斜烈死之。

瘦弱有病的母馬放到群牧中，以便繁殖馬匹。知臨洮府陀滿胡土門在城下打敗夏人八萬。丁丑，監察御史陳規檢舉參知政事侯摯，皇上不同意他所説的話，而撫慰答覆他。庚辰，皇上對宰臣説："朕怕核實土地騷擾百姓，已取消那個命令。官屬荒地和牧馬地，軍户願耕種的聽便，已被百姓承種的不要收奪。按舊例，點檢、左右將軍、近侍局官、護衛、承應人任滿後都賜一匹帛，雖是有關部門爲他們製造，然而不免收取於民，最近也取消，祇給寶券。至於朕所穿的，也用官府的絲綫交太府監織造，從今後不再用百姓的。"大元兵進攻彰德府，知府陀滿斜烈戰死。

十二月乙酉朔，徙朔州民分屯嵐、石、隰、吉、絳、解等州。戊子，以軍事免樞密院官朝拜。己丑，侯摯復行尚書省于河北。庚寅，太白晝見。壬辰，詔免元日朝賀。乙未，敕贈昭聖皇后三代官爵。太康縣人劉全、時温、東平府民李寧謀反，伏誅。戊戌，陝西行元帥府乞益兵，以田琢之衆隸之，仍獎諭以詔。壬寅，詔林州刺史惟宏與都提控從坦同經理邊事，諸將功賞次第便宜行之。乙巳，大元兵徇大名府。癸丑，皇太孫薨，以殤，無祭享之制，戒勿勞民。諭宣徽院免元日親王、公主進酒。甲寅，禮官奏，正旦宋遣使來賀，不宜輟朝。命舉樂、服色如常儀。詔臨洮路兵馬都總管陀滿胡土門進官三階，再任。

十二月乙酉初一，遷移朔州百姓分别屯駐到嵐、石、隰、吉、絳、解等州。戊子，因戰爭免樞密院官朝拜。己丑，侯摯再到河北行尚書省事。庚寅，太白星白天出現。壬辰，下詔免元日朝賀。乙未，令贈給昭聖皇后三代官爵。太康縣人劉全、時温、東平府百姓李寧謀反，被處死。戊戌，陝西行元帥府請求增兵，將田琢的人馬隸屬於它，同時下詔獎諭。壬寅，詔令林州刺史惟宏與都提控從坦共同經營邊事，諸將立功受賞等級根據情況自主决定。乙巳，大元兵進攻大名府。癸丑，皇太孫去世，因是未成年而死，没有祭享的禮制，告誡不要勞民。指示宣徽院免元日親王、公主進酒。甲寅，禮官奏，正旦時宋要派遣使節前來慶賀，不宜停止臨朝。命令奏樂、服色如同往常的儀式。詔臨洮路兵馬都總管陀滿胡土門進官三級，并連任。

四年春正月癸亥，監察御史田迥秀條陳五事。丙寅，紅襖賊犯泰安、德、博等州，山東西路行元帥府敗之。丁卯，諭御史臺曰："今旦視朝，百官既拜之後，始聞開封府報衙聲。四方多故之秋，弛慢如此，可乎？中丞福興號素謹于官事者，當一詰之。"

貞祐四年春正月癸亥，監察御史田迥秀上書論陳五件事。丙寅，紅襖賊進犯泰安、德、博等州，山東西路行元帥府打敗他們。丁卯，指示御史臺道："今天早晨臨朝，百官已拜之後，纔聽到開封府鳴鼓登堂的聲音。四方多事之秋，鬆懈怠慢如此，可以麽？中丞福興一向號稱是謹慎於官事的人，應當責問一下。"己巳，尚書右丞高

己巳，尚書右丞高汝礪進左丞。庚午，大元兵收曹州。辛未，參知政事侯摯進尚書右丞。壬申，太原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招其民降北者，得四千三百餘人。癸酉，詔賜故皇太孫謚曰冲懷。更定捕獲僞造寶券者官賞。乙亥，以殿前都點檢皇子遂王守禮爲樞密使，樞密使濮王守純爲平章政事。己卯，立遂王守禮爲皇太子。庚辰，詔免逃户租。壬午，言者請遣官劝農，至秋成，考其績以甄賞。宰臣言："民恃農以生，初不待勸，但寬其力，勿奪其時而已。遣官不過督州縣計頃畝、嚴期會而已。吏卒因爲奸利，是乃妨農，何名爲勸。"上是其言，不遣。

汝礪進爲左丞。庚午，大元兵攻取曹州。辛未，參知政事侯摯進尚書右丞。壬申，太原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招集投降北兵的民衆，得四千三百餘人。癸酉，下詔賜已故皇太孫謚號叫冲懷。重定捕獲僞造寶券的人的官賞。乙亥，任命殿前都點檢皇子遂王守禮爲樞密使，樞密使濮王守純爲平章政事。己卯，立遂王守禮爲皇太子。庚辰，下詔免除逃户的田租。壬午，上言的人請派官勸農，到秋收後，考察他們的成績而後分别給賞。宰臣奏："百姓依靠農業生活，本來不等勸勉，祇要讓他們有寬餘時間，不要耽誤季節就行了。派官不過是督促州縣統計頃畝數目，嚴格一年審計而已。吏卒藉機作奸牟利，這是妨農，什麽叫勸。"皇上認爲這話很對，不派官勸農。

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上不視朝。詔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事。大元兵圍太原。乙酉，以信武將軍、宣撫副使永錫簽樞密院事，權尚書右丞。皇太子既總樞務，詔有司議典禮，以金鑄"撫軍之寶"授太子，啓稟之際用之。平章政事高琪表乞致仕，不允。召樞密院官問所以備禦之策。丁亥，以河東南路宣撫使胥鼎爲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于平陽。鼎方抗表求退，詔勉諭就職，因有是命。行省左丞相僕散端先亦告老，遣太醫往鎮護視其疾。戊子，宰臣以皇太子既立，服御儀物悉與已受册同，今邊事未寧，請少緩册寶之禮，從之。戊戌，免親王、公主長春節入賀致禮。己亥，大元兵攻下霍山諸隘。甲辰，命參知政事李革爲修奉太廟使，禮部尚書張行信提控修奉社稷。權祔肅宗神主于世祖室，奉始祖以下神主于隨室，祭器以瓦代銅，獻官以公服行事，供張等物并從簡約。庚戌，詔凡死節之臣籍其數，立廟致祭。壬子，

二月甲申初一，發生日食，皇上不臨朝。詔由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事。大元兵包圍太原。乙酉，以信武將軍、宣撫副使永錫簽樞密院事，代尚書右丞。皇太子既總攬樞密院事務，詔有關部門討論典制禮儀，用金鑄"撫軍之寶"授給太子，啓奏禀報的時候使用。平章政事高琪上表請求辭官，不同意。召樞密院官詢問如何防禦的策略。丁亥，以河東南路宣撫使胥鼎爲樞密副使，代尚書左丞，在平陽行省事。胥鼎不同意任職，請求退職，下詔勉勵告諭就職，因而有這項任命。行省左丞相僕散端先前也已請老退休，派太醫前往其鎮守之地護理診治他的病。戊子，宰臣以皇太子已立，服飾儀仗都與已受册相同，如今邊事没有平息，請稍緩舉行授册寶的禮儀，同意。戊戌，免親王、公主在長春節入朝朝賀致禮。己亥，大元兵攻下霍山各險要關隘。甲辰，命令參知政事李革爲修奉太廟使，禮部尚書張行信負責修整社稷。暫時在世祖廟室祔祭肅宗的神主，奉始祖以下的神主到隨室，祭器用瓦代替銅，獻官穿公服行事，供品張設等物都從簡約。庚戌，下詔統計所有死於節義的臣子的人數，立廟致祭。壬子，任國公瑋去世，停止臨朝。本月，同知觀州軍州事張開收復河間府滄、獻等州

任國公璋薨，輟朝。是月，同知觀州軍州事張開復河間府滄、獻等州并屬縣十有三，表請赦旁郡脅從之臣。又請以宣撫司空名宣敕二百道付之，從權署補，仍以糧繼其軍食。詔樞密措畫。

及十三個屬縣，上表請赦免周圍郡縣脅從的臣僚。又請將宣撫司空名任命書二百道交付給他，根據情況增補官員，同時運糧補充軍需。詔樞密院辦理。

三月乙卯，以將修太廟，遣李革奏告祖宗神主于明俊殿。丁巳，曲赦中都、河北等路。議軍户給地事。乙丑，延州刺史溫撒可喜上疏言："皇太子宜選正人爲師保。"丙寅，長春節，宋遣使來賀。己巳，以將修社稷，遣太子少保張行信預告。滄州經略副使張文破趙福，復恩州。丙子，曲赦遼東路。己卯，處士王澮以右諫議大夫復遷中奉大夫、翰林學士，仍賜詔褒諭。庚辰，復邢州捷至。

三月乙卯，因即將修太廟，派李革到明俊殿祭告祖宗的神主。丁巳，特赦中都、河北等路。討論軍户分給土地的事。乙丑，延州刺史溫撒可喜上疏説："皇太子應該選正派的人爲老師。"丙寅，長春節，宋派遣使者前來慶賀。己巳，因即將修社稷廟，派太子少保張行信預先奏告。滄州經略副使張文打敗趙福，收復恩州。丙子，特赦遼東路。己卯，處士王澮以右諫議大夫再升中奉大夫、翰林學士，同時賜詔獎諭。庚辰，收復邢州的捷報傳到。

夏四月己丑，陝西行省來報秦州官軍破妖賊趙用、劉高二之捷。遣官鞫單州防禦使僕散倬之罪，罷其城單州之役。癸巳，張開奏復清州等十有一城，詔遷官兩階，賞將士有差。甲午，改賜皇太子名守緒。詔諭陝西路軍民。丙申，河北行省侯摯言："北商販粟渡河，官遮糴其什八，商遂不行，民饑益甚。請罷其令。"從之。河南、陝西蝗。丁酉，太白晝見于奎。己亥，夏人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率其蕃户來歸，以千羊進，詔納之，優給其直。辛丑，侯摯言："紅襖賊掠臨沂、費縣之境，官軍敗之。獲其黨訊之，知其渠賊郝定僭號署官，已陷滕、兖、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時道路不通，宰臣請諭摯爲備，仍詔樞密院招捕。蔡、息行元帥府兵拔木陡關，斬首千級。甲辰，有司言，扶風、郿縣有蝱傷麥。

夏四月己丑，陝西行省前來報告秦州官軍打敗妖賊趙用、劉高二的捷報。派官審理單州防禦使僕散倬的罪行，停止他修單州的工役。癸巳，張開奏收復清州等十一城，詔升官兩級，分别獎賞將士。甲午，改賜皇太子名叫守緒。下詔告諭陝西路的軍民。丙申，河北行省侯摯奏："北方的商人販運糧食渡黄河，官府攔截收買十分之八，商人於是不來了，百姓饑荒更嚴重。請取消這道法令。"同意。河南、陝西發生蝗災。丁酉，太白星白天出現在奎宿。己亥，夏人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率領他的蕃户來歸降，用一千頭羊上進，下詔接受，從優給他們羊錢。辛丑，侯摯奏："紅襖賊攻掠臨沂、費縣地區，官軍打敗了他們。俘獲他們的黨羽審訊，得知賊首郝定已自己稱號并任命官員，已經攻陷滕、兖、單各州，以及萊蕪、新泰等十餘縣。"當時道路不通，宰臣請指示侯摯作防備，同時詔樞密院招安或捕捉。蔡、息行元帥府的軍隊攻取木陡關，斬殺一千人。甲辰，有關官員奏，扶風、郿縣有蝱傷害麥苗。

五月癸丑朔，禮官言："太廟既成，行都禮雖簡約，惟以親行袝享爲

五月癸丑初一，禮官奏："太廟既已建成，在臨時首都的禮儀雖然簡約，惟以親自舉行合祭

敬，請權不用鹵簿儀仗及宮縣樂舞。”從之。山東行省上沂州之捷。甲寅，鳳翔及華、汝等州蝗。辛酉，以尚書右丞侯摯行省事于東平。己巳，來遠鎮獲夏諜者陳昷等，知夏人將圖臨洮、鞏州，窺長安。命陜西行省嚴爲之備。丙子，上將以七月行祔享禮，慮時雨有妨，詔改用十月。夏人修來羌城界河橋。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遣兵焚之，俘馘甚多。戊寅，京兆、同、華、鄧、裕、汝、亳、宿、泗等州蝗。

爲敬，請暫時不用鹵簿儀仗及宮懸音樂舞蹈。”同意。山東行省上進沂州的捷報。甲寅，鳳翔以及華、汝等州發生蝗災。辛酉，以尚書右丞侯摯到東平行省事。己巳，來遠鎮俘獲夏的探子陳昷等，得知夏人將謀取臨洮、鞏州，窺視長安。命令陜西行省嚴加防備。丙子，皇上將在七月行合祭禮，擔心雨季有妨礙，下詔改在十月。夏人修來羌城的界河橋梁，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派兵燒毀橋梁，俘虜和殺死的很多。戊寅，京兆、同、華、鄧、裕、汝、亳、宿、泗等州發生蝗災。

六月戊子，詔凡進奏帖及申尚書省、樞密院關應密大事，私發視者絞，誤者減二等，制書應密者如之。壬辰，遼西僞瀛王張致遣完顏南合、張頑僧上表來歸。詔授致特進，行北京路元帥府事，兼本路宣撫使，南合同知北京兵馬總管府，頑僧同知廣寧府。丙申，木星晝見于奎，百有一日乃伏。癸卯，詔有司祈雨。丁未，河南大蝗傷稼，遣官分道捕之。罷河北諸路宣撫司，更置經略司。壬子，以旱，詔參知政事李革審决京師冤獄。

六月戊子，下詔凡是進奏帖及申報尚書省、樞密院關係到應當保密的大事，私自拆看的處絞刑，誤看者減二等，制書應保密者相同。壬辰，遼西僞瀛王張致派完顏南合、張頑僧上表歸降。下詔授張致特進官，行北京路元帥府事，兼任本路宣撫使，南合爲同知北京兵馬總管府，頑僧同知廣寧府。丙申，木星白天出現在奎宿，一百零一天後纔消失。癸卯，下詔有關部門求雨。丁未，河南的大蝗蟲傷害莊稼，派官分道捕捉。撤銷河北各路的宣撫司，改設經略司。壬子，因天旱，詔參知政事李革審理京師的冤獄。

秋七月癸丑朔，昭義軍節度使必蘭阿魯帶復威州及獲鹿縣。飛蝗過京師。甲寅，山東行省檻賊郝定等至京師，伏誅。乙卯，以旱蝗，詔中外。己未，敕減尚食數品及後宮歲給縑帛有差。辛酉，監察御史陳規上章條陳八事。

秋七月癸丑初一，昭義軍節度使必蘭阿魯帶收復威州及獲鹿縣。飛蝗經過京師。甲寅，山東行省用檻車押送賊人郝定等到京師，被處死。乙卯，因旱蝗災害，詔告朝廷内外。己未，敕令分別減少尚食飯菜的數量品種及每年供給後宮的縑帛。辛酉，監察御史陳規上奏章陳述八件事。

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辛卯，復深州。癸巳，翰林學士完顏孛迭進《中興事跡》。甲午，命掌軍官舉奇才絶力之人，提控、都副統等官互舉其屬。頒舉官賞罰格，許功過相除。品官及草澤人有才武者，舉薦升降亦如之。庚子，詔河南、陜西鎮防軍應蔭及納粟補官者，當役如舊，俟事定乃

閏月壬午初一，發生日食。辛卯，收復深州。癸巳，翰林學士完顏孛迭呈進《中興事跡》。甲午，命令掌管軍隊的官員薦舉奇才大力的人，提控、都統、副都統等官互相薦舉他們的部屬。頒布舉官賞罰條規，允許功過相互抵消。品官及老百姓有才能武藝的人，舉薦升降也相同。庚子，詔河南、陜西鎮防軍應受恩蔭及納糧補官的人，依舊服役，等事定後纔允許赴銓選。

聽赴銓。

八月甲寅，太子少保兼禮部尚書張行信定祫享親祀之儀以進，上嘉納之。三原縣僧廣惠進僧道納粟多寡與都副威儀及監寺等格，從其言鬻之。夏人入安塞堡，元帥左監軍烏古論慶壽遣軍敗之。壬戌，賜張行信寶券二萬貫、重幣十端，旌其議禮之當。乙亥，詔諭中都民，命大名招撫使募人持詔以往。丙子，大元兵攻延安。己卯，夏人入結耶觜川，官軍擊走之。

九月辛巳朔，大元兵攻坊州。以簽樞密院事永錫爲御史大夫，領兵赴陝西，便宜從事。壬辰，大元兵攻代州。經略使奧屯醜和尚戰没。以中衛尉完顔奴婢等充賀宋生日使。

冬十月己未，親王、百官奉迎祖宗神主于太廟。招射生獵户練習武藝知山徑者分屯陝、虢要地。命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守潼關，遥授知歸德府事完顔仲元軍盧氏。大元兵攻潼關。西安軍節度使泥厖古蒲魯虎戰没。辛酉，上親行祫享禮。甲子，祫享禮成，赦。乙丑，詔諭河南官吏軍民，以賞格募立功之士。命參知政事徒單思忠提控鎮撫京師，移剌周剌阿不屯關、陝。丙寅，詔京師具防城器械，多鑿坎阱，築垣墻於隙地。徙衛紹及鎬厲王家屬于京師。丁卯，以奉安社稷，遣官預告。戊辰，命張行信攝太尉，奉安社稷，禮樂咸殺其數。詔吏、禮、兵、工四部尚書董防城之役。大元兵徇汝州。己巳，沿河唯存通報小舟，餘皆焚之。庚午，詔宿糧州縣屯兵，其簽民爲兵者就署隊長，以自防遏。河東行省胥鼎，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以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以軍五千，由便道濟河趣關、陝，自將平陽精兵援京師。

八月甲寅，太子少保兼禮部尚書張行信制定合祭親祀的儀式呈進，皇上高興地采納。三原縣僧人廣惠呈進僧道按納糧多少給都副威儀及監寺等官的條規，同意他的意見賣官。夏人進入安塞堡，元帥左監軍烏古論慶壽派軍隊擊敗他們。壬戌，賜給張行信寶券二萬貫、貴重的絲織品十端，表彰他議定禮儀的恰當。乙亥，下詔告諭中都的百姓，命令大名招撫使募人將詔書帶進城。丙子，大元兵攻延安。己卯，夏人進入結耶觜川，官軍擊退他們。

九月辛巳初一，大元兵攻坊州。任命簽樞密院事永錫爲御史大夫，領兵開赴陝西，相機自主行事。壬辰，大元兵攻代州。經略使奧屯醜和尚戰死。以中衛尉完顔奴婢等充任賀宋生日使。

冬十月己未，親王、百官奉迎祖宗神主到太廟。招集射獵野獸的獵户中熟習武藝、瞭解山路的人分别屯駐到陝、虢的險要地段。命令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守潼關，遥授知歸德府事完顔仲元駐軍盧氏。大元兵攻潼關。西安軍節度使泥厖古蒲魯虎戰死。辛酉，皇上親自舉行合祭禮。甲子，合祭禮完成，大赦。乙丑，下詔告諭河南的官吏軍民，用獎賞規格招募立功的人士。命令參知政事徒單思忠掌管鎮守京師，移剌周剌阿不屯駐關、陝。丙寅，詔京師準備防城器械，多挖掩體陷阱，在空隙地修築土墻。遷移衛紹及鎬厲王家屬到京師。丁卯，以奉安社稷，派官預先奏告。戊辰，命張行信代理太尉，奉安社稷，禮儀音樂都降低規格。詔吏、禮、兵、工四部尚書主管防城的工役。大元兵攻汝州。己巳，沿黄河衹存留通報消息的小船，其餘的都燒毁。庚午，詔儲存糧食的州縣駐軍，其中簽差百姓當兵的可就地任命爲隊長，以便自我防守并遏制敵人。河東行省胥鼎，派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率軍一萬人，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率兵五千人，由近路渡黄河趕往關、陝，自己帶領平陽的精兵救援京師。命樞密院督軍接應他們。辛未，設置官員領招賢所事。命令朝廷内外官察訪有才識勇略能够

命樞府督軍應之。辛未，置官領招賢所事。命内外官采訪有才識勇略能區畫防城者具以聞，得實超任，仍賞舉主。內負長才不為人所知者，聽赴招賢所自陳。壬申，以龍虎衛上將軍裴滿羊哥知歸德府事，行樞密院事。癸酉，詔罷遣有司所拘民間輸稅車牛以運軍士衣糧者。甲戌，諭附京民盡徙其芻糧入城，官儲并運之。丙子，行樞密院、知河南府事完顏合打以徵兵失應，坐誅。户部郎中魏琦以没王事，官其子。己卯，議禁京師靡穀，近侍以寶券方行，恐滯其用，不果。吏部令史韓希祖陳言，曾以戰功致身者盡拘京師備用，從之。

策劃防城的人開具奏聞，才能屬實越級任用，同時獎賞薦舉的人。其中有大才而不爲人所知者，聽任到招賢所自薦。壬申，以龍虎衛上將軍裴滿羊哥知歸德府事，行樞密院事。癸酉，下詔停止送還有關部門所拘收的用來運送兵士衣服糧食的民間交税用的車和牛。甲戌，指示京城附近的民衆將他們的糧草全部遷進城，官儲糧草也一并運入。丙子，行樞密院、知河南府事完顏合打以徵兵無人應徵，治罪被殺。户部郎中魏琦因死於王事，給他的兒子授官。己卯，討論禁止京師分散穀物，近侍認爲寶券剛剛發行，怕妨礙使用，没有通過。吏部令史韓希祖上陳議論，主張曾以戰功致身顯達的人都留在京師備用，同意。

十一月庚辰朔，增定守禦官及軍人遷賞格。辛巳，詔止附京農民自撤其廬舍。壬午，河東行省胥鼎入援京師，用其言以知平陽府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代鎮河東。拜鼎為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知歸德府完顏伯嘉簽樞密院事。以完顏合打伏誅，詔中外。乙酉，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來獻其提控石盞合喜、楊斡烈等大敗夏人于定西之捷，命行省視其功賞之。大元兵至澠池，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軍潰而逃，失其所佩虎符。丙戌，前臨潢府推官、權元帥右監軍完顏合達率官軍老幼自北歸國，升鎮南軍節度使，進官三階。詔出公帑綿絹付有司償所括民服以衣軍者。是夕，月暈木星，木在奎，月在壁。己丑，定毀防城器具法。辛卯，詔立功五品以上官賜饌御前，六品以下官賜饌近侍局。癸巳，上諭皇太子："京城提控官有以文資充者，彼豈知兵？其速易之。"甲午，放免諸職官傔從及諸司局射糧兵卒嘗選充軍者。戊戌，敕諸州縣簽籍軍

十一月庚辰初一，增定守禦官及軍人升官給賞的條規。辛巳，下詔制止京城附近的農民自行拆毀房屋。壬午，河東行省胥鼎入援京師，采用他的提議，任命知平陽府王質代元帥左監軍，同知完顏僧家奴代右監軍，代替他鎮守河東。授胥鼎爲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知歸德府完顏伯嘉爲簽樞密院事。將完顏合打處死，詔告京城内外。乙酉，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前來進獻其部下石盞合喜、楊斡烈等在定西大敗夏人的捷報，命令行省根據他們的功勞獎賞。大元兵到達澠池，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的軍隊潰散奔逃，丢失他所佩的虎符。丙戌，前臨潢府推官、代元帥右監軍完顏合達率官軍的老小從北方歸國，升鎮南軍節度使，進官三級。下詔拿出官庫的綿絹交有關部門，償付被收去衣服給軍隊穿的民衆。當天夜晚，月亮使木星生暈，木星在奎宿，月亮在壁宿。己丑，制定毁壞防城器具的法規。辛卯，詔立功的五品以上官在皇上面前賜食物，六品以下官在近侍局賜食物。癸巳，皇上指示皇太子："京城提控官有以文資充任的，他們豈懂軍事？可迅速換人。"甲午，免除各職官的隨從及各司局的射糧兵卒曾被選充軍的人的租税。戊戌，令各州縣簽差登記軍民，以防備土寇。華州元帥府收復潼關。庚子，解散在京防城的軍民。派遣御

民，以備土寇。華州元帥府復潼關。庚子，罷在京防城民軍。遣御史陳規等充河南宣差安撫捕盜官。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掃合以發兵後期，坐誅。甲辰，以尚書工部侍郎和尚等充賀宋正旦使。丙午，河南行樞密院從坦言，其族人道哥願隸行伍以自效。上嘉其忠，許之。内族承立進所獲馬駝。上曰："此軍士所得，即以予之可也，朕安用哉。"因遍諭諸道將帥，後勿復如是。

十二月辛亥，平章政事朮虎高琪加崇進、尚書右丞相。參知政事李革罷。癸亥，大元兵攻平陽。丙寅，皇太子議伐西夏。大元兵徇大名府。壬申，大元兵進自代州神仙横城及平定承天鎮諸隘，攻太原府。宣撫使烏古論禮遣人間道齎礬書至京師告急。詔發潞州元帥府，平陽、河中、絳、孟宣撫司兵援之。乙亥，高琪請修南京裏城。上曰："民力已困，此役一興，病滋甚矣。城雖完固，朕亦何能獨安此乎。"

史陳規等充任河南宣差安撫捕盜官。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掃合因出兵延誤軍期，被殺。甲辰，以尚書工部侍郎和尚等充任賀宋正旦使。丙午，河南行樞密院從坦奏，他的族人道哥願意編入軍隊效勞。皇上嘉許他的忠誠，答應他。皇族承立獻進所繳獲的馬匹駱駝。皇上説："這些是軍士所得到的，可交給他們，朕有什麽用呢。"因而遍行指示各路的將帥，今後不要再這樣做。

十二月辛亥，平章政事朮虎高琪加官崇進、尚書右丞相。參知政事李革被罷官。癸亥，大元兵攻平陽。丙寅，皇太子商議討伐西夏。大元兵攻大名府。壬申，大元兵從代州神仙横城及平定承天鎮各險隘處進軍，攻太原府。宣撫使烏古論禮派人從小路帶着礬書到京師告急。下詔調發潞州元帥府，平陽、河中、絳、孟宣撫司的軍隊救援。乙亥，高琪請修南京裏城。皇上説："民力已經困乏，這項工程一起，痛苦就更加深重了。城池即使完好堅固，朕又如何能獨自安居在這裏呢。"

金史卷十五

本紀第十五

宣宗(中)

興定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宋遣使來賀。癸未，宋使朝辭。上謂宰臣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飢民沿淮爲亂耳。宋人何故攻我。"高琪請伐之，以廣疆土。上曰："朕意不然，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乙未，詔中都、西京、北京等路策論進士及武舉人權試于南京、東平、婆速、上京等四路。丙申，東平行省言："調兵以來，吏卒因勞進爵多至五品，例獲封贈，及民年七十并該覃恩。若人往自陳，公私俱費。請令本路爲製誥敕，類赴朝廷，以求印署，使受命者量輸諸物而給之。人力不勞，兵食少濟。"從之。皇子平章政事濮王守純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猛安。尚書左丞胥鼎進平章政事，封莘國公。癸卯，議減庶官冗員。乙巳，大元兵攻覲州。

二月戊申朔，初用"貞祐通寶"，凡一貫當"貞祐寶券"千貫。己酉，命樞密院汰罷軟軍士。諭尚書省，用官馬給驛傳以紓民力。庚戌，皇后生辰，詔百官免賀，仍諭旨曰："時方多難，將來長春節亦免賀禮。"辛亥，以崇進、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簽樞密院事。癸丑，罷招賢所。乙卯，皇孫生，宣徽請稱賀，詔無用樂。己未，

興定元年春正月己卯初一，宋派遣使節前來慶賀。癸未，宋使入朝告辭。皇上對宰臣說："聽説息州南部境内有盜賊，這是他們的飢民沿着淮河作亂罷了。宋人爲什麽要進攻我們。"高琪請求討伐宋，以擴大疆土。皇上說："朕的意思不然，衹要能守住祖宗留下的土地就足够了，何必從事對外討伐。"乙未，詔中都、西京、北京等路的策論進士及武舉人，暫時在南京、東平、婆速、上京等四路考試。丙申，東平行省上奏："調兵以來，官吏士兵因勞績進爵，很多人都達到五品，照例應獲得封贈，以及百姓年滿七十歲的都該加恩。若人人都前往陳述，於公於私都是浪費。請讓本路製作誥敕，收集後赴朝廷，以求得印鑒署名，使受命的人酌量交納各種實物便發給他們。這樣既不勞費人力，軍糧也稍能濟辦。"同意。皇子平章政事濮王守純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猛安。尚書左丞胥鼎進平章政事，封莘國公。癸卯，商議削減百官的冗員。乙巳，大元兵進攻覲州。

二月戊申初一，初次使用"貞祐通寶"，一貫相當"貞祐寶券"一千貫。己酉，命令樞密院淘汰軟弱無能的兵士。指示尚書省，用官馬供給驛站以緩和人力的勞累。庚戌，皇后生日，詔百官免於慶賀，同時傳達旨意說："如今正是多難的時候，將來長春節也免賀禮。"辛亥，以崇進、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簽樞密院事。癸丑，撤銷招賢所。乙卯，皇孫出生，宣徽院請求稱賀，詔不要奏樂。己未，大元兵攻忻、代。下詔決定州、

大元兵徇忻、代。詔定州、縣官雖積階至三品，坐乏軍儲者，聽行部決遣。壬戌，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廪給。上曰："自古文武并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丙子，議置莊獻太子廟。

縣官即使官階升到三品，因缺乏軍糧儲備而治罪的，聽從行部處理。壬戌，尚書省以軍糧儲備不能補充，請取消州府學生的官給糧食。皇上說："自古文武并用，以前在中都，建學校培養士人尚且没有停過，何况今日呢？可讓仍舊供給。"丙子，商議設置莊獻太子廟。

三月戊寅，敕事關刑名，當面議之，勿聽轉奏。以絳陽軍節度使李革知平陽府，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壬午，定民間收潰軍亡馬之法，及以馬送官酬直之格。乙酉，上宫中見蝗，遣官分道督捕，仍戒其勿以苛暴擾民。庚寅，長春節，宋遣使來賀。辛卯，詔罷平陽、河中元帥。乙未，先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據真定叛，慮爲所梗，乃集粘割貞、郭文振、武仙所部精鋭與東平軍爲犄角之勢，圖之。己亥，大元兵攻新城。庚子，攻霸州。甲辰，威州刺史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之物。尋進仙權知真定府事。

三月戊寅，下令凡重大事宜，當面商議，不允許轉奏。以絳陽軍節度使李革知平陽府，兼任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代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壬午，制定民間收養潰軍和散失馬匹的法律，以及將馬送官府發給酬金的條規。乙酉，皇上宫中出現蝗蟲，派官分道督捕，同時警告他們不要用苛暴騷擾百姓。庚寅，長春節，宋派遣使節前來慶賀。辛卯，下詔取消平陽、河中的元帥。乙未，先前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同收復中都，而石海占據真定叛變，擔心被他阻擋，於是集中粘割貞、郭文振、武仙所屬的精鋭部隊與東平軍形成夾攻之勢，設法消滅他。己亥，大元兵攻新城。庚子，攻霸州。甲辰，威州刺史武仙率兵斬殺石海和他的同黨二百餘人，迫使葛仲、趙林、張立等軍投降，全部繳獲了石海超越名分製造的器物。不久進武仙代知真定府事。

夏四月丁未朔，以宋歲幣不至，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等經略南邊。戊申，孟州經略司萬户宋子玉率所部叛，斬關而出，經略使從坦等追敗之。庚戌，花帽軍作亂于滕州，詔山東行省討之。南陽五朵山盗發，衆至千餘人，節度副使移剌羊哥出討，遇之方城，招之不從，乃進擊之，殺其衆殆盡。癸丑，以安化軍節度使完顏寓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督經略使苗道潤進復都城，且令和輯河間招撫使移剌鐵哥等軍。鐵哥與道潤不協，互言其有異志，故命重臣臨鎮之。戊午，單州雨雹傷稼，詔遣官勸諭農民改蒔秋田，官給其種。平定州

夏四月丁未初一，以宋本年的錢未送來，命令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等防備南部邊界。戊申，孟州經略司萬户宋子玉率所部叛變，破關而出，經略使從坦等追擊打敗他們。庚戌，花帽軍在滕州作亂，詔山東行省討伐。南陽五朵山盗賊暴發，多到一千餘人，節度副使移剌羊哥出兵討伐，在方城相遇，招降不聽從，於是進兵攻擊，幾乎殺盡他們。癸丑，任命安化軍節度使完顏寓代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督促經略使苗道潤進軍收復都城，并且讓他協調河間招撫使移剌鐵哥等軍。鐵哥與道潤不和，互相攻訐對方有二心，所以命令重臣臨軍鎮撫他們。戊午，單州下冰雹損傷莊稼，下詔派官勸告農民改種秋季作物，官府供給種籽。平定州賊閻德用的同黨閻顯殺德用，率其人馬投降。己未，以代參知政事、

賊閻德用之黨閻顯殺德用，以其衆降。己未，以權參知政事、遼東路行省完顏阿里不孫爲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于婆速路。以權遼東路宣撫使蒲察五斤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上京。庚申，李革請罷義軍總領使副，以畀州縣。尚書省以秋防在邇，改法非便，姑如舊制，州縣各司察之。甲子，元帥完顏賽不破宋兵于信陽，使來奏捷。乙丑，濟南、泰安、滕、兖等州賊并起，侯摯遣棣州防禦使完顏霆討平之，降其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人。完顏賽不復奏，敗宋軍于隴山等處，俘馘甚衆。戊辰，太白晝見于井。辛未，權孟州經略使從坦追賊宋子玉至輝州境上，其黨邢福殺子玉，以衆來歸。壬申，以萬奴叛逆未殄，詔諭遼東諸將。完顏賽不軍渡淮破光州兩關，獲軍實分給將士。

遼東路行省完顏阿里不孫爲參知政事，在婆速路行尚書省、元帥府事。以代遼東路宣撫使蒲察五斤爲參知政事，在上京行尚書省、元帥府事。庚申，李革請取消義軍總領使、副使，將義軍交給州縣。尚書省以秋季防邊在即，不便於更改法度，姑且依照舊制，由州縣各司檢察。甲子，元帥完顏賽不在信陽打敗宋兵，派使者前來報捷。乙丑，濟南、泰安、滕、兖等州的盜賊一齊起事，侯摯派棣州防禦使完顏霆討伐平定了他們，使其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人投降。完顏賽不又奏報，在隴山等處打敗宋兵，俘虜、殺死的很多。戊辰，太白星白天在井宿出現。辛未，代孟州經略使從坦追擊盜賊宋子玉到輝州境上，宋子玉的同黨邢福殺子玉，帶人馬來歸順。壬申，以萬奴叛逆没有消滅，下詔告諭遼東各將。完顏賽不的軍隊渡過淮河攻破光州兩關，繳獲軍需品分給將士。

五月戊寅，陝西行省破夏人于大北岔，是日捷至。丁亥，民苑汝濟上書陳利害，上以示宰臣曰："卑賤小人，猶能盡言如此，有可采者即行之。"己丑，賊宋子玉餘黨家屬悉放歸農。尚書右丞蒲察移剌都棄官擅赴京師，降知河南府事，行樞密院兼行六部事。壬辰，延州原武縣雨雹傷稼，詔官貸民種改蒔。癸巳，宋人攻潁州，焚掠而去。戊戌，行樞密院兵敗宋人於泥河灣，又敗之樊城縣。山東行元帥府事蒙古綱擅械轉運使李秉鈞，法當决，秉鈞返詈綱，應論贖，詔兩釋之。宋人取漣水縣。癸卯，蘭州水軍千户李平等苦提控蒲察燕京貪暴，殺之，構夏人以叛，脅其徒張扆俱行，扆以計盡獲之。陝西行省便宜遷扆官四階，授同知蘭州事，賞士卒有差，以其事上聞。甲辰，大元兵下

五月戊寅，陝西行省在大北岔打敗夏人，當天捷報送到。丁亥，百姓苑汝濟上書陳述利害，皇上將它出示給宰臣看，説："平民百姓，還能如此盡言，有可采納的言論便立即施行。"己丑，盜賊宋子玉的餘黨和家屬全部釋放回去務農。尚書右丞蒲察移剌都棄官擅自赴京師，降級爲知河南府事，行樞密院兼行六部事。壬辰，延州原武縣下冰雹損傷了莊稼，詔官府貸給百姓種籽改種。癸巳，宋人進攻潁州，焚燒劫掠而去。戊戌，行樞密院兵在泥河灣打敗宋人，又在樊城縣將他們打敗。山東行元帥府事蒙古綱擅自用枷鎖拘禁轉運使李秉鈞，依法應當審理處治，秉鈞又回罵蒙古綱，處理可抵消，下詔兩不過問。宋人攻取漣水縣。癸卯，蘭州水軍千户李平等苦於提控蒲察燕京的貪暴，殺了他，勾結夏人叛變，脅迫他的下屬張扆同行，張扆用計將他們全部抓獲。陝西行省根據情况升張扆官四級，授同知蘭州事，分别獎賞士兵，將事件經過上報。甲辰，大元兵攻下汚城縣，軍官任福戰死。丙午，制定

洐城縣，軍官任福死之。丙午，定河北求仕官渡河之法，曾經總兵者白樞密院，餘驗據聽渡。行樞密院事烏古論慶壽南伐還，奏不以實，詔鞫之。

六月己酉，苗道潤表歸國人李琛復以衆叛，琛亦表道潤異謀，詔山東行省察之。修潼關，遣中使持詔及暑藥勞夫匠。權參知政事張行信進參知政事。庚戌，詔捕治遼東受僞署官家屬，得按察使高禮妻子，皆戮之。壬子，制鄜、坊、丹州四品以下州縣官視環、慶例，以二十月終更。甲寅，招撫使惟宏言彰德府守臣擅徙民山寨避兵，上曰："難保之城，守之何益，徒傷吾民耳。勿治。"乙卯，顯宗忌日，謁奠于啓慶宫。丙辰，詔樞密院遣經歷官分諭行院，嚴兵利器以守衝要，仍禁飲宴，違以軍律論。宋人合土寇攻東海境。戊午，以宋遣兵數犯境，及歲幣不至，詔諭沿邊罪宋。己未，詔凡上書人其言已采用者，上其姓名。辛酉，以進士朱蓋、草澤人李維嶽論議可取，詔給八貫石俸。乙丑，設潼關使、副，及三門、集津提舉官。尚書左丞相兼都元帥僕散端薨，輟朝。置南京流泉務。遼東行省遣使來上正月中敗契丹之捷。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辛巳，宋人圍泗州。壬午，圍靈璧縣。癸未，陝州振威軍萬户馬寬逐其刺史李策，據城叛。遣使招之，乃降。已而復謀變，州吏擒戮之，夷其族。甲申，詔諭遼東諸路。乙酉，宋人襲破東海縣。丙申，置提舉倉場使、副。癸卯，太社壇産嘉禾，一莖十有五穗。甲辰，夏人犯黄鶴岔，官軍敗之。乙巳，初置集賢院知院事、同知院事等官。宋人及土寇攻海州，經略使擊破其衆。夏人圍羊狼寨，帥府發

河北求職官渡黄河的管理辦法，曾經帶兵的人報告樞密院，其餘查驗身份聽任渡過。行樞密院事烏古論慶壽南伐回來，不以實情上奏，下詔審訊。

六月己酉，苗道潤上表揭露歸國人李琛又率兵衆反叛，李琛也上表稱道潤有陰謀，詔令山東行省調查。修築潼關，派宦官帶詔書及防暑藥去慰勞民夫工匠。代參知政事張行信進參知政事。庚戌，下詔逮捕并懲辦遼東接受僞官的官員的家屬，抓到按察使高禮的妻子兒女，都殺掉。壬子，制令鄜、坊、丹州四品以下州縣官比照環、慶的成例，以二十個月滿任更换。甲寅，招撫使惟宏奏彰德府守臣擅自遷移民衆到山寨躲避戰事，皇上説："難以保全的城市，守它有什麽益處，白白傷害我的百姓罷了。不要治罪。"乙卯，是顯宗的忌日，到啓慶宫告祭。丙辰，詔樞密院派經歷官分别指示行院，嚴兵利器以守衛要道，同時禁止宴飲，違犯的人以軍法論處。宋人聯合土寇攻打東海境。戊午，因宋派兵屢次侵犯國境，以及不交來歲幣，下詔指示沿邊伐宋。己未，下詔凡上書人的意見已被采用的，上報姓名。辛酉，因進士朱蓋、百姓李維嶽的議論可取，下詔給八貫石俸禄。乙丑，設置潼關使、副使，及三門、集津提舉官。尚書左丞相兼都元帥僕散端去世，停止臨朝。設置南京流泉務。遼東行省派使者前來呈報正月間打敗契丹的捷報。

秋七月丙子初一，發生日食。辛巳，宋兵包圍泗州。壬午，包圍靈璧縣。癸未，陝州振威軍萬户馬寬驅逐刺史李策，據城反叛。派使者招諭，於是投降。不久又謀劃反叛，州吏擒住殺了他，并殺光了他的家族。甲申，下詔告諭遼東各路。乙酉，宋人襲擊并攻破東海縣。丙申，設置提舉倉場使、副使。癸卯，太社壇生出吉祥禾苗，一莖有十五穗。甲辰，夏人侵犯黄鶴岔，官軍打敗了他們。乙巳，初次設置集賢院知院事、同知院事等官職。宋人及土寇進攻海州，經略使擊敗了他們。夏人包圍羊狼寨，帥府調發各鎮的軍隊將他們打跑。

諸鎮兵擊走之。

八月戊申，陝西行省報木波賊犯洮州敗績，遁去。木星晝見于昴，六十有七日乃伏。己酉，海州經略司表官軍與宋人戰石湫南，戰漣水縣，戰中土橋，宋兵敗績。壬子，削御史大夫永錫官爵，有司論失律當斬，上以近族，特貰其死。癸丑，宋人攻確山縣，爲官軍所敗，詔諭國内軍士，使知宋人渝盟之故，仍命大臣議其事。乙卯，集賢院諮議官朱蓋上書陳禦敵三策。壬戌，海州經略使阿不罕奴失剌敗宋人于其境。提控李元與宋人戰，屢捷，多所俘獲。徙欄通渡經略司於黄陵堈。乙丑，制增定擒捕逃軍賞格及居停人罪。丙寅，左司諫僕散毅夫乞更開封府號，賜美名，以尉氏縣爲刺郡，睢州爲防禦使，與鄭、延二州左右前後輔京師。上曰："山陵在中都，朕豈樂久居此乎?"遂止。癸酉，太祖忌日，謁奠于啓慶宫。甲戌，元帥左都監承裔遣其部將納蘭記僧等，合葩俄族都管尼厖古，以兵掩襲瓜黎餘族諸蕃帳，屢破之，斬馘士卒，禽其首領，俘獲人畜甚多，是日捷至。

八月戊申，陝西行省報告木波賊侵犯洮州失敗，已逃跑。木星白天出現在昴宿，六十七天後纔消失。己酉，海州經略司上表説官軍與宋人分别戰於石湫南、漣水縣、中土橋，宋兵被打敗。壬子，削去御史大夫永錫的官爵，有關部門認爲違抗命令應當斬首，皇上因他是近族，特免他死罪。癸丑，宋人攻打確山縣，被官軍擊敗。下詔告諭國内的軍士，使他們知道宋人背棄盟約的情況，同時命令大臣商議這件事。乙卯，集賢院諮議官朱蓋上書陳述禦敵三策。壬戌，海州經略使阿不罕奴失剌在州境打敗宋人。提控李元與宋人戰鬥，屢次勝利，俘獲很多。遷欄通渡經略司到黄陵堈。乙丑，制令增定擒獲捕捉逃兵的獎賞條規及窩藏人的罪名。丙寅，左司諫僕散毅夫請求更改開封府的稱號，賜給美名，以尉氏縣爲刺史郡，睢州爲防禦使州，與鄭、延二州左右前後夾輔京師。皇上説："陵墓在中都，朕豈樂意長久住在這裏嗎?"於是作罷。癸酉，太祖忌日，到啓慶宫告祭。甲戌，元帥左都監承裔派他的部將納蘭記僧等，聯合葩俄族都管尼厖古，率兵掩襲瓜黎餘族各蕃帳，屢次攻破他們，斬殺士兵，擒獲首領，俘獲的人畜很多，這天捷報傳到。

九月丁丑，更定監察御史失察法。以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權參知政事，行省于益都。戊寅，夏人犯綏德之克戎寨，都統羅世暉逆擊，却之。己卯，蔡州帥府偵宋人將窺息州，以輕兵誘其進，别以鋭師邀擊之，虜其將沈俊。壬午，以改元興定，赦國内。甲申，罷規運所，設行六部。辛卯，大元兵徇隰州及汾西縣。癸巳，攻沁州。遼東行省完顏阿里不孫爲叛人伯德胡土所殺。月犯東井西扇北第二星。乙未，大元兵攻太原籔箕掌寨。丁酉，薄太原城，攻交

九月丁丑，重新制定監察御史失察法。以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代參知政事，到益都行省事。戊寅，夏人侵犯綏德的克戎寨，都統羅世暉迎擊，打退他們。己卯，蔡州帥府偵察到宋人有意侵襲息州，用輕兵引誘他們進軍，另用精鋭部隊阻擊，俘虜他們的將領沈俊。壬午，以改年號叫興定，特赦國内。甲申，撤銷規運所，設置行六部。辛卯，大元兵攻隰州及汾西縣。癸巳，攻沁州。遼東行省完顏阿里不孫被叛徒伯德胡土所殺。月亮犯東井西扇北的第二星。乙未，大元兵攻太原籔箕掌寨。丁酉，迫近太原城，攻交城、清源。癸卯，沿黄河設立冰墻鹿角。

城、清源。癸卯，立沿河冰墻鹿角。

冬十月丁未，以霖雨，詔寬農民輸税之限。庚戌，以將有事于宋，詔帥臣整厲師徒。辛亥，遣官括市民馬，紅賞格以示勸。甲寅，命高汝礪、張行簡同修《章宗實録》。息州帥府獻破宋人于中渡之捷。乙卯，大元兵徇中山府及新樂縣。丙辰，丹州進嘉禾，異畝同穎。辛酉，制定州府司縣官失覺奸細罪。壬戌，右司諫兼侍御史許古上疏，請先遣使與宋議和。乙丑，大元兵下磁州。丙寅，定職官不求仕及規避不赴任法。高汝礪上疏言，和議先發於我，恐自示弱，非便。戊辰，上命許古草通宋議和牒，既進以示宰臣，宰臣以其言有祈哀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辛未，罷流泉務。大元兵收鄒平、長山及淄州。壬申，改鄆國號為管，避上嫌名。高汝礪表致仕，不允。

冬十月丁未，因陰雨連綿，下詔放寬農民納税的期限。庚戌，因將對宋有戰事，詔帥臣整頓軍隊。辛亥，派官收購民間的馬匹，提高獎賞的數額以表示鼓勵。甲寅，命高汝礪、張行簡同修《章宗實録》。息州帥府呈上在中渡攻破宋兵的捷報。乙卯，大元兵攻中山府及新樂縣。丙辰，丹州進獻吉祥禾苗，不同田而同穗。辛酉，制令制定州府司縣官對奸細有失覺察的罪名。壬戌，右司諫兼侍御史許古上疏，請求先派遣使者與宋議和。乙丑，大元兵攻下磁州。丙寅，制定職官不願當官及躲避不赴任的處理法令。高汝礪上疏說，和議先由我方發起，怕自我顯示軟弱，不便。戊辰，皇上命令許古起草約宋議和的牒文，進上後給宰臣看，宰臣認爲牒文言詞有哀求的意思，徒然顯示軟弱，不足取，議論於是停止。辛未，撤銷流泉務。大元兵攻取鄒平、長山及淄州。壬申，改鄆國號爲管，迴避皇上的名字。高汝礪上表請辭官，不同意。

十一月壬午，從宜移剌買奴言："五朵山賊魚張二等若悉誅之，屢詔免罪，恐乖恩信。且其親屬淪落宋境，近在均州，或相構亂。乞貸其死，徙之歸德、睢、陳、鈞、許間為便。"詔許之。癸未，月暈木、火二星，木在胃，火在昴。丙戌，太白晝見，遣翰林侍講學士楊雲翼禜之。大元兵收山東濱、棣、博三州。己丑，下淄州。庚寅，下沂州。甲午，河西掬納、籛納等族千餘户來歸。丁酉，詔唐、鄧、蔡州行元帥府舉兵伐宋。戊戌，大元兵攻太原府。庚子，上謂宰臣曰："朕聞百姓流亡，逋賦皆配見户，人何以堪？又添徵軍須錢太多，亡者詎肯復業。其并議除之。"宰臣請命行部官閲實蠲貸，已代納者給以恩例，或除他役，或減本户雜征

十一月壬午，從宜移剌買奴奏："如果把五朵山的盗賊魚張二等全部誅殺，曾經屢次下詔免罪，恐違背了恩信。况且他們的親屬淪落在宋境，近在均州，有可能相互勾結爲亂。請寬貸他們的死罪，把他們遷移到歸德、睢、陳、鈞、許之間爲便。"下詔同意。癸未，月暈在木、火二星之間，木星在胃宿，火星在昴宿。丙戌，太白星白天出現，派翰林侍講學士楊雲翼禜祭。大元兵收取山東濱、棣、博三州。己丑，攻下淄州。庚寅，攻下沂州。甲午，河西掬納、籛納等族一千餘户來歸順。丁酉，詔令唐、鄧、蔡州行元帥府出兵討伐宋。戊戌，大元兵進攻太原府。庚子，皇上對宰臣説："朕聽説百姓流亡，拖欠的租税都配給現有人户，人們怎麽負擔得起？又添徵的軍需錢太多，逃亡的豈肯復業，可一并商議免除。"宰臣請命行部官核實免貸，已代爲繳納的給以恩例，或免除其他勞役，或減去本户雜徵的四分之一。皇上説："朕對此事未嘗放心，應

四之一。上曰：“朕於此事未嘗去懷，其亟行之。”

趕快施行。”

十二月甲辰朔，大元兵攻潞州，都統馬甫死之。戊申，即墨移風寨於大舶中得日本國太宰府民七十二人，因糴遇風，飄至中國。有司覆驗無他，詔給以糧，俾還本國。庚戌，元帥左監軍蒲察五斤進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充遼東行省。是日，大元兵平益都府。辛亥，陝西行省胥鼎諫伐宋，不報。甲寅，海州經略使報提控韓璧敗宋人于鹽倉。己未，大元兵復攻沂州，官民棄城遁。辛酉，下密州，節度使完顏寓死之。壬戌，侯摯兼三司使。庚午，免逃户復業者差賦。

十二月甲辰初一，大元兵攻潞州，都統馬甫戰死。戊申，即墨移風寨在大船中得日本國太宰府百姓七十二人，因買糧遇風，飄到中國。有關部門檢查别無可疑處，下詔給他們糧食，讓他們回國。庚戌，元帥左監軍蒲察五斤升右副元帥，代參知政事，充任遼東行省。當天，大元兵平定益都府。辛亥，陝西行省胥鼎勸阻討伐宋，不予回答。甲寅，海州經略使奏報提控韓璧在鹽倉打敗宋人。己未，大元兵再攻沂州，官民棄城逃跑。辛酉，攻下密州，節度使完顏寓戰死。壬戌，侯摯兼三司使。庚午，免除逃户復業人家的差役賦税。

二年春正月乙亥，詔議賑恤。辛巳，敕南征將帥，所至毋縱殺掠。壬午，宋人攻淮北，唐州元帥府擊敗之，獲統領李雄韜、陳臯以歸。癸未，近侍局副使訛可遣使報南師之捷。乙酉，陝西行省獲歸國人，言大元兵圍夏王城，李遵頊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凉。詔諭諸帥府明斥候，嚴守備。戊子，唐、鄧元帥完顏賽不報連破宋人之捷。宋人攻泗州，又戰却之。

興定二年春正月乙亥，下詔商議賑濟撫恤。辛巳，令南征將帥，所到的地方不得放縱殺掠。壬午，宋人攻淮北，唐州元帥府擊敗他們，俘獲統領李雄韜、陳臯而回。癸未，近侍局副使訛可派使者報告南征的勝利。乙酉，陝西行省得到回國的人，説大元兵包圍夏王城，李遵頊讓他兒子留下守城而自己出逃西凉。下詔指示各帥府詳明地偵察，嚴加守備。戊子，唐、鄧元帥完顏賽不報告連續打退宋人的勝利。宋人攻泗州，又被打退。

二月癸卯，宋人侵青口，行樞密院遣兵敗之。甲辰，免中京、嵩、汝等州逋租。諭胥鼎，克宋散關，可保則保，不可保則焚毁而還。定奴婢救主法。丙午，訛可敗宋人于防山。紇石烈桓端亦遣使來上光州、信陽之捷。庚戌，海州經略敗宋兵于朐山，表請繼其軍儲，督東平帥府發兵護送資糧以應之。許州長社縣何冕等謀反，伏誅。辛亥，張行信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内觀察使。壬子，御史以北兵退，請汰各處行樞密院、元

二月癸卯，宋人侵犯青口，行樞密院派兵打敗他們。甲辰，免除中京、嵩、汝等州拖欠的租税。指示胥鼎，攻取宋的散關，可保便保，不可保就將它焚毁而回。制定奴婢救主的法規。丙午，訛可在防山打敗宋人。紇石烈桓端也派使者前來呈進光州、信陽的捷報。庚戌，海州經略在朐山打敗宋兵，上表請補充軍用儲備，督促東平帥府發兵護送物質糧食以接應他們。許州長社縣何冕等謀反，被處死。辛亥，張行信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内觀察使。壬子，御史以北兵已退，請淘汰各處行樞密院、元帥府的冗官。尚書認爲不便，皇上依從尚書的意見，仍依照舊制。

帥府冗官。尚書以為非便，上從尚書言，仍舊制。完顏賽不報棗陽之捷。癸丑，完顏阿鄰報皂郊堡之捷。丁巳，壽州行樞密院破宋人高柳橋水寨，夷其寨而還。壬戌，訛可遣兵拔宋栅碁盤嶺，又破其衆於裴家莊、寒山嶺、龍門關等處，得粟二千餘石。乙丑，諭樞密曰："中京商、虢諸州軍人願耕屯田，比括地授之。聞徐、宿軍獨不願受，意謂予田必絶其廩給也。朕肯爾耶。其以朕意曉之。"丙寅，諭尚書省曰："聞中都納粟官多為吏部繳駁，殊不思方闕乏時，利害為如何。又立功戰陣人，必責保官，若輩皆義軍白丁，豈識職官，苟文牒可信，即當與之。至若在都時，規運薪炭入城者，朕嘗植恩授以官，此豈容僞，而間亦為所沮格。其悉諭之，勿復若是。"紇石烈牙吾塔破宋人于盱眙軍，上俘獲之數。己巳，以侯摯行省河北，兼行三司安撫司事。

三月庚辰，尚書集文資官雜議進士之選，詔依泰和例行之。癸未，訛可敗宋人于光化軍。甲申，長春節。戊子，諭宰臣曰："舊制，廷試進士日晡後出宫。近欲復舊，恐能文而思遲者，不得盡其才，其令日没乃出。"以御史中丞把胡魯為參知政事。陝西行六部尚書楊貞削五官，累杖一百七十，解職。訛可表言，官軍自桐柏入宋境，所向多克捷。癸巳，宋人争皂郊堡，擊官軍，軍潰，主將完顏阿鄰戰没。丙申，更定京城捕告强盗官賞制。辛丑，上京行省蒲察五斤表，左監軍哥不靄誣坊州宣撫副使紇石烈按敦將叛而殺之。事下尚書省，宰臣以為按敦之死徐議恤典，哥不靄亦姑牢籠使之，上勉從其言。

夏四月壬寅朔，蒲察五斤表，遼

完顏賽不報告棗陽的勝利。癸丑，完顏阿鄰報告皂郊堡的勝利。丁巳，壽州行樞密院攻破宋人高柳橋的水寨，搗平水寨而回。壬戌，訛可派兵攻拔宋的栅壘碁盤嶺，又在裴家莊、寒山嶺、龍門關等處攻破宋兵，得糧食二千餘石。乙丑，指示樞密道："中京商、虢各州的軍人願耕屯田的，近已劃地授給他們。聽説徐、宿的軍隊獨不願受田，意思是説給田必然斷絶官糧供應。朕肯那樣做嗎。可將朕的意思明確地告訴他們。"丙寅，指示尚書省道："聽説中都的納糧官多被吏部駁還，完全不考慮那正是缺乏的時候，利害是怎麽樣的。又，在戰場立功的人，一定要求有擔保的官，這些人都是義軍白丁，哪裏認識職官，假如文牒可信，便應當給他們。至於在都城時，謀劃運送柴炭進城的人，朕曾立恩授給官，這豈能有詐僞，而間或也被擱置。可全部告諭他們，不要再像這樣。"紇石烈牙吾塔在盱眙軍打敗宋人，上進俘獲敵軍的數字。己巳，以侯摯管理河北，兼任行三司安撫司事。

三月庚辰，尚書召集文資官雜議進士的選舉，下詔依泰和年間的規定執行。癸未，訛可在光化軍打敗宋人。甲申，長春節。戊子，指示宰臣道："舊制，廷試進士白天申時之後出宫。近來打算復舊，又怕能作文而文思遲緩的人，不能盡顯自己的才能，可讓太陽落後再出宫。"以御史中丞把胡魯爲參知政事。陝西行六部尚書楊貞削五官，累計罰杖打一百七十，解除職務。訛可上表説，官軍從桐柏進入宋境，所向多勝利。癸巳，宋人争奪皂郊堡，攻擊官軍，軍隊潰敗，主將完顏阿鄰戰死。丙申，重新制定京城捕捉告發强盗官府給賞的辦法。辛丑，上京行省蒲察五斤上表，左監軍哥不靄誣陷坊州宣撫副使紇石烈按敦將要叛變而殺掉他。事下尚書省，宰臣認爲按敦已死，應慢慢再商議撫恤的事，對哥不靄，也姑且籠絡使用他、皇上勉强同意他們的話。

夏四月壬寅初一，蒲察五斤上表，遼東同意

東便宜阿里不孫貸糧高麗不應，輒以兵掠其境。上命五斤遣人以詔往諭高麗，使知興兵非上國意。乙巳，詔河南路行總管府，節鎮以上官充宣差捕盗使，以防禦、刺史以上長貳官及世襲猛安之才武者爲之副，又命濮王府尉完顏毛良虎爲宣差提控以巡督之。是日，曲赦遼東等路。以户部尚書夾谷必蘭爲翰林學士承旨，權參知政事，行省于遼東。丁未，承裔敗宋人于皂郊堡。庚戌，御史劾集賢院諮議官李維嶽本中山府無極縣進士趙孝選家奴，乞正其事。上曰："國家用人，奚擇貴賤。"命以官銀五十兩贖放爲良，任使仍舊。壬子，遣侍御史完顏素蘭、近侍局副使訛可同赴遼東，察訪叛賊萬奴事體。行省侯摯督兵復密州。提控朱琛復高密縣。癸丑，完顏素蘭請宣諭高麗復開互市，從之。乙卯，特賜武舉温迪罕繳住以下一百四十人及第。丁巳，陝西行省兵破宋雞公山，取和州、成州，至河池縣黑谷關，守者皆遁，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戊午，紅襖賊犯徐、邳，行樞密院兵大破之。己未，阿里不孫自潼關之敗，失其所在，變姓名匿居柘城，爲御史覺察。繫其家屬，將窮治之，乃遣子上書詣吏待罪。臺臣力請誅之，以懲不忠。上卒赦其罪，諭以自效。癸亥，遣重臣審理京師冤獄。丁卯，河南諸郡蝗。臨洮路報敗宋人之捷。東平行省敗黑旗賊，拔膠西縣，渠賊李全來援，并破之。戊辰，河北行省敗紅襖賊，進至密州，降僞將校數十人、士卒七百人，悉復其業。

阿里不孫自作主張向高麗貸糧没有得到答覆，就用兵劫掠高麗的邊境地區。皇上命令五斤派人帶詔書前往告諭高麗，使他們知道興兵不是本國的意思。乙巳，詔河南路行總管府，節鎮以上官充任宣差捕盗使，以防禦、刺史以上正副官及世襲猛安有才能武藝的爲副職，又命濮王府尉完顏毛良虎爲宣差提控而巡視監督。這天，特赦遼東等路。以户部尚書夾谷必蘭爲翰林學士承旨，代參知政事，出使遼東。丁未，承裔在皂郊堡打敗宋人。庚戌，御史檢舉集賢院諮議官李維嶽本是中山府無極縣進士趙孝選的家奴，請求澄清這事。皇上説："國家用人，何必分貴賤。"命令用官銀五十兩贖爲平民，仍舊使用。壬子，派侍御史完顏素蘭、近侍局副使訛可同赴遼東，察訪叛賊萬奴的事情。行省侯摯督兵收復密州。提控朱琛收復高密縣。癸丑，完顏素蘭請告諭高麗，重新開放共同市場，同意。乙卯，特賜武舉温迪罕繳住以下一百四十人及第。丁巳，陝西行省的軍隊攻破宋雞公山，攻取和州、成州，到達河池縣黑谷關，守兵都已逃跑，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用物資不可勝計。戊午，紅襖賊進犯徐、邳，行樞密院的軍隊大破他們。己未，阿里不孫自從潼關兵敗後，不知下落，改名换姓藏在柘城，被御史覺察。關押了他的家屬，將要徹底追究，於是派他兒子上書到官府等待治罪。臺臣力請誅殺，以懲戒不忠。皇上最終赦免了他的罪，叫他自我效力。癸亥，派重臣審理京師的冤獄。丁卯，河南各郡發生蝗災。臨洮路報告打敗宋人的勝利。東平行省打敗黑旗賊，攻克膠西縣，賊首李全來援救，一并打敗他們。戊辰，河北行省打敗紅襖賊，進兵到密州，僞將校數十人投降、士卒七百人，全部讓他們復業。

五月辛未朔，鳳翔元帥完顏閭山破宋人步落堝、香爐堡諸屯。甲戌，招撫副使黄摑阿魯苔襲破李全于莒州

五月辛未初一，鳳翔元帥完顏閭山打敗宋人步落堝、香爐堡各駐守地。甲戌，招撫副使黄摑阿魯苔在莒州及日照縣的南部打敗李全，分三路

及日照縣之南，三道擊之，追奔四十里。丙子，夏人自葭州入鄜延，元帥承立遣兵敗之馬吉峰，是日捷至。詔遣官督捕河南諸路蝗。辛巳，策論、詞賦、經義進士及武舉人入見，賜告命章服。萊州民曲貴殺節度經略使內族轉奴，自稱元帥，構宋人，據城叛。山東招撫司遣提控王庭玉、招撫副使黃摑阿魯荅等討平之，斬僞統制白珍及牙校數十人，生禽貴及僞節度使呂忠等十餘人，誅之。乃命庭玉保萊，朱琛保密，阿魯荅保寧海，以安輯其民。丙戌，陝西行省言："四月中，鞏州行元帥承裔遣提控烏古論長壽、納蘭記僧分道伐宋。長壽出鹽川鎮，記僧出鐵城堡，皆克捷而還。"辛卯，壽州行樞密院南城軍攻辛城鎮，一軍趣史河，與宋人戰，勝之。壬辰，河北行省復黃縣。乙未，第鳳翔、秦、鞏三道南征將士功，各遷其官。丙申，增隨朝官及諸承應人俸。戊戌，陝西行省連報承裔等入宋境之捷。己亥，大元兵徇錦州，元帥劉仲亨死之。庚子，陝州群狼傷百餘人，立賞募人捕殺。

進攻，追趕四十里。丙子，夏人從葭州進入鄜延，元帥承立派兵在馬吉峰打敗他們，這天捷報傳到。詔令派官督促河南各路捕蝗。辛巳，策論、詞賦、經義進士及武舉人入朝進見，賜給任命狀及官服。萊州百姓曲貴殺節度經略使皇族轉奴，自稱元帥，勾結宋人，據城叛變。山東招撫司派提控王庭玉、招撫副使黃摑阿魯荅等討伐并將其平定，殺僞統制白珍及牙校數十人，活捉曲貴及僞節度使呂忠等十餘人，殺掉。於是命令庭玉保衛萊，朱琛保衛密，阿魯答保衛寧海，以安定那些地區的百姓。丙戌，陝西行省奏："四月中，鞏州行元帥承裔派提控烏古論長壽、納蘭記僧分路討伐宋。長壽出鹽川鎮，記僧出鐵城堡，都勝利而回。"辛卯，壽州行樞密院南城軍進攻辛城鎮，一軍開往史河，與宋人展開戰鬥，取得勝利。壬辰，河北行省收復黃縣。乙未，排定鳳翔、秦、鞏三路南征將士功勞的等級，分別給他們升官。丙申，增加隨朝官及各承應人的俸祿。戊戌，陝西行省接連報告承裔等攻入宋境的勝利。己亥，大元兵攻錦州，元帥劉仲亨戰死。庚子，陝州的狼群傷害了百餘人，立賞募人捕殺。

六月甲辰，樞密院言："諸道表稱大元集兵應州、飛狐，將分道南下，觀其意不在河北，而在陝西。河東各路義士、土兵、蕃漢弓箭手，宜於農隙教閱，以備緩急。東平、單州衝要，豫徙其農民糧畜，置可守之城，修近城水寨，因以爲固。潼谷遠連商、虢，宜令兩帥府選官按視厄塞。"又言："賈瑀等刺殺苗道潤，乞治瑀等專殺之罪。餘州郡各以正職授頭目，使分治一方。"上諭之曰："道潤之衆亟收集之，瑀等是非未明，姑置勿問。諸頭目各制一方，利害至重，更審處之。"石州賊馮天羽衆數

六月甲辰，樞密院奏："各路上表都説大元集兵於應州、飛狐，將分路南下，看他們的用意不在河北，而在陝西。河東各路義士、土兵、蕃漢弓箭手，應在農閑時教練，以備緊急時使用。東平、單州的要道，預先遷移農民和糧食牲畜，設置可以守衛的城堡，修建靠近城的水寨，依靠這些固守。潼谷遠連商、虢，應令兩帥府選官視察險要之地。"又説："賈瑀等刺殺苗道潤，請治賈瑀等擅自殺人的罪行。其餘州郡各以正職授給頭目，讓他們分别治理一方。"皇上指示説："道潤的人馬趕快收集，賈瑀等的是非不明，姑且放下而不追問。各頭目各自控制一方，利害十分重大，再慎重考慮决定。"石州盜賊馮天羽有人馬數千，占據臨泉縣作亂。帥府任命將領討捕他

千，據臨泉縣爲亂。帥府命將討捕之，爲賊所敗，旁郡縣將謀應之。州刺史紇石烈公順赴以兵，天羽等數十人迎降，公順殺之。餘賊走保積翠山，遣將王九思攻之，不下。詔國史院編修官馬季良持告敕金幣往招之。比至，九思先破柵，殺賊二千人，餘復走險。已而，其黨安國用等詣季良降者五千餘人，就署國用同知孟州防禦使事，以次遷擢有差，分其衆于絳、霍間。丁未，以參知政事把胡魯權左副元帥，與平章政事胥鼎協力防秋。己酉，苗道潤所部軍請隸潞州元帥府，詔河北行省審處之。壬子，紅襖賊犯沂州，官軍敗之，追至白里港，都提控齊信没於陣，詔有司議贈恤。丙辰，遣監察御史粘割梭失往河中、絳、解等郡，同守土官商度可保城池。丁巳，上以久旱，諭宰臣治京獄冤。因及京城小民，中納石炭，既給其價，御史劾以過請官錢，并繫之獄，有論至極刑者，欲悉從寬宥，何如？高琪對不然，遂止。壬戌，御史言户部員外郎臧伯昇供億息州，偶遇官軍戰勝，亦冒遷一官，乞論其罪。上曰："軍前如此者，何止伯昇，今遽見罪，餘皆不安。且詰所從來，勢連及帥府。多故之秋，豈爲一官，遂忘大計，但令釐正之。"癸亥，遣高汝礪、徒單思忠禱雨。

們，被賊人打敗，附近郡縣正策劃響應。州刺史紇石烈公順帶兵前去，天羽等數十人迎接投降，公順將他們殺了。其餘的賊人跑去保衛積翠山，派將領王九思去攻打，没有攻下。詔國史院編修官馬季良帶着告敕金幣前往招安。等到達時，九思先已攻破栅堡，殺賊二千人，其餘的又跑到險要處。不久，他們的同黨安國用等到季良處投降的有五千餘人，就地委任國用爲同知孟州防禦使事，其他人依次分别升任官職，分散他們的人馬到絳、霍一帶。丁未，以參知政事把胡魯代左副元帥，與平章政事胥鼎協力防秋。己酉，苗道潤所屬的軍隊請求隸屬潞州元帥府，詔河北行省考慮决定。壬子，紅襖賊進犯沂州，官軍將他們打敗，追擊到白里港，都提控齊信戰死於陣上，詔有關部門討論追贈和撫恤。丙辰，派遣監察御史粘割梭失前往河中、絳、解等郡，同鎮守當地的官員商量可以保住的城池。丁巳，皇上因久旱，指示宰臣審理京城獄中的冤案。因而談到京城的百姓，給宫中交納石炭，既已給了價錢，御史却以過多地請領官錢檢舉，都拘捕入獄，有主張判罪到極刑的，打算全部從寬赦免，怎麽樣？高琪回答不以爲然，於是作罷。壬戌，御史奏户部員外郎臧伯昇到息州安排供應的事，偶然遇上官軍打了勝仗，也就假冒有功而升一官，請求治他的罪。皇上説："前綫像這樣的事，何止伯昇，今天馬上治他的罪，其餘的都不安。况且要追問官是從何處得來的，勢必牽連到帥府。多事之秋，豈能爲了一官，便忘了大計，衹讓改正就是了。"癸亥，派高汝礪、徒單思忠去禱告求雨。

秋七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辛未，詔賞南伐將士有差。夏人犯龕谷，提控夾谷瑞及其副趙防擊走之。甲戌，以旱災，詔中外。己卯，遣官望祀岳鎮海瀆于北郊，享太廟，祭太社、太稷，祭九宫貴神于東郊，以禱雨。遣太子太保阿不罕德剛、禮部尚書楊雲翼分道審理冤獄。癸未，大雨。太子、親王、百官表請御正殿，

秋七月庚午初一，發生日食。辛未，下詔分别獎賞南伐的將士。夏人侵犯龕谷，提控夾谷瑞及其副將趙防擊退他們。甲戌，因旱災，詔告朝廷内外。己卯，派官到北郊望祀岳鎮海瀆，享祭太廟，祭太社、太稷，到東郊祭九宫貴神，以禱告求雨。派太子太保阿不罕德剛、禮部尚書楊雲翼分路審理冤獄。癸未，下大雨。太子、親王、百官上表請求皇上到正殿，恢復正常伙食。庚寅，選擇精明能幹的官吏管理銓選，没有過失的

復常膳。庚寅，擇明幹官提控銓選，無違失者與升擢。令譯史不任事者，驗已歷俸月放滿，别選能者。甲午，夏人復犯龕谷，夾谷瑞大破之。用點檢承玄言，遣官詣諸道選寄居、守闕、丁憂官及親軍入仕才堪總兵者，得一百六人，付樞密任使。

給以提拔。令史、譯史不勝任的，查驗領俸的月份已滿，另選有能力的。甲午，夏人再次侵犯龕谷，夾谷瑞大破他們。用點檢承玄的意見，派官到各路選寄居、等待補缺、服喪的官及由親軍做官而才能可以總領軍隊的，得一百零六人，交付樞密任用。

八月庚子朔，河北行省以苗道潤軍隸涿州刺史李瘸驢，副以張甫、張柔。戊申，敕親軍百户以下授職待闕者給本俸，仍充役，俟當赴任遣之。己酉，詔河北行省完顔霆進軍援山東招撫使田琢，自今將士立功聽琢先賞以聞。大元遣木華里等帥步騎數萬自太和嶺徇河東。乙卯，大元兵收代州。辛酉，棣州提控紇石烈醜漢討賊張聚，大破其衆，復濱、棣二州。奸人李宜伏誅。復禁北歸民渡河。戊辰，大元兵收隰州。

八月庚子初一，河北行省將苗道潤的軍隊隸屬涿州刺史李瘸驢，以張甫、張柔爲副職。戊申，令親軍百户以下已授官職而等待缺額的發給本俸，仍然充役，等到應當赴任時再派出去。己酉，詔令河北行省完顔霆進軍增援山東招撫使田琢，從今後將士立功聽任田琢先獎賞然後再奏聞。大元派木華里等統領步騎兵數萬從太和嶺進攻河東。乙卯，大元兵攻取代州。辛酉，棣州提控紇石烈醜漢討伐盜賊張聚，大破他們的人馬，收復濱、棣二州。奸人李宜被處死。重新禁止從北方歸來的民衆渡黄河。戊辰，大元兵收取隰州。

九月乙亥，下太原府，元帥左監軍兼知樞府事烏古論德升死之。丙戌，諭皇太子曰："軍務之速，動關機會，悉從中覆，則或稽緩。自今有當亟行者，先行後聞。"以户部尚書納合蒲剌都爲元帥右監軍，行元帥府事于潞州。戊子，置秦關等處九守禦使，命完顔蒲察等分戍諸厄。議遷海州，侯摯言不便，止。大元兵徇汾州，節度使兀顔訛出虎死之。庚寅，李全破密州，執招撫副使黄摑阿魯荅、同知節度使夾谷寺家奴。辛卯，大元兵下孝義縣。乙未，設隨處行六部官，以京、府、節鎮長官充尚書，次侍郎、郎中、員外郎；防、刺長官侍郎，次郎中、員外郎、主事；勾當官聽所屬任使。州府官并充勸農事，防、刺長官及京、府、節鎮同知以下充副使。丙申，李全破壽光縣。

九月乙亥，攻下太原府，元帥左監軍兼知樞府事烏古論德升戰死。丙戌，指示皇太子道："軍務發展的迅速，往往關係到機會，要是全都要等朝廷答覆，便可能耽擱延誤。從今後有應立即施行的，先施行後奏報。"以户部尚書納合蒲剌都爲元帥右監軍，到潞州行元帥府事。戊子，設置秦關等處九個守禦使，命令完顔蒲察等分守各險要。商議遷移海州，侯摯説不便，作罷。大元兵攻打汾州，節度使兀顔訛出虎戰死。庚寅，李全攻破密州，捉住招撫副使黄摑阿魯荅、同知節度使夾谷寺家奴。辛卯，大元兵攻下孝義縣。乙未，設置各處行六部官，以京、府、節鎮長官充任尚書，其次爲侍郎、郎中、員外郎；防、刺長官充任侍郎，其次爲郎中、員外郎、主事；勾當官聽隨所屬部門任用。州府官都充任勸農使，防、刺長官及京、府、節鎮的同知以下充任勸農副使。丙申，李全攻破壽光縣。

冬十月甲辰，李全破鄒平縣，戊

冬十月甲辰，李全攻破鄒平縣。戊申，攻破

申，破臨朐縣。己酉，大元兵徇絳、潞。壬子，攻平陽，提控郭用死之。癸丑，下平陽，知府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李革及從坦死之。甲寅，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以棄城，伏誅。詔諸郡録囚官，凡坐軍期者皆奏讞。山東路轉運副使兼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戩及邳州副提控王汝霖等通宋人為變，伏誅。宋人攻漣水縣，提控劉瑛敗之。丁巳，大元兵攻澤州。戊午，尚書省言獲奸細叛亡，率多僧道。詔沿邊諸州，惟本處受度聽依舊居止，來自河北、山東遣入内郡，譏其出入。己未，李全據安丘，提控王政屯昌樂俟王庭玉兵同進討。宣差太府少監伯德玩擅率政兵攻全，為全所敗，提控王顯死焉。田琢上言乞正玩罪。癸亥，月犯軒轅左角之少民星。甲子，詔河東北路忻、代、寧化、東勝諸州并受嵐州帥府節制。

十一月庚午，大赦。庚辰，御登賢門召致政舊臣賜食，訪以時政得失。辛巳，以行元帥府紇石烈桓端權簽樞密院事，行院于徐州，權右都監訛可行元帥府事于息州。甲申，詔河東南路隰、吉等州聽絳州元帥府節制。大元兵收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剌都、參議官修起居注王良臣死之。戊子，龕谷提控夾谷瑞敗夏人于質孤堡。河北行省報海州之捷。壬辰，定經兵州縣職官子孫非本貫理廕及過期不廕等格。丙申，大元兵下太原之韓村寨。定京師失火法。

十二月己亥朔，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權參知政事、元帥左監軍，行河中府尚書省、元帥府，控制河東南北路，便宜從事。升絳州為晋安府，總管河東南路兵，降平陽為散府。辛丑，簽樞密院事蒲察移剌都伏誅。壬

臨朐縣。己酉，大元兵攻絳、潞。壬子，攻平陽，提控郭用戰死。癸丑，攻下平陽，知府事、代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李革及從坦戰死。甲寅，代平定州刺史范鐸因放棄城池，被處死。詔令各郡的録囚官，凡是因耽誤軍期治罪的都上奏審議。山東路轉運副使兼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戩及邳州副提控王汝霖等勾結宋人叛變，被處死。宋人攻漣水縣，提控劉瑛將他們打敗。丁巳，大元兵攻澤州。戊午，尚書省奏所獲奸細和叛逃者，大多是僧人道士。下詔沿邊各州，祇有在本處受度牒的聽隨依舊居住，來自河北、山東的遣送到内地州郡，監視他們的出入。己未，李全占據安丘，提控王政駐昌樂，等待王庭玉的軍隊來後一同進討。宣差太府少監伯德玩擅自率領王政的軍隊進攻李全，被李全打敗，提控王顯戰死。田琢上奏請求治伯德玩的罪。癸亥，月亮侵犯軒轅左角的少民星。甲子，下詔河東北路的忻、代、寧化、東勝各州都接受嵐州帥府指揮。

十一月庚午，大赦。庚辰，到登賢門召退休的舊臣賜宴，詢問當前政治的得失。辛巳，以行元帥府紇石烈桓端代簽樞密院事，到徐州行院事，代右都監訛可在息州行元帥府事。甲申，詔河東南路的隰、吉等州聽絳州元帥府節制。大元兵收取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剌都、參議官修起居注王良臣死。戊子，龕谷提控夾谷瑞在質孤堡打敗夏人。河北行省報告海州的勝利。壬辰，制定經受戰争的州縣，職官的子孫不在原籍辦理廕恩及過期不辦理廕恩等條規。丙申，大元兵攻下太原的韓村寨。定京師失火法。

十二月己亥初一，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代參知政事、元帥左監軍，在河中府行尚書省、元帥府事，控制河東南路、河東北路，相機自主行事。升絳州爲晋安府，總管河東南路的軍隊，降平陽爲散府。辛丑，簽樞密院事蒲察移剌都被處死。壬寅，前山東西路轉運使退休官移剌福僧上

寅，前山東西路轉運使致仕移剌福僧上章言時事。癸卯，詔大理卿温迪罕達權同簽樞密院事，行院于許州。甲辰，以誅移剌都，詔中外。乙巳，命徒單思忠祈雪，已而大雪。甲寅，以開封府治中吕子羽等使宋講和。紅襖賊攻彭城之胡材寨，徐州兵討敗之。乙卯，以禮部侍郎抹撚胡魯剌爲汾陽軍節度使，權元帥右監軍，與嵐州元帥古里甲石倫完復河東。丁巳，籍瀕河埽兵。癸亥，尚書省言："樞密掌天下兵，皇太子撫軍，而諸道又設行院。其有功及失律者，須白院，啓東宫，至於奏可，然後誅賞，有司但奉行而已。自今軍中號令關賞罰者，皆明注詔旨、教令，毋容軍司售其奸欺。"上從之。以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事，伐宋。甲子，上諭旨有司："京師丐食死於祁寒，朕甚憫之。給以後苑竹木，令居獲燠所。"

奏章論時事。癸卯，詔大理卿温迪罕達代同簽樞密院事，到許州行院事。甲辰，將誅殺移剌都的事，詔告朝野。乙巳，命徒單思忠求雪，不久下大雪。甲寅，用開封府治中吕子羽等出使宋講和。紅襖賊進攻彭城的胡材寨，徐州的軍隊討伐并打敗他們。乙卯，以禮部侍郎抹撚胡魯剌爲汾陽軍節度使，代元帥右監軍，與嵐州元帥古里甲石倫保全和收復河東。丁巳，招募守護黄河的堤兵。癸亥，尚書省奏："樞密掌管天下的軍隊，皇太子撫軍，而各路又設行院。其中有立功及失敗的，必須報告行院，報告東宫，直到奏可，然後纔懲罰或獎賞，有關部門衹是奉行而已。從今後軍隊中的號令凡關係到賞罰的，都注明詔旨、教令，不容許軍司作奸欺騙。"皇上同意。以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代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事，討伐宋。甲子，皇上指示有關部門："京師討飯的死於嚴寒，朕很憐憫他們。將後苑的竹木給他們，讓他們有暖和的地方居住。"

三年春正月庚午，吕子羽至淮，宋人不納而還。詔伐宋。丙子，税民種地畝，議行均輸。戊寅，敕和市邊城軍需，無至配民。定鎮戍征行軍官減資歷月日格。壬午，大雪。上聞東掖有撤瓦聲，問左右，知爲丁夫葺器物庫廡舍，上惻然，諭主者曰："雪寒役人不休，可乎？姑止之。"丙戌，紇石烈牙吾塔上濠州香山村之捷。丁亥，諭宣徽，皇后生日免百官賀。壬辰，以大元兵已定太原，河北事勢非復向日，集百官議備禦長久之計。伐宋捷至，上謂侍臣曰："此事豈得已哉。近日遣使實欲講和，彼既不從，安得不用兵也？"免單丁民户月輸軍需錢。甲午，有司請立價以買南征軍士所獲馬，上恐失衆心，因至敗事，

興定三年春正月庚午，吕子羽到達淮河，宋人不接見而回。下詔討伐宋。丙子，百姓所種地畝納税，計議實行均輸法。戊寅，令議價收買邊城的軍需，不要搞成向百姓强行攤派。制定鎮守或出征的軍官減資歷月日的條規。壬午，天下大雪。皇上聽到東掖有拆瓦的聲音，問身邊的人，知道是丁夫翻修器物庫的房屋，皇上很同情，指示主管人説："下雪寒冷還用人不停，可以嗎？可暫時停止。"丙戌，紇石烈牙吾塔呈進濠州香山村的捷報。丁亥，指示宣徽院，皇后生日免百官祝賀。壬辰，因大元兵已平定太原，河北的形勢已不同往日，召集百官討論防禦的長久之計。伐宋的捷報傳到，皇上對侍臣説："這事是不得已啊。近日派遣使者去確實想講和，他們既不同意，怎能不用兵呢？"免單丁人户每月交納軍需錢。甲午，有關官員請訂立價格收買南征軍士所繳獲的馬匹，皇上怕失去人心，導致敗事，不聽

不聽。乙未，敕尚書省，自今六部稟議常事，但可再送，不得趣召辨正。餘應入法寺定斷而再送，猶未當者具以聞，下吏治之。宰相、執政以下皆不得召部寺官，部寺官亦不得詣省，犯者論違制。丁酉，鄧州元帥府提控婁室有罪，減死削爵。

二月庚子，上與太子謀南征帥，不得其人，嘆曰："天下之廣，緩急無可使者，朕安得不憂?"紇石烈牙吾塔敗宋人于滁。甲辰，胥鼎言："軍中誅賞，近制須聞朝廷。賞由中出，示恩有歸，可；部分失律，主將不得即治其罪，不可。"詔尚書、樞密雜議。宰臣請城守野戰將校有罪，從七品以下許便宜决罰，餘悉奏裁。上曰："七品以下財令治之，將權太輕，或至誤事。自今四品以下聽决。"乙巳，攻宋光山縣，俘其統制蔡從定等，光州以兵來援，復敗之。丙午，上謂宰臣："江淮之人，號稱選懦，然官軍攻蔓菁嶋，其衆困甚，脅之使降，無一肯從者。我家河朔州郡，一遇北警，往往出降，此何理也?"丁未，敕凡立功將士有居喪者，特起復遷授。戊申，拔宋小江寨，殺其統制王大蓬。己酉，取宋武休關。庚戌，元帥左都監承立，以綏德、保安之境各獲夏人統軍司文移來上，其辭雖涉不遜，而皆有保境息民之言，詔尚書省議之。宰臣言："鎮戎、靈平等鎮近耗，夏人數犯疆埸。此文正緩我耳，宜嚴備禦，以破奸計。"上然其言。又曰："頃近侍還自陝西，謂白撒已得鳳州，如得武休關，將遂取蜀。朕意殊不然，假令得之，亦何可守？此舉蓋爲宋人渝盟，初豈貪其土地耶？朕重惜生靈，惟和議早成爲佳耳。"高汝礪乞致事，優詔不允。甲

從。乙未，敕令尚書省，從今後六部稟報或商議平常之事，祇可讓再送，不得召來辨正。其餘應當入法寺定斷後再送，仍然不恰當的纔奏聞，下交官吏審理。宰相、執政以下都不得召部寺官，部寺官也不得到省，違犯的治違制罪。丁酉，鄧州元帥府提控婁室有罪，減罪免死而削去官爵。

二月庚子，皇上與太子謀求南征的元帥，得不到合適的人，嘆息道："天下之大，緊急的時候竟没有可用的人，朕怎能不憂慮?"紇石烈牙吾塔在滁打敗宋人。甲辰，胥鼎奏："軍中的賞罰，近來的制度必須向朝廷奏聞。賞由朝廷出，表示恩有所來源，可以；某一部隊違犯軍紀，主將不能馬上治罪，這就不可以。"詔尚書、樞密集中討論。宰臣請求守城和野戰的將校有罪，從七品以下允許根據情況自主處罰，其餘都上奏裁决。皇上說："七品以下纔讓治罪，將領的權力太輕，或至於誤事。從今後四品以下聽隨處理。"乙巳，攻宋光山縣，俘獲其統制蔡從定等，光州派兵來救援，又將他們打敗。丙午，皇上問宰臣："江淮的人，號稱怯弱，然而官軍攻蔓菁嶋，他們困乏已極，脅迫他們投降，却没有一個肯依從的。我家河朔的州郡，一遇北軍到來的警報，往往出降，這是什麼道理呢?"丁未，敕令凡是立功將士中有服喪的人，特起用升授官職。戊申，攻下宋小江寨，殺了他們的統制王大蓬。己酉，攻取宋武休關。庚戌，元帥左都監承立，將分别在綏德、保安境内獲得的夏人統軍司的公文前來呈進，公文的言辭雖然不敬，但都有保境安民的話，詔令尚書省討論。宰臣說："鎮戎、靈平等鎮近來的情況不好，夏人多次侵犯疆界。這一文書正是想讓我們放鬆警惕，應當嚴加防禦，以破奸計。"皇上贊成他的話。又說："不久前近侍從陝西回來，說白撒已得到鳳州，如果得武休關，將要取蜀。朕的意思很不以爲然，假設得到了，又怎麼可以把守？這次出兵不過是因爲宋人背盟，當初豈是貪心他們的土地呢？朕十分顧惜百姓，希望和議早日達成爲好。"高汝礪請求辭官，詔令嘉獎而不答應。甲寅，詔令陝西行省，

寅，詔陝西行省，從七品以下官許注擬，有罪許决罰，丁憂、待闕隨宜任使。軍官徒以上罪及軍事怠慢者，巡按御史治之。己未，行省安貞入宋境，破梁縣等軍，擒統制李申之。右副元帥完顏賽不、左都監牙吾塔白石關、平山寨之捷俱至。

從七品以下官允許注授，有罪允許處罰，服喪、等待缺員的可隨時任用。軍官徒刑以上罪及軍事行動怠慢的，巡按御史懲治。己未，行省安貞進入宋境，攻破梁縣等軍，擒獲統制李申之。右副元帥完顏賽不、左都監牙吾塔在白石關、平山寨的捷報，也都已送到。

三月丁卯朔，陝西兵破宋虎頭關，取興元、洋州。捷至，上大悅。庚午，破宋人于七口倉。甲戌，高麗先請朝貢，因遣使撫諭之，使還，表言道路不通，俟平定後議通款。命行省姑示羈縻，勿絶其好。戊寅，蔡州行元帥府右都監完顏合達破宋人于梅林關，擒統制張時。己卯，長春節，免朝賀。提控奥屯吾里不敗宋人于上津縣，軍還至濠州，宋人來拒，牙吾塔擊走之。乙酉，河南路節鎮以上立軍器庫，設使、副各一員，防、刺郡設都監、同監各一員。完顏合達敗宋人于馬嶺堡。丙戌，行省安貞破宋人于石堌山。己丑，追賜皇后父太尉汴國公彦昌姓温敦。庚寅，攻宋麻城縣，拔之，獲其令張倜等。辛卯，行省安貞破宋兵于塗山。壬辰，賽不敗宋兵于老口鎮，又敗宋人于石鶻崖。甲午，録用罪廢官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御史大夫永錫等七十人。詔太原等路，州縣闕正授官，令民推其所愛爲長，從行省量與職任。及運解鹽入陝西，以濟調度，命胥鼎兼領其事。

三月丁卯初一，陝西兵攻破宋虎頭關，奪取興元、洋州。捷報傳到，皇上很高興。庚午，在七口倉打敗宋人。甲戌，高麗先請求朝貢，因而派使節去撫慰，使節返回，却上表説道路不通，等平定後再商議表達誠意。命令行省姑且表示願意友好，不要拒絶他們的好意。戊寅，蔡州行元帥府右都監完顏合達在梅林關攻破宋人，擒獲統制張時。己卯，長春節，免朝賀。提控奥屯吾里不在上津縣打敗宋人，軍隊回到濠州，宋人來抵抗，牙吾塔將他們擊跑。乙酉，河南路節鎮以上建立軍器庫，設正使、副使各一員，防、刺郡設都監、同監各一員。完顏合達在馬嶺堡打敗宋人。丙戌，行省安貞在石堌山打敗宋人。己丑，追賜皇后父太尉汴國公彦昌姓温敦。庚寅，攻宋麻城縣，攻克，俘獲該縣縣令張倜等。辛卯，行省安貞在塗山打敗宋兵。壬辰，賽不在老口鎮打敗宋兵，又在石鶻崖打敗宋人。甲午，録用因罪被廢的官員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御史大夫永錫等七十人。詔令太原等路，州縣若缺正式授職的官，可讓百姓推舉他們所愛戴的人爲長官，聽從行省酌量授予職務。以及運解州的食鹽入陝西，以接濟調撥，任命胥鼎兼管這件事。

閏三月丙申朔，申明屠宰牛罪律。以雄、霸以東付權中都經略李瘸驢，易州以西付權中都西路經略靖安民治之。遥授金安軍節度使完顏和尚、故行軍副提控夾古吾典皆除名。庚子，皇子平章政事濮王守純進封英王。壬寅，叛賊王公喜構宋人取沂州。甲辰，以沂國公主薨，輟朝。丙

閏三月丙申初一，申明屠宰耕牛治罪的法律。將雄州、霸州以東交給代中都經略李瘸驢，易州以西交給代中都西路經略靖安民治理。遥授金安軍節度使完顏和尚、故行軍副提控夾古吾典都被開除。庚子，皇子平章政事濮王守純進封英王。壬寅，叛賊王公喜勾結宋人奪取沂州。甲辰，因沂國公主去世，停止臨朝。丙午，將空名文書及金銀符，交給嵐州帥古里甲石倫，允許根

午，給空名宣敕及金銀符，付嵐州帥古里甲石倫，許便宜遷注，以招脅從。丁未，諭樞密院議晉安、東平、河中諸郡備兵之策。庚戌，行省左副元帥僕散安貞至自軍前，入見于仁安殿。辛亥，少府少監粘割梭失言利害七事。甲寅，以南伐師還，罷南邊州郡籍民爲兵者。戊午，夏人破葭州之通秦寨，刺史紇石烈王家奴戰没。壬戌，治書侍御史蒲魯虎上書，請選太子師傅。甲子，胥鼎等各遷官，賞南伐之功。

據情況自主授予官職，以招攬受敵脅迫的人。丁未，指示樞密院討論晉安、東平、河中各郡備戰的策略。庚戌，行省左副元帥僕散安貞從前綫來到京城，到仁安殿進見。辛亥，少府少監粘割梭失論奏利弊共七件事。甲寅，因南伐的軍隊已回，停止南邊州郡徵調百姓當兵。戊午，夏人攻破葭州的通秦寨，刺史紇石烈王家奴戰死。壬戌，治書侍御史蒲魯虎上書，請選太子師傅。甲子，胥鼎等分别升官，以獎賞南伐的功勞。

夏四月丙寅朔，裕、宿等州置元帥府。選陝西步騎精鋭六千人實京兆。戊辰，選精鋭六萬分屯平凉、涇、邠、乾、耀等州。庚午，以秦州防禦使女奚烈古里間行元帥府于平凉。罷募民運解鹽。築京師裹城，命侯摯董役，高琪總監之。甲戌，以知臨洮府事石盞合喜爲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于鞏州。壬午，遣近侍四人巡視築城丁夫，時其飲食，聽其更休，督吏慘酷悉禁止之。癸未，陝西黑風晝起，有聲如雷，地大震。甲申，詔河北州縣官止令土著推其所愛者充，朝廷已授者别議任使。乙酉，夏人據通秦寨，提控納合買住擊敗之。己丑，林州都統霍成以疑貳誣殺降人，論罪當死，元帥惟良不欲以殺敵人誅邊將，請寬其罰，仍請立護送降民賞格，以杜後患。上爲之赦成，而命有司班賞格焉：護送十人以上至者遷一官，不及者每名賞錢二百緡，五十人以上兩官，百人以上兩官雜班任使。庚寅，以時暑，詔朝臣四日一奏事。高汝礪請備防秋之糧，宜及年豐於河南州郡驗直立式，募民入粟。上與議定其法而行之。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請榷油，歲可入銀數萬兩，高

夏四月丙寅初一，裕、宿等州設置元帥府。選陝西步騎兵的精鋭六千人充實京兆。戊辰，選精鋭六萬分别屯駐平凉、涇、邠、乾、耀等州。庚午，以秦州防禦使女奚烈古里間在平凉行元帥府事。停止募民運輸解鹽。修築京師的裹城，命令侯摯管理工役，高琪總監。甲戌，以知臨洮府事石盞合喜爲元帥左都監，在鞏州行元帥府事。壬午，派宦官四人巡視築城的兵丁民夫，按時供給他們飲食，聽隨他們更换休息，監督官吏的殘酷行爲并完全禁止。癸未，陝西在白天忽然颳起黑風，有聲音如雷，發生大地震。甲申，詔河北的州縣官衹由土著居民推舉他們所愛戴的人充任，朝廷已授任者另行商議使用。乙酉，夏人占據通秦寨，提控納合買住擊敗他們。己丑，林州都統霍成因懷疑有二心而誣殺投降人，論罪應當處死，元帥惟良不願因殺敵人而誅殺邊將，請對他的懲罰從寬，同時請訂立護送降民的獎賞條規，以杜絶後患。皇上爲他赦免霍成，而讓有關部門頒布獎賞條件：護送十人以上送到目的地的升一官，不够十人的每名賞錢二百緡，五十人以上升兩官，一百人以上升兩官并在雜班任用。庚寅，因天氣熱，詔朝臣四日奏一次事。高汝礪請求預備防秋的糧食，宜等到豐收年在河南州郡查驗價錢，訂立條法，招募百姓納糧。皇上同他議定辦法而加以施行。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請專賣食油，每年可收入銀數萬兩，高琪也主張這麽辦，大家認爲不便，於是作罷。辛卯，夏人侵犯

琪主之，衆以爲不便，遂止。辛卯，夏人犯通秦寨，元帥完顏合達出兵安塞堡以擣其巢。至隆州，夏人逆戰，官軍擊之，衆潰，進薄城，俄陷其西南隅。會日暮，還。壬辰，以同知平陽府事胡天作充便宜招撫使。

五月乙未朔，鳳翔元帥府遣兵敗宋人于黄牛等堡。壬子，太白晝見于參。

六月甲子朔，時暑，給修城夫病者藥餌。遣諭元帥合達曰："以卿幹局，故有唐、鄧之委。或有侵軼，戰退不宜遠追，第固吾圉。"以驃騎上將軍河南路統軍使石盞女魯歡爲元帥右都監，行平凉元帥府事。詔付遼東等處行省金銀符及空名宣敕，聽便宜處置。壬申，制沿河戍兵逃亡罪并同征行軍人例。詔御史中丞完顏伯嘉行樞密院于許州。甲戌，定防秋將校擊球飲燕之罰。李全寇日照、博興，紇石烈萬奴敗之；寇即墨，完顏僧壽又敗之，復萊州。戊寅，詔陝西簽軍如河南例。曲赦河東南北路。丁亥，命防禦使徒單福定等帥所部義軍，與沂州民老幼盡徙于邳。戊子，遼州總領提控唐括狗兒帥師復太原府。平凉等處地震，詔右司諫郭著撫諭其軍民。

秋七月丁酉，籍邳、海等州義軍及脅從歸國而充軍者，人給地三十畝，有力者五十畝，仍蠲差税，日支糧二升，號"决勝軍"。戊戌，上進樞密臣僚諭之曰："裏城久未畢功，尚書欲增調民，朕慮妨農。况糧儲不繼，將若之何，盍改圖之。"樞臣言："是役之興，實爲大計，今功已過半，偶值霖潦，成功差遲。尚書議增丁夫，勢必驗口，不令妨業。比及防秋，當告成矣。"上曰："卿等善爲計畫，無貽朕憂。"庚子，以地震，曲

通秦寨，元帥完顏合達出兵安塞堡以搗毁他們的巢穴。到隆州，夏人迎戰，官軍進擊，夏兵潰敗，進軍逼近城池，很快就攻陷了城的西南角。遇天快黑，返回。壬辰，以同知平陽府事胡天作充任便宜招撫使。

五月乙未初一，鳳翔元帥府派兵在黄牛等堡打敗宋人。壬子，太白星白天出現在參宿。

六月甲子初一，時值暑熱，給修城役夫生病的人發放藥物。派人指示元帥合達道："因卿有能力，所以有唐、鄧的委任。要是有入侵，打退敵人後不宜遠追，衹要鞏固我們的邊境就可以了。"以驃騎上將軍河南路統軍使石盞女魯歡爲元帥右都監，行平凉元帥府事。下詔交付遼東等處行省金銀符及空名文書，聽隨見機自主使用。壬申，制令沿黄河守兵逃亡罪，并同出征軍人條例。詔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到許州行樞密院事。甲戌，制定防秋將校打球宴飲的懲罰條例。李全攻日照、博興，紇石烈萬奴將他們打敗；攻即墨，完顏僧壽又打敗他們，收復萊州。戊寅，詔陝西强迫漢人當兵同河南例。特赦河東南路、河東北路。丁亥，命令防禦使徒單福定等率領所屬的義軍，與沂州百姓中的老小盡行遷移到邳。戊子，遼州總領提控唐括狗兒率領軍隊收復太原府。平凉等處地震，詔令右司諫郭著安撫該地區的軍民。

秋七月丁酉，登記邳、海等州義軍及脅從歸國而充軍的人，每人給地三十畝，有力氣的五十畝，同時免除差役賦税，每天給糧二升，號"决勝軍"。戊戌，皇上召見樞密的臣僚告諭他們道："裏城很久没有完工，尚書準備增調百姓，朕擔心妨礙農事。况且糧食儲備跟不上，將怎麼辦，何不改變辦法。"樞臣説："這項工程的興建，實在是大計，如今已完成過半，偶然遇上大雨不停，完工較遲。尚書商議增加丁夫，勢必查驗人口，不致妨害本業。等到防秋的時候，應當完工了。"皇上説："卿等要妥善地進行計劃，不要給朕留下憂慮。"庚子，因地震，特赦陝西路。甲

赦陝西路。甲辰，置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乙卯，曲赦山東西路。丁巳，遣徒單思忠以地震祭地祇于上清宫。

辰，設置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乙卯，特赦山東西路。丁巳，因地震，派徒單思忠到上清宫祭地神。

八月丙寅，補闕許古等削官解職。丁卯，木星犯輿鬼東南星。戊辰，遣禮部尚書楊雲翼祭社稷，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祭后土于河中府。京西行三司李復亨言汝、鄧冶鐵，河南、北食鹽之利。木星晝見于柳，百有九日乃滅。壬申，上敕臺臣："朕處分尚書事，或至數日不奉行，及再問則巧飾次第以對。大臣容有遺忘，左右司玩弛，臺臣當糾。今後復爾，并罪卿等。"乃定御史上下半月勾檢省中制敕文字。大元兵下武州，軍事判官郭秀死之。丁丑，緩在京差徭。中山治中王善殺權知府事李仲等以叛。大元兵下合河縣，縣令喬天翼等死之。乙酉，命樞密遣官簡嶺外諸軍之武健者，養之彰德、邢、洺、衛、濬、懷、孟等城，弱者罷遣。戊子，敕侯摯諭三司行部官勸民種麥，無種粒者貸之。

八月丙寅，補闕許古等被削官解職。丁卯，木星侵犯輿鬼座的東南星。戊辰，派遣禮部尚書楊雲翼祭社稷，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到河中府祭后土。京西行三司李復亨奏汝、鄧煉鐵，黄河南、北食鹽的利益。木星白天出現在柳宿，一百零九天後纔消失。壬申，皇上告誡臺臣："朕布置給尚書的事，有的拖至幾天不執行，到再問時則巧言掩飾以作回答。大臣容有遺忘，左右司玩忽鬆弛，臺臣應當糾察。今後若還是那樣，一并治卿等的罪。"於是制定御史上下半月檢察省中制令文字的執行情況。大元兵攻下武州，軍事判官郭秀死。丁丑，延緩京城的勞役。中山治中王善殺代知府事李仲等叛變。大元兵攻下合河縣，縣令喬天翼等戰死。乙酉，命令樞密派官選擇嶺外各軍中武勇健壯的人，養在彰德、邢、洺、衛、濬、懷、孟等城，柔弱的遣返。戊子，令侯摯指示三司巡視部民的官員，鼓勵百姓種麥，没有種籽的貸給他們。

九月甲午，詔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屯宿州，與右都監紇石烈德同行帥府事。丙申，唐州從宜夾谷天成敗宋人于桐栢。丁酉，尚書省請申命侯摯廣營積貯，上不許，曰："徵斂已多，今更規畫，不過復取於民耳。防秋稍緩，當量減戍兵，用度幸足，何至是耶。"甲辰，大元兵徇東勝州，節度使伯德窊哥死之。庚戌，命行省胥鼎領兵赴河中。壬子，真定招撫使武仙請給金銀符賞有功，從之。沿河造戰艦，付行院帥府。

九月甲午，詔令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屯駐宿州，與右都監紇石烈德同行帥府事。丙申，唐州從宜夾谷天成在桐栢打敗宋人。丁酉，尚書省請申令侯摯大量營辦積貯，皇上不許，說："徵收已經很多，如今又要謀劃，不過是再向百姓索取罷了。防秋稍緩，當酌量減少守兵，用度可望能够滿足，何必弄到這個地步呢。"甲辰，大元兵攻東勝州，節度使伯德窊哥死。庚戌，命令行省胥鼎領兵開赴河中。壬子，真定招撫使武仙請給金銀符賞給有功的人，同意。沿黄河造戰艦，交付行院帥府。

冬十月癸亥朔，定保舉縣令能否升黜舉主制。乙丑，用蒙古綱言，招集義軍各置都統、副統等官，如貞祐

冬十月癸亥初一，制定據保舉縣令能幹與否提升或貶黜舉主的法制。乙丑，用蒙古綱的意見，招集義軍分別置都統、副統等官，按貞祐三

三年制。平凉府先以地震被命醮祭，方行事，慶雲見，以圖來上。遣官覆驗得實，是日，百官奉表稱賀。丁卯，以完顔開權元帥左都監，郭文振權右都監，并行元帥府事，謀復太原。壬申，定贓吏計罪以銀為則。癸酉，以慶雲遣官告太廟。甲戌，以慶雲詔國內。己卯，大元兵次單州境，詔諸路民應遷避兵而不欲者，亟遣人以利害曉之。癸未，裏城畢工，百官稱賀。宴宰臣便殿。遷右丞摯官一階，賜右丞相琪、左丞汝礪、參知政事思忠金鼎各一，重幣三。是役，上慮擾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仍升一等。平陽判官完顔阿剌、左厢譏察霍定和發宋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甲申，宰臣請以裏城之功建碑會朝門，從之。丁亥，大元兵屯綿上。壬辰，命有司葺閒舍，給薪米，以濟貧民，期明年二月罷，俟時平則贍之以為常。

年的制度。平凉府先前因地震受命醮祭，剛行事，五彩祥雲出現，畫圖前來呈進。派官核查得實，當天，百官奉表稱賀。丁卯，以完顔開代元帥左都監，郭文振代右都監，同行元帥府事，謀劃收復太原。壬申，定貪贓吏計罪以銀爲準。癸酉，以五彩祥雲出現派官祭告太廟。甲戌，以五彩祥雲出現詔告國内。己卯，大元兵到單州境，詔各路民衆應當躲兵而不願離開的，趕快派人告訴他們利害。癸未，裏城完工，百官稱賀。在便殿宴請群臣。升右丞摯官一級，賜右丞相琪、左丞相汝礪、參知政事思忠金鼎各一個，貴重的絲織品三端。這項工程，皇上擔心騷擾民衆，募人能弄到磚五十萬塊的升一官，一百萬塊再升一等。平陽判官完顔阿剌、左厢譏察霍定和拆宋蔡京的故居，得二百萬塊有餘，依照條規遷賞。甲申，宰臣請將修裏城的功績在會朝門建碑，同意。丁亥，大元兵屯駐綿上。壬辰，命令有關部門修理閑房，給柴米，以周濟貧民，預期明年二月結束，等太平時則將賑濟作爲慣例。

十一月癸巳朔，前嵐州倉使張祐自夏國來歸。以樞密副使僕散安貞、同簽院事訛可行院事于河北。乙未，以官驢借朝士之無馬者乘之，仍給芻豆。己亥，大元兵徇彰德府。辛丑，詔朝官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二歲舉縣令一人。户部令史蘇唐催租封丘，期限迫促，民有生刈禾輸租者。上聞之，遣吏按問，杖唐五十，縣令高希隆減二等。尚書以希隆罰輕，上曰："使臣至外路，自非至剛者孰能不從。其依前詔。"甲寅，徐州總領納合六哥大破紅襖賊于狄山。禮部郎中抹撚胡魯剌上疏言時事。丁巳，右丞相高琪下獄。泰安軍副使張天翼為賊張林所執以歸宋，縶之楚州。至是逃歸，授睢州刺史，超兩官，進職一等。戊午，大元兵平晋安府，行元帥

十一月癸巳初一，前嵐州倉使張祐從夏國回歸。以樞密副使僕散安貞、同簽院事訛可到河北行院事。乙未，將官驢借給朝臣中無馬的人乘騎，同時供給草料和豆子。己亥，大元兵攻彰德府。辛丑，詔令朝官七品、外地六品以上官，兩年薦舉縣令一人。户部令史蘇唐到封丘催租，期限緊迫，百姓有割青苗交租的。皇上聽説，派吏查問，杖罰蘇唐五十，縣令高希隆減二等。尚書認爲希隆的處罰輕了，皇上説："使臣到外路，要不是最剛直的官誰能不依從。可依前詔。"甲寅，徐州總領納合六哥在狄山大破紅襖賊。禮部郎中抹撚胡魯剌上疏論時事。丁巳，右丞相高琪入獄。泰安軍副使張天翼被賊人張林捉住而歸宋，拘押在楚州。到這時逃回，授任睢州刺史，超升兩官，進職一等。戊午，大元兵平定晋安府，行元帥府事、工部尚書粘割貞死。

府事、工部尚書粘割貞死之。

十二月，誅高琪。

十二月，殺高琪。

金史卷十六

本紀第十六

宣宗(下)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詔免朝。丙申，金安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古里甲石倫除名。丁酉，大元兵下好義堡，霍州刺史移剌阿里合等死之。詔贈官有差。庚戌，宋步騎十餘萬圍鄧州，聞援軍至，夜焚營去，招撫副使术虎移剌荅追及之，奪其俘還。壬子，晝晦，有頃大雷電，雨以風。癸丑，户部侍郎張師魯上書，請遣騎兵數千，及春，淮、蜀并進，以撓宋。丙辰，以武仙遥領中京留守，進官一階。

興定四年春正月壬辰初一，下詔免朝賀。丙申，金安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古里甲石倫被開除。丁酉，大元兵攻下好義堡，霍州刺史移剌阿里合等戰死。下詔分别追贈官。庚戌，宋步兵騎兵十餘萬人包圍鄧州，聽説援軍到達，夜晚焚燒營帳離去，招撫副使术虎移剌荅追上他們，奪回俘虜而回。壬子，白天陰暗，不久雷鳴電閃大作，又是雨又是風。癸丑，户部侍郎張師魯上書，請派騎兵數千，到春天，在淮、蜀兩地并進，以騷擾宋。丙辰，以武仙遥領中京留守，進官一級。

三月辛丑，議遷睢州，治書侍御史蒲魯虎奉詔相視京東城池，還言勿遷便，乃止。癸卯，長春節，詔免朝。乙巳，林州元帥惟良擒叛人單仲、李俊，誅之，降其黨盧廣。己酉，以吏部尚書李復亨參知政事，南京兵馬使术甲賽也行懷、孟帥府事。辛亥，進平章政事高汝礪爲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參知政事李復亨兼修國史。平章政事、陝西行尚書省胥鼎進封温國公，致仕。壬子，紅襖賊于忙兒襲據海州，經略使完顔陳兒以兵擊敗忙兒，復取之。甲寅，木星犯鬼宿積尸氣。

三月辛丑，商議遷睢州，治書侍御史蒲魯虎奉詔察看京東的城池，回來説不遷爲便，於是作罷。癸卯，長春節，下詔免朝賀。乙巳，林州元帥惟良擒獲叛徒單仲、李俊，殺掉，同黨盧廣投降。己酉，任命吏部尚書李復亨爲參知政事，南京兵馬使术甲賽也行懷、孟帥府事。辛亥，進平章政事高汝礪爲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參知政事李復亨兼修國史。平章政事、陝西行尚書省胥鼎進封温國公，退休。壬子，紅襖賊于忙兒襲擊并占據海州，經略使完顔陳兒用兵擊敗忙兒，重新奪取海州。甲寅，木星侵犯鬼宿積尸星的光氣。

夏四月庚申朔，詔御史中丞完顔伯嘉提控防城事。癸亥，安武軍節度使柴茂破紅襖賊于棗强。祁州經略使

夏四月庚申初一，詔御史中丞完顔伯嘉管理城防事。癸亥，安武軍節度使柴茂在棗强攻破紅襖賊。祁州經略使段增順在唐縣攻破叛賊甄全。

段增順破叛賊甄全于唐縣。夏人犯邊，元帥石盞合喜破之。乙丑，以彰德、衛、輝、滑、濬諸州隸河南路轉運司。以河南路轉運司為都轉運，視中都，增置官吏。戊辰，禘于太廟。大元遣趙瑞以兵攻孟州。提控魯德、王安復大名府。以參知政事把胡魯權尚書右丞、左副元帥，元帥左都監承立為右監軍權參知政事，同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京兆。庚辰，東平元帥府總領提控蒲察山兒破紅襖賊于聊城。壬午，命六部檢法以法狀親白部官，聽其面議，大理寺如之。

夏人侵犯邊境，元帥石盞合喜將他們攻破。乙丑，以彰德、衛、輝、滑、濬各州隸屬河南路轉運司。以河南路轉運司爲都轉運，比照中都，增設官吏。戊辰，到太廟禘祭。大元派趙瑞用兵攻打孟州。提控魯德、王安收復大名府。以參知政事把胡魯代尚書右丞、左副元帥，元帥左都監承立爲右監軍，代參知政事，同在京兆行尚書省、元帥府事。庚辰，東平元帥府總領、提控蒲察山兒在聊城擊破紅襖賊。壬午，命令六部檢法官將法狀親自報告部官，聽部官當面議論，大理寺也同樣辦理。

五月壬辰，定二品至三品立功遷官格。癸巳，紅襖賊寇樂陵、鹽山，橫海軍節度使王福連擊敗之，張聚來寇，又敗之。甲午，上擊鞠于臨武殿。丙申，以時暑，免常朝，四日一奏事。丁酉，論工部暑月停工役。癸卯，大元兵徇陝州。丙辰，大元兵徇兗州，泰定軍節度使兀顏畏可死之。

五月壬辰，制定二品至三品立功升官的規格。癸巳，紅襖賊侵犯樂陵、鹽山，橫海軍節度使王福接連擊敗他們，張聚來侵犯，又將他打敗。甲午，皇上在臨武殿打球。丙申，因時值暑熱，免去常日上朝，四天奏事一次。丁酉，指示工部暑月停止施工。癸卯，大元兵攻陝州。丙辰，大元兵攻兗州，泰定軍節度使兀顏畏可戰死。

六月丙寅，遣人招張柔。丁卯，詔減監察御史四員。戊辰，山東民僑居者募壯士五百人，益東莒公燕寧軍。月犯土星。己巳，太白晝見于張，百八十有四日乃伏。甲戌，制諸倉場庫院巡護軍，受提舉倉場司及監支納官彈壓。京畿不雨，敕有司閱獄，雜犯死罪以下皆釋之。丁丑，大元遣楊在攻下大名，又攻開州及東明、長垣等縣。己卯，祈雨。庚辰，宋人方子忻來歸，有司處之鄭州。上曰："吾民奔宋者，彼例衣食之。彼來歸者，不善視之，或復逃歸，漏泄機事。"命增子忻廩給，有司優遇之。元帥右監軍、權參知政事承立上封事。

六月丙寅，派人招安張柔。丁卯，下詔減少監察御史四名。戊辰，從山東百姓僑居的人中招募壯士五百人，補充東莒公燕寧的軍隊。月亮侵犯土星。己巳，太白星白天出現在張宿，一百八十四天後纔消失。甲戌，制令各倉場庫院的巡護軍，接受提舉倉場司及監支納官的管束。京城地區不下雨，敕有關部門檢查獄案，雜犯中死罪以下的都釋放。丁丑，大元派楊在攻下大名，又攻開州及東明、長垣等縣。己卯，求雨。庚辰，宋人方子忻來歸順，有關部門安置他到鄭州。皇上說："我們的百姓投奔宋的，宋照例供給衣食。對方來歸順的，不好好地對待，如果重又逃歸，會泄露機密。"命令增加子忻的官糧，有關部門給以優待。元帥右監軍、代參知政事承立上密封奏章。

秋七月辛卯，宋人及紅襖賊犯河朔，諸郡皆降，獨滄州經略使王福固

秋七月辛卯，宋人及紅襖賊侵犯河朔，各郡都投降，獨滄州經略使王福固守。遇益都賊張林

守。會益都賊張林來攻，福乃叛降林，帥府請討之。是日，雨。癸丑，林州行元帥府遣總領嚴禄等討紅襖賊于彰德府，生擒僞安撫使王九。詔參知政事李復亨爲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循行郡縣劭農。以烏古論仲端等使大元。

八月戊午朔，嚴實、成江、王贇據濟南，山東招撫高居實遣人招嚴實於青崖寨，獲其款以聞。李全犯東平府，監軍王庭玉敗之，擒其僞安化軍節度使張林。庚申，高陽公張甫請增兵守冀州。上諭樞密，潁州民渡淮爲宋軍者凡十村，可追索主者，懲一二以誡其餘。庚午，敕掌兵官不聽舉縣令。夏人陷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降。甲戌，陝西行省報龕谷敗夏人之捷。乙亥，上諭宰臣，河南水災，唐、鄧尤甚。其被災州縣，已除其租。餘順成之方，止責正供，和糴、雜徵并免。仍自今歲九月始，停周歲桑皮故紙折輸。流民佃荒田者如上優免。丙子，陝西行省與夏人議和。戊寅，定選補親軍法。己卯，罷葭州招撫司。壬午，陝西路行省承裔報定西州之捷。丙戌，以隨路諸軍户徙河南、京東、西、南路，各設檢察使、副。恒山公武仙降大元。

九月戊子，詔遣官于河南、陝西選親軍。辛卯，進《章宗實録》。戊戌，大元木華里屯軍真定。置總領元帥府于歸德，以壽州、陳留兩鎮兵屬之。庚子，夏人入定西州。壬寅，宋人屯皂郊堡，行軍提控完顏益都擊敗之。大元遣塔忽等來。癸卯，夏人來侵。甲辰，滕州招捕提控夏義勇討紅襖賊，敗之。乙巳，詔參知政事李復亨提控芻糧事。己酉，夏人陷西寧州，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坐誅，駙

來進攻，王福於是叛變投降張林，帥府奏請討伐他。當天，下雨。癸丑，林州行元帥府派總領嚴禄等到彰德府討伐紅襖賊，活捉僞安撫使王九。詔參知政事李復亨爲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顏伯嘉爲副使，巡行各郡縣勸勉農業生産。派烏古論仲端等出使大元。

八月戊午初一，嚴實、成江、王贇占據濟南，山東招撫高居實派人到青崖寨招安嚴實，得到他歸順的誠意奏聞。李全侵犯東平府，監軍王庭玉將他打敗，擒獲僞安化軍節度使張林。庚申，高陽公張甫請增兵守冀州。皇上指示樞密，潁州百姓渡過淮河當宋兵的共有十個村，可追捕主謀，懲辦一二人以警戒其餘的人。庚午，令掌兵官不允許被推舉爲縣令。夏人攻陷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投降。甲戌，陝西行省報告在龕谷打敗夏人之捷。乙亥，皇上指示宰臣，河南水災，唐、鄧尤爲嚴重。其中遭受災害的州縣，已經免除了租税。其他鄰近地方，祇徵收正税，議價收購、各種雜税都予以免除。同時從今年九月開始，停止整年桑皮故紙的折納。流亡百姓佃種荒田的，優待免徵同上。丙子，陝西行省與夏人議和。戊寅，制定選補親軍法。己卯，撤銷葭州招撫司。壬午，陝西路行省承裔報告定西州之捷。丙戌，將各路的所有軍户遷移到河南、京東、西、南路，各設檢察使、副使。恒山公武仙投降大元。

九月戊子，下詔派官到河南、陝西挑選親軍。辛卯，上進《章宗實録》。戊戌，大元木華里駐軍真定。在歸德設置總領元帥府，將壽州、陳留兩鎮的軍隊隸屬於它。庚子，夏人進入定西州。壬寅，宋人屯駐皂郊堡，行軍提控完顏益都將他們擊敗。大元派遣塔忽等前來。癸卯，夏人前來侵犯。甲辰，滕州招捕提控夏義勇討伐紅襖賊，打敗他們。乙巳，詔參知政事李復亨管理糧草事。己酉，夏人攻陷西寧州，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因罪被處死，駙馬都尉徒單壽春奪官一級，罰杖六十。癸丑，重新制定收留逃亡出征軍

馬都尉徒單壽春奪官一階，杖六十。癸丑，更定安泊逃亡出征軍人罪及捕獲賞格。甲寅，宋人出秦州，及夏人來侵。丙辰，鞏州行元帥府事石盞合喜報定西州之捷。

冬十月壬戌，大元遣蒙古塔忽、訛里剌等來。己卯，陝西東路行省報綏德州之捷。泗州元帥府言，紅襖賊一月四入寇，掠人畜而去。庚辰，上擊鞠于臨武殿。辛巳，授紅襖賊時青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癸未，京西山寨各設守禦使、副，令本路帥府總之。諭陝西行省圖復會州。上擊鞠于臨武殿。

十一月丁亥朔，免越王永功朔望朝參。易水公靖安民爲其下所殺。戊子，黄陵堈經略使烏古論石虎等以戰陣失律，伏誅。壬辰，木星晝見于翼，積六十有七日伏，夜又犯靈臺北第一星。甲午，河南水，遣官勸課。更浮山縣名忠孝。戊戌，詔復衛紹王王爵，仍加開府儀同三司。壬寅，山東東路軍户徙許州，命行東平總管府治之，判官一人分司臨潁。乙巳，詔柴茂權元帥左都監，蓋仁貴攝右都監，同行元帥府于真定。是月，大元木華里國王以兵圍東平。

十二月甲戌，祈雪。禮部郎中權左司諫抹撚胡魯剌上封事。戊寅，詔軍官許月擊鞠者三次，以習武事。庚辰，臘，享于太廟。乙酉，鎮南軍節度使温迪罕思敬上書言錢幣、稅賦二事。

五年春正月丙戌朔，免朝。丁亥，世宗忌日，謁奠于啓慶宫。戊子，括南京諸州逋户舊耕官田，給軍户。壬辰，議禦西夏及征南事。諭皇太子以東平禦敵方略。甲午，諭樞密院，南伐事重，當詳議其便。撰故衛

人罪及捕獲給賞的條規。甲寅，宋人由秦州出兵，同時夏人來侵犯。丙辰，鞏州行元帥府事石盞合喜報告定西州之捷。

冬十月壬戌，大元派蒙古塔忽、訛里剌等前來。己卯，陝西東路行省報告綏德州之捷。泗州元帥府奏，紅襖賊一個月中四次入侵，劫掠人畜而去。庚辰，皇上在臨武殿打球。辛巳，授紅襖賊時青爲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任宣撫。癸未，京西的山寨各設守禦使、副使，令本路帥府總管。指示陝西行省謀劃收復會州。皇上在臨武殿打球。

十一月丁亥初一，免越王永功每月初一、十五入朝參拜。易水公靖安民被他部下所殺。戊子，黄陵堈經略使烏古論石虎等因戰場失利，被殺。壬辰，木星白天出現在翼宿，共六十七天纔消失，夜晚又侵犯靈臺北第一星。甲午，河南發生水災，派官鼓勵交稅。改浮山縣名叫忠孝。戊戌，下詔恢復衛紹王的王爵，同時加開府儀同三司。壬寅，山東東路的軍户遷徙到許州，命令行東平總管府治理他們，派判官一人在臨潁分管。乙巳，詔柴茂暫任元帥左都監，蓋仁貴代理右都監，在真定同行元帥府事。這月，大元木華里國王用兵包圍東平。

十二月甲戌，求雪。禮部郎中代左司諫抹撚胡魯剌上密封奏章。戊寅，詔軍官允許每月打球三次，以練習武藝。庚辰，臘祭，到太廟祭祀。乙酉，鎮南軍節度使温迪罕思敬上書論錢幣、稅賦兩件事。

興定五年春正月丙戌初一，免朝賀。丁亥，世宗逝世紀念日，到啓慶宫奠祭。戊子，收南京各州逃亡户過去所耕的官田，交給軍户。壬辰，商議防禦西夏及征討南方的事。將東平禦敵的策略指示給皇太子。甲午，指示樞密院，南伐的事情重大，應當詳議此舉的方案。撰寫已故衛王的

王事迹，如海陵庶人例。丁酉，大元兵攻天井關。戊戌，宋人襲泗州西城，提控王禄死之。辛丑，太白晝見于牛，二百三十有二日伏。乙巳，詔諸道兵集蔡州。己酉，伐宋。庚戌，山東行省報東平之捷。

事迹，如同海陵庶人的規格。丁酉，大元兵攻天井關。戊戌，宋人襲擊泗州西城，提控王禄戰死。辛丑，太白星白天出現在牛宿，二百三十二天後纔消失。乙巳，詔各路兵會集到蔡州。己酉，討伐宋。庚戌，山東行省報告東平之捷。

二月丙辰朔，置招撫司于單州。曲赦東平府。庚申，下詔伐宋。以內族惟弼權同簽樞密院事，行院于中京；斡勒合打權元帥府右都監，行元帥府于蔡、息；納合降福權簽樞密院事，行院于宿州；孛术魯達阿權元帥右都監，完顏訛論副右都監，行元帥府于唐、鄧。戊辰，罷懷州行元帥府，復置招撫司，與孟州經略司并受中京行樞密院節制。辛未，僕散安貞以兵出息州，破宋人于淨居山寺，拔黄土關。癸酉，以旱災，曲赦河南路。丙子，禁京城兵器。元帥紇石烈牙吾塔破宋兵，復泗州。進逼濠州，至渦口，乏糧而還西城。癸未，以旱災，詔中外。

二月丙辰初一，在單州設置招撫司。特赦東平府。庚申，下詔討伐宋。任命皇族惟弼代同簽樞密院事，在中京行院事；斡勒合打代元帥府右都監，在蔡、息行元帥府事；納合降福代簽樞密院事，在宿州行院事；孛术魯達阿代元帥右都監，完顏訛論爲右副都監，在唐、鄧行元帥府事。戊辰，撤銷懷州行元帥府，重置招撫司，與孟州經略司同受中京行樞密院管轄。辛未，僕散安貞帶兵出息州，在淨居山寺攻破宋人，攻下黄土關。癸酉，因旱災，特赦河南路。丙子，收禁京城中的兵器。元帥紇石烈牙吾塔攻破宋兵，收復泗州。進逼濠州，到達渦口，因缺糧而回到西城。癸未，因旱災，詔告朝廷內外。

三月丙戌朔，上御仁安殿，祈雨，仍望祭于北郊。庚寅，宋人圍唐、鄧，行元帥府事完顏訛論力戰却之。前鄧州千户孛术魯毛良虎自拔歸國，訛論便宜遷其官三階，授同知唐州事，乞正授以示信，從之。乙未，罷河南路行三司。丙申，參知政事徒單思忠進尚書右丞、兼修國史，以太子詹事僕散毅夫爲參知政事。諭宰臣曰："今奉御、奉職多不留心采訪外事。聞章宗時近侍人秩滿，以所采事定升降。今亦宜預爲考核之法，以激勸之。"戊戌，長春節，免朝。己亥，夏因叛人寶趙兒之招，入據來羌城，孛术魯合住以重賞誘脅從人爲內應，督兵急攻城，拔之。省試經義進士，考官於常額外多放喬松等十餘人。有

三月丙戌初一，皇上到仁安殿，求雨，同時到北郊望祭。庚寅，宋人包圍唐、鄧，行元帥府事完顏訛論力戰擊退敵人。前鄧州千户孛术魯毛良虎撤兵回國，根據情況自主給訛論升官三級，授同知唐州事，請求正式授予以示信任，同意。乙未，撤銷河南路行三司。丙申，參知政事徒單思忠進尚書右丞、兼修國史，以太子詹事僕散毅夫爲參知政事。指示宰臣道："如今奉御、奉職多不留心察訪外面的事。聽説章宗時近侍人任滿後，以所察訪到的事決定升降。今天也應預定考核的方法，從而激勵他們。"戊戌，長春節，免朝賀。己亥，夏用叛徒寶趙兒招引，占據來羌城，孛术魯合住用重賞引誘受脅從的人爲內應，督兵猛烈攻城，攻克。省試經義進士，考官在定額外多録取喬松等十餘人。有關部門奏請駁回所榜，皇上已答應，接着又派人告訴喬松等説："你們中選而又落榜，不能無動於心。如今久旱，

司奏請駁放，上已允，尋復遣諭松等曰："汝等中選而復黜，不能無動于心。方今久旱，恐傷和氣，今特恩放汝矣。"庚子，賜林州行元帥府經歷官康琚進士及第。琚以武階乞赴廷試，故有是命。丙午，以旱築壇祀雷雨師。壬子，雨。

恐傷和氣，今特恩録取你們。"庚子，賜林州行元帥府經歷官康琚進士及第。康琚以武階請赴廷試，所以有這道詔令。丙午，因天旱，築壇祭祀雷雨師。壬子，下雨。

四月己未，山東行省蒙古綱言："東莒公燕寧戰敗而死。寧所居天勝寨據險，寧亡，衆無所歸，變在朝夕。權署其提控孫邦佐爲招撫使，黄摑兀也爲總領，以撫其衆。"遣使請命，敕有司議之。辛酉，禱雨于太廟。丙寅，僕散安貞破宋黄、蘄等州。壬申，俘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于京師。癸酉，詔親軍中武舉第而授職需次者，仍執舊役，廪給循常，闕至發遣。辛巳，監察御史劉從益以彈劾失當，奪官一階，罷之。詔定進士中下甲及監官散階至明威者舉充縣令法。

四月己未，山東行省蒙古綱奏："東莒公燕寧戰敗而死。寧所駐扎的天勝寨地據險要，燕寧死後，大家没有歸屬，事變就在朝夕之間。暫時委任該軍提控孫邦佐爲招撫使，黄摑兀也爲總領，以安撫衆人。"派使者請求任命，令有關部門商議。辛酉，到太廟禱告求雨。丙寅，僕散安貞攻破宋的黄、蘄等州。壬申，俘獲宋宗室男女七十餘人獻到京師。癸酉，詔親軍考中武舉第而授職還需依次等待的，仍服舊役，官糧供給照常，等有缺員再派遣。辛巳，監察御史劉從益因檢舉失當，奪去官一級，罷免職務。詔定進士中下甲及監官散階到明威將軍的薦舉充任縣令的法規。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戊戌，宋人據楚丘，官軍復之。庚子，納蘭記僧伏誅，告人趙鋭升職四等。壬寅，陝西元帥完顔賽不遣使來獻晋安、平陽之捷，方議其賞，御史烏古論胡魯劾其縱將士鹵掠，不副主上除亂救民之意，乞正其罪。上以賽不有功，詔勿問，賞議亦寢。癸卯，唐州守將訛論爲元帥賽不猶子，與宋人戰唐州境上，爲宋人所敗，死者七百餘人，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發其事。上以賽不故，亦不之罪，而以是意諭之。乃稱納蘭敢言，録其功付有司，秩滿考最。癸丑，東平内徙，命蒙古綱行省于邳州，王庭玉行帥府于黄陵堈。

五月甲申初一，發生日食。戊戌，宋人占據楚丘，官軍又將它收復。庚子，納蘭記僧被處死，告發人趙鋭升職四等。壬寅，陝西元帥完顔賽不派使者前來獻晋安、平陽之捷的戰利品，正商議給他獎賞，御史烏古論胡魯檢舉他放縱將士擄掠，不符合主上除亂救民之意，請求治他的罪。皇上認爲賽不有功，下詔不過問，商議獎賞也作罷。癸卯，唐州守將訛論是元帥賽不的侄子，與宋人在唐州境内戰鬥，被宋人打敗，死亡的有七百餘人，隱瞞敗狀而以勝利奏報。御史納蘭揭發了這件事。皇上因賽不的緣故，也不治他的罪，而將這個意思告諭他。同時稱贊納蘭敢直言，記録他的功勞交有關部門，任滿考核爲第一。癸丑，東平内遷，任命蒙古綱在邳州行省事，王庭玉在黄陵堈行帥府事。

六月甲寅朔，尚書省奏駙馬都尉安貞反狀，上閲奏慮其不實，謂平章

六月甲寅初一，尚書省奏駙馬都尉安貞謀反的事實，皇上讀奏章擔心所説不實，對平章政事

政事英王守純曰："國家誅一大臣，必合天下後世公議。其令覆按之。"乙丑，遣使諭晉陽公郭文振、上黨公完顏開各守疆土，同心濟難，毋以細故啓釁端，誤國事。戊寅，僕散安貞坐謀反，并其三子，皆伏誅。己卯，越王永功薨。庚辰，輟朝。壬午，上親奠于殯所。

秋七月己亥，義勇軍叛，據碭山縣。庚子，詔增給徐州、清口等處戍兵衣糧。己酉，碭山賊夜襲永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敗之，命蒙古綱并力討捕。辛亥，單州招撫劉瓊乞移河南糧濟其軍，詔給之。

八月壬子朔，罷黄陵堈招撫司。上諭尚書省，碭山叛軍家屬囚歸德，旬餘不給糧，恐傷其生。宰臣奏，已給之矣。又諭樞密，河北艱食，民欲南來者日益多，速令渡之，毋致殍死。癸亥，林、懷帥府邀擊紅襖賊于伏恩村，敗之。甲子，詔南征潰軍復歸而能力戰者，依出界立功格賞之。乙丑，宋人掠沈丘，殺縣令。甲戌，命有司除逋户負租，毋徵見户。

九月甲申，以京東歲饑多盗，遣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門爲宣慰使，往撫安之。更定監察御史違犯的决法。丁亥，詔州府及軍官捕盗慢職，四品以下宣慰使决之，三品以上奏裁。戊子，增授隰州招撫使軒成官，改受陝西省節制。乙巳，崇進、駙馬都尉定國公徒單公弼薨。庚戌，歲星犯左執法。右丞相高汝礪表乞致仕，詔温留之。

冬十月癸丑，進汝礪官榮禄大夫。命僕散毅夫行尚書省于京東，督諸軍芻糧。乙卯，太醫侯濟、張子英治皇孫疾，用藥瞑眩，皇孫不能任，遂不瘳，罪當死。上曰："濟等所犯

英王守純説："國家殺一個大臣，必須符合天下後世的公論。可令再審核調查。"乙丑，派遣使者告諭晉陽公郭文振、上黨公完顏開各守疆土，同心度過難關，不要因小事挑起事端，耽誤國事。戊寅，僕散安貞因謀反罪，連他的三個兒子，都被處死。己卯，越王永功去世。庚辰，停止上朝。壬午，皇上親自到停柩的地方奠祭。

秋七月己亥，義勇軍反叛，占領碭山縣。庚子，下詔給徐州、清口等處守兵增加衣服糧食供給。己酉，碭山賊夜晚襲擊永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打敗他們，命令蒙古綱全力討捕。辛亥，單州招撫劉瓊請求運河南的糧食接濟他的軍隊，下詔給他。

八月壬子初一，撤銷黄陵堈招撫司。皇上告諭尚書省，碭山叛軍的家屬囚禁在歸德，十多天不給糧，怕會傷害他們的生命。宰臣奏，已經給他們了。又指示樞密，河北吃飯困難，百姓想南來的日益增多，趕快命令讓他們渡河，不要造成餓死人的事。癸亥，林、懷帥府在伏恩村攔擊紅襖賊，打敗他們。甲子，詔南征的潰軍重新歸來而能奮力戰鬥的，依出界立功條規獎賞他們。乙丑，宋人擄掠沈丘，殺死縣令。甲戌，命令有關部門免除逃户所欠的租税，不要徵收現存户。

九月甲申，以京東當年饑荒多盜賊，派遣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門爲宣慰使，前往安撫他們。重新制定監察御史違法的審理法規。丁亥，詔州府及軍官若捕盜怠慢職守，四品以下官由宣慰使處理，三品以上要上報裁處。戊子，增授隰州招撫使軒成的官，改受陝西行省管轄。乙巳，崇進、駙馬都尉、定國公徒單公弼去世。庚戌，歲星侵犯左執法。右丞相高汝礪上表請求退休，下詔誠懇地挽留他。

冬十月癸丑，升汝礪爲榮禄大夫。命令僕散毅夫到京東行尚書省事，督運各軍的糧草。乙卯，太醫侯濟、張子英治療皇孫的病，用藥後頭暈目眩，皇孫受不了，於是不治，罪當處死。皇上説："侯濟等所犯的罪誠然該死，若是各位叔

誠宜死，然在諸叔及弟兄之子，便應准法行之，以朕孫故殺人，所不忍也。”命杖七十，除名。尚書省言：“司、縣官貪暴不法，部民逃亡，既有决罰，他縣停匿亦宜定罪。隨處土民久困徭役，客户販鬻坐獲厚利，官無所斂，亦宜稍及客户，以寬土民。行院帥府幕職，雖無部衆，亦嘗贊畫戎功，而推賞止進官一階，宜聽主將保奏，第功行賞。”上皆從其請。戊午，遣親軍討河南群盗。辛酉，大元兵攻綏德州。壬戌，夏人復侵龕谷。甲子，敕監察所彈事，同列不可預聞，著爲令。丁卯，夏人犯定西、積石之境。戊寅，分京畿戍卒萬二千，河中民兵八千，以許州元帥紇石烈鶴壽將之，屯潼關西。

十一月癸未，陝西東路行省報安塞堡敗夏人之捷。甲申，諭太府減損食品。庚寅，募民興南陽水田。壬辰，太子、親王、百官表賀安塞堡之捷，却之。乙未，夏人攻龕谷。宋人攻蘄縣。紅襖賊掠宿州。辛丑，詔蠲徐、邳、宿、泗等州逋租，官民有能墾闢閒田，除來年科徵。歸德、亳、壽、潁停閣逋户租外，仍蠲三之一。逋户田廬有司募民承業，禁其毁損，以俟來復。蒲城縣民李文秀等謀反，伏誅。壬寅，宋人焚潁州，執防禦判官而去。是日，相國寺火。大元兵攻延安。

十二月辛亥朔，以大元兵下潼關、京兆，詔省、院議之。壬子，罷辟舉縣令法。丁巳，禮部侍郎烏古孫仲端，翰林待制安庭珍使北還，各遷一階。庚申，罷河南義軍。丁卯，詔罷新簽民軍，減樞密院掌兵官及京城戍兵，仍諭行院帥府，毋擅增設補簽。辛未，罷行總管府及招討統軍檢

父及弟兄的兒子，便應依法執行，而因是朕的孫子的緣故殺人，是不忍心的事。”命令罰杖打七十，開除。尚書省奏：“司、縣官貪暴不法，部屬民衆逃亡已經受處罰，在其他縣官停留躲藏也應定罪。各處的土著居民很久以來困於賦税勞役，而客户販賣坐獲厚利，官府却没有徵税，也應稍收客户之税，以減輕土著居民的負擔。行院、帥府的幕職人員，雖没有部屬，也曾幫助謀劃軍功，而推賞衹進官一級，宜聽從主將保奏，論功行賞。”皇上都同意所請求的事。戊午，派遣親軍討伐河南群盗。辛酉，大元兵攻綏德州。壬戌，夏人再次侵犯龕谷。甲子，令監察所檢舉的事，同列的官不可讓知道，訂爲法令。丁卯，夏人侵犯定西、積石境内。戊寅，分京畿守兵一萬二千，河中民兵八千，由許州元帥紇石烈鶴壽統領，屯駐在潼關西面。

十一月癸未，陝西東路行省報告安塞堡打敗夏人之捷。甲申，指示太府減少食品。庚寅，招募民衆興修南陽的水田。壬辰，太子、親王、百官上表慶賀安塞堡之捷，奏表退了回去。乙未，夏人攻龕谷。宋人攻蘄縣。紅襖賊擄掠宿州。辛丑，下詔免徐、邳、宿、泗等州的欠租，官民有能開墾耕種荒田閑田的，免除來年的税收。歸德、亳、壽、潁除擱置逃亡户的租税外，同時減税三分之一。逃亡户的田地房屋由有關部門招募百姓接管，禁止搗毁損壞，以等待逃亡人歸來復業。蒲城縣百姓李文秀等謀反，被處死。壬寅，宋人焚燒潁州，綁架防禦判官離去。當天，相國寺起火。大元兵攻延安。

十二月辛亥初一，以大元兵攻下潼關、京兆，詔省、院商議。壬子，取消徵召縣令法。丁巳，禮部侍郎烏古孫仲端、翰林待制安庭珍出使北方返回，各升官一級。庚申，解散河南義軍。丁卯，下詔解散新簽差的民軍，減少樞密院的掌兵官及京城的守兵，同時指示行院、帥府，不要擅自增設補簽。辛未，撤銷行總管府及招討、統軍、檢察等司。制定宋人前來歸順的獎賞規格及

察等司。定宋人來歸賞格及詐誘征防軍人逃亡罪法。癸酉，元帥合達、買住及其將士以延安功特賞賚之，仍下詔獎諭。

閏月辛巳朔，大元兵徇鄜州，保大軍節度使完顏六斤、權元帥左都監紇石烈鶴壽、右都監蒲察婁室、遥授金安軍節度使女奚烈資禄皆死之。乙酉，提控术甲咬住破沈丘賊于陳瓦。丙戌，頒詔撫諭河南土寇。戊子，熒惑犯軒轅。己丑，孫瑀及捕盗官吾古出招降泰和縣賊二千人，詔斬其首惡，餘皆釋之。同知保静軍節度使郭澍以徵糧失期，誣殺平民，坐誅。辛卯，官軍復葭州。癸巳，通遠軍節度使孛术魯合住削官。甲午，月犯熒惑。丙申，紅襖賊夜入蒙城縣，縣官失其符印，軍民死者甚衆，賊大掠而去。戊戌，鎮星晝見于軫。己亥，發兵捕京東盗。太白晝見于室。壬寅，發上林署粟賑貧民。陳、亳等州，鹿邑、城父諸縣，盗蜂起，趣樞府遣官討之。捕盗軍所過殘民，遣御史一人按視。軍所獲牛，有司以官錢收贖。戊申，詔定招捕土寇官賞格。己酉，更造“興定寶泉”，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

元光元年春正月庚戌朔，免朝。辛亥，世宗忌辰，謁奠于啓慶宫。元帥惟弼破紅襖賊于張鶱店。壬子，遣官墾種京東、西、南三路水田。甲寅，禁非邊關急速事無馳傳，即濫乘者州縣徑白省部，四方館從御史臺，外路從分按御史治之。詔陝西西路行省徙京兆者，兵退還治平凉。坊州刺史把移失剌以棄城，伏誅。鄭州防禦使裴滿羊哥，同知防禦使古里甲石倫除名。平西節度使把古咬住奪官一階。丁卯，詔撫諭京東百姓。

詐騙、引誘出征或防守軍人逃亡的治罪法。癸酉，元帥合達、買住及其將士因保衛延安有功特加賞賜，同時下詔表彰。

閏月辛巳初一，大元兵攻鄜州，保大軍節度使完顏六斤、代元帥左都監紇石烈鶴壽、右都監蒲察婁室、遥授金安軍節度使女奚烈資禄都死在這個戰役。乙酉，提控术甲咬住在陳瓦打敗沈丘賊。丙戌，頒布詔令安撫并告諭河南的土寇。戊子，熒惑星侵犯軒轅座。己丑，孫瑀及捕盗官吾古出招降了泰和縣的盗賊二千人，下詔殺掉首惡，其餘的都釋放。同知保静軍節度使郭澍因徵糧誤了期限，誣殺平民，治罪被處死。辛卯，官軍收復葭州。癸巳，通遠軍節度使孛术魯合住被削官。甲午，月亮入熒惑星。丙申，紅襖賊夜晚進入蒙城縣，縣官丢失了符印，軍民死亡的很多，賊軍大肆擄掠後離去。戊戌，鎮星白天出現在軫宿。己亥，出兵捕捉京東的盗賊。太白星白天出現在室宿。壬寅，調發上林署的糧食賑濟貧民。陳、亳等州，鹿邑、城父各縣，盗賊蜂起，催促樞府派官討伐。捕盗軍所經過的地方殘害百姓，派遣御史一人前去巡視檢察。軍隊所獲得的耕牛，有關部門用官錢贖買。戊申，下詔制定招捕土寇官賞的條規。己酉，重造“興定寶泉”錢，每一貫相當“通寶”四百貫。

元光元年春正月庚戌初一，免朝賀。辛亥，世宗逝世紀念日，到啓慶宫告祭。元帥惟弼在張鶱店擊破紅襖賊。壬子，派官開墾種植京東、西、南三路的水田。甲寅，禁止不是邊關緊急事用快馬傳遞，有濫騎快馬的人，州縣直接報告省部，四方驛館在御史臺，外路在分按御史治罪。詔陝西西路行省遷移到京兆的，軍隊退回治所平凉。坊州刺史把移失剌因棄城罪，被處死。鄭州防禦使裴滿羊哥，同知防禦使古里甲石倫被開除。平西節度使把古咬住削去官一級。丁卯，下詔撫諭京東百姓。

二月壬午，詔徙中京、唐、鄧、商、虢、許、陝等州屯軍及諸軍家屬赴京兆、同、華就糧屯。乙酉，陝西西路行省請以厚賞募河西諸蕃部族寺僧，圖復大通城，命行省樞密院籌之。癸巳，上諭宰臣，宋人以重兵攻平輿、褒信，我師力戰却之，又偵知其事狀之詳。若俟帥府上功推賞，豈急於勸獎之道。其遣清望官，齎空名宣敕，核實給之。乙未，詔諭河南、陝西。大元兵屯葭州。壬寅，權定行省、樞府、元帥府輒杖左右司、經歷司官罪法。甲辰，上念鄜延被兵，又延安受圍，嘗發民粟給軍。詔除延安、鄜、坊、丹、葭、綏德税租，仍令有司償其粟直，不足者許補官。戊申，恒州軍變，萬户呼延棫等千餘人殺掠城中，焚廬舍而去。己酉，遣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伐宋，同簽樞密院事時全行院事，副之。

二月壬午，下詔遷移中京、唐、鄧、商、虢、許、陝等州駐軍及各軍的家屬到京兆、同、華有糧的地方屯駐。乙酉，陝西西路行省請用重賞招募河西各蕃的部族寺僧，以圖收復大通城，命令行省、樞密院籌劃。癸巳，皇上指示宰臣，宋人用重兵進攻平輿、褒信，我軍力戰打退他們，又偵察得知了事情的詳細情況。如果要等帥府報上功勞然後纔頒賞，豈是急於勸勉獎勵的辦法。可派遣清正有名望的官員，帶着空名文書，前去核實給賞。乙未，下詔告諭河南、陝西。大元兵屯駐葭州。壬寅，暫定行省、樞府、元帥府隨便杖罰左右司、經歷司官的治罪法。甲辰，皇上考慮鄜延遭受戰争，又延安受圍困時，曾徵調百姓的糧食供給軍隊，故下詔免除延安、鄜、坊、丹、葭、綏德的租税，同時命令有關部門償還百姓的糧錢，錢不够允許補官。戊申，恒州發生兵變，萬户呼延棫等一千餘人在城中殺掠，焚燒房屋然後離去。己酉，派遣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統領三路軍馬伐宋，同簽樞密院事時全行院事，爲副職。

三月辛酉，宋人掠確山縣之劉村。丙寅，歲星犯太微左執法。戊辰，樞密院委差官賈天安上書言利害。壬申，尚書右丞徒單思忠以病馬輸官，冒取高價，御史劾之，有司以監主自盜論死，上顧惜大體，降授陳州防禦使。癸酉，提控李師林敗夏人于永木嶺。郭文振表，近得俘者言，南北合兵將攻河南、陝西。詔樞密備禦。

三月辛酉，宋人擄掠確山縣的劉村。丙寅，歲星侵犯太微左執法。戊辰，樞密院委差官賈天安上書論利害。壬申，尚書右丞徒單思忠用病馬交納官府，冒領高價，御史彈劾他，有關部門根據主管人自盗罪判處其死刑，皇上顧全大體，降職授任陳州防禦使。癸酉，提控李師林在永木嶺打敗夏人。郭文振上表，稱近來捉得俘虜説，南北將合兵進攻河南、陝西。詔令樞密防禦。

夏四月辛巳，以金吾衛上將軍、勸農使訛可簽樞密院事。置大司農司，設大司農卿、少卿、丞，京東、西、南三路置行司，并兼采訪事。壬午，大元兵攻陵川縣。丁酉，林懷路行元帥府事惟良削官兩階，罷之。更定辟舉縣令之法，而復行之。戊戌，籍丁憂、待闕、追殿等官，備防秋。

夏四月辛巳，以金吾衛上將軍、勸農使訛可簽樞密院事。設置大司農司，設大司農卿、少卿、丞等官，京東、西、南三路設置行司，都兼任采訪事。壬午，大元兵攻陵川縣。丁酉，林懷路行元帥府事惟良被削官兩級，被罷免。重新制定召舉縣令的法令，而再度執行。戊戌，徵調守喪、等待補缺、因政績差被追奪職務等官員，預備防秋。丁未，行樞密院報告淮南之捷。

丁未，行樞密院報淮南之捷。

五月戊申朔，大元兵屯隰、吉、翼等州。壬戌，訛可、時全軍大敗。甲子，訛可以敗績當死，上面數而責之，勉其後效命，朘官兩階。丁卯，召致政胥鼎等赴省議利害。壬申，時全伏誅。

五月戊申初一，大元兵屯駐在隰、吉、翼等州。壬戌，訛可、時全的軍隊大敗。甲子，訛可因打敗仗應當處死，皇上當面數落并責備他，勉勵他以後捨命報效，削官兩級。丁卯，召已辭官的胥鼎等到省商議利害。壬申，時全被處死。

六月戊寅朔，造舟運陝西糧，由大慶關渡抵湖城。癸未，大赦。陳州防禦使吕子羽坐乏軍興，自盡。制諸監官及八品以下職事，丁憂、待闕、任滿、遥授者，試補侍衛親軍。命各路司農司設捕盜方略。丁酉，紅襖賊掠柳子鎮，驅百姓及驛馬而去，提控張瑀追擊，奪所掠還。僞監軍王二據黎陽縣，提控王泉討之，復其城。

六月戊寅初一，造船運陝西的糧食，由大慶關水運到湖城。癸未，大赦。陳州防禦使吕子羽因缺乏軍用物資，自殺。制令各監官及八品以下職事官，守喪、等待補缺、任滿、遥授的，都考試補侍衛親軍。命令各路司農司設計捕盜的策略。丁酉，紅襖賊擄掠柳子鎮，驅趕百姓及驛站馬匹而離去，提控張瑀追擊，奪回被擄掠的人馬。僞監軍王二占據黎陽縣，提控王泉討伐他，收復該城。

秋七月庚戌，大元將按察兒以其衆屯晋安、冀州之境。丙辰，上黨公完顏開復澤州。己未，歸德行樞密院王庭玉報曹州破紅襖賊之捷。庚申，定監當官選法。河北群盗犯封丘、開封界，令樞密院禦捕。甲子，京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請自今行院帥府幕職，有過得自决之。不允。戊辰，紅襖賊襲徐州之十八里寨，又襲古城、桃園，官軍破之。乙亥，太白晝見經天，與日争光。

秋七月庚戌，大元將領按察兒將他的人馬屯駐在晋安、冀州境内。丙辰，上黨公完顏開收復澤州。己未，歸德行樞密院王庭玉報告曹州攻破紅襖賊之捷。庚申，制定監當官選授法。河北的群盜進犯封丘、開封地界，命令樞密院防禦捕剿。甲子，京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請求從今以後行院、帥府的幕職官，有過失可以自行處理。不同意。戊辰，紅襖賊襲擊徐州的十八里寨，又襲擊古城、桃園，官軍將他們打敗。乙亥，太白星白天出現，經過天空，與太陽競放光輝。

八月丁丑，定西征將士官賞有差。己卯，彗星見西方。甲申，增定藏匿逃亡親軍罪及告捕賞格。積石州蕃族叛附于夏，鞏州提控尼厖古三郎討之，獲羊千口，進尚膳，詔却之。以彗星見，改元，大赦。諭旨宰臣曰："赦書已頒，時刻之間人命所係。其令將命者速往，計期而至。"以大司農把胡魯爲參知政事。癸巳，河間公移剌衆家奴、高陽公張甫兵復河間府，是日，報捷者始達。上以道途梗塞，報者艱虞，命厚賞之。夏人入

八月丁丑，規定西征將士官府給賞各有差等。己卯，彗星出現在西方。甲申，增定隱藏逃亡親軍罪及告發捕獲給賞的條規。積石州的蕃族反叛而依附於夏，鞏州提控尼厖古三郎討伐他們，繳獲羊一千頭，送進皇帝的伙房，下詔退回去。因彗星出現，改年號，大赦。向宰臣告諭旨意道："赦書已經頒布，頃刻之間都關係到人命，要叫傳送命令的人迅速前往，預定日期到達。"以大司農把胡魯爲參知政事。癸巳，河間公移剌衆家奴、高陽公張甫的軍隊收復河間府，這天，報捷的人纔到達。皇上以道路阻塞，前來報告的人艱苦，命令重賞他。夏人進入德順。壬

德順。壬寅，祈雨。

九月丙午朔，以左右警巡使兼彈壓。諭陝西行省備邊。壬子，牙吾塔請以兵由壽州渡淮，搗宋人巢穴，不從。乙卯，議經略淮南。己巳，宋人掠遂平縣之石寨店，復侵南陽，唐州提控夾谷九住敗之。

冬十月丁丑，夏人掠德順之神林堡。壬午，宋張惠攻零子鎮，為斡魯朵所敗，虜其裨將二人。河中府萬户孫仲威執其安撫使阿不罕胡魯剌據城叛，陝西行省遣將討平之。癸未，復曹州。甲申，上獵于近郊，詔免百官送迎，且勿令治道，以勞百姓。庚寅，徙彰德招撫使杜先軍於衛州。乙未，大元兵下滎州之胡壁堡及臨晋。庚子，詔所司巡護避兵民資産。甲辰，以京兆官民避兵南山者多至百萬，詔兼同知府事完顏霆等安撫其衆。

十一月丁未，大元兵徇同州，定國軍節度使李復亨、同知定國軍節度使訛可皆自盡。甲寅，京東總帥牙吾塔報臨淮破宋兵之捷。戊辰，大元蒙古蒲花攻鳳翔府。

十二月乙亥朔，上謂皇太子曰："吾嘗夜思天下事，必索燭以記，明而即行，汝亦當然。"以河中治中侯小叔權元帥右都監便宜行事。乙酉，遷同知平陽府事史詠龍虎衛上將軍，賜號"守節忠臣"，權行平陽公府事。丁亥，疊州總管青宜可卒，特命其子角襲職。詔諭近侍局官曰："奉御、奉職皆少年，不知書。朕憶曩時置説書人，日為講論自古君臣父子之教，使知所以事上者，其復置。"己丑，蘭州提控唐括昉敗夏人于質孤堡。大元以大軍攻鳳翔。

二年春正月甲辰朔，詔免朝賀。

寅，求雨。

九月丙午初一，以左右警巡使兼任彈壓之職。指示陝西行省防備邊防。壬子，牙吾塔請求用兵由壽州渡淮河，搗毀宋人的巢穴，不同意。乙卯，商議攻略淮南。己巳，宋人奪取遂平縣的石寨店，再侵犯南陽，唐州提控夾谷九住打敗他們。

冬十月丁丑，夏人掠奪德順的神林堡。壬午，宋張惠進攻零子鎮，被斡魯朵打敗，俘虜了他的副將二人。河中府萬户孫仲威抓住該府的安撫使阿不罕胡魯剌，占據城池叛變，陝西行省派遣將領去討平他們。癸未，收復曹州。甲申，皇上到近郊打獵，下詔免百官送往迎來，并且命令不要整治道路，以免勞累百姓。庚寅，遷移彰德招撫使杜先的軍隊到衛州。乙未，大元兵攻下滎州的胡壁堡及臨晋。庚子，詔所屬部門巡視保護躲避戰争的百姓財産。甲辰，因京兆官民在終南山躲避戰争的人多達一百萬，詔兼同知府事完顏霆等安撫那裏的人們。

十一月丁未，大元兵攻同州，定國軍節度使李復亨、同知定國軍節度使訛可都自殺。甲寅，京東總帥牙吾塔上報在臨淮打敗宋兵的捷報。戊辰，大元蒙古蒲花進攻鳳翔府。

十二月乙亥初一，皇上對皇太子説："我曾在夜裏考慮天下的事，一定要索取燈燭記下來，天亮了便施行，你也應當這樣。"以河中治中侯小叔代元帥右都監，相機自主行事。乙酉，升同知平陽府事史詠爲龍虎衛上將軍，賜號爲"守節忠臣"，代行平陽公府事。丁亥，疊州總管青宜可去世，特命他的兒子角繼承職務。下詔指示近侍局的官員道："奉御、奉職都是少年，没有讀過書。朕記得過去曾設置説書人，每天給他們講解自古以來君臣父子的教導，使他們知道該怎麼樣奉事皇上，可重新設置。"己丑，蘭州提控唐括昉在質孤堡打敗夏人。大元派大軍進攻鳳翔。

元光二年春正月甲辰初一，詔免朝賀。乙

乙巳，世宗忌日，謁奠于啓慶宫。右丞相汝礪乞致政，上面諭使留。大元兵下河中府，權元帥右都監侯小叔復之。壬子，壽州防禦使完顏乃剌奪官四階。甲寅，上諭宰臣曰：“向有人言便宜事，卿等屢奏乞作中旨行之。帝王從諫足矣，豈可掠人之美以為己出哉。”戊午，四方館使李瘸驢以罪罷，宰臣請以散地羈縻之，上曰：“此輩豪傑，正須誠待，若以術制，適使自疑。但不畀軍政，外補何害?”授瘸驢恒州刺史。又謂：“鬻爵恩例有丁憂官得起復者，是教人以不孝也，何為著此令哉?”丁卯，大元兵復下河中府。

巳，世宗逝世紀念日，到啓慶宫告祭。右丞相汝礪請求辭官，皇上當面告諭讓他留任。大元兵攻下河中府，代元帥右都監侯小叔收復了它。壬子，壽州防禦使完顏乃剌被削官四級。甲寅，皇上告諭宰臣道：“往日有人論自己作主的事，卿等屢次奏請作皇帝的意旨頒行。帝王聽從規勸就足够了，怎麽可掠人之美以爲自己説出的話呢。”戊午，四方館使李瘸驢因罪罷免，宰臣請用閑官控制他，皇上説：“這種人是豪傑，正需要以誠相待，若是用權術控制，恰好使他自生疑心。衹要不交給他軍政大權，到地方做官有什麽害處?”授瘸驢爲恒州刺史。又説：“賣爵的恩例中有守喪官可以重新起用，這是教人不孝，爲什麽訂這樣的法令呢?”丁卯，大元兵再次攻下河中府。

二月甲戌朔，皇后生辰，詔免賀禮。己卯，丞相汝礪朝會，免拜，設榻殿下，久立賜休。壬午，詔軍官犯罪，舊制更不任用，今多故之秋，人才難得，朕欲除大罪外，徒刑追配有武藝善掌兵者，量才復用。其令尚書省議以聞。丁亥，大赦。己亥，鳳翔圍解。石盞合喜加金紫光禄大夫，升左監軍，特授大名府海谷忽申猛安，完顏仲元加光禄大夫，升右監軍，特授河北東路洮委必剌猛安，各賜金鞶帶有差。

二月甲戌初一，皇后生日，詔免賀禮。己卯，丞相汝礪上朝，免拜，在殿下設置坐榻，站立久了便賜他休息。壬午，詔軍官犯罪，按舊有制度不再任用，如今是多事之秋，人才難得，朕想除大罪以外，徒刑追配而有武藝、善於掌管軍隊的，量才再用。可讓尚書省商議奏聞。丁亥，大赦。己亥，鳳翔解圍。石盞合喜加金紫光禄大夫，升左監軍，特授大名府海谷忽申猛安，完顏仲元加光禄大夫，升右監軍，特授河北東路洮委必剌猛安，各按等級賜給金鞶帶。

三月甲辰朔，宋人襲汝陽。壬子，誡諭平章英王守純崇飲。癸丑，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權元帥右都監，代領侯小叔軍。甲寅，上謂宰臣：“人有才堪任事，其心不正者，終不足貴。”丞相汝礪對曰：“其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古聖人亦未易知。”上以為然。丙辰，長春節，免朝。以户部尚書石盞畏忻為參知政事，兼修國史。辛酉，禁茶。壬戌，詔以鳳翔戰功及頒賞等級遍諭諸郡。甲子，以完顏伯嘉權參知政

三月甲辰初一，宋人襲擊汝陽。壬子，告誡平章英王守純不要無度飲酒。癸丑，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代元帥右都監，代領侯小叔的軍隊。甲寅，皇上告訴宰臣：“雖有的人才能可以任事，而他的心術不正，最終不足取。”丞相汝礪回答説：“心術不正的人再加上才能，就是所謂如虎添翼，即使是古代聖人也不容易識别。”皇上認爲是這樣。丙辰，長春節，免朝賀。以户部尚書石盞畏忻爲參知政事，兼修國史。辛酉，禁茶。壬戌，詔以鳳翔戰功及頒賞等級遍行告諭各郡。甲子，以完顏伯嘉代參知政事，到河中府行尚書省事。辛未，詔職官犯罪衹要不是死罪、開除、

事，行尚書省于河中府。辛未，詔職官犯罪非死罪、除名、遇赦幸免，有才幹者中外并用。

夏四月癸酉朔，復霍州汾西縣，詔給空名宣敕，遷賞將士之有功者。丙子，設京兆南山安撫司。丁丑，故鳳翔萬户完顏醜和以死節贈懷遠大將軍，授刺史職。其父怨除以功例賞外，遷兩官，升職二等。己卯，遣官閱河南帥府見兵，籍閑官豪右親丁及遼東、河北客户爲軍。庚子，募西山獵户爲軍。

五月癸卯朔，始造"元光重寶"。丙午，復河中府及榮州，遣人持檄招前恒山公武仙。乙卯，權平陽公史詠復霍州及洪洞縣。丁巳，始造"元光珍貨"，同銀行用。戊午，以檄招東平嚴實。己未，參知政事毅夫言："脅從人號'忠孝軍'，而置沿淮者所爲多不法，請防閑之。"上曰："人心無常，顧馭之何如耳。馭之有術，遠方猶且聽命，况此輩乎？不然，雖左右亦難防閑。正在廓開大度而已。若是而不能致太平者，命也。"庚申，簽河南路寄居官民充軍。辛酉，徙晉陽公郭文振兵于孟州。甲子，徙權平陽公史詠兵于解州、河中府。

六月乙亥，京東總帥牙吾塔報淮南之捷。丁亥，罷行省所置監察御史兼彈壓之職。戊子，議遣人招李全、嚴實、張林。甲午，詔罷河中行省，置元帥府。辛丑，遥授静難軍節度使顏盞蝦蟆等以保鳳翔功進官。

秋七月壬寅朔，夏人犯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没，惟桑逋寺僧看逋、昭逋、厮没，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詔賞諸僧鈐轄正將等官，而給以廩禄。乙巳，遣兵守衛解州鹽池。庚戌，以空名宣敕遷賞諸部降人。壬

遇赦幸免的，有才能的人朝廷内外都可任用。

夏四月癸酉初一，收復霍州汾西縣，下詔給空名文書，將士中有功的升官頒賞。丙子，設置京兆南山安撫司。丁丑，已故鳳翔萬户完顏醜和因死節追贈懷遠大將軍，追授刺史職位。他的父親完顏怨除按功例行給賞外，再升兩官，升職二等。己卯，派官視察河南帥府現有的軍隊，徵調閑官豪强的親丁及遼東、河北客户當兵。庚子，招募西山的獵户當兵。

五月癸卯初一，初次造"元光重寶"錢。丙午，收復河中府及榮州，派人携帶檄文去招降前恒山公武仙。乙卯，代平陽公史詠收復霍州及洪洞縣。丁巳，開始造"元光珍貨"錢，與銀同樣使用。戊午，用檄文招東平嚴實。己未，參知政事毅夫奏："脅從人號稱'忠孝軍'，而安置在沿淮河的，所作所爲多不法，請防備他們。"皇上説："人心無常，看駕馭得怎麽樣罷了。駕馭有法，遠方尚且聽從命令，何况這些人呢？不然，即使是身邊的人也難防範。正在於寬宏大量而已。像這樣若還不能達到太平，那就是命運了。"庚申，簽差河南路寄居的官民當兵。辛酉，將晉陽公郭文振的軍隊遷移到孟州。甲子，遷移代平陽公史詠的軍隊到解州、河中府。

六月乙亥，京東總帥牙吾塔報告淮南之捷。丁亥，取消行省所設置的監察御史兼任彈壓的職務。戊子，商議派人招安李全、嚴實、張林。甲午，下詔撤銷河中的行省，設置元帥府。辛丑，遥授静難軍節度使顏盞蝦蟆等因保衛鳳翔之功而升官。

秋七月壬寅初一，夏人侵犯積石州，羌人地界的寺廟僧人多陷没於夏人，衹有桑逋寺僧看逋、昭逋、厮没，以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不服從。下詔賞各位僧人鈐轄、正將等官，而給以官禄。乙巳，派兵守衛解州鹽池。庚戌，用空名文書爲各部投降的人升官頒賞。壬子，解除市場買

子，除市易用銀及銀與寶泉私相易之禁。癸丑，敕諸御史曰："瑣細事非人主所宜詰，然凡涉奸弊靡不有關國政者。比聞朝官及承應人月給俸糧，多雜糠土，有司所收曷嘗有是物哉。至于出納斗斛亦小大不一。此皆理所不容者，而臺官初不問。事事須朕言之，安用汝曹也。"乙卯，丹鳳門壞。丁巳，陰坡族之骨鞠門等叛歸夏，元帥夾谷瑞發兵討之，以捷聞。御史中丞師安石言制敵二事。戊午，宰臣方對次，有司奏前奉御温敦太平卒。上大駭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今僅授之未數日而亡，豈非天耶！"因謂宰臣曰："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誠由己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章宗秋獵，聞平章張萬公薨，嘆曰：'朕迴將拜萬公丞相，而遂不起，命也。'"乙丑，詔籍陝西路僑居官民為軍。

八月辛未朔，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等率都統金山顔俊以沂州百餘人，晨入省署，殺行尚書省蒙古綱，據州反。壬申，詔賞京兆路官軍保全南山諸谷之功，以所全人數多寡為等第，千人以上官一階，三千人以上兩階，五千人以上三階，仍升職一等，能以力戰護之者又增一階，戰没者就以贈之。甲戌，遣官持空名宣敕，諭以重賞招納合六哥，拒命，即命牙吾塔合行院兵討滅之。乙亥，火星入鬼宿中，掩積尸氣。乙酉，詔能捕獲反賊六哥者，除見定官外，仍與世襲謀克。丙戌，遣官分行蔡、息、陳、亳、唐、鄧、裕諸州，洎司農司州縣吏同議，凡民丁相聚立寨避兵，與各巡檢軍相依者，五十户以上置寨長一

賣使用銀及銀與寶錢私相兑换的禁令。癸丑，命令各位御史道："瑣細的事不是皇帝所宜過問的，然而凡是涉及作奸舞弊，没有不關係到國家政治的。近來聽説朝官及承應人每月所給的俸糧，多雜有糠皮泥土，有關部門所收的糧食，何曾有這些東西呢。至於出納用的斗斛，也大小不一。這些都是理所不容的，而臺官從不過問。事事都須朕説，還用你們幹什麽。"乙卯，丹鳳門毁壞。丁巳，陰坡族的骨鞠門等反叛歸夏，元帥夾谷瑞出兵討伐，以勝利奏聞。御史中丞師安石論制服敵人的兩件事。戊午，宰臣正要依次奏對，有關部門上奏前奉御温敦太平去世。皇上大爲吃驚地説："朕屢次想授給太平一個職務，每次都因事擱下，如今纔授給他没有幾天就死去了，莫非是天意麽！"因對宰臣説："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下交談，一個説富貴在天，一個説是由君主所賜。海陵暗中聽到了，下詔以五品職授給説由君主所賜的人，意思是説確實是由自己賞賜的，而那人因病竟没有等到授職。章宗秋獵，聽到平章張萬公去世，嘆息道：'朕回去後即將拜萬公爲丞相，而他却死去了，是命啊！'"乙丑，下詔徵調陝西路僑居官民當兵。

八月辛未初一，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等率都統金山顔俊用沂州的一百餘人，早晨進入行省官署，殺死行尚書省蒙古綱，占據州城造反。壬申，下詔賞京兆路官軍保全終南山各山谷民衆的功勞，以所保全人數的多少爲等級，一千人以上的賞官一級，三千人以上的兩級，五千人以上的三級，同時升職一等，能够力戰保護的又增一級，戰死的就以應得官追贈。甲戌，派官携帶空名文書，許用重賞招納合六哥，若抗拒命令，就命令牙吾塔會合行院的軍隊討伐消滅他。乙亥，火星進入鬼宿中，掩没積尸星的光氣。乙酉，詔能捕獲反賊六哥的，除當即封官外，并授予世襲謀克。丙戌，派官分别巡行蔡、息、陳、亳、唐、鄧、裕各州，與司農司、州縣吏共同商議，凡是百姓家的丁壯相聚立寨躲避戰争，與各巡檢軍相互依靠的，五十户以上設置寨長一員，百户增加副職一員，同時先升一官，能够安民、息

員，百户增副一員，仍先遷一官，能安民弭盗勸農者論功注授。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宋人入壽州，女奚烈蒲乃力戰却之。壬寅，樞密院奏提控术甲剉只罕破宋人之功。甲辰，宋人攻南陽。丙午，牙吾塔報桃園、淮陽之捷，并以納合六哥結構李全之狀來告。戊申，降人孫邦佐自李全軍中歸，遥授知東平府兼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官軍與宋人力戰于胡陂而却之，提控术虎春兒為所殺。癸丑，納合六哥所署偽都統烏古論賽漢、夾谷留住等來歸。己未，贈术虎春兒銀青榮禄大夫。丙寅，扎也胡魯等拔邳州南城。丁卯，權御史中丞師安石等劾英王守純不實，付有司鞫治，尋詔免罪，而猶責諭之。

冬十月癸酉，徙晋陽公郭文振等兵于衛州。乙亥，制行樞密院及元帥府，農隙之月分番巡徼校獵，月不過三次。丁丑，上獵于近郊。己卯，袷于太廟。壬午，火星犯靈臺。乙酉，上獵于近郊。辛卯，詔石壕店、澠池、永寧縣各屯兵千人。壬辰，滕州人時明謀反，伏誅。戊戌，唐、鄧行元帥報淮南之捷。

十一月己亥，紅襖賊偽監軍徐福等來降。詔進牙吾塔官一階，賜金幣有差。辛丑，總帥牙吾塔報邳州之捷，函叛人六哥首以獻。開封縣境有虎咥人，詔親軍百人射殺之，賞射獲者銀二十兩，而以内府藥賜傷者。丙午，邳州紅襖賊三千來降，初擬置諸陳、許之間，上以為若輩雖降，家屬尚在河朔，餘黨必殺之，所得者寡而被害者衆，亦復安忍？不若命使撫諭，加以官賞而遣之還。果忠於我，雖處河朔豈負我耶？且餘衆感恩，將有效順者矣。戊午，以上黨公完顔開

盗、勸農的論功授官。

九月庚子初一，發生日食。宋人攻入壽州，女奚烈蒲乃力戰擊退他們。壬寅，樞密院奏提控术甲剉只罕攻破宋人的戰功。甲辰，宋人攻南陽。丙午，牙吾塔報告桃園、淮陽的勝利，并將納合六哥勾結李全的情况來朝報告。戊申，投降人孫邦佐從李全軍中前來歸順，遥授知東平府兼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官軍與宋人在胡陂力戰而將其擊退，提控术虎春兒爲宋人所殺。癸丑，納合六哥所任命的僞都統烏古論賽漢、夾谷留住等來歸順。己未，追贈术虎春兒銀青榮禄大夫。丙寅，扎也胡魯等攻克邳州南城。丁卯，代御史中丞師安石檢舉英王守純不誠實，交有關部門審訊，不久下詔免罪，而仍責備他。

冬十月癸酉，晋陽公郭文振等的軍隊遷移到衛州。乙亥，制令行樞密院及元帥府，農閑的月份分批巡邏圍獵，每月不超過三次。丁丑，皇上到近郊打獵。己卯，到太廟合祭。壬午，火星侵犯靈臺。乙酉，皇上到近郊打獵。辛卯，詔石壕店、澠池、永寧縣各駐兵一千人。壬辰，滕州人時明謀反，被處死。戊戌，唐、鄧行元帥報告淮南之捷。

十一月己亥，紅襖賊僞監軍徐福等來投降。詔升牙吾塔官一級，分别賜給金幣。辛丑，總帥牙吾塔報告邳州的勝利，用匣裝着叛徒六哥的頭顱進獻。開封縣境内有虎咬人，詔親軍一百人將虎射死，賞射獲人銀二十兩，而用内府的藥賜給受傷的人。丙午，邳州的紅襖賊三千人來投降，最初準備把他們安置在陳、許之間，皇上認爲他們雖然投降，家屬還在河朔，餘黨必然要殺害他們，所得的人少而被害的人多，又怎麽忍心？不如派使者撫諭，給以官賞而遣送他們回去。要是果真忠於我們，雖處在河朔又怎能辜負我們呢？而且其餘的人也會感恩，還會有歸順效力的人。戊午，根據上黨公完顔開的請求，指示完顔開及

之請，諭開及郭文振、史詠、王遇、張道、盧芝等各與所鄰帥府相視可耕土田，及瀕河北岸之地，分界而種之，以給軍餉。辛酉，鞏州行元帥府報會州破夏人之捷。

十二月己巳朔，徙沿淮巡檢邊軍于内地。癸酉，以空名宣命金銀符給完顏開賞功。辛巳，詔延安土人充司縣官義軍使者選人代之，量免其民差税。邳州民丁死戰陣者各贈官一階。歸德、徐、邳、宿、泗、永、亳、潁、壽等州復業及新地民，免差税二年，見户一年，嘗供給邳州者復免一年之半，睢州、陳留、杞縣免三之一。

丁亥，上不豫，免朝。戊子，皇太子率百官及王妃、公主入問起居。己丑，復入問起居。庚寅，上崩于寧德殿，壽六十有一。上疾大漸，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年老侍側，上知其可托，詔之曰："速召皇太子主後事。"言絶而崩。夫人秘之。是夜，皇后及貴妃龐氏問安寢閣。龐氏陰狡機慧，常以其子守純年長不得立，心鞅鞅。夫人恐其為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始啓户出后妃，發喪。皇太子方入宫，英王守純已先入，皇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宫親衛軍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乃即皇帝位於柩前。壬辰，宣遺詔。是日，詔赦中外。明年正月戊戌朔、改元正大，謚大行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三月庚申，葬德陵。

贊曰：宣宗當金源末運，雖乏撥亂反正之材，而有勵精圖治之志。迹

郭文振、史詠、王遇、張道、盧芝等各與所鄰的帥府察看可耕的田地，以及臨黄河北岸的土地，劃分範圍耕種，以供給軍餉。辛酉，鞏州行元帥府報告在會州攻破夏人之捷。

十二月己巳初一，將沿淮河的巡檢邊軍遷移到内地。癸酉，以空名宣命、金銀符給完顏開用來賞功。辛巳，詔延安土著人充任司縣官及義軍使者的，選人代替他們，酌量免除百姓的差役税。邳州民兵死於戰場的各追贈官一級。歸德、徐、邳、宿、泗、永、亳、潁、壽等州復業及新得地區的百姓，免差役税二年，現有户一年，曾供給邳州軍需的再免一年的一半；睢州、陳留、杞縣免三分之一。

丁亥，皇上生病，免朝見。戊子，皇太子率領百官及王妃、公主入宫問候病况。己丑，再次入宫問候病况。庚寅，皇上在寧德殿逝世，享年六十一。皇上病危時，深夜，近臣都出去了，衹有前朝的資明夫人鄭氏年老侍候在旁，皇上知道她可靠，向她説："趕快召皇太子主持後事。"説完就死了。夫人秘而不宣。當天夜晚，皇后及貴妃龐氏都到寢室問安。龐氏陰險狡猾，機警聰慧，常因她的兒子守純年長不得立爲太子，心裏怏怏不樂。夫人怕她引起事變，便騙她道："皇上正在解便，后妃可到其他屋裏稍事休息。"等到她們進去了，馬上鎖起來，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這纔開門放出后妃，發喪。皇太子剛入宫，英王守純已先進去了，皇太子得知，分别派樞密院官及東宫親衛軍官移剌蒲阿召集軍隊三萬多人到東華門街。部署已定，命令護衛四人在近侍局監視守純，於是在靈柩前即皇帝位。壬辰，宣布遺詔。當天，下詔赦免京城内外。明年正月戊戌初一，改年號叫正大，謚死去的皇帝叫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三月庚申，葬在德陵。

贊曰：宣宗當金源國運的末年，雖缺乏撥亂反正的才能，倒也有勵精圖治的志向。看他勤政

其勤政憂民，中興之業蓋可期也，然而卒無成功者，何哉？良由性本猜忌，崇信暬御，奬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故也。執中元惡，此豈可相者乎，顧乃懷其援立之私，自除廉陛之分，悖禮甚矣。高琪之誅執中，雖云除惡，律以《春秋》之法，豈逃趙鞅晉陽之責，既不能罪而遂相之，失之又失者也。遷汴之後，北顧有道之朝日益隆盛，智識之士孰不先知。方且狃於餘威，牽制群議，南開宋衅，西啓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補患。曾未數年，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其能濟乎。再遷遂至失國，豈不重可嘆哉。

憂民的表現，中興的事業似乎可以期待了，然而最終却没有成功，爲什麽呢？正是由於生性本多猜忌，信任近侍小臣，奬用下吏，苛刻成風，措施失當的緣故。執中是元凶，此人豈是可以做宰相的呢，但見他懷着感謝援立的私心，自我除去君臣的分别，違禮已很嚴重了。高琪誅殺執中，雖説是除惡，用《春秋》的法度對比，豈能逃脱春秋時晉國趙鞅在晉陽的先例，既不能治他的罪，反而拜他爲相，是一錯再錯了。遷汴之後，北望有道的朝廷日益興隆，有識之士誰不先知。然而習慣於施展餘威，被群臣的議論所牽制，南方開宋人的釁隙，西邊啓夏國的侵侮，兵力既分，功不補禍。没有幾年，早先每天開闢國土百里，如今每天縮小國土百里，能够成功麽。再遷都直到亡國，怎不更加可嘆呢。

金史卷十七

本紀第十七

哀宗(上)

哀宗諱守緒，初諱守禮，又諱寧甲速，宣宗第三子。母曰明惠皇后王氏，賜姓溫敦氏，仁聖皇后之女兄也。承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於翼邸，仁聖無子，養為己子。泰和中，授金紫光祿大夫。宣宗登極，進封遂王，授秘書監，改樞密使。貞祐初，莊獻太子守忠薨，立皇孫鏗為皇太孫，尋又薨。四年正月己卯，立守禮為皇太子，仍控制樞密院事，詔略曰："子以母貴。遂王守禮地鄰冢嫡，慶集元妃，立為皇太子。其典禮，有司條具以聞。"四月甲午，用太子少保張行信言，更賜名守緒。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宣宗崩。辛卯，奉遺詔即皇帝位于柩前。壬辰，詔大赦，略曰："朕述先帝之遺意，有便於時欲行而未及者，悉奉而行之。國家已有定制，有司往往以情破法，使人罔遭刑憲。今後有本條而不遵者，以故入人罪罪之。草澤士庶，許令直言軍國利害，雖涉譏諷無可采取者，并不坐罪。"

哀宗名叫守緒，最初叫守禮，又名寧甲速，是宣宗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明惠皇后王氏，賜姓溫敦氏，是仁聖皇后的姐姐。承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於翼王宅，仁聖沒有兒子，把他養爲自己的兒子。泰和中，授金紫光禄大夫。宣宗登位，進封遂王，授任秘書監，改授樞密使。貞祐初，莊獻太子守忠去世，立皇孫鏗爲皇太孫，不久又去世。四年正月己卯，立守禮爲皇太子，同時控制樞密院事，詔文大略說："兒子因母親而顯貴。遂王守禮出身接近於嫡長子，福慶聚集於元妃，立爲皇太子。册立的典禮，有關部門逐條開具奏聞。"四月甲午，采用太子少保張行信的意見，改賜名叫守緒。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宣宗逝世。辛卯，奉遺詔在靈柩前即皇帝位。壬辰，下詔大赦，大略說："朕繼承先帝的遺志，先帝有對當前有益，打算施行而未來得及施行的事宜，全部奉行。國家已有定制，有關部門往往以情壞法，使人無辜陷罪而遭受刑罰。今後有條文而不遵循的，以故意入人罪治罪。百姓士人，允許直言軍政國事的利弊，即使牽涉到譏諷或没有什麽可采納的，都不治罪。"

正大元年春正月戊戌朔，詔改元正大。庚子，上居廬，百官始奏事。秘書監、權吏部侍郎蒲察合住改恒州刺史，左司員外郎泥厖古華山同知楨州軍州事。逐二奸臣，大夫士相賀。

正大元年春正月戊戌初一，下詔改年號叫正大。庚子，皇上居喪在屋，百官開始奏事，秘書監、權吏部侍郎蒲察合住改任恒州刺史，左司員外郎泥厖古華山爲同知楨州軍州事。驅逐了兩個奸臣，士大夫們相互慶賀。邠州節度使移剌术納

邠州節度使移剌术納阿卜貢白兔，詔曰："得賢臣輔佐，年穀豐登，此上瑞也，焉事此爲。令有司給道里費，縱之本土。禮部其遍諭四方，使知朕意。"丁巳，詔朝臣議修復河中府。禮部尚書趙秉文、太常卿楊雲翼等言，陝西民方疲敝，未堪力役。遂止。戊午，上始視朝。大司農、守汝州防禦使李蹊爲太常卿，權參知政事。平章政事荆王守純罷，判睦親府。參知政事僕散五斤罷，充大行山陵使。尊皇后温敦氏、元妃温敦氏皆爲皇太后，號其宫一曰仁聖，一曰慈聖。百官入賀于隆德殿。是日，大風飄端門瓦。赤盞合喜權樞密副使。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置重典，上持不可，曰："近詔草澤諸人直言，雖涉譏訕不坐。"法司唯以君門非笑哭之所，重杖而遣之。南陽民布陳謀反，伏誅。

阿卜進貢白兔，下詔道："得到賢臣輔助，五穀豐登，這是上等的祥瑞，爲什麽要獻這個。命令有關部門給路途費，放回本土。禮部可遍告四方，使知道朕的意思。"丁巳，詔朝臣討論修復河中府。禮部尚書趙秉文、太常卿楊雲翼等奏，陝西百姓正窮困疲敝，無力承受工役。於是作罷。戊午，皇上開始臨朝聽政。任命大司農、守汝州防禦使李蹊爲太常卿，代參知政事。平章政事荆王守純被罷免，判睦親府。參知政事僕散五斤罷免，充剛去世皇帝山陵使。尊崇皇后温敦氏、元妃温敦氏都爲皇太后，稱她們的宫殿一叫仁聖，一叫慈聖。百官到隆德殿祝賀。這天，大風吹起端門的瓦。赤盞合喜爲代樞密副使。有個男子穿着麻衣，望着承天門又笑又哭。問他，則説："我笑，笑將相没有人才。我哭，哭金國即將滅亡。"群臣請以重刑處置，皇上認爲不能這樣做，説："最近詔普通百姓直言，雖涉及譏諷也不治罪。"執法部門衹得以君王的門不是哭笑的地方，重重地杖罰後趕走。南陽百姓布陳謀反，被處死。

三月，熒惑犯左執法。戊申，奉安宣宗御容于孝嚴寺。辛亥，丞相高汝礪薨。癸丑，葬宣宗于德陵。甲寅，起復邠州節度使致仕張行信爲尚書左丞。以延安帥臣完顔合達戰禦有功，授金虎符，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于京兆，兼統河東兩路。

三月，熒惑星侵犯左執法。戊申，在孝嚴寺安放宣宗的畫像。辛亥，丞相高汝礪去世。癸丑，葬宣宗到德陵。甲寅，起用以邠州節度使辭官的張行信爲尚書左丞。因延安帥臣完顔合達戰鬥防禦有功，授予金虎符，代參知政事，在京兆行尚書省事，兼任統領河東兩路。

夏四月癸酉，宣宗祔廟，大赦中外。熒惑犯右執法。

夏四月癸酉，宣宗的神主在太廟合祭，大赦京城内外。熒惑星侵犯右執法。

五月戊戌，平章政事把胡魯薨。癸卯，樞密副使完顔賽不爲平章政事，權參知政事石盞尉忻爲尚書右丞，太常卿李蹊爲翰林承旨，仍權參政。甲辰，賜策論進士孛术論長河以下十餘人及第，經義進士張介以下五人及第。戊申，賜詞賦進士王鶚以下五十人及第。詔刑部，登聞檢、鼓

五月戊戌，平章政事把胡魯去世。癸卯，樞密副使完顔賽不爲平章政事，代參知政事石盞尉忻爲尚書右丞，太常卿李蹊爲翰林承旨，仍舊代理參政。甲辰，賜策論進士孛术論長河以下十餘人及第，經義進士張介以下五人及第。戊申，賜詞賦進士王鶚以下五十人及第。下詔刑部，登聞檢、鼓院，不要鎖門閉户地防護，聽任有冤屈的人來陳訴。

院，毋鎖閉防護，聽有冤者陳訴。

六月甲戌，宰執請擊鞠，上以心喪不許。辛卯，立妃徒單氏為皇后。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宋界軍民更不南伐。

秋七月己亥，詔諭百官各勤乃職。癸卯，補修大樂。

九月，樞密判官移剌蒲阿復澤、潞，獲馬千匹。

冬十月戊午，夏國遣使來修好。

十二月乙巳，恒州刺史蒲察合住有罪，伏誅。甲寅，宣宗小祥，燒飯于德陵。改定辟舉縣令法，以六事課縣令。京東、西、南，陝西設大司農司，兼采訪公事，京師大司農總之。左丞張行信言："先帝詔國內，刑不上大夫，治以廉耻。丞相高琪所定職官犯罪的决百餘條，乞改依舊制。"上不欲彰先帝之過，略施行之。

二年春正月甲申，有黃黑之祲。

夏四月辛卯朔，恒山公武仙自真定府來奔。起復平章政事致仕莘國公胥鼎為平章政事，行省事于衛州，進封英國公。甲午，以京畿旱，遣使慮囚。鈞、許州大雨雹。丁酉，宿、鄭州雨傷麥。

五月丁丑，以旱甚責己，避正殿，減常膳，赦罪。蘇椿自大名來奔，詔置椿許州。

秋七月，都水蒲察毛花輦殺人，免死除名。

八月，鞏州元帥田瑞反，行省軍圍之，其母弟十哥殺瑞出降，赦其罪，以為涇州節度使，世襲猛安。

九月，夏國和議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國書稱弟。

冬十月，以夏國修好詔中外。新

六月甲戌，宰相、執政請打皮球，皇上因心中哀悼而不同意。辛卯，立妃徒單氏爲皇后。派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到光州，出榜告諭宋邊界的軍民再不會南伐。

秋七月己亥，下詔告諭百官，各人勤勉於自己的職務。癸卯，修補大樂。

九月，樞密判官移剌蒲阿收復澤、潞，繳獲馬一千匹。

冬十月戊午，夏國派遣使節前來修好。

十二月乙巳，恒州刺史蒲察合住有罪，被處死。甲寅，宣宗周年祭，在德陵燒飯。改定召舉縣令法，用六件事考核縣令。京東、西、南和陝西設大司農司，兼任采訪公事，由京師大司農總管。左丞張行信奏："先帝曾詔國內，刑不上大夫，用廉耻治理。丞相高琪所定職官犯罪的處决百餘條，請求改依舊制。"皇上不願暴露先帝的過失，略爲施行而已。

正大二年春正月甲申，有黃黑色的不祥雲氣。

夏四月辛卯初一，恒山公武仙從真定府前來投奔。起用平章政事辭官的莘國公胥鼎爲平章政事，到衛州行省事，進封英國公。甲午，因京城地區天旱，派遣使者向囚犯偵訊决獄情狀。鈞、許州大下冰雹。丁酉，宿、鄭州雨水傷害麥苗。

五月丁丑，因旱象嚴重自我責備，避開正殿，減少通常的膳食，赦免罪人。蘇椿從大名前來投奔，下詔將蘇椿安置在許州。

秋七月，都水蒲察毛花輦殺人，免死開除。

八月，鞏州元帥田瑞造反，行省的軍隊包圍了他，他的同母弟十哥殺田瑞出來投降，赦免十哥的罪，任命爲涇州節度使，世襲猛安。

九月，夏國的和議確定，以兄奉事金，各用本國的年號，派遣使者前來訪問，奉交國書時自稱弟。

冬十月，將夏國修好的事詔告中外。革新軍

軍政，改總領爲都尉。己酉，以誅田瑞詔中外。癸亥，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弘毅爲夏國報成使，國書稱兄。乙亥，面諭臺諫完顔素蘭、陳規曰："宋人輕犯邊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懲創通好，以息吾民耳。夏人從來臣屬我朝，今稱弟以和，我尚不以爲辱。果得和好，以安吾民，尚欲用兵乎。卿等宜悉朕意。"移剌蒲阿及宋人戰于光州，獲馬數千，殺人千餘而還。内族王家奴故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上曰："英王朕兄，敢妄撻一人乎？朕爲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特命斬之。詔有司爲死節士十有三人立褒忠廟。禁宿、泗、青口巡邊官兵，毋復擅殺過淮紅衲軍。詔趙秉文、楊雲翼作《龜鏡萬年録》。

政，改總領爲都尉。己酉，將誅殺田瑞的事詔告朝廷内外。癸亥，派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弘毅爲夏國報成使，國書中自稱兄。乙亥，當面指示臺諫完顔素蘭、陳規道："宋人隨意侵犯邊界，我用輕騎兵襲擊他們，希望他們受懲戒而通好，以使我的百姓休養生息。夏人從來是臣屬我朝的，如今稱弟以和好，我尚且不認爲是恥辱。果真得以和好，以安定我的百姓，還想用兵麼。卿等應瞭解朕的意思。"移剌蒲阿與宋人在光州戰鬥，繳獲馬數千匹，殺人一千多而回。皇族王家奴故意殺死鮮于主簿，權貴多有營救他的，皇上説："英王是朕的兄長，敢妄打一人麽？朕爲帝王，敢以無罪害一人麽？國家處在衰弱時期，人口還有多少，而族子依仗勢力殺一主簿，我的百姓没有人管理了。"特命殺掉。詔有關部門爲死節的志士十三人立褒忠廟。禁止宿、泗、青口巡邊的官兵，不要再擅自殺死渡過淮河的紅衲軍。詔趙秉文、楊雲翼編著《龜鏡萬年録》。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夏國遣使來賀。

正大三年春正月丁巳初一，夏國派遣使節前來慶賀。

三月，陝西旱。平章政事胥鼎復請致仕，不許。詔尚書省議省減用度。

三月，陝西天旱。平章政事胥鼎再請辭官，不允許。詔尚書省商議減省用度。

夏四月辛卯，親享于太廟。郕國夫人車經御路，過廟前，馭者乘馬，二婢坐車中，俱不下，詔繫獄杖之。辛丑，以旱，遣官禱于濟瀆。癸卯，祈于太廟。禁傘扇。河南大雨雹。己酉，遣使慮囚，遣使捕蝗。

夏四月辛卯，親自到太廟祭祀。郕國夫人的車途經御路，過太廟前，車夫乘馬，兩個侍婢坐在車中，都不下來，下詔關進監獄罰杖。辛丑，因天旱，派官到濟瀆祈禱。癸卯，到太廟祈禱。禁止用雨傘和扇子。河南大下冰雹。己酉，派使者向犯人偵訊決獄情狀，派使者捕捉蝗蟲。

五月己未，大雨。宋兵掠壽州境。癸亥，永州桃園軍失利，死者四百人。乙丑，大雨。壬申，詔諭陝州趙甫等，能以土地來歸，當任使之。

五月己未，下大雨。宋兵擄掠壽州境内。癸亥，永州桃園軍失利，死的有四百人。乙丑，大雨。壬申，下詔告諭陝州趙甫等，若能以土地來歸順，一定任用他們。

六月辛卯，京東大雨雹，蝗盡死。壬子，詔諭高麗及遼東行省葛不靄，討反賊萬奴，赦脅從者。

六月辛卯，京東大下冰雹，蝗蟲全部死去。壬子，下詔指示高麗及遼東行省葛不靄，討伐反賊萬奴，赦免脅從的人。

秋七月庚午，平章政事英國公

秋七月庚午，平章政事英國公胥鼎去世。

胥鼎薨。

八月，移剌蒲阿復曲沃及晋安。辛卯，詔設益政院于内廷，以禮部尚書楊雲翼等爲益政院説書官，日二人直，備顧問。

冬十月丁酉，夏使來報哀。

十一月庚申，議與宋修好。戊辰，又議之。己巳，宋忠義軍夏全自楚州來歸，楚州王義深、張惠、范成進以城降，封四人爲郡王。辛未，改楚州爲平淮府，以夏全等來降，赦諸路從宋及淮、楚官吏軍民，并其家屬。甲戌，遣使夏國賀正旦。丙子，夏以兵事方殷來報，各停使聘。大元兵征西夏，平中興府。召陝西行省及陝州總帥完顔訛可、靈寶總帥紇石烈牙吾塔赴汴議兵事。詔諭陝西兩省，凡戎事，三品以下官聽以功過賞罰之，銀二十五萬兩從其給賞。遣中奉大夫完顔履信等爲吊祭夏國使。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壬戌，增築中京城，浚汴城外濠。

二月，蒲阿、牙吾塔復平陽，執知府李七斤，獲馬八千。

三月，簽勞效官充軍，有怨言，不果用。以銀贖平陽虜獲男女，分賜官軍者聽自便。大元兵平德順府，節度使愛申、攝府判馬肩龍死之。大元兵復下平陽。己巳，徵夏税二倍。

夏五月丁丑，議乞和于大元。大元兵平臨洮府，總管陁滿胡土門死之。陝西行省進三策：上策自將出戰，中策幸陝州，下策棄秦保潼關。不從。

六月戊申朔，遣前御史大夫完顔合周爲議和使。丙辰，地震。太白入井。賜詞賦、經義盧亞以下進士第。

秋七月，大元兵自鳳翔徇京兆。關中大震。工部尚書師安石爲尚書右

八月，移剌蒲阿收復曲沃及晋安。辛卯，下詔在内廷設置益政院，以禮部尚書楊雲翼等爲益政院説書官，每天兩人當值，以備顧問。

冬十月丁酉，夏國使節前來報喪。

十一月庚申，商議與宋修好。戊辰，又議論這件事。己巳，宋忠義軍夏全從楚州來歸順，楚州王義深、張惠、范成進以城投降，封四人爲郡王。辛未，改楚州爲平淮府，因夏全等前來投降，赦免各路跟從宋以及淮、楚的官吏軍民，連同他們的家屬。甲戌，派遣使節去夏國慶賀正旦。丙子，夏以戰事正緊前來報告，各自停止使節的訪問。大元兵征討西夏，平定中興府。召陝西行省及陝州總帥完顔訛可、靈寶總帥紇石烈牙吾塔赴汴商議軍事。下詔告諭陝西兩行省，凡是軍事，三品以下官聽任以功過賞罰，用銀二十五萬兩可自行給賞。派遣中奉大夫完顔履信等爲吊祭夏國使。

正大四年春正月辛亥初一。壬戌，增築中京城，加深汴城的外濠溝。

二月，蒲阿、牙吾塔收復平陽，捉住知府李七斤，繳獲馬八千匹。

三月，簽差勞效官當兵，因有怨言，結果没有執行。用銀收贖平陽所擄獲的男女，分賜給官軍的聽隨自便。大元兵平定德順府，節度使愛申、攝府判馬肩龍死亡。大元兵再攻下平陽。己巳，徵收二倍的夏税。

夏五月丁丑，商議向大元求和。大元兵平定臨洮府，總管陁滿胡土門死亡。陝西行省上進三策：上策皇上親自帶兵出戰，中策臨幸陝州，下策放棄秦而保潼關。不依從。

六月戊申初一，派遣前御史大夫完顔合周爲議和使。丙辰，地震。太白星進入井宿。賜詞賦、經義盧亞以下進士及第。

秋七月，大元兵從鳳翔進攻京兆。關中大爲震驚。工部尚書師安石爲尚書右丞。壬辰，以中

丞。壬辰，以中丞烏古孫卜吉、祭酒裴滿阿虎帶兼司農卿，簽民軍，勸率富民入保城聚，兼督秋税，令百姓知避遷之計。丁酉，赦陝西東西兩路，賜民今年租。

丞烏古孫卜吉、祭酒裴滿阿虎帶兼任司農卿，簽差百姓當兵，鼓勵和率領富民進駐并保衛城鎮，兼督促交納秋税，讓百姓知道躲避遷移的辦法。丁酉，赦免陝西東路和陝西西路，將今年的租税賜給百姓。

八月庚戌，詔有司罷遣防備丁壯、修城民夫，軍須差發應不急者權停。己巳，萬年節，同知集賢院史公奕進《大定遺訓》，待制呂造進《尚書要略》。是日，大風落左掖門鴟尾，壞丹鳳門扉。隕霜，禾盡損。李全自益都復入楚州據之，遣總帥完顔訛可、元帥慶山奴守盱眙，與全戰于龜山，敗績。

八月庚戌，下詔有關部門停止派遣防備的丁壯、修城民夫，軍需調撥不急的暫停。己巳，萬年節，同知集賢院史公奕上進《大定遺訓》，待制呂造上進《尚書要略》。當天，大風吹落左掖門的屋脊裝飾，毀壞了丹鳳門的門扉。降霜，禾苗盡遭損害。李全從益都重又占據楚州，派遣總帥完顔訛可、元帥慶山奴守盱眙，與李全在龜山戰鬥，失敗。

冬十月辛酉，右拾遺李大節、右司諫陳規劾同判睦親府事撒合輦奸贓，不報。壬戌，外臺監察御史諫獵，上怒，以邀名賣直責之。詔贈德順府死事愛申、馬肩龍等官。以淮南王爵招李全。

冬十月辛酉，右拾遺李大節、右司諫陳規檢舉同判睦親府事撒合輦奸邪貪贓，不予回答。壬戌，外臺監察御史勸阻打獵，皇上發怒，以邀求名譽、賣弄正直斥責他們。下詔追贈官爵給德順府爲國事而死的愛申、馬肩龍等人。用淮南王的爵位招降李全。

十一月乙未，未時，日上有二白虹貫之。丁酉，獵于近郊。

十一月乙未，未時，太陽上有兩條白虹貫穿。丁酉，到近郊打獵。

十二月，真授李蹊參知政事。大元兵下商州。壬子，遣使安撫陝西，以牛千頭賜貧民。

十二月，正式授李蹊爲參知政事。大元兵攻下商州。壬子，派遣使者安撫陝西，將牛一千頭賜給貧民。

五年春正月丁丑，親祭三廟。庚辰，遣知開封府事完顔麻斤出如大元吊慰。丙戌，議擊盱眙。辛卯，以龜山之敗，降元帥慶山奴爲定國軍節度使。

正大五年春正月丁丑，親自祭祀三廟。庚辰，派遣知開封府事完顔麻斤出往大元吊慰。丙戌，商議攻打盱眙。辛卯，因在龜山的失敗，降元帥慶山奴爲定國軍節度使。

二月乙巳朔，大寒，雷，雨雪，木之華者盡死。癸丑，詔有司以臨洮總管陁滿胡土門塑像入褒忠廟。書死節子孫于御屏，量材官使之。

二月乙巳初一，非常寒冷，打雷，下雪，樹木開了花的全都凍死。癸丑，下詔有關部門將臨洮總管陁滿胡土門的塑像供入褒忠廟。將死節人的子孫姓名寫在御用屏風上，量才授官任用。

三月甲戌朔，群臣請依祖宗故事，樞密院聽尚書省節制，不從。乙酉，監察御史烏古論不魯剌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受饋遺，曲赦其罪而出之。

三月甲戌初一，群臣請求依照祖宗時的慣例，樞密院聽從尚書省管制，不同意。乙酉，監察御史烏古論不魯剌檢舉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接受饋贈，特赦他們的罪而逐出朝廷。

夏四月甲辰朔，以御史言三奸不已，凡四日不視朝。八日，議放還西夏人口。丙寅，右丞師安石薨。親衛軍王咬兒酗酒殺其孫，大理寺當以徒刑，特命斬之。

五月癸巳，定國軍節度使慶山奴以受賂，奪一官。

六月壬戌，以旱，赦雜犯死罪已下。

秋七月戊子，同判睦親府事撒合輦出爲中京留守，行樞密院事。

八月乙卯，以旱，遣使禱于上清宫。甲子，參知政事白撒爲尚書右丞，太常卿顔盞世魯權參知政事。增築歸德行樞密院，擬工役數百萬，詔遣權樞密院判官白華喻以農夫勞苦，減其工三之二。以節制不一，并衛州帥府於恒山公府，命白華往經晝之。

九月庚寅，雨足，始種麥。

冬十一月辛巳，進《宣宗實録》。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完顔麻斤出以奉使不職，免死除名。壬子，完顔奴申改侍講學士，充國信使。以陝西大寒，賜軍士柴炭銀有差。京兆、鳳翔府司竹監退竹，令分給之。

六年春二月丙辰，樞密院判官移剌蒲阿權樞密副使。耀州刺史李興有戰功，詔賜玉兔鶻帶、金器。以丞相完顔賽不行尚書省事于關中，召平章政事完顔合達還朝。移剌蒲阿率忠孝軍總領完顔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騎駐邠州。遣白華馳諭蒲阿以用兵之意。詔樞密更給忠孝軍馬匹，以漸調發都尉司步卒及忠孝馬軍屯京西。以白華專備軍須。

三月乙亥，忠孝軍總領陳和尚有戰功，授定遠大將軍、平凉府判官，世襲謀克。

夏四月甲辰初一，因御史論奏三個奸臣不罷休，共有四天不臨朝聽政。八日，商議放還西夏的人口。丙寅，右丞師安石去世。親衛軍王咬兒酗酒殺了他的孫子，大理寺判處勞役罪，特命殺掉。

五月癸巳，定國軍節度使慶山奴因接受賄賂，削奪一官。

六月壬戌，因天旱，赦免雜犯死罪以下的罪犯。

秋七月戊子，同判睦親府事撒合輦出爲中京留守，行樞密院事。

八月乙卯，因天旱，派遣使者到上清宫祈禱。甲子，參知政事白撒爲尚書右丞，太常卿顔盞世魯代參知政事。增建歸德行樞密院，計劃用工役數百萬，下詔派代樞密院判官白華以農夫勞苦向他們説明，減少工役三分之二。因管理不統一，合并衛州帥府到恒山公府，命令白華前往經辦。

九月庚寅，雨水已足，開始種麥。

冬十一月辛巳，呈進《宣宗實録》。

十二月庚子初一，發生日食。完顔麻斤出因奉命出使不稱職，免死開除。壬子，完顔奴申改任侍講學士，充國信使。因陝西嚴寒，分别賜給軍士柴炭銀子。京兆、鳳翔府司竹監退還竹子，命令分别給他們。

正大六年春二月丙辰，樞密院判官移剌蒲阿代樞密副使。耀州刺史李興有戰功，下詔賜給玉兔鶻帶、金器。派丞相完顔賽不到關中行尚書省事，召平章政事完顔合達回朝。移剌蒲阿率領忠孝軍總領完顔陳和尚的忠孝軍騎兵一千人駐扎在邠州。派遣白華將用兵的意圖馳馬去告諭蒲阿。詔樞密另外給忠孝軍馬匹，以逐漸調發都尉司的步兵及忠孝軍的馬軍屯駐京西。讓白華專門備辦軍需。

三月乙亥，忠孝軍總領陳和尚有戰功，授定遠大將軍、平凉府判官，世襲謀克。

夏五月，隴州防禦使石抹冬兒進黄鸚鵡，詔曰："外方獻珍禽異獸，違物性，損人力，令勿復進。"

秋七月，罷陝西行省軍中浮費。

八月，移剌蒲阿再復澤、潞。

九月，洮、河、蘭、會元帥顏盞蝦蟆進西馬二匹，詔曰："卿武藝超絶，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即尚廄物也，今以賜卿，其悉朕意。"

冬十月，移剌蒲阿東還，令陳和尚率陝西歸順馬軍屯鈞、許。大元兵駐慶陽界。詔陝西行省遣使奉羊酒幣帛乞緩師請和。

十一月，遣使鈞、許選試陝西歸順人，得軍二千，以藝優者充忠孝軍，次充合里合軍。

十二月，詔副樞蒲阿、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權簽樞密院事完顏訛可救慶陽。罷附京獵地百里，聽民耕稼。

七年春正月，副樞蒲阿、總帥牙吾塔、權簽院事訛可解慶陽之圍。以訛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還京兆。

夏五月，詔釋清口宋敗軍三千人，願留者五百人，以屯許州，餘悉縱遣之。賜經義、詞賦李瑭以下進士第。

秋七月，以平章政事合達權樞密副使。

八月，賜陝西死事之孤鹽引及絹，仍量材任使。大元兵圍武仙于舊衛州。

冬十月，平章合達、副樞蒲阿引兵救衛州。衛州圍解，上登承天門犒軍，合達、蒲阿并世襲謀克。移剌蒲阿權參知政事，同合達行省事于閿鄉，以備潼關。

八年春正月，大元兵圍鳳翔府。

夏五月，隴州防禦使石抹冬兒上進黄鸚鵡，下詔道："外地獻珍禽異獸，違背物性，勞費人力，命令不要再進。"

秋七月，削去陝西行省軍隊中不必要的開支。

八月，移剌蒲阿再次收復澤、潞。

九月，洮、河、蘭、會元帥顏盞蝦蟆上進西方馬二匹，下詔道："卿武藝超絶，此馬可在戰鬥時使用，朕乘騎這種馬怎能發揮它的作用。既已入進，便是帝王馬棚中的東西，如今將它賜給卿，要明白朕的心意。"

冬十月，移剌蒲阿向東回軍，命令陳和尚率領陝西歸順的馬軍屯駐鈞、許。大元兵駐扎在慶陽邊界。詔陝西行省派遣使節帶着羊酒幣帛請求緩兵講和。

十一月，派遣使者到鈞、許選試陝西的歸順人，得兵士二千，以武藝優秀的充忠孝軍，差的充合里合軍。

十二月，詔副樞蒲阿、總帥紇石烈牙吾塔、代簽樞密院事完顏訛可救援慶陽。取消京城附近的獵地一百里，聽任百姓耕種。

正大七年春正月，副樞蒲阿、總帥牙吾塔、代簽院事訛可解除了慶陽的包圍。派訛可屯駐邠州，蒲阿、牙吾塔回京兆。

夏五月，下詔釋放清口宋的敗軍三千人，願意留下的有五百人，將他們屯駐在許州，其餘的全都釋放遣返。賜經義、詞賦科李瑭以下進士及第。

秋七月，以平章政事合達代樞密副使。

八月，賜鹽證及絹給陝西死事將士的遺孤，同時量才任用。大元兵在舊衛州包圍武仙。

冬十月，平章合達、副樞蒲阿領兵救衛州。衛州解圍，皇上登上承天門犒勞軍隊，合達、蒲阿都授世襲謀克。移剌蒲阿代參知政事，同合達在閿鄉行省事，以防備潼關。

正大八年春正月，大元兵包圍鳳翔府。派遣

遣樞密院判官白華、右司郎中夾谷八里門諭閿鄉行省進兵，合達、蒲阿以未見機會不行。復遣白華諭合達、蒲阿將兵出關以解鳳翔之圍，又不行。

樞密院判官白華、右司郎中夾谷八里門指示閿鄉行省進兵，合達、蒲阿以没有看到機會不啓行。再派白華指示合達、蒲阿帶兵出潼關以解鳳翔之圍，又不啓行。

夏四月丁巳朔，赦，全免京西路軍需錢一年，旱災州縣，差税從實減貸。大元兵平鳳翔府。兩行省棄京兆，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山奴守之。

夏四月丁巳初一，特赦，全免京西路一年的軍需錢，遭受旱災的州縣，差税根據實際情況或減或貸。大元兵平定鳳翔府。兩行省放棄京兆，將居民遷往河南，留下慶山奴守城。

五月，李全妻楊妙真以全陷没于宋，構浮梁楚州北，欲復宋仇。遣合達、蒲阿屯桃源界激河口，以備侵軼。宋八里莊人拒其主將，納合達、蒲阿。詔改八里莊為鎮淮府。

五月，李全妻楊妙真因全陷亡於宋，在楚州的北面建造浮橋，想向宋報仇。派遣合達、蒲阿屯兵桃源地界的激河口，以防備侵犯。宋八里莊的百姓抗拒他們的主將，接納合達、蒲阿。下詔改八里莊爲鎮淮府。

秋七月，宋將焚浮梁。

秋七月，宋將焚毁浮橋。

九月丙申，慈聖宫皇太后温敦氏崩，遺誥園陵制度務從儉約。大元兵駐河中府。慶山奴棄京兆東還。召合達、蒲阿赴汴，議引兵趨河中府，懼不敢行，還陝州，出師至冷水谷而歸。大元兵攻河中府，合達、蒲阿遣元帥王敢率兵萬人救之。

九月丙申，慈聖宫皇太后温敦氏逝世，遺誥園陵制度儘量節約從簡。大元兵進駐河中府。慶山奴放棄京兆向東撤軍。召合達、蒲阿赴汴，商議領兵往河中府，畏懼不敢出發，回陝州，出兵到冷水谷而歸。大元兵攻河中府，合達、蒲阿派元帥王敢率兵一萬人前去救援。

冬十月，右丞相賽不致仕。

冬十月，右丞相賽不辭官。

十一月丁未，大元進兵嶢峰關，由金州而東。省、院議以逸待勞，未可與戰。上諭之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腦以養軍。今兵至不能逆戰，止以自護，京城縱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與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軍襄、鄧。

十一月丁未，大元進兵嶢峰關，由金州向東推進。省、院商議以逸待勞，不可與敵兵作戰。皇上告諭他們道："南渡二十年來，各地的人民傾家蕩産，鬻妻賣子，竭盡力量供養軍隊。如今敵兵到來不能迎戰，祇想用兵自衛，京城縱然保存，憑什麽立國，天下人怎樣説我。朕已考慮成熟了，存與亡有天命，祇要不辜負我的百姓就行了。"於是下詔令各將領把軍隊屯駐到襄、鄧。

十二月己未，葬明惠皇后。河中府破，權簽樞密院事草火訛可死之，元帥板子訛可提敗卒三千走閿鄉。詔赦將佐以下，杖訛可二百以死。合達、蒲阿率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皆引兵來會，出屯順陽。戊辰，大元兵渡漢江而北，丙子，畢渡。合達、蒲阿將兵禦于禹山之前。

十二月己未，葬明惠皇后。河中府被攻破，代簽樞密院事草火訛可死亡，元帥板子訛可領敗兵三千逃跑到閿鄉。下詔赦免將佐以下的人，杖罰訛可二百而死。合達、蒲阿率領各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都帶兵來會合，出駐順陽。戊辰，大元兵渡漢江向北進軍，丙子，渡江完畢。合達、蒲阿帶兵到禹山前防禦。大元兵分路往汴京，京城戒嚴。當晚二鼓時，合達、蒲阿

大元兵分道趨汴京，京師戒嚴。是夜二鼓，合達、蒲阿引軍還鄧州。大元兵躡其後，盡獲其輜重。

天興元年是年本正大九年，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又改元天興。春正月壬午朔，日有兩珥。大元兵道唐州，元帥完顏兩婁室與戰襄城之汝墳，敗績。兩婁室走汴京。遣完顏麻斤出等部民丁萬人，决河水衛京城。癸未，置尚書省、樞密院于宮中，以便召問。起前元帥古里甲石倫權昌武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合達、蒲阿引軍自鄧州赴汴京。乙酉，以點檢夾谷撒合為總帥，將步騎三萬巡河渡，權近侍局使徒單長樂監其軍。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丙戌，大元兵既定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丁亥，長樂、撒合引兵至封丘而還。戊子，左司郎中斜卯愛實上書請斬長樂、撒合以肅軍政，不從。都尉烏林荅胡土一軍自潼關入援，至偃師聞大元兵渡河，遂走登封少室山。壬辰，衛州節度使完顏斜捻阿不棄城走汴。甲午，修京城樓櫓及守禦備。大元兵薄鄭州，與白坡兵合，屯軍元帥馬伯堅以城降，防禦使烏林荅咬住死之。乙未，大元游騎至汴城。丁酉，大雪。大元兵及兩省軍戰鈞州之三峰山，兩省軍大潰，合達、陳和尚、楊沃衍走鈞州，城破皆死之。樞密副使蒲阿就執，尋亦死。武仙走密縣。自是，兵不復振。己亥，徐州行省完顏慶山奴引兵入援，義勝軍校侯進、杜正、張興率所部北降，慶山奴入睢州。庚子，御端門肆赦，改元開興。辛丑，潼關守將李平以關降大元。壬寅，扶溝民錢大亨、李鈞叛，殺縣令王浩及其簿尉。庚戌，許州軍變，殺元帥古里甲石倫、粘合仝周、蘇椿等，以城

領軍回鄧州。大元兵緊跟在他們後面，全部繳獲了他們的軍用物資。

天興元年這年本是正大九年，正月改年號叫開興，四月又改年號叫天興。春正月壬午初一，太陽有兩圈光暈。大元兵取道唐州，元帥完顏兩婁室在襄城的汝墳與他們作戰，失敗。兩婁室逃往汴京。派遣完顏麻斤出等部民丁一萬人，决黄河水捍衛京城。癸未，在宮中設置尚書省、樞密院，以便召問。起用前元帥古里甲石倫代昌武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合達、蒲阿領軍從鄧州赴汴京。乙酉，以點檢夾谷撒合爲總帥，帶領步兵騎兵三萬人巡視黄河渡口，代近侍局使徒單長樂爲監軍。起調京城附近各種軍隊的家屬五十萬人入京。丙戌，大元兵平定河中後，由河清縣白坡渡黄河。丁亥，長樂、撒合領兵到封丘而撤回。戊子，左司郎中斜卯愛實上書請殺長樂、撒合以嚴肅軍紀，不同意。都尉烏林荅胡土的一支軍隊從潼關入援，到偃師聽到大元兵渡黄河，於是逃跑到登封少室山。壬辰，衛州節度使完顏斜捻阿不棄城逃跑到汴。甲午，修京城的望樓及作守禦的準備。大元兵迫近鄭州，與白坡的軍隊會合，駐軍元帥馬伯堅開城投降，防禦使烏林荅咬住死亡。乙未，大元的游擊騎兵到達汴城。丁酉，下大雪。大元兵與兩省的軍隊在鈞州的三峰山戰鬥，兩省軍大潰敗，合達、陳和尚、楊沃衍逃跑到鈞州，城破都死去。樞密副使蒲阿被捉，不久也被殺死。武仙逃跑到密縣。從此，金兵不能重振。己亥，徐州行省完顏慶山奴領兵入京救援，義勝軍校侯進、杜正、張興率所部向北軍投降，慶山奴進入睢州。庚子，到端門大赦，改年號叫開興。辛丑，潼關守將李平開關投降大元。壬寅，扶溝百姓錢大亨、李鈞反叛，殺縣令王浩及主簿、縣尉。庚戌，許州軍隊嘩變，殺元帥古里甲石倫、粘合仝周、蘇椿等，以城投降大元。

降大元。

二月壬子朔，慶山奴謀走歸德，至陽驛店遇大元兵，徐帥完顏兀里力戰而死，慶山奴被擒，使招京城，不從。睢州刺史張文壽棄城從慶山奴，皆死之。甲寅，大元兵徇臨涣，攝縣令張若愚死之。戊午，次盧氏。關、陝行省、總帥兩軍及秦、藍帥府軍棄潼關而東，與之遇，天又大雪，未戰而潰。行省徒單兀典，總帥納合合閏敗死，完顏重喜降，斬于馬前。都尉鄭倜殺都尉苗英亦降。秦、藍總帥府經歷商衡死之。大元兵下睢州。庚申，翰林待制馮延登使北來歸。乙丑，大元兵攻歸德。庚午，起復右丞相致仕賽不為左丞相。括京師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人月給粟一石有五斗。

二月壬子初一，慶山奴企圖逃跑到歸德，到陽驛店遇上大元兵，徐州帥完顏兀里力戰而死，慶山奴被擒，叫他招降京城，不依從。睢州刺史張文壽棄城跟從慶山奴，都死去。甲寅，大元兵攻臨涣，代理縣令張若愚死亡。戊午，駐扎盧氏。關、陝行省、總帥的兩軍及秦、藍帥府的軍隊放棄潼關而向東退却，與大元兵相遇，天又下大雪，未戰而崩潰。行省徒單兀典、總帥納合合閏失敗而死，完顏重喜投降，被殺於馬前。都尉鄭倜殺都尉苗英後也投降。秦、藍總帥府經歷商衡死亡。大元兵攻下睢州。庚申，翰林待制馮延登出使北方歸來。乙丑，大元兵攻歸德。庚午，起用以右丞相辭官的賽不爲左丞相。搜集京師民兵二十萬分别隸屬各帥，每人每月給糧一石五斗。

三月丁亥，大元軍平中京，留守撒合輦投水死。甲午，命平章政事白撒宿上清宫，樞密副使合喜宿大佛寺，以備緩急。大元遣使自鄭州來諭降，使者立出國書以授譯史，譯史以授宰相，宰相跪進，上起立受之，以付有司。書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蒲阿妻子，綉女、弓匠、鷹人又數十人。庚子，封荆王子訛可為曹王，議以為質。密國公璹以曹王幼，請代行，上慰遣之，不聽其代。壬寅，尚書左丞李蹊送曹王出質，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太府監國世榮為講和使。户部侍郎楊慥權參知政事。分軍防守四城。大元兵攻汴城，上出承天門撫西面將士。千户劉壽語不遜，詔釋勿問。癸卯，上復出撫東面將士，親傅戰傷者藥于南薰門下，仍賜巵酒。出内府金帛器皿以賞戰士。乙巳，鳳翔府炮軍萬户王阿驢、樊喬來

三月丁亥，大元軍平定中京，留守撒合輦投水自殺。甲午，命令平章政事白撒住在上清宫，樞密副使合喜住在大佛寺，以備緊急。大元派遣使者從鄭州前來令金投降，使者站立拿出國書遞給翻譯官，翻譯官遞給宰相，宰相跪着上進，皇上起立接受，再交給有關官員。國書索要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以及歸順人的家屬，蒲阿的妻子兒女，綉女、弓匠、養鷹人又數十人。庚子，封荆王的兒子訛可爲曹王，商議讓他作人質。密國公璹以曹王年幼，請代曹王前去，皇上安慰并送他回去，不答應他代替。壬寅，尚書左丞李蹊送曹王出爲人質，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太府監國世榮爲講和使。户部侍郎楊慥代參知政事。分兵防守四城。大元兵攻汴城，皇上出承天門撫慰西面的將士。千户劉壽言語不恭，下詔釋放不問罪。癸卯，皇上又出宫撫慰東面的將士，親自在南薰門下給作戰受傷的人敷藥，同時用酒杯賜酒。拿出内府的金帛器皿賞給戰士。乙巳，鳳翔府炮軍萬户王阿驢、樊喬回歸。己酉，造革車三千輛，後來没有用上。設置一個部門養活俘獲來的無家的百姓。

歸。己酉，造革車三千兩，已而不用。置局養無家俘民。

夏四月癸丑，兵士李新有功，擢四方館使。元帥劉益叱其子戰死。丁巳，遣户部侍郎楊居仁奉金帛詣大元兵乞和。戊午，又以珍異往謝許和。癸亥，明惠皇后陵被發，失柩所在，遣中官往視之，至是始得。以兵護宫女十人出迎朔門奉柩至城下，設御幄安置，是夜復葬之。戮鄭倜妻子。甲子，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内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宫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爲制旨。釋鎬厲王、衛紹王二族禁錮，聽自便。乙丑，百官初起居于隆德殿前。丙寅，以尚書省兼樞密院事。丁卯，放宫女，聽以衣裝自隨，金珠留犒士卒。汴京解嚴，步軍始出封丘門采薪蔬。己巳，建威都尉完顏兀論同大元使没忒入城。庚午，見使臣於隆德殿。放宫女如前。辛未，開鄭門聽百姓男子出入。甲戌，御承天門大饗將士，聞有聲屈者，乃還宫。乙亥，有詔止奏事。許州進櫻桃。

五月辛巳，遷民告出城者以萬數，賽不、白撒不聽。乙酉，以南陽郡王子思烈行尚書省于鄧州，召援兵。丙戌，拜天於大慶殿。詔白撒致仕。放京城四面軍，李辛不奉詔。丁亥，鑿洧川漕渠，尋罷之。馮延登以奉使有勞，授禮部侍郎。戊子，裕州鎮防軍將領賀都喜率西軍二千人入援。放遷民出京。辛卯，大寒如冬。密國公璹薨。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癸巳，楊春入據亳州，觀察判官劉均死之。辛丑，上御香閣，面責宰相。乙巳，將相受保城爵賞。

夏四月癸丑，兵士李新有功，提拔爲四方館使。元帥劉益大聲呼喝他的兒子去戰鬥至死。丁巳，派遣户部侍郎楊居仁帶着金帛前往大元軍隊求和。戊午，又帶奇珍異寶前往感謝允許講和。癸亥，明惠皇后陵被盜掘，靈柩不知道丢在哪裏，派遣中官前往查看，到這時纔得到。用兵護送宫女十人出迎朔門迎奉靈柩到城下，架設帷幕安放，當晚重又安葬。殺鄭倜的妻子兒女。甲子，到端門大赦，改年號叫天興。下詔京城内外，官民有能保全或收復州郡的，分别論功行賞。拿出金帛酒肉犒勞戰士。減少御膳，罷免冗員，放出宫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爲制旨。釋放被軟禁的鎬厲王、衛紹王兩族，聽隨自便。乙丑，百官開始在隆德殿前問安。丙寅，以尚書省兼樞密院事。丁卯，放出宫女，聽隨帶走自己的衣服，金器珠寶留下犒賞士兵。汴京解除戒嚴，步兵開始出封丘門采集柴草蔬菜。己巳，建威都尉完顏兀論同大元使没忒入城。庚午，在隆德殿接見使臣。放宫女如同前次。辛未，打開鄭門聽隨百姓男子出入。甲戌，到承天門大宴將士，聽到有叫屈的聲音，於是回宫。乙亥，有詔停止奏事。許州上進櫻桃。

五月辛巳，遷移進京的民户要求出城的以萬計，賽不、白撒不同意。乙酉，派南陽郡王的兒子思烈到鄧州行尚書省事，召集援兵。丙戌，到大慶殿拜天。詔令白撒退休。放走京城四面的軍隊，李辛不接受詔令。丁亥，開鑿洧川的漕運渠道，不久又停止。馮延登因奉命出使有功勞，授任禮部侍郎。戊子，裕州鎮防軍將領賀都喜率領西軍二千人入京救援。放遷移民户出京。辛卯，嚴寒如冬。密國公璹去世。汴京瘟疫大發，共五十天，各門運出病死的有九十餘萬人，貧窮不能安葬的還不在這個數字内。癸巳，楊春占據亳州，觀察判官劉鈞死。辛丑，皇上到香閣，當面責備宰相。乙巳，將相接受保城的官爵賞賜。

六月庚戌朔，詔百官舉大將，衆舉劉益，不能用。癸丑，飛虎軍二百人奪封丘門出奔。甲寅，以出師錮門禁。乙卯，白撒開渠於私第東。丙辰，閱官馬，擇瘠者殺以食。丁巳，封仙據徐州，徒單益都走宿州，推張興行省事。庚申，塞京城四門，以便守禦。壬戌，國安用入徐州，殺張興，推封仙爲元帥，以主州事。己巳，詔贈禦侮中郎將完顏陳和尚鎮南軍節度使。立褒忠廟碑。權參知政事楊慥罷。辛未，復修汴城。以疫後，園户、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其用。甲戌，宿州鎮防千户高臘哥、李宣殺節度使紇石烈阿虎父子，請行省徒單益都主帥事，益都不從，率其將吏西走，至穀熟遇大元軍，死之。乙亥，左丞李蹊送曹王，與其子仝俱還。丁丑，恒山公武仙殺士人李汾。

六月庚戌初一，下詔百官薦舉大將，大家推舉劉益，不被任用。癸丑，飛虎軍二百人奪封丘門出奔。甲寅，因有軍隊出逃加强門衛。乙卯，白撒在私宅東面開挖水渠。丙辰，查看官馬，選擇瘦弱的殺了吃。丁巳，封仙占據徐州，徒單益都逃跑到宿州，以張興行省事。庚申，堵塞京城的四座城門，以便守禦。壬戌，國安用進入徐州，殺張興，以封仙爲元帥，以主持州事。己巳，下詔追贈禦侮中郎將完顏陳和尚爲鎮南軍節度使，在褒忠廟立碑。代參知政事楊慥被罷官。辛未，重修汴城。因瘟疫過後，藥園户、僧道、醫師、賣棺材的獨獲厚利，命令有關部門加倍徵税，以補助用度。甲戌，宿州鎮防千户高臘哥、李宣殺節度使紇石烈阿虎父子，請行省徒單益都主持元帥事，益都不依從，率領他的部將官吏向西逃跑，到穀熟遇大元兵，死去。乙亥，左丞李蹊送曹王作人質，與他的兒子仝一起回來。丁丑，恒山公武仙殺讀書人李汾。

七月庚辰朔，兵刃有火。辛巳，軍士撾登聞鼓乞將劉益。癸未，尚書右丞顏盞世魯罷。吏部尚書完顏奴申爲參知政事。甲申，飛虎軍士申福、蔡元擅殺北使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詔貰其罪，和議遂絶。乙酉，都人揚言欲殺白撒，密詔遣衛士護其家。丙戌，軍士毁白撒别墅。斜捻阿不妄殺市人之過其門者，以靖亂。丁亥，拜天于承天門下，出内府及兩宫物賜軍士。戊子，下令招軍。辛卯，簽民爲兵。鞏昌民百二十人赴援。乙未，宿州帥衆僧奴稱國安用降，遣近侍直長因世英等持詔封安用爲兖王，行京東等路尚書省事，賜姓完顏，改名用安。新軍有撾登聞鼓者，杖殺之。乙巳，金、木、火、太陰會于軫、翼。丙午，參知政事完顏思烈、恒山公武仙、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率諸將兵

七月庚辰初一，兵器的鋒刃上有火光。辛巳，兵士擊登聞鼓請任劉益爲將。癸未，尚書右丞顏盞世魯被罷官。吏部尚書完顏奴申爲參知政事。甲申，飛虎軍士申福、蔡元擅自到四方館殺死北使唐慶等三十餘人，下詔赦免他們的罪，和議於是斷絶。乙酉，都城的人揚言要殺白撒，秘密下詔派遣衛士保護他的家。丙戌，兵士搗毁了白撒的别墅。斜捻阿不妄殺經過白撒家門的市民，以平定騷亂。丁亥，到承天門下拜天，拿出内府及兩宫的財物賞賜兵士。戊子，下令招兵。辛卯，簽差百姓當兵。鞏昌百姓一百二十人赴京救援。乙未，宿州帥衆僧奴聲稱國安用欲投降大元，派近侍直長因世英等携帶詔書封安用爲兖王，行京東等路尚書省事，賜姓完顏，改名用安。新兵有擊登聞鼓的，用杖打死。乙巳，金星、木星、火星、月亮會合在軫、翼宿。丙午，參知政事完顏思烈、恒山公武仙、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率領各將的軍隊從汝州入京救援，以合喜爲樞密使，領兵一萬接應，命令左丞李蹊勸告

自汝州入援，以合喜爲樞密使，將兵一萬應之，命左丞李蹊勸諭出師，乃行。

他們離京出兵禦敵，纔啓行。

八月己酉朔，合喜屯杏花營，又益兵五千人，始進屯中牟故城。庚戌，發丁壯五千人運糧，餉合喜軍。辛亥，完顏思烈遇大元兵于京水，遂潰，武仙退保留山，思烈走御寨，中京元帥左監軍任守貞死之。合喜棄輜重奔至鄭門，聚兵乃入。甲寅，免合喜爲庶人，籍其家以賜軍士。降監軍長樂爲符寶郎。丁巳，釋奠孔子。戊午，括民間粟。己未，籍徒單兀典、完顏重喜、納合合閏家貲。前儀封令魏璠上言："鞏昌帥完顏仲德沉毅有遠謀，臣請奉命往召。"不報。戊辰，免府試。起復前大司農侯摯爲平章政事，進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己巳，摯帥兵行至封丘，將士將潰，摯止之，乃與衆還汴。壬申，聽無軍家口戍京。甲戌，金木星交。乙亥，賣官，及許買進士第。丙子，詔罷括粟，復以進獻取之。丁丑，京城民楊興入貲，授延州刺史。戊寅，劉仲温入貲，授許州刺史。

八月己酉初一，合喜屯駐杏花營，又增兵五千人，纔進駐中牟舊城。庚戌，調發丁壯五千人運糧，供給合喜的軍隊。辛亥，完顏思烈在京水遇大元兵，潰敗，武仙退保留山，思烈逃跑到御寨，中京元帥左監軍任守貞死亡。合喜拋棄軍用物資逃奔到鄭門，聚集兵士入城。甲寅，罷免合喜爲平民，没收他的家財用以賞賜兵士。監軍長樂降職爲符寶郎。丁巳，祭祀孔子。戊午，搜括民間的糧食。己未，没收徒單兀典、完顏重喜、納合合閏的家財。前儀封令魏璠上奏："鞏昌元帥完顏仲德深沉剛毅而有遠謀，臣請求奉命前往召他。"不回答。戊辰，取消府試。起用前大司農侯摯爲平章政事，進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己巳，侯摯率領軍隊走到封丘，將士即將潰散，侯摯制止，衹得與大家回汴。壬申，聽隨無軍人的人家守衛京城。甲戌，金木二星相交。乙亥，賣官，以及允許買進士及第。丙子，下詔停止搜糧，又用進獻收取。丁丑，京城百姓楊興入獻家財，授給延州刺史。戊寅，劉仲温入獻家財，授給許州刺史。

金史卷十八

本紀第十八

哀宗(下)

九月戊寅朔，詔減親衛軍。己丑，軍士殺鄭門守者出奔。壬辰，起上黨公張開及臨淄郡王王義深、廣平郡王范成進爲元帥。以前御史大夫完顏合周權參知政事。乙未，以榜召民賣放下年軍需錢，上户田租如之。辛丑，夜大雷，工部尚書蒲乃速震死。

閏月戊申朔，遣使以鐵券一、虎符六、大信牌十、織金龍文御衣一、越王玉魚帶一、弓矢二，賜兖王用安，其父母妻皆贈封之。又以世襲宣命十、郡王宣命十、玉兔鶻帶十付用安，其同盟可賜者即賜之。辛亥，遣張開、温撒辛、劉益、高顯率步軍護陳留、通許糧道。罷貧民進獻糧。戊午，招鄉導。己未，有箭射入宫中，書奸臣姓名，兩日而再得之。辛酉，再括京城粟，以御史大夫合周、點檢徒單百家等主之。丙寅，括粟使者兵馬都總領完顏九住以粟有蓬稗，杖殺孝婦于省門。

十月，以前司農卿李渙飛語，詔左丞李蹊、户部侍郎楊慥繫獄，將以軍儲失計坐罪。俄蹊、慥并除名，而止籍慥家貲。渙遂權户部尚書。尋赦殘欠糧，其應以糧事繫者皆釋之。詔徵諸道軍，期以十二月一日入援。

九月戊寅初一，哀宗下詔減少親衛軍。己丑，兵士殺鄭門的守門人出逃。壬辰，起用上黨公張開及臨淄郡王王義深、廣平郡王范成進爲元帥。以前御史大夫完顏合周代參知政事。乙未，用榜文號召百姓變賣籌辦下一年的軍需錢，上等户的田租也如此辦理。辛丑，夜晚打大雷，工部尚書蒲乃速被震死。

閏月戊申初一，派遣使者將一張鐵券、六枚虎符、十面大信牌、一套織金龍文御衣、一條越王玉魚帶、二副弓矢，賜給兖王用安，他的父母妻子都追贈或封號。又將十道世襲空頭任命書、十道郡王空頭任命書、十條玉兔鶻帶交付用安，他的同盟者可以賜給的就賜給。辛亥，派遣張開、温撒辛、劉益、高顯率領步兵保護陳留、通許運糧的道路。停止貧民進獻糧食。戊午，招收嚮導。己未，有箭射入宫中，寫着奸臣的姓名，兩天内又得到一枝。辛酉，再搜括京城的糧食，以御史大夫合周、點檢徒單百家等主持。丙寅，括糧使者兵馬都總領完顏九住因糧中有蓬草稗子，在省門前用杖打死了孝婦。

十月，由於前司農卿李渙造謠言，詔令把左丞李蹊、户部侍郎楊慥關入監獄，將以軍糧儲備失策治罪。不久李蹊、楊慥都被除去名籍，而祇没收楊慥的家財。李渙便成爲代理户部尚書。不久減免所欠的糧食，那些因以糧食的事入獄的全都釋放。下詔徵調各路的軍隊，定期在十二月一日入京救援。

十一月丁未朔，賜貧民粥。平章政事侯摯致仕。左司郎中斜卯愛實以言事忤近侍，送有司，尋釋之。己酉，衛州軍校白晝取豐備倉米。壬子，京城人相食。癸丑，詔曹門、宋門放士民出就食。壬戌，召諸將相入議事。兗王用安率兵至徐州，元帥王德全閉城不納。會劉安國與宿帥衆僧奴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使人劫殺之，攻徐州久不能下，退保漣水。制使因世英以用安不赴援，還至宿州西，遇大元兵，死之。丙寅，河、解元帥，權興寶軍節度使趙偉襲據陝州以叛，殺行省阿不罕奴十剌以下凡二十一人，誣阿不罕奴十剌等反狀以聞。上知其冤，不能直其事，就授偉元帥左監軍、兼西安軍節度使、行總帥府事。偉尋亦歸北。

十一月丁未初一，賜粥給貧民。平章政事侯摯退休。左司郎中斜卯愛實因論事得罪了近侍官，被送交有關部門，不久獲釋。己酉，衛州軍校白天搶取豐備倉的米。壬子，京城人吃人。癸丑，詔曹門、宋門放民衆出城尋食。壬戌，召各將相入朝議事。兗王用安率兵到徐州，元帥王德全閉城不接納。適逢劉安國與宿帥衆僧奴領兵入援，到達臨渙，用安派人劫殺他們，攻徐州很久不能攻克，退保漣水。制使因世英因用安不赴京救援，回軍走到宿州西面，遇大元兵，死去。丙寅，河、解元帥，代興寶軍節度使趙偉襲擊并占據陝州而叛變，殺行省阿不罕奴十剌以下共二十一人，并以誣陷阿不罕奴十剌等反叛罪狀奏聞。皇上知道他們冤枉，又不能說出事實，衹好就勢授趙偉爲元帥左監軍、兼西安軍節度使、行總帥府事。趙偉不久也歸順了大元。

十二月丙子朔，以事勢危急，遣近侍即白華問計，華對以紀季以酅入齊之義，遂以爲右司郎中。甲申，詔議親出。乙酉，再議於大慶殿。上欲以官奴、高顯、劉益爲元帥，不果。是日，除拜扈從及留守京城官。以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賽不，平章政事、權樞密使兼右副元帥白撒，右副元帥兼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訛出，兵部尚書權尚書左丞李蹊，元帥左監軍、行總帥府事徒單百家等率諸軍扈從。參知政事兼樞密院副使完顏奴申，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户部尚書完顏珠顆，外城東面元帥把撒合，南面元帥术甲咬住，西面元帥崔立，北面元帥孛术魯買奴等留守。除拜既定，以京城付之。擢魏璠爲翰林修撰，如鄧州招武仙入援。丁亥，上御端門，發府庫及兩府器皿、官人衣物賜將士。戊戌，官奴、阿里合謀立

十二月丙子初一，因形勢危急，派遣近侍去向白華問計，白華用紀季帶着酅地歸附於齊的道理作答，於是用他爲右司郎中。甲申，下詔議論親自出走的事。乙酉，再次在大慶殿議論。皇上想用官奴、高顯、劉益爲元帥，没有結果。這天，任授扈從及留守京城的官員。以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賽不，平章政事、代樞密使兼右副元帥白撒，右副元帥兼樞密副使、代參知政事訛出，兵部尚書代尚書左丞李蹊，元帥左監軍、行總帥府事徒單百家等率領各軍扈從。參知政事兼樞密院副使完顏奴申，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代參知政事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户部尚書完顏珠顆，外城東面元帥把撒合，南面元帥术甲咬住，西面元帥崔立，北面元帥孛术魯買奴等留守。任授既定，將京城交付給他們。提拔魏璠爲翰林修撰，往鄧州招武仙入京救援。丁亥，皇上到端門，拿出府庫及兩府的器皿、宫人的衣物賜給將士。戊戌，官奴、阿里合陰謀立荆王，没有成功。朝廷知道他們的陰謀，置而不問。庚子，皇上由南京出發，與太后、皇后、各位妃子告别，大聲痛哭。走到公主苑，太后派遣宦官帶

荆王，不果。朝廷知其謀，置不問。庚子，上發南京，與太后、皇后、諸妃別，大慟。行次公主苑，太后遣中官持米肉遍犒軍士。辛丑，至開陽門外，麾百官退。詔諭戍兵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也，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顧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完顏忽斜虎至自金昌，爲上言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東行之議遂决。以爲尚書右丞從行，遂次陳留。壬寅，次杞縣。癸卯，次黄城。丞相完顏賽不之子按春有罪，伏誅。甲辰，次黄陵岡。乙巳，諸將請幸河朔，從之。

着米、肉遍行犒賞兵士。辛丑，到開陽門外，叫百官退回。下詔告諭守兵道："社稷宗廟在這裏，你們都是壯士，不要因没有參加進發的隊伍，便説無功。若是保守京城使之没有危險，將來的功勞、賞賜又怎麼會在前方戰士之下?"聽的人都流淚抽泣。當天，鞏昌元帥完顏忽斜虎從金昌前來，對皇上説京西三百里之間没有人烟，不可前往，往東走的提議便决定下來。以完顏忽斜虎爲尚書右丞從行，便到陳留。壬寅，住杞縣。癸卯，住黄城。丞相完顏賽不的兒子按春有罪，被處死。甲辰，住黄陵岡。乙巳，各將領請皇上到河朔，同意。

二年正月丙午朔，濟河，北風大作，後軍不克濟。丁未，大元兵追擊于南岸，元帥完顏猪兒、賀都喜死之，建威都尉完顏兀論出降。己酉，上哭祭戰死士于河北岸，皆贈官，斬兀論出二弟以殉。赦河朔。招集兵糧，議取衛州。元帥蒲察官奴將忠孝軍千人，東面元帥高顯、果毅都尉粘哥咬住領軍萬人爲前鋒，至蒲城。庚戌，上次漚麻岡，平章政事白撒、元帥和速嘉兀底不繼至。辛亥，白撒引兵攻衛州，不克。乙卯，聞大元兵自河南渡河，至衛之西南，遂退師。丁巳，戰于白公廟，白撒敗績，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亦遁，并爲民家所殺。益部曲王全降。戊午，上進次蒲城，復還魏樓村。李辛自汴京出奔，伏誅。己未，上以白撒謀，夜棄六軍渡河，與副元帥、合里合六七人走歸德。庚申，諸軍始知上已往，遂潰。辛酉，司農大卿蒲察世達、元帥完顏忽土出歸德西門，奉迎上入歸德。赦在府囚。軍民普覃一官。賜進士終場王輔以下十六人出

天興二年正月丙午初一，渡黄河，北風大作，後軍未能渡過。丁未，大元兵追擊到南岸，元帥完顏猪兒、賀都喜死亡，建威都尉完顏兀論出投降。己酉，皇上在黄河北岸哭祭戰死的將士，都追贈官爵，殺兀論出的兩個弟弟作爲殉葬。赦免河朔地區。招集兵馬糧食，商議攻取衛州。元帥蒲察官奴帶領忠孝軍一千人，東面元帥高顯、果毅都尉粘哥咬住帶領軍隊一萬人爲先鋒，到蒲城。庚戌，皇上住在漚麻岡，平章政事白撒、元帥和速嘉兀底不相繼到來。辛亥，白撒領兵攻衛州，未能攻克。乙卯，聽説大元兵從河南渡過黄河，到達衛的西南，於是退兵。丁巳，在白公廟戰鬥，白撒失敗，抛棄軍隊向東逃跑。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也逃跑，都被百姓所殺。劉益的部將王全投降。戊午，皇上前進到蒲城，又返回魏樓村。李辛從汴京出奔，被殺。己未，皇上用白撒的計謀，夜裏抛棄六軍渡過黄河，與副元帥、合里合六七個人逃跑到歸德。庚申，各軍纔知道皇上已走了，於是潰散。辛酉，司農大卿蒲察世達、元帥完顏忽土出歸德西門，奉迎皇上入歸德。赦免在府的囚犯。軍民普遍給一官。賜進士終場王輔以下十六人爲進士出身。派遣奉御术甲塔失不、皇后的弟弟徒單四喜往汴京奉迎兩宮皇后、太后。白撒從蒲城回來，聚兵在大橋

身。遣奉御术甲塔失不、后弟徒單四喜往汴京奉迎兩宫。白撒還自蒲城，聚兵于大橋不敢入。壬戌，遣使召白撒至，數其罪，下之獄，仍籍其家財以賜將士，曰："汝輩宜竭忠力，毋如斯人誤國。"人予金一兩。七日，白撒及其子忽土鄰皆死獄中。右丞相賽不致仕。右丞完顏忽斜虎行省事于徐州。官奴再請率兵北渡，女魯懽不可。遣歸德知府、行户部尚書蒲察世達、都轉運使張俊民如陳、蔡取糧，以元帥李琦、王璧護之。戊辰，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舉兵爲亂，殺參知政事完顏奴申、樞密副使完顏斜捻阿不，勒兵入見太后，傳令召衛王子從恪爲梁王，監國，即自爲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尋自稱左丞相、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平章政事，侃殿前都點檢，其黨孛术魯長哥御史中丞，韓鐸副元帥兼知開封府，折希顏、藥安國、張軍奴、完顏合荅并元帥，師肅左右司郎中，賈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又署工部尚書温迪罕二十、吏部侍郎劉仲周并爲參知政事，宣徽使奥屯舜卿爲尚書左丞，户部侍郎張正倫爲尚書右丞，左右司都事張節爲左右司郎中，尚書省掾元好問爲左右司員外郎，都轉運知事王天祺、懷州同知康瑭并爲左右司都事。開封判官李禹翼棄官去。户部主事鄭著召不起。是日，右副點檢温敦阿里，左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并死之。遂送款大元軍前。癸酉，大元將碎不解進兵汴京。甲戌，立閱隨駕官屬軍民子女於省署，及禁民間嫁娶，括京城財。兩

不敢入城。壬戌，派遣使者召來白撒，列舉他的罪狀，把他投進監獄，同時没收他的家財用來賞賜將士，説："你們應當竭忠盡力，不要像這人一樣誤國。"每人給金一兩。七日，白撒和他兒子忽土鄰都死在獄中。右丞相賽不辭官。右丞完顏忽斜虎到徐州行省事。官奴再次請求率兵北渡，女魯懽認爲不可。派遣歸德知府、行户部尚書蒲察世達、都轉運使張俊民往陳、蔡取糧，派元帥李琦、王璧護送。戊辰，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與他的同黨韓鐸、藥安國等起兵作亂，殺參知政事完顏奴申、樞密副使完顏斜捻阿不，率兵入見太后，傳令召衛王的兒子從恪爲梁王，監國，便自封爲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不久又自稱左丞相、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他的同黨孛术魯長哥爲御史中丞，韓鐸爲副元帥兼知開封府，折希顏、藥安國、張軍奴、完顏合荅都爲元帥，師肅爲左右司郎中，賈良爲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又任命工部尚書温迪罕二十、吏部侍郎劉仲周同爲參知政事，宣徽使奥屯舜卿爲尚書左丞，户部侍郎張正倫爲尚書右丞，左右司都事張節爲左右司郎中，尚書省掾元好問爲左右司員外郎，都轉運知事王天祺、懷州同知康瑭同爲左右司都事。開封判官李禹翼棄官離去。户部主事鄭著被召不到。這天，右副點檢温敦阿里，左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都死去。於是向大元軍隊表示投降。癸酉，大元的將領碎不解向汴京進軍。甲戌，崔立在省署觀看隨駕官員家屬、軍民家的子女，同時禁止民間嫁娶，搜括京城的財物。兩宫遇此事變未能成行，荅失不帶着他的父親咬住、四喜帶着他的妻子奪門而出，庚午到達歸德。皇上痛恨二人，都在市上殺掉。乙亥，派遣右宣徽、提點近侍局事移剌粘古往徐州，觀察地形，檢查倉庫虚實。白華往鄧州招兵。

官值變不果行，荅失不以其父咬住、四喜以其妻奪門而出，庚午至歸德。上怒二人，皆斬於市。乙亥，遣右宣徽、提點近侍局事移剌粘古如徐州，相地形，察倉庫虛實。白華如鄧州召兵。

二月丙子朔。魚山張瓛殺元帥完顏忽土，行省忽斜虎自率兵討之，會從宜嚴禄誅瓛，乃還。括城中糧。知歸德府事石盞女魯懽爲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留元帥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都尉馬用軍二百八十餘人，發餘軍赴宿、徐、陳三州就糧。

三月乙丑，石盞女魯懽乞盡散衛兵出城就食。官奴私與國用安謀，邀上幸海州，不從。蔡帥烏古論鎬以糧四百餘斛至歸德，表請臨幸，上遣學士烏古論蒲鮮以幸蔡之意諭其州人。戊辰，官奴以忠孝軍爲亂，攻殺馬用，遂殺尚書左丞李蹊、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懽、點檢徒單長樂，從官右丞已下三百餘人。上赦官奴，暴女魯懽罪狀，以官奴爲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左右司郎中張天綱爲户部侍郎、權參知政事。辛卯，官奴真授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官奴以上居照碧堂，禁近諸臣無一人敢奏對者。上日悲泣言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但恨朕不知用人，致爲此奴所囚耳。"遂與内局令宋珪等謀誅官奴。

夏四月壬午，徐州行省完顏忽斜虎執王德全并其子誅之，及其黨王琳、楊璝、斜卯延壽。召經歷商瑀用之。魚山從宜嚴禄叛歸漣水。庚寅，陳州都尉李順兒殺行省粘葛奴申及招撫使劉天起，送款于崔立。張俊民、李琦奔汴京。王璧還歸德。癸巳，崔立以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及諸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至青城，皆及於難。甲

二月丙子初一。魚山張瓛殺元帥完顏忽土，行省忽斜虎自己率兵討伐，適逢從宜嚴禄誅殺張瓛，於是回兵。搜括城中的糧食。知歸德府事石盞女魯懽爲樞密副使、代參知政事。留下元帥官奴的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都尉馬用的軍隊二百八十餘人，發遣其餘的軍隊到宿、徐、陳三州就食。

三月乙丑，石盞女魯懽請全部放出衛兵出城尋食。官奴私下與國用安謀劃，邀請皇上到海州，不依從。蔡州元帥烏古論鎬將糧食四百餘斛送到歸德，上表請求皇上來，皇上派學士烏古論蒲鮮將到蔡州的意思告諭州民。戊辰，官奴率忠孝軍作亂，進攻并殺死馬用，又殺尚書左丞李蹊、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懽、點檢徒單長樂，以及從官右丞以下三百餘人。皇上赦免官奴，揭露女魯懽的罪狀，以官奴爲樞密副使、代參知政事，左右司郎中張天綱爲户部侍郎、代參知政事。辛卯，官奴正式授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官奴將皇上安置在照碧堂，宫中各近臣没有一個敢奏對的。皇上天天悲泣着説："自古没有不亡的國家、不死的君主，衹恨朕不懂得用人，以至於被這個奴才所囚禁罷了。"便與内局令宋珪等謀劃誅殺官奴。

夏四月壬午，徐州行省完顏忽斜虎捉住王德全和他的兒子殺了，還殺了他的同黨王琳、楊璝、斜卯延壽。召來經歷商瑀并任用他。魚山從宜嚴禄叛歸漣水。庚寅，陳州都尉李順兒殺行省粘葛奴申及招撫使劉天起，歸附於崔立。張俊民、李琦投奔汴京。王璧返回歸德。癸巳，崔立帶着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及各宗室男女五百餘人到青城，都遇難。甲午，兩宫被遷往北方。甲辰，鄧州節度使移剌瑗以該城叛變，與白華都逃

午，兩宫北遷。甲辰，鄧州節度使移剌瑗以其城叛，與白華俱亡入宋。

六月己卯，官奴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皆伏誅。上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遂決策遷蔡，詔蔡、息、陳、潁各以兵來迓。中京留守、權參政烏林荅胡土棄城奔蔡。壬午，中京破，留守兼便宜總帥强伸死之。戊子，召徐州行省完顔忽斜虎赴行在所，以抹撚兀典代行省事，郭恩爲總帥兼節度使。辛卯，上發歸德，留元帥王璧守之。壬辰，次亳州。癸巳，以亳州節度使王進、同知節度使王賓徵民丁運鐵甲糗糧，留權參政張天綱董之，就遷有功將士。臨淄郡王王義深據靈壁望口寨以叛，遣近侍直長女奚烈完出將徐、宿兵討之，義深敗走漣水，入宋。丙申，亳州鎮防軍崔復哥殺守臣王賓等，張天綱以便宜授復哥節度使，罷運鐵甲糗糧，州人乃安。己亥，上入蔡州。詔尚書省爲書召武仙會兵入援。徐州行省抹撚兀典赴蔡州。起復右丞相致仕賽不代行省事。

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管内雜犯死罪以下。官吏軍民普覃兩官，經應辦者更遷一官。弛門禁，通衆貨，蔡人便之。乙巳，以烏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爲御史中丞，仍權參政，完顔藥師爲鎮南軍節度使，兼蔡州管内觀察使。戊申，左右司郎中烏古論蒲鮮兼息州刺史，權元帥右都監，行帥府事。征行元帥、權總帥婁室簽樞密院事。己酉，選室女備宫中使令，已得數人，以右丞忽斜虎諫，留識文義者一人，餘聽自便。乙卯，遣魏璠徵武仙兵。丁巳，護衛蒲鮮石魯負祖宗御容至自汴，敕有司奉安于乾元寺。前御史中丞蒲察世

跑到宋。

六月己卯，官奴及其同黨阿里合、白進都被處死。皇上到雙門，赦免忠孝軍，以安定反覆無常的人。決策遷往蔡，詔蔡、息、陳、潁各州用軍隊來迎接。中京留守、代理參政烏林荅胡土棄城投奔蔡。壬午，中京被攻破，留守兼便宜總帥强伸死。戊子，召徐州行省完顔忽斜虎赴皇帝所在地，以抹撚兀典代行省事，郭恩爲總帥兼節度使。辛卯，皇上從歸德出發，留元帥王璧守城。壬辰，住亳州。癸巳，派亳州節度使王進、同知節度使王賓徵調民工運送鐵甲和糧食，留下代理參政張天綱掌管該事，當時升遷有功的將士。臨淄郡王王義深占據靈壁望口寨叛變，派遣近侍直長女奚烈完出帶領徐、宿的軍隊討伐，義深兵敗逃跑到漣水，逃入宋。丙申，亳州鎮防軍崔復哥殺守臣王賓等，張天綱自主授復哥爲節度使，停運鐵甲和糧食，州人纔安定下來。己亥，皇上進入蔡州。詔尚書省寫信召武仙聚合兵力前來增援。徐州行省抹撚兀典到蔡州。起用以右丞相退休的賽不代行省事。

七月癸卯初一，特赦免蔡州管轄地區内雜犯中死罪以下的罪犯。官吏軍民普遍給兩官，所有經辦迎駕的人再升一官。放鬆門禁，使貨物流通，蔡人感到便利。乙巳，以烏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前，張天綱爲御史中丞，仍代理參政，完顔藥師爲鎮南軍節度使，兼蔡州管内觀察使。戊申，左右司郎中烏古論蒲鮮兼息州刺史，代元帥右都監，行帥府事。征行元帥、代師總帥婁室爲簽樞密院事。己酉，選未婚女子備宫中使用，已得到數人，因右丞忽斜虎勸諫，祇留有文化的一人，其餘聽從自便。乙卯，派遣魏璠徵調武仙的軍隊。丁巳，護衛蒲鮮石魯背負着本朝皇帝的畫像從汴京到來，令有關部門安放在乾元寺。前御史中丞蒲察世達、西面元帥把撒合從汴京來歸。辛酉，武仙威逼將士，企圖攻取宋的金

達、西面元帥把撒合自汴來歸。辛酉，武仙劫將士，謀取宋金州，至淅水衆潰。行六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謀歸蔡州，仙追芝不及，遂殺玠。丁卯，定進馬遷賞格，又定括馬罪格，以簽樞密院事、權參政抹撚兀典領其事。遣使分詣諸道，選兵會于蔡。己巳，以蒲察世達爲吏部侍郎，權行六部尚書。

八月癸酉朔，以秦州元帥粘哥完展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陝西。諭以蠟書，期九月中徵兵與上會于饒豐關，欲出宋不意，以取興元。甲戌，大元使王檝諭宋還，宋以軍護其行，青山招撫盧進得邏吏言以聞，上爲之懼。丁丑，上閱兵于見山亭。癸未，元帥楚玠復立壽州于蒙城，詔遷賞有差，州縣官皆令真授。乙酉，大元召宋兵攻唐州，元帥右監軍烏古論黑漢死于戰，主帥蒲察某爲部曲兵所食。城破，宋人求食人者盡戮之，餘無所犯。宋人駐兵息州南。丙戌，詔權參政抹撚兀典、簽樞密院事婁室行省、院于息州。丁亥，烏古論鎬權參知政事，兀林荅胡土爲殿前都點檢。庚寅，初設四隅機察官。壬辰，息州行省抹撚兀典以兵襲宋人于中渡店，斬獲甚衆。乙未，萬年節，州郡以表來賀二十餘所。辛丑，設四隅和糴官及惠民司，以太醫數人更直，病人官給以藥，仍擇年老進士二人爲醫藥官。是月，假蔡州都軍致仕內族阿虎帶同僉大睦親府事，使宋借糧，入辭，上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自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

州，到淅水時人馬潰散。行六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策劃歸蔡州，武仙没有追上盧芝，便殺死石玠。丁卯，制定進貢馬匹升賞的條規，又制定搜刮馬匹治罪的條規，以簽樞密院事、代參政抹撚兀典管理該事。派遣使者分别到各路，選兵集中到蔡。己巳，以蒲察世達爲吏部侍郎，代管六部尚書。

八月癸酉初一，以秦州元帥粘哥完展代參知政事，陝西行省事。用密信告諭他，約定九月中徵兵與皇上在饒豐關會合，打算對宋出其不意，攻取興元。甲戌，大元使節王檝告諭宋之後回國，宋用軍隊護送他走，青山招撫盧進得到巡邏吏的報告後奏報，皇上對此感到恐懼。丁丑，皇上在見山亭閱兵。癸未，元帥楚玠重新在蒙城建立壽州，下詔分别升官賜賞，州縣官都授實職。乙酉，大元召宋兵攻唐州，元帥右監軍烏古論黑漢死於戰鬥，主帥蒲察某被部下吃掉。城破，宋人找到吃人的兵士盡行殺掉，其餘没有騷擾。宋人駐兵在息州的南邊。丙戌，詔令代參政抹撚兀典、簽樞密院事婁室在息州行省、院事。丁亥，烏古論鎬代參知政事，兀林荅胡土爲殿前都點檢。庚寅，初次設置四隅機察官。壬辰，息州行省抹撚兀典用兵在中渡店襲擊宋人，斬殺俘獲很多。乙未，萬年節，州郡上表來賀的衹有二十餘處。辛丑，設四隅和糴官及惠民司，派太醫數人輪流值班，病人由官府供給藥物，同時選擇年老進士二人爲醫藥官。本月，暫給蔡州都軍退休的皇族阿虎帶同僉大睦親府事的官職，命他出使宋借糧，他入見告辭，皇上告諭道："宋人辜負朕很多了。朕自即位以來，告誡邊將不要侵犯宋界，邊臣有自請征討的，未嘗不嚴厲地斥責他們。往時得到宋的一州，隨即交還。最近淮陰來歸順，他們用很多金幣來收贖，朕若接受錢財，是在賣地方，交給他們全城，秋毫無犯。在清口的戰場上俘獲數千人，全部發給物資糧食遣返。如今乘我艱難困苦，占據我的壽州，誘取我的鄧州，又攻我的唐州。他們的打算也太明顯了。大

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大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曉之。”至宋，宋不許。

九月戊申，魯山元帥元志率兵入援，賜以大信牌，升爲總帥。庚戌，以重九拜天于節度使廳，群臣陪從成禮，上面諭之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餘年。汝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勞效起身，被堅執鋭，積有年矣。今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爲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慮不爲朝廷所知，今日臨敵，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上許之。是日，分軍防守四面及子城，以總帥孛术魯婁室守東面，内族承麟副之；參知政事烏古論鎬守南面，總帥元志副之；殿前都點檢兀林荅胡土守西面，忠孝軍元帥蔡八兒副之；忠孝軍元帥、權殿前右副點檢王山兒守北面，元帥紇石烈柏壽副之；遥授西安軍節度使兼殿前右衛將軍、行元帥府事女奚烈完出守東南，元帥左都監夾谷當哥副之；殿前右衛將軍、權左副都點檢内族斜烈守子城，都尉王愛實副之。辛亥，大元兵築長壘圍蔡城。己未，括蔡城粟。辛酉，禁公私釀酒。

十月戊寅，更造“天興寶會”。辛巳，縱飢民老稚羸疾者出城。癸未，徐州守臣郭恩殺逐官吏以叛，行省賽不死之。甲申，給飢民船，聽采城壕菱芡水草以食。戊子，徵諸道

元滅了四十個國家，便輪到西夏，西夏滅亡了又輪到我，我滅亡了必然輪到宋。唇亡齒寒，是很自然的道理。若是與我聯合，所有爲我的事也是爲他們自己。卿可用這個道理曉示他們。”到宋，宋不答應。

九月戊申，魯山元帥元志率兵入援，賜給他大信牌，升爲總帥。庚戌，因時值重陽而在節度使廳拜天，群臣陪同成禮，皇上當面告諭他們道：“國家自開創以來培養優待了你們一百多年。你們有的因先世有功，有的以勞效起家，南征北戰，也已有很多年了。如今正值厄運，與朕同患難，可説很忠了。近來聽説北兵將到，正是你們立功報國的時候，縱然死於王事，不失爲忠孝之鬼。以往你們立功，經常擔心不被朝廷知道，今日對敵，朕能親眼看得到，你們各自努力。”因而賜給一杯酒。酒還没有喝完，巡邏的騎兵跑來奏報，敵兵數百已衝到城下。將士踴躍，都請求一戰，皇上允許。當天，分兵防守州城的四面及子城，以總帥孛术魯婁室守東面，皇族承麟爲副；參知政事烏古論鎬守南面，總帥元志爲副；殿前都點檢兀林荅胡土守西面，忠孝軍元帥蔡八兒爲副；忠孝軍元帥、代殿前右副點檢王山兒守北面，元帥紇石烈柏壽爲副；遥授西安軍節度使兼殿前右衛將軍、行元帥府事女奚烈完出守東南，元帥左都監夾谷當哥爲副；殿前右衛將軍、代左副都點檢内族斜烈守子城，都尉王愛實爲副。辛亥，大元兵築起長長的圍墻包圍蔡城。己未，搜刮蔡城的糧食。辛酉，禁止公私釀酒。

十月戊寅，重造“天興寶會”錢。辛巳，放飢民老小病弱的出城。癸未，徐州守臣郭恩屠殺并驅逐官吏叛變，行省賽不被殺死。甲申，給飢民船隻，聽任采集城壕溝裏的菱芡水草食用。戊子，徵調各路的軍隊。辛卯，皇上在子城檢閲射

兵。辛卯，上閱射于子城，中者賞麥有差。丙申，殿前左副都點檢溫敦昌孫戰歿。戊戌，賜義軍戰歿、被創者麥。

箭，射中的分等級獎賞麥子。丙申，殿前左副都點檢溫敦昌孫戰死。戊戌，賜麥給義軍中戰死、受傷的人家。

十一月辛丑朔，以右副都點檢阿勒根移失剌爲宣差鎮撫都彈壓，別設彈壓四員副之，四隅機察亦隸焉。宋遣其將江海、孟珙帥兵萬人，獻糧三十萬石助大元兵攻蔡。

十一月辛丑初一，任命右副都點檢阿勒根移失剌爲宣差鎮撫都彈壓，另外設彈壓四名爲副，四隅機察也隸屬於他。宋派將領江海、孟珙率兵一萬人，獻糧三十萬石幫助大元兵攻蔡。

十二月甲戌，盡籍民丁防守，括婦人壯捷者假男子衣冠，運大石。上親出撫軍。丁丑，大元兵决練江，宋兵决柴潭入汝水。己卯，大元兵破外城，宿州副總帥高剌哥戰歿。辛巳，以總帥孛术魯婁室、殿前都點檢兀林荅胡土皆權參政，都尉完顏承麟爲東面元帥，權總帥。己丑，大元兵墮西城，上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恨矣。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此爲介介耳。"又曰："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縶，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决矣。"都尉王愛實戰歿。炮軍總帥王銳殺元帥夾谷當哥，率三十人降大元。庚寅，以御用器皿賞戰士。甲午，上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及柵不果，戰而還。乙未，殺尚厩馬五十匹、官馬一百五十匹犒將士。

十二月甲戌，徵調所有的民丁防守，搜求婦女健壯敏捷者穿戴男子的衣帽，運送大石塊。皇上親自出來慰問軍隊。丁丑，大元兵挖開練江，宋兵挖開柴潭使之流入汝水。己卯，大元兵攻破外城，宿州副總帥高剌哥戰死。辛巳，任命總帥孛术魯婁室、殿前都點檢兀林荅胡土代理參政，都尉完顏承麟爲東面元帥，代理總帥。己丑，大元兵攻破西城，皇上對侍臣說："我做金紫光禄大夫十年，太子十年，君主十年，自知没有大的罪過，死而無憾了。所遺憾的是祖宗所傳皇位上百年，到我而斷絕，與自古荒淫殘暴的君主同爲亡國，惟獨這點使我心裏不安。"又說："從古没有不亡的國家，亡國之君往往被人囚禁，或作爲俘虜獻給人家，或被侮辱於階庭之下，禁閉在深谷之中。朕必不至於到這種地步。卿等看着吧，朕的志向已决定了。"都尉王愛實戰死。炮軍總帥王銳殺元帥夾谷當哥，率領三十人投降大元。庚寅，將御用的器皿賞給戰士。甲午，皇上穿上平民衣服率兵夜出東城謀求逃脱，到柵欄之處不得過，戰鬥而回。乙未，殺皇上馬棚中的馬五十匹、官馬一百五十匹犒勞將士。

三年正月壬寅，册柴潭神爲護國靈應王。甲辰，以近侍分守四城。戊申，夜，上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固讓。詔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己酉，承麟即皇帝位。百官稱賀，禮畢亟出

天興三年正月壬寅，册封柴潭神爲護國靈應王。甲辰，用近侍分守四城。戊申，夜，皇上召集百官，傳位給東面元帥承麟，承麟堅決推讓。下詔道："朕所以交付皇位給卿，是迫不得已的事。因肌體肥重，不便騎馬奔突。卿平日矯健敏捷，有用兵的謀略，萬一得以逃脱，皇嗣不絕，這就是朕的意願。"己酉，承麟即皇帝位。百官稱賀，禮儀結束後急忙出去抵抗敵人，而南面已

捍敵，而南面已立宋幟。俄頃，四面呼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大軍入，與城中軍巷戰，城中軍不能禦。帝自縊于幽蘭軒。末帝退保子城，聞帝崩，率群臣入哭，謚曰哀宗。哭奠未畢，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哀宗骨瘞之汝水上。末帝為亂兵所害，金亡。

贊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强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概欲效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觖望，金事幾去。天厭南北之兵，挺生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是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乃克爾也。章宗志存潤色，而秕政日多，誅求無藝，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極衰始。至於衛紹，紀綱大壞，亡徵已見。宣宗南度，棄厥本根，外狃餘威，連兵宋、夏，内致困憊，自速土崩。哀宗之世無足為者。皇元功德日盛，天人屬心，日出爝息，理勢必然。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樹立起宋的旗幟。不一會兒，四面的呼聲震動天地。守衛南面的人放棄城門，大軍涌入，與城中的軍隊巷戰，城中的軍隊不能抗禦。皇帝在幽蘭軒上吊自殺。末帝退保子城，聽到皇帝自殺，率群臣進去痛哭，上謚號叫哀宗。哭祭未畢，城已崩潰，宫中各近侍舉火焚尸，奉御絳山收哀宗的骨殖埋葬在汝水上。末帝被亂兵所殺，金滅亡。

贊曰：金當初興起時，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了。太祖、太宗用武威控制中原，大概是想效法遼初的先例，立楚、立齊，隨後又抛棄他們，宋人不能自强，丢掉了北方的河山。熙宗、海陵加以暴虐的政治，中原地區的人民怨恨，金的事業幾乎完了。天也厭惡南北交兵，特地生出世宗，用仁代替暴，讓人民休養生息。因此金的江山一百餘年，是由於大定的政治能够凝聚人心，纔可能有這麽長久。章宗有志於光大發揚，然而弊政日益增多，徵求無限度，民力漸漸枯竭，明昌、承安由極盛轉向衰落。到了衛紹，法制遭到大破壞，滅亡的徵兆已經出現。宣宗遷往南邊，放棄了自己的根本，對外照常施展餘威，接連對宋、夏用兵，造成國内困乏，自我加速了崩潰。哀宗時代已無所作爲。大元的功德日益興盛，天與人都屬心於它，太陽出而火炬熄滅，道理形勢都必然如此。小小的一個部族，在逃亡中圖生存，力氣用完了便倒斃於路，也可令人哀痛。雖是這樣，在《禮記》中有"國君爲社稷而死"的話，哀宗在這點上可説是無愧的。

金史卷十九

本紀第十九

世紀補

景宣皇帝完顏宗峻

景宣皇帝諱宗峻，本諱繩果，太祖第二子。母曰聖穆皇后唐括氏，太祖元妃。宗峻在諸子中最嫡。

景宣皇帝名宗峻，本名繩果，是太祖的第二個兒子。母親聖穆皇后唐括氏，是太祖的元妃。宗峻在諸子中是嫡長子。

天輔五年，忽魯勃極烈杲都統諸軍取中京，帝别領合扎猛安，受金牌，既克中京，遂與杲俱襲遼主于鴛鴦濼。遼主走陰山，耿守忠救西京，帝與宗翰等擊走之。西京城南有浮圖，敵先據之，下射，士卒多傷。帝曰："先取是，則西京可下。"既而攻浮圖，克之，遂下西京。太祖崩，帝與兄宗幹率宗室群臣立太宗。天會二年，薨。

天輔五年，忽魯勃極烈杲總領各軍攻取中京，皇帝另外帶領合扎猛安，接受金牌，攻克中京之後，就與杲一起到鴛鴦濼襲擊遼主。遼主逃跑到陰山，耿守忠援救西京，皇帝與宗翰等打跑了他。西京城南有佛塔，敵人先占據了它，往下射箭，士兵多受傷。皇帝説："先奪取這塔，西京就可以攻下。"隨後攻佛塔，攻克了它，於是攻下西京。太祖逝世，皇帝與兄宗幹率領宗室群臣立太宗。天會二年，去世。

熙宗即位，追上尊謚曰景宣皇帝，廟號徽宗，改葬興陵。海陵弑立，降熙宗爲東昏王，降帝爲豐王。世宗復尊熙宗廟謚，尊帝爲景宣皇帝。子合剌、常勝、查剌。合剌是爲熙宗。

熙宗即位，追上尊謚爲景宣皇帝，廟號徽宗，改葬在興陵。海陵殺熙宗自立，降熙宗爲東昏王，降皇帝爲豐王。世宗重又尊熙宗的廟號謚號，尊帝爲景宣皇帝。兒子合剌、常勝、查剌。合剌就是熙宗。

睿宗完顏宗堯

睿宗立德顯仁啓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諱宗堯，初諱宗輔，本諱訛里朵，大定上尊謚，追上今諱。魁偉尊嚴，人望而畏之。性寬恕，好施惠，尚誠實。太祖征伐四方，諸子皆總戎旅，帝常在帷幄。

睿宗立德顯仁啓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名宗堯，起初名宗輔，本名訛里朵，大定時上尊謚，追上今名。魁偉嚴肅，令人望而生畏。然而生性寬厚容人，喜好施人恩惠，崇尚誠實。太祖征伐四方，諸子都總管軍隊，皇帝却常在帳幕之中。

天輔六年，太祖親征，太宗居守

天輔六年，太祖親征，太宗駐守黄龍府，安

黄龍府，安福哥誘新降之民以叛，帝與烏古廼討平之。南路軍帥鶻實荅以贓敗，帝往閲實之，咸稱平允。

天會五年，宗望薨，帝爲右副元帥，駐兵燕京。十一月，分遣諸將伐宋，帝發自河間，徇地淄、青。六年正月宋馬括兵二十萬至樂安，帝率師擊破之。聞宋主在揚州，時東作方興，留大軍夾河屯田而還，軍山西。二月，移剌古破宋臺宗雋、宋忠軍五萬于大名，明日再破之，獲宗雋、忠而還。冀州人乘夜出兵襲照里營。照里擊敗之。宋主奉表請和，密書以誘契丹、漢人。詔伐宋，帝發自河北，降滑州，取開德府，攻大名府，克之，河北平。

初，伐宋，河北、河東諸將議不决，或欲先定河北，或欲先平陝西，太宗兩用其策。而宗翰來會于濮，既平河北，遂取東平及徐州，盡得宋人江淮運致金幣在徐州官庫者，分給諸軍，而劉豫遂以濟南降。使拔离速等襲宋主于揚州，而宋主聞之，比拔离速至揚州前夕，已渡江矣。宋主乃貶去帝號，再以書來請存社稷，語在《宗翰傳》中。既而宗弼追宋主，宋主渡江，入于杭州，復遁入海，宗弼乃還。

於是，婁室所下陝西城邑輒叛，宗翰等曰："前討宋，故分西師合于東軍，而陝西五路兵力雄勁，當并力攻取。今撻懶撫定江北，宗弼以精兵二萬先往洛陽。以八月往陝西，或使宗弼遂將以行，或宗輔、宗幹、希尹中以一人往。"上曰："婁室往者所向輒辦，今專征陝右，豈倦于兵而自愛邪？卿等其戮力焉！"由是詔帝往。

是時，宋張浚兵取陝西。帝至洛水治兵，張浚騎兵六萬，步卒十二萬

福哥引誘新歸降的百姓反叛，皇帝與烏古廼討平他們。南路軍帥鶻實荅貪臟罪敗露，皇帝前往核實，都稱處理得公平得當。

天會五年，宗望去世，皇帝爲右副元帥，駐兵燕京。十一月，分别派遣各將領伐宋，皇帝從河間出發，進攻淄、青地區。六年正月宋馬括的軍隊二十萬到樂安，皇帝率兵將他們擊敗。聽説宋主在揚州，當時春耕生産剛開始，留大軍沿着黄河兩岸屯田，皇帝回軍駐山西。二月，移剌古在大名打敗宋臺宗雋、宋忠的軍隊五萬人，第二天再次打敗他們，俘獲宗雋、宋忠而回。冀州人趁着夜晚出兵襲擊照里的軍營。照里擊敗他們。宋主奉表請求議和，同時又秘密寫信招誘契丹、漢人。下詔伐宋，皇帝從河北出發，降伏滑州，奪取開德府，進攻大名府，將它攻克，河北平定。

當初，討伐宋，河北、河東各將領議而不决，有的想先平定河北，有的想先平定陝西，太宗兩個計策都采納。而宗翰來濮會合，既已平定河北，便攻取了東平及徐州，全數獲得宋人從江淮運到徐州官庫的金幣，分給各軍，而劉豫便以濟南投降。派拔离速等到揚州襲擊宋主，而宋主聽到消息後，等拔离速到達揚州的前一天晚上，已渡過長江了。宋主於是貶去帝號，再奉書來請求保存國家，事情記在《宗翰傳》中。隨後宗弼追趕宋主，宋主渡過長江後，進入杭州，再逃到海上，宗弼回軍。

此時，婁室所攻下的陝西的城鎮叛變，宗翰等説："以前伐宋，所以分西部的兵力合到東部的軍隊，而陝西五路的兵力雄厚强勁，應當合力攻取。如今撻懶平定了長江以北，宗弼可率領精兵二萬先開往洛陽。在八月間再開往陝西，或者就讓宗弼帶領前去，或者讓宗輔、宗幹、希尹中派一人前往。"皇上説："婁室以往所到之處往往成功，如今全權征討陝西，難道是厭倦戰争而自愛麽？卿等可要努力啊！"因而詔令皇帝前往。

這時，宋張浚的軍隊攻取陝西。皇帝到洛水治理軍隊。張浚的騎兵六萬、步兵十二萬在富平

壁富平。帝至富平，婁室爲左翼，宗弼爲右翼，兩軍并進，自日中至于昏暮，凡六合戰，破之。耀州、鳳翔府皆來降。遂下涇、渭二州。敗宋經略使劉倪軍于瓦亭，原州降。撒离喝破德順軍静邊寨，宋涇原路統制張中孚、知鎮戎軍李彦琦以城降。宋秦鳳路都統制吴玠軍于隴州境上，招討都監馬五擊走之，降一縣而還。帝進兵降甘泉等三堡，取保川城，破宋熙河路副總管軍三萬，獲馬千餘，拔安西等二寨，熙州降。分遣左翼都統阿盧補，右翼都統宗弼招撫城邑之未下者，遂得鞏、洮、河、樂、西寧、蘭、廓、積石等州，定遠、和政、甘峪、寧洮、安隴等城寨，及鎮堡蕃漢營部四十餘，於是涇原、熙河兩路皆平。撒离喝降慶陽府，慕洧以環州降。既定陝西五路，乃選騎兵六千，使撒离喝列屯衝要。於是班師，與宗翰俱朝京師，立熙宗爲諳版勃極烈，帝爲左副元帥。

建立堡壘。皇帝到富平，婁室爲左翼，宗弼爲右翼，兩軍并進，從中午到傍晚，共六次交戰，攻破了張浚軍。耀州、鳳翔府都來投降。乘機攻下涇、渭二州。在瓦亭打敗宋經略使劉倪的軍隊，原州投降。撒离喝攻破德順軍的静邊寨，宋涇原路統制張中孚、知鎮戎軍李彦琦以城投降。宋秦鳳路都統制吴玠駐軍在隴州境内，招討都監馬五打跑他，降服一個縣而回。皇帝進軍降服了甘泉等三堡寨，奪取保川城，擊敗宋熙河路副總管的軍隊三萬人，繳獲馬一千餘匹，攻克安西等二寨，熙州投降。分别派遣左翼都統阿盧補、右翼都統宗弼招撫還没有攻下的城鎮，得到鞏、洮、河、樂、西寧、蘭、廓、積石等州，定遠、和政、甘峪、寧洮、安隴等城寨，以及鎮、堡、蕃漢的營部共四十餘座，於是涇原、熙河兩路都被平定。撒离喝降服慶陽府，慕洧以環州投降。既已平定了陝西五路，便選騎兵六千，派撒离喝分别屯駐在要衝地帶。於是帶着軍隊勝利回師，與宗翰一起到京師朝見，立熙宗爲諳版勃極烈，皇帝爲左副元帥。

十三年，行次嬀州薨，年四十，陪葬睿陵，追封潞王，謚襄穆。皇統六年，進冀國王。正隆二年，追贈太師、上柱國，改封許王。世宗即位，追上尊謚立德顯仁啓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廟號睿宗。二年，改葬于大房山，號景陵。

十三年，走到嬀州去世，年四十，陪葬睿陵，追封爲潞王，謚號爲襄穆。皇統六年，進封爲冀國王。正隆二年，追贈太師、上柱國，改封許王。世宗即位，追上尊謚爲立德顯仁啓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廟號睿宗。二年，改葬到大房山，號景陵。

顯宗完顔允恭

顯宗體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諱允恭，本諱胡土瓦，世宗第二子，母曰明德皇后烏林荅氏。皇統六年丙寅歲生。體貌雄偉，孝友謹厚。

顯宗體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名允恭，本名胡土瓦，是世宗的第二個兒子，母親是明德皇后烏林荅氏。皇統六年丙寅歲生。體魄雄偉，孝順友愛，謹慎厚道。

大定元年十一月，世宗即位于東京。乙酉，封楚王，置官屬。十二月，從至中都。

大定元年十一月，世宗在東京即位。乙酉，封爲楚王，設置屬官。十二月，隨從到中都。

二年四月己卯，賜名允迪。五月壬寅，立爲皇太子，世宗謂之曰：

二年四月己卯，賜名允迪。五月壬寅，立爲皇太子，世宗對他説："在禮儀制度上珍惜嫡子，

“在禮貴嫡，所以立卿。卿友于兄弟，接百官以禮，勿以儲位生驕慢。日勉學問，非有召命，不須侍食。”帝上表謝。專心學問，與諸儒臣講議於承華殿。燕閑觀書，乙夜忘倦，翼日輒以疑字付儒臣校證。九月庚子，詔東宫三師對皇太子稱名，少師以降稱臣。十一月庚子，生辰，百官賀于承華殿。世宗賜以襲衣良馬，賜宴于仁政殿，皇族百官皆與。自後生辰，世宗或幸東宫，或宴内殿，歲以為常。十二月辛卯，奏曰：“東宫賀禮，親王及一品皇族皆北面拜伏，臣但答揖。伏望天慈聽臣答拜，庶惇親親友愛之道。”世宗從之，以為定制。

所以立卿。卿對兄弟友愛，以禮接待百官，不要因位在太子而産生傲慢情緒。每天勉力於學問，没有召命，不必陪侍吃飯。”皇帝上表道謝。專心學習，與各儒臣在承華殿講解議論。閑居讀書，忘記疲倦直到二更時候，第二天常將可疑的文字交給儒臣校證。九月庚子，詔令東宫的三師對皇太子稱自己的名字，少師以下稱臣子。十一月庚子，生日，百官到承華殿慶賀。世宗賜給衣服良馬，又在仁政殿賜宴，皇族及百官都參加。從此以後每逢生日，世宗或臨幸東宫，或在内殿設宴，每年成爲慣例。十二月辛卯，上奏道：“東宫的賀禮，親王及一品皇族都向北面拜伏，臣祇作揖答謝。希望慈愛的父親允許臣答拜，以崇尚親愛親族和友愛之道。”世宗同意，作爲定制。

世宗聞儒者鄭松賢，松先為同知博州防禦事致仕，起為左諭德，詔免朝參，令輔太子讀書。松以友諭自處，帝嘗顧松使取服帶，松對曰：“臣忝諭德，不敢奉命。”帝改容稱善，自是益加禮遇。每出獵獲鹿，輒分賜之。

世宗聽説儒者鄭松賢良，鄭松先前爲同知博州防禦事辭官，起用爲左諭德，下詔免除上朝參拜，讓他輔導太子讀書。鄭松以朋友和老師的身份自處，皇帝曾看着鄭松讓他取衣服帶子，鄭松回答説：“臣身爲諭德，不敢奉命。”皇帝高興地稱他做得對，從此更加以禮相待。每次出獵捕獲鹿，常常分賜給他。

四年九月，納妃徒單氏，行親迎禮。故事，大駕鹵簿天子乘玉路，皇太子鹵簿乘金路。六年，世宗行自西京還都，禮官不知皇太子自有鹵簿金路，乃請太子就乘大駕綴路，行在天子之前。上疑其非禮，詳閲舊典，禮官始覺其誤。於是禮部郎中李邦直、員外郎李山削一階，太常少卿武之才、太常丞張子羽、博士張棨削兩階。

四年九月，納妃徒單氏，舉行親迎禮。按慣例，大駕儀仗天子乘玉路車，皇太子儀仗乘金路車。六年，世宗將從西京回都，禮官不知道皇太子自有儀仗金路，於是請太子就乘大駕綴路車，走在天子的前面。皇上懷疑這不符合禮制，詳細查閲歷史典籍，禮官纔覺察有誤。於是禮部郎中李邦直、員外郎李山被削官一級，太常少卿武之才、太常丞張子羽、博士張棨削官兩級。

頃之，禮官議受册謁謝太廟，服常朝服，乘馬，世宗曰：“此與外官禮上後謁諸神廟無異，海陵一時率意行之，何足為法？大册與三歲祫享當用古禮為是。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不當輕易如此。”又曰：“右丞蘇保衡雖漢人不通經史，參政石琚

不久，禮官討論受册告謝太廟時，穿平常朝服，乘馬，世宗説：“這與外官禮見皇上後告謝各神廟没有區别，是海陵一時隨意施行的，怎麽可以效法？大册禮與三年一次的合祭禮應當用古禮纔對。孔子説：‘禮與其從奢，寧可從儉。’不應當如此輕率。”又説：“右丞蘇保衡雖是漢人却不通經史，參政石琚通經史而又不開口，前次禮

通經史而不言，前日禮官既已削奪，猶不懼邪？其具前代典禮以聞，朕將擇而處之。”久之，將授太子册寶，儀注備儀仗告太廟。上曰：“朕受尊號謁謝，乃用故宋真宗故事，常朝服乘馬。皇太子乃用備禮，前後不稱，甚無謂也。”謂右丞相良弼、左丞守道曰：“此卿等不用心所致。”良弼等謝曰：“臣愚慮不及此。”上復曰：“此文臣因循故也。”是年十月甲申，祫享于太廟，行亞獻禮。

官已被削奪官階，還不怕麽？可列舉前代的典章禮制奏聞，朕將選擇辦理。”過了很久，即將授太子册寶，負責禮儀制度的官員備辦了儀仗告太廟。皇上説：“朕受尊號告謝，是用原宋真宗的先例，穿日常朝服乘馬。皇太子却用完備的禮儀，前後不相稱，很没有道理。”對右丞相良弼、左丞守道説：“這是卿等不用心所造成的。”良弼等謝罪道：“臣愚昧考慮不到這些。”皇上又説：“這是文臣因循苟且的緣故。”當年十月甲申，在太廟合祭，皇帝行亞獻禮。

七年，帝有疾，詔左丞守道侍湯藥，徙居瓊林苑臨芳殿調治。

七年，皇帝有病，詔令左丞守道侍奉湯藥，遷居到瓊林苑臨芳殿調養醫治。

八年正月甲戌，改賜名允恭。庚辰，受皇太子册寶，帝上表謝。

八年正月甲戌，改賜名允恭。庚辰，接受皇太子册寶，皇帝上表道謝。

九年五月，世宗命避暑于草濼，隋王惟功從行，其應從行者皆給道路費。帝奏曰：“遠去闕廷，獨就凉地，非臣子所安，願罷行。”世宗曰：“汝體羸弱，山後高凉，故命汝往。”丁丑，百官奉辭于都城之北，再拜，帝答拜。是月，百官承詔具箋問起居。六月，百官問起居如前。八月乙酉，至自草濼，百官迎謁于都城之北，如送儀。丙戌，入見，世宗曰：“吾兒相别經夏，極甚思憶也。”九月，詔皇太子供膳勿月支，歲給五千萬。

九年五月，世宗命令到草濼避暑，隋王惟功隨行，所有隨行的人都給路費。皇帝奏道：“遠離宫廷，獨自到凉爽的地方，不是臣子所心安的，願取消此行。”世宗説：“你的體質瘦弱，山後高峻凉爽，所以命你前往。”丁丑，百官到都城的北面告辭，再拜，皇帝答拜。本月，百官接受詔令寫信問候日常生活情况。六月，百官問候生活如同前次。八月乙酉，從草濼回到宫中，百官到都城的北面迎接謁見，同送行的儀式。丙戌，入見，世宗説：“我兒相别經過了一個夏季，極爲思念。”九月，詔皇太子的膳食供給不要按月支付，每年給錢五千萬。

十年八月，帝在承華殿經筵，太子太保壽王爽啓曰：“殿下頗未熟本朝語，何不屏去左右漢官，皆用女直人。”帝曰：“諭德、贊善及侍從官，曷敢輒去？”爽乃揖而退。帝曰：“宫官四員謂之諭德、贊善，義可見矣，而反欲去之，無學故也。”有使者自山東還，帝問民間何所苦，使者曰：“錢難最苦。官庫錢滿有露積者，而民間無錢，以此苦之。”帝曰：“貯之空室，雖多奚爲。”謂户部尚書張仲愈曰：“天子富藏天下，何必獨在府

十年八月，皇帝在承華殿講經堂，太子太保壽王爽陳述道：“殿下很不熟悉本國語，何不辭退身邊的漢官，都用女真人。”皇帝説：“諭德、贊善及侍從官，怎麽敢隨便辭退？”爽便作揖退下。皇帝説：“宫官四員稱諭德、贊善，意義已可見了，而反倒想不要他們，是没有學問的緣故。”有使者從山東回來，皇帝問民間困難的是什麽，使者説：“錢難得最苦。官庫錢滿甚至有露天堆放的，而民間無錢，因此很苦。”皇帝説：“貯藏在空屋裏，雖多有什麽用。”於是對户部尚書張仲愈説：“天子的財富藏在民間，何必獨在府庫呢。”因而上奏道：“錢藏在府庫，與野外的

庫也。"因奏曰："錢在府庫，何異銅礦在野。乞流轉，使公私俱利。"世宗嘉納，詔有司議行之。

十一年十一月丁亥，有事於圜丘，帝行亞獻禮。

十二年五月，世宗聞德州防禦使胡剌謀叛，因曰："朕於親親之道未嘗不篤，而輒敢如此。"帝徐奏曰："叔胡剌性荒縱，耽娛樂，而無子嗣，忽如此狂謀，望更閱實之。"十月己未，祫享于太廟，帝攝行祀事。

十三年十月，承詔與趙王惟中、曹王惟功獵于保州、定州。十一月甲午，還京師。

十四年四月乙亥，世宗御垂拱殿，帝及諸王侍側。世宗論及兄弟妻子之際，世宗曰："婦言是聽而兄弟相違，甚哉。"帝對曰："《思齊》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臣等愚昧，願相勵而修之。"因引《常棣》華萼相承，脊令急難之義，爲文見意，以誡兄弟焉。

十五年，世宗詔五品職事官謝見皇太子。

十七年五月甲辰，侍宴于常武殿，典食令涅合進粥，帝將食，有蜘蛛在粥碗中，涅合恐懼失措，帝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爾，豈汝罪哉。"十月己卯，祫享于太廟，攝行祀事。

十九年四月戊申，有事于太廟，攝行祀事。丁巳，詹事烏林荅愿入謝，帝命取幞頭腰帶，官屬請曰："此見宰相師傅之禮也。"帝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耳。"皆曰："非臣等所及。"十一月，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帝徒行挽靈車，遇大風雪，左右進雨具，帝却之，比至頓所，衣盡沾濕，觀者無不下淚。海陵

銅礦有什麼區别。請求流通，使公私都有利。"世宗贊許并采納，詔有關部門研究執行。

十一年十一月丁亥，在天壇祭天，皇帝行亞獻禮。

十二年五月，世宗聽説德州防禦使胡剌謀劃叛亂，因而説："朕對於親愛親族的道理没有不真誠的，而竟敢如此。"皇帝慢慢地奏道："叔父胡剌性情荒誕放縱，沉醉娱樂，而又没有兒子，忽然有如此狂妄的謀劃，希望再加核實。"十月己未，在太廟合祭，皇帝代行祀事。

十三年十月，受詔與趙王惟中、曹王惟功到保州、定州打獵。十一月甲午，回京師。

十四年四月乙亥，世宗到垂拱殿，皇帝及諸王在旁侍候。世宗談到兄弟妻子之間的關係，世宗説："祇聽婦人的話而兄弟互相隔閡，太過分啊。"皇帝回答道："《思齊》詩中説：'周文王以身作則，以禮法感化其妻子兄弟，從而教化全國。'臣等愚昧，願相互勉勵學習。"因又引《常棣》花萼相承，脊令鳥急難相救的詩義，作文表達心意，從而告誡兄弟們。

十五年，世宗詔五品職事官入朝謝見皇太子。

十七年五月甲辰，在常武殿侍宴，典食官讓涅合進粥，皇帝正要吃，有蜘蛛在粥碗中，涅合恐懼得不知所措，皇帝從容地説："蜘蛛吐絲垂在空中，忽然掉在碗裏，豈是你的罪呢。"十月己卯，到太廟合祭，代行祀事。

十九年四月戊申，到太廟祭祀，代行祀事。丁巳，詹事烏林荅愿入謝，皇帝命人取幞頭腰帶，屬官請求道："這是見宰相、師傅的禮儀。"皇帝説："烏林荅愿事奉陛下已久，是爲了增加敬意。"都説："不是臣等所能想得到的。"十一月，改葬明德皇后到坤厚陵，皇帝步行牽引靈車，遇大風雪，身邊的人送來雨具，皇帝推却，等到達安葬的地方，衣服全被淋濕，看到的人無不掉下眼淚。海陵雖被貶黜爲平民，宗幹還稱明

雖貶黜爲庶人，宗幹尚稱明肅皇帝，議者以爲未盡，帝具表奏論。世宗嘉納之。於是宗幹削去帝號，降封遼王。

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詔帝守國，作"守國之寶"以授之。其遣使、祭享、五品以上官及事利害重者遣使馳奏，六品以下官、其餘常事，并聽裁决。每三日一次於集賢殿受尚書省啓事。京朝官遇朔望具朝服問候。車駕在路，每二十日一遣使問起居。已達上京，每三十日一問起居。世宗曰："今巡幸或能留一二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利，但能不墜父業，即爲克家子也。"帝對曰："臣在東宫二十餘年，過失甚多，陛下以明德皇后之故未嘗見責。臣誠愚昧，不克負荷，乞備扈從。"世宗曰："凡人養子皆望投老得力。朕留太尉、左右丞、參政輔汝，彼皆國家舊人，可與商議。且政事無難，但用心公正，無納讒邪，一月之後政事自熟。"帝流涕堅辭，左右爲之感動。三月，世宗如上京，帝守國留中都。初，帝在東宫，或携中侍步于芳苑。中侍出入禁中，未嘗限阻。此輩見帝守國，各爲得意，帝知之，謂諸中侍曰："我向在東宫不親國政，日與汝輩語話。今既守國，汝等有召命然後得入。"五月，世宗至上京，賜敕書曰："朕以前月八日到遼陽，此月二日達上京，翌日祀慶元廟。省方觀民，古之制也。汝守國任重，夏暑方熾，益當自愛，無貽朕憂。"帝謂徒單克寧曰："車駕巡幸，以國事見屬。刑名最重，人之死生繫焉。凡有可議，當盡至公。比主上還都，勿有廢事。"自是，凡啓禀刑名，帝自披閲，召都事委曲折正，移晷忘倦，或

肅皇帝，議論的人認爲不徹底，皇帝上書論奏。世宗贊許并采納。於是宗幹被削去帝號，降封爲遼王。

二十四年，世宗即將前往上京，下詔由皇帝守國，作"守國之寶"印授給他。祇有派遣使節、祭享、五品以上官及事情利害關係重大的派使者騎馬馳奏，六品以下官、其餘的平常事務，都聽任裁决。每三天一次在集賢殿接受尚書省啓報國事。京朝官逢初一、十五穿朝服問候。車駕在路上的時候，每隔二十天一次派使者問候生活情况。已到達上京，每隔三十天問候一次。世宗説："這次巡幸或能留一二年，讓你守國。好比農家種田，商人營利，祇要能不喪失父業，就算是能繼承父祖事業之子了。"皇帝回答道："臣在東宫二十餘年，過失很多，陛下因明德皇后的緣故未曾責備。臣實在愚昧，不能承擔，請做侍從。"世宗説："凡是人養育兒子，都指望到老時能得到依靠。朕留下太尉、左右丞、參政輔助你，他們都是國家的舊臣，可與他們商議。况且政事并不困難，祇要用心公正，不要采納讒邪的言論，一個月之後對政事就自然熟悉了。"皇帝流着淚堅决推辭，身邊的人都爲之感動。三月，世宗前往上京，皇帝守國留在中都。當初，皇帝在東宫，有時帶着太監在芳苑散步，太監出入宫禁中，没有限制。這些人見皇帝守國，各自得意，皇帝知道後，對各太監説："我以往在東宫時不親理國政，每天與你們説話。如今既然守國，你們有召命然後纔得入宫。"五月，世宗到達上京，賜敕書道："朕在上月八日到遼陽，本月二日抵達上京，第二天祀慶元廟。視察四方，觀看民間的風俗，是古代的制度。你守國的責任重大，夏天暑熱正盛，更應當自愛，不要給朕留下憂慮。"皇帝對徒單克寧説："皇帝巡幸，將國事托付給我。定刑的事最重要，關係到人的死生。凡是有可以商議的，應當做到十分公正。等到主上回都時，没有辦得不好的事。"從此，凡是啓禀定刑的事，皇帝都要親自審閲，召都事詳細地判斷指正，時間很久了仍忘記疲倦，有時還

賜之食。近侍報瑶池位蓮開，當設宴。帝曰："聖上東巡，命我守國，何敢宴游廢事？采致數花足矣。"七月，遣子金源郡王麻達葛奉表問起居，請世宗還都。十一月壬寅，帝冬獵。辛亥，還都。

二十五年正月乙酉朔，免群臣賀禮。帝自守國，深懷謙抑，宫臣不庭拜，啓事時不侍立，免朔望禮。京朝朔望日當具公服問候，并停免。至是，群臣當賀，亦不肯受。甲寅，帝如春水。二月庚申，還都。丁卯，遣子金源郡王麻達葛奉表賀萬春節。四月，久不雨，帝親禱，即日沾足。

六月甲寅，帝不豫。庚申，崩于承華殿。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好水川，訃聞，爲位臨奠于行宫之南，大慟者久之。親王、百官、皇族、命婦及侍衛皆會哭，世宗號泣還宫。比至中都，爲位奠哭者凡七焉。世宗以豳王永成爲中都留守，來護喪，遣滕王府長史再興、御院通進阿里剌來保護金源郡王，遣左宣徽使唐括鼎來致祭，詔妃徒單氏及諸皇孫喪服并如漢制。帝在儲位久，恩德在人者深，每日三時哭臨，侍衛軍士皆争入臨，伏哭于承華殿下，聲殷如雷。中都百姓市門巷端爲位慟哭。七月壬午朔，賜謚宣孝太子。九月庚寅，殯于南園熙春殿。己酉，世宗至自上京，未入國門，先至熙春殿致奠，慟哭久之。比葬，親臨者六。帝事世宗，凡巡幸西京，凉陘，及上陵、祭廟，謁衍慶宫，田獵觀稼，拜天射柳，未嘗去左右。上有事于圜丘，及親享于太廟，則行亞獻禮，不親祀則攝行祀事。國有大慶則率百官上表賀。正旦、萬春節則總班上壽。冬十

賜飲食給他們。近侍報告瑶池位蓮花開放，應當設宴。皇帝説："聖上東巡，命令我守國，怎麽敢宴游耽誤辦事？采幾朵花來就够了。"七月，派遣兒子金源郡王麻達葛奉表前去問候，并請世宗回都。十一月壬寅，皇帝冬獵。辛亥，回都。

二十五年正月乙酉初一，免群臣的賀禮。皇帝自從守國以來，深懷謙遜退避的心情，宫臣不庭拜，奏事時不侍立，免去初一、十五的禮節。京朝官每當初一、十五那天應當穿着官服問候，一并停免。到正月初一這天，群臣應當慶賀，也不肯接受。甲寅，皇帝前往游獵。二月庚申，回都。丁卯，派遣兒子金源郡王麻達葛奉表前去慶賀萬春節。四月，很久不下雨，皇帝親自祈禱，當天雨就下够了。

六月甲寅，皇帝生病。庚申，在承華殿逝世。世宗從上京回都，住在天平山好水川，得到訃告，在臨時宫廷的南面設位臨祭，大哭了很久。親王、百官、皇族、有封號的婦女及侍衛都在一起痛哭，世宗號泣着回宫。等到達中都，設位祭哭共有七次。世宗以豳王永成爲中都留守，前來護喪，派遣滕王府長史再興、御院通進阿里剌前來保護金源郡王，派遣左宣徽使唐括鼎前來致祭，詔妃徒單氏及各位皇孫的喪服都用漢制。皇帝在太子位上時間久，留在人心的恩德很深，每天三個時辰的哭祭，侍衛軍士都争着進去，伏哭在承華殿下，哭聲響如雷鳴。中都的百姓在市門巷頭設位痛哭。七月壬午初一，賜謚宣孝太子。九月庚寅，靈柩停在南園的熙春殿。己酉，世宗從上京回到都城，還没有進入國門，就先到熙春殿致祭，痛哭了很久。等到安葬時，共親臨六次。皇帝奉事世宗，凡是巡幸西京，凉陘，以及上陵、祭廟，告衍慶宫，打獵，視察莊稼，拜天射柳，未嘗離開左右。皇上到天壇祭祀，及到太廟親行享祭，則行亞獻禮，不親自祭祀則代行祀事。國家有大慶就率領百官上表恭賀，正月初一、萬春節則總領朝班祝壽。冬十月庚戌初一，宰相以下到慶和殿朝見，太尉完顔守道祝壽，世宗追悼悲傷了好久。十一月甲申，靈車出發，世

月庚戌朔，宰相以下朝見于慶和殿，太尉完顏守道上壽，世宗追悼凄愴者久之。十一月甲申，靈駕發引，世宗路祭于都城之西。庚寅，葬于大房山。世宗欲加帝號，以問群臣，翰林修撰趙可對曰：“唐高宗追謚太子弘爲孝敬皇帝。”左丞張汝弼曰：“此蓋出于武后。”遂止。乃建廟于衍慶宫後，祭用三獻，樂用登歌。

宗到都城的西面路祭。庚寅，葬到大房山。世宗想給他加帝號，詢問群臣，翰林修撰趙可回答說：“唐高宗曾追謚太子李弘爲孝敬皇帝。”左丞張汝弼說：“這事出自武后武則天。”於是作罷。便在衍慶宫後建廟，祭祀用三獻，音樂用登歌。

二十六年，立子璟爲皇太孫。二十九年，世宗崩。太孫即位，是爲章宗。五月甲午，追謚體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廟號顯宗。丁酉，祔于太廟，陵曰裕陵。

二十六年，立他的兒子璟爲皇太孫。二十九年，世宗逝世，太孫即位，這就是章宗。五月甲午，追謚爲體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廟號顯宗。丁酉，神主合祭於太廟，陵墓叫裕陵。

帝天性仁厚，不忍刑殺。梁檀兒盗金銀葉，憐其母老，李福興盗段匹，值坤厚陵禮成，家令本把盗銀器，值萬春節，皆委曲全活之。亡失物者，責其償而不加罪。聞四方饑饉，輒先奏，加賑贍。因田獵出巡，所過問民間疾苦。敬禮大臣，友愛兄弟。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諸妃皆祔，自磐寧宫發引，趙王惟中以其母輀車先發，令張黄蓋者前行，帝呼執蓋者不應，少府監張僅言欲奏其事，帝止之。嘗作《重光座銘》，及刻座右銘于小玉碑，并刻其碑陰，皆深有理致。最善射而不殫物，嘗奉詔拜陵，先獵，射一鹿獲之，即命罷獵，曰：“足奉祀事，焉用多殺？”好生蓋其天性云。

皇帝天性仁慈厚道，不忍心用刑殺人。梁檀兒偷盗金銀葉，可憐他的母親年老，李福興偷盗緞匹，遇坤厚陵禮儀告成，家令本把偷盗銀器，遇萬春節，都曲意設法保全救他們。丢失物品的，衹讓他們賠償而不加罪。聽到四方饑荒，往往先上奏，請加賑濟。打獵出巡，所經過的地方都要訪問民間疾苦。尊敬禮遇大臣，友愛兄弟。葬明德皇后到坤厚陵，諸妃都合葬，從磐寧宫牽着靈柩的繩索出發。趙王惟中以他母親的喪車先出發，讓張着黄蓋的人走在前面，皇帝喊執蓋的人竟不回答，少府監張僅言準備上奏此事，皇帝制止了他。曾作《重光座銘》，及刻座右銘在小玉碑上，同時又刻在碑的背面，都很有思想情趣。最善於射箭而不多殺動物，曾奉詔拜陵，先打獵，射一頭鹿并捕獲了它，便命令停止打獵，説：“够奉祀用就行了，何必要多殺？”好生大概是他的天性。

贊曰：遼王杲取中京，宗翰、宗望皆從，景宣别領合扎猛安。合扎猛安者，太祖之猛安也。宗翰請立熙宗，宗幹不敢違，太宗不能拒，其義正，其理直矣。舊史稱睿宗寬恕好施惠，熙宗不終，海陵隕斃，自時厥後，得大位者皆其子孫，有以夫。顯

贊曰：遼王杲攻取中京，宗翰、宗望都從行，景宣另外帶領合扎猛安。合扎猛安，就是太祖的猛安。宗翰請立熙宗，宗幹不敢違抗，太宗不能拒絶，他的名義正當，理由充分。以前的史書稱睿宗寬厚好施恩惠，熙宗不能善終，海陵敗死，從這以後，得皇位的都是他的子孫，有此之故吧。顯宗孝順友愛，敦厚和睦，在東宫二十五

宗孝友惇睦，在東宫二十五年，不聞有過。承意開導，四方陰受其賜。天不假之年，惜哉。

年，没有聽説有過失。接受意旨，而又啓發開導，天下暗中得到他的恩賜。老天不多給他些年壽，可惜啊。

金史卷二十

志第一

天文

日薄食煇珥雲氣　月五星凌犯及星變

自伏羲仰觀俯察，黄帝迎日推策，重黎序天地，堯曆象日月星辰，舜齊七政，周武王訪箕子，陳《洪範》，協五紀，而觀天之道備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故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於日、星、風、雨、霜、雹、雷霆皆書變而不書常，所以明天道、驗人事也。秦漢而下，治日患少，陰陽愆違，天象錯迕，無代無之。金百有十九年，而日食四十二，星辰風雨霜雹雷霆之變不知其幾。金九主，莫賢於世宗，二十九年之間，猶日食者十有一，日珥虹貫者四五。然終金之世，慶雲環日者三，皆見於世宗之世。

自從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黄帝根據日月運行推算初一、十五，以蓍草推測吉凶，重黎按次第區分天地，堯推算觀察日月星辰，舜辨别日、月、金、木、水、火、土，周武王咨詢箕子，陳述《洪範》，協調年、月、日、星辰、曆數，而觀察天象的辦法就齊備了。《易經》説："上天垂示天象以表明吉凶禍福，聖人以此爲法則。"因此孔子根據魯史撰寫《春秋》，對日、星、風、雨、霜、雹、雷霆都作爲災變記載而不是作常規記載，用以表明天道、驗證人事。秦漢以來，常恨太平的時間太少，陰陽差失，天象錯逆，没有哪一代没有。金代一百一十九年，而有日食四十二次，星辰、風、雨、霜、雹、雷霆的災變不知有多少。金代九個皇帝，没有比金世宗更賢明的，二十九年之中，日食仍有十一次，日暈彩虹出現四五次。然而整個金代，祥雲環繞太陽三次，都出現在世宗朝代。

羲、和之後，漢有司馬，唐有袁、李，皆世掌天官，故其説詳。且六合爲一，推步之術不見異同。金、宋角立，兩國置曆，法有差殊，而日官之選亦有精粗之異。今奉詔作《金史》，於志天文，各因其舊，特以《春秋》爲準云。

羲、和以後，漢代的司馬氏，唐代的袁氏、李氏，都世世代代掌管天官，因此記載詳盡。而且天下統一，推算曆法的方法没有不同。金、宋對立，兩國分置曆法，法有差異，而日官的選擇也有精明粗疏的不同。現今遵奉詔令作《金史》，對於《天文志》，各自因襲他們舊的作法，特以《春秋》爲標準。

日薄食煇珥雲氣

太祖天輔三年夏四月丙子朔，日

太祖天輔三年夏季四月丙子初一，有日食。

食。四年冬十月戊辰朔，日食。六年春二月庚寅朔，日食。七年秋八月辛巳朔，日食。

太宗天會七年三月己卯朔，日中有黑子。九月丙午朔，日食。十三年正月丙午朔，日食。

熙宗天會十四年十一月丙寅，日中有黑子，斜角交行。

天眷三年七月癸卯朔，日食。

皇統三年十二月癸未朔，日食。四年六月辛巳朔，日食。五年六月乙亥朔，日食。八年四月戊子朔，日食。九年三月癸未朔，日食。

海陵庶人天德二年正月甲辰，日有暈珥，白虹貫之。十一月丙戌，白虹貫日。十二月乙卯，慶雲見，狀如鸞鳳，五彩。三年正月丁酉，白虹貫日。

貞元二年五月癸丑朔，日食。三年四月丁丑朔，昏霧四塞，日無光，凡十有七日乃霽。五月丁未朔，日食。

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司天奏日食，候之不見。海陵敕，自今日食皆面奏，不須頒告中外。五年八月丙午朔，日食。庚午，日中有黑子，狀如人。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十月丙午，慶雲見。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幣，命壽王京代拜行禮。爲制，凡遇日月虧食，禁酒、樂、屠宰一日。三年六月庚申朔，日食，上不視朝，命官代拜。有司不治務，過時乃罷。後爲常。四年六月甲寅朔，日食。七年四月戊辰朔，日食，上避正殿、減膳，伐鼓應天門内，百官各於本司庭立，明復乃止。閏七月己卯午刻，慶雲環日。八月辛亥午刻，慶雲環日。九年八月甲申朔，有司奏日

四年冬季十月戊辰初一，有日食。六年春季二月庚寅初一，有日食。七年秋季八月辛巳初一，有日食。

太宗天會七年三月己卯初一，太陽中有黑子。九月丙午初一，有日食。十三年正月丙午初一，有日食。

熙宗天會十四年十一月丙寅，太陽中有黑子，循斜角交叉運行。

天眷三年七月癸卯初一，有日食。

皇統三年十二月癸未初一，有日食。四年六月辛巳初一，有日食。五年六月乙亥初一，有日食。八年四月戊子初一，有日食。九年三月癸未初一，有日食。

海陵庶人天德二年正月甲辰，太陽有暈環，白虹貫穿。十一月丙戌，白虹貫穿太陽。十二月乙卯，出現祥雲，形狀像鸞鳳，五彩。三年正月丁酉，白虹穿過太陽。

貞元二年五月癸丑初一，有日食。三年四月丁丑初一，大霧四處瀰漫，太陽無光，共持續十七天纔晴朗。五月丁未初一，有日食。

正隆三年三月辛酉初一，司天上奏有日食，觀測日食未出現。海陵下詔，自今以後有日食都要當面上奏，不須頒布通告於朝廷内外。五年八月丙午初一，有日食。庚午，太陽中有黑子，形狀如人。六年二月甲辰初一，太陽有暈環，戴有背氣。十月丙午，出現祥雲。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戊辰初一，有日食，擊鼓用祭品，命壽王京代皇帝祭拜行禮。定爲制度，凡遇日月虧食，禁止飲酒、奏樂、屠宰一天。三年六月庚申初一，有日食，皇帝不上朝，命令官員代他祭拜。有關官府不處理政務，日食過後纔處理政務。以後作爲常規。四年六月甲寅初一，有日食。七年四月戊辰初一，有日食，皇上離開正殿、減少膳食，在應天門内擊鼓，百官各自在本司庭中站立，太陽重出纔停止。閏七月己卯午時，祥雲環繞太陽。八月辛亥午時，祥雲環繞太陽。九年八月甲申初一，有關官員上奏應當有日

當食，以雨不見。爲近奉安太社，乃伐鼓于社，用幣于應天門内。十三年五月壬辰朔，日食。十四年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十六年三月丙午朔，日食。十七年九月丁酉朔，日食。二十三年十月己未，慶雲見於日側。十一月壬戌朔，日食。二十八年八月甲子朔，日食。二十九年正月乙卯巳初，日有暈，左右有珥，上有背氣兩重，其色青赤而厚。復有白虹貫之亘天，其東有戟氣長四尺餘，五刻而散。丁巳巳初，日有兩珥，上有背氣兩重，其色青赤而淡。頃之，背氣於日上爲冠，已而俱散。二月辛酉朔，日食。甲子辰刻，日上有重暈兩珥，抱而復背，背而復抱，凡二三次。乙丑，日暈兩珥，有負氣承氣，而白虹亘天，左右有戟氣。

食，因下雨看不見。因爲接近祭祀太社，就擊鼓於太社，在應天門内用祭品祭祀。十三年五月壬辰初一，有日食。十四年十一月甲申初一，有日食。十六年三月丙午初一，有日食。十七年九月丁酉初一，有日食。二十三年十月己未，祥雲出現在太陽旁邊。十一月壬戌初一，有日食。二十八年八月甲子初一，有日食。二十九年正月乙卯日巳時初刻，太陽有暈，左右有光環，上面有背氣兩重，它的顏色青赤而濃厚。又有白虹穿過它而横貫天空，東面有戟氣長四尺多，五刻以後纔散。丁巳日巳時初刻，太陽有兩道光環，上面有背氣兩重，顏色青赤但較淡。不久，背氣在太陽上成冠冕狀，不久都散了。二月辛酉初一，有日食。甲子日辰刻，太陽上有兩重暈環，環抱而又背離，背離而又環抱，共兩三次。乙丑，太陽兩層光環，有負氣承氣，而且有白虹横亘天空，左右有戟氣。

章宗明昌三年十二月丙辰，北方微有赤氣。四年九月癸未，日上有抱氣二，戴氣一，俱相連。左右有珥，其色鮮明。六年三月丙戌朔，日食。

章宗明昌三年十二月丙辰，北方略有赤氣。四年九月癸未，太陽上有二抱氣，一戴氣，都相連。左右有光環，它的顏色鮮明。六年三月丙戌初一，有日食。

承安三年正月己亥朔，日食，陰雲不見。五年十一月癸丑，日食。《宋史》作六月乙酉朔。

承安三年正月己亥初一，有日食，因有陰雲看不見。五年十一月癸丑，有日食。《宋史》作六月乙酉初一。

泰和二年五月甲辰朔，日食。三年十月戊戌，日將没，色赤如赭。甲辰，申酉間，天色赤，夜將旦復然。四年三月丁卯，日昏無光。五年九月戊子戌時，西北方黑雲間有赤氣如火，次及西南、正南、東南方皆赤，中有白氣貫徹，乍隱乍見。既而爲雨，隨作風。至二更初，黑雲間赤氣復起於西北方，及正西、正東、東北，往來游曳，内有白氣數道，時復出没。其赤氣又滿中天，約四更皆散。六年正月，北京申，龍山縣西見有雲結成車牛行帳之狀，或如前後摧損之勢，晡時乃散。二月壬子朔，日

泰和二年五月甲辰初一，有日食。三年十月戊戌，太陽將落山，顏色如紅褐。甲辰，申時至酉時之間，天色發紅，即將天明時又是這樣。四年三月丁卯，太陽昏暗無光。五年九月戊子日戌時，西北方黑雲間有紅色氣像火，接着西南、正南、東南方都成紅色，中間有白氣貫穿，忽隱忽現。不久下雨，接着颳風。到二更初，黑雲間紅色氣又開始出現在西北方，延續到正西、正東、東北，往來游蕩，中間有幾道白氣，時而出現時而隱没。赤氣又瀰漫整個天空，大約四更時散盡。六年正月，北京申位，龍山縣西面出現雲形成車、牛、營帳的樣子，有的像前後推擠損壞的樣子，黄昏時纔散。二月壬子初一，有日食。七月癸巳日申刻，太陽上有一背氣，内紅外青，不

食。七月癸巳，申刻，日上有背氣一，內赤外青，須臾散。九月乙酉，夜將曙，北方有赤白氣數道，歷王良下，徐行至北斗開陽、摇光之東而散。八年四月癸卯，巳刻，日暈二重，內黄外赤，移時而散。

衛紹王大安元年四月壬申，北方有黑氣如大道，東西竟天，至五更散。十二月辛酉朔，日食。三年三月辛酉辰刻，北方有黑氣如堤，內有白氣三，似龍虎之狀。十月己卯，東北、西北每至初更如月將出之狀，明至夜半而滅，經月乃已。

宣宗貞祐元年十月丙午，夜有白氣三，衝紫微而不貫。十一月丙申，白氣東西竟天，移時散。二年九月壬戌朔，日食，大星皆見。三年正月壬戌，日有左右珥，上有冠氣，移刻散。二月丁巳，日初出赤如血，將没復然。六月戊申，夜有黑氣，廣如大路，自東南至于西北，其長竟天。四年二月甲申朔，日食。閏七月壬午朔，日食。

興定元年七月丙子朔，日食。二年七月庚午朔，日食。三年七月庚申，五色雲見。十月乙丑，平凉府慶雲見，遣官驗實，以告太廟，詔國中。五年正月，山東行省蒙古綱奏慶雲見，命圖以進。四月丙子，日正午，有黄暈四匝，其色鮮明。五月甲申朔，日食。六月戊寅，日將出，有氣如大道，經丑未，歷虚危，東西不見首尾，移時没。十二月己巳，北方有白氣，廣三尺餘，東西亘天。

元光元年十一月丁未，東北有赤雲如火。二年五月辛未，日暈不匝而有背氣。九月庚子朔，日食。

哀宗正大二年正月甲申，有黄黑祲。三年三月庚午，日前有氣微

久消散。九月乙酉，將天亮時，北方有紅、白氣多道，經過王良星下，慢慢行到北斗星宿開陽、摇光星的東面消散。八年四月癸卯日，巳刻，太陽有兩重光環，內黄外紅，隔一會兒消散。

衛紹王大安元年四月壬申，北方有黑氣，像大路一樣，自東而西貫穿天空，到五更纔散。十二月辛酉初一，有日食。三年三月辛酉日辰刻，北方有黑氣，像堤壩一樣，其中有白氣三道，像龍虎形狀。十月己卯，東北、西北每到初更時分就像月亮將出的樣子，亮到半夜纔變黑，經過一個月纔停止。

宣宗貞祐元年十月丙午，夜晚有白氣三道，直對紫微星而未貫穿。十一月丙申，白氣自東向西貫穿天空，隔一會兒纔散。二年九月壬戌初一，有日食，大星都出現。三年正月壬戌，太陽左右有光環，上面有氣如冠冕，隔一會兒纔散。二月丁巳，太陽剛出色紅如血，將落時又是這樣。六月戊申，夜晚有黑氣，寬廣像條大路，自東南到西北，長度貫穿天空。四年二月甲申初一，有日食。閏七月壬午初一，有日食。

興定元年七月丙子初一，有日食。二年七月庚午初一，有日食。三年七月庚申，出現五色雲。十月乙丑，平凉府出現祥雲，派官核實，祭告太廟，下詔於國中。五年正月，山東行省蒙古綱上奏出現祥雲，命令繪圖進獻。四月丙子，太陽在正午時有黄暈四圈，它的顔色鮮明。五月甲申初一，有日食。六月戊寅，太陽將出，有氣如大路，經過丑時、未時，歷虚宿、危宿，東西不見首尾，隔一會兒纔消逝。十二月己巳，北方有白氣，寬三尺多，由東向西横貫天空。

元光元年十一月丁未，東北有紅雲，像火一樣。二年五月辛未，有日暈，圈未滿而有背氣。九月庚子初一，有日食。

哀宗正大二年正月甲申，有黄黑妖氣。三年三月庚午，太陽前有氣略黄，自東北貫向西

黄，自東北亘西南，其狀如虹，中有白物十餘，往來飛翔，又有光倏見如二星，移時方滅。四年十一月乙未，日上有虹，背而向外者二，約長丈餘，兩旁俱有白虹貫之。是年六月丙辰，有白氣經天，或云太白入井。五年十二月庚子朔，日食。八年三月庚戌酉正，日忽白而失色，乍明乍暗，左右有氣似日而無光，與日相凌，而日光四出摇蕩至没。

南，它的樣子像虹，其中有十多種白色物，往來飛翔，又有光忽現如兩顆星星，隔一會兒纔消逝。四年十一月乙未，太陽上有虹，背而向外的兩條，大約有一丈多長，兩旁都有白虹貫穿。當年六月丙辰，有白氣經過天空，有人說是太白星入井宿。五年十二月庚子初一，有日食。八年三月庚戌日酉時正，太陽忽然變白而無色，時明時暗，左右有氣像太陽而無光，與太陽相侵凌，而日光四射摇蕩直至消逝。

天興元年正月壬午朔，日有兩珥。三年正月己酉，日大赤無光，京、索之間雨血十餘里。是日，蔡城陷，金亡。

天興元年正月壬午初一，太陽有兩光環。三年正月己酉，太陽大而紅無光亮，京、索之間天空降血十餘里。這天，蔡州城被攻陷，金滅亡。

月五星凌犯及星變

太宗天會七年十一月甲寅，天旗明，河鼓直。十年閏四月丙申，熒惑入氐。八月辛亥，彗星出於文昌。十一年五月乙丑，月忽失行而南，頃之復故。七月己巳昏，有大星隕于東南，如散火。十二月丙戌，月食昴。

太宗天會七年十一月甲寅日，天旗明，河鼓直。十年閏四月丙申，熒惑入氐。八月辛亥，彗星從文昌出現。十一年五月乙丑，月亮忽然離開軌道而向南，不久復原。七月己巳黄昏，有大星墜落到東南，如散火。十二月丙戌，昴宿區有月食。

熙宗天會十三年十一月乙酉，月食，命有司用幣以救，著爲令。十四年正月辛巳，太白晝見，凡四十餘日伏。壬辰，熒惑入月。三月丁酉夜，中星摇。九月癸未，有星大如缶，起西南，流于正西。十一月己巳，狼星摇。十五年正月戊辰，歲星犯積尸氣。

熙宗天會十三年十一月乙酉，有月食，讓有關部門用幣禮來救月亮，著爲法令。十四年正月辛巳，白天出現太白星，共四十多天纔消失。壬辰，熒惑入月。三月丁酉夜，中星摇動。九月癸未，有星大如盛酒的缶，起於西南，流於正西。十一月己巳，狼星摇動。十五年正月戊辰，歲星犯積尸氣。

天眷二年三月辛巳朔，歲星留逆在太微。五月戊子，太白晝見。八月丁丑，太白晝見；九月辛巳，犯軒轅左星；乙巳，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寅，入氐。三年七月壬戌，月犯畢。十二月壬午，月掩東井東轅南第一星。

天眷二年三月辛巳初一，歲星留逆在太微。五月戊子，白天出現太白星。八月丁丑，白天出現太白星；九月辛巳，太白星犯軒轅左星；乙巳，太白星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寅，入氐星。三年七月壬戌，月犯畢星。十二月壬午，月遮蔽東井東轅南面第一星。

皇統元年二月甲戌，月掩畢大星。二年十一月己酉，月犯軒轅大星。甲寅，月犯氐東北星。三年正月

皇統元年二月甲戌，月遮蔽畢大星。二年十一月己酉，月犯軒轅大星。甲寅，月犯氐東北星。三年正月己丑，熒惑倒犯軒轅次北一星。二

己丑，熒惑逆犯軒轅次北一星。二月乙丑，月犯畢大星。閏四月癸巳，月掩軒轅左角星。八月丙申，老人星見。九月丁丑，月犯軒轅大星。四年八月癸未，熒惑入輿鬼。五年四月丙申，彗星見於西北，長丈餘，至五月壬戌始滅。六月甲辰，熒惑犯左執法。六年九月戊寅，熒惑犯西垣上將。己丑，月犯軒轅第二星。七年正月辛未，彗星出東方，長丈餘，凡十五日滅。丁亥，太白經天。七月己巳，太白經天。庚辰，熒惑犯房第二星。十一月壬戌，歲星逆犯井東扇第二星。八年閏八月丙子，熒惑入太微垣。十月甲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壬辰，經天。十二月丙寅，太白晝見。九年二月癸亥，月掩軒轅第二星。七月甲辰，太白、辰星、歲星合于張。丁未，熒惑犯南斗第四星。八月壬子，又歷南斗第三星。

海陵天德元年十二月甲子，土犯東井東星。二年正月乙酉，月犯昴；壬辰，犯木；乙未，犯角；二月丙寅，犯心大星。九月乙亥，太白晝見，至明年正月辛卯後不見。丁酉，月犯軒轅左角；十月乙丑，犯太微上將；十二月癸丑，犯昴。三年二月丙辰，月食。十月丁亥，月犯軒轅左角。四年正月癸卯，太白經天。二月乙亥，月掩鬼，犯鎮星。五月己亥，太白經天；丁巳，又經天。六月癸巳，太白犯井東第二星。八月辛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十一月甲辰，熒惑犯鉤鈐。丙午，月犯井北第一星。十二月乙卯朔，太白經天。丙子，月食。閏月己亥，太白經天。

貞元元年正月辛丑，月犯井東第一星。四月戊寅，有星如杯，自氐入於天市，其光燭地。十二月乙卯，太

月乙丑，月犯畢大星。閏四月癸巳，月遮蔽軒轅左角星。八月丙申，出現老人星。九月丁丑，月犯軒轅大星。四年八月癸未，熒惑入輿鬼。五年四月丙申，彗星出現在西北，長一丈多，到五月壬戌纔消逝。六月甲辰，熒惑犯左執法。六年九月戊寅，熒惑犯西垣上將。己丑，月犯軒轅第二星。七年正月辛未，彗星出東方，長一丈多，共十五日纔消逝。丁亥，太白橫亘天空。七月己巳，太白橫亘天空。庚辰，熒惑犯房第二星。十一月壬戌，歲星倒犯井東扇第二星。八年閏八月丙子，熒惑入太微垣。十月甲申，白天出現太白星；十一月壬辰，太白橫亘天空。十二月丙寅，白天出現太白星。九年二月癸亥，月亮遮蔽軒轅第二星。七月甲辰，太白、辰星、歲星在張星會合。丁未，熒惑犯南斗第四星。八月壬子，熒惑又經過南斗第三星。

海陵天德元年十二月甲子，土星犯東井東星。二年正月乙酉，月犯昴星；壬辰，犯木星；乙未，犯角星；二月丙寅，犯心大星。九月乙亥，白天出現太白星，到第二年正月辛卯後不見了。丁酉，月亮犯軒轅左角；十月乙丑，月亮犯太微上將；十二月癸丑，月亮犯昴星。三年二月丙辰，有月食。十月丁亥，月犯軒轅左角。四年正月癸卯，太白橫亘天空。二月乙亥，月遮掩鬼星，犯鎮星。五月己亥，太白橫亘天空；丁巳，又橫亘天空。六月癸巳，太白犯井東第二星。八月辛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十一月甲辰，熒惑犯鉤鈐。丙午，月犯井北第一星。十二月乙卯初一，太白橫亘天空。丙子，有月食。閏十二月己亥，太白橫亘天空。

貞元元年正月辛丑，月犯井東第一星。四月戊寅，有星像杯子，自氐回到天市，它的星光照地。十二月乙卯，太白橫亘天空。庚午，有月

白經天。庚午，月食。閏月乙酉，太白經天。二年正月庚申，太白經天。是夜，月掩昴；二月辛丑，犯心前星，三月辛巳，食。七月癸丑，太白晝見，凡三十有三日伏。八月戊戌，熒惑入井，凡十一日而出。十一月甲子，月食。三年八月乙酉，月犯牛；九月辛亥，犯建星；十一月戊午，掩井鉞星。

正隆二年正月庚辰，太白晝見，凡六十七日伏。三年正月丁亥，有流星如杯，長二丈餘，其光燭地，出太微，没於梗河之北。二月乙卯，熒惑入鬼。辛巳，月食。甲午，月掩歲星；六月丁酉，犯氐。九月己未，太白經天，至明年正月二十一日不見。十二月戊申，月入氐。四年九月壬寅，月掩軒轅右角；十一月壬辰，入畢，犯大星。十二月，太白晝見，凡七日。五年正月，海陵問司天提點馬貴中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如何？"貴中對曰："去年十月甲戌，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無道之國。又去年十二月，太白晝見經天，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兵兵起。"甲午，月食。二月丁卯，太白晝見。四月甲戌，復見，凡百六十有九日乃伏。六年七月乙酉，月食。九月丙申，太白晝見。先是，海陵問司天馬貴中曰："近日天道何如？"貴中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并歷左右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宫，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庭。"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貴中又言："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

食。閏十二月乙酉，太白横亘天空。二年正月庚申，太白横亘天空。這天夜晚，月亮掩遮昴星；二月辛丑，月亮犯心前星，三月辛巳，有月食。七月癸丑，白天出現太白星，共三十三天纔消逝。八月戊戌，熒惑入井，共十一天纔出井。十一月甲子，有月食。三年八月乙酉，月亮犯牛星；九月辛亥，月亮犯建星；十一月戊午，月亮遮掩井鉞星。

正隆二年正月庚辰，白天出現太白星，共六十七天纔消逝。三年正月丁亥，有流星像杯子，長二丈多，它的星光照地，出太微，消逝在梗河北面。二月乙卯，熒惑入鬼星。辛巳，有月食。甲午，月遮蔽歲星；六月丁酉，犯氐星。九月己未，太白横亘天空，到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不見了。十二月戊申，月入氐星。四年九月壬寅，月遮軒轅右角；十一月壬辰，入畢星，犯大星。十二月，白天出現太白星，共七天。五年正月，海陵問司天提點馬貴中説："我想親自帶兵伐宋，天象怎麼樣？"貴中回答説："去年十月甲戌，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停留向西退出。《占書》説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命出來窺伺無道的國家。又去年十二月，太白白天出現横亘天空，占卜是兵喪，是不守臣道，是更换君主。又表示有兵罷兵，無兵兵起。"甲午，有月食。二月丁卯，白天出現太白星。四月甲戌，又出現太白星，共一百六十九天纔消逝。六年七月乙酉，有月食。九月丙申，白天出現太白星。這以前，海陵問司天馬貴中説："近日天象怎樣？"馬貴中説："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到端門，九日到左掖門出，并經過左右執法。太微是天子南宫，太白是兵將的天象，占卜是兵入天子住的地方。"海陵説："現今將要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指此事。"馬貴中又説："當端門而出，占卜爲受制，經左右執法爲受事，這應有出使的人，或爲兵，或爲賊。"海陵説："兵興時候，小賊固然不能没有。"這年，海陵南伐，被殺。

執法爲受事，此當有出使者，或爲兵，或爲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賊固不能無也。”是歲，海陵南伐，遇弑。

世宗大定元年十月丙午，熒惑入太微垣，在上將東。丁巳，月犯井西扇北第二星。二年正月癸巳，太白晝見。閏二月戊寅，月掩軒轅大星；三月戊申，掩太微東藩南第一星；八月乙酉，犯井西扇北第二星；九月庚戌，犯畢距星。十月戊辰，有大星如太白，起室壁間，没於羽林軍，尾迹長丈餘。三年正月庚子，太白晝見，凡百有十日乃伏。五月辛丑，月入氐。七月庚戌，太白晝見，百二十有七日乃伏。八月丁未，月犯井距星。丙寅，太白晝見，經天。十月庚辰，月犯太微垣西上將星。十一月庚寅，太白晝見，經天。歲星入氐，凡二十四日伏。壬子，月入氐。四年正月戊子，熒惑、歲星同居氐。己丑，熒惑出氐。二月壬午，歲星退入氐，凡二十九日。九月丙午，月犯軒轅大星北次星。十一月丙申，月食，既。十二月辛卯，太白晝見經天。癸卯，月掩房北第一星。五年正月癸亥，月掩軒轅大星北次星；八月丁酉，犯井東扇第一星。十一月癸丑，熒惑入氐，凡二十一日。六年二月丙申，月犯南斗東南第二星；三月己未，入氐。四月辛丑，太白晝見，八十有八日伏。六月辛巳，太白晝見；經天。九月壬子，太白晝見，百有三日乃伏；丙辰，經天；十月壬辰，復晝見，經天。十一月辛亥，金入氐，凡七日。庚申，太白晝見，經天；十二月戊子，復見，經天。癸巳，月犯房北第二星。七年十月乙巳，火入氐，凡四日。十一月壬申，太白晝見，九十有

世宗大定元年十月丙午，熒惑入太微垣，在上將東。丁巳，月亮犯井西扇北第二星。二年正月癸巳，白天出現太白星。閏二月戊寅，月亮遮掩軒轅大星；三月戊申，月亮遮掩太微東藩南第一星；八月乙酉，月亮犯井西扇北第二星；九月庚戌，月亮犯畢距星。十月戊辰，有一顆大星形如太白，起於室壁間，没於羽林軍，尾巴長一丈多。三年正月庚子，白天出現太白星，共一百一十天纔消逝。五月辛丑，月入氐。七月庚戌，白天出現太白星，一百二十七天纔消逝。八月丁未，月犯井距星。丙寅，太白白天出現，經過天空。十月庚辰，月亮犯太微垣西上將星。十一月庚寅，太白白天出現，經過天空。歲星入氐，共二十四天纔消逝。壬子，月亮入氐。四年正月戊子，熒惑、歲星同在氐星。己丑，熒惑出氐。二月壬午，歲星退入氐，共二十九天。九月丙午，月亮犯軒轅大星北次星。十一月丙申，有月全食。十二月辛卯，太白出現在白天并横貫天空。癸卯，月亮遮掩房北第一星。五年正月癸亥，月遮軒轅大星北次星；八月丁酉，月亮犯井東扇第一星。十一月癸丑，熒惑入氐，共二十一天。六年二月丙申日，月亮犯南斗東南第二星；三月己未，月亮入氐。四月辛丑，太白白天出現，八十八天纔消逝。六月辛巳，太白白天出現，經過天空。九月壬子，太白白天出現，一百零三天纔消逝；丙辰，太白經過天空；十月壬辰，又出現在白天，并横過天空。十一月辛亥，金星入氐，共七天。庚申，太白白天出現，經過天空；十二月戊子，又白天出現，經過天空。癸巳，月亮犯房北第二星。七年十月乙巳，火星入氐，共四天。十一月壬申，太白白天出現，九十一天纔消逝。丁丑，歲星白天出現兩天。八年正月癸未，月亮遮心大星；三月庚午遮軒轅大星北一星。己丑，太白白天出現，一百五十八天纔消逝。五月丁卯，歲星白天出現。八月甲午，太白犯軒轅大

一日伏。丁丑，歲星晝見，二日。八年正月癸未，月掩心大星；三月庚午，掩軒轅大星北一星。己丑，太白晝見，百五十有八日乃伏。五月丁卯，歲星晝見。八月甲午，太白犯軒轅大星。十月庚子，月掩熒惑；十一月庚午，犯昴。九年正月戊寅，月掩心後星；四月庚子，掩心前星；八月癸卯，掩昴；十二月丙戌，犯土。丁酉，太白晝見，十有六日伏。十年正月丙寅，月掩軒轅大星；七月庚子，犯五車東南星。八月戊申朔，木星掩熒惑，在參畢間。十一年二月壬戌，熒惑犯井東扇北第一星。八月癸卯，太白晝見。十二年五月辛巳，月犯心後星；八月癸卯，犯心大星。辛亥，熒惑掩井東扇北第二星。九月丁亥，太白晝見，在日前，九十有八日伏。十月己酉，熒惑掩鬼西北星。歲星晝見，在日後，四十有七日伏。十三年閏正月辛酉，太白晝見，四十有九日伏。二月己丑，熒惑犯鬼西北星；三月癸巳朔，入鬼；次日，犯積尸氣。六月辛未，月犯心前星。十月乙丑，歲星晝見於日後，五十有三日伏。十四年三月辛丑，太白歲星晝見，十有八日伏；丙辰，二星經天，凡二日。六月己未，太白晝見，三十有九日；八月己卯，晝見，又百三十二日乃伏。庚辰，熒惑犯積尸氣。十月丙寅，歲星晝見，六日。十五年十一月甲子，太白晝見，八十有六日伏。十二月乙丑，月掩井西扇北第一星。十六年三月庚申，月食。五月甲寅，太白晝見，五十有四日伏。庚午，月掩太白；七月丁未，犯角宿距星；甲子，掩畢宿距星。八月丙子，太白犯軒轅大星。九月丁巳，月食。十月丁丑，熒惑入太微。十一月甲寅，月掩

星。十月庚子，月亮遮蔽熒惑；十一月庚午，月犯昴星。九年正月戊寅，月亮遮蔽心後星；四月庚子，遮蔽心前星；八月癸卯，遮蔽昴星；十二月丙戌，犯土星。丁酉，太白白天出現，十六天纔消逝。十年正月丙寅，月遮軒轅大星；七月庚子，月犯五車東南星。八月戊申初一，木星在參、畢間遮蔽熒惑星。十一年二月壬戌，熒惑犯井東扇北第一星。八月癸卯，太白白天出現。十二年五月辛巳，月亮犯心後星；八月癸卯，月犯心大星。辛亥，熒惑遮掩井東扇北第二星。九月丁亥，太白白天出現，在日出前，九十八天纔消逝。十月己酉，熒惑遮蔽鬼西北星。歲星白天出現，在日落後，四十七天纔消逝。十三年閏正月辛酉，太白白天出現，四十九天纔消逝。二月己丑，熒惑犯鬼西北星；三月癸巳初一，熒惑入鬼；第二天，熒惑犯積尸氣。六月辛未，月亮犯心前星。十月乙丑，歲星在日落後白天出現，五十三天纔消逝。十四年三月辛丑，太白、歲星白天出現，十八天纔消逝；丙辰，二星經過天空，共兩天。六月己未，太白白天出現，共三十九天；八月己卯，太白白天出現，又有一百三十二天纔消逝。庚辰，熒惑犯積尸氣。十月丙寅，歲星白天出現六天。十五年十一月甲子，太白星白天出現，八十六天纔消逝。十二月乙丑，月遮掩井西扇北第一星。十六年三月庚申，有月食。五月甲寅，太白星白天出現，五十四天纔消逝。庚午，月遮掩太白；七月丁未，月犯角宿距星；甲子，月遮畢宿距星。八月丙子，太白犯軒轅大星。九月丁巳，有月食。十月丁丑，熒惑入太微。十一月甲寅，月遮掩畢距星。戊辰，熒惑犯太微上將。十二月己丑，月遮掩太微左執法。十七年春正月丙寅，熒惑犯太微西藩上相。九月庚戌，歲星、熒惑、太白聚於尾星。十二月己巳，太白白天出現，四十四天纔消逝。十八年七月庚辰，土星犯井東扇北第二星。九月己丑，熒惑犯左執法。十二月甲午，鎮星遮掩井西扇北第一星，共十天。十九年正月甲戌，有月全食。三月甲戌,熒惑犯氐距星。四月丁巳,歲星白天出現，共七天。七月丙子，太白白天出現，四十五天纔

畢距星。戊辰，熒惑犯太微上將。十二月己丑，月掩太微左執法。十七年春正月丙寅，熒惑犯太微西藩上相。九月庚戌，歲星、熒惑、太白聚於尾。十二月己巳，太白晝見，四十有四日伏。十八年七月庚辰，土星犯井東扇北第二星。九月己丑，熒惑犯左執法。十二月甲午，鎮星掩井西扇北第一星，凡十日。十九年正月甲戌，月食，既。三月甲戌，熒惑犯氐距星。四月丁巳，歲星晝見，凡七日。七月丙子，太白晝見，四十有五日伏；八月癸卯，犯軒轅御女。辛亥，熒惑掩南斗杓第二星。九月壬申，月掩畢大星。十一月辛未，熒惑掩歲星。十二月丁亥，月犯歲星。二十年二月己丑，月掩畢大星；三月丙辰，掩畢西第二星。二十一年二月戊子，月犯鎮星。戊戌，太白晝見。三月甲子，太白晝見。四月壬申，熒惑掩斗魁第二星，十有四日。六月甲戌，客星見于華蓋，凡百五十有六日滅。七月乙亥朔，熒惑順入斗魁中，五日。以下史闕。二十二年五月甲申，太白晝見，六十有四日伏。七月戊子，歲星晝見，二日。八月戊辰，太白晝見，百二十有八日，其經天者六十四日。十一月辛未，熒惑行氐中。乙亥，太白入氐。辛巳夜，月食，既。癸未，熒惑太白皆出氐中。十二月戊戌，熒惑犯鈎鈐。二十三年五月己卯，月食，既。九月甲申，歲星晝見，五十有五日伏。十月辛酉，太白晝見，百四十有九日乃伏。十一月丁卯，歲星晝見，三十有三日伏。閏十一月庚申，歲星晝見，九十日伏。二十四年四月己未朔，太白晝見，百四十有五日乃伏。甲申，月掩太白。九月庚子，歲星犯軒轅大星，甲辰晝

消逝；八月癸卯，犯軒轅御女星。辛亥，熒惑遮掩南斗杓第二星。九月壬申，月遮蔽畢大星。十一月辛未，熒惑遮掩歲星。十二月丁亥，月犯歲星。二十年二月己丑，月遮掩畢大星；三月丙辰，月遮畢西第二星。二十一年二月戊子，月犯鎮星。戊戌，太白白天出現。三月甲子，太白白天出現。四月壬申，熒惑遮掩斗魁第二星十四天。六月甲戌，客星出現在華蓋，共一百五十六天纔消逝。七月乙亥初一，熒惑順入斗魁中，五天。以下記載闕失。二十二年五月甲申，太白白天出現，六十四天纔消逝。七月戊子，白天出現歲星，兩天。八月戊辰，白天出現太白，一百二十八天，在天空運行六十四天。十一月辛未，熒惑行氐中。乙亥，太白入氐。辛巳夜，有月全食。癸未，熒惑、太白都出氐中。十二月戊戌，熒惑犯鈎鈐。二十三年五月己卯，有月全食。九月甲申，白天出現歲星，五十五天纔消逝。十月辛酉，白天出現太白星，一百四十九天纔消逝。十一月丁卯，白天出現歲星，三十三天纔消逝。閏十一月庚申，白天出現歲星，九十天纔消逝。二十四年四月己未初一，白天出現太白星，一百四十五天纔隱伏。甲申，月亮遮掩太白星。九月庚子，歲星犯軒轅大星，出現在白天的甲辰時，共五十二天纔隱伏。十月壬申，太白、辰星同位出現。二十五年三月乙酉，太白與月相犯。九月丁亥，月在斗魁中，犯西第五星。十一月庚辰初一，歲星出現在日落後的白天，共七十四天。壬午，太白星出現在日落後的白天，一百一十一天纔隱伏。十二月己未，月犯熒惑。甲子，白天出現太白在天空運行。二十六年三月丙戌，熒惑入井。鎮星犯太微東藩上相。壬辰，有月食。四月丁丑，熒惑犯鬼西南星。七月丙申，月遮蔽心前星。八月乙亥初一，日月五星在軫會合。十二月乙未，月遮蔽心前大星，又犯於後星。二十七年五月壬子，月犯心大星。六月庚辰，白天出現太白星，一百七十三天纔隱伏。癸巳，月遮昴星；七月丙午，月犯房南第一星。這天，太白星出現在白天并運行在天空。十月己丑，太白入氐。十二月丁丑，月遮蔽昴星。二十八年正月己未，歲

見，凡五十二日伏。十月壬申，太白、辰星同度。二十五年三月乙酉，太白與月相犯。九月丁亥，月在斗魁中，犯西第五星。十一月庚辰朔，歲星晝見，在日後，凡七十四日。壬午，太白晝見，在日後，百十有一日乃伏。十二月己未，月犯熒惑。甲子，太白晝見經天。二十六年三月丙戌，熒惑入井。鎮星犯太微東藩上相。壬辰，月食。四月丁丑，熒惑犯鬼西南星。七月丙申，月掩心前星。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會于軫。十二月乙未，月掩心前大星，又犯於後星。二十七年五月壬子，月犯心大星。六月庚辰，太白晝見，百七十有三日乃伏。癸巳，月掩昴；七月丙午，犯房南第一星。是日，太白晝見經天。十月己丑，太白入氐。十二月丁丑，月掩昴。二十八年正月己未，歲星留於房；甲子，守房北第一星。十一月丙申，鎮星入氐。庚子，太白晝見，在日前，四十有九日伏。十二月壬申，月掩昴。二十九年正月丁酉，土星留氐中，三十有七日逆行，後七十九日出氐。五月庚寅朔，太白晝見，在日後。六月丙辰，月犯太白，月北星南，同在柳宿。十一月己未，熒惑守軒轅，至戊辰退行，其色稍怒。十二月辛丑，月食，既。

星停留在房星；甲子，又留守房北第一星。十一月丙申，鎮星入氐。庚子，白天出現太白星，在日出前，四十九天隱伏。十二月壬申，月遮蔽昴星。二十九年正月丁酉，土星留入氐中，三十七天逆向運行，此後七十九天出氐。五月庚寅初一，白天出現太白星，在日落後。六月丙辰，月犯太白，月亮在北，太白在南，同在柳宿。十一月己未，熒惑留守軒轅，到戊辰方退行，它的顏色比較濃。十二月辛丑，有月全食。

章宗明昌元年二月丁亥，太白晝見。六月丁酉，月食，既。十二月乙未，月食。二年六月壬辰，月食。十一月乙丑，金木二星見在日前，十三日方伏而順行，危宿在羽林軍上、壘壁陣下，光芒明大。十二月戊子，木金相犯，有光芒。三年三月戊戌，熒惑順行犯太微西藩上將。四月丁巳，月食。己未，熒惑掩右執法，色怒而稍赤。四年正月丙子，月有暈，白虹

章宗明昌元年二月丁亥，白天出現太白星。六月丁酉，有月全食。十二月乙未，有月食。二年六月壬辰，有月食。十一月乙丑，金、木二星在日出前出現，十三日纔隱伏而順行，危宿在羽林軍上、壘壁陣下，光芒明亮。十二月戊子，木星、金星相犯，有光芒。三年三月戊戌，熒惑順行犯太微西藩上將。四月丁巳，有月食。己未，熒惑遮蔽右執法，顏色微濃且略帶紅色。四年正月丙子，月有彩環，白虹貫月。八月己亥，卯初三刻，出現歲星，未正二刻，出現太白星，都在

貫其中。八月己亥，卯初三刻，歲星見，未正二刻，太白見，俱在午位。其夜歲星留胃十三度，守天廩。十月戊申，月食。五年十月癸卯，月食。十一月癸丑，太白晝見，在日前，三十有三日伏。六年正月庚寅，太白晝見，在日前，百有二日乃伏。六月庚辰，復晝見，在日後，百六十七日，唯是日經天。

午位。這天夜晚歲星留胃十三度，守天廩。十月戊申，有月食。五年十月癸卯，有月食。十一月癸丑，白天出現太白星，在日出前，三十三天纔隱伏。六年正月庚寅，白天出現太白星，在日出前，一百零二天纔隱伏。六月庚辰，白天又出現，在日落後，一百六十七天，僅庚辰這天纔在天空運行。

承安元年四月，司天奏河津星象事，上諭宰相曰："天道不測，當預防之。"八月壬戌，月食。九月壬午，太白晝見，在日前，百有七日乃伏。二年二月丁巳，太白晝見，在日後，百九十有五日乃伏；己未，經天。是夜，月食，既。三年正月甲寅，月食。七月庚戌，月食。五年五月庚午，月食。六月庚戌，月掩太白。

承安元年四月，司天奏河津星象事，皇上曉諭宰相說："天道難預料，應當預防。"八月壬戌，有月食。九月壬午，白天出現太白星，在日出前，一百零七天纔隱伏。二年二月丁巳，白天出現太白星，在日落後，一百九十五天纔隱伏；己未，太白星在天空運行。當天晚上，有月全食。三年正月甲寅，有月食。七月庚戌，有月食。五年五月庚午，有月食。六月庚戌，月遮蔽太白星。

泰和元年十一月辛酉，月食。二年五月己未，月食。三年三月癸未，月食。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日後，百有十日乃伏。四年九月乙亥，月食。五年三月壬申，月食。閏八月己巳，月食。六年五月甲申，太白晝見，在日前，七十有六日；庚戌，經天。六月辛未，歲星晝見，在日後；七月戊申，經天。八月癸卯，月暈圍太白、熒惑二星。辛亥，歲星辰見，至夜五更，與東井距星相去七寸內。癸丑，夜半有流星如太白，其色赤，起於婁宿。己未卯正初刻，太白晝見，在日前。其夜五更，熒惑與輿鬼、積尸氣相犯，在七寸內。庚申卯正初刻，太白晝見，在日後。其夜五更初，熒惑在輿鬼、積尸氣中。壬申，太白晝見，經天，在日後。十月丙午，歲星犯東井距星。十一月壬午，太白入氐。七年正月丙戌初更，月有暈圍歲、鎮二星，在參畢間。辛

泰和元年十一月辛酉，有月食。二年五月己未，有月食。三年三月癸未，有月食。六月戊戌，白天出現太白星，在日落後，一百一十天纔消逝。四年九月乙亥，有月食。五年三月壬申，有月食。閏八月己巳，有月食。六年五月甲申，白天出現太白星，在日出前，共七十六天；庚戌，太白星經過天空。六月辛未，白天出現歲星，在日落後；七月戊申，歲星經過天空。八月癸卯，月暈圍繞太白、熒惑二星。辛亥，歲星辰時出現，到晚上五更，與東井距星相距不到七寸。癸丑，夜半有流星像太白星，色赤，起於婁宿。己未卯正初刻，白天出現太白星，在日出前。當晚五更，熒惑與輿鬼、積尸氣相犯，不到七寸。庚申卯正初刻，白天出現太白星，在日落後。這晚五更初，熒惑在輿鬼、積尸氣中。壬申，白天出現太白星，經過天空，在日落後。十月丙午，歲星犯東井距星。十一月壬午，太白星入氐。七年正月丙戌初更，月有暈圍繞歲、鎮二星，在參畢間。辛卯，有月食。三月癸丑，月遮蔽軒轅大星。七月戊子，有月食。九月己卯初更，月在南斗魁中。清晨，歲星在輿鬼中。八年

卯，月食。三月癸丑，月掩軒轅大星。七月戊子，月食。九月己卯初更，月在南斗魁中。旦，歲星在輿鬼中。八年正月丙戌，月食。七月戊戌朔，太白晝見，在日後。八月壬戌，太白、歲星光芒相及，同在張一度。十一月庚子未刻，有流星如太白者二，光芒如炬，幾一丈，起東北没東南。

正月丙戌，有月食。七月戊戌初一，白天出現太白星，在日落後。八月壬戌，太白、歲星光芒相接觸，同在張一度。十一月庚子未刻，有二流星像太白星，光芒如火炬，近一丈，起於東北，没於東南。

衛紹王大安元年正月辛丑，有飛星如火，起天市垣，尾迹如赤龍之狀，移刻散。二月乙丑朔，太白晝見，經天。六月丁丑，月食。十月乙丑，月食熒惑。丙寅，歲星犯左執法。二年正月庚戌朔，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丈，没于濁中，至地復起，光散如火，移刻滅。二月，客星入紫微中，其光散如赤龍之狀。三年正月乙酉，熒惑入氐中，凡十有一日乃出。二月，熒惑犯房；閏月，犯鍵閉星；十月癸巳，犯壘壁陣。

衛紹王大安元年正月辛丑，有流星像火，起天市垣，尾巴像赤龍樣子，隔一會兒纔散。二月乙丑初一，白天出現太白星，經過天空。六月丁丑，有月食。十月乙丑，月遮蔽火星。丙寅，歲星犯左執法。二年正月庚戌初一，太陽中有流星出現，大如盆，碧色，向西運行，漸漸像車輪，尾長將近一丈，没於濁中，至地又起，光散像火，隔一會兒纔消逝。二月，客星入紫微中，光散像赤龍形狀。三年正月乙酉，火星入氐中，共十一天纔出。二月，火星犯房星；閏二月，火星犯鍵閉星；十月癸巳，火星犯壘壁陣。

崇慶元年春三月，日正午，日、月、太白皆相去咫尺。

崇慶元年春三月，日正午，日、月、太白星都相距很近。

宣宗貞祐元年十一月丙子，熒惑入壘壁陣。二年二月庚戌，月食。八月丁未，月食。九月丁亥，太白晝見於軫。十一月庚辰，鎮星犯太微東垣上相。辛巳，熒惑犯房、鈎鈐。三年七月庚申，有流星如太白，其色青白，有尾出紫微垣北極之旁，入貫索中。己卯，月入畢，至戌夜犯畢大星。八月辛丑，月食，既。十二月庚寅，太白晝見於危，八十有五日伏。四年正月乙卯夜，中天有流星大如斗，色赤長丈餘，墜於西南，其聲如雷。二月己亥，月食。四月丁酉，太白晝見於奎，百九十有六日乃伏。六月丙申，歲星晝見於奎，百有一日乃

宣宗貞祐元年十一月丙子，火星入壘壁陣。二年二月庚戌，有月食。八月丁未，有月食。九月丁亥，白天太白星出現在軫星旁。十一月庚辰，鎮星犯太微東垣上相。辛巳，火星犯房、鈎鈐。三年七月庚申，有流星像太白星，它的顏色青白，有尾從紫微星邊界發出直達北極旁邊，然後回到貫索中。己卯，月進入畢星，至戌夜犯畢大星。八月辛丑，有月全食。十二月庚寅，白天太白星出現在危旁，八十五天纔消逝。四年正月乙卯夜，中天有流星大如斗，赤色，長一丈多，墜落在西南，聲音如雷。二月己亥，有月食。四月丁酉，太白星白天出現在奎星旁，一百九十六天纔消逝。六月丙申，歲星白天出現在奎星旁，一百零一天纔消逝。閏七月乙未，月食；辛丑，犯畢。十一月丙戌，月在歲星出現光環，歲星在

伏。閏七月乙未，月食；辛丑，犯畢。十一月丙戌，月暈歲星，歲在奎，月在壁；己丑，犯畢大星；十二月戊午，復犯畢大星。

興定元年正月乙酉，月犯畢左股第二星。四月戊辰，太白晝見於井，百六十有二日乃伏。八月戊申，歲星晝見於昴，六十有七日伏。九月癸巳，月犯東井西扇第二星。十月癸丑，夜有流星大如杯，尾長丈餘，自軒轅起貫太微，没於角宿之上。十一月癸未，月暈歲星、熒惑二星，木在胃，火在昴。丙戌，太白晝見。十二月戊午，月食。二年六月乙卯，月食。八月壬戌，有流星大如杯，尾長丈餘，其光燭地，起建星没尾中。一云自東北至西北而墜，其光如塔狀，先有聲如風，後若雷者三，窗紙皆震。十月庚申，月犯軒轅左角之少民星。十二月壬子，月食，既。三年五月庚戌，月食，既。壬子，太白晝見於參，三十有六日經天，又百八十四日乃伏。七月壬寅初昏，有星自西南來，其光燭地，狀如月而稍不圓，色青白，有小星千百環之，若迸火然，墜於東北，少頃有聲如鼓。八月丁卯，歲星犯輿鬼東南星。己巳，歲星晝見於柳，百有九日乃伏。十一月乙巳，月食。癸丑，白虹二，夾月，尋復貫之。四年正月庚子，月犯東井。三月甲寅，歲星犯鬼、積尸氣。五月甲辰，月食；六月戊辰，犯鎮星。己巳，太白晝見於張，百八十有四日乃伏。十一月壬辰，歲星晝見于翼，六十有七日，夜又犯靈臺北第一星。五年正月辛丑，太白晝見於牛，二百三十有二日乃伏。司天夾谷德玉等奏以爲臣强之象，請致祭以禳之。宣宗曰："斗、牛吴分，蓋宋境也。他國

奎，月在壁；己丑，月犯畢大星；十二月戊午，月又犯畢大星。

興定元年正月乙酉，月犯畢左股第二星。四月戊辰，太白星白天出現在井，一百六十二天纔消逝。八月戊申，歲星白天出現在昴，六十七天纔消逝。九月癸巳，月犯東井西扇第二星。十月癸丑，晚上有流星大如杯子，尾長一丈多，自軒轅起貫穿太微，消逝在角宿上。十一月癸未，月亮在歲星、火星出現光環，木星在胃，火星在昴。丙戌，白天出現太白星。十二月戊午，有月食。二年六月乙卯，有月食。八月壬戌，有流星大如杯子，尾長一丈多，光照大地，起於建星，没於尾中。一説從東北至西北而墜落，光如塔狀，先有聲如風聲，後三次像雷聲，窗紙都震動。十月庚申，月犯軒轅左角的少民星。十二月壬子，有月全食。三年五月庚戌，有月全食。壬子，太白星白天出現在參星旁，三十六天經過天空，一百八十四天纔消逝。七月壬寅初昏，有星從西南來，光照大地，形狀像月而稍稍不圓，色青白，有千百小星環繞在它周圍，如迸火的樣子，墜落在東北，不久有聲如鼓。八月丁卯，歲星犯輿鬼東南星。己巳，歲星白天出現於柳旁，一百零九天纔消逝。十一月乙巳，有月食。癸丑，二道白虹夾月，不久又貫穿月。四年正月庚子，月犯東井。三月甲寅，歲星犯鬼、積尸氣。五月甲辰，有月食；六月戊辰，月犯鎮星。己巳，太白星白天出現在張，一百八十四天纔消逝。十一月壬辰，歲星白天出現在翼，共六十七天，晚上又犯靈臺北第一星。五年正月辛丑，太白星白天出現在牛星，二百三十二天纔消逝。司天夾谷德玉等奏認爲是臣强的天象，請進行祭禱來消災。宣宗説："斗、牛吴分，大概是宋境。其他國家有災，我們消災行嗎。"九月庚戌，歲星犯左執法。閏十二月戊子，火星犯軒轅。甲午，月犯火星。戊戌，鎮星白天出現在軫。己亥，太白星白天出現在室。六年正月辛酉，月犯熒惑；壬戌，月犯軒轅。三月壬子，月食，太白

有災，吾禳之可乎。”九月庚戌，歲星犯左執法。閏十二月戊子，熒惑犯軒轅。甲午，月犯熒惑。戊戌，鎮星晝見于軫。己亥，太白晝見於室。六年正月辛酉，月犯熒惑；壬戌，犯軒轅。三月壬子，月食太白。癸亥，月食。丙寅，歲星犯太微左執法。七月乙亥，太白經天，與日爭光。八月己卯，彗星出於亢宿、右攝提、周鼎之間，指大角。太史奏：“除舊布新之象，宜改元修政以消天變。”於是，改是年爲元光元年。九月丁未，滅。壬申，月食歲星。

星同時出現。癸亥，有月食。丙寅，歲星犯太微左執法。七月乙亥，太白經過天空，與日爭光。八月己卯，彗星出於亢宿、右攝提、周鼎之間，指向大角。太史奏：“這是除舊布新的天象，宜改換年號整治政事來消天變。”於是，改這年爲元光元年。九月丁未彗星消逝。壬申，月食歲星。

元光二年八月乙亥，熒惑入輿鬼，掩積尸氣；十月壬午，犯靈臺；十一月，又犯心大星。

元光二年八月乙亥，火星入輿鬼，掩積尸氣；十月壬午，火星犯靈臺；十一月，火星又犯心大星。

哀宗正大元年正月丙午，月犯昴；三月癸丑，犯熒惑。是月，熒惑逆行犯左執法。四月癸酉，熒惑犯右執法。乙未，太白、辰星相犯。三年十一月丙辰，月掩熒惑。丁巳，熒惑犯歲星；庚申，犯壘壁陣。癸酉，五星并見於西南。十二月，熒惑入月。四年正月壬戌，熒惑犯太白。六月丙辰，太白入井。七月丁亥，熒惑犯斗從西第二星。五年五月乙酉，月掩心大星。七年十月己巳，月暈，至五更復有大連環貫之，絡北斗，內有戟氣。十二月庚寅，有星出天津下，大如鎮星而色不明，初犯輦道，二日見於東北，在織女南；乙未，入天市垣，戊申方出；癸丑，歷房北，復東南行，入積薪，凡二十五日而滅。

哀宗正大元年正月丙午，月犯昴；三月癸丑，犯火星。這月，火星逆行犯左執法。四月癸酉，火星犯右執法。乙未，太白星、辰星相犯。三年十一月丙辰，月亮遮掩火星。丁巳，火星犯歲星；庚申，火星犯壘壁陣。癸酉，五星同時出現在西南。十二月，火星入月。四年正月壬戌，火星犯太白。六月丙辰，太白入井。七月丁亥，火星從西第二星犯斗星。五年五月乙酉，月遮掩心大星。七年十月己巳，月暈，到五更又有大連環貫穿月暈，籠罩北斗，連環內有戟氣。十二月庚寅，有星出天津下，大如土星而色不明，初犯輦道，二日出現在東北，在織女星南；乙未，入天市垣，戊申纔出；癸丑，經過房北，又東南行，入積薪，共二十五日纔消逝。

天興元年七月乙巳，太白、歲星、熒惑、太陰俱會於軫、翼，司天武亢極言天變，上惟嘆息，竟亦不之罪也。八月甲戌，太白、歲星交。閏九月己酉，彗星見東方，色白，長丈餘，彎曲如象牙，出角、軫南行，至

天興元年七月乙巳，太白、歲星、火星、太陰都在軫、翼會合，司天武亢竭力說這是天變，皇上衹嘆息，終究未加罪。八月甲戌，太白、歲星相交。閏九月己酉，彗星出現在東方，色白，長一丈多，彎曲如象牙，出角、軫二星間向南運行，到十二日長兩丈，十六日月照不見，二十七

十二日長二丈，十六日月燭不見，二十七日五更復出東南，約長四丈餘，至十月一日始滅，凡四十有八日。司天奏其咎在北，哀宗曰：“我亦北人，今日之事我當滅也，何乃不先不後適丁此乎。”

日五更又出東南，大約長四丈多，至十月一日纔消逝，共四十八天。司天奏災禍在北方，哀宗說：“我也是北方人，今天的事情我當滅亡，爲什麼不先不後恰好碰上這個時候呢。”

金史卷二十一

志第二

曆(上)

步氣朔　步卦候　步日躔　步晷漏

昔者聖人因天道以授人時，釐百工以熙庶政，步推之法，其來尚矣。自漢太初迄于前宋，治曆者奚啻七十餘家，大概或百年或數十年，率一易焉。蓋日月五星盈縮進退，與夫天運，至不齊也，人方製器以求之，以俾其齊，積寡至多不能無爽故爾。

從前聖人根據天道來傳授人間時序，訓練各種工匠來使各種政事興盛，推算曆法的方法，由來很遠了。自漢代太初年間起到當前的宋爲止，研究曆法的何止七十餘家，大概或百年或幾十年，通常就要改一次曆法。因爲日月五星的盈縮進退，與天體運行，是極不整齊的，人們正製造儀器進行推求，以使整齊，積少成多，不能没有差錯。

金有天下百餘年，曆惟一易。天會五年，司天楊級始造《大明曆》，十五年春正月朔，始頒行之。其法，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爲曆元，五千二百三十爲日法。然其所本，不能詳究，或曰因宋《紀元曆》而增損之也。正隆戊寅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當食，而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加時皆先天。丁酉九月丁酉朔，食乃後天。由是占候漸差，乃命司天監趙知微重修《大明曆》，十一年曆成。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亦造《乙未曆》。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遂命尚書省委禮部員外郎任忠傑與司天曆官驗所食時刻分秒，比校知微、履及見行曆之親疏，以知微曆爲親，遂用之。明昌初，司

金據有天下一百多年，曆法衹改了一次。天會五年，司天楊級開始造《大明曆》，十五年春季正月初一，開始頒布施行。辦法是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爲曆元，五千二百三十爲日法。然而它的根據，不能研究清楚，有人説是根據宋代《紀元曆》增減而成。正隆戊寅年三月辛酉初一，司天説當有日食，而又未出現日食。大定癸巳年五月壬辰初一，有日食，甲午年十一月甲申初一，有日食，食既恢復，都先於預測時間。丁酉年九月丁酉初一，日食出現晚於預測時間。由此觀測天象漸有誤差，纔命司天監趙知微重修《大明曆》，十一年修成此曆。當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也修創《乙未曆》。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月亮虧食，於是命尚書省委托禮部員外郎任忠傑與司天監曆官檢驗月食時刻分秒，比較趙知微、耶律履及現行曆的接近與疏遠，以趙知微曆爲接近實際，於是采用。明昌初年，司天又改進新曆，禮部郎中張行簡説："請等到以

天又改進新曆，禮部郎中張行簡言："請俟他日月食，覆校無差，然後用之。"事遂寢。是以終金之世，惟用知微曆，我朝初亦用之，後始改《授時曆》焉。今其書存乎太史，采而録之，以爲《曆志》。

後月食，重校没有差誤，然後再用。"此事就擱置了。因此直至金亡，祗用趙知微曆，到本朝初年也用此曆，後來纔改爲《授時曆》。現今這一曆書存在太史處，采録來作爲《曆志》。

《重修大明曆》

步氣朔第一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大定庚子，八千八百六十三萬九千六百五十六年。

演紀：上元甲子距現今大定庚子，八千八百六十三萬九千六百五十六年。

日法：五千二百三十分。

日法：五千二百三十分。

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百二十四分。

歲實：一百九十一萬零二百二十四分。

通餘：二萬七千四百二十四分。

通餘：二萬七千四百二十四分。

朔實：一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五分。

朔實：一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五分。

通閏：五萬六千八百八十四分。

通閏：五萬六千八百八十四分。

歲策：三百六十五日，餘一千二百七十四分。

歲策：三百六十五日，餘一千二百七十四分。

朔策：二十九日，餘二千七百七十五分。

朔策：二十九日，餘二千七百七十五分。

氣策：一十五日，餘一千一百四十二分，六十秒。

氣策：十五日，餘一千一百四十二分，六十秒。

望策：一十四日，餘四千二分，四十五秒。

望策：十四日，餘四千零二分，四十五秒。

象策：七日，餘二千一分，二十二秒半。

象策：七日，餘二千零一分，二十二秒半。

没限：四千八十七分，三十秒。

没限：四千零八十七分，三十秒。

朔虚分：二千四百五十五分。

朔虚分：二千四百五十五分。

旬周：三十一萬三千八百分。

旬周：三十一萬三千八百分。

紀法：六十。

紀法：六十。

秒母：九十。

秒母：九十。

求天正冬至：

求天正冬至：

置上元甲子以來積年，歲實乘之，爲通積分。滿旬周去之，不盡以日法約之爲日，不盈爲餘。命甲子算外，即所求天正冬至日大小餘。

設上元甲子以來積年，以歲實相乘，就是通積分。滿旬周就去掉，去不盡的按日法約爲日，不滿日的爲餘數。從甲子的次日算起，就是所求天正冬至日大小餘。

求次氣：

求次氣：

置天正冬至大小餘，以氣策累加之，秒盈秒母從分，分滿日法從日，即得次氣日及餘秒。

設天正冬至大小餘，以氣策累加，秒滿秒母從分，分滿日法從日，就得到次氣日及餘秒。

求天正經朔：

以朔實去通積分，不盡爲閏餘，以減通積分爲朔積分。滿旬周去之，不盡如日法而一爲日，不盈爲餘，即所求天正經朔大小餘也。

求天正經朔：

以朔實去通積分，去不盡的爲閏餘，用來減通積分就是朔積分。滿旬周就去掉，去不盡的如日法而一爲日，不滿日的爲餘數，就是所求天正經朔大小餘。

求弦望及次朔：

置天正經朔大小餘，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經日及餘秒也。

求弦望及次朔：

設天正經朔大小餘，以象策累加，就各自得到弦、望及次朔經日及餘秒。

求没日：

置有没之恒氣小餘，如没限以上，爲有没之氣。以秒母乘之，内其秒，用減四十七萬七千五百五十六，餘滿六千八百五十六而一，所得并恒氣大餘，命爲没日。

求没日：

設有没恒氣小餘，如在没限以上，是有没氣。以秒母乘，納秒，用以減四十七萬七千五百五十六，餘數六千八百五十六而一，所得數并恒氣大餘，定爲没日。

求滅日：

置有滅之朔小餘，經朔小餘不滿朔虚分者。六因之，如四百九十一而一，所得并經朔大餘，命爲滅日。

求滅日：

設有滅的朔小餘，經朔小餘不滿朔虚分的。以六除，如四百九十一而一，所得數并經朔大餘，定爲滅日。

步卦候第二

候策：五，餘三百八十，秒八十。

卦策：六，餘四百五十七，秒六。

貞策：三，餘二百二十八，秒四十八。

秒母：九十。

辰法：二千六百一十五。

半辰法：一千三百七半。

刻法：三百一十三，秒八十。

辰刻：八，一百四分，秒六十。

半辰刻：四，五十二分，秒三十。

秒母：一百。

求七十二候：

置中氣大小餘，命之爲初候，以

候策：五，餘三百八十，秒八十。

卦策：六，餘四百五十七，秒六。

貞策：三，餘二百二十八，秒四十八。

秒母：九十。

辰法：二千六百一十五。

半辰法：一千三百零七半。

刻法：三百一十三，秒八十。

辰刻：八，一百零四分，秒六十。

半辰刻：四，五十二分，秒三十。

秒母：一百。

求七十二候

設中氣大小餘，定爲初候，以候策累加，就

候策累加之，即次候及末候也。

求六十四卦：

置中氣大小餘，命之爲公卦；以卦策累加之，得辟卦；又加之，得侯内卦。以貞策加之，得節氣之初，爲侯外卦；又以貞策加之，得大夫卦。又以卦策加之，爲卿卦。

求土王用事：

以貞策減四季中氣大小餘，即土王用事日也。

求發斂：

置小餘，以六因之，如辰法而一爲辰。如不盡，以刻法除之爲刻。命子正算外，即得加時所在辰刻及分。如加半辰法，即命子刻初。

是次候及末候。

求六十四卦：

設中氣大小餘，定爲公卦；以卦策累加，得辟卦；又加，得侯内卦。以貞策相加，得節氣之初，爲侯外卦；又以貞策相加，得大夫卦。又以卦策相加，爲卿卦。

求土王用事：

以貞策減四季中氣大小餘，就是土王用事日。

求發斂：

設小餘，以六除，如辰法而一爲辰。如除不盡，以刻法除爲刻。命子正算外，就得所在辰刻及分。如加半辰法，就命子刻初。

二十四氣卦候

恒氣 月中節 四正卦	初候	次候	末候	始卦	中卦	終卦
冬至 十一月中，《坎》初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内
小寒 十二月節，《坎》九二。	雁北鄉	鵲始巢	野鷄始雊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 十二月中，《坎》六三。	鷄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内
立春 正月節，《坎》六四。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 正月中，《坎》九五。	獺祭魚	鴻雁來	草木萌動	公《漸》	辟《泰》	侯《需》内
驚蟄 二月節，《坎》上六。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爲鳩	侯《需》外	大夫《隨》	卿《晋》
春分 二月中，《震》初九。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内
清明 三月節，《震》六二。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 三月中，《震》六三。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公《革》	辟《夬》	侯《旅》内
立夏 四月節，《震》九四。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侯《旅》外	大夫《師》	卿《比》
小滿 四月中，《震》六五。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内

芒種 五月節，《震》上六。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 五月中，《離》初九。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公《咸》	辟《姤》	侯《鼎》内
小暑 六月節，《離》六二。	温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涣》
大暑 六月中，《離》九三。	腐草化爲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公《履》	辟《遯》	侯《恒》内
立秋 七月節，《離》九四。	凉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侯《恒》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 七月中，《離》六五。	鷹乃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公《損》	辟《否》	侯《巽》内
白露 八月節，《離》上九。	鴻雁來	玄鳥歸	群鳥養羞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 八月中，《兑》初九。	雷乃收聲	蟄蟲坯户	水始涸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内
寒露 九月節，《兑》九二。	鴻雁來賓	雀入大水化爲蛤	鞠有黄華	侯《歸妹》外	大夫《無妄》	卿《明夷》
霜降 九月中，《兑》六三。	豺乃祭獸	草木黄落	蟄蟲咸俯	公《困》	辟《剥》	侯《艮》内
立冬 十月節，《兑》九四。	水始冰	地始凍	野鷄入水化爲蜃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 十月中，《兑》九五。	虹藏不見	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閉塞而成冬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内
大雪 十一月節，《兑》上六。	鶡鳥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步日躔第三

周天分：一百九十一萬二百九十三分，五百三十秒。

歲差：六十九，五百三十秒。秒母一萬。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八秒。

象限：九十一，三十一分，九秒。

周天分：一百九十一萬零二百九十三分，五百三十秒。

歲差：六十九，五百三十秒，秒母一萬。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八秒。

象限：九十一，三十一分，九秒。

二十四氣日積度及盈縮

恒氣	日積度 分 秒	損益率	初末率	日差	盈縮積
冬至	空	益七千五十九	初四百九十八　八十　六十五 末四百二十八　八十八　一十一	四 九十一 七十九	盈空

小寒	一十五	九十二 四十三	益五千九百二十	初四百二十五 末三百五十二	八十九 一十	七十二 四十一	五 一十八 九十九	盈七千五十九
大寒	三十一	七十三 四十八	益四千七百一十八	初三百四十八 末二百七十一	八十四 一十八	八十 七十四	五 四十六 一十九	盈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九
立春	四十七	四十二 五十一	益三千四百五十三	初二百六十七 末一百八十六	六十二 一十六	八十六 一十六	五 七十二 九十六	盈一萬七千六百九十七
雨水	六十二	九十八 八十九	益二千一百二十六	初一百八十二 末九十七	二十七 一十二	三十八 三十二	五 九十八 八十七	盈二萬一千一百五十
驚蟄	七十八	四十二 空	益七百三十九	初九十一 末五	一十三 九十八	四十六 四十	五 九十八 八十七	盈二萬三千二百七十六
春分	九十三	七十一 二十四	損七百三十九	初五 末九十一	九十八 一十三	四十 四十六	五 九十八 八十七	盈二萬四千一十五
清明	一百八	八十五 六十九	損二千一百二十六	初九十八 末一百八十	九十六 四十三	五十 二十	五 七十二 九十六	盈二萬三千二百七十六
穀雨	一百二十三	八十六 二十八	損三千四百五十三	初一百八十八 末二百六十五	六 七十二	四十八 五十四	五 四十六 一十九	盈二萬一千一百五十
立夏	一百三十八	七十三 六十	損四千七百一十八	初二百七十三 末三百四十六	一十一 九十一	九十七 四十三	五 一十八 九十九	盈一萬七千六百九十七
小滿	一百五十三	四十八 二十七	損五千九百二十	初三百五十四 末四百二十三	三 九十六	七十九 三十二	四 九十一 七十九	盈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九
芒種	一百六十八	一十 九十二	損七千五十九	初四百二十八 末四百九十八	八十八 八十	一十一 六十五	四 九十一 七十九	盈七千五十九
夏至	一百八十二	六十二 一十八	益七千五十九	初四百九十八 末四百二十八	八十 八十八	六十五 一十一	四 九十一 七十九	縮空
小暑	一百九十七	一十三 四十三	益五千九百二十	初四百二十五 末三百五十二	八十九 一十	七十二 四十一	五 一十八 九十九	縮七千五十九
大暑	二百一十一	七十六 八	益四千七百一十八	初三百四十八 末二百七十一	八十四 一十八	八十 七十四	五 四十六 一十九	縮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九
立秋	二百二十六	五十 七十五	益三千四百五十三	初二百六十七 末一百八十六	六十二 一十六	八十六 一十六	五 七十二 九十六	縮一萬七千六百九十七
處暑	二百四十一	三十八 七	益二千一百二十六	初一百八十二 末九十七	二十七 一十二	三十八 三十二	五 九十八 八十七	縮二萬一千一百五十
白露	二百五十六	三十八 六十六	益七百三十九	初九十一 末五	一十三 九十八	四十六 四十	五 九十八 八十七	縮二萬三千二百七十六
秋分	二百七十一	五十三 十二	損七百三十九	初五 末九十一	九十八 一十三	四十 四十六	五 九十八 八十七	縮二萬四千一十五
寒露	二百八十六	八十二 三十五	損二千一百二十六	初九十八 末一百八十	九十六 四十三	五十 二十	五 七十二 九十六	縮二萬三千二百七十六
霜降	三百二	二十五 四十六	損三千四百五十三	初一百八十八 末二百六十五	六 七十二	四十八 五十四	五 四十六 一十九	縮二萬一千一百五十
立冬	三百一十七	八十一 八十四	損四千七百一十八	初二百七十三 末三百四十六	一十一 九十一	九十一 四十三	五 一十八 九十九	縮一萬七千六百九十七
小雪	三百三十三	五十 八十七	損五千九百二十	初三百五十四 末四百二十三	三 九十六	七十九 三十二	四 九十一 七十九	縮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九
大雪	三百四十九	三十一 九十二	損七千五十九	初四百二十八 末四百九十八	八十八 八十	一十一 六十五	四 九十一 七十九	縮七千五十九

二十四氣中積及朓朒

恒氣	中積（經分／約分）	損益率	初末率	日差	朓朒積
冬至	空	益二百七十六	初一十九 四十八 六十四 末一十六 七十八 五十二	一十九空	朒空
小寒	十五日 一千一百四十二 六十 二十一 八十四	益二百三十二	初一十六 六十八 七十四 末一十三 八十 一十九	二十二十九	朒二百七十六
大寒	三十 二千二百八十五 三十 四十三 六十九	益一百八十五	初一十三 六十九 一十一 末十 六十二 一十四	二十一五十九	朒五百八
立春	四十五 三千四百二十八 六十五 五十四	益一百三十五	初十 四十六 七十 末七 二十七 四十五	二十二四十五	朒六百九十三
雨水	六十 四千五百七十 六十 八十七 三十九	益八十三	初七 一十一 一十四 末三 七十九 六十三	二十三三十二	朒八百二十八
驚蟄	七十六 四百八十三 三十 九 二十四	益二十九	初三 五十六 三十一 末空 二十四 八十	二十三三十二	朒九百一十一
春分	九十一 一千六百二十六 三十一 九	損二十九	初空 二十四 八十 末三 五十六 三十一	二十三三十二	朒九百四十
清明	一百六 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十 五十二 九十三	損八十三	初三 八十五 七十六 末七 五 一	二十二四十五	朒九百一十一
穀雨	一百二十一 三千九百一十一 三十 七十四 七十八	損一百三十五	初七 三十三 五十九 末一十 四十一 五十六	二十一五十九	朒八百二十八
立夏	一百三十六 五千五十四 九十六 六十三	損一百八十五	初十 七十一 三十六 末一十三 五十九 九十一	二十二十九	朒六百九十三
小滿	一百五十二 九百六十六 六十 一十八 四十八	損二百三十二	初一十三 八十九 四十 末十六 五十九 五十二	一十九空	朒五百八
芒種	一百六十七 二千一百九 三十 四十 三十三	損二百七十六	初十六 七十八 五十二 末一十九 四十八 六十四	一十九空	朒二百七十六
夏至	一百八十二 三千二百五十二 六十二 一十八	益二百七十六	初十九 四十八 六十四 末一十六 七十八 五十二	一十九空	朓空
小暑	一百九十七 四千三百九十四 六十 八十四 二	益二百三十二	初一十六 六十八 七十四 末一十三 八十 一十九	二十二十九	朓二百七十六
大暑	二百一十三 三百七 三十 五 八十七	益一百八十五	初十三 六十九 一十一 末十 六十二 一十四	二十一五十九	朓五百八
立秋	二百二十八 一千四百五十 二十七 七十二	益一百三十五	初十 四十六 七十 末七 二十七 四十五	二十二四十五	朓六百九十三
處暑	二百四十三 二千五百九十二 六十 四十九 五十七	益八十三	初七 一十一 一十四 末三 七十九 六十三	二十三三十二	朓八百二十八
白露	二百五十八 三千七百三十五 三十 七十一 四十二	益二十九	初三 五十六 三十一 末空 二十四 八十	二十三三十二	朓九百一十一
秋分	二百七十三 四千八百七十八 九十三 二十七	損二十九	初空 二十四 八十 末三 五十六 三十一	二十三三十二	朓九百四十
寒露	二百八十九 七百九十 六十 一十五 一十二	損八十三	初三 八十五 七十六 末七 五 一	二十二四十五	朓九百一十一

霜降	三百四 一千九百三十三 三十 三十六 九十六	損一百三十五	初七 三十三 五十九 末十 四十 五十六	二十一五十九	朓八百二十八
立冬	三百一十九 三千七十六 八十一 五十八	損一百八十五	初十 七十一 三十六 末一十三 五十九 九十一	二十二十九	朓六百九十三
小雪	三百三十四 四千三百一十八 六十 八十六 十六	損二百三十二	初十三 八十九 四十 末十六 五十九 五十二	一十九空	朓五百八
大雪	三百五十 一百三十一 三十 二 五十一	損二百七十六	初十六 七十八 五十二 末一十九 四十八 六十四	一十九空	朓二百七十六

求每日盈縮朓朒：

各置其氣損益率，求盈縮用盈縮之損益，求朓朒用朓朒之損益。六因，如象限而一，爲氣中率。與後氣中率相減，爲合差。半合差加減其氣中率，爲初末泛率。至後：加初，減末。分後：減初，加末。又置合差，六因，如象限而一，爲日差。半之，加減初末泛率，爲初末定率。至後：減初，加末。分後：加初，減末。以日差累加減其氣初末定率，爲每日損益分。至後減，分後加。各以每日損益分加減氣下盈縮、朓朒，爲每日盈縮、朓朒。二分前一氣無後率相減爲合差者，皆用前氣合差。

求每日盈縮朓朒：

各設氣損益率，求盈縮用盈縮的損益，求朓朒用朓朒的損益。六因，如象限而一，爲氣中率。與後氣中率相減，爲合差。半合差加減其氣中率，爲初末泛率。至後：加初，減末。分後：減初，加末。又設合差，六因，如象限而一，爲日差。日差的一半，加減初末泛率，爲初末定率。至後：減初，加末。分後：加初，減末。以日差累加累減其氣的初末定率，爲每天的損益分。至後減，分後加。各以每日損益分加減氣下盈縮、朓朒，爲每日盈縮、朓朒。二分前一氣無後率相減爲合差的，都用前氣合差。

求經朔弦望入氣：

置天正閏餘，以日法除爲日，不滿爲餘。如氣策以下，以減氣策，爲入大雪氣。以上去之，餘亦減氣策，爲入小雪氣。即得天正經朔入氣日及餘也。以象策累加之，滿氣策去之，即得弦、望入次氣日及餘。因加，後朔入氣日及餘也。

求經朔弦望入氣：

設天正閏餘，以日法除爲日，不滿爲餘。如氣策以下，以減氣策，爲入大雪氣。以上去掉，餘也減氣策，爲入小雪氣，就得到天正經朔入氣日及餘。以象策累加，滿氣策去掉，就得到弦、望入次氣日及餘。因加，得後朔入氣日及餘。

求每日損益、盈縮、朓朒：

以日差益加減損加減其氣初損益率，爲每日損益率。馴積損益其氣盈縮、朓朒積，爲每日盈縮、朓朒積。

求每日損益、盈縮、朓朒：

以日差益加減損加減其氣的初損益率，每日損益率。漸損益氣的盈縮、朓朒積，爲每日盈縮、朓朒積。

求經朔弦望入氣朓朒定數：

各以所入恒氣小餘，以乘其日損益率，如日法而一，以所得損益其下朓朒積爲定數。

求經朔弦望入氣朓朒定數：

各以所入恒氣小餘，用以乘日損益率，如日法而一，以所得增減此下朓朒積爲定數。

赤道宿度

斗二十五度　牛七度少　女十一度少　虛九度少　秒六十八　危十五度半　室十七度　壁八度太

右北方七宿九十四度　秒六十八

奎十六度半　婁十二度　胃十五度　昴十一度少　畢十七度少　觜半度　參十度半

右西方七宿八十三度

井三十三度少　鬼二度半　柳十三度太　星六度太　張十七度少　翼十八度太　軫十七度

右南方七宿一百九度少

角十二度　亢九度少　氐一十六度　房五度太　心六度少　尾十九度少　箕十度半

右東方七宿七十九度

求冬至赤道日度：

置通積分，以周天分去之，餘日法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以百爲母。命起赤道虛宿七度外去之，至不滿宿，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

求春分夏至秋分赤道日度：

置天正冬至加時赤道日度，累加象限，滿赤道宿次去之，即各得春分、夏至、秋分加時日在宿度及分秒。

求四正赤道宿積度：

置四正赤道宿全度，以四正赤道日度及分減之，餘爲距後度。以赤道宿度累加之，各得四正後赤道宿積度及分。

求赤道宿積度入初末限：

視四正後赤道宿積度及分，在四十五度六十五分秒五十四半以下爲入初限，以上者用減象限，餘爲入末限。

求二十八宿黃道度：

以四正後赤道宿入初末限度及分，減一百一度，餘以初末限度及分乘之，進位，滿百爲分，分滿百爲度。至後以減、分後以加赤道宿積度，爲其宿黃道積度。以前宿黃道積度減之，其四正之宿，先加象限，然後前

求冬至赤道日度：

設通積分，以周天分除，餘日法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以百爲母。命起赤道虛宿七度外去掉，至不滿宿，就是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

求春分夏至秋分赤道日度：

設天正冬至加時赤道日度，累加象限，滿赤道宿次去掉，就是各得春分、夏至、秋分加時日在宿度及分秒。

求四正赤道宿積度：

設四正赤道宿全度，以四正赤道日度及分相減，餘爲距後度。以赤道宿度累加，各得四正後赤道宿積度及分。

求赤道宿積度入初末限：

比照四正後赤道宿積度及分，在四十五度六十五分秒五十四半以下爲入初限，以上用減象限，餘爲入末限。

求二十八宿黃道度：

以四正後赤道宿入初末限度及分，減一百零一度，餘數以初末限度及分相乘，進位，滿百爲分，分滿百爲度。至後以減、分後以加赤道宿積度，爲其宿黃道積度。以前宿黃道積度相減，四正之宿，先加象限，然後以前宿相減。爲宿黃道度及分。分就近約爲太、半、少。

宿減之。爲其宿黄道度及分。其分就近約爲太、半、少。

黄道宿度

斗二十三度	牛七度	女十一度	虚九度少 秒六十八	危十六度	室十八度少	壁九度半
右北方七宿九十四度六十八秒						
奎十七度太	婁十二度太	胃十五度半	昴十一度	畢十六度半	觜半度	參九度太
右西方七宿八十三度太　一百七十七、七十五、六十八						
井三十度半	鬼二度半	柳十三度少	星六度太	張十七度太	翼二十度	軫十八度半
右南方七宿一百九度少　二百八十七、六十八						
角十二度太	亢九度太	氐十六度少	房五度太	心六度	尾十八度少	箕九度半
右東方七宿七十八度少　三百六十五、二十五、六十八						

前黄道宿度，依今曆歲差所在算定。如上考往古，下驗將來，當據歲差，每移一度，依術推變當時宿度，然後可步七曜，知其所在。

求天正冬至加時黄道日度：

以冬至加時赤道日度及分秒，減一百一度，餘以冬至赤道日度及分秒乘之，進位，滿百爲分，分滿百爲度。命曰黄赤道差。用減冬至加時赤道日度及分秒，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時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二十四氣加時黄道日度：

置所求年冬至日躔黄赤道差，以次年黄赤道差減之，餘以所求氣數乘之，二十四而一，所得以加其氣中積及約分，又以其氣初日盈縮數盈加縮減之，用加冬至加時黄道日度，依宿次去之，即各得其氣加時黄道日躔宿度及分秒。如其年冬至加時赤道宿度空分秒在歲差以下者，即加前宿全度，然後求黄赤道差，餘依術算。

求二十四氣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

副置其氣小餘，以其氣初日損益率乘之，盈縮之損益。萬約之爲分，應益者盈加縮減，應損者盈減縮加其

前黄道宿度，根據現今曆歲差所在算定。如上考往古，下驗將來，當據歲差，每移一度，依術推變當時宿度，然後可步七曜，知七曜所在。

求天正冬至加時黄道日度：

以冬至時刻赤道日度及分秒，減一百零一度，餘數以冬至赤道日度及分秒相乘，進位，滿百爲分，分滿百爲度。叫黄赤道差。用減冬至時刻赤道日度及分秒，就是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時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二十四氣加時黄道日度：

設所求年冬至日躔黄赤道差，以次年黄赤道差相減，餘數以所求氣數相乘，二十四而一，所得以加氣中積及約分，又以氣的初日盈縮數盈加縮減，用加冬至加時黄道日度，依宿次去掉，就是各得氣加時黄道日躔宿度及分秒。如這年冬至加時赤道宿度空分秒在歲差以下的，就是加前宿全度，然後求黄赤道差，餘依術算。

求二十四氣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

副設此氣小餘，以其氣初日損益率乘，盈縮的損益。以萬約爲分，應益的盈加縮減，應損的盈減縮加其副，日法除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

副，日法除之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以減其氣加時黄道日度，即各得其氣初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每日加一度，以百約每日損益率，盈縮之損益。應益者盈加縮減，應損者盈減縮加，爲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日度：

置一萬分，以所入氣日盈縮損益率，應益者盈加縮減，應損者盈減縮加，皆加減損益率，餘半之，滿百爲分，不滿爲秒，以加其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即其日午中日躔黄道宿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積度：

以二至加時黄道日度，距至所求日午中黄道日度，爲入二至後黄道積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入初末限：

視二至後黄道積度，在四十三度一十二分秒八十七以下爲初限，以上，用減象限，餘爲入末限。其積度滿象限去之，爲二分後黄道積度，在四十八度一十八分秒二十二以下爲初限，以上，用減象限，餘爲入末限。

求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以所求日午中黄道積度，入至後初限，分後末限，度及分秒，進三位，加二十萬二千五十少，開平方除之，所得，減去四百四十九半，餘在初限者，直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在末限者，以減象限，餘以二分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每日午中赤道日度。以所求日午中黄道積度，入至後末限，分後初限，度及分秒，進三位，用減三十萬三千五十少，開平方除之，所得，以減五百五十半，其在初限者，以所減之餘，直以二分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在末限者，以減象

以減氣加時黄道日度，即各得氣初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每日加一度，以百約每日損益率，盈縮的損益。應益者盈加縮減，應損者盈減縮加，爲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日度：

設一萬分，以所入氣日盈縮損益率，應益的盈加縮減，應損的盈減縮加，都加減損益率，餘數的一半，滿百爲分，不滿爲秒，以加其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就是這日午中日躔黄道宿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積度：

以二至時刻黄道日度，距至所求日午中黄道日度，爲入二至後黄道積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入初末限：

比照二至後黄道積度，在四十三度十二分秒八十七以下爲初限，以上，用減象限，餘爲入末限。積度滿象限去掉，爲二分後黄道積度，在四十八度一十八分秒二十二以下爲初限，以上，用來減象限，餘爲入末限。

求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以所求日午中黄道積度，入至後初限，分後末限，度及分秒，進三位，加二十萬二千零五十少，開平方除，所得，減去四百四十九半，餘在初限的，直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定。在末限的，以減象限，餘以二分赤道日度加而定。就是每日午中赤道日度。以所求日午中黄道積度，入至後末限，分後初限，度及分秒，進三位，用減三十萬三千零五十少，開平方除，所得，以減五百五十半，在初限的，以所減的剩餘，直以二分赤道日度而定。在末限的，以減象限，餘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定。就是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限，餘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太陽黄道十二次入宫宿度：

雨水　危十三度三十九分五十九秒外，入衛分，陬訾之次，辰在亥。

春分　奎二度三十五分八十五秒外，入魯分，降婁之次，辰在戌。

穀雨　胃四度二十四分三十三秒外，入趙分，大梁之次，辰在酉。

小滿　畢七度九十六分六秒外，入晋分，實沈之次，辰在申。

夏至　井九度四十七分一十秒外，入秦分，鶉首之次，辰在未。

大暑　柳四度九十五分一十六秒外，入周分，鶉火之次，辰在午。

處暑　張十五度五十六分三十五秒外，入楚分，鶉尾之次，辰在巳。

秋分　軫十度四十四分五秒外，入鄭分，壽星之次，辰在辰。

霜降　氐一度七十七分七十七秒外，入宋分，大火之次，辰在卯。

小雪　尾三度九十七分九十二秒外，入燕分，析木之次，辰在寅。

冬至　斗四度三十六分六十六秒外，入吴越分，星紀之次，辰在丑。

大寒　女二度九十一分九十一秒外，入齊分，玄枵之次，辰在子。

求入宫時刻：

各置入宫宿度及分秒，以其日晨前夜半日度減之，相近一度之間者求之。餘以日法乘其分，其秒從於下，亦通乘之，爲實；以其日太陽行分爲法，實如法而一，所得，依發斂加時求之，即得其日太陽入宫時刻及分秒。

太陽黄道十二次入宫宿度：

雨水　危十三度三十九分五十九秒外，入衛分，陬訾位置，辰在亥。

春分　奎二度三十五分八十五秒外，入魯分，降婁位置，辰在戌。

穀雨　胃四度二十四分三十三秒外，入趙分，大梁位置，辰在酉。

小滿　畢七度九十六分六秒外，入晋分，實沈位置，辰在申。

夏至　井九度四十七分十秒外，入秦分，鶉首位置，辰在未。

大暑　柳四度九十五分十六秒外，入周分，鶉火位置，辰在午。

處暑　張十五度五十六分三十五秒外，入楚分，鶉尾位置，辰在巳。

秋分　軫十度四十四分五秒外，入鄭分，壽星位置，辰在辰。

霜降　氐一度七十七分七十七秒外，入宋分，大火位置，辰在卯。

小雪　尾三度九十七分九十二秒外，入燕分，析木位置，辰在寅。

冬至　斗四度三十六分六十六秒外，入吴越分，星紀位置，辰在丑。

大寒　女二度九十一分九十一秒外，入齊分，玄枵位置，辰在子。

求入宫時刻：

各設入宫宿度及分秒，以這天晨前夜半日度相減，求相近一度之間的。餘以日法乘其分，秒從於下，亦通乘，爲實；以這天太陽行分爲法，實如法而一，所得，依發斂時刻求，就得其日太陽入宫時刻及分秒。

步晷漏第四

中限：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分，十八秒。

冬至初限，夏至末限：六十二

中限：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分，十八秒。

冬至初限，夏至末限：六十二日，二十分。

日，二十分。

夏至初限，冬至末限：一百二十日，四十二分。

冬至地中晷影常數：一丈二尺八寸三分。

夏至地中晷影常數：一尺五寸六分。

周法：一千四百二十八。

内外法：一萬八百九十六。

半法：二千六百一十五。

日法四分之三：三千九百二十二半。

日法四分之一：一千三百七半。

昏明分：一百三十分，七十五秒。

昏明刻：二刻，一百五十六分，九十秒。

刻法：三百一十三分，八十秒。

秒母：一百。

求午中入氣中積：

置所求日大餘及半法，以所入之氣大小餘減之，爲其日午中入氣。以加其氣中積，爲其日午中中積。小餘以日法除爲約分。

求二至後午中入初末限：

置午中中積及分，如中限以下，爲冬至後。以上，去中限，爲夏至後。其二至後，如在初限以下，爲初限。以上，覆減中限，餘爲入末限也。

求午中晷影定數：

視冬至後初限、夏至後末限，百通日，内分，自相乘，副置之。以一千四百五十除之，所得加五萬三百八十，折半限分并之；除其副爲分。分滿十爲寸，寸滿十爲尺，用減冬至地中晷影常數，爲所求晷影定數。視夏至後初限、冬至後末限，百通日，内分，自相乘爲上位。下置入限分，以

夏至初限，冬至末限：一百二十日，四十二分。

冬至地中晷影常數：一丈二尺八寸三分。

夏至地中晷影常數：一尺五寸六分。

周法：一千四百二十八。

内外法：一萬零八百九十六。

半法：二千六百一十五。

日法四分之三：三千九百二十二半。

日法四分之一：一千三百零七半。

昏明分：一百三十分，七十五秒。

昏明刻：二刻，一百五十六分，九十秒。

刻法：三百一十三分，八十秒。

秒母：一百。

求午中入氣中積：

設所求日大餘及半法，以所入氣大小餘相減，爲日午中入氣。以加氣中積，爲日午中中積。小餘以日法除爲約分。

求二至後午中入初末限：

設午中中積及分，如中限以下，爲冬至後。以上，去中限，爲夏至後。二至後，如在初限以下，爲初限。以上，覆減中限，餘爲入末限。

求午中晷影定數：

比照冬至後初限、夏至後末限，百通日，内分，自相乘，作爲副設。以一千四百五十除，所得加五萬零三百八十，折半限分合并；除其副爲分。分滿十爲寸，寸滿十爲尺，用減冬至地中晷影常數，爲所求晷影定數。比照夏至後初限、冬至後末限，百通日，内分，自相乘爲上位。下設入限分，以二百二十五乘，以百約，加一十九萬八千零七十五爲法。夏至前後半限以上的，減去半

二百二十五乘，百約之，加一十九萬八千七十五爲法。夏至前後半限以上者，减去半限，列於上位。下位置半限。各百通日，内分，先相减，後相乘。以七千七百除之，所得以加其法。反除上位，爲分。分滿十爲寸，寸滿十爲尺，用加夏至地中晷影常數，爲所求晷影定數。

限，列在上位。下位設半限。各百通日，内分，先相减，後相乘。以七千七百除，所得以加其法。反除上位，爲分。分滿十爲寸，寸滿十爲尺，用加夏至地中晷影常數，就是所求晷影定數。

求四方所在晷影：

各於其處測冬夏二至晷影，乃相减之餘，爲其處二至晷差。亦以地中二至晷數相减，爲地中二至晷差。其所求日在冬至後初限、夏至後末限者，如在半限以下，倍之；半限以上，覆减半限，餘亦倍之，并入限日，三因折半，以日爲分，十爲寸，以减地中二至晷差爲法。置地中冬至晷影常數，以所求日地中晷影定數减之，餘以其處二至晷差乘之爲實。實如法而一，所得，以减其處冬至晷數，即得其處其日晷影定數。所求日在夏至後初限、冬至後末限者，如在半限以下，倍之；半限以上，覆减半限，餘亦倍之，并入限日，三因四除，以日爲分，十爲寸，以加地中二至晷差爲法。置所求日地中晷影定數，以地中夏至晷影常數减之，餘以其處二至晷差乘之爲實。實如法而一，所得，以加其處夏至晷數，即得其處其日晷影定數。

求四方所在晷影：

各於所處測冬夏二至晷影，相减的餘數，爲所處二至晷差。也以地中二至晷數相减，爲地中二至晷差。所求日在冬至後初限、夏至後末限的，如在半限以下，加倍；半限以上，再减半限，餘亦加倍，并入限日，三因折半，以日爲分，十爲寸，以减地中二至晷差爲法。設地中冬至晷影常數，以所求日地中晷影定數减，餘以所處二至晷差乘爲實。實如法而一，所得，以减所處冬至晷數，就得到所處日晷影定數。所求日在夏至後初限、冬至後末限的，如在半限以下，加倍；半限以上，再减半限，餘也加倍，并入限日，三因四除，以日爲分，十爲寸，以加地中二至晷差爲法。設所求日地中晷影定數，以地中夏至晷影常數减，餘以所處二至晷差乘爲實。實如法而一，所得，以加所處夏至晷數，就得到所處日晷影定數。

二十四氣陟降及日出分

恒氣	增損差	加减差	陟降率	初末率	日出分
冬至	增 初九 二十六 末七 九十六	减十	陟一十四十	初空 五 五十 末一 二十六 四	一千五百六十七九十二
小寒	增 初七 八十九 末六 五十九	减十	陟二十八七十三	初一 三十六 末二 三十七 三十六	一千五百五十七五十二

大寒	增 初六 五十二 末五 二十二	減十	陟四十三五十六	初二 四十三 末三 二十五 一十八	一千五百二十八七十九
立春	增 初五 一十八 末三 八十八	減十	陟五十五一十九	初三 二十九 末三 九十二 四十二	一千四百八十五二十三
雨水	增 初三 八十二 末二 五十二	減十	陟六十三九十	初三 九十五 五十 末四 三十九 八十八	一千四百三十四
驚蟄	增 初二 四十八 末一 三十八	減十	陟六十九一十八	初四 四十四 末四 六十七 一十六	一千三百六十六一十四
春分	損 初一 三十六 末二 四十	加八	陟六十四六十九	初四 三十七 末四 一十 六十八	一千二百九十六九十六
清明	損 初二 五十 末三 五十四	加八	陟五十九九	初四 八 五十 末三 六十六 二十二	一千二百三十二二十七
穀雨	損 初三 六十五 末四 六十九	加八	陟五十八十四	初三 六十二 末三 三 六十二	一千一百七十三一十八
立夏	損 初四 八十 末五 八十四	加八	陟三十九八十六	初二 九十八 五十 末二 二十四 二	一千一百二十二三十四
小滿	損 初五 九十八 末七 二	加八	陟二十六六	初二 一十六 末一 二十五	一千八十二四十八
芒種	損 初七 一十九 末八 二十三	加八	陟九三十五	初一 一十五 末空 七 六	一千五十六四十二
夏至	增 初八 三十七 末七 三十三	減八	降九三十五	初空 四 五十 末一 一十四 四十	一千四十七七
小暑	增 初七 二十 末六 一十六	減八	降二十六六	初一 二十三 末二 一十六 五十二	一千五十六四十二
大暑	增 初六 空 末四 九十六	減八	降三十九八十六	初二 二十二 五十 末二 九十九 二十二	一千八十二四十八
立秋	增 初四 八十 末三 七十六	減八	降五十八十四	初三 三 末三 六十二 九十二	一千一百二十二三十四
處暑	增 初三 六十 末二 五十六	減八	降五十九九	初三 六十五 五十 末四 八 六十二	一千一百七十三一十八
白露	增 初二 四十 末一 三十六	減八	降六十四六十九	初四 一十 五十 末四 三十六 八十二	一千二百三十二二十七
秋分	損 初一 六十 末二 六十	加十	降六十九一十八	初四 六十八 末四 四十四 九十	一千二百九十六九十六
寒露	損 初二 六十二 末三 九十二	加十	降六十三九十	初四 四十二 末三 九十六 二十二	一千三百六十六一十四
霜降	損 初三 九十八 末五 二十八	加十	降五十五一十九	初三 九十四 末三 二十九 一十八	一千四百三十四
立冬	損 初五 三十二 末六 六十二	加十	降四十三五十六	初三 二十七 末二 四十三 四十二	一千四百八十五二十三
小雪	損 初六 六十六 末七 九十六	加十	降二十八七十三	初二 三十九 五十 末一 三十七 一十六	一千五百二十八七十九
大雪	損 初八 二 末九 三十二	加十	降一十四十	初一 二十八 五十 末空 七 一十二	一千五百五十七五十二

二分前後陟降率：

春分前三日太陽入赤道内，秋分後三日太陽出赤道外，故其陟降與他日不倫，今各别立數而用之。

驚蟄，十二日，陟四六十七，一十六。此爲末率，於此用畢。其減差亦止於此。十三日，陟四四十一，六。十四日，陟四三十六，九十。十五日，陟四一。

秋分，初日，降四三十八。一日，降四三十九。二日，降四五十七。三日，降四六十八。此爲初率，始用之。其加差亦始於此。

求每日日出入晨昏半晝分：

各以陟降初率，陟減降加其氣初日日出分，爲一日下日出分。以增損差，仍加減加減差。增損陟降率，馴積而加減之，即爲每日日出分。覆減日法，餘爲日入分。以日出分減日入分而半之，爲半晝分。以昏明分減日出分爲晨分，加日入分爲昏分。

求日出入辰刻：

置日出入分，以六因之，滿辰法而一，爲辰數。不盡，刻法除之爲刻數，不滿爲分，命子正算外，即得所求。

求晝夜刻：

置日出分，十二乘之，刻法而一，爲刻，不滿爲分，即爲夜刻。覆減百刻，餘爲晝刻。

求更點率：

置晨分，四因，退位爲更率。二因更率，退位爲點率。

求更點所在辰刻：

置更點率，以所求更點數因之，又六因，内加昏明分，滿辰法而一，爲辰數。不盡，滿刻法除之爲刻數，不滿爲分，命其辰刻算外，即得所求。

二分前後陟降率：

春分前三日太陽入赤道内，秋分後三日太陽出赤道外，因此陟降與其他天不同，現今各自分别立數而用。

驚蟄，十二日，陟四六十七，一十六。這是末率，在此用畢。其減差亦止於此。十三日，陟四四十一，六。十四日、陟四三十六，九十。十五日，陟四一。

秋分，初日，降四三十八。一日，降四三十九。二日，降四五十七。三日，降四六十八。這是初率，始用。加差也在此開始。

求每日日出入晨昏半晝分：

各以陟降初率，陟減降加氣初日日出分，爲一日下日出分。以增損差，仍加減加減差。增損陟降率，漸積而加減，就是每日日出分。再減日法，餘爲日入分。以日出分減日入分對分，爲半晝分。以昏明分減日出分爲晨分，加日入分爲昏分。

求日出入辰刻：

設日出入分，以六乘，滿辰法而一，爲辰數。不盡，以刻法除爲刻數，不滿爲分，命子正算外，就得所求入辰刻。

求晝夜刻：

設日出分，以十二乘，刻法而一，爲刻，不滿爲分，就是夜刻。再減百刻，餘爲晝刻。

求更點率：

設晨分，以四乘，退位爲更率。二乘更率，退位爲點率。

求更點所在辰刻：

設更點率，以所求更點數乘，又以六乘。内加昏明分，滿辰法而一，爲辰數。不盡，滿刻法除爲刻數，不滿爲分，命其辰刻算外，就得所求辰刻。

求四方所在漏刻：

各於所在下水漏，以定其處冬至或夏至夜刻，乃與五十刻相減，餘爲至差刻。置所求日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及分，以至差刻乘之，進一位，如二百三十九而一，爲刻，不盡以刻法乘之，退除爲分，内減外加五十刻，即所求日夜刻。以減百刻，餘爲晝刻。其日出入辰刻及更點差率算等，并依術求之。

求黄道内外度：

置日出分，如日法四分之一以上，去之，餘爲外分。如日法四分之一以下，覆減之，餘爲内分。置内外分，千乘之，如内外法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即爲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内減外加象限，即得黄道去極度。

求距中度及更差度：

置半法，以晨分減之，餘爲距中分，百乘之，如周法而一，爲距中度。用減一百八十三度一十二分八十四秒，餘四因退位，爲每更差度。

求昏明五更中星：

置距中度，以其日午中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昏中星所格宿次，因爲初更中星。以更差度累加之，命赤道宿次去之，即得逐更及明中星。

求四方所在漏刻：

各於所在下水漏，以定此處冬至或夏至夜刻，乃與五十刻相減，餘爲至差刻。設所求日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及分，以至差刻乘，進一位，如二百三十九而一，爲刻，不盡以刻法乘，退除爲分，内減外加五十刻，就是所求日夜刻。用以減百刻，餘爲晝刻。這天出入辰刻及更點差率算等，都依術求。

求黄道内外度：

設日出分，如日法四分之一以上，去掉，餘爲外分。如日法四分之一以下，再減，餘爲内分。設内外分，以千乘，如内外法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就是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内減外加象限，就得黄道去極度。

求距中度及更差度：

設半法，以晨分減，餘爲距中分，以百乘，如周法而一，爲距中度。用以減一百八十三度一十二分八十四秒，餘四因退位，爲每更差度。

求昏明五更中星：

設距中度，以其日午中赤道日度加而命，就是昏中星所格宿次，因爲初更中星。以更差度累加，命赤道宿次減去，就得逐更及明中星。



金史卷二十二

志第三

曆(下)

步月離　步交會　步五星　渾象

《重修大明曆》

步月離第五

轉終分：一十四萬四千一百一十，秒六千六十六。

轉終日：二十七日，餘二千九百，秒六千六十六。

轉中日：一十三日，餘四千六十五，秒三千三十三。

朔差日：一，餘五千一百四，秒三千九百三十四。

象策：七日，餘二千一分，二十二秒半。

秒母：一萬。

上弦：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四十二秒。

望：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四秒。

下弦：二百七十三度，九十四分，二十六秒。

月平行度：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

分、秒母：一百。

七日：初數、四千六百四十八。末數，五百八十二。

十四日：初數，四千六十五。末數，一千一百六十五。

轉終分：一十四萬四千一百一十，秒六千零六十六。

轉終日：二十七日，餘二千九百，秒六千零六十六。

轉中日：一十三日，餘四千零六十五，秒三千零三十三。

朔差日：一，餘五千一百零四，秒三千九百三十四。

象策：七日，餘二千零一分，二十二秒半。

秒母：一萬。

上弦：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四十二秒。

望：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四秒。

下弦：二百七十三度，九十四分，二十六秒。

月平行度：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

分、秒母：一百。

七日：初數，四千六百四十八。末數，五百八十二。

十四日：初數，四千零六十五。末數，一千一百六十五。

二十一日：初數，三千四百八十三。末數，一千七百四十七。

二十八日：初數，二千九百一。末數，二千三百二十九。

求經朔弦望入轉：

置天正朔積分，以轉終分及秒去之，不盡，如日法而一，爲日，不滿爲餘秒，即天正十一月經朔入轉日及餘秒。以象策累加之，去命如前，即得弦、望經日加時入轉日及餘秒。徑求次朔入轉，以朔差加之。

二十一日：初數，三千四百八十三。末數，一千七百四十七。

二十八日：初數，二千九百零一。末數，二千三百二十九。

求經朔弦望入轉：

設天正朔積分，以轉終分及秒除，除不盡，如日法而一，爲日，不滿爲餘秒，就是天正十一月經朔入轉日及餘秒。以象策累加，去命如前，就得弦、望經日加時入轉日及餘秒。徑求次朔入轉，以朔差相加。

轉定分及積度朓朒率

一日	一千四百六十八	初度	疾初	益五百一十三	朓初
二日	一千四百五十七	一十四度六十八	疾一度三十一	益四百六十九	朓五百一十三
三日	一千四百四十二	二十九度二十五	疾二度五十一	益四百一十一	朓九百八十二
四日	一千四百二十二	四十三度六十七	疾三度五十六	益三百三十二	朓一千三百九十三
五日	一千三百九十九	五十七度八十九	疾四度四十一	益二百四十三	朓一千七百二十五
六日	一千三百七十三	七十一度八十八	疾五度三	益一百四十一	朓一千九百六十八
七日	一千三百四十七	八十五度六十一	疾五度三十九	初益四十三 末損四	朓二千一百九
八日	一千三百二十一	九十九度八	疾五度四十九	損六十三	朓二千一百四十八
九日	一千二百九十五	一百一十二度二十九	疾五度三十三	損一百六十四	朓二千八十五
十日	一千二百七十一	一百二十五度二十四	疾四度九十一	損二百五十八	朓一千九百二十一
十一日	一千二百四十七	一百三十七度九十五	疾四度二十五	損三百五十二	朓一千六百六十三
十二日	一千二百二十八	一百五十度四十二	疾三度三十五	損四百二十七	朓一千三百一十一
十三日	一千二百一十四	一百六十二度七十	疾二度二十六	損四百八十一	朓八百八十四
十四日	一千二百四	一百七十四度八十四	疾一度三	初損四百〇三 末益一百一十七	朓四百三
十五日	一千二百八	一百八十六度八十八	遲空三十	益五百〇五	朒一百一十七
十六日	一千二百一十九	一百九十八度九十六	遲一度五十九	益四百六十二	朒六百二十二
十七日	一千二百三十六	二百一十一度十五	遲二度七十七	益三百九十五	朒一千八十四
十八日	一千二百五十八	二百二十三度五十一	遲三度七十八	益三百〇九	朒一千四百七十九
十九日	一千二百八十一	二百三十六度九	遲四度五十七	益二百一十九	朒一千七百八十八
二十日	一千三百七	二百四十八度九十	遲五度十三	益一百一十七	朒二千〇七
二十一日	一千三百三十三	二百六十一度九十七	遲五度四十三	初益二十七 末損一十一	朒二千一百二十四

二十二日	一千三百五十九	二百七十五度三十	遲五度四十七	損八十六	朒二千一百四十
二十三日	一千三百八十四	二百八十八度八十九	遲五度二十五	損一百八十四	朒二千五十四
二十四日	一千四百八	三百二度七十三	遲四度七十八	損二百七十八	朒一千八百七十
二十五日	一千四百三十一	三百一十六度八十一	遲四度七	損三百六十八	朒一千五百九十二
二十六日	一千四百四十九	三百三十一度十二	遲三度十三	損四百三十八	朒一千二百二十四
二十七日	一千四百六十三	三百四十五度六十一	遲二度一	損四百九十三	朒七百八十六
二十八日	一千四百七十二	三百六十度二十四	遲空七十五	損二百九十三	朒二百九十三

求朔弦望入轉朓朒定數：

置入轉小餘，以其日算外，損益率乘之，如日法而一，所得，以損益朓朒積爲定數。其四七日下餘，如初數以下，初率乘之，初數而一，以損益朓朒積爲定數。如初數以上，初數減之，餘乘末率，末數而一，用減初率，餘加朓朒爲定數。其十四日下餘，如初數以上者，初數減之，餘乘末率，末數而一，便爲朓朒定數。

求朔弦望定日：

置經朔、弦、望小餘，朓減朒加入氣入轉朓朒定數，滿與不足，進退大餘，命甲子算外，各得定朔、弦、望日辰及餘。定朔前干名與後干名同者，其月大；不同者，其月小。月内無中氣者爲閏。視定朔小餘：秋分後，在日法四分之三以上者，進一日。春分後，定朔日出分與春分日出分相減之餘，三約之，用減四分之三，定朔小餘及此數以上者，亦進一日。或有交，虧初在日入前者，不進之。

定弦、望小餘在日出分以下者，退一日。望或有交，虧初在日出前者，小餘雖在日出後，亦退之。如十七日望者，又視定朔小餘在四分之三以下之數，春分後用減定之數。與定望小餘在日出分以上之數相較之；朔少

求朔弦望入轉朓朒定數：

設入轉小餘，以其日算外，以損益率乘，如日法而一，所得，以損益朓朒積爲定數，四七日下餘，如初數以下，以初率乘，初數而一，以損益朓朒積爲定數。如初數以上，以初數減，餘乘末率，末數而一，用以減初率，餘加朓朒爲定數。十四日下餘，如初數以上的，以初數減，餘乘末率，末數而一，便是朓朒定數。

求朔弦望定日：

設經朔、弦、望小餘，朓減朒加入氣入轉朓朒定數，滿與不够，進退大餘，命甲子算外，各得定朔、弦、望日辰及餘。定朔前干名與後干名相同的，這月大；不同者，這月小。月内無中氣的爲閏月。比照定朔小餘：秋分後，在日法四分之三以上的，進一日。春分後，定朔日出分與春分日出分相減的剩餘，以三除，用以減四分之三，定朔小餘及此數以上的，也進一日。或有交，虧初在日入前的，不進。

定弦、望小餘在日出分以下的，退一日。望或許有交，虧初在日出前的，小餘雖在日出後，也退。如十七日望的，又視定朔小餘在四分之三以下的數字，春分後用減定的數字。與定望小餘在日出分以上的數相比較；朔少望多的，望不退，而朔仍進。望少朔多的，朔不進，而望仍退。日

望多者，望不退，而朔猶進之。望少朔多者，朔不進，而望猶退之。日月之行，有盈有縮，遲疾加減之數，或有四大三小；若隨常理，當察其時早晚，隨所近而進退之，使不過三大二小。

求定朔弦望中積：

置定朔、弦、望大小餘與經朔、弦、望大小餘相減之餘，以加減經朔、弦、望入氣日餘，經朔、弦、望少即加之，多即減之。即爲定朔、弦、望入氣。以加其氣中積，即爲定朔、弦、望中積。其餘以日法退除爲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時日度：

置定朔、弦、望約餘，以所入氣日損益率乘，盈縮損益。萬約之，以損益其下盈縮積，乃盈加縮減定朔弦望中積；又以冬至加時日躔黄道宿度加之，依宿次去之，即得定朔、弦、望加時日所在度及分秒。又置定朔、弦、望約餘，副置之。以乘其日盈縮之損益率，萬約之，應益者盈加縮減，應損者盈減縮加其副，滿百爲分，分滿百爲度，以加其日夜半日度，命之，各得其日加時日躔黄道宿次。若先於曆注定每日夜半日度，即爲妙也。

求定朔弦望加時月度：

凡合朔加時日月同度，其定朔加時黄道日度，即爲定朔加時黄道月度。弦、望各以弦、望度加定弦、望加時黄道日度，依宿次去之，即得定朔、弦、望加時黄道月度及分秒。

求夜半午中入轉：

置經朔入轉，以經朔小餘減之，爲經朔夜半入轉。又經朔小餘與半法相減之餘，以加減經朔加時入轉，經朔少，如半法加之；多，如半法減之。爲經朔午中入轉。若定朔大餘有進退者，亦加減轉日，否則因經爲定。每

月的運行，有盈有縮，遲疾加減的數字，或有四大三小；如果順隨常理，應觀察這時早晚，隨所近而進退，使不過三大二小。

求定朔弦望中積：

設定朔、弦、望大小餘與經朔、弦、望大小餘相減所剩，以加減經朔、弦、望入氣日餘，經朔、弦、望少就加，多就減。就是定朔、弦、望入氣。以加氣中積，就是定朔、弦、望中積。其餘以日法退除爲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時日度：

設定朔、弦、望約餘，以所入氣日損益率相乘，盈縮損益。以萬除，以損益其下盈縮積，乃盈加縮減定朔弦望中積；又以冬至加時日躔黄道宿度相加，依宿次去掉，就得定朔、弦、望加時日所在度及分秒。又設定朔、弦、望約餘，作爲副設。以乘其日盈縮的損益率，以萬除，應增的盈加縮減，應損的盈減縮加其副，滿百爲分，分滿百爲度，以加其日夜半日度，命之，各得這天加時日躔黄道宿次。如果先於曆注定每日夜半日度，就爲妙。

求定朔弦望加時月度：

凡合朔加時日月同度，定朔加時黄道日度，就是定朔加時黄道月度。弦、望各以弦、望度加定弦、望加時黄道日度，依宿次去掉，就得定朔、弦、望加時黄道月度及分秒。

求夜半午中入轉：

設經朔入轉，以經朔小餘相減，爲經朔夜半入轉。又經朔小餘與半法相減的餘數，用以加減經朔加時入轉，經朔少，如半法相加；多，如半法相減。爲經朔午中入轉。如果定朔大餘有進退的，也加減轉日，否則因經爲定。每日累加一日，滿轉終日及餘秒去命如前，各得每日夜半、午中入

日累加一日，滿轉終日及餘秒去命如前，各得每日夜半、午中入轉。求夜半，因定朔夜半入轉累加之。求午中，因定朔午中入轉累加之。求加時入轉者，如求加時入氣術。

求加時及夜半月度：

置其日入轉算外轉定分，以定朔、弦、望小餘乘之，如日法而一，爲加時轉分。分滿百爲度。減定朔、弦、望加時月度，爲夜半月度。以所得轉定分累加之，即得每日夜半月度。或朔至弦、望，或至後朔，皆可累加之。然近則差少，遠則差多。置所求前後夜半相距月度爲行度，計其相距入轉積度，與行度相減，餘以相距日數除爲日差，行度多以日差加每日轉定分，行度少以日差減每日轉定分，然後用之可中。或欲速求，用此數，欲究其故，宜用後術。

求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分，乘其日算外轉定分，日法而一，爲晨轉分。用減轉定分，餘爲昏轉分。又以朔、弦、望定小餘，乘轉定分，日法而一，爲加時分。以減晨、昏轉分，爲前；不足，覆減之，爲後。乃前加後減加時月度，即晨昏月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朔弦望晨昏定程：

各以其朔昏定月，減上弦昏定月，餘爲朔後昏定程。以上弦昏定月，減望昏定月，餘爲上弦後昏定程。以望晨定月，減下弦晨定月，餘爲望後晨定程。以下弦晨定月，減後朔晨定月，餘爲下弦後晨定程。

求每日轉定度：

累計每程相距日下轉積度，與晨昏定程相減，餘以相距日數除之，爲日差，定程多加之，定程少減之。以加減每日轉定分，爲轉定度。因朔、弦、望晨昏月，每日累加之，滿宿次

轉。求夜半，因定朔夜半入轉累加。求午中，因定朔午中入轉累加。求加時入轉的，如求加時入氣術。

求加時及夜半月度：

設這天入轉算外轉定分，以定朔、弦、望小餘乘，如日法而一，爲加時轉分。分滿百爲度。減定朔、弦、望加時月度，爲夜半月度。以所得轉定分累加，就得每日夜半月度。或朔到弦、望，或到後朔，都可累加。然而近則略少，遠則略多。設所求前後夜半相距月度爲行度，計其相距入轉積度，與行度相減，餘以相距日數除，爲日差，行度多以日差加每日轉定分，行度少以日差減每日轉定分，然後用此可中。如欲速求，用此數，欲探究原因，宜用後術。

求晨昏月度：

設這天晨分，乘日算外轉定分，日法而一，爲晨轉分。用減轉定分，餘爲昏轉分。又以朔、弦、望定小餘，乘轉定分，日法而一，爲加時分。以減晨、昏轉分，爲前；不足，覆減，爲後。於是前加後減加時月度，就是晨昏月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朔弦望晨昏定程：

各以朔昏定月，減上弦昏定月，餘爲朔後昏定程。以上弦昏定月，減望昏定月，餘爲上弦後昏定程。以望晨定月，減下弦晨定月，餘爲望後晨定程。以下弦晨定月，減後朔晨定月，餘爲下弦後晨定程。

求每日轉定度：

累計每程相距日下轉積度，與晨昏定程相減，餘以相距日數除，爲日差，定程多加，定程少減。以加減每日轉定分，爲轉定度。因朔、弦、望晨昏月，每日累加，滿宿次去掉，爲每日晨昏月度及分秒。凡注曆：朔日以後注昏月，望後一日注

去之，爲每日晨昏月度及分秒。凡注曆：朔日以後注昏月，望後一日注晨月。古曆有九道月度，其數雖繁，亦難削去，具其術如後。

求平交日辰：

置交終日及餘秒，以其月經朔加時入交泛日及餘秒減之，爲平交入其月經朔加時後日算及餘秒。以加其月經朔大小餘，其大餘命甲子算外，即平交日辰及餘秒。求次交者，以交終日及餘秒加之，大餘滿紀法去之，命如前，即次平交日辰及餘秒。

求平交入轉朓朒定數：

置平交小餘，加其日夜半入轉餘，以乘其日損益率，日法而一，所得，以損益其下朓朒積，爲定數。

求正交日辰：

置平交小餘，以平交入轉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滿與不足，進退日辰，即正交日辰及餘秒。與定朔日辰相距，即所在月日。

求經朔加時中積：

各以其月經朔加時入氣日及餘，加其氣中積及餘，其日命爲度，其餘以日法退除爲分秒，即其經朔加時中積度及分秒。

求正交加時黄道月度：

置平交入經朔加時後日算及餘秒，以日法通日，内餘，進二位，如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一分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以加其月經朔加時中積，然後以冬至加時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得其月正交加時月離黄道宿度及分秒。如求次交者，以交終度及分秒加而命之，即得所求。

求黄道宿積度：

置正交時黄道宿全度，以正交加時月離黄道宿度及分秒減之，餘爲距後度及分秒，以黄道宿度累加之，即

晨月。古曆有九道月度，數雖繁，也難削去，開列此術如後。

求平交日辰：

設交終日及餘秒，以此月經朔加時入交泛日及餘秒減，爲平交入此月經朔加時後日算及餘秒。以加此月經朔大小餘，大餘命甲子算外，就是平交日辰及餘秒。求次交的，以交終日及餘秒加，大餘滿紀法去掉，命如前，就是次平交日辰及餘秒。

求平交入轉朓朒定數：

設平交小餘，加此日夜半入轉餘，以乘日損益率，日法而一，所得，以損益此下朓朒積，爲定數。

求正交日辰：

設平交小餘，以平交入轉朓朒定數，朓減朒加，滿與不足，進退日辰，就是正交日辰及餘秒。與定朔日辰相距，就是所在月日。

求經朔加時中積：

各以此月經朔加時入氣日及餘，加此氣中積及餘，此日命爲度，其餘以日法退除爲分秒，就是經朔加時中積度及分秒。

求正交加時黄道月度：

設平交入經朔加時後日算及餘秒，以日法通日，内餘，進二位，如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一分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以加月經朔加時中積，然後以冬至加時黄道日度相加而定，就得月正交加時月離黄道宿度及分秒。如求次交的，以交終度及分秒相加而定，就得所求。

求黄道宿積度：

設正交時黄道宿全度，以正交加時月離黄道宿度及分秒減，餘爲距後度及分秒，以黄道宿度累加，就各得正交後黄道宿積度及分秒。

各得正交後黄道宿積度及分秒。

求黄道宿積度入初末限：

置黄道宿積度及分秒，滿交象度及分秒去之，如在半交象以下，爲初限；以上者，以減交象度及分秒，餘爲入末限。入交積度交象度并在交會術中。

求月行九道宿度：

凡月行所交，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黄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黄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黄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黄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陽曆，秋入陰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黄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黄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黄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黄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黄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

各以所入初末限度及分秒，減一百一度，餘以所入初末限度及分乘之，半而退位爲分，分滿百爲度，命爲月道與黄道泛差。凡日以赤道内爲陰，外爲陽；月以黄道内爲陰，外爲陽。故月行正交，入夏至後宿度内爲同名，入冬至後宿度内爲異名。其在同名者，置月行與黄道泛差，九因八約之，爲定差。半交後，正交前，以差減；正交後，半交前，以差加。此加減出入六度，正，如黄赤道相交同名之差，若較之漸異，則隨交所在，遷變不同也。仍以正交度距秋分度數，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爲月道與赤道

求黄道宿積度入初末限：

設黄道宿積度及分秒，滿交象度及分秒去掉，如在半交象以下，爲初限；以上，以減交象度及分秒，餘爲入末限。入交積度交象度并在交會術中。

求月行九道宿度：

凡月行所交，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黄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黄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也如此。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黄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黄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也如此。春入陽曆，秋入陰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黄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黄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也如此。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黄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黄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也如此。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所交，都與黄道相會，因此月行有九道。

各以所入初末限度及分秒，減一百零一度，餘以所入初末限度及分相乘，半而退位爲分，分滿百爲度，定爲月道與黄道泛差。凡太陽以赤道内爲陰，外爲陽；月以黄道内爲陰，外爲陽。因此月行正交，入夏至後宿度内爲同名，入冬至後宿度内爲不同名。在同名的，設月行與黄道泛差，九因八約，爲定差。半交後，正交前，以差減；正交後，半交前，以差加。這一加減出入六度，正，如黄赤道相交同名之差，若較之漸異，就隨交所在，遷變不同。仍以正交度距秋分度數，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爲月道與赤道定差。前加的爲減，減的爲加。在不同名的，設月行與黄道泛差，七因八約，爲定差。半交後，正交前，以差加；正交後，半交前，以差減。這一加減出入六

定差。前加者爲減，減者爲加。其在異名者，置月行與黄道泛差，七因八約之，爲定差。半交後，正交前，以差加；正交後，半交前，以差減。此加減出入六度，異，如黄道赤道相交異名之差，較之漸同，則隨交所在遷變不常。仍以正交度距春分度數，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爲月道與赤道定差。前加者爲減，減者爲加。各加減黄道宿積度，爲九道宿積度。以前宿九道積度減之，爲其宿九道度及分。其分就近約爲太半少。論春夏秋冬以四時日所在宿度爲正。

求正交加時月離九道宿度：

以正交加時黄道日度及分，減一百一度，餘以正交度及分乘之，半而退位爲分，分滿百爲度，命爲月道與黄道泛差。其在同名者，置月行與黄道泛差，九因八約之，爲定差，以加；仍以正交度距秋分度數，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爲月道與赤道定差，以減。其在異名者，置月行與黄道泛差，七因八約之，爲定差，以減；仍以正交度距春分度數，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爲月道與赤道定差，以加。置正交加時黄道月度及分，以二差加減之，即爲正交加時月離九道宿度及分。

求定朔弦望加時月所在度：

置定朔加時日躔黄道宿次，凡合朔加時，月行潛在日下，與太陽同度，是爲加時月離宿次。各以弦、望度及分秒，加其所當弦、望加時月躔黄道宿度，滿宿次去之，命如前，各得定朔、弦、望加時月所在黄道宿度及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時九道月度：

各以定朔、弦、望加時月離黄道宿度及分秒，加前宿正交後黄道積

度，不同，如黄道赤道相交不同名之差，較之漸同，就隨交所在遷變不常。仍以正交度距春分度數，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爲月道與赤道定差。前加的爲減，減的爲加。各加減黄道宿積度，爲九道宿積度。以前宿九道積度減，爲此宿九道度及分。此分就近約爲太半少。論春夏秋冬以四時日所在宿度爲正。

求正交加時月離九道宿度：

以正交加時黄道日度及分，減一百零一度，餘以正交度及分相乘，半而退位爲分，分滿百爲度，定爲月道與黄道泛差。在同名的，設月行與黄道泛差，九因八約，爲定差，以加；仍以正交度距秋分度數，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爲月道與赤道定差，以減。在不同名的，設月行與黄道泛差，七因八約，爲定差，以減；仍以正交度距春分度數，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爲月道與赤道定差，以加。設正交加時黄道月度及分，以二差加減，就是正交加時月離九道宿度及分。

求定朔弦望加時月所在度：

設定朔加時日躔黄道宿次，凡合朔加時，月在日下潛行，與太陽同度，這就是加時月離宿次。各以弦、望度及分秒，加所當弦、望加時月躔黄道宿度，滿宿次去掉，定如前，各得定朔、弦、望加時月所在黄道宿度及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時九道月度：

各以定朔、弦、望加時月離黄道宿度及分秒，加前宿正交後黄道積度，爲定朔、弦、望加

度，爲定朔、弦、望加時正交後黄道積度。如前求九道積度，以前宿九道積度減之，餘爲定朔、弦、望加時九道月離宿度及分秒。其合朔加時，若非正交，則日在黄道，月在九道，所入宿度，雖多少不同，考其兩極，若應繩準。故云：月行潛在日下，與太陽同度，即爲加時九道月度。其求晨昏夜半月度，并依前術。

時正交後黄道積度。如前求九道積度，以前宿九道積度減，餘爲定朔、弦、望加時九道月離宿度及分秒。合朔加時，若非正交，就日在黄道，月在九道，所入宿度，即使多少不同，考其兩極，如應繩準。因此説：月在日下潛行，與太陽同度，就是加時九道月度。求晨昏夜半月度，并依以前辦法。

步交會第六

交終分：一十四萬二千三百一十九，秒九千三百六十八。

交終日：二十七日，餘一千一百九分，秒九千三百六十八。

交中日：十三，餘三千一百六十九，秒九千六百八十四。

交朔日：二，餘一千六百六十五，秒六百三十二。

交望日：十四，餘四千二，秒五千。

秒母：一萬。

交終：三百六十三度，七十九分，三十六秒。

交中：一百八十一度，八十九分，六十八秒。

交象：九十度，九十四分，八十四秒。

半交象：四十五度，四十七分，四十二秒。

日蝕既前限：二千四百。定法：二百四十八。

日蝕既後限：三千一百。定法：三百二十。

月蝕限：五千一百。

月蝕既限：一千七百。定法：三百四十。

分秒母：一百。

求朔望入交：

置天正朔積分，以交終分去之，不盡，如日法而一，爲日，不滿爲

交終分：一十四萬二千三百一十九，秒九千三百六十八。

交終日：二十七日，餘一千一百零九分，秒九千三百六十八。

交中日：十三，餘三千一百六十九，秒九千六百八十四。

交朔日：二，餘一千六百六十五，秒六百三十二。

交望日：十四，餘四千零二，秒五千。

秒母：一萬。

交終：三百六十三度，七十九分，三十六秒。

交中：一百八十一度，八十九分，六十八秒。

交象：九十度，九十四分，八十四秒。

半交象：四十五度，四十七分，四十二秒。

日食既前限：二千四百。定法：二百四十八。

日食既後限：三千一百。定法：三百二十。

月食限：五千一百。

月食既限：一千七百。定法：三百四十。

分秒母：一百。

求朔望入交：

設天正朔積分，以交終分去掉，不盡，如日法而一，爲日，不滿爲餘，就是天正十一月經朔

餘，即天正十一月經朔加時入交泛日及餘秒。交朔加之，得次朔。交望加之，得次望。再加交望，亦得次朔。各爲朔、望入交泛日及餘秒。

求定朔每日夜半入交：

各置入交泛日及餘秒，減去經朔、望小餘，即爲定朔、望夜半入交泛日及餘秒。若定朔、望有進退者，亦進退交日，否則因經爲定。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餘皆加四千一百二十秒六百三十二，即次朔夜半入交。累加一日，滿交終日及餘秒去之，即每日夜半入交泛日及餘秒。

求定朔望加時入交：

置經朔、望加時入交泛日及餘秒，以入氣入轉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即定朔望加時入交泛日及餘秒。

求定朔望加時入交積度及陰陽曆：

置定朔、望加時入交泛日，以日法通之，内餘，進二位，如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一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即定朔、望加時月行入交積度。以定朔、望加時入轉遲疾度，遲減疾加之，即月行入交定積度。如交中度以下，入陽曆積度；以上，去之，餘爲入陰曆積度。每日夜半，準此求之。

求月去黄道度：

視月入陰陽曆積度及分，如交象以下，爲少象；以上，覆減交中，餘爲老象。置所入老少象度於上，列交象度於下，相減相乘，倍而退位爲分，滿百爲度，用減所入老少象度及分，餘又與交中度相減相乘，八因之，以百一十除爲分，分滿百爲度，即得月去黄道度。

求朔望加時入交常日及定日：

置朔望入交泛日，以入氣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爲入交常日。

加時入交泛日及餘秒。以交朔加，得次朔。以交望加，得次望。再加交望，也得次朔。各爲朔、望入交泛日及餘秒。

求定朔每日夜半入交：

各設入交泛日及餘秒，減去經朔、望小餘，就是定朔、望夜半入交泛日及餘秒。如果定朔、望有進退的，也進退交日，否則因經爲定。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餘都加四千一百二十秒六百三十二，就是次朔夜半入交。累加一日，滿交終日及餘秒去掉，就是每日夜半入交泛日及餘秒。

求定朔望加時入交：

設經朔、望加時入交泛日及餘秒，以入氣入轉朓朒定數，朓減朒加，就是定朔望加時入交泛日及餘秒。

求定朔望加時入交積度及陰陽曆：

設定朔、望加時入交泛日，以日法通之，内餘，進二位，如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一而一爲度，不滿退除爲分秒，就是定朔、望加時月行入交積度。以定朔、望加時入轉遲疾度，遲減疾加，就是月行入交定積度。如交中度以下，入陽曆積度；以上，去掉，餘爲入陰曆積度。每日夜半，按此法求。

求月去黄道度：

比照月入陰陽曆積度及分，如交象以下，爲少象；以上，再減交中，餘爲老象。設所入老少象度於上，列交象度於下，相減相乘，倍而退位爲分，滿百爲度，用減所入老少象度及分，餘又與交中度相減相乘，以八乘，以一百一十除爲分，分滿百爲度，就得月去黄道度。

求朔望加時入交常日及定日：

設朔望入交泛日，以入氣朓朒定數，朓減朒加，爲入交常日。

又置入轉朓朒定數，進一位，一百二十七而一，所得朓減朒加入交常日，爲入交定日及餘秒。

求入交陰陽曆交前後分：

視入交定日，如交中以下，爲陽曆；以上，去之，爲陰曆。如一日上下，以日法通日爲分。爲交後分。十三日上下，覆減交中，爲交前分。

求日月蝕甚定餘：

置朔、望入氣入轉朓朒定數，同名相從，異名相消，以一千三百三十七乘之，定朔、望加時入轉算外轉定分除之，所得，以朓減朒加經朔、望小餘，爲泛餘。

日蝕，視泛餘如半法以下，爲中前分；半法以上，去半法，爲中後分。置中前後分，與半法相減相乘，倍之，萬約爲分，曰時差。中前，以時差減泛餘爲定餘，覆減半法，餘爲午前分。中後，以時差加泛餘爲定餘，減去半法，爲午後分。

月食，視泛餘在日入後、夜半前者，如日法四分之三以下，減去半法，爲酉前分；四分之三以上，覆減日法，餘爲酉後分。又視泛餘在夜半後、日出前者，如日法四分之一以下，爲卯前分，四分之一以上，覆減半法，餘爲卯後分。其卯酉前後分，自相乘，四因，退位，萬約爲分，以加泛餘，爲定餘。各置定餘，以發斂加時法求之，即得日月所蝕之辰刻。

求日月食甚日行積度：

置定朔、望食甚大小餘，與經朔、望大小餘相減之餘，以加減經朔、望入氣日小餘，經朔、望日少加多減。即爲食甚入氣。以加其氣中積，爲食甚中積。又置食甚入氣小餘，以所入氣日損益率盈縮之損益。乘之，日法而一，以損益其日盈縮積；盈加

又設入轉朓朒定數，進一位，一百二十七而一，所得朓減朒加入交常日，爲入交定日及餘秒。

求入交陰陽曆交前後分：

比照入交定日，如交中以下，爲陽曆；以上，去掉，爲陰曆。如一日上下，以日法通日爲分。爲交後分。十三日上下，再減交中，爲交前分。

求日月食甚定餘：

設朔、望入氣入轉朓朒定數，同名相從，異名相消，以一千三百三十七乘，定朔、望加時入轉算外轉定分除，所得，以朓減朒加經朔、望小餘，爲泛餘。

日食，比照泛餘如半法以下，爲中前分；半法以上，去半法，爲中後分。設中前後分，與半法相減相乘，加倍，萬約爲分，叫時差。中前，以時差減泛餘爲定餘，再減半法，餘爲午前分。中後，以時差加泛餘爲定餘，減去半法，爲午後分。

月食，比照泛餘在日入後、夜半前的，如日法四分之三以下，減去半法，爲酉前分；四分之三以上，再減日法，餘爲酉後分。又比照泛餘在夜半後、日出前的，如日法四分之一以下，爲卯前分，四分之一以上，再減半法，餘爲卯後分。卯酉前後分，自相乘，以四乘，退位，萬約爲分，用以加泛餘，爲定餘。各設定餘，以發斂加時法求，就得日月所食的辰刻。

求日月食甚日行積度：

設定朔、望食甚大小餘，與經朔、望大小餘相減的餘數，用以加減經朔、望入氣日小餘，經朔、望日少加多減。就是食甚入氣。以加氣中積，爲食甚中積。又設食甚入氣小餘，以所入氣日損益率盈縮的損益。乘，日法而一，以損益日盈縮積；盈加縮減食甚中積，就是食甚日行積度及分。

縮減食甚中積，即爲食甚日行積度及分。

求氣差：

置日食甚日行積度及分，滿中限去之，餘在象限以下，爲初限；以上，覆減中限，爲末限。皆自相乘，進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所得，用減一千七百四十四，餘爲氣差恒數。以午前後分乘之，半晝分除之，所得，以減恒數爲定數。不及減，覆減之，爲定數。應加者減之，減者加之。春分後，陽曆減，陰曆加；秋分後，陽曆加，陰曆減。春分前、秋分後各二日二千一百分爲定氣，於此加減之。

求刻差：

置日食甚日行積度及分，滿中限去之，餘與中限相減相乘，進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所得，爲刻差恒數。以午前後分乘之，日法四分之一除之，所得爲定數。若在恒數以上者，倍恒數，以所得之數減之爲定數，依其加減。冬至後，午前陽加陰減，午後陽減陰加。夏至後，午前陽減陰加，午後陽加陰減。

求日食去交前後定分：

氣刻二差定數，同名相從，異名相消，爲食差。依其加減去交前後分，爲去交前後定分。視其前後定分，如在陽曆，即不食；如在陰曆，即有食之。如交前陰曆不及減，反減之，反減食差。爲交後陽曆；交後陰曆不及減，反減之，爲交前陽曆；即不食。交前陽曆不及減，反減之，爲交後陰曆；交後陽曆，不及減，反減之，爲交前陰曆；即日有食之。

求日食分：

視去交前後定分，如二千四百以下，爲既前分，以二百四十八除爲大分。二千四百以上，覆減五千五百，

求氣差：

設日食甚日行積度及分，滿中限去掉，餘在象限以下，爲初限；以上，再減中限，爲末限。都自相乘，進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所得，用以減一千七百四十四，餘爲氣差恒數。以午前後分乘，以半晝分除，所得，以減恒數爲定數。不及減，再減，爲定數。應加的減，減的加。春分後，陽曆減，陰曆加；秋分後，陽曆加，陰曆減。春分前、秋分後各二日二千一百分爲定氣，在此加減。

求刻差：

設日食甚日行積度及分，滿中限去掉，餘與中限相減相乘，進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所得，爲刻差恒數。以午前後分乘，以日法四分之一除，所得爲定數。如在常數以上的，常數加倍，以所得的數減爲定數，依此加減。冬至後，午前陽加陰減，午後陽減陰加。夏至後，午前陽減陰加，午後陽加陰減。

求日食去交前後定分：

氣刻二差定數，同名相加，不同名相減，爲食差。依加減去交前後分，爲去交前後定分。比照前後定分，如在陽曆，就没有日食；如在陰曆，就有日食。如交前陰曆不及減，反減，反減食差。爲交後陽曆；交後陰曆不及減，反減，爲交前陽曆；就没有日食。交前陽曆不及減，反減，爲交後陰曆；交後陽曆，不及減，反減，爲交前陰曆，就有日食。

求日食分：

比照去交前後定分，如二千四百以下，爲既前分，以二百四十八除爲大分。二千四百以上，再減五千五百，不够減的没有日食。爲既後分，以

不足減者不食。爲既後分，以三百二十除爲大分。不盡，退除爲秒，即得日食之分秒。

三百二十除爲大分。除不盡，退除爲秒，就得日食的分秒。

求月食分：

視去交前後分，不用氣刻差者。一千七百以下者，食既。以上，覆減五千一百，不足減者不食。餘以三百四十除爲大分，不盡，退除爲秒，即爲月食之分秒也。去交分在既限以下，覆減既限，亦以三百四十除，爲既内之大分。

求月食分：

比照去交前後分，不用氣刻差的。一千七百以下的，月全食。以上，再減五千一百，不够減的没有月食。餘以三百四十除爲大分，不盡，退除爲秒，就是月食的分秒。去交分在既限以下，再減既限，也以三百四十除，爲既内的大分。

求日食定用分：

置日食之大分，與三十分相減相乘，又以二千四百五十乘之，如定朔入轉算外轉定分而一，所得，爲定用分。減定餘，爲初虧分。加定餘，爲復圓分。各以發斂加時法求之，即得日食三限辰刻。

求日食定用分：

設日食的大分，與三十分相減相乘，又以二千四百五十乘，如定朔入轉算外轉定分而一，所得，爲定用分。減定餘，爲初虧分。加定餘，爲重圓分。各以發斂加時法求，就得日食三限辰刻。

求月食定用分：

置月食之大分，與三十五分相減相乘，又以二千一百乘之，如定望入轉算外轉定分而一，所得，爲定用分。加減定餘，爲初虧、復圓分。各如發斂加時法求之，即得月食三限辰刻。

求月食定用分：

設月食的大分，與三十五分相減相乘，又以二千一百乘，如定望入轉算外轉定分而一，所得，爲定用分。加減定餘，爲初虧、重圓分。各如發斂加時法求，就得月食三限辰刻。

月食既者，以既内大分與十五相減相乘，又以四千二百乘之，如定望入轉算外轉定分而一，所得，爲既内分。用減定用分，爲既外分。置月食定餘減定用分，爲初虧。因加既外分，爲食既。又加既内分，爲食甚。即定餘分也。再加既内分，爲生光。復加既外分，爲復圓。各以發斂加時法求之，即得月食五限辰刻。

月食盡的，以既内大分與十五相減相乘，又以四千二百乘，如定望入轉算外轉定分而一，所得，爲既内分。用減定用分，爲既外分。設月食定餘減定用分，爲初虧。因加既外分，爲食盡。又加既内分，爲食甚。就是定餘分。再加既内分，爲生光。再加既外分，爲重圓。各以發斂加時法求，就得月食五限辰刻。

求月食入更點：

置食甚所入日晨分，倍之，五約爲更法。又五約更法，爲點法。乃置月食初末諸分，昏分以上減昏分，晨分以下加晨分。如不滿更法爲初更。

求月食入更點：

設食甚所入日晨分，加倍，五約爲更法。又五約更法，爲點法。設月食初末諸分，昏分以上減昏分，晨分以下加晨分。如不滿更法爲初更。不滿點法爲一點。依法按次求，就各得更點數。

不滿點法爲一點。依法以次求之，即各得更點之數。

求日食所起：

食在既前，初起西南，甚於正南，復於東南；食在既後，初起西北，甚於正北，復於東北。其食八分以上，皆起正西，復於正東。此據正午地而論之。

求月食所起：

月在陽曆：初起東北，甚於正北，復於西北。月在陰曆：初起東南，甚於正南，復於西南。其食八分以上，皆起正東，復於正西。此亦據正午地而論之。

求日月出入帶食所見分數：

各以食甚小餘，與日出入分相減，餘爲帶食差，以乘所食之分，滿定用分而一，月食既者，以既內分減帶食差，餘乘所食分，如既外分而一。不及減者，爲帶食既出入。以減所食分，即日月出入帶食所見之分。其食甚在晝，晨爲漸進，昏爲已退。食甚在夜，晨爲已退，昏爲漸進。

求日月食甚宿次：

置日月食甚日行積度，望即更加半周天。以天正冬至加時黃道日度，加而命之，依黃道宿次去之，即各得日月食甚宿度及分。

步五星第七

木星

周率：二百八萬六千一百四十二，五十四秒。

曆率：二千二百六十五萬五百七。

曆度法：六萬二千一十四。

周日：三百九十八日，八十八分。

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八十二秒。

求日食所起：

日食在食盡前，初起西南，甚於正南，在東南重圓；日食在食盡後，初起西北，甚於正北，在東北重圓。日食八分以上，皆起正西，於正東重圓。這是就正午地論。

求月食所起：

月在陽曆：初起東北，甚於正北，在西北重圓。月在陰曆：初起東南，甚於正南，在西南重圓。月食八分以上，皆起正東，在正西重圓。這也是就正午地論。

求日月出入帶食所見分數：

各以食甚小餘，與日出入分相減，餘爲帶食差，以乘所食分，滿定用分而一，月食盡的，以既內分減帶食差，餘乘所食分，如既外分而一。不及減的，爲帶食既出入。以減所食分，就是日月出入帶食所見分。食甚在白天，晨爲漸進，昏爲已退。食甚在夜晚，晨爲已退，昏爲漸進。

求日月食甚宿次：

設日月食甚日行積度，望就另加半周天。以天正冬至加時黃道日度，加定，依黃道宿次去掉，就各得日月食甚宿度及分。

木星

周率：二百零八萬六千一百四十二，五十四秒。

曆率：二千二百六十五萬五百零七。

曆度法：六萬二千零一十四。

周日：三百九十八日，八十八分。

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八十二秒。

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四十一秒。

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七秒。

伏見：一十三度。

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四十一秒。

曆策：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七秒。

伏見：十三度。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二十六日八十六分	三度八十六	二度九十三	二十三
晨順疾	二十八日	六度一十一	四度六十四	二十二
晨次疾	二十八日	五度五十一	四度一十九	二十一
晨順遲	二十八日	四度三十一	三度二十八	一十八
晨末遲	二十八日	一度九十一	一度四十五	一十二
晨留	二十四日			
晨退	四十六日五十八	四度 八十八 一十八	空 三十二 八十二	
夕退	四十六日五十八	四度 八十八 一十八	空 三十二 八十二	一十八
夕留	二十四日			
夕末遲	二十八日	一度九十一	一度四十五	
夕順遲	二十八日	四度三十一	三度二十八	一十二
夕次疾	二十八日	五度五十一	四度一十九	一十八
夕順疾	二十八日	六度一十一	四度六十四	二十一
夕伏	二十六日八十六	三度八十六	二度九十三	二十二

策數	損益率	盈積度	損益率	縮積度
一	益一百五十九	初	益一百五十九	初
二	益一百四十二	一度五十九	益一百四十二	一度五十九
三	益一百二十	三度一	益一百二十	三度一
四	益九十三	四度二十一	益九十三	四度二十一
五	益六十一	五度一十四	益六十一	五度一十四
六	益二十四	五度七十五	益二十四	五度七十五
七	損二十四	五度九十九	損二十四	五度九十九
八	損六十一	五度七十五	損六十一	五度七十五
九	損九十三	五度一十四	損九十三	五度一十四
十	損一百二十	四度二十一	損一百二十	四度二十一
十一	損一百四十二	三度一	損一百四十二	三度一
十二	損一百五十九	一度五十九	損一百五十九	一度五十九

火星

周率：四百七萬九千四十一，秒九十七。

曆率：三百五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八，秒三十二。

曆度法：九千八百三十六半。

周日：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三分，一十六秒。

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七十六秒。

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八秒。

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

伏見：一十九度。

火星

周率：四百零七萬九千零四十一，秒九十七。

曆率：三百五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八，秒三十二。

曆度法：九千八百三十六半。

周日：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三分，十六秒。

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七十六秒。

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八秒。

曆策：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

伏見：十九度。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六十七日	四十八度	四十五度四十八	七十二
晨順疾	六十三日	四十四度六十	四十二度二十六	七十一
晨次疾	五十八日	四十度九	三十七度九十九	七十
晨中疾	五十二日	三十四度六	三十二度三十二	六十八
晨末疾	四十五日	二十六度三十二	二十四度九十九	六十三
晨順遲	三十七日	一十六度六十八	一十五度八十	五十四
晨末遲	二十八日	五度七十五	五度四十五	三十七
晨留	一十一日			
晨退	二十八日九十六 五十八	八度一十五 六十	三度五 四十	
夕退	二十八日九十六 五十八	八度一十五 六十	三度五 四十	四十一
夕留	一十一日			
夕末遲	二十八日	五度七十五	五度四十五	
夕順遲	三十七日	一十六度六十八	一十五度八十	三十七
夕末疾	四十五日	二十六度三十二	二十四度九十九	五十四
夕中疾	五十二日	三十四度六	三十二度三十二	六十三
夕次疾	五十八日	四十度九	三十七度九十九	六十八
夕順疾	六十三日	四十四度六十	四十二度二十六	七十
夕伏	六十七日	四十八度	四十五度四十八	七十一

策數	損益率	盈積度	損益率	縮積度
一	益一千一百六十	初	益四百五十八	初
二	益八百	一十一度六十	益四百五十三	四度五十八
三	益四百六十四	一十九度六十	益四百三十三	九度一十一
四	益一百五十二	二十四度二十四	益三百九十六	一十三度四十四
五	損五十七	二十五度七十六	益三百四十一	一十七度四十
六	損一百七十二	二十五度一十九	益二百六十六	二十度八十一
七	損二百六十六	二十三度四十七	益一百七十二	二十三度四十七
八	損三百四十一	二十度八十一	益五十七	二十五度一十九
九	損三百九十六	十七度四十	損一百五十二	二十五度七十六
十	損四百三十三	十三度四十四	損四百六十四	二十四度二十四
十一	損四百五十三	九度一十一	損八百	十九度六十
十二	損四百五十八	四度五十八	損一千一百六十	十一度六十

土星

周率：一百九十七萬七千四百一十二，秒四十六。

曆率：五千六百二十二萬三千二百一十九。

曆度法：一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八。

周日：三百七十八日，九分，三秒。

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六秒。

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三秒。

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九十秒。

伏見：一十七度。

土星

周率：一百九十七萬七千四百一十二，秒四十六。

曆率：五千六百二十二萬三千二百一十九。

曆度法：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八。

周日：三百七十八日，九分，三秒。

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六秒。

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三秒。

曆策：十五度，二十一分，九十秒。

伏見：十七度。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十九日四十八	二度四十八	一度五十六	一十三
晨順疾	二十七日五十	三度二十二	二度二	一十二
晨次疾	二十七日五十	二度六十四	一度六十五	一十一

晨遲	二十七日五十	一度四十八	空度九十一	八
晨留	三十六日			
晨退	五十一日 六/五十一半	三度 三十九/六十六半	空度 二十八/三十三半	
夕退	五十一日 六/五十一半	三度 三十九/六十六半	空度 二十八/三十三半	九七十五
夕留	三十六日			
夕遲	二十七日五十	一度四十八	空度九十一	
夕次疾	二十七日五十	二度六十四	一度六十五	八
夕順疾	二十七日五十	三度二十二	二度二	一十一
夕伏	一十九日四十八	二度四十八	一度五十六	一十二

策數	損益率	盈積度	損益率	縮積度
一	益二百一十三	初	益一百六十三	初
二	益一百九十七	二度一十三	益一百四十九	一度六十三
三	益一百六十八	四度一十	益一百二十八	三度一十二
四	益一百二十八	五度七十八	益一百	四度四十
五	益八十一	七度六	益六十五	五度四十
六	益三十三	七度八十七	益二十三	六度五
七	損三十三	八度二十	損二十三	六度二十八
八	損八十一	七度八十七	損六十五	六度五
九	損一百二十八	七度六	損一百	五度四十
十	損一百六十八	五度七十八	損一百二十八	四度四十
十一	損一百九十七	四度一十	損一百四十九	三度一十二
十二	損二百一十三	二度一十三	損一百六十三	一度六十三

金星

周率：三百五萬三千八百四，秒二十三。

曆率：一百九十一萬二百四十一，秒一十一。

曆度法：五千二百三十。

周日：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一十四秒。

合日：二百九十一日，九十五分，七秒。

金星

周率：三百零五萬三千八百零四，秒二十三。

曆率：一百九十一萬零二百四十一，秒十一。

曆度法：五千二百三十。

周日：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十四秒。

合日：二百九十一日，九十五分，七秒。

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六十八秒。

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四秒。

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

伏見：一十度半。

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六十八秒。

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四秒。

曆策：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

伏見：十度半。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三十九日二十五	四十九度七十五	四十七度七十六	一百二十七
夕順疾	四十七日七十五	六十度一十六 五十	五十七度七十六	一百二十六
夕次疾	四十七日七十五	五十九度三十九	五十七度一	一百二十五
夕中疾	四十七日七十五	五十七度空	五十四度七十二	一百二十三
夕末疾	三十九日二十五	四十二度二十九	四十度六十	一百一十五
夕順遲	二十九日二十五	二十四度七十二	二十三度七十三	一百
夕末遲	一十八日二十五	六度九十三 五十	六度六十六	六十九
夕留	七日			
夕退	九日七十 七	三度七十九 九十三	一度六十九 七	
夕退伏	六日	四度五十	二度二	六十八
合退伏	六日	四度五十	二度二	八十二
晨退	九日七十 七	三度七十九 九十三	一度六十九 七	六十八
晨留	七日			
晨末遲	一十八日二十五	六度九十三 五十	六度六十六	
晨順遲	二十九日二十五	二十四度七十二	二十三度七十三	六十九
晨末疾	三十九日二十五	四十二度二十九	四十度六十	一百
晨中疾	四十七日七十五	五十七度空	五十四度七十二	一百一十五
晨次疾	四十七日七十五	五十九度三十九	五十七度一	一百二十三
晨順疾	四十七日七十五	六十度一十六 五十	五十七度七十六	一百二十五
晨伏	三十九日二十五	四十九度七十五	四十七度七十六	一百二十六

策數	損益率	盈積度	損益率	縮積度
一	益五十二	初	益五十二	初
二	益四十八	空度五十二	益四十八	空度五十二
三	益四十一半	一度空	益四十一半	一度空
四	益三十二半	一度四十一半	益三十二半	一度四十一半
五	益二十一	一度七十四	益二十一	一度七十四
六	益七	一度九十五	益七	一度九十五
七	損七	二度二	損七	二度二
八	損二十一	一度九十五	損二十一	一度九十五
九	損三十二半	一度七十四	損三十二半	一度七十四
十	損四十一半	一度四十一半	損四十一半	一度四十一半
十一	損四十八	一度空	損四十八	一度空
十二	損五十二	空度五十二	損五十二	空度五十二

水星

周率：六十萬六千三十一，秒八十四。

曆率：一百九十一萬二百四十二，秒三十五。

曆度法：五千二百三十。

周日：一百一十五日，八十七分，六十秒。

合日：五十七日，九十三分，八十秒。

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七十一秒。

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五秒半。

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

晨伏夕見：一十四度。

夕伏晨見：一十九度。

水星

周率：六十萬六千零三十一，秒八十四。

曆率：一百九十一萬零二百四十二，秒三十五。

曆度法：五千二百三十。

周日：一百一十五日，八十七分，六十秒。

合日：五十七日，九十三分，八十秒。

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七十一秒。

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五秒半。

曆策：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

晨伏夕見：十四度。

夕伏晨見：十九度。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一十五日	二十九度	二十四度三十六	二百五
夕順疾	一十五日	二十三度七十五	一十九度九十五	一百八十一
夕順遲	一十五日	一十三度二十五	一十一度一十三	一百三十五
夕留	二日			
夕退伏	一十日 九十三 八十	八度 六 二十	二度 四十九 八十	
合退伏	一十日 九十三 八十	八度 六 二十	二度 四十九 八十	一百八
晨留	二日			
晨順遲	一十五日	一十三度二十五	一十一度一十三	
晨順疾	一十五日	二十三度七十五	一十九度九十五	一百三十五
晨伏	一十五日	二十九度	二十四度三十六	一百八十一

策數	損益率	盈積度	損益率	縮積度
一	益五十七	初	益五十七	初
二	益五十三	空度五十七	益五十三	空度五十七
三	益四十五	一度一十	益四十五	一度一十
四	益三十五	一度五十五	益三十五	一度五十五
五	益二十二	一度九十	益二十二	一度九十
六	益八	二度一十二	益八	二度一十二
七	損八	二度二十	損八	二度二十
八	損二十二	二度一十二	損二十二	二度一十二
九	損三十五	一度九十	損三十五	一度九十
十	損四十五	一度五十五	損四十五	一度五十五
十一	損五十三	一度一十	損五十三	一度一十
十二	損五十七	空度五十七	損五十七	空度五十七

求五星天正冬至後平合及諸段中積中星：

置通積分，各以其星周率去之，不盡，爲前合分。覆減周率，餘爲後合分。如日法而一，不滿退除爲分秒，即其星天正冬至後平合中積、中星。命爲日，曰中積。命爲度，曰中星。以段日累加中積，即爲諸段中積。以

求五星天正冬至後平合及諸段中積中星：

設通積分，各以星周率除，除不盡，爲前合分。再減周率，餘爲後合分。如日法而一，不滿退除爲分秒，就是星天正冬至後平合中積、中星。定爲日，叫中積。定爲度，叫中星。以段日累加中積，就是各段中積。以平度累加中星，以經退減，就是各段中星。

平度累加中星，經退減之，即爲諸段中星。

求五星平合及諸段入曆：

置前通積分，各加其星後合分，以曆率去之，不盡，各以其星曆度法除爲度，不滿退爲分秒，即爲其星平合入曆度及分秒。以諸段限度累加之，即得諸段入曆。

求五星平合及諸段盈縮差：

各置其星其段入曆度及分秒，如在曆中以下，爲在盈；以上，減去曆中，餘爲在縮。以其星曆策除之爲策數，不盡爲入策度及分，命策數算外，以其策數下損益率乘之，如曆策而一爲分，以損益其下盈縮積度，即爲其星其段盈縮定差。

求五星平合及諸段定積：

各置其星其段中積，以其盈縮定差盈加縮減之，即其段定積日及分。以加天正冬至大餘及約分，滿紀法六十去之，不盡，即爲定日及加時分秒。不滿命甲子算外，即得日辰。

求五星及諸段所在日月：

各置其段定積日及分，以加天正閏日及分，滿朔策及約分除之爲月數，不盡，爲入月已來日數及分。其月數命天正十一月算外，即得其段入月經朔日數及分，以日辰相距爲所在定朔月日。

求五星平合及諸段加時定星：

各置中星，以盈縮定差盈加縮減之，金星倍之，水星三因之，然後加減。即爲五星諸段定星。以加天正冬至加時黄道日度，依宿命之，即其星其段加時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五星諸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

各以其段初行率，乘其段定積日下加時分，百約之，乃順減退加其日加時定星，即爲其段初日晨前夜半定

求五星平合及諸段入曆：

設前通積分，各加星後合分，以曆率除，除不盡，各以其星曆度法除爲度，不滿退爲分秒，就是星平合入曆度及分秒。以各段限度累加，就得各段入曆。

求五星平合及諸段盈縮差：

各設此星此段入曆度及分秒，如在曆中以下，爲在盈；以上，減去曆中，餘爲在縮。以星曆策除爲策數，除不盡爲入策度及分，定策數算外，以策數下損益率乘，如曆策而一爲分，以損益此下盈縮積度，就是此星此段盈縮定差。

求五星平合及諸段定積：

各設此星此段中積，以盈縮定差盈加縮減，就是此段定積日及分。以加天正冬至大餘及約分，滿紀法六十除，除不盡，就是定日及加時分秒。不滿命甲子算外，就得日辰。

求五星及諸段所在日月：

各設此段定積日及分，以加天正閏日及分，滿朔策及約分除爲月數，除不盡，爲入月以來日數及分。月數命天正十一月算外，就得此段入月經朔日數及分，以日辰相距爲所在定朔月日。

求五星平合及諸段加時定星：

各設中星，以盈縮定差盈加縮減，金星加倍，水星以三乘，然後加減。即爲五星各段定星。以加天正冬至加時黄道日度，依宿定，就是此星此段加時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五星諸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

各以此段初行率，乘此段定積日下加時分，以百約，乃順減退加此日加時定星，就是此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所在宿度。

星所在宿度。

求諸段日率度率：

各以其段日辰距後段日辰爲日率。以其段夜半宿次與後段夜半宿次相減，餘爲度率。

求諸段平行分：

各置其段度率及分秒，以其段日率除之，即其段平行度及分秒。

求諸段總差日差：

以本段前後平行分相減，餘爲其段泛差。假令求木星次疾泛差，乃以順疾、順遲平行分相減，餘爲次疾泛差。他皆仿此。倍而退位爲增減差，加減其段平行分，爲初末日行分。前多後少者，加爲初，減爲末。前少後多者，減爲初，加爲末。倍增減差爲總差，以日率減一除之，爲日差。

求前後伏遲退段增減差：

前伏者，置後段初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爲末日行分。後伏者，置前段末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爲初日行分。以減伏段平行分，餘爲增減差。前遲者，置前段末日行分，倍其日差減之，爲初日行分。後遲者，置後段初日行分，倍其日差減之，爲末日行分。以遲段平行分減之，餘爲增減差。前後近留之遲段。

木、火、土三星退行者，六因平行分，退一位，爲增減差。

金星前後伏退，三因平行分，半而退位，爲增減差。前退者，置後段初日行分，以其日差減之，爲末日行分。後退者，置前段末日行分，以其日差減之，爲初日行分。以本段平行分減，餘爲增減差。

水星，半平行分爲增減差，皆以增減差加減平行分，爲初末日行分。前多後少，加初減末；前少後多，減初加末。又倍增減差爲總差，以日率減一

求諸段日率度率：

各以此段日辰距後段日辰爲日率。以此段夜半宿次與後段夜半宿次相減，餘爲度率。

求諸段平行分：

各設此段度率及分秒，以此段日率除，就是此段平行度及分秒。

求諸段總差日差：

以本段前後平行分相減，餘爲此段泛差。假令求木星次疾泛差，就以順疾、順遲平行分相減，餘爲次疾泛差。其他皆仿此。倍而退位爲增減差，加減此段平行分，爲初末日行分。前多後少的，加爲初，減爲末。前少後多的，減爲初，加爲末。倍增減差爲總差，以日率減一除，爲日差。

求前後伏遲退段增減差：

前伏時，設後段初日行分，加日差的一半，爲末日行分。後伏時，設前段末日行分，加日差的一半，爲初日行分。用以減伏段平行分，餘爲增減差。前遲的，設前段末日行分，日差加倍後減，爲初日行分。後遲的，設後段初日行分，日差加倍後減，爲末日行分。以遲段平行分減，餘爲增減差。前後近留的遲段。

木、火、土三星退行的，六乘平行分，除以十，爲增減差。

金星前後伏退，三乘平行分，半而退位，爲增減差。前退的，設後段初日行分，以日差減，爲末日行分。後退的，設前段末日行分，以日差減，爲初日行分。以本段平行分減，餘爲增減差。

水星，半平行分爲增減差，都以增減差加減平行分，爲初末日行分。前多後少，加初減末；前少後多，減初加末。又加倍增減差爲總差，以日率減一除，爲日差。

除之，爲日差。

求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

各置其段初日行分，以日差累損益之，後少則損之，後多則益之。爲每日行度及分秒。乃順加退減之，滿宿次去之，即得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視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相較之數，不過一二日差爲妙。或多日差數倍，或顛倒不倫，當類會前後增減差稍損益之，使其有倫，然後用之。或前後平行俱多俱少，則平注之。或總差之秒，不盈一分，亦平注之。若有不倫而平注之得倫者，亦平注之。

求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

各設此段初日行分，以日差累損益，後少則損，後多則益。爲每日行度及分秒。順加退減，滿宿次除，就得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比照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相較之數，不過一二日差爲妙。或多日差數倍，或顛倒無次序，應當類會前後增減差稍加損益，使有次序，然後纔能用。或前後平行都多都少，就平注。或總差之秒，不滿一分，也平注。如果有無次序而平注得次序的，也平注。

求五星平合及見伏入氣：

置定積，以氣策及約分除之，爲氣數，不滿爲入氣日及分秒，命天正冬至算外，即所求平合及伏見入氣日及分秒。

求五星平合及見伏入氣：

設定積，以氣策及約分除，爲氣數，不滿爲入氣日及分秒，命天正冬至算外，就是所求平合及伏見入氣日及分秒。

求五星平合及見伏行差：

各以其段初日星行分與其太陽行分相減，餘爲行差。若金在退行，水在退合者，相并爲行差。如水星夕伏晨見者，直以太陽行分爲行差。

求五星平合及見伏行差：

各以此段初日星行分與太陽行分相減，餘爲行差。如金星在退行，水星在退合，相并爲行差。如水星夕伏晨現，直接以太陽行分爲行差。

求五星定合見伏泛積：

木、火、土三星，各以平合晨疾夕伏定積，便爲定合定見定伏泛積。金、水二星，置其段盈縮差，水星倍之。各以行差除之，爲日，不滿退除爲分秒。若在平合夕見晨伏者，盈減縮加；如在退合夕伏晨見者，盈加縮減。皆以加減定積，爲定合定見定伏泛積。

求五星定合見伏泛積：

木、火、土三星，各以平合晨疾夕伏定積，便爲定合定現定伏泛積。金、水二星，設其段盈縮差，水星加倍。各以行差除，爲日，不滿退除爲分秒。如在平合夕現晨伏，盈減縮加；如在退合夕伏晨現，盈加縮減。都以加減定積，爲定合定現定伏泛積。

求五星定合定積定星：

木、火、土三星，各以平合行差除其日太陽盈縮差，爲距合差日。以太陽盈縮差減之，爲距合差度。日在盈曆，以差日差度減之。在縮，加之。加減其星定合泛積，爲定合定積定星。

求五星定合定積定星：

木、火、土三星，各以平合行差除日太陽盈縮差，爲距合差日。以太陽盈縮差減，爲距合差度。日在盈曆，以差日差度減。在縮曆，以差日差度加。加減此星定合泛積，爲定合定積定星。

金、水二星順合退合，各以平合退合行差除其日太陽盈縮差，爲距合差日。順加退减太陽盈縮差，爲距合差度。順在盈曆，以差日差度加之；在縮，减之。退在盈曆，以差日减之，差度加之；在縮，以差日加之，差度减之。皆以加减其星定合及再定合泛積，爲定合再定合定積定星。以冬至大餘及約分，加定積，滿紀法去，命，即得定合日辰。以冬至加時黄道日度，加定星，滿宿次去之，即得定合所在宿次。其順退所在盈縮，太陽盈縮也。

求木火土三星定見伏定積日：

各置其星定見伏泛積，晨加夕减象限日及分秒，半中限爲象限。如中限以下，自相乘，以上，覆减歲周日及分秒，餘亦自相乘，滿七十五而一，所得，以其星伏見度乘之，十五除之，爲差。其差如其段行差而一，爲日，不滿退除爲分秒。見加伏减泛積爲定積。加命如前，即得日辰也。

求金水二星定見伏定積日：

各以伏見日行差，除其日太陽盈縮差，爲日。若晨伏夕見，日在盈曆，加之，在縮，减之。如夕伏晨見，日在盈曆，减之，在縮，加之。加减其星泛積爲常積。視常積，如中限以下，爲冬至後，以上，去之，餘爲夏至後。其二至後，如象限以下，自相乘，以上，覆减中限，亦自相乘，各如法而一，爲分。冬至後晨，夏至後夕，以一十八爲法。冬至後夕，夏至後晨，以七十五爲法。以伏見度乘之，十五除之，爲差。差滿行差而一，爲日，不滿退除爲分秒。加减常積爲定積。冬至後晨見夕伏，加之；夕見晨伏，减之。夏至後晨見夕伏，减之；夕見晨伏，加之也。加命如前，即得定見伏日辰。

金、水二星順合退合，各以平合退合行差除日太陽盈縮差，爲距合差日。順加退減太陽盈縮差，爲距合差度。順在盈曆，以差日差度加；在縮曆，以差日差度減。退在盈曆，以差日減，差度加；在縮曆，以差日加，差度減。都以加減其星定合及再定合泛積，爲定合再定合定積定星。以冬至大餘及約分，加定積，滿紀法則棄去，其定義，就得定合日辰。以冬至加時黄道日度，加定星，滿宿次則除棄，就得定合所在宿次。順退所在盈縮，就是太陽盈縮。

求木火土三星定見伏定積日：

各設其星定現伏泛積，晨加夕減象限日及分秒，半中限爲象限，如中限以下，自相乘，以上，再減歲周日及分秒，餘也自相乘，滿七十五而一，所得，以其星伏現度乘，十五除，爲差。其差如其段行差而一，爲日，不滿退除爲分秒。現加伏減泛積爲定積。加命如前，就得日辰。

求金水二星定見伏定積日：

各以伏現日行差，除日太陽盈縮差，爲日。如晨伏夕現，日在盈曆，加；在縮，減。如夕伏晨現，日在盈曆，減；在縮，加。加減其星泛積爲常積。比照常積，如中限以下，爲冬至後，以上，除，餘數爲夏至後。二至後，如象限以下，自相乘，以上，再減中限，也自相乘，各如法而一，爲分。冬至後晨，夏至後夕，以十八爲法。冬至後夕，夏至後晨，以七十五爲法。以伏現度乘，十五除，爲差。差滿行差而一，爲日，不滿退出爲分秒。加減常積爲定積。冬至後晨現夕伏，加；夕現晨伏，減。夏至後晨現夕伏，減；夕現晨伏，加。加命如前，即得定現伏日辰。

其水星，夕疾，在大暑氣初日至立冬氣九日三十五分以下者，不見。晨留，在大寒氣初日至立夏氣九日三十五分以下者，春不晨見，秋不夕見者，亦舊有之矣。

水星，晚上運行快，在大暑氣初日至立冬氣九日三十五分以下的，不出現。清晨留滯，在大寒氣初日至立夏氣九日三十五分以下的，春天清晨不出現，秋天晚上不出現，也是過去就有的。

渾象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漢靈帝時，蔡邕於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爲近，最得其情，近世太史候臺銅儀是也。立八尺體圓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赤道之表裏，以行日月之度數，步五緯之遲速，察氣候之推遷，精微深妙，百代所不可廢者也。然傳歷久遠，製造者衆，測候占察，互有得失。張衡之制謂之《靈憲》，史失其傳。魏、晉以來官有其器，而無本書，故前志亦闕。吳中常侍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謂之機衡。”積代相傳，沿革不一。宋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首創其式，造之禁中，逾年而成，詔置文明殿東鼓樓下，題曰“太平渾儀”。自思訓死，璣衡斷壞，無復知其法制者。景德中，曆官韓顯符依仿劉曜時、孔挺、晁崇之法，失之簡略。景祐中，冬官正舒易簡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爲詳備，亦失之於密而難爲用。元祐時，尚書右丞蘇頌與昭文館校理沈括奉敕詳定《渾儀法要》，遂奏舉吏部勾當官韓公廉通《九章勾股法》，常以推考天度與張衡、王蕃、僧一行、梁令瓚、張思訓法式，大綱可以尋究。若據算術考案象器，亦能成就，請置局差官製造。詔如所言。奏鄭州原武主簿王沇之，太史局官周日嚴、于太古、張仲宣，同行監造。制度既成，詔置之集

古代論天的有三家，一叫蓋天，二叫宣夜，三叫渾天。漢靈帝時，蔡邕在朔方上書，說“宣夜的學問，絶對没有師法”。《周髀》術數都在，考核檢驗天象錯誤很多，衹有渾天接近實際，最符合真實情況，這就是近代太史的候臺銅儀。高八尺圓形而具有天地形貌，以訂正黃道赤道的表裏，以日月運行的度數，推算五緯的快慢，考察氣候的變遷，精微深妙，百代不可廢。然而流傳經歷久遠，製造的人很多，測候占察，各有得失。張衡的形制叫做《靈憲》，史書上失傳。魏、晉以來官府有儀器，而没有本書，因此以前的律曆志也失載。吳中常侍王蕃説：“渾天儀，是羲和時的舊有儀器，叫做機衡。”歷代相傳，沿革不一。宋太平興國年間，蜀人張思訓首創它的式樣，在宫中製造，過了一年造成，下詔放在文明殿東面的鼓樓下，題爲“太平渾儀”。自張思訓死，璣衡斷裂，不再有人知道它的造法形制。景德年間，曆官韓顯符依照模仿劉曜時、孔挺、晁崇的辦法，闕失在於太簡略。景祐年間，冬官正舒易簡纔用唐梁令瓚、僧一行的方法，很詳備，闕失在於太詳密而難運用。元祐時，尚書右丞蘇頌與昭文館校理沈括奉敕命詳定《渾儀法要》，於是奏舉吏部勾當官韓公廉通曉《九章勾股法》，常用以推考天度與張衡、王蕃、僧一行、梁令瓚、張思訓法式，大綱可以探尋深究。如果根據算術考察象器，也能完成，請設局派官製造。如所請求下詔。奏鄭州原武主簿王沇之，太史局官周日嚴、于太古、張仲宣，共同監造。制度既成，下詔放在集英殿，總名叫渾天儀。韓公廉將造儀時，先撰《九章勾股驗測渾天書》一卷，存放在宫中，現已失傳，因此世上没有人知道。

英殿，總謂之渾天儀。公廉將造儀時，先撰《九章勾股驗測渾天書》一卷，貯之禁中，今失其傳，故世無知者。

舊制渾儀，規天矩地，機隱於內，上布經躔，次具日月五星行度，以察其寒暑進退，如張衡渾天、開元水運銅渾儀者，是也。久而不合，乖於施用。

舊制渾儀，以天地爲規矩，機關藏在內，上面布滿經度，依次具有日月五星運行度數，用以考察寒暑進退，如張衡渾天、開元水運銅渾儀的樣子。久了就不合實際，不適於施用。

公廉之制則爲輪三重：一曰六合儀，縱置地渾中，即天經環也，與地渾相結，其體不動；二曰三辰儀，置六合儀內；三曰四游儀，置三辰儀內。植四龍柱於地渾之下，又置鰲雲於六合儀下。四龍柱下設十字水趺，鑿溝道通水以平高下。別設天常單環於六合儀內，又設黃道赤道二單環，皆置三辰儀內，東西相交隨天運轉，以驗列舍之行。又爲四象環，附三辰儀，相結於天運環，黃赤道兩交爲直距二，縱置于四游儀內。北屬六合儀地渾之上，以正北極出地之度。南屬六合儀地渾之下，以正南極入地之度。此渾儀之大形也。直距內夾置望筒一，于筒之半設關軸，附直距上，使運轉低昂，筒常指日，日體常在筒竅中，天西行一周，日東移一度，仍以窺測四方星度，皆斟酌李淳風、孔挺、韓顯符、舒易簡之制也。

韓公廉的形制是造輪三重：一叫六合儀，縱放地渾中，也就是天經環，與地渾相連接，輪體不動；二叫三辰儀，放在六合儀內；三叫四游儀，放在三辰儀內。立四龍柱在地渾下，又設鰲雲在六合儀下。四龍柱下設十字水趺，鑿溝道通水以平衡高下。另在六合儀內設天常單環，又設黃道、赤道二單環，都放在三辰儀內，東西相交隨天運轉，用以檢驗各星的運行。又造四象環，附在三辰儀上，在天運環裏相連接，黃道赤道兩相交爲二直距，縱放在四游儀內。北連地渾上的六合儀，用以校正北極出地的度數。南連地渾下的六合儀，用以校正南極入地度數。這是渾儀的大概形制。直距內夾放一望筒，在筒一半處設關軸，附直距上，使運轉高低，筒常對着太陽，太陽形體常在筒孔中，天西行一周，太陽東移一度，并用以窺測各方星星度數，都是斟酌李淳風、孔挺、韓顯符、舒易簡的形制。

三辰儀上設天運環，以水運之。水運之法始於漢張衡，成于唐梁令瓚及僧一行，復于太平興國中張思訓，公廉今又變正其制，設天運環，下以天柱關軸之類上動渾儀，此新制也。

三辰儀上設天運環，以水使它運行。水運法始於漢代張衡，完成於唐代梁令瓚及僧一行，恢復於太平興國年間的張思訓，韓公廉而今又變化訂正它的形制，設天運環，下面以天柱關軸之類使上面的渾儀運動，這都是新的形制。

舊制渾象，張衡所謂置密室中者，推步七曜之運，以度曆象昏明之候，校二十四氣，考晝夜刻漏，無出於渾象。《隋志》稱梁秘府中有宋元嘉中所造者，以木爲之，其圓如丸，

按舊制的渾象，張衡所說的放在密室中的，推算七曜的運行，用以測度曆象昏明的徵候，校正二十四氣，考核晝夜刻漏，都不出渾象。《隋書·律曆志》稱梁秘府中有宋元嘉年間所造渾象，是以木製造的，圓如丸，遍體布二十八宿、三家

徧體布二十八宿、三家星色、黄赤道、天河等，别爲横規繞於外，上下半之，以象地也。開元中，詔僧一行與梁令瓚更造銅渾象，爲圓天之象，上具列宿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别置日月五星循繞，絡在天外，令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匝，日正東行一度，月行一十三度有奇，凡二十九轉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行一匝。仍置木櫃以爲地平，令象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又立二木偶人於地平之前，置鍾鼓使木人自然撞擊以報辰刻，命之曰《水運渾天俯視圖》。既成，命置之武成殿。

星色、黄道赤道、天河等，另造横規繞於外，上下各半，以象徵地。開元年間，詔僧一行與梁令瓚更造銅渾象，爲圓天的象徵，上列滿天各星宿的度數，注水冲動輪子讓它自行運轉，一天一夜天轉一周，又另設日月五星環繞，罩在天外，使能運行。每天西轉一圈，太陽正東行一度，月亮運行十三度有餘，共二十九轉而日月相遇，三百六十五轉而太陽運行一圈。并設本櫃作爲地平，使渾象的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又立兩木偶人在地平前，設鐘鼓使木人自動撞擊以報辰刻，命名爲《水運渾天俯視圖》。製成後，命放在武成殿。

宋太史局舊無渾象，太平興國中，張思訓準開元之法，而上以蓋爲紫宫，旁爲周天度，而東西轉之，出新意也。

宋太史局原來没有渾象，太平興國年間，張思訓根據開元年間的方法，上面以蓋作紫宫，旁邊爲周天度，東西運轉，出於新意。

公廉乃增損《隋志》制之，上列二十八宿周天度數，及紫微垣中外官星，以俯窺七政之運轉，納於六合儀天經地渾之内，同以木櫃載之。其中貫以樞軸，南北出渾象外，南長北短，地渾在木櫃面，横置之，以象地。天經與地渾相結，縱置之，半在地上，半隱地下，以象天。其樞軸北貫天經上杠中，末與杠平，出櫃外三十五度稍弱，以象北極出地。南亦貫天經出下杠外，入櫃内三十五度少弱，以象南極入地。就赤道爲牙距，四百七十八牙以銜天輪，隨機輪地轂正東西運轉，昏明中星既應其度，分至節氣亦驗應而不差。

韓公廉於是增損《隋書·律曆志》製渾儀，上面列二十八宿周天度數，及紫微垣中外官星，用以俯窺七政的運轉，納於六合儀天經地渾之内，同以木櫃裝載。其中貫以樞軸，南北出渾象外，南長北短，地渾在木櫃面，横放，用以象地。天經與地渾相連，縱放，一半在地上，一半隱地下，用以象天。樞軸北貫天經上杠中，末與杠平，出櫃外三十五度稍弱，用以象北極出地。南面也貫天出下杠外，入櫃内三十五度稍弱，用以象南極入地。就赤道爲牙距，四百七十八牙銜天輪，隨機輪地轂正東西運轉，昏明中星既應其度，分至節氣也驗應而不差。

王蕃云："渾象之法，地當在天内，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爲外郭，於已解者無異，詭狀殊體而合于理，可謂奇巧者也。"今地渾亦在渾象外，蓋出于王蕃制也。其下則思訓

王蕃説："渾象法，地應當在天内，勢必不方便，故反觀渾象形狀，地爲外郭，與已解的没有不同，詭狀殊體而合理，可稱奇巧。"現今地渾也在渾象外，就是出於王蕃的形制。此下就是張思訓舊的形制，有樞輪關軸，激水運動，用直

舊制，有樞輪關軸，激水運動，以直神摇鈴扣鍾擊鼓，置時刻十二神司辰像於輪上，時初、正至，則執牌循環而出，報隨刻數以定晝夜長短。至冬水凝，運轉遲澀，則以水銀代之。

神摇鈴扣鐘擊鼓，在輪上設置時刻十二神司辰像，時初、正至，就執牌循環出來，報隨刻數用以定晝夜長短。到了冬天水結冰，運轉緩慢，就以水銀代替。

今公廉所製，共置一臺，臺中有二隔，渾儀置其上，渾象置其中，激水運轉，樞機輪軸隱于下。内設晝夜時刻機輪五重；第一重曰天輪，以撥渾象赤道牙距；第二重曰撥牙輪，上安牙距，隨天柱中輪轉動，以運上下四輪；第三重曰時刻鍾鼓輪，上安時初、時正百刻撥牙，以扣鍾擊鼓摇鈴；第四重曰日時初、正司辰輪，上安時初十二司辰、時正十二司辰；第五重曰報刻司辰輪，上安百刻司辰。以上五輪并貫於一軸，上以天束束之，下以鐵杵臼承之，前以木閣五層蔽之，稍增異其舊制矣。五輪之北，又側設樞輪，其輪以七十二輻爲三十六洪，束以三輞，夾持受水三十六壺。轂中横貫鐵樞軸一，南北出軸爲地轂，運撥地輪。天柱中輪動，機輪動渾象，上動渾天儀。又樞輪左設天池、平水壺，平水壺受天池水，注入受水壺，以激樞輪。受水壺落入退水壺，由壺下北竅引水入升水下壺，以升水下輪運水入升水上壺，上壺内升水上輪及河車同轉上下輪，運水入天河，天河復流入天池，每一晝一夜周而復始。此公廉所製渾儀、渾象二器而通三用，總而名之曰渾天儀。

現今韓公廉製的，共設一臺，臺中有兩隔，渾儀設臺上，渾象設臺中，激水運轉，樞機輪軸隱於下。内設五重晝夜時刻機輪，第一重叫天輪，用以撥渾象赤道牙距；第二重叫撥牙輪，上面安放牙距，隨天軸中輪轉動，用以運轉上下四輪；第三重叫時刻鐘鼓輪，上面安放時初、時正百刻撥牙，用以扣鐘擊鼓摇鈴；第四重叫日時初、正司辰輪，上面安放時初十二司辰、時正十二司辰；第五重叫報刻司辰輪，上面安放百刻司辰。以上五輪都貫於一軸，上面用天束束縛，下面以鐵杵臼相承，前面以五層木閣遮蔽，稍稍與舊的形制有所增添變化。五輪北面，又在旁邊設樞輪，此輪以七十二幅爲三十六洪，以三輞相束，夾持受水的三十六壺。轂中横貫一鐵樞軸，南北出軸爲地轂，運轉撥動地輪。天軸中輪轉動，機輪轉動渾象，向上轉動渾天儀。又在樞輪左面設天池、平水壺，平水壺受天池水，注入受水壺，用以冲激樞輪。受水壺落入退水壺，由壺下北竅引水進入升水下壺，以升水下輪運水入升水上壺，上壺内升水上輪及河車共同運轉上下輪，運水進入天河，天河又流入天池，每一晝夜周而復始。這就是韓公廉所製渾儀、渾象二器而共有三種用途，總名叫渾天儀。

金既取汴，皆輦致于燕，天輪赤道牙距撥輪懸象鍾鼓司辰刻報天池水壺等器久皆棄毁，惟銅渾儀置之太史局候臺。但自汴至燕相去一千餘里，地勢高下不同，望筒中取極星稍差，移下四度纔得窺之。明昌六年秋八月，風雨大作，雷電震擊，龍起渾儀

金已取汴京，都用車運到燕京，天輪赤道牙距撥輪懸象鐘鼓司辰刻報天池水壺等器久了都遺棄毁損了，衹有銅渾儀放在太史局候臺。但從汴京到燕京相距一千多里，地勢高下不同，望筒中取極星稍差，下移四度纔能窺見。明昌六年秋季八月，風雨大作，雷電震擊，龍從渾儀鰲雲水趺下升起，候臺突然從中裂開垮掉了，渾儀仆落於

繁雲水趺下，臺忽中裂而摧，渾儀仆落臺下，旋命有司營葺之，復置臺上。貞祐南渡，以渾儀鎔鑄成物，不忍毀折，若全體以運則艱於輦載，遂委而去。

臺下，立即命官府修葺，重新放在臺上。貞祐年間南渡，以渾儀熔鑄成物，不忍心毀折，如果全體南運又難於車載，於是委棄離去。

興定中，司天臺官以臺中不置渾儀及測候人數不足，言之於朝，宜鑄儀象，多補生員，庶得盡占考之實。宣宗召禮部尚書楊雲翼問之，雲翼對曰："國家自來銅禁甚嚴，雖罄公私所有，恐不能給。今調度方殷，財用不足，實未可行。"他日，上又言之，於是止添測候之人數員，鑄儀之議遂寢。

興定年間，司天臺官員以臺中不設渾儀及測候人數不够，向朝廷上奏，應鑄儀象，多補生員，或許能完全得到占考實况。宣宗詔禮部尚書楊雲翼訊問，楊雲翼回答説："國家自來禁銅很嚴，即使把公私所有的銅拿出來，恐怕也不能滿足。現今調度正多，財用不够，實在不可能鑄儀象。"另一天，宣宗又談此事，於是衹添幾員測候人，鑄儀的意見作罷。

初，張行簡爲禮部尚書提點司天監時，嘗製蓮花、星丸二漏以進，章宗命置蓮花漏于禁中，星丸漏遇車駕巡幸則用之。貞祐南渡，二漏皆遷于汴，汴亡廢毀，無所稽其製矣。

開初，張行簡爲禮部尚書提點司天監時，曾製蓮花、星丸二漏進獻，章宗命在宫中設蓮花漏，星丸漏遇皇帝外出時使用。貞祐年間南渡，兩漏都遷到汴州，汴亡廢毁，此製無法稽考。

金史卷二十三

志第四

五行

五行之精氣，在天爲五緯，在地爲五材，在人爲五常及五事。五緯志諸《天文》，歷代皆然。其形質在地，性情在人，休咎各以其類，爲感應於兩間者，歷代又有《五行志》焉。兩漢以來，儒者若夏侯勝之徒，專以《洪範五行》爲學，作史者多采其説，凡言某徵之休咎，則以某事之得失繫之，而配之以五行。謂其盡然，其弊不免於傅會；謂其不然，“肅，時雨若”、“蒙，恒風若”之類，箕子蓋嘗言之。金世未能一天下，天文災祥猶有星野之説，五行休咎見於國内者不得他諉，乃彙其史氏所書，仍前史法，作《五行志》。至於五常五事之感應，則不必泥漢儒爲例云。

五行的精氣，在天爲五緯，在地爲五材，在人爲五常及五事。五緯記於《天文志》，歷代都是如此。精氣的形、質在地，性、情在人，吉、凶各按其類在兩者之間爲感應，歷代又有《五行志》。兩漢以來，儒者如夏侯勝之流，專以《洪範五行》爲學問，作史的多采用他的學説，凡説某種徵兆的吉凶，就以某事的得失與它相聯係，而以五行相配。説全部如此，五行的流弊不免於傅會；説不是這樣，“肅，時雨若”、“蒙，恒風若”之類的話，箕子曾經説過。金代未能統一天下，天文災禍祥瑞還有星域分野的説法，五行吉凶出現在金國内部的不能推諉給其他人，於是彙集史氏所記載的，并依據以前的史書作法，寫成《五行志》。至於五常、五事的感應，就不一定拘泥漢儒的先例。

初，金之興，平定諸部，屢有禎異，故世祖每與敵戰，嘗以夢寐卜其勝負。烏春兵至蘇速海甸，世祖曰：“予夙昔有異夢，不可親戰，若左軍有力戰者當克。”既而與肅宗等擊之，敵大敗。

當初，金朝興起，平定各部，多次有吉祥的特殊徵兆。故世祖每與敵人作戰，曾以夢寐占卜勝負。烏春兵到蘇速海甸，世祖説：“我過去有過特異的夢，不可親自作戰，如果左軍有能奮力作戰的必當取勝。”不久與肅宗等進擊烏春的軍隊，敵人大敗。

太祖之生也，常有五色雲氣若二千斛囷廩之狀，屢見東方。遼司天孔致和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爲也。”

太祖出生時，常有五色雲氣，像二千斛倉廩的形狀，多次出現在東方。遼國司天孔致和説：“雲氣下必當出生特異的人，建立非同尋常的事業，上天以天象告知世人，這不是人力所能改變

的。”

温都部跋忒畔，穆宗遣太祖討之，入辭，奏曰：“昨夕見赤祥，往必克。”遂與跋忒戰，殺之。

温都部跋忒反叛，穆宗派太祖討伐，太祖入朝辭行，上奏説：“昨晚出現紅色的吉兆，這次去必定勝利。”於是與跋忒作戰，殺了他。

穆宗攻阿疎日，辰巳間，忽暴雨昏曀，雷電環阿疎所居，是夕有巨火聲如雷，墜阿疎城中，遂攻下之。

穆宗攻打阿疎那天，在辰時巳時之間，忽然下起暴雨，天昏地暗，雷電環繞阿疎居住的地方，當天晚上有大火，聲音如雷，落在阿疎城中，於是攻下了它。

太祖嘗往寧江，夢斡帶之禾場焚，頃刻而盡。覺而大戚，即馳還，斡帶已寢疾，翌日不起。

太祖曾去寧江，夢見斡帶的穀場燃燒，一會兒就燒光了。醒後很悲戚，立即馳馬回來，斡帶已卧病，第二天去世。

斡塞伐高麗，太祖卧而得夢，亟起曰：“今日捷音必至。”乃爲具於球場以待。有二獐渡水而至，獲之，太祖曰：“此休徵也。”言未既，捷書至，衆大異之。

斡塞討伐高麗，太祖睡着做夢，急忙起來説：“今天勝利的消息必定到來。”於是在球場準備酒肴食器，等待勝利消息。有兩隻獐渡水到來，捉獲了，太祖説：“這是吉兆。”話未完，捷報送到，大家都很驚異。

他日軍寧江，駐高阜，撒改仰見太祖體如喬松，所乘馬如岡阜之大，太祖亦視撒改人馬異常，撒改因白所見，太祖喜曰：“此吉兆也。”即舉酒酹之曰：“異日成功，當識此地。”師次唐括帶斡甲之地，諸軍介而立，有光起於人足及戈矛上，明日，至札只水，光復如初。

以後，駐軍於寧江，駐扎在高高的土山上，撒改抬頭望見太祖身體像高高的松樹，所乘馬像山岡那樣大，太祖也看見撒改的人馬不同尋常，撒改就説出所看到的，太祖高興地説：“這是吉兆。”就舉酒撒在地上説：“以後成功，應在這裏作標識。”軍隊到達唐括帶斡甲地方，各軍披甲站立，有光從人足和戈矛上升起。第二天，到札只水，又有光如此。

收國元年，上在寧江州，有光正圓，自空而墜。八月己卯，黄龍見空中。十二月丁未，上候遼軍還至熟結濼，有光復見於矛端。

收國元年，太祖在寧江州，有光成圓形，從天空降下。八月己卯，空中出現黄龍。十二月丁未，太祖等候遼軍回到熟結濼，又有光出現在矛尖上。

天輔六年三月，師攻西京，有火如斗，墜其城中。是月，城降而復叛，四月辛卯，取之。

天輔六年三月，軍隊進攻西京，有火大如斗，墜於城中。當月，西京投降後又反叛。四月辛卯，攻取西京。

太宗天會二年，曷懶移鹿古水霖雨害稼，且爲蝗所食。秋，泰州潦，害稼。三年七月，錦州野蠶成繭。九月，廣寧府進嘉禾。四年十月，中京進嘉禾。六年冬，移懶路飢。九年七月丙申，上御西樓聽政，聞咸州所貢白鵲音忽異常，上起視之，見東樓外

太宗天會二年，曷懶移鹿古水久雨不晴，損害莊稼，又被蝗蟲所吃。秋天，泰州發生澇災，損害莊稼。三年七月，錦州野蠶結成繭。九月，廣寧府進獻吉祥禾苗。四年十月，中京進獻吉祥禾苗。六年冬天，移懶路鬧饑荒。九年七月丙申，太宗到西樓處理政事，聽到咸州所貢的白喜鵲聲音忽然不同尋常，太宗站起來觀看，見東樓

光明中有像巍然高五丈許，下有紅雲承之，若世所謂佛者，乃拳跽修虔，久之而没。十年冬，移懶、曷懶等路飢。

外光亮中有一座像，巍然聳立高五丈多，下面有紅色雲氣承托，像世人所説的佛，於是拱手跪下虔誠禮拜，很久纔消失。十年冬天，移懶、曷懶等路鬧饑荒。

熙宗天會十三年五月，甘露降於盧州熊岳縣。十五年七月辛巳，有司進四足雀。丙戌夜，京城地震。

天眷元年夏，有龍見於熙州野水，凡三日。初，於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没。次日，見金龍一，爪承一嬰兒，兒爲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如故。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乃没，郡人競往觀之。七月丁酉，按出滸河溢，壞民廬舍。三年十二月丁丑，地震。

熙宗天會十三年五月，盧州熊岳縣降甘露。十五年七月辛巳，有關部門進獻四足雀。丙戌夜，京城地震。

天眷元年夏，在熙州郊外的水中有龍出現，共三天。起初，在水面出現一蒼龍，很久纔消失。第二天，出現一金龍，龍爪上托着一個嬰兒，嬰兒被龍戲耍，没有一點畏懼的神色，三天都如此。又出現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像少年官員的樣子，馬前有六隻蟾蜍，共三個時辰纔消失，當地人争往觀看。七月丁酉，按出滸河泛濫，冲壞百姓房舍。三年十二月丁丑，地震。

皇統元年秋，蝗。十一月己酉，稽古殿火。二年二月，熙河路飢。三月辛丑，大雪。秋，燕、西東二京、河東、河北、山東、汴、平州大熟。三年，陝西旱。五月丁巳，京兆府貢瑞麥。七月丙寅，太原進獬豸及瑞麥。四年正月乙丑，陝西進嘉禾，十有二莖，一本七穎。十月甲辰，地震。五年閏月戊寅，大名府進牛生麟。壬辰，懷州進嘉禾。七年十一月，完顔秉德進三角牛。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寢殿鴟尾壞。有火入帝寢，燒帷幔，上懼，徙别殿。丁丑，有龍鬥于利州榆林河上。大風壞民居官舍十六七，木瓦人畜皆飄揚十餘里，死傷者數百，同知州事石抹里壓死。

皇統元年秋天，蝗成災。十一月己酉，稽古殿失火。二年二月，熙河路鬧饑荒。三月辛丑，大雪。秋天，燕京、東京、西京、河東、河北、山東、汴、平州大豐收。三年，陝西旱災。五月丁巳，京兆府進貢吉祥的麥子。七月丙寅，太原進貢獬豸和吉祥的麥子。四年正月乙丑，陝西進貢吉祥麥苗，十二株，一根苗上長七穗。十月甲辰，地震。五年閏月戊寅，大名府進獻牛生的麟。壬辰，懷州進貢吉祥麥苗。七年十一月，完顔秉德進獻長有三隻角的牛。九年四月壬申夜晚，狂風暴雨，雷電震壞寢殿的屋頂裝飾物。有火入皇帝寢宫，燒了帷幔，熙宗畏懼，遷到另外的宫殿。丁丑，有龍在利州榆林河上争鬥。大風吹壞民房官舍十之六七，樹木、屋瓦、人畜都被吹走十多里，死傷幾百人，同知州事石抹里被壓死。

海陵天德二年十二月，野人采石炭，獲異香。

貞元三年五月癸丑，南京大内災。三年十二月己丑，雨，木冰。

海陵王天德二年十二月，山野之人采集石炭，獲得異香。

貞元三年五月癸丑，南京皇宫失火。三年十二月己丑，下雨，樹上結冰。

正隆二年六月壬辰，蝗飛入京師。秋，中都、山東、河南蝗。四年十一月庚寅，霜附木。五年二月辛未，河東、陝西地震。鎮戎、德順等軍大風，壞廬舍，民多壓死。海陵問司天馬貴中等曰："何爲地震？"貴中等曰："伏陽逼陰所致。"又問："震而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以震。風爲號令，人君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六年六月壬戌，大風壞承天門鴟尾。

正隆二年六月壬辰，蝗蟲飛入京師。秋天，中都、山東、河南發生蝗災。四年十一月庚寅，霜附着於樹上。五年二月辛未，河東、陝西地震。鎮戎、德順等軍大風，吹壞房舍，壓死很多百姓。海陵問司天馬貴中等說："爲什麼會地震？"馬貴中等回答說："伏藏的陽氣逼迫陰氣所造成。"又問："地震而有大風，這是爲什麼？"回答說："土失去本性就地震。風是號令，皇帝嚴厲急躁就有烈風傷物的災害。"六年六月壬戌，大風吹壞承天門的屋頂裝飾物。

是歲，世宗居貞懿皇后憂，在遼陽，一日方寢，有紅光照其室，及黃龍見於室上，又夜有大星流入其邸。八月，復有雲氣自西來，黃龍見其中，人皆見之。是時，臨潢府聞空中有車馬聲，仰視見風雲杳靄，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語促行者。未幾，海陵下詔南征。

這一年，世宗在遼陽爲貞懿皇后守喪，一天剛睡，有紅光照入室內，及黃龍出現於室內上方，晚上又有大星流入府邸。八月，又有雲氣從西而來，黃龍出現在其中，人們都看到了。當時，臨潢府聽見空中有車馬聲，抬頭看見風雲深遠朦朧，神鬼兵甲布滿天空，從北而南，并有催促前進的説話聲。不久，海陵王下詔南征。

世宗大定二年閏二月辛卯，神龍殿十六位焚，延及太和、厚德殿。三年三月丙申，中都以南八路蝗。四年三月庚子夜，京師地震。七月辛丑，大風雷雨，拔木。臨潢府境禾黍穭生。嵐州進白兔二。八月，永興進嘉禾，異畝同穎。中都南八路蝗飛入京畿。十一月辛丑，尚書省火。是歲，有年。五年六月戊子，河南府進芝草十三本，得於芝田石上，薦之太廟。六月甲辰，大安殿楹產芝，其色如玉。丙午，京師地震，有聲自西北來，殷殷如雷，地生白毛。七月戊申，又震。十一月癸酉，大霧，晝晦。七年九月庚辰，地震。八年五月甲子，北望淀大風，雨雹，廣十里，長六十里。六月，河决李固渡，水入曹州。十年正月，鄧州進芝草。十一年六月戊申，西南路招討司惢里海水

世宗大定二年閏二月辛卯，神龍殿第十六神位被焚，殃及太和、厚德殿。三年三月丙申，中都以南八路發生蝗災。四年三月庚子夜晚，京城地震。七月辛丑，大風，雷雨交加，將樹木拔起。臨潢府境內稻黍未種而生。嵐州進獻兩隻白兔。八月，永興進獻吉祥穗，在不同的田畝中禾穗相同。中都南八路蝗蟲飛入京城近郊。十一月辛丑，尚書省失火。這年獲得豐收。五年六月戊子，河南府進獻十三株芝草，得於芝田石頭上，把靈芝草獻給太廟。六月甲辰，大安殿柱上產靈芝，顏色像玉石。丙午，京城地震，有聲音從西北來，震動聲像打雷，地上長出白毛。七月戊申，又發生地震。十一月癸酉，大霧，白天陰晦。七年九月庚辰，地震。八年五月甲子，北望淀大風，下冰雹，寬十里，長六十里。六月，黃河在李固渡決口，水流入曹州。十年正月，鄧州進獻靈芝草。十一年六月戊申，西南路招討司惢里海水三十多里方圓內下冰雹，小的像鷄蛋。其中一個最大，寬三尺，長一丈多，四五天纔融

之地雨雹三十餘里，小者如鷄卵。其一最大，廣三尺，長丈餘，四五日始消。十二年三月庚寅，雨土。四月，旱。十三年正月，尚書省奏："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是本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尸還魂，擬付王建爲子。"上曰："若是則奸倖小人競生詐僞，瀆亂人倫。"止付孝善。八月丁丑，策試進士於憫忠寺，夜半忽聞音樂聲起東塔上，西達於宫。考官完顏蒲捏、李晏等以爲文運始開，得賢之兆。十四年八月丁巳朔，次糺里舌，日午，白龍見於御帳之東小港中，既而乘雷雲而上，尾猶曳地，良久北去。十六年三月戊申，雨豆於臨潢之境，其形上鋭而赤，食之味頗苦。五月戊申，南京宫殿火。是歲，中都、河北、山東、陝西、河東、遼東等十路旱、蝗。十七年七月，大雨，滹沱、盧溝水溢，河决白溝。二十年四月己亥，太寧宫門火。五月丙寅，京師地震，生黑白毛。七月，旱。秋，河决衛州。二十二年五月，慶都蝗蝝生，散漫十餘里。一夕大風，蝗皆不見。二十三年正月辛巳，廣樂園燈山焚，延及熙春殿。三月乙酉，氛埃雨土。四月庚子亦如之。五月丁亥，雨雹，地生白毛。二十四年正月辛卯朔，徐州進芝十有八莖。真定進嘉禾二本，異畝同穎。二十六年正月庚辰，河南府進芝三本。秋，河决，壞衛州城。二十七年四月辛丑，京師地微震。

化。十二年三月庚寅，天上降泥土。四月，旱災。十三年正月，尚書省上奏："宛平張孝善有個兒子叫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早晨因病死去，到傍晚又活轉來，説本來是良鄉人王建的兒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王建以家中事檢驗他，他都能説出，這大概是借尸還魂，打算交給王建作兒子。"世宗説："如果是這樣，那麽奸詐僥幸的小人就會争着搞欺騙，混淆擾亂人倫。"衹交給張孝善。八月丁丑，在憫忠寺策試進士，半夜忽然聽到東塔上有音樂聲，由西傳到宫中。考官完顔蒲捏、李晏等認爲文運開始，是獲得賢人的徵兆。十四年八月丁巳初一，世宗駕臨糺里舌，中午，白龍出現在皇帝帳幕東面的小港中，不久乘雲雷騰空，龍尾還拖在地上，過了很久向北離去。十六年三月戊申，在臨潢境内從空中降下豆子，形狀上小下大，紅色，吃起來味道很苦。五月戊申，南京宫殿失火。當年，中都、河北、山東、陝西、河東、遼東等十路發生旱災、蝗災。十七年七月，大雨，滹沱河、盧溝河水泛濫，黄河在白溝决口。二十年四月己亥，太寧宫門失火。五月丙寅，京城地震，生出黑白毛。七月，天旱。秋天，黄河在衛州决口。二十二年五月，慶都出現蝗蟲幼蟲，散布十多里。一天晚上大風，蝗蟲都不見了。二十三年正月辛巳，廣樂園燈山失火，蔓延到熙春殿。三月乙酉，從天空塵埃中降下泥土。四月庚子又如此。五月丁亥，下了冰雹，地上生出白毛。二十四年正月辛卯初一，徐州進獻靈芝十八株，真定進獻吉祥禾苗兩株，田畝不同而禾苗相同。二十六年正月庚辰，河南府進獻靈芝三株。秋天，黄河决口，毁壞衛州城。二十七年四月辛丑，京城小地震。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丁未，地生白毛。五月，曹州河溢。十二月，密州進白鶉、白雉各一。河間府進嘉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丁未，地上生白毛。五月，曹州黄河泛濫。十二月，密州進獻白鶉、白雉各一隻。河間府進獻吉祥禾苗。這年冬天没

禾。是冬無雪。

明昌元年正月，懷州、河間等處進芝草、嘉禾。二月，地生白毛。六月庚子，都水進異卵。夏，旱。七月，淫雨傷稼。二年五月，桓、撫等州旱。秋，山東、河北旱，飢。三年秋，綏德蚜蚄蟲生。旱。四年三月，御史中丞董師中奏："乃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北方有赤氣，遲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主也。"上問："所言天象何從得之?"師中曰："前監察御史陳元升得之於一司天長行。"上曰："司天臺官不奏固有罪，其以語人尤非。朕欲令自今司天有事而不奏者長行得言之，何如?"師中曰："善。"五月，霖雨，命有司祈晴。六月，河決衛州，魏、清、滄皆被害。是歲，河北、山東、南京、陝西諸路大稔。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謀克之地，野蠶成繭。十一月壬午，木冰。五年七月丙戌，天壽節，先陰雨連日，至是開霽，有龍曳尾於殿前雲間。八月，河决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六年二月丁丑，京師地震，大雨雹，晝晦，大風，震應天門右鴟尾壞。六年八月，大雨震電，有龍起於渾儀鰲趺，臺忽中裂而摧，儀仆於臺下。

承安元年五月，自正月不雨，至是月雨。六月，平晉縣民利通家蠶自成綿段，長七尺一寸五分，闊四尺九寸。二年，自正月至四月不雨。六月丙午，雨雹。四年三月戊午，雨雹。五月，旱。五年五月庚辰，地震。十月庚子，天久陰，是日雲色黄而風霾。癸卯晨，陰霜附木，至日入亦如之。

泰和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於臺上，其

有下雪。

明昌元年正月，懷州、河間等處進獻芝草、吉祥禾苗。二月，地上生白毛。六月庚子，都水監進奇異的蛋。夏天，旱災。七月，久雨傷害莊稼。二年五月，桓、撫等州旱災。秋天，山東、河北旱災，饑荒。三年秋天，綏德出現黏蟲。天旱。四年三月，御史中丞董師中奏："不久前太白星在白天出現，京城地震，北方有紅色雲氣，將近天亮纔消逝。上天垂示天象，希望警悟聖主。"章宗問："你所說的天象是從什麽地方得到的?"董師中說："前監察御史陳元升從一位司天監長行官吏得到。"章宗說："司天臺官不上奏固然有罪，把這些情况告訴人尤其錯誤。我想下令從今司天監有事而不奏，長行可以上言，如何?"董師中說："好。"五月，久雨，命有關官員祭祀祈求天晴。六月，黄河在衛州决口，魏、清、滄等州都受害。這年，河北、山東、南京、陝西各路大豐收。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謀克的地方，野蠶結繭。十一月壬午，樹上結冰。五年七月丙戌，天壽節，先是陰雨連日，到這時天晴，有龍在殿前雲中拖着尾巴。八月，黄河在陽武舊堤决口，灌注封丘而向東流去。六年二月丁丑，京城地震，下大冰雹，白天陰暗，大風，把應天門右方的裝飾物震壞。六年八月，大雨雷電，有龍從渾天儀鰲足升起，渾天儀臺忽然從中斷裂摧毁，渾天儀倒在臺下。

承安元年五月，自正月起未下雨，到這月纔下雨。六月，平晉縣百姓利通家的蠶自己織成絲綿緞子，長七尺一寸五分，寬四尺九寸。二年，從正月到四月不下雨。六月丙午，下冰雹。四年三月戊午，下冰雹。五月，旱災。五年五月庚辰，地震。十月庚子，天空久陰，這天雲呈黄色，有大風沙。癸卯清晨，冷霜附着於樹上，到太陽落時也是這樣。

泰和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十隻大鳥聚集於臺上，羽毛五彩爛漫，有

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黄，赭冠鷄項，尾闊而修，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動，牧者驚惶，即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爲動。俄有大鳥如雕鶚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爲鳳凰也，命工圖上之。留二日西北去。按視其處，糞迹數頃，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廟，詔中外。三年四月，旱。十月己亥，大風。四年正月壬申，陰霧，木冰。三月丁卯，大風，毁宣陽門鴟尾。四月，旱。壬戌，萬寧宫端門災。十一月丁卯，陰。木冰凡三日。五年夏，旱。八年閏四月甲午，雨雹。河南路蝗。六月戊子，飛蝗入京畿。八月乙酉，有虎至陽春門外，駕出射獲之。時又有童謡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成留。"至貞祐中，舉國遷汴。

紅黄色花紋，有紅褐色鳥冠，鳥頸像鷄頸，尾寬而修長，形狀像鯉魚尾而更長，一隻的高度超過人，另九隻鳥略小而侍立，也有四五尺高。上萬的禽鳥形狀顔色各有不同，有的飛，有的蹲，有的走，有的立，都成行列，頭都正對着大鳥，像朝拜的様子。開初從東南飛來，勢如連雲，聲如大雷，林木震動，放牧人驚惶，就驅趕牛群敲擊物品來驚走這些鳥，鳥却一點也不驚動。不久有像雕鶚一様的大鳥，飛勢迅猛，與人搏擊，百姓更加恐懼，奔告縣官，都以爲是鳳凰，命畫工繪成圖獻上朝廷。鳥群逗留兩天向西北飛去。巡視栖息處，鳥糞迹有幾頃，顔色各自不同。留下幾千禽鳥，幾天都未離去。吃的都是大鯉魚，大的一丈多，魚骨滿地。章宗把這事祭告宗廟，詔令朝廷内外。三年四月，天旱。十月己亥，大風。四年正月壬申，陰霧，樹上結冰。三月丁卯，大風，毁宣陽門裝飾物。四月，天旱。壬戌，萬寧宫端門火災。十一月丁卯，陰。樹上結冰，持續三天。五年夏，天旱。八年閏四月甲午，下冰雹。河南路蝗災。六月戊子，蝗蟲飛入京郊。八月乙酉，有虎到陽春門外，皇帝親自出射，捕獲此虎。當時又有童謡説："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成留。"到貞祐年間，國都遷到汴京。

衛紹王大安元年，徐、邳界黄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以其事詔中外。臨洮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静，使當動者静，當静者動，則如之何，其爲災異明矣。且《傳》曰：'黄河清，聖人生。'假使聖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黄河清，諸侯爲天子'。正當戒懼，以銷災變，而復誇示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爲妖言，議誅之，慮絶言路，即詔大興府鎖還本管。十一月丙申，平陽地震，有聲自西北來。戊戌夜，又震，自此時復

衛紹王大安元年，徐、邳界内黄河河水清五百多里，將近兩年，以此事詔令朝廷内外。臨洮人楊珪上書説："黄河水性本來渾濁，而今反清，是水失本性。正如天動地静，如果當動的静，當静的動，情况如何呢？這明顯是災異。而且《傳》上説：'黄河清，聖人生。'假使聖人生，恐怕不在今天。又説'黄河清，諸侯爲天子'。正應當警戒畏懼，以消除災變，而又向四方誇耀，這是我所不明白的。"宰相認爲這是妖言，商議誅殺楊珪，擔心阻絶言路，便下詔大興府把楊珪鎖回原籍。十一月丙申，平陽地震，有聲響從西北來。戊戌晚上，又地震，從這時起又震動，浮山縣尤其劇烈，城墻、官舍、民房倒塌十

震動，浮山縣尤劇，城廓民居圮者十七八，死者凡二三千人。二年二月乙酉，地大震，有聲殷殷然。六月、七月至九月晦，其震不一。十一月，京師民周修武宅前渠內火出，高二尺，焚其板橋。又旬日，大悲閣幡竿下石隙中火出，高二三尺，人近之即滅，凡十餘日。自是都城連夜燔爇二三十處。是歲四月，山東、河北大旱，至六月，雨復不止，民間斗米至千餘錢。三年二月乙亥夜，大風從西北來，發屋折木，吹清夷門關折。三月戊午，大悲閣災，延燒萬餘家，火五日不絕。山東、河北、河東諸路大旱。是歲，有男子郝贇詣省言："上即位之後，天變屢見，火焚萬家，風折門關，非小異也，宜退位讓有德。"有司問："爾狂疾乎?"贇大言曰："我不狂疾，但爲社稷計，宰相皆非其才。"每日省前大呼，凡半月。上怒，誅之隱處。

之七八，共死兩三千人。二年二月乙酉，大地震，震動聲很大。六月、七月到九月，天色陰暗，地震不止一次。十一月，京城百姓周修武房前溝內出火，高二尺，燒掉了板橋。又十天，大悲閣旗竿下石縫中出火，高二三尺，人走近它火就熄滅，共十多天。從此京城連續夜晚焚燒二三十處。這年四月，山東、河北大旱，到六月，雨又不停，民間一斗米賣到一千多錢。三年二月乙亥夜晚上，大風從西北吹來，掀開屋頂，折斷樹木，吹斷清夷門門閂。三月戊午，大悲閣火災，蔓延燒了一萬多家，火五天不滅。山東、河北、河東各路大旱。這年，有男子郝贇到尚書省上言："皇上即位以後，天變多次出現，火災燒毀萬家，狂風吹折門閂，這不是小災異，應退位讓給有德之人。"有關官員問："你得了瘋病嗎?"郝贇口出大言，說："我沒有瘋病，衹是爲國家考慮，宰相都沒有相才。"每天在尚書省前大呼，長達半月。皇上發怒，在秘密地方殺了他。

崇慶元年七月辛未未時，有風從東來，吹帛一段高數十丈，宛轉如龍，墜於拱辰門內。是歲，河東、陝西、山東、南京諸路旱。二年二月，放進士榜，有狂僧公言："殺天子。"求之不知所在。是歲，河東、陝西大旱，京兆斗米至八千錢。

崇慶元年七月辛未未時，有風從東颳來，把一段錦帛吹上數十丈高空，曲折如龍，落在拱辰門內。這年，河東、陝西、山東、南京各路天旱。二年二月，進士放榜，有瘋和尚公開說："殺天子。"搜求他，却不知在什麽地方。這年，河東、陝西大旱，京兆每斗米賣八千錢。

至寧元年，宣宗彰德故園竹開白花，如鷺鷥藤。紫雲覆城上數日，俄而入繼大統。七月，以河東、陝西諸處旱，遣工部尚書高朵剌祈雨于岳瀆，至是雨足。時斗米有至錢萬二千者。八月癸巳，衛紹王遇弑。是日，海水不潮，寶坻鹽司懼其虧課，致禱無應。九月丙午，宣宗即位乃潮。初，衛王即位改元大安，四年改曰崇慶，既而又改曰至寧，有人謂曰："三元大崇至矣。"俄而有胡沙虎之

至寧元年，宣宗彰德舊園內竹子開白花，像鷺鷥藤，紫雲覆蓋城上幾天，不久繼承皇位。七月，因河東、陝西各路天旱，派工部尚書高朵剌到五岳四瀆求雨，到這時纔下足雨。這時一斗米有賣到一萬二千錢的。八月癸巳，衛紹王被殺。這天，海上沒有漲潮，寶坻鹽司害怕虧損鹽稅，進行祈禱，沒有應驗。九月丙午，宣宗即皇帝位，海水纔上潮。當初，衛王即位改年號叫大安，四年改爲崇慶，不久又改爲至寧，有人說："三改年號大、崇、至。"意爲到此而至，不久有胡沙虎之變。

變。

宣宗貞祐元年八月戊子夜，將曙，大霧蒼黑，跬步無所見，至辰巳間始散。十二月乙卯，雨，木冰。時衛州有童謡曰："團欒冬，劈半年。寒食節，没人烟。"明年正月，元兵破衛，遂丘墟矣。二年六月，潮白河溢，漂古北口鐵裹關門至老王谷。庚申，南京寶鎮閣災。壬戌，上次宜村，有黄龍見於西北。冬，黄河自陜州界至衛州八柳樹，清十餘日，纖鱗皆見。十二月己酉，雨，木冰。三年二月戊午，大風，隆德殿鴟尾壞。三月戊辰，大風，霾。四月，自去冬不雨，至于是月。五月，河南大蝗。六月，京城中夜妄相驚逐狼，月餘方息。十月丙申昏，西北有霧氣如積土，至二更乃散。四年正月己未旦，黑霧四塞，巳時乃散。是春，河朔人相食。五月，河南、陜西大蝗。鳳翔、扶風、岐山、郿縣蝗蟲傷麥。七月，旱。癸丑，飛蝗過京師。

宣宗貞祐元年八月戊子夜，天將亮，大霧濃黑，舉步什麽也看不見，到辰、巳時纔散去。十二月乙卯，下雨，樹上結冰。當時衛州有童謡説："團欒冬，劈半年。寒食節，没人烟。"第二年正月，元兵攻破衛州，成爲荒丘廢墟。二年六月，潮白河泛濫，把古北口鐵裹的關門漂到老王谷。庚申，南京寶鎮閣火災。壬戌，宣宗停駐宜村，有黄龍出現在西北。冬天，黄河從陜州界到衛州八柳樹之間，河清十多天，小魚都可看見。十二月己酉，下雨，樹上結冰。三年二月戊午，大風，吹壞隆德殿屋脊裝飾物。三月戊辰，大風，昏暗。四月，從去年冬天不下雨，一直到這月。五月，河南發生大蝗災。六月，京城中夜晚相互妄自驚擾驅逐狼，一月多纔停息。十月丙申黄昏時，西北有霧氣像積土，到二更纔散。四年正月己未清晨，到處充滿黑霧，到巳時纔散。這年春天，河朔人吃人。五月，河南、陜西發生大蝗災。鳳翔、扶風、岐山、郿縣蝗蟲毁壞麥苗。七月，天旱。癸丑，蝗蟲飛過京城。

興定元年三月，宫中有蝗。四月，單州雹傷稼。陳州商水縣進瑞麥，一莖四穗。開封府進瑞麥，一莖三穗、二莖四穗。五月乙丑，河南大風，吹府門署以去。延州原武縣雹傷稼。七月癸卯，大社壇産嘉禾，一莖十五穗。秋，霖雨。十月，邠州進白兔。丹州進嘉禾，異畝同穎。二年四月，河南諸郡蝗。五月，秦、陜狼害人。六月，旱。是歲，京師屢火，遣禮部尚書楊雲翼禜之。三年春，吏部火。四月癸未，陜右黑風晝起，有聲如雷，頃之地大震，平凉、鎮戎、德順尤甚，廬舍傾，壓死者以萬計，雜畜倍之。夏，旱。十二月壬申，雨，木冰。四年正月戊辰二更，天鳴有

興定元年三月，宫中有蝗蟲。四月，單州冰雹傷害莊稼。陳州商水縣進獻吉祥麥，一根四棵穗。開封府進獻吉祥麥，一株爲一莖三穗，兩株爲一莖四穗。五月乙丑，河南大風，把府門匾吹走。延州原武縣冰雹傷害莊稼。七月癸卯，大社壇生出吉祥禾苗，一根莖十五棵穗。秋天，久雨。十月，邠州進獻白兔。丹州進獻吉祥禾苗，田畝不同而穗相同。二年四月，河南各郡發生蝗災。五月，秦州、陜州狼傷害人。六月，天旱。這年，京城多次失火，派禮部尚書楊雲翼禳祭消災。三年春，吏部失火。四月癸未，陜右白天吹起黑風，有聲響如雷，不久地大震動，平凉、鎮戎、德順尤其嚴重，房舍傾塌，壓死的人以萬計，各種牲畜死的更多。夏天，旱災。十二月壬申，下雨，樹上結成冰。四年正月戊辰二更，天空有鳴叫聲。壬子，白天昏暗，不久大雷大風大

聲。壬子，晝晦，有頃大雷風雨。四月丁丑，大風吹河南府署飛百餘步，户案門鑰開，文牘飄散，不知所在。六月，旱。七月，河南大水，唐、鄧尤甚。十二月癸酉，火。是歲，華州渭南縣民裴德寧家伐樹，破其中有赤色“太”字，表裏吻合。有司言與唐大曆中成都瑞木有文“天下太平”者其事頗同，蓋太平之兆也。乞付史館。五年三月，以久旱，詔中外，仍命有司祈禱。十一月壬寅，京師相國寺火。十二月丁丑，霜附木。先是，有童謡云：“青山轉，轉山青。耽誤盡，少年人。”蓋言是時人皆爲兵，轉鬥山谷，戰伐不休，當至老也。

雨。四月丁丑，大風把河南府匾額吹走一百多步，窗户、文案、門鑰都吹開了，文牘飄散，不知吹到了什麼地方。六月，天旱。七月，河南大水，唐州、鄧州尤其嚴重。十二月癸酉，火災。這年，華州渭南縣百姓裴德寧家砍伐樹木，破開樹幹，其中有紅色的“太”字，從表面深入内裏。有關官員説唐大曆年間成都吉祥木有“天下太平”文字，兩件事頗爲相同，是太平的徵兆，請求交付史館記載。五年三月，因爲長久乾旱，下詔朝廷内外，并命有關部門祈禱。十一月壬寅，京城相國寺失火。十二月丁丑，霜附着於樹上。在這以前，有童謡説：“青山轉，轉山青。耽誤盡，少年人。”大概是説這時人人都去當兵，轉戰山谷之間，攻戰没有休止，必當一直到老。

元光元年四月，京畿旱。十月，上獵近郊，獲白兔，群臣以爲瑞。明日，御便殿，置鈴於項，將縱之，兔驚躍不已，忽斃几上。二年正月辛酉日午，有鶴千餘翔于殿庭，移刻乃去。七月乙卯，丹鳳門壞，壓死者數人。十一月，開封有虎害人。是時屢有妖怪，二年之中，白日虎入鄭門，吏部及宫中有狐狼，鬼夜哭于輦路，烏鵲夜驚，飛鳴蔽天。十二月，宣宗崩。

元光元年四月，京郊天旱。十月，皇上在近郊打獵，獲白兔，衆臣認爲是吉兆。第二天，親臨便殿，在白兔頸上繫鈴鐺，將要放掉，白兔驚跳不停，忽然倒斃在几案上。二年正月辛酉，太陽當空，有一千多隻鶴在殿庭上飛翔，過了一陣纔飛去。七月乙卯，丹鳳門倒下，壓死幾人。十一月，開封有虎傷害人。當時多次出現凶兆怪異，兩年時間内，白天老虎闖入鄭門，吏部及宫中有狐狸野狼，夜晚有鬼在宫中通道上號哭，烏鵲晚上受驚，滿天飛叫。十二月，宣宗死去。

哀宗正大元年正月戊午，上初視朝，尊太后爲仁聖宫皇太后，太元妃爲慈聖宫皇太后。是日，大風飄端門瓦，昏霾不見日，黄氣塞天。仁聖又夢乞丐萬數踵其後，心惡之，占者曰：“后爲天下母，百姓貧窶，將誰訴焉。”遂敕京城設粥與冰藥以應之，人以爲壬辰、癸巳之兆。又有人衣麻衣，望承天門大笑者三，大哭者三，有司拘而問之，其人曰：“我先笑者，笑許大天下將相無人。後哭者，哀祖宗家國破蕩至此也。”有司以爲妖言，

哀宗正大元年正月戊午，皇上開始上朝處理政事，尊太后爲仁聖宫皇太后，太元妃爲慈聖宫皇太后。當天，大風吹落端門瓦，昏暗不見太陽，黄氣滿天。仁聖宫皇太后又夢見上萬的乞丐跟在她後面，心中厭惡，占卜的人説：“皇太后是天下人的母親，百姓貧寒，將向誰傾訴呢?”於是敕令京城設粥和冰藥作爲夢卜的回報，人們認爲這是壬辰、癸巳的徵兆。又有人穿麻衣，望着承天門大笑三次，大哭三次，有關官府拘捕來審問，這人説：“我先笑，笑這樣大的天下没有將相這類人才。後又哭，悲哀祖宗家國破敗動蕩到了這種程度。”官府認爲是妖言，要以重刑處

處之重典。上曰："近詔草澤之士并許直言，雖涉譏訕亦不治罪，况此人言亦有理，止不應哭笑闕下耳。"乃杖之。二年正月甲申，有黄黑之祲。四月，旱。京畿大雨雹。三年春，大寒。三月乙丑，有火自吏部中出，大如斛，流行展轉，人皆驚避，逾時而滅。四月，旱、蝗。六月，京東雨雹，蝗死。四年六月丙辰，地震。八月癸亥，大風吹左掖門鴟尾墜，丹鳳門扉壞。是日，風、霜損禾皆盡。五年春，大寒。二月，雷而雪，木之華者皆敗。四月，鄭州大雨雹，桑柘皆枯。京畿旱。八月，御座上聞若有言者曰："不放捨則何?"索之不見。七年十二月，新衛州北三里許，有影在沙上，如舊衛州城狀，寺塔宛然，數日乃滅。

天興元年正月丁酉，大雪。二月癸丑，又雪。戊午，又雪。是時，鈞州、陽邑、盧氏兵皆大敗。五月，大寒如冬。七月庚辰，兵刃有火。閏八月己未，有箭射入宫中。九月辛丑夜，大雷，工部尚書蒲乃速震死。二年六月，上遷蔡，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没。及蔡始晴，復大旱數月。識者以爲不祥。初，南京未破一二年間，市中有一僧不知所從來，持一布囊貯棗，日散與市人無窮，所在兒童百十從之。又有一人拾街中破瓦，復以石擊碎之。人皆以爲狂，不曉其理，後乃知之，其意蓋欲使人早散，國家將瓦解矣。

置他。皇上説："最近下詔山野平民都允許直言，即使語言涉及譏笑謗訕也不治罪，何況此人説得也有道理，衹不該在宫闕下哭笑罷了。"於是施以杖刑。二年正月甲申，有黄黑的妖氣。四月，天旱。京郊下大冰雹。三年春天，很冷。三月乙丑，有火從吏部出，大如斛斗，輾轉飄浮，人人都驚恐躲避，過了一個時辰纔熄滅。四月，天旱，蝗蟲成災。六月，京東下冰雹，蝗蟲死。四年六月丙辰，地震。八月癸亥，大風吹落了左掖門的裝飾物，吹壞了丹鳳門的門扇。這天，大風、霜凍損壞了所有禾苗。五年春天，很冷。二月，雷鳴，下雪，開花的樹木都凋殘。四月，鄭州下大冰雹，桑樹柘樹都枯了。京郊天旱。八月，皇帝座位上似乎有人説："不放棄，那麽怎麽辦呢?"搜索不見有人。七年十二月，新衛州北面大約三里處，在沙上有影子，像舊衛州城的樣子，寺廟佛塔仿佛可見，幾天過後纔消逝。

天興元年正月丁酉，大雪。二月癸丑，又下雪。戊午，又下雪。這時，鈞州、陽邑、盧氏金兵都大敗。五月，天氣很冷像冬天。七月庚辰，兵器鋒刃上有火。閏八月己未，有箭射進宫中。九月辛丑夜，大雷，工部尚書蒲乃速被雷震死。二年六月，皇上遷到蔡州，從歸德出發，連日暴雨，平地水深幾尺，軍士被冲没淹死。到蔡州纔天晴，又大旱幾個月。有識之士認爲不吉祥。當初，南京未破的一二年間，市中有一位僧人，不知從何處來，拿着一布袋棗子，每天散棗子給市人，所到之處都有百十個兒童跟着他。又有一人撿起街上的破瓦，又以石頭擊碎。人人都以爲他們是狂人，不懂他們的意思，後來纔知道，其意是想使人早散，國家將瓦解了。

金史卷二十四

志第五

地理(上)

上京路　咸平路　東京路
北京路　西京路　中都路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疃謀克地爲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黄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并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爲界，而與宋爲表裏。

金國的境土疆界，東達吉里迷兀的改各部野人生活的地區。北方由蒲與路往北三千多里，火魯火疃謀克轄地是邊界。向右轉進入泰州婆盧火開挖的界溝後又向西，經過臨潢、金山，跨越慶、桓、撫、昌、净等州的北部，直出天山外圍，包括東勝州，和西夏相連。越過黄河，又西經葭州及米脂寨，越出臨洮府、會州、積石州的界外，和生羌的居地交錯。又由積石諸山的南端左轉向東，經過洮州，越過鹽川堡，順着渭河到達大散關北，沿山進入京兆，包含商州。南方距唐鄧二州西南各四十里，取淮河的中心綫爲界，而和宋國互爲内外。

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爲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升軍爲州，或升城堡寨鎮爲縣，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雖貞祐、興定危亡之所廢置，既歸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盡著之，其所不載則闕之。

金國沿襲遼國舊制，建置五京，設立十四總管府，這就是十九路。其中包括散府九個，節度使軍鎮三十六個，防禦使郡二十二個，刺史郡七十三個，軍十六個，縣六百三十二個。後來又把所有的軍升爲州，有時又升城、堡、寨、鎮爲縣，因此金國的京、府、州共計有一百七十九個，縣比原來增加了五十一個，城、寨、堡、關共有一百二十二個，鎮有四百八十八個。雖然是貞祐、興定危亡時所撤銷或建置的，歸屬大元以後，也還有沿用舊制的地方，所以凡是可考的必盡量著録，其中不見於記載的就留作空缺。

上京路

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國初稱爲内地，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元元年遷都于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稱爲國中者以違制論。大定十三年七月，復爲上京。其山有長白、青嶺、馬紀嶺、完都魯，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府一，領節鎮四，防禦一，縣六，鎮一。舊有會平州，天會二年築，契丹之周特城也，後廢。其官室有乾元殿，天會三年建，天眷元年更名皇極殿。慶元宫，天會十三年建，殿曰辰居，門曰景暉，天眷二年安太祖以下御容，爲原廟。朝殿，天眷元年建，殿曰敷德，門曰延光，寢殿曰宵衣，書殿曰稽古。又有明德宫、明德殿，熙宗嘗享太宗御容於此，太后所居也。凉殿，皇統二年構，門曰延福，樓曰五雲，殿曰重明。東廡南殿曰東華，次曰廣仁。西廡南殿曰西清，次曰明義。重明後，東殿曰龍壽，西殿曰奎文。時令殿及其門曰奉元。有泰和殿，有武德殿，有薰風殿。其行宫有天開殿，爻剌春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宫。太廟、社稷，皇統三年建，正隆二年毁。原廟，天眷元年以春亭名天元殿，安太祖、太宗、徽宗及諸后御容。春亭者，太祖所嘗御之所也。天眷二年作原廟，皇統七年改原廟乾文殿曰世德，正隆二年毁。大定五年復建太祖廟。興聖宫，德宗所居也，天德元年名之。興德宫，後更名永祚宫，睿宗所居也。光興宫，世宗所居也。正隆二年命吏部郎中蕭彦良盡毁宫殿、宗廟、諸大族邸第及儲慶寺，夷其趾，耕墾之。大定二十一年復修宫殿，建城隍廟。二十三年以甓束其城。有皇武殿，擊球校射之所也。有雲錦亭，有臨漪亭，爲籠鷹之所，在按出虎水側。

上京路，即海古的區域，是金人的本土。金國語稱“金”叫“按出虎”，因按出虎水發源於這裏，故取名金源，金人建國後國名就是依這意思取的。建國初年稱作内地，天眷元年稱作上京。海陵王在貞元元年遷都於燕，取消上京的稱號，衹稱作會寧府，誰把這地區稱作國中就按違法論罪。大定十三年七月，重置爲上京。這地區的山岳有長白、青嶺、馬紀嶺、完都魯，河流有按出虎水、混同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本路置有一個府，轄四個節度使鎮、一個防禦使州、六個縣、一個鎮。原有會平州，天會二年修築，即契丹的周特城，後來取消。上京的宫室有乾元殿，天會三年建，天眷元年改名皇極殿。慶元宫，天會十三年建，殿名叫辰居，門名叫景暉，天眷二年安放太祖以下各帝的遺像，作爲原廟。朝殿，天眷元年建，殿名叫敷德，門名叫延光，寢殿名叫宵衣，書殿名叫稽古。又有明德宫、明德殿，熙宗曾在這裏供奉太宗的遺像，也是太后居住的地方。凉殿，皇統二年建造，門名叫延福，樓名叫五雲，殿名叫重明。東側偏殿南端一殿名叫東華，接下來一殿名叫廣仁。西側偏殿南端一殿名叫西清，接下來一殿名叫明義。重明殿後，東邊一殿名叫龍壽，西邊一殿名叫奎文。當時令殿及其門都名叫奉元。此外有泰和殿，有武德殿，有薰風殿。本路中的行宫有天開殿，設在爻剌游獵的地方。又有混同江行宫。太廟、社稷壇，皇統三年建，正隆二年拆毁。原廟，天眷元年把春亭改名天元殿，安放太祖、太宗、徽宗及衆皇后的遺像。春亭是太祖曾經居處的地方。天眷二年立原廟，皇統七年改原廟乾文殿叫做世德殿，正隆二年拆毁。大定五年重建太祖廟。興聖宫，是德宗居處的地方，天德元年命名。興德宫，後改名永祚宫，是睿宗居處的地方。光興宫，世宗居處的地方。正隆二年海陵王命吏部郎中蕭彦良拆毁了所有的宫殿、宗廟、各大家族的府宅及儲慶寺，鏟平了屋基，進行耕種。大定二十一年重新修築宫殿，建城隍廟。二十三年用磚包砌上京城。有皇武殿，是打馬球、比射箭的場所。又有雲錦亭，有臨漪亭，是設籠養鷹的地方，建在按出虎水邊。

會寧府，下。初爲會寧州，太宗

會寧府，下等府。最初爲會寧州，太宗因在

以建都，升爲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後置上京曷懶等路提刑司。户三萬一千二百七十。舊歲貢秦王魚，大定十二年罷之。又貢猪二萬，二十五年罷之。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與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懶路一千八百里。縣三：

會寧倚，與府同時置。有長白山、青嶺、馬紀嶺、勃野淀、緑野淀。有按出虎河，又書作阿术滸。有混同江、淶流河。有得勝陀，國言忽土皚葛蠻，太祖誓師之地也。

曲江初名鎮東，大定七年置，十三年更今名。

宜春大定七年置。有鴨子河。

肇州，下，防禦使。舊出河店也。天會八年，以太祖兵勝遼，肇基王績於此，遂建爲州。天眷元年十月，置防禦使，隸會寧府。海陵時，嘗爲濟州支郡。承安三年，復以爲太祖神武隆興之地，升爲節鎮，軍名武興。五年，置漕運司，以提舉兼州事。後廢軍。貞祐二年復升爲武興軍節鎮，置招討司，以使兼州事。户五千三百七十五。縣一：

始興倚，與州同時置。有鴨子河、黑龍江。

隆州，下，利涉軍節度使。古扶餘之地，遼太祖時，有黄龍見，遂名黄龍府。天眷三年，改爲濟州，以太祖來攻城時大軍徑涉，不假舟楫之祥也，置利涉軍。天德三年置上京路都轉運司，四年，改爲濟州路轉運司。大定二十九年，嫌與山東路濟州同，更今名。貞祐初，升爲隆安府。户一萬一百八十。縣一：

利涉倚，與州同時置。有混同江、淶

這裏建都，升爲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司，用留守代理本府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後在此設置上京曷懶等路提刑司。有人口三萬一千二百七十户。舊制每年進貢秦王魚，大定十二年免去。又進貢猪二萬，二十五年免去。東距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距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距蒲與路七百里，東南距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距曷懶路一千八百里。轄三縣：

會寧縣署在府城内，和府同時創置。境内有長白山、青嶺、馬紀嶺、勃野淀、緑野淀。有按出虎河，又寫作阿术滸。有混同江、淶流河。有得勝陀，金國語稱忽土皚葛蠻，是太祖誓師的地方。

曲江初名鎮東，大定七年創置，十三年改爲現在的縣名。

宜春大定七年置。有鴨子河。

肇州，下等州，設防禦使。也就是原來的出河店。天會八年，因太祖興兵戰勝遼人，在這裏開創了帝王的業績，於是就建爲州。天眷元年十月，置防禦使，隸屬於會寧府。海陵王時，曾作爲濟州的支郡。承安三年，又因爲這裏是太祖大顯神威、開創大業的地方，升爲節度使鎮，所置軍名叫武興。五年，置漕運司，以漕運司的提舉官兼掌州務。後來取消軍的建置。貞祐二年又升爲武興軍節度使鎮，設置招討司，以招討使兼掌州務。有人口五千三百七十五户。轄一縣：

始興縣署在州城内，和州同時置。有鴨子河、黑龍江。

隆州，下等州，設利涉軍節度使。這裏是古代扶餘的地域，遼太祖時，有黄龍出現，於是就取名黄龍府。天眷三年，改爲濟州，因太祖來攻城時大軍直接涉水而過，不用舟船，由於這個吉兆，於是設置利涉軍。天德三年設置上京路都轉運司，四年，改爲濟州路轉運司。大定二十九年，嫌它和山東路的濟州同名，改成現在的州名。貞祐初年，升爲隆安府。有人口一萬零一百八十户。轄一縣：

利涉縣署在州城内，和州同時設置。有混同江、

流河。鎮一與縣同時置，有混同館。

涞流河。轄一鎮和縣同時設置，建有混同館。

信州，下，彰信軍，刺史。本渤海懷遠軍，遼開泰七年建，取諸路漢民置。户七千三百五十九。縣一：

信州，下等州，即彰信軍，設刺史。原爲渤海懷遠軍，遼國開泰七年建州，是遷移各路的漢民到此而建置的。有人口七千三百五十九户。轄一縣：

武昌本渤海懷福縣地。鎮一八十户。

武昌本是渤海懷福縣地。轄一鎮八十户。

蒲與路，國初置萬户，海陵例罷萬户，乃改置節度使。承安三年，設節度副使。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東南至胡里改一千四百里，北至北邊界火魯火疃謀克三千里。

蒲與路，建國初年設置萬户，海陵王一概取消萬户建置，就改置節度使。承安三年，設節度副使。南距上京六百七十里，東南距胡里改一千四百里，北距北方邊界火魯火疃謀克三千里。

合懶路，置總管府。貞元元年，改總管爲尹，仍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承安三年，設兵馬副總管。舊貢海葱，大定二十七年罷之。有移鹿古水。西北至上京一千八百里，東南至高麗界五百里。

合懶路，設置總管府。貞元元年，改總管爲尹，仍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承安三年，設兵馬副總管。舊制進貢海葱，大定二十七年免除。有移鹿古水。西北距上京一千八百里，東南距高麗邊境五百里。

恤品路，節度使。遼時，爲率賓府，置刺史。本率賓故地，太宗天會二年，以耶懶路都孛堇所居地瘠，遂遷于此。以海陵例罷萬户，置節度使，因名速頻路節度使。世宗大定十一年，以耶懶、速頻相去千里，既居速頻，然不可忘本，遂命名石土門親管猛安曰押懶猛安。承安三年，設節度副使。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東北至胡里改一千一百，西南至合懶一千二百，北至邊界斡可阿憐千户二千里。"耶懶"又書作"押懶"。

恤品路，設節度使。遼國統治時，設立了率賓府，設置刺史。這裏本是率賓府故土，太宗天會二年，因耶懶路都孛堇所居的地方土壤貧瘠，就遷到這裏。因海陵王一概取消萬户，設置節度使，於是命名爲速頻路節度使。世宗大定十一年，因耶懶、速頻相隔千里，雖說已經遷居速頻，但不可忘本，於是把石土門親管猛安命名爲押懶猛安。承安三年，設節度副使。西北距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東北距胡里改一千一百里，西南距合懶一千二百里，北距邊界斡可阿憐千户二千里。"耶懶"又寫作"押懶"。

曷蘇館路，置節度使。天會七年，徙治寧州，嘗置都統司，明昌四年廢。有化成關，國言曰曷撒罕關。

曷蘇館路，設置節度使。天會七年，節度使官署遷移到寧州，曾置都統司，明昌四年取消。境内有化成關，金國語稱作曷撒罕關。

胡里改路，國初置萬户，海陵例罷萬户，乃改置節度使。承安三年，置節度副使。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北至邊界合里賓忒千户一千五百里。

胡里改路，建國初年設置萬户，海陵王一概取消萬户，於是改置節度使。承安三年，設置節度副使。西距上京六百三十里，北距邊界合里賓忒千户一千五百里。

烏古迪烈統軍司，後升爲招討司，與蒲與路近。

烏古迪烈統軍司，後升爲招討司，和蒲與路接近。

咸平路

咸平路，府一，領刺郡一，縣

咸平路，有一個府，轄一個刺史州，十個

十。

咸平府，下，總管府，安東軍節度使。本高麗銅山縣地，遼爲咸州，國初爲咸州路，置都統司。天德二年八月，升爲咸平府，後爲總管府。置遼東路轉運司、東京咸平路提刑司。户五萬六千四百四。縣八：

平郭倚，舊名咸平，大定七年更。

銅山遼同州鎮安軍，本漢襄平縣，遼太祖時以東平寨置，因名東平，軍曰鎮東。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以與東平重，故更。南有柴河，北有清河，西有遼河。

新興遼銀州富國軍，本渤海富州，熙宗皇統三年廢州，更名來屬。有范河，北有柴河，西有遼河。

慶雲遼祺州祐聖軍，本以所俘檀州密雲民建檀州密雲，後更名。有遼河。

清安遼肅州信陵軍，熙宗皇統三年降爲縣。

榮安東有遼河。

歸仁遼舊隸通州安遠軍，本渤海强師縣，遼更名，金因之。北有細河。

玉山章宗承安三年，以烏速集、平郭、林河之間相去六百餘里之地置，貞祐二年四月升爲節鎮，軍曰鎮安。

韓州，下，刺史。遼置東平軍，本渤海鄚頡府。户一萬五千四百一十二。舊有營。縣二：

臨津倚，未詳何年置。

柳河本渤海粤喜縣地，遼以河爲名。有狗河、柳河。

東京路

東京路，府一，領節鎮一，刺郡四，縣十七，鎮五。皇統四年二月，立東京新宫，寢殿曰保寧，宴殿曰嘉惠，前後正門曰天華、曰乾貞。七月，建宗廟，有孝寧宫。七年，建御容殿。

遼陽府，中，東京留守司。本渤海遼陽故城，遼完葺之，郡名東平。

縣。

咸平府，下府，置總管府，設安東軍節度使。原屬高麗銅山縣轄境，遼國設爲咸州，金建國初年設置咸州路，置都統司。天德二年八月，升爲咸平府，後爲總管府。設置有遼東路轉運司、東京咸平路提刑司。人口五萬六千四百零四户。轄八縣：

平郭縣署在府城内。原名咸平，大定七年改成今名。

銅山遼國在此置同州鎮安軍，原爲漢襄平縣，遼太祖時據東平寨建置，所以取名東平，軍名叫鎮東。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因和東平府同名，所以改爲今名。南有柴河，北有清河，西有遼河。

新興遼國置銀州富國軍，原爲渤海富州，熙宗皇統三年取消此州，改爲今名并劃歸本府。境内有范河，北邊有柴河，西邊有遼河。

慶雲遼國置祺州祐聖軍，本來用俘獲的檀州密雲縣民設置檀州密雲縣，後改名。有遼河。

清安遼國置肅州信陵軍，熙宗皇統三年降爲縣。

榮安東有遼河。

歸仁在遼國原屬通州安遠軍，本是渤海的强師縣，遼國改名，金國沿用。境北有細河。

玉山章宗承安三年，用烏速集、平郭、林河之間廣闊六百多里的地帶建置，貞祐二年四月升爲節度使軍鎮，軍名叫鎮安。

韓州，下等州，設刺史。遼國在此置東平軍，原爲渤海的鄚頡府。人口一萬五千四百一十二户。原有軍營。轄兩縣：

臨津縣署在州城内，不知是何年建置。

柳河原爲渤海的粤喜縣轄地，遼國取河名爲縣名。有狗河、柳河。

東京路，有一個府，轄一個節度使軍鎮、四個刺史州、十七個縣、五個鎮。皇統四年二月，建東京新宫，寢殿名叫保寧殿，宴殿名叫嘉惠殿，前後正門分别叫做天華門、乾貞門。七月，建宗廟，有孝寧宫。七年，建立安放已故皇帝遺像的殿堂。

遼陽府，中府，置東京留守司。原是渤海的遼陽故城，遼人對它進行修繕，取東平作郡名。

天顯三年，升爲南京，府曰遼陽。十三年，更爲東京。太宗天會十年，改南京路平州軍帥司爲東南路都統司之時，嘗治於此，以鎮高麗。後置兵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改爲本路都總管府，後更置留守司。産白兔、師姑布、鼠毫、白鼠皮、人參、白附子。户四萬六百四。縣四、鎮一：

遼陽倚。東梁河，國名兀魯忽必剌，俗名太子河。

鶴野 鎮一長宜，曷蘇館在其地。

宜豐遼舊衍州安廣軍，皇統三年廢爲縣。有東梁河。

石城興定三年九月，以縣之靈巖寺爲巖州，名其倚郭縣曰東安，置行省。

澄州，南海軍，刺史，下。本遼海州，天德三年改州名。户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五。縣二、鎮一：

臨溟 鎮一新昌。

析木遼銅州廣利軍附郭析木縣也，皇統三年廢州來屬。有沙河。

瀋州，昭德軍，刺史，中。本遼定理府地，遼太宗時置軍曰興遼，後爲昭德軍，置節度。明昌四年改爲刺史，與通、貴德、澄三州皆隸東京。户三萬六千八百九十二。縣五：

樂郊遼太祖俘三河之民建三河縣於此，後改更今名。有渾河。

章義遼舊廣州，皇統三年降爲縣來屬。有遼河、東梁河、遼河大口。

遼濱遼舊遼州東平軍，遼太宗改爲始平軍，皇統三年廢爲縣。有遼河。

挹樓遼舊興州興中軍常安縣，遼嘗置定理府刺史於此。本挹樓故地，大定二十九年章宗更名。有范河、清河國名叩隈必剌。

雙城遼雙州保安軍也，皇統三年降爲縣，章宗時廢。

貴德州，刺史，下。遼貴德州寧遠軍，國初廢軍，降爲刺郡。户二

天顯三年，升爲南京，府名叫遼陽。十三年，改稱東京。太宗天會十年，改南京路平州軍帥司爲東南路都統司的時候，曾經在這裏置司，用以威鎮高麗。後置兵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改爲本路都總管府，後改置留守司。出産白兔、師姑布、鼠毫、白鼠皮、人參、白附子。人口四萬零六百零四户。轄四縣、一鎮：

遼陽縣署在府城内。有東梁河，金國語稱作兀魯忽必剌，俗稱太子河。

鶴野 轄一鎮名長宜，曷蘇館在它境内。

宜豐原遼國的衍州安廣軍，皇統三年降爲縣。有東梁河。

石城興定三年九月，以本縣的靈巖寺設置巖州，把附設在州城的縣取名叫東安，設置行省。

澄州，又稱南海軍，設刺史，屬下等州。原爲遼國的海州，天德三年改州名。人口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五户。轄兩縣、一鎮：

臨溟 轄一鎮新昌。

析木即是遼國銅州廣利軍城内附設的析木縣，皇統三年撤銷銅州，以析木縣劃歸本州。有沙河。

瀋州，即昭德軍，設刺史，屬中等州。原爲遼國的定理府轄地，遼太宗時置軍，名叫興遼軍，後改爲昭德軍，置節度使。明昌四年改爲刺史州，和通、貴德、澄三州都隸屬於東京。人口三萬六千八百九十二户。轄五縣：

樂郊遼太祖俘獲三河的民衆，在這裏設置三河縣，後改成今名。有渾河。

章義即遼國原廣州，皇統三年降爲縣，劃歸本州。有遼河、東梁河、遼河大口。

遼濱即遼國原遼州東平軍，遼太宗改名爲始平軍，皇統三年降爲縣。有遼河。

挹樓即遼國原興州興中軍常安縣，遼國曾在這裏置定理府刺史。因爲這裏本是挹樓故地，大定二十九年章宗改成挹樓縣。境内有范河、清河，金國語稱作叩隈必剌。

雙城即遼國的雙州保安軍，皇統三年降爲縣，章宗時取消。

貴德州，設刺史，屬下等州。在遼國時爲貴德州寧遠軍，金建國初年撤銷軍，降爲刺史郡。

萬八百九十六。縣二：

貴德倚。有范河。

奉集遼集州懷遠軍奉集縣，本渤海舊縣。有渾河。

蓋州，奉國軍節度使，下。本高麗蓋葛牟城，遼辰州。明昌四年，罷曷蘇館，建辰州遼海軍節度使。六年，以與“陳”同音，更取蓋葛牟爲名。户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六。縣四、鎮二：

湯池遼鐵州建武軍湯池縣。鎮一神鄉。

建安遼縣。鎮一大寧。

秀巖本大寧鎮，明昌四年升。泰和四年廢爲鎮，貞祐四年復升置。

熊岳遼盧州玄德軍熊岳縣。遼屬南女直湯河司。

復州，下，刺史。遼懷遠軍節度，明昌四年降爲刺史。舊貢鹿筋，大定八年罷之。户一萬三千九百五十。縣二、鎮一：

永康倚。舊名永寧，大定七年更。

化成遼蘇州安復軍，本高麗地，興宗置。皇統三年降爲縣來屬。貞祐四年五月升爲金州，興定二年升爲防禦。鎮一歸勝。

來遠州，下。舊來遠城，本遼熟女直地，大定二十二年升爲軍，後升爲州。

婆速府路，國初置統軍司，天德二年置總管府，貞元元年與曷懶路總管并爲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此路皆猛安户。

北京路

北京路，府四，領節鎮七，刺郡三，縣四十二，鎮七，寨一。

大定府，中，北京留守司。遼中京。統和二十五年建爲中京，國初

人口二萬零八百九十六户。轄兩縣：

貴德縣署在州城内。有范河。

奉集即遼國的集州懷遠軍奉集縣，本渤海舊縣。有渾河。

蓋州，置奉國軍節度使，屬下等州。原爲高麗的蓋葛牟城，遼國的辰州。明昌四年，撤銷曷蘇館路，置辰州遼海軍節度使。六年，因和“陳”同音，改取蓋葛牟爲名，稱蓋州。人口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六户。轄四縣、兩鎮：

湯池即遼國的鐵州建武軍湯池縣。一鎮神鄉。

建安遼國舊縣。一鎮大寧。

秀巖本爲大寧鎮，明昌四年升爲縣。泰和四年降爲鎮，貞祐四年又升置爲縣。

熊岳即遼國的盧州玄德軍熊岳縣。在遼時隸屬於南女真湯河司。

復州，下等州，設刺史。遼國在此置懷遠軍節度使，明昌四年降爲刺史州。舊制進貢鹿筋，大定八年免除。人口一萬三千九百五十户。轄兩縣、一鎮：

永康縣署在州城内。原名永寧，大定七年改爲今名。

化成即遼國的蘇州安復軍，原爲高麗境土，興宗設置軍。皇統三年降爲縣，劃歸本州。貞祐四年五月升爲金州，興定二年升爲防禦使州。一鎮歸勝。

來遠州，下等州。原爲來遠城，本是遼時熟女真居住的區域，大定二十二年升爲軍，後升爲州。

婆速府路，金建國初年置統軍司，天德二年置總管府，貞元元年和曷懶路總管都改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此路居住的都是猛安人户。

北京路，内有四個府，轄七個節度使軍鎮、三個刺史郡、四十二個縣、七個鎮、一個寨。

大定府，中府，設北京留守司。即遼中京。統和二十五年建爲中京，金國初年沿用這個名

因稱之。海陵貞元元年更爲北京，置留守司、都轉運司、警巡院。產鼦鼠、螺杯、茱萸梳、玳瑁鞍、酥乳餅、五味子。户六萬四千四十七。縣十一、鎮二：

大定倚，遼縣舊名。有土河、七金山、陰凉河。鎮一恩化。

長興有塗河。

富庶有心河。鎮一文安。

松山遼松山州勝安軍松山縣，開泰中置。舊置刺史，太祖天輔七年置觀察使。皇統三年廢州來屬。承安三年隸高州，泰和四年復。有陰凉河、落馬河。

神山遼澤州神山縣，遼太祖俘蔚州之民置。章宗承安二年嘗置惠州，升孩兒館爲灤陽縣以隸之。泰和四年罷州及灤陽縣。

惠和皇統三年以遼惠州惠和縣置。

金源唐青山縣，遼開泰二年置，以地有金甸爲名。有駱駝山。

和衆遼榆州和衆縣，皇統三年罷州來屬。

武平遼築城杏堝，初名新州，統和間更爲武安州。皇統三年降爲武安縣來屬，大定七年更名。承安三年隸高州，泰和四年復來屬。

静封承安二年以胡設務置，隸全州，三年隸高州，泰和四年來屬。

三韓遼伐高麗，遷馬韓、辰韓、弁韓三國民爲縣，置高州。太祖天輔七年以高州置節度使，皇統三年廢爲縣，承安三年復升爲高州，置刺史，爲全州支郡，分武平、松山、静封三縣隸焉。泰和四年廢。有落馬河、塗河。

利州，下，刺史。遼統和十六年置。户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六。縣二、鎮一、寨一：

阜俗遼統和四年置，金因之。

龍山遼故潭州廣潤軍縣故名，熙宗皇統三年廢州來屬。有榆河。寨一蘭州。鎮一漆河。

稱。海陵王貞元元年改爲北京，置留守司、都轉運司、警巡院。出產鼦鼠、螺杯、茱萸梳、玳瑁鞍、酥乳餅、五味子。人口六萬四千零四十七户。轄十一縣、二鎮：

大定縣署在府城内，是遼時的舊縣名。有土河、七金山、陰凉河。一鎮恩化。

長興有塗河。

富庶有心河。一鎮文安。

松山即遼國的松山州勝安軍松山縣，開泰年間置。原置刺史，太祖天輔七年置觀察使。皇統三年撤銷州，松山縣劃歸本府。承安三年隸屬於高州，泰和四年又歸本府。有陰凉河、落馬河。

神山即遼國的澤州神山縣，遼太祖用俘獲的蔚州民户設置。章宗承安二年曾置爲惠州，把孩兒館升爲灤陽縣，隸屬惠州。泰和四年撤銷惠州及灤陽縣。

惠和皇統三年以遼國的惠州惠和縣建置。

金源在唐爲青山縣，遼開泰二年置金源縣，因當地有金甸而得名。有駱駝山。

和衆即遼國的榆州和衆縣，皇統三年撤銷榆州，劃歸本府。

武平遼在杏堝築城，初名新州，統和年間改爲武安州。皇統三年降爲武安縣，劃歸本府，大定七年改爲今名。承安三年隸屬於高州，泰和四年又歸本府。

静封承安二年以胡設務置縣，隸屬於全州，三年隸屬於高州，泰和四年劃歸本府。

三韓遼伐高麗，遷馬韓、辰韓、弁韓三國的民户到此立縣，設置高州。太祖天輔七年在高州置節度使，皇統三年降爲縣，承安三年又升爲高州，設刺史，作爲全州的支郡，劃分武平、松山、静封三縣隸屬於它。泰和四年撤銷。有落馬河、塗河。

利州，下等州，設刺史。遼統和十六年建置。人口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六户。轄兩縣、一鎮、一寨：

阜俗遼統和四年建置，金國沿襲。

龍山爲原遼國潭州廣潤軍屬縣的舊名，熙宗皇統三年撤銷潭州，龍山縣劃歸本州。境内有榆河。一寨蘭州。一鎮漆河。

義州，下，崇義軍節度使。遼宜州，天德三年更州名。户三萬二百三十三。縣三、鎮一：

弘政有凌河。

開義遼海北州廣化軍縣故名，熙宗皇統三年廢州來屬。鎮一饒慶。

同昌遼成州興府軍縣故名，國初隸川州，大定六年罷川州，隸懿州，承安二年復隸川州，泰和四年來屬。

錦州，下，臨海軍節度使。舊隸興中府，後來屬。户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三。縣三：

永樂本慕容皝之西樂縣地。

安昌

神水遼開泰二年置，皇統三年廢爲鎮，大定二十九年復升爲縣。有土河。

瑞州，下，歸德軍節度使。本來州，天德三年更爲宗州，泰和六年以避睿宗諱，謂本唐瑞州地，故更今名。户一萬九千九百五十三。縣三、鎮一：

瑞安舊名來賓，唐來遠縣也。明昌六年更爲宗安，泰和六年復更今名。

海陽遼潤州海陽軍故縣，皇統三年廢州來屬。鎮一遷民。

海濱本慕容皝集寧縣地，遼隰州海平軍故縣，皇統三年廢州來屬。

廣寧府，散，下，鎮寧軍節度使。本遼顯州奉先軍，漢望平縣地，天輔七年升爲府，因軍名置節度。天會八年改軍名鎮寧。天德二年隸咸平，後廢軍隸東京。泰和元年七月來屬。户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一。縣三、舊有奉玄縣，天會八年改爲鐘秀縣。鎮六、寨四：

廣寧舊名山東縣，大定二十九年更名。有遼世宗顯陵。鎮二歡城、遼西。寨二閭城、兔兒窩。

望平大定二十九年升梁漁務置。鎮

義州，下等州，置崇義軍節度使。在遼國名宜州，天德三年改州名。人口三萬零二百三十三户。轄三縣、一鎮：

弘政有凌河。

開義爲遼國海北州廣化軍屬縣的原名，熙宗皇統三年撤銷海北州，把縣劃歸本州。一鎮饒慶。

同昌爲遼國成州興府軍屬縣的原名，金國初年隸屬於川州，大定六年撤銷川州，隸屬於懿州，承安二年又歸屬川州，泰和四年劃歸本州。

錦州，下等州，置臨海軍節度使。原隸屬於興中府，後劃歸本府。人口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三户。轄三縣：

永樂原爲慕容皝統治下的西樂縣境地。

安昌

神水遼開泰二年置，皇統三年降爲鎮，大定二十九年又升爲縣。有土河。

瑞州，下等州，置歸德軍節度使。原爲來州，天德三年改爲宗州，泰和六年因避睿宗的名諱，認爲這裏本是唐瑞州地，所以改成今名。人口一萬九千九百五十三户。轄三縣、一鎮：

瑞安原名來賓，即唐來遠縣。明昌六年改爲宗安，泰和六年又改成今名。

海陽原遼國潤州海陽軍屬縣，皇統三年撤銷潤州，劃歸本州。一鎮遷民。

海濱原是慕容皝統治時期的集寧縣地，在遼國爲隰州海平軍的屬縣，皇統三年撤銷隰州，劃歸本州。

廣寧府，散府，下等府，置鎮寧軍節度使。原爲遼國的顯州奉先軍，在漢爲望平縣地，天輔七年升爲府，依據軍的名號置節度使。天會八年改軍名爲鎮寧。天德二年隸屬咸平路，後撤銷軍，隸屬東京路。泰和元年七月劃歸本路。人口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一户。轄三縣、原有奉玄縣，天會八年改爲鐘秀縣。六鎮、四寨：

廣寧原名山東縣，大定二十九年改爲今名。境内有遼世宗的陵墓即顯陵。二鎮歡城、遼西。二寨閭城、兔兒窩。

望平大定二十九年升梁漁務而建置。二鎮梁漁

二粱漁務、山西店。

閭陽遼乾州廣德軍，以奉乾陵故名奉陵縣。天會八年廢州更名來屬。有凌河，有遼景宗乾陵。鎮二閭陽、衡家。寨二大斧山、北川。

懿州，下，寧昌軍節度使。遼嘗更軍名慶懿，又爲廣順，復更今名。金因之，先隸咸平府，泰和末來屬。户四萬二千三百五十一。縣二：大定六年罷川州，以宜民、同昌二縣來屬。承安二年復以二縣隸川州。泰和四年罷川州，以宜民隸興中、同昌隸義州。

順安

靈山本渤海靈峰縣地。

興中府，散，下。本唐營州城，遼太祖遷漢民以實之，曰霸州彰武軍，重熙十一年升爲府，更今名。金因之。户四萬九百二十七。縣四、鎮三：

興中本漢柳城地。南有凌河。鎮一黔城。

永德遼安德州化平軍安德縣，世宗大定七年更今名。北有凌河。鎮一阜安。

興城遼嚴州保肅軍縣故名，皇統三年廢州隸錦州。有桃花島。

宜民遼川州長寧軍，會同中嘗名白川州，天禄五年去“白”字。國初因之，與同昌縣皆隸焉。大定六年降爲宜民縣，隸懿州。承安二年復置川州，改徽川寨爲徽川縣，爲懿州支郡。泰和四年罷州及徽川縣來屬。鎮一咸康，遼縣也，國初廢爲鎮。

建州，下，保靖軍，刺史。遼初名軍曰武寧，後更，金因之。户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九。縣一：

永霸本唐昌黎縣地。

全州，下，盤安軍節度使。承安二年置，改胡設務爲静封縣，黑河鋪爲盧川縣，撥北京三韓縣烈虎等五猛安以隸焉。貞祐二年四月嘗僑置于平

務、山西店。

閭陽原遼國乾州廣德軍，因承擔乾陵供奉，所以取名奉陵縣。天會八年撤銷乾州，奉陵縣改名閭陽，劃歸本府。境内有凌河，有遼景宗的陵墓即乾陵。二鎮閭陽、衡家。二寨大斧山、北川。

懿州，下等州，置寧昌軍節度使。遼國曾把軍名改爲慶懿，又改爲廣順，再改爲今名。金國沿用舊稱，先隸屬於咸平府，泰和末年劃歸本路。人口四萬二千三百五十一户。轄兩縣：大定六年撤銷川州，把宜民、同昌二縣劃歸本州。承安二年又以這兩縣歸屬川州。泰和四年撤銷川州，把宜民劃歸興中府、同昌劃歸義州。

順安

靈山原爲渤海靈峰縣地。

興中府，散府，下等府。原爲唐代營州城，遼太祖遷移漢民充實此地，命名爲霸州彰武軍，重熙十一年升爲府，改成今名。金國沿用不變。人口四萬零九百二十七户。轄四縣、三鎮：

興中本是漢柳城縣地。境南有凌河。一鎮黔城。

永德即遼安德州化平軍安德縣，世宗大定七年改爲今名。境北有凌河。一鎮阜安。

興城爲遼國嚴州保肅軍屬縣的舊名，皇統三年撤銷嚴州後隸屬於錦州。有桃花島。

宜民遼川州長寧軍，會同年間曾名白川州，天禄五年去掉“白”字。金國初年依舊不變，宜民和同昌縣都隸屬川州。大定六年降白州爲宜民縣，隸屬於懿州。承安二年重建川州，改徽川寨爲徽川縣，作爲懿州的支郡。泰和四年撤銷川州及徽川縣，宜民劃歸本州。一鎮鎮名咸康，在遼國是縣，金國初年降爲鎮。

建州，下等州，即保靖軍，設刺史。遼國初年取軍名爲武寧，後改今名。金國沿用不變。人口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九户。轄一縣：

永霸本是唐代昌黎縣地。

全州，下等州，置盤安軍節度使。承安二年置全州，改胡設務爲静封縣，黑河鋪爲盧川縣，又撥北京三韓縣的烈虎等五猛安，隸屬本州。貞祐二年四月曾僑置於平州。人口九千三百一十

州。户九千三百一十九。縣一:

安豐承安元年十月改豐州鋪爲安豐縣，隸臨潢府，二年置全州盤安軍節度使治。有黄河、黑河。

臨潢府，下，總管府。地名西樓，遼爲上京，國初因稱之，天眷元年改爲北京。天德二年改北京爲臨潢府路，以北京路都轉運司爲臨潢府路轉運司，天德三年罷。貞元元年以大定府爲北京後，但置北京臨潢路提刑司。大安後罷路，并入大定府路。貞祐二年四月嘗僑置于平州。有天平山、好水川，行宫地也，大定二十五年命名。有撒里乃地，熙宗皇統九年嘗避暑于此。有陷泉，國言曰落孛魯。有合襃追古思阿不漠合沙地。户六萬七千九百七。縣五、堡三十七:大定間二十四，後增。

臨潢倚。有金粟河。

長泰有立列只山，其北千餘里有龍駒河，國言曰喝必剌。有撒里葛覩地。

盧川承安二年以黑河鋪升，隸全州，後復來屬。有潢河。

寧塞泰和元年五月置。有滑河。

長寧遼永州永昌軍縣故名，太祖天輔七年嘗置節度使，皇統三年廢州來屬。

慶州，下，玄寧軍，刺史。境内有遼祖州，天會八年改爲奉州，皇統三年廢，遼太祖祖陵在焉。境内有遼懷州，舊置奉陵軍，天會八年更爲奉德軍，皇統三年廢。遼太宗、穆宗懷陵在焉。北山有遼聖宗、興宗、道宗慶陵。城中有遼行宫。比他州爲富庶，遼時刺此郡者非耶律、蕭氏不與，遼國寶貨多聚藏於此。北至界二十里，南至盧川二百二十，西至桓州九百，東至臨潢一百六十。户二千七。縣一:舊有孝安縣，天會八年改爲慶民縣，皇統三年廢。

朔平有榷場務。

興州，寧朔軍節度使。本遼北

九户。轄一縣:

安豐承安元年十月改豐州鋪爲安豐縣，隸屬於臨潢府，二年在這裏設置全州盤安軍節度使官署。有黄河、黑河。

臨潢府，下府，置總管府。地名叫西樓，遼國建爲上京，金國初年沿用舊稱，天眷元年改爲北京。天德二年改北京爲臨潢府路，以北京路都轉運司爲臨潢府路轉運司，天德三年撤銷。貞元元年以大定府爲北京後，衹置北京臨潢路提刑司。大定後撤銷此路，并入大定府路。貞祐二年四月曾僑置於平州。有天平山、好水川，是金帝的行宫所在地，大定二十五年命名。有撒里乃地，熙宗皇統九年曾在這裏避暑。有陷泉，金國語稱作落孛魯。有合襃追古思阿不漠合沙地。人口六萬七千九百零七户。轄五縣、三十七堡:大定年間爲二十四堡，後來增加。

臨潢縣署在府城内。有金粟河。

長泰有立列只山，它的北邊一千多里有龍駒河，金國語稱作喝必剌。有撒里葛覩地。

盧川承安二年升黑河鋪而置，隸屬全州，後又劃歸本府。有潢河。

寧塞泰和元年五月置。有滑河。

長寧爲遼國永州永昌軍屬縣的舊名，太祖天輔七年曾置節度使，皇統三年撤銷永州，長寧劃歸本府。

慶州，下等州，即玄寧軍，設刺史。境内有遼代的祖州，天會八年改爲奉州，皇統三年撤銷，遼太祖的墓祖陵就在這裏。境内有遼代的懷州，原置奉陵軍，天會八年改爲奉德軍，皇統三年撤銷。遼太宗、穆宗的懷陵在這裏。北山有遼聖宗、興宗、道宗的陵墓即慶陵。城中有遼帝的行宫。此州比其他州富庶，遼時擔任此州長官的非耶律氏、蕭氏不可，遼國的珍寶多集中收藏在這裏。北距邊界二十里，南距盧川二百二十里，西距桓州九百里，東距臨潢一百六十里。人口二千零七户。轄一縣:原有孝安縣，天會八年改爲慶民縣，皇統三年撤銷。

朔平設有榷場務。

興州，置寧朔軍節度使。本是遼代北安州

安州興化軍，皇統三年降軍置興化縣，承安五年升爲興州，置節度，軍名寧朔，改利民寨爲利民縣，撥梅堅河徒門必罕、寧江、速馬剌三猛安隸焉。貞祐二年四月僑置于密雲縣。户一萬五千九百七十。縣二：又有利民縣，承安五年以利民寨升，泰和四年廢。

興化倚。皇統三年降興化軍置，隸大定府，承安五年建興州於縣，爲倚郭。舊有白檀鎮。

宜興本興化縣白檀鎮，泰和三年升爲縣來屬。

泰州，德昌軍節度使。遼時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海陵正隆間，置德昌軍，隸上京，大定二十五年罷之。承安三年復置于長春縣，以舊泰州爲金安縣，隸焉。北至邊四百里，南至懿州八百里，東至肇州三百五十里。户三千五百四。縣一、舊有金安縣，承安三年置，尋廢。堡十九：

長春遼長春州韶陽軍，天德二年降爲縣，隸肇州，承安三年來屬。有撻魯古河、鴨子河，有別里不泉。

邊堡，大定二十一年三月，世宗以東北路招討司十九堡在泰州之境，及臨潢路舊設二十四堡障參差不齊，遣大理司直蒲察張家奴等往視其處置。於是東北自達里帶石堡子至鶴五河地分，臨潢路自鶴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評事移剌敏言："東北及臨潢所置，土堉樵絶，當令所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分遣丁壯營畢，開壕塹以備邊。"上令無水草地官爲建屋，及臨潢路諸堡皆以放良人戍守。省議："臨潢路二十四堡，堡置户三十，共爲七百二十，若營建畢，官給一歲之食。"上以年飢權寢，姑令開壕爲備。四月，遣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經畫壕塹，旋爲沙雪堙塞，不

興化軍，皇統三年降軍而置爲興化縣，承安五年升爲興州，置節度使，軍名叫寧朔，改利民寨爲利民縣，撥梅堅河的徒門必罕、寧江、速馬剌三猛安隸屬本州。貞祐二年四月僑置於密雲縣。人口一萬五千九百七十户。轄兩縣：又有利民縣，承安五年升利民寨而置，泰和四年撤銷。

興化縣署在州城内。皇統三年降興化軍而置，隸屬於大定府，承安五年在本縣設興州，就成了附州城的縣。原有白檀鎮。

宜興原爲興化縣白檀鎮，泰和三年升爲縣，隸屬本州。

泰州，置德昌軍節度使。在遼時本是契丹二十部族的牧地，海陵王正隆年間，置德昌軍，隸屬於上京，大定二十五年撤銷。承安三年又置於長春縣，以原泰州爲金安縣，隸於本州。北距邊界四百里，南距懿州八百里，東距肇州三百五十里。人口三千五百零四户。轄一縣、原有金安縣，承安三年建置，不久撤銷。十九堡：

長春原遼國的長春州韶陽軍，天德二年降爲縣，隸屬於肇州，承安三年劃歸本州。有撻魯古河、鴨子河，有別里不泉。

邊堡，大定二十一年三月，世宗因東北路招討司所轄十九堡在泰州境内，以及臨潢路原設的二十四堡壘營寨參差不齊，命大理司直蒲察張家奴等前往負責邊堡的規劃設置。於是東北自達里帶石堡子至鶴五河地段，臨潢路自鶴五河堡子至撒里乃，都取直綫設置堡壘。評事移剌敏説："東北及臨潢設置邊堡的地方，土地貧瘠，柴草全無，應讓遷移而來的民衆暫且尋求有水草的地方居住，分別派遣青壯男子前往營建完畢後，再開挖壕溝以備邊防。"世宗令無水草的地方由官府建造房屋，并且臨潢路各堡都用由奴隸放免爲平民的人去戍守。尚書省提議："臨潢路二十四堡，每堡安置三十户人，共爲七百二十户，如修建完畢，官府供給一年的糧食。"世宗考慮到當年遭災，暫時停止修建，衹令開挖壕溝作防禦。四月，派吏部郎中奚胡失海規劃開挖壕溝，挖成

足爲禦。乃言："可築二百五十堡，堡日用工三百，計一月可畢，糧亦足備，可爲邊防久計。泰州九堡、臨潢五堡之地斥鹵，官可爲屋外，自撒里乃以西十九堡，舊戍軍舍少，可令大鹽濼官木三萬餘，與直東堡近嶺求木，每家官爲構室一椽以處之。"

不久又被風沙積雪填塞，不足作爲防禦設施。於是上奏説："可修築二百五十堡，每堡每天用人工三百，估計一個月能完成，糧食儲備也充足，可以作爲邊防的長遠之計。除泰州有九堡、臨潢有五堡是鹽碱地，可以由官府建造房屋外，自撒里乃以西有十九堡，原戍守軍兵的房屋少，可用大鹽濼的官有木料三萬多根供給使用，并可到直東堡附近的山嶺尋找木材，每家人由官府爲他們修建一間屋供居住。"

西京路

西京路，府二，領節鎮七，刺郡八，縣三十九，鎮九。大定五年建宫室，名其殿曰保安，其門南曰奉天，東曰宣仁，西曰阜成。天會三年建太祖原廟。

西京路，内有二個府，轄七個節度使軍鎮、八個刺史郡、三十九個縣、九個鎮。大定五年修建宫室，它的殿命名爲保安殿，宫門南面的叫奉天門，東面的叫宣仁門，西面的叫阜成門。天會三年建太祖原廟。

大同府，中，西京留守司。晋雲州大同軍節度，遼重熙十三年升爲西京，府名大同，金因之。皇統元年，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舊置兵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改置本路都總管府，後更置留守司。置轉運司及中都西京路提刑司。貢瑪瑙環子、瑪瑙數珠。産白駝、安息香、松明、松脂、黄連、百藥煎、芥子煎、鹽、撈鹽、石緑、緑礬、鐵、甘草、枸杞、碾玉砂、地蕈。户九萬八千四百四十四。縣七、鎮三：

大同府，中府，置西京留守司。五代晋朝爲雲州，置大同軍節度使，遼重熙十三年升爲西京，以大同作府名。金國沿用遼制。皇統元年，以燕京路隸屬尚書省，以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屬元帥府。原置兵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改置本路都總管府，後又改置留守司。設有轉運司及中都西京路提刑司。進貢瑪瑙環子、瑪瑙數珠。出産白駝、安息香、松明、松脂、黄連、百藥煎、芥子煎、鹽、撈鹽、石緑、緑礬、鐵、甘草、枸杞、碾玉砂、地蕈。人口九萬八千四百四十四户。轄七縣、三鎮：

大同倚。遼析雲中置，金因之。有牛皮關、武周山、方山、奚望山、盛樂城、御河、鬬雞臺、平城外郭鹽場、如渾水、桑乾河、紇真山。有遼帝后像在華嚴寺。鎮一奉義。

大同縣署在府城内。遼國分雲中縣地設置，金國沿襲。有牛皮關、武周山、方山、奚望山、盛樂城、御河、鬬雞臺、平城外郭鹽場、如渾水、桑乾河、紇真山。有遼代皇帝皇后的像，在華嚴寺。一鎮奉義。

雲中晋舊縣名。

雲中爲晋代舊縣名。

宣寧遼德州昭聖軍宣德縣，大定八年更名。有官山、彌陀山、石緑山，産碾玉砂。鎮一窟龍城。

宣寧即遼代德州昭聖軍宣德縣，大定八年改名。有官山、彌陀山、石緑山，出産碾玉砂。一鎮窟龍城。

懷安晋故縣名。

懷安爲晋代舊縣名。

天成遼析雲中置。

天成遼代分雲中縣境設置。

白登本名長清，大定七年更。有白登臺、採掠山。

白登原名長清，大定七年改名。有白登臺、採掠山。

懷仁遼析雲中置，貞祐二年五月升爲雲州。有黄花嶺、錦屏山、清凉山、金龍山、旱起城、日中城。鎮一安七疃。

豐州，下，天德軍節度使。遼嘗更軍名應天，尋復，金因之。皇統九年升爲天德總管府，置西南路招討司，以天德尹兼領之。大定元年降爲天德軍節度使，兼豐州管内觀察使，以元管部族直撒、軍馬公事，并隸西南路招討司。産不灰木、地蕈。户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三。縣一、鎮一：

富民晋舊名。有黑山、神山。鎮一振武。

弘州，下，刺史。遼名軍曰博寧，本襄陰村，統和中建。國初置保寧軍，後廢軍。産瑪瑙。户二萬二千二。縣二、鎮二：

襄陰倚。本名永寧，大定七年改。

順聖本安塞軍故地，遼應曆中置，金因之。鎮二陽門，貞祐二年七月升爲縣；大羅。

净州，下，刺史。大定十八年以天山縣升，爲豐州支郡，刺史兼權譏察。北至界八十里。户五千九百三十八。縣一：

天山舊爲榷場，大定十八年置，爲倚郭。

桓州，下，威遠軍節度使。軍兵隸西北路招討司。明昌七年改置刺史。北至舊界一里半。户五百七十八。縣一：曷里滸東川，更名金蓮川，世宗曰："蓮者連也，取其金枝玉葉相連之義。"景明宫，避暑宫也，在凉陘，有殿，揚武殿，皆大定二十年命名。有查沙。有白濼，國言曰勺赤勒。

清塞倚。明昌四年以罷録事司置。

撫州，下，鎮寧軍節度使。遼秦國大長公主建爲州，章宗明昌三年

懷仁遼代分雲中縣地設置，貞祐二年五月升爲雲州。有黄花嶺、錦屏山、清凉山、金龍山、旱起城、日中城。一鎮安七疃。

豐州，下等州，置天德軍節度使。遼代曾改軍名爲應天，不久又改回舊名，金國沿用。皇統九年升爲天德總管府，置西南路招討司，以天德尹兼管招討司事務。大定元年降爲天德軍節度使，兼豐州管内觀察使，把原管的部族直撒、軍馬公事都劃歸西南路招討司管轄。出産不灰木、地蕈。人口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三户。轄一縣、一鎮：

富民爲晋代舊名。有黑山、神山。一鎮振武。

弘州，下等州，設刺史。遼代取軍名爲博寧，原爲襄陰村，統和年間置軍。金國初年置保寧軍，後撤銷軍。出産瑪瑙。人口二萬二千零二户。轄二縣、二鎮：

襄陰縣署在州城内。原名永寧，大定七年改。

順聖本是安塞軍故地，遼應曆年間建縣，金國沿用。二鎮一叫陽門，貞祐二年七月升爲縣；一叫大羅。

净州，下等州，設刺史。大定十八年升天山縣而建置，作爲豐州的支郡，刺史兼管稽查事宜。北距邊界八十里。人口五千九百三十八户。轄一縣：

天山原爲交易市場，大定十八年建置，爲附州城的縣。

桓州，下等州，置威遠軍節度使。軍兵隸屬於西北路招討司。明昌七年改設刺史。北距舊界一里半。人口五百七十八户。轄一縣：境内有曷里滸東川，改名爲金蓮川，世宗説："蓮的意思就是連，取其中金枝玉葉相連的意思。"又有景明宫，是避暑的行宫，在凉陘，有殿名叫揚武殿，都是在大定二十年命名的。有查沙。有白濼，金國語叫勺赤勒。

清塞縣署在州城内。明昌四年以撤銷的録事司建置。

撫州，下等州，置鎮寧軍節度使。遼代的秦國大長公主把這裏建作州，章宗明昌三年重新設

復置刺史，爲桓州支郡，治柔遠。明昌四年置司候司。承安二年升爲節鎮，軍名鎮寧，撥西北路招討司所管梅堅必剌、王敦必剌、拿憐术花速、宋葛斜忒渾四猛安以隸之。户一萬一千三百八十。縣四：有旺國崖，大定八年五月更名静寧山。有麻達葛山，大定二十九年更名胡土白山。有冰井。

柔遠倚。大定十年置于燕子城，隸宣德州，明昌三年來屬。有燕子城，國言曰吉甫魯灣城。北羊城，國言曰火唵，榷場。查剌嶺、沔山，大漁濼行宫有樞光殿。有雙山、七里河、石井、蝦蟆山。昂吉濼，又名鴛鴦濼。得勝口，舊名北望淀，大定二十年更。

集寧明昌三年以春市場置，北至界二百七十里。

豐利明昌四年以泥濼置。有蓋里泊。

威寧承安二年以撫州新城鎮置。

德興府，晋新州，遼奉聖州武定軍節度，國初因之。大安元年升爲府，名德興。户八萬八百六十八。縣六、有漫天堝，泰和二年更名拂雲，平惡崖更名壘翠巖。鎮一：

德興倚。舊名永興縣，大安元年更名。有涿鹿定、方水鎮，有鷄鳴山。

嬀川遼可汗州清平軍，本晋嬀州，會同元年遼太祖嘗名可汗州，縣舊曰懷戎，更名懷來，明昌六年更今名。西北有合河龜頭館石橋，明昌四年建。

縉山遼儒州縉陽軍縣故名，皇統元年廢州來屬，崇慶元年升爲鎮州。鎮一永安。

望雲本望雲川地，遼帝嘗居，號曰御莊，後更爲縣，金因之。

礬山晋故縣，國初隸弘州，明昌三年來屬。

龍門晋縣，國初隸弘州，後來屬。明昌三年割隸宣德州。有慶寧宫，行宫也，泰和五年以提奉兼龍門令。

置刺史，作爲桓州的支郡，官署在柔遠。明昌四年置司候司。承安二年升爲節度使軍鎮，軍名叫鎮寧，撥西北路招討司所管的梅堅必剌、王敦必剌、拿憐术花速、宋葛斜忒渾四猛安隸屬鎮寧。人口一萬一千三百八十户。轄四縣：境内有旺國崖，大定八年五月改名爲静寧山。有麻達葛山，大定二十九年改名爲胡土白山。有冰井。

柔遠縣署在州城内。大定十年置於燕子城，隸屬於宣德州，明昌三年劃歸本州。境内有燕子城，金國語稱作吉甫魯灣城。有北羊城，金國語稱作火唵，是交易市場。有查剌嶺、沔山，大漁濼行宫有樞光殿。有雙山、七里河、石井、蝦蟆山。昂吉濼，又名鴛鴦濼。得勝口，舊名北望淀，大定二十年改名。

集寧明昌三年以春市場建置，北距邊界二百七十里。

豐利明昌四年以泥濼地建置。有蓋里泊。

威寧承安二年以撫州新城鎮建置。

德興府，即晋代的新州，在遼爲奉聖州，設武定軍節度使，金國初年沿用遼制。大安元年升爲府，取名德興。人口八萬零八百六十八户。轄六縣、境内有漫天堝，泰和二年改名爲拂雲，平惡崖改名爲壘翠巖。一鎮：

德興縣署在府城内。原名永興縣，大安元年改名。有涿鹿定、方水鎮，有鷄鳴山。

嬀川爲遼可汗州清平軍所在地，本是晋代的嬀州，會同元年遼太祖曾命名爲可汗州。本縣原名叫懷戎，改名爲懷來，明昌六年改爲今名。西北有合河龜頭館石橋，明昌四年修建。

縉山爲遼儒州縉陽軍屬縣的舊名，皇統元年撤銷儒州後劃歸本府，崇慶元年升爲鎮州。一鎮永安。

望雲本爲望雲川地，遼帝曾住在這裏，稱作御莊，後改爲縣，金國沿用遼制。

礬山爲晋代舊縣，金國初年隸屬於弘州，明昌三年劃歸本府。

龍門爲晋代舊縣，金國初年隸屬於弘州，後劃歸本府。明昌三年劃歸宣德州。境内有慶寧宫，是金帝的行宫，泰和五年以行宫的提舉官兼任龍門縣令。

昌州，天輔七年降爲建昌縣，隸桓州。明昌七年以狗濼復置，隸撫州，後來屬。户一千二百四十一。縣一：

寶山有狗濼，國言曰押恩尼要。其北五百餘里有日月山，大定二十年更曰抹白山，國言涅里塞一山。

宣德州，下，刺史。遼改晋武州爲歸化州雄武軍，大定七年更爲宣化州，八年復更爲宣德。户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七。縣二：

宣德舊文德縣，大定二十九年更名。

宣平承安二年以大新鎮置，以北邊用兵嘗駐此地也。

朔州，中，順義軍節度使。貞祐三年七月，嘗割朔州廣武縣隸代州。産鐵、荆三棱、枸杞。户四萬四千八百九十。縣二：

鄯陽晋故縣。

有桑乾河、大和嶺、天池、雁門關、霸德山。

馬邑晋故縣，貞祐二年五月升爲固州。有洪濤山、灅水，又曰桑乾河。

武州，邊，下，刺史。大定前仍置宣威軍。户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一。縣一：

寧遠晋故縣。黄河。

應州，下，彰國軍節度使。户三萬二千九百七十七。縣三：

金城晋故縣。有黄瓜堆、復宿山、桑乾河、渾河、嵱川水、黄花城。

山陰本名河陰，大定七年以與鄭州屬縣同，故更焉。貞祐二年五月升爲忠州。有黄花嶺、桑乾河。

渾源晋縣，貞祐二年五月升爲渾源州。産鹽。

蔚州，下，忠順軍節度使。遼嘗更爲武安軍，尋復。貢地蕈。户五萬六千六百七十四。縣五：

昌州，天輔七年降爲建昌縣，隸屬於桓州。明昌七年以狗濼地復置縣，隸屬於撫州，後劃歸本州。人口一千二百四十一户。轄一縣：

寶山境内有狗濼，金國語叫作押恩尼要。它的北面五百多里有日月山，大定二十年改名爲抹白山，金國語叫作涅里塞一山。

宣德州，下等州，設刺史。遼改晋代的武州爲歸化州雄武軍，大定七年更名爲宣化州，八年又更名爲宣德。人口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七户。轄二縣：

宣德原文德縣，大定二十九年改名。

宣平承安二年以大新鎮建置，因北邊用兵曾駐扎在這裏。

朔州，中等州，置順義軍節度使。貞祐三年七月，曾劃分朔州廣武縣隸屬代州。出産鐵、荆三棱、枸杞。人口四萬四千八百九十户。轄二縣：

鄯陽爲晋代舊縣。

境内有桑乾河、大和嶺、天池、雁門關、霸德山。

馬邑爲晋代舊縣，貞祐二年五月升爲固州。境内有洪濤山、灅水，灅水又名桑乾河。

武州，屬邊州，下等州，設刺史。大定前依舊置宣威軍。人口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一户。轄一縣：

寧遠爲晋代舊縣。有黄河。

應州，下等州，置彰國軍節度使。人口三萬二千九百七十七户。轄三縣：

金城爲晋代舊縣。有黄瓜堆、復宿山、桑乾河、渾河、嵱川水、黄花城。

山陰本名河陰，大定七年因爲和鄭州的屬縣同名，所以更改。貞祐二年五月升爲忠州。有黄花嶺、桑乾河。

渾源爲晋代舊縣，貞祐二年五月升爲渾源州。出産鹽。

蔚州，下等州，置忠順軍節度使。遼代曾改爲武安軍，不久恢復舊名。進貢地蕈。人口五萬六千六百七十四户。轄五縣：

靈仙北有桑乾河、代王城、薄家村。

廣靈亦作"陵"，遼統和三年析靈仙置。

靈丘晋縣，貞祐二年四月升爲成州，四年割爲代州支郡。

定安晋縣。有桑乾河。貞祐二年四月升爲定安州。

飛狐晋縣。

雲内州，下，開遠軍節度使。天會七年徙奚第一、第三部來戍。産青鑌鐵。户二萬四千八百六十八。縣二、鎮一：

柔服夾山在城北六十里。鎮一寧仁，舊縣也，大定後廢爲鎮。

雲川本曷董館，後升爲裕民縣，皇統元年復廢爲曷董館，大定二十九年復升，更爲今名。

寧邊州，下，刺史。國初置鎮西軍，貞祐三年隸嵐州，四年二月升爲防禦。户六千七十二。縣一：

寧邊正隆三年置。

東勝州，下，邊，刺史。國初置武興軍，有古東勝城。户三千五百三十一。縣一、鎮一：

東勝　鎮一寧化。

部族節度使：

烏昆神魯部族節度使，軍兵事屬西北路招討司，明昌三年罷節度使，以招討司兼領。

烏古里部族節度使。

石壘部族節度使。

助魯部族節度使。

孛特本部族節度使。

計魯部族節度使。

唐古部族，承安三年改爲部羅火扎石合節度使。

迪烈又作迭剌女古部族，承安三年改爲土魯渾扎石合節度使。

靈仙境北有桑乾河、代王城、薄家村。

廣靈靈也寫作"陵"，遼統和三年分靈仙縣轄地建置。

靈丘爲晋代舊縣，貞祐二年四月升爲成州，四年劃分爲代州的支郡。

定安爲晋代舊縣。境内有桑乾河。貞祐二年四月升爲定安州。

飛狐爲晋代舊縣。

雲内州，下等州，置開遠軍節度使。天會七年遷移奚族的第一、第三部到這裏戍守。出産青鑌鐵。人口二萬四千八百六十八户。轄二縣、一鎮：

柔服有夾山，在城北六十里。一鎮鎮名寧仁，原爲縣，大定後降爲鎮。

雲川原爲曷董館，後升爲裕民縣，皇統元年又降爲曷董館，大定二十九年又升爲縣，改成今名。

寧邊州，下等州，設刺史。金國初年設置鎮西軍，貞祐三年劃歸嵐州，四年二月升爲防禦使州。人口六千零七十二户。轄一縣：

寧邊正隆三年建置。

東勝州，下等州，邊州，設刺史。金國初年置武興軍，境内有古東勝城。人口三千五百三十一户。轄一縣、一鎮：

東勝　一鎮寧化。

烏昆神魯部族節度使，軍兵事務歸西北路招討司掌管，明昌三年撤銷節度使，以招討司兼理該部族事務。

烏古里部族節度使。

石壘部族節度使。

助魯部族節度使。

孛特本部族節度使。

計魯部族節度使。

唐古部族，承安三年改爲部羅火扎石合節度使。

迪烈，又寫作迭剌女古部族，承安三年改爲土魯渾扎石合節度使。

詳穩九處：

咩乣詳穩，貞祐四年六月改爲葛也阿鄰猛安。

木典乣詳穩，貞祐四年改爲抗葛阿鄰謀克。

骨典乣詳穩，貞祐四年改爲撒合輦必剌謀克。

唐古乣詳穩。

耶剌都乣詳穩。

移典乣詳穩。

蘇木典乣詳穩，近北京。

胡都乣詳穩。

霞馬乣詳穩。

群牧十二處：

斡獨椀群牧，大定四年改爲斡覩只群牧。

蒲速斡群牧。本斡覩只地，大定七年分置。

耶魯椀群牧。

訛里都群牧。

乣斡群牧。

歐里本群牧。

烏展群牧。

特滿群牧。

駝駝都群牧。

訛魯都群牧。

忒恩群牧。承安四年創置。

蒲鮮群牧。承安四年創置。

中都路

中都路，遼會同元年爲南京，開泰元年號燕京。海陵貞元元年定都，以燕乃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爲中都。府一，領節鎮三，刺郡九，縣四十九。天德三年，始圖上燕城宮室制度，三月，命張浩等增廣燕城。城門十三，東曰施仁、曰宣曜、曰陽春，南曰景風、曰豐宜、曰端禮，西曰麗澤、曰顥華、曰彰義，北曰會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浩等取真定府潭園材木，營

咩乣詳穩，貞祐四年六月改爲葛也阿鄰猛安。

木典乣詳穩，貞祐四年改爲抗葛阿鄰謀克。

骨典乣詳穩，貞祐四年改爲撒合輦必剌謀克。

唐古乣詳穩。

耶剌都乣詳穩。

移典乣詳穩。

蘇木典乣詳穩，近北京。

胡都乣詳穩。

霞馬乣詳穩。

斡獨椀群牧地，大定四年改爲斡覩只群牧地。

蒲速斡群牧地。本是斡覩只牧地，大定七年分置。

耶魯椀群牧地。

訛里都群牧地。

乣斡群牧地。

歐里本群牧地。

烏展群牧地。

特滿群牧地。

駝駝都群牧地。

訛魯都群牧地。

忒恩群牧地。承安四年創置。

蒲鮮群牧地。承安四年創置。

中都路，遼會同元年立爲南京，開泰元年稱作燕京。海陵王貞元元年定爲首都，認爲燕是諸侯國的國名，不應當作爲京師的稱號，於是改名爲中都。有一個府，轄三個節度使軍鎮、九個刺史郡、四十九個縣。天德三年，開始將燕城的宮室制度繪成圖上呈，三月，命張浩等擴展燕城。城門十三道，東面的分別名叫施仁、宣曜、陽春，南面的分別名叫景風、豐宜、端禮，西面的分別叫麗澤、顥華、彰義，北面的分別名叫會城、通玄、崇智、光泰。張浩等取用真定府潭園中的木材，營建了宮室和涼位十六處。

建宫室及凉位十六。應天門十一楹，左右有樓，門内有左右翔龍門，及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左右掖門，内殿東廊曰敷德門。大安殿之東北爲東宫，正北列三門，中曰粹英，爲壽康宫，母后所居也。西曰會通門，門北曰承明門，又北曰昭慶門。東曰集禧門，尚書省在其外，其東西門左右嘉會門也，門有二樓，大安殿後門之後也。其北曰宣明門，則常朝後殿門也。北曰仁政門，傍爲朵殿，朵殿上爲兩高樓，曰東西上閤門，内有仁政殿，常朝之所也。宫城之前廊，東西各二百餘間，分爲三節，節爲一門。將至宫城，東西轉各有廊百許間。馳道兩傍植柳，廊脊覆碧瓦，宫闕殿門則純用碧瓦。應天門舊名通天門，大定五年更。七年改福壽殿曰壽安宫。明昌五年復以隆慶宫爲東宫，慈訓殿爲承華殿，承華殿者皇太子所居之東宫也。泰和殿，泰和二年更名慶寧殿。又有崇慶殿。魚藻池、瑶池殿位，貞元元年建。有神龍殿，又有觀會亭。又有安仁殿、隆德殿、臨芳殿。皇統元年有元和殿。有常武殿，有廣武殿，爲擊球、習射之所。京城北離宫有太寧宫，大定十九年建，後更爲壽寧，又更爲壽安，明昌二年更爲萬寧宫。瓊林苑有横翠殿。寧德宫西園有瑶光臺，又有瓊華島，又有瑶光樓。皇統元年有宣和門，正隆三年有宣華門，又有撒合門。

應天門有十一根大柱，左右建有樓，門内有左翔龍門、右翔龍門及日華、月華門，前殿名叫大安，有左、右邊門，内殿東廊有敷德門。大安殿的東北是東宫，正北列三門，中門名叫粹英，裏面爲壽康宫，是太后所住的地方。西邊一門叫會通門，門北是承明門，又向北是昭慶門。東邊一門叫集禧門，尚書省設在此門外。東西門分别叫左嘉會門、右嘉會門，各門上建有兩座樓，這裏是大安殿後門的後方。大安殿的北面是宣明門，這就是通常朝會的後殿的門。再北仁政門，門兩邊是側堂，側堂上建有兩座高樓，叫作東上閤門、西上閤門，内有仁政殿，是通常舉行朝會的地方。宫城的前廊，東西各有房二百多間，分爲三節，每節置一道門。將到宫城，無論向東向西轉行，都有廊房一百多間。馳道兩旁種植柳樹，廊房的屋脊覆蓋碧瓦，宫室殿門就全用碧瓦。應天門原名通天門，大定五年改名。七年改福壽殿名爲壽安宫。明昌五年又以隆慶宫爲東宫，慈訓殿爲承華殿，承華殿就是太子所居住的東宫。泰和殿，泰和二年改名爲慶寧殿。又有崇慶殿。魚藻池、瑶池殿及兩側建築，貞元元年建。有神龍殿，又有觀會亭。又有安仁殿、隆德殿、臨芳殿。皇統元年建有元和殿。有常武殿，有廣武殿，是打馬球、練射箭的場所。京城北面的别宫有太寧宫，大定十九年建造，後改名爲壽寧，又改名爲壽安，明昌二年改爲萬寧宫。瓊林苑中有横翠殿。寧德宫西園中有瑶光臺，又有瓊華島，又有瑶光樓。皇統元年建有宣和門，正隆三年建有宣華門，又有撒合門。

大興府，上。晋幽州，遼會同元年升爲南京，府曰幽都，仍號盧龍軍，開泰元年更爲永安析津府。天會七年析河北爲東、西路時屬河北東路，貞元元年改曰永安府，二年更今名。户二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二。大定四年十月，命都門外夾道重行植柳各百里。産金銀銅鐵。藥産滑石、半夏、蒼术、代赭石、白龍骨、薄荷、五味子、白牽牛。縣十、鎮一：

大興府，上府。在晋代爲幽州，遼會同元年升爲南京，府名叫幽都，又依舊稱作盧龍軍，開泰元年改爲永安析津府。天會七年把河北路劃分爲東、西路時，隸屬於河北東路，貞元元年改爲永安府，二年改爲今名。人口二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二户。大定四年十月，下令在都門外夾道種植雙行柳樹各百里。出産金銀銅鐵。出産的藥材有滑石、半夏、蒼术、代赭石、白龍骨、薄荷、五味子、白牽牛。轄十縣、一鎮：

大興倚。遼名析津，貞元二年更今名。有建春宫。鎮一廣陽。

大興縣署在府城内。遼代名析津，貞元二年改爲今名。境内有建春宫。一鎮廣陽。

宛平倚。本晋幽都縣，遼開泰元年更今名。有玉泉山行宫。

宛平縣署在府城内。原晋代幽都縣，遼開泰元年改爲今名。境内有玉泉山行宫。

安次晋舊名。	安次晋代舊縣名。
漷陰遼太平中，以漷陰村置。	漷陰遼太平年間，以漷陰村建置。
永清晋舊名。	永清晋代舊縣名。
寶坻本新倉鎮，大定十二年置，以香河縣近民附之。承安三年升置盈州，爲大興府支郡，以香河、武清隸焉。尋廢州。	寶坻本是新倉鎮，大定十二年建縣，以香河縣鄰近的民户歸屬本縣。承安三年升置爲盈州，作爲大興府的支郡，以香河、武清二縣隸屬於它。不久撤銷此州。
香河遼以武清縣之孫村置。	香河遼時以武清縣的孫村建置。
昌平有居庸關，國名查剌合攀。	昌平境内有居庸關，金國語稱作查剌合攀。
武清晋縣。	武清晋代舊縣。
良鄉有料石岡、閻溝。	良鄉有料石岡、閻溝。
通州，下，刺史。天德三年升潞縣置，以三河隸焉。興定二年五月升爲防禦。户三萬五千九十九。縣二：	通州，下等州，設刺史。天德三年升潞縣建置，以三河縣隸屬於它。興定二年五月升爲防禦州。人口三萬五千零九十九户。轄二縣：
潞晋縣名。有潞水。	潞晋代舊縣名。境内有潞水。
三河晋縣名。	三河晋代舊縣名。
薊州，中，刺史。遼置上武軍。户六萬九千一十五。産栗。縣五、舊又有永濟縣，大定二十七年以永濟務置，未詳何年廢。又有黎豁縣，廢置皆未詳。鎮二：	薊州，中等州，設刺史。遼時曾置上武軍。人口六萬九千零一十五户。出産栗。轄五縣、原來還有永濟縣，大定二十七年以永濟務建置，不知何年撤銷。又有黎豁縣，建置和撤銷的情况都不明。二鎮：
漁陽倚。	漁陽縣署在州城内。
遵化遼景州清安軍。鎮一石門。	遵化遼時爲景州清安軍。一鎮石門。
豐潤泰和間置。	豐潤泰和年間建置。
玉田有行宫、偏林，大定二十年改爲御林。鎮一韓城。	玉田境内有行宫、偏林，大定二十年改爲御林。一鎮韓城。
平峪大定二十七年，以漁陽縣大王鎮升。	平峪大定二十七年，以漁陽縣大王鎮升置。
易州，下，刺史。遼置高陽軍。户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七。縣二：	易州，下等州，設刺史。遼時曾置高陽軍。人口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七户。轄二縣：
易有易水。	易有易水。
淶水有淶水。	淶水有淶水。
涿州，中，刺史。遼爲永泰軍。貢羅。户一十一萬四千九百一十二。縣五、鎮一：	涿州，中等州，設刺史。在遼代爲永泰軍。進貢羅。人口十一萬四千九百一十二户。轄五縣、一鎮：
范陽倚。晋縣。有湖梁河，有劉李河。鎮一政滿。	范陽縣署在州城内。是晋代舊縣。境内有湖梁河，又有劉李河。一鎮鎮名政滿。
固安晋縣。	固安晋代舊縣。
新城	新城
定興大定六年以范陽縣黄村置，割	定興大定六年以范陽縣黄村建置，把鄰近的淶水、

淶水、易縣近民屬之。有巨馬河。

奉先大定二十九年置萬寧縣以奉山陵，明昌二年更今名。有房山、龍泉河、盤寧宫。

順州，下，刺史。遼置歸化軍。户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三。縣二：

温陽舊名懷柔，明昌六年更。有螺山、溆水、兔耳山。

密雲遼檀州武威軍。有古北口，國言曰留斡嶺。

平州，中，興平軍節度使。遼爲遼興軍。天輔七年以燕西地與宋，遂以平州爲南京，以錢帛司爲三司。天會四年復爲平州，嘗置軍帥司。天會十年徙軍帥司治遼陽府，後置轉運司。貞元元年以轉運司并隸中都路。貞祐二年四月置東面經略司，八月罷。貢櫻桃、綾。户四萬一千七百四十八。縣五、鎮一：

盧龍倚。

撫寧本新安鎮，大定二十九年置。

海山本漢海陽故城，遼以所俘望都縣民置，故名望都，大定七年更名。

遷安本漢令支縣故城，遼以所俘安喜縣民置，因名安喜，大定七年更今名。鎮一建昌。

昌黎遼營州鄰海軍，以所俘定州民置廣寧縣。皇統二年降州來屬。大定二十九年以與廣寧府重，故更今名。

灤州，中，刺史。本黄落故城，遼爲永安軍，天輔七年因置節度使。户六萬九千八百六。縣四、有松亭關，國名斜烈只。鎮二：

義豐倚。

石城有長春行宫。長春淀舊名大定淀，大定二十年更。鎮一榛子。

馬城

樂亭　鎮一新橋。

雄州，中。宋名易陽郡。天會七

易縣民户劃歸本縣。境内有巨馬河。

奉先大定二十九年置萬寧縣，以供奉皇帝陵墓，明昌二年改爲今名。有房山、龍泉河、盤寧宫。

順州，下等州，設刺史。遼時置歸化軍。人口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三户。轄二縣：

温陽原名懷柔，明昌六年改名。有螺山、溆水、兔耳山。

密雲遼時爲檀州武威軍。有古北口，金國語稱作留斡嶺。

平州，中等州，設興平軍節度使。遼代曾置遼興軍。天輔七年因把燕城以西的地區劃歸宋國，於是就以平州爲南京，以錢帛司爲三司。天會四年恢復爲平州，曾置軍帥司。天會十年軍帥司治遷移到遼陽府，後又在這裏置轉運司。貞元元年把轉運司合并入中都路管轄。貞祐二年四月置東面經略司，八月撤銷。進貢櫻桃、綾。人口四萬一千七百四十八户。轄五縣、一鎮：

盧龍縣署在州城内。

撫寧本新安鎮，大定二十九年置。

海山本漢代海陽故城，遼時以所俘的望都縣民置縣，所以取名望都，大定七年改名。

遷安本漢代令支縣故城，遼時以所俘的安喜縣民設置，因而取名安喜，大定七年改爲今名。一鎮建昌。

昌黎遼時營州鄰海軍，以所俘的定州民設置廣寧縣。皇統二年撤銷營州，廣寧縣劃歸本州。大定二十九年因和廣寧府同名，所以改爲今名。

灤州，中等州，設刺史。本是黄落故城，遼代設永安軍，天輔七年沿置節度使。人口六萬九千八百零六户。轄四縣、境内有松亭關，金國語稱斜烈只。二鎮：

義豐縣署在州城内。

石城有長春行宫。長春淀舊名大定淀，大定二十年改名。一鎮榛子。

馬城

樂亭　一鎮新橋。

雄州，中等州。在宋國名叫易陽郡。天會七

年置永定軍節度使。隸河北東路，貞元二年來屬。户二萬四百一十一。縣三：

歸信倚。有易水、巨馬河。

容城泰和八年割隸安州，貞祐二年隸安肅州。有南易水、大泥淀、渾泥城。

保定宋保定軍，後廢爲縣。

霸州，下，刺史。宋永清郡。隸河北東路，貞元二年來屬。户四萬一千二百七十六。縣四：

益津倚。大定二十九年創置，倚郭。

文安

大城

信安國初因宋爲信安軍，大定七年降爲信安縣，隸霸州。元光元年四月升爲鎮安府，所以重高陽公張甫也。

保州，中，順天軍節度使。宋舊軍事，天會七年置順天軍節度使，隸河北東路，貞元二年來屬。海陵賜名清苑郡。户九萬三千二十一。縣二：

清苑倚。宋名保塞，大定十六年更。有抱陽山、沉水、饋軍河。

滿城大定二十八年以清苑縣塔院村置。

安州，下，刺史。宋順安軍治高陽，天會七年升爲安州，隸河北東路，後置高陽軍。大定二十八年徙治葛城，因升葛城爲縣，作倚郭。泰和四年改混泥城爲渥城縣，來屬。八年移州治於渥城，以葛城爲屬縣。户三萬五百三十二。縣三：

渥城倚。泰和四年置。

葛城大定二十八年置。

高陽泰和八年正月改隸莫州，四月復。有徐河、百濟河。

遂州，下，刺史。宋廣信軍，天會七年改爲遂州，隸河北東路，貞元二年來隸，號龍山郡。泰和四年廢爲

年置永定軍節度使。原屬河北東路，貞元二年改屬本路。人口二萬零四百一十一户。轄三縣：

歸信縣署在州城内。境内有易水、巨馬河。

容城泰和八年劃歸安州，貞祐二年隸屬安肅州。境内有南易水、大泥淀、渾泥城。

保定宋國的保定軍，後降爲縣。

霸州，下等州，設刺史。在宋時爲永清郡。原屬河北東路，貞元二年劃歸本路。人口四萬一千二百七十六户。轄四縣：

益津縣署在州城内。大定二十九年創置，與州同城。

文安

大城

信安金國初年沿用宋制設信安軍，大定七年降爲信安縣，隸屬於霸州。元光元年四月升爲鎮安府，用意是尊崇高陽公張甫。

保州，中等州，置順天軍節度使。原是宋國的軍事州，天會七年置順天軍節度使，隸屬於河北東路，貞元二年劃歸本路。海陵王命名爲清苑郡。人口九萬三千零二十一户。轄二縣：

清苑縣署在州城内。在宋國名叫保塞，大定十六年改名。有抱陽山、沉水、饋軍河。

滿城大定二十八年以清苑縣的塔院村建置。

安州，下等州，設刺史。原爲宋國的順安軍，首府在高陽，天會七年升爲安州，隸屬於河北東路，後來置高陽軍。大定二十八年州署遷移到葛城，因而升葛城爲縣，作爲附設於州城的縣。泰和四年改混泥城爲渥城縣，劃歸本州。八年州署遷移到渥城，以葛城爲屬縣。人口三萬零五百三十二户。轄三縣：

渥城縣署在州城内。泰和四年置。

葛城大定二十八年置。

高陽泰和八年正月改屬莫州，四月又歸屬本州。境内有徐河、百濟河。

遂州，下等州，設刺史。在宋國爲廣信軍，天會七年改爲遂州，隸屬於河北東路，貞元二年劃歸本路，稱作龍山郡。泰和四年降爲遂城縣，

遂城縣，隸保州，貞祐二年復置州。户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四。縣一：

遂城倚。有光春宫行宫，有遂城山、易水、漕水、鮑河。

安肅州，下，刺史。宋安肅軍，天會七年升爲徐州，軍如舊，隸河北東路，貞元二年來屬。天德三年改爲安肅州，軍名徐郡軍。大定後降爲刺郡，廢軍。户一萬二千九百八十。縣一：

安肅按《金初州郡志》，雄、霸、保、安、遂、安肅六州皆隸廣寧府。《太宗紀》載天會七年分河北爲東、西路，則隸河北東路。豈以平州爲南京之後，以六州隸廣寧也？不然，則《郡志》誤。

隸屬於保州，貞祐二年又重建州。人口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四户。轄一縣：

遂城縣署在州城内。境内有光春宫行宫，有遂城山、易水、漕水、鮑河。

安肅州，下等州，設刺史。在宋國爲安肅軍，天會七年升爲徐州，仍舊置軍，隸屬於河北東路，貞元二年劃歸本路。天德三年改爲安肅州，改軍名爲徐郡軍。大定後降爲刺史郡，撤銷軍。人口一萬二千九百八十户。轄一縣：

安肅按《金初州郡志》，雄、霸、保、安、遂、安肅六州都隸屬於廣寧府。《太宗紀》記載天會七年分河北爲東、西兩路，這六州隸屬於河北東路。難道是把平州定爲南京之後，又把六州劃歸廣寧的嗎？如果不是這樣，那麼《郡志》就錯了。

金史卷二十五

志第六

地理(中)

南京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山東東路　山東西路

南京路

南京路，國初曰汴京，貞元元年更號南京。府三，領節鎮三，防禦八，刺史郡八，縣一百五。都城門十四，曰開陽，曰宣仁，曰安利，曰平化，曰通遠，曰宜照，曰利川，曰崇德，曰迎秋，曰廣澤，曰順義，曰迎朔，曰順常，曰廣智。宫城門，南外門曰南薰，南薰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門曰丹鳳，其門三。丹鳳北曰舟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横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東曰左掖門，門南曰待漏院。鼓院西曰右掖門，門南曰都堂。直承天門北曰大慶門，門東曰日精門，又東曰左昇平門。大慶門西曰月華門，又西曰右昇平門。正殿曰大慶殿，前有龍墀，又南有丹墀，又南曰沙墀，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後曰德儀殿。殿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内有隆德殿，有蕭墻，有丹墀。隆德殿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向。鼓樓在東，鐘樓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内侍局，又東曰近侍局，又東則嚴祇門，宫中則稱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則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

南京路，金國初年稱作汴京，貞元元年改稱南京。含三個府，轄三個節度使軍鎮、八個防禦使州、八個刺史州、一百零五個縣。都城有門十四道，分别名叫開陽、宣仁、安利、平化、通遠、宜照、利川、崇德、迎秋、廣澤、順義、迎朔、順常、廣智。宫城門，南面的外門名叫南薰門，南薰門北面的新城門名叫豐宜門，有橋名叫龍津橋，新城的北門名叫丹鳳門，門有三道。丹鳳門的北面是舟橋，橋稍北是文武樓。沿着皇帝的專道而北抵横街，東邊是太廟，西邊是郊社。正北面是承天門，它的門有五道，門前兩邊有雙闕前伸，東邊是登聞檢院，西邊是登聞鼓院。檢院東是左掖門，門南是待漏院。鼓院西是右掖門，門南是尚書省的大廳堂。正對承天門北面的是大慶門，門東是日精門，再往東是左昇平門。大慶門西是月華門，再往西是右昇平門。正殿名叫大慶殿，殿前有雕飾龍紋的臺階，再向南有紅色塗飾的臺階，又往南是沙石曠地，東側是嘉福樓，西側是嘉瑞樓。大慶殿後面是德儀殿。殿東是左昇龍門，西是右昇龍門。正門名叫隆德門，内有隆德殿，有門屏，有紅色臺階。隆德殿左是東上閤門，右是西上閤門，都是向着南方。鼓樓在東邊，鐘樓在西邊。隆德殿之後是仁安門、仁安殿，東邊是内侍局，又往東是近侍局，再往東是嚴祇門，宫中的人稱作撒合門，稍往南是東樓，是用作任命官員的樓。西邊是西樓。仁安殿之後是純和殿，是皇帝常居辦事的正寢。純和殿西是雪香亭，亭北就是后妃居處的殿庭，建有樓，樓的西面是瓊香亭，亭西是凉位，建有樓，樓北稍偏西是玉清

香亭，亭北則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凉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福寧殿，殿後曰苑門，内曰仁智殿，有二太湖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其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翠峰，峰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又東曰湧金殿，又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又西曰瀛洲殿。長生殿南曰閱武殿，又南曰内藏庫。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又東曰宣徽院，院北曰御藥院，又北右藏庫，東則左藏庫。宣徽院東曰點檢司，司北曰秘書監，又北曰學士院，又北曰諫院，又北曰武器署。點檢司南曰儀鸞局，又南曰尚輦局。宣徽院南曰拱衛司，又南曰尚衣局。其南爲繁禧門，又南曰安泰門，門與左昇龍門相直。東則壽聖宫，兩宫太后位也，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宫北曰徽音院，又北曰燕壽殿，殿垣後少西曰振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局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少東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東曰太后苑，苑殿曰慶春，與燕壽殿并。小東華與正東華門對。東華門内正北尚厩局，其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北、尚食局南曰宫苑司。其西北尚醖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又西則撒合門也。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西曰光興。德昌後，宣宗廟也。宫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相直，北門曰安貞。

殿。純和殿之後是福寧殿，殿後是苑門，裏面是仁智殿，有兩座太湖石，左邊的稱作敷錫神運萬歲峰，右邊的稱作玉京獨秀太平巖，有殿名山莊，它的西南是翠微閣。苑門東是僊韶院，院北是翠峰，峰的洞名叫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又往東是湧金殿，再往東是蓬萊殿。長生殿的西邊是浮玉殿，再往西是瀛洲殿。長生殿南是閱武殿，再往南是内藏庫。嚴祗門東是尚食局，再往東是宣徽院，院北是御藥院，再往北是右藏庫，東邊是左藏庫。宣徽院東是點檢司，司北是秘書監，又往北是學士院，再往北是諫院，又往北是武器署。點檢司南是儀鸞局，又往南是尚輦局。宣徽院南是拱衛司，又往南是尚衣局。它的南面是繁禧門，再往南是安泰門，這門和左昇龍門相對。東邊就是壽聖宫，即兩宫太后的居處地，本是明俊殿，爲考試進士的場所。宫北是徽音院，又往北是燕壽殿，殿的圍墻後稍偏西是振肅衛司，東面是中衛尉司。儀鸞局東是小東華門，計時的更漏就設在這裏。中衛尉司東是祗肅門，稍往東南是將軍司。徽音、壽聖的東面是太后的游樂園，園中有殿名慶春，和燕壽殿并列。小東華門和正東華門相對。東華門内正北是尚厩局，它的西北是臨武殿。左掖門北、尚食局南是宫苑司。它的西北是尚醖局、湯藥局。侍儀司稍往西是符寶局、器物局，再往西就是撒合門了。嘉瑞樓西是三廟，正殿名叫德昌，東邊名叫文昭，西邊名叫光興。德昌殿後是宣宗的祠廟。宫的西門名叫西華，和東華門正相對，北門名叫安貞。

開封府，上。留守司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天德二年罷行臺尚書省，置轉運司、提刑司。天德二年置統軍司。有藥市四，榷場。産蜜蠟、香茶、心紅、朱紅、地龍、黄柏。天德四年，户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九十。泰和末，户百七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縣十五、鎮十五：

開封府，上等府。由留守司留守兼本府尹，又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天德二年撤銷行臺尚書省，置轉運司、提刑司。天德二年置統軍司。設有四個藥材市場，又有交易市場。出産蜜蠟、香茶、心紅、朱紅、地龍、黄柏。天德四年，有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九十户。泰和末年，有七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户。轄十五縣、十五鎮：

開封東附郭。有古通津、臨蔡關、汴河。鎮一延嘉。

開封縣署在京城内東部。境内有古通津、臨蔡關、汴河。一鎮延嘉。

祥符西附郭。有岳臺、浚水、沙臺、

祥符縣署在京城内西部。境内有岳臺、浚水、沙

崇臺、夷門山、蔡河、金水河、廣濟河、寒泉河。鎮三陳橋、八角、郭橋。

陽武有沙池、黑陽山、黄河、汴河、白溝河。

通許宋名咸平，大定二十九年以與咸平府重，更。有牛首城、裘亭。

泰康有魯溝、蔡河、渦河。鎮一崔橋。

中牟有汴河、鄭河、中牟臺。鎮四圃田、陽武、萬勝、白沙鎮。

杞宋雍丘縣，杞國也，正隆後更今名。鎮一圉城。

鄢陵有洧水、潩水、太丘城。鎮一馬欄橋。

尉氏有惠民河、長明溝。鎮二朱家曲、宋樓。

扶溝有祁耶山、洧水、白亭。鎮二建雄、義店。舊有赤倉鎮。

陳留有皇栢山、狼丘、汴河。

延津貞祐三年七月升爲延州。有土山、黄河。

洧川貞祐二年置惠民倉，興定二年四月以尉氏縣之宋樓鎮升。

長垣

封丘

睢州，下，刺史。宋拱州保慶軍，國初猶稱拱州，天德三年更。户四萬六千三百六十。縣三、鎮一：

襄邑古襄牛地。有汴河、睢水、涣水、承匡城。鎮一重華。

考城宋隸東京，正隆前隸曹州，後來屬。有葵丘、黄河、黄陵岡，元光二年改爲通安堡。

柘城古株林、首止地在焉。有涣水、泡水、泓水。

歸德府，散，中，宣武軍。故宋州，宋南京應天府河南郡歸德軍，國初置宣武軍。户七萬六千三百八十九。縣六、鎮四：

睢陽宋名宋城，承安五年更名。有

臺、崇臺、夷門山、蔡河、金水河、廣濟河、寒泉河。三鎮陳橋、八角、郭橋。

陽武有沙池、黑陽山、黄河、汴河、白溝河。

通許在宋國名咸平，大定二十九年因和咸平府同名，改爲今名。有牛首城、裘亭。

泰康有魯溝、蔡河、渦河。一鎮崔橋。

中牟有汴河、鄭河、中牟臺。四鎮圃田、陽武、萬勝、白沙鎮。

杞在宋爲雍丘縣，是杞國所在地，正隆以後改爲今名。一鎮圉城。

鄢陵有洧水、潩水、太丘城。一鎮馬欄橋。

尉氏有惠民河、長明溝。二鎮朱家曲、宋樓。

扶溝有祁耶山、洧水、白亭。二鎮建雄、義店。以前還有赤倉鎮。

陳留有皇栢山、狼丘、汴河。

延津貞祐三年七月升爲延州。有土山、黄河。

洧川貞祐二年置惠民倉，興定二年四月以尉氏縣的宋樓鎮升置縣。

長垣

封丘

睢州，下等州，設刺史。在宋國爲拱州保慶軍，金國初年仍稱拱州，天德三年改名。有四萬六千三百六十户。轄三縣、一鎮：

襄邑即古代襄牛邑地。有汴河、睢水、涣水、承匡城。一鎮重華。

考城在宋國隸屬於東京，正隆以前隸屬於曹州，後來劃歸本府。有葵丘、黄河、黄陵岡，黄陵岡元光二年改爲通安堡。

柘城古代的株林、首止就在這裏。有涣水、泡水、泓水。

歸德府，散府，中等府，設宣武軍。原爲宋州，在宋國是南京應天府河南郡歸德軍的所在地，金國初年置宣武軍。人口七萬六千三百八十九户。轄六縣、四鎮：

睢陽在宋國名叫宋城，承安五年改爲今名。有鷹

鷹鷺池、汴水、睢水、渙水。鎮一葛驛。

寧陵大定二十二年徙於汴河堤南古城。有汴水、睢水、渙水。

下邑有汴水、黄水。鎮一會亭。

虞城有孟諸藪。

穀熟有汴水、穀水。鎮二營城、洛場。又有舊高辛鎮。

楚丘國初隸曹州，海陵後來屬，興定元年以限河不便，改隸單州。有景山、京岡。

單州，中，刺史。宋碭郡，貞祐四年二月升爲防禦，興定五年二月置招撫司，以安集河北遺黎。户六萬五千五百四十五。縣四：

單父有棲霞山、泡溝。

成武有堂溝。

魚臺有泗水、涓溝、五丈溝。

碭山興定元年以限河不便，改隸歸德府。有芒碭山、古汴渠、午溝。

壽州，下，刺史。宋隸壽春府，貞元元年來屬，泰和六年六月升爲防禦。户八千六百七十七。縣二、鎮一：

下蔡有硤石山、潁水、淮水。

蒙城宋隸亳州，國初來屬。有狼山、渦水。鎮一蒙館。

陝州，下，防禦。宋陝郡保平軍節度，皇統二年降爲防禦，貞祐二年七月升爲節鎮。户四萬一千一十。縣四、鎮七：

陝倚。有虢山、峴頭山、三崤山、底柱山、黄河、橐水。鎮一石壕。

靈寶有夸父山、黄河、稠桑澤、古函谷關。鎮二乾壕、關東。

湖城有荆山、鑄鼎原、鳳林泉、鼎湖。鎮二三門、集津。

閿鄉有太華山、黄河、玉潤水、潼關、太谷關。鎮二張店、故鎮。舊又有曹張鎮，恐誤。

鷺池、汴水、睢水、渙水。一鎮葛驛。

寧陵大定二十二年遷移到汴河堤南的古城。有汴水、睢水、渙水。

下邑有汴水、黄水。一鎮會亭。

虞城有孟諸藪。

穀熟有汴水、穀水。二鎮營城、洛場。又有舊時的高辛鎮。

楚丘金國初年隸屬於曹州，海陵王以後劃歸本府，興定元年因隔着黄河不便管理，改屬單州。有景山、京岡。

單州，中等州，設刺史。在宋國爲碭郡，貞祐四年二月升爲防禦使州，興定五年二月設置招撫司，用以安撫招集河北地區活下來的百姓。有六萬五千五百四十五户。轄四縣：

單父有棲霞山、泡溝。

成武有堂溝。

魚臺有泗水、涓溝、五丈溝。

碭山興定元年因隔着黄河不便治理，改屬歸德府。有芒碭山、古汴渠、午溝。

壽州，下等州，設刺史。在宋國隸屬於壽春府，貞元元年劃歸本府，泰和六年六月升爲防禦使州。有八千六百七十七户。轄二縣、一鎮：

下蔡有硤石山、潁水、淮水。

蒙城在宋國隸屬於亳州，金國初年劃歸本州。有狼山、渦水。一鎮蒙館。

陝州，下等州，設防禦使。在宋國置陝郡保平軍節度使，皇統二年降爲防禦使州，貞祐二年七月升爲節度使軍鎮。有四萬一千零一十户。轄四縣、七鎮：

陝縣署在州城内。有虢山、峴頭山、三崤山、底柱山、黄河、橐水。一鎮石壕。

靈寶有夸父山、黄河、稠桑澤、古函谷關。二鎮乾壕、關東。

湖城有荆山、鑄鼎原、鳳林泉、鼎湖。二鎮三門、集津。

閿鄉有太華山、黄河、玉潤水、潼關、太谷關。二鎮張店、故鎮。舊時又有曹張鎮，恐有誤。

鄧州，武勝軍節度使。宋南陽郡，嘗置榷場。户二萬四千九百八十九。縣三、鎮六：

穰城倚。有五壟山、覆釜山、湍水、朝水。鎮四順陽、新野、穰東、板橋。

南陽有豫山、百重山、豐山、梅溪水、白水、清泠水。鎮一張村。

内鄉有高前山、熊耳山、黄水、菊水、淅水、富水。鎮一峽口。

唐州，中，刺史。宋淮安郡，嘗置榷場。户一萬一千三十一。縣四、鎮四：

泌陽倚。有泌水、醴水。鎮一胡陽。

比陽有大明湖、中陽山、比水。鎮一羊棚。

湖陽貞祐元年廢。鎮一羅渠。

桐栢大定十年始置正官，興定五年六月廢。有桐栢山、淮水、柘河。鎮一許封。大定二十八年命規措界壕於唐、鄧間。

裕州，本方城縣，泰和八年正月升置，以方城縣爲倚郭，割汝州葉縣、許州舞陽隸焉。户八千三百。縣三、鎮四：

方城倚。有方城山、衡山、堵水。鎮一青臺。

葉本隸汝州，泰和八年來屬。有方城山、石塘河、澧水。鎮一臨墳。

舞陽本隸許州，泰和八年來屬。有伏牛山、馬鞍山、舞水、汝水、溎水、濜水。鎮二吴城、北舞。

河南府，散，中。宋西京河南府雒陽郡。初置德昌軍，興定元年八月升爲中京，府曰金昌。户五萬五千六百三十五。縣九、《正隆郡志》有壽安縣，紀録皆無。鎮四：

洛陽倚。有北邙山，正隆六年更名太平山，稱舊名者以違制論。有伊、洛、瀍、澗、金水，銅駝街，金粟山，金谷。

鄧州，設武勝軍節度使。原爲宋國南陽郡，曾置交易市場。有二萬四千九百八十九户。轄三縣、六鎮：

穰城縣署在州城内。境内有五壟山、覆釜山、湍水、朝水。四鎮名爲順陽、新野、穰東、板橋。

南陽有豫山、百重山、豐山、梅溪水、白水、清泠水。一鎮張村。

内鄉有高前山、熊耳山、黄水、菊水、淅水、富水。一鎮峽口。

唐州，中等州，設刺史。原爲宋國淮安郡，曾置交易市場。有一萬一千零三十一户。轄四縣、四鎮：

泌陽縣署在州城内。境内有泌水、醴水。一鎮胡陽。

比陽有大明湖、中陽山、比水。一鎮羊棚。

湖陽貞祐元年撤銷。一鎮羅渠。

桐栢大定十年始置正官，興定五年六月撤銷。有桐栢山、淮水、柘河。一鎮名許封。大定二十八年令於唐、鄧二州之間規劃、挖掘界壕。

裕州，本爲方城縣，泰和八年正月升置裕州，以方城縣爲州城内附設的縣，又劃分汝州的葉縣、許州的舞陽縣隸屬本州。有八千三百户。轄三縣、四鎮：

方城縣署在州城内。有方城山、衡山、堵水。一鎮青臺。

葉原屬汝州，泰和八年劃歸本州。有方城山、石塘河、澧水。一鎮臨墳。

舞陽原屬許州，泰和八年劃歸本州。有伏牛山、馬鞍山、舞水、汝水、溎水、濜水。二鎮吴城、北舞。

河南府，散府，中等府。爲宋國的西京河南府雒陽郡所在地。先前置德昌軍，興定元年八月升爲中京，府名爲金昌。有五萬五千六百三十五户。轄九縣、《正隆郡志》載有壽安縣，其他書都不載此縣。四鎮：

洛陽縣署在府城内。境内有北邙山，正隆六年改名爲太平山，稱舊名的人按違制論罪。有伊、洛、瀍、澗、金水，有銅駝街、金粟山、金谷。一鎮龍門。

鎮一龍門。

澠池有天壇山、廣陽山、黄河、澠河。

登封有太室山、箕山、陽城山、少室山，宣宗置御寨其上。舊有潁陽鎮，後廢。

孟津貞祐三年七月升爲陶州，十二月復爲縣。鎮一長泉。舊有河清鎮，後廢。

芝田宋名永安，貞元元年更。有轘轅山、青龍山。

新安有闕門山、長石山、金水、穀水、陂水。

偃師有北邙山、緱氏山、半石山、景山、黄河、洛水。鎮一緱氏。

宜陽有錦屏山、鹿蹄山、憩鶴山、女几山、洛水、昌水、少水。

鞏有侯山、九山、黄河、洛水。鎮一洛口。

嵩州，中，刺史。舊名順州，天德三年更。户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九。縣四、鎮四：

伊陽宋隸河南府。有三塗山、陸渾山、鼓鐘山、伊水、滑陽水。鎮一鳴皋。舊有伊闕鎮，後廢。

永寧宋隸河南府，正隆六年以前寄治於府，後即鎮爲縣。有三肴山、熊耳山、嶕嶢山、天柱山、黄河、杜陽水。鎮一府店。

福昌宋隸河南府。有女几山、金門山。鎮二韓城、三鄉。

長水宋隸河南府。有壇山、松陽山、洛水、松陽水。

汝州，上，刺史。宋臨汝郡陸海軍節度，國初爲刺郡，貞祐三年八月升爲防禦。户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四。縣四、鎮二：

梁有霍陽山、崆峒山、紫邏山、汝水、廣潤河。正隆六年，敕環汝州百五十里内州縣商賈，赴温湯置市。

郟城宋隸許州。有汝水、扈澗河。

澠池有天壇山、廣陽山、黄河、澠河。

登封有太室山、箕山、陽城山、少室山，宣宗在山上設置御寨。舊有潁陽鎮，後來撤銷。

孟津貞祐三年七月升爲陶州，十二月又依舊爲縣。一鎮長泉。舊有河清鎮，後來撤銷。

芝田在宋國名永安，貞元元年改名。有轘轅山、青龍山。

新安有闕門山、長石山、金水、穀水、陂水。

偃師有北邙山、緱氏山、半石山、景山、黄河、洛水。一鎮緱氏。

宜陽有錦屏山、鹿蹄山、憩鶴山、女几山、洛水、昌水、少水。

鞏有侯山、九山、黄河、洛水。一鎮洛口。

嵩州，中等州，設刺史。舊名順州，天德三年改名。有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九户。轄四縣、四鎮：

伊陽在宋國隸屬於河南府。有三塗山、陸渾山、鼓鐘山、伊水、滑陽水。一鎮鳴皋。舊有伊闕鎮，後來撤銷。

永寧在宋國隸屬於河南府，正隆六年以前縣署寄置於府城，後來就在鎮立縣。有三肴山、熊耳山、嶕嶢山、天柱山、黄河、杜陽水。一鎮府店。

福昌在宋國隸屬於河南府。有女几山、金門山。二鎮韓城、三鄉。

長水在宋國隸屬於河南府。有壇山、松陽山、洛水、松陽水。

汝州，上等州，設刺史。宋國在此置臨汝郡陸海軍節度使，金國初年是刺史州，貞祐三年八月升爲防禦使州。有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四户。轄四縣、二鎮：

梁有霍陽山、崆峒山、紫邏山、汝水、廣潤河。正隆六年，令汝州周圍一百五十里内州縣的商人到温湯設置市場。

郟城在宋國隸屬於許州。有汝水、扈澗河。一鎮

鎮一黄道。

魯山有堯山、湛水、鴉河。

寶豐有豢龍城。鎮一汝南。

許州，下，昌武軍節度使。宋潁昌府許昌郡忠武軍。户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七。縣五、鎮七：

長社倚。有潩水、潁水。鎮二許田、椹澗。

郾城有長沙河、五溝水。鎮二駝口、新寨。

長葛有小陘、洧水。

臨潁　鎮二合流、繁城。

襄城本隸汝州，泰和七年來屬。鎮一潁橋。

鈞州，中，刺史。舊陽翟縣，僞齊升爲潁順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仍名潁順，二十四年更今名。户一萬八千五百一十。縣二、鎮一：

陽翟倚。有具茨山、三封山、荆山、潁水。

新鄭宋隸鄭州。有溱、洧、潩三水。鎮一郭店。

亳州，上，防禦使。宋譙郡集慶軍，隸揚州。貞祐三年升爲節鎮，軍名集慶。户六萬五百三十五。縣六、鎮五：舊有福寧、馬頭二鎮。

譙倚。有渦水、泡水。鎮一雙溝。

鹿邑有渦水、明水。鎮一鄲城。

衛真有洵水、沙水。鎮一谷陽。

城父有渦水、淝水、父水。

酇有睢水、汴河、白龍潭。鎮一酇陽。

永城興定五年十二月升爲永州，以下邑、碭山、酇縣隸焉。有芒山、汴河。鎮一保安。

陳州，下，防禦使。宋淮寧府淮陽郡鎮安軍。户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五。縣五、鎮二：

宛丘有蔡河、潁水、洧水。

黄道。

魯山有堯山、湛水、鴉河。

寶豐有豢龍城。一鎮汝南。

許州，下等州，設昌武軍節度使。在宋國爲潁昌府許昌郡忠武軍的所在地。有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七户。轄五縣、七鎮：

長社縣署在州城内。境内有潩水、潁水。二鎮許田、椹澗。

郾城有長沙河、五溝水。二鎮駝口、新寨。

長葛有小陘、洧水。

臨潁　二鎮合流、繁城。

襄城原屬汝州，泰和七年劃歸本州。一鎮潁橋。

鈞州，中等州，設刺史。原爲陽翟縣，僞齊時升爲潁順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仍名潁順，二十四年改爲今名。有一萬八千五百一十户。轄二縣、一鎮：

陽翟縣署在州城内。有具茨山、三封山、荆山、潁水。

新鄭在宋國隸屬於鄭州。有溱、洧、潩三條河流。一鎮郭店。

亳州，上等州，設防禦使。在宋爲譙郡集慶軍，隸屬揚州。貞祐三年升爲節度使軍鎮，軍名叫集慶。有六萬零五百三十五户。轄六縣、五鎮：原有福寧、馬頭二鎮。

譙縣署在州城内。有渦水、泡水。一鎮雙溝。

鹿邑有渦水、明水。一鎮鄲城。

衛真有洵水、沙水。一鎮谷陽。

城父有渦水、淝水、父水。

酇有睢水、汴河、白龍潭。一鎮酇陽。

永城興定五年十二月升爲永州，把下邑、碭山、酇縣劃作它的屬縣。有芒山、汴河。一鎮保安。

陳州，下等州，設防禦使。在宋是淮寧府淮陽郡鎮安軍的所在地。有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五户。轄五縣、二鎮：

宛丘有蔡河、潁水、洧水。

項城有潁水、百尺堰。

南頓 鎮一殄寇。

商水本溵水，宋避宣祖諱改。有商水、潁水。

西華有宜陽山、蔡河、潁水。鎮一長平。

蔡州，中，防禦使。宋汝南郡淮康軍，泰和八年升爲節度，軍曰鎮南，嘗置榷場。户三萬六千九十三。縣六、鎮二：

汝陽有溱水、澺水。鎮一保城。

遂平有吴房山、吴城山、龍泉水、瀙水。

上蔡

西平有九頭山、㶏水、鄧艾陂。

確山有確山、浸水、溱水。鎮一毛宗。

平輿

息州，本新息縣，泰和八年升爲息州，以新息爲倚郭，割真陽、褒信、新蔡隸焉，爲蔡州支郡。户九千六百八十五。縣四、鎮一：

新息倚。鎮一王務。

真陽本隸蔡州，泰和八年來屬。有淮水、汝水、石塘陂。

褒信本隸蔡州，泰和八年來屬。有汝水、葛陂。

新蔡本隸蔡州，泰和八年來屬。有汝水。

鄭州，中，防禦。宋滎陽郡奉寧軍節度。户四萬五千六百五十七。縣七、鎮三：

管城倚。貞祐四年更名故市。有圃田澤。

滎陽有鴻溝，京、索二水。

密有大騩山、溱水、洧水。鎮二大騩、雞水。

河陰

原武 鎮一陳橋。

項城有潁水、百尺堰。

南頓 一鎮殄寇。

商水原名溵水，宋因避宣祖的名諱而改。有商水、潁水。

西華有宜陽山、蔡河、潁水。一鎮長平。

蔡州，中等州，設防禦使。宋爲汝南郡淮康軍，泰和八年升爲節度使軍鎮，軍名鎮南，曾置交易市場。有三萬六千零九十三户。轄六縣、二鎮：

汝陽有溱水、澺水。一鎮保城。

遂平有吴房山、吴城山、龍泉水、瀙水。

上蔡

西平有九頭山、㶏水、鄧艾陂。

確山有確山、浸水、溱水。一鎮毛宗。

平輿

息州，原爲新息縣，泰和八年升爲息州，以新息作爲州的官署，又把真陽、褒信、新蔡劃歸本州管轄，作爲蔡州的支郡。有九千六百八十五户。轄四縣、一鎮：

新息縣署在州城内。一鎮王務。

真陽原屬蔡州，泰和八年劃歸本州。有淮水、汝水、石塘陂。

褒信原屬蔡州，泰和八年劃歸本州。有汝水、葛陂。

新蔡原屬蔡州，泰和八年劃歸本州。有汝水。

鄭州，中等州，設防禦使。宋置滎陽郡奉寧軍節度使。有四萬五千六百五十七户。轄七縣、三鎮：

管城縣署在州城内。貞祐四年改名爲故市。有圃田澤。

滎陽有鴻溝，有京、索兩條河流。

密有大騩山、溱水、洧水。二鎮大騩、雞水。

河陰

原武 一鎮陳橋。

汜水有虎牢關。

滎澤有廣武澗。舊有許橋、賈谷二鎮，在鄭境。

潁州，下，防禦。宋順昌府汝陰郡。嘗置榷場，正隆四年罷榷場。户一萬六千七百一十四。縣四、鎮十一：舊有萬善鎮，後廢。

汝陰倚。有潁水、淮水、淝水、汝水。

潁上元光二年十一月改隸壽州。有潁水、淮水。鎮十永寧、澧口、王家市、櫟頭、永清、椒陂、正陽、江陂、界溝、斤溝。

泰和有潁水。

沈丘有武丘。鎮一永安。

宿州，中，防禦。宋符離郡保静軍節度，隸揚州。國初隸山東西路，大定六年來屬。貞祐三年升爲節鎮，軍曰保静。户五萬五千五十八。縣四、鎮八：舊有荆山鎮。

符離倚。有諸陽山、汴河、睢水、陴湖。鎮三曲溝、符離、黄團。

臨涣有嵇山、汴河、肥水。鎮三柳子、蘄澤、桐墟。

靈璧宋元祐元年置。鎮一西固。

蘄有涣水、渦水、蘄水。鎮一静安。

泗州，中，防禦使。宋臨淮郡。正隆四年正月罷鳳翔府、唐、鄧、潁、蔡、鞏、洮等州并膠西縣諸榷場，但置榷場於泗州。先隸山東西路，大定六年來屬。户八千九十二。縣四、鎮六：

淮平舊盱眙縣，明昌六年以宋有盱眙軍，故更。

虹有朱山、汴河、淮水、廣濟渠。鎮二千仙、通海。

臨淮　鎮四安河、吴城、青陽、翟家灣。

睢寧興定二年四月以宿遷縣之古城

汜水有虎牢關。

滎澤有廣武澗。原有許橋、賈谷二鎮，在鄭州境内。

潁州，下等州，設防禦使。在宋爲順昌府汝陰郡。曾設置交易市場，正隆四年撤銷市場。有一萬六千七百一十四户。轄四縣、十一鎮：原有萬善鎮，後來撤銷。

汝陰縣署在州城内。有潁水、淮水、淝水、汝水。

潁上元光二年十一月改屬壽州。有潁水、淮水。十鎮永寧、澧口、王家市、櫟頭、永清、椒陂、正陽、江陂、界溝、斤溝。

泰和有潁水。

沈丘有武丘。一鎮永安。

宿州，中等州，設防禦使。宋國在這裏置符離郡保静軍節度使，隸屬於揚州。金國初年隸屬於山東西路，大定六年劃歸本路。貞祐三年升爲節度使軍鎮，軍名叫保静。有五萬五千零五十八户。轄四縣、八鎮：原有荆山鎮。

符離縣署在州城内。有諸陽山、汴河、睢水、陴湖。三鎮曲溝、符離、黄團。

臨涣有嵇山、汴河、肥水。三鎮柳子、蘄澤、桐墟。

靈璧宋國元祐元年置。一鎮西固。

蘄有涣水、渦水、蘄水。一鎮静安。

泗州，中等州，設防禦使。在宋爲臨淮郡。正隆四年正月撤銷鳳翔府、唐、鄧、潁、蔡、鞏、洮等州及膠西縣的各交易市場，祇在泗州設置市場。先前隸屬於山東西路，大定六年劃歸本路。有八千零九十二户。轄四縣、六鎮：

淮平原爲盱眙縣，明昌六年因宋有盱眙軍，所以改名。

虹有朱山、汴河、淮水、廣濟渠。二鎮千仙、通海。

臨淮　四鎮安河、吴城、青陽、翟家灣。

睢寧興定二年四月以宿遷縣的古城置縣。又有淮

置。又有淮濱，興定二年四月以桃園置，元光二年四月廢。

邊戍，皇統元年十月，都元帥宗弼與宋約，以淮水中流爲界，西自鄧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爲界。泰和八年設沿淮巡檢使，及朐山縣完濱村創立巡路，置巡檢。

河北東路

河北東路。天會七年析河北爲東西路，各置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一，領節鎮二，防禦一，刺郡五，縣三十，鎮三十五。

河間府，中，總管府，瀛海軍。宋河間郡瀛海軍。天會七年置總管府。正隆間升爲次府，置瀛州瀛海軍節度使兼總管，置轉運司。後復置總管府，河北東西大名等路提刑司。産無縫綿、滄鹽、藺席、馬藺花、香附子、錢鰕蟹、乾魚。户三萬一千六百九十一。縣二、鎮三：

河間倚。有滹沱河、君子館。鎮三東城、永寧、北林。

肅寧

蠡州，下，刺史。宋永寧軍，國初因之，天會七年升爲寧州博野郡軍，天德三年更爲蠡州。户二萬九千七百九十七。縣一、鎮一：

博野倚。有沙河、唐河。鎮一新橋。

莫州，下，刺史。宋文安郡軍防禦，治任丘。貞祐二年五月降爲鄚亭縣。户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三。縣一、鎮一：

任丘　鎮一長豐。

獻州，下，刺史。本樂壽縣，天會七年升爲壽州，天德三年更今名。户五萬六百三十二。縣二、鎮十：

樂壽倚。有徒駭河、房淵、漢獻王陵。

交河大定七年以石家圈置。鎮十景

濱縣，興定二年四月以桃園建置，元光二年四月撤銷。

邊戍，皇統元年十月，都元帥宗弼和宋國約定，以淮河中心綫爲界，西邊自鄧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爲界。泰和八年設沿淮巡檢使，并在朐山縣完濱村創立巡路機構，設置巡檢。

河北東路。天會七年分河北路爲河北東路和河北西路，各置本路兵馬都總管。含一個府，轄二個節度使軍鎮、一個防禦使州、五個刺史州、三十個縣、三十五個鎮。

河間府，中等府，設總管府，置瀛海軍。在宋國爲河間郡瀛海軍。天會七年置總管府。正隆年間升爲次府，置瀛州瀛海軍節度使兼總管，設有轉運司。後重設總管府，河北東西大名等路提刑司。出産無縫綿、滄鹽、藺席、馬藺花、香附子、錢鰕蟹、乾魚。人口三萬一千六百九十一户。轄二縣、三鎮：

河間縣署在府城内。有滹沱河、君子館。三鎮東城、永寧、北林。

肅寧

蠡州，下等州，設刺史。在宋國叫永寧軍，金國初年沿用舊制，天會七年升爲寧州博野郡軍，天德三年改爲蠡州。人口二萬九千七百九十七户。轄一縣、一鎮：

博野縣署在州城内。有沙河、唐河。一鎮新橋。

莫州，下等州，設刺史。在宋國置文安郡軍防禦使，官署設在任丘。貞祐二年五月降爲鄚亭縣。人口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三户。轄一縣、一鎮：

任丘　一鎮長豐。

獻州，下等州，設刺史。本是樂壽縣，天會七年升爲壽州，天德三年改爲今名。人口五萬零六百三十二户。轄二縣、十鎮：

樂壽縣署在州城内。有徒駭河、房淵、漢獻王陵。

交河大定七年以石家圈置。十鎮景城、南大樹、

城、南大樹、劉解、槐家、參軍、貫河、北望、夾灘、策河、沙渦。

冀州，上。宋信都郡，天會七年仍舊置安武軍節度。户三千六百七十。縣五、鎮三：

信都倚。有胡盧河、降水。鎮一來遠，後廢。

南宫有降水枯瀆。鎮三唐陽，後增寧化、七公二鎮。

衡水有長蘆河、降水。

武邑有漳河、長蘆河。鎮一觀津，後廢。

棗强　鎮一廣川，後廢。

深州，上，刺史。宋饒陽郡防禦，國初爲刺郡。户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縣五、鎮一：

静安倚。有衡漳水、大陸澤。鎮一下博。

束鹿有衡漳水、滹沱河。

武强置河倉。有衡漳水、武强泉。

饒陽有滹沱河。

安平有沙水、滹沱河。

清州，中。宋乾寧郡軍，國初因置軍，天會七年以守邊置防禦。户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五。縣三、鎮一：

會川本名乾寧，貞元元年更名。置河倉。鎮一范橋。

興濟本隸滄州，大定六年來屬。

靖海明昌四年以清州窩子口置。

滄州，上，横海軍節度。宋景城郡。貞元二年來屬。户一十萬四千七百七十四。縣五、鎮十一：

清池置河倉。有浮陽水、徒駭河。鎮五長蘆、新饒安、舊饒安、乾符、郭疃。舊有郭橋，後廢。

無棣有老烏山、鬲津河。鎮一分水。

鹽山有鹽山、浮水。鎮四海豐、海潤，後增利豐、撲頭二鎮。

南皮置河倉。有大小台山、永濟渠、

劉解、槐家、參軍、貫河、北望、夾灘、策河、沙渦。

冀州，上等州。在宋國爲信都郡，天會七年仍舊置安武軍節度使。人口三千六百七十户。轄五縣、三鎮：

信都縣署在州城内。有胡盧河、降水。一鎮來遠，後來撤銷。

南宫有降水乾涸的河道。三鎮先前僅有唐陽鎮，後來增加寧化、七公兩鎮。

衡水有長蘆河、降水。

武邑有漳河、長蘆河。一鎮觀津，後來撤銷。

棗强　一鎮廣川，後來撤銷。

深州，上等州，設刺史。在宋設饒陽郡防禦使，金國初年爲刺史州。人口五萬六千三百四十户。轄五縣、一鎮：

静安縣署在州城内。有衡漳水、大陸澤。一鎮下博。

束鹿有衡漳水、滹沱河。

武强置有河運倉庫。境内有衡漳水、武强泉。

饒陽有滹沱河。

安平有沙水、滹沱河。

清州，中等州。本宋國乾寧郡軍，金國初年沿置軍，天會七年因守邊設防禦使。人口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五户。轄三縣、一鎮：

會川本名乾寧，貞元元年改名。置有河運倉庫。一鎮范橋。

興濟原屬滄州，大定六年劃歸本州。

靖海明昌四年以清州窩子口置。

滄州，上等州，置横海軍節度使。原爲宋景城郡。貞元二年劃歸本路。人口十萬四千七百七十四户。轄五縣、十一鎮：

清池置有河運倉庫。境内有浮陽水、徒駭河。五鎮長蘆、新饒安、舊饒安、乾符、郭疃。原有郭橋鎮，後來撤銷。

無棣有老烏山、鬲津河。一鎮分水。

鹽山有鹽山、浮水。四鎮先前衹有海豐、海潤二鎮，後增加利豐、撲頭兩鎮。

南皮置有河運倉庫。境内有大台山、小台山、永

潔河。鎮一馬明。

樂陵有鬲津河、篤馬河、鈎盤河。舊有會寧河、永利、東中三鎮，後廢。

景州，上，刺史。宋永静軍同下州，治東光。國初升爲景州，貞元二年來屬。大安間更爲觀州，避章廟諱也。户六萬五千八百二十八。縣六、鎮四：

東光倚。置河倉。有永濟渠、漳河。鎮一建橋。

阜城有衡水、漳水河。劉豫祖塋在縣南十二里。

將陵置河倉。有永濟渠、鈎盤河。

吴橋有永濟渠。

蓨宋隸冀州。有漳河、蓨市。

寧津 鎮三西保安、廣平、會津。

河北西路

河北西路。天會七年析爲西路。府三，領節鎮二，防禦二，刺郡五，縣六十一。

真定府，上，總管府，成德軍。宋常山郡鎮州成德軍節度，正隆間依舊次府，置本路兵馬都總管府、轉運司。産瓷器、銅、鐵。有丹粉場、烏梨。藥則有茴香、零陵香、御米穀、天南星、皂角、木瓜、芎、井泉石。户一十三萬七千一百三十七。縣九、鎮三：

真定倚。有大茂山、滋水、滹沱水。

稾城有滋水、滹沱水。

平山

欒城有泜水、洨水。

獲鹿興定三年三月升爲鎮寧州，權河北西路，以經略使武仙駐焉。有葦山、滹沱水。

行唐有玉女山、常山。鎮二嘉祐、北鎮。舊有行臺、新年二鎮，後廢。

阜平明昌四年以北鎮置。

靈壽 鎮一慈谷。

濟渠、潔河。一鎮馬明。

樂陵有鬲津河、篤馬河、鈎盤河。原有會寧河、永利、東中三鎮，後來撤銷。

景州，上等州，設刺史。在宋爲永静軍，地位相當於下等州，軍政機構設在東光。金國初年升爲景州，貞元二年劃歸本路。大安年間改爲觀州，是爲了避章廟的名諱。人口六萬五千八百二十八户。轄六縣、四鎮：

東光縣署在州城内。置有河運倉庫。境内有永濟渠、漳河。一鎮建橋。

阜城有衡水、漳水河。劉豫的祖墳在縣南十二里。

將陵置有河運倉庫。境内有永濟渠、鈎盤河。

吴橋有永濟渠。

蓨在宋屬冀州。有漳河、蓨市。

寧津 三鎮西保安、廣平、會津。

河北西路。天會七年分河北路置西路。含三個府，轄二個節度使軍鎮、二個防禦使州、五個刺史州、六十一個縣。

真定府，上等府，爲總管府，置成德軍。在宋是常山郡鎮州成德軍節度使，正隆年間依舊設次府，置本路兵馬都總管府、轉運司。出産瓷器、銅、鐵。有丹粉場、烏梨。藥材則有茴香、零陵香、御米穀、天南星、皂角、木瓜、芎、井泉石。人口十三萬七千一百三十七户。轄九縣、三鎮：

真定縣署在府城内。境内有大茂山、滋水、滹沱水。

稾城有滋水、滹沱水。

平山

欒城有泜水、洨水。

獲鹿興定三年三月升爲鎮寧州，代理河北西路事務，以經略使武仙駐守這裏。有葦山、滹沱水。

行唐境内有玉女山、常山。二鎮嘉祐、北鎮。原有行臺、新年二鎮，後來撤銷。

阜平明昌四年以北鎮設置。

靈壽 一鎮慈谷。

元氏有封龍山、槐河。

威州，下，刺史。天會七年以井陘縣升，置陘山郡軍，後爲刺郡。户八千三百一十。縣一：

井陘

沃州，上，刺史。宋徽宗升爲慶源府趙郡慶源軍，治平棘。天會七年改爲趙州，天德三年更爲沃州，蓋取水沃火之義，軍曰趙郡軍。後廢軍。户三萬八千一百八十五。縣七、鎮一：

平棘倚。有洨水、槐水。

臨城有敦輿山、彭山、泜水。

高邑有贊皇山、濟水。

贊皇

寧晋有洨水、寖水。鎮一奉城。

栢鄉

隆平

邢州，上，安國軍節度。宋信德府鉅鹿郡安國軍節度，天會七年降爲邢州，仍置安國軍節度。産玄精石。户八萬二百九十二。縣八、鎮四：

邢臺有石門山、百巖山、蓼水、渦水。

唐山有堯山、泜水。

内丘有干言山、内丘山、泜水、渚水。

平鄉　鎮一道武。

任有溹水、任水。鎮一新店。

沙河有湯水、澧水。鎮一綦村。

南和有任水、泜水。

鉅鹿有大陸澤、漳河、落漠水。鎮一團城。

洺州，上，防禦，廣平郡，治永年。天會七年以守邊置防禦使。户七萬三千七十。縣九、鎮四：

永年有榆溪山、洺水、漳水。鎮一西臨洺。

廣平本魏縣，大定七年更。

元氏有封龍山、槐河。

威州，下等州，設刺史。天會七年以井陘縣升爲州，置陘山郡軍，後爲刺史州。人口八千三百一十户。轄一縣：

井陘

沃州，上等州，設刺史。宋徽宗時升爲慶源府趙郡慶源軍，軍政機關設在平棘。天會七年改爲趙州，天德三年改爲沃州，是取以水澆滅火的意義，軍名叫趙郡軍。後來撤銷軍。人口三萬八千一百八十五户。轄七縣、一鎮：

平棘縣署在州城内。有洨水、槐水。

臨城有敦輿山、彭山、泜水。

高邑有贊皇山、濟水。

贊皇

寧晋有洨水、寖水。一鎮奉城。

栢鄉

隆平

邢州，上等州，設安國軍節度使。在宋國爲信德府鉅鹿郡安國軍節度使，天會七年降爲邢州，仍置安國軍節度使。出産玄精石。人口八萬零二百九十二户。轄八縣、四鎮：

邢臺有石門山、百巖山、蓼水、渦水。

唐山有堯山、泜水。

内丘有干言山、内丘山、泜水、渚水。

平鄉　一鎮道武。

任有溹水、任水。一鎮新店。

沙河有湯水、澧水。一鎮綦村。

南和有任水、泜水。

鉅鹿有大陸澤、漳河、落漠水。一鎮團城。

洺州，上等州，設防禦使，又稱廣平郡，行政機構設在永年縣。天會七年因守邊置防禦使。人口七萬三千零七十户。轄九縣、四鎮：

永年有榆溪山、洺水、漳水。一鎮西臨洺。

廣平本名魏縣，大定七年改名。

宗城

新安

成安

肥鄉　鎮一新安。

雞澤有洺水、漳水、沙河。

曲周　鎮二平恩、白家灘。

洺水

彰德府，散，下。宋相州鄴郡彰德軍節度，治安陽。天會七年仍置彰德軍節度，明昌三年升爲府，以軍爲名。户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六。縣五、鎮五：

安陽倚。有韓陵山、龍山、洹水、防水。鎮三天禧、永和、豐樂。

林慮舊林慮鎮，貞祐三年十月升爲林州，置元帥府。興定三年九月升爲節鎮，以安陽縣水冶村爲輔巖縣隸焉。有隆慮山、洹水、漳水。

湯陰有牟山、羑水、蕩水、通漕、羑里。鎮一鶴壁。

臨漳東山、漳水。鎮一鄴鎮。

輔巖本水冶村，興定三年置。

磁州，中，刺史。宋滏陽郡，國初置滏陽郡軍。户六萬三千四百一十七。縣三、鎮八：

滏陽有滏山、磁山、漳水、滏水。鎮四臺城、觀城、昭德，後廢二祖增臨水鎮。

武安有錫山、武安山。鎮一固鎮。

邯鄲有邯山、靈山、漳水、牛首山。鎮三大趙、北陽、邑城。《士民須知》惟有邯山鎮。

中山府。宋府，天會七年降爲定州博陵郡定武軍節度使，後復爲府。户八萬三千四百九十。縣七、鎮二：

安喜倚。有滱水、盧奴水、長星川。

新樂有泒水、木刀溝。

無極有滱河。

永平貞祐二年四月升爲完州。

宗城

新安

成安

肥鄉　一鎮新安。

雞澤有洺水、漳水、沙河。

曲周　二鎮平恩、白家灘。

洺水

彰德府，散府，下等府。在宋爲相州鄴郡彰德軍節度使，軍政機關設在安陽。天會七年依舊置彰德軍節度使，明昌三年升爲府，以軍名作府名。人口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六户。轄五縣、五鎮：

安陽縣署在府城内。有韓陵山、龍山、洹水、防水。三鎮天禧、永和、豐樂。

林慮即原林慮鎮，貞祐三年十月升爲林州，置元帥府。興定三年九月升爲節度使軍鎮，以安陽縣的水冶村置輔巖縣隸屬於它。有隆慮山、洹水、漳水。

湯陰有牟山、羑水、蕩水、通漕、羑里。一鎮鶴壁。

臨漳有東山、漳水。一鎮鄴鎮。

輔巖原爲水冶村，興定三年設縣。

磁州，中等州，設刺史。在宋爲滏陽郡，金國初年設置滏陽郡軍。人口六萬三千四百一十七户。轄三縣、八鎮：

滏陽有滏山、磁山、漳水、滏水。四鎮臺城、觀城、昭德、二祖，後撤銷二祖而增置臨水鎮。

武安有錫山、武安山。一鎮固鎮。

邯鄲有邯山、靈山、漳水、牛首山。三鎮大趙、北陽、邑城。但《士民須知》一書衹載有邯山鎮。

中山府。在宋國即爲府，天會七年降爲定州博陵郡定武軍節度使，後又升爲府。人口八萬三千四百九十户。轄七縣、二鎮：

安喜縣署在府城内。有滱水、盧奴水、長星川。

新樂有泒水、木刀溝。

無極有濱河。

永平貞祐二年四月升爲完州。

慶都有堯山、都山、唐水。

曲陽劇。有常山、曲防水。鎮一龍泉。

唐有孤山、唐山、滱水。鎮一軍城。

祁州，中，刺史。宋蒲陰郡，國初置蒲陰郡軍。户二萬三千三百八十二。縣三：

蒲陰

鼓城

深澤

濬州，中，防禦。宋大邳郡通利軍，又改平川軍。天會七年以邊境置防禦使。皇統八年，嫌與宗峻音同，更爲通州，天德三年復。户二萬九千三百一十九。縣二、鎮二：

黎陽有大伾山、枉人山。

衛有蘇門山、鹿臺、糟丘酒池、枋頭城。鎮二衛橋、淇門。

衛州，下，河平軍節度。宋汲郡，天會七年因宋置防禦使，明昌三年升爲河平軍節度，治汲縣，以滑州爲支郡。大定二十六年八月以避河患，徙於共城。二十八年復舊治。貞祐二年七月城宜村，三年五月徙治于宜村新城，以胙城爲倚郭。正大八年以石甃其城。户九萬一百一十二。縣五、鎮二：

汲有蒼山、黄河。

新鄉

蘇門本共城，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河平，避顯宗諱也。明昌三年改爲今名。貞祐三年九月升爲輝州，興定四年置山陽縣隸焉。有白鹿山、天門山、淇水、百門陂。鎮一早生。

獲嘉　鎮一大寧。

胙城本隸南京，海陵時割隸滑州，泰和七年復隸南京，八年以限河來屬。貞祐五年五月爲衛州倚郭，增置主簿。興定四年以修武縣重泉村置縣，來隸。

慶都有堯山、都山、唐水。

曲陽政務繁重的縣。有常山、曲防水。一鎮龍泉。

唐有孤山、唐山、滱水。一鎮軍城。

祁州，中等州，設刺史。在宋國爲蒲陰郡，金國初年置蒲陰郡軍。人口二萬三千三百八十二户。轄三縣：

蒲陰

鼓城

深澤

濬州，中等州，設防禦使。在宋國爲大邳郡通利軍，又改爲平川軍。天會七年因屬邊境而置防禦使。皇統八年，因州名和宗峻音同，改爲通州，天德三年改回原名。人口二萬九千三百一十九户。轄二縣、二鎮：

黎陽有大伾山、枉人山。

衛有蘇門山、鹿臺、糟丘酒池、枋頭城。二鎮衛橋、淇門。

衛州，下等州，置河平軍節度使。在宋國爲汲郡，天會七年沿用宋制置防禦使，明昌三年升爲河平軍節度使，軍政機關設在汲縣，以滑州爲支郡。大定二十六年八月爲避黄河泛濫的災害，遷移到共城。二十八年遷回原地。貞祐二年七月在宜村築城，三年五月把軍政機關遷移到宜村新城，以胙城作州城内的首縣。正大八年用石砌縣城。人口九萬零一百一十二户。轄五縣、二鎮：

汲有蒼山、黄河。

新鄉

蘇門本名共城，大定二十九年改名爲河平，是避顯宗的名諱。明昌三年改爲今名。貞祐三年九月升爲輝州，興定四年設山陽縣隸屬於它。有白鹿山、天門山、淇水、百門陂。一鎮早生。

獲嘉　一鎮大寧。

胙城原屬南京，海陵王時劃歸滑州，泰和七年又歸屬南京，八年因隔黄河，劃歸本州。貞祐五年五月作爲設在州城内的首縣，增置主簿。興定四年以修武縣的重泉村設縣，劃歸本州。

滑州，下，刺史。宋靈河郡武成軍。本南京屬郡，大定六年割隸大名府。户二萬二千五百七十。縣二、鎮二：

白馬 鎮二衛南、武城。

内黄本隸大名府，大定六年來屬。

山東東路

山東東路，宋爲京東東路，治益都。府二，領節鎮二，防禦二，刺郡七，縣五十三，鎮八十三。

益都府，上，總管府。宋鎮海軍，國初仍舊置軍，置南青州節度使，後升爲總管府，置轉運司。大定八年復置山東東西路統軍司。産石器、玉石、沙魚皮、天南星、半夏、澤瀉、紫草。户一十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八。縣七、鎮七：

益都

臨朐有朐山、几山、洱水、般水。

穆陵貞祐四年四月升臨朐之穆陵置。

壽光有甘水、澠水。鎮一廣陵，有鹽場。

博興有濟水、時水。鎮二博昌、淳化。

臨淄有南郊山、牛山、天齊淵、康浪水。

樂安 鎮四新鎮、高家港、清河、王家。

濰州，中，刺史。户三萬九百八十九。縣三、鎮一：

北海倚。有浮煙山、溉源山、溉水、汶水。鎮一固底。

昌邑有霍侯山、濰水。

昌樂有方山、聚角山、丹水、朐水。

濱州，中，刺史。宋軍事。户一十一萬八千五百八十九。縣四、鎮十：

渤海有黄河。鎮五豐國、寧海、濱海、蒲臺、安平。

滑州，下等州，設刺史。在宋爲靈河郡武成軍。原是南京的屬郡，大定六年劃歸大名府管轄。人口二萬二千五百七十户。轄二縣、二鎮：

白馬 二鎮衛南、武城。

内黄原屬大名府，大定六年劃歸本州。

山東東路，在宋爲京東東路，行政機構設在益都。含二個府，轄二個節度使軍鎮、二個防禦使州、七個刺史州、五十三個縣、八十三個鎮。

益都府，上等府，置總管府。在宋爲鎮海軍，金國初年仍舊置軍，置南青州節度使，後升爲總管府，置轉運司。大定八年重新置山東東路、山東西路統軍司。出産石器、玉石、沙魚皮、天南星、半夏、澤瀉、紫草。人口十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八户。轄七縣、七鎮：

益都

臨朐有朐山、几山、洱水、般水。

穆陵貞祐四年四月升臨朐的穆陵設置。

壽光有甘水、澠水。一鎮廣陵，置有鹽場。

博興有濟水、時水。二鎮博昌、淳化。

臨淄有南郊山、牛山、天齊淵、康浪水。

樂安 四鎮新鎮、高家港、清河、王家。

濰州，中等州，設刺史。人口三萬零九百八十九户。轄三縣、一鎮：

北海縣署在州城内。有浮煙山、溉源山、溉水、汶水。一鎮固底。

昌邑有霍侯山、濰水。

昌樂有方山、聚角山、丹水、朐水。

濱州，中等州，設刺史。在宋國爲軍事州。人口十一萬八千五百八十九户。轄四縣、十鎮：

渤海有黄河。五鎮豐國、寧海、濱海、蒲臺、安平。

利津明昌三年十二月以永和鎮升置。
蒲臺　鎮二安定、合波。
霑化本名招安，明昌六年更。鎮三永豐、永阜、永利。
沂州，上，防禦。宋琅邪郡。户二萬四千三十五。縣二、鎮三：
臨沂劇。鎮三長任、向城、利城。
費
密州，宋爲密州高密郡安化軍節度。户一萬一千八十二。縣四、鎮七：
諸城劇。有琅邪山、濰水、荆水、盧水。鎮三普慶、信陽、草橋。
安丘有安丘山、劉山，汶、濰、浯水。鎮一李文。
高密有礪阜山、密水、膠水。
膠西　鎮三張倉、梁鄉、陳村。
海州，中，刺史。户三萬六百九十一。縣五、鎮四：
朐山
贛榆本懷仁，大定七年更。鎮二荻水、臨洪。
東海
漣水本漣水軍，皇統二年降爲縣來屬。鎮二太平、金城。
沭陽有韓山，沭水。
莒州，中，刺史。本城陽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城陽州，二十四年更今名。户四萬三千二百四十。縣三、鎮二：
莒
日照　鎮一濤洛。
沂水　鎮一沂安。舊有扶溝、洛鎮二鎮，後廢。
棣州，上，防禦。宋安樂郡。户八萬二千三百三。縣三、鎮九：
猒次　鎮五清河、歸化、達多、永利、脂角。
陽信有黄河、鈎盤河。鎮二欽風、

利津明昌三年十二月以永和鎮升置。
蒲臺　二鎮安定、合波。
霑化本名招安，明昌六年改名。三鎮永豐、永阜、永利。
沂州，上等州，設防禦使。在宋爲琅邪郡。人口二萬四千零三十五户。轄二縣、三鎮：
臨沂政務繁重的縣。三鎮長任、向城、利城。
費
密州，在宋國爲密州高密郡安化軍節度使。人口一萬一千零八十二户。轄四縣、七鎮：
諸城政務繁重的縣。有琅邪山、濰水、荆水、盧水。三鎮普慶、信陽、草橋。
安丘有安丘山、劉山，汶、濰、浯三條河流。一鎮李文。
高密有礪阜山、密水、膠水。
膠西　三鎮張倉、梁鄉、陳村。
海州，中等州，設刺史。人口三萬零六百九十一户。轄五縣、四鎮：
朐山
贛榆原名懷仁，大定七年改名。二鎮荻水、臨洪。
東海
漣水原爲漣水軍，皇統二年降爲縣，劃歸本州。二鎮太平、金城。
沭陽有韓山，沭水。
莒州，中等州，設刺史。原爲城陽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城陽州，二十四年改爲今名。人口四萬三千二百四十户。轄三縣、二鎮：
莒
日照　一鎮濤洛。
沂水　一鎮沂安。原有扶溝、洛鎮二鎮，後來撤銷。
棣州，上等州，設防禦使。在宋爲安樂郡。人口八萬二千三百零三户。轄三縣、九鎮：
猒次　五鎮清河、歸化、達多、永利、脂角。
陽信有黄河、鈎盤河。二鎮欽風、西界。

西界。

商河有黄河、馬頰河、商河。鎮二歸仁、官口。

商河有黄河、馬頰河、商河。二鎮歸仁、官口。

濟南府，散，上。宋齊州濟南郡。初置興德軍節度使，後置尹，置山東東西路提刑司。户三十萬八千四百六十九。縣七、鎮二十九：

濟南府，散府，上等府。在宋爲齊州濟南郡。先前置興德軍節度使，後置尹，置山東東路山東西路提刑司。人口三十萬八千四百六十九户。轄七縣、二十九鎮：

歷城　鎮六盤水、中宫、老僧口、上洛口、王舍人店、遥墻。

歷城　六鎮盤水、中宫、老僧口、上洛口、王舍人店、遥墻。

臨邑　鎮三新鎮、安肅、新市。

臨邑　三鎮新鎮、安肅、新市。

齊河　鎮三晏城、劉宏、新孫耿。

齊河　三鎮晏城、劉宏、新孫耿。

章丘有長白山、東陵山、百脉水、楊緒水。鎮四普濟、延安、臨濟、明水。

章丘有長白山、東陵山、百脉水、楊緒水。四鎮普濟、延安、臨濟、明水。

禹城有黄河、濟河、淇河、漯水。鎮三新安、仁水寨、黎濟寨。

禹城有黄河、濟河、淇河、漯水。三鎮新安、仁水寨、黎濟寨。

長清劇。有劇笄山、隔馬山、黄河、清水。鎮六赤莊、莒鎮、李家莊、歸德、豐濟、陰河。

長清政務繁重的縣。有劇笄山、隔馬山、黄河、清水。六鎮赤莊、莒鎮、李家莊、歸德、豐濟、陰河。

濟陽　鎮四回河、曲堤、舊孫耿、仁豐。

濟陽　四鎮回河、曲堤、舊孫耿、仁豐。

淄州，中，刺史。宋淄川郡軍。户一十二萬八千六百二十二。縣四、鎮六：

淄州，中等州，設刺史。在宋爲淄川郡軍。人口十二萬八千六百二十二户。轄四縣、六鎮：

淄川倚。有鬵山、夾谷山、商山、淄水。鎮三金嶺、張店、顔神店。

淄川縣署在州城内。有鬵山、夾谷山、商山、淄水。三鎮金嶺、張店、顔神店。

長山有長白山、栗水。

長山有長白山、栗山。

鄒平有系河、濟河。鎮三淄鄉、齊東、孫家嶺。舊有啀店鎮，後廢。

鄒平有系河、濟河。三鎮淄鄉、齊東、孫家嶺。以前還有啀店鎮，後撤銷。

高苑有濟河。

高苑有濟河。

萊州，上，定海軍節度。宋東萊郡。户八萬六千六百七十五。縣五、鎮一：

萊州，上等州，置定海軍節度使。在宋爲東萊郡。人口八萬六千六百七十五户。轄五縣、一鎮：

掖倚。有三山、夜居山、掖水。

掖縣署在州城内。有三山、夜居山、掖水。

萊陽有高麗山、七子山。鎮一衡村。舊有海倉、西由、移風三鎮。

萊陽有高麗山、七子山。一鎮衡村。原來還有海倉、西由、移風三鎮。

即墨有牢山、不其山、天室山、沽水、曲裏鹽場。

即墨有牢山、不其山、天室山、沽水、曲裏鹽場。

膠水

膠水

招遠

招遠

登州，中，刺史。宋東牟郡。户

登州，中等州，設刺史。在宋爲東牟郡。人

五萬五千九百一十三。縣四、鎮二：

蓬萊有巨風鹽場。

福山　鎮一孫大川。

黄有萊山、蹲狗山。鎮一馬停。

棲霞

寧海州，上，刺史。本寧海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户六萬一千九百三十三。縣二、鎮二：

牟平有東牟山、之罘山、清陽水。鎮一湯泉。

文登劇。有文登山、成山、昌陽山。鎮一温水。

口五萬五千九百一十三户。轄四縣、二鎮：

蓬萊有巨風鹽場。

福山　一鎮孫大川。

黄有萊山、蹲狗山。一鎮馬停。

棲霞

寧海州，上等州，設刺史。原是寧海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人口六萬一千九百三十三户。轄二縣、二鎮：

牟平有東牟山、之罘山、清陽水。一鎮湯泉。

文登政務繁重的縣。有文登山、成山、昌陽山。一鎮温水。

山東西路

山東西路，府一，領節鎮二，防禦二，刺郡五。

山東西路，含一個府，轄二個節度使軍鎮、二個防禦使州、五個刺史州。

東平府，上，天平軍節度。宋東平郡，舊鄆州，後以府尹兼總管，置轉運司。産天麻、全蝎、阿膠、薄荷、防風、絲、綿、綾、錦、絹。户一十一萬八千四十六。縣六、鎮十九：

須城有梁山、濟水、清河。

東阿有吾山、穀城山、黄河、阿井。鎮五景德、木仁、關山、銅城、陽劉。

陽穀有黄河、碻磝津。鎮二樂安、定水。

汶上本名中都，貞元元年更爲汶陽，泰和八年更今名。有汶水、大野陂。鎮一柴城。

壽張大定七年河水壞城，遷於竹口鎮，十九年復舊治。鎮一竹口。

平陰有鬱葱山、鴟夷山。鎮九但歡、安寧、寧鄉、翔鸞、固留、滑口、廣里、石横、澄空、傅家岸。

濟州，中，刺史。宋濟陽郡，舊治鉅野，天德二年徙治任城縣，分鉅野之民隸嘉祥、鄆城、金鄉三縣。户四萬四百八十四。縣四、鎮二：

任城倚。有承注山、泗水、新河。鎮一魯橋。

東平府，上等府，置天平軍節度使。在宋爲東平郡，原是鄆州，後以府尹兼總管，置轉運司。出産天麻、全蝎、阿膠、薄荷、防風、絲、綿、綾、錦、絹。人口十一萬八千零四十六户。轄六縣、十九鎮：

須城有梁山、濟水、清河。

東阿有吾山、穀城山、黄河、阿井。五鎮景德、木仁、關山、銅城、陽劉。

陽穀有黄河、碻磝津。二鎮樂安、定水。

汶上本名中都，貞元元年改爲汶陽，泰和八年改爲今名。有汶水、大野陂。一鎮柴城。

壽張大定七年黄河洪水冲毁縣城，縣府遷到竹口鎮，大定十九年返回原地。一鎮竹口。

平陰有鬱葱山、鴟夷山。九鎮但歡、安寧、寧鄉、翔鸞、固留、滑口、廣里、石横、澄空、傅家岸。

濟州，中等州，設刺史。在宋爲濟陽郡，原來州署設在鉅野，天德二年遷到任城縣，把鉅野的民户分別劃歸嘉祥、鄆城、金鄉三縣。人口四萬零四百八十四户。轄四縣、二鎮：

任城縣署在州城内。有承注山、泗水、新河。一鎮魯橋。

金鄉有桓溝。鎮一昌邑。

嘉祥舊有合來、山口二鎮，後廢。

鄆城大定六年五月徙治盤溝村以避河决。有馬頰河、濮水。

徐州，下，武寧軍節度使。宋彭城郡，貞祐三年九月改隸河南路。户四萬四千六百八十九。縣三、鎮五：

彭城倚。有九里山、赭土山、泗水、猴水、沛澤。鎮三呂梁、利國、卞唐。又有厥堌鎮，元光二年升爲永固縣。

蕭有綏輿山、丁公山、古汴渠。鎮二白土、安民。舊有晋城、雙溝二鎮。

豐有泡水、大澤。

邳州，中，刺史。宋淮陽軍，貞祐三年九月改隸河南路。户二萬七千二百三十二。縣三：

下邳有嶧陽山、磐石山、艾山、沂水、泗水、沭水、睢水。

蘭陵本承縣，明昌六年更名。貞祐四年三月徙治土婁村。

宿遷元光二年四月廢。有泗水、汜水。

滕州，上，刺史。本宋滕陽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滕陽州，二十四年更今名。貞祐三年九月爲兖州支郡。户四萬九千九。縣三、鎮一：

滕舊名滕陽，大定二十四年更。有桃山、抱犢山、漷水。

沛有微山、泗水、泡水、漷水。鎮一陶陽。

鄒宋隸泰寧軍。有嶧山、鳧山、泗水、漷水。

博州，上，防禦。宋博平郡。户八萬八千四十六。縣五、鎮十一：

聊城倚。有茌山、黄河、金沙水。鎮二王館、武水。

堂邑　鎮二回河、侯固。

博平有漯河。鎮一博平。

茌平　鎮二廣平、興利。

金鄉有桓溝。一鎮昌邑。

嘉祥原有合來、山口二鎮，後撤銷。

鄆城大定六年五月爲避黄河决口，縣府遷移到盤溝村。有馬頰河、濮水。

徐州，下等州，置武寧軍節度使。在宋爲彭城郡，貞祐三年九月改屬河南路。人口四萬四千六百八十九户。轄三縣、五鎮：

彭城縣署在州城内。有九里山、赭土山、泗水、猴水、沛澤。三鎮呂梁、利國、卞唐。原還有厥堌鎮，元光二年升爲永固縣。

蕭有綏輿山、丁公山、古汴渠。二鎮白土、安民。原來還有晋城、雙溝二鎮。

豐有泡水、大澤。

邳州，中等州，設刺史。在宋爲淮陽軍，貞祐三年九月改屬河南路。人口二萬七千二百三十二户。轄三縣：

下邳有嶧陽山、磐石山、艾山、沂水、泗水、沭水、睢水。

蘭陵本名承縣，明昌六年改名。貞祐四年三月縣府遷移到土婁村。

宿遷元光二年四月撤銷。有泗水、汜水。

滕州，上等州，設刺史。原在宋爲滕陽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滕陽州，二十四年改爲今名。貞祐三年九月劃爲兖州的支郡。人口四萬九千零九户。轄三縣、一鎮：

滕原名滕陽，大定二十四年改名。有桃山、抱犢山、漷水。

沛有微山、泗水、泡水、漷水。一鎮陶陽。

鄒在宋隸屬於泰寧軍。有嶧山、鳧山、泗水、漷水。

博州，上等州，設防禦使。在宋爲博平郡。人口八萬八千零四十六户。轄五縣、十一鎮：

聊城縣署在州城内。有茌山、黄河、金沙水。二鎮王館、武水。

堂邑　二鎮回河、侯固。

博平有漯河。一鎮博平。

茌平　二鎮廣平、興利。

高唐有黃河、鳴犢溝。鎮四固河、齊城、靈城、夾灘。

兗州，中，泰定軍節度使。宋襲慶府魯郡。舊名泰寧軍，大定十九年更。户五萬九十九。縣四：

嵫陽本瑕丘。

曲阜宋名仙源。有防山、曲阜山，泗、洙、沂水。

泗水有陪尾山、尼丘山、泗水、洙水。

寧陽舊名龔縣，大定二十九年以避顯宗諱改。

泰安州，上，刺史。本泰安軍，大定二十二年升。户三萬一千四百三十五。縣三、鎮二：

奉符倚。有泰山、社首山、龜山、徂徠山、亭亭山，有汶水、梁水。鎮二太平、静封。

萊蕪有肅然山、安期山、嬴汶水、牟汶水。

新泰

德州，上，防禦。宋平原郡軍。户一萬五千五十三。縣三、鎮七：

安德有鬲津河。鎮四磁博、嚮化、盤河、德安。

平原有金河。鎮一水務。

德平　鎮二懷仁、孔家鎮。

曹州，中，刺史。宋興仁府濟陰郡彰信軍。本隸南京，泰和八年來屬。大定八年城爲河所没，遷州治于古乘氏縣。户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縣三、鎮一：

濟陰倚。有曹南山、定濮岡、左山、祝丘、荷水、氾水、饗城、鄄城。鎮一濮水。

定陶本宋廣濟軍，熙寧間廢爲定陶縣。城中有梁王臺。有髣山、獨孤山。

東明初隸南京，後避河患，徙河北冤句故地。後以故縣爲蘭陽、儀封，有舊東明城。

高唐有黃河、鳴犢溝。四鎮固河、齊城、靈城、夾灘。

兗州，中等州，置泰定軍節度使。在宋爲襲慶府魯郡。原名泰寧軍，大定十九年改名。人口五萬零九十九户。轄四縣：

嵫陽原名瑕丘。

曲阜在宋名仙源。有防山、曲阜山，泗、洙、沂三條河流。

泗水有陪尾山、尼丘山、泗水、洙水。

寧陽原名龔縣，大定二十九年因避顯宗的名諱而改。

泰安州，上等州，設刺史。本爲泰安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人口三萬一千四百三十五户。轄三縣、二鎮：

奉符縣署在州城内。有泰山、社首山、龜山、徂徠山、亭亭山，有汶水、梁水。二鎮太平、静封。

萊蕪有肅然山、安期山、嬴汶水、牟汶水。

新泰

德州，上等州，設防禦使。在宋爲平原郡軍。人口一萬五千零五十三户。轄三縣、七鎮：

安德有鬲津河。四鎮磁博、嚮化、盤河、德安。

平原有金河。一鎮水務。

德平　二鎮懷仁、孔家鎮。

曹州，中等州，設刺史。在宋爲興仁府濟陰郡彰信軍。原屬南京，泰和八年劃歸本路。大定八年州城被黃河大水淹没，州署遷移到古乘氏縣。人口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户。轄三縣、一鎮：

濟陰縣署在州城内。有曹南山、定濮岡、左山、祝丘、荷水、氾水、饗城、鄄城。一鎮濮水。

定陶原是宋國的廣濟軍，熙寧年間降爲定陶縣。城中有梁王臺。境内有髣山、獨孤山。

東明原屬南京，後來爲了避黃河水災，遷移到黃河以北的冤句縣舊地。以後又把原東明縣分爲蘭陽、儀封，東明舊縣城依然存在。



金史卷二十六

志第七

地理(下)

大名府路　河東北路　河東南路　京兆府路
鳳翔路　鄜延路　慶原路　臨洮路

大名府路

大名府路，宋北京魏郡。府一，領刺郡三，縣二十，鎮二十二。貞祐二年十月置行尚書省。

大名府，上，天雄軍。舊爲散府，先置統軍司，天德二年罷，以其所轄民户分隸旁近總管府。正隆二年升爲總管府，附近十二猛安皆隸焉，兼漕河事。產皺縠、絹、梨肉、櫻桃煎、木耳、硝。户三十萬八千五百一十一。縣十、鎮十三：舊有柳林、侯固二鎮。

元城有㥦山、漕運御河、屯氏河。鎮二安定、安賢。

大名倚。鎮一

魏縣

冠氏有弇山水、沙河。鎮四普通、清水、博寧、桑橋。

南樂　鎮一南樂。

館陶有漕運御河。鎮一館陶。

夏津有屯氏河、瀾溝河。鎮一孫生。

朝城　鎮一韓張。

清平有新渠、金堤。鎮一清平。

莘　鎮一馬橋。

恩州，中，刺史。宋清河郡軍事，治清河，今治歷亭。户九萬九千

大名府路，即宋北京魏郡。含一個府，轄三個刺史州，二十個縣，二十二個鎮。貞祐二年十月設置行尚書省。

大名府，上等府，即天雄軍。以前是歸地方管轄的府，最初設統軍司，天德二年廢除，以所轄的民户分別隸屬附近的總管府。正隆二年升爲總管府，附近十二猛安都歸它管，又兼管黄河漕運的事。出產皺縠、絹、梨肉、櫻桃煎、木耳、硝。三十萬八千五百一十一户。十個縣、十三個鎮：以前有柳林、侯固二鎮。

元城有㥦山、漕運御河、屯氏河。二鎮安定、安賢。

大名縣署在府城内。一鎮

魏縣

冠氏有弇山水、沙河。四鎮普通、清水、博寧、桑橋。

南樂　一鎮南樂。

館陶有漕運御河。一鎮館陶。

夏津有屯氏河、瀾溝河。一鎮孫生。

朝城　一鎮韓張。

清平有新渠、金堤。一鎮清平。

莘　一鎮馬橋。

恩州，中等州，設刺史。即宋清河郡軍事，州署設在清河，現今設在歷亭。九萬九千一百一

一百一十九。縣四、鎮六：

歷亭倚。有永濟渠，置河倉。鎮四漳南、新安樂、舊安樂、王杲。

武城有永濟渠、沙河。鎮一武城。

清河有永濟渠、漳渠。

臨清有河倉。鎮一曹仁。

濮州，下，刺史。宋濮陽郡。户五萬二千九百四十八。縣二、鎮三：

鄄城倚。有旄丘、陶丘、金堤。鎮二臨濮、雷澤，皆舊縣，貞元二年爲鎮。

范 鎮一定安。

開州，中，刺史。宋開德府澶淵郡鎮寧軍節度，降爲澶州，皇統四年復更今名。户三萬三千八百三十六。縣四、鎮一：

濮陽倚。有衛陽山、鮒鯛山、黄河、淇河、瓠子口。

清豐有廣陽山、黄河。

觀城有泉源河。鎮一武鄉。

長垣本隸南京，泰和八年以限河不便，來屬。

河東北路

河東北路。宋河東路，天會六年析河東爲南北路，各置兵馬都總管。府一，領節鎮三，刺郡九，縣三十九，鎮四十，堡十，寨八。

太原府，上，武勇軍。宋太原郡河東軍節度，國初依舊爲次府，復名并州太原郡河東軍總管府，置轉運司。有造墨場、煉銀洞、瑪瑙石。藥産松脂、白膠香、五靈脂、大黄、白玉石。户一十六萬五千八百六十二。縣十一、鎮八：

陽曲倚。有罕山、蒙山、汾水。鎮五陽曲、百井、赤塘關、天門關、陵井驛。

太谷有太谷山、蔣水。

平晋貞祐四年七月廢，興定元年復置。有龍山、晋水。鎮二晋寧、晋祠。

清源有清源水、汾水。

十九户。四個縣，六個鎮：

歷亭縣署在州城内。有永濟渠，設置河倉。四鎮漳南、新安樂、舊安樂、王杲。

武城有永濟渠、沙河。一鎮武城。

清河有永濟渠、漳渠。

臨清有河倉。一鎮曹仁。

濮州，下等州，設刺史。即宋濮陽郡。五萬二千九百四十八户。二個縣、三個鎮：

鄄城縣署在州城内。有旄丘、陶丘、金堤。二鎮臨濮、雷澤，都是舊縣，貞元二年改爲鎮。

范 一鎮定安。

開州，中等州，設刺史。即宋開德府澶淵郡鎮寧軍節度，降爲澶州，皇統四年又改今名。三萬三千八百三十六户。四個縣、一個鎮：

濮陽縣署在州城内。有衛陽山、鮒鯛山、黄河、淇河、瓠子口。

清豐有廣陽山、黄河。

觀城有泉源河。一鎮武鄉。

長垣本來隸屬於南京，泰和八年由於隔黄河不方便，劃歸本州。

河東北路。宋河東路，天會六年分河東路爲河東南路和河東北路，各設置兵馬都總管。含一個府，管轄三個節度使軍鎮、九個刺史州、三十九個縣、四十個鎮、十個堡、八個寨。

太原府，上等府，即武勇軍。宋朝設太原郡河東軍節度，金國初年依舊爲次等府，又命名爲并州太原郡河東軍總管府，設置轉運司。有造墨場、煉銀洞、瑪瑙石。藥産松脂、白膠香、五靈脂、大黄、白玉石。十六萬五千八百六十二户。十一個縣、八個鎮：

陽曲縣署在府城内。有罕山、蒙山、汾水。五鎮陽曲、百井、赤塘關、天門關、陵井驛。

太谷有太谷山、蔣水。

平晋貞祐四年七月廢除，興定元年重置。有龍山、晋水。二鎮晋寧、晋祠。

清源有清源水、汾水。

徐溝本清源縣之徐溝鎮，大定二十九年升。

榆次有麓臺山、塗水。

祁有幘山、太谷水。鎮一團柏。

文水有隱泉山、汾水、文水。

交城有少陽山、狐突山、汾水。

盂興定中升爲州，聽絳州元帥府節制，置刺史，尋復。有白馬山、原仇山、滹沱水。

壽陽興定二年九月嘗割隸平定州。有方山、洞過水。

晋州。興定四年正月以壽陽縣西張寨置。

忻州，下，刺史。舊定襄郡軍。户三萬二千三百四十一。縣二、鎮四：

秀容有程候山、雲母山、忻水、滹沱水。鎮四忻口、雲内、徒合、石嶺。

定襄

平定州，中，刺史。本宋平定軍，大定二年升爲州。興定二年爲防禦，十一月復降爲刺郡。户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六。縣二、鎮三：

平定倚。有浮山、浮濼水。鎮二承天、東百井。

樂平興定四年正月升爲臯州。有樂平山、清漳水。鎮一浄陽。

汾州，上。宋西河郡軍事，天會六年置汾陽軍節度使，後又置河東南、北路提刑司。户八萬七千一百二十七。縣五、鎮二：

西河有謁泉山、比干山、文水、汾水。鎮一郭柵。

孝義有勝水。

介休有介山、汾水。鎮一洪山。

平遥有鹿臺山、汾水。

靈石貞祐三年割隸霍州，四年五月復來屬。有静巖山、汾水。

石州，上，刺史。舊昌化軍，興

徐溝本來是清源縣的徐溝鎮，大定二十九年升爲縣。

榆次有麓臺山、塗水。

祁有幘山、太谷水。一鎮團柏。

文水有隱泉山、汾水、文水。

交城有少陽山、狐突山、汾水。

盂興定年間升爲州，受絳州元帥府指揮，設置刺史，不久恢復爲縣。有白馬山、原仇山、滹沱水。

壽陽興定二年九月曾劃歸平定州管轄。有方山、洞過水。

晋州。興定四年正月以壽陽縣西張寨設置州署。

忻州，下等州，設刺史。以前爲定襄郡軍。三萬二千三百四十一户。二個縣、四個鎮：

秀容有程候山、雲母山、忻水、滹沱水。四鎮忻口、雲内、徒合、石嶺。

定襄

平定州，中等州，設刺史。本是宋朝平定軍，大定二年升爲州。興定二年爲防禦州，十一月又降爲刺史州。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六户。二個縣、三個鎮：

平定縣署在州城内。有浮山、浮濼水。二鎮承天、東百井。

樂平興定四年正月升爲臯州。有樂平山、清漳水。一鎮浄陽。

汾州，上等州。宋朝設西河郡軍事，天會六年設置汾陽軍節度使，後來又設置河東南路、河東北路提刑司。八萬七千一百二十七户。五個縣、二個鎮：

西河有謁泉山、比干山、文水、汾水。一鎮郭柵。

孝義有勝水。

介休有介山、汾水。一鎮洪山。

平遥有鹿臺山、汾水。

靈石貞祐三年劃歸霍州，四年五月又劃回來。有静巖山、汾水。

石州，上等州，設刺史。以前爲昌化軍，興

定五年復隸晉陽，從郭文振之請也。户三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縣六、鎮四：

離石倚。有胡公山、離石水。鎮一石窟。

方山貞祐四年徙治于積翠山。有方山、赤洪水。

孟門舊名定胡，明昌六年更。宋隸晉寧軍。有黄河、寧鄉水。鎮二吴保、天澤。

温泉貞祐四年五月改隸汾州。有遠望山、温泉。

臨泉宋隸晉寧軍。有黄河、臨泉水。鎮一克胡。

寧鄉舊名平夷，明昌六年更。

葭州，下，刺史。本晉寧軍，貞元元年隸汾州，大定二十二年升爲晉寧州，二十四年更今名。在黄河西，興定二年五月以河東殘破，改隸延安府。户八千八百六十四。寨八、堡九：神泉寨、永祚堡、烏龍寨、康定堡、寧河寨、寧河堡、太和寨、神木寨、通津堡、彌川寨、護川堡、强川堡、清川堡、通秦寨、通秦堡、晉安堡、吴堡寨。已上皆在黄河西，臨西夏界。

代州，中。宋雁門郡，防禦，天會六年置震武軍節度使。貞祐二年四月僑置西面經略司，八月罷。户五萬七千六百九十。縣五、鎮十三：

雁門倚。有夏屋山、雁門山、滹沱水。鎮三雁門、西陘、胡谷。

崞有崞山、石鼓山、滹沱河、沙河。鎮一樓板。

五臺貞祐四年三月升爲臺州。有五臺山、慮虒水。鎮二興善、石觜。

廣武貞祐三年七月來屬。

繁時貞祐三年九月升爲堅州。鎮七茹越、大石、義興、麻谷、瓶形、梅迴、寶興。

定五年又歸屬晉陽，這是聽從了郭文振的請求。三萬六千五百二十八户。六個縣、四個鎮：

離石縣署在州城内。有胡公山、離石水。一鎮石窟。

方山貞祐四年縣署遷到積翠山。有方山、赤洪水。

孟門原名定胡，明昌六年改名。宋時隸屬晉寧軍。有黄河、寧鄉水。二鎮吴保、天澤。

温泉貞祐四年五月改屬汾州。有遠望山、温泉。

臨泉宋時隸屬晉寧軍。有黄河、臨泉水。一鎮克胡。

寧鄉原名平夷，明昌六年改名。

葭州，下等州，設刺史。本來叫晉寧軍，貞元元年劃歸汾州，大定二十二年升爲晉寧州，二十四年改今名。在黄河西岸，興定二年五月由於河東殘破，改屬延安府。八千八百六十四户。轄八個寨、九個堡：神泉寨、永祚堡、烏龍寨、康定堡、寧河寨、寧河堡、太和寨、神木寨、通津堡、彌川寨、護川堡、强川堡、清川堡、通秦寨、通秦堡、晉安堡、吴堡寨。以上都在黄河西岸，臨近西夏邊界。

代州，中等州。即宋雁門郡，設防禦使，天會六年設置震武軍節度使。貞祐二年四月僑置西面經略司，八月廢除。五萬七千六百九十户。五個縣、十三個鎮：

雁門縣署在州城内。有夏屋山、雁門山、滹沱水。三鎮雁門、西陘、胡谷。

崞有崞山、石鼓山、滹沱河、沙河。一鎮樓板。

五臺貞祐四年三月升爲臺州。有五臺山、慮虒水。二鎮興善、石觜。

廣武貞祐三年七月劃歸本州。

繁時貞祐三年九月升爲堅州。七鎮茹越、大石、義興、麻谷、瓶形、梅迴、寶興。

隩州，下。本宋舊火山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火山州，後更今名。興定二年九月改隸嵐州。四年，以殘破徙治于黄河灘許父寨。户七千五百九十二。縣一、鎮一：

河曲貞元元年置。有火山、黄河。鎮一鄴鎮。

寧化州，下，刺史。本寧化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户六千一百。縣一、鎮一：

寧化　鎮一窟谷。

嵐州，下。宋舊樓煩郡軍事，天會六年置鎮西節度使。户一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縣三、鎮四：

宜芳　鎮一飛鳶。

合河　鎮三合河津、乳浪、鹽院渡。

樓煩

岢嵐州，下，刺史。本宋岢嵐軍，大定二十二年爲州，貞祐三年九月升爲防禦，四年正月升爲節鎮，五月復爲防禦。户五千八百五十一。縣一、堡一：

嵐谷有岢嵐山、雪山、岢嵐水。堡一寒光。

保德州，下，刺史。本宋保德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元光元年六月升爲防禦。户三千一百九十一。縣一：

保德大定十一年置。有大堡津、沙谷津。

管州，下，刺史。本宋憲州静樂郡，天德三年更。興定三年升爲防禦。户五千八百八十一。縣一：

静樂

河東南路

河東南路，府二，領節鎮三，防禦一，刺郡六，縣六十八，鎮二十九，關六。

平陽府，上。宋平陽郡建雄軍節

隩州，下等州。從前本是宋朝的火山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火山州，後來改爲今名。興定二年九月改屬嵐州。四年，由於殘破，州署遷到黄河灘的許父寨。七千五百九十二户。一個縣、一個鎮：

河曲貞元元年設置。有火山、黄河。一鎮鄴鎮。

寧化州，下等州，設刺史。本來爲寧化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六千一百户。一個縣、一個鎮：

寧化　一鎮窟谷。

嵐州，下等州。從前本是宋朝的樓煩郡軍事，天會六年設置鎮西節度使。一萬七千五百五十七户。三個縣、四個鎮：

宜芳　一鎮飛鳶。

合河　三鎮合河津、乳浪、鹽院渡。

樓煩

岢嵐州，下等州，設刺史。本是宋岢嵐軍，大定二十二年改爲州，貞祐三年九月升爲防禦州，四年正月升爲節度使軍鎮，五月又恢復爲防禦州。五千八百五十一户。一個縣、一個堡：

嵐谷有岢嵐山、雪山、岢嵐水。一堡寒光。

保德州，下等州，設刺史。本是宋保德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元光元年六月升爲防禦州。三千一百九十一户。一個縣：

保德大定十一年設置。有大堡津、沙谷津。

管州，下等州，設刺史。本來是宋憲州静樂郡，天德三年改名。興定三年升爲防禦州。五千八百八十一户。一個縣：

静樂

河東南路，有二個府，管轄三個節度使軍鎮，一個防禦州，六個刺史州，六十八個縣，二十九個鎮，六個關。

平陽府，上等府。宋時爲平陽郡建雄軍節度

度。本晉州，初爲次府，置建雄軍節度使。天會六年升總管府，置轉運司。興定二年十二月以殘破降爲散府。有書籍。産解鹽、隰州緑、卷子布、龍門椒、紫團參、甘草、蒼术。户一十三萬六千九百三十六。縣十、鎮一：

臨汾天會六年定臨汾爲次赤，餘并次畿，置丞、簿、尉各一。有姑射山、平水、壺口山、汾水。

襄陵倚。有浮山、汾水、潏水。鎮一故關。

洪洞有霍山、汾水。

趙城有姑射山、汾水、霍水。

霍邑貞祐三年七月升爲霍州，以趙城、汾西、靈石隸焉。興定元年七月升爲節鎮，軍曰鎮定。有霍山、汾水、彘水。

汾西有汾西山、汾水。

岳陽有烏嶺山、通軍水。

浮山舊名神山，大定七年更爲浮山，興定四年更名曰忠孝。

和川

冀氏

隰州，上，刺史。宋大寧郡，團練。舊大寧郡軍，刺史，天會六年改爲南隰州，以與北京隰州重也。天德三年去"南"字。户二萬五千四百四十五。縣六、關四：

隰川倚。有石馬山、石樓山。

仵城興定五年正月升隰川之午城鎮置。

蒲興定五年正月升爲蒲州，以大寧隸焉。有孤石山、横木嶺。

大寧有孔山、黄河、昕水。關一馬門關。

永和有樓山、黄河、仙芝水。關一永和關。

石樓有石樓山、黄河、龍泉。關二永寧、上平關。

吉州，下，刺史。宋置團練。舊

州。本來叫晉州，起初是次等府，設置建雄軍節度使。天會六年升爲總管府，設置轉運司。興定二年十二月，由於殘破，降爲歸地方管轄的府。有印書業。出産解鹽、隰州緑、卷子布、龍門椒、紫團參、甘草、蒼术。十三萬六千九百三十六户。十個縣、一個鎮：

臨汾天會六年定臨汾爲次赤縣，其他縣都爲次畿縣，設置縣丞、主簿、縣尉各一名。有姑射山、平水、壺口山、汾水。

襄陵縣署在府城内。有浮山、汾水、潏水。一鎮故關。

洪洞有霍山、汾水。

趙城有姑射山、汾水、霍水。

霍邑貞祐三年七月升爲霍州，以趙城、汾西、靈石歸它管轄。興定元年七月升爲節度使軍鎮，軍名叫鎮定。有霍山、汾水、彘水。

汾西有汾西山、汾水。

岳陽有烏嶺山、通軍水。

浮山舊名神山，大定七年改名浮山，興定四年改名忠孝。

和川

冀氏

隰州，上等州，設刺史。在宋爲大寧郡，設團練使。金國時先爲大寧郡軍，設刺史，天會六年改爲南隰州，因爲與北京的隰州名稱相同的緣故，天德三年去掉"南"字。二萬五千四百四十五户。六個縣、四個關：

隰川縣署在州城内。有石馬山、石樓山。

仵城興定五年正月升隰川的午城鎮設置。

蒲興定五年正月升爲蒲州，把大寧劃歸它管轄。有孤石山、横木嶺。

大寧有孔山、黄河、昕水。一關馬門關。

永和有樓山、黄河、仙芝水。一關永和關。

石樓有石樓山、黄河、龍泉。二關永寧、上平關。

吉州，下等州，設刺史。宋時設置團練使。

名慈州，天德三年改爲耿州，置文成郡軍，明昌元年更名吉。户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四。縣二：

吉鄉有壺口山、孟門山、黄河、蒲水。

鄉寧

河中府，散，上。宋河東郡。舊置護國軍節度使，天會六年降爲蒲州，置防禦使。天德元年升爲河中府，仍舊護國軍節度使。大定五年置陝西元帥府。户十萬六千五百三十九。縣七、鎮四：

河東倚。有中條山、五老山、黄河、嬀水、汭水。鎮二永樂、合河。

榮河貞祐三年升爲榮州，以河津、萬泉隸焉。有黄河、汾水、脽丘。鎮一北郎。

虞鄉有雷首山、中條山、壇道山。

萬泉　鎮一胡壁。

臨晋有三疑山、黄河。

河津

猗氏有涑水。

絳州，上。宋置絳郡防禦。天會六年置絳陽軍節度使。興定二年十二月升爲晋安府，總管河東南路兵馬，三年三月置河東南路轉運司。户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縣七、鎮五、關一：

正平倚。劇。有定境山、汾水、澮水、鼓水。鎮一澤掌。

曲沃劇。有絳山、絳水、汾水、澮水。鎮二柴村、九王。

稷山有稷山、汾水。

翼城興定四年七月升爲翼州，以垣曲、絳縣隸焉。元光二年升爲節鎮，軍曰翼安。有澮高山、清野山、烏嶺山。

太平有汾水。

垣曲有王屋山、清廉山、黄河、清水。鎮一皋落。關一行臺。

舊名慈州，天德三年改爲耿州，設置文成郡軍，明昌元年改名吉州。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四户。二個縣：

吉鄉有壺口山、孟門山、黄河、蒲水。

鄉寧

河中府，歸地方管轄的府，上等府。原爲宋河東郡。以前設置護國軍節度使，天會六年降爲蒲州，設置防禦使。天德元年升爲河中府，仍舊爲護國軍節度使。大定五年設置陝西元帥府。十萬六千五百三十九户。七個縣、四個鎮：

河東縣署在府城内。有中條山、五老山、黄河、嬀水、汭水。二鎮永樂、合河。

榮河貞祐三年升爲榮州，以河津、萬泉歸它管。有黄河、汾水、脽丘。一鎮北郎。

虞鄉有雷首山、中條山、壇道山。

萬泉　一鎮胡壁。

臨晋有三疑山、黄河。

河津

猗氏有涑水。

絳州，上等州。宋時設置絳郡，爲防禦州。天會六年設置絳陽軍節度使。興定二年十二月升爲晋安府，總管河東南路兵馬，三年三月設置河東南路轉運司。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户。七個縣、五個鎮、一個關：

正平縣署在州城内。是政務繁重的縣。有定境山、汾水、澮水、鼓水。一鎮澤掌。

曲沃是政務繁重的縣。有絳山、絳水、汾水、澮水。二鎮柴村、九王。

稷山有稷山、汾水。

翼城興定四年七月升爲翼州，以垣曲、絳縣劃歸它管。元光二年升爲節度使軍鎮，軍叫翼安。有澮高山、清野山、烏嶺山。

太平有汾水。

垣曲有王屋山、清廉山、黄河、清水。一鎮皋落。一關行臺。

絳有太陰山、教山、絳水。鎮一繪交。

平水興定四年七月徙置汾河之西，從平陽公胡天作之請也。

解州，上，刺史。宋慶成軍防禦，國初置解梁郡國，後廢爲刺郡。貞祐三年復升爲節鎮，軍名寶昌。興定四年徙治平陸縣。户七萬一千二百三十二。縣六、鎮四：

解倚。有壇道山、鹽池。

平陸有吴山、黄河。鎮一張店。

芮城宋隸陕州。有中條山、黄河、龍泉。

夏有巫咸山、中條山、淡水。鎮一曹張。

安邑有中條山、稷山、鹽池、涑水。

聞喜有九龍山、湯山、涑水。鎮二東鎮、劉莊。

澤州，上，刺史。宋高平郡。天會六年以與北京澤州同，加"南"字，天德三年復去"南"字。貞祐四年隸潞州昭義軍，後又改隸孟州。元光二年升爲節鎮，軍曰忠昌。户五萬九千四百一十六。縣六、鎮二：

晋城倚。有太行山、丹水、白水、天井關。鎮二周村、巴公。舊又置星軺鎮。

端氏有石門山、巨峻山。

陵川有太行山、九仙山。

陽城元光二年十一月升勣州。有王屋山、濩澤。

高平有頭顱山、米山、丹水。

沁水有鹿臺山、沁水、馬邑山。

潞州，上。宋隆德府上黨郡昭德軍節度使。天會六年，節度使兼潞南遼沁觀察處置使。户七萬九千二百三十二。縣八、鎮四：

上黨倚。鎮一八義。

壺關有抱犢山、紫團山、赤壤山。

絳有太陰山、教山、絳水。一鎮繪交。

平水興定四年七月遷到汾河以西設置，這是采納了平陽公胡天作的請求。

解州，上等州，設刺史。在宋爲慶成軍，設防禦使，金國初年設置解梁郡軍，後來廢爲刺史州。貞祐三年又升爲節度使軍鎮，軍名寶昌。興定四年州署遷移到平陸縣。七萬一千二百三十二户。六個縣、四個鎮：

解縣署在州城内。有壇道山、鹽池。

平陸有吴山、黄河。一鎮張店。

芮城宋時隸屬陝州。有中條山、黄河、龍泉。

夏有巫咸山、中條山、淡水。一鎮曹張。

安邑有中條山、稷山、鹽池、涑水。

聞喜有九龍山、湯山、涑水。二鎮東鎮、劉莊。

澤州，上等州，設刺史。原爲宋高平郡。天會六年由於與北京的澤州名稱相同，加"南"字，天德三年又去掉"南"字。貞祐四年隸屬於潞州昭義軍，後來又改隸孟州。元光二年升爲節度使軍鎮，軍名忠昌。五萬九千四百一十六户。六個縣、二個鎮：

晋城縣署在州城内。有太行山、丹水、白水、天井關。二鎮周村、巴公。以前還設有星軺鎮。

端氏有石門山、巨峻山。

陵川有太行山、九仙山。

陽城元光二年十一月升勣州。有王屋山、濩澤。

高平有頭顱山、米山、丹水。

沁水有鹿臺山、沁水、馬邑山。

潞州，上等州。宋時稱隆德府上黨郡昭德軍節度使。天會六年，節度使兼任潞南遼沁觀察處置使。七萬九千二百三十二户。八個縣、四個鎮：

上黨縣署在州城内。一鎮八義。

壺關有抱犢山、紫團山、赤壤山。

屯留有盤秀山、絳水。鎮一寺底。

長子有羊頭山、發鳩山、堯水。鎮一横水。

潞城有三垂山、伏牛山、潞水、漳水。

襄垣有鹿臺山、涅水、漳水。鎮一褫亭。

黎城有白巖山、故壺口關。

涉貞祐三年七月升爲崇州，以黎城縣隸焉。四年八月以殘破復爲縣。興定五年九月復升爲州。有崇山、涉水。

遼州，中，刺史。宋本樂平郡，刺史，天會六年以與東京遼州同，加“南”字，天德三年復去“南”字。户一萬五千八百五十。縣四、鎮一、關一：

遼山倚。有箕山、青谷水。鎮一平城，舊縣也，貞元間廢爲鎮，屬遼山縣，及廢舊芹泉鎮。關一黄澤。

榆社有武鄉水、石勒漚麻池。

和順有九原山。

儀城舊爲平城縣，貞元二年廢入遼山爲鎮，貞祐四年復升爲縣，更今名。

沁州，中，刺史。錦山郡。宋威勝軍，天會六年升爲州。元光二年升爲節鎮，軍曰義勝。户一萬八千五十九。縣四、鎮一：

銅鞮倚。有銅鞮山、石梯山、洹水、交水。

武鄉有胡甲山、武鄉水。鎮一南關。

沁源元光二年十一月升爲穀州。有霍山、沁水。

綿上有羊頭山、沁水。

懷州，上。宋河内郡，防禦，天會六年以與臨潢府懷州同，加“南”字，仍舊置沁南軍節度使，天德三年去“南”字。皇統三年閏四月置黄沁河堤都大管勾司。大定五年置行元帥府。興定五年置招撫司。户八萬六千

屯留有盤秀山、絳水。一鎮寺底。

長子有羊頭山、發鳩山、堯水。一鎮横水。

潞城有三垂山、伏牛山、潞水、漳水。

襄垣有鹿臺山、涅水、漳水。一鎮褫亭。

黎城有白巖山、故壺口關。

涉貞祐三年七月升爲崇州，把黎城縣劃歸它管。四年八月因爲殘破恢復爲縣。興定五年九月又升爲州。有崇山、涉水。

遼州，中等州，設刺史。宋時本爲樂平郡，設刺史，天會六年由於與東京遼州同名，加“南”字，天德三年又去掉“南”字。一萬五千八百五十户。四個縣、一個鎮、一個關：

遼山縣署在州城内。有箕山、青谷水。一鎮平城，原是縣，貞元年間廢爲鎮，屬遼山縣管轄，又廢除原來的芹泉鎮。一關黄澤。

榆社有武鄉水、石勒浸泡麻的水池。

和順有九原山。

儀城原爲平城縣，貞元二年廢縣，劃歸遼山爲鎮，貞祐四年又升爲縣，改今名。

沁州，中等州，設刺史。又稱錦山郡。宋時爲威勝軍，天會六年升爲州。元光二年升爲節度使軍鎮，軍名義勝。一萬八千零五十九户。四個縣、一個鎮：

銅鞮縣署在州城内。有銅鞮山、石梯山、洹水、交水。

武鄉有胡甲山、武鄉水。一鎮南關。

沁源元光二年十一月升爲穀州。有霍山、沁水。

綿上有羊頭山、沁水。

懷州，上等州。原爲宋河内郡，設防禦使，天會六年由於與臨潢府的懷州同名，加“南”字，仍舊設置沁南軍節度使，天德三年去掉“南”字。皇統三年閏四月設置黄沁河堤都大管勾司。大定五年設置行元帥府。興定五年設置招撫司。八萬六千七百五十六户。四個縣、六個

七百五十六。縣四、鎮六：

河內倚。有太行陘、太行山、黄河、沁水、溴水。鎮四武德、栢鄉、萬善、清化。

修武有濁鹿城。鎮一承恩。

山陽興定四年以修武縣重泉村爲山陽縣，隸輝州。

武陟有太行山、天門山、黄河、沁水。鎮一宋郭。

孟州，上。宋濟源郡，節度，天會六年降河陽府爲孟州，置防禦，守盟津。宣宗朝置經略司。户四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縣四、鎮二：

河陽倚。有嶺山、黄河、湛水、同水。鎮二穀羅、沇河。

王屋有王屋山、天壇山、析城山、黄河。

濟源有太行山、孔山、濟水、溴水、沁水。

温有黄河、沛水。

京兆府路

京兆府路，宋爲永興軍路。皇統二年省并陝西六路爲四，曰京兆，曰慶原，曰熙秦，曰鄜延。府一，領節鎮一，防禦一，刺郡四，縣三十六，鎮三十七。

京兆府，上。宋京兆郡永興軍節度使。皇統二年置總管府，天德二年置陝西路統軍司、陝西東路轉運司。產白芷、麻黄、白蒺藜、茴香、細辛。户九萬八千一百七十七。縣十二、鎮十：舊又有中橋、臨涇二鎮，後廢。

長安倚。有終南山、龍首山、澧水、渭水、鎬水。鎮一子午。

咸寧倚。本萬年，後更名。泰和四年廢，尋復。鎮二鳴犢、乾祐。

興平有渭水、醴泉。

涇陽

臨潼有驪山、渭水、戲水。鎮一零

鎮：

河內縣署在州城內。有太行陘、太行山、黄河、沁水、溴水。四鎮武德、栢鄉、萬善、清化。

修武有濁鹿城。一鎮承恩。

山陽興定四年，以修武縣重泉村設山陽縣，隸屬於輝州。

武陟有太行山、天門山、黄河、沁水。一鎮宋郭。

孟州，上等州。宋爲濟源郡，設節度使，天會六年降河陽府爲孟州，設置防禦使，守衛盟津。宣宗朝設置經略司。人口四萬一千六百四十九户。四個縣、二個鎮：

河陽縣署在州城內。有嶺山、黄河、湛水、同水。二鎮穀羅、沇河。

王屋有王屋山、天壇山、析城山、黄河。

濟源有太行山、孔山、濟水、溴水、沁水。

温有黄河、沛水。

京兆府路，宋爲永興軍路。皇統二年把陝西六路精簡合并爲四路，名叫京兆、慶原、熙秦、鄜延。含一個府，管轄一個節度使軍鎮，一個防禦州，四個刺史州，三十六個縣，三十七個鎮。

京兆府，上等府。宋時爲京兆郡永興軍節度使。皇統二年設置總管府，天德二年設置陝西路統軍司、陝西東路轉運司。出産白芷、麻黄、白蒺藜、茴香、細辛。九萬八千一百七十七户。十二個縣、十個鎮：以前又有中橋、臨涇二鎮，後來廢除。

長安縣署在府城內。有終南山、龍首山、澧水、渭水、鎬水。一鎮子午。

咸寧縣署在府城內。本來叫萬年，後來改名。泰和四年廢除，不久恢復。二鎮鳴犢、乾祐。

興平有渭水、醴泉。

涇陽

臨潼有驪山、渭水、戲水。一鎮零口。

口。

藍田有藍田山、蕢山、灞水。

雲陽　鎮一孟店。

高陵有涇水、渭水、白渠。鎮二毗沙、渭城。

終南宋清平軍。鎮一甘河。

櫟陽有渭水、沮河、清泉陂。鎮一粟邑。

鄠有終南山、牛首山、渼陂、渭水。鎮一秦渡。

咸陽

商州，下，刺史。宋上洛郡軍事。貞祐四年升為防禦，尋隸陝州，興定二年正月復來屬，元光二年五月改隸河南路。户三千九百九十九。縣二、鎮二：舊又有西市、黄川、青雲三鎮，後廢。

上洛有楚山、熊耳山、丹水、嶢關。鎮二商洛、豐陽。皆舊為縣，貞元二年廢為鎮。

洛南有冢嶺山、洛水。

虢州，下，刺史。宋虢郡軍事。貞祐二年割為陝州支郡，以備潼關。户一萬二十二。縣三、鎮五：

虢略有鹿蹄山、黄河、燭水。鎮三靖遠、玉城、朱陽。

盧氏有朱陽山、熊耳山、洛水、鄩水。鎮二社管、欒川舊為縣，海陵貞元二年廢為鎮。

朱陽海陵時嘗廢，後復置。有地肺山。

乾州，中，刺史。宋嘗改為醴州，天德三年復。户二萬六千八百五十六。縣四、鎮三：

奉天有梁山、莫谷水、甘谷水。鎮一薛禄。

醴泉有九嵕山、浪水。鎮一甘北。

武亭本武功，大定二十九年以嫌顯宗諱更。有敦物山、武功山、渭水。鎮一

藍田有藍田山、蕢山、灞水。

雲陽　一鎮孟店。

高陵有涇水、渭水、白渠。二鎮毗沙、渭城。

終南即宋清平軍。一鎮甘河。

櫟陽有渭水、沮河、清泉陂。一鎮粟邑。

鄠有終南山、牛首山、渼陂、渭水。一鎮秦渡。

咸陽

商州，下等州，設刺史。宋時爲上洛郡軍事州。貞祐四年升爲防禦州，不久隸屬於陝州，興定二年正月又劃歸京兆府路，元光二年五月改歸河南路。三千九百九十九户。二個縣、二個鎮：以前又有西市、黄川、青雲三鎮，後來廢除。

上洛有楚山、熊耳山、丹水、嶢關。二鎮商洛，豐陽。以前都是縣，貞元二年廢爲鎮。

洛南有冢嶺山、洛水。

虢州，下等州，設刺史。宋時爲虢郡軍事州。貞祐二年割爲陝州支郡，以守衛潼關。州一萬零二十二户。三個縣、五個鎮：

虢略有鹿蹄山、黄河、燭水。三鎮靖遠、玉城、朱陽。

盧氏有朱陽山、熊耳山、洛水、鄩水。二鎮社管、欒川。以前爲縣，海陵貞元二年廢爲鎮。

朱陽海陵王時曾廢除，後來復設。有地肺山。

乾州，中等州，設刺史。宋時曾改爲醴州，天德三年恢復。二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户。四個縣、三個鎮：

奉天有梁山、莫谷水、甘谷水。一鎮薛禄。

醴泉有九嵕山、浪水。一鎮甘北。

武亭本來叫武功，大定二十九年因與顯宗的名諱允恭同音而改。有敦物山、武功山、渭水。一鎮長寧。

長寧。

好畤有梁山、武亭河。

同州，中。宋馮翊郡定國軍節度，治馮翊。後改安國軍節度使。舊貢圓箸蘭耳羊，大定十一年罷之。户三萬五千五百六十一。縣六、鎮九：

馮翊倚。有洛水、渭水。鎮二沙苑并監。

朝邑有黄河、渭水。鎮四朝邑、新市、延祥、洿谷。

白水有五龍山、洛水、白水。

郃陽有非山、瀵水、黄河。鎮一夏陽。

澄城有梁山、洛水。

韓城貞祐三年升爲楨州，以郃陽縣隸焉。鎮二寺前、良輔。

耀州，上，刺史。宋華原郡感德軍節度，皇統二年降爲軍事，後爲刺史州。户五萬二百一十一。縣四、鎮二：

華原有土門山、漆水、沮水。

同官有白馬山、同官川。鎮一黄堡。

美原有頻陽山。

三原有堯門山、中白渠。鎮一龍橋。

華州，中。宋華陰郡鎮潼軍節度，治鄭，國初因之，後置節度使，皇統二年降爲防禦使。貞祐三年八月升爲節鎮，軍曰金安，以商州爲支郡。户五萬三千八百。縣五、鎮六：

鄭倚。有少華山、聖山、渭水、符禺水。鎮一赤水。

華陰有太華山、松果山、黄河、渭水、潼關。鎮二關西、敷水。

下邽有渭水、太白渠。鎮二素化、新市。

蒲城有金粟山、洛水。鎮一荆姚。

渭南有靈臺山、渭水。

鳳翔路

鳳翔路，宋秦鳳路，治秦州。府

好畤有梁山、武亭河。

同州，中等州。宋時爲馮翊郡定國軍節度，州署在馮翊。後來改爲安國軍節度使。從前進貢圓箸蘭耳羊，大定十一年取消。三萬五千五百六十一户。六個縣、九個鎮：

馮翊縣署在州城内。有洛水、渭水。二鎮沙苑、沙苑監。

朝邑有黄河、渭水。四鎮朝邑、新市、延祥、洿谷。

白水有五龍山、洛水、白水。

郃陽有非山、瀵水、黄河。一鎮夏陽。

澄城有梁山、洛水。

韓城貞祐三年升爲楨州，把郃陽縣劃歸它管轄。二鎮寺前、良輔。

耀州，上等州，設刺史。宋時爲華原郡感德軍節度州，皇統二年降爲軍事，後來改爲刺史州。五萬零二百一十一户。四個縣、二個鎮：

華原有土門山、漆水、沮水。

同官有白馬山、同官川。一鎮黄堡。

美原有頻陽山。

三原有堯門山、中白渠。一鎮龍橋。

華州，中等州。宋時爲華陰郡鎮潼軍節度州，州署在鄭縣，金國初年沿襲，後來設置節度使，皇統二年降爲防禦使。貞祐三年八月升爲節度使軍鎮，軍名金安，以商州爲支郡。五萬三千八百户。五個縣、六個鎮：

鄭縣署在州城内。有少華山、聖山、渭水、符禺水。一鎮赤水。

華陰有太華山、松果山、黄河、渭水、潼關。二鎮關西、敷水。

下邽有渭水、太白渠。二鎮素化、新市。

蒲城有金粟山、洛水。一鎮荆姚。

渭南有靈臺山、渭水。

鳳翔路，原爲宋秦鳳路，治所在秦州。含二

二，領防禦二，刺郡二，縣三十三，城一，堡四，寨十四，鎮十五。

鳳翔府，中。宋扶風郡鳳翔軍節度。皇統二年升爲府，軍名天興，大定十九年更軍名爲鳳翔。大定二十七年升總管府。產芎藭、獨活、燈草、無心草、升麻、秦艽、骨碎補、羌活。户六萬二千三百三。縣九、鎮四：舊有横水、驛店、崔模、麻務、長清五鎮，後廢。

鳳翔倚。有杜陽山、吴岳、雍水。舊名天興縣，大定十九年更。

寶雞有陳倉山、渭水、汧水、大散關。鎮一武城。

虢有楚山、渭水。鎮一陽平。

郿有太白山、渭水。

盩厔南至巡馬道二十里。貞祐四年升爲恒州，以郿縣隸焉。有終南山、渭水、洛谷。

扶風國初作扶興。有渭水、漳水。鎮一岐陽。

岐山有岐山、終南山、渭水、姜水、汧水。鎮一馬蹟。

普潤有杜水、漆水、岐水。

麟遊有五將山、黝土山。

德順州，上，刺史。宋德順軍，國初隸熙秦路，皇統二年升爲州，大定二十七年來屬。貞祐四年四月升爲防禦，十月升爲節鎮，軍曰隴安。户三萬五千四百四十九。縣六、寨四、堡一：舊有上接鎮、通安寨、王家城、牧龍城、同家堡，後廢。

隴干倚。

水洛本中安堡城。堡一中安。

威戎本威戎堡城。

隆德本隆德寨。

通邊本通邊寨。寨三静邊（舊爲縣）、得勝、寧安。

治平本治平寨。寨一懷遠。

平凉府，散，中。宋渭州隴西

個府，管轄二個防禦州，二個刺史州，三十三個縣，一個城，四個堡，十四個寨，十五個鎮。

鳳翔府，中等府。宋時爲扶風郡鳳翔軍節度州。皇統二年升爲府，軍名天興，大定十九年改軍名爲鳳翔。大定二十七年升爲總管府。出產芎藭、獨活、燈草、無心草、升麻、秦艽、骨碎補、羌活。六萬二千三百零三户。九個縣、四個鎮：以前有横水、驛店、崔模、麻務、長清五鎮，後來廢除。

鳳翔縣署在府城内。有杜陽山、吴岳、雍水。舊名天興縣，大定十九年改。

寶雞有陳倉山、渭水、汧水、大散關。一鎮武城。

虢有楚山、渭水。一鎮陽平。

郿有太白山、渭水。

盩厔南距巡馬道二十里。貞祐四年升爲恒州，把郿縣劃歸它管。有終南山、渭水、洛谷。

扶風金國初年稱爲扶興縣。有渭水、漳水。一鎮岐陽。

岐山有岐山、終南山、渭水、姜水、汧水。一鎮馬蹟。

普潤有杜水、漆水、岐水。

麟遊有五將山、黝土山。

德順州，上等州，設刺史。宋時爲德順軍，金國初年隸屬於熙秦路，皇統二年升爲州，大定二十七年劃歸鳳翔路。貞祐四年四月升爲防禦州，十月升爲節度使軍鎮，軍名隴安。三萬五千四百四十九户。六個縣、四個寨、一個堡：以前還有上接鎮、通安寨、王家城、牧龍城、同家堡，後來廢除。

隴干縣署在州城内。

水洛本來是中安堡城。一堡中安。

威戎本來是威戎堡城。

隆德本來是隆德寨。

通邊本來是通邊寨。三寨静邊（以前爲縣）、得勝、寧安。

治平本來是治平寨。一寨懷遠。

平凉府，是歸地方管轄的府，中等府。宋時

郡平凉軍節度。舊爲軍，後置陝西西路轉運司、陝西東西路提刑司。大定二十六年來屬。户三萬一千三十三。縣五、鎮五、寨一：

平凉倚。有笄頭山、馬屯山。

潘原有鳥鼠山、銅城山。

崇信有閣川水。鎮一西赤城。

華亭有小隴山。

化平本名安化，大定七年更。鎮四安化、安國、白巖河、耀武。寨一瓦亭。

鎮戎州，下，刺史。本鎮戎軍，大定二十二年爲州，二十七年來屬。户一萬四百四十七，縣二、堡三、寨八：

東山有東山寨。

三川本三川寨。堡三彭陽、乾興、開遠。寨八天聖、飛泉、熙寧、靈平、通峽、盪羌、九羊、張義。

秦州，下。宋天水郡雄武軍節度，後置秦鳳路。國初置節度，皇統二年置防禦使，隸熙秦路，大定二十七年來屬。元光二年四月升爲節鎮，軍曰鎮遠，後罷，貞祐三年復置。户四萬四百四十八。縣八、城一、寨三、鎮二：舊有甘谷城、甘泉城、結藏城、定西寨、西顧堡，後廢。

成紀倚。有龍馬泉。

冶坊

甘谷

清水宋舊縣。有中隴山、嶓冢山、清水。

雞川

隴城有大隴山、瓦亭山。寨一隴城。

西寧貞祐四年十月升爲西寧州，以甘谷、雞川、治平三縣隸焉。

秦安　城一伏羌。寨二三陽務、弓門。鎮二静戎、床穰。

隴州，下。宋汧陽郡，防禦。海陵時隸熙秦路，大定二十七年來屬。

爲渭州隴西郡平凉軍節度州。以前爲軍，後來設置陝西西路轉運司、陝西東路、陝西西路提刑司。大定二十六年劃歸鳳翔路。人口三萬一千零三十三户。五個縣、五個鎮、一個寨：

平凉縣署在府城内。有笄頭山、馬屯山。

潘原有鳥鼠山、銅城山。

崇信有閣川水。一鎮西赤城。

華亭有小隴山。

化平本名安化，大定七年改。四鎮安化、安國、白巖河、耀武。一寨瓦亭。

鎮戎州，下等州，設刺史。本來是鎮戎軍，大定二十二年改爲州，二十七年歸屬鳳翔路。人口一萬零四百四十七户。二個縣、三個堡、八個寨：

東山本來是東山寨。

三川本來是三川寨。三堡彭陽、乾興、開遠。八寨天聖、飛泉、熙寧、靈平、通峽、盪羌、九羊、張義。

秦州，下等州。宋時爲天水郡雄武軍節度州，後來設置秦鳳路。金國初年設置節度使，皇統二年設置防禦使，隸屬於熙秦路，大定二十七年劃歸鳳翔路。元光二年四月升爲節度使軍鎮，軍名鎮遠，後來廢除，貞祐三年復設。四萬零四百四十八户。八個縣、一個城、三個寨、二個鎮：以前還有甘谷城、甘泉城、結藏城、定西寨、西顧堡，後來廢除。

成紀縣署在州城内。有龍馬泉。

冶坊

甘谷

清水宋舊縣。有中隴山、嶓冢山、清水。

雞川

隴城有大隴山、瓦亭山。一寨隴城。

西寧貞祐四年十月升爲西寧州，把甘谷、雞川、治平三縣劃歸它管。

秦安　一城伏羌。二寨三陽務、弓門。二鎮静戎、床穰。

隴州，下等州。宋時爲汧陽郡，設防禦使。海陵王時歸熙秦路管轄，大定二十七年劃歸鳳翔

户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二。縣三、鎮五：

汧陽倚。有汧水、隃麋澤。鎮二安化、新興。

汧源有吴嶽山、白環水。鎮三吴山、定戎、隴西。

隴安泰和八年以隴安寨升。有秦嶺山、渭水。

鄜延路

鄜延路，府一，領節鎮一，刺郡四，縣十六，鎮五，城二，堡四，寨十八，關二。

延安府，下。宋延安郡彰武軍節度使，皇統二年置彰武軍總管府。户八萬八千九百九十四。縣七、寨四、堡二、鎮一。

膚施倚。有五龍山、伏龍山、洛水、清水、濯巾水。鎮一樂盤。

延川有濯巾河、黄河、吐延水。寨一永平。

延長有獨戰山、濯巾水。

臨真有庫利川。

甘泉有洛水。

敷政有三堆山、洛水。

門山有重覆山、黄河、渭牙川水。堡二安定（置第六正將）、安塞。寨四萬安（興定二年廢）、德安（置第五副將）、招安、永平（有丹陽驛）。

丹州，中，刺史。宋咸寧郡軍事，國初因之。户一萬三千七十八。縣一、鎮一、關一：

宜川有雲巖山、孟門山、黄河、庫利川。鎮一雲巖。關一烏仁。

保安州，下，刺史。宋保安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户七千三百四十。縣一、寨三、鎮二、堡一、城一：

保安大定十二年以保安軍置。寨三德靖、順寧、平戎。鎮二静邊、永和。堡

路。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二户。三個縣、五個鎮：

汧陽縣署在州城内。有汧水、隃麋澤。二鎮安化、新興。

汧源有吴嶽山、白環水。三鎮吴山、定戎、隴西。

隴安泰和八年從隴安寨升爲縣。有秦嶺山、渭水。

鄜延路，含一個府，管轄一個節度使軍鎮，四個刺史州，十六個縣，五個鎮，二個城，四個堡，十八個寨，二個關。

延安府，下等府。宋時爲延安郡彰武軍節度使，皇統二年設置彰武軍總管府。八萬八千九百九十四户。七個縣、四個寨、二個堡、一個鎮：

膚施縣署在府城内。有五龍山、伏龍山、洛水、清水、濯巾水。一鎮樂盤。

延川有濯巾河、黄河、吐延水。一寨永平。

延長有獨戰山、濯巾水。

臨真有庫利川。

甘泉有洛水。

敷政有三堆山、洛水。

門山有重覆山、黄河、渭牙川水。二個堡安定（設置第六正將）、安塞。四寨萬安（興定二年撤銷）、德安（設置第五副將）、招安、永平（有丹陽驛）。

丹州，中等州，設刺史。宋時爲咸寧郡軍事州，金國初年沿襲。一萬三千零七十八户。一個縣、一個鎮、一個關：

宜川有雲巖山、孟門山、黄河、庫利川。一鎮雲巖。一關烏仁。

保安州，下等州，設刺史。宋爲保安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七千三百四十户。一個縣、三個寨、二個鎮、一個堡、一個城：

保安大定十二年以保安軍設縣。三寨德靖、順寧、平戎。二鎮静邊、永和。一堡園林。一城金湯。

一園林。城一金湯。

綏德州，下，刺史。唐綏州，宋綏德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户一萬二千七百二十。縣一、寨十、城一、堡一、關一：

清澗本宋清澗城，大定二十二年升。寨十暖泉、義合、清邊、臨夏、白草、米脂（置第二將）、懷寧、鎮邊、綏平、克戎（置第四將）。城一嗣武。堡一開光。關一永寧。

鄜州，下。宋洛交郡康定軍節度，國初因之，置保大軍節度使。户六萬二千九百三十一。縣四、鎮一：

洛交倚。有疏屬山、洛水、華池水。鎮一三川。

直羅有大盤山、羅川水。

鄜城有楊班湫。

洛川有洛川水、圜水。

坊州，中，刺史。宋中部郡軍事。户二萬七百四十六。縣二、鎮一：

中部有沮河、橋山、石堂山、洛水、蒲谷水。

宜君有沮水。鎮一玉華。

天會五年，元帥府宗翰、宗望奉詔伐宋，若克宋則割地以賜夏。及宋既克，乃分割楚、夏疆封，自麟府路洛陽溝距黄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逾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口，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距黄河，依見流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或指定地名有懸邈者，相地勢從便分畫。

慶原路

慶原路，舊作陝西西路。府一，領節鎮二，刺郡三，縣十八，鎮二十三，城二，堡四，寨二十二，邊將營八。

綏德州，下等州，設刺史。原爲唐綏州，宋綏德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一萬二千七百二十户。一個縣、十個寨、一個城、一個堡、一個關：

清澗本來是宋清澗城，大定二十二年升爲縣。十寨暖泉、義合、清邊、臨夏、白草、米脂（設置第二將）、懷寧、鎮邊、綏平、克戎（設置第四將）。一個城嗣武。一個堡開光。一個關永寧。

鄜州，下等州。宋時爲洛交郡康定軍節度州，金國初年沿襲，設置保大軍節度使。六萬二千九百三十一户。四個縣、一個鎮：

洛交縣署在州城内。有疏屬山、洛水、華池水。一鎮三川。

直羅有大盤山、羅川水。

鄜城有楊班湫。

洛川有洛川水、圜水。

坊州，中等州，設刺史。宋時爲中部郡軍事州。二萬零七百四十六户。二個縣、一個鎮：

中部有沮河、橋山、石堂山、洛水、蒲谷水。

宜君有沮水。一鎮玉華。

天會五年，元帥府宗翰、宗望遵照皇上的命令討伐宋，如果攻下了宋，就割地賜給夏國。到攻克了宋以後，就劃分楚、夏的疆界，從麟府路洛陽溝到黄河西岸，西面經過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到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越過了九星原到達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經過古蕭關到北谷口，秦鳳路通懷堡到古會州，從這裏到黄河，依照現在的河流分割熙河路一直到最西部邊界，以劃分楚、夏的疆域，如果指定的地名有的相差太遠，便根據地勢靈活劃分。

慶原路，以前叫陝西西路。含一個府，管轄二個節度使軍鎮，三個刺史州，十八個縣，二十三個鎮，二個城，四個堡，二十二個寨，八個邊將營。

慶陽府，中。宋安化郡慶陽軍節度。本慶州軍事，國初改安國軍，後置定安軍節度使兼總管，皇統二年置總管府。户四萬六千一百七十一。縣三、城二、堡一、寨三、鎮七：

安化倚。有馬嶺山、延慶水。

彭原有彭池原、睦陽川。鎮二董志、赤城。

合水有子午山。鎮五金櫃、懷安、業樂、五交、景山。城二白豹、大順。寨三安疆、華池、柔遠。堡一荔原。

環州，上，刺史。宋軍事，國初因之，大定間升爲刺郡。户九千五百四。縣一、堡三、寨六、鎮三：

通遠倚。有鹹河、馬嶺坂、塔子平榷場。堡三木瓜、歸德、興平。舊有惠丁、射香、流井三堡，後廢。寨六定邊、平遠、永和、洪德、烏倫、安邊。鎮三合道、馬嶺、木波。

寧州，中，刺史。宋彭原郡興寧軍節度，國初因之，皇統二年降爲軍，仍加“西”字，天德二年去“西”字，爲刺郡。户三萬四千七百五十七。縣四、鎮五：

安定本名定安，大定七年更。倚。有洛水、九陵水。鎮一交城。

定平　鎮二棗社、大昌。

真寧有子午山、羅川水。鎮二要關、山河。

襄樂有延川水。

邠州，中。宋新平郡静難軍節度使，國初因之。户四萬七千二百九十一。縣五、鎮三、寨一：

新平倚。有涇水、潘水。

淳化有仲山、車箱坂。

宜禄有涇水、汭水。鎮一亭口。

永壽宋隸醴州。有高泉山。鎮一永壽。舊有邵寨鎮，後割隸涇州。寨一常寧。

慶陽府，中等府。宋時爲安化郡慶陽軍節度州。本來爲慶州軍事州，金國初年改爲安國軍，後來設置定安軍節度使兼總管，皇統二年設置總管府。四萬六千一百七十一户。三個縣、二個城、一個堡、三個寨、七個鎮：

安化縣署在府城内。有馬嶺山、延慶水。

彭原有彭池原、睦陽川。二鎮董志、赤城。

合水有子午山。五鎮金櫃、懷安、業樂、五交、景山。二城白豹、大順。三寨安疆、華池、柔遠。一堡荔原。

環州，上等州，設刺史。宋時爲軍事州，金國初年沿襲，大定年間升爲刺史州。九千五百零四户。一個縣、三個堡、六個寨、三個鎮：

通遠縣署在州城内。有鹹河、馬嶺坂、塔子平榷場。三堡木瓜、歸德、興平。以前有惠丁、射香、流井三堡，後來廢除。六寨定邊、平遠、永和、洪德、烏倫、安邊。三鎮合道、馬嶺、木波。

寧州，中等州，設刺史。宋時爲彭原郡興寧軍節度州，金國初年沿襲，皇統二年降爲軍，并加“西”字，天德二年去掉“西”字，爲刺史州。三萬四千七百五十七户。四個縣、五個鎮：

安定本名定安，大定七年改，縣署在州城内。有洛水、九陵水。一鎮交城。

定平　二鎮棗社、大昌。

真寧有子午山、羅川水。二鎮要關、山河。

襄樂有延川水。

邠州，中等州。宋時設新平郡静難軍節度使，金國初年沿襲。四萬七千二百九十一户。五個縣、三個鎮、一個寨：

新平縣署在州城内。有涇水、潘水。

淳化有仲山、車箱坂。

宜禄有涇水、汭水。一鎮亭口。

永壽宋時隸屬於醴州。有高泉山。一鎮永壽。以前有邵寨鎮，後來割歸涇州管轄。一寨常寧。

三水有石門山、涇水、羅川水。鎮一清泉。

原州，上，刺史。宋平涼郡軍事，大定二十七年爲涇州支郡，後復軍事。户一萬七千八百。縣二、鎮三、寨五：

臨涇倚。有陽晋水、朝那水。

彭陽有大湖河、蒲川河。鎮三蕭鎮、柳泉、新城。寨五綏寧、平安、靖安、開邊、西壕。

涇州，中，彰化軍節度使。本治涇川，元光二年徙治長武。户二萬六千二百九十。縣四、寨一、鎮二：

涇川本保定縣，大定七年更。寨一官地。

長武

良原

靈臺　鎮二百里、邵寨。

邊將：

第二將營，在荔原堡西，白豹城南七十五里，户三千七百一十六。

次西第四將營，户一千二百三十二。

次西第三將營，户二千一百五。

次西第八將營，户一千二百二十二。

次西第七將營，户八百五十。

次西第九將營，户七百二十七。

次西第六將營，户九百八十九。

次西第五將營，户三百六十四。

皇統六年，以德威城、西安州、定邊軍等沿邊地賜夏國，從所請也。正隆元年，命與夏國邊界對立烽候，以防侵軼。

臨洮路

臨洮路，皇統二年改熙州爲臨洮府，置熙秦路總管府，大定二十七年更今名。府一，領節鎮一，防禦一，刺郡四，縣一十三，鎮六，城六，堡

三水有石門山、涇水、羅川水。一鎮清泉。

原州，上等州，設刺史。宋時爲平涼郡軍事州，大定二十七年劃爲涇州支郡，後來恢復爲軍事。一萬七千八百户。二個縣、三個鎮、五個寨：

臨涇縣署在州城内。有陽晋水、朝那水。

彭陽有大湖河、蒲川河。三個鎮蕭鎮、柳泉、新城。五個寨綏寧、平安、靖安、開邊、西壕。

涇州，中等州，即彰化軍節度使。本來州署在涇川，元光二年遷移到長武。二萬六千二百九十户。四個縣、一個寨、二個鎮：

涇川本來叫保定縣，大定七年改名。一寨官地。

長武

良原

靈臺　二鎮百里、邵寨。

邊將：

第二將營，在荔原堡西，白豹城南七十五里，三千七百一十六户。

再往西第四將營，一千二百三十二户。

再往西第三將營，二千一百零五户。

再往西第八將營，一千二百二十二户。

再往西第七將營，八百五十户。

再往西第九將營，七百二十七户。

再往西第六將營，九百八十九户。

再往西第五將營，三百六十四户。

皇統六年，同意夏國的請求，把德威城、西安州、定邊軍等沿邊地區賜給夏國。正隆元年，命令與夏國邊界對設烽火臺，以防備侵襲事件的發生。

臨洮路，皇統二年改熙州爲臨洮府，設置熙秦路總管府，大定二十七年改今名。含一個府，管轄一個節度使軍鎮，一個防禦州，四個刺史州，十三個縣，六個鎮，六個城，十二個堡，九

十二，寨九，關二。

臨洮府，中。宋舊熙州臨洮郡鎮洮軍節度，後更爲德順軍，皇統二年置總管府。産甘草、菴蔺子、大黄。户一萬九千七百二十一。縣三、鎮一、城一、堡四：

狄道有白石山、洮水、浩亹河。鎮一慶平。城一景骨。

當川　堡一通谷。

康樂　堡三渭源、臨洮、南川（臨宋界）。

積石州，下，刺史。本宋積石軍溪哥城，大定二十二年爲州。户五千一百八十五。縣一、城三、堡三：

懷羌西至生羌界八十里。城三循化（西至生羌界一百里）、大通（臨河、夏界）、來羌（臨夏邊）。堡三通津、臨灘、來同。

洮州，下。宋嘗置團練。刺史。舊軍事。臨宋界，至西生羌界八十里。户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七。堡二通祐（臨宋界，無民户，置軍守）。鐵城（臨宋界，無民户，置軍守）。

蘭州，上，刺史。宋金城郡軍事。户一萬一千三百六十。縣三、鎮三、城二、堡三、關一：

定遠兼第十將，去質孤堡一十五里。

龕谷宋舊寨。

阿干宋舊寨。城二寧遠、安羌。堡三東關、質孤（臨夏邊，兼第八將）、西關（臨黄河、夏邊）。鎮三原川、猪嘴、納米。關一京玉。

鞏州，下，節度。宋通遠軍，皇統二年升軍事爲通遠軍節度使。户三萬六千三百一。縣五、寨四、鎮一：

隴西宋舊縣。

通渭

定西貞祐四年六月升爲州，以通西、安西隸焉。鎮一鹽川。舊有赤觜鎮，後

個寨，二個關。

臨洮府，中等府。宋時爲熙州臨洮郡鎮洮軍節度州，後來改爲德順軍，皇統二年設置總管府。出産甘草、菴蔺子、大黄。一萬九千七百二十一户。三個縣、一個鎮、一個城、四個堡：

狄道有白石山、洮水、浩亹河。一鎮慶平。一城景骨。

當川　一堡通谷。

康樂　三堡渭源、臨洮、南川（臨近宋邊界）。

積石州，下等州，設刺史。本來是宋積石軍溪哥城，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五千一百八十五户。一個縣、三個城、三個堡：

懷羌西至生羌邊界八十里。三城循化（西至生羌邊界一百里）、大通（臨近黄河、夏邊界）、來羌（臨近夏邊界）。三個堡通津、臨灘、來同。

洮州，下等州。宋時曾設置團練使。今設刺史。以前爲軍事州。臨近宋邊界，西至生羌邊界八十里。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七户。二個堡通祐（臨近宋邊界，無民户，設置軍隊防守）、鐵城　（臨近宋邊界，無民户，設置軍隊防守）。

蘭州，上等州，設刺史。宋時爲金城郡軍事州。一萬一千三百六十户。三個縣、三個鎮、二個城、三個堡、一個關：

定遠兼第十將營，離質孤堡十五里。

龕谷是宋時的舊寨。

阿干是宋時的舊寨。二城寧遠、安羌。三堡東關、質孤（臨近夏國邊界，兼第八將營）、西關（臨近黄河、夏國邊界）。三鎮原川、猪嘴、納米。一關京玉。

鞏州，下等州，設節度使。宋時爲通遠軍，皇統二年升軍爲通遠軍節度使。三萬六千三百零一户。五個縣、四個寨、一個鎮：

隴西宋舊縣。

通渭

定西貞祐四年六月升爲州，把通西、安西劃歸它管轄。一鎮鹽川。以前有赤觜鎮，後來廢除。

廢。

通西

安西 寨四熟羊（臨宋界）、來遠（去宋界二十五里，舊爲鎮）、永寧（去宋界三十里）、南川。舊有平西、寧遠二寨，及南三岔堡。

會州，上，刺史。宋前舊名汝遮。户八千九百一十八。縣一、舊有會川城。寨二、關一：

保川 寨二平西、通安。關一會安，舊作會寧。

河州，下，防禦。宋安鄉郡軍事。至都四千七百一十里。皇統二年升軍事爲防禦，貞祐四年十月升爲節鎮，軍曰平西。户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二。縣二、城一、寨三、鎮一：

枹罕國初廢，貞元二年復置。

寧河 城一安鄉關。寨三南川、通會關、定羌城。鎮一積慶。

通西

安西 四寨熟羊（臨近宋邊界）、來遠（離宋邊界二十五里，以前爲鎮）、永寧（離宋邊界三十里）、南川。以前還有平西、寧遠二寨，以及南三岔堡。

會州，上等州，設刺史。宋以前舊名汝遮。八千九百一十八户。一個縣、以前有會川城。二個寨、一個關：

保川 二寨平西、通安。一關會安，以前叫會寧。

河州，下等州，設防禦使。宋時爲安鄉郡軍事州。到都城四千七百一十里。皇統二年升軍事州爲防禦州，貞祐四年十月升爲節度使軍鎮，軍名平西。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二户。二個縣、一個城、三個寨、一個鎮：

枹罕金國初年撤銷，貞元二年復設。

寧河 一城安鄉關。三寨南川、通會關、定羌城。一鎮積慶。

金史卷二十七

志第八

河渠

黄河　漕渠　盧溝河　滹沱河　漳河

黄河

金始克宋，兩河悉界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金人設官置屬，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埽設散巡河官一員。雄武、榮澤、原武、陽武、延津五埽則兼汴河事，設黄汴都巡河官一員於河陰以莅之。懷州、孟津、孟州及城北之四埽則兼沁水事，設黄沁都巡河官一員於懷州以臨之。崇福上下、衛南、淇上四埽屬衛南都巡河官，則居新鄉。武城、白馬、書城、教城四埽屬濬滑都巡河官，則處教城。曹甸都巡河官則總東明、西佳、孟華、淩城四埽。曹濟都巡河官則司定陶、濟北、寒山、金山四埽者也。故都巡河官凡六員。後又特設崇福上下埽都巡河官兼石橋使。凡巡河官，皆從都水監廉舉，總統埽兵萬二千人，歲用薪百一十一萬三千餘束，草百八十三萬七百餘束，樁杙之木不與，此備河之恒制也。

金剛打敗宋時，河北、河南全部劃給了劉豫。劉豫政權滅亡後，黄河於是全部歸入金的版圖。數十年間，有時决口有時堵塞，變遷不定。金人設置官吏，以主管黄河的事。沿黄河上下一共有二十五處用竹木、蘆荻、土石等器材構成的堤壩——埽，其中六處在黄河以南，十九處在黄河以北，每埽設散巡河官一員。雄武、滎澤、原武、陽武、延津五埽則兼管汴河事，在河陰設黄汴都巡河官一員來監管。懷州、孟津、孟州及城北的四埽則兼管沁水事，在懷州設黄沁都巡河官一員來監管。崇福上下、衛南、淇上四埽屬衛南都巡河官管轄，設置在新鄉。武城、白馬、書城、教城四埽屬濬滑都巡河官管轄，設置在教城。曹甸都巡河官則總管東明、西佳、孟華、淩城四埽。曹濟都巡河官則管理定陶、濟北、寒山、金山四埽，以前有都巡河官共六員。後來又特設崇福上下埽都巡河官兼石橋使。凡是巡河官，都由都水監考察推舉，總領埽兵一萬二千人，每年用柴一百一十一萬三千多束，草一百八十三萬零七百餘束，打樁用的木料還不算，這是防備黄河的固定辦法。

大定八年六月，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于單州之境。九年正月，朝廷遣都水監梁肅往視之。河南

大定八年六月，黄河在李固渡决口，大水冲毁了曹州城，分流在單州境内。九年正月，朝廷派都水監梁肅前去視察。河南統軍使宗室宗叙

統軍使宗室宗敘言：“大河所以决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單雖被其患，而兩州本以水利爲生，所害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又卒難成功。縱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將潰决，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也。又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摇，恐宋人乘間構爲邊患。”而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復合爲一。如遇漲溢，南决則害於南京，北决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築堤以防决溢爲便。”尚書省以聞，上從之。

説：“大河之所以决口泛濫，是由於河道泥沙堆積淤塞，不能容納水的緣故。現在曹州、單州雖受其害，但這兩州本來以水利爲生，被毁壞的農田不多。現在想使黄河恢復故道，不僅大費工力，而且最終難以成功。即使能够堵塞住，以後久雨成災，也將潰敗决口，則山東段黄河的災害又不是曹州、單州可以相比的了。又沿黄河數州之地，突然興起大役，人心動摇，恐怕宋人乘機製造邊患。”而梁肅也説：“新黄河的水占六分，舊黄河的水占四分，現在如果堵塞新黄河，則兩股水又合而爲一。如果遇上漲水，南岸决口則危害南京，北岸决口則山東、河北都受其害。不如在李固渡南築堤以防决口泛濫爲好。”尚書省把他們的建議上報皇上，皇上同意了。

十年三月，拜宗敘爲參知政事，上諭之曰：“卿昨爲河南統軍時，嘗言黄河堤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凡有差調，吏互爲奸，若不早計而迫期徵斂，則民增十倍之費。然其所徵之物，或委積經年，至腐朽不可復用，使吾民數十萬之財，皆爲棄物，此害非細。卿既參朝政，凡類此者皆當革其弊，擇所利而行之。”

十年三月，任命宗叙爲參知政事，皇上告誡他説：“你以前任河南統軍時，曾説過黄河堤埽的利害，很合朕的心意。朕常考慮到百姓凡是有差役調發，官吏相互作奸弊，如果不及早計劃，臨時纔來徵收修河堤的材料，那麽百姓就會增加十倍的費用。而且所徵收的東西，有的堆積多年，以至腐爛無法再用，使朕的百姓數十萬的財産，都成爲廢品，這個害處不小。你既然參預朝政，對這類的事都要革除它的弊端，選擇有利的政策加以推行。”

十一年，河决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

十一年，黄河在王村决堤，南京、孟、衛州境内多受其害。

十二年正月，尚書省奏：“檢視官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堤岸，日役夫萬一千，期以六十日畢。”詔遣太府少監張九思、同知南京留守事紇石烈邈小字阿補孫監護工作。

十二年正月，尚書省奏：“檢視官説，河水向東南流，水勢很大。可以從河陰縣廣武山沿黄河向東，到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堤岸，每天役使民夫一萬一千人，預計用六十日完工。”下詔派遣太府少監張九思、同知南京留守事紇石烈邈小字阿補孫監護工程。

十三年三月，以尚書省請修孟津、滎澤，崇福埽堤以備水患，上乃命雄武以下八埽并以類從事。

十三年三月，由於尚書省請求修築孟津、滎澤、崇福埽堤以防備水患，皇上於是命令雄武以下八埽都按這樣行事。

十七年秋七月，大雨，河决白溝。十二月，尚書省奏：“修築河堤，日役夫一萬一千五百，以六十日畢

十七年秋七月，大雨，黄河在白溝决口。十二月，尚書省奏：“修築黄河堤，每天役使民夫一萬一千五百人，用六十天完工。”下詔在十八

工。”詔以十八年二月一日發六百里内軍夫，并取職官人力之半，餘聽發民夫，以尚書工部郎中張大節、同知南京留守事高蘇董役。

先是，祥符縣陳橋鎮之東至陳留潘崗，黄河堤道四十餘里以縣官攝其事，南京有司言，乞專設埽官，十九年九月，乃設京埽巡河官一員。

二十年，河决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瀰漫至于歸德府。檢視官南京副留守石抹輝者言：“河水因今秋霖潦暴漲，遂失故道，勢益南行。”宰臣以聞。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堤以捍湍怒，計工一百七十九萬六千餘，日役夫二萬四千餘，期以七十日畢工。遂于歸德府創設巡河官一員，埽兵二百人，且詔頻役夫之地與免今年税賦。

二十一年十月，以河移故道，命築堤以備。

二十六年八月，河决衛州堤，壞其城。上命户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馳傳措畫備禦。而寂視被災之民不爲拯救，乃專集衆以網魚取官物爲事，民甚怨嫉。上聞而惡之。既而，河勢泛濫及大名。上於是遣户部尚書劉瑋往行工部事，從宜規畫，黜寂爲蔡州防禦使。

冬十月，上謂宰臣曰：“朕聞亡宋河防一步置一人，可添設河防軍數。”它日，又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貲産皆空。今復遣官於被災路分推排，何耶？”右丞張汝霖曰：“今推排者皆非被災之處。”上曰：“雖然，必其鄰道也。既鄰水而居，豈無驚擾遷避者乎，計其貲産，豈有餘哉，尚何推排爲。”十一月，又謂宰臣曰：“河未决衛州時嘗有言者，既决之後，有司何故不令朕知。”

年二月一日徵調六百里内的兵士，并徵取職官人力的一半，其餘的允許徵發民夫，由尚書工部郎中張大節、同知南京留守事高蘇主管工程。

這以前，祥符縣陳橋鎮以東至陳留縣潘崗，黄河堤道四十多里由縣官兼管。南京的有關部門説，請求專設埽官，於是在十九年九月設立京埽巡河官一員。

二十年，黄河在衛州及延津縣京東埽决口，漫延到歸德府。檢視官南京副留守石抹輝者説：“黄河水因今秋久雨暴漲，便冲離了故道，水勢更向南流。”宰臣將這個情况上奏。於是從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河堤來阻擋激流，計用工一百七十九萬六千多個，每天役使民夫二萬四千多個，預計七十天完工。於是在歸德府設巡河官一員，埽兵二百人，并且下詔頻繁役使民夫的地方免去今年的賦税。

二十一年十月，由於黄河轉移故道，命令築堤防備。

二十六年八月，黄河冲開衛州堤，冲壞了州城。皇上命令户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急馳去謀劃防備。而王寂眼看受災的百姓不進行拯救，却專門聚衆網魚和取官物，引起百姓痛恨。皇上聽説後很討厭他。後來，黄河水勢泛濫到大名。皇上於是派户部尚書劉瑋前去行使工部職權，根據情况進行規劃，貶王寂爲蔡州防禦使。

冬十月，皇上對宰臣説：“朕聽説過去宋朝布置河防，每六尺設立一人，可以添設河防軍數。”另一天，又説：“近來聽説黄河水泛溢，百姓受其害的，家産都損失一空。現在又派官到受災地區去核查評定，爲什麽呢？”尚書右丞張汝霖説：“現在核查評定的都不是受災的地方。”皇上説：“即使這樣，必定是與災區相鄰的地方。既然臨近水邊居住，難道没有驚擾遷避的嗎，估計他們的財産，哪裏還有剩餘的呢，還評定它幹什麽？”十一月，又對宰臣説：“黄河還没有在衛州决口時曾有提建議的人，决口之後，有關部門

命詢其故。

爲什麽不讓朕知道？”命令詢問原因。

二十七年春正月，尚書省言：“鄭州河陰縣聖后廟，前代河水爲患，屢禱有應，嘗加封號廟額。今因禱祈，河遂安流，乞加褒贈。”上從其請，特加號曰昭應順濟聖后，廟曰靈德善利之廟。

二十七年春正月，尚書省説：“鄭州河陰縣聖后廟，前代河水爲害，多次祈禱都有靈驗，曾經加封號、賜廟匾。現在由於祈禱，黄河纔安静地流淌，請加以奬贈。”皇上同意他們的請求，特地加號爲昭應順濟聖后，廟叫靈德善利之廟。

二月，以衛州新鄉縣令張簴、丞唐括唐古出、主簿温敦偎喝，以河水入城閉塞救護有功，皆遷賞有差。御史臺言：“自來沿河京、府、州、縣官坐視管内河防缺壞，特不介意。若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皆於名銜管勾河防事，如任内規措有方能禦大患，或守護不謹以致疏虞，臨時閘奏，以議賞罰。”上從之，仍命每歲將泛之時，令工部官一員沿河檢視。於是以南京府及所屬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留、胙城、杞縣、長垣，歸德府及所屬宋城、寧陵、虞城，河南府及孟津，河中府及河東，懷州河内、武陟，同州朝邑，衛州汲、新鄉、獲嘉，徐州彭城、蕭、豐，孟州河陽、温，鄭州河陰、滎澤、原武、汜水，濬州衛，陝州閿鄉、湖城、靈寶，曹州濟陰，滑州白馬，睢州襄邑，滕州沛，單州單父，解州平陸，開州濮陽，濟州嘉祥、金鄉、鄆城，四府、十六州之長貳皆提舉河防事，四十四縣之令佐皆管勾河防事。

二月，由於衛州新鄉縣令張簴、縣丞唐括唐古出、主簿温敦偎喝，在河水入城時堵塞救護有功，都按不同等第加以升遷奬賞。御史臺説：“自來沿黄河的京、府、州、縣官坐視轄區内河防缺壞，毫不介意。如果命令沿黄河的京、府、州、縣長官副長官都在頭銜内署上管勾河防事，如果在任期内處理有方能防禦大患，或者守護不嚴以致疏漏，臨時上奏，以决定賞罰。”皇上同意，并命令每年黄河水即將泛濫時，派工部官一員沿黄河查看。於是對南京府及所屬的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留、胙城、杞縣、長垣，歸德府及所屬的宋城、寧陵、虞城，河南府及孟津，河中府及河東，懷州河内、武陟，同州朝邑，衛州汲、新鄉、獲嘉，徐州彭城、蕭、豐，孟州河陽、温，鄭州河陰、滎澤、原武、汜水，濬州衛縣，陝州閿鄉、湖城、靈寶，曹州濟陰，滑州白馬，睢州襄邑，滕州沛，單州單父，解州平陸，開州濮陽，濟州嘉祥、金鄉、鄆城，共四府、十六州的長官副長官都加“提舉河防事”銜，四十四縣的縣令和副職都加“管勾河防事”銜。

初，衛州爲河水所壞，乃命增築蘇門，遷其州治。至二十八年，水息，居民稍還，皆不樂遷。於是遣大理少卿康元弼按視之。元弼還奏：“舊州民復業者甚衆，且南使驛道館舍所在，向以不爲水備，以故被害。若但修其堤之薄缺者，可以無虞，比之遷治，所省數倍。不若從其民情，

當初，衛州被黄河水冲壞，於是下令增築蘇門，遷移州署。到二十八年，河水平息，居民逐漸回來，都不願遷移。於是派大理少卿康元弼去視察。元弼回來上奏：“舊州城百姓復業的很多，而且那裏是南方使者往來的驛道和館舍所在地，向來由於不防備水災，所以受害。如果衹修築薄弱殘缺的堤岸，可以無憂，與遷移州署相比，節省數倍的人力物力。不如順從民情，修復舊城爲

修治舊城爲便。”乃不遷州，仍敕自今河防官司怠慢失備者，皆重抵以罪。

二十九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六月，上諭旨有司曰：“比聞五月二十八日河溢，而所報文字如此稽滯。水事最急，功不可緩，稍緩時頃，則難固護矣。”十二月，工部言：“營築河堤，用工六百八萬餘，就用埽兵軍夫外，有四百三十餘萬工當用民夫。”遂詔命去役所五百里州、府差顧，於不差夫之地均徵顧錢，驗物力科之。每工錢百五十文外，日支官錢五十文，米升半。仍命彰化軍節度使内族裔、都水少監大齡壽提控五百人往來彈壓。

先是，河南路提刑司言：“沿河居民多困乏逃移，蓋以河防差役煩重故也。竊惟禦水患者，不過堤埽，若土功從實計料，薪藁樁杙以時徵斂，亦復何難。今春築堤，都水監初料取土甚近，及其興工乃遠數倍，人夫懼不及程，貴價買土，一隊之間多至千貫。又許州初科薪藁十八萬餘束，既而又配四萬四千，是皆常歲必用之物，農隙均科則易輸納。自今堤埽興工，乞令本監以實計度，量一歲所用物料，驗數折税，或令和買，於冬月分爲三限輸納爲便。”詔尚書省詳議以聞。

明昌元年春正月，尚書省奏：“臣等以爲，自今凡興工役，先量負土遠近，增築高卑，定功立限，榜諭使人先知，無令增加力役。并河防所用物色，委都水監每歲於八月以前，先拘籍舊貯物外實闕之數，及次年春工多寡，移報轉運司計置，於冬三月分限輸納。如水勢不常，夏秋暴漲危急，則用相鄰埽分防備之物；不足，

便。”於是不遷州署，并下令從今以後河防官司怠慢失於防備的，都要處以重罪。

二十九年五月，黄河在曹州小堤之北泛濫。六月，皇上詔令有關部門説：“近來聽説五月二十八日黄河泛濫，而上報的文書却如此遲緩拖延。水事最急，工程不可緩慢，稍慢一刻，就難以加固保護了。”十二月，工部説：“修築黄河堤壩，用工六百零八萬多個，除使用埽兵軍夫以外，有四百三十多萬個工應當用民夫。”於是詔令在距離服役地五百里内的州、府差發雇傭，在不差發民夫的地方都徵收雇錢，根據産業狀況徵收。每一個工除給錢一百五十文以外，每天支給官錢五十文，米一升半。并命令彰化軍節度使皇族完顔裔、都水少監大齡壽帶領五百人往來彈壓。

這以前，河南路提刑司説：“沿黄河的居民多窮困逃移，這是由於河防差役煩重的緣故。我們認爲抗禦水患的手段，不過堤埽，如果土木工程按實際計算材料，柴草木樁按時徵收，又有什麽難處？今春築堤，都水監最初估計取土很近，到開工時却遠了好幾倍，民夫害怕完不成定額，高價買土，一隊之間多達千貫。又許州最初徵收柴草十八萬多束，後來又派徵四萬四千束，這都是常年必用的東西，農閑時平均徵收則容易交納。從今以後堤埽興工，請求命令本監按實際情况計算，估計一年所用的材料，按數量折税，或者命令收購，在冬月分爲三個期限交納爲便。”詔令尚書省詳細討論後上奏。

明昌元年春正月，尚書省奏：“我們認爲，從今以後凡是興建工程，要先測量擔土的遠近，增築的高低，確定工作限額，張榜告示，使人預先知道，不准增加勞役。并且河防所用的物品，委托都水監每年在八月以前，先核實登記原有的儲備物品之外實缺的數目，以及次年春天用工的多少，發文報轉運司置辦，在冬季的三個月内分期交納。如果水勢異常，夏秋暴漲危急，則使用相鄰各堤埽的防備物品；如果不足，則再在附近

則復於所近州縣和買。然復慮人户道塗泥淖，艱于運納，止依税内科折他物，更爲增價，當官支付。違者并論如律，仍令所屬提刑司正官一員馳驛監視體究。如此，則役作有程，而河不失備。”制可之。

四年十一月，尚書省奏：“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等言：‘大河南岸舊有分流河口，如可疏導，足泄其勢，及長堤以北恐亦有可以歸納排淪之處，乞委官視之。濟北埽以北宜創起月堤。’臣等以爲宜從所言。其本監官皆以諳練河防故注以是職，當使從汝嘉等同往相視，庶免異議。如大河南北必不能開挑歸納，其月堤宜依所料興修。”上從之。

十二月，敕都水監官提控修築黄河堤，及令大名府差正千户一員，部甲軍二百人彈壓勾當。

五年春正月，尚書省奏：“都水監丞田櫟同本監官講議黄河利害，嘗以狀上言，前代每遇古堤南决，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三二分而已。今河水趨北，嚙長堤而流者十餘處，而堤外率多積水，恐難依元料增修長堤與創築月堤也。可於北岸牆村决河入梁山濼故道，依舊作南、北兩清河分流。然北清河舊堤歲久不完，當立年限增築大堤，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軍户，亦宜遷徙。今擬先於南岸王村、宜村兩處决堤導水，使長堤可以固護，姑宜仍舊，如不能疏導，即依上開决，分爲四道，俟見水勢隨宜料理。”尚書省以櫟等所言與明昌二年劉瑋等所案視利害不同，及令陳言人馮德輿與櫟面對，亦有不合者，送工部議。復言“若遽於牆村疏决，緣瀕

州縣收購。但又考慮到人户由於道路泥濘，難於搬運交納，衹依税額之内折合爲其他物品交納，另外增加的價錢，由官府支付。違者按法律治罪，并命令所屬提刑司正官一員騎驛馬監視考察。如此則工程有定量，而黄河不失於防備。”皇上批准了。

四年十一月，尚書省奏：“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等説：‘黄河南岸過去有分流河口，如果可以疏通，足以排泄水勢，而且長堤以北恐怕也有可以用來容納和排泄洪水的地方，請求委派官員去視察。濟北埽以北應當修設月堤。’我們認爲應采納他們的建議。本監的官員都因爲熟悉河防的緣故纔被委任這種職務，應當讓他們隨同王汝嘉等人一道視察，以免異議。如果黄河南北確實不能疏通容納，月堤也要依預計的興修。”皇上同意了。

十二月，下令都水監官員指揮修築黄河堤，并命令大名府差派正千户一員，帶領甲兵二百人去彈壓并處置有關事務。

五年春正月，尚書省奏：“都水監丞田櫟同本監官討論黄河的利害，曾經上奏説，前代每遇古堤在南邊决口，多由南清河、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邊下面有枯河數條，黄河水流在其中的長期達到七八分；北清河是濟水的故道，衹可容納二三分而已。現在黄河水往北移，冲開長堤而流的有十多處，而堤外往往多積水，恐怕難以按原來的估計增修長堤與修築月堤。可以在北岸牆村挖開缺口使黄河流入梁山濼的故道，依舊作南、北兩清河分流。但北清河舊堤年久不完整，應當確定年限增築大堤，而梁山故道有很多屯田軍户，也應當遷移。現在計劃先在南岸王村、宜村兩處决堤導水，假如長堤可以加固保護，就暫且依舊；如果不能疏導，就按上面説的挖開决口，分爲四道，根據水勢靈活處理。”尚書省鑒於田櫟所説的與明昌二年劉瑋等所考察的利害情況不同，并且讓陳述意見的人馮德輿與田櫟當面對答，也有不合的地方，交送工部討論。又説“如果馬上在牆村開口决堤，臨近北清河州縣二十多處，兩岸連綿千餘里，堤防向來没有修整，恐怕

北清河州縣二十餘處，兩岸連亘千有餘里，其堤防素不修備，恐所屯軍户亦卒難徙。今歲先於南岸延津縣堤决堤泄水，其北岸長堤自白馬以下，定陶以上，并宜加功築護，庶可以遏將來之患。若定陶以東三埽棄堤則不必修，止决舊壓河口，引導積水東南行，流堤北張彪、白塔兩河間，礙水軍户可使遷徙，及梁山濼故道分屯者，亦當預爲安置”。宰臣奏曰：“若遽從櫟等所擬，恐既更張，利害非細。比召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同計議，先差幹濟官兩員行户工部事覆視之，同則就令計實用工物、量州縣遠近以調丁夫，其督趣春工官即充今歲守漲，及與本監官同議經久之利。”詔以知大名府事内族裔、尚書户部郎中李敬義充行户、工部事，以參知政事胥持國都提控。又奏差德州防禦使李獻可、尚書户部郎中焦旭於山東當水所經州縣築護城堤，及北清河兩岸舊有堤處别率丁夫修築，亦就令講究河防之計。

屯田的軍户也終難遷移。今年先在南岸延津縣堤决堤泄水，北岸長堤從白馬以下，定陶以上，都應該加緊修築保護，或許可以遏制將來的災害。至於定陶以東三埽廢棄的堤壩則不必修，衹挖開過去堵塞的河口，引導積水向東南流，流於堤北張彪、白塔兩河之間，影響水流的軍户可以讓他們遷移，而且梁山濼故道分屯的人户，也應當預先安置”。宰臣上奏説：“如果馬上同意田櫟等人的計劃，恐怕改變之後，關係不小。近來召見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一起商議，先派幹練能辦事的兩個官員代行户部、工部的職權，去復查，若相同則立即命令核算實際花費工日、物品的數量，衡量州縣遠近以徵調民夫，督促春天工程的官員就充任今年的守漲官，并與本監官一起商議長久之利。”於是下詔以知大名府事皇族完顔裔、尚書户部郎中李敬義充行户部、工部事，以參知政事胥持國任總指揮。又上奏派德州防禦使李獻可、尚書户部郎中焦旭在山東洪水所經過的州縣修築護城堤，以及北清河兩岸原有堤處另率民夫修築，同時也就叫他們討論河防的辦法。

他日，上以宋閻士良所述《黄河利害》一帙付參知政事馬琪曰：“此書所言亦有可用者，今以賜卿。”

有一天，皇上把宋閻士良所著《黄河利害》一書交給參知政事馬琪説：“此書所説也有可用的地方，現在把它賜給你。”

二月，上諭平章政事守貞曰：“王汝嘉、田櫟專管河防，此國家之重事也。朕比問其曾於南岸行視否，乃稱‘未也’。又問水决能行南岸乎？又云‘不可知’。且水趨北久矣，自去歲便當經畫，今不稱職如是耶！可諭旨令往盡心固護，無致失備，及講究所以經久之計。稍涉違慢，當并治罪。”

二月，皇上詔諭平章政事守貞説：“王汝嘉、田櫟專管河防，這是國家的重大事情啊。朕近來問他們曾在南岸巡視没有，却稱‘還没有’。又問河水潰决後能在南岸流嗎？又回答説‘不可知’。河水北流很久了，自去年就應該規劃，現在竟如此不稱職！可以告訴他們前去盡心地加固保護河堤，不要導致失於防備，并討論長久之計。稍有違令或怠慢，必定一同治罪。”

三月，行省并行户工部及都水監官各言河防利害事。都水監元擬於南岸王村、宜村兩處開導河勢，緣比來水勢去宜村堤稍緩，唯王村岸向上數

三月，行省和代行户部、工部及都水監的官員各説河防利害的事。都水監原計劃在南岸王村、宜村兩處開口疏導水勢，由於近來水勢離開宜村堤稍緩，衹有王村岸向上數里處水勢停留旋

里卧捲，可以開决作一河，且無所犯之城市村落。又擬於北岸牆村疏决，依舊分作兩清河入梁山故道，北清河兩岸素有小堤不完，後當築大堤。尚書省謂："以黄河之水勢，若於牆村决注，則山東州縣膏腴之地及諸鹽場必被淪溺。設使修築壞堤，而又呑納不盡，功役至重，虚困山東之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況長堤已加固護，復於南岸疏决水勢，已寢决河入梁山濼之議，水所經城邑已勸率作護城堤矣，先所修清河舊堤已遣罷之。監丞田櫟言定陶以東三埽棄堤不當修，止言'决舊壓河口以導漸水入堤北張彪、白塔兩河之間，凡當水衝屯田户須令遷徙'。臣等所見，止當堤前作木岸以備之，其間居人未當遷徙，至夏秋水勢泛溢，權令避之，水落則當各復業，此亦户工部之所言也。"上曰："地之相去如此其遠，彼中利害，安得悉知？惟委行省盡心措畫可也。"

轉，可以挖開成一條河，并且没有城市村落被冲毁。又計劃在北岸牆村决口疏水，依舊分爲兩清河流入梁山故道，北清河兩岸以前有小堤不完整，以後應當修築大堤。尚書省說："從黄河的水勢來説，如果在牆村挖口分流，則山東州縣肥沃之地及各鹽場一定會被淹没。假使修築土堤，却又將水容納不盡，工程很重，虚耗困擾山東的百姓，不但無益，反而害了他們。何況長堤已經加固整修，又在南岸開缺口疏導水勢，已經停止執行挖開黄河水入梁山濼的建議，河水所經過的城邑已經督促修築護城堤了，以前所修的清河舊堤已派人去停工。都水監丞田櫟説定陶以東三埽被廢棄的河堤不應當修復，衹説'挖開過去堵塞的河口來疏導河水流入堤北張彪、白塔兩河之間，凡是處於河水冲過的地方的屯田户必須下令遷移'。我們認爲，衹應當在堤前作木岸來防備它，其間的居民不應當遷移，到夏秋季水勢泛濫，暫時命令他們躲避，水退後則應當各自復業，這也是户部、工部的意思。"皇上説："那裏相距如此遠，其中的利害，哪能全知？衹有交給行省去盡心籌劃纔行。"

四月，以田櫟言河防事，上諭旨參知政事持國曰："此事不惟責卿，要卿等同心規畫，不勞朕心爾。如櫟所言，築堤用二十萬工，歲役五十日，五年可畢，此役之大，古所未有。況其成否未可知，就使可成，恐難行也。遷徙軍户四千則不爲難，然其水特决，尚不知所歸，儻有潰走，若何枝梧？如令南岸兩處疏决，使其水趨南，或可分殺其勢。然水之形勢，朕不親見，難爲條畫，雖卿亦然。丞相、左丞皆不熟此，可集百官詳議以行。"百官咸謂："櫟所言棄長堤，無起新堤，放河入梁山故道，使南北兩清河分流，爲省費息民長久之計。臣等以爲黄河水勢非常，變易無定，非人力可以斟酌，可以指使也。

四月，由於田櫟講河防的事，皇上告訴參知政事胥持國説："這事不但要求你，也要你們齊心規劃，不勞朕的心罷了。如田櫟所説，築堤用二十萬工，每年服役五十日，五年可以完工，這項工程之大，古代没有。何況成功與否還不可知，即使可成功，也怕難以實行。遷移軍户四千則不爲難，但河水冲開河堤，還不知流向何處，如若造成泛濫，如何對付？假如下令在南岸兩處挖缺口引水，讓河水向南流，或許可以分减水勢。但水的形勢，朕没有親見，難以具體規劃，即使你也一樣。丞相、左丞都不熟悉這事，可以召集百官詳細討論施行。"百官都説："田櫟所説的放棄長堤，不修新堤，放黄河水入梁山濼故道，使南北兩清河分流，是節省費用養息百姓的長久之計。我們以爲黄河水勢非同尋常，變化不定，不是人力可以把握、可以指使的。況且梁山濼淤填已高，而北清河狹窄無法容納，加之所經

况梁山濼淤填已高，而北清河窄狭不能吞伏，兼所經州縣農民廬井非一，使大河北入清河，山東必被其害。櫟又言乞許都水監符下州府運司，專其用度，委其任責，一切同於軍期，仍委執政提控。緣今監官已經添設，又於外監署司多以沿河州府長官兼領之，及令佐管勾河防，其或怠慢，已有同軍期斷罪的决之法，凡櫟所言無可用。"遂寢其議。

州縣農民的房屋田園很多，假使黄河北流入清河，山東必受其害。田櫟又請求允許把都水監的信符下發給各州府和轉運司，使他們的開支專用，委派他們負責，一切與戰時相同，并派執政大臣指揮。由於現在監水官已經添設，又於都水監各機構多用沿河州府長官兼管，又叫縣令縣丞等管理河防，如有怠慢，已有與戰時嚴格斷罪相同的法令，所以田櫟所説的都不可用。"於是擱置了他的建議。

八月，以河决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行部官有失固護。詔命同知都轉運使高旭、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女奚列奕小字韓家奴同往規措。尚書省奏："都水監官前來有犯，已經戒諭，使之常切固護。今王汝嘉等殊不加意，既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承留守司累報，輒爲遷延，以至害民。即是故違制旨，私罪當的决。"詔汝嘉等各削官兩階，杖七十，罷職。

八月，由於黄河沖開了陽武舊堤，淹没封丘而向東流，尚書省奏，都水監和代理工部、户部的官員没有加固保護。詔令同知都轉運使高旭、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女奚列奕小字韓家奴同去規劃處理。尚書省奏："都水監官以前有過失，已經告誡他們，讓他們常加維護。現在王汝嘉等一點也不留意，既見水勢向南，却不預先制定辦法，接到留守司多次報告，却總是拖延，以至害民。這是故意違抗聖旨，屬於私罪，應當嚴加懲處。"下詔王汝嘉等人各削官兩階，處杖刑七十，免去職務。

上謂宰臣曰："李愈論河决事，謂宜遣大臣往，以慰人心，其言良是。嚮慮河北决，措畫堤防，猶嘗置行省，况今方横潰爲害，而止差小官，恐失衆望。自國家觀之，雖山東之地重於河南，然民皆赤子，何彼此之間？"乃命參知政事馬琪往，仍許便宜從事。上曰："李愈不得爲無罪。雖都水監官非提刑司統攝，若與留守司以便宜率民固護，或申聞省部，亦何不可使朕聞之。徒能張皇水勢而無經畫，及其已决，乃與王汝嘉一往視之而還，亦未嘗有所施行。問王村河口開導之月，則對以四月終，其實六月也，月日尚不知，提刑司官當如是乎？"尋命户部員外郎何格賑濟被浸之民。

皇上對宰臣説："李愈議論黄河决口的事，認爲應派大臣前往，以安慰人心，他的話很正確。以前擔心黄河向北潰决，規劃堤防，還曾設置行省，何况現在正泛濫爲害，却祇派小官，恐怕有失衆望。從國家來看，雖然山東之地比河南重要，但百姓都是赤子，哪有彼此的分别？"於是命令參知政事馬琪前往，并允許先行事後上報。皇上説："李愈不能無罪。雖然都水監官不屬提刑司管轄，但如果他與留守司自己作主率領百姓加固維護堤防，或者向省部彙報，又怎麽不可以讓朕知道這事？却祇能面對水勢張皇失措而没有辦法，直到堤防已决，纔與王汝嘉去看了一次就回來，也未曾有所施行。問王村河口疏導的月份，則回答説四月份完工，其實是六月，月日尚且不知，提刑司官應當如此嗎？"不久命令户部員外郎何格去賑濟遭水災的百姓。

時行省參知政事胥持國、馬琪

當時行省參知政事胥持國、馬琪説："已經

言：“已至光禄村周視堤口。以其河水浸漫，堤岸陷潰，至十餘里外乃能取土。而堤面窄狹，僅可數步，人力不可施，雖窮力可以暫成，終當復毁。而中道淤澱，地有高低，流不得泄，且水退，新灘亦難開鑿。其孟華等四埽與孟陽堤道，沿汴河東岸，但可施功者，即悉力修護，將於農隙興役，及凍畢工，則京城不至爲害。”

到光禄村巡視堤口。由於河水浸蝕漫延，堤岸塌陷，要到十多里外纔能取土。而堤面狹窄，衹有幾步寬，人力不能施展，即使竭盡力量可以暫時成功，最後必定又被毁壞。而中途淤塞，地有高低，水流不能排泄，而且水退後，新灘也難開鑿。孟華等四埽與孟陽堤道，沿汴河東岸，衹要可以施工的地方，就盡力修築保護，將於農閑時動工，到寒凍時完工，則京城不至於遭水害。”

參知政事馬琪言：“都水外監員數冗多，每事相倚，或復邀功，議論紛紜不一，隳廢官事。擬罷都水監掾，設勾當官二員。又自昔選用都、散巡河官，止由監官辟舉，皆諸司人，或有老疾，避倉庫之繁，行賄請托，以致多不稱職。擬升都巡河作從七品，於應入縣令廉舉人内選注外，散巡河依舊，亦於諸司及丞簿廉舉人内選注，并取年六十以下有精力能幹者。到任一年，委提刑司體察，若不稱職，即日罷之。如守禦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滿，從本監及提刑司保申，量與升除。凡河橋司使副亦擬同此選注。”繼而胥持國亦以爲言，乃從其請。

參知政事馬琪説：“都水外監員數太多，每件事都相互依賴，或者又求取功勞，議論紛紜不一，敗壞公事。我們打算撤銷都水監掾，設勾當官二員。又從前選用都、散巡河官，衹由監官舉薦，都是各司人員，有的年老多病，逃避倉庫工作的繁重，行賄請托，以致多不稱職。我們打算升都巡河官爲從七品，在應當入縣令的人選中委任外，散巡河官依舊不變，也在各司及丞簿的人選中選任，都用六十歲以下有精力能幹的。到任一年後，派提刑司考察，如果不稱職，即時罷免。如果守護有方，使河水暢流，任滿後，根據本監及提刑司保舉，酌情給予升官。凡是河橋司的正使、副使也打算照這樣選任。”繼而胥持國也這樣説，於是同意他們的請求。

閏十月，平章政事守貞曰：“馬琪措畫河防事，未見功役之數，加之積歲興功，民力將困，今持國復病，請别遣有材幹者往議之。”上曰：“堤防救護若能成功，則財力固不敢惜；第恐財殫力屈，成而復毁，如重困何?”宰臣對曰：“如盡力固護，縱爲害亦輕；若恬然不顧，則爲害滋甚。”上曰：“無乃因是致盜賊乎?”守貞曰：“宋以河决興役，亦嘗致盜賊，然多生於凶歉。今時平歲豐，少有差役，未必至此。且河防之役，理所當然，今之當役者猶爲可耳。至於科徵薪芻，不問有無，督輸迫切則破産業

閏十月，平章政事完顔守貞説：“馬琪籌劃河防的事，未見工程所需人力物力的數量，加之累年動工，民力將困乏，現在胥持國又生病，請求另派有才幹的人去商議這事。”皇上説：“堤防救護若能成功，則財力固然不敢吝惜；衹怕財盡力乏，成而復毁，再加一重負擔，那怎麽辦?”宰臣回答説：“如果盡力加固防護，即使爲害也輕；如果全然不管，則爲害更嚴重。”皇上説：“莫非因此會發生造反嗎?”守貞説：“宋國由於黄河决口而興勞役，也曾招致造反，但造反多是因爲災荒歉收而發生。現在時局太平，連年豐收，很少有差役，未必會出現那種情况。而且河防的勞役，理所當然，現在應當服役的人還是可以負擔的。至於徵派柴草，不問有無，催徵緊

以易之，恐民益困耳。”上曰：“役夫須近地差取，若遠調之，民益艱苦，但使津濟可也。然當俟馬琪至而後議之。”庚辰，琪自行省還，入見，言：“孟陽河堤及汴堤已填築補修，水不能犯汴城。自今河勢趨北，來歲春首擬於中道疏决，以解南北兩岸之危。凡計工八百七十餘萬，可於正月終興工。臣乞前期再往河上監視。”上以所言付尚書省，而治檢覆河堤并守漲官等罪有差。

迫，百姓就會傾家蕩產來交换這些東西，恐怕百姓會更加窮困啊。”皇上説：“服役的民夫須在附近地區差調，如果在遠方徵調，百姓更加艱苦，衹讓他們接濟就行了。但要等到馬琪到後再商議這事。”庚辰，馬琪從行省回來，入朝晋見皇上，説：“孟陽河堤及汴京河堤已經填築補修，水不能侵犯汴城。自今以後水勢向北流，明年春初計劃在中段河道疏通，以解除南北兩岸的險情。共計用工八百七十餘萬，可在正月底動工。我請求那以前再去黄河上監督。”皇上把他的意見交付尚書省討論，并分别處罰檢查河堤的官員和守漲官等的罪。

他日，尚書省奏事，上語及河防事，馬琪奏言：“臣非敢不盡心，然恐智力有所不及。若别差官相度，儻有奇畫，亦未可知。如適與臣策同，方來興功，亦庶幾稍寬朝廷憂顧。”上然之，命翰林待制奥屯忠孝權尚書户部侍郎、太府少監温昉權尚書工部侍郎，行户、工部事，修治河防，且諭之曰：“汝二人皆朕所素識，以故委任，冀副朕意。如有錯失，亦不汝容。”

有一天，尚書省上奏事情，皇上説到河防的事，馬琪上奏説：“我不敢不盡心，但是怕智力不够。如果另外派官去考察，或許有更好的辦法，也未可知。如果正好與我的計策一致，將來興建工程，也可以稍微減少朝廷的憂慮。”皇上贊成他的話，命令翰林待制奥屯忠孝代理尚書户部侍郎、太府少監温昉代理尚書工部侍郎，代行户部、工部事，修整河防，并告訴他們説：“你們二人都是朕平時熟悉的，因此委任你們，希望能合朕的心意。如有差錯，朕也不會饒你們。”

承安元年七月，敕自今沿河傍側州、府、縣官雖部除者皆勿令員闕。

承安元年七月，下令自今以後沿黄河兩邊的州、府、縣官即使由吏部委任的也不要讓它缺員。

泰和二年九月，敕御史臺官：“河防利害初不與卿等事，然臺官無所不問，應體究者亦體究之。”

泰和二年九月，下令御史臺官説：“河防的利害本來不關你們的事，但臺官没有不過問的事，應當考核的事也要考核。”

五年二月，以崔守真言，“黄河危急，芻藁物料雖云折税，每年不下五六次，或名爲和買，而未嘗還其直”，敕委右三部司正郭澥、御史中丞孟鑄講究以聞。澥等言：“大名府、鄭州等處自承安二年以來，所科芻藁未給價者，計錢二十一萬九千餘貫。”遂命以各處見錢差能幹官同各州縣清强官一一酬之，續令按察司體究。

五年二月，由於崔守真説，“黄河危急，柴草物料雖説折税，每年不下五六次，或者名爲收購，却不曾付給人家價錢”，於是下令委派右三部司正郭澥、御史中丞孟鑄研究上奏。郭澥等説：“大名府、鄭州等處自承安二年以來，所徵收的柴草還没有付錢的，共計錢二十一萬九千多貫。”於是派能幹官員同各州縣清廉强幹的官員一起，到各地去以現錢一一償付給百姓，接着命令按察司檢查。

宣宗貞祐三年十一月壬申，上遣

宣宗貞祐三年十一月壬申，皇上派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侯摯祭河神於宜村。

三年四月，單州刺史顏盞天澤言："守禦之道，當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今其故堤宛然猶在，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没之患。而難者若不以犯滄鹽場損國利爲説，必以浸没河北良田爲解。臣嘗聞河側故老言，水勢散漫，則淺不可以馬涉，深不可以舟濟，此守禦之大計也。若曰浸民田，則河徙之後，淤爲沃壤，正宜耕墾，收倍于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計，則河南一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東之民皆瓦解矣。"詔命議之。

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温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爲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其南有舊堤，水不以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濬州、大名、觀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堤，補其缺罅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爲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既已籍其河夫修築河堰，營作戍屋，又使轉輸芻糧，賦役繁殷，倍於他所，夏秋租税，猶所未論，乞減其稍緩者，以寬民力。"事下尚書省，宰臣謂："河流東南舊矣。一旦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分爲數河，不復可收。水分則淺狹易渡，天寒輒凍，禦備愈難，此甚不可。"詔但令量宜減南岸郡縣居民之賦役。

五年夏四月，敕樞密院，沿河要害之地，可壘石岸，仍置撒星椿、陷馬塹以備敵。

漕渠

金都於燕，東去潞水五十里，故

侯摯到宜村去祭祀河神。

三年四月，單州刺史顏盞天澤説："防守的辦法，應當挖開黄河堤岸，使水北流在德、博、觀、滄四州境内。現在黄河舊堤明明還在，工程也不艱巨，水向下流，必定没有淹没的災害。而反駁的人如果不以冲壞滄州鹽場損害國家利益爲藉口，必定以淹没河北良田爲理由。我曾經聽黄河邊的老人説過，水勢散開緩漫，則淺的不可以騎馬涉過去，深的不可以乘船渡過去，這是防禦的大計。如果説淹没民田，則黄河改道以後，淤積成肥沃的土壤，正適合耕種，收成倍於平常，好處哪個更大？如果錯過了這種辦法，則河南一路的軍糧不足，而河北、山東的百姓都瓦解了。"皇上下詔命令討論這事。

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温撒可喜説："近世黄河離開故道，從衛州東南流過，由徐州、邳州入海，因此，河南的土地狹窄。我以爲新鄉縣西邊的黄河水可以挖開堤岸讓它流向東北，其南邊有舊堤，河水無法溢出，流五十餘里與清河匯合，則由濬州、大名、觀州、清州、柳口入海，這是黄河的故道，都有舊堤，足够填補它的缺口。像這樣則山東、大名等路都在黄河以南，而黄河以北各郡也可得到其中一半，退足以爲防禦之計，進足以壯大恢復失地的基業。"又説："南岸的居民，既已經登記了其中的民夫修築黄河堤堰，營建兵士守邊的房屋，又讓他們運輸糧草，賦税徭役繁重，比其他地方增倍，夏、秋兩季的租税，還不算，請求減除其中不急的賦税，以舒解民力。"這件事交給尚書省處理，宰臣説："黄河向東南流了很久了。一旦挖開缺口，恐怕故道容納不下，瀉溢出來，分爲幾條河流，不再能收拾。河水分流則淺狹易渡，天寒就結冰，防禦更難，這很不應該。"下詔衹命令酌情減輕南岸郡縣居民的賦税徭役。

五年夏天四月，下令樞密院，沿黄河地勢險要的地方，可以用石頭壘築堤岸，并設置撒星椿、陷馬塹以防備敵人。

金建都在燕京，東面離潞水五十里，所以修

爲閘以節高良河、白蓮潭諸水，以通山東、河北之粟。凡諸路瀕河之城，則置倉以貯傍郡之稅，若恩州之臨清、歷亭，景州之將陵、東光，清州之興濟、會川，獻州及深州之武强，是六州諸縣皆置倉之地也。其通漕之水，舊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滄州、會川之境，漳水東北爲御河，則通蘇門、獲嘉、新鄉、衛州、濬州、黎陽、衛縣、彰德、磁州、洺州之餽，衡水則經深州會于滹沱，以來獻州、清州之餉，皆合于信安海壖，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閘，十餘日而後至于京師。其它若霸州之巨馬河，雄州之沙河，山東之北清河，皆其灌輸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勢易淺，舟膠不行，故常從事陸輓，人頗艱之。世宗之世，言者請開盧溝金口以通漕運，役衆數年，竟無成功，事見《盧溝河》。其後亦以閘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車輓矣。

閘來調節高良河、白蓮潭等水，以運輸山東、河北的糧食。凡是各路臨近河流的城池，就設置倉庫來貯存附近各郡所收的稅糧，像恩州的臨清、歷亭，景州的將陵、東光，清州的興濟、會川，獻州及深州的武强，這六州各縣都是設置倉庫的地方。運輸糧食的河流，過去黄河經過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滄州、會川境内；漳水東北爲御河，則運輸蘇門、獲嘉、新鄉、衛州、濬州、黎陽、衛縣、彰德、磁州、洺州的糧食；衡水則經過深州匯合於滹沱水，以運輸獻州、清州的糧餉。都在信安海邊匯合，逆水而上到達通州，由通州入閘，十多天後到達京城。其他如霸州的巨馬河，雄州的沙河，山東的北清河，都是水運的路綫。但從通州以上，地勢陡峭而水不停留，河道容易變淺，船擱淺無法行駛，所以常常要在陸地上拉縴，人們很以爲苦。世宗時，建議的人請求開鑿盧溝金口來運輸糧食，役使百姓數年，竟没有成功，事見《盧溝河》。那以後也由於閘河有時通暢有時堵塞，就衹用車運輸了。

其制，春運以冰消行，暑雨畢。秋運以八月行，冰凝畢。其綱將發也，乃合衆，以所載之粟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視與所封樣同則受。凡綱船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裝一綱，裝畢以三日啓行。計道里分溯流、沿流爲限，至所受之倉，以三日卸，又三日給收付。凡輓漕脚直，水運鹽每石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厘七毫，粟四十文一分三毫，錢則每貫一文七分二厘八毫。陸運傭直，米每石百里百一十二文一分五毫，粟五十七文六分八厘四毫，錢每貫三文九厘六毫。餘物每百斤行百里，平路則春冬百三十一文五分，夏秋百五十七文八分，山路則春冬百四十九文，夏秋二百一文。凡使司院務

漕運的辦法是，春運從冰融化時開始，暑天下雨時停止。秋運從八月開始，結冰時結束。貨船將出發時，就聚集衆人，把所載的糧食包裹加封，先把它交給卸貨的地方，檢查與所封的樣品相同則接收。凡是貨船在裝船的三天前修理好，每天裝一船，裝完後三天出發。計算路程分逆流、順流作爲限制，到接收的倉庫後，用三天卸貨，又三天給收據。凡是水陸運輸的工錢，水運鹽每石每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厘七毫，小米四十文一分三毫，錢則每貫一文七分二厘八毫。陸運工錢，米每石每百里一十二文一分五毫，小米五十七文六分八厘四毫，錢每貫三文九厘六毫。其他物品每百斤運一百里，平路則春冬一百三十一文五分，夏秋則一百五十七文八分，山路則春冬一百四十九文，夏秋二百零一文。凡是使司院務徵收的物品的運輸工錢，春冬九十文三分，夏秋一百一十四文。各民户租賃官

納課傭直，春冬九十文三分，夏秋百一十四文。諸民户射賃官船漕運者，其脚直以十分爲率，初年剋二分，二年剋一分八厘，三年剋一分七厘，四年剋一分五厘，五年以上剋一分。

船進行水運的，其工錢以十分爲基準，第一年扣二分，第二年扣一分八厘，第三年扣一分七厘，第四年扣一分五厘，五年以上扣一分。

初，世宗大定四年八月，以山東大熟，詔移其粟以實京師。十月，上出近郊，見運河湮塞，召問其故。主者云户部不爲經畫所致。上召户部侍郎曹望之，責曰："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陸運勞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五年正月，尚書省奏，可調夫數萬，上曰："方春不可勞民，令宫籍監户、東宫親王人從、及五百里内軍夫浚治。"

當初，世宗大定四年八月，由於山東大豐收，下詔轉運那裏的糧食充實京城。十月，皇上出近郊，見運河阻塞，召人詢問原因。主管的人説是户部不作籌劃造成的。皇上召見户部侍郎曹望之，責備説："有河不加以疏通，使百姓陸路運輸很勞苦，罪在你們這些人。朕不想立即處罰你們，你們應該盡力使漕渠通暢啊。"五年正月，尚書省奏，可以徵調數萬民夫，皇上説："現在正是春天，不可勞苦百姓，命令由宫籍監户、東宫親王的隨從、以及五百里以内的軍夫疏通。"

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儲積不廣，詔沿河恩獻等六州粟百萬餘石運至通州，輦入京師。

二十一年，鑒於八月京城的儲備不多，詔令沿黄河的恩、獻等六州糧食百萬餘石運至通州，再用車運到京師。

明昌三年四月，尚書省奏："遼東、北京路米粟素饒，宜航海以達山東。昨以按視東京近海之地，自大務清口并咸平銅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若山東、河北荒歉，即可運以相濟。"制可。

明昌三年四月，尚書省奏："遼東、北京路糧食向來很多，應該航海運到山東。以前巡視東京靠海的地方，從大務清口到咸平銅善館都可以設置倉庫貯存糧食以通水運，如果山東、河北歉收，就可以運去接濟。"下詔説可以。

承安五年，邊河倉州縣，可令折納菽二十萬石，漕以入京，驗品級養馬，於俸内帶支；仍漕麥十萬石，各支本色。乃命都水監丞田櫟相視運糧河道。

承安五年，下令臨近河倉的州縣，可以折算交納豆類二十萬石，水運進京，根據官員的品級養馬，在俸禄中附帶支給；并水運麥十萬石，各支付實物。於是命令都水監丞田櫟察看運糧河道。

泰和元年，尚書省以景州漕運司所管六河倉，歲税不下六萬餘石，其科州縣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取賄延阻，人不勝苦，雖近官監之亦然。遂命監察御史一員往來糾察之。

泰和元年，尚書省鑒於景州漕運司所管的六個河倉，每年税收不下六萬餘石，收税的州縣近的不下二百里，官吏收取賄賂，拖延阻撓，人們不堪其苦，即使派附近的官員去監督，也仍然是這樣。於是命令監察御史一員往來糾察。

五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淺澀，敕尚書省發山東、河北、河東、中都、北京軍夫六千改鑿之。犯屯田户地者，官對給之，民田則多酬其價。

五年，皇上到霸州，由於舊日的漕運河道淺澀，下令尚書省徵調山東、河北、河東、中都、北京軍夫六千人改鑿新河道，如果毁壞屯田户的土地，就由官府撥給他們對等的土地；若是民田，則多補償價錢。

六年，尚書省以凡漕河所經之地，州縣官以爲無與於己，多致淺滯，使綱户以盤淺剥載爲名，奸弊百出。於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經之地，州府官銜内皆帶"提控漕河事"，縣官則帶"管勾漕河事"，俾催檢綱運，營護堤岸。爲府三：大興、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滄、清、獻、深、衛、濬、滑、磁、洺、通。縣三十三：大名、元城、館陶、夏津、武城、歷亭、臨清、吴橋、將陵、東光、南皮、清池、靖海、興濟、會川、交河、樂壽、武强、安陽、湯陰、臨漳、成安、滏陽、内黄、黎陽、衛、蘇門、獲嘉、新鄉、汲、潞、武清、香河、漷陰。

六年，尚書省鑒於凡是運糧河道所經之地，州縣官認爲與自己無關，多導致河道淺澀，使船户以難過淺灘、减少裝載爲名，弊病百出。於是規定，凡是運河所經之地，州府官銜内都帶"提控漕河事"，縣官則帶"管勾漕河事"，使他們督促檢查船運，維護堤岸。這樣的府有三個：大興、大名、彰德。州十二個：恩、景、滄、清、獻、深、衛、濬、滑、磁、洺、通。縣三十三個：大名、元城、館陶、夏津、武城、歷亭、臨清、吴橋、將陵、東光、南皮、清池、靖海、興濟、會川、交河、樂壽、武强、安陽、湯陰、臨漳、成安、滏陽、内黄、黎陽、衛、蘇門、獲嘉、新鄉、汲、潞、武清、香河、漷陰。

十二月，通濟河創設巡河官一員，與天津河同爲一司，通管漕河閘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隸都水監。

十二月，通濟河新設巡河官一員，與天津河同爲一個官署，通管漕河閘門與堤岸，衹稱爲天津河巡河官，隸屬於都水監。

八年六月，通州刺史張行信言，"船自通州入閘，凡十餘日方至京師，而官支五日轉脚之費"，遂增給之。

八年六月，通州刺史張行信説，"船從通州入閘，共十多天纔到京城，而官府衹給五天的工錢"，於是增給他們的工錢。

貞祐三年，既遷于汴，以陳、潁二州瀕水，欲借民船以漕，不便。遂依觀州漕運司設提舉官，募船户而籍之，命户部勾當官往來巡督。

貞祐三年，遷都汴京後，由於陳、潁二州臨近河流，想借民船來漕運，不方便。於是依照觀州漕運司的辦法設提舉官，招募船户進行登記運糧，命令户部勾當官往來巡視督促。

四年，從右丞侯摯言，開沁水以便饋運。上又念京師轉輸之勞，命出尚厩牛及官車，以助其力。

四年，采納右丞侯摯的建議，開通沁水以方便運輸糧餉。皇上又考慮到京城運輸的勞苦，命令將尚厩局的牛及官車拿出來，給以幫助。

興定四年十月，諭皇太子曰："中京運糧護送官，當擇其人，萬有一失，樞密官亦有罪矣。其船當用毛花輦所造兩首尾者，仍張幟如渡軍之狀，勿令敵知爲糧也。"

興定四年十月，詔諭太子説："中京的運糧護送官，應當挑選合適的人，萬一有失，樞密官也有罪啊。運糧船應當用毛花輦所造的有兩個首尾的，并張設旗幟像渡軍隊的樣子，不要讓敵人知道是糧食。"

陝西行省把胡魯言："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浸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可以紓民力。"遂命嚴其偵候，如有警，則皆維於南岸。

陝西行省把胡魯説："陝西每年運糧以援助關東，民力逐漸困乏，如果用船從渭水入黄河，順流而下，可以寬解民力。"於是命令嚴密偵察，如有警報，就都停靠在南岸。

時朝廷以邳、徐、宿、泗軍儲，京東縣輓運者歲十餘萬石，民甚苦之，元光元年，遂於歸德府置通濟倉，設都監一員，以受東郡之粟。

定國軍節度使李復亨言："河南駐蹕，兵不可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匱乏即仰給陝西，陝西地腴歲豐，十萬石之助不難。但以車運之費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渡入河，東抵湖城，往還不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則是百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十餘萬斛，且無稽滯之患。"上從之。

時又於靈璧縣潼郡鎮設倉都監及監支納，以方開長直溝，將由萬安湖舟運入汴至泗，以貯粟也。

當時朝廷因爲邳、徐、宿、泗等州儲備軍糧，京東各縣每年運輸十多萬石，百姓深受其苦，元光元年，就在歸德府設置通濟倉，設都監一員，來接收東部地區的糧食。

定國軍節度使李復亨説："皇上住在河南，兵不可缺，糧食不怕多。近年來，稍有缺少就靠陝西供給，陝西土地肥沃年成豐收，十萬石的援助并不困難。但由於車運的費用先耗去一半，百姓如何受得了。應造大船二十艘，由大慶關渡入黄河，東至湖城，往返不過幾天，船工不過百人，假如船都可以容納三百五十斛，則這一百人以幾天時間就可以運輸七千斛。從夏至秋可以水運三十多萬斛，并且没有耽擱的害處。"皇上同意了。

當時又在靈璧縣潼郡鎮設立倉都監及監支納官，這是由於剛開鑿長直溝，將由萬安湖船運到汴水再到泗縣，來貯存糧食。

盧溝河

大定十年，議決盧溝以通京師漕運，上忻然曰："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命計之，當役千里内民夫，上命免被災之地，以百官從人助役。已而，敕宰臣曰："山東歲飢，工役興則妨農作，能無怨乎？開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罷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復開之。自金口疏導至京城北入壕，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計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還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臣責曰："所餘三十日徒妨農費工，卿等何爲慮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勢高峻，水性渾濁。峻則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滓成淺，不能勝舟。其後，上謂宰臣曰："分盧溝爲漕渠，竟未見功，若果能行，南路諸貨皆至京師，而價賤矣。"平章政事駙馬元忠曰："請求識河道者，按視其地。"竟不能行而罷。

大定十年，討論開掘盧溝河以通京城的漕運，皇上高興地説："這樣一來，各路的物品可以直達京城，好處多大啊！"命令擬定計劃，應當役使千里之内的民夫，皇上下令不用受災地區的百姓，用百官的隨從支援工役。後來，命令宰臣説："山東鬧饑荒，工程開動則妨礙農作，能不埋怨嗎？開河本來想利民，却反而招致怨恨，不可，要暫時停止這事。"十一年十二月，尚書省大臣奏請重新開鑿。從金口疏導河道到京城，從北進入壕溝，而東至通州之北，進入潞水，預計費工大約八十天。十二年三月，皇上命人復查，回來上奏"大約衹要五十天"。皇上召見宰臣責備説："所剩的三十日白白地妨礙農業生産，浪費勞力，你們怎麽想不到這裏？"等到渠修成後，由於地勢高峻，水質渾濁。地勢高則奔流洄漩，浸蝕堤岸，容易崩塌；水質渾濁則泥沙淤塞，渣滓堆積，河道逐漸變淺，無法行船。其後，皇上對宰臣説："分盧溝河成運糧的水道，終究没有見功效，如果真的能行，南路各種貨物都可以運到京城，物價就便宜了。"平章政事駙馬烏古論元忠説："請尋找熟悉河道的人，去考

察那個地方。”終於没有實行而停止了。

二十五年五月，盧溝决於上陽村。先是，决顯通寨，詔發中都三百里内民夫塞之，至是復决，朝廷恐枉費工物，遂令且勿治。

二十五年五月，盧溝河在上陽村决口。這以前，在顯通寨决口，皇上下詔徵調中都三百里内的民夫去填塞它，到這時又决口，朝廷擔心枉費工日和材料，於是下令暫時不要修治。

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口牐下視都城，高一百四十餘尺，止以射糧軍守之，恐不足恃。儻遇暴漲，人或爲奸，其害非細。若固塞之，則所灌稻田俱爲陸地，種植禾麥，亦非曠土。不然則更立重閘，仍於岸上置埽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幾可以無虞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

二十七年三月，宰臣認爲“孟家山金口牐俯視都城，高一百四十多尺，衹以射糧軍守衛，恐怕靠不住。若遇上河水暴漲，有人做壞事，危害不小。如果牢牢填塞它，則所灌溉的稻田都成了陸地，種植禾麥，也不是空地。不然就另設雙重水閘，并在岸上設置埽官公署，以及埽兵的居室，或許可以無憂。”皇上贊同他們的意見，派使者去填塞它。

夏四月丙子，詔封盧溝水神爲安平侯。

夏四月丙子，下詔封盧溝河水神爲安平侯。

二十八年五月，詔盧溝河使旅往來之津要，令建石橋。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復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詔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橋。明昌三年三月成，敕命名曰廣利。有司謂車駕之所經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請官建東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間自應爲耳。”左丞守貞言：“但恐爲豪右所占，况罔利之人多止東岸，若官築則東西兩岸俱稱，亦便於觀望也。”遂從之。

二十八年五月，下詔説盧溝河是使節旅客往來的要道，命令修建石橋。還没有施行，世宗就去世了。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又由於過河的人苦於河流湍急，下詔令造船，後來又命令建石橋。明昌三年三月建成，下詔命名爲廣利橋。有關部門認爲廣利橋是皇帝車馬要經過的地方，是使臣商旅必經的重要道路，請求由官府修建東西廊，讓人居住。皇上説：“何必這樣，民間自然會修建的。”左丞完顔守貞説：“衹怕被豪强所占，况且謀利的人多停留在東岸，如果官府修築，東西兩岸都相稱，也便於觀看啊。”於是同意了。

六月，盧溝堤决，詔速遏塞之，無令泛溢爲害。右拾遺路鐸上疏言，當從水勢分流以行，不必補修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舊堤。上命宰臣議之，遂命工部尚書胥持國及路鐸同檢視其堤道。

六月，盧溝河决堤，下詔迅速填塞，不要讓它泛濫成災。右拾遺路鐸上疏説，應當根據水勢分流來瀉水，不必補修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的舊堤。皇上命令宰臣商議這事，於是命令工部尚書胥持國及路鐸一起去視察堤道。

滹沱河

大定八年六月，滹沱犯真定，命發河北西路及河間、太原、冀州民夫二萬八千，繕完其堤岸。

大定八年六月，滹沱河爲害真定，命令徵調河北西路及河間、太原、冀州民夫二萬八千人，修復它的堤岸。

十年二月，滹沱河創設巡河官二

十年二月，滹沱河新設巡河官二員。

員。

十七年，滹沱决白馬崗，有司以聞，詔遣使固塞，發真定五百里内民夫，以十八年二月一日興役，命同知真定尹鶻沙虎、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徐偉監護。

十七年，滹沱河在白馬崗决口，有關部門上報，皇上下詔派使者去加固填塞，徵調真定五百里以内的民夫，於十八年二月一日開工，命令同知真定府尹鶻沙虎、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徐偉監護。

漳河

大定二十年春正月，詔有司修護漳河閘，所須工物一切并從官給，毋令擾民。

大定二十年春正月，下詔命令有關部門維修漳河水閘，所須材料一切都由官府供給，不准騷擾百姓。

明昌二年六月，漳河及盧溝堤皆决，詔命速塞之。

明昌二年六月，漳河及盧溝河堤岸都被水冲開，皇上下令迅速填塞它。

四年春正月癸未，有司言修漳河堤埽計三十八萬餘工，詔依盧溝河例，招被水闕食人充夫，官支錢米，不足則調礙水人户，依上支給。

四年春正月癸未，有關部門説修漳河堤埽共計需要三十八萬多個工，下詔依照盧溝河的辦法，招募遭受水災缺食的人充當民工，由官府發給錢米，不够則徵調被水阻擋的人户，按上述辦法發給錢米。

金史卷二十八

志　第　九

禮(一)

郊

金人之入汴也，時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粲然備具。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也。既而，即會寧建宗社，庶事草創。皇統間，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輅，導儀衛，陳鼓吹，其觀聽赫然一新，而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繼以海陵狼顧，志欲并吞江南，乃命官修汴故宫，繕宗廟社稷，悉載宋故禮器以還。外而黷武，内而縱欲，其猷既失，奚敢議禮樂哉！

金人進入汴京，當時宋朝太平已久，典章禮樂豐富完備。金人全部收走宋廷的圖書檔案，裝載宋朝皇帝乘坐的車駕、禮儀器物、儀仗往北而去，當時正在從事戰争，没有閑暇講究禮樂。不久，就在會寧建立宗社，各種事業開始創建。皇統年間，熙宗巡視析津，開始乘坐金車，以儀仗衛士作先導，陳列樂隊鼓吹，使人耳目爲之一新，而且宗社朝會的禮儀也相繼舉行了。接着由於海陵王野心勃勃，一心想要攻下江南，於是命令官員修整汴京舊有的宫殿，修繕宗廟社稷，將宋朝過去的禮儀用器全部用車運回。對外濫用武力，對内恣情縱欲，君道已經喪失，誰還敢議論禮樂之事呢！

世宗既興，復收嚮所遷宋故禮器以旋，乃命官參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以審樂，統以宰相通學術者，於一事之宜適、一物之節文，既上聞而始彙次。至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曰《金纂修雜録》。凡事物名數，支分派引，珠貫棋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又圖吉、凶二儀，鹵簿十三節以備大葬，小鹵簿九節以備郊廟。而命尚書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遠也。是時，宇内阜安，民物小康，而維持幾百年者實此

世宗即位之後，又將以前遷到汴京的宋朝原有的禮器運回，於是命令官員參考唐朝、宋朝舊的典章制度沿革的情況，設置詳定所討論禮儀，開設詳校所審定音樂，用宰相中通學術的人總管其事，對於每件事情怎樣纔適宜、每件事物應如何删節修飾，都要上奏之後纔開始編撰。到明昌初期全書完成，總共四百多卷，書名叫《金纂修雜録》。凡是事物的名稱數量，區分門類，劃定流别，像珠穿棋布，井然有序，明明白白。又將吉禮、凶禮的儀式畫成圖，制定鹵簿十三節供大葬時使用，小鹵簿九節供郊廟祭祀時使用。并命令尚書省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管一本，那用意是極其深遠的。當時，四境之内興旺

乎基。嗚呼，禮之爲國也信矣夫。而況《關雎》、《麟趾》之化，其流風遺思被於後世者，爲何如也。

平安，人民過着小康生活，金朝能維持將近百年，就是以此爲基礎。啊，禮是立國的根本，這是不容懷疑的。何况《詩經》中《關雎》、《麟趾》等篇的教化，它的遺風餘意流傳後世，那影響又是多麽大呀。

宣宗南播，疆宇日蹙，旭日方升而爝火之燃，蔡流弗東而餘燼滅矣。圖籍散逸既莫可尋，而其宰相韓企先等之所論列，禮官張暐與其子行簡所私著《自公紀》，亦亡其傳。故書之存，僅《集禮》若干卷，其藏史館者又殘缺弗完，姑掇其郊社宗廟諸神祀、朝覲會同等儀而爲書，若夫凶禮則略焉。蓋自熙宗、海陵、衛紹王之繼弑，雖曰“鹵簿十三節以備大葬”，其行乎否耶，蓋莫得而考也，故宣孝之喪禮存，亦不復紀。噫，告朔餼羊雖孔子所不去，而史之缺文則亦慎之。作《禮志》。

宣宗南遷之後，國土日益狹窄，大元的朝陽正在升起，金國衹不過像一把小小的火炬。到哀宗時，蔡河乾涸不能東流，金朝的餘火也就熄滅了。金亡後，圖書典籍散失既已無法尋找，而金朝的宰相韓企先等人的論著，禮官張暐和他的兒子張行簡私下編著的《自公紀》，也已失傳。金朝記載禮制的舊書保留下來的，衹有《集禮》若干卷，而且保存在史館中的又殘缺不全，現在暫且摘取《集禮》中關於郊社宗廟祭祀諸神以及朝覲會同等的禮儀編撰成書，至於凶禮則省略不記。因爲自熙宗、海陵王、衛紹王相繼被臣下所殺，雖説是“鹵簿十三節供大葬時使用”，但究竟實行與否，是無法加以考證的，所以宣宗的喪禮雖然還存在，也不再加以記載。雖然孔子不願廢除每月初一禱告宗廟的羊，以表示保存古禮，但他對於歷史記載缺漏的地方仍然采取慎重的態度。作《禮志》。

南北郊。

金之郊祀，本於其俗有拜天之禮。其後，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蓋設位而祭也。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禮濅備。

南北郊。

金朝祭天地的郊祀，沿襲金人風俗中原有的拜天禮儀。後來太宗即位，便禱告祭祀天地，但衹是臨時設置神位而進行祭祀。天德以後，纔開始有了南北郊祭祀的制度，大定、明昌時，南北郊的禮儀逐漸完備。

南郊壇，在豐宜門外，當闕之巳地。圓壇三成，成十二陛，各按辰位。壝墻三匝，四面各三門。齋宫東北，厨庫在南。壇、壝皆以赤土圬之。

南郊祭天的祭壇天壇，設在豐宜門外，位於皇宫的東南方的巳地。圓形的祭壇有三層，每層有十二級臺階，都按照十二辰方位設置。祭壇外面環繞三道矮墻。祭壇四面各有三道門。做齋戒的宫殿在東北面，厨庫在南面。祭壇、矮墻都用紅土塗抹。

北郊方丘，在通玄門外，當闕之亥地。方壇三成，成爲子午卯酉四正陛。方壝三周，四面亦三門。

北郊祭地的方丘，設在通玄門外，位於皇宫西北方的亥地。方形的祭壇有三層，每層各分成子（北方）、午（南方）、卯（東方）、酉（西方）四個正階。周圍有方形的矮墻三道，四面也有三道門。

朝日壇曰大明，在施仁門外之東南，當闕之卯地，門壝之制皆同方丘。

祭祀太陽的朝日壇叫大明，設在施仁門外的東南方，位於皇宫的東方卯地，門和矮墻的制度都同方丘一樣。

夕月壇曰夜明，在彰義門外之西北，當闕之酉地，掘地汚之，爲壇其中。

祭祀月亮的夕月壇叫夜明，設在彰義門外的西北方，位於皇宫的西方酉地，挖掘一片窪地，將壇建在窪地的中央。

常以冬至日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於圜丘，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

通常於冬至日在天壇合祭昊天上帝和皇地神，夏至日在方丘祭祀皇地神，春分的早晨在東郊祭祀日神，秋分的傍晚在西郊祭祀月神。

大定十一年始郊，命宰臣議配享之禮。左丞石琚奏曰："按《禮記》'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祖配上帝也'。蓋配之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配天，尊之也。兩漢、魏、晋以來，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又加以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嘗以三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爲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臣謂冬至親郊宜從古禮。"上曰："唐、宋以私親，不合古，不足爲法。今止當以太祖配。"又謂宰臣曰："本國拜天之禮甚重。今汝等言依古制築壇，亦宜。我國家絀遼、宋主，據天下之正，郊祀之禮豈可不行?"乃以八月詔曰："國莫大于祀，祀莫大于天，振古所行，舊章咸在。仰惟太祖之基命，詒我本朝之燕謀，奄有萬邦，于今五紀。因時制作，雖增飾于國容，推本奉承，猶未遑于郊見。况天休滋至而年穀屢豐，敢不敷繹曠文、明昭大報。取陽升之至日，將親享于圜壇，嘉與臣工，共圖熙事，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有事于南郊。咨爾有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罔或不欽。"乃於前一日，遍見祖宗，告以郊祀之事。其日，備法駕鹵簿，躬詣郊壇行禮。

大定十一年開始舉行郊祀，命令宰臣商議配祭的禮儀。左丞相石琚上奏説："《禮記》説'萬物的本源在天，人的本源在祖先，這就是要用祖先配祭上帝的原因'。配祭的意思，就是陪侍神靈，作爲主人。神靈自外而來，没有主人，則不停留。所以推先皇以配祭天，是爲了表示對天的尊崇。兩漢、魏、晋以來，都是以一祖配祭。到唐高宗時，纔開始以高祖、太宗配祭。垂拱初年，又加上高宗，於是就有了三祖共同配祭的禮制。到宋朝，也曾經以三位先帝配祭，後來禮院呈上意見，認爲報答天地，神靈不應當有兩個主人，因此衹用太祖配祭。我認爲冬至日皇帝親臨郊祀應當遵從古禮。"皇上説："唐、宋用幾個祖宗配享，是偏愛自己的祖先，不符合古禮，不足以效法。現在衹應當用太祖配祭。"又對宰臣説："本國拜天的禮很重。現在你們説應按照古代的制度修築祭壇，也是合適的。我國廢黜遼、宋的國君，占據天下的正統，郊祀的禮儀怎麽可以不施行?"於是在八月下詔説："國家没有什麽事比祭祀更重要，祭祀最重要的是祭天，自古以來就是這樣施行，從前的典章制度都還保存着。太祖憑藉上天的命令，爲我們制定了本朝的良謀，據有萬邦，到現在已經五代了。雖然順應時代而製禮，增加了國家的威儀，但是還没有來得及推究本源，奉承天意，舉行郊祀。何况上天降給我們越來越多的福佑，連年五穀豐登，我們豈能不繼承發揚很久没實行的典章，鮮明地表示對上天的重大回報。我將選擇陽氣始升的冬至那一天，親臨圓壇祭天地，我樂於與群臣百官，共同舉辦這盛大美好的祭祀活動。定於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在

南郊舉行郊祀，你等官員要各自發揚你們的職責，輔助我搞好祭祀，不可稍有不敬。”於是在祭祀的前一天，拜祭所有的祖宗，報告郊祀的事情。祭祀那天，準備好法駕鹵簿，親自到郊壇舉行典禮。

儀注。

齋戒：用唐制。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天子親祀，皆前期七日，攝太尉誓亞終獻官、親王、陪祀皇族於宫省。皇族十五以上，官雖不至七品者亦助祭受誓。又誓百官於尚書省。攝太尉南向，司徒北向，監祭御史在西，監禮博士居東，皆相向。太常卿、光禄卿在司徒後，重行北向。司天監、光禄丞、太廟令丞、大樂令丞、太官令丞、良醖令、廪犧令、郊社丞、司尊、太祝、奉禮郎、協律郎、諸執事官皆重行西上北向。禮直官以誓文授攝太尉，乃誓曰：“維某年幾次某甲，某月，某日，某甲，皇帝有事于南郊，各揚其職。其或不恭，國有常刑。”禮直官贊曰：“七品以下官皆退。”餘皆再拜，退。誓於宫省之儀皆同。於是，皇帝散齋于别殿。

前致齋一日，尚舍設御坐於大安殿，當中南向。設東西房於御坐之側，設御幄於室内，施簾於楹下。享前三日，陳設小次。享前一日，設拜褥，及皇帝版位、皇帝飲福位，及黄道氈褥，自玉輅下至升輿所。

及致齋之日，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官，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并結珮，俱詣閤奉迎。上水二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衮冕，結珮，乘輿出，警蹕、侍衛

儀注。

齋戒：使用唐朝的制度。大祀，散齋四天，致齋三天。中祀，散齋兩天，致齋一天。

天子親自參與祭祀，都是在祭祀前七天，攝太尉集合亞獻終獻官、親王、陪祀皇族在皇宫宣誓。皇族成員十五歲以上，官位雖然不到七品者也參與助祭并受誓。又集合百官在尚書省宣誓。攝太尉面向南，司徒面向北，監祭御史在西，監禮博士在東，都是對面站立。太常卿、光禄卿在司徒的後面，排成雙行，面向北。司天監、光禄丞、太廟令丞、大樂令丞、太官令丞、良醖令、廪犧令、郊社丞、司尊、太祝、奉禮郎、協律郎以及各執事官都排成雙行，以西頭爲上首，面向北。禮直官將誓辭授予攝太尉，於是宣誓説：“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某日，某甲，皇帝在南郊祭祀，各人發揚自己的職責。如果有不敬的行爲，國家自有刑法處理。”禮直官唱禮説：“七品以下的官員都退下。”其餘的官員又一次下拜，然後退下。在皇宫宣誓的儀式都相同。這時，皇帝在另外的宫殿裏做散齋。

致齋的前一天，尚舍在大安殿設置御座，在殿的正中，面向南。在御座的旁邊設置東房西房，在室内設置御帳，在門柱下挂上門簾。祭祀前三天，陳設臨時休息的小篷帳。祭祀前一天，設置供跪拜使用的褥子，和皇帝的板位、皇帝祭畢飲供神酒的座位，以及黄道氈褥，氈褥從玉輅車的下面一直鋪到上小車的地方。

到致齋那一天，通事舍人引導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員，按照規定的位置陪侍，衆侍衛官員，使用各自的器物服飾，都繫着玉珮，一起到閤門去迎候。計時漏壺到上水二刻時分，侍中拿着手板上奏“外面已經準備好了”。皇帝穿衮服戴冠冕，

如常儀。皇帝即御座，東向坐。通事舍人承傳，殿上下俱拜，訖，西面，贊“各祇候”。一刻頃，侍中跪奏：“臣某言，請降就齋。”俯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室，群官皆退。諸執事官皆宿於正寢，治事如故，不吊喪問疾，不判署刑殺文字，不决罰罪人，不與穢惡事。致齋日，惟祀事則行，餘悉禁。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繫玉珮，坐小車出來，按照規定的儀式清道和侍衛。皇帝到了御座，面向東就坐。通事舍人承接傳呼，宫殿上下的人員一起下拜，完畢，面向西，唱禮説“各自小心侍候”。一刻左右，侍中跪奏：“臣某謹奏，請皇帝下座就齋。”俯身伏地，起，回到侍立的位置。皇帝下座，進入室内，衆官員都退去。各執事官都在正寢就宿，像從前一樣管理事務，不參與喪葬和探視病人，不簽署判决死刑的文件，不判罰罪人，不做污穢罪惡的事情。致齋的日子，祇有與祭祀有關的事情纔做，其餘的事情全部禁止。齋戒之後缺少的人員，由其他執事官暫時代理行事。

陳設：前祀五日，儀鸞、尚舍陳設齋宫。有司設扈從侍衛次於宫東西。又設陪祀親王次宫東稍南，西向北上，宗室子孫位於其後。又設司徒亞終獻行事執事官次於壇南外壝門之西，東向北上，重行異位。又設天名房，在壇南外壝門之東，西向。大禮使次於其後，皆西向。又設席大屋於壇外西北，駐車輅以備風雪。

陳設：祭祀前五天，儀鸞、尚舍官布置用做齋戒的宫殿。有關部門的官員設置扈從侍衛的位次在宫殿的東西兩邊。又設置陪同祭祀的親王的位次在宫殿東邊稍稍靠南的地方，面向西，以北爲上首，宗室子孫的位置在陪祀親王的後面。又設置司徒、亞獻、終獻、行事、執事官的位次在祭壇南邊外墻門的西面，面向東，以北爲上首，按不同位置排成雙行。再設置天名房，位於祭壇南邊外墻門的東面，面向西。大禮使的位次在天名房的後面，都是面向西。再在祭壇外西北方用席子圍成大屋子，停放車輅以防備風雪。

祀前三日，尚舍設大次於東壝外門内道北，南向。又設小次於壇下卯陛之北，南向。有司設饌幔於東壝中門之北，南向。設兵衛，各服其器服，守衛壝門，每門二人。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及壝之内外。乃爲燎位，在南中壝東門之東，壇之巳位。又爲瘞坎，在中壝内戌位。

祭祀的前三天，尚舍在東墻外門裏邊道路的北面，設置供休息的大篷帳，向着南方。又在祭壇下面居於卯位的臺階的北邊安排供臨時休息的小篷帳，向着南方。有關部門的官員在東墻中門北面設置陳放食品的帳幕，向着南方。布置握兵械的衛士，穿用各自的服飾器物，守衛矮墻門，每道門二人。郊社令率領他的下屬，掃除祭壇上下和矮墻内外。於是設置焚燒祭物的燎位，在祭壇南面中間一道矮墻東門的東邊，祭壇的東南巳位。又挖掘埋葬焚燒後祭物的坑穴，在中墻裏面西北方戌位。

祀前二日，太樂令帥其屬，設登歌之樂於壇上稍南，北向。玉磬在午陛之西，金鐘在午陛之東，柷一在鐘前稍北，敔一在磬前稍北，東西相向，歌工次之，餘工各位於縣後。琴

祭祀前二天，太樂令率領他的下屬，在祭壇上面稍微靠南的地方設置演奏登歌的樂臺，面向北。玉磬在午位臺階的西頭，金鐘在午位臺階的東頭，一個稱作柷的樂器在金鐘前面略微靠北，一個稱作敔的樂器在玉磬前面略微靠北，東西相

瑟在前，匏竹在後，於壇下第一等上，皆重行異位，北向。又設宮縣樂南壝外門之外，八佾二舞表於樂前。又設《采茨》樂於應天門前。

對，歌手接在它們後面，其餘的樂師各自在懸挂樂器的架子後面。琴瑟在前面，匏竹在後面，都在祭壇下面的第一級臺階上，按照不同的位置排成雙行，面向北。又在南墻外門的外面，設置稱作宮懸的樂器架，縱横各八行的兩個舞蹈隊標志在宮懸的前面。又在應天門前面安排演奏《采茨》樂的樂隊。

祀前一日，奉禮郎升設皇帝版位於壇上辰巳之間，北向。又設皇帝飲福位於其左稍却，北向。又帥禮直官設亞終獻位於卯陛之東北，西向北上。司徒位於卯陛之東道南，西向。禮部尚書、太常卿、光禄卿、禮部侍郎位各次之，太常丞、光禄丞又次之。又設大禮使位於小次之左少却，西向。又設分獻官、司天監、讀册中書侍郎位於中壝門道北，西向。郊社令、廪犧令、太官令、良醞令位於其後。又設郊社丞、太祝、奉禮郎以下諸執事官位於其後，皆西向，重行異位。又設從祀文武群官一品至五品位於中壝門内道南，西向，皆重行立。又設助奠祝史齋郎位於東壝門外道北，西向。又設陪祀皇族於道南，西向。六品至九品從祀群官，又於其南，皆西向，重行異位，各依其品。又設監祭御史二員，一員在午陛之西南，一員在子陛之西北，皆東向。又設監禮博士二員，一員在午陛之東南，一員在子陛之東北，皆西向。又設太樂令位於樂簴之間稍東，西向；協律郎位於樂簴之西，東向。又設奉禮郎位於壇南稍東，西向。贊者次之。司尊位於酌尊所，俱北向。又設牲榜於外壝東門之外，西向；饌榜於其北稍西，南向。牲榜之東，牲位。太史、太祝各位於牲後，俱西向。又設禮部尚書、太常卿、光禄卿位於牲榜南稍北，西向。太常丞、光禄丞、

祭祀的前一天，奉禮郎登上祭壇在壇的東南辰位和巳位中間設置皇帝板位，向着北方。又在板位左邊略微靠後的地方設置皇帝在祭祀結束後飲供神酒的位置，向着北方。又率領禮直官在東方卯位臺階的東北設立亞獻和終獻官的位置，面向西，以北爲上首。司徒的位置在卯位臺階的東面、道路的南邊，面向西。禮部尚書、太常卿、光禄卿、禮部侍郎的位置各依次排在司徒後面，太常丞、光禄丞的位置又在後面。又在小篷帳左面稍退後的地方安排大禮使的位置，面向西。又在中墻門的道路北面設置分獻官、司天監、讀册中書侍郎的位置，面向西。郊社令、廪犧令、太官令、良醞令的位置在他們後面。再在郊社令等官員的後面設置郊社丞、太祝、奉禮郎以下各執事官的位置，都面向西，按照不同位置雙行排列。又設置隨從祭祀的文武百官中一品到五品官員的位置在祭壇的中墻門内道路南面，面向西，都是雙行站立。又在東墻門外道路北邊設置輔助祭奠的祝史、齋郎的位置，面向西。又在道路南邊設置陪祀皇族的位置，面向西。六品到九品隨從祭祀的各位官員，又在陪祀皇族的南邊，都面向西，依各自的官品，按不同的位置雙行排列。又安排監祭御史二人，一人在南方午位臺階的西南方，一人在北方子位臺階的西北方，都面向東。又安排監禮博士二人，一人在午位臺階的東南方，一人在子位臺階的東北方，都面向西。又設置太樂令的位置在樂器架之間略微靠東，面向西；協律郎的位置在樂器架的西面，面向東。又在祭壇南面略微靠東的地方設置奉禮郎的位置，面向西，贊禮人緊靠後面。司尊的位置在酌尊的地方，都面向北。又在祭壇的外墻東門外面置放寫有供祭祀用的牛、羊、猪三牲的木牌，向着西

太官令位於其後。監祭御史、監禮博士於禮部尚書位之西稍却，北向。廩犧令位在牲位西南，北向。又陳禮饌於饌榜之前案上。

方；在它北面略微靠西處設置寫有供祭祀用的食品名稱的木牌，向着南方。三牲牌的東面是放置供祭祀用的三牲的位置。太史、太祝各在三牲位置的後面，都面向西。又在三牲牌南面略微靠北的地方設置禮部尚書、太常卿、光禄卿的位置，面向西。在他們的後面是太常丞、光禄丞、太官令的位置。監祭御史、監禮博士的位置在禮部尚書的西面略微靠後，面向北。廩犧令的位置在三牲位置的西南面，面向北。又陳列祭祀時用的食物在食品牌前面的木案上。

未後三刻，陳饌之時，又設禮部尚書、太常卿、光禄卿位於案前稍東，北上，西向。太常丞、光禄丞、太官令位於其後，西向。又設監祭御史、監禮博士位於案前稍西，北上，東向。又設異寶嘉瑞位於宫縣西北，太府少監位於寶後。諸州歲貢位於宫縣東北，户部郎中位於其後。天子八寶位於宫縣西南，符寶郎八員各於寶後。伐國毁寶位於宫縣東南，少府少監位於其後。又設大樂令位於宫縣之北稍東，協律郎二在大樂令南，東西相向。

未時過後三刻，陳列食物的時候，又設置禮部尚書、太常卿、光禄卿的位置在案桌前略微靠東處，以北爲上首，面向西。在他們的後面是太常丞、光禄丞、太官令的位置，面向西。又在案桌前面略微靠西的地方設置監祭御史、監禮博士的位置，以北爲上首，面向東。又在宫懸的西北方安排放奇珍異寶和祥瑞物的位置，在珍寶後面的是太府少監的位置。各州每年貢品放在宫懸的東北方，户部郎中的位置在它後面。天子的八顆印璽放在宫懸的西南方，符寶郎八員在它後面。被征服國家已被廢棄的印璽在宫懸的東南方，少府少監在它的後面。又在宫懸的北面稍微靠東的地方設置大樂令的位置，協律郎二人在大樂令的南面，東西相對。

司天監，未後二刻，同郊社令升設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地祇位在東稍却，席皆以藁秸。太祖配位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蒲越。五方帝、日、月、神州地祇、天皇大帝、北極神座於壇上第一等，席皆藁秸。内官五十四座、五神、五官、岳鎮海瀆二十九座於壇上第二等，中官一百五十有八座、崑崙、山林川澤二十一座於壇上第三等，外官一百六座、丘陵墳衍原隰三十座於内壝之内，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内壝之外，席皆以莞。神座版各設於座首。又設禮神玉。俟告潔畢，權徹去壇上及第一等神位，祀日丑前五刻重設。

司天監，未時過後二刻，和郊社令一起在祭壇上的北方面向南設置昊天上帝和皇地神的神座，皇地神神座的位置在東面略微靠後，座席全部用稻麥秆編成。太祖的配位座在東方，面向西，座席用香蒲編成。五方帝、日、月、神州地神、天皇大帝、北極神座在祭壇上第一級臺階，座席都用稻麥秆編成。内官五十四座、五神、五官、名山之神、海神、江河之神二十九座在祭壇上第二級臺階，中官一百五十八座、崑崙、山林川澤之神二十一座在祭壇上第三級臺階，外官一百零六座、丘陵平原高原及低濕之地的神三十座在祭壇内墻之内，衆星之神三百六十座在祭壇内墻之外，座席都用莞草編成。各神座的牌位設置在神座前頭。又置放敬神的玉。等到宣告清潔完畢，暫時撤去祭壇上面的和第一級臺階的神座，

到郊祀那一天丑時前五刻重新設置。

奉禮郎同司尊及執事者設天、地、配位各左十有一籩，右十有一豆，俱爲三行。登三在籩豆間。簠一簋一於登前，簠在左，簋在右。各於神座前藉以席。又設天、地位太尊各二、著尊各二、犧尊各二、山罍各二，壇上東南隅配位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在天、地位酒尊之東，俱北向西上，皆有坫，加勺、冪，爲酌尊所。又天、地位象尊各二、壺尊各二、山罍各四，在壇下午陛之南，北向西上。配位壺尊二、山罍四，在酉陛之北，東向北上，皆有坫，設而不酌，亦左以明水，右以玄酒。

奉禮郎同司尊及執事者在天、地、配位的左邊各放置十一個裝果脯的稱作籩的竹器，在右邊各放置十一個裝食物的稱作豆的器皿，都是三行，三個盛肉食的稱作登的器皿放在籩與豆之間。一個稱作簠的器皿和一個稱作簋的器皿放在登的前面，簠在左邊，簋在右邊。各放在神座前面，墊上席子。又在天、地位置放叫作太尊的酒器各二個、叫作著尊的酒器各二個、叫作犧尊的酒器各二個、叫作山罍的酒器各二個，在祭壇上東南角落的配位置放著尊二個、犧尊二個、象尊二個，位於天、地位的酒尊的東邊，都向着北方，以西爲上首，都有放酒器的土臺，有酒勺、遮蓋酒器的巾，稱作酌尊所。又在天、地位置放象尊各二個、壺尊各二個、山罍各四個，放在祭壇下面居於午位的臺階的南面，向着北方，以西爲上首。在配位放置壺尊二個、山罍四個，在居於酉位的臺階的北面，向着東方，以北爲上首，都有放酒杯的土臺，雖放着酒杯但不斟酒，也在左邊放上用銅鑒取來的露水，在右邊放上代酒的清水。

又設五方帝、日、月，神州地祇、天皇大帝、北極，第一等，皆左八籩、右八豆，登在籩豆間，簠一簋一在登前，爵坫一在神座前。第二等內官五十四座，五神、五官、岳鎮海瀆二十九座，每座籩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爵坫一。第三等中官一百五十八座，崑崙、山林川澤二十一座，及內壝內外官一百六座，丘陵墳衍原隰三十座，內壝外衆星三百六十座，每位籩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爵一。又設第一等每位太尊二、著尊二，皆有坫加勺。第二等每陛山尊二，第三等每位蜃尊二，內壝內外每辰概尊二，皆加勺。自第二等已下皆用匏爵，先洗拭訖，置於尊所，其尊所皆在神位之左。凡祭器皆藉以席，籩豆各加巾蓋。又設天、地

又設置五方帝、日、月，神州地神、天皇大帝、北極，屬第一等神位，都是在左邊有八個籩、右邊有八個豆，登在籩豆的中間，一個簠和一個簋在登前面，一個放酒器的土臺在神座前面。第二等神座內官五十四座，五神、五官、岳鎮海瀆二十九座，每座置放二個籩、二個豆、一個簠、一個簋、一個陳放牛羊肉的俎、一個放酒器的土臺。第三等神座中官一百五十八座，崑崙、山林川澤二十一座，以及內墻之內的外官一百零六座，丘陵墳衍原隰三十座，內墻之外衆星三百六十座，每個神位放置籩二個、豆二個、簠一個、簋一個、俎一個、爵一個。又在第一等神座每位設置太尊二個、著尊二個，都有放酒器的土臺和酒勺。第二等神座在每級臺階上放山尊二個，第三等神座每位有叫作蜃尊的酒器二個，內墻裏外每座星辰有叫作概尊的酒器二個，都加酒勺。從第二等神座以下都使用叫作匏爵的酒器，先洗净擦乾後，放在擱酒器的地方，放酒器的地

及配位籩一、豆一、簠一、簋一、俎四、及毛血豆各一，并第一等神位每位俎二，於饌幔内。

方都位於神位左面。凡是祭祀用的器物都放在席墊上。籩豆各自用巾遮蓋。又給天、地和配位放置一個籩、一個豆、一個簠、一個簋、四個俎、和盛毛血的豆各一個，同時第一等神位每位有俎二個，放在放食物的帳幕裏。

又設皇帝洗二於卯陛下，道北，南向。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匜在東，巾在西。篚南肆，實玉爵坫。又設亞終獻洗位在小次之東，南向。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加勺。篚在西，南肆，加巾。又設第一等分獻官盥洗爵洗位，及第二等分獻官盥洗位，各於其辰陛道之左，罍在洗左，篚在洗右，俱内向，執罍篚者位於其後。

再在居於卯位的臺階下面設置二處供皇帝洗滌的器皿，都在道路北面，向着南方。盥洗的器皿在東頭，洗酒器的器皿在西頭，洗手盛水的叫作匜的容器在東頭，擦手巾在西頭。裝東西的叫作篚的竹器在南面陳放，篚裏裝着玉，有酒器和土臺。又在供臨時休息的小篷帳的東面設置亞獻和終獻時洗滌的位置，向着南面。盥洗器在東頭，洗酒器的器皿在西頭，加勺。篚在西頭，南邊陳放，加擦器物的巾。又設第一等分獻官盥洗和爵洗的位置，及第二等分獻官盥洗位置，各自位於它所居的方位臺階道路的左側，罍在洗器的左邊，篚在洗器的右邊，都向着裏面，拿罍和篚的人位置在罍和篚的後面。

太府監、少府監祀前一日未後二刻，帥其屬升壇陳玉幣。昊天上帝以蒼璧、蒼幣，皇地祇以黄琮、黄幣，配位以蒼幣，黄帝以黄琮，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大明以青珪璧，白帝以白琥，黑帝以玄璜，北極以青珪璧，天皇大帝以玄珪璧，神州地祇以玄色兩珪有邸，皆置於匣。五帝之幣各從其方色。凡幣皆陳於篚。設訖，俟告潔訖權徹去，祀日重設。

太府監、少府監在祭祀前一天的未時後二刻，率領他們的下屬登壇陳列玉帛。昊天上帝用青黑色璧玉、青黑色的帛，皇地神用黄色的叫做琮的玉器、黄色的帛，祔祭的神位用青黑色的帛，黄帝用黄琮，青帝用青色的稱作珪的玉器，赤帝用紅色的叫做璋的玉器，大明用青色珪、璧，白帝用白色虎形玉器叫琥，黑帝用黑色半璧形的玉器叫璜，北極用青色珪、璧，天皇大帝用黑色珪、璧，神州地神用黑色有底部的兩個珪，都放在匣子裏。五帝的帛的顔色都各自依據它們所居方位而定。凡是帛都陳放在竹製的篚裏。設置完畢，等候宣告清潔完畢暫時撤去，祭祀那一天重新設置。

祀日丑前五刻，禮部設祝册神座之右，皆藉以案。太常卿明燈燎。户部郎中設諸州歲貢於宫縣東北，金爲前列，玉帛次之，餘爲從列，皆藉以席，立於歲貢之後，北向。太府監、少府監設異寶嘉瑞於宫縣西，北上，瑞居前，中下次之，皆藉以席，立於寶後，北向。少府少監設伐國毁寶於

祭祀日丑時前五刻，禮部在神座的右邊置放祝禱天地神的文册，都放在案桌上。太常卿點燃燈盞。户部郎中在稱作宫懸的樂器架的東北面置放各州進獻的貢物，金安放在最前面，接着是玉帛，剩餘的都排列在後面，全部都放在席墊上，立放在貢物禮品的後面，向着北方。太府監、少府監在宫懸西面陳設奇珍異寶和祥瑞物，以北爲上首，瑞物在前面，接着是中等下等的，都放在

宫縣東南，皆藉以席，立於寶後，北向。符寶郎設八寶於宫縣西南，各分立於寶南，皆北向。司天監、太府監、少府監、郊社令、奉禮郎升設昊天上帝、皇地祇、配位、及壇上第一等神座，又設玉幣，各於其位。太祝取瘞玉加於幣，以禮神之玉各置於神座前，乃退。

席墊上，立放在珍寶後面，向着北方。少府少監在宫懸東南邊陳設被征服國已廢棄的玉璽，都放在席墊上，立放在珍寶後面，向着北方。符寶郎在宫懸的西南邊安放八個玉璽，各自分別立放在異寶南側，都向着北面。司天監、太府監、少府監、郊社令、奉禮郎登壇設置昊天上帝、皇地神、配位、和壇上第一等神座，再放置玉帛，安放在各自的神座上。太祝取來祭祀時要埋葬的玉器加放在繒帛上，將敬神的玉器各自安放在神座前面，這纔退下。

光禄卿帥其屬入實祭器。昊天上帝、皇地祇、配位每位籩三行：以右爲上，形鹽在前，魚鱐糗餌次之；第二行榛實在前，乾桃乾䕩乾棗次之；第三行乾菱在前，乾芡乾栗鹿脯次之。豆三行：以左爲上，芹菹在前，笋菹葵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菁菹魚醢兔醢次之；第三行豚胉在前，醓醢酏食鹿臡次之。簠黍，簋稷，登皆大羹。第一等壇上一十位，每位皆實籩三行：以右爲上，形鹽在前，魚鱐次之；第二行乾䕩在前，桃棗次之；第三行乾芡在前，榛實鹿脯次之。豆三行：以左爲上，芹菹在前，笋菹次之；第二行菁菹在前，韭菹魚醢次之；第三行豚胉在前，醓醢鹿臡次之。簠黍，簋稷，登大羹。第二、第三等每位籩二，鹿脯、乾棗。豆二，鹿臡、菁菹。俎，羊一段。内壝内、内壝外每位籩鹿脯，豆鹿臡，俎羊一段。

光禄卿率領下屬進入祭壇，將祭物放入祭器。昊天上帝、皇地神、配位每一位有裝食物的籩器三行：以右邊作爲第一行，做成某種形狀的鹽在前，接着是乾魚、乾糧、糕餅；第二行榛果在前，接着是乾桃乾梅乾棗；第三行是乾菱在前，其次是乾芡乾栗鹿脯。裝食物的豆器三行：以左邊作爲第一行，裝腌芹菜的豆在前面，接着是腌笋、腌葵；第二行腌韭菜在前，接着是腌蕪菁、魚肉醬、兔肉醬；第三行裝猪肋的豆在前，其次是肉汁、肉醬、薄粥、鹿肉醬。簠裏盛黍，簋裏盛高粱，登裏全部盛大羹。壇上第一等有十個神位，每位都有三行籩器：以右邊作爲第一行，形鹽在前，其次是乾魚；第二行乾梅在前，其次是桃、棗；第三行乾芡在前，其次是榛果鹿脯。豆器三行：以左邊作爲第一行，腌芹菜在前，其次是腌笋；第二行腌蕪菁在前，其次是腌韭菜、魚肉醬；第三行猪肋在前，其次是肉汁、肉醬、鹿肉醬。簠裝黍，簋裝高粱，登裝大羹。第二等、第三等神位每位有籩器二個，一個盛鹿脯，一個盛乾棗。有豆器二個，一個裝鹿肉醬、一個裝腌蕪菁。有俎一個，放羊肉一段。内墻裏面、内墻外面每個神位都有盛鹿脯的籩，盛鹿肉醬的豆，盛一段羊肉的俎。

良醖令帥其屬入實尊罍，昊天上帝、皇地祇大尊爲上，實以泛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犧尊次之，實以盎齊；象尊次之，實以醍齊；壺尊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位著尊爲上，實以泛齊；犧尊

良醖令率領他的下屬進入祭壇給尊罍斟酒。昊天上帝、皇地神用大尊作爲上等酒器，大尊裏盛泛齊；接着是著尊，盛醴齊；接着是犧尊，盛盎齊；接着是象尊，盛醍齊；接着是壺尊，盛沈齊；山罍是最下等酒器，盛三酒。配位以著尊作爲上等酒器，盛泛齊；接着是犧尊，盛醴齊；接

次之，實以醴齊；象尊次之，實以盎齊；壺尊次之，實以醍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第一等每位大尊實以泛齊，著尊實以醴齊。第二等山尊實以醍齊。第三等及内壝内，蜃尊實以泛齊。内壝外及衆星，概尊實以三酒。

着是象尊，盛盎齊；接着是壺尊，盛醍齊；山罍爲下等酒器，盛三酒。第一等神位每位用大尊盛泛齊，著尊盛醴齊。第二等神位每位用山罍盛醍齊。第三等和内墻裏面的神位，每位用蜃尊盛泛齊。内墻外面和衆星神位，每位用概尊盛三酒。

省牲器：祀前一日午後八刻，去壇二百步禁止行人。未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司尊、奉禮郎帥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司天監設神位，太府監、少府監陳玉幣於篚。未後三刻，禮直官引廩犧令與諸太祝、祝史以牲就位。又禮直官贊者分引禮部尚書、太常卿、光禄卿、禮部侍郎、太常丞、監祭御史、監禮博士、廩犧令、太官令、太官丞詣内壝東門外省牲位。立定，乃引禮部尚書、侍郎、太常丞及監祭御史、監禮博士升自卯階，視濯溉，執事者皆舉冪告潔，俱畢，降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諸省牲。"禮部尚書侍郎及太常卿丞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禄卿丞巡牲一匝，光禄卿退，光禄丞西向折身曰"備訖"，乃復位。次引廩犧令巡牲一匝，西向躬身曰"充"；又引諸祝史巡牲一匝，首一員西向躬身曰"腯"。畢，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請省饌"。乃引禮部尚書以下各就位，立定，省饌，訖，禮直官引禮部尚書侍郎、太常卿丞各還齋所，餘官廩犧令與諸太祝祝史以次牽牲詣厨，授太官令丞。次引光禄卿丞、監祭、監禮詣厨，省鼎鑊，視滌濯畢，乃還齋所。

檢查祭祀的牲畜和禮器：祭祀前一天的午時後八刻，距離祭壇二百步之内便禁止行人。未時以後的二刻，郊社令和郊社丞率領他們的下屬掃除祭壇的上下，司尊、奉禮郎率領執事人拿着祭器進入祭壇，放在各自位置上。司天監設置神位，太府監、少府監往篚裏陳放玉帛。未時以後三刻，禮直官導引廩犧令同各太祝、祝史牽着祭祀用的牲畜到位。禮直官贊禮的人又分别導引禮部尚書、太常卿、光禄卿、禮部侍郎、太常丞、監祭御史、監禮博士、廩犧令、太官令、太官丞到内墻東門外察看祭牲的位置。站好以後，就導引禮部尚書、侍郎、太常丞和監祭御史、監禮博士從居於卯位的臺階登上祭壇，視察洗滌，執事人都舉着蓋巾報告已潔净，全部報告完畢，回到原先的位置。禮直官略微上前説："報告清潔完畢，請察看祭牲。"禮部尚書、禮部侍郎以及太常卿、太常丞略微上前，察看祭牲、完畢，退下，回到原位。接着導引光禄卿、光禄丞巡視祭牲一圈，光禄卿退下，光禄丞面向西邊曲身説"準備完畢"，於是回到原位。接着禮直官導引廩犧令巡視祭牲--圈，面向西躬身説 "肥"；又導引各位祝史巡視祭牲一圈，站在前頭的一名祝史面向西躬身説"肥"。完畢，都回到原位。禮直官略微向前説"請察看食品"。於是導引禮部尚書以下各位官員到各個放食物的位置，察看陳列的食物，完畢，禮直官引導禮部尚書、禮部侍郎和太常卿、太常丞各自回到齋戒的地方，剩餘的廩犧令和各太祝、祝史等官員依照次序牽着祭牲到厨房，交給太官令、太官丞。接着禮直官引導光禄卿、光禄丞、監祭御史、監禮博士到厨房去，察看鼎鑊，看着洗滌完畢，纔回到齋戒的地方。

晡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以豆，置於饌幔。遂烹牲。祝史乃取瘞血貯於盤。

申時後一刻，太官令率領屠工用鸞刀宰割祭牲，各位祝史把祭牲的毛血裝進豆器，放在陳列食品的帳幕裏。於是煮祭牲。祝史就取來祭祀時需要掩埋的祭牲血盛在盤裏。

奠玉幣：祀日丑前五刻，亞終獻司徒已下，應行事陪從群官，各服其服就次。司天監復設壇上及第一等神位。太府監、少府監陳玉幣。太常卿、郊社令丞明燭燎。光禄卿丞實籩豆簠簋尊罍，俟監祭、監禮案視訖，徹去巾蓋。大樂令帥工人布於宮縣之內，文舞八佾立於縣前表後，武舞八佾各爲四佾立於宮縣左右，引舞執纛等在前，又引登歌樂工由卯陛而升，各就其位。歌、擊、彈者坐，吹者立。奉禮郎贊者先入就位，餘禮直官、贊者分引分獻官、監祭御史、監禮博士、諸執事及太祝、祝史、齋郎、助奠、執尊罍、舉冪等官，入自中壝東門，當壇南重行西上、北向立定。奉禮郎贊"拜"，分獻官以下皆再拜，訖，奉禮贊曰"各就位"。贊者、禮直官分引監祭御史、監禮博士，按視壇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退復位。禮直官引司徒入就位，西向立。禮直官引博士，博士引亞獻，自東壝偏門入就位，西向立。又禮直官引終獻，次於其位。

進獻玉器繒帛：祭祀那天丑時前五刻，亞獻終獻司徒以下，所有的行事陪從官員，各人穿着應穿的服裝就位。司天監重新設置壇上和第一等神位。太府監、少府監陳放玉帛。太常卿和郊社令、郊社丞點亮燈燭火把。光禄卿和光禄丞給籩、豆、簠、簋、尊、罍等祭器盛入食物美酒，等候監祭御史、監禮博士察看完畢，撤去遮蓋食物酒器的巾。大樂令帶領樂工分布在宮懸內，縱橫八行的文舞隊站立在宮懸前面的標牌後面，縱横八行的武舞隊分成兩個四行在宮懸左右兩邊站立，領舞執旗等人在前面，再引導登歌的樂工從卯位的臺階登上祭壇，站到各自的位置上。唱歌的、擊鼓的、彈奏的坐着，吹奏的站立。奉禮郎、贊禮人首先站到位置上，其餘的禮直官、贊禮人分別引導分獻官、監祭御史、監禮博士、各位執事和太祝、祝史、齋郎、助奠、執尊罍、舉巾等官員，從中壝東門進入，在壇的南面往西排成雙行、面向北站立。奉禮郎唱禮說"拜"，分獻官以下官員全部再拜，完畢，奉禮郎唱禮說"各就位"。贊禮人、禮直官分別引導監祭御史、監禮博士，巡察祭壇的上下，糾察不符合禮儀的人，然後退下回到原位。禮直官引導司徒進入就位，面向西站立。禮直官引導博士、博士引導亞獻官，從東壝側門進入就位，面向西站立。禮直官又引導終獻官到規定的位置上站立。

祀日未明一刻，通事舍人引侍中詣齋殿，跪奏"請中嚴"，俯伏，興。又少頃，乃跪奏"外辦"。俟尚輦進輿，乃跪奏稱"具官臣某，請皇帝降座升輿"。皇帝至大次，乃跪奏稱"具官臣某，請皇帝降輿"。皇帝入次，即位於大次外。質明，詣次前跪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訖，太常卿乃當次前跪稱"具官臣某，請皇帝行事"，俯伏，興。凡跪

祭祀日的天亮前一刻，通事舍人引導侍中到齋戒的宮殿，跪奏"請中庭戒備"，屈身下伏，起立。再過一會兒，又跪着上奏"警衛宮禁"。等尚輦官將皇帝乘坐的小車拉進來，於是跪奏"具官臣某，請皇帝下座上車"。皇帝乘坐的小車到了供臨時休息的大帳篷，就跪奏"具官臣某，請皇帝下車"。皇帝進入帳篷，侍中就站在大帳篷外面。天剛亮的時候，侍中到帳篷前跪奏"請中庭戒備"，不多時，又上奏說"警衛宮禁"。完畢，太常卿纔在帳篷前跪奏"具官臣某，請皇帝

奏，准此。皇帝出次，乃前導至中壝門，殿中監進大圭，太常卿奏“請執大圭”。入自正門，皇帝入小次位，西向立，太常卿乃與博士分左右立定，乃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降神，六成，樂止。太常卿別一員，乃升烟瘞血，訖，乃奏“拜”，訖，俟侍中升壇，請詣盥洗位。至位，奏“請搢大圭、盥手。”訖，奏“請帨手”，皇帝帨手，訖，奏“請執大圭”。乃引至壇上，殿中監進鎮圭，乃奏“請搢大圭、執鎮圭”。皇帝執鎮圭，詣昊天上帝神座前，奏“請跪，奠鎮圭”。皇帝奠，訖，執大圭，俯伏，興。侍中進玉幣，乃奏“請搢大圭、跪奠玉幣”。訖，乃奏“請執大圭”，俯伏，興。少退，又奏“請再拜”。詣皇地祇及配位，奠鎮圭玉幣，并如儀。配位唯奏請奠鎮圭及幣。

奠玉幣畢，皇帝還版位，乃奏“請還小次、釋大圭”。皇帝入小次，乃立於小次之南稍東，以俟。

皇帝將奠配位之幣也，贊者分引第一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各由其陛升，唯不由午陛。詣神前，搢笏，跪，太祝以玉幣授之，奠訖，俯伏，興。再拜，訖，各由本陛降，復位。初，分獻將降也，禮直官引諸祝史、齋郎、應助奠者再拜，祝史各奉毛血之豆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奠訖，退立於尊所。

進熟：奠玉幣訖，降還小次。有

舉行祀典”，屈身下伏，起立。凡是跪着上奏，規則都是這様。皇帝出帳篷，太常卿在前面引導到中壝門，殿中監進獻大圭即祭祀用的玉器，太常卿上奏“請皇帝執大圭”。從正門進入，皇帝進入小篷帳的位置，面向西站立，太常卿於是和博士分左右站定，上奏説“有關官員已準備好，請行禮”。降神，樂曲奏六遍，音樂停止。另一位太常卿就點燃烟火掩埋三牲的血，完畢，於是上奏“拜”，拜畢，等待侍中登壇，侍中請皇帝到盥洗的地方，到了盥洗處，上奏“請插大圭，洗手”。皇帝洗手畢，上奏“請用手巾擦手”，皇帝用手巾擦手，完畢，侍中上奏“請拿大圭”。於是引導皇帝到祭壇上，殿中監進獻鎮圭，上奏“請皇帝插大圭、握鎮圭”。皇帝拿鎮圭，到昊天上帝神座前面，殿中監上奏“請跪下，進獻鎮圭”。皇帝進獻鎮圭，完畢，拿大圭，屈身下伏，起立。侍中進獻玉帛，上奏“請插大圭、跪着進獻玉帛”。完畢，於是上奏“請皇帝握大圭”，屈身下伏，起立。稍微後退，侍中又上奏“請再拜”。到皇地神和配祭的神座前，皇帝進獻鎮圭和玉帛，都按照同様的儀式。對配祭的神座衹奏請進獻鎮圭和帛。

進獻玉帛完畢，皇帝回到板牌標明的位置，於是侍中上奏“請皇帝返回小帳篷，放下大圭”。皇帝進入小帳篷，侍中就在小帳篷的南邊略微靠東的地方站立，等候。

當皇帝將要給配祭的神位進獻繒帛時，贊禮人分別引導第一等分獻官到盥洗的地方去，插好笏板、洗手、用巾擦手、拿笏板，各人從所規定臺階登上祭壇，衹是不從居於午位的臺階上壇。到了神座前，插笏板，跪下，太祝把玉帛授與分獻官，分獻官進獻玉帛結束，屈身下伏，起立。再拜，完畢，各人從各自的臺階走下祭壇，回到原位。開初，分獻官將要走下祭壇時，禮直官引導衆祝史、齋郎、所有助祭人再拜，祝史各自捧着盛有毛血的豆器進入，從各自的臺階登壇，各位太祝在壇上迎取盛毛血的豆，進獻完畢，退後立在放酒器的地方。

進獻熟食：進獻玉帛結束，下壇返回小帳

司先陳牛鼎三、羊鼎三、豕鼎三、魚鼎三，各在鑊右。太官令丞帥進饌者詣厨，以匕升牛羊豕魚，自鑊各實於鼎。牛羊豕皆肩、臂、臑、肫、胳、正脊各一，長脅二、短脅二、代脅二，凡十一體。牛豕皆三十斤，羊十五斤，魚十五頭一十五斤，實訖，冪之。祝史二人以扃對舉一鼎，牛鼎在前，羊豕次之，魚又次之，有司執匕以從，各陳於每位饌幔位。從祀壇上第一等五方帝、大明、夜明、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北極，皆羊豕之體并同。光禄卿帥祝史、齋郎、太官令丞各以匕升牛羊豕魚於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脅在中，魚即橫置，頭在尊位，設去鼎冪。光禄卿丞同太官令丞實籩豆簠簋，籩實以粉粃，豆實以糝食，簠實稻，簋實粱。

篷。有關官員先陳列盛牛體的鼎三個、盛羊體的鼎三個、盛猪體的鼎三個、盛魚的鼎三個，各在鑊的右邊。太官令、太官丞率領進獻食品的人到厨房，用勺子從鑊裏舀出牛羊猪魚盛到各自的鼎裏。牛羊猪都是肩、臂、前肢、股骨、後脛骨、正脊各一塊，長脅二塊、短脅二塊、代脅二塊，總共十一個部位。牛體和猪體都是三十斤，羊體十五斤，魚十五條十五斤，盛滿鼎後，用巾遮蓋。祝史二人用抬鼎的橫杠對抬一鼎，盛牛體的鼎在前面，盛羊體和猪體的鼎其次，盛魚的鼎再其次，有關官員拿着勺子跟隨，把各個鼎陳放在每個神位的食物帳幕相應位置上。從祭壇上第一等五方帝、大明、夜明、天皇大帝、神州地神、北極，都是用羊、猪的相同部位。光禄卿率領祝史、齋郎、太官令、太官丞各自用勺子將牛羊猪魚盛在即盛器裏，肩、臂、前肢在上端，股骨、後脛骨在下端，脊、脅在中間，魚就橫放着，魚頭朝着酒尊的位置，去掉蓋鼎的巾。光禄卿、光禄丞同太官令、太官丞給籩豆簠簋盛食物，籩盛米粉餅，豆盛米羹，簠盛稻，簋盛高粱。

俟皇帝還小次，樂止。禮直官引司徒出詣饌幔所，與薦籩豆簠簋俎齋郎，各奉天、地、配位之饌。司徒帥太官令以序入內壝正門，樂作，至壇下，俟。祝史進徹毛血豆，降自卯陛，以次出，訖，司徒與薦籩豆簠簋俎齋郎，奉昊天上帝、皇地祇之饌，升自午陛。太官令丞與薦籩豆簠簋俎齋郎，奉配位及第一等神位之饌，升自卯陛。各位太祝迎於壇陛之道間。於昊天上帝位，司徒搢笏北向跪奉，粉粃籩在糗餌之前，糝食豆在醓醢之前，簠左簋右，皆在登前，牛俎在豆前，羊豕魚俎次之，以右爲上。司徒俯伏，興，奉饌者奉訖，皆出笏就位，一拜。司徒次詣皇地祇奉奠，并如上儀。配位亦同。司徒及奉天、地、配位饌者以次降。太官令帥奉第一等神位之饌，各於其位，并如前

等到皇帝返回小帳篷，音樂停止。禮直官引導司徒出去到陳放食物的帳幕裏，同進獻籩豆簠簋俎的齋郎，各自捧着進獻給天、地、配位的食物。司徒率領太官令按照次序進入內墻的正門，音樂奏響，到祭壇下等候。祝史上前撤去盛毛血的豆器，從卯位的臺階走下，按照順序出去，完畢，司徒同進獻籩豆簠簋俎的齋郎，捧着進獻給昊天上帝、皇地神的食物，從午位的臺階登上祭壇。太官令、太官丞同進獻籩豆簠簋俎的齋郎，捧着進獻給配位和第一等神位的食物，從卯位的臺階登壇。各位太祝在祭壇和臺階之間的道路上迎取。在昊天上帝神位前，司徒插好笏板面向北跪着進獻食物，盛米粉餅的籩放在乾糧糕餅的前面，盛米羹的豆放在肉汁肉醬的前面，簠在左邊簋在右邊，都在登的前面，盛放牛肉的俎在豆的前面，接着是盛羊、猪、魚的俎，以右邊爲第一。司徒屈身下拜，起立，捧食物的人進獻完畢，都取出笏板回到原位，一拜。接着司徒到皇地神座前進獻食物，儀式同前面一樣。配祭神位

儀。俱畢，樂止。司徒、太官令以下皆就位，訖，侍中升自卯陛，立於昊天上帝酌尊所，以俟。

的進獻儀式也相同。司徒和給天、地、配位進獻食物的人依照順序走下祭壇。太官令率領人捧着給第一等神位進獻的食物，走到各個神位前，按照前面的儀式進獻食物。全部進獻完畢後，音樂停止。司徒、太官令以下的官員都回到自己的位置，完畢，侍中從卯位的臺階登壇，站在爲昊天上帝斟酒的地方等候。

太常卿乃當次前俯伏，跪奏"請皇帝詣盥洗位"，俯伏，興。皇帝出次，殿中監進大圭，乃奏"請執大圭"。至盥洗位，奏"請搢大圭、盥手"。皇帝盥手，訖，奏"請帨手"。皇帝帨手，訖，奏"請執大圭"。乃詣爵洗位。至位，奏"請搢大圭、受爵"，又奏"請洗爵"。皇帝洗爵，訖，奏"請拭爵"。皇帝拭爵，訖，奏"請執大圭"，以爵授奉爵官。皇帝詣昊天上帝酌尊所，執爵，良醞令舉冪，侍中跪酌太尊之泛齊，酌訖，皇帝以爵授侍中。皇帝乃詣昊天上帝神座前，侍中進爵，乃奏"請搢大圭，跪執爵三祭酒"，訖，奏"請奠爵"。奠爵訖，奏"請執大圭"。俯伏，興。又奏"請少退"，立俟。中書侍郎讀册文，訖，乃奏"請再拜"。詣皇地祇位及配位，并如上儀。獻畢，皇帝還版位，乃奏"請還小次，釋大圭"。皇帝入小次，太常卿立於小次東南。

太常卿就在篷帳前屈身下伏，跪着上奏"請皇帝去盥洗的地方"，屈身下伏，起。皇帝出了篷帳，殿中監進獻大圭，上奏"請皇帝拿大圭"。到盥洗的地方，上奏"請皇帝插好大圭、洗手"。皇帝洗手，完畢，上奏"請用手巾擦手"。皇帝用手巾擦手，完畢，上奏"請皇帝拿大圭"。於是到洗酒器的地方去。到位後，上奏説"請皇帝插好大圭，捧爵"，又上奏説"請洗爵"。皇帝洗爵，完畢，上奏説"請擦爵"。皇帝擦爵，完畢，上奏説"請拿大圭"，皇帝將爵交給奉爵官。皇帝到爲昊天上帝斟酒的地方，拿爵，良醞令舉起遮蓋酒器的巾，侍中跪着給太尊斟上叫作泛齊的酒，斟酒完畢，皇帝將爵授與侍中。皇帝就到昊天上帝神座的前面，侍中獻上爵，上奏"請皇帝插好大圭，跪着捧爵祭酒三次"，完畢，侍中上奏"請獻爵"。皇帝向昊天上帝獻爵完畢，上奏説"請皇帝拿大圭"。屈身下拜，起。又向皇帝上奏説"請略微後退"，站立等候。中書侍郎讀祭祀册文，完畢，於是上奏説"請再拜"。到皇地神座和配祭的神位，進獻的儀式同上面一樣。進獻結束，皇帝回到有標牌的本位，於是向皇帝奏言"請返回小帳篷，放下大圭"。皇帝進入小帳篷，太常卿站立在小帳篷的東南面。

禮直官引博士，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訖，詣爵洗位，搢笏、洗爵、拭爵，訖，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自卯陛，詣昊天上帝酌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之，乃搢笏執爵。執尊者舉冪，良醞令跪酌著尊之醴齊，酌訖，復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昊天上帝神座前。初，亞獻至盥洗位，文舞退，武舞

禮直官引導博士，博士引導亞獻，到盥洗的位置，插笏板、洗手、用巾擦手，完畢，到洗爵的位置，插笏板、洗爵、擦爵、完畢，將爵授與執事的人，拿上笏板從卯位的臺階登壇，到爲昊天上帝斟酒的地方，面向西站立。執事官員又把爵授給亞獻官，亞獻官就插笏拿爵。拿尊的官員揭起遮蓋酒器的巾，良醞令跪着給著尊斟上叫作醴齊的酒。斟酒完畢，亞獻官再將爵授予執事官員，拿笏到昊天上帝神座前。起初，亞獻官到盥

進，樂作。亞獻詣昊天上帝神座前，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之，乃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俯伏，興，少退，再拜。次詣皇地祇及配位，并如上儀。獻畢，降復位。

洗的位置去，跳文舞的人後退，跳武舞的上前，音樂起。亞獻官到昊天上帝神座前，插笏跪下，執事官員將爵給他，亞獻官於是拿爵祭酒三次，獻爵，拿笏，屈身下伏，起，略微後退，再拜。接着到皇地神和配位的神座前，進獻的儀式同上面一樣。進獻完畢，下壇回到原位。

禮直官引博士，博士引終獻，詣盥洗位，盥手，洗爵，升壇奠獻，并如上儀。

禮直官引導博士，博士引導終獻官，到盥洗的位置，洗手，洗爵，登壇祭獻，都與前面的儀式相同。

初，終獻將升壇，禮直官分引第一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各由其陛，唯不由午陛，詣神位酌尊所，執事者以爵授之，乃酌泛齊，訖，以爵授執事者，共詣神座前，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之，乃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俯伏，興，少退，再拜，訖，各引還本位。

起初，終獻官將要登壇時，禮直官分別引導第一等分獻官到盥洗的地方，插笏板，洗手，用巾擦手。拿笏板，各人從規定的臺階登壇，祇是不從南方午位的臺階，到給神位斟酒的地方去，執事官將爵交給他們，於是斟叫作泛齊的酒，斟酒完畢，將爵交給執事官，一起到神座前面，插好笏板跪下，執事官將爵再給與他們，他們於是捧爵祭酒三次，獻爵，拿笏板，屈身下伏，起，略微後退，再拜，拜畢，各自被引導回到原位。

初，第一等分獻官將升，贊引引第二等、第三等、內壝內外衆星位分獻各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酌酒、奠拜，并同上儀。祝史、齋郎以次助奠，訖，各還本位。諸太祝各進徹籩、豆各一，少移故處，樂作。卒徹，樂止。

起初，第一等分獻官將要登壇，贊禮人分別引導第二等、第三等及內墻裏外衆星位的分獻官到盥洗的地方去，插笏板、洗手、用巾擦手、斟酒、進獻跪拜，都與前面的儀式相同。祝史、齋郎依照次序輔助進獻，完畢，各返原位。各位太祝上前撤去籩、豆各一個，稍微移動原來的位置，音樂聲起。撤籩豆的儀式結束，音樂停止。

初，終獻禮畢，降復位，太常卿乃當次前俯伏，跪奏“請皇帝詣飲福位”。皇帝出次，殿中監進大圭。乃奏“請執爵，三祭酒”，又奏“請啐酒”。皇帝啐酒，訖，以爵授侍中，乃奏“請受胙”。侍中再以爵酒進，乃奏“請受爵飲福”。皇帝飲福，訖，奏“請執大圭”。俯伏，興。又奏“請再拜”，訖，乃導還版位，西向立，俟送神樂止。乃奏“請詣望燎位”，至位，南向立，俟火半柴，乃跪奏“具官臣某言禮畢”。皇帝還大次，出中壝門外，奏“請釋大圭”，皇帝入大次。

起初，終獻的禮儀完畢，走下祭壇回到原位，太常卿就在帳篷前屈身下伏，跪着上奏說“請皇帝去飲供神酒的位置”。皇帝出篷帳，殿中監進獻大圭。於是上奏“請拿爵，祭酒三次”，再上奏“請嘗酒”。皇帝嘗酒，完畢，將爵授給侍中，殿中監又上奏說“請接受祭肉”。侍中又用爵獻酒，於是上奏說“請受爵飲供神酒”。皇帝飲供神酒，飲畢，上奏說“請拿大圭”。俯身下拜，起。又上奏說“請再拜”，拜畢，纔引導皇帝回到神位牌的位置，面向西站立，等待送神的音樂停止。於是上奏說“請到望燎位”，到位後，面向南站立，等到焚燒祭品的木柴燃燒到一半，於是跪着上奏說“具官臣某謹奏：禮儀完畢”。皇帝返回大篷帳，出中墻門外，上奏說

初，終獻禮畢，司徒、侍中、太祝各升自卯陛，太祝持胙俎進，減天、地、配位前胙肉加於俎，皆取前脚第二節，又以黍稷飯共置一籩，奉詣司徒侍中後，北向立。俟皇帝至飲福位，太常卿奏“請皇帝搢大圭啐酒”。訖，司徒乃進胙俎，皇帝受胙，訖，奉禮郎贊曰“賜胙”，贊者唱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樂一成止。

皇帝既入大次，更通天冠、絳紗袍，升輿，至齋宫，乘金輅。通事舍人引門下侍郎當輅前跪奏，稱“具官臣某請車駕進發”。至侍臣上馬所，乃跪奏“具官臣某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稱“制可”，乃退，傳制稱“侍臣上馬”。侍臣上馬畢，乃跪奏，稱“具官臣某請敕車右升”，千牛將軍升訖，跪奏稱“具官臣某請車駕進發”。車駕動，前中後三部鼓吹凡十二隊齊作。應行禮陪從祀官先詣應天門奉迎，再拜。大樂令先詣應天門外，准備奏樂如儀。訖，擇日稱賀。

承安元年，將郊，禮官言：“禮神之玉當用真玉，燔玉當用次玉。昔大定十一年，天、地之玉皆以次玉代之，臣等疑其未盡。禮貴有恒，不能繼者不敢以獻。若燔真玉，常祀用之恐有時或闕，反失禮制。若從近代之典及本朝儀禮，真玉禮神，次玉燔瘞，於禮爲當。近代郊，自第二等升天皇大帝、北極於第一等，前八位舊各有禮玉燔玉，而此二位尚無之。按《周禮·典瑞》云‘以圭璧祀日月星辰’，近代禮九宫貴神、大火星位，猶用《周禮》之説。其天皇大帝、北極二位，固宜用禮神之玉及燔玉也。”

“請放下大圭”，皇帝進入大篷帳。

起初，終獻的禮儀完畢，司徒、侍中、太祝從卯位臺階登壇，太祝捧着放祭肉的俎進入，將天、地、配位神座前的祭肉拿出一些添加到俎裏，都取前脚的第二節。又將黍稷飯一齊放進一個籩裏，捧到司徒、侍中的後面，面向北站立。等到皇帝到了飲供神酒的位置，太常卿上奏説“請皇帝插大圭嘗酒”。飲畢，司徒就進獻放祭肉的俎，皇帝接受祭肉，完畢，奉禮郎唱禮説“賜祭肉”，贊禮人高聲唱禮説：“再拜”，在場的各位官員都再拜，送神，樂曲演奏一遍就停止。

皇帝入大篷帳後，換上通天冠、絳紗袍，上小車，到齋戒的宫殿，乘坐金輅車。通事舍人導引門下侍郎在金輅車前跪奏説，“具官臣某請車駕出發”。到了侍臣上馬的地方，又跪奏“具官臣某請車駕稍微停留，下令侍臣上馬”。侍中説“皇帝命令可以”，於是退後，傳達皇帝命令道“侍臣上馬”。侍臣上馬完畢，又跪奏，説“具官臣某請皇帝下令車右邊的武士上車”，千牛將軍上車完畢，又跪奏説“具官臣某請車駕出發”。車駕啓動，前中後三部鼓吹總共十二隊一起奏響。所有的行禮陪同祭祀的官員先到應天門迎候，再拜。大樂令先到應天門外，根據禮儀的規定準備奏樂。完畢，選擇日子慶賀。

承安元年，將要舉行郊祀，禮官進言：“敬神的玉應當用真玉，祭天時焚燒的玉應當用次等的玉。從前大定十一年，祭祀天、地的玉都是用次等玉代替，臣等懷疑没有盡到對神的敬意。禮儀貴在有恒，不能繼續使用的器物不能用來進獻。假如焚燒真玉，平常的祭祀也使用真玉恐怕有時會缺少，反而有損於禮制的本意。假如依從近代的典禮和本朝的禮儀，用真玉敬神，用次等玉焚燒掩埋，根據禮制是恰當的。近代的郊祀，將天皇大帝、北極從第二等上升爲第一等，它們前邊的八個神位從前各有敬神的真玉和焚燒的次等玉，然而這二位還没有。按照《周禮·典瑞》所説‘用圭璧祭祀日月星辰’，近代敬九宫貴神、大火星位，仍然采用《周禮》的説法。那麽天皇

上命俱用真玉。

省臣又奏："前時郊，天、地、配位各用一犢，五方帝、日、月、神州、天皇大帝、北極十位皆大祀，亦當用犢，當時止以羊代。第二等以下從祀神位則分刲羊豕以獻。竊意天、地之祀，籩豆尚多者以備陰陽之物，鼎俎尚少者以人之烹薦無可以稱其德，則貴質而已，故天地日月星辰之位皆用一俎。前時第一等神位徧用二俎，似爲不倫。今第一等神位亦當各用犢一，餘位以羊豕分獻，及朝享太廟則用犢十二。"上從之。

大帝、北極二位，的確應當使用敬神的真玉和焚燒的次等玉。"皇上命令都用真玉。

尚書省大臣又上奏說："前些時候舉行郊祀，天、地、配位各用一頭牛犢，五方帝、日、月、神州、天皇大帝、北極十位都是大祀，也應當用牛犢，當時衹是用羊代替。第二等以下隨從祭祀的神位則分別宰割羊和猪進獻。臣認爲天、地的祭祀，籩豆講究數量多是爲了準備存放天然的食物，鼎俎講究數量少是因爲用人烹製的食物進獻是無法與天、地的恩惠相稱的，衹是重在進獻的實質而已，所以天地日月星辰的神位都衹用一個盛牛羊體的俎。先前祭祀時第一等神位全部使用二個俎，似乎不合理。現在第一等神位也應當各用一頭牛犢，其餘的神位分別用羊猪進獻，到朝享太廟時就用十二頭牛犢。"皇上聽從了這一建議。

金史卷二十九

志第十

禮(二)

方丘儀　朝日夕月儀　高禖

方丘儀

齋戒：祭前三日質明，有司設三獻以下行事官位於尚書省。初獻南面，監祭御史位於西，東向，監禮博士位於東，西向，俱北上。司徒亞、終獻位於南，北向。次光禄卿、太常卿，次第一等分獻官、司天監，次第二等分獻官、光禄丞、郊社令、大樂令、良醖令、廩犧令、司尊彝，次内壝内外分獻官、太祝官、奉禮郎、協律郎、諸執事官，就位，立定。次禮直官引初獻就位，初獻讀誓曰："今年五月幾日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所有攝官，各揚其職。其或不敬，國有常刑。"讀畢，禮直官贊"七品以下官先退"，餘官對拜，訖，退。散齋二日，宿於正寢，治事如故。齋禁并如郊祀。守壝門兵衛與大樂工人，俱清齋一宿。行禮官前期習儀於祠所。

齋戒：祭祀前三天天剛亮時，有關官員在尚書省設置三獻以下行事官員的位置。初獻的位置在南，監祭御史的位置在西，面向東，監禮博士的位置在東，面向西，都以北爲上首。司徒亞獻、終獻的位置在南，面向北。接着是光禄卿、太常卿，再接着是第一等分獻官、司天監，接下來又是第二等分獻官、光禄丞、郊社令、大樂令、良醖令、廩犧令、司尊彝，接着是内墻裏外的分獻官、太祝官、奉禮郎、協律郎、各執事官，到規定的位置，站立不動。接着禮直官導引初獻官到位，初獻官宣讀誓詞説："今年五月幾日是夏至，在方丘祭祀皇地神，所有參與祭祀的官員，各自要盡到職責。如果對祭祀不恭敬，國家自有刑罰處理。"讀畢，禮直官唱禮"七品以下的官員先退下"，其餘的官員互拜，完畢，退下。散齋二天，官員們都宿在卧室，照常處理事務。齋戒時的禁忌和郊祀一樣。守衛祭壇圍墻門的士兵同樂工，都清齋一夜。行禮官祭祀前在祭神的地方練習儀式。

陳設：祭前三日，所司設三獻官以下行事執事官次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西上，隨地之宜。又設饌幕於内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

陳設：祭祀前三天，主管部門設置三獻官以下行事執事官員的篷帳在外墻東門的外面，道路南邊，面向北，以西爲上首，隨着合適的地方排列。又設置陳列食品的帳幕在内墻東門的外面，道路的北邊向着南方。

祭前二日，所司設兵衛，各服其

祭祀前二天，主管部門安排衛士，各人穿着

服，守衛壝門，每門二人。大樂令帥其屬，設登歌之樂於壇上，如郊祀。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爲瘞坎在内壝外之壬地。

應穿的服裝，守衛墻門，每道門二人。大樂令率領他的下屬，在祭壇上設置演奏登歌的樂器，像郊祀的儀式一樣。郊社令率領他的下屬，清掃祭壇的上下，在内墻外面壬位地點挖掘掩埋祭器的土坑。

祭前一日，司天監、郊社令各服其服，帥其屬，升設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又設配位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蒲越。又設神州地祇神座於壇之第一等東南方，席以藁秸。又設五神、五官、岳鎮海瀆二十九座於第二等階之間，各依方位。又設崑崙、山林川澤二十一座於内壝之内，又設丘陵墳衍原隰三十座於内壝外，席皆以莞。

祭祀前一天，司天監、郊社令各自穿着應穿的服裝，率領他們的下屬，登壇設置皇地神座在壇上的北方，面向南，用稿秆做墊席。又在祭壇上的東方設置配位的神座，面向西，用蒲草做墊席。又設置神州地神神座在祭壇的第一等神座的東南方，用稿秆做墊席。又設置五神、五官、岳鎮海瀆二十九神座在第二等神座的臺階之間，按照各自的方位。又設置崑崙、山林川澤二十一神座在内墻的裏面，再設置丘陵墳衍原隰三十神座在内墻的外面，都用莞草做墊席。

又設神位版，各於座首。子陛之西，水神玄冥、北岳、北鎮、北海、北瀆於壇之第二等，北山、北林、北川、北澤、於内壝内，北丘、北陵、北墳、北衍、北原、北隰於内壝外，皆各爲一列，以東爲上。

又設置神位牌，各在神座的前面。子位臺階的西面，水神玄冥、北岳、北鎮、北海、北瀆在祭壇的第二等位置，北山、北林、北川、北澤在内墻裏面，北丘、北陵、北墳、北衍、北原、北隰在内墻外面，都各成一行，以東邊作爲上首。

卯陛之北，木神勾芒、東岳、長白山、東鎮、東海、東瀆於壇之第二等，東山、東林、東川、東澤於内壝内，東丘、東陵、東墳、東衍、東原、東隰於内壝外，皆各爲一列，以南爲上。

卯位臺階的北邊，木神勾芒、東岳、長白山、東鎮、東海、東瀆在祭壇的第二等位置，東山、東林、東川、東澤在内墻裏面，東丘、東陵、東墳、東衍、東原、東隰在内墻外面，都各成一行，以南面作爲上首。

午陛之東，神州地祇於壇之第一等，火神祝融，南岳、南鎮、南海、南瀆於壇之第二等，南山、南林、南川、南澤於内壝内，南丘、南陵、南墳、南衍、南原、南隰於内壝外，皆各爲一列，以西爲上。

午位臺階的東面，神州地神在祭壇的第一等位置，火神祝融，南岳、南鎮、南海、南瀆在壇的第二等位置，南山、南林、南川、南澤在内墻裏面，南丘、南陵、南墳、南衍、南原、南隰在内墻外面，都各成一行，以西邊作爲上首。

午陛之西，土神后土、中岳、中鎮於壇之第二等，中山、中林、中川、中澤於内壝内，中丘、中陵、中墳、中衍、中原、中隰於内壝外，皆各爲一列，以南爲上。

午位臺階的西面，土神后土、中岳、中鎮在壇的第二等位置，中山、中林、中川、中澤在内墻裏面，中丘、中陵、中墳、中衍、中原、中隰在内墻外面，都各成一行，以南邊作爲上首。

酉陛之南，金神蓐收、西岳、西

酉位臺階的南面，金神蓐收、西岳、西鎮、

鎮、西海、西瀆於壇之第二等，崑崙、西山、西林、西川、西澤於内壝内，西丘、西陵、西墳、西衍、西原、西隰於内壝外，皆各爲一列，以北爲上。

西海、西瀆在祭壇的第二等位置，崑崙、西山、西林、西川、西澤在内墻裏面，西丘、西陵、西墳、西衍、西原、西隰在内墻外面，都各成一行，以北面作爲上首。

其皇地祇、及配位、神州地祇之座，并禮神之玉，設訖，俟告潔畢權徹，祭日早重設。其第二等以下神座，設定不收。

所有皇地祇和配位、神州地神的神座，同敬神的玉器，設置完畢，等候宣告清潔完畢暫時撤去，祭祀日的早晨重新設置。凡第二等以下的神座，設置以後不撤去。

奉禮郎、禮直官又設三獻官位於卯陛之東稍北，西向。司徒位於卯陛之東，道南，西向。太常卿、光禄卿位次之。第一等分獻官、司天監位於其東，光禄丞、郊社令、太官令、廩犧令位又在其東，每等異位重行，俱西向北上。

奉禮郎、禮直官又設置三獻官的位置在卯位臺階的東面略微靠北，面向西。司徒的位置在卯位臺階的東面，道路的南邊，面向西。接着是太常卿、光禄卿的位置。第一等分獻官、司天監的位置在太常卿和光禄卿的東邊，光禄丞、郊社令、太官令、廩犧令的位置又在分獻官和司天監的東邊，每一等級的官員按照不同的位置雙行排列，都面向西往北。

又設太祝、奉禮郎及諸執事位於内壝東門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俱西向北上。設監祭御史二位，一於壇下午陛之西南，一於子陛之西北，俱東向。設監禮博士二位，一於壇下午陛之東南，一於子陛之東北，俱西向。奉禮郎位於壇之東南，西向。協律郎位於樂簴西北，東向。大樂令位於樂簴之間，西向。司尊彝位於酌尊所，俱北向。設望瘞位坎之南，北向。

又設置太祝、奉禮郎和各執事官的位置在内墻東門外道路南面，每一等級的官員按照不同的位置雙行排列，都面向西往北。設置監祭御史位置二個，一個在壇下午位臺階的西南，一個在子位臺階的西北，都面向東。設置監禮博士位置二個，一個在壇下午位臺階的東南，一個在子位臺階的東北，都面向西。奉禮郎位置在祭壇的東南，面向西。協律郎位置在樂器架的西北，面向東。大樂令位置在樂器架之間，面向西。司尊彝位置在斟酒的地方，都面向北。設置觀望掩埋祭物的位置在土坑的南面，面向北。

又設牲榜位於内壝東門之外，西向。太祝、祝史各位於牲後，俱西向。設省饌位於牲西，太常卿、光禄卿、太官令位於牲北，南向，西上。監祭、監禮位在太常卿之西稍却，西上。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北向。

又設置寫有三牲名稱的木牌的位置在内墻東門外，向着西。太祝、祝史各自的位置在三牲後面，都面向西。設置察看食物的位置在三牲的西邊，太常卿、光禄卿、太官令的位置在三牲的北邊，面向南，往西。監祭御史、監禮博士的位置在太常卿的西面略微靠後，往西。廩犧令的位置在三牲的西南，面向北。

又陳禮饌於内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設省饌位於禮饌之南。太常卿、光禄卿、太官令位在東，西向，監祭、監禮位在西，東向，俱北

又陳列敬神的食物在内墻東門外，道路北邊，面向南。設置察看食物的位置在敬神食物的南面。太常卿、光禄卿、太官令位置在東面，面向西。監祭御史、監禮博士位置在西邊、面向

上。設祝版於神位之右。

司尊及奉禮郎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尊所。次及籩豆之位，正、配位各左有十一籩，右有十一豆，俱爲三行。登三，在籩豆間。鉶三，在登前。簠一、簋一，各在鉶前。又設尊罍之位，皇地祇太尊二、著尊二、犧尊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配位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正位酒尊之東，俱北向西上，皆有坫，加勺、冪，爲酌尊所。又設皇地祇位象尊二、壺尊二、山罍四，在壇下午陛之西，北向西上。配位犧尊二、壺尊二、山罍四，在西陛之北，東向北上，皆有坫，加冪，設而不酌。神州地祇位左八籩、右八豆，登一在籩豆間，簠一、簋一在登前，爵坫一，在神座前。

東，都往北。設置祝板在神位的右面。

司尊和奉禮郎率領他們的下屬，在斟酒的地方設置放玉帛的篚。接着設置籩和豆的位置，正位、配位的每個神座的左邊有十一個籩，右邊有十一個豆，都排成三行。登三個在籩和豆的中間。盛羹的鉶有三個，在登的前面。簠一個、簋一個，各在鉶的前面。又設置放尊罍的位置，皇地神神座有太尊二個、著尊二個、犧尊二個、山罍二個，在壇上的東南角。配位有著尊二個、犧尊二個、象尊二個、山罍二個，在正位的酒尊東面，都向着北邊往西，都有放酒尊的土臺，加勺、遮蓋酒尊的巾，作爲斟酒的地方。又設置皇地神位置的象尊二個、壺尊二個、山罍四個，在壇下午位臺階的西面，向着北邊，往西。配位有犧尊二個、壺尊二個、山罍四個，放在西位臺階的北邊，向着東面，往北。都有放酒尊的土臺，有遮蓋酒尊的巾，設置這些但是不斟酒。神州地神的位置左邊有八個籩、右邊有八個豆，在籩和豆之間有一個登，在登前有一個簠、一個簋，一個放爵的土臺，在神座前面。

又設第二等諸神位每位籩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爵坫一。内壝之内外諸神每位籩一、豆一、簠一、簋一、俎一、爵坫一。陳列皆與上同。又設神州地祇太尊二、著尊二，皆有坫。第二等諸神每方山尊二，内壝内每方蜃尊二，内壝外每方概尊二，皆加勺、冪。又設正、配位籩一、豆一、簠一、簋一、俎三、及毛血豆一、并神州地祇位俎一，各於饌幕内。

又爲第二等衆神座每位安排籩二個、豆二個、簠一個、簋一個、俎一個、放爵的土臺一個。内壖的内外諸神位每位有籩一個、豆一個、簠一個、簋一個、俎一個、放爵的土臺一個。陳列都與前面相同。又設置神州地神的太尊二個、著尊二個，都有放尊的臺。第二等諸神每方有山尊二個，内壖裏每方有蜃尊二個，内壖外每方有概尊二個，都有斟酒的勺、遮蓋酒尊的巾。又爲正位、配位神座各放置籩一個、豆一個、簠一個、簋一個、俎三個、和盛三牲毛血的豆一個、及神州地神位置上俎一個，各陳列在放食物的帳幕裏。

又設二洗於壇下卯陛之東，北向，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并有罍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爵洗之篚實以匏爵，加坫。又設第一等分獻官盥洗爵洗位，第二等以下分獻官盥洗位，各於其方道之左，罍在洗左，篚在洗右，俱内向。執罍篚者各

又陳設盥洗、爵洗在壇下卯位臺階的東邊，向着北方，盥洗在東面，爵洗在西面，都有罍和勺。篚在盥洗、爵洗位置的西邊，往南面陳列，遮蓋器物的巾裝在篚裏。裝爵洗的篚裏裝着匏爵，有放爵器的土臺。又設置供第一等分獻官使用的盥洗、爵洗的位置，第二等以下分獻官使用的盥洗位置，各在所在方位道路的左邊，罍在盥

於其後。

洗、爵洗的左邊，篚在盥洗、爵洗的右邊，都向着裏面。拿罍和篚的人各自站立在罍、篚的後邊。

祭日丑前五刻，司天監、郊社令帥其屬，升設皇地祇及配位神座於壇上。設神州地祇座於第一等。又設玉幣，皇地祇玉以黄琮，神州地祇玉以兩圭有邸，皆置於匣。正、配位幣并以黄色，神州地祇幣以玄色，五神、五官、岳鎮海瀆之幣各從其方色，皆陳於篚。太祝取瘞玉加於幣，於禮神之玉各置於神座前。

祭祀日丑時前五刻，司天監、郊社令率領他們的下屬，登上祭壇陳設皇地和配祭的神座。設置神州地神的神座在第一等位置上。又陳設玉帛，皇地祇的玉用黄琮，神州地神的玉用有底座的兩圭，都放在匣裏。正位、配位的帛都用黄色，神州地神的帛用玄色，五神、五官、岳鎮海瀆的帛各依照它們所居方位的顔色，都陳放在篚裏。太祝拿來要掩埋的玉放在帛上，把敬神的玉各安放在神座前面。

光禄卿帥其屬入實正、配位籩豆。籩三行，以右爲上，豆三行，以左爲上，其實并如郊祀。登實以大羹，鉶實以和羹。又設從祭第一等神州地祇之饌。籩三行，以右爲上，豆三行，以左爲上，其實并如郊祀。登實以大羹，簠實以稷，簋實以黍。第二等每位，左二籩，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臡次之。簠實以稷，簋實以黍。俎，一羊、一豕。内壝内外每位，左籩一，鹿脯。右豆一，鹿臡。簠稷，簋黍，俎以羊。

光禄卿率領他的下屬進入祭壇，將食物盛在正位、配位的籩豆裏，籩是三行，以右邊作爲上首，豆是三行，以左邊作爲上首，盛的食物同郊祀一様。登裏盛肉汁，鉶裏盛肉汁的調味品。又設置隨從祭祀的第一等神州地神的食物。籩三行，以右邊作爲上首，豆三行，以左邊作爲上首，盛的食物同郊祀的一様。登盛肉汁，簠盛高粱，簋盛黍。第二等神位每一位左邊有二個籩，盛栗的籩在前面，其次是盛鹿脯的籩。右邊有二個豆，盛腌蕪菁的豆在前面，其次是盛鹿肉醬的豆。簠盛高粱，簋盛黍。俎裏一個放羊、一個放猪。内墻内外的每個神位，左邊有一個籩，裝鹿脯。右邊有一個豆，盛鹿臡。簠盛高粱，簋裝黍，俎放羊。

良醖令帥其屬入，實酒尊。皇地祇太尊爲上，實以泛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犧尊次之，實以盎齊。象尊次之，實以醍齊。壺尊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位，著尊爲上，實以泛齊。犧尊次之，實以醴齊。象尊次之，實以盎齊。壺尊次之，實以醍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皆左實明水，右實玄酒，皆尚醖代。次實從祭第一等神州地祇酒尊，太尊爲上，實以泛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第二等，山尊實以醍齊。内壝内，蜃尊實以泛齊。内壝外，概尊

良醖令率領他的下屬進入，爲酒尊盛酒。皇地神以太尊作爲上等酒器，盛泛齊。其次是著尊，盛醴齊。再其次是犧尊，盛盎齊。接着是象尊，盛醍齊。接着是壺尊，盛沈齊。山罍是下等酒器，盛三酒。配位，用著尊作爲上等酒器，裝泛齊。其次是犧尊，裝醴齊。再其次是象尊，盛盎齊。接着是壺尊，盛醍齊。山罍是下等酒器，盛三酒。都在左邊的酒尊裏盛用銅鑒取來的露水，在右邊的酒尊裏盛清水，都崇尚用酒代替。接着爲隨從祭祀的第一等神州地神的酒尊盛酒，用太尊作爲上等的酒器，盛泛齊。其次是著尊，盛醴齊。第二等神位，山尊盛醍齊。内墻裏面的神位，用蜃尊盛泛齊。内壝外的神位，用概尊盛

實以三酒。以上尊皆左以明水，右以玄酒，皆尚醞代之。太常卿設燭於神座前。

三酒。以上酒尊都是左邊的酒尊盛用銅鑒取來的露水，右邊的酒尊盛清水，都崇尚用酒代替。太常卿在神座前放置燭火。

省牲器：祭前一日午後八刻，去壝二百步禁止行者。未後二刻，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壝之上下。司尊與奉禮郎，帥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郊社令陳玉幣於篚。未後三刻，廪犧令與諸太祝、祝史，以牲就省位。禮直官、贊者分引太常卿，光禄卿、太常丞，監禮、祭，太官令等詣内壝東門外省牲位。其視滌濯、告潔、省牲饌，并同郊祀。俱畢，廪犧令、諸太祝、祝史以次牽牲詣厨，授太官令。次引光禄卿以下詣厨，省鼎鑊，視滌溉，乃還齋所。晡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以豆，置於饌幔。遂烹牲，又祝史取瘞血貯於盤。

察看三牲祭器：祭祀的前一天午時以後八刻，離祭壇二百步禁止行人通過。未時後二刻，郊社令率領他的下屬，清掃祭壇的上下。司尊同奉禮郎，率領執事者拿着祭器進入，陳設在位置上。郊社令把玉帛陳放在篚裏。未時後三刻，廪犧令同各位太祝、祝史一起，牽着三牲到察看的位置上去。禮直官、唱禮人分別導引太常卿、光禄卿、太常丞、監禮博士、監祭御史、太官令等官員到内墻東門外察看三牲的位置。觀看洗滌、報告潔净、察看三牲和祭祀用的食物，都同郊祀的儀式一樣。察看完畢，廪犧令、各位太祝、祝史依次牽着三牲到厨房去，交給太官令。接着導引光禄卿以下官員到厨房去，察看鼎鑊，觀看洗滌，然後返回齋戒的地方。申時後一刻，太官令率領屠工用鸞刀宰殺三牲，各位祝史取來毛血，盛在豆器裏，放在陳放食物的帳幕裏。於是烹煮三牲，祝史又取來供祭祀時掩埋的血，存放在盤子裏。

奠玉幣：祭日丑前五刻，獻官以下行事官，各服其服。有司設神位版，陳玉幣，實籩豆簠簋尊罍，俟監祭、監禮按視壇之上下，乃徹去蓋冪。大樂令帥工人，及奉禮郎贊者先入。禮直官贊者分引分獻官以下，監祭、監禮、諸大祝、祝史、齋郎與執事者，入自南壝東門，當壇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郎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訖，以次分引各就壇陛上下位。次引監祭、監禮按視壇之上下，訖，退復位。

進獻玉幣：祭祀日丑時前五刻，獻官以下的行事官員，穿着各人的祭服。有關部門官員設置神位牌，陳設玉器和帛，在籩豆簠簋尊罍裏盛食物和酒，等待監祭御史、監禮博士察看祭壇的上下以後，纔撤去遮蓋器皿的巾。大樂令率領樂工，和奉禮郎中的唱禮人首先進入。禮直官中的唱禮人分別導引分獻官以下的官員，監祭御史、監禮博士、各位太祝、祝史、齋郎和執事者，從南墻東門進入，在壇的南邊，雙行排列，向着北面，往西，站定。奉禮郎唱禮“拜”，獻官和他們以下的官員都再拜。拜畢，按照次序分別導引各位官員到壇上或臺階上下的位置上去。接着導引監祭御史、監禮博士察看祭壇的上下，察看完畢，退回原位。

禮直官分引三獻官以下行事官俱入就位。行禮官皆自南壝東門入。禮直官進立初獻之左，白曰“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高舉

禮直官分別導引三獻官以下的行事官員全部進入，各自就位。行禮官都從南墻的東門進入。禮直官進來站立在初獻官的左面，稟告説“有關官員都準備好了，請求舉行祭祀”。然後退下回

笏，執麾者舉麾，俯伏，興。工鼓柷，樂作《坤寧之曲》，八成，偃麾，戛敔，樂止。俟太常卿瘞血，訖，奉禮郎贊"拜"，在位者皆再拜。又贊"諸執事者各就位"，禮直官引諸執事各就其位俟。太祝跪取玉幣於篚，立於尊所。諸位太祝亦各取玉幣立於尊所。

到原位。協律郎高舉笏板，執旗者舉着旗子，屈身下拜，起來。樂工擊鼓、柷，樂隊奏《坤寧之曲》，奏完八遍，放下旗子，擊敔，樂曲終止。等待太常卿掩埋三牲的血，完畢，奉禮郎唱禮"拜"，在場的官員全部再拜。奉禮郎又唱禮"衆執事官各就各位"，禮直官導引各位執事官員到規定的位置上等候。太祝跪着從篚裏取出玉器和帛，站立在放酒尊的地方。各位太祝也取出玉器和帛，站立在放酒尊的地方。

禮直官引初獻詣盥洗位，樂作《肅寧之曲》。至位，北向立，樂止。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壇，樂作《肅寧之曲》。凡初獻升降，皆作《肅寧之曲》。升自卯階，至壇，樂止。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樂作《静寧之曲》。搢笏，跪。太祝加玉於幣，西向跪以授初獻。初獻受玉幣奠訖，執笏，俯伏，興，再拜，訖，樂止。次詣配位神座前，東向立，樂作《億寧之曲》，奠幣如上儀，樂止。降自卯陛，樂作，復位，樂止。

禮直官導引初獻官到放盥洗器的地方去，樂隊奏《肅寧之曲》。到達放盥洗器的位置，面向北站立，音樂停止。把笏板插在腰帶上，洗手，用手巾擦手，拿笏板，到祭壇去，樂隊奏《肅寧之曲》。凡是初獻官登壇下壇，都奏《肅寧之曲》。從卯位的臺階登壇，到壇上，音樂停止。到皇地神神座前，面向北站立，樂隊奏《静寧之曲》。把笏板插在腰帶上，下跪。太祝將玉器放在帛上，面向西跪着將玉器和帛授與初獻官。初獻官接受玉帛進獻完畢，握笏板屈身伏下，起來，再拜，拜畢，音樂停止。接着到配祭的神座前面，面向東站立，樂隊奏《億寧之曲》，進獻帛的儀式同前面的一樣，音樂停止。從卯位的臺階下壇，音樂奏響，回到原位，音樂停止。

初獻將奠配位之幣，贊者引第一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由卯陛詣神州地祇神座前，搢笏，跪。太祝以玉幣授分獻官，分獻官受玉幣，奠訖，執笏，俯伏，興，再拜，訖，退。

初獻官將要給配祭的神座進獻束帛，唱禮人導引第一等分獻官到放盥洗器的地方去，把笏板插在腰帶上，洗手，用手巾擦手，拿笏板；從卯位臺階到神州地神神座前，把笏板插在腰帶上，下跪。太祝將玉帛授與分獻官，分獻官接受玉帛，進獻完畢，拿笏板，屈身伏下，起來，再拜，拜畢，退下。

初，第一分獻官將升，贊者引第二分獻官詣盥洗位，盥手，搢手，執笏，各由其陛升，唯不由午陛，詣於首位神座前，奠幣如上儀。餘以次祝史、齋郎助奠，訖，各引還位。初獻奠幣將畢，祝史奉毛血豆，各由午陛升，諸太祝迎於壇上，進奠於正、配位神座前，太祝與祝史俱退，立於尊所。

起初，第一等分獻官將要登上祭壇時，贊禮人導引第二等分獻官到放盥洗器的地方去，洗手，用手巾擦手，拿笏板，各自從規定的臺階登壇，衹是不從午位臺階上壇，到了首位神座前面，獻帛同前面的儀式一樣。其餘的神位按照次序由祝史、齋郎輔助祭奠，完畢，各引回原位。初獻官獻帛將要完畢時，祝史捧着盛有三牲毛血的豆器，各自從午位臺階登壇，各位太祝在壇上迎接，將盛毛血的豆進獻在正位、配位的神座前

進熟：初獻既升奠玉幣。有司先陳牛鼎二、羊鼎二、豕鼎二於神厨，各在鑊右。太官帥進饌者詣厨，以匕升牛、羊、豕，自鑊實於各鼎。牛、羊、豕各肩、臂、臑、肫、胳、正脊一、横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并，冪之。祝史以扃各對舉鼎，有司執匕以從，陳於饌幔内。從祀之俎實以羊，更陳於饌幔内。

光禄卿實以籩豆簠簋。籩實以粉糍，豆實以糝食，簠實以稷，簋實以黍。實訖，去鼎之扃冪，匕加於鼎。太官令以匕升牛羊豕，載於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脅在中。俟初獻還位，樂止。禮直官引司徒出詣饌所，同薦籩豆簠簋俎。齋郎各奉皇地祇、配位之饌，升自卯陛，諸太祝各迎於壇上。司徒詣皇地祇神座前，搢笏，奉籩豆簠簋，次奉俎，北向跪奠，訖，執笏，俯伏，興，設籩於糗餌之前，豆於醓醢之前，簠簋在登前，俎在籩前。次於卯陛奉配位之饌，東向跪奠於神座前，并如上儀。各降自卯陛，還位。太官令又同齋郎奉神州地祇之饌，升自卯陛，太祝迎於壇陛之道間，奠於神座前，在籩前，訖，樂止。太官令進饌者降自卯陛，還位。

禮直官引初獻官詣盥洗位，樂作。至位，樂止。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至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詣壇，樂作。升自卯陛，至壇上，樂止。詣皇地祇酌尊所，西

面，太祝和祝史都退下，站立在放酒尊的地方。

進獻熟食：初獻官登壇進獻了玉帛。有關官員先在神厨陳放二個裝牛體的鼎、二個裝羊體的鼎、二個裝猪體的鼎，分别放在鑊的右邊。太官令率領進獻食物的人到厨房，用勺子從鑊裏將牛、羊、猪體舀出盛在各自的鼎裏。牛、羊、猪是用肩、臂、前肢、股骨、後脛骨、正脊一塊、横脊一塊、長脅一塊、短脅一塊、代脅一塊，都是兩根骨頭連在一起，鼎用巾遮蓋。祝史用横杠對抬着各鼎，官吏拿着勺子跟隨，安置在放食物的帳幕裏。配祭盛有羊體的俎，也陳放在放置食物的帳幕裏。

光禄卿往籩豆簠簋裏盛食物。籩盛米粉餅，豆盛米羹，簠盛高粱，簋盛黍。盛畢，去掉抬鼎的横杠和遮鼎的巾，把勺子放在鼎上。太官令用勺子舀出牛羊猪體，放在俎裏，肩、臂、前肢在上面，股骨、後脛骨在下面，脊、脅在中間。等到初獻官回到原位，音樂停止。禮直官導引司徒到陳列食物的地方去，一起進獻籩豆簠簋俎。各位齋郎捧着進獻給皇地神及配位的食物，從卯位臺階登壇，各位太祝在壇上迎接。司徒到皇地祇神座前，把笏板插在腰帶上，先獻上籩豆簠簋，接着獻上俎，面向北跪着祭奠，完畢，拿着笏板，屈身下拜，起來，把籩安放在乾糧、糕餅的前面，把豆放在肉汁、肉醬的前面，簠簋在登的前面，俎在籩的前面。接着在卯位臺階獻上給配位的食物，面向東跪在神座前面祭奠，同前面的儀式一樣。各位官員從卯位臺階下壇，回到原位。太官令再同齋郎一起給神州地神進獻食物，從卯位臺階登壇，太祝站在壇和臺階之間的道路上迎接，在神座前面祭奠，食物放在籩的前面，完畢，音樂停止。太官令和進獻食物的官員從卯位臺階下壇，回到原位。

禮直官導引初獻官到放盥洗器的位置去，奏樂。到了放盥洗器的位置，音樂停止。初獻官面向北站立，把笏板插在腰帶上，洗手，用手巾擦手，拿笏板，到放洗爵器的位置去。到了洗爵的地方，面向北站立，把笏板插在腰帶上，洗爵，用巾擦爵，并將爵授予執事者。拿笏板，去祭

向立。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執爵。司尊舉冪，良醞令跪酌太尊之泛齊，酌訖，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於茅苴，奠爵，三獻奠爵，皆執事者受以興。執笏，俯伏，興，少退，跪，樂止。舉祝官跪，對舉祝版，讀祝，太祝東向跪。讀祝訖，俯伏，興。舉祝奠版於案，再拜，興。

壇，奏樂。從卯位臺階登壇，到了壇上，音樂停止。到爲皇地神斟酒的地方去，面向西站立。執事者將爵交給初獻官。初獻官把笏板插在腰帶上，拿爵。司尊揭開遮蓋酒尊的巾，良醞令跪着將泛齊斟到太尊裏，斟畢，初獻官把爵交給執事者，拿笏板，到皇地神神座前面，面向北站立，把笏板插在腰帶上，下跪。執事者將爵交給初獻官，初獻官拿爵，用酒在茅草束上灑三次，獻上爵，三獻官進獻爵，都是由執事者接受爵器之後纔起立。拿笏板，屈身伏下，起來，稍微退後，跪下，音樂停止。舉祝官下跪，面對面舉着寫有祝禱文的祝板，讀祝禱文，太祝面向東下跪。讀畢，屈身伏下，起來。舉祝官將祝板進獻在供桌上，再拜，起。

次詣配位酌尊所，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執爵。司尊舉冪，良醞令跪酌著尊之泛齊，樂作太簇宫《保寧之曲》。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配位神座前，東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奠酒於茅苴。奠爵，執笏，俯伏，興。少退，跪，樂止。讀祝，訖，樂作，就拜，興，拜，興。降自卯陛，讀祝、舉祝官俱從，樂作，復位，樂止。

接着到給配祭神位斟酒的地方去，執事者將爵交給初獻官，初獻官把笏板插在腰帶上，拿爵。司尊揭開遮蓋爵器的巾，良醞令跪着將泛齊斟到著尊裏，樂隊奏太簇宫《保寧之曲》。初獻官將爵交給執事者，拿笏板，到配位的神座前面，面向東站立，把笏板插在腰帶上，下跪。執事者再將爵交給初獻官，初獻官拿爵，把酒在茅草束上灑三次。進獻爵，拿笏板，屈身伏下，起來。稍微後退，下跪，音樂停止。讀祝禱文，讀畢，奏樂，隨即下拜，起，再拜，起。從卯位臺階下壇，讀祝禱文的官員和舉祝官都跟隨在後，奏樂，回到原位，音樂停止。

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自卯陛，詣皇地祇酌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執爵，司尊舉冪，良醞令酌著尊之醴齊，酌訖，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祭酒於茅苴，奠爵，執笏，俯伏，興，少退，再拜。次詣配位酌獻如上儀，唯酌犧尊爲異。樂止，降復位。

接着導引亞獻官去盥洗位，面向北站立，插笏板，洗手，用巾擦手。拿笏板，去爵洗位，面向北站立，插笏板，洗爵，擦爵并交給執事者。拿笏板，從卯位臺階登壇，到給皇地神斟酒的地方，面向西站立。執事者把爵交給亞獻官。亞獻官插笏板、拿爵，司尊揭開遮蓋爵的巾，良醞令將醴齊斟到著尊裏，斟畢，將爵授給執者者，拿笏板，到皇地神神座前，面向北站立，插笏板，下跪。執事者又將爵交給亞獻官，亞獻官拿爵，用酒在茅草束上灑三次，進獻爵，拿笏板，屈身伏下，起來，稍微退後，再拜。接着到爲配位斟酒的地方，斟酒和祭奠的儀式同前面一樣，衹是給犧尊斟不同的酒。音樂停止，下壇返回原位。

次引終獻詣盥洗位，盥手，帨手，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升壇。正位，酌犧尊之盎齊，配位，酌象尊之醴齊，奠獻并如亞獻之儀。禮畢，降復位。

接着導引終獻官到盥洗位去，洗手，用巾擦手，洗爵，擦爵，將爵交給執事者，登上祭壇。祭祀正位，犧尊裏斟盎齊；祭祀配位，象尊裏斟醴齊。祭奠的儀式同亞獻一樣。禮儀完畢，下壇返回原位。

初，終獻將升，贊者引第一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神州地祇酌尊所，搢笏，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執事者酌太尊之泛齊，酌訖，以爵授執事者。進詣神座前，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三祭酒於茅苴，奠爵，俯伏，興，少退，跪，再拜，訖，還位。

起初，終獻官將要登壇時，贊禮人導引第一等分獻官到放盥洗的位置，分獻官把笏板插在腰帶上，洗手，用巾擦手，洗爵，擦爵，將爵交給執事者。拿笏板，到達爲神州地神斟酒的地方，插笏板，執事者將爵交給分獻官。分獻官拿爵，執事者把泛齊斟到太尊裏，斟畢，將爵授給執事者。到神州地神神座前祭奠，插笏板，下跪，執事者將爵交給分獻官，分獻官拿爵，用酒在茅草束上灑三次，獻上爵，屈身下伏，起來，稍微退後，下跪，再拜，拜畢，返回原位。

初，第一等分獻官將升，贊者分引第二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酌尊所，執事以爵授分獻官，酌以授執事者，進詣首位神座前，奠獻并如上儀。祝史、齋郎以次助奠，訖，各引還位。諸獻俱畢，諸太祝進徹籩豆，籩豆各一，少移故處。樂作《豐寧之曲》，卒徹，樂止。奉禮官贊曰"賜胙"，衆官再拜，樂作，一成，止。

起初，第一等分獻官將要登上祭壇，贊禮人另外導引第二等分獻官到放盥洗的位置，插笏板，洗手，用巾擦手，拿着笏板到斟酒的地方去，執事者將爵交給分獻官，分獻官給爵斟酒并把爵授給執事者，走到第一位神座的前面，祭奠進獻的儀式同前面一樣。祝史、齋郎相繼輔助祭奠，完畢，被導引着回到各自的原位。所有的祭獻完畢，各位太祝進來撤掉籩和豆，籩和豆各一個，從原來的位置上稍稍移開。樂隊演奏《豐寧之曲》，撤籩豆的儀式結束，音樂停止。奉禮官唱禮説"賜祭肉"，各位官員再次下拜，樂隊奏樂，奏完一遍，停止。

初，送神樂止，引初獻官詣望瘞位，樂作太蔟宫《肅寧之曲》。至位，南向立，樂止。初，在位官將拜，諸太祝、祝史各奉篚進詣神座前，取玉幣，從祭神州地祇以下，并以俎載牲體，并取黍稷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北詣瘞坎，實於坎中，又以從祭之位禮幣皆從瘞，禮直官曰"可瘞"，東西六行，置土半坎，禮直官贊"禮畢"，引初獻出，禮官贊者各引祭官及監祭、監禮、太祝以下，俱復壇南，北向立定，奉禮郎贊曰"再拜"，

起初，送神的音樂結束，導引初獻官到觀看掩埋祭物的位置，樂隊奏太蔟宫《肅寧之曲》。到了該位置，面向南站立，音樂停止。起初，在場的官員將要下拜時，各位太祝、祝史捧着篚走到神座前面，從篚裏取出玉器和束帛，隨從祭祀的神州地神以下的神位，都用俎載三牲體同時取來黍稷飯爵酒，從各自所在的臺階走下祭壇，往北走到掩埋祭物的土坑，將祭物放進坑中，又將各祭神位的玉帛都隨同掩埋，禮直官説"可埋"，東西各六行，坑穴中填進半坑土時，禮直官唱"禮畢"，導引初獻官出，禮直官和贊者各自導引祭官及監祭御史、監禮博士、太祝以下的官員，

監祭以下皆再拜，訖，奉禮以下及工人以次出。光禄卿以胙奉進，監祭、監禮展視。其祝版燔於齋坊。

都回到祭壇的南邊，面向北站立，奉禮郎唱“再拜”，監祭御史以下的官員都再次下拜，拜畢，奉禮郎以下官員和樂工依次出去，光禄卿進獻祭肉，監祭御史、監禮博士查看。寫有祝禱文的祝板在齋坊焚燒。

朝日夕月儀

齋戒、陳設、省牲器、奠玉幣、進熟，其節并如大祀之儀。朝日玉用青璧，夕月用白璧，幣皆如玉之色。牲各用羊一、豕一。有司攝三獻司徒行事。

齋戒、陳設、察看祭祀用的三牲和祭器、進獻玉帛、進獻熟食，這些禮節都同大祀的儀式一樣。早晨祭祀日神的玉使用青璧，晚上祭祀月神的玉使用白璧，帛的顔色都同玉的顔色一樣。祭祀的牲口各用羊一頭、猪一頭。有關官員代理三獻官和司徒行事。

其親行朝日，金初用本國禮，天會四年正月，始朝日于乾元殿，而後受賀。天眷二年，定朔望朝日儀。皇帝服靴袍，百官常服。有司設爐案、御禱位于所御殿前陛上，設百官褥位于殿門外，皆向日。宣徽使奏導皇帝至位，南向，再拜，上香，又再拜。閤門皆相應贊，殿門外臣僚陪拜如常儀。大定二年，以無典故罷。

皇帝親自參加祭祀日神的儀式，金朝最初用本國的禮儀，天會四年正月，開始在乾元殿舉行祭祀日神的儀式，而後接受祝賀。天眷二年，規定在朔望日舉行祭祀日神的儀式。皇帝穿靴袍，百官穿常服。有關官員將香爐桌以及供皇帝使用的褥墊安置在御殿的前面臺階上，百官的褥墊安置在殿門外，都面向着太陽。宣徽使奏請導引皇帝到位，面向南，叩拜兩次，上香，又再拜。宫殿側門的職事官全都相應唱禮，殿門外的臣僚按照平常的儀式陪拜。大定二年，因爲没有古代依據而停止這種儀式。

十五年，言事者謂今正旦并萬春節，宜令有司定拜日之禮。有司援據漢、唐春分朝日，升烟奠玉如圜丘之儀。又按唐《開元禮》，南向設大明神位，天子北向，皆無南向拜日之制。今已奉敕以月朔拜日，宜遵古制，殿前東向拜。詔姑從南向。其日，先引臣僚於殿門外立，陪位立殿前班露臺左右，皇帝於露臺香案拜如上儀。

十五年，有官員上奏認爲今年元旦和萬春節，應當命令有關部門制定拜日的禮儀。有關部門援引漢朝、唐朝在春分時舉行祭祀日神的儀式，點烟火進獻玉器同在天壇上祭天的儀式一樣。又查考唐朝的《開元禮》，向着南方設置日神位，天子面向北，都没有向着南方拜日的制度。認爲現在已經遵奉皇帝的命令在每月的初一拜日，應當遵照古代的制度，在宫殿前面向着東方禮拜。皇帝下詔暫且依照面向南方禮拜的説法。祭祀日神那天，首先導引臣僚在宫殿門外站立，陪祭的神位立在殿前的露臺左右兩邊，皇帝在露臺上的香案前照前面的儀式祭拜。

十八年，上拜日於仁政殿，始行東向之禮。皇帝出殿，東向設位，宣徽贊“拜”，皇帝再拜，上香，訖，又再拜。臣僚并陪拜，依班次起居，

十八年，皇帝在仁政殿祭祀日神，開始實行向着東方朝拜的禮儀。皇帝出宫殿，向着東方設置日神的神位，宣徽使唱禮“拜”，皇帝下拜兩次，上香火，完畢，又再拜。臣僚都陪同跪拜，

如常儀。

按照官班次序向皇帝請安，像平常的禮儀一樣。

高禖

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尚書省臣奏行高禖之祀，乃築壇於景風門外東南端，當闕之卯辰地，與圜丘東西相望，壇如北郊之制。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犧氏、女媧氏，凡三位，壇上南向，西上。姜嫄、簡狄位於壇之第二層，東向，北上。

明昌六年，章宗還没有兒子，尚書省大臣進言爲皇帝求子而舉行祭祀禖神的求子儀式，於是在景風門外東南端修築祭壇，在宫殿的東方卯位和東南方辰位之地，與祭天的天壇東西相對，祭壇與郊祀的制度相同。每年在春分日祭祀青帝、伏犧氏、女媧氏，共三個神位，在祭壇上向着南方，往西排列。姜嫄、簡狄的神位在壇的第二層，向着東方，往北排列。

前一日未三刻，布神位，省牲器，陳御弓矢弓韣於上下神位之右。其齋戒、奠玉幣、進熟，皆如大祀儀。青帝幣玉皆用青，餘皆無玉。每位牲用羊一、豕一。有司攝三獻司徒行事。禮畢，進胙，倍於他祀之肉。進胙官佩弓矢弓韣以進，上命后妃嬪御皆執弓矢東向而射，乃命以次飲福享胙。

祭祀前一天未時三刻，布置神位，察看三牲和祭器，在上下神位的右邊陳設皇帝使用的弓矢弓衣。祭祀時的齋戒、進獻玉帛、進獻熟食，都同大祀的儀式一樣。進獻給青帝的玉帛都用青色，其餘的神位都不進獻玉。每個神位用羊一頭、豬一頭。有關官員代理三獻官和司徒舉行祭祀。禮儀完畢，進獻祭肉，比在其他祭祀中使用的肉多一倍。進獻祭肉的官員佩挂弓矢弓衣進獻祭肉，皇帝命令后妃宫嬪都拿弓矢向着東方射箭，然後命令依次飲福酒、吃祭肉。

金史卷三十

志第十一

禮(三)

宗廟　禘祫　朝享　時享儀

宗廟

金初無宗廟。天輔七年九月，太祖葬上京宮城之西南，建寧神殿于陵上，以時薦享。自是諸京皆立廟，惟在京師者則曰太廟，天會六年以宋二帝見太祖廟者，是也。或因遼之故廟，安置御容，亦謂之廟，天眷三年，熙宗幸燕及受尊號，皆親享恭謝，是也。皇統三年，初立太廟，八年，太廟成，則上京之廟也。貞元初，海陵遷燕，乃增廣舊廟，奉遷祖宗神主于新都，三年十一月丁卯，奉安于太廟。正隆中，營建南京宮室，復立宗廟，南渡因之。其廟制，史不載，傳志雜記或可概見，今附之。

金朝初年没有宗廟。天輔七年九月，將太祖葬在上京宮城的西南，在陵墓上修建寧神殿，按照時節祭祀。從這以後各個都城都建立宗廟，祇是在京城的宗廟稱作太廟，天會六年叫投降金朝的宋朝徽宗、欽宗二帝拜見太祖廟，就是這類宗廟。還有的地方因襲遼國的舊廟，安置皇帝遺像，也被稱作廟，天眷三年，熙宗親臨燕京和接受尊號，都親自去祭祀拜謝祖宗，就是這類廟。皇統三年，開始建立太廟，八年，太廟建成，這就是上京的太廟。貞元初年，海陵王遷都燕京，於是擴大舊廟，遷移祖宗神主到新的都城，三年十一月丁卯，將祖宗神主安置在太廟。正隆年間，營造南京宮室，重新建造宗廟，金朝都城南遷汴京以後沿用了這些宗廟。這些宗廟的建制，史書没有記載，傳志雜記裏有時可以大致看到，現在附記在這裏。

汴京之廟，在宮南馳道之東。殿規，一屋四注，限其北爲神室，其前爲通廊。東西二十六楹，爲間二十有五，每間爲一室。廟端各虚一間爲夾室，中二十三間爲十一室。從西三間爲一室，爲始祖廟，祔德帝、安帝、獻祖、昭祖、景祖祧主五，餘皆兩間爲一室。或曰：“惟第二、第三室兩間，餘止一間爲一室，總十有七間。”世祖室

汴京的宗廟，建在宮殿南面帝王用的車馬路的東邊。宗廟的建制，一間正屋，四間附屬建築，限定北面的屋子做神室，屋前是通廊。東西兩邊共有二十六根立柱，間隔成二十五間屋子，每間屋子就是一間神室。廟的兩頭各空出一間房子做夾室，中間的二十三間屋子有十一個神室。從西邊開始的頭三間屋是一個神室，作爲始祖廟，祔祭德帝、安帝、獻祖、昭祖、景祖五位後嗣神主，其餘的都是兩間屋做一間神室。有的說：

祔肅宗，穆宗室祔康宗，餘皆無祔。每室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皆南向。石室之龕於各室之西壁，東向。其始祖之龕六，南向者五、東向者一，其二其三俱二龕，餘皆一室一龕，總十八龕。祭日出主於北墉下，南向。禘祫則并出主，始祖東向，群主依昭穆南北相向，東西序列。室户外之通廊，殿階二級，列陛三，前井亭二。外作重垣四繚，南東西皆有門。内垣之隅有樓，南門五闔，餘皆三。中垣之外東北，册寶殿也，太常官一人季視其封緘，謂之點寶。内垣之南曰大次，東南爲神庖。廟門翼兩廡，各二十有五楹，爲齋郎執事之次。西南垣外，則廟署也。神門列戟各二十有四，植以木錡。戟下以板爲掌形，畫二青龍，下垂五色帶長五尺，享前一日則縣戟上，祭畢藏之。

“衹是第二、第三神室各是兩間屋子，其餘的神室衹有一間屋子，總共有十七間神室。”世祖神室祔祭肅宗，穆宗神室祔祭康宗，其餘的神室都没有祔祭。每間神室有一扇門，一扇窗，門在左邊，窗在右邊，都面向南方。供奉神主的神龕在每間神室的西面墻壁，面向東方。神廟裏供奉始祖的神龕有六座，面向南方的五座，面向東方的一座，第二和第三間神室各供奉二座神龕，其餘的是一間神室供奉一座神龕，共有十八座神龕。祭祀日捧出神主安放在北面高墻下，面向南方。在宗廟裏舉行禘祭祫祭時就同時捧出所有的神主，始祖面向東方，其餘各位祖上的神主按照父昭子穆的次序南北相對，東西順序排列。神室門外的通廊，有殿階二級，列階三級，前面天井有亭子二座。宗廟外環繞着四層矮墻，矮墻的南東西三面都有門。裏面一層矮墻的四角有樓，南門有五扇門板，其餘的門是三扇門板。中間矮墻外東北面，是置放玉册的殿堂，太常官一人按季節檢察册的封口，叫做點寶。裏面矮墻的南面設有大帳篷，東南面是祭神時使用的厨房。宗廟門外兩側有兩排大屋，各有二十五間，是齋郎執事住宿的地方。西南面矮墻外，就是廟署。各神廟門前排列二十四杆戟，豎立在木架上。戟下用木板做成手掌形狀，上面畫了二條青龍，下面垂着長五尺的五色帶，祭祀前一天就將它懸挂在戟上，祭祀完再把它收藏起來。

室次。大定十二年，議建閔宗别廟，禮官援晉惠、懷、唐中宗、後唐莊宗升祔故事，若依此典，武靈皇帝無嗣亦合升祔。然中宗之祔，始則爲虚室，終則增至九室。惠、懷之祔乃遷豫章、潁川二廟，莊宗之祔乃祧懿祖一室。今太廟之制，除祧廟外，爲七世十一室，如當升祔武靈，即須别祧一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若旁容兄弟，上毁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伏睹宗廟世次，自睿宗上至始祖，凡七世，别無可祧之廟。《晉史》云：“廟以容主爲

神室的排列順序。大定十二年，商議爲閔宗修建别廟，禮官援引晉惠帝、懷帝、唐中宗、後唐莊宗升爲祔祭的舊事，如果依照這些典故，武靈皇帝没有後嗣也應當升爲祔祭。但是唐中宗的祔祭，開始時衹是虚設，最後纔增加到九室。晉惠帝、晉懷帝的祔祭是遷入豫章、潁川二王的廟，莊宗的祔祭是遷唐懿宗的廟。現在太廟的制度，除已遷入的廟以外，是七世十一室，如果應當爲武靈皇帝升設祔祭，就必須另遷入一廟爲嗣。《荀子》説：“據有天下的人尊奉七代先祖”，如果容納旁系兄弟，破壞祖孫、父子的直系傳統，那麽天子就不能奉事七世先祖了。我們看到宗廟的世代次序，從睿宗往上追溯到始祖，總共

限，無拘常數。”東晉與唐皆用此制，遂增至十一室。康帝承統，以兄弟爲一室，故不遷遠廟而祔成帝。唐以敬、文、武三宗同爲一代，於太廟東間增置兩室，定爲九代十一室。今太廟已滿此數，如用不拘常數之説，增至十二室，可也。然廟制已定，復議增展，其事甚重，又與睿宗皇帝祏室昭穆亦恐更改。《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漢志》云：“父子不并坐，而孫可從王父。”若武靈升祔，太廟增作十二室。依《春秋》尊尊之典，武靈當在十一室，禘祫合食。依孫從王父之典，當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當稱宗。然前升祔睿宗已在第十一室，累遇祫享，睿宗在穆位，與太宗昭位相對，若更改祏室及昭穆序，非有司所敢輕議，宜取聖裁。十九年四月，禘祔閔宗，遂增展太廟爲十二室。

有七世，没有别的可以遷走的宗廟。《晋史》説：“宗廟以容納神主作爲限度，不必拘泥於一定的數量。”東晋和唐都使用這種制度，於是增加到十一室。晋康帝繼承帝位，將兄弟作爲一室，所以没有遷移遠祖祖廟而將成帝升爲祔祭。唐朝將敬宗、文宗、武宗共同作爲一代，在太廟東邊的屋子裏增設兩個神室，定爲九代十一室。現在太廟裏已經滿了這個數目，如果采用不必拘泥於常數的説法，增加到十二個神室，也是可以的。然而宗廟的制度已經訂立，重新議論增加擴大，那是很重大的事情，同時睿宗皇帝廟室的昭穆次序恐怕也要改變。《春秋》的準則是不能因爲愛自己的親屬而損害尊長，《漢志》説：“父和子不能同坐，但是孫子可以跟隨祖父。”如果給武靈皇帝升祔，太廟就要增加成十二室。依照《春秋》尊奉尊長的典制，武靈皇帝應當在十一室，禘祭與祫祭參與祭祀。依照孫子跟隨祖父的典制，武靈皇帝應當在太宗的下面，居於昭位，也應當稱作宗。但是從前已將睿宗升祔祭在第十一室，多次遇到祫祭，睿宗處於穆位，與太宗昭位相對，如果更改祏室和昭穆的次序，不是有關官員敢於輕易議論的，應當聽取皇上裁决。十九年四月，舉行禘祭時祔祭閔宗，於是增加擴大太廟成爲十二室。

二十九年，世宗將祔廟，有司言：“太廟十二室，自始祖至熙宗雖係八世，然世宗與熙宗爲兄弟，不相爲後，用晋成帝故事，止係七世，若特升世宗、顯宗即係九世。”於是五月遂祧獻祖、昭祖，升祔世宗、明德皇后、顯宗于廟。

二十九年，世宗將要被祔祭在太廟，有關官員説：“太廟十二室，從始祖到熙宗雖然是八世，然而世宗與熙宗是兄弟，不能做後嗣，引用晋成帝的故典，衹是七世，如果特地升世宗、顯宗爲祔祭那就是九世了。”於是在五月就遷走獻祖、昭祖廟，升世宗、明德皇后、顯宗祔祭於太廟。

貞祐二年，宣宗南遷，廟社諸祀并委中都，自抹撚盡忠棄城南奔，時謁之禮盡廢。四年，禮官言：“廟社國之大事，今主上駐蹕陪京，列聖神主已遷于此，宜重修太廟社稷，以奉歲時之祭。按中都廟制，自始祖至章宗凡十二室，而今廟室止十一，若增建恐難卒成。況時方多故，禮宜從

貞祐二年，宣宗遷移到南方，宗廟社稷的各種祭祀器物都丢棄在中都，自從抹撚盡忠抛棄都城南逃，按時節謁祭宗廟的禮儀全都廢棄。四年，禮官進言：“宗廟社稷的各種祭祀是國家的大事，現在皇上在陪都暫住，各位祖先的神主已經遷移到這裏，應當重新修建太廟社稷，以便舉行歲時的祭祀。按照中都宗廟的制度，從始祖到章宗共有十二室，而現在宗廟裏衹有十一室，如

變，今擬權祔肅宗主世祖室，始祖以下諸神主于隨室奉安。”

果擴建，恐怕難以很快完成。何況現在正是多事之時，禮儀應該適當變化。現在準備暫時祔祭肅宗神主在世祖室，始祖以下各神主隨室安放。”

主用栗，依唐制，皇統九年所定也。

神主用栗木雕成，按照唐朝的制度，這是皇統九年制定的。

祏室，旁及上下皆石，門東向，以木為闔，髹以朱。室中有褥，奠主訖，帝主居左，覆以黄羅帕，后主居右，覆以紅羅帕。

祏室，兩邊和上下都用石製成，門向着東方，用木做門扇，漆紅漆。室中有墊褥，祭奠神主完畢，皇帝神主在左邊，用黄羅帕遮蓋，皇后神主在右邊，用紅羅帕遮蓋。

黼扆以紙，木為筐，兩足如立屏狀。覆以紅羅三幅，綉金斧五十四，裏以紅絹，覆於屏上，其半無文者垂於其後。置北墉下，南向，前設几筵以坐神主。

帝王座位後面繪有斧形花紋的屏風用紙製成，用木頭做框架，屏風的兩足像立屏的形狀。用三幅紅羅覆蓋，綉金色斧形花紋五十四個，用紅絹做裏子，覆蓋在屏風上面，另一半没有綉花紋的紅羅懸垂在屏風後面。把屏風放置在北面高墻下，向着南方，面前設置案桌和席墊以安放神主。

五席，各長五尺五寸，闊二尺五寸。莞筵，粉純，以藺為席，緣以紅羅，以白綉蕙文及雲氣之狀，復以紅絹裏之。每位二。繅席，畫純，以五色絨織青蒲為之，緣以紅羅，畫藻文及雲氣狀，亦以紅絹裏之。每位二，在莞上。次席，黼純，以輕筠為之，亦曰桃枝席，緣以紅綃，綉鐵色斧，裏以紅絹。每位二，在繅席上。虎席二，大者長同，惟闊增一尺。以虎皮為褥，有縕，以紅羅綉金色斧緣之。又有小虎皮褥，制同。三席，時暄則用桃枝次席，時寒則去桃枝，加虎皮褥。夏、秋享，則用桃枝次席。二冬，則去桃枝，加小虎皮褥於繅席上。臘冬則又添大虎皮褥二於繅席上，遷小虎皮褥二在大褥之上。

五種席，各長五尺五寸，寬二尺五寸。莞草席墊，白色鑲邊。是用燈心草做席墊，用紅羅鑲邊，綉白色蕙草紋和雲氣的形狀，再用紅絹做裏子。每個神位有二張。繅席，畫紋鑲邊，是用五色絨綫編織青蒲草而成，用紅羅鑲邊，繪有藻形花紋和雲氣形狀，也用紅絹做裏子。每個神位二張，放在莞草做的席墊上。次席，斧形花紋鑲邊。是用輕便的竹子製成，也叫作桃枝席，用紅綃鑲邊，綉有鐵黑色的斧形花紋，用紅絹做裏子。每個神位兩張，放在繅席上。虎席二張，大虎席長也是五尺五寸，衹是寬度增加一尺。用虎皮做褥子，有麻絮，用紅羅綉金色斧形花紋鑲邊。又有三張小虎皮褥，形制相同。繅席、次席和虎席在使用時，氣候温暖就用桃枝次席，氣候寒冷就去掉桃枝次席添加虎皮褥。夏、秋祭祀時，就用桃枝次席。孟冬、仲冬，就去掉桃枝席，添加小虎皮褥在繅席上。到臘月，就又在繅席上再添加二張大虎皮褥，把小虎皮褥二張放在大虎褥上。

曲几三足，直几二足，各長尺五寸，以丹漆之。帝主前設曲几，後設直几。

曲几三隻脚，直几二隻脚，各長一尺五寸，用朱紅漆漆成。皇帝神主前面安放曲几，後面安放直几。

禘祫

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禘祫之儀曰："《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唐開元中，太常議，禘祫之禮皆爲殷祭，祫爲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群嗣奉親之孝，自異常享，有時行之。祭不欲數，數則黷；不欲疏，疏則怠。是以王者法諸天道，以制祀典，烝嘗象時，禘祫象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自周以後，并用此禮。自大定九年已行祫禮，若議禘祭，當於祫後十八月孟夏行禮。"詔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爲常禮。又言："海陵時，每歲止以二月、十月遣使兩享，三年祫享。按唐禮四時各以孟月享于太廟，季冬又臘享，歲凡五享。若依海陵時歲止兩享，非天子之禮，宜從典禮歲五享。"從之。

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向皇帝上奏關於在宗廟舉行祭祖的禘祭祫祭的禮儀説："《禮緯》上有'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唐開元年間，太常議論，禘祭祫祭的禮儀都是盛大的祭祀，祫祭是合祭祖宗於祖廟，禘祭是表明尊卑的次序。都是表達先代君主恩惠遍及下人的仁慈，成全後嗣奉事祖先的孝道，自然是與平常的祭祀不同，在合適的時候纔舉行。祭祀不要次數太多，次數多了就容易褻瀆祖宗；也不要太稀疏，稀疏就容易怠慢。因此帝王效法天道，制定祭祀的典制，冬祭秋祭取法於時節，禘祭祫祭取法於閏年。五年二閏，天道完備，宗廟效法它，舉行兩次盛大的祭祀。從周朝以後，都采用這種禮制。從大定九年已經舉行祫祭，如果商議禘祭，應當在祫祭過後十八個月孟夏舉行祭禮。"皇帝下詔將三年一次在冬季舉行祫祭、五年一次在夏季舉行禘祭作爲常禮。尚書省又建議："海陵王時，每年衹在二月、十月派遣使臣舉行兩次祭祀，三年舉行一次祫祭。按照唐朝禮制規定四個季節各在頭一個月在太廟舉行祭祀，季冬又舉行臘月祭祀，一年共有五次祭祀。如果依照海陵王時每年衹舉行兩次祭祀，那不是天子的禮儀，應當依照典禮的規定每年舉行五次祭祀。"皇帝同意了。

享日并出神主前廊，序列昭穆。應圖功臣配享廟廷，各配所事之廟，以位次爲序。以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或并用親王。或以太尉爲亞獻，光禄卿爲終獻。其月則停時享。儀闕。

祭祀日捧出全部神主安放在前廊。按照昭穆次序排列，功臣應當陪祭宗廟，各陪祭於所奉事的帝王的宗廟，按照功臣的地位依次排列。以太子作爲亞獻官，親王作爲終獻官，有時是全用親王作亞獻、終獻。有時是由太尉充當亞獻官，光禄卿充當終獻官。到舉行禘祭祫祭的那個月就停止平時的祭祀。儀式不詳。

朝享儀

大定十一年十一月，郊祀前一日，朝享太廟。齋戒如親郊。

大定十一年十一月，郊祀前一天，朝享太廟。齋戒儀式像皇帝親自主持郊祀一樣。

享前三日，太廟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内外。點檢司於廟之前約度，設兵衛旗幟。尚舍於南神門之西設饌幔十一，南向，以西爲上。殿中監帥尚舍，陳設大次殿。又設小次於阼階

祭祀前三天，太廟令率領他的下屬，掃除太廟内外。點檢司在太廟的前面計量，安置兵衛旗幟。尚舍在南神門的西面設置十一處陳列食物的帳篷，面朝南方，將西頭作爲上首。殿中監率領尚舍，鋪設供臨時休息的用大帳篷做的殿堂。在

下，稍南，西向。又設皇帝拜褥位殿上，版位稍西。又設黄道褥於廟門之内外，自玉輅至升輦之所，又自大次至東神門。又設七祀位一於殿下横街之北，西街之西，東向，配享功臣位於殿下道東，横街之南，西向，北上。

東階下面設置小帳篷，略微靠南，面朝西方。又在殿上設置皇帝跪拜的褥墊，在神位牌略微靠西的地方。又在廟門内外設置黄色的鋪路墊褥，從停放玉輅的地方鋪到上車的地方，再從大帳篷鋪到東神門。又設置祭祀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户、竈的位置一個，在殿堂下横街的北面，西街的西面，面向東方，陪祭功臣的位置在殿下道路的東面，横街的南面，面朝西方，以北面爲上首。

前二日，大樂令設宫縣之樂於庭中，四方各設編鐘三、編磬三。東方編鐘起北，編磬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南方編磬起西，編鐘間之，北方編鐘起西，編磬間之，俱北向。設特磬、大鐘、鎛鐘共十二，於編縣之内，各依辰位。樹路鼓、路鼗於北縣之内，道之左右。晋鼓一，在其後稍南。植建鼓、鞞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在左，應鼓在右。置柷敔於縣内，柷一在道東，敔一在道西。立舞表於酇綴之間。設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金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金鐘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東西相向。琴瑟在前。其匏竹者立於階間，重行北向。諸工人各位於縣後。

祭祀前二天，大樂令在庭中設置懸挂樂器的架子，四方各設置編鐘三個、編磬三個。東方編鐘從北開始，用編磬間隔，面向東方。西方編磬從北開始，用編鐘間隔，面向西方。南方編磬從西開始，用編鐘間隔，北方編鐘從西開始，用編磬間隔，都面向着北方。設置特磬、大鐘、鎛鐘共十二個，在懸挂編鐘編磬的架子裏面，各自按照十二辰方位排列。竪立路鼓、路鼗在北面樂器架之内，道路的左右兩邊。晋鼓一面，在它們後面略微靠南的地方。在四個角落安放建鼓、鞞鼓、應鼓，建鼓在中間，鞞鼓在左邊，應鼓在右邊。安放柷敔在樂器架裏面，一個柷在道路的東面，一個敔在道路的西面。竪立舞蹈隊的標牌，在舞蹈者行列標志之間。設置登歌的樂器在殿上前方立柱之間，一個金鐘在東面，一個玉磬在西面，都面向北方。一個柷在金鐘北面略微靠西的地方，一個敔在玉磬北面略微靠東的地方。搏拊二個，一個在柷的北面，一個在敔的北面，東西相對。琴瑟在前面。匏竹類樂器在臺階之間，排成雙行，面向北方。樂工們各自位於樂器架後面。

前一日，太廟令開室，奉禮郎帥其屬，設神位於每室内北墉下。各設黼扆一、莞席一、繅席二、次席二、紫綾厚褥一、紫綾蒙褥一、曲几一、直几一。

祭祀的前一天，太廟令打開神室，奉禮郎率領他的下屬，在每間神室北面墻下設置神位。每個神位安放繪有斧形花紋的屏風一座、莞席一張、繅席二張、次席二張、紫綾厚褥一床、紫綾蒙褥一床、曲几一個、直几一個。

又設皇帝版位於殿東間門内，西向。又設飲福位於東序，西向。又設亞終獻位於殿下横街之北稍東，西向。助祭親王宗室使相位在亞終獻之

又在殿東屋門内設置有板牌標明的皇帝的就位處，面向西邊。再設置祭祀完畢喝供神酒的飲福位在殿堂的東墻邊，面向西方。又設置亞獻官、終獻官的位置在殿下横街的北面略微靠東的

後，助祭宗室位在横街之南，西向。奉瓚官、奉瓚盤官、進爵酒官、奉爵官等又在其南，奉匜槃巾篚官位於其後。七祀獻官位在奉爵官之南，助奠、讀祝、奉罍洗爵洗等官位於其後。司尊彝官位在七祀獻官之南，亞終獻司罍洗爵洗奉爵酒官等又在其南，并西向，北上。大禮使位於西階之西稍南，與亞終獻相對。太尉、司徒、助祭宰相位在大禮使之南，侍中、執政官又在其南，禮部尚書、太常卿、太僕卿、光禄卿、功臣獻官在西，舉册、光禄丞、太常博士又在其西，功臣助奠罍洗爵洗等官位於功臣獻官之後。又設監祭御史位二於西階下，俱東向，北上。奉禮郎、太廟令、太官令、太祝、宫闈令、祝史位於亞獻終獻奉爵酒官之南，薦籩豆簠簋官、薦俎齋郎又在太祝、奉禮郎之南。太廟丞、太官丞各位於令後。協律郎位二，一於殿上前楹間，一於宫縣之西北，俱東向。大樂令於登歌樂縣之北，大司樂於宫縣之北，良醖令於酌尊所，俱北向。又設助祭文武群官位於横街之南，東向北上。又設光禄卿陳牲位於東神門外横街之東，西向，以南爲上。設廪犧令位於牲西南，北向。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各陪其後，俱西向。設禮部尚書省牲位於牲前稍北，又設御史位於禮部尚書之西，俱南向。

地方，面向西方。輔助祭祀的親王、宗室、使相的位置在亞獻終獻的後面，輔助祭祀的宗室位置在横街的南面，面向西方。奉瓚官、奉瓚盤官、進爵酒官、奉爵官等又在宗室位置的南面，奉爲匜槃巾篚官的位置在奉瓚等官的後面。七祀獻官的位置在奉爵官的南面，助奠、讀祝、奉罍洗爵洗等官的位置在七祀獻官的後面。司尊彝官的位置在七祀獻官的南面，亞獻、終獻、司罍洗、爵洗、奉爵酒等官的位置又在司尊彝官的南面，都面向着西方，以北爲上首。大禮使的位置在西階的西面略微靠南的地方，與亞獻終獻位置相對。太尉、司徒、輔助祭祀的宰相位置在大禮使的南面，侍中、執政官又在太尉等官員的南面，禮部尚書、太常卿、太僕卿、光禄卿、功臣獻官在西邊，舉册官、光禄丞、太常博士又在禮部尚書等官員的西邊，功臣助奠、罍洗、爵洗等官員的位置在功臣獻官的後邊。又設置監祭御史位置二個在西階下，都面向東邊，以北爲上首。奉禮郎、太廟令、太官令、太祝、宫闈令、祝史的位置在亞獻、終獻、奉爵酒官的南面，進獻籩豆簠簋的官員、薦俎齋郎又在太祝、奉禮郎的南面。太廟丞、太官丞各位於太廟令、太官令的後面。協律郎的位置二個，一個在殿堂上前方立柱之間，一個在樂器架的西北面，都面向東方。大樂令在登歌樂器架的北面，大司樂在宫懸的北面，良醖令在斟酒的地方，都面向北。又設置輔助祭祀的文武百官的位置在横街的南面，面向東方，以北面爲上首。又設置光禄卿陳設三牲的位置在東神門外面横街的東邊，面向西方，以南面作爲上首。設置廪犧令的位置在三牲位的西南側，向着北方。衆太祝的位置在三牲位的東側，各當三牲的後面，衆祝史在太祝的後面陪同，都面向西方。設置禮部尚書察看三牲的位置在三牲的前面略微靠北，又設置御史的位置在禮部尚書的西側，都朝着南方。

禮部帥其屬，設祝册案於室户外之右。

禮部率領他的下屬，陳設擱放祝册的案桌在神室門外的右邊。

司尊彝帥其屬，設尊彝之位於室户之左，每位斝彝一、黄彝一、犧尊

司尊彝官率領他的下屬，陳設放尊彝的位置在神室門外的左邊，每個神位放有斝彝一個、黄

二、象尊二、著尊二、山罍二，各加勺、冪、坫，爲酌尊。又設瓚槃爵坫於篚，置于始祖尊彝所。又設壺尊二、太尊二、山罍四，各有坫、冪，在殿下階間，北向西上，設而不酌。七祀、功臣每位設壺尊二於座之左，皆加冪、坫於内，酌尊加勺，皆藉以席。

奉禮郎設祭器，每位四簋在前，四簠次之，次以六登，次以六鉶，籩豆爲後。左十有二籩，右十有二豆，皆濯而陳之，藉以席。籩豆加以巾，蓋於内。籩一、豆一、簠一、簋一、并俎四，設於每室饌幔内。又設御洗二於東階之東。又設亞終獻罍洗於東横街下東南，北向，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又設亞終獻爵洗於罍洗之西，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爵并坫。執巾罍巾篚各位於其後。

享日丑前五刻，太常卿帥執事者，設燭於神位前及户外。光禄卿帥其屬，入實籩豆。籩之實，魚鱐、糗餌、粉糍、乾棗、形鹽、鹿脯、榛實、乾䕩、桃、菱、芡、栗，以序爲次。豆之實，芹菹、笋菹、葵菹、菁菹、韭菹、酏食、魚醢、兔醢、豚拍、鹿臡、醓醢、糝食，以序爲次。又鉶實以羹，加芼滑，登實以大羹，簠實以稻粱，簋實以黍稷，粱在稻前，稷在黍前。

良醖令入實尊彝。斝彝、黄彝實以鬱鬯，犧尊、象尊、著尊實以玄酒外，皆實以酒，用香藥酒。各加坫、勺、冪。殿下之尊罍，壺尊、太尊、山罍，内除山罍上尊實以玄酒外，皆

彝一個、犧尊二個、象尊二個、著尊二個、山罍二個，各加上酒勺、蓋巾、放酒杯的坫，作爲斟酒器。再把裝香酒的瓚匜槃爵坫放在篚裏，安放在祭祀始祖放尊彝的地方。在殿堂下面的臺階之間，又陳設壺尊二個、太尊二個、山罍四個，都有坫、蓋巾，向着北方，以西爲上首，陳設但不斟酒。七種神和陪祀功臣每位設壺尊二個在座位的左邊，都有蓋巾、坫，斟酒時有勺，都用席作墊子。

奉禮郎陳設祭器，每個神位的四個簋在前，其次是四個簠，其次是六個登，其次是六個鉶，最後是籩豆。左邊有十二個籩，右邊有十二個豆，都是洗乾净後再陳設，放在墊席上。籩豆的裏面用巾遮蓋。一個籩、一個豆、一個簠、一個簋同四個俎，都放在每間神室陳放食物的帳幕裏。又設置供皇帝盥洗爵洗的位置在東面臺階的東邊。再設置亞獻終獻洗罍的位置在東横街下面的東南方，向着北方，將罍放在洗罍位的東側，篚放在洗罍位的西側，往南邊排列，篚中放巾。又設置亞獻終獻洗爵的位置在洗罍位置的西南，將罍放在洗爵位的東側，篚放在洗爵位的西側，往南排列，裝進巾、爵和坫。執用巾遮蓋的罍和篚的官員各在罍和篚的後面。

祭祀日丑時前五刻，太常卿率領執事者，在神位前面和神室門外置放燭火。光禄卿率領他的下屬，往籩豆裏盛食物。籩裏面所盛的食物是，乾魚、糕餅、米粉餅、乾棗、形鹽、鹿脯、榛果、乾梅、桃、菱、芡、栗，按以上次序排列。豆裏面所盛的食物是，腌芹菜、腌笋、腌葵、腌蕪菁、米粥、魚肉醬、兔肉醬、猪肋、雜骨的鹿肉醬、帶汁肉醬、米羹，按以上次序排列。又在鉶裏面盛羹，加上野菜和使菜肴柔滑的調料，在登裏盛大羹，簠裏盛稻米高粱，簋裏盛黍稷，高粱在稻米前面，稷在黍前面。

良醖令進殿堂爲尊彝斟酒。斝彝、黄彝盛用黑黍和鬱金香釀造的鬱鬯酒，除犧尊、象尊、著尊盛水以外，其他的尊都盛酒，用香藥釀造的酒。各種尊彝都有放尊彝的坫、斟酒的勺子、遮蓋尊彝的巾。殿堂下面擺放的尊罍有壺尊、太尊、山

實以酒，加冪、坫。

罍，除了山罍上尊盛水以外，其他的尊都盛酒，加巾、坫。

太廟令帥其屬，設七祀、功臣席褥於其次，每位各設莞席一、碧綃褥一，又各設版位於其座前，又籩豆簠簋各二、俎一。每位次各設壺尊二於神座之右，北向，玄酒在西。

太廟令率領他的下屬，給七神和陪祭功臣安放墊席褥子在他們的位置上，每位各設莞席一張、碧綃褥一張，又設置神位牌在他們的神座前面，又擺放籩豆簠簋各二個、俎一個。每位各設壺尊二個在神座右面，向着北方，當酒用的水在西面。

良醞令以法酒實尊如常，加勺、冪，置爵於尊下，加坫。光禄卿實饌。左二籩，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臡次之。俎實以羊熟，簠簋實以黍稷。太廟令又設七祀燎柴，及開瘞坎於西神門外之北。太府監陳異寶、嘉瑞、伐國之寶，户部陳諸州歲貢，金爲前列，玉帛次之，餘爲後，皆於宫縣之北，東西相向，各藉以席。凡祀神之物，當時所無者則以時物代之。

良醖令像平常一樣將按照法定規格釀造的酒斟滿尊，放上勺、蓋巾，把爵放在尊的下方，加上坫。光禄卿盛食物。左面有二個籩，盛栗的籩在前，盛鹿脯的籩在後。右邊有二個豆，盛腌蕪菁的豆在前，盛鹿肉醬的豆在後。俎上放熟羊肉，簠簋盛黍稷。太廟令又堆放祭祀七神時焚燒祭物的木柴，在西神門外的北面挖掘掩埋祭物的土坑。太府監陳設奇珍異寶、祥瑞之物、被征服國家的寶物，户部陳列各州每年進獻的貢物，金子排列在前面，其次是玉帛，其餘的在後面，都陳列在宫懸的北面，東西相對，各自墊上席子。凡是祭神的東西，那個季節没有的就用當時有的代替。

省牲器：前一日未後，廟所禁行人。司尊彝、奉禮郎及執事者，升自西階以俟。少頃，諸太祝與廪犧令，以牲就位。禮直官、贊者引禮部尚書、光禄卿丞詣省牲位，立定。禮直官引禮部尚書，贊引者引御史入，就西階升，遍視滌濯。訖，執事者皆舉冪曰"潔"。俱降，就省牲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請省牲。"次引禮部尚書侍郎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禄卿丞出班，巡牲一匝。光禄丞西向曰"充"，曰"備"。廪犧令帥諸太祝巡牲一匝，西向躬身曰"腯"。禮直官稍前曰："省牲畢，請就省饌位。"引禮部尚書以下各就位，立定。御史省饌具畢，禮直官贊"省饌訖"，俱還齋所。光禄卿、丞及太祝、廪犧令以次牽牲詣厨，授太官

省牲器：祭祀前一天未時後，宗廟的地方禁止通行。司尊彝、奉禮郎和執事者，從西面臺階走上宗廟等候。不久，衆太祝和廪犧令，牽着三牲到位。禮直官、贊禮人導引禮部尚書、光禄卿、光禄丞到察看三牲的位置上去，立定。禮直官導引禮部尚書，贊引者導引御史進入，從西面臺階上宗廟，到各處察看洗滌。完畢，執事者都舉起擦洗的巾説"乾净"。都下臺階，到察看三牲的位置上去，禮直官略微上前説"報告清洗完畢，請察看三牲。"接着導引禮部尚書和禮部侍郎略微上前，察看三牲完畢，退回原位。接着導引光禄卿和光禄丞出列，巡視三牲一周。光禄丞面向西邊説"肥"，又説"完備"。廪犧令率領衆太祝巡視三牲一周，面向西邊彎腰説"肥"。禮直官略微靠前説："察看三牲完畢，請到察看食物的位置上去。"導引禮部尚書以下官員到了察看食物的位置上，立定。御史察看陳放食物的器具完畢，禮直官唱禮"察看完畢"，都回到齋戒

令。禮直官引禮部尚書詣厨，省鼎鑊，視濯溉，訖，還齋所。晡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執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每座共實一豆，遂烹牲。祝史洗肝於鬱鬯，又取肝膋，每座共實一豆，俱還饌所。

的地方。光禄卿、光禄丞和太祝、廩犧令依次牽着三牲到厨房去，授給太官令。禮直官導引禮部尚書到厨房去，察看烹煮三牲的鼎鑊，察看洗滌鼎鑊，完畢，回到齋戒的地方。申時後一刻，太官令率領屠工，握鸞刀宰割三牲，祝史各取三牲的毛血，同盛在一個豆裏，於是烹三牲。祝史用鬱鬯酒洗肝子，又取附肝的油脂，同盛在一個豆裏，都放回到陳放食物的地方去。

鑾駕出宫：前一日，有司設大駕鹵簿於應天門外，尚輦進玉輅於應天門内，南向。其日質明，侍臣直衛及導駕官，於致齋殿前，左右分班立俟。通事舍人引侍中俯伏，跪，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少頃，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齋室，即御座，群官起居訖，尚輦進輿。侍中奏“請皇帝升輿”，皇帝乘輿，侍衛警蹕如常儀。太僕卿先詣玉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導駕官前導，皇帝至應天門内玉輅所，侍中進當輿前，奏“請皇帝降輿升輅”，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導駕官分左右步導，以裏爲上。門下侍郎進當輅前，奏“請車駕進發”，奏訖，俯伏，興，退復位。侍衛儀物止於應天門内，車駕動，稱“警蹕”。至應天門，門下侍郎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奉旨退，稱曰“制可”。門下侍郎退，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敕侍臣上馬”。導駕官分左右前導，門下侍郎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不鳴鼓吹。將至太廟，禮直官、贊者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從享群官、宗室子孫，於廟門外，立班奉迎。駕至廟門，迴輅南向，侍中於輅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皇帝降輅，步入廟門”。皇帝降輅，導駕官前導，皇帝步入廟門，稍東。侍中奏“請皇帝升輿”，尚輦

鑾駕出宫：祭祀的前一天，有關官員在應天門外布置大駕儀仗隊，尚輦將玉輅車停放在應天門内，向着南方。祭祀日天剛亮，侍臣、當值衛士和導駕官，在致齋殿前，左右分班站立等候。通事舍人導引侍中屈身拜，下跪，上奏説“請中庭戒備”，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一會兒，侍中又上奏“警衛宫禁”，皇帝出了齋室，到御座上就座，衆官員請安完畢，尚輦拉進皇帝乘坐的小車。侍中上奏“請皇帝上車”，皇帝乘小車，侍衛按照平常的儀式清理道路禁止行人。太僕卿先到停放玉輅車的地方，提起衣服登上駕車的位置，直立拿繮繩。導駕官在前面導引，皇帝到了應天門内停放玉輅的地方，侍中進到小車前，上奏説“請皇帝下小車上玉輅”，皇帝登上玉輅車。太僕卿站着將上車時拉手用的繩索遞給皇帝，導駕官分左右兩邊步行導引車駕，以裏邊一行爲上。門下侍郎上前到玉輅面前，上奏説“請車駕出發”，上奏完畢，屈身下伏，起身，退回原位。侍衛和儀仗在應天門内停留，車駕啓動，門下侍郎説“左右侍衛清道”。到應天門，門下侍郎上奏“請車駕稍停，請命令侍臣上馬”。侍中接受聖旨退後，宣布説“皇帝命令侍臣可以上馬”。門下侍郎退後，傳達皇帝命令，説“侍臣上馬”。贊禮人依次傳達“皇帝命令侍臣上馬”。導駕官分左右兩邊在前面導引，門下侍郎上奏“請車駕出發”。車駕啓動，宣稱“左右侍衛清道”，不奏鼓吹樂。快要到太廟，禮直官、贊禮人分别導引祭祀的官員，通事舍人分别導引隨從祭祀的衆官員、宗室子孫，在太廟門外，列隊迎接。車駕到了太廟門前，玉輅車調頭朝南，侍中在玉輅前上奏“侍中臣某言，請皇帝下玉輅，步行進太廟

奉輿，侍衛如常儀。皇帝乘輿至大次，侍中奏“請皇帝降輿，入就大次”。皇帝入就次，簾降，傘扇侍衛如常儀。太常卿、太常博士各分立於大次左右。導駕官詣廟庭班位立俟。

門”。皇帝下玉輅，導駕官在前面導引，皇帝步行進入廟門，略微靠東。侍中上奏“請皇帝上小車”，尚輦拉來小車，侍衛按照平常的儀式護衛。皇帝乘坐的小車到臨時休息的大帳篷，侍中上奏“請皇帝下車，進入大帳篷”。皇帝進入大帳篷，放下帳簾，按平常的儀式撑傘拿扇侍衛。太常卿、太常博士各自站立在大帳篷的左右兩邊。導駕官到廟庭的班位站立等候。

晨祼：享日丑前五刻，諸享官及助祭官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醖令帥其屬，入實尊罍。光禄卿、太官令、進饌者實籩豆簠簋，并徹去蓋冪。奉禮郎、贊者先入，就位。贊者引御史、太廟令、太祝、宫闈令、祝史與執事官等，各自東偏門入，就位。

晨祼：祭祀日丑時前五刻，祭祀官和助祭官各自穿着他們應穿的祭服。太廟令、良醖令率領他們的下屬，進殿給尊罍盛酒。光禄卿、太官令、進獻食物的官員給籩豆簠簋盛入食物，同時撤去蓋巾。奉禮郎、贊禮人先進廟，到各自的位置上。贊禮人導引御史、太廟令、太祝、宫闈令、祝史和執事官等，從東側門進廟，各自就位。

未明二刻，禮直官引太常寺官屬并太祝、宫闈令升殿，開始祖祏室。太祝、宫闈令捧出帝后神主，設於座。以次，逐室神主各設於内黼扆前，置定。贊者引御史、太廟令、宫闈令、太祝、祝史與太常官屬，於當階間，重行北向立。奉禮郎於殿上贊“奉神主”，訖，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各就位。大樂令帥工人二舞入，就位。禮直官贊者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助祭文武群官宗室入就位。符寶郎奉寶，陳於宫縣之北。皇帝入大次。

天亮前二刻，禮直官導引太常寺官屬同太祝、宫闈令上殿，打開放置始祖神主的屋子。太祝、宫闈令捧出皇帝皇后神主，陳設在神座上。按照次序，每間神室的神主各設置在裏面綉有斧形花紋的屏風前，放定。贊禮人導引御史、太廟令、宫闈令、太祝、祝史和太常官屬，在臺階之間，雙行排列面向北站立。奉禮郎在殿上唱禮“敬奉神主”，完畢，奉禮郎説“再拜”，贊禮人依次向下傳達，御史以下的官員都下拜兩次，完畢，各自就位。大樂令率領樂工和表演文武二舞的藝人進殿，就位。禮直官和贊禮人分别導引祭祀的官員，通事舍人另外導引助祭的文武百官和宗室進殿到位。符寶郎捧着寶物，陳列在宫懸北面。皇帝進入大帳篷。

少頃，侍中奏“請中嚴”，皇帝服衮冕。侍中奏“外辦”，太常卿俯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事”，俯伏，興。簾捲，皇帝出次。太常卿、太常博士前導，傘扇侍衛如常儀，大禮使後從。至東神門外，殿中監跪進鎮圭，太常卿奏“請執圭”，皇帝執鎮圭。傘扇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協律郎跪伏舉

不多時，侍中上奏“請中庭戒備”，皇帝穿衮服戴冠冕。侍中又上奏“外面準備好了”，太常卿屈身跪下，上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舉行祭祀”，屈身下伏，起身。捲起帳篷門簾，皇帝出帳篷。太常卿、太常博士在前面導引，撑傘拿扇侍衛按平常的儀式，大禮使在後面跟隨。到東神門外，殿中監跪下進獻鎮圭，太常卿上奏“請拿鎮圭”，皇帝拿鎮圭。撑傘拿扇的儀仗衛隊停在門外，近侍者跟隨進入。協律郎跪着下伏舉

麾，興。工鼓柷，宮縣《昌寧之樂》作。至阼階下，偃麾，戛敔，樂止。升自阼階，登歌樂作，左右侍從量人數升至版位，西向立，樂止。前導官分左右侍立。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贊者承傳，凡在位者皆再拜。奉禮又贊“諸執事者各就位”，禮直官、贊者分引執事者各就殿上下之位。太常卿奏“請皇帝詣罍洗位”，登歌樂作，至阼階，樂止。降自阼階，宮縣樂作，至洗位，樂止。

內侍跪取匜，興，沃水。又內侍跪取槃，興，承水。太常卿奏“請搢鎮圭”，皇帝搢鎮圭，盥手，訖，內侍跪取巾於篚，興，以進。帨手，訖。奉瓚槃官以瓚跪進，皇帝受瓚，內侍奉匜沃水，又內侍跪奉槃承水，洗瓚訖。內侍跪奉巾以進，皇帝拭瓚，訖，內侍奠槃爲，又奠巾於篚。奉瓚槃官以槃受瓚。太常卿奏“請執鎮圭”，前導，皇帝升殿，宮縣樂作，至阼階下，樂止。

皇帝升自阼階，登歌樂作，太常卿前導，詣始祖位酌尊所，樂止。奉瓚槃官以瓚莅鬯，執尊者舉冪，侍中跪酌鬱鬯，訖，太常卿前導，入詣始祖室神位前，北向立。太常卿奏“請搢鎮圭”，跪。奉瓚槃官西向跪，以瓚授奉瓚官，奉瓚西向以瓚跪進。太常卿奏“請執瓚以鬯祼地”。皇帝執瓚以鬯祼地，訖，以瓚授奉瓚槃官。太常卿奏“請執鎮圭”，俛伏，興，前導出户外。太常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太常卿前導詣次位，并如上儀。

祼畢。太常卿奏“請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太

起指揮旗，起身。樂工擊柷，宮懸奏響《昌寧之樂》。協律郎到東階下面，放下指揮旗，擊敔，音樂停止。從東階上殿，奏響登歌樂，左右侍從計算上殿人數到神位牌位置，面向西站立，樂曲停止。前導官分左右站立侍候。太常卿上前上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說“衆官員再拜”，贊禮人依次往下傳達，凡在位的官員都再拜。奉禮郎又唱禮“各位執事者各自就位”，禮直官、贊禮人分别導引執事者各自來到殿堂上下的位置。太常卿上奏“請皇帝到罍洗位去”，奏響登歌樂，到東階，音樂停止。從東階下，宮懸奏樂，到了罍洗位，樂曲停止。

內侍跪下拿出名叫匜的裝水器具，起身，澆水。又有內侍跪下拿來接水的槃，起身，接水。太常卿上奏“請皇帝插鎮圭”，皇帝把鎮圭插在腰帶上，洗手，完畢，內侍跪着從篚裏取出擦手巾，起身，遞給皇帝。皇帝擦手，完畢。捧瓚槃的官員跪着向皇帝送上用來裝鬯酒的瓚，皇帝接受瓚，內侍捧着匜澆水，又有內侍跪下捧着槃接水，洗瓚完畢。內侍跪下捧着巾遞給皇帝，皇帝擦瓚，完畢，內侍進獻槃和匜，又進獻放在篚裏的巾。捧瓚槃的官員用槃接瓚。太常卿上奏“請皇帝拿鎮圭”，太常卿在前面導引，皇帝上殿，宮懸奏樂，到東階下面，樂曲停止。

皇帝從東階上殿，奏登歌樂，太常卿在前面導引，到了始祖神位的酌尊所，樂曲停止。捧瓚槃的官員拿着瓚到放鬯酒的地方，拿尊的官員揭開蓋巾，侍中跪着斟鬱鬯酒，完畢，太常卿在前面導引，到了始祖室的神位面前，面向北站立。太常卿向皇帝上奏“請皇帝插鎮圭”，跪下。捧瓚槃的官員面向西跪下，將瓚授與捧瓚官，捧瓚官面向西跪下向皇帝遞上瓚。太常卿上奏“請皇帝拿瓚將鬯酒澆地。”皇帝拿瓚用鬯酒澆地祭奠祖先，完畢，把瓚給與捧瓚槃官。太常卿上奏“請皇帝拿鎮圭”，屈身下伏，起，在前面導引出神室門。太常卿上奏“請皇帝再拜”，皇帝再拜，太常卿在前面導引到原位，儀式同前面一樣。

祼祭完畢。太常卿向皇帝上奏“請返回有板牌標明的位置”，奏響登歌樂，到神位牌位置面

常卿奏“請還小次”，前導皇帝行，登歌樂作，降自阼階，登歌樂止，宫縣樂作。將至小次，太常卿奏“請釋鎮圭”，殿中監跪受鎮圭。皇帝入小次，簾降，樂止。少頃，宫縣奏《來寧之曲》，以黄鍾爲宫，大吕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作《仁豐道洽之舞》，九成止。黄鍾三奏，大吕、太簇、應鍾各再奏，送神通用《來寧之曲》。

向西站立，樂曲停止。太常卿上奏：“請皇帝返回小帳篷”，太常卿在前面導引皇帝前行，奏響登歌樂，從東階下，登歌樂停止，宫懸樂奏響。快要到小帳篷，太常卿上奏“請皇帝放下鎮圭”，殿中監跪下接受鎮圭。皇帝進入小帳篷，放下門簾，音樂停止。不多時，宫懸樂奏《來寧之曲》，用黄鐘作宫，大吕作角，太簇作徵，應鐘作羽，奏響《仁豐道洽之舞》曲，演奏九遍停止。黄鐘奏三遍，大吕、太簇、應鐘各演奏二遍，送神時一律演奏《來寧之曲》。

初，晨祼將畢，祝史各奉毛血及肝膋之豆，先於南神門外，齋郎奉爐炭蕭蒿黍稷，各立於肝膋之後。皇帝既晨祼畢，至樂作六成，皆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於階上各迎毛血肝膋，進奠於神座前。祝史立於尊所，齋郎奉爐置於室户外之左，其蕭蒿黍稷各置於爐炭下。齋郎降自西階，諸太祝各取肝燔於爐，還尊所。

起初，晨祼快要結束，各位祝史捧着盛有毛血和肝油的豆，先在南神門外，齋郎拿着爐炭蕭蒿黍稷，各自站立在盛肝油的豆後面。皇帝晨祼結束，到樂曲奏了六遍以後，都從正門進入，從太階上殿。衆太祝站在臺階上迎受盛毛血和肝油的豆，進獻在神座面前。祝史站立在放酒尊的地方，齋郎捧着爐子放置在神室門外的左邊，蕭蒿黍稷分别放在爐炭下面。齋郎從西階下殿，衆太祝各自取肝放在爐火上燒烤，返回放酒尊的地方。

進熟：皇帝升祼，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陳於南神門外諸饌幔内，以西爲上。禮直官引司徒出詣饌所，與薦俎齋郎奉俎，并薦籩豆簠簋官奉籩豆簠簋，禮直官、太官令引以序入自正門，宫縣《豐寧之樂》作。徹豆通用。至太階，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西階，以出。

進熟：皇帝上殿祼祭，太官令率領進獻食物的官員，將食物陳放在南神門外各個放食物的帳幕裏，以西頭作爲上首。禮直官導引司徒出去到放食物的地方，與獻俎的齋郎捧着俎，獻籩豆簠簋的官員捧着籩豆簠簋，禮直官、太官令導引他們按照次序從正門進入，宫懸奏響《豐寧之樂》。撤去豆時也奏《豐寧之樂》。到達太階，音樂停止。各位祝史上前撤去盛毛血的豆，從西階下，按照次序出去。

饌升，諸太祝迎於階上，各設於神位前。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及魚。禮直官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階，復位。諸太祝各取蕭蒿黍稷擩於脂，燎於爐炭，訖，還尊所。贊者引舉册官升自西階，詣始祖位之右，進取祝册置在版位之西，置訖，於祝册案近南立。

捧上食物，各位太祝在臺階上迎接，各自陳設在神位前面。先獻牛，接着獻上羊，接着獻猪和魚。禮直官導引司徒以下的官員，從西階下，回到原位。衆太祝取來蕭蒿黍稷放在油裏沾一沾，再放在爐炭火裏燃燒，完畢，返回放酒尊的地方。贊禮人導引舉册官從西階上殿，到了始祖神位的右邊，上前把寫有祝頌文的祝册取來安放在神位牌的西面，安放完畢，在放祝册的案邊靠南的地方站立。

太常卿跪奏“請詣罍洗位。”簾

太常卿跪下上奏“請皇帝到罍洗位去”。捲

捲，出次，宫縣樂作。殿中監跪進鎮圭，太常卿奏“請執鎮圭”，前導，詣罍洗位，樂止。盥手，洗爵，并如晨祼之儀。盥洗訖，太常卿奏“請執鎮圭”，前導，升殿，宫縣樂作，至阼階下，樂止。升自阼階，登歌樂作。太常卿前導，詣始祖位尊彝所，登歌樂作，至尊彝所，登歌樂止，宫縣奏《大元之樂》，文舞進。奉爵官以爵莅尊，執尊者舉冪，侍中跪酌犧尊之泛齊，訖，太常卿前導，入詣始祖室神位前，北向立。太常卿奏“請搢鎮圭”，跪。奉爵官以爵授進爵酒官。進爵酒官西向以爵跪進，太常卿奏“請執爵三祭酒”。三祭酒於茅苴，訖，以爵授進爵酒官，進爵酒官以爵授奉爵官。太常卿奏“請執鎮圭”，興。前導，出户外。太常卿奏“請少立”，樂止。

起帳篷門簾，皇帝出帳篷，宫懸奏響音樂。殿中監跪下進獻鎮圭，太常卿上奏“請皇帝拿鎮圭”，太常卿在前面導引，到了罍洗位，音樂停止。皇帝洗手，清洗爵器，都同晨祼的儀式一樣。洗手洗爵完畢，太常卿上奏“請拿鎮圭”，太常卿在前面導引，上殿，宫懸奏樂，到了東階下面，音樂停止。皇帝從東階上殿，奏響登歌樂。太常卿在前面導引，向始祖神位放尊彝的地方走去。奏響登歌樂，到了放尊彝的地方，登歌樂停止，宫懸奏響《大元之樂》，開始表演文舞。捧爵的官員拿着爵到放尊的地方，拿尊的官員揭起蓋尊的巾，侍中跪下將犧尊裏的泛齊酒斟到爵裏，完畢，太常卿在前面導引，進入始祖神室的神位面前，面向北站立。太常卿上奏“請皇帝插鎮圭”，跪下。捧爵的官員將爵授給進獻爵酒的官員。進獻爵酒的官員面向西跪下向皇帝獻上爵，太常卿上奏“請皇帝拿爵祭酒三次”。皇帝把酒在茅草束上灑三遍，完畢，將爵授給進獻爵酒的官員，進獻爵酒的官員把爵又授給捧爵的官員。太常卿上奏説“請皇帝拿鎮圭”，起。在前面導引，走出門外，太常卿上奏“請皇帝稍微站一會兒”，音樂停止。

舉册官進舉祝册，中書侍郎搢笏跪讀祝，舉祝官舉册奠訖，先詣次位。太常卿奏“請再拜”，再拜訖，太常卿前導，詣次位行禮，并如上儀。酌獻畢，太常卿前導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定，樂止。太常卿奏“請還小次”，登歌樂作。降自阼階，登歌樂止，宫縣樂作。將至小次，太常卿奏“請釋鎮圭”，殿中監跪受鎮圭。入小次，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宫縣奏《肅寧之樂》，作《功成治定之舞》，舞者立定，樂止。

舉册官上前舉祝册，中書侍郎把笏插在腰帶上跪下讀祝文，舉册官舉起祝册祭奠完畢，先到本位去。太常卿上奏説“請皇帝再拜”，皇帝再拜完畢，太常卿在前面導引，到了規定位置行禮，儀式同前面一樣。斟酒進獻結束，太常卿在前面導引返回放神位牌的地方，奏響登歌樂，到了神位牌位置面向西站定，音樂停止。太常卿上奏説“請皇帝回小帳篷”，奏登歌樂。從東階下殿，登歌樂停止，宫懸奏樂。快到小帳篷，太常卿上奏“請皇帝放下鎮圭”，殿中監跪下接受鎮圭。進入小帳篷，放下門簾，音樂停止，文舞退後，武舞上前，宫懸奏《肅寧之樂》，又奏《功成治定之舞》曲，跳舞的人站定不動，音樂停止。

皇帝酌獻訖，將詣小次，禮直官引博士，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圭，盥手，帨手，執圭。詣

皇帝斟酒進獻完畢，將要到小帳篷去的時候，禮直官導引博士，博士導引亞獻官，到盥洗的位置，面向北站立，插圭，洗手，擦手，拿

爵洗位，北向立，搢圭，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圭。升自西階，詣始祖位尊彝所，西向立。宮縣樂作。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圭，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象尊之醴齊，訖，詣始祖神位前，搢圭，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酒於茅苴，奠爵，執圭，俯伏，興，少退，再拜，訖，博士前導，亞獻詣次位行禮，并如上儀。禮畢，樂止。

圭。到了洗爵的位置，面向北站立，插圭，洗爵，擦爵，將爵交給執事者，拿圭。從西階上殿，到了始祖神位放尊彝的地方，面向西站立。宮懸奏樂。執事者將爵給與亞獻官，亞獻官把圭插在腰帶上，拿爵，拿尊的官員揭開蓋尊的巾，太官令將象尊裏盛的醴齊酒斟到爵裏，斟畢，到始祖的神位牌面前，把圭插在腰帶上，跪下。執事者將爵給與亞獻官，亞獻官拿爵祭酒。把酒在茅草束上灑三遍，放下爵，拿圭，屈身下伏，起，稍微後退，下拜兩次，拜畢，博士在前面導引，亞獻官到規定位置去行禮，儀式同前面一樣。行禮完畢，音樂停止。

終獻除本服執笏外，餘如亞獻之儀。

終獻除了穿本服握笏之外，其餘的都按照亞獻的儀式。

七祀功臣獻官行禮畢。太常卿跪奏“請詣飲福位”，簾捲，出次，宮縣樂作。殿中監跪進鎮圭，太常卿奏“請皇帝執鎮圭”，前導，至阼階下，樂止。升自阼階，登歌樂作，將至飲福位，樂止。

祭祀七神及陪祀功臣的獻官行禮完畢。太常卿跪下上奏“請皇帝到飲供神酒的飲福位去”，捲起帳篷門簾，皇帝走出帳篷，宮懸奏樂。殿中監跪下進獻鎮圭，太常卿上奏“請皇帝拿鎮圭”，太常卿在前面導引，到了東階下面，音樂停止。從東階上殿，奏響登歌樂，快到飲福位，音樂停止。

初，皇帝既獻訖，太祝分神位前三牲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又以籩取黍稷飯共置一籩，又酌上尊福酒合置一尊。又禮直官引司徒升自西階，東行，立於阼階上前楹間，北向。皇帝既至飲福位，西向立。登歌《福寧之樂》作。太祝酌福酒於爵，以奉侍中，侍中受爵捧以立。太常卿奏“請皇帝再拜”。訖，奏“請搢圭”，跪，侍中以爵北向跪以進，太常卿奏“請執爵”，三祭酒於沙池。又奏“請啐酒”，皇帝啐酒，訖，以爵授侍中。太常卿奏“請受胙”。太祝以黍稷飯籩授司徒，司徒跪奉進，皇帝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胙肉俎跪授司徒，司徒受俎訖跪進，皇帝受以授左右。禮直官引司徒退立，侍中再以爵酒跪進。太常卿奏“請皇帝受爵

當初，皇帝已經祭獻完畢，太祝分配放在神位前面的牛羊猪肉，各取前脚的第二節骨頭放在俎上，再取黍稷飯共放在一個籩裏，又將上尊裏的祭神酒同斟在一個尊裏。禮直官又導引司徒從西階上殿，往東走，站立在東階上前廳的柱間，面向北站立。皇帝已經到了飲福位，面向西站立。登歌《福寧之樂》奏響。太祝往爵斟福酒，把斟滿福酒的爵交給侍中，侍中接過爵捧爵站立。太常卿上奏“請皇帝再拜”。皇帝再拜完畢，太常卿又上奏“請皇帝插圭”，跪下，侍中捧着爵面向北跪下獻給皇帝，太常卿上奏“請皇帝拿爵”，皇帝把酒在沙地上灑三遍。太常卿又上奏“請皇帝嘗福酒”，皇帝嘗福酒，完畢，將爵交給侍中。太常卿上奏“請皇帝接受祭肉”。太祝將盛有黍稷飯的籩交給司徒，司徒跪下捧着獻給皇帝，皇帝接過交給左右侍從。太祝又跪下把盛祭肉的俎交給司徒，司徒接俎完畢跪下獻給皇帝，皇帝接俎交給左右侍從。禮直官導引司徒退後站

飲福”。飲福訖，侍中受虛爵以興，以授太祝。太常卿奏“請執圭”，俛伏，興。又奏“請皇帝再拜”，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俟至位，樂止。

立，侍中再次把爵酒跪着獻給皇帝。太常卿上奏“請皇帝接爵飲福酒”。皇帝飲完福酒，侍中接過空爵起立，把空爵交給太祝。太常卿上奏説“請皇帝拿圭”，屈身下伏，起。再上奏説“請皇帝再拜”，皇帝再拜完畢，音樂停止。太常卿在前面導引，皇帝返回有標牌的位置，奏登歌樂，皇帝回到放神位牌的位置，音樂停止。

太祝各進徹籩豆，登歌《豐寧之樂》作，卒徹，樂止。奉禮曰：“賜胙行事，助祭官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宮縣《來寧之樂》作，一成止。太常卿奏“禮畢”，前導，降自阼階，登歌樂止，宮縣樂作，出門，宮縣樂止，傘扇仗衛如常儀。太常卿奏“請釋鎮圭”，殿中監跪受鎮圭，皇帝還大次。通事舍人、禮直官、贊者各引享官、宗室子孫及從享群官，以次出。及引導駕官東神門外大次前祇候，前導如來儀。贊者引御史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皆再拜。贊者引工人、舞人以次出。大禮使帥諸禮官、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升納神主如常儀。禮畢，禮直官引大禮使已下降自西階，至橫街，再拜而退。其祝册藏於匱。

衆太祝上前撤去籩豆，奏登歌《豐寧之樂》，全部撤完，音樂停止。奉禮郎説：“賞賜祭肉行事，助祭官再拜。”贊禮人依次往下傳達，在位官員都再拜，宮懸奏《來寧之樂》，演奏一遍停止。太常卿上奏“禮畢”，太常卿在前面導引，從東階下殿，登歌樂停止，宮懸奏樂，皇帝出門，音樂停止，撐傘拿扇的儀仗侍衛按平常的儀式。太常卿上奏“請皇帝放下鎮圭”，殿中監跪下接受鎮圭，皇帝返回大帳篷。通事舍人、禮直官、贊禮人各自導引參加祭祀的官員、宗室子孫和隨同祭祀的衆官員，按照次序出殿。同時導引導駕官在東神門外大帳篷前恭候皇帝的到來，按照來時的儀式在前面導引。贊禮人導引御史以下的全部官員重新回到執事位置，站定。奉禮郎説“再拜”，所有的官員再拜。贊禮人導引樂工、跳舞的人依次出去。大禮使率領各禮官、太廟令、太祝、宮闈令，按照平常的儀式收藏神主。祭禮結束，禮直官導引大禮使以下的官員從西階下殿，到橫街，下拜兩次然後退下。祝册被收藏在櫃中。

七祀功臣分奠，如祫享之儀。

七種神和陪祀功臣分別祭奠，像祫祭的儀式一樣。

時享

有司行事。前期，太常寺舉申禮部，關學士院司天臺，擇日。以其日報太常寺。前七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質明，禮直官設位版於都堂之下，依已定《誓戒圖》，禮直官引三獻官，并應行事執事官等，各就位，立定，贊“揖”，在位官皆對揖，訖，禮直官以誓文奉初獻官，初獻官搢笏，讀誓文：“某月某日，孟春薦

由有關官員舉行。祭祀前，太常寺向禮部申報，并照會學士院司天臺，選擇日期。司天臺將祭祀的日期報告太常寺。祭祀前七天，在尚書省宣誓和接受告誡。祭祀日天剛亮，禮直官在尚書省大堂下設置神位牌，按照已經制定的《誓戒圖》，禮直官導引三獻官，同所有行事、執事官等，各自就位，站定，唱禮“揖”，在位的官員都面對面拱手爲禮，完畢，禮直官把誓文給初獻官，初獻官把笏插在腰帶上，誦讀誓文：“某月

享太廟，各揚其職。不恭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執笏。七品以下官先退，餘官對拜訖乃退。

散齋四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唯不吊喪、問疾、作樂、判署刑殺文字、决罰罪人及預穢惡。致齋，三日於本司，唯享事得行，其餘悉禁；一日於享所。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前三日，兵部量設兵衛，列於廟之四門。前一日，禁斷行人。儀鸞司設饌幔十一所於南神門外西，南向。又設七祀司命、户二位於横街之北，道西，東向。又設群官齋宿次於廟門之東西舍。

前二日，大樂局設登歌之樂於殿上。太廟令帥其屬，掃除廟殿門之内外，於室内鋪設神位於北墉下，當户南向。設几於筵上。又設三獻官拜褥位二。一在室内，一在室外。學士院定撰祝文訖，計會通進司請御署，降付禮部，置於祝案。祠祭局濯溉祭器與尊彝訖，鋪設如儀。内太尊二、山罍二在室。犧尊五、象尊五、鷄彝一、鳥彝一在室户外之左，爐炭稍前。著尊二、犧尊二在殿上，象尊二、壺尊六在下，俱北向西上，加冪，皆設而不酌。并設獻官罍洗位。禮部設祝案於室户外之右。禮直官設位版并省牲位，如式。

前一日，諸太祝與廩犧令以牲就東神門外。司尊彝與禮直官及執事皆入，升自西階，以俟。禮直官引太常卿，贊者引御史，自西階升，遍視滌濯。執尊者舉冪告潔，訖，引降就省牲位。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常卿省牲，廩犧令及太祝

某日，春季的第一個月祭祀太廟，衆官員各盡其職。如對祭祀不恭敬，國家用既定的刑罰處置。”誦讀完畢，拿笏。七品以下官員先退，其餘官員互拜以後纔退去。

散齋四天，照常處理事務，在卧室裏住宿，衹是不吊喪、不問候疾病、不奏音樂、不簽署死刑判决書、不判處罪人和參預污穢罪惡的行爲。致齋，在自已的官署舉行三天，衹有與祭祀有關的事情纔能做，其餘的事情一概禁止；還有一天在祭獻的地方舉行。齋戒之後缺少的人員，由其他執事官暫時代理行事。

祭祀前三天，兵部估量設置衛士，陳列在廟的四道門前。祭祀前一天，禁止行人通過。儀鸞司設置陳列食物的帳幕十一座在南神門外的西面，面向南。再設置七神中的司命、户兩個神位在横街的北面，道路的西邊，面向東。再設置衆官員齋戒時宿夜的帳篷在廟門的東西房間。

祭祀的前兩天，大樂局在殿上設置演奏登歌的樂器。太廟令率領他的下屬，掃除廟殿門的内外，在室内北面墻下鋪設神位，對着門面向南。在墊席上放几。又設置三獻官的拜褥位置二個。一個在室内，一個在室外。學士院撰定祝文完畢，會合通進司商議後請求皇帝署名，皇帝署名後下交給禮部，放在擱祝文的案桌上。祠祭局洗滌祭器和尊彝完畢，按照儀式陳設。其中太尊二個、山罍二個在室内，犧尊五個、象尊五個、鷄彝一個、鳥彝一個在室門外的左邊，炭爐略微靠前。著尊二個、犧尊二個在殿上，象尊二個、壺尊六個在殿下，都面向北，以西爲上首，加蓋巾，都是設置但不斟酒。同時設置獻官罍洗位。禮部設置放祝文的案桌，在室門外的右邊。禮直官設置神位牌和察看三牲的位置，按照規定的儀式。

祭祀前一天，各位太祝和廩犧令將三牲牽到東神門外。掌管尊彝的官員同禮直官和執事者全部進廟，從西邊臺階上殿，在此等候。禮直官導引太常卿，贊禮者導引御史，從西邊臺階上殿，到各處察看洗滌。拿尊的人舉巾報告清洗乾净，完畢，導引太常卿和御史從西階下察到看三牲的位置去。廩犧令略微上前，説“請察看三牲”，

巡牲告備，皆如郊社儀。既畢，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厨，授太官令。贊者引光禄卿詣厨，請省鼎鑊，申視滌溉。贊者引御史詣厨，省饌具，訖，與太常卿等各還齋所。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每室共實一豆，又取肝膋共實一豆，置饌所，遂烹牲。光禄卿帥其屬，入實祭器。良醞令入實尊彝。

退後回到原位。太常卿察看三牲，廩犧令和太祝巡視三牲報告完備，全部的儀式同祭天地社稷的郊社儀式一樣。察看完畢，太祝和廩犧令按照次序牽着三牲到厨房去，交給太官令。贊禮者導引光禄卿到厨房去，請光禄卿察看烹煮三牲的鼎鑊，再三察看洗滌。贊禮者導引御史到厨房去，檢查供祭祀的食物，檢查完畢，御史和太常卿等各自返回齋戒的地方。太官令率領屠工用鸞刀宰割三牲，祝史分別收取毛和血，每間神室所需的毛血盛在一個豆裏，又取肝油同放在一個豆裏，把豆安放在陳放食物的地方，於是烹煮牲肉。光禄卿率領他的下屬，進廟給祭器盛食物。良醞令進廟給尊彝斟酒。

享日質明，百官各服其品服。禮直官、贊者先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太官令、諸太祝、祝史、司尊彝與執罍篚官等，入自南門，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皆再拜。訖，贊者引太祝與宫闈令，升自西階，詣始祖室，開祏室，太祝捧出帝主，宫闈令捧出后主，置於座。帝主在西，后主在東。贊者引太祝與宫闈令，降自西階，俱復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俱各就執事位。大樂令帥工人入。禮直官、贊者分引三獻官與百官，俱自南東偏門入，至廟庭横街上，三獻官當中，北向西上，應行事執事官并百官，依品，重行立。奉禮曰"拜"，贊者承傳，應北向在位官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拜訖，贊者引三獻官詣廟殿東階下西向位，其餘行事執事官與百官，俱各就位。訖，禮直官詣初獻官前，稱"請行事"。協律郎跪，俯伏，興，樂作。禮直官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定，樂止。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瓚，拭瓚，以瓚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樂

祭祀日天剛亮時，百官各自穿着本人官品應穿的衣服。禮直官、贊禮者先導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太官令、衆太祝、祝史、掌管尊彝和拿罍篚的官員等，從南門進廟，在臺階之間，面向北排列，以西爲上首，站定。奉禮郎説"再拜"，贊禮者依次往下傳達，全部官員都再拜。完畢，贊禮者導引太祝和宫闈令，從西面臺階上殿，到始祖神室，打開收藏神主的石匣，太祝捧出皇帝的神主，宫闈令捧出皇后的神主，安放在座位上。皇帝的神主在西面，皇后的神主在東面。贊禮者導引太祝和宫闈令，從西階下殿，都回到原位。奉禮郎説"再拜"，贊禮者依次傳達，在位的官員都再拜，拜畢，都各自回到執事的位置上。大樂令率領樂工進廟。禮直官、贊禮者另外導引初獻、亞獻、終獻官和百官，都從南東側門進廟，到廟庭横街上，三獻官站在當中，面向北，以西爲上首，所有行事官、執事官和百官，按照官品，雙行站立。奉禮郎説"拜"，贊禮者接着傳達，所有面向北面站立的在位官員都再拜。那些已經拜過的官員不再拜。拜畢，贊禮者導引三獻官到廟殿東面的臺階下面向着西邊的位置，其他的行事執事官員和百官，都各自就位。完畢，禮直官走到初獻官的面前，稱"請舉行祭祀"。協律郎跪下，屈身下伏，起，奏樂。禮直官導引初獻官到盥洗位置去，面向北站定，音樂停止。初獻官把笏插在腰帶上，洗手，用巾擦手，拿笏。到

作。至始祖室尊彝所，西向立，樂止。執事者以瓚奉初獻官，初獻官搢笏，執瓚。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鬱鬯，訖，初獻以瓚授執事者，執笏，詣始祖室神位前，樂作，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瓚授初獻官。初獻官執瓚，以鬯祼地，訖，以瓚授執事者，執笏，俯伏，興，出户外，北向，再拜，訖，樂止。每室行禮，并如上儀。禮直官引初獻降復位。

洗爵的位置，面向北站立，把笏插在腰帶上，洗瓚，擦瓚，把瓚交給執事官，拿笏，上殿，奏樂。到始祖神室放尊彝的地方，面向西站立，音樂停止。執事官把瓚捧給初獻官，初獻官把笏插在腰帶上，拿瓚。拿尊的官員揭開蓋尊的巾，太官令把鬱鬯酒斟到瓚裏，斟畢，初獻官把瓚交給執事官，拿笏，到始祖室神位面前，奏樂，面向北站立，把笏插在腰帶上，跪下。執事官把瓚交給初獻官。初獻官拿瓚，把鬯酒灑在地上，完畢，把瓚交給執事官，拿笏，屈身下伏，起，到門外，面向北，再拜，拜畢，音樂停止。到每間神室行禮，都同上面的儀式一樣。禮直官導引初獻官下殿回到原位。

初獻將升祼，祝史各奉毛血肝膋豆，及齋郎奉爐炭蕭蒿黍稷篚，各於饌幔内以俟。初獻晨祼訖，以次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皆迎毛血肝膋豆於階上，俱入奠於神座前。齋郎所奉爐炭蕭蒿篚，皆置於室户外之左，與祝史俱降自西階以出。諸太祝取肝膋，洗於鬱鬯，燔於爐炭，訖，還尊所。

初獻官將要開始做祼祭的儀式，各位祝史捧着盛毛血和肝油的豆，同時齋郎捧着火爐和裝蕭蒿黍稷的篚，各自在陳放食物的帳幕内等候。初獻官晨祼完畢後，祝史和齋郎按照次序從正門進入，從太階上殿，各位太祝都在臺階上迎取盛毛血和肝油的豆，把它們全部進獻在神座前。齋郎拿的火爐和裝蕭蒿的篚，都放在神室門外的左邊，齋郎同祝史都從西臺階下殿出去。衆太祝取來肝油，在鬱鬯酒裏清洗，然後放在火爐上焚燒，完畢，回到放酒尊的地方。

享日，有司設羊鼎十一、豕鼎十一於神厨，各在鑊右。初獻既升祼，光禄卿帥齋郎詣厨，以匕升羊於鑊，實于一鼎，肩、臂、臑、肫、胳、正脊一、横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并。次升豕如羊，實于一鼎。每室羊豕各一鼎，皆設扃冪。齋郎對舉，入鑊，放饌幔前。齋郎抽扃，委于鼎右，除冪。光禄卿帥太官令，以匕升羊，載于一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脅在中。次升豕如羊，各載于一俎。每室羊豕各一俎。齋郎即以扃舉鼎先退，置于神厨，訖，復還饌幔所。禮直官引司徒出詣饌幔前，立以俟。光禄卿帥其屬，實籩以粉糍，實豆以糝食，實簠

祭祀日，有關官員在神厨設置裝羊的鼎十一個、裝猪的鼎十一個，各放在鑊的右邊。初獻官做完祼祭後，光禄卿率領齋郎去到厨房，用勺子在鑊裏把羊體舀起，裝在一個鼎裏，肩、臂、前肢、股骨、後脛骨、正脊各一塊、横脊一塊、長脅一塊、短脅一塊、代脅一塊，都是兩根骨頭放在一起。接着跟舀羊體一樣舀起猪體，裝在一個鼎裏。每一間神室羊與猪各放一鼎，都有用來抬鼎的横杠和蓋鼎的巾。齋郎二人對抬着鼎，裝入鑊裏面，把它放在陳放食物的帳幕前。齋郎抽去舉鼎的木杠，把它放在鼎的右邊，揭開蓋鼎的巾。光禄卿率領太官令，用勺子舀羊體，擱在一個俎上，肩臂前肢在上面，股骨、後脛骨在下面，脊脅在中間。接着同舀羊體一樣舀起猪體，各放在一個俎上。每一間神室羊、猪各一俎。齋郎隨即用木杠抬着鼎先退下，把鼎放進神厨，完

以粱，實簋以稷。俟初獻裸畢，復位，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西階以出。禮直官引司徒，帥薦籩豆簠簋官、奉俎齋郎，各奉籩豆簠簋羊豕俎，每室以序而進，立於南神門之外以俟，羊俎在前，豕俎次之，籩豆簠簋又次之。入自正門，樂作，升自太階，諸太祝迎引於階上，樂止。各設於神位前，訖，禮直官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階，樂作，復位，樂止。諸太祝各取蕭蒿黍稷擩於脂，燔於爐炭，還尊所。

畢，再回到陳列食物的帳幕處。禮直官導引司徒出去到陳放食物的帳幕前，站立等候。光禄卿率領他的下屬，把米粉餅裝在籩裏，把米羹裝在豆裏，把高粱盛在簠裏，把稷盛在簋裏。等到初獻裸祭完畢，回到原位，祝史全部進殿撤去裝毛血的豆，從西階下出殿。禮直官導引司徒，率領獻籩豆簠簋的官員、捧俎的齋郎，各自捧着籩豆簠簋和放羊猪的俎，按照次序進入每間神室，站立在南神門的外邊等候，放羊體的俎在前頭，其次是放猪的俎，再其次是籩豆簠簋。從正門進入，奏樂，從太階上殿，衆太祝在臺階上迎取，音樂停止。各自陳設在神位面前，完畢，禮直官導引司徒以下的官員，從西階下殿，奏樂，回到原位，音樂停止。衆太祝取來蕭蒿黍稷，放在油脂裏沾一沾，再放到炭火上燃燒，然後回到放酒尊的地方。

禮直官引初獻詣罍洗位，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樂作，詣始祖室酌尊所，西向立，樂止。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執爵，執事者舉冪，太官令酌犧尊之泛齊，訖，次詣第二室酌尊所，如上儀。詣始祖神位前，樂作，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於茅苴，奠爵，執笏，俯伏，興，出室户外，北向立，樂止。贊者引太祝詣室户外，東向，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次詣第二室。次詣每室行禮，并如上儀。初獻降階，樂作，復位，樂止。

禮直官導引初獻官到放洗罍的位置去，奏樂，到了該位置，面向北站立，音樂停止。初獻官把笏插在腰帶上，洗手，用巾擦手，拿笏。又到洗爵的位置去，面向北站立，把笏插在腰帶上，洗爵，擦爵，把爵交給執事官，然後初獻官拿笏，上殿，奏樂，到了始祖神室斟酒的地方，面向西站立，音樂停止。執事官把爵交給初獻官。初獻官把笏插在腰帶上，拿爵，執事官揭開蓋爵的巾，太官令把犧尊裏的泛齊酒斟到爵裏，完畢，接着到第二間神室斟酒的地方去，舉行同上面一樣的儀式。初獻官去到始祖神位面前，奏樂，面向北站立，把笏插在腰帶上跪下，執事官把爵交給初獻官，初獻官拿爵，把酒在茅草束上灑三遍，獻上爵，拿笏，屈身下伏，起，走到神室門外，面向北站立，音樂停止。贊禮者導引太祝到始祖神室門外去，面向東，把笏插在腰帶上，跪下誦讀祝文。讀畢，拿笏，起。接着到第二間神室去。接着又到每一間神室去，舉行與前面一樣的儀式。初獻官下臺階，奏樂，回到原位，音樂停止。

禮直官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

禮直官接着導引亞獻官去到盥洗的位置，亞獻官面向北站立，把笏插在腰帶上，洗手，用巾擦手，拿笏。到洗爵的位置上去，面向北站立，

授執事官。執笏，升殿，詣始祖酌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象尊之醴齊，訖，次詣第二室酌尊所，如上儀。詣始祖神位前，樂作，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執笏，俯伏，興，出户外，北向再拜，訖，樂止。次詣每室行禮，并如上儀。降階，樂作，復位，樂止。

把笏插在腰帶上，洗爵，擦爵，將它交給執事官。亞獻官拿笏，上殿，到始祖神室放酒尊的地方去，面向西站立，執事官把爵交給亞獻官。亞獻官把笏插在腰帶上，拿爵，拿尊的官員揭開蓋尊的巾，太官令把象尊裏的醴齊酒斟到爵裏，完畢，接着去到第二間神室放酒尊的地方，舉行同上面一樣的儀式。亞獻官到始祖神位前，奏樂，面向北站立，把笏插在腰帶上，跪下，執事官把爵交給亞獻官。亞獻官拿爵，把酒在茅草束上灑三次，獻爵，拿笏，屈身下伏，起，走出門外，面向北再拜，拜畢，音樂停止。亞獻官接着到每間神室舉行祭禮，儀式同前面的一樣。亞獻官走下臺階，奏樂，回到原來的位置，音樂停止。

禮直官次引終獻詣盥洗、及升殿行禮，并如亞獻之儀，降復位。

禮直官接着導引終獻官到盥洗位去，以及上殿進行祭祀，都同亞獻舉行的儀式一樣，走下臺階回到原位。

次引太祝徹籩豆，少移故處。樂作，卒徹，樂止。俱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禮直官引太祝、宮闈令奉神主，太祝搢笏，納帝主於匱，奉入祏室，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納后主於匱，奉入祏室，并如上儀，退復位。禮直官、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各就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應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贊者引百官次出，大樂令帥工人次出，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次引監祭御史詣殿監視卒徹，訖，還齋所。太廟令闔户以降。太常藏祝版於匱。光禄以胙奉進，監祭御史就位展視，光禄卿望闕再拜，乃退。

禮直官接着導引太祝撤去籩豆，從原來的位置上稍微移動。樂隊奏樂，撤完，音樂停止。都回到原位。禮直官説“賞賜祭肉”，贊禮者接着傳達説“賞賜祭肉，再拜”，在位的官員都再拜。禮直官導引太祝、宮闈令捧着神主，太祝把笏插在腰帶上，把皇帝的神主收藏在櫃子中，把櫃子放進祏室，然後拿笏，退回到原位。接着禮直官導引宮闈令把皇后的神主收藏在櫃子中，把櫃子放進祏室，同前面的儀式一樣，退回到原位。禮直官、贊禮者導引行事官、執事官到各自的位置，奉禮郎説“再拜”，贊者接着傳達，所有在位的官員都再拜。禮直官、贊禮者導引百官按照次序出殿，大樂令率領樂工依次出殿，太官令率領他的下屬，撤去祭祀的食物，接着導引監祭御史進殿去監督完全撤去，完畢，回到齋戒的地方。太廟令關門下殿。太常卿把祝册收藏在櫃中。光禄卿進獻祭肉，監祭御史到放祭肉的位置上察看，光禄卿遠望皇宮再拜，於是退下。

其七祀，夏竈、中霤，秋門、厲，冬行，鋪設祭器，入實酒饌，俟終獻將升獻，獻官行禮，并讀祝文。每歲四孟月并臘五享，并如上儀。

凡祭祀七神，夏天祭竈、祭中霤，秋天祭國門、祭泰厲、冬天祭國行，鋪設祭器，進殿斟酒盛食物，等待終獻官快要上殿舉行進獻時，獻官行禮，并誦讀祝文。每年四季的頭一個月和臘月舉行的五次祭祀都同前面的儀式一樣。

金史卷三十一

志第十二

禮(四)

奏告儀　皇帝恭謝儀　皇后恭謝儀　皇太子恭謝儀
薦新　功臣配享　陳設寶玉　雜儀

奏告儀

皇帝即位、加元服、受尊號、納后、册命、巡狩、征伐、封祀、請謚、營修廟寢，凡國有大事皆告。或一室，或遍告及原廟，并一獻禮，用祝幣。皇統以後，凡皇帝受尊號、册皇后太子、禘祫、升祔、奉安、奉遷等事皆告，郊祀則告配帝之室。

皇帝即位、加冠、接受尊號、納后、册命、外出視察、征伐敵國、封禪祭祀、請求謚號、營建修繕宗廟陵寢，凡是國家有重大的事情都要向祖廟祭告。有的向一個神室祭告，有的向所有的祖宗神室和後來另立的原廟祭告，都是使用一獻的禮儀，使用祝神的幣帛。皇統以後，凡是皇帝接受尊號、册立皇后皇太子、舉行禘祭祫祭、升入祔祭、皇帝或皇后的安葬儀式、將已死的皇帝皇后棺木移至殯殿的儀式等重大事情都要向祖廟祭告，在郊外祭祀天地時就向配祭的皇帝神室祭告。

大定十四年三月十七日，詔更御名，命左丞相良弼告天地，平章守道告太廟，左丞石琚告昭德皇后廟，禮部尚書張景仁告社稷，及遣官祭告五岳。

大定十四年三月十七日，下詔更改皇帝名，命令左丞相良弼祭告天地，平章守道祭告太廟，左丞石琚向昭德皇后廟祭告，禮部尚書張景仁向土穀神廟祭告，并派遣官員向五岳祭告。

前期二日，太廟令掃除廟内外，設告官以下次所。前一日，行事官赴祀所清齋。

祭告日的前二日，太廟令掃除宗廟内外，設置告官以下的官員住宿的帳篷。祭告的前一天，行事官到舉行祭告的地方清齋。

告日未明前三刻，禮直官引太廟令帥其屬，入殿開室户，掃除鋪筵，設几於北墉下，如時享儀。禮直官帥祀祭官陳幣篚於室户之左，陳祝版於室户之右案上。及設香案祭器，皆藉

祭告日天未明前三刻，禮直官導引太廟令率領屬官進入廟殿打開神室門，打掃并鋪設席墊，在北面的墻下擺設几案，像舉行四季祭祀的儀式一樣。禮直官率領祭祀官在神室門的左邊陳設裝幣帛的篚，在神室的門右邊的案桌上放置寫有祝

以席。每位各左一籩實以鹿脯，右一豆實以鹿醢。犧尊一，置於坫，加勺、冪，在殿上室户之左，北向，實以酒，每位一瓶。設燭於神位前。又設盥爵洗位橫街之南稍東。設告官褥位，於殿下東階之南，西向，餘官在其後稍南。又設望燎位於西神門外之北。

頌文的祝册。并設置香案祭器，都放在墊席上。每個神位的左邊有一個裝有鹿脯的籩，右邊有一個盛有鹿肉醬的豆。在殿上神室門的左邊放犧尊一個，放在坫的上面，加上舀酒的勺子、蓋尊的巾，面向北，盛滿酒，每個神位一瓶。在神位前放置蠟燭。又在橫街的南面略微靠東的地方設置盥洗爵洗的位置。設置祭告官員的褥墊的位置，在殿下東階的南面，向着西面，其餘官員的位置在祭告官的後面略微靠南。又設置觀望焚燒祭物的位置在西神門外的北面。

告日未明，禮直官引太廟令、太祝、宫闈令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贊“再拜”，訖，升自西階，太祝、宫闈令各入室，出神主設於座，如常儀。次引告官入，就位。禮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又贊“再拜”，在位者拜，訖，禮直官引告官就盥洗位，盥手，訖，詣神位前，搢笏，跪，三上香。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西向授告官。告官受幣，奠訖，執笏，俯伏，興，退就户外位，再拜。詣次位行禮如上儀，訖，降復位。少頃，引告官再詣爵洗位，讀祝、舉祝官後從。至位，北向立，搢笏，洗拭爵，訖，授執事者。執笏升，詣酒尊所，西向立，執爵，執尊者舉冪酌酒，告官以授執事者。詣神位前，北向，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執笏，俯伏，興，退就户外位，北向立俟，讀祝文，訖，再拜。詣次位行禮如上儀。訖，與讀祝官皆復位。禮直官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告官以下詣望燎位，執事者取幣帛祝版置於燎，禮直官曰“可燎”。半柴，禮直官贊“禮畢”，告官以下退。署令闔廟門，瘞祝于坎。

祭告日天還未明，禮直官引導太廟令、太祝、宫闈令進入廟門，在臺階中間向着北面以西爲上首站定。奉禮郎唱“再拜”，拜畢，從西階上殿，太祝、宫闈令各自進入神室，捧出神主安放在神座上，其儀式和平常的一樣。接着導引祭告官進殿，站到他的位置上。禮直官略微上前，唱“有關官員已準備好，請舉行祭祀”，又唱“再拜”，在位官員再拜，拜畢，禮直官導引祭告官到盥洗的位置，祭告官洗手，完畢，去到神位前面，把笏插在腰帶上，跪下，三次上香。執事官把帛交給奉禮郎，奉禮郎面向西再把帛交給祭告官。祭告官接受帛，祭奠完畢，拿笏，屈身下伏，起，退後到門外的位置上，再拜。祭告官到次位行禮，同前面的儀式一樣，完畢，下殿回到原位。不多時，導引祭告官又到放爵洗的位置，讀祝官、舉祝官在後面跟隨。到了爵洗的位置，祭告官面向北站立，把笏插在腰帶上，洗爵擦爵，完畢，把爵交給執事官。拿笏上殿，到放酒樽的地方去，面向西站立，拿爵，拿酒樽的官員揭開蓋樽的巾往爵裏斟酒，祭告官把爵交給執事官。到神位前面，面向北，把笏插在腰帶上，跪下，拿爵祭酒三次，拿笏，屈身下伏，起，退到門外的位置上，面向北站立等候，朗讀祝頌文，完畢，再拜。到次位行禮同前面的儀式一樣。完畢，執事官和讀祝官都回到原位。禮直官唱“再拜”，在位的官員都再拜。祭告官以下的官員接着被導引到觀看焚燒祭物的位置，執事官拿來幣帛祝版，放在柴禾上，禮直官説“可以焚燒”。柴禾燒到一半，禮直官唱“儀式完畢”，祭告官

以下的官員退出。署令關閉廟門，把祝版埋在土坑裏。

貞元四年正月，上尊號。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於常武殿拜天臺設褥位，昊天上帝居中，皇地祇居西少却，行一獻禮。

貞元四年正月，向皇帝敬上尊號。前三天，派遣使臣奏告天地，在常武殿拜天臺設置拜褥位，昊天上帝在中間，皇地祇在西邊稍微退後的地方，舉行一獻的禮儀。

大定七年正月十三日，上尊號。

大定七年正月十三日，向皇帝敬上尊號。

前三日，命皇子判大興尹許王告天地，判宗正英王文告太廟。於自來拜天處設昊天上帝位，當中南向，皇地祇位次西少却，并用坐褥位牌及香酒脯醢等。祝版三，學士院撰告祝文，書寫訖，進請御署，訖，以付禮部，移文宣徽院，并差控鶴官用案舁，覆以黄羅帕，隨所差告官詣祀所。

前三天，皇帝命令皇子判大興尹許王向天地祭告，判宗正英王文向太廟祭告。在從來都是拜天的地方設置昊天上帝位，在中間面向南，皇地祇神位在西面稍後，都使用坐褥神位牌和香酒、肉乾、肉醬等。寫有祝文的祝版有三塊，學士院撰寫祭告的祝文，書寫完畢，進呈皇帝請署名，署名完畢，把祝版交給禮部，禮部用公文知會宣徽院，同時差遣控鶴官用几案抬祝文，上面用黄羅帕覆蓋，跟隨被委派的祭告官送到祭祀的地方。

前一日，告官等就局所致齋一日。

祭告的前一天，祭告官等官員到本官署舉行一天清整身心的禮式。

告日質明，宣徽院、太常寺鋪設供具如儀。閤門舍人一員、太常博士一員引告官各服其服，以次就位。禮直官、舍人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禮直官先引執事官各就位。舍人博士次引告官詣盥洗、爵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執笏，詣酒尊所，搢笏，執爵，司尊者舉冪酌酒，告官以爵授奉爵酒官，執笏詣昊天上帝、皇地祇神位前再拜，每位三上香，跪奠酒，訖，以爵授奉爵官，執笏，俯伏，興。舉祝官跪舉，讀訖，俯伏，興。告官再拜。告畢。引告官以下降復位，再拜，訖，詣望燎位，燔祝版，再拜。半燎，告官已下皆退。

祭告日天剛亮，宣徽院、太常寺按照規定的儀式鋪設供祭告時使用的器具。閤門舍人一人、太常博士一人導引祭告官穿各人應穿的服裝，依次就位。禮直官、舍人略微上前，唱“有關官員已準備好，請舉行祭祀”。贊禮人説“拜”，在位官員都再拜。禮直官先導引執事官去到各自的位置。舍人博士接着導引祭告官到盥洗、爵洗的位置，面向北站立，把笏插在腰帶上，洗手，用巾擦手，洗爵，擦爵。然後拿笏，去到放酒樽的地方，把笏插在腰帶上，拿爵，掌管酒樽的官員揭開遮蓋酒樽的巾斟酒，祭告官把爵授給捧爵酒的官員，拿着笏去到昊天上帝、皇地祇的神位前面再拜，每個神位上三次香，跪下獻酒，完畢，把爵授給捧爵的官員，拿笏，屈身下伏，起。舉祝官跪下舉起祝文，誦讀完畢，屈身下伏，起。祭告官再拜。祭告完畢。導引祭告官以下的官員下殿回到原位，再拜，拜畢，到望燎位，把祝版放在柴火上焚燒，再拜。祭物燒到一半，祭告官以下的官員都退出。

皇帝恭謝儀

大定七年正月，世宗受尊號，禮畢恭謝。

大定七年正月，世宗接受尊號，禮儀完畢後舉行恭謝儀式。

前三日，太廟令帥其屬，洒掃廟庭之內外及陳設。尚舍於廟南門之西，設饌幔一十一室。殿中監帥尚舍視大次殿，又設皇帝版位於始祖神位前北向，又設飲福位於版位西南少却，又設隨室奠拜褥位於神座前。大樂令設登歌於殿上，宫縣於殿下。又設皇太子位於阼階東南，又設親王位於其南稍東，宗室王使相位於其後。又設太尉、司徒以下行事官位於殿西階之西，東向，每等異位。又設文武群官位於横階之南，東、西向。又設御洗位於阼階之東，又設太尉洗位於西階下横階之南。又設齋郎位於東班群官之後。又設盥洗等官、并奉禮、贊者、大司樂、協律郎、大樂令等位，各如祫享之儀。又設尊彝祭器等於殿之上下，如時享之儀。

恭謝儀的前三天，太廟令率領他的下屬，灑掃廟庭内外和陳設祭器等物。尚舍在廟南門的西邊，設置陳設食物的帳幕十一間。殿中監率領尚舍查看供臨時休息的大帳篷，又設置皇帝的標位牌在始祖神位前，面向北，又設置祭告完畢喝供神酒的飲福位在神位牌的西南面略微退後處，又在神座前設置隨室祭奠的拜褥位置。大樂令在殿上設置登歌樂器，在殿下設置宫懸。又設置皇太子的位置在東階的東南面，親王的位置在皇太子位置的南面略靠東，宗室王使相的位置在親王的後面。又設置太尉、司徒以下行事官員的位置在殿西階的西面，面向東，每個等級的官員位置不同。又設置衆文武官員的位置在横階的南面，面向東、西方。又爲皇帝放置洗手的器皿在東階的東面，又設置供太尉洗手的器皿在西階下面横階南面。又設置齋郎的位置在東邊排列的衆官員後面。又設置盥洗等官員和奉禮郎、贊者、大司樂、協律郎、大樂令等人的位置，各與祫祭儀式一樣。又陳設樽彝祭器等在殿的上下，像時享的儀式一樣。

前一日，禮官御史帥其屬，省牲，視濯滌，如常儀。

恭謝儀的前一天，禮官和御史率領他們的下屬，察看祭牲，視察洗滌的情况，像平常的儀式一樣。

其日質明，禮官御史帥太廟官、太祝官、宫闈令出神主，如時享儀。有司列黄麾仗二千人於應天門外。尚輦進金輅於應天門内。午後三刻，宣徽院奏請皇帝赴齋宿殿，文武群官并齋宿於所司。

恭謝日天剛亮，禮官和御史率領太廟官、太祝官、宫闈令捧出神主，像時享的儀式一樣。有關官員在應天門外陳列黄麾仗二千人，尚輦把金輅車放進應天門内。午時過後三刻，宣徽院奏請皇帝赴齋宿殿，文武官員們全部在各自的官衙齋宿。

謝日質明，俟諸衛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導駕官分左右侍立於殿階下，并朝服。通事舍人引侍中詣齋殿，俯伏，跪稱“臣某言，請中嚴”，俯伏，興。凡侍中奏請，准此。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少頃，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齋殿，即御座，群官起居訖，

恭謝日天剛亮，等待禁衛軍各部統率所領的衛士駐守應天門并排列儀仗。導駕官分成左右兩邊在殿階下侍立，都穿朝服。通事舍人導引侍中去到齋殿，屈身下伏，跪下説“臣某奏，請中庭戒備”，屈身下伏，起。凡是侍中的奏請，都照此辦理。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不多時，侍中上奏“警衛宫禁”，於是皇帝出齋殿，到御座

侍中奏“請升輦”，皇帝升輦以出，侍衛警蹕如常儀。導駕官前導，至應天門，侍中奏“請降輦升輅”，皇帝升輅，門下侍郎俯伏，跪奏“請車駕進發”，俯伏，興。凡門下侍郎奏請，准此。車駕動，警蹕如常儀。至應天門外，門下侍郎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曰“制可”。門下侍郎退，傳制稱“侍臣上馬”，通事舍人承傳“敕侍臣上馬”。導駕官分左右前導，門下侍郎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不鳴鼓吹。典贊儀引皇太子常服乘馬至廟中幕次，更服遠游冠、朱明衣，執圭。通事舍人文武群官并朝服。於廟門外班迎。車駕至廟門，侍中於輅前奏“請降輅”，導駕官步入廟門稍東，侍中奏“請升輦”，皇帝升輦，傘扇侍衛如常儀。至大次，侍中奏“請降輦，入就大次”。皇帝入大次。

就座，各位官員向皇帝請安完畢，侍中上奏“請上小車”，於是皇帝上小車出去，侍衛清道跟平常的儀式一樣。導駕官在前面導引，到了應天門，侍中上奏“請下小車上金輅車”，皇帝登上金輅車，門下侍郎屈身下伏，跪奏“請車駕出發”，屈身下伏，起。凡是門下侍郎的奏請，都照此辦理。車駕啓動，侍衛清理道路禁止行人像平常的儀式一樣。到應天門外，門下侍郎上奏“請車駕稍停，命令侍臣上馬”。侍中上前接受聖旨，退後宣布“皇帝命令可以上馬”。門下侍郎退後，傳達皇帝的命令説“侍臣上馬”，通事舍人接着傳達“皇帝命令侍臣上馬”。導駕官分成左右兩邊在前面導引，門下侍郎上奏“請車駕出發”。車駕啓動，門下侍郎稱“左右侍衛清理道路禁止行人”，不鳴鼓吹樂。典贊儀導引皇太子穿常服乘馬到廟中的帳篷内，改戴遠游冠、穿朱明衣，拿圭。通事舍人等文武官員都穿朝服。在廟門外列隊迎接皇帝的車駕。車駕到了廟門外面，侍中在金輅前上奏“請下金輅車”，導駕官走進廟門内略微靠東的地方，侍中上奏“請上小車”，皇帝上車，打傘拿扇的侍衛像平常的儀式一樣。到了大帳篷，侍中上奏“請下車，進大帳篷”。皇帝進入大帳篷。

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群官由南神東西偏門入廟庭，東西相向立。禮直官引太尉以下行事官詣橫街北向，再拜，訖，禮直官引太尉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瓚，拭瓚，以瓚授執事者，執笏，由西階升殿，詣始祖尊彝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瓚奉太尉，太尉搢笏，執瓚酌鬯，詣神位前，以鬯祼地，訖，以虚瓚授執事者，執笏，俯伏，興，出户外北向，再拜，訖。次詣隨室并如上儀。禮畢，降自西階，復位。禮直官引司徒出詣饌所，引薦俎齋郎奉俎、并薦籩豆簠簋官奉籩豆簠簋，及太官令，以序入自正門，宫縣樂作，至大階，樂

通事舍人分别導引文武官員們從南神門的東西側門進入廟庭，東西相向站立。禮直官導引太尉以下的行事官員去到橫街，面向北，再拜，拜畢，禮直官導引太尉去到放盥洗的位置，太尉把笏插在腰帶上，洗手，用巾擦手，拿笏，又去到放爵洗的位置，面向北站立，把笏插在腰帶上，洗瓚，擦瓚，把瓚交給執事官，太尉拿笏，從西階上殿，去到始祖神室放樽彝的地方，面向西站立。執事官把瓚交給太尉，太尉把笏插在腰帶上，把鬯酒斟到瓚裏，去到神位前面，把鬯酒灑在地上，完畢，把空瓚交給執事官，太尉拿着笏，屈身下伏，起，走出殿門外面向北，再拜，拜畢。接着去到隨室舉行同上面一樣的儀式。儀式完畢，從西階下殿，回到原位。禮直官導引司徒去陳放食物的帳篷，導引獻俎的齋郎捧着俎，獻籩豆簠簋的官員捧着籩豆簠簋，以及太官令，

止。諸太祝迎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訖，禮直官引司徒已下降階復位。典贊儀引皇太子、通事舍人引親王，由南神東偏門入，詣褥位。禮直官引中書侍郎、舉册官等升自西階，詣始祖室前，東西立。

按照次序從正門進入，宮懸奏樂，到大階，音樂停止。衆太祝在階上迎取，各自陳列在神座前面。首先獻上牛體，其次獻上羊體，最後獻上豬體，完畢，禮直官導引司徒以下的官員下臺階回到原位。典贊儀導引皇太子、通事舍人導引親王，從南神門的東側門進入，去到放褥墊的位置。禮直官導引中書侍郎、舉册官等人從西階上，到始祖神室前面，東西相向站立。

通事舍人引侍中詣大次前，奏"請中嚴"，皇帝服衮冕。少頃，侍中奏"外辦"。侍中詣廟庭本位立，皇帝將出大次，禮儀使與太常卿贊導。凡禮儀使與太常卿贊導，并博士前引，俯伏，跪稱"臣某贊導皇帝行禮"，俯伏，興。前導至東神門，撤傘扇，近侍者從入。殿中監跪進鎮圭，禮儀使奏"請執圭"，皇帝執圭，宫縣樂作。奏"請詣罍洗位"，至位，樂止。内侍跪取匜，興，沃水。又内侍跪取槃，承水。時寒，預備温水。禮儀使奏"請播鎮圭"，皇帝播鎮圭，盥手。内侍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奉爵官以爵跪進，皇帝受爵，内侍捧匜沃水，又内侍跪捧槃承水，皇帝洗爵，訖，内侍跪奉巾以進，皇帝拭爵，訖，内侍奠槃匜，又奠巾於篚。奉爵官受爵。禮儀使奏"請執鎮圭"，前導皇帝升殿，左右侍從量人數升，宫縣樂作。皇帝至阼階下，樂止。皇帝升自阼階，登歌樂作。禮儀使前導，皇帝至版位，樂止，奏"請再拜"。奉禮郎贊"皇太子已下在位群官皆再拜"。贊者承傳，皆再拜。禮儀使前導，皇帝詣始祖尊彝所，樂作，至尊所，樂止。奉爵官以爵莅尊，執尊者舉冪，侍中跪酌犧尊之泛齊，訖，禮儀使導皇帝至版位，再拜，訖，禮儀使奏"請詣始祖神位前褥位"，登歌樂作。禮儀使奏

通事舍人導引侍中到大帳篷前邊，侍中向皇帝上奏"請中庭戒備"，皇帝穿衮服、戴冠冕。不多時，侍中上奏"警衛宫禁"。侍中去到廟庭本人的位置站立，皇帝將要出大帳篷，禮儀使和太常卿協助導引。凡是禮儀使和太常卿協助導引，都有博士在前面導引，禮儀使和太常卿屈身下伏，跪下稱"臣某協助導引皇帝舉行禮儀"，屈身下伏，起。導引皇帝到東神門，撤去傘和扇，近侍跟隨皇帝進入東神門。殿中監跪下進獻鎮圭，禮儀使上奏"請拿鎮圭"，皇帝拿圭，宫懸奏樂。禮儀使上奏"請到罍洗位去"，到了罍洗位，音樂停止。内侍跪下取來盛水的匜，起，澆水。又有内侍跪下取來盤，接水。天氣寒冷時，就準備熱水。禮儀使上奏"請插鎮圭"，皇帝插鎮圭，洗手。内侍跪下從篚裏取出巾，起，遞送給皇帝，皇帝用巾擦手，完畢，捧爵的官員跪下向皇帝獻爵，皇帝接爵，内侍捧着盛水的匜澆水，又有内侍跪下捧着盤接水，皇帝洗爵，完畢，内侍跪下捧着巾遞給皇帝，皇帝用巾擦爵，完畢，内侍放置盤和匜，又把巾放在篚裏。捧爵官接受皇帝交給的爵。禮儀使上奏"請拿鎮圭"，禮儀使在前面導引皇帝上殿，左右侍從計算人數上殿，宫懸奏樂。皇帝到了東階下，音樂停止。皇帝從東階上殿，奏登歌樂。禮儀使在前面導引，皇帝到了標位牌的位置，音樂停止，禮儀使上奏"請再拜"。奉禮郎唱"皇太子以下的在位官員們全部再拜"。贊者接着傳達，全部官員再拜。禮儀使在前面導引，皇帝去到始祖神室放樽彝的地方，奏樂，到了放樽彝的位置，音樂停止。奉爵官把爵靠近樽，拿樽的官員揭開蓋樽的巾，侍中跪下把犧樽裏的泛齊酒斟到爵裏，完

"請搢圭"，跪，奉爵官以爵授奉爵酒官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皇帝執爵，三奠酒，訖，以虛爵授奉爵酒官。禮儀使奏"請執圭"，興，樂止。奉爵酒官以爵授奉爵官。禮儀使奏"請詣隨室"，并如上儀。

畢，禮儀使導引皇帝到標位牌的位置，再拜，拜畢，禮儀使上奏"請去到始祖神位前面墊褥的位置"，奏登歌樂。禮儀使上奏"請插圭"，跪下，奉爵官把爵交給奉爵酒的官員獻給皇帝。禮儀使向皇帝上奏"請拿爵"，皇帝拿爵，祭酒三次，完畢，把空爵交給進獻爵酒的官員。禮儀使向皇帝上奏"請拿着圭"，起，音樂停止。捧爵酒的官員把爵交給奉爵官。禮儀使向皇帝上奏"請去隨室"，都同前面的儀式一樣。

禮直官先引司徒升自西階，立於飲福位之側，酌獻將畢，奉胙，酌福酒。太祝從司徒立於其側，酌獻畢，侍中亦立於其側。禮儀使奏"請皇帝詣版位"，北向立，登歌樂作，至位樂止。中書侍郎跪讀册，訖，舉册官奠，訖，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拜訖，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太祝酌福酒於爵，時寒預備温酒，以奉侍中，侍中受爵奉以立。禮儀使奏"請匝圭"，跪，侍中以爵北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三祭酒。禮儀使奏"請飲福"，飲福訖，以虛爵授侍中。禮儀使奏"請受胙"，司徒跪以黍稷飯籩進，皇帝受以授左右。司徒又跪以胙肉進，皇帝受以授左右。禮儀使奏"請執圭"，興，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

禮直官先導引司徒從西階上殿，站立在飲福位的旁邊，斟酒進獻快要完畢時，進獻祭肉，斟供神酒。太祝跟着司徒站立在司徒旁邊，斟酒敬獻完畢，侍中也站立在司徒的旁邊。禮儀使上奏"請皇帝到標位牌的位置"，皇帝面向北站立，奏登歌樂，皇帝到位時音樂停止。中書侍郎跪下誦讀册文，讀完，舉册官獻册文，完畢，禮儀使上奏"請皇帝再拜"，拜畢，禮儀使上奏"請皇帝到飲福位"，奏登歌樂。皇帝到飲福位，太祝把供神酒斟到爵裏，天氣寒冷時預備熱酒，把爵捧給侍中，侍中接爵，捧爵站立。禮儀使上奏"請皇帝插圭"，跪下，侍中捧着爵面向北跪下把爵獻給皇帝，禮儀使上奏"請拿爵"，皇帝拿爵祭酒三次。禮儀使上奏"請皇帝飲福酒"，皇帝飲福酒完畢，把空爵交給侍中。禮儀使上奏"請接受祭肉"，司徒跪下進獻盛有黍稷飯的籩，皇帝接受籩授給左右的隨從官員。司徒再跪下獻上祭肉，皇帝接受祭肉交給左右官員。禮儀使上奏"請皇帝拿圭"，起，再次下拜完畢，音樂停止。禮儀使在前面導引，皇帝返回標位牌的位置，奏登歌樂，到位後音樂停止。

太祝各進徹籩豆，登歌樂作。卒徹，樂止。奉禮曰"賜胙"，贊"皇太子已下在位群官皆再拜"。贊者承傳，皆再拜，宫縣作，一成止。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奉禮郎贊"皇太子已下在位官皆再拜"。拜訖，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降阼階，登歌樂作，至階下樂止。宫縣作，前導皇帝出東神門，樂止。傘扇侍衛如

各位太祝進殿撤去籩豆，奏登歌樂。撤完，音樂停止。奉禮郎說"賞賜祭肉"，唱"皇太子以下在位的官員們全部再拜"。贊者接着傳達，全部官員再拜，宫懸奏樂，演奏一遍即終止。禮儀使上奏"請皇帝再拜"，奉禮郎唱"皇太子以下的在位官員們全部再拜"。拜畢，禮儀使上奏"禮儀完畢"，在前面導引皇帝從東階下殿，奏登歌樂，走到東階下面時登歌樂停止。奏宫懸樂，禮儀使在前面導引皇帝走出東神門，音樂停止。

常儀。禮儀使奏“請釋圭”，殿中監跪受鎮圭。至大次，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禮官御史帥其屬，納神主、藏册如儀。

撐傘拿扇的侍衛像平常儀式一樣。禮儀使上奏“請皇帝放下圭”，殿中監跪下接受鎮圭。皇帝到了臨時休息的大帳篷，轉換儀仗衛隊到返還的路上，跟來時的儀式一樣。禮官御史率領他們的下屬，依據規定的儀式收藏神主和祝册。

少頃，通事舍人引侍中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少頃，侍中奏“外辦”。俟尚輦進輦，侍中奏“請降座升輦”。皇帝升輦，傘扇侍衛如常儀。至南神門稍東，侍中奏“請降輦步出廟門”。皇帝步出廟門，至輅，侍中奏“請升輅”，皇帝升輅。門下侍郎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曰“制可”，門下侍郎退，傳制稱“侍臣上馬”。通事舍人承傳“敕侍臣上馬”。車駕還内，鼓吹振作，至應天門外，百官班迎起居，宫縣奏《采茨之曲》。入應天門内，侍中奏“請降輅乘輦”。皇帝降輅乘輦以入，傘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入宫，至致齋殿，侍中奏“解嚴”。通事舍人承旨敕群臣各還次，將士各還本所。

不多時，通事舍人導引侍中上奏“請中庭戒備”，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不多時，侍中上奏“警衛宫禁”。等待尚輦把輦車推到帳篷前，侍中上奏“請皇帝下座上輦車”。皇帝上輦車，撐傘拿扇的侍衛像平常的儀式一樣。到了南神門略微靠東的地方，侍中上奏“請皇帝下車步行出廟門”。皇帝步行出廟門，到了停放金輅車的地方，侍中上奏“請皇帝上金輅車”，皇帝上金輅車。門下侍郎上奏“請車駕稍停，命令侍臣上馬”，侍中上前接受聖旨，退後説“皇帝命令可以上馬”，門下侍郎退後，傳達皇帝的命令説“侍臣上馬”。通事舍人接着傳達“皇帝命令侍臣上馬”。車駕返回宫殿，鼓樂齊鳴，到應天門外面，百官列隊迎接向皇帝請安，宫懸奏《采茨之曲》。進入應天門内，侍中上奏“請皇帝下金輅車上輦車”。皇帝下金輅車坐上輦車進宫，撐傘拿扇和左右侍衛清道都像平常的儀式一樣。皇帝進入宫中，到致齋殿，侍中上奏“解除非常戒備”。通事舍人根據聖旨命令衆官員回到各人休息的帳篷，將士各自回到原來的地方。

皇后恭謝儀

皇后既受册，前一日，齋戒於别殿。内命婦應從入廟者俱齋戒一日。其日未明二刻，有司陳設儀仗於后車之左右，以次排列。外命婦先自太廟後門入，内命婦妃嬪已下俱詣殿庭，起居訖，宣徽使版奏“中嚴”，少頃，又奏“外辦”。首飾褘衣，御肩輿，取便路至車所。内侍奏“請降輿升車”，既升車，奏“請進發”。車出元德東偏門，内命婦妃嬪已下自殿門外上車，由左掖門出，從至太廟門外，儀仗止於門外，回車南向。内侍奏“請降車升輿”，后降車升輿，就東神

皇后接受册封後，恭謝日的前一天，在另外的宫殿齋戒。宫内的妃嬪等命婦凡是應該跟隨皇后進入太廟的都要齋戒一天。恭謝日天亮前二刻，有關官員在皇后車子的兩邊陳設儀仗，按照次序排列。宫外有封號的婦女先從太廟後門進入，妃嬪以下的宫内命婦都到殿庭，向皇后請安完畢，宣徽使捧着手版上奏“請中庭戒備”，不多時，宣徽使又上奏“警衛宫禁”。皇后戴首飾穿祭服，乘轎子，選取捷路到停車子的地方。内侍上奏“請皇后下轎上車”，皇后上了車，内侍上奏“請車駕出發”。車子出了元德門的東側門，妃嬪以下宫内命婦在殿門外上車，從左掖門出去，跟隨到太廟門外，儀仗隊在門外停住，回車

門外幄次，下簾。内命婦妃嬪已下降車，入就陪列位。内侍引外命婦詣幄次前，起居訖，并赴殿庭陪列位。

面向南方。内侍上奏"請皇后下車上轎"，皇后下車上轎，到了東神門外的帳篷，放下門簾。妃嬪以下宫内命婦下車，到陪同皇后恭謝的位置，内侍導引宫外命婦到帳篷面前，向皇后請安畢，一起到殿庭上陪同恭謝的位置上去。

少頃，宣徽使詣幄次，贊"行朝謁之禮"，簾卷，宣徽使前導，詣殿庭階下西向褥位立。宣徽使贊"再拜"，内外命婦皆再拜。宣徽使前導，升東階，詣始祖皇帝神位香案前褥位，宣徽使奏"請三上香"，又奏"再拜"，拜訖。宣徽使前導，次詣獻祖已下十室，并如上儀。宣徽使奏"禮畢"，導歸幄次。宣徽使奏"請解嚴"。内外命婦還幕次。

不多時，宣徽使到帳篷，唱禮"開始舉行朝拜謁見的禮儀"，門簾捲起，宣徽使在前面導引，到殿庭臺階下面向西的拜褥位上站立。宣徽使唱禮"再拜"，内外命婦都再拜。宣徽使在前面導引，皇后從東階上殿，到始祖皇帝神位香案前的拜褥位上去，宣徽使上奏"請皇后上三次香"，又上奏"再拜"，拜畢。宣徽使在前面導引，接着皇后到獻祖以下的十個神室去，舉行同上面一樣的儀式。宣徽使上奏"禮儀完畢"，在前面導引回到帳篷。宣徽使上奏"請皇后换下祭服"。内外命婦回到帳篷。

少頃，轉仗還内如來儀，外命婦退。内侍奏"請御輿"，出至車所，奏"請升車"，既升車，奏"請進發"。内命婦上車。至元德東偏門，内侍奏"請降車升輿"，后御輿，取便路還内，内命婦從入。册禮畢，百官上表稱賀，并以箋賀中宫。

不多時，調轉儀仗像來時的儀式一樣準備回宫，宫外命婦退下。内侍上奏"請皇后上轎"，皇后走到停車的地方，内侍上奏"請皇后上車"，皇后上車後，内侍上奏"請出發"。妃嬪們上車。到元德門的東側門，内侍上奏"請皇后下車上轎"，皇后上轎，走近便之路回到宫中，妃嬪們隨從進宫。册封的禮儀完畢，百官上表章祝賀皇帝，同時奏箋祝賀皇后。

皇太子恭謝儀

其日質明，東宫應從官各服朝服，所司陳鹵簿金輅於左掖門外。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升輿以出，至金輅所，降輿升輅。左庶子已下夾侍。三師、三少乘馬導從，餘官亦皆乘馬以從。東行，由太廟西街轉至廟，不鳴鐃吹。至廟西偏門外降輅步進，由東偏門入幄次，改服衮冕。出次，執圭自南神東偏門入，宫官并太常寺官皆從。皇太子入詣殿庭東階之東，西向立，典儀贊"再拜"，訖，升自西階，詣始祖神位前北向，再拜，訖，以次詣逐室行禮，并如上儀。訖，降自西階，復西向位俟，典

恭謝日天剛亮，東宫中應該跟隨太子參加恭謝儀的官員穿上各自的朝服，有關官署在左掖門外陳設儀仗隊和金輅車。皇太子戴遠游冠、穿朱明衣，上小車出宫，到了停金輅車的地方，下小車升金輅。左庶子以下的官員在左右兩邊侍候。太傅、太師、太保和少傅、少師、少保騎馬導引，其餘的官員也都騎馬跟隨。往東行，從太廟西街轉到太廟，不奏鐃吹樂。到太廟的西側門外下金輅車步行進廟，從東側門進入帳篷，改穿衮服戴冠冕。皇太子走出帳篷，拿着圭從南神門東邊的側門進入，東宫的官員和太常寺官員一起跟隨。皇太子進入到殿庭東階的東面，面向西站立，典儀使唱禮"再拜"，拜畢，從西階上殿，到始祖神位前面向北，再拜，拜畢，接着皇太子

儀稱“禮畢”。出東神北偏門，謁別廟如上儀。訖，歸幄次，改服遠游冠、朱明衣。出次，步至廟門外升輅，過廟門鳴鐃而行。至左掖門外降輅，升輿以入。將士各還本所。後一日於東宮受群官賀，如元正受賀之儀。

依次到各個神室行禮，都按照上面的儀式。完畢，皇太子從西階下殿，再在面向西的位置上等待，典禮使唱禮“恭謝禮儀完畢”。皇太子從東神門的北側門出去，謁見另外修建的宗廟舉行像上面一樣的儀式。完畢，回到帳篷，皇太子改戴遠游冠、穿朱明衣。皇太子出帳篷，步行到廟門外面上金輅車，過了廟門一路擊鐃而行。到左掖門外下金輅車，上小車進宮。將士們各自回到原來的地方。恭謝日過後一天皇太子在東宮接受衆官員的祝賀，與元旦接受祝賀的禮儀一樣。

薦新

天德二年，命有司議薦新禮，依典禮合用時物，令太常卿行禮。正月，鮪，明昌間用牛魚，無則鯉代。二月，雁。三月，韭，以卵、以葑。四月，薦冰。五月，荀、蒲，羞以含桃。六月，彘肉，小麥仁。七月，嘗雛鷄以黍，羞以瓜。八月，羞以芡、以菱、以栗。九月，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十月，嘗麻與稻，羞以兔。十一月，羞以麕。十二月，羞以魚。從之。大定三年，有司言“每歲太廟五享，若復薦新，似涉繁數。擬遇時享之月，以所薦物附於籩豆薦之，以合古者‘祭不欲數’之義”。制可。牛魚狀似鮪，鮪之類也。

天德二年，皇帝命令有關官員討論用新熟的五穀或別的時新食物祭祀祖考的薦新禮儀，以及按照典制使用適合的時新食物，命令太常卿舉行禮儀。正月，適合用鮪魚，明昌年間用牛魚，沒有牛魚就用鯉魚代替。二月，用雁。三月，用韭菜，用蛋、蕪菁。四月，用冰獻祭。五月，用香草、蒲，進獻櫻桃。六月，用猪肉，小麥仁。七月，品嘗雛鷄加黍，進獻瓜。八月，進獻芡、菱、栗。九月，品嘗粟和稷，進獻棗、梨。十月，品嘗麻和稻米，進獻兔。十一月，進獻獐。十二月，進獻魚。皇帝同意這樣的安排。大定三年，有關部門上疏“每年太廟裏舉行五種祭祀，假如還要進獻時新食物，似乎過分頻繁了。打算遇到四時祭祀的月份，把進獻的時新食物附在籩豆的食物裏一起進獻，以符合古人‘祭祀不要太頻繁’的意思”。皇帝命令可以照此執行。牛魚的形狀像鮪魚，是鮪魚的同類。

功臣配享

明昌五年閏十月丙寅，以儀同三司代國公歡都、銀青光禄大夫冶訶、特進劾者、開府儀同三司盆納、儀同三司拔達，配享世祖廟庭。

明昌五年閏十月丙寅，將儀同三司代國公歡都、銀青光禄大夫冶訶、特進劾者、開府儀同三司盆納、儀同三司拔達，陪祭世祖廟庭。

天德二年二月，太廟祫享，有司擬上配享功臣，詔以撒改、辭不失、斜也杲、斡魯、阿思魁忠東向，配太祖位；以粘哥宗翰、斡里不宗望、闍母、婁室、銀术可西向，配太宗位。大定三年十月，祫享，又以斜也、斡

天德二年二月，在太廟舉行祫祭，有關官員擬定并呈上陪祭功臣的名單，皇帝下詔用撒改、辭不失、斜也杲、斡魯、阿思魁忠等人面向東，陪祭太祖神位；用粘哥宗翰、斡里不宗望、闍母、婁室、銀术可等人面向西，陪祭太宗神位。大定三年十月，祫祭，又用斜也、斡魯、撒改、

魯、撒改、習不失、阿思魁配享太祖，宗望、闍母、宗翰、婁室、銀术哥配享太宗。其後，次序屢有更易。

八年，上命圖畫功臣於太祖廟，有司第祖宗佐命之臣，勳績之大小、官資之崇卑以次上聞。乃定左廡：開府金源郡王撒改、皇伯太師右副元帥宋王宗望、開府金源郡王斡魯、皇伯太師梁王宗弼、開府金源郡王婁室、皇叔祖元帥左都監魯王闍母、開府隋國公阿离合懣、儀同三司兗國公劉彥宗、右丞相齊國簡懿公韓企先、特進宗人習失；右廡：太師秦王宗翰、皇叔祖遼王杲、開府金源郡王習不失、開府金源郡王完顏希尹、太傅楚王宗雄、開府前燕京留守金源郡王完顏銀术哥、開府金源郡王完顏忠、金源郡王完顏撒离喝、特進宗人斡魯古、右丞相金源郡王紇石烈志寧。

十六年，左廡遷梁王宗弼於斡魯上。十八年，黜習失，而次蒲家奴於阿离合懣下。二十二年，增皇伯太師遼王斜也。撒改、宗幹、宗翰、宗望，其下以次列。

至明昌四年，次序始定，東廊：皇叔祖遼智烈王斜也杲、皇伯太師遼忠烈王宗幹斡本、皇伯太師右副元帥宋桓肅王訛魯補宗望、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毅武王習不失、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貞憲王完顏谷神希尹、太傅楚威敏王謀良虎宗雄、開府儀同三司燕京留守金源郡襄武王完顏銀术可、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明毅王完顏忠阿思魁、金源郡莊襄王杲撒离喝、特進宗人斡里古莊翼、特進完顏習失威敬、太師尚書令淄忠烈王徒單克寧、太師尚書令南陽郡文康王張浩；西廊：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忠毅王撒改、太師

習不失、阿思魁陪祭太祖，宗望、闍母、宗翰、婁室、銀术哥陪祭太宗。在這以後，次序多次有更改。

八年，皇帝命令在太祖廟畫功臣的像，有關官員排列輔助祖宗創業的有功之臣的次序，按照每個人功勛業績的大小、官位資歷的高低次序報告給皇帝。於是規定左邊厢房的功臣像是：開府金源郡王撒改、皇伯太師右副元帥宋王宗望、開府金源郡王斡魯、皇伯太師梁王宗弼、開府金源郡王婁室、皇叔祖元帥左都監魯王闍母、開府隋國公阿离合懣、儀同三司兗國公劉彥宗、右丞相齊國簡懿公韓企先、特進宗人習失；右邊厢房的功臣像是：太師秦王宗翰、皇叔祖遼王杲、開府金源郡王習不失、開府金源郡王完顏希尹、太傅楚王宗雄、開府前燕京留守金源郡王完顏銀术哥、開府金源郡王完顏忠、金源郡王完顏撒离喝、特進宗人斡魯古、右丞相金源郡王紇石烈志寧。

十六年，左邊厢房裏把梁王宗弼移到斡魯的前面。十八年，廢除習失，把蒲家奴排列在阿离合懣的下邊。二十二年，增加皇伯太師遼王斜也。撒改、宗幹、宗翰、宗望，以下依次排列。

到明昌四年，次序開始確定，東廊是：皇叔祖遼智烈王斜也杲、皇伯太師遼忠烈王宗幹斡本、皇伯太師右副元帥宋桓肅王訛魯補宗望、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毅武王習不失、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貞憲王完顏谷神希尹、太傅楚威敏王謀良虎宗雄、開府儀同三司燕京留守金源郡襄武王完顏銀术可、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明毅王完顏忠阿思魁、金源郡莊襄王杲撒离喝、特進宗人斡里古莊翼、特進完顏習失威敬、太師尚書令淄忠烈王徒單克寧、太師尚書令南陽郡文康王張浩；西廊是：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忠毅王撒改、太師秦桓忠王粘罕宗翰、皇伯太師梁忠烈王斡出宗弼、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剛烈王斡魯、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莊義王完顏婁室、皇叔祖元帥左都監魯莊明

秦桓忠王粘罕宗翰、皇伯太師梁忠烈王斡出宗弼、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剛烈王斡魯、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莊義王完顏婁室、皇叔祖元帥左都監魯莊明王闍母、開府儀同三司隋國剛憲公阿离合懣、開府儀同三司豫國襄毅公蒲家奴昱、開府儀同三司兖國英敏公劉彦宗、右丞相齊國簡懿公韓企先、太保尚書令廣平郡襄簡王李石、開府儀同三司右丞相金源郡武定王紇石烈志寧、開府儀同三司左丞相沂國公僕散忠義、儀同三司左丞相崇國公紇石烈良弼、右丞相莘國公石琚、右丞相申國公唐括安禮、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徒單合喜、參知政事宗敘。每一朝爲一列，著爲令。

王闍母、開府儀同三司隋國剛憲公阿离合懣、開府儀同三司豫國襄毅公蒲家奴昱、開府儀同三司兖國英敏公劉彦宗、右丞相齊國簡懿公韓企先、太保尚書令廣平郡襄簡王李石、開府儀同三司右丞相金源郡武定王紇石烈志寧、開府儀同三司左丞相沂國公僕散忠義、儀同三司左丞相崇國公紇石烈良弼、右丞相莘國公石琚、右丞相申國公唐括安禮、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徒單合喜、參知政事宗敘。每一朝的功臣排成一行，定爲法令。

寶玉

凡天子大祀，則陳八寶及勝國寶於庭，所以示守也。金克遼宋所得寶玉，及本朝所製，今并載焉。

凡是天子舉行重大祭祀時，就在殿庭陳列八璽和被戰勝國的璽印，以表示遵守祖先成法。金朝攻克遼宋時獲得的寶玉，和金朝自己製作的寶玉，現在都一起記載在這裏。

獲於遼者，玉寶四、金寶二。玉寶："通天萬歲之璽"一，"受天明命惟德乃昌"之寶一，皆方三寸，"嗣聖"寶一，御封不辨印文寶一。金寶："御前之寶"一，"書詔之寶"一，二寶金初用之。

從遼國獲得的有，玉璽四枚、金璽二枚。玉璽是："通天萬歲之璽"一枚，"受天明命惟德乃昌"之璽一枚，都是三寸見方，"嗣聖"璽一枚，皇帝封緘的無法區別印章文字的玉璽一枚。金璽是："御前之寶"一枚，"書詔之寶"一枚，這二枚金璽都是金朝建國之初使用的。

獲於宋者，玉寶十五，金寶七、印一，金塗銀寶五。玉寶：受命寶一，咸陽所得，三寸六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相傳爲秦璽，白玉蓋，螭紐；傳國寶一，螭紐；鎮國寶一，二面并碧色，文曰"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又受命寶一，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天子之寶"一；"天子信寶"一；"天子行寶"一；"皇帝之寶"一；"皇帝信寶"一；"皇帝行寶"一；"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二，皆四寸八分，螭紐；

從宋朝獲得的有：玉璽十五枚，金璽七枚、印一枚，塗金的銀璽五枚。玉璽是：受命璽一枚，在咸陽得到的，三寸六分，文字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相傳是秦朝的國璽，白玉蓋，螭形印紐；傳國實一枚，螭形紐；鎮國實一枚，這兩枚都是青白色，上面的文字是："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又有受命實一枚，文字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天子之實"一枚；"天子信實"一枚；"天子行實"一枚；"皇帝之實"一枚；"皇帝信實"一枚；"皇帝行實"一枚；"皇帝恭膺天命之實"二枚，都是四寸八分，螭形印紐；"御書之實"二枚，一枚是龍形印紐，

"御書之寶"二，一龍紐，一螭紐；"宣和御筆之寶"一，螭紐。金寶并印："天下同文之寶"一，龍紐；"御前之寶"二；"御書之寶"一；"宣和殿寶"一；"皇后之寶"一；"皇太子寶"一，龜紐；"皇太子妃"印一，龜紐。金塗銀寶："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一，"天下合同之寶"一，"御前之寶"一，"御前錫賜之寶"一，"書詔之寶"一。外有宋内府圖書印三十八，"内府圖書之印"一、"御書"三、"御筆"一、"御畫"一、"御書玉寶"一、"天子萬年"一、"天子萬壽"一、"龜龍上珍"一、"河洛元瑞"二、"雲漢之章"一、"奎璧之文"一、"華國之瑞"一、"大觀中秘"一、"大觀寶篆"一、"政和"一、"宣和"三、"宣和御覽"一、"宣和中秘"一、"宣和殿制"一、"宣和大寶"一、"宣和書寶"二、"宣和畫寶"一、"常樂未央"一、古文二、"封"四，共三十五面，并玉。"封"字一、"御畫"一，二面并馬瑙。"政和御筆"一，係水晶。玄圭一，白玉圭一十九。

一枚是螭形印紐；"宣和御筆之寶"一枚，螭形印紐。金璽和印是："天下同文之寶"一枚，龍形印紐；"御前之寶"二枚；"御書之寶"一枚；"宣和殿寶"一枚；"皇后之寶"一枚；"皇太子寶"一枚，龜形印紐；"皇太子妃"印一枚，龜形印紐。塗金的銀璽是："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一枚，"天下合同之寶"一枚，"御前之寶"一枚，"御前錫賜之寶"一枚，"書詔之寶"一枚。此時還有宋朝内府圖書印三十八枚，"内府圖書之印"一枚、"御書"三枚、"御筆"一枚、"御畫"一枚、"御書玉寶"一枚、"天子萬年"一枚、"天子萬壽"一枚、"龜龍上珍"一枚、"河洛元瑞"二枚、"雲漢之章"一枚、"奎璧之文"一枚、"華國之瑞"一枚、"大觀中秘"一枚、"大觀寶篆"一枚、"政和"一枚、"宣和"三枚、"宣和御覽"一枚、"宣和中秘"一枚、"宣和殿制"一枚、"宣和大寶"一枚、"宣和書寶"二枚、"宣和畫寶"一枚、"常樂未央"一枚、"古文"二枚、"封"四枚，總共三十五枚，都是玉製。"封"字一枚、"御畫"一枚，這二枚都是用瑪瑙製成。"政和御筆"一枚，用水晶製成。玄圭一個，白玉圭十九個。

本朝所製。國初就用遼寶，皇統五年始鑄金"御前之寶"一、"書詔之寶"一。大定十八年，得美玉，詔作"大金受命萬世之寶"，其制徑四寸八分、厚寸四分，盤龍紐高厚各四寸六分。二十三年，又鑄"宣命之寶"，其徑四寸二厘，厚一寸四分，紐高一寸九分，字深二分。敕有司議所當用，奏"今所收八寶及皇統五年造'御前之寶'，賜宋國書及常例奏目則用之；'書詔之寶'，賜高麗、夏國詔并頒詔則用之。大定十八年造'大金受命萬世之寶'，奉敕再議。今所鑄金寶宜以進呈爲始，一品及王公、妃用玉寶，二品以下用金'宣命之寶'"。又有"禮信之寶"，用銅，歲賜三國禮物緘封用之，明昌間更以

金朝製作的國璽。建國初期沿用遼國璽，皇統五年開始用金鑄造"御前之寶"一枚、"書詔之寶"一枚。大定十八年，得到美玉，下詔製作"大金受命萬世之寶"，它的製作規格是直徑四寸八分、厚一寸四分，盤龍紐高厚各四寸六分。二十三年，又鑄造"宣命之寶"，它的直徑是四寸二厘，厚一寸四分，紐高一寸九分，鐫刻的字深二分。皇帝命令有關官員商議應當使用的範圍，有關官員上奏"現在收藏的八寶和皇統五年鑄造的'御前之寶'，賜予宋朝的國書和常例奏目使用；'書詔之寶'，賜予高麗國、夏國的詔書和本朝頒發詔書使用。大定十八年鑄造的'大金受命萬世之寶'，奉命再加討論。現在鑄造的金寶應該從進呈時開始使用，任命一品官員和封王公、妃子使用玉璽，任命二品以下的官員使用金製的'宣命之寶'"。又有"禮信之寶"，用銅鑄成，每年在賜予宋、高麗、夏這三國禮物的緘封上使

銀。又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妃寶，又有皇太子及守國寶，皆用金。大定二十四年，皇太子寶，金鑄，龜紐，有司定其文曰“監國”，上命以“守”易“監”，比親王印廣長各加一分。

用，明昌年間改用銀鑄造。又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妃使用的璽印，又有皇太子用的印和守國寶，都用金鑄成。大定二十四年，皇太子的印，用金鑄成，龜形印紐，有關官員商定鎸刻的文字爲“監國”，皇帝命令用“守”字换“監”字，比親王的印寬度長度各加一分。

雜儀

大定三年八月，有司議：“祫享犧牲品物，按唐《開元禮》、宋《開寶禮》每室犢一、羊一、猪一，《五禮新儀》每室復加魚十有五尾。天德、貞元例，與唐、宋同，有司行事則不用太牢，七祀、功臣羊各二，酒共二百一十瓶。正隆減定，通用犢一，兩室共用羊一豕一，酒百瓶，此於禮有闕。今七祀、功臣牲酒請依天德制，宗廟每室則用宋制，加魚。然每室一犢復恐太豐。”世宗乃命每祭共用一犢，羊豕如舊。又以九月五日祫享，當用鹿肉五十斤、獐肉三十五斤、兔十四頭爲臡醢，以貞元、正隆時方禁獵，皆以羊代，此禮殊爲未備，詔從古制。

大定三年八月，有關官員討論，認爲：“祫祭時所用的三牲和各種器物，按照唐朝《開元禮》、宋朝《開寶禮》每一個神室用牛犢一頭、羊一頭、猪一頭，《五禮新儀》規定每個神室再添加十五尾魚。天德、貞元年間的做法，和唐、宋相同，有關官員舉行祭祀就不用牛羊猪，祭祀司命等七神和功臣各用二隻羊，共用二百一十瓶酒。正隆年間，減少數量并作爲定制，全部使用牛犢一頭，兩間神室共用一隻羊、一頭猪，一百瓶酒，這對於禮制來説是不周備的。現在祭祀七神和功臣使用的三牲和酒請求按照天德年間的制度，宗廟每間神室就按照宋朝的制度，添加魚。然而每間神室用一頭牛犢又恐怕過於豐盛。”世宗於是命令每次祭祀共用一頭牛犢，羊和猪的數量依舊。又因爲九月五日舉行祫祭，應當用五十斤鹿肉、三十五斤獐肉、十四隻兔子做成帶骨肉醬，由於貞元、正隆時期正當禁止狩獵，全部都用羊代替，這樣的禮儀極不完備，於是下詔遵從古時的制度。

十年正月，詔宰臣曰：“古禮殺牛以祭，後世有更者否？其檢討典故以聞。”有司謂：“自周以來，下逮唐、宋，祫享無不用牛者。唐《開元禮》時享每室各用太牢一，至天寶六年始減牛數，太廟每享用一犢。宋《政和五禮新儀》時享太廟，親祀用牛，有司行事則不用。宋開寶二年詔，昊天上帝、皇地祇用犢，餘大祀皆以羊豕代之。合二羊五豕足代一犢。今三年一祫乃爲親祠，其禮至重，每室一犢恐難省減。”遂命時享與祭社稷如舊，若親祠宗廟則共用一

十年正月，皇帝下詔給宰相説：“古代的禮儀是殺牛祭祀，後代有改變嗎？你們查考舊制報告給我。”有關官員上奏説：“從周朝以來，下到唐、宋，祫祭時没有不用牛的。唐《開元禮》四時祭祀每間神室各用牛羊猪一頭，到天寶六年纔開始減少牛的數量，太廟每次祭祀用一頭牛犢。宋《政和五禮新儀》規定四時的太廟祭祀，若是皇帝親自主持祭祀就用牛，有關官員主持祭祀就不用牛。宋開寶二年下詔，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用牛犢，其餘重大的祭祀都用羊和猪代替牛。折算二隻羊、五頭猪足以代替一頭牛。現在三年一次的祫祭是皇帝親自主持的祭祀，禮儀極爲隆重，每間神室用一頭牛犢恐怕不能減少。”皇帝

犢，有司行事則不用。

於是命令四時祭享和祭祀土神穀神照舊，如果是皇帝親自祭祀宗廟就共用一頭牛犢，有關官員主持祭祀就不用牛犢。

十二年十月，祫享，以攝官行事，詔共用三犢。二十二年十月，詔祫禘共用三犢，有司行事則以鹿代。昭德皇后廟大定十九年禘祭，不用犢。

十二年十月，祫祭，是官員代理主持祭祀，皇帝下詔共用三頭牛犢。二十二年十月，皇帝下詔祫祭禘祭總共用三頭牛犢，有關官員主持祭祀就用鹿代替。大定十九年在昭德皇后廟舉行禘祭，没有用牛犢。

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禮官言："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祫享，至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禮。按《公羊傳》，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謂未三年也'。注謂'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故事，宜於辛亥歲爲大祥，三月禫祭，逾月則吉，則四月一日爲初吉，適當孟夏禘祭之時，可爲親祠。"詔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

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禮官上奏："從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祫祭以後，到今年正月世宗駕崩，所以今年四月没有舉行禘祭禮。按照《公羊傳》記載，閔公二年'爲莊公舉行禘祭吉禮，説吉禮的意思是不可以舉行吉禮，因爲莊公死不到三年'。何休注認爲'禘祭祫祭舉行的時間是按前代君主計算，諸侯朝見的時間是按現在君主計算，三年服喪完畢，遇到該禘祭時就禘祭，遇到該祫祭時就祫祭'。按過去的成例，應當在後年辛亥年舉行先皇駕崩兩周年的祭禮，三月份舉行除去喪服的禫祭，過了三月就可以舉行吉禮，那麽四月一日就是初吉，這時正是孟夏舉行禘祭的時候，皇帝可以親自主持祭祀。"皇帝下詔同意禮官的意見。到了禘祭的日子，因爲孝懿皇后駕崩而停止舉行禘祭。

明昌二年五月，禮官言："世宗升祔已三年，尚未合食於祖宗，若來冬遂行祫禮，伏爲皇帝見居心喪，喪中之吉《春秋》譏其速，恐冬祫未可行。然《周禮》王有哀慘則春官攝事，竊以世宗及孝懿皇后升祔以來，未曾躬謁，豈可令有司先攝事哉。況前代令攝事者止施于常祀，今乞依故事，三年喪畢，祫則祫，禘則禘，於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釋心喪，行禘禮。"上從之。

明昌二年五月，禮官上奏："世宗祔祭已經三年，還没有與祖宗合祭，如果明年冬天就舉行祫祭，因爲皇帝現在正處在服心喪的時候，在居喪期間舉行吉禮被《春秋》譏諷爲太快了，恐怕明年冬天還不能舉行祫祭。可是《周禮》有君主心情悲痛時就叫春官代替舉行祭禮的記載，臣認爲世宗和孝懿皇后升爲祔祭以來，皇帝没有親自拜謁過，怎麽可以命令有關官員先代理行事呢。況且前代命令官員代理行事衹是限於平常的祭祀，現在請求依照成例，三年服喪完畢，該祫祭就祫祭，該禘祭就禘祭，到明昌四年四月一日服心喪結束時，舉行禘祭禮儀。"皇帝同意了。

明昌三年十二月，尚書省奏："明年親禘，室當用犢一。欽懷皇后祔于明德之廟，按大定三年祫享，明德皇后室未嘗用犢。"敕欽懷皇后亦

明昌三年十二月，尚書省上奏："明年皇帝親自主持禘祭，每間神室應當使用一頭牛犢。欽懷皇后祔祭在明德皇后廟室裏，今查大定三年的祫祭，明德皇后的神室未曾用過牛犢。"皇帝命

用之。上因問拜數，右丞瑋具對，上曰："世宗聖壽高，故殺其數，亦不立於位，今當從禮而已。"

令祭欽懷皇后也用牛犢一頭。皇上於是詢問跪拜的次數，右丞相瑋一一回答，皇帝說："世宗年歲高，所以減少跪拜次數，也不在規定位置站立，現在應當按照禮儀奉行。"

大定六年，定晨祼行禮，自大次至板位先見神之禮，兩拜。再至板位，又兩拜。祼鬯畢，還板位，再兩拜。還小次，酌獻時，罍洗位盥訖，至板位，先兩拜。酌獻畢還板位，再兩拜。止將始祖祝册於板位西南安置，讀册訖又兩拜。還小次，又至飲福位，先兩拜，飲畢兩拜。凡十六拜。

大定六年，制定晨祼禮儀，從大帳篷到神位牌處先舉行見神主的禮儀，拜兩次。第二次到神位牌處，又拜兩次。祼祭敬獻鬯酒完畢，回到神位牌處，又拜兩次。回到小帳篷，斟酒敬獻時，在罍洗位盥洗完畢，到神位牌，先拜兩次。斟酒敬獻完畢回到神位牌，又拜兩次。衹把進獻給始祖的祝册在神位牌西南面安置，讀完祝文又拜兩次。回小帳篷，又到飲福位，先拜兩次，飲完供神酒後拜兩次。總共拜十六次。

貞祐四年，命參知政事李革爲修奉太廟使，七月吉日親行祔享，有司以故事用皇帝時享儀，初至板位兩拜，晨祼及酌獻則每位三拜，飲福五拜，總七十九拜。今升祔則遍及祧廟五室，則爲一百九拜也。明昌間嘗減每位酌獻奠爵後一拜，則爲九十二拜而已。然大定六年，世宗嘗令禮官通減爲十六拜。又皇帝當散齋四日于别殿，致齋三日于大慶殿，今國事方殷，宜權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上曰："拜數從大定例，餘准奏。"

貞祐四年，任命參知政事李革爲修奉太廟使，七月吉日皇帝親自主持祔祭，有關官員按照過去的典制采用皇帝四時祭祀的禮儀，開始到神位牌拜兩次，晨祼和斟酒敬獻時就每一個神位拜三次，飲供神酒時拜五次，總共七十九拜。現在升爲祔祭就遍祭遠祖的神廟五室，那麼就要拜一百零九次。明昌年間曾經減少每個神位斟酒獻爵完畢後的一拜，衹是九十二拜而已。但是大定六年，世宗曾經命令禮官把跪拜次數全部減少爲拜十六次。又皇帝應當在别殿舉行散齋四天，在大慶殿舉行致齋三天，現在國家的事務正多，應當暫且舉行散齋二天，致齋一天。皇帝說："拜的次數遵從大定時期的成例，其餘按上奏的意見執行。"

禮部尚書張行信言："近奉詔從世宗十六拜之禮，臣與太常參定儀注，竊有疑焉。謹按唐、宋親祠典禮，皆有通拜及隨位拜禮。世宗大定三年親行奉安之禮，亦通七拜，每室各五拜，合七十二拜。逮六年禘，始敕有司減爲十六拜，仍存七十二拜之儀，其意亦可見矣。蓋初年享禮以備，故後從權，更定通拜。今陛下初廟見奉安，而遽從此制，是於隨室神位并無拜禮，此臣之所疑一也。大定間十有二室，姑從十六拜，猶可。今

禮部尚書張行信上奏："近日得到詔令遵從世宗時拜十六次的禮儀，臣和太常共同制定儀式，内心有疑惑的地方。查唐、宋皇帝親自主持宗廟祭祀的典禮，都有對全部神主下拜和隨位下拜的禮儀。大定三年世宗親自主持先皇的安葬儀式，也是對全部神主通拜七次，每間神室各拜五次，共拜七十二次。到世宗大定六年的禘祭，開始命令有關官員減少爲下拜十六次，但是仍然存在拜七十二次的禮儀，它的意思也可以從這裏見到了。這是由於初年祭祀禮儀已經完備，因此以後的祭禮用臨時的辦法，改定通拜次數。現在皇帝第一次在宗廟裏主持先皇神主遷廟儀式，如果

十有七室，而拜數反不及之，此臣之所疑二也。況六年所定儀注，惟於皇帝板位前讀始祖一室祝册。夫祭有祝辭，本告神明，今諸祝册各書帝后尊謚，及高曾祖考世次不一，皇帝所自稱亦自不同，而乃止讀一册，餘皆虛設，恐於禮未安，此臣之所疑三也。先王之禮順時施宜，不可多寡，惟稱而已。今近年禮官酌古今，别定四十四拜之禮。初見神二拜，晨裸通四拜，隨室酌獻讀祝畢兩拜，飲福四拜，似爲得中。”上從之，乃定祔享如時享十二室之儀。又以祧廟五主始祖室不能容，止於室户外東西一列，以西爲上。神主闕者以升祔前三日廟内敬造，以享日丑前題寫畢，以次奉升。十月己未，親王百官自明俊殿奉迎祖宗神主于太廟幄次。辛酉行禮，用四十四拜之儀，無宫縣樂，犧牲從儉，十七室用犢三、羊豕九而已。以皇太子爲亞獻，濮王守純爲終獻。皇帝權服靴袍，行禮日服衮冕，皇太子以下公服，無鹵簿儀仗，禮畢乘馬還宫。

倉促按照拜十六次的臨時辦法，那麽對於隨室神位就没有跪拜的禮儀了，這是臣所疑惑的第一點。大定年間有十二間神室，姑且依照拜十六次的禮儀還可以。現在有十七間神室，反而跪拜的次數趕不上大定時期，這是臣所以疑惑的第二點。況且大定六年制定的儀式，衹在皇帝神位牌前面誦讀進獻給始祖一間神室的祝文。祭祀有祝辭，原本是禱告神明的，現在各種祝册各自書寫先皇先后的謚號，并見高祖、曾祖、祖父、父親的輩分不同，皇帝自己的稱呼也各不相同，如果就衹誦讀一個祝册，其餘的都是虛設，恐怕從禮制來説不妥當，這是臣所疑惑的第三點。先王的禮制因時制宜，不管多少，衹要和祭祀的内容相稱就行。近年禮官斟酌古今的不同情況，另外制定了拜四十四次的禮儀。開始見到神主時拜兩次，晨裸通拜四次，每間神室在斟酒進獻讀祝文完畢後拜二次，飲供神酒拜四次，似乎是恰當的。”皇帝聽從了張行信的意見，於是制定祔祭的禮儀跟四時祭祀十二個神室的禮儀一樣。又因爲始祖室容納不了遠祖廟五位神主，於是在始祖室門外從東往西另設一排神位，把西作爲上首。缺神主的在舉行祔祭前三天在宗廟裏建造，在祔祭日丑時前題寫完畢，按照次序把它們恭敬地送到神位。十月己未，親王和百官由明俊殿迎接祖宗神主到太廟帳篷。辛酉日舉行禮儀，采用拜四十四次的儀式，没有宫懸樂，祭禮用的三牲也從儉，十七間神室僅用三頭牛犢、羊和猪九隻而已。以皇太子作亞獻，濮王守純作終獻。皇帝暫且穿靴穿袍，舉行祭禮日穿衮服戴冕，皇太子以下的官員穿公服，不設置鹵簿儀仗隊，祭禮完畢乘馬返回皇宫。

金史卷三十二

志第十三

禮(五)

上尊謚

天會三年六月，諳班勃極烈杲等表請追册先大聖皇帝。十二月二十五日，奉玉册、玉寶，恭上尊謚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

天會十三年三月七日，遣攝太尉皇叔祖大司空昱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九月，追謚皇考曰景宣皇帝，廟號徽宗。

十四年八月庚戌，文武百僚、太師宗磐等上議曰：

> 國家肇造區夏，四征弗庭，太祖武元皇帝受命撥亂，光啓大業。太宗文烈皇帝繼志卒伐，奮張皇威。原其積德累功，所由來者遠矣。且禮多爲貴，固前籍之美談；德厚流光，實本朝之先務。伏惟皇九代祖，廓君人之量，挺御世之姿，虞舜生馮，遷於負夏，太王避狄，邑此岐山，聖姥來歸，天原肇發。皇八代祖、皇七代祖，承家襲慶，裕後垂芳，不求赫赫之名，終大振振之族。皇六代祖，徙居得吉，播種是勤，去暴露獲棟宇之安，釋負載興車輿之利。皇五代祖孛堇，雄姿邁世，美略濟時，成百

天會三年六月，諳班勃極烈完顔杲等官員上表請求追加册封先帝大聖皇帝。十二月二十五日，進獻玉册、玉寶，敬上尊貴的謚號爲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

天會十三年三月七日，派遣攝太尉皇叔祖大司空完顔昱進獻玉册、玉寶，敬上尊貴的謚號爲文烈皇帝，廟號太宗。九月，追贈皇父謚號爲景宣皇帝，廟號徽宗。

天會十四年八月庚戌，文武百官、太師宗磐等向皇帝建議説：

> 國家開始在華夏創建，四面征伐不服從的國族，太祖武元皇帝承受天命撥亂反正，開拓偉大的事業。太宗文烈皇帝繼承先皇遺志完成征伐，奮揚皇威。追溯他們積累德行和功業，由來已很久遠了。而且禮以多爲貴，本是前代典籍的美談；使道德高厚，影響深遠，實爲本朝首要的任務。皇帝的第九代祖，具有君主的高遠志向，和統治天下的挺拔雄姿，就像虞舜誕生在馮，後來遷徙到負夏，太王躲避狄人的侵擾，來到岐山建立都邑，聖母來嫁我始祖，我女真開始發源。皇帝的第八代祖、第七代祖，承襲父祖的恩澤，引導後世流傳美名，不追求顯赫的名聲，終於使整個家族繁榮昌盛。皇帝的第六代祖，遷徙居處，獲得吉利，勤勞地播種耕耘，免除日曬雨淋而獲得房屋的安居，解脱

里日辟之功，戎車既飾；著五教在寬之訓，人紀肇修。皇高祖太師，質自天成，德爲民望，兼精騎射，往無不摧，始置官師，歸者蓋衆。皇曾祖太師，威棱震遠，機警絶人，雅善運籌，未嘗衿甲，臨敵愈奮，應變若神。皇曾叔祖太師，機獨運心，公無私物，四方聳動，諸部歸懷，德威兩隆，風俗大定。皇伯祖太師，友于盡愛，國爾惟忠，謀必罔愆，舉無不濟。累代祖妣，婦道警戒，王業艱難，俱殫内助之勞，實著始基之漸。是宜采群臣之僉儀，酌故事以遵行，款帝于郊，稱天以誄。謹按謚法，布義行剛曰"景"，主義行德曰"元"，保民耆艾曰"明"，温柔聖善曰"懿"，請上皇九代祖尊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妣曰明懿皇后。中和純備曰"德"，道德純一曰"思"，請上皇八代祖尊謚曰德皇帝，妣曰思皇后。好和不争曰"安"，好廉自克曰"節"，請上皇七代祖尊謚曰安皇帝，妣曰節皇后。安民治古曰"定"，明德有勞曰"昭"，尊賢讓善曰"恭"，柔德好衆曰"靖"，請上皇六代祖尊謚曰定昭皇帝，廟號獻祖，妣曰恭靖皇后。愛民立政曰"成"，辟土有德曰"襄"，强毅執正曰"威"，慈仁和民曰"順"，請上皇五代祖孛堇尊謚曰成襄皇帝，廟號昭祖，妣曰威順皇后。愛民好與曰"惠"，辟土兼國曰"桓"，明德有勞曰"昭"，執心决斷曰"肅"，請上皇高祖太師尊謚曰惠桓皇帝，廟號景祖，妣曰昭肅皇

背負肩荷而得到車輿的便利。皇帝的第五代祖孛堇，雄姿蓋世，美好的謀略有益於時代，加强軍備，完成開疆拓土的功勞；用寬厚的精神進行五常的教育，使人倫綱紀開始建立。皇高祖太師，高尚的品質來自天賦，美好的德行深受百姓敬仰，同時精通騎馬射箭，所到之處無堅不摧，開始建立職官制度，歸附他的人不計其數。皇曾祖太師，聲威遠震，機警過人，極善運籌帷幄，不曾解盔卸甲，遇到敵人愈益振奮，隨機應變如同神人。皇曾叔祖太師，獨運心機，大公無私，四方驚動，各地部族前來歸附，仁德威風都很隆盛，社會風俗大大安定。皇伯祖太師，對兄弟竭盡友愛，對國家盡心竭力，制定謀略從不失誤，采取行動無不成功。歷代母后，嚴守婦道，在皇朝大業艱難之時，都竭盡辛勞盡到内助的責任，爲王業的創建作出了貢獻。因此應當采納群臣的建議，參酌舊制以便遵守實行，在郊外真誠地祭祀先帝，用美好的悼詞稱頌先帝的功德，以符合上天的意志。謹按制定謚號的法則，傳布德義行爲剛健稱作"景"，主張正義實行仁德稱作"元"，保護百姓年壽久長稱作"明"，温柔和善通達事理稱作"懿"，請敬上皇九代祖謚號爲景元皇帝，廟號始祖，皇后爲明懿皇后。中和純備稱作"德"，道德統一稱作"思"，請敬上皇八代祖謚號爲德皇帝，皇后謚號爲思皇后。愛好和平不喜紛争稱作"安"，愛好廉潔自我克制稱作"節"，請敬上皇七代祖謚號爲安皇帝，皇后謚號爲節皇后。安撫人民治理國家稱作"定"，道德光明、具有勞績稱作"昭"，尊敬賢士謙讓善人稱作"恭"，品德温柔愛好衆人稱作"靖"，請敬上皇六代祖謚號爲定昭皇帝，廟號獻祖，皇后謚號爲恭靖皇后。愛護百姓立政有方稱作"成"，開拓疆土有德於民稱作"襄"，堅强剛毅堅持正義稱作"威"，生性仁慈對百姓和藹稱作"順"，請敬上皇五代祖孛堇謚號爲成襄皇帝，廟號昭祖，皇后謚

后。大而化之曰“聖”，剛德克就曰“肅”，思慮深遠曰“翼”，一德不懈曰“簡”，請上皇曾祖太師尊謚曰聖肅皇帝，廟號世祖，妣曰翼簡皇后。申情見貌曰“穆”，博聞多能曰“憲”，柔德好衆曰“静”，聖善周聞曰“宣”，請上皇曾叔祖太師尊謚曰穆憲皇帝，廟號肅宗，妣曰静宣皇后。慈愛忘勞曰“孝”，執事有制曰“平”，清白守節曰“貞”，愛民好與曰“惠”，請上皇曾叔祖太師尊謚曰孝平皇帝，廟號穆宗，妣曰貞惠皇后。愛民長悌曰“恭”，一德不懈曰“簡”，夙夜共事曰“敬”，小心畏忌曰“僖”，請上皇伯祖太師尊謚曰恭簡皇帝，廟號康宗，妣曰敬僖皇后。仍請以始祖景元皇帝、景祖惠桓皇帝、世祖聖肅皇帝、太祖武元皇帝、太宗文烈皇帝爲永永不祧之廟。須廟室告成，涓日備物，奉上寶册，藏于天府，施之罔極。

號爲威順皇后。愛護百姓樂善好施稱作“惠”，開拓疆土兼并敵國稱作“桓”，道德光明、富有勞績稱作“昭”，思想堅定辦事果斷稱作“肅”，請敬上皇高祖太師謚號爲惠桓皇帝，廟號景祖，皇后謚號爲昭肅皇后。大行其道使天下歸化稱作“聖”，道德剛健能有成就稱作“肅”，思慮深遠稱作“翼”，德行一致從不懈怠稱作“簡”，請敬上皇曾祖太師謚號爲聖肅皇帝，廟號世祖，皇后謚號爲翼簡皇后。表明真心見於面容稱作“穆”，見聞廣博才能衆多稱作“憲”，品德温柔愛好衆人稱作“静”，聰明善良名聞四方稱作“宣”，請敬上皇曾叔祖太師謚號爲穆憲皇帝，廟號肅宗，皇后謚號爲静宣皇后。仁慈友愛不計辛勞稱作“孝”，處理事情遵守制度稱作“平”，立身清白堅守節操稱作“貞”，愛護百姓樂善好施稱作“惠”，請敬上皇曾叔祖太師謚號爲孝平皇帝，廟號穆宗，皇后謚號爲貞惠皇后。愛護百姓敬愛兄長稱作“恭”，德行一致始終不懈稱作“簡”，日日夜夜恭敬行事稱作“敬”，小心畏忌稱作“僖”，請敬上皇伯祖太師謚號爲恭簡皇帝，廟號爲康宗，皇后謚號爲敬僖皇后。并請將始祖景元皇帝、景祖惠桓皇帝、世祖聖肅皇帝、太祖武元皇帝、太宗文烈皇帝作爲永遠不遷的宗廟。等到宗廟神室建成，擇取吉日準備好祭物，進獻玉寶册書，收藏在宗廟，永久祭祀。

丙辰，奉上九代祖妣尊謚廟號，是日百僚上表稱賀。

丙辰，進獻以上九代祖宗和皇后的謚號和廟號，這一天文武百官獻上表章祝賀。

皇統五年，增上太祖尊謚，禮官議：“自古辨祀，以南北郊、太社、太稷、太廟爲序。若太廟神主造畢，即合題尊謚，擇日奉安，恐在郊社之前於禮未倫。候築郊兆畢，擇日奏告昊天上帝、皇地祇，次奉安社稷神主及奏告，其次恭造太廟神主，題號奉安入室，以此爲序。元奉敕旨，候到上京行禮，不見元奏目内，有無指定

皇統五年，增上太祖謚號，禮官議論説：“從古以來辨别祭祀的次序，都是按照南郊北郊、太社、太稷、太廟的順序進行。如果太廟裏的神主建造完畢，就應當題寫謚號，選擇日子安放，如果在舉行郊社祭祀之前做這些事恐怕於禮儀不當。等待修造郊祀區域的建築完畢，選擇吉日奏告昊天上帝、皇地祇，接着安放太社太稷神主和舉行奏告，最後纔是建造太廟神主，題寫謚號安放到神室，按照這樣的順序進行。原先尊奉皇帝

候修建太廟奉安神主以後行禮，或只於慶元宫奉上謚號。若候奉安太廟神主禮畢，方奉上謚號册寶，即百官并合法服，兼於皇帝所御殿合立黄麾仗及殿中省細仗，太廟殿前亦合立黄麾仗，其册寶在路亦合量設儀仗。若太廟未奉安，只於慶元宫上册寶，即行事及立班官并用常服，及依例量用大小旗、甲騎、門仗官，供奉官引從册寶綵服。若奉安後發册，即御服通天冠、絳紗袍。若只就慶元宫，即幞頭紅袍。并慶元宫上册寶，即將來題太廟本室神主，便可用新謚。若於太廟先奉安神主，即先題舊謚，及至就本室上册寶，又須改題新謚。有兩節不同。五月九日擬奏告於太廟，上册寶，竊慮法物樂舞難辦，只於慶元宫上册寶。”從之。

聖旨，等候到上京舉行祭禮，没有看見原先奏章批示裏，有没有指定要等到修建太廟安放神主以後纔舉行祭禮，或者衹在慶元宫獻上謚號。假如等到把神主在太廟裏安放的禮儀完畢後，纔獻上謚號册寶，那麽文武百官都應穿禮制規定的服裝，同時應當在皇帝所去的殿堂裏設立黄麾仗和殿中省細仗，太廟殿前也應當設立黄麾仗，册寶在送往太廟的路上時也應當酌量設立儀仗隊。如果在太廟裏未安放神主，衹在慶元宫獻上册寶，那麽行事官和立班官都穿常服，同時按慣例酌量使用大小旗子、穿鎧甲的騎士、門仗官，引從册寶的供奉官穿綵服。如果在安放神主後發册，那麽皇帝就戴通天冠、穿絳紗袍。如果衹到慶元宫，那麽就戴幞頭穿紅袍。在慶元宫進獻册寶，那麽將來題寫太廟本室的神主，就可以用新的謚號。如果在太廟先安放神主，就先題寫舊的謚號，等到在太廟本室獻册寶，又需要改題新謚號。整個儀式過程有這兩點不一樣的地方。五月九日準備在太廟舉行奏告，獻册寶，臣私下裏擔心法物樂舞難以置辦整齊，因此請求衹在慶元宫獻册寶。”皇帝同意了。

十月三日，奉上尊謚册寶儀：

前期，有司供張辰居殿神御床案。少府監、鈎盾署設燎薪于殿庭西南，掘坎於其側。儀鸞司設小次于辰居殿下東廂，又設册寶幄殿于景輝門外東仗舍。殿前司、宣徽院量差甲騎、大小旗鼓、門仗官、香輿，自製造册寶所迎奉册寶，奉安于幄殿，行事官、製造官皆騎馬引從，門下中書侍郎在前，侍中中書令在後，大禮使又在其後，舉舁奉册寶官、製造官分左右夾侍，以北爲上，皆給人從錦帽衫帶。

十月三日，舉行進獻謚號册寶的禮儀：

儀式前，有關部門在辰居殿陳設置放神主的床案。少府監、鈎盾署在神廟殿庭的西南面置放燃燒祭器用的木柴，在它的旁邊挖掩埋祭器的坑穴。儀鸞司在辰居殿下的東厢房裏設置小帳篷，又在景輝門外東仗舍裏設置安放册寶的帳幔殿。殿前司、宣徽院酌量差派披甲騎士、大小旗鼓、門仗官、香轎，從製作册寶的地方迎取册寶，安放在帳幔殿裏，行事官、製造官都騎馬導引跟隨，門下侍郎和中書侍郎在前面，侍中和中書令在後面，大禮使又在他們的後面，舉抬册寶官、製作册寶官分成左右兩邊侍從，以北方爲上首，全部隨從人員都戴錦帽穿衫扎腰帶。

是日未明，翰林使、大官令丞鋪設香案酒果、供具牲體膳羞於神御前。儀鸞司設皇帝拜褥四，一在阼階上，面西，一在香案南，面北，一在殿上東欄子内，面西，一在燎薪之

進獻謚號册寶儀式的這天天未亮，翰林使、大官令、大官丞鋪設香案酒果，在神主案前供奉三牲、膳食。儀鸞司置放皇帝跪拜的褥墊四個，一個在東階上，面向西，一個在香案的南面，面向北，一個在殿上東欄子内，面向西，一個在供

東，面西。設黄道，自小次至阼階褥位。

質明，有司備常行儀仗、駕頭扇筤，常朝官常服騎馬執鞭前導，以北爲上，造册寶官、排辦管勾官常服，於慶元宫門外立班，迎駕再拜。皇帝自宫中服靴袍、御馬，至景暉門外下馬，步入小次。少頃，御史臺催班，大禮使、行事官自幄殿奉册寶入正門，置于辰居殿西階下。大禮使歸押班位，閤門使奏"班齊"，太常卿奏"請皇帝行奉上册寶之禮"。宣徽使、太常卿分引前導，皇帝由黄道升阼階上面西褥位立，贊"請再拜"，閤門使臚傳，在位官皆再拜。乃引皇帝由殿上正門入殿，於香案前褥位再拜，上香，又再拜，退稍東於欄子内面西褥位立定。儀鸞司徹香案前拜褥，設册寶褥位於香案南，舉册、舁册官取册匣于床，對捧由西階升，中書侍郎分左右前導。奉册中書令、讀册中書令并後從，候於褥位。置定，奉册中書令於褥位南再拜，退就殿階上西南柱外，面東立。讀册官、中書令稍前，再拜。舁册官取匣蓋下，置于西階下册床。舉册官對舉册，讀册官中書令一拜起，跪，搢笏，讀册文曰："孝孫嗣皇帝臣某，謹拜手稽首奉玉册玉寶，恭上尊謚曰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讀册畢，就拜，興，又再拜，退立于奉册中書令之次。奉册官進，與中書侍郎率舉册、舁册官奉册匣由西階下，引從如上儀，復置于册床。置定，舉寶官以寶盝進，至侍中讀畢，由西階下，復置于床，皆如册匣之儀。

焚燒祭品的木柴東面，面向西。鋪設黄色地毯，從小帳篷到東階褥墊位。

天剛亮，有關部門準備常行儀仗、駕頭、扇筤，常朝官穿常服騎馬拿鞭在前面導引，以北爲上首，造册寶官、排辦管勾官穿常服，在慶元宫門外列隊站立，迎接皇帝的車駕再拜。皇帝穿靴袍、騎馬，從宫中出發，到景暉門外下馬，步行進入小帳篷。不多時，御史臺催班，大禮使、行事官從帳幔殿捧出册寶進入正門，將册寶安放在辰居殿西面臺階下。大禮使回到押班位，閤門使上奏"班列整齊"，太常卿上奏"請皇帝主持進獻册寶的禮儀"。宣徽使、太常卿分别在前面導引，皇帝從黄色地毯走上東階面向西邊的褥墊位站立，唱禮"請再拜"，閤門使向下傳呼，在位的官員都再拜。於是導引皇帝從殿上正門進入殿内，在香案前面的褥墊位上再拜，上香，又再拜，皇帝略微向東後退到欄杆内面向西邊的褥墊位上站定。儀鸞司撤去香案前面的拜褥，設置安放册寶的褥墊位在香案南面，舉册官、抬册官從案上取來裝册書的匣子，對捧着從西面臺階上殿，中書侍郎分成左右兩邊在前面導引。獻册書的中書令、讀册書的中書令都在後面跟從，在褥墊位等候。册書匣放定，獻册書的中書令在褥墊位的南邊再拜，後退到殿上臺階的西南面柱外，面向東站立。讀册官、中書令略微上前，再拜。抬册官取下册寶匣蓋子退下，放在西臺階下面擱册寶的床案上。舉册官對舉着册寶，讀册官中書令一拜，起，跪下，把笏板插在腰帶上，誦讀册文説："孝孫嗣皇帝臣某，謹拜手稽首獻玉册玉寶，敬上謚號爲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讀册書完畢，就地下拜，起，又再拜，後退站立在獻册書的中書令後面。捧册官進入，與中書侍郎率領舉册官、抬册官捧着册書從西臺階下，導引隨從同上面的儀式一樣，又把册書匣放在床案上。放定，舉寶官捧着盛玉寶的小匣子進入，等到侍中朗讀完畢，從西臺階下殿，又把玉寶小匣安放在床案上，全部儀式同進獻册書匣。

有司徹册寶褥位，復設香案南拜

有關部門撤去放册書玉寶的褥墊位，再設置

褥。宣徽使、太常卿導皇帝進就褥位，再拜，上香、茶、酒，樂作，三酹酒，樂止。太祝讀祝文，訖，皇帝再拜，復歸阼階褥位，立定。大禮使升殿，於香案南宣徽使處授福酒臺盞，行至皇帝阼階褥位前，宣徽使贊"皇帝再拜飲福"，閤門臚傳"賜胙，再拜"，應在位官皆再拜。大禮使跪，以酒盞進授皇帝，樂作，飲訖，又再拜。大禮使受酒盞，復以授宣徽使，訖，由西階下，歸押班位。太祝奉祝版，翰林使酌酒，太官令丞量取牲羞，自西階下，置于燎薪之上。文武班皆回班向燎所立，禮官贊"請皇帝就望燎位"。宣徽使取酒盞臺于翰林使，以進授皇帝。皇帝酹酒于燎薪之上，執事者舉燎，半燎，瘞于坎。宣徽使贊"皇帝再拜"，閤門喝"百官皆再拜"。太常卿、宣徽使前導，皇帝歸小次，即御座，簾降。太常卿俯伏，興，跪奏"太常卿臣某言，禮畢"。百官皆卷班西出。大禮使以下奉册寶床，納于慶元宫收掌去處。皇帝進膳于别殿，侍食官取旨，有司轉仗由來路，皇帝便服還内，教坊作樂前導。

香案南面的拜褥。宣徽使、太常卿導引皇帝進殿到褥墊位，再拜，上香、上茶、上酒，奏樂，把酒灑在地上三次，音樂停止。太祝讀祝文，完畢，皇帝再拜，又回到東階褥墊位，然後站定。大禮使上殿，在香案南面宣徽使站立的地方接受福酒臺盞，走到皇帝站立的東階褥墊位前面，宣徽使唱禮"皇帝再拜，飲福酒"，閤門依次傳呼"賞賜祭肉，再拜"，所有在位的官員再拜。大禮使跪下，把酒盞交給皇帝，奏樂，皇帝飲福酒完畢，又再拜。大禮使接過酒盞，再把它交給宣徽使，完畢，大禮使從西臺階下殿，回到押班位。太祝捧祝版，翰林使斟酒，太官令太官丞酌量取來牲體膳食，從西階下，把它們放在燃燒着的木柴上。文武官員回到隊列面向燃燒食物的地方站立，禮官唱禮"請皇帝到望燎位"。宣徽使從翰林使那裏取來放着酒盞的盤子，上前交給皇帝，皇帝把酒灑在燃燒的木柴上，執事官舉着燃燒的食物，燃燒到一半，把食物埋在坑穴裏。宣徽使唱禮"皇帝再拜"，閤門使高呼"百官都再拜"。太常卿、宣徽使在前面導引，皇帝回到小帳篷，在御座就座，放下門簾。太常卿屈身下伏，站起，跪奏"太常卿臣某言，禮儀完畢"。文武百官都列隊從西階出殿。大禮使以下的官員捧着放册書玉寶的床案，把它們放在慶元宫收藏儀物的地方。皇帝在别殿進膳，侍候皇帝進膳的官員聽取皇帝聖旨，有關部門調轉儀仗隊從來路返回，皇帝穿便服回到皇宫，教坊奏樂在前面導引。

次日，大禮使率百官稱賀。

第二天，大禮使率領百官祝賀。

是歲閏十一月，增上祖宗尊謚，始祖景元皇帝曰懿憲景元皇帝，德皇帝曰淵穆玄德皇帝，安皇帝曰和靖慶安皇帝，獻祖定昭皇帝曰純烈定昭皇帝，昭祖成襄皇帝曰武惠成襄皇帝，景祖惠桓皇帝曰英烈惠桓皇帝，世祖聖肅皇帝曰神武聖肅皇帝，肅宗穆憲皇帝曰明睿穆憲皇帝，穆宗孝平皇帝曰章順孝平皇帝，康宗恭簡皇帝曰獻敏恭簡皇帝，太宗文烈皇帝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

這年閏十一月，增上祖宗謚號，始祖景元皇帝稱懿憲景元皇帝，德皇帝稱淵穆玄德皇帝，安皇帝稱和靖慶安皇帝，獻祖定昭皇帝稱純烈定昭皇帝，昭祖成襄皇帝稱武惠成襄皇帝，景祖惠桓皇帝稱英烈惠桓皇帝，世祖聖肅皇帝稱神武聖肅皇帝，肅宗穆憲皇帝稱明睿穆憲皇帝，穆宗孝平皇帝稱章順孝平皇帝，康宗恭簡皇帝稱獻敏恭簡皇帝，太宗文烈皇帝稱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徽宗景宣皇帝稱允恭克讓孝德玄功佑聖景宣皇帝，以上祖宗的廟號依舊。十二月一日，按照禮儀奏告祖廟。

文烈皇帝，徽宗景宣皇帝曰允恭克讓孝德玄功佑聖景宣皇帝，已上廟號如故。十二月一日，奏告如儀。

大定三年，增上睿宗尊謚。先是，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追册皇考曰簡肅皇帝，廟號睿宗，皇妣蒲察氏欽慈皇后，皇妣李氏貞懿皇后。二年八月一日，有司奏“祖宗謚號或十六字，或十四字，或十二字，即今睿宗皇帝更合增上尊謚，於升祔前奉册寶”。制可。十七日，左平章元宜等奏請增上尊謚曰睿宗立德顯仁啓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有司奏：“睿宗皇帝未經升祔，合無於衍慶宫聖武殿設神御床案?”奉旨崇聖閣借設正位。又奏“皇帝親授册寶，太尉行事”。制可。

九月二十二日，奏告太廟。二十八日，大安殿置大樂，閲習。前一日，自衍慶宫奉迎册寶，於大安殿安置。

授册日未明三刻，有司各勒所部，整肅儀衛，群臣集于殿門，行事官各法服，陪位官公服。皇帝自宫中常服乘輿，侍衛如儀，赴大安殿後更衣幄次。御史臺催班，通事舍人引太尉及群臣就位。侍中跪奏“中嚴”，少頃，又跪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太常卿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奉上册寶之禮”。奏訖，俯伏，興。宣徽使分左右前導，皇帝步詣册寶幄次。將至幄次，登歌樂作，至幄次前北向，宣徽使贊“請皇帝再拜”，典儀贊“在位官再拜”。拜訖，奏“請皇帝搢圭”，三上香，訖，執圭。奏“請皇帝再拜”。典儀贊“在位官再拜”，訖，各分班東西序立。奏“請皇帝詣稍東褥位”，樂止。中書令、中書侍郎奉引册，侍

大定三年，增上睿宗謚號。在此以前，大定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追加册封皇考謚號稱簡肅皇帝，廟號睿宗，皇后蒲察氏謚號爲欽慈皇后，皇后李氏謚號爲貞懿皇后。大定二年八月一日，有關官員上奏“祖宗謚號有的是十六個字，有的是十四個字，有的是十二個字，當今睿宗皇帝更應增上謚號，在升祔以前進獻册書玉寶”。皇帝下詔令許可。十七日，左平章元宜等人上奏請求增上睿宗謚號稱睿宗立德顯仁啓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有關官員向皇帝上奏：“睿宗皇帝没有經過升祔，是否應當在衍慶宫聖武殿設置供奉神主的床案?”奉皇帝命令借崇聖閣設置睿宗皇帝神位。有關官員再上奏“請皇帝親自授予册書玉寶，太尉主持儀式”。皇帝下詔令許可。

九月二十二日，奏告太廟。二十八日，在大安殿陳列大樂，操閲練習。前一天，從衍慶宫迎取册書玉寶，在大安殿安置。

授册書日的天亮前三刻，有關官員各自率領下屬，整肅儀衛，衆官員聚集在殿門外，行事官穿着各自的法服，陪位官穿公服。皇帝穿常服從宫中乘小車，侍衛跟平常的儀式一樣，皇帝到大安殿後的换衣帳篷。御史臺催促官員們列隊，通事舍人導引太尉和群臣就位。侍中跪奏“中庭戒備”，不多時，又跪奏“警衛宫禁”。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出帳篷。太常卿跪奏“太常卿臣某奏，請皇帝主持敬獻册書玉寶的禮儀”。上奏完畢，屈身下伏，站起。宣徽使分成左右兩邊在前面導引，皇帝步行到放册書玉寶的帳幔去。快要到帳幔時，奏響登歌樂，到了帳幔前面向北，宣徽使唱禮“請皇帝再拜”，典儀唱禮“在位官員再拜”。拜畢，上奏“請皇帝插圭”，皇帝上三次香，完畢，拿着圭。上奏“請皇帝再拜”。典儀唱禮“在位官員再拜”，拜畢，各官員分班按照東西序列站立。上奏“請皇帝到略微靠東的褥位上去”，音樂停止。中書令、中書侍郎恭敬地捧

中、門下侍郎奉引寶，行，登歌樂作。宣徽使贊導皇帝隨册寶降自西階，登歌樂止，宫縣樂作，至大安殿下當中褥位。中書令、侍中奉册寶於皇帝褥位之西，樂止。宣徽使奏“請皇帝再拜”，典儀贊“在位官皆再拜”，拜訖，中書令搢笏，奉册匣，宫縣樂作，至皇帝褥位前，俯伏，跪，奉置訖，執笏，俯伏，興，退稍西立，東向。太常博士引太尉至褥位，北向立。宣徽使奏“請皇帝搢圭”，跪捧册匣授太尉，太尉搢笏，跪受訖，執笏，少東立。宣徽使奏“請執圭”，俯伏，興。舁册官捧册匣，中書侍郎奉册匣置於册床，樂止。侍中搢笏，奉寶盝，宫縣樂作，至皇帝褥位前，俯伏，跪，奉置訖，執笏，俯伏，興，退稍西立，東向。太常博士引太尉至褥位，北向立。宣徽使奏“皇帝搢圭”，跪捧寶盝授太尉，太尉搢笏，跪，受訖，執笏，少東立。宣徽使奏“請執圭”，俯伏，興。舁寶官捧寶盝，門下侍郎奉置於寶床，樂止。宣徽使奏“皇帝再拜”，典儀贊“在位官再拜”。皇帝南向立，宫縣樂作。太常博士引太尉奉册寶出，主節者持節前導，册床在前，寶床次之，樂止。中書門下侍郎各導於册寶之前，太尉居其後，至大安門外，太尉以次跪奉册寶於玉輅中，中書侍郎於輅旁夾侍，所司迎衛如式。太尉奉册寶訖，步出通天門外，革車用本品，鹵簿導從如儀，鼓吹不振作。俟册寶出大安門，太常卿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奏訖，俯伏，興，前導皇帝升自東階，登歌樂作，還大安殿後幄次，樂止。侍中跪奏“解嚴”。乘輿還内，侍衛如來儀。

着册書，侍中、門下侍郎恭敬地捧着玉寶，前行，奏響登歌樂。宣徽使導引皇帝跟隨册書玉寶從西階下，登歌樂停止，宫懸奏樂，到大安殿下正中的褥位。中書令、侍中捧着册書玉寶站立在皇帝褥位的西面，音樂停止。宣徽使上奏“請皇帝再拜”，典儀唱禮“在位官員全部再拜”，拜畢，中書令把笏插在腰帶上，捧起裝册書的匣子，宫懸奏樂，到皇帝褥位前面，屈身下伏，跪下，册書安放完畢，拿着笏，屈身下伏，站起，後退略微靠西站立，面向東。太常博士導引太尉到褥墊位，面向北站立。宣徽使上奏“請皇帝插圭”，宣徽使跪下捧着裝册書的匣子交給太尉，太尉把笏插在腰帶上，跪着接受册書匣子完畢，拿着笏，略微靠東站立。宣徽使上奏“請皇帝執圭”，屈身下伏，站起。抬册書的官員捧着册書匣，中書侍郎接過册書匣安放在册書案上，音樂停止。侍中把笏插在腰帶上，捧着放玉寶的小匣子，宫懸奏樂，侍中到皇帝褥位前，屈身下伏，跪下，將玉寶小匣安放完畢，拿着笏，屈身下伏，站起，後退略微靠西站立，面向東。太常博士導引太尉到褥位，面向北站立。宣徽使上奏“請皇帝插圭”，跪下捧着玉寶小匣交給太尉，太尉把笏插在腰帶上，跪下，接受玉寶小匣完畢，執笏，略微靠東站立。宣徽使上奏“請皇帝執圭”，屈身下伏，起。抬玉寶的官員捧着玉寶小匣，門下侍郎接過安放在玉寶案上，音樂停止。宣徽使上奏“請皇帝再拜”，典儀唱禮“在位官員再拜”。皇帝面向南站立，宫懸奏樂。太常博士導引太尉捧册書玉寶出殿，掌旄節的官員拿着旄節在前面導引，册書案在前，接着是玉寶案，音樂停止。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各自在册書玉寶前導引，太尉在他們後面，到大安門外，太尉跪下依次把册書玉寶放在玉輅車中，中書侍郎在玉輅車左右兩邊侍從，有關部門按照規定儀式迎接并護衛。太尉敬奉册書玉寶完畢，步行走出通天門外，革車使用本來的品級，鹵簿儀仗、導引隨從按照規定儀式，不奏鼓吹樂。等到册書玉寶出了大安門，太常卿跪下向皇帝上奏“太常卿臣某奏，禮儀完畢”。上奏完畢，屈身下伏，站起，

在前面導引皇帝從東階上殿，奏響登歌樂，皇帝返回大安殿後帷帳，音樂停止。侍中跪下上奏"解除非常戒備"。皇帝乘小車返回皇宮，侍衛按照來時的儀式。

十月一日，攝太尉、特進、平章政事兼太子太師定國公臣完顏宗憲率百官赴衍慶宮行禮。

十月一日，攝太尉、特進、平章政事兼太子太師定國公臣完顏宗憲率領百官到衍慶宮舉行禮儀。

前一日，設册寶幄次於聖武殿門外，西向。

前一天，在聖武殿門外設置安放册書玉寶的帷帳，面向西。

其日質明，太常寺官率所屬，於聖武殿設神御床案，宣徽院排備茶酒果、時饌、茶食、香花等，并如太祖皇帝忌辰供備之數。大樂署設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迎衛册寶至衍慶宮門外，中書門下侍郎各奉册寶降輅，各置於床。太尉至門外降車，率中書令以下導從，赴聖武殿門外幄次，奉安如式。其儀仗兵士并退。

舉行禮儀日天剛亮，太常寺官員率領下屬，在聖武殿設置供奉神主的床案，宣徽院安排茶酒果品、時鮮食物、糕餅乾點、香料鮮花等。同太祖皇帝忌辰準備的數量一樣。大樂署設置奏登歌樂的樂器在殿上前廳立柱間略微靠南，面向北。迎接護衛載册書玉寶的玉輅車到衍慶宮門外，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各自把册書和玉寶捧下玉輅車，分别安放在案上。太尉到衍慶宮門外下車，率領中書令以下官員導從，到聖武殿門外帷帳處，按照禮儀奉安。儀仗兵士都退後。

次引文武百官各服其服，以次就位。大樂令率工人就位，禮直官亦先就位。應執事者并先入殿庭北向立，禮直官贊"再拜"，訖，升殿。次引太尉就東階下褥位西向立，禮直官贊"拜"，在位官俱再拜。禮直官曰："有司謹具，請行事。"禮直官贊"拜"，在位官俱再拜，訖，引太尉詣罍洗盥手，升殿，詣神座前，搢笏，跪，三上香，樂作，奠茶、奠酒，訖，執笏，俯伏，興，樂止。大尉再拜，訖，還位少立。

按着導引穿着禮服的文武百官依次就位。大樂令率領樂工就位，禮直官也先就位。所有執事者都先進入殿庭面向北站立，禮直官唱禮"再拜"，完畢，上殿。接着導引太尉到東階下褥墊位面向西站立，禮直官唱禮"拜"，在位的官員都再拜。禮直官説："有關官員都準備好了，請舉行儀式。"禮直官唱禮"拜"，在位官員全部再拜，拜畢，導引太尉到罍洗的地方洗手，上殿，到神座前面，把笏板插在腰帶上，跪下，上三次香，奏樂，獻茶、獻酒，完畢，執笏，屈身下伏，站起，音樂停止。太尉再拜，完畢，回到原位稍事站立。

次引太尉出，率中書門下侍郎等，奉册寶床入自殿門，中書令侍中等并導從，登歌樂作，册寶床至殿庭，列於西階之下，承以席褥，樂止。太尉以下各就面北褥位立定，禮直官贊"拜"，在位官俱再拜，訖，太尉率中書令侍郎奉册匣升殿，登歌樂作，至殿上，册匣置於食案之前，

接着導引太尉出去，率領中書侍郎、門下侍郎等官員，捧册書案、玉寶案從殿門外進入，中書令、侍中等一同導從，奏響登歌樂，捧册書案和玉寶案到殿庭，陳列在西臺階下，墊上席褥，音樂停止。太尉以下的官員各自到向着北面的褥位站定，禮直官唱禮"拜"，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拜畢，太尉率領中書令、中書侍郎捧着册書匣上殿，奏登歌樂，到了殿上，把册書匣安放在

仍設褥位，樂止。次引太尉詣神位前，俯伏，跪，稱“攝太尉臣某言，謹上加尊謚册寶”。奏訖，俯伏，興，稍西立。次引中書令立於册匣南，舉册官舉册，中書令俯伏，跪讀册，訖，俯伏，興。中書令奉册匣降自西階，置于床，登歌樂作，置訖，樂止。

食物案桌的前面，仍舊設置褥位，音樂停止。接着導引太尉到神位前面，太尉屈身下伏，跪下，稱説“攝太尉臣某奏，謹獻上追加謚號的册書、玉寶”。上奏完畢，屈身下伏，站起，略微靠西站立。接着導引中書令站立在册書匣南面，舉册書的官員舉着册書，中書令屈身下伏，跪下讀册文，完畢，屈身下伏，站起。中書令捧着册書匣從西階下，安放在册書案上，奏登歌樂，安放完畢，音樂停止。

次引侍中門下侍郎奉寶盝升殿，樂作，置于食案之前，仍設褥位，樂止。舉寶官舉寶盝，侍中俯伏，跪讀寶，訖，俯伏，興。侍中奉寶盝降自西階，置于床，登歌樂作，置訖，樂止。太尉詣殿門外褥位，再拜，訖，太尉而下俱降階，以次就位。禮直官贊“拜”，在位官皆再拜，訖，以次出。寺官、署官率拱衛直，舁册寶床置于册寶殿，各退。

按着導引侍中、門下侍郎捧着放玉寶的小匣上殿，奏樂，把玉寶小匣安放在食物案桌的前面，仍舊設置褥位，音樂停止。舉寶官舉着玉寶匣，侍中屈身下伏，跪下讀玉寶上的文字，讀畢，屈身下伏，起。侍中捧着玉寶匣從西階下，安放在玉寶案上，奏登歌樂，安放完畢，音樂停止。太尉到殿門外的褥位上去，再拜，拜畢，太尉以下的官員都走下臺階，依次就位。禮直官唱禮“拜”，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拜畢，依次出殿。寺官、署官率領拱衛直，抬着册寶案安放在册寶殿裏，各自退出。

次日，百官稱賀如常儀。

第二天，百官按照平常的儀式上表祝賀。

大定十九年，奉上孝成皇帝謚號。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詔曰：“前君乃太祖之長孫，受太宗之遺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垂拱仰成，委任勛戚，廢齊國以省徭賦，柔宋人而息兵戈，世格泰和，俗躋仁壽，混車書於南北，一尉候於東西。晚雖淫刑，幾於恣意，冤施弟后，戮及良工，虐不及民，事猶可諫，過之至此，古或有焉。右丞相岐國王亮不務弼諧，反行篡弑，妄加黜廢，抑損徽稱，遠近傷嗟，神人憤怒。天方悔禍，朕乃繼興，受天下之樂推，居域中之有大。將撥亂而反正，務在革非。期事亡以如存，聿思盡禮。宜上謚號曰閔宗武靈皇帝。”

大定十九年，獻上孝成皇帝謚號。元年十一月十六日，下詔説：“上代君主是太祖的長孫，接受太宗的遺命，繼承帝位，有十五年。無爲而治，委任功臣貴戚，爲廢除齊國以減少徭役賦税，對宋朝實行懷柔政策而停止戰争，使社會安定和平，風俗仁厚長壽，混合南北的國家制度，統一東西的軍事國防。晚年雖然濫用刑罰，近乎恣意妄爲，冤屈皇弟和皇后，殺戮技藝精良的匠人，但暴虐没有涉及到平民，事情仍然可以挽回，過錯到了這種程度，古代或者也曾有過。右丞相岐國王完顔亮不盡力輔佐皇帝，反而篡奪皇位殺害君主，妄加廢黜，損害了岐國王的美稱，遠近的人爲之感傷嘆息，神與人都一致憤怒。正當上天悔恨這場災禍之時，朕於是繼之而興起，受到天下百姓的擁戴，居於全國最高的地位。朕將要撥亂反正，致力於革除弊端。我希望對待亡者像對待存者一樣，因此想盡到禮制。亡故的君主應當上謚號爲閔宗武靈皇帝。”

十八年，有司言："本朝祖宗尊謚或十八字，或十四字，或十二字，或四字。今擬增上閔宗尊謚曰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仍加謚悼皇后曰悼平皇后。"又言："大定三年追尊睿宗皇帝禮儀，大安殿前立黄麾仗一千人，應天門外行仗二千人，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隨册寶降自西階，搢圭，跪，捧册寶授太尉。今擬大安殿行禮，及依唐、周典故，降階捧册寶授太尉。所有冠冕儀仗擬依已行禮例。"上命儀仗人數約量減之，餘略同前儀。明年四月十日，奉上册寶，升祔太廟。

大定十八年，有關官員説："本朝祖宗的謚號有的是十八個字，有的是十四個字，有的是十二個字，有的是四個字。現在打算增上閔宗謚號爲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并追加悼皇后謚號爲悼平皇后。"又説："大定三年追尊睿宗皇帝謚號的禮儀，大安殿前面排列黄麾仗一千人，應天門外排列行仗二千人，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跟隨册書玉寶從西面臺階下，皇帝把圭插在腰帶上，跪下，捧着册書玉寶交給太尉。現在打算在大安殿舉行典禮，依照唐朝、周代的典故，皇帝從臺階下來捧册書玉寶授予太尉。所有冠冕和儀仗準備依照已經舉行過的禮儀慣例。"皇帝命令儀仗的人數酌量減少，其餘的大致與先前的儀式相同。第二年四月十日，敬上册書玉寶，祔祭於太廟。

二十六年，敕再議閔宗廟號，禮官擬上"襄、威、敬、定、桓、烈、熙"七字，奉旨用"熙"字，乃以明年四月一日，遣官奏告太廟及閔宗本室，易新廟號。

大定二十六年，皇帝命令再次商議閔宗廟號，禮官擬定"襄、威、敬、定、桓、烈、熙"這七個字奏上，奉皇帝命令采用"熙"字，於是就在第二年四月一日，派遣官員奏告太廟和閔宗皇帝本人的神室，改换成新的廟號。

大定二十九年四月乙丑，謚大行皇帝曰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五月丙午，以祔廟禮成，大赦。

大定二十九年四月乙丑，追加大行皇帝謚號爲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五月丙午，由於在太廟舉行祔祭禮儀完成，實行大赦。

大定二十九年五月甲午，上皇考尊謚曰體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廟號顯宗。

大定二十九年五月甲午，敬上已故皇父謚號爲體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廟號顯宗。

大安元年二月丁卯，謚大行皇帝曰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廟號章宗。

大安元年二月丁卯，敬上大行皇帝謚號爲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廟號章宗。

正大元年正月戊戌，謚大行皇帝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

正大元年正月戊戌，敬上大行皇帝謚號爲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

金史卷三十三

志第十四

禮(六)

原廟　朝謁儀　朝拜儀　別廟

原廟

太宗天會二年，立大聖皇帝廟于西京。熙宗天眷二年九月，又以上京慶元宮爲太祖皇帝原廟。皇統七年，有司奏"慶元宮門舊曰景暉，殿曰辰居，似非廟中之名，今宜改殿名曰世德"。是歲，東京御容殿成。世宗大定二年十二月，詔以"會寧府國家興王之地，宜就慶元宮址建正殿九間，仍其舊號，以時薦享"。

太宗天會二年，在西京建立大聖皇帝廟。熙宗天眷二年九月，又把上京慶元宮作爲太祖皇帝原廟。皇統七年，有關部門上奏"慶元宮的門過去稱作景暉門，殿稱作辰居殿，似乎不是廟中的名稱，現在應該把殿名改爲世德"。這一年，東京御容殿建成。世宗大定二年十二月，下詔說"會寧府是我金國興起的地方，應當在慶元宮的地址上修建正殿九間，仍然用原來的稱號，按照時節舉行祭祀"。

海陵天德四年，有司言："燕京興建太廟，復立原廟。三代以前無原廟制，至漢惠帝始置廟於長安渭北，薦以時果，其後又置於豐、沛，不聞享薦之禮。今兩都告享宜止於燕京所建原廟行事。"於是，名其宮曰衍慶，殿曰聖武，門曰崇聖。

海陵王天德四年，有關官員說："燕京興建太廟，又建立原廟。三代以前沒有建立原廟的制度，到漢惠帝開始在長安渭水北設置別廟，進獻時鮮果品，後來又在豐、沛設置，沒有聽說有祭祀的禮儀。現在兩都祭告原廟的活動應當衹在燕京所建的原廟裏舉行。"這樣，就把燕京原廟的宮命名爲衍慶宮，殿命名爲聖武殿，門命名爲崇聖門。

大定二年，以睿宗御容奉遷衍慶宮。

大定二年，把睿宗的遺像遷到衍慶宮。

五年，會寧府太祖廟成，有司言宜以御容安置。先是，衍慶宮藏太祖御容十有二：法服一、立容一、戎衣一、佩弓矢一、坐容二、巾服一，舊在會寧府安置；半身容二、春衣容一、巾而衣紅者二，舊在中都御容殿

大定五年，會寧府太祖廟建成，有關部門說應當安置太祖的畫像。這以前，衍慶宮收藏太祖畫像有十二幅：穿法服像一張、站立像一張、穿戎衣像一張、佩弓矢像一張、坐着的像二張、穿巾服像一張，從前在會寧府安置；半身肖像二張、穿春衣的像一張、扎頭巾穿紅衣的像二張，

安置，今皆在此。詔以便服容一，遣官奉安，擇日啓行。

過去在中都御容殿安置，現在都在燕京。皇帝下詔把太祖穿便服的像一張，派遣官員安置，擇取吉日動身送往會寧府。

前一日，夙興，告廟，用酒饌，差奏告官一員，以所差使充，進請御署祝板。

奉送日的前一天，早晨起，祭告祖廟，使用酒食，差遣奏告官員一人，以所差前往會寧府的使者充當，呈請皇帝在祝板上題字。

其日質明，有司設龍車於衍慶宫門外少西，東向。宰執率百官公服詣本宫殿下，班立，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奠酒，教坊樂作，少退，再拜。班首降階復位，陪位官皆再拜。奉送使副率太祝捧御容匣出，宰執以下分左右前導，出衍慶宫門外，俟御容匣升車，百官上馬後從，旗幟甲馬錦衣人等分左右導，香輿扇等前行。至都門郊外，俟御容車少駐，導從官下馬，車前立班，再拜。奉送使副側侍不拜。班首詣香輿，跪上香，俯伏，興，還班，再拜辭訖，退。使副遂行。

當天天剛亮，有關部門設置龍車在衍慶宫門外略微靠西的地方，面向東。宰相、執政率領百官穿公服到衍慶宫殿下，列隊站立，再拜。官班中爲首的官員上殿，跪下上香、把酒灑在地上，教坊奏樂，稍微後退，再拜。班首走下臺階回到原位，陪位官都再拜。奉送使和奉送副使率領太祝捧出裝太祖像的匣子，宰相執政以下的官員分成左右兩邊在前面導引，走出衍慶宫門外，等待裝太祖像的匣子上車，百官上馬在後面跟隨，旗幟甲馬錦衣人等分成左右兩邊導引，香輿、扇等物走在前面。到都城門郊外，等到放太祖像的車子稍稍停留，導從官下馬，在車前列隊站立，再拜。奉送使和副使在旁邊侍立不拜。班首官員到香輿前，跪下上香，屈身下伏，起，回到原來的隊列，再拜告别完畢，向後退。奉送使和奉送副使於是出發。

每程到館或廨舍内安駐。其道路儀衛，紅羅傘一，龍車一，其制以青布爲亭子狀，安車上，駕以牛。又用駝五，旗鼓共五十，舁香輿一十人，導從六十人，執扇八人，兵士百人，護衛二十人以宗室猛安謀克子孫充。所過州縣，官屬公服出郭香果奉迎，再拜，班首上香奠酒，又再拜。送至郊外，再拜乃退。

每走一程就到客舍或者官署内安頓駐扎。道路儀衛是，紅羅傘一頂，龍車一輛，車子是用青布做成亭子一樣的形狀，安放在車上，用牛駕車。又用五頭駱駝，旗鼓共五十面，抬香輿的十人，導從六十人，拿扇八人，兵士一百人，護衛二十人由宗室猛安謀克子孫充當。所經過的州縣，屬吏都穿公服到城外用香果迎接，再拜，爲首的官員上香敬酒，又再拜。送到郊外，再拜以後退回。

至會寧府，官屬備香輿奉迎如上儀，乘馬從至廟門外下馬，分左右導引。使副率太祝四員，捧御容入廟，於中門外東壁幄次内奉置定，再拜，訖，退，擇日奉安。至日質明，差去官與本府官及建廟官等并公服，詣幄次前排立，先再拜，跪上香，樂作，奠酒，訖，又再拜。太祝捧御容，衆

到了會寧府，官屬準備香輿迎接同前面的儀式一樣，騎馬跟隨到廟門外下馬，分成左右兩邊導引。奉送使和副使率領太祝四人，捧着放太祖遺像的匣子進廟，在中門外東壁帷帳裏安置停當，再拜，完畢，後退，選擇吉日在太祖廟安置。到安置日天剛亮，差去護送太祖像的官員和會寧府官員以及建造太祖廟的官員都穿公服，到帷帳前排列站立，先再拜，跪下上香，奏樂，敬

官前導引，至殿下排立。御容升殿奉安，訖，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讀祝，奠酒，樂作，少退再拜，訖，班首降階復位，同執事官再拜，訖，退。

酒，完畢，又再拜。太祝捧着太祖遺像，衆官員在前面導引，到殿下列隊站立。太祖像上殿安放，完畢，再拜，隊列爲首的官員上殿，跪下上香，讀祝文，奠酒，奏樂，稍微後退再拜，完畢，隊列爲首的官員下階回到原位，同執事官再拜，拜畢，後退。

十五年二月，有司言東京開覺寺藏睿宗皇帝皂衣展裹真容，敕遷本京祖廟奉祀，仍易袍色。

十五年二月，有關官員説東京開覺寺收藏有睿宗皇帝穿黑衣公服的肖像，皇帝命令遷往東京祖廟裏敬奉祭祀，并改變袍子的顔色。

明年四月，詔依奉安睿宗禮，奉安世祖御容於衍慶宮。前期，有司備香案、酒果、教坊樂。至日質明，親王宰執率百官公服迎引至衍慶宮，凡用甲騎百人、傘二人、扇十二人、香輿八人、綵輿十六人、從者二十四人、執事官二人、弩手控鶴各五十人、贊者二人、禮直官二人，六品以下官三十員公服乘馬前導。奉安訖，百官再拜，禮畢，退立宮門之外，迎駕朝謁。

第二年四月，皇帝下詔依照安置睿宗遺像的禮儀，在衍慶宮安放世祖的遺像。安放日前，有關部門準備香案、酒果、教坊樂隊。到安放日天剛亮，親王和宰相執政率領百官穿公服迎接導引世祖畫像到衍慶宮，總共使用披甲騎士一百人、撑傘的二人、掌扇的十二人、抬香輿的八人、抬綵輿的十六人、隨從官員二十四人、執事官員二人、弩手控鶴各五十人、贊者二人、禮直官二人，六品以下的官員三十人穿公服騎馬在前面導引。安放完畢，百官再拜，禮儀完畢，退後立在宮門之外，迎接皇帝朝見。

十六年正月，有司奏："奉敕議世祖皇帝御容當於何處安置。臣等參詳衍慶宮即漢之原廟，每遇太祖皇帝忌辰，百官朝拜。今世祖皇帝擇地修建殿位，庶可副嚴奉之意。"從之。乃敕於聖武殿東西興建世祖、太宗、睿宗殿位。

十六年正月，有關官員上奏："奉皇帝命令商量世祖皇帝的遺像應當在什麽地方安放。臣等參酌詳審，衍慶宮就是漢朝的原廟，每次遇到太祖皇帝忌辰，百官朝拜。現在要爲世祖皇帝擇地修建殿堂，這裏或許能够符合皇上敬奉先帝的意思。"皇帝采納了。於是命令在聖武殿東西兩面修建世祖、太宗、睿宗的殿位。

既而復欲擇地建太宗殿于歸仁館，有司言："山陵太祖、太宗、睿宗共一兆域，太廟世祖、太祖、太宗、睿宗亦同堂異室。今於歸仁館興建太宗殿位，似與山陵、太廟之制不同。"詔從前議，止於衍慶宮各建殿七間、閣五間、三門五間。乃定世祖殿曰廣德、閣曰燕昌，太宗殿曰丕承、閣曰光昭，睿宗殿曰天興、閣曰景福。

不久皇帝又想要選擇地點在歸仁館修建太宗殿，有關官員説："太祖、太宗、睿宗的陵墓同在一處區域，太廟裏世祖、太祖、太宗、睿宗也是在同一個殿堂不同的神室裏。現在在歸仁館修建太宗殿位，似乎與山陵、太廟的制度不同。"皇帝下詔采納前一次的意見，衹在衍慶宮各修建殿堂七間、閣五間、三門五間。於是確定世祖殿稱作廣德、閣稱作燕昌，太宗殿稱作丕承、閣稱作光昭，睿宗殿稱作天興、閣稱作景福。

十九年五月六日，奏告。七日，奉安。執事禮官二人，每位香案一，

十九年五月六日，奏告太廟。七日，安放世祖、太宗、睿宗遺像。執事禮官二人，每個神位

祭器席一，拜褥二，盥洗一、大勺篚巾全。

前一日，太廟令率其屬掃除宫内外，又各設神座於殿上，又設親王宰執以下百官拜位於殿庭。又設盥洗位于東階下，執罍篚者位于其後。又於神位前各設北向拜褥位，并各設香案香爐匙合香酒花果器皿物等，依前來例。又於聖武殿上設香案爐匙合香等，又於殿下各設腰輿一、舁士一十六人、傘子各二人、執扇各十二人、導從弩手各三十人。前一日，清齋，親王於本府，百官於其第。行禮官執事人等習儀，就祠所清齋。

其日質明，禮官率太廟署官等詣崇聖閣奉世祖御容，每匣用内侍二人、太祝一員，禮官、署官前導，置於聖武殿神座。禮直官引親王宰執百官公服於殿庭班立，七品以下班于殿門之外，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引班首詣罍洗，盥手訖，升殿，詣神座前跪上香，訖，少退，再拜。禮直官引班首降殿復位，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禮直官導世祖御容升腰輿，儀衛依次序導從，至廣德殿，百官後從，至庭下班位立。禮官率太廟署官就腰輿内捧御容，於殿上正面奉安訖，百官於階下、六品已下官於殿門外，立班。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引班首詣盥洗，盥手訖，升殿，執事官等從升，詣御容前，跪上香，奠酒，教坊樂作，少退再拜，訖，樂止。禮直官引班首降殿復位，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禮官率太廟署官詣崇聖閣。

太祝内侍捧太宗御容，禮官導太宗御容置於聖武殿，行禮畢，以次奉

有香案一個，放祭器的墊席一張，跪拜的褥子二張，盥洗器皿一個、大勺篚巾齊全。

安放遺像的前一天，太廟令率領下屬掃除宫殿裏外，又在殿上設置各個神座，在殿庭設置親王宰執以下百官的跪拜位。又在東階下面設置放盥洗器皿的位置，拿酒罍和篚的人位於它的後面。又在神位前面設置各個面向北的跪拜褥位，同時各設置香案香爐匙合香酒花果器皿等物，按照向來的慣例。又在聖武殿上設置香案香爐匙合香等，在殿堂下面各設置腰輿一頂、抬腰輿的兵士十六人、傘子各二人、拿扇的各十二人、導從弩手各三十人。前一天，舉行清齋，親王在自己的王府，官員在各自的宅第。行禮官執事官等演習禮儀，就在行禮之處舉行清齋。

當天天剛亮，禮官率領太廟署官等人到崇聖閣捧出世祖遺像，每一個遺像匣用内侍二人、太祝官一人，禮官、署官前面導引，把世祖像安放在聖武殿神座上。禮直官導引親王宰執百官穿公服在殿庭列隊站立，七品以下的官員排列在殿門外面，贊者唱禮“拜”，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禮直官導引隊列爲首的官員到放罍洗器皿的位置去，洗手完畢，上殿，到神座前面跪下上香，完畢，稍微後退，再拜。禮直官導引隊列爲首的官員下殿回到原來的位置，贊者唱禮“拜”，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拜畢，禮直官導引世祖遺像安放在腰輿裏面，儀衛按照次序導從，到廣德殿，百官在後面跟隨，到殿庭下列隊站立。禮官率領太廟署官從腰輿裏捧出世祖像，在殿上正面安放完畢，百官在臺階下，六品以下官員在殿門外，列隊站立。贊者唱禮“再拜”，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禮直官導引隊列爲首的官員到放盥洗器的地方，洗手完畢，上殿，執事官等人跟隨上殿，到世祖像前，跪下上香，獻酒，教坊奏樂，稍微後退再拜，拜畢，音樂停止。禮直官導引隊列爲首的官員下殿回到原位，贊者唱禮“拜”，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拜畢，禮官率領太廟署官到崇聖閣去。

太祝内侍捧着太宗遺像，禮直官導引太祝内侍把太宗像安放在聖武殿，舉行禮儀完畢，按照

安於丕承殿，行禮并如上儀。

順序把太宗像安放在丕承殿，舉行同前面一樣的儀式。

次睿宗御容奉安於天興殿，禮亦如之。俟奉安禮畢，百官退。

接着把睿宗像安放在天興殿，禮儀相同。等到安放禮儀完畢，百官退下。

二十一年閏三月，奉旨昭祖、景祖奉安燕昌閣上，肅宗、穆宗、康宗奉安閣下，明肅皇帝奉安崇聖閣下。每位設黄羅幕一、黄羅明金柱衣二、紫羅地褥一、龍床一、踏床二、衣全。前期奏告。四月一日奉安，五日親祀。

二十一年閏三月，奉聖旨把昭祖、景祖的神位安放在燕昌閣上，肅宗、穆宗、康宗的神位安放在燕昌閣下，明肅皇帝的神位安放在崇聖閣下。每位設置黄羅幕一頂、黄羅明金柱衣二件、紫羅鋪地褥子一張、龍床一張、踏脚二張、服飾完整。安放日前向祖廟奏告。四月一日安放神位，五日皇帝親自祭祀。

是年五月，遷聖安寺睿宗皇帝御容于衍慶宫，皇太子親王宰執奉迎安置。

這年五月，把在聖安寺的睿宗皇帝像遷往衍慶宫，皇太子親王宰執迎接安放。

朝謁儀

大定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奉安世祖御容，行朝謁之禮。皇帝前一日齋於内殿，皇太子齋於本宫，親王齋於本府，百官齋於其第。太廟令率其屬，於衍慶宫内外掃除，設親王百官拜位於殿庭，又設皇太子拜褥於親王百官位前。宣徽院率其屬，於聖武門外之東設西向御幄，靈星門東設皇太子幄次。

大定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奉安世祖遺像，舉行朝謁的禮儀。皇帝前一天在内殿齋戒，皇太子在自己的宫中齋戒，親王在各自的府第齋戒，百官在各自的宅第齋戒。太廟令率領下屬，把衍慶宫内外打掃乾净，在殿庭設置親王和百官跪拜的位置，在親王百官的前面設置皇太子跪拜的褥子。宣徽院官員率領下屬，在聖武門外東邊設置面向西的供皇帝使用的帷帳，在靈星門東邊設置皇太子使用的帷帳。

其日，有司列仗衛于應天門，俟奉安御容訖，有司於殿上并神御前設北向拜褥位，安置香爐香案并香酒器物等。皇太子比至車駕進發已前，公服乘馬，本宫官屬導從，至衍慶宫門西下馬，步入幄次。親王百官於衍慶宫門外西向立班。俟車駕將至，典贊儀引皇太子出幄次，於親王百官班前奉迎。導駕官，五品六品七品職官内差四十員於應天門外道南立班以俟。

朝謁日，有關部門在應天門陳列儀仗衛士，等待安放世祖遺像完畢，有關部門在殿堂上和神像前設置面向北的跪拜褥墊位，安置香爐香案同香酒器物等。皇太子在皇帝車駕出發以前，穿公服乘馬，東宫的官屬導從，到了衍慶宫門的西邊下馬，步行走進帷帳。親王百官在衍慶宫門外面向西列隊站立。等到皇帝的車駕將要到來時，典贊儀導引皇太子走出帷帳，在親王百官的隊列前迎接。導駕官，五品六品七品職官内差四十人在應天門外道路的南邊列隊站立等候。

皇帝服靴袍乘輦，從官傘扇侍衛如常儀。敕旨用大安輦、儀仗一千人。出應天門，閤門通喝"導駕官再拜"，訖，閤門傳敕"導駕官上馬"，分左右前導，至廟門外西偏下馬。車

皇帝穿靴袍乘輦車，從官傘扇侍衛跟平常的儀式一樣。皇帝命令使用大安輦、儀仗一千人。出了應天門，閤門官大聲呼喊"導駕官再拜"，拜畢，閤門官傳達皇帝命令"導駕官上馬"，導駕官分成左右兩邊在前面導引，到廟門外偏西的

駕至衍慶宮門外稍西降輦。左右宣徽使前導，皇帝步入御幄，簾降。閤門先引親王、宰執、四品已上執事官，由東西偏門入，至殿庭分東西班相向立。典贊儀引皇太子入，立於褥位之西，東向。進香進酒等執事官并升階，於殿上分東西向以次立。宣徽使跪奏"請皇帝行朝謁之禮"。簾捲，皇帝出幄。宣徽使前導，至殿上褥位，北向立。典贊儀引皇太子就褥位，閤門引親王宰執四品已上職事官回班，并北向立。令中間歇空，不礙奏樂。五品以下聖武門外、八品以下宮門外陪拜。奏請，并宣徽使。皇帝再拜，教坊樂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請皇帝詣神御前褥位，北向立，又請皇帝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請皇帝跪，三上香，三奠酒，俯伏，興。又請皇帝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訖，皇帝復位。又請皇帝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宣徽使奏"禮畢"。已上擬八拜，宣徽院奏過，依舊例十二拜。

地方下馬。車駕到衍慶宮門外略微靠西的地方皇帝下車。左右宣徽使在前面導引，皇帝步行進入帳幕，放下門簾。閤門官先導引親王、宰執、四品以上的執事官，從東西兩邊的側門進入，到殿庭分成東西兩邊面對面排列站立。典贊儀導引皇太子進入，站在褥墊位的西面，面向東。進香進酒等的執事官一齊走上臺階，在殿上分成東西面對面依次站立。宣徽使跪下上奏"請皇帝舉行朝謁禮儀"。捲簾，皇帝出帳幕。宣徽使在前面導引，到殿上褥墊位，面向北站立。典贊儀導引皇太子到褥墊位，閤門使導引親王宰執四品以上職事官回到隊列裏，全都面向北站立。命令把中間空出來，不要影響奏樂。五品以下的官員在聖武門外、八品以下的官員在宮門外面陪同朝拜。向皇帝上奏請求，都是由宣徽使奏請。皇帝再拜，教坊奏樂。皇太子以下的衆官員都再拜。請求皇帝到神像前面的褥位上，面向北站立，又請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的官員全部再拜。上奏請皇帝跪下，上三次香，獻三次酒，屈身下伏，起。又請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的官員們全部再拜，拜畢，皇帝回到原位。又請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的官員全部再拜。宣徽使奏"禮儀完畢"。以上原準備拜八次，宣徽院向皇帝上奏後，皇帝命令依照過去的慣例拜十二次。

典贊儀引皇太子復立於褥位之西，東向。閤門引親王宰執以下群官，東西相向立。先引五品已下官出。宣徽使前導，皇帝還御幄，簾降。典贊儀引皇太子，閤門分引殿庭百官，以次出。宣徽使跪奏，"請皇帝還宮"。簾捲，步出廟門外，升輦還宮，如來儀。

典贊儀導引皇太子再在褥位的西邊站立，面向東。閤門使導引親王宰執以下的官員們，東西兩邊面對面站立。先導引五品以下的官員出去。宣徽使在前面導引，皇帝回到帳幕，放下帳簾。典贊儀導引皇太子，閤門使分別導引殿庭裏的百官，按照次序出殿。宣徽使跪奏"請皇帝回宮"。捲簾，皇帝步出廟門外，上車回到宮中，按照來時的儀式。

十九年奉安禮同。

大定十九年舉行的奉安禮同。

朝拜儀

初，太祖忌辰，皇帝至褥位立，再拜。稍東，西向，詣香案前，又再拜。上香訖，復位，又再拜。進食、奠茶、辭神皆再拜而退。

當初，在太祖的忌辰，皇帝到褥位站立，再拜。略微靠東，面向西，到香案前面，又再拜。上香完畢，回到原位，又再拜。進獻食物、獻茶、告別神主全部是再拜然後退下。

大定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睿宗

大定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睿宗的忌辰，有

忌辰，有司更定儀禮。前一日，宣徽院設御幄于天興殿門外稍西。至日質明，皇太子親王百官具公服于衍慶宫門外立班，奉迎。皇帝乘馬至衍慶宫門外下馬，二宣徽前導，步入宫門稍東。皇帝乘輦，傘扇侍衛如常儀。至天興殿門外稍西，皇帝降輦，入幄次，簾降。典贊儀引皇太子、閤門引親王宰執四品已上官由偏門入，至于殿庭，左右分班立定。二宣徽使導皇帝由天興門正門入，自東階升殿，詣褥位立定。皇太子已下官合班，五品以下班于殿門外。宣徽使奏"請皇帝先再拜"，"請詣侍神位立"，俟有司置香案酒卓訖，"請詣褥位"，又再拜，三上香、奠酒，復位，再拜。已上，皇太子已下皆陪拜。再奏"請詣稍東侍神位立"。典贊儀引皇太子升殿赴褥位，先兩拜，奠酒再兩拜，降復褥位。次閤門引終獻官趙王上殿行禮。宣徽使奏"請皇帝詣褥位"，再兩拜。皇太子已下官皆再拜。禮畢，百官依前分班立。皇帝出殿門外，入幄次，簾降，更衣。次引皇太子已下官出宫門外立班。皇帝乘輦，至宫門稍東降輦，步出宫門外，上馬還宫，導從侍衛如來儀。皇太子已下官，俟車駕行然後退。

關部門改定儀式。前一天，宣徽院設置供皇帝臨時休息的帷帳在天興殿門外略微靠西的地方。當天天剛亮，皇太子親王百官都穿公服在衍慶宫門外列隊站立，恭敬地迎接皇帝。皇帝騎馬到衍慶宫門外下馬，宣徽院官員二人在前面導引，步行進入宫門略微靠東的地方。皇帝上車，傘扇侍衛跟平常的儀式一樣。到了天興門外略微靠西的地方，皇帝下車，進入帷帳，放下門簾。典贊儀導引皇太子、閤門官導引親王宰執四品以上的官員從側門進入，到了殿庭，分成左右列隊站定。宣徽使二人導引皇帝從天興門正門進入，從東階上殿，到褥位站定。皇太子以下的官員合班排列，五品以下的官員的隊列在殿門外面。宣徽使上奏"請皇帝先再拜"，"請皇帝到侍奉神主的位置上站立"，等到有關部門設置香案酒桌完畢，宣徽使向皇帝上奏"請皇帝到褥位去"，又再拜，上三次香、獻酒，回到原位，再拜。以上儀式中，皇太子以下的官員全部陪同跪拜。又上奏"請到略微靠東的侍奉神主的位置上站立"。典贊儀導引皇太子上殿到褥位，先拜兩次、獻酒後又拜兩次，下來回到褥位。接着是閤門導引終獻官趙王上殿行禮。宣徽使上奏"請皇帝到褥位"，皇帝再拜兩次，皇太子以下的官員全部再拜。禮儀完畢，百官按照先前的順序分別列隊站立。皇帝走出殿門外，進入帷帳，放下門簾，换衣。接着導引皇太子以下的官員出宫門在門外列隊站立。皇帝乘輦車，到宫門略微靠東的地方下車，步行出宫門外，上馬回到宫中，導從侍衛跟來時的儀式一樣。皇太子以下的官員，等到皇帝的車駕出發以後纔退下。

大定五年，奉旨："太祖忌辰，衍慶宫薦享止用素食，諸京凡御容所在皆同。又朔望皆行朝拜禮。"

六年，有司奏："太祖皇帝忌辰，車駕親奠，百官陪拜。今車駕巡幸，合以宰臣爲班首，率百官詣衍慶宫行禮。"從之。

十六年，奉旨"世祖、太宗忌辰，一體奉奠"。

大定五年，奉旨："太祖忌辰，衍慶宫祭祀祇用素食，各京城凡是有先帝遺像的地方全都一樣。朔望日全都要舉行朝拜禮。"

六年，有關部門上奏："太祖皇帝忌辰，皇帝親臨祭奠，百官陪同朝拜。現在皇帝在外地巡察，應當以宰相作爲班首率領百官到衍慶宫行禮。"皇帝采納了。

十六年，奉皇帝命令"世祖、太宗忌辰，同樣祭奠"。

十八年八月，太祖忌辰，世祖、太宗同在一處致祭，有司言“歷代無一聖忌辰列聖預祭之典”。擬議間，敕遣太子，一位行禮，并就祭功臣。

十八年八月，太祖忌辰，世祖、太宗同在一處祭祀，有關部門説“歷代没有在一個先帝的忌辰舉行祭祀時也一起祭祀其他先帝的典禮”。商議期間，皇帝派遣皇太子，向一個神位行禮，同時祭祀功臣。

二十六年，以内外祖廟不同，定擬：“太廟每歲五享，山陵朔、望、忌辰及節辰祭奠并依前代典故外，衍慶宫自來車駕行幸，遇祖宗忌辰，百官行禮，并諸京祖廟節辰、忌辰、朔、望拜奠，雖無典故參酌，恐合依舊，以盡崇奉之意。”從之。

二十六年，由於内外祖廟不同，有關部門擬定儀式：“太廟每年舉行五次祭祀，除先帝陵寢朔日、望日、忌辰和節辰的祭奠都依照前代的典故外，衍慶宫從來都是當皇帝在外地，遇到先祖的忌辰，由百官行禮，此外各京祖廟，遇節辰、忌辰、朔日、望日舉行跪拜祭祀的禮儀，雖然没有典故參照斟酌，恐怕還是應當依照過去的慣例，以便盡到崇敬先祖的心意。”皇帝采納了。

別廟

大定二年，有司擬奏：“閔宗無嗣，合別立廟，有司以時祭享，不稱宗，以武靈爲廟號。”又奏：“唐立別廟，不必專在太廟垣内。今武靈皇帝既不稱宗，又不與祫享，其廟擬於太廟東墉外隙地建立。”從之。十四年，廟成，以武靈後謚孝成，又謂之孝成廟。

大定二年，有關部門擬議并上奏：“閔宗没有後嗣，應當另外立廟，有關部門按照時節祭祀，不稱宗，以武靈作爲廟號。”又奏：“唐朝立別廟，不一定專設在太廟墻内。現在武靈皇帝既然不稱宗，又不能參與祫祭，他的廟準備在太廟東邊墻外空隙地方建立。”皇帝采納了。十四年，廟建成，因爲武靈皇帝以後的謚號是孝成，所以又稱作孝成廟。

十五年三月戊申，奉安武靈皇帝及悼皇后。前期一日，奏告太廟十一室及昭德皇后廟，餘如昭德過廟之儀。四月十七日，夏享太廟，同時行禮，命判宗正英王爽攝太尉，充初獻官。兵部尚書讓攝司徒，差大理卿天錫攝太常卿，充亞獻。大興少尹高居中攝光禄卿，充終獻。自是，歲常五享。

十五年三月戊申，將武靈皇帝和悼皇后神主入廟安置。前一天，向太廟十一間神室和昭德皇后廟奏告，其餘都按照昭德皇后過廟的儀式舉行。四月十七日，夏祭太廟，同時舉行禮儀，命令判宗正英王完顔爽攝太尉，充任初獻官。兵部尚書讓攝司徒，派遣大理卿天錫攝太常卿，充當亞獻官。大興少尹高居中攝光禄卿，充當終獻官。這以後，每年舉行五次祭祀。

十七年十月，祫享太廟，“檢討唐禮，孝敬皇帝廟時享用廟舞、宫縣、登歌，讓皇帝廟至禘祫月一祭，只用登歌，其禮制損益不同。今武靈皇帝廟庭與太廟地步不同，難以容設宫縣樂舞，并樂器亦是闕少。看詳恐合依唐讓皇帝祫享典故，樂用登歌，所有牲牢樽俎同太廟一室行禮。及契

十七年十月，在太廟舉行祫祭，“考查唐朝的禮儀，孝敬皇帝廟舉行四時祭祀時使用廟舞、宫懸、登歌，讓皇帝廟到禘祫月一祭，衹演奏登歌樂，它們的禮儀制度有增減的不同。現在武靈皇帝廟庭與太廟地段不同，很難容納宫懸樂舞，同時樂器也缺少。經審議，恐怕應當依照唐朝爲讓皇帝舉行祫祭的典故，音樂采用登歌，所有祭牲、樽俎等同太廟的一間神室一樣行禮。同時考

勘得自來祫享，遇親祠每室一犢，攝官行禮共用三犢。今添武靈皇帝别廟行禮，合無依已奏定共用三犢，或增添牛數?”奏奉敕旨：“太廟、别廟共用三犢，武靈皇帝廟樂用登歌，差官奏告，并准奏。”

大定十九年四月，升祔太廟，其舊廟遂毁。

昭德皇后廟。大定二年，有司援唐典，昭德皇后合立别廟，擬於太廟内垣東北起建，從之。三年十月七日，太廟祫享，升祔睿宗皇帝并昭德皇后，神主同時制造題寫，奉詣殿庭，謁畢祔於祖姑欽仁皇后之左，享祀畢，奉主還本廟。十二月二十一日，臘享，禮官言：“唐禮，别廟薦享皆準太廟一室之儀，伏恐今廟享畢已過質明，請别差官攝祭。”制可。後以殿制小，又於太廟之東别建一位。十二年八月，廟成，正殿三間，東西各空半間，以兩間爲室，從西一間西壁上安置祏室。廟置一便門，與太廟相通。仍以舊殿爲册寶殿，祏室奏毁。

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奏告太廟，祭告别廟。二十三日，奉安，用前祫享過廟儀。有司言當用鹵簿，以廟相去不遠，參酌擬用清道二人，次團扇二人，次職掌八人，次衙官二十六人爲十三重，供奉官充。次腰輿，輿士一十六人，傘子二人，次團扇十四爲七重，方扇四，次排列職掌六人，燭籠十對，輦官并錦襖盤裹。仍令皇太子率百官行禮。

前一日，行事執事官就祠所清齋一宿，仍習儀。執事者視醴饌，太廟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内外。禮直官設皇

查到歷來的祫祭，遇上皇帝親臨祭祀時，每間神室用一頭牛犢，代理官員行禮共使用三頭牛犢。現在增添武靈皇帝别廟行禮，是否應當依照已經上奏確定的共用三頭牛犢，或者增加牛的數量?”奏上，奉聖旨：“太廟、别廟共用三頭牛犢，武靈皇帝廟用登歌樂，派遣官員奏告，都按上奏的意見辦。”

大定十九年四月，武靈皇帝升祔太廟，武靈皇帝的舊廟於是被毁壞。

昭德皇后廟。大定二年，有關部門援引唐朝的典制，昭德皇后應當建立别廟，準備在太廟内墻的東北建造，皇帝同意。大定三年十月七日，在太廟舉行祫祭，祔祭睿宗皇帝和昭德皇后，神主牌位也同時製作題寫，捧到殿庭，拜謁完畢祔祭在祖姑欽仁皇后的左邊，祭祀完畢，神主被恭敬地捧回本廟。十二月二十一日，臘月祭祀，禮官説：“唐朝的祭禮，别廟舉行祭祀都以太廟一室的儀式爲標準，恐怕現在太廟祭祀完畢時天已經亮了，請求另外派遣官員代理祭祀。”皇帝下令同意。以後因爲太廟的殿堂規模小，又在太廟的東邊另外建造一廟。十二年八月，廟建成，正殿三間，東西兩邊各空出半間，以兩間作爲神室，從西面一間的西墻上安置祏室。廟設一個側門，與太廟相通。仍然把原先的殿作爲册寶殿，祏室經奏請毁掉。

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向太廟奏告，向别廟祭告。二十三日，安放神主，采用從前祫祭時使用的過廟儀式。有關官員説應當使用鹵簿儀仗，因爲離太廟不遠，參酌準備使用二人清道，接着是拿團扇的二人，再接着是職掌八人，衙官二十六人排成十三層，由供奉官充當。再接着是腰輿，抬腰輿的兵士十六人，傘子二人，再接着是拿團扇的十四人排成七層，拿方扇的四人，再接着排列職掌六人，燈籠十對，拉皇帝輦車的官員都是穿錦襖盤裹頭巾。同時命令皇太子率領百官參加祭禮。

前一天，行事官執事官就在祭祀的地方清齋一夜，并演習禮儀。執事官檢視酒和食物，太廟令率領下屬掃除太廟内外。禮直官設置皇太子面

太子西向位，執事官位皇太子後，近南，西向，各依品從立。監祭，殿西階下東向立。及親王百官位於廟庭，北向，西上。又設祝案於神位之右，設尊彝之位於左，各加勺、冪、坫。又設祭器，皆藉以席，左一籩實以鹿脯，右一豆實以鹿臡。又設盥洗、爵洗位于橫街之南稍東。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執罍篚者位于其後。太廟令又設神位於室内北墉下，當户南向。設直几一、黼扆一、莞席一、繅席一、次席二、紫綾厚褥一、紫綾蒙褥一并幄帳等，諸物并如舊廟之儀。又設望燎位于西神門外之北，設燎柴于位之北，預掘瘞坎于燎所。所司陳儀衛於舊廟門之外。

向西的位置，執事官的位置在皇太子位置的後邊，靠近南邊，面向西，各按官品隨從站立。監祭御史，在殿堂西臺階下面向東站立。親王和百官的位置在廟庭，面向北，以西爲上首。又設立祝案在神位的右邊，設置放尊彝的位置在神位的左邊，各加上舀酒的勺子、蓋尊彝的巾、放酒器的坫。又安放祭器，全都墊上席子，左邊一個籩裝鹿脯，右邊一個豆盛鹿肉醬。又設置盥洗、爵洗的位置在橫街的南面略微靠東的地方。罍在盥洗器的東面，加上勺。篚在盥洗器的西面，往南擱放，裝巾。拿罍和篚的人站在罍篚的後邊。太廟令又設置神位在神室裏邊的北墻下，對着門，面向南。安放直几一張、斧形花紋的屏風一張、莞席一張、繅席一張、次席二張、紫綾厚褥一張、紫綾蒙褥一張和帷帳等，各種器物都是按照舊廟的儀式。又設置觀看燃燒祭物的望燎位在西神門外的北邊，設置燃燒祭物的木柴在望燎位的北面，預先挖好掩埋祭器食物的坑穴在燃燒祭物的地方。有關部門陳列儀仗衛士在舊廟門外面。

奉安日未明二刻，所司進方扇燭籠於舊廟殿門外，設腰輿一、傘一於殿階之下，南向。質明，皇太子公服乘馬，本宫官屬導從，至廟門外下馬，步入廟門，至幕。次引親王百官常服由廟門入，於殿庭北向西上、重行立定。次引皇太子於百官前絶席位立，贊者曰“再拜”，皆再拜。宫闈令升殿，捧昭德皇后神主置于座，贊者曰“再拜”，皆再拜。

安放神主日天亮前二刻，有關部門進獻方扇燈籠在舊廟殿門外，設置腰輿一乘、傘一把在殿階的下面，面向南。天剛亮，皇太子穿公服騎馬，東宫官屬導從，到了廟門外下馬，步行進入廟門，到幕帳。接着導引穿便服的親王和百官從廟門進入，在殿庭上面向北，以西爲上首，雙行排列站定。接着導引皇太子在百官前面的單獨席位上站立，贊者唱禮“再拜”，全部再拜。宫闈令上殿，捧昭德皇后神主安放在神座上，贊者唱禮“再拜”，全部再拜。

次引内常侍北向俯伏，跪奏“請昭德皇后神主奉安于新廟，降殿升輿”，奏訖，俯伏，興。捧几内侍先捧几匱跪置於輿，又宫闈令接神主，内侍前引，跪置于輿上几後，覆以紅羅帕。内常侍已下分左右前引，皇太子步自舊廟先從行，親王次之，百官分左右後從，儀衛導從，至别廟殿下北向。内常侍於腰輿前俯伏，興，跪奏“請降輿升殿”。内侍捧几匱前，

接着導引内常侍面向北屈身下伏，跪着上奏“請求把昭德皇后神主安放在新廟，下殿放上腰輿”，上奏完畢，屈身下伏，起。捧几的内侍先捧着几櫃跪下安放在腰輿中，宫闈令接過神主，内侍在前面導引，宫闈令跪下把神主安放在腰輿上几櫃後，用紅羅帕遮蓋。内常侍以下的官員分成左右在前面導引，皇太子從舊廟裏步行出來先跟隨在腰輿後面，接着是親王，百官分成左右在後面跟隨，儀仗衛士導從，到了别廟殿下面向北。内常侍在腰輿前面屈身下伏，起，跪下上奏

宮闈令捧接神主升殿，置于座。禮直官引皇太子以下親王百官入殿庭，北向西上、重行立，皇太子在絶席位，禮直官贊曰“再拜”，皆再拜。又贊曰“行事官各就位”。禮直官引皇太子西向位立定。禮直官少前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即引皇太子就盥洗位，北向，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詣酒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皇太子，搢笏，執爵。執事者舉冪酌酒，皇太子以爵授執事者，詣神位前北向，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皇太子，執爵三祭酒，反爵于坫，執笏，俯伏，興，少立。

“請把昭德皇后神主捧下腰輿升殿”。内侍在前面捧几櫃，宮闈令捧接神主上殿，安放在神座上。禮直官導引皇太子以下的親王百官進入殿庭，面向北，以西爲上首，排成雙行站立，皇太子在單獨的席位上站立，禮直官唱禮“再拜”，全體再拜。又唱禮“行事官各就各位”。禮直官導引皇太子在面向西的位置上立定。禮直官稍微上前，唱禮“有關官員已經準備好了，請行禮”。隨即導引皇太子到盥洗位，面向北，皇太子把笏插在腰帶上，洗手，用巾擦手，拿笏。再到爵洗位去，面向北站立，把笏插在腰帶上，洗爵，擦爵并把它交給執事官。皇太子拿着笏，上殿，到放酒樽的地方去，面向西站立，執事官把爵交給皇太子，皇太子把笏插在腰帶上，拿爵。執事官揭起遮蓋酒樽的巾斟酒，皇太子把爵交給執事官，到神主牌位前面向北，把笏插在腰帶上，跪下。執事官把爵交給皇太子，皇太子拿爵祭酒三次，把爵放回坫上，拿笏，屈身下伏，起，稍事站立。

次引太祝、舉祝官詣讀祝位東北向，舉祝官跪舉祝版，太祝跪讀祝，訖，置祝于案，俯伏，興。舉祝官皆却立北向。贊者曰“再拜”，皇太子就兩拜，降階復位。舉祝、讀祝官後從，復本位。禮直官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宮闈令納神主于室，贊者曰“再拜”，皆再拜，禮畢，退。署令闔廟門，瘞祝于坎，儀物各還所司。

接着導引太祝、舉祝官到讀祝文的位置面向東北，舉祝官跪下舉起祝板，太祝跪下誦讀祝文，讀畢，把祝板放在案上，屈身下伏，起。舉祝官都退後面向北站立。贊者唱禮“再拜”，皇太子在當地拜兩次，從臺階下回到原位。舉祝官、讀祝官在後面跟隨，回到本人的位置。禮直官唱禮“再拜”，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宮闈令把神主收放在神室，贊者唱禮“再拜”，全部再拜，禮儀完畢，退下。署令關閉廟門，把祝板埋在坑穴裏，行禮所用器物各自交回到主管部門。

十一年，郊祀前一日朝享，與太廟同日，用登歌樂，行三獻禮，有司攝事。

十一年，在郊外祭天的前一天舉行朝享儀，與祭祀太廟是同一天，使用登歌樂，實行三獻禮，有關官員代理行禮。

二十六年，敕别建昭德皇后影廟于太廟内。有司言：“宜建殿三間，南面一屋三門，垣周以甓，外垣置靈星門一，神厨及西房各三間。然禮無廟中别建影廟之例，今皇后廟西有隙地，廣三十四步，袤五十四步，可以興建。”制可。仍於正南别創正門，

二十六年，皇帝命令另外建造昭德皇后影廟在太廟内。有關部門奏：“應當建造殿堂三間，南面一屋三道門，用磚做圍墻，外墻置靈星門一道，神厨和西房各三間。但是禮制中没有在廟中另外建造影廟的例子，現今皇后廟西邊有空地，寬三十四步，長五十四步，可以興建影廟。”皇帝下詔令許可。并且在正南方另外建造正門，門

門以坤儀爲名。仍留舊有便門，遇禘祫祔享由之。每歲五享并影廟行禮於正南門出入。又於廟外起齋廊房二十三間。

宣孝太子廟。大定二十五年七月，有司奏："依唐典，故太子置廟，設官屬奉祀。擬於法物庫東建殿三間，南垣及外垣皆一屋三門，東西垣各一屋一門，門設九戟。齋房、神厨，度地之宜。"又奉旨，太子廟既安神主，宜别建影殿。有司定擬制度，於見建廟稍西中間，限以磚壖，内建影殿三間。南面一屋三門，垣周以甓，無闕角及東西門。外垣正南建三門，左右翼廊二十間，神厨、齋室各二屋三間。是歲十月，廟成，十一日奉安神主，十四日奉遷畫像。

神主用栗，依唐制諸侯用一尺，刻謚于背。省部遣官於本廟西南隅面北設幄次，監視製造，於行禮前一日製造訖。其日晚，奉神主官奉承以箱，覆以帕，捧詣題神主幄中。次日丑前五刻，題神主官與典儀并禮官詣幄次前，題神主官詣罍洗位，盥手、帨手訖，奉神主官先以香湯奉沐，拭以羅巾。題神主官就褥位，題謚號於背云"宣孝太子神主"，墨書，用光漆模，訖，授奉神主官，承以箱，覆以梅紅羅帕，藉以素羅帕，詣座置於匱，乃下簾帷，侍衛如式。俟典儀俯伏，跪請，備腰輿傘扇詣神位。導引侍衛皆减昭德廟儀。

用坤儀命名。仍然保留舊廟的便門，遇到禘祭祫祭祔祭就從這裏進入。每年五次祭祀和在影廟舉行祭禮時從正南門出入。又在廟外建造齋戒的廊房二十三間。

宣孝太子廟。大定二十五年七月，有關部門上奏："按照唐朝典制，已故太子建廟，設立官屬祭祀。打算在陳放禮儀用品的庫房東邊建造殿堂三間，南墻和外墻都是一屋三門，東西墻各是一屋一門，門前陳列九把戟。齋房、神厨，根據地方的大小適當設置。"又奉聖旨，太子廟既安神主，應當另外建影殿。有關部門擬定制度，在現在建造的太子廟略微靠西中間的地方，以磚墻做界限，裏面建造影殿三間。南面一屋三門，用磚做圍墻，設有闕角和東西門。外墻正南面建造三門，左右兩邊廊房二十間，神厨、齋室各是二屋三間。這年十月，廟建成，十一日安放神主，十四日遷入畫像。

神主用栗木雕刻，按照唐朝的制度諸侯神主高一尺，在背面刻上謚號。尚書省禮部派遣官員在宣孝太子廟西南角面向北設置帳幕，監視製造神主，在舉行祭禮的前一天製造完畢。當天晚上，捧神主的官員將神主捧放在箱中，用帕子遮蓋，捧着箱子到題寫神主的帳幕中。第二天丑時前五刻，題寫神主的官員與典儀和禮官一起到帷帳前，題寫神主的官員到罍洗位去，洗手、擦手完畢，捧神主的官員先用香湯恭敬地爲神主洗沐，用羅巾擦乾。題寫神主的官員到褥位，在神主背面題寫謚號"宣孝太子神主"，用墨書寫，再用光漆描摹，完畢，交給捧神主的官員，放在箱子裏，用梅紅羅帕覆蓋，墊上素羅帕，到神座位放在櫃子中，於是放下簾帷，侍衛按照規定的儀式。等待典儀屈身下伏，跪下請求，準備腰輿和傘扇送到神主位。導引和侍衛的人數都少於昭德皇后廟的儀式。

祭儀，有司言："當隨祖廟四時祭享。初獻於皇孫皇族、亞獻於皇族或五品以下差。樂用登歌，今量减用二十五人，其接神用無射宫，升降徹豆則歌夾鍾。牲羊、豕各一，籩豆各

祭儀，有關部門上奏："應當隨同祖廟四季祭祀。初獻官從皇孫皇族中、亞獻官從皇族或者五品以下官員中差派。音樂使用登歌，樂工現在酌量减少爲二十五人，迎接神主時奏無射宫樂，升降和撤去豆器時就唱夾鐘。祭祀用的牲是羊、

八，簠簋各二，登鉶各一，其餘祭食亦量减之。”

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奏：“神主廟，牲牢樂縣官給。影廟，皇孫奉祀。”

猪各一頭，籩、豆各八個，簠、簋各二個，登、鉶各一個，其餘祭祀的食物也酌量减少。”

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向皇帝上奏：“神主廟，祭祀用的三牲樂器由官府供給。影廟，由皇孫供奉祭祀。”



金史卷三十四

志第十五

禮(七)

社稷　風雨雷師　岳鎮海瀆

社稷

貞元元年閏十二月，有司奏建社稷壇于上京。大定七年七月，又奏建壇于中都。

貞元元年閏十二月，有關部門向皇帝上奏在上京建立祭祀土神、穀神的社稷壇。大定七年七月，又上奏在中都建壇。

社爲制，其外四周爲垣，南向開一神門，門三間。內又四周爲垣，東西南北各開一神門，門三間，各列二十四戟。四隅連飾罘罳，無屋，於中稍南爲壇位，令三方廣闊，一級四陛。以五色土各飾其方，中央覆以黄土，其廣五丈，高五尺。其主用白石，下廣二尺，剡其上，形如鐘，埋其半。壇南，栽栗以表之。

社壇的建造制度，它的外面四周是墻，面向南開一道神門，每門三間。裏面又四周修墻，東西南北各開一道神門，每門三間，門前各自陳列二十四把戟。四個角落用有孔、形似網、名叫罘罳的屏連接裝飾，没有屋，在中間略微靠南的地方是神壇位，使三方廣闊，祇有一級，四階。用五色土分别裝飾五方，中央用黄土覆蓋。寬五丈，高五尺。壇的神主用白石雕製，下面寬二尺，把上面削尖，形狀像鐘，一半埋在地下。壇的南面，栽種栗樹作爲標志。

近西爲稷壇，如社壇之制而無石主。四壝門各五間，兩塾三門，門列十二戟。壝有角樓，樓之面皆隨方色飾之。饌幔四楹，在北壝門西，北向。神厨在西壝門外，南向。廨在南圍墻內，東西向。有望祭堂三楹，在其北，雨則於是堂望拜。堂之南北各爲屋二楹，三獻及司徒致齋幕次也。堂下南北相向有齋舍二十楹。外門止一間，不施鴟尾。

靠近西邊是稷壇，制度像社壇一樣但是没有石製神主。四面矮墻的門各五間，門兩側的堂屋有三門，門前陳列十二把戟。矮墻有角樓，樓的四面各用四方的顔色修飾。陳列食物的帳幔有四間，在北墻門的西邊，面向北。神厨在西墻門外，面向南。管理社稷壇的官署在南圍墻內，東西向。有望祭堂三間，在官署的北面，下雨時就在望祭堂裏望拜。望祭堂的南北各有房屋二間，是三獻官和司徒在祭祀前舉行致齋的地方。望祭堂下面南北相對有齋戒的屋子二十間。外門祇有一間，屋脊兩端不裝飾鴟尾。

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樂用登

祭祀是在春秋兩季的第二個月上戊日舉行，

歌，遣官行事。太尉一，司徒一，已上奏差。亞獻太常卿一，終獻光禄卿一，省差。太常卿一，光禄卿一，郊社令一，學士院官一，請御署祝版。大樂令一，太官令二，監祭御史二，太常博士二，廩犧令一，奉禮郎一，協律郎二，司尊罍二，奉爵酒官一，太祝七，祝史四，盥洗官二，爵洗官二，執巾篚官四，齋郎四十八，贊者一，禮直官十，已上部差。守衛十二人，各衣其方色，其服官給。舉瘞四，衣皂，軍人内差，其衣自備。

音樂使用登歌，派遣官員主持祭祀。太尉一人，司徒一人，以上是上奏皇帝派遣。亞獻太常卿一人，終獻光禄卿一人，由尚書省派遣。太常卿一人，光禄卿一人，郊社令一人，學士院官一人，請求皇帝在祝板上署名。大樂令一人，太官令二人，監祭御史二人，太常博士二人，廩犧令一人，奉禮郎一人，協律郎二人，掌管尊罍的二人，捧爵酒官一人，太祝七人，祝史四人，盥洗官二人，爵洗官二人，拿巾篚的官員四人，齋郎四十八人，贊者一人，禮直官十人，以上官員由禮部差派。守衛十二人，各穿顔色與所守方向一致的衣服，衣服由官府供給。負責掩埋祭器的四人，穿黑衣，從軍人内差遣，衣服自備。

前三日質明，行事官受誓戒於尚書省、御史臺，太常寺引衆官就位，禮直官贊"揖"，對揖，訖，太尉誓曰："某月某日上戊，祭于太社，各揚爾職。不恭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對拜，訖，退。凡與祭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仍習禮於社宫。諸衛令率其屬，各以其方器服守衛社宫門。大樂工人俱清齋一宿。

祭祀前三天天剛亮，行事官在尚書省、御史臺接受宣誓告誡，太常寺導引衆官員到規定的位置，禮直官唱禮"揖"，在位的官員們對揖，完畢，太尉讀誓詞説："某月某日上戊，在太社舉行祭祀，各位擔負起你們的職責，不恭敬從事的官員，國家自有刑罰懲處。"讀完，對拜，完畢，退下。凡是參加祭祀的官員要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已經開始齋戒而没有來的官員由其他人代理行事，并在社宫演習禮儀。各衛令率領他們的部屬，穿着各自方位的祭服，拿着器物守衛社宫門。樂工都清齋一夜。

前三日，陳設局設祭官公卿已下次於齋房之内。及設饌幔四於社宫西神門之外，門南，西向。

前三天，陳設局設置公卿以下祭祀官的齋位在齋戒房裏。又設置四處陳列食物的帳幕在社宫的西神門外邊，門在南，面向西。

前二日，郊社令率其屬，掃除壇之上下。大樂令設樂於壇上。郊社令爲瘞坎二於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又設望瘞位於坎之北，南向。

前二天，郊社令率領下屬，掃除祭壇上下。大樂令在壇上布置樂器。郊社令在北方壬地挖掩埋祭物的坑穴兩個，寬度和深度足以容納祭物，有南向的階梯。又設置觀看掩埋祭物的望瘞位在坑穴的北面，向着南方。

前一日，奉禮郎帥禮直官，設祭官公卿已下褥位於西神門之内道南，執事官於道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向，南上。設御史位二於壇下，一在太社東北，西向，一在太稷西北，東向，博士各在其北。設奉禮郎位於稷壇上西北，贊者一在北，東向。設

前一天，奉禮郎率領禮直官，設置公卿以下祭祀官的褥位在西神門内道路的南面，執事官的位置在道路北面，每個等級的官員位置不同，都是雙行排列，面向東，以南爲上首。設置御史位置二個在壇下，一個在社壇東北，面向西，一個在稷壇西北，面向東，博士的位置在御史的北面。設置奉禮郎的位置在稷壇上西北，贊者位置

協律郎位二於壇上東北隅，俱西向。設大樂令位於兩壇之間，南向。設獻官褥位於逐壇上神座前。設省牲位於西神門外。設牲榜於當門，黝牲二居前，又黝牲二少退，三牲皆用黝。北上。設廩犧令位於牲東北，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西，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東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前近南，北向。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東，北向。太常卿帥其屬，設酒樽之位。太樽二、著樽二、犧樽二、山罍二在壇上北隅，南向。象樽二、壺樽二、山罍二在壇下北陛之西，南向。后土氏象樽二、著樽二、山罍二在太社酒樽之西，俱東南上。設太稷、后稷酒樽於壇之上下，如太社、后土之儀。設洗位二於社壇西北，南向。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北肆。司樽罍篚冪者，各位於其後。設玉帛之篚於壇上樽坫之所。設四座，各籩十、豆十、簠二、簋二、鉶三、槃一、俎三、坫四，内籩一、豆一、簠一、簋一、俎三各設於饌幔内。光禄卿率其屬，入實。籩之實，魚鱐、乾棗、形鹽、鹿脯、榛實、乾䕩、桃、菱、芡、栗，以序爲次。豆之實，芹菹、笋菹、葵菹、菁菹、韭菹、魚醢、兔醢、豚拍、鹿臡、醓醢以序爲次。鉶實以羹，加芼滑。簠實以稻、粱，簋實以黍、稷，粱在稻前，稷在黍前。太官令入實樽罍以酒，各一樽實以玄酒。

一個在北面，面向東。設立協律郎位置二個在壇上東北角，都面向西。設置大樂令位置在兩壇之間，面向南。設置獻官的褥位在各壇上神座前。設置察看祭牲的位置在西神門外。設立祭牲牌在當門，淡黑色的牲二頭在前面，另外二頭淡黑色的牲略微退後，三牲都選用淡黑色的。以北爲上首。設立廩犧令的位置在牲位的東北邊，面向南。設衆太祝的位置在牲位的西邊，各自在牲的後面，祝史在他們的後面陪同，都面向東。設太常卿察看三牲的位置在前面靠南，面向北。又設置御史位置在太常卿的東邊，面向北。太常卿率領他的下屬，設置放酒樽的位置。太樽二個、著樽二個、犧樽二個、山罍二個在壇上的北角，面向南。象樽二個、壺樽二個、山罍二個在壇下北面臺階的西側，面向南。后土氏象樽二個、著樽二個、山罍二個在太社神酒樽的西面，都以東南爲上首。設置太稷、后稷酒樽在壇的上下，像太社酒樽、后土酒樽的儀式一樣。設置放洗的位置二個在社壇的西北，向着南方。罍在洗的東側，篚在洗的西側，往北安放。掌管樽罍篚巾的人，各位於樽罍篚巾的後面。設置放玉帛的篚在壇上放樽坫的地方。設置四座，每座各放籩十個、豆十個、簠二個、簋二個、鉶三個、槃一個、俎三個、坫四個，其中籩一個、豆一個、簠一個、簋一個、俎三個各放在陳放食物的帳幔裏。光禄卿率領他的下屬，往以上器物裏盛食物。籩裏裝的食物是，乾魚、乾棗、形鹽、鹿脯、榛果、乾梅、桃、菱、芡、栗，按照以上次序陳放。豆裏裝的食物是，腌芹菜、腌笋、腌葵菜、腌蕪菁、腌韭菜、魚肉醬、兔肉醬、猪肋、鹿肉醬、肉汁，按照以上次序陳放。鉶裏裝的食物是羹，加上使羹柔滑的野菜。簠裏盛的食物是稻、高粱，簋裏裝的是黍、稷，高粱在稻前，稷在黍前。太官令進壇給樽罍盛酒，各有一樽盛以清水。

祭日未明五刻，郊社令升設太社太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設后土氏神座於太社神座之左，后稷氏神座於太稷神座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加裀褥如幣之色。神位版各於

祭祀日天亮前五刻，郊社令上壇設置太社、太稷的神座，各在壇上靠南的地方，面向北。設后土氏神座在太社神座的左邊，后稷氏神座在太稷神座的左面，都面朝東。席墊都用莞草編成，席墊上加上像帛一樣顏色的裀褥。神位牌放在各

座首。

前一日，諸衛之屬禁斷行人。郊社令與其屬，以樽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司樽罍奉禮郎及執事者升自太社壇西陛以俟。其省牲器、視滌溉，并如郊廟儀。

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令率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以盤取血置神座前，遂烹牲。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太官令入實玉幣樽罍。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未明一刻，奉禮郎、贊者先入就位。禮直官引光禄卿、御史、博士、諸太祝、祝史、司樽罍篚冪者入自西門，當太社壇北，重行南向東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司樽罍篚冪者皆就位。奉盤血祝史與太祝由西陛升壇，各於樽所立，祝史以俟瘞血，大祝以俟取玉幣。大樂令帥工人入。禮直官各引祭官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贊者曰“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禮直官進太尉之左曰“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禮直官引光禄卿就瘞血所，又引祝史奉盤血降自西陛，至瘞位，光禄卿瘞血，訖，復位。祝史以盤還饌幔，以俟奉毛血豆。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諸太祝取玉幣於篚，各立於尊所。禮直官引太尉詣盥洗位。協律郎跪，俯伏，舉麾，樂作太簇宫《正寧之曲》。後盥洗同。至洗位南向立，樂止。

個神座的前面。

祭祀日的前一天，衛士禁止路人通行。郊社令和他的下屬，把樽坫罍洗篚巾拿進來放在位置上，掌管樽罍的奉禮郎和執事官從社壇的西階上壇等候。察看三牲和祭器、檢查洗滌祭物，都同郊廟祭祀的儀式一樣。

祭祀日天亮前十刻，太官令率領屠工用鸞刀宰割三牲，祝史用豆裝毛血，各放在陳列食物的地方，用盤子裝血放在神座前，於是烹煮牲體。天亮前三刻，衆祭祀官員穿着符合各自身份的服裝。郊社令、太官令進壇把玉、帛放進篚裹并給樽罍盛酒。太官令率領進獻食物的人給各個籩豆簠簋盛食物。天亮前一刻，奉禮郎、贊者先入場就位。禮直官導引光禄卿、御史、博士、衆太祝、祝史、掌管樽罍篚巾的人從西門進壇，在社壇北面，面向南，以東爲上首，雙行排列站定，奉禮郎説“再拜”，贊者接着傳達，御史以下的官員全部再拜，拜畢，掌管樽罍篚巾的人都到規定的位置。捧着盛血盤子的祝史和太祝從西臺階登壇，各自在放樽的地方站立，祝史等候掩埋血，太祝等候取玉帛。大樂令率領樂工入場。各位禮直官導引祭祀官員入場，到規定的位置站定，奉禮郎説“各位官員再拜”，贊者説“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那些先前已經拜過的官員不再拜。禮直官走到太尉的左邊説“有關部門已經準備好了，請求舉行祭禮”，退後回到原位。禮直官導引光禄卿到埋血的地方，又導引祝史捧着盛血的盤子從西臺階下來，到埋血的位置，光禄卿埋血，完畢，退回到原位。祝史把盤子放回到陳放食物的帳幔裏，等候盛有毛血的豆。奉禮郎説“衆官員再拜”，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衆太祝把玉帛從篚裏取出，各自站在放樽的地方。禮直官導引太尉到盥洗位。協律郎跪下，屈身下伏，舉旗，樂工奏太簇宫《正寧之曲》。隨後盥洗時也奏同樣的音樂。到盥洗的位置面向南站立，音樂停止。

搢笏、盥手、帨手訖，詣太社壇，樂作應鍾宫《嘉寧之曲》。後升壇同。升自北陛，樂止，南向立。太

太尉把笏插在腰帶上，洗手、擦手完畢，到太社壇，樂工奏應鐘宫《嘉寧之曲》。隨後升壇時也奏同樣的樂曲。從北臺階升壇，音樂停止，

祝以玉帛西向授太尉，太尉受玉帛。禮神之玉奠於神前，瘗玉加於幣，配位不用玉。玉用兩圭有邸，盛以匣。瘞玉以玉石爲之。帛用黑繒，長一丈八尺。樂作太簇宫《嘉寧之曲》，太稷同。禮直官引太尉進，南向跪奠於太社座前，俯伏，興。引太尉少退，詣褥位南向再拜。太祝以幣授太尉，太尉受幣，西向跪奠於后土神座前，俯伏，興。禮直官引太尉少退，西向再拜，訖，樂止。

禮直官引太尉降自北陛，詣太稷壇，盥洗、升奠玉幣如太社后土之儀。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毛血豆係别置一豆。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前，祝史退立於樽所。太尉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外。禮直官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太社之俎。諸太祝既奠毛血，禮直官太官令引太社太稷之饌入自正門，配座之饌入自左闥。

饌初入門，樂作太簇宫《正寧之曲》，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豆，降自西陛以出。太社太稷之饌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於神座前設訖，禮直官引司徒已下降自西陛，樂作，復位，樂止。諸太祝還樽所。禮直官引太尉詣罍洗位，樂作，至位，樂止。

盥手、洗爵訖，禮直官引太尉詣太社壇，升自北陛，樂作，至太社酒樽所，樂止。執樽者舉冪，執事者以爵授太尉，太尉執爵，太官令酌酒，訖，樂作太簇宫《皐寧之曲》。太稷同。太尉以爵授執事者。禮直官引太尉詣太社神座前，執事者以爵授太

面向南站立。太祝面向西把玉器繒帛交給太尉，太尉接受玉器繒帛。敬神的玉放在神位前，掩埋的玉器放在繒帛上，配祭的神位不用玉器。玉器采用有邸的兩圭，用匣子裝。掩埋的玉器用玉石做成。帛用黑繒，長一丈八尺。樂工奏太簇宮《嘉寧之曲》，太稷壇也奏同樣的樂曲。禮直官導引太尉上前，面向南跪下把玉器獻在太社神座前，屈身下伏，起。禮直官導引太尉稍微後退，到褥位去面向南再拜。太祝把繒帛交給太尉，太尉接受繒帛，面向西跪下把繒帛獻在后土神神座前，屈身下伏，起。禮直官導引太尉略微後退，面向西再拜，拜畢，音樂停止。

禮直官導引太尉從北臺階下壇，到太稷壇去，盥洗、升壇祭獻玉器繒帛同太社和后土神的祭獻儀式一樣。祝史捧着裝毛血的豆進壇，各自從規定的臺階上壇，毛血豆是另外設置的豆器。各位太祝在壇上迎取毛血豆，都進獻在神座前，祝史退後站立在放酒樽的地方。太尉上壇獻了玉器繒帛後，太官令出去率領進獻食物者，捧出食物陳列在西門外。禮直官導引司徒出去到放食物的地方，司徒捧出獻給太社的俎。衆太祝獻完毛血後，禮直官太官令導引獻給太社太稷的食物從正門進入，獻給配祭神位的食物從左邊小門進入。

食物剛捧進門時，樂工奏太簇宮《正寧之曲》，食物到了臺階下，音樂停止。祝史都上前撤去毛血豆，從西臺階下來出去。獻給太社太稷的食物從北臺階拿上壇，獻給配祭神位的食物從西臺階拿上壇，衆太祝在壇上迎接導引，各自在神座前安放完畢，禮直官導引司徒以下的官員從西臺階下壇，奏樂，回到原位，音樂停止。衆太祝回到放樽的地方。禮直官導引太尉到罍洗位去，奏樂，到位，音樂停止。

洗手、洗爵完畢，禮直官導引太尉到太社壇，從北臺階上壇，奏樂，到太社壇放酒樽的地方，音樂停止。執樽者揭開蓋樽的巾，執事者把爵交給太尉，太尉執爵，太官令斟酒，完畢，樂工奏太簇宮《皐寧之曲》。祭太稷樂曲同。太尉把爵交給執事者。禮直官導引太尉到太社神座前，執事者把爵交給太尉，太尉面向南跪下獻

尉，南向跪奠爵，訖，以爵授執事者，俯伏，興。太尉少退，樂止。讀祝官與捧祝官進於神座前右，西向跪讀祝，讀訖，讀祝官就一拜，各還樽所。太尉拜訖，詣配位酒樽所。執事者舉冪，執事者以爵授太尉，太尉執爵，太官令酌酒，訖，樂作太簇宫《昭寧之曲》。太尉以爵授執事者。禮直官引太尉進后土神座前，執事者以爵授太尉，西向跪奠爵，訖，以爵授執事者，俯伏，興。太尉少退，樂止。讀祝如上儀。太尉再拜，訖，禮直官引太尉降自北陛，樂作，至罍洗位，樂止。

盥手、洗爵訖，禮直官引太尉詣太稷壇，升自北陛，并如太社后土之儀，樂曲同。訖，禮直官引太尉還本位。

亞、終獻，盥洗升獻并如太尉之儀。

禮直官引終獻降復位，樂止。太祝各進徹豆，樂作應鍾宫《娱寧之曲》，還樽所，樂止。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禮直官進太尉之右，請就望瘞位，御史博士從，南向立。於衆官將拜之前，太祝執篚進於神座前取玉幣，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體謂牲之左髀。各由其陛降壇，以玉幣饌物置於坎，訖，奉禮曰“可瘞”，坎東西各二人置土半坎，訖，禮直官進太尉之左曰“禮畢”，遂引太尉出，祭官以下以次出。禮直官引御史博士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出。工人以次出。祝版燔於齋坊。光禄卿以胙奉進，御史就位展視，光禄卿望闕再拜，乃退。

爵，完畢，把爵又交給執事者，屈身下伏，起。太尉稍稍後退，音樂停止。讀祝官和捧祝官走到神座前右側，面向西跪下讀祝文，讀畢，讀祝官就地一拜，各自回到放酒樽的地方。太尉拜完，到配祭神座放酒樽的地方去。執事者揭起蓋酒樽的巾，執事者把爵交給太尉，太尉拿爵，太官令斟酒，完畢，樂工奏太簇宫《昭寧之曲》。太尉把爵交給執事者。禮直官導引太尉走到后土神座前，執事者把爵交給太尉，太尉面向西跪下獻爵，完畢，把爵交給執事者，屈身下伏，起。太尉稍稍後退，音樂停止。讀祝文的儀式同前面一樣。太尉再拜，完畢，禮直官導引太尉從北臺階下壇，奏樂，走到罍洗位，音樂停止。

太尉洗手、洗爵完畢，禮直官導引太尉到太稷壇去，從北臺階上壇，所有的儀式都同太社后土神壇的儀式一樣，奏相同的樂曲。完畢，禮直官導引太尉回到原來的位置。

亞獻、終獻，盥洗和上壇祭獻的儀式都同太尉的一樣。

禮直官導引終獻官下壇回到原位，音樂停止。太祝各自進壇撤去豆，樂工奏應鐘宫《娱寧之曲》，回到放酒樽的地方，音樂停止。撤去籩豆各一個，從原來的地方稍微移動。奉禮郎説“賞賜祭肉”，贊者説“衆官員再拜”，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禮直官走到太尉的右側，請太尉到望瘞位去，御史、博士跟隨，面向南站立。在衆官員將要下拜之前，太祝拿着篚走到神座前取下玉器繒帛，齋郎用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牲體是指牲的左髀。各自從相應的臺階下壇，把玉器繒帛食物放在坑穴裏，完畢，奉禮郎説“可以掩埋”，坑穴的東西兩邊各二人用土覆蓋坑穴一半，完畢，禮直官走到太尉的左側説“祭禮完畢”，於是導引太尉出去，祭祀官以下的官員按照次序出去。禮直官導引御史、博士以下的官員都回到執事位置上，站定。奉禮郎説“再拜”，御史以下的官員都再拜，完畢，出去。樂工依次出去。祝板在齋坊焚燒。光禄卿獻上祭肉，御史到規定的位置上察看，光禄卿望着皇宫再拜，然後退

其州郡祭享，一遵唐、宋舊儀。

下。

各州郡的祭祀，一律遵照唐朝、宋朝舊有的儀式。

風雨雷師

明昌五年，禮官言："國之大事，莫重於祭。王者奉神靈，祈福祐，皆爲民也。我國家自祖廟禘祫五享外，惟社稷、岳鎮海瀆定爲常祀，而天地日月風雨雷師其禮尚闕，宜詔有司講定儀注以聞。"尚書省奏："天地日月，或親祀，或令有司攝事。若風雨雷師乃中祀，合令有司攝之。且又州縣之所通祀者也，合先舉行。"制可。

明昌五年，禮官說："國家的大事，最重要的莫過於祭祀。君主敬奉神靈，祈求福佑，都是爲了百姓。我國家除了在祖廟舉行禘祭、祫祭和五時祭享外，祇把社稷、岳鎮海瀆規定爲常祀，而祭祀天地日月風雨雷師的禮儀還沒有，應當下詔給有關官員研究制定禮節制度上報。"尚書省上奏："對天地日月的祭祀，或者是皇帝親臨祭祀，或者是命令有關官員代理祭祀。風雨雷師是中祀，應該命令有關官員代理祭祀。而且這又是各地州縣都要祭祀的，應當先舉行。"皇帝下詔令許可。

乃爲壇於景豐門外東南，闕之巽地，歲以立春後丑日，以祀風師。牲、幣、進熟，如中祀儀。又爲壇於端禮門外西南，闕之坤地，以立夏後申日以祀雨師，其儀如中祀，羊豕各一。是日，祭雷師於位下，禮同小祀，一獻，羊一，無豕。其祝稱"天子謹遣臣某"云。

於是在景豐門外東南方、皇宮的東南巽地建造祭壇，每年在立春後的丑日，祭祀風師。祭祀使用的牲、幣、進熟食，都按照中祀的儀式。又在端禮門外西南方、皇宮的西南坤地建造祭壇，在立夏後申日祭祀雨師，按照中祀的儀式，羊猪各一頭。這天，在雨師位的下面祭祀雷師，禮儀同小祀一樣，行一獻，羊一頭，沒有猪。祭祀的祝文稱"天子謹遣臣某"云云。

岳鎮海瀆

大定四年，禮官言："岳鎮海瀆，當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詔依典禮以四立、土王日就本廟致祭，其在他界者遥祀。立春，祭東岳于泰安州、東鎮于益都府、東海于萊州、東瀆大淮于唐州。立夏，望祭南岳衡山、南鎮會稽山于河南府，南海、南瀆大江于萊州。季夏土王日，祭中岳于河南府、中鎮霍山于平陽府。立秋，祭西岳華山于華州、西鎮吴山于隴州，望祭西海、西瀆于河中府。立冬，祭北岳恒山于定州、北鎮醫巫閭山于廣寧府，望祭北海、北瀆大濟于孟州。其封爵并仍唐、宋之舊。明昌間，從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沂山爲東安王，

大定四年，禮官上奏："岳鎮海瀆，應當在五郊迎節氣那一天祭祀它們。"皇帝下詔按典禮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及立秋前十八日到本廟舉行祭祀，在其他州縣界内的舉行遥祀。立春，祭祀東岳於泰安州、東鎮於益都府、東海於萊州、東瀆大淮於唐州。立夏，望祭南岳衡山、南鎮會稽山於河南府，南海、南瀆大江於萊州。季夏土王日，祭祀中岳於河南府、中鎮霍山於平陽府。立秋，祭祀西岳華山於華州、西鎮吴山於隴州，望祭西海、西瀆於河中府。立冬，祭祀北岳恒山於定州、北鎮醫巫閭山於廣寧府，望祭北海、北瀆大濟於孟州。岳鎮海瀆的封爵仍然沿襲唐朝、宋朝的舊制。明昌年間，聽從沂山道士楊道全的請求，封沂山爲東安王，吴山爲成德王，霍山爲應靈王，會稽山爲永興王，醫巫閭山爲廣

吴山爲成德王，霍山爲應靈王，會稽山爲永興王，醫巫閭山爲廣寧王，淮爲長源王，江爲會源王，河爲顯聖靈源王，濟爲清源王。

每歲遣使奉御署祝版奩薌，乘馹詣所在，率郡邑長貳官行事。禮用三獻。讀祝官一、捧祝官二、盥洗官二、爵洗官二、奉爵官一、司尊彝一、禮直官四，以州府司吏充。

前三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二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如常儀。前二日，有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廟門外。掌廟者掃除廟之内外。前一日，有司牽牲詣祠所，享官以下常服閲饌物，視牲充腯。

享日丑前五刻，執事者設祝版於神位之右，置於坫，及以血豆設於饌所。次設祭器，皆藉以席，掌饌者實之。左十籩爲三行，以右爲上，實以乾𧄍、乾棗、形鹽、魚鱐、鹿脯、榛實、乾桃、菱、芡、栗。右十豆爲三行，以左爲上，實以芹菹、笋菹、韭菹、葵菹、菁菹、魚醢、兔醢、豚拍、鹿臡、醓醢。左簠二，實以粱、稻。右簋二，實以稷、黍。俎二，實以牲體。次設犧樽二、象樽二，在堂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犧樽在前，實以法酒。犧樽，初獻官酌。象樽，亞、終獻酌。又設太樽一、山樽一，在神位前，設而不酌。有司設燭於神位前。洗二，在東階之下，直東霤，北向。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執罍篚者位於其後。又設揖位於廟門外，初獻在西，東向，亞、終及祝在東，西向，北上。開瘞坎於廟内廷之壬地。

寧王，淮河爲長源王，長江爲會源王，黄河爲顯聖靈源王，濟水爲清源王。

每年派遣使臣捧着皇帝署名的祝板、奩薌，乘驛車到所祭祀的地點去，率領州縣長官和僚屬舉行祭祀。禮儀采用初獻、亞獻、終獻三獻禮。讀祝官一人、捧祝官二人、盥洗官員二人、爵洗官員二人、奉爵官一人、司尊彝一人、禮直官四人，由州府的官吏充當。

祭祀的前三天，所有行事執事官散齋二天，照常處理事務，在卧室就宿，按平常的禮儀。前二天，有關部門設置行事執事官的位置在廟門外。掌廟者掃除廟的内外。前一天，有關官員把祭祀用的三牲牽到祭祀的地方，祭祀官以下的官員穿常服察看陳列的祭祀用食物，檢察三牲是否肥壯。

祭祀日丑時前五刻，執事者設置祝板在神位的右邊，把它放在坫上，把盛血的豆放在陳列食物的地方。接着陳列祭器，都用席子墊着，掌管食物的人把食物裝入祭器。左邊十個籩放成三行，以右爲上首，裝入乾梅、乾棗、形鹽、乾魚、鹿脯、榛果、乾桃、菱、芡、栗。右邊十個豆放成三行，以左爲上首，盛腌芹菜、腌笋、腌韭菜、腌葵、腌蕪菁、魚肉醬、兔肉醬、猪肋、鹿肉醬、肉汁。左邊有二個簠，裝有高粱、稻。右邊有二個簋，裝入稷、黍。俎二個，放上牲體。接着放犧樽二個、象樽二個，在堂上東南角，向着北方，以西爲上首。犧樽在前面，盛法酒。犧樽，由初獻官斟酒。象樽，由亞獻官、終獻官斟酒。又設太樽一個、山樽一個，放在神位前，衹設置但不斟酒。有關官員置放燭火在神位前面。洗二個，在東臺階下面，正當東屋檐，向着北方。罍在洗的東側，加舀酒的勺。篚在洗的西側，往南排列，裝入巾。拿罍、篚的人的位置在罍、篚後面。又設置揖位在廟門外，初獻官在西面，面向東，亞獻官、終獻官和祝在東邊，面向西，以北爲上首。在廟的内庭北方壬地挖掘掩埋祭物的坑穴。

享日丑前五刻，執事官各就次。掌饌者帥其屬，實饌具畢。凡祭官各服其服，與執事官行止皆贊者引，點視陳設訖，退就次。引初獻以下詣廟南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揖”。次引祝升堂就位立。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堂，詣酌樽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執爵，執樽者舉冪，執事者酌酒。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奠爵訖，執笏，俯伏，興，少立。次引祝詣神位前東向立。搢笏，跪，讀祝，訖，執笏，興，退復位。初獻再拜，贊禮者引初獻復位。

祭祀日丑時前五刻，執事官各自到達規定的休息處所。掌管食物的官員率領下屬，將食物裝入祭器完畢。凡是參加祭祀的官員穿着各自應穿的祭服，他們和執事官的行動都由贊者導引，清點察看陳設的祭器祭物完畢，退後回到休息處。導引初獻官以下的官員到廟南門外的揖位去，站定，贊禮者唱禮“揖”。接着導引讀祝官上廟堂到規定的位置站立。接着導引初獻官到盥洗位面向北站立，把笏插在腰帶上、洗手、擦手，執笏，到爵洗位面向北站立，把笏插在腰帶上，洗爵，把爵交給執事官，執笏，上堂，到給樽斟酒的地方面向西站立。執事官把爵交給初獻官。初獻官把笏插在腰帶上，拿爵，拿樽者揭開蓋樽的巾，執事官斟酒。初獻官把爵交給執事官，執笏，到神位前面向北站立，把笏插在腰帶上，跪下，執事官把爵交給初獻官。初獻官執爵祭酒三次，獻爵酒完畢。執笏，屈身下伏，起，稍事站立。接着是贊者導引讀祝官到神位前面向東站立。把笏插在腰帶上，跪下，朗讀祝文，完畢，執笏，起。退後回到原位。初獻官再拜，贊禮者導引初獻官回到原位。

次引亞獻酌獻，并如初獻之儀。次引終獻，并如亞獻之儀。

接着導引亞獻官斟酒獻酒，都跟初獻的儀式一樣。接着導引終獻官，都跟亞獻的儀式一樣。

贊者引初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執事者以爵酌清酒，進初獻之右，初獻跪，祭酒，啐酒，奠爵。執事者以俎進，減神座前胙肉前脚第二節，共置一俎上，以授初獻，初獻以授執事者。初獻取爵，遂飲，卒爵，執事者進受爵，復於坫。初獻興，再拜，贊者引初獻復位。贊者曰：“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亞獻官以下皆再拜，拜訖，次引初獻已下就望瘞位，以饌物置於坎，東西廂各二人，贊者曰“可瘞”，置土半坎，又曰“禮畢”，遂引初獻官已下出。祝與執樽罍篚冪者俱復位立定，贊者曰“再拜”，再拜訖，遂出。祝版燔於齋所。

贊者導引初獻官到神位前面向北站立，執事者把清酒斟到爵裏，走到初獻官的右邊，初獻官跪下，祭酒，嘗酒，獻酒。執事者拿着俎上前，取下神座前面的祭肉前脚第二節，一齊放在一個俎上，把俎交給初獻官，初獻官把俎交給執事者。初獻官取爵，於是飲酒，爵内酒飲完，執事者上前接過爵，把它放回坫上。初獻官起，再拜，贊者導引初獻官回到原位。贊者説：“再拜。”已經飲過福酒、接受過祭肉的人不拜。亞獻官以下的官員都再拜，拜畢，贊者導引初獻官以下的官員到望瘞位去，把祭祀的食物放在坑穴裏，東西兩旁各二人，贊者説“可以掩埋”，把土填到坑穴的一半，贊者又説“祭禮完畢”，於是導引初獻官以下的官員出廟，讀祝官和拿樽罍篚巾的官員全部回到原位站定，贊者説“再拜”，拜畢，於是出廟門。祝板在齋戒的地方焚燒。

金史卷三十五

志第十六

禮(八)

宣聖廟　武成王廟　前代帝王　諸神雜祠
祈禜　拜天　本國拜儀

宣聖廟

皇統元年二月戊子，熙宗詣文宣王廟奠祭，北面再拜，顧儒臣曰："爲善不可不勉。孔子雖無位，以其道可尊，使萬世高仰如此。"

皇統元年二月戊子，熙宗到文宣王孔子廟去祭奠，面向北再拜，回顧儒臣們説："做善事不可不盡力。孔子雖然没有官位，可是因爲他的思想學説值得尊敬，而得到後世如此崇高的敬仰。"

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歲春秋仲月上丁日，釋奠於文宣王，用本監官房錢六十貫，止造茶食等物，以大小楪排設，用留守司樂，以樂工爲禮生，率倉場等官陪位，於古禮未合也。伏睹國家承平日久，典章文物當粲然備具，以光萬世。况京師爲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觀仰。擬釋奠器物、行禮次序，合行下詳定。兼兖國公親承聖教者也，鄒國公力扶聖教者也，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宣聖像側還虚一位，禮宜遷孟子像於宣聖右，與顔子相對，改塑冠冕，妝飾法服，一遵舊制。"

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説："每年春秋兩季的第二個月上丁日，祭祀文宣王，使用本監官房錢六十貫，衹準備茶食等物，用大小碟子排列陳設，用留守司的樂隊，用樂工做贊禮司儀的執事，率領倉場等處官員陪伴祭祀，這不符合古禮。我們看到國家太平已很長久，典章文物應當很完美，以便光耀萬世。何况京都是實施教化最好的地方，爲各地所觀瞻仰慕。我們擬定了祭奠應當用的器物、行禮的次序，應當頒下有關部門審定。加之兖國公顔子是親自繼承聖教的人，鄒國公孟子是竭力扶持聖教的人，應當在宣聖孔子像的左右排列。現在孟子穿燕服的塑像在廟的後堂，孔子塑像旁邊還空了一個位置，按禮應當將孟子塑像移到孔子塑像右邊，與顔子塑像相對，改塑成戴冠冕，裝飾法服，一律遵從過去的制度。"

禮官參酌唐《開元禮》，定擬釋奠儀數：文宣王、兖國公、鄒國公每位籩豆各十、犧尊一、象尊一、簠簋

禮官參考斟酌唐朝《開元禮》，擬定了祭奠先聖先師的儀式祭物：文宣王、兖國公、鄒國公每位籩豆各十個、犧尊一個、象尊一個、簠簋各

各二、俎二、祝板各一，皆設案。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每位各籩一、豆一、爵一，兩廡各設象尊二。總用籩、豆各一百二十三，簠簋各六，俎六，犧尊三，象尊七，爵九十四。其尊皆有坫。罍二，洗二，篚勺各二，冪六。正位并從祀藉尊、罍、俎、豆席，約用三十幅，尊席用葦，俎、豆席用莞。牲用羊、豕各三，酒二十瓶。

禮行三獻，以祭酒、司業、博士充。分奠官二，讀祝官一，太官令一，捧祝官二，罍洗官一，爵洗官一，巾篚官二，禮直官十一，學生以儒服陪位。

樂用登歌，大樂令一員，本署官充，樂工三十九人。迎神，三奏姑洗宮《來寧之曲》，辭曰："上都隆化，廟堂作新。神之來格，威儀具陳。穆穆凝旒，巍然聖真。斯文伊始，群方所視。"初獻盥洗，姑洗宮《靜寧之曲》，辭曰："偉矣素王，風猷至粹。垂二千年，斯文不墜。涓辰維良，爰修祀事。沃盥于庭，嚴禋禮備。"升階，南吕宮《肅寧之曲》，辭曰："巍乎聖師，道全德隆。修明五常，垂教無窮。增崇儒宫，遹追遺風。嚴祀申虔，登降有容。"奠幣，姑洗宮《和寧之曲》，辭曰："天生聖人，賢於堯、舜。仰之彌高，磨而不磷。新廟告成，宮墻數仞。遣使陳祠，斯文復振。"降階，姑洗宮《安寧之曲》，辭曰："稟靈尼丘，垂芳闕里。生民以來，孰如夫子。新祠歸然，四方所視。酹觴告成，祗循典禮。"兖國公酌獻，姑洗宮《輯寧之曲》，辭曰："聖師之門，顔惟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饗。桓圭衮衣，有嚴儀象。載之神祠，增光吾黨。"鄒國公酌獻，

二個、俎二個、祝板各一塊，全部置放案几上。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每位各有籩一個、豆一個、爵一個，兩邊廂房各設置象尊二個。一共用了籩、豆各一百二十三個，簠簋各六個，俎六個，犧尊三個，象尊七個，爵九十四個。尊都放在坫上。罍二個，洗二個，篚勺各二個，巾六張。放在正位和從祀神位的尊、罍、俎、豆都用席子做墊子，大約用了三十幅，墊在尊下的是葦席，墊在俎、豆下面的是莞草席。祭祀的牲使用羊、猪各三頭，酒二十瓶。

祭禮采用三獻的儀式，由祭酒、司業、博士充當三獻官。另外設置分奠官二人，讀祝官一人，太官令一人，捧祝官二人，罍洗官一人，爵洗官一人，巾篚官二人，禮直官十一人，學生穿儒生服陪同祭祀。

音樂采用登歌，大樂令一人，由本官署的官員充當，樂工三十九人。迎神時，演奏三遍姑洗宮《來寧之曲》，歌辭説："上都重視教化，廟堂建造一新。神來享受祭祀，展示了完備的禮儀。神的冕旒不動，儀容端莊美好，形象高大，不愧是真正的聖人。禮樂文教開始實行，成爲四方瞻仰的榜様。"初獻官盥洗時，奏姑洗宮《靜寧之曲》，歌辭説："偉大的孔子，没有王位的王，他的道德學説極其精粹。流傳近二千年，儒學傳統不廢。選擇良辰，舉行祭祀。在廟庭澆水盥洗，祭祀的禮儀完備。"初獻官上臺階，奏南吕宮《肅寧之曲》，歌辭説："偉大的聖師孔子，學説全面品德高尚。闡明五常之道，留下的教誨無窮。增修廟庭學宮，努力學習孔子遺風。莊嚴的祭祀表達虔誠，升堂下殿具有美好儀容。"獻玉器繒帛，樂工奏姑洗宮《和寧之曲》，歌辭説："天生聖人，勝過堯、舜。越是敬慕他越是深感他的偉大，即使受到挫折反而更加堅强。新建的孔廟宣告落成，廟墻高達數丈。派遣使臣祭祀，孔子之道重新得到發揚。"下臺階，奏姑洗宮《安寧之曲》，歌辭説："孔子降生的尼丘稟受天地靈氣，孔子居住的闕里流芳百世。自有人民以來，誰能與夫子相比。新建的廟宇高高聳立，被天下四方所瞻視。將酒灑在地上宣告祭禮完成，

姑洗宫《泰寧之曲》，辭曰："有周之衰，王綱既墜。是生真儒，宏才命世。言而爲經，醇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祀。"亞、終獻，姑洗宫《咸寧之曲》，辭曰："於昭聖能，與天立極。有承其流，皇仁帝德。豈伊立言，訓經王國。焕我文明，典祀千億。"送神，姑洗宫《來寧之曲》，辭曰："吉蠲爲饎，孔惠孔時。正辭嘉言，神之格思。是饗是宜，神保聿歸。惟時肇祀，太平極致。"

今後將恭敬地遵循祭祀的典禮。"向兖國公神位斟酒祭獻，奏姑洗宫《輯寧之曲》，歌辭説："聖師孔子的門徒，衹有顔子居上。他的道德差不多完美無缺，所以應當配祭孔子。手拿大圭身穿衮衣，是顔子莊嚴的儀像。把它安放在神廟裏，爲我們增添光彩。"向鄒國公斟酒祭獻，奏姑洗宫《泰寧之曲》，歌辭説："周朝的衰落，王綱已經墜地。這時産生真正的大儒，以宏大的才識聞名於世。言談成爲經典，思想醇正不離仁義。竭力扶助聖人的功業，同孔子一樣流傳萬代。"亞獻、終獻時，奏姑洗宫《咸寧之曲》，歌辭説："聖人才德多麽光明，樹立準則高與天齊。繼承這些傳統，顯示了皇帝的仁德。豈不是聖賢著書立説，訓導帝王治理國家。使我國的文明焕發光彩，祭祀典禮千年萬載。"送神時，奏姑洗宫《來寧之曲》，歌辭説："用美好潔净的酒食祭神，很順於禮又很適時。正確的辭令美好的話語，使神前來接受祭祀。享用了祭品又感到很可口，神靈於是回到了天上。像這樣按時舉行祭祀，則天下太平，達到最美好的盛世。"

承安二年，春丁，章宗親祀，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祀，文武群臣助奠。上親爲贊文，舊封公者升爲國公，侯者爲國侯，郕伯以下皆封侯。

承安二年，春季二月第一個丁日，章宗親臨祭祀，由親王代理亞獻官、終獻官，皇族陪同祭祀，文武百官輔助祭奠。皇帝親自書寫贊文，過去封公爵的升爲國公，封侯爵的升爲國侯，郕伯以下都封侯。

宣宗遷汴，建廟會朝門内，歲祀如儀，宣聖、顔、孟各羊一、豕一，餘同小祀，共用羊八，無豕。

宣宗遷都汴京，在會朝門内建造孔廟，按照規定儀式每年祭祀，祭祀宣聖孔子、顔子、孟子各用一頭羊、一頭猪，其餘配祭者的祭物同小祀一樣，共用羊八頭，没有猪。

其諸州釋奠并遵唐儀。

其他各州祭奠先聖先師遵照唐朝禮儀。

武成王廟

泰和六年，詔建昭烈武成王廟于闕庭之右，麗澤門内。其制一遵唐舊，禮三獻，官以四品官已下，儀同中祀，用二月上戊。

泰和六年，皇帝下令建造昭烈武成王姜太公廟在宫庭的右邊，麗澤門内。廟制一律按照唐朝的舊制，采用三獻的禮儀，四品官以下的官員主持祭祀，儀式采用中祀的規格，在二月上戊日舉行。

七年，完顔匡等言："我朝創業功臣，禮宜配祀。"於是，以秦王宗翰同子房配武成王，而降管仲以下。

七年，完顔匡等人上奏："我朝創業的功臣，按禮應當配祭。"於是，以秦王宗翰同張良一起配祭武成王，而降管仲以下。又升楚王宗雄、

又躋楚王宗雄、宗望、宗弼等侍武成王坐，韓信而下降立於廡。又黜王猛、慕容恪等二十餘人，而增金臣遼王斜也等。其祭，武成王、宗翰、子房各羊一、豕一，餘共用羊八，無豕。

宗望、宗弼等功臣陪侍武成王神位，韓信以下的下降到廂房站立。又廢除王猛、慕容恪等二十多人，而增加金朝功臣遼王斜也等人。祭祀時，武成王、宗翰、張良各用一頭羊、一頭猪，其餘配祭者共用羊八頭，没有猪。

宣宗遷汴，於會朝門內闕庭之右營廟如制，春秋上戊之祭仍舊。

宣宗遷都汴京，在會朝門內宫殿的右邊按照制度營建武成王廟，春秋兩季上戊日的祭祀仍按照舊時的儀式。

諸前代帝王

三年一祭，於仲春之月祭伏犧於陳州，神農於亳州，軒轅於坊州，少昊於兖州，顓頊於開州，高辛於歸德府，陶唐於平陽府，虞舜、夏禹、成湯於河中府，周文王、武王於京兆府。

三年祭祀一次，在春季的第二個月在陳州祭祀伏犧，在亳州祭祀神農，在坊州祭祀軒轅，在兖州祭祀少昊，在開州祭祀顓頊，在歸德府祭祀高辛，在平陽府祭祀陶唐，在河中府祭祀虞舜、夏禹、成湯，在京兆府祭祀周文王、周武王。

泰和三年，尚書省奏：“太常寺言：‘《開元禮》祭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漢祖祝板請御署。《開寶禮》犧、軒、顓頊、帝嚳、陶唐、女媧、成湯、文、武請御署，自漢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平章政事鎰、左丞匡、太常博士溫迪罕天興言：‘方岳之神各有所主，有國所賴，請御署固宜。至于前古帝王，寥落杳茫，列于中祀亦已厚矣，不須御署。’參知政事即康及鉉以爲三皇、五帝、禹、湯、文、武皆垂世立教之君，唐、宋致祭皆御署，而今降祝板不署，恐於禮未盡。不若止從外路祭社稷及釋奠文宣王例，不降祝板，而令學士院定撰祝文，頒各處爲常制。”敕命依期降祝板，而不請署。

泰和三年，尚書省上奏：“太常寺報告：‘唐《開元禮》規定祭祀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漢高祖的祝板要請皇帝署名。《開寶禮》規定祭祀伏犧、軒轅、顓頊、帝嚳、陶唐、女媧、成湯、文王、武王時請皇帝署名，漢高祖以下的二十七位帝王的祝板皇帝不署名。’平章政事鎰、左丞匡、太常博士溫迪罕天興認爲：‘四方大山之神各有所主，是國家所依賴的，請求皇帝在祝板上署名是合宜的。至於遠古時的帝王，寥落杳茫，把他們列在中祀已經是厚待他們了，不需要皇帝署名。’參知政事即康和鉉認爲三皇、五帝、禹、湯、文、武都是名垂後世創立德教的君主，唐朝、宋朝祭祀他們時都請皇帝在祝板上署名，而現在頒發祝板不請皇帝署名，恐怕未盡到禮儀。不如祇按照外地祭社稷和祭奠文宣王的例子，不頒發祝板，祇命令學士院撰寫祝文，頒發給各地作爲經常的制度。”皇帝下令按日期頒發祝板，祇是不請皇帝署名。

諸神雜祠

長白山

大定十二年，有司言：“長白山在興王之地，禮合尊崇，議封爵，建廟宇。”十二月，禮部、太常、學士

大定十二年，有關官員奏：“長白山位於我王朝興起之地，按禮應當尊崇，議定封爵，建造廟宇。”十二月，禮部、太常寺、學士院上奏，

院奏奉敕旨封興國靈應王，即其山北地建廟宇。

奉旨封長白山爲興國靈應王，就在長白山以北的地方建造廟宇。

十五年三月，奏定封册儀物，冠九旒，服九章，玉圭，玉册、函，香、幣，册、祝。遣使副各一員，詣會寧府。行禮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所司於廟中陳設如儀。廟門外設玉册、衮冕幄次，牙杖旗鼓從物等視一品儀。禮用三獻，如祭岳鎮。

大定十五年三月，經上奏制定册封長白山的册書和儀式器物，冠上懸垂九道玉串，衣服上有九種圖案，玉圭，玉册、玉匣，香、繒帛，册書、祝板。派遣使臣和副使各一人，到會寧府去。行禮官散齋二天，致齋一天。主管部門按照儀式規定在廟中陳設祭物。在廟門外設置安放玉册、衮衣冠冕的帷帳，牙杖旗鼓隨從器物等按照一品官的儀式。祭禮采用三獻，與祭祀五岳五鎮的儀式一樣。

其册文云："皇帝若曰：自兩儀剖判，山岳神秀各鍾于其分野。國將興者，天實作之。對越神休，必以祀事。故肇基王迹，有若岐陽；望秩山川，於稽虞《典》。厥惟長白，載我金德，仰止其高，實惟我舊邦之鎮。混同流光，源所從出。秩秩幽幽，有相之道。列聖蕃衍熾昌，迄于太祖，神武徵應，無敵于天下，爰作神主。肆予冲人，紹休聖緒，四海之內，名山大川靡不咸秩。矧王業所因，瞻彼旱麓，可儉其禮？服章爵號非位於公侯之上，不足以稱焉。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册命兹山之神爲興國靈應王，仍敕有司歲時奏祀。於戲！廟食之享，亘萬億年。維金之禎，與山無極，豈不偉歟！"自是，每歲降香，命有司春秋二仲擇日致祭。

封册上的文辭說："皇帝說：從天地分開以來，山岳的神奇秀麗各自會聚於所在的區域。國家將要興起，實在是上天將它創造。報答上天的福祐，一定要進行祭祀。所以創建王業，例如周的太王遷於岐山；按順序遥祭山川，在《舜典》裏可以查到。這長白山，載着我金朝的恩德，仰望它的高大，確實是我們從前邦域的大山。混同江閃光的流水就是從這裏發源。層次分明，幽遠深邃，有着宰相的恢宏氣度。我各代祖宗繁衍昌盛，傳到太祖，威武如神，已有應驗，無敵於天下，成爲君主。延續到我這年輕的國君，繼承前代君王的美好功業，四海以內，名山大川没有不祭祀的。況且是王業所憑藉的，就像周人看到旱山的山脚而歌咏文王，對長白山的祭禮爵號如果不在公侯之上，是不相稱的。現在派遣某官某，拿着使節，備辦祭物，册封這座山的神靈爲興國靈應王，并命令有關官員每年按時節祭祀。啊！在廟裏舉行祭祀，世世代代永遠延續。金朝的吉祥，和山一樣没有極限，豈不是偉大嗎！"從這以後，每年發降真香，命令官員在春秋兩季的第二個月選擇日子舉行祭祀。

明昌四年十月，備衮冕、玉册、儀物，上御大安殿，用黄麾立仗八百人，行仗五百人，復册爲開天弘聖帝。

明昌四年十月，準備衮冕、玉册和各種舉行儀式所用的器物，皇帝親臨大安殿，使用黄麾立仗八百人，行仗五百人，又册封爲開天弘聖帝。

大房山

大定二十一年，敕封山陵地大房山神爲保陵公，冕八旒、服七章、

大定二十一年，皇帝下令册封山陵地大房山神爲保陵公，冕上有八個玉串、衣服上有七種圖

圭、册、香、幣，使副持節行禮，并如册長白山之儀。其册文云："皇帝若曰：古之建邦設都，必有名山大川以爲形勝。我國既定鼎於燕，西顧郊圻，巍然大房，秀拔混厚，雲雨之所出，萬民之所瞻，祖宗陵寢於是焉依。仰惟岳鎮古有秩序，皆載祀典，矧兹大房，禮可闕歟？其爵號服章俾列于侯伯之上，庶足以稱。今遣某官某，備物册命神爲保陵公。申敕有司，歲時奏祀。其封域之内，禁無得樵采弋獵。著爲令。"是後，遣使山陵行禮畢，山陵官以一獻禮致奠。

紋，圭、册、香、繒帛，派遣使者和副使持節主持儀式，都同册封長白山的儀式一樣。册書上的文辭説："皇帝説：古代建立國家設立都城，必有名山大川作爲形勝。我國已經定都於燕京，往西看郊外千里之地内，巍然矗立的大房山，秀麗挺拔而渾厚，雲和雨從這裏産生，爲萬民所瞻仰，祖宗陵寢也是在這裏建造。那些大山之神在古代都已規定了尊卑秩序，全部記載在祭祀的典制裏，何況這大房山，怎麽可以不祭祀呢？它的爵位稱號服飾圖案應當排在侯爵伯爵之上，以便與大房山神的地位相稱。現在派遣某官某，準備祭物册封大房山神爲保陵公。命令有關部門，每年按時節祭祀。在保陵公的封域之内，禁止砍柴打獵。定爲法令。"這以後，派遣使臣到山陵主持祭禮完畢，山陵官采用一獻的禮儀祭奠。

混同江

大定二十五年，有司言："昔太祖征遼，策馬徑渡，江神助順，靈應昭著，宜修祠宇，加賜封爵。"乃封神爲興國應聖公，致祭如長白山儀，册禮如保陵公故事。

其册文云："昔我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掃遼季荒茀，成師以出，至于大江，浩浩洪流，不舟而濟，雖穆滿渡江而鼋梁，光武濟河而水冰，自今觀之無足言矣。執徐之歲，四月孟夏，朕時邁舊邦，臨江永嘆，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至止上都，議所以尊崇之典。蓋古者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至有唐以來，遂享帝王之尊稱，非直後世彌文，而崇德報功理亦有當然者。矧兹江源出於長白，經營帝鄉，實相興運，非錫以上公之號，則無以昭答神休。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册命神爲興國應聖公。申命有司，歲時奉祀。於戲！嚴廟貌，正封爵，禮亦至矣。惟神其衍靈長之德，用輔我國家彌億年，神亦享廟食於無窮，豈不休哉！"

大定二十五年，有關部門説："從前太祖征伐遼國，策馬直渡混同江，得到江神祐助，靈驗顯著，應當建造廟宇，加賜封爵。"於是封江神爲興國應聖公，祭祀儀式同長白山一樣，册封的禮儀同保陵公的一樣。

册書上的文辭説："從前我太祖武元皇帝承受上天英明的命令，掃蕩遼國的荒亂腐敗。組成軍隊出擊，到了大江邊，浩浩蕩蕩的洪流，没用舟船就渡過了大江，雖然周穆王姬滿過江是坐在鼋的背上，漢光武能過黄河是水結了冰，從現在看來都不足稱道。去年甲辰歲，孟夏四月，朕當時經過舊日的疆域，面對着混同江發出長長的嘆息，仰慕太祖開創帝王基業，贊美江神的效力顯靈，到達上都，商議用來尊崇江神的典禮。古代將五岳比作三公，四瀆比作諸侯，從唐朝以來，五岳四瀆於是享有帝王的尊稱，這不僅僅是後代對禮制更加注重形式，就從尊崇道德、報答功勛來説也是理所當然的。况且這條江發源於長白山，建設我女真的故鄉，幫助我金國興起，不賜以上公的爵號，就不能鮮明地報答神靈的福祐。現在派遣某官某，拿着使節準備祭物册封混同江神爲興國應聖公。命令有關部門每年按時節祭祀。啊！把廟宇修得宏大莊嚴，給予應得的爵

號，禮儀也就盡到了。希望神靈繼續顯揚綿延長久的恩德，輔佐我金朝億萬年，神靈也享受祭祀沒有止境，豈不好嗎!”

嘉蔭侯

大定二十五年，敕封上京護國林神爲護國嘉蔭侯，毳冕七旒，服五章，圭同信圭，遣使詣廟，以三獻禮祭告。其祝文曰：“蔚彼長林，實壯天邑，廣袤百里，惟神主之。廟貌有嚴，侯封是享，歆時蠲潔，相厥滋榮。”是後，遇月七日，上京幕官一員行香，著爲令。

大定二十五年，皇帝下令册封上京護國林神爲護國嘉蔭侯，毳衣冠冕，冕用七旒，衣服上有五種圖案，圭同信圭一樣，派遣使節到廟裏去，采用三獻的禮儀祭告。祝文説：“那葱鬱茂盛的長林，使都邑更加壯觀。寬廣百里，是神在主宰。廟宇莊嚴，封侯祭祀。請神享受這潔凈的祭品，輔助上京更加滋潤繁榮。”這以後，在每月七日，上京幕職官一員到廟裏上香，定爲法令。

瀘溝河神

大定十九年，有司言：“瀘溝河水勢泛决嚙民田，乞官爲封册神號。”禮官以祀典所不載，難之。已而，特封安平侯，建廟。二十七年，奉旨，每歲委本縣長官春秋致祭，如令。

大定十九年，有關官員説：“瀘溝河水勢泛濫沖毁百姓良田，請求官府爲它册封神號。”禮官因爲祭祀的典制中没有記載，感到爲難。不久，特封瀘溝河神爲安平侯，建造廟宇。大定二十七年，奉皇帝聖旨，每年委派所在縣的長官在春秋兩季舉行祭祀，如同法令。

昭應順濟聖后

大定十七年，都水監言：“陽武上埽黄河神聖后廟，宜依唐仲春祭五龍祠故事。”二十七年春正月，尚書省言：“鄭州河陰縣聖后廟，前代河水爲患屢禱有應，嘗加封號廟額。今因禱祈，河遂安流，乞加褒贈。”上從其請，特加號曰昭應順濟聖后，廟曰靈德善利之廟。每歲委本縣長官春秋致祭，如令。

大定十七年，都水監説：“陽武上埽黄河神聖后廟，應當按照唐朝在春季第二個月祭祀五龍祠的舊例。”大定二十七年春正月，尚書省奏：“鄭州河陰縣聖后廟，前代由於黄河水泛濫成災時人們在這裏多次祈禱有靈驗，曾經加以封號并賜廟名。現在因爲祈禱，黄河水於是能平静無災，請求加以褒揚并加贈封號。”皇上同意尚書省的請求，特地加封號爲昭應順濟聖后，廟稱作靈德善利之廟。每年委派所在縣的長官在春秋兩季去廟裏祭祀，如同法令。

鎮安公

舊名旺國崖，太祖伐遼嘗駐蹕於此。大定八年五月，更名静寧山，後建廟。明昌六年八月，以冕服玉册，册山神爲鎮安公。

過去名叫旺國崖，太祖討伐遼國時曾經在這裏暫駐。大定八年五月，改名爲静寧山，以後建造廟宇。明昌六年八月，用冠冕袍服玉册，册封山神爲鎮安公。

册文曰：“皇帝若曰：古之名山，咸在祀典。軒皇之世，神靈所奉者七千；虞氏之時，望秩每及於五載。蓋惟有益于國，是以必報其功。逮乎後

册書上的文辭説：“皇帝説：古代的名山，全都在祀典之中。軒轅皇帝的時代，祭祀的神靈有七千；虞舜的時候，遥祭山川往往長達五年。因爲祇要對國家有益，就一定要報答它的功勞。

王，申以徽册，至于岳鎮之外，亦或封爵之加。故太白有神應之稱，而終南有廣惠之號。禮由義起，事與時偕，載籍所傳，于今猶監。朕修和有夏，咸秩無文。眷兹静寧，秀峙朔野。緼澤布氣，幽贊乎坤元；導風出雲，協符乎乾造。一方之表，萬物所瞻。南直都畿，北維障徼。連延廣厚，寶藏攸興；盤固高明，誃宫斯奠。昔有遼嘗恃以富國，迄大定更爲之錫名。洪惟世宗，功昭列聖，亦越顯考，德利生民。爰即歲時，駕言臨幸。兵革不試，遠人輯寧。雨暘常調，品彙蕃廡。此上帝無疆之貺，亦英靈有相之符。比即輿情，載修故事。顧先皇帝駐蹕之地，挹累世承平之風。迓續遺休，式甄神祐。肆象德以畀號，仍班台臺而闡儀。宇像一新，采章具舉。今遣使某、副某，持節備物，册命神爲鎮安公，仍敕歲時奉祀。於戲！容典焜耀，精明感通。惟永億年，翊我昌運。神其受職，豈不偉歟！”

到了後代君主，明白地將要祭祀的山川記載在書册上，對於五岳五鎮等大山以外的神靈，有的也要賜予封爵。所以太白山有神應的名稱，終南山有廣惠的稱號。禮節產生於適宜，事情隨時代而改變，典籍中流傳下來的記載，現在仍然可以借鑒。朕謀求和好夏國，没有記載在祀典的山川之神也都加以祭祀。眷念這静寧山，高高地屹立在北方的原野上。蘊積水澤，散布蒸氣，協助大地養育萬物；引來風，生出雲，符合上天化生萬物的作用。一方的表率，萬民所瞻仰。南當京郊，北連邊塞。連綿不斷，廣闊深厚，寶藏就在這裏產生；盤曲險固，高大明顯，離宫别館就在這裏修建。過去遼國曾經倚仗它使國家富强，到大定年間更爲它賜與名號。偉大的世宗，功業光耀列祖列宗，也超過了已故的父親，他的恩德利及百姓。於是每年到一定時節，皇帝就要親臨這裏。戰爭停止，遠方人民和睦安寧。風調雨順，萬物繁盛。這是上帝無窮的賜予，也是神靈祐助的表現。最近我根據人們的願望，按照以往的慣例舉行祭祀。回顧先皇住過的地方，景仰世代太平的風氣。繼承先帝遺留的美好業績，彰明神靈的祐助。現在根據神的德行賜以名號，并按三公的地位而舉行儀式。廟宇和神像焕然一新，華麗的裝飾都很完美。現在派遣使臣某、副使某，拿着使節準備祭物，册命神爲鎮安公，并且命令每年按時節祭祀。啊！儀容典禮光輝燦爛，虔誠的精神感通神明。但願長久萬年，輔佐我朝國運昌明。神接受這樣的職責，豈不是很偉大嗎！”

瑞聖公

即麻達葛山也，章宗生於此。世宗愛此山勢衍氣清，故命章宗名之。後更名胡土白山，建廟。明昌四年八月，以冕服玉册，封山神爲瑞聖公。建廟，命撫州有司，春秋二仲，擇日致祭爲常。

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國家之興，命曆攸屬。天地元化，惟時合符。山川百神，無不受職。粹精薦瑞，明聖繼生。著丕應於殊禎，啓昌

就是麻達葛山，章宗出生在這裏。世宗愛這座山山勢連綿，空氣清新，因此命令章宗爲它命名。以後改名爲胡土白山，建造廟宇。明昌四年八月，使用冠冕衣服玉册，册封山神爲瑞聖公。建造廟宇，命令撫州有關部門，在春秋兩季的第二個月，選擇日期舉行祭祀，作爲常例。

册封文辭説：“皇帝説：國家的興起，與天命曆數有關。天地的造化，正和時運相符。山川百神，没有不被授予職責的。集合靈氣，降下祥瑞，英明聖主相繼誕生。非凡的禎祥顯示了偉大

期於幽贊。裒對信猶之典，咸修望秩之文。嘉乃名山，奠兹勝地，下綿乾分，上直樞輝。盤析木之津，達中原之氣。廓除氛祲，函毓泰和。仰惟光烈昭垂，徽音如在，即高明而清暑，克静壽以安仁。周廬安寧，厚澤浹洽。朕祗循祖武，順講時巡，感美號以興懷，佩聖謨而介福。言念誕彌之初度，抑由翊衛之效靈。然猶祀秩無章，神居不屋，非所以盡報功崇德之義，副追始樂原之心。爰飾名稱，載新祠宇。勒忱辭於貞琰，涓良日於元龜，彰服采以辨威，潔庋縣而致祭。闡揚茂實，敷繹多儀。今遣使某、副某，持節備物，册命神爲瑞聖公，仍敕有司歲時奉祀。於戲！尚其聽明，歆此誠意，孚休惟永，亦莫不寧。”

的應驗，神明的贊助開創了昌盛的時期。根據《詩經》‘裒時之對’、‘允猶翕河’的教導，舉行遥祭山川的禮儀。我贊美這座名山，矗立在這塊美麗的土地上，它綿延於西北的乾地，它上面正對着北斗第一星。盤繞在燕京的外圍，表露出中原王者的氣象。掃清了陰陽相侵的凶氣，孕育着太平祥和的氣氛。想到世宗的功業，光昭後世，他美好的聲音好像還在耳邊。此山高大明朗可以清暑，能使人清静壽老而安於仁德。周圍的廬舍安寧，深厚的恩澤和洽。朕恭敬地繼承先人的事業，講求按時巡視四方的古制。來到這裏，感念美好的名號而涌起思念之情，服膺先帝的教導而祈求大福。想到我在這裏誕生，也是由於此山山神顯示靈應，輔佐護衛。但至今還没有將山神列在祭典，未給神靈建造廟宇，没有盡到報答功勞推崇恩德的義務，不符合追本溯源不忘舊恩的心願。於是册以封號，建造廟宇。將熱忱的文辭刻在吉祥的美玉上，通過占卜選擇吉日，彰明服裝的色彩圖案以辨别不同身份的威儀，清洗應埋藏的、懸挂的祭物而舉行祭祀。闡揚盛美的業績，布置衆多的禮儀。現在派遣使臣某、副使某，持節準備祭物，册封山神爲瑞聖公，同時命令有關部門每年按照時節祭祀。啊！但願發揚你的聰明，接受我的誠意，永遠信任和賜福於民，使百姓莫不安寧。”

貞獻郡王廟

明昌五年正月，陳言者謂“葉魯、谷神二賢創製女直文字，乞各封贈名爵，建立祠廟。令女直、漢人諸生隨拜孔子之後拜之”。有司謂葉魯難以致祭，若金源郡貞獻王谷神則既已配享太廟矣，亦難特立廟也。有旨，令再議之。禮官言：“前代無創製文字入孔子廟故事，如於廟後或左右置祠，令諸儒就拜，亦無害也。”尚書省謂“若如此，恐不副國家厚功臣之意”。遂詔令依蒼頡立廟于盩厔例，官爲立廟于上京納里渾莊，委本路官一員與本千户春秋致祭，所用

明昌五年正月，有官員建議説“葉魯、谷神二位賢人創造了女真文字，請求爲他們各自册封名號爵位，建立祠堂廟宇。命令女真人、漢人衆儒生在祭拜孔子後祭拜他們”。有關部門認爲葉魯難以祭祀，至於金源郡貞獻王谷神既然已經配祭太廟了，也就很難特地爲他建立廟宇。有聖旨，命令再次議論這件事。禮官奏：“從前的朝代并没有創造文字的賢者進入孔子廟配祭的典故，假如就在孔廟後面或左右兩邊建立祠堂，命令衆儒生去拜祭，也没有害處。”尚書省官員認爲“如果照這樣辦，恐怕不符合國家看重功臣的意思”。於是皇帝下令按照爲蒼頡在盩厔建立廟宇的例子，官府爲谷神在上京納里渾莊建立廟

諸物從宜給之。

宇，委派本路官員一人和本地千户在春秋兩季舉行祭祀，祭祀用的各種物品根據情況適當給予。

祈禜

大定四年五月，不雨。命禮部尚書王競祈雨北嶽，以定州長貳官充亞、終獻。又卜日於都門北郊，望祀岳鎮海瀆，有司行事，禮用酒脯醢。後七日不雨，祈太社、太稷。又七日祈宗廟，不雨，仍從岳鎮海瀆如初祈。其設神座，實樽罍，如常儀。其樽罍用瓢齊，擇甘瓠去柢以爲尊。祝板惟五岳、宗廟、社稷御署，餘則否。後十日不雨，乃徙市，禁屠殺，斷傘扇，造土龍以祈。雨足則報祀，送龍水中。

大定四年五月，天不下雨。皇帝命令禮部尚書王競在北嶽祈雨，用定州正副長官充當亞獻官、終獻官。又在都門外北郊卜日，遥祭岳鎮海瀆，有關部門主持祭祀，祭禮使用酒、乾肉、肉醬。隨後七天不下雨，祈禱太社、太稷。又過七天向宗廟祈禱，不下雨，仍然像當初一樣向岳鎮海瀆祈禱。祈禱時設置神座，用樽罍盛酒，按照平常的儀式。那樽罍盛以瓢齊酒，選擇葫蘆去掉它的根部作爲酒尊。祝板衹有祈禱五岳、宗廟、社稷的纔由皇帝簽署，其餘的就不由皇帝署名。隨後的十天不下雨，就遷徙市場，禁止屠宰，折斷傘、扇，造作土龍以祈求下雨。雨下够了就舉行報答的祭祀，送土龍到水中。

十七年夏六月，京畿久雨，遵祈雨儀，命諸寺觀啓道場祈禱。

大定十七年夏六月，京都地區下了很久的雨，遵照祈禱下雨的儀式，命令各寺院道觀開道場祈禱停止下雨。

拜天

金因遼舊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禮。重五於鞠場，中元於内殿，重九於都城外。其制，刳木爲盤，如舟狀，赤爲質，畫雲鶴文。爲架高五六尺，置盤其上，薦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則於常武殿築臺爲拜天所。

金朝沿襲遼朝舊時的習俗，在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舉行拜天的禮儀。五月五日在蹋球場，七月十五日在内殿，九月九日在都城外。拜天的制度，把木頭剖開做成盤，像舟的形狀，質地紅色，畫上雲鶴圖案。做五六尺高的木架，把盤放在上面，然後把祭天的食物放在盤中，聚集宗族人一起祭拜。如果是皇帝就在常武殿築臺作爲拜天的地方。

重五日質明，陳設畢，百官班俟於球場樂亭南。皇帝靴袍乘輦，宣徽使前導，自球場南門入，至拜天臺，降輦至褥位。皇太子以下百官皆詣褥位。宣徽贊“拜”，皇帝再拜。上香，又再拜。排食拋盞畢，又再拜。飲福酒，跪飲畢，又再拜。百官陪拜，引皇太子以下先出，皆如前導引。

五月五日天剛亮，陳設完畢，百官排班等候在球場樂亭的南邊。皇帝穿靴袍乘輦車，宣徽使在前面導引，從球場南門進入，到拜天臺，下輦到褥位。皇太子以下的文武百官都到褥位去，宣徽使唱禮“拜”，皇帝再拜。上香，又再拜。陳列食物放下碗盞完畢，又再拜。飲敬神酒，跪下飲酒完畢，又再拜。百官陪拜，導引皇太子和他以下的官員先出去，跟前面的儀式一樣。

皇帝回輦至幄次，更衣，行射柳、擊球之戲，亦遼俗也，金因尚

皇帝乘輦回到臨時休息的帷帳，換衣，舉行射柳、擊球的游戲，這也是遼朝的風俗，金朝因

之。

凡重五日拜天禮畢，插柳球場爲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爲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爲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氣。

已而擊球，各乘所常習馬，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衆爲兩隊，共争擊一球。先於球場南立雙桓，置板，下開一孔爲門，而加網爲囊，能奪得鞠擊入網囊者爲勝。或曰，兩端對立二門，互相排擊，各以出門爲勝。球狀小如拳，以輕韌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習蹺捷也。

既畢賜宴，歲以爲常。

本國拜儀

金之拜制，先袖手微俯身，稍復却，跪左膝，左右摇肘，若舞蹈狀。凡跪，摇袖，下拂膝，上則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跪，復以手按右膝，單跪左膝而成禮。國言摇手而拜謂之“撒速”。

承安五年五月，上諭旨有司曰：“女直、漢人拜數可以相從者，酌中議之。”禮官奏曰：“《周官》九拜，一曰稽首，拜中至重，臣拜君之禮也。乞自今，凡公服則用漢拜，若便服則各用本俗之拜。”主事陳松曰：“本朝拜禮，其來久矣，乃便服之拜也。可令公服則朝拜，便服則從本朝拜。”平章政事張萬公謂拜禮各便所

襲崇尚。

凡是五月五日拜天禮儀完畢，在球場上插柳兩行，應該射柳的人按照尊卑次序，各自將帕子放在他要射的柳枝上做標志，在離地面大約數寸的地方削掉樹皮露出白色的樹幹。首先由一人跑馬在前面導引，後面的人跑馬用無羽的横鏃箭射柳枝，射斷柳枝後又用手接住而騎馬跑開的人爲上等。射斷柳枝但是没有用手接住它的人是次等。那些射斷柳枝没有去皮的地方，和射中柳枝但没有射斷，與不能射中柳枝的人，算是輸。每射一次，必須要擂鼓以鼓動射柳人的勇氣。

接着是擊球，各自騎上平時騎慣的馬，拿球棒。棒長數尺，它的頂端像半月形。把參加擊球的人分成兩隊，共同争擊一球。先在球場南邊立兩根柱子，放一塊木板，下面開一個洞作門，再加網作爲接球的袋子，能够奪到球并把它擊入網袋的是勝者。或者説，兩端相對竪立兩個門，互相争奪擊球，各自以擊球出門爲勝者。球的形狀像拳頭那樣小，用輕而柔韌的木頭挖空中心并塗上紅色。這都是爲了練習動作敏捷。

擊球完畢賜宴，每年作爲常制。

金朝跪拜的制度，先把手縮進衣袖裏微微向下彎腰，再稍稍後退，左膝跪下，向左右摇肘，像舞蹈的形狀。凡是下跪，要摇動衣袖，向下輕輕擦過膝蓋，往上就到左右兩邊肩頭，一共四次。像這樣下跪四次，再用手按在右膝上，單跪左膝而成禮。金國人把摇手而拜稱之爲“撒速”。

承安五年五月，皇帝諭旨有關部門説：“女真、漢人跪拜的次數可以互相依從的地方，酌中議定。”禮官上奏説：“《周官》九拜，其中之一叫稽首，是拜禮中最重的一種，是臣下拜見君主的禮。請求從今以後，凡是穿公服就用漢人的拜禮，如果穿便服就各自采用本族習俗的拜禮。”主事陳松説：“本朝的拜禮，由來已久，就是穿便服的拜禮。可以命令穿公服時就行朝見君主的拜禮，穿便服就順從本朝的拜禮。”平章政事張

習，不須改也。司空完顏襄曰："今諸人袵髮皆從本朝之制，宜從本朝拜禮，松言是也。"上乃命公裳則朝拜，諸色人便服則皆用本朝拜。

萬公認爲拜禮各根據自己的習慣，不必更改。司空完顏襄說："現在衆人的衣襟髮式完全是按照本朝的制度，應該按照本朝的拜禮，陳松的說法是對的。"皇帝於是命令穿公服就行朝見君主的拜禮，各種人穿便服就都用本朝的拜禮。

金史卷三十六

志第十七

禮(九)

國初即位儀　受尊號儀　上壽儀
朝參常朝儀　肆赦儀　臣下拜詔儀

國初即位儀

收國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諸路官民耆老畢會，議創新儀，奉上即皇帝位。阿离合懣、宗翰乃陳耕具九，祝以闢土養民之意。復以良馬九隊，隊九匹，别爲色，并介冑弓矢矛劍奉上。國號大金，建元收國。

收國元年春正月初一壬申，各路官員百姓耆老全部聚會，商議創制新的禮儀，尊奉主上即皇帝位。阿离合懣、宗翰於是陳列九件耕地的農具，意思是祝福皇帝開拓疆土養育百姓。再以良馬九隊，每隊九匹，顔色不同，和甲冑弓矢矛劍一起進獻給皇上。國號定爲大金，建年號爲收國。

天會元年九月六日，皇弟諳板孛極烈即皇帝位。己未，告祀天地。丙寅，大赦，改元。

天會元年九月六日，皇弟諳板孛極烈即皇帝位。己未，祭告天地。丙寅，大赦，改年號。

受尊號儀

皇統元年正月二日，太師宗幹率百僚上表，請上皇帝尊號，凡三請，詔允。七日，遣上京留守奭告天地社稷，析津尹宗强告太廟。十日，帝服衮冕御元和殿，宗幹率百僚恭奉册禮。册文云云，“臣等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是日，皇帝改服通天冠，宴二品以上官及高麗、夏國使。十二日，恭謝祖廟，還御宣和門，大赦，改元。

皇統元年正月二日，太師宗幹率領文武百官向皇帝呈上表章，請求敬上皇帝尊號，一共請求了三次，皇帝下詔同意。七日，派遣上京留守奭向天地社稷祭告，析津尹宗强向太廟祭告。十日，皇帝穿衮衣戴冕駕臨元和殿，宗幹率領文武百官恭敬地舉行册禮。册文説：“臣等恭敬地獻上玉册、玉寶，敬上皇帝尊號爲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這天，皇帝改戴通天冠，宴請二品以上的官員和高麗、夏國的使節。十二日，皇帝恭謝祖廟，回到宣和門上，大赦，改年號。

大定七年，恭上皇帝尊號。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二

大定七年，敬上皇帝尊號。前三天，派遣使臣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二天，各部門停止

日，諸司停奏刑罰文字。百官習儀於大安殿庭。兵部帥其屬，設黃麾仗於大安殿門之內外。宣徽院帥儀鸞司，於前一日設受册寶壇於大安殿中間，又設御榻於壇上，又設册寶幄次於大安殿門外，及設皇太子幕次於殿東廊，又設群官次於大安門外。大樂令與協律郎前一日設宮縣於殿庭，又設登歌樂架於殿上，立舞表於殿下。符寶郎其日俟文武群官入，奉八寶置於御座左右，候上册寶訖，復舁寶還所司。

向皇帝上奏有關刑罰方面的文字。百官在大安殿庭中演習儀式。兵部尚書率領他的下屬，陳設黃麾仗在大安殿門的內外。宣徽院官員率領儀鸞司，在前一天設置接受玉册玉寶的壇在大安殿中間，又設置皇帝的坐榻在壇上，又設置放玉册玉寶的圍帳在大安殿門外，又安排皇太子休息的圍帳在太安殿東側的走廊，又設供群官休息的地方在大安門外面。大樂令和協律郎前一天在殿庭設置宮懸樂器架，又在殿上陳設奏登歌的樂器架，在殿下樹立舞蹈隊標志牌。符寶郎那天等候文武百官進入，將八面國璽安放在皇帝座位左右兩邊，等候敬上玉册玉寶結束，再抬着八璽送回主管部門。

其日質明，奉册太尉、奉寶司徒、讀册中書令、讀寶侍中以次應行事官，并集於尚書省，俟册寶輿，乘馬奉迎。册寶至應天門，下馬由正門步導入，至大安殿門外，置册寶於幄次。舁册寶床弩手人等分立於左右。文武群官并朝服入次。攝太常卿與大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各就舉麾位。舁册寶案官由西偏門先入，置案於殿東西間褥位，置訖，各退于西階册寶位後。捧册官、捧寶官、舁册匣官、舁寶盝官由西偏門先入，至殿西階下册寶褥位之西，東向立，俟閤門報。

上尊號這天天剛亮，捧玉册的太尉、捧玉寶的司徒、宣讀册文的中書令、宣讀玉寶文字的侍中以下應當行事的官員，都聚集在尚書省，等候玉册玉寶出發，騎馬去迎接。玉册玉寶到了應天門，衆行事官員下馬從正門步行導引進入，到了大安殿門外，把玉册玉寶安放在帷帳裏。抬玉册玉寶床的弩手等人分別站立在左右兩邊。文武百官都穿朝服進入位置。攝太常卿和大樂令率領樂工進入到規定的位置上去，協律郎各自到舉旗位置上去。抬陳設玉册玉寶案桌的官員從西側門先進入，把案桌放在殿東西之間的褥位上，安放完畢，各自退到西臺階玉册玉寶位置的後面去。捧玉册的官員、捧玉寶的官員、抬玉册匣的官員、抬玉寶匣的官員從西側門先進入，到殿西臺階下安放玉册玉寶褥位的西邊，面向東站立，等候閤門官的報告。

通事舍人引攝侍中版奏“中嚴”，訖，典儀、贊者各就位。閤門官引文武百僚分左右入，於殿階下磚道之東西，相向立。符寶郎奉八寶由西偏門分入，升置殿上東西間相向訖，分左右立於寶後。通事舍人引攝侍中版奏“外辦”，扇合，服衮冕以出，曲直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殿上鳴鞭，訖，殿下亦鳴鞭。初索扇，協律郎跪，俯伏，興，舉麾。工鼓柷，奏

通事舍人導引攝侍中拿着笏板向皇帝上奏“中庭戒備”，完畢，典儀官、贊者各自就位。閤門官導引文武百官分成左右兩邊進入，在殿階下磚砌的道路東西兩邊面對面站立。符寶郎捧八璽從西側門分別進入，升殿在殿上東西之間相對安放完畢，分左右站立在八璽後面。通事舍人導引攝侍中拿着笏板上奏“警衛宮禁”，把扇合攏，皇帝穿衮衣帶冠冕出門，用曲柄的和直柄的華蓋，侍衛開路清道，都像平常儀式一樣。殿上鳴鞭，完畢，殿下也鳴鞭。第一次取扇，協律郎跪

《乾寧之曲》。出自東房，即座，儀鸞使副添香，爐烟升，扇開，簾捲。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

下，屈身下伏，站起，舉指揮旗。樂工擊柷，奏《乾寧之曲》。皇帝從東房出，到座位上，儀鸞使和儀鸞副使添香，爐烟升起，扇打開，捲門簾。協律郎放下指揮旗，擊敔，音樂停止。

太常博士、通事舍人自册寶幄次分引册，太常卿前導，吏部侍郎押册而行，奉册太尉、讀册中書令、舉册官於册後以次從之。次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二員分引寶，禮部侍郎押寶而行，奉寶司徒、讀寶侍中、舉寶官於寶後以次從之。由正門入，宫縣奏《歸美揚功之曲》。太常卿於册床前導，至第一墀香案南，藉册寶褥位上少置。太常卿與舉册寶官退於册寶稍西，東向立。應博士、舍人立於其後，舁册寶床弩手、傘子官等又於其後，皆東向。太尉、司徒、中書令、侍中皆於册後，面北以次立。吏部侍郎、禮部侍郎次立於其後。立定，樂止。

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從放玉册玉寶的帷帳分别導引玉册，太常卿在前面導引，吏部侍郎護送玉册前行，捧玉册的太尉、讀玉册的中書令、舉玉册的官員在玉册後面按照順序跟隨。接着是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二人分别導引玉寶，禮部侍郎護送玉寶前行，捧玉寶的司徒、讀玉寶文字的侍中、舉玉寶的官員在玉寶後面依次跟隨。從正門進殿，宫懸奏《歸美揚功之曲》。太常卿在玉册案前面導引，到第一級臺階香案南面，把玉册玉寶在褥墊上放一會兒。太常卿和舉玉册玉寶的官員退後在玉册玉寶略微靠西的地方，面向東站立。所有博士、舍人站在他們的後面，抬玉册玉寶床的弩手、傘子官等人又在後面，都面向東。太尉、司徒、中書令、侍中都在玉册後面，面向北依次站立。吏部侍郎、禮部侍郎依次站立在他們的後面。立定，音樂停止。

閤門舍人分引東西兩班群官合班，轉北向立，中間少留班路。俟立定，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四員分引太尉、司徒、中書令、侍中、吏部禮部侍郎以次各復本班，訖，博士、舍人退以俟。初引時，樂奏《歸美揚功之曲》，至位立定，樂止。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太尉以下應在位官皆舞蹈，五拜。班首出班起居訖，又贊“再拜”，如朝會常儀。

閤門舍人分别導引在東西兩邊排列的文武百官合爲一班，轉身向北站立，中間稍留出進出隊列的路。等到立定，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四員分别導引太尉、司徒、中書令、侍中、吏部侍郎、禮部侍郎依次回到各自的官班，完畢，博士、舍人退後等待。剛開始導引衆官員時，樂工奏《歸美揚功之曲》，到規定的位置上站定，音樂停止。典儀官説“拜”，贊者承接傳呼，太尉以下全體在位官員行名叫舞蹈的禮，下拜五次。每班爲首的官員走出隊列向皇帝請安完畢，典儀官又唱禮“再拜”，像平常君主會見臣子的禮儀。

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四員再引太尉、司徒、中書令、侍中、吏禮部侍郎復進至册寶所稍南，立定。舁册寶床弩手、傘子官并進前，舉册寶床輿。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二員分引册，太常卿前導，吏部侍郎押册而行，奉册太尉、讀册中書令、舉册官於册後以次從之。册初行，樂奏《肅

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四員再導引太尉、司徒、中書令、侍中、吏部侍郎、禮部侍郎再一次進到放玉册玉寶的地方略微靠南處，站定。抬玉册玉寶床的弩手、傘子官同時向前，抬起玉册床玉寶床。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二員導引玉册，太常卿前導，吏部侍郎護送玉册前行，獻玉册的太尉、讀玉册的中書令、舉玉册的官員在玉册後面依次跟隨。玉册床開始前行時，樂工奏《肅寧之

寧之曲》。次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又二員分引寶，禮部侍郎押寶而行，奏寶司徒、讀寶侍中、舉寶官於寶後以次從之，詣西階下，至册寶褥位少置，册北，寶南。樂止。舁册寶床弩手、傘子官等退於後稍西，東向立。

曲》。接着通事舍人、太常博士二員導引玉寶，禮部侍郎護送玉寶前行，獻玉寶的司徒、讀玉寶文字的侍中、舉玉寶的官員在玉寶後面依次跟隨，到西臺階下，到放玉册玉寶的褥墊上安放片刻，玉册在北面，玉寶在南面。音樂停止。抬玉册玉寶床的弩手、傘子官等退到後面略微靠西的地方，面向東站立。

捧册官與舁册官并進前，取册匣升。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引册，太常卿側身導册先升，奉册太尉、讀册中書令、舉册官、捧册官於册後以次從升。册初行，樂奏《肅寧之曲》。進至殿上，博士舍人分左右於前楹立以俟，讀册中書令於欄子外前楹稍西立以俟，舉册官、捧册官立於其後。奉册太尉從升，至褥位，仆笏，少前跪置訖，執笏，俯伏，興，樂止，退於前楹稍西立以俟。太常博士立於後。太常卿少退東向立。舁册官立於其後，皆東向。捧册官先入，舉册官次入，讀册中書令又次入。捧册官四員皆仆笏雙跪捧。舉册官二員亦仆笏，兩邊單跪對舉。中書令執笏進，跪稱“中書令臣某讀册”。讀訖，俯伏，興。中書令俟册興，先退。通事舍人引，降自東階，復本班。訖，太常卿降復寶床前、舁册官并進，與捧册官等取册匣興，置於殿東間褥位案上，西向。捧舉册官等降自東階，還本班。舁册官亦退。太常博士引奉册太尉降自西階，東向立以俟。

捧玉册的官員和抬玉册床的官員一起上前，取來盛玉册的匣子上殿。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别導引玉册，太常卿側着身體導引玉册首先升殿。獻玉册的太尉、讀玉册的中書令、舉玉册的官員、捧玉册匣的官員在玉册後面依次跟隨上殿。玉册匣開始前行時，樂工奏《肅寧之曲》。進到殿上，博士和舍人分成左右兩邊在前廳立柱前站立等候，讀玉册的中書令在欄杆外前廳立柱間略微靠西站立等候，舉玉册的官員、捧玉册匣的官員站在中書令後面。獻玉册的太尉跟隨上殿，到褥位，把笏插在腰帶上，稍微向前跪下安放玉册完畢，拿起笏，屈身下伏，站起，音樂停止。司徒退後在前廳立柱間略微靠西的地方站立等候。太常博士站立在後面。太常卿略微後退面向東站立。抬玉册床的官員站立在太常卿後面，都面向東。捧玉册的官員先進殿，舉玉册的官員接着進殿，接着又是讀玉册的中書令進殿。捧玉册官四員全部把笏板插在腰帶上，雙腿跪下捧玉册。舉玉册官二員也把笏板插在腰帶上，在兩邊單腿跪下對舉玉册。中書令拿着笏板上前跪下説“中書令臣某讀玉册”。讀畢，屈身下伏，站起。中書令等到捧玉册的官員站起後，先退下。通事舍人導引中書令，從東臺階下殿，又回到本班。完畢，太常卿下殿再到玉册床前，抬玉册床的官員一起行進，和捧玉册的官員等取玉册匣起，把玉册匣安放在殿東有褥墊的案上，面朝西。舉册官等從東階走下，回本班。舁册官亦退。太常博士引奉册太殿自西階走下，面朝東站立等候。

次捧寶官與舁寶官俟讀册中書令讀訖出，并進前，取寶盝升。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引寶，太常卿側身導寶，先升。奉寶司徒、讀寶侍中、舉

待到讀册中書令讀册完畢，捧寶官與舁寶官一并向前取寶盝升殿。太常博士與通事舍人分别在前引導，太常卿側身引導先行升殿。奉寶司徒、讀寶侍中、舉寶官、捧寶官在册寶之後依次

寶官、捧寶官於寶後以次從升。寶初行，樂奏《肅寧之曲》，進至殿上，博士舍人俱退不升，并於前楹稍西立俟。讀寶侍中於欄子外前楹間稍西立以俟，舉寶官、捧寶官立於其後。奉寶司徒從升，至褥位，仆笏，少前跪置，訖，執笏，俯伏，興，樂止。司徒退於前楹西，立以俟。太常卿少退，東向立。舁寶官立於其後，皆東向。捧寶官先入，舉寶官次入，讀寶侍中又次入。捧寶官四員皆仆笏雙跪捧。舉寶官二員亦仆笏兩邊單跪對舉。侍中執笏進，跪稱"侍中臣某讀寶"，讀訖，俯伏，興。侍中俟寶輿先退，通事舍人引，降自西階，復本班，訖，舁寶官進前，與捧寶舉寶官等取寶盝輿，置於殿之西間褥位案上，東向。捧寶舉寶官等與太常卿俱降自西階，及吏部侍郎皆復本班。舁寶官亦退。太常博士引奉寶司徒次奉册太尉，東向立定。

升殿。册寶初行，奏《肅寧之曲》至殿上之後，太常博士與通事舍人退下，并於前楹稍西等候。讀寶侍中立於欄子外前楹間等候，舉寶官與捧寶官立於其後。奉寶司徒隨後升殿，至褥位，把笏插在腰帶上，稍稍向前下跪安置册寶，隨之執笏，伏身起立，停止奏樂。司徒退於前楹之西，站立等候。太常卿稍退，面朝東，舁寶官立於其後都面向東。捧玉寶的官員先進殿，接着是舉玉寶的官員進入，再接着是讀玉寶文字的侍中進入。捧玉寶的官員四位全部把笏插在腰帶上，雙腿跪下捧着玉寶。舉玉寶的官員二位也把笏插在腰帶上，分成兩邊單腿跪下，面對面舉着玉寶。侍中拿笏上前，跪下説"侍中臣某讀玉寶"，讀畢，屈身下伏，站起。侍中等待捧玉寶的官員站起先退下，通事舍人導引侍中，從西臺階下殿，回到原先的隊列，完畢，抬玉寶架的官員上前，和捧玉寶的官員舉玉寶的官員等人取來放玉寶的承盤上殿，放在殿西面有褥墊的案桌上，面向東。捧玉寶的官員、舉玉寶的官員等人和太常卿一起都從西臺階下去，和吏部侍郎一起回到本人的隊列。抬玉寶的官員也退下。太常博士導引獻玉寶的司徒挨着獻玉册的太尉，面向東站定。

博士舍人贊引太尉司徒進，詣第一墀香案南褥位立定，博士舍人稍退。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博士舍人二員引太尉詣東階升，宫縣奏《純誠享上之曲》，至階，止。閤門使二員引太尉進至前，立定，樂止。閤門使揖贊太尉拜跪賀，殿下閤門揖百僚躬身，太尉稱"文武百僚具官臣等言"，致賀詞雲雲，俯伏，興，退至階上。博士舍人分引太尉降至東階，初降，宫縣作《肅寧之曲》，復香案南褥位立定，樂止。博士舍人少退。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太尉、司徒及在位群官俱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訖，通事舍人引攝侍中升自東階，進詣前楹間，躬承旨，退臨階西向，稱"有

博士和舍人導引太尉和司徒進殿，到了第一級臺階香案南面的褥位站定，博士和舍人略微後退。典儀官説"拜"，贊者承接傳呼，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拜畢，太常博士和通事舍人二員導引太尉到東臺階上殿，宫懸奏《純誠享上之曲》，到臺階上，停止。閤門使二人導引太尉上前，站定，音樂停止。閤門使拱手爲禮請太尉跪拜稱賀，在殿下的閤門使拱手爲禮請文武百官躬身，太尉説"文武百僚具官臣子等奏"，致祝賀辭雲雲，屈身下伏，站起，退後到臺階上。太常博士和通事舍人導引太尉下到東臺階，開始下臺階時，宫懸奏《肅寧之曲》，再到香案南邊的褥位站定，音樂停止。太常博士和通事舍人稍微後退。典儀官説"拜"，贊者承接傳呼，太尉、司徒和在位的文武百官都再拜行舞蹈禮，三呼萬歲，又再拜。拜畢，通事舍人導引攝侍中從東臺階上殿，進到前廳立柱間，彎腰接受聖旨，退後

制”。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太尉、司徒及在位群官俱再拜，躬身宣詞雲雲，宣訖，通事舍人引侍中還位。典儀曰“拜”，贊者承傳，階上下應在位群官俱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訖，博士舍人分引太尉、司徒就百僚位。初引，宫縣作《肅寧之曲》，至位立定，樂止。閤門舍人分引應北面位群官，各分班東西相向立定。通事舍人引攝侍中升自東階，當前楹間，跪奏“禮畢”，俯伏，興，引降還位。扇合，簾降。協律郎俯伏，興，舉麾，工鼓柷，奏《乾寧之曲》。降座，入自東房，還後閤，進膳，侍衛警蹕如儀。扇開，樂止。捧册官帥舁册床人，捧寶官帥舁寶床人，皆升殿取匣、盝，蓋訖，置於床前。引進司官前導，通事舍人贊引，詣東上閤門上進。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百僚等以次出，歸幕次，賜食，以俟上壽。

到臺階面向西，說“皇帝有令”。典儀官說“拜”，贊者承接傳呼，太尉、司徒和在位的文武百官全部再拜，侍中躬身宣讀皇帝的聖旨，宣讀完畢，通事舍人導引侍中回到原位。典儀官說“拜”，贊者承接傳呼，臺階上下應當在位的文武百官全部再拜行舞蹈禮，三呼萬歲，又再拜。拜畢，太常博士和通事舍人分别導引太尉、司徒到文武百官的位置上去。剛開始導引時，宫懸奏《肅寧之曲》，到規定的位置上站定，音樂停止。閤門使通事舍人分别導引應當站在北面位置上的官員，各自分别排成東西兩列面對面站定。通事舍人導引攝侍中從東臺階上殿，在前廳立柱間，侍中跪下向皇帝上奏“禮儀完畢”，屈身下伏，站起，通事舍人導引侍中下殿回到原位。把扇合攏，放下門簾。協律郎屈身下伏，站起，舉指揮旗，樂工擊柷，奏《乾寧之曲》。皇帝下座位，從東房進入，返回後面的小閣，進餐，侍衛警戒都按照規定的儀式。扇打開，音樂停止。捧玉册的官員率領抬玉册床的人，捧玉寶的官員率領抬玉寶床的人，都上殿取下玉册匣、玉寶匣，蓋好，安放在床案前。引進司的官員在前導，通事舍人導引，到東上閤門呈進。通事舍人分别導引文武百官等人依次出殿，回到篷帳，賞賜食物，等候爲皇帝祝壽。

上册寶禮畢，有司供辦御床及與宴群官位，并如曲宴儀。

敬上玉册玉寶的禮儀完畢，有關部門安排皇帝的座位和宴請文武百官的座位，都按照曲宴的儀式規格。

攝太常卿與大樂令帥工人入，并協律郎各就舉麾位，俟舍人報。通事舍人引三師以下文武百僚親王宗室等分左右入，至殿階下稍南，東西相向立。通事舍人先引攝侍中版奏“中嚴”，少頃，又奏“外辦”。扇合，鳴鞭。協律郎跪，俯伏，興，工鼓柷，宫縣奏《乾寧之曲》。服通天冠、絳紗袍，即座，簾捲。内侍贊“扇開”，殿上下鳴鞭，戛敔，樂止。儀使副等添香，爐烟升。通事舍人引班首已下合班，樂奏《肅寧之曲》，至北向位，

攝太常卿和大樂令率領樂工進殿，同時協律郎各自到舉指揮旗的位置，等待通事舍人報告。通事舍人導引太師、太傅、太保以下的文武百官親王宗室等分成左右兩邊進殿，到殿階下略微靠南的地方，東西相對站立。通事舍人首先導引攝侍中持笏板啓奏“中庭戒備”，不一會，又奏“警衛宫禁”。扇合攏，鳴鞭。協律郎跪下，屈身下伏，站起，樂工擊柷，宫懸奏《乾寧之曲》。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到殿上就座，捲門簾。内侍唱禮“扇打開”，殿上殿下鳴鞭，擊敔，音樂停止。儀使副儀使等添香，香爐升烟。通事舍人導引官班爲首的官員和他以下的官員列班，

重行立定，中間少留班路。通事舍人引攝侍中詣東階升，至殿上少立。閤門舍人引禮部尚書出班前，北向俯伏，跪奏，稱“禮部尚書臣某言，請允群臣上壽”，俯伏，興，躬身。通事舍人引攝侍中少退。舍人贊“禮部尚書再拜”，訖，贊“祗候”，復本班。内侍局進御床入。次良醖令於殿下横階南酹酒，訖，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隨拜三稱“萬歲”，訖，平立。

樂工奏《肅寧之曲》，到面向北的位置，雙行排列站定，隊列中間略微留出通路。通事舍人導引攝侍中從東臺階上殿，到殿上站立片刻。閤門舍人導引禮部尚書走到隊列前面，面向北屈身下伏，跪下向皇帝上奏，説“禮部尚書臣某言，請求允許衆臣下爲陛下祝壽”，屈身下伏，站起，躬身。通事舍人導引攝侍中稍稍後退。通事舍人唱禮“禮部尚書再拜”，拜畢，唱禮“恭敬等候”，再回到原來的隊列裏。内侍局抬皇帝坐榻進入。接着是良醖令在殿下横臺階的南面斟酒，完畢，典儀説“拜”，贊者承接傳呼，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在跪拜時三呼“萬歲”，完畢，平身站立。

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引攝上公由東階升。初升，宫縣奏《肅寧之曲》。殿上，舍人少退，二閤使揖上公進，至進酒褥位，樂止。宣徽使以爵授上公，上公搢笏，受爵，詣榻前跪進。受爵訖，上公執槃授宣徽使，訖，二閤使揖上公入欄子内，贊“拜”，跪。殿下，閤門揖百僚皆躬身。通事舍人揖攝侍中進，詣前楹間，躬承旨，退臨階西向稱“有制”，典儀曰：“拜”，贊者承傳，上公及在位群官皆再拜，隨拜三稱“萬歲”，訖，躬身宣曰：“得公等壽酒，與公等内外同慶。”閤門舍人贊宣諭訖，上公與百僚皆舞蹈五拜，訖，閤門舍人引百僚分班東西序北向立。

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導引攝上公從東邊臺階上殿。剛開始上殿，宫懸奏《肅寧之曲》。在殿上，通事舍人稍稍後退，閤門使二人拱手請上公前行，到進酒的褥位，音樂停止。宣徽使把爵授給上公，上公把笏插在腰帶上，接受爵，到皇帝座榻前跪下獻爵。接受爵酒完畢，上公執槃授予宣徽使，完畢，閤門使二人拱手請上公進入欄杆裏面，唱禮“拜”，跪下。在殿下，閤門使請文武百官躬身。通事舍人拱手請攝侍中進殿，到前廳立柱間，侍中躬身接受聖旨，退後到臨近臺階時面向西宣稱“皇帝有令”，典儀使説“拜”，贊者承接傳喝，上公和在位的文武百官全部再拜。跪拜時三呼“萬歲”，完畢，通事舍人躬身宣讀皇帝聖旨説：“得到你們獻的壽酒，與你等内外官員們共同慶賀。”閤門通事舍人宣讀聖諭完畢，上公同文武官員一起都行舞蹈之禮五次下拜，完畢，閤門通事舍人導引文武官員分班按照東西順序排列面向北站定。

博士舍人再引上公自東階升，宫縣奏《肅寧之曲》，至進酒褥位，樂止。上公搢笏，宣徽使授上公槃，上公詣欄子内褥位，跪舉酒，宫縣奏《景命萬年之曲》，飲訖，樂止。上公進受虚爵訖，復褥位，以爵授宣徽使，訖，二閤使揖上公退，内侍局舁御床出。博士舍人并進前分引，降自

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再導引攝上公從東臺階上殿，宫懸奏《肅寧之曲》，到進酒的褥位上，音樂停止。上公把笏插在腰帶上，宣徽使把盤授給上公，上公到欄杆内給皇帝敬酒的褥位上，跪下舉酒敬給皇帝，宫懸奏《景命萬年之曲》，皇帝飲酒完畢，音樂停止。上公上前接受空爵完畢，再回到褥位上，把爵授給宣徽使，完畢，二位閤門使拱手請上公退下，内侍局的官員抬皇帝

東階，宮縣作《肅寧之曲》。閤門舍人分引東西兩班，隨上公俱復北向位，立定，樂止。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三稱“萬歲”，訖，平立。殿上，通事舍人揖攝侍中進，詣前楹間，躬承旨，退臨階西向，閤門官先揖，百僚躬身，侍中稱“有制”，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躬身宣曰“延王公等升殿”，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仆笏，舞蹈，又再拜。訖，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引王公以下合赴宴群官，分左右升殿，不與宴群官分左右捲班出，宮縣奏《肅寧之曲》。百僚至殿上坐後立，樂止。

坐榻出殿。太常博士、通事舍人都上前分別導引，從東臺階下殿，宮懸奏《肅寧之曲》。閤門通事舍人分別導引東西兩班官員，隨同上公一起全部回到面向北的位置，站定，音樂停止，典儀使說“拜”，贊者接着傳呼，在位的官員們全部再拜，三呼“萬歲”，完畢，平身站立。在殿上，通事舍人拱手請攝侍中進前，到前廳立柱間，彎腰接受聖旨，退後到臺階時面向西，閤門官先拱手，文武百官躬身，侍中稱說“皇帝有令”，典儀使說“拜”，贊者接着傳呼，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拜畢，侍中躬身宣布“請親王三公等上殿”，典儀使說“拜”，贊者接着傳呼，在位官員全部再拜，拜畢，把笏插在腰帶上，行舞蹈之禮，又再拜。拜畢，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導引王公以下應該赴宴的文武官員分成左右兩邊上殿，不參加宴會的官員分成左右兩邊相跟着排隊出殿。宮懸奏《肅寧之曲》。赴宴的百官到殿上的坐位後面站立，音樂停止。

內侍局進御床入。依尋常宴會，再進第一爵酒，登歌奏《聖德昭明之曲》，飲訖，樂止。執事者行群官酒，宮縣作《肅寧之曲》，文舞入，觴行一周，樂止。尚食局進食，執事者設群官食，宮縣奏《保大定功之舞》，三成，止，出。又進第二爵酒，登歌奏《天贊堯齡之曲》，飲訖，樂止。執事者行群官酒，宮縣作《肅寧之曲》，武舞入，觴行一周，樂止。尚食局進食，執事者設群官食，宮縣奏《萬國來同之舞》，三成，止，出。又進第三爵酒，登歌奏《慶雲之曲》，飲訖，樂止。執事者行群官酒，宮縣作《肅寧之曲》，觴行一周，樂止。尚食局進食，執事者設群官食，宮縣奏《肅寧之曲》，食畢，樂止。閤門官分揖侍宴群官起，立於席後。通事舍人引攝侍中詣榻前，俯伏，興。跪奏“侍中臣某言，禮畢”。俯伏，興，閤門舍人分引群官俱降東西階，內侍

內侍局抬皇帝的坐榻進入。按照平常的宴會儀式，再向皇帝敬上第一爵酒，登歌奏《聖德昭明之曲》，皇帝飲酒完畢，音樂停止。執事人給群官輪流敬酒，宮懸奏《肅寧之曲》，跳文舞的藝人進殿，敬酒一周，音樂停止。尚食局端進食物，執事人爲群官擺設食物，宮懸奏《保大定功之舞》，三遍，停止，跳文舞的藝人出殿。又向皇帝敬第二爵酒，登歌奏《天贊堯齡之曲》，皇帝飲完酒，音樂停止。執事人爲群官輪流斟酒，宮懸奏《肅寧之曲》，跳武舞的藝人進殿，敬酒一周，音樂停止。尚食局進獻食物，執事人爲群官擺設食物，宮懸奏《萬國來同之舞》，三遍，音樂停止，跳武舞的藝人出殿。又向皇帝敬第三爵酒，登歌奏《慶雲之曲》，皇帝飲酒完畢，音樂停止。執事人爲群官輪流斟酒，宮懸奏《肅寧之曲》，敬酒一周，音樂停止。尚食局進獻食物，執事人爲群官擺設食物，宮懸奏《肅寧之曲》，進食完畢，音樂停止。閤門官分別拱手請參加宴會的官員們起立，站在筵席的後面，通事舍人導引攝侍中到皇帝的坐榻前去，屈身下伏，站起，跪奏“侍中臣某奏，禮儀完畢”。屈身下伏，站

局舁御床出，宮縣作《肅寧之曲》，至北向位立定，樂止。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仆笏，舞蹈，又再拜，訖，再分班東西序立。扇合，簾降，殿上下鳴鞭。協律郎俯伏，跪，舉麾，興，工鼓柷，奏《乾寧之曲》。降座，入自東房，還後閤，侍衛如來儀。内侍贊“扇開”，戛敔，樂止。通事舍人引攝侍中版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在位群官皆再拜以次出。

起。閤門通事舍人分别導引衆官員從東西兩邊臺階下殿。内侍局抬皇帝的坐榻出殿，宫懸奏《肅寧之曲》，各位官員到面向北的位置站定，音樂停止。典儀官説“拜”，贊者接着傳呼，在位的官員們全部再拜，完畢，把笏板插在腰帶上，行舞蹈之禮，又再拜，完畢，再按東西序列分班站立。把扇合攏，放下簾，殿上殿下鳴鞭。協律郎屈身下伏，跪下，舉指揮旗，站起，樂工擊柷，奏《乾寧之曲》。皇帝下座，從東房進入，回到後面的小閣，侍衛按照來時的儀式。内侍唱禮“扇開”，擊敔，音樂停止。通事舍人導引攝侍中持笏板啓奏“解除戒備”，有關官員稟承聖旨解散儀仗，在位的衆官員全部再拜依次出殿。

元日聖誕上壽儀

皇帝升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各復侍立位。舍人引皇太子并臣僚使客合班入，至丹墀，舞蹈五拜，平立。閤使奏諸道表目，皇太子以下皆再拜。引皇太子升殿褥位，仆笏，捧盞盤，進酒，皇帝受置於案。皇太子退復褥位，轉盤與執事者，出笏，二閤使齊揖入欄子内，拜跪致詞雲：“元正啓祚，品物咸新，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同休。”若聖節則雲：“萬春令節，謹上壽巵，伏願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祝畢，拜，興，復褥位，同殿下臣僚皆再拜。宣徽使稱“有制”，在位皆再拜，宣答曰：“履新上壽，與卿等内外同慶。”聖節則曰：“得卿壽酒，與卿等内外同慶。”詞畢，舞蹈五拜，齊立。皇太子仆笏，執盤，臣僚分班，教坊奏樂。皇帝舉酒，殿上下侍立臣僚皆再拜。皇太子受虚盞，退立褥位，轉盤盞與執事者，出笏，左下殿，樂止，合班，在位臣僚皆再拜。

皇帝升御座就坐，鳴鞭、報告時辰完畢，殿前班向皇帝小請安，各自再回到侍立位置。舍人導引皇太子和臣僚以及各國使節客人一起排列進殿，到殿前漆成紅色的臺階處，向皇帝行舞蹈之禮并五次下拜，平身站立。閤門使向皇帝呈上各地祝賀的表章目録，皇太子以下的官員全部再拜。舍人導引皇太子上殿到褥位，皇太子把笏插在腰帶上，捧着放酒盞的盤子，向皇帝敬酒，皇帝接過并放在案上。皇太子退回到褥位，把盤子轉交給執事官，抽出笏，二位閤門使一齊拱手爲禮請皇太子進入欄杆内，皇太子跪拜致祝辭説：“元旦啓福，萬象更新，恭祝皇帝陛下福壽齊天。”如果是皇帝的誕辰節日就説：“萬春佳節，敬上壽酒，祝願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祝頌完畢，跪拜，站起，再回到褥位，同殿下的大臣官員們一起再拜。宣徽使説“皇帝有令”，在位官員全部再拜，宣徽使宣布皇帝的答詞説：“新年敬壽，與卿等内外同慶。”皇帝的誕辰節日就説：“得到卿等敬的壽酒，與卿等内外同慶。”宣讀答詞完畢，衆官員向皇帝行舞蹈之禮并五次下拜，整齊地站立。皇太子把笏插在腰帶上，拿盤，官員們分班排列，教坊奏樂。皇帝舉起酒盞，殿上殿下侍立的官員們全部再拜。皇太子接過空酒盞，退下站立在褥位，把盤盞轉交給執事官，皇太子抽出笏板，從左邊下殿，音樂停止，

合班排列，在位的官員們全部再拜。

分引與宴官上殿。次引宋國人從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喝“有敕賜酒食”，又再拜，各祗候，平立，引左廊立。次引高麗、夏人從，如上儀畢，分引左右廊立。御果床入，進酒。皇帝飲，則坐宴侍立臣皆再拜。進酒官接盞還位，坐宴官再拜，復坐。行酒，傳宣，立飲，訖，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三盞，致語，揖臣使并從人立。誦口號畢，坐宴侍立官皆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食入。七盞，曲將終，揖從人立，再拜畢，引出。聞曲時，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床出。至丹墀，合班謝宴，舞蹈五拜，各祗候，分引出。

分別導引參加宴會的官員上殿。接着導引宋國使節和從人到殿前紅色臺階，再拜，不出隊列向皇帝上奏“皇帝萬福”，再拜，贊禮人高呼“皇帝有令賞賜酒食”，又再拜，各自恭敬地侍候，平身站立，導引到左廊站立。接着導引高麗、夏國的使節和從人，按照前面的禮儀行禮完畢，分別導引他們到左右廊站立。供皇帝用的果品案端進，向皇帝進酒。皇帝飲酒，於是在宴席上就坐的官員和侍立的官員全部再拜。敬酒的官員接過酒盞回到原位，在宴席上就坐的官員再拜，再坐下。輪流斟酒，傳旨請飲酒，衆官站立飲酒，完畢，再拜，坐下。接着是隨從的人再拜，坐下。敬三盞酒，致祝詞，拱手請使臣與隨從的人站立。誦讀祝壽詩完畢，在宴席上就坐及侍立的官員全都再拜，坐下，接着是隨從的人再拜，坐下。食物端上宴席。喝完七盞酒，樂曲將要結束，拱手請隨從站立，再拜完畢，導引出殿。聽樂曲時，拱手請使臣起立，再拜，下殿。端果品案出去。到殿前紅色臺階，合班排列感謝賜宴，向皇帝行舞蹈之禮五次下拜，各自恭候，分別導引出殿。

大定六年正月，上御大安殿，受皇太子以下百官及外國使賀，賜宴，文武五品以上侍坐者有定員，爲常制。十七年，詔以皇族袒免以上親，雖無官爵封邑，若與宴當有班次。禮官言：“按唐典，皇家周親視三品，大功親、小功尊屬視四品，小功親、緦麻尊屬視五品，緦麻袒免以上視六品。”上命以此制爲班次。

大定六年正月，皇帝到大安殿，接受皇太子以下百官和外國使節的祝賀，皇帝賜宴，文武五品以上在宴會上入座的人數有固定的名額，成爲例行的制度。十七年，皇帝下詔認爲皇族五服以外的遠親，雖然没有官爵和封邑，如果應邀參加宴會也應當有班次。禮官説：“按照唐朝典制，皇家的至親可以看作三品官，服喪服九個月的大功親、服喪服五個月的小功尊的長輩可以看作四品官，小功親、服喪三個月的緦麻親的長輩可以看作五品官，緦麻親和五服以外的遠親可以看作六品官。”皇帝命令按照這個制度排列位置次序。

朝參常朝儀

天眷二年五月，詳定常朝及朔、望儀，準前代制，以朔日、六日、十一日、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爲六參日。後又定制，以朔、望日爲朝參，餘日爲常朝。

天眷二年五月，制定日常朝見皇帝和朔、望日朝見皇帝的儀式，按照前朝的制度，將朔日、六日、十一日、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作爲六個參見皇帝的日子。以後又規定，把朔日、望日作爲臣下朝參日，其餘的日子是常朝日。

凡朔、望朝參日，百官卯時至幕次，皇帝辰刻視朝，供御弩手、傘子直於殿門外，分兩面排立。司辰入殿報時畢，皇帝御殿坐，鳴鞭。閤門報班齊。執擎儀物内侍分降殿階兩傍，面南立。宿衛官自都點檢至左右親衛，祗應官自宣徽閤門祗候，先兩拜，班首少離位，奏"聖躬萬福"，兩拜。弩手、傘子先於殿門外東西向排立，俟奏"聖躬萬福"時，即就位北面山呼聲喏，起居畢，即相向對立。擎御傘直立左班内侍上。都點檢以次升殿，副點檢在少南，東西相向立。左右衛在殿下，東西相向立。閤門乃引親王班，贊班首名以下再拜，訖，班首少離位，奏"聖躬萬福"，歸位再拜畢，先退。

凡是朔、望朝參日，百官在卯時到帳篷，皇帝辰刻臨朝聽政，供奉皇帝的弩手、傘子在殿門外值班，分成兩邊排列站立。掌管時辰的官員上殿報告時辰完畢，皇帝在殿上就坐，鳴鞭。閤門官報告各部門官員到齊。拿禮儀器物的内侍分别下到殿前臺階兩旁，面向南站立。宿衛官從都點檢到左右親衛，祗應官從宣徽使到閤門祗候，先拜兩次，官班爲首的官員稍稍離開原位，奏"祝皇帝萬福"，兩次下拜。弩手、傘子先在殿門外東西相向排列站立，等到奏"祝皇帝萬福"時，隨即就在原位面向北高聲呼應，請安完畢，立即東西面對面站立。爲皇帝打傘的人站立在左班内侍上首。都點檢接着上殿，副都點檢在稍微靠南的地方，東西面對面站立。左右衛在殿下，東西面對面站立。閤門官於是導引親王的隊列，贊者的隊列中首位以下的官員再拜，完畢，隊列中爲首的官員稍稍離開原位，奏"祝皇帝萬福"，回到原位再拜完畢，先退下。

次引文武百僚班首以下應合朝參官，并府運六品以上官，皆左入，至丹墀之東，西向鞠躬畢，閤門通唱，復引至丹墀。閤門贊班首名以下起居，舞蹈五拜，又再拜，畢，領省宰執升殿奏事。殿中侍御史對立於左右衛將軍之北少前，修起居東西對立於殿欄子内副階下，餘退，右出。

接着導引文武百官班首以下都有應參與朝見皇帝的官員，同大興府、轉運司六品以上的官員們，都從左邊進殿，到殿前紅臺階的東邊，面向西鞠躬完畢，閤門高聲唱禮，再導引官員們到殿前紅臺階。閤門使和贊者隊列第一名以下的官員向皇帝請安，行舞蹈之禮五次下拜，又再拜，拜畢，領宰相執政上殿向皇帝上奏事情。殿中侍御史面對面站立在左右衛將軍的北面略微靠前的地方，修起居注官員分成東西面對面站立在殿欄杆内副階下面，其餘的官員退後，從右邊出去。

初，帝就坐，置寶匣於殿階上東南角。後定制，師傅起居畢，御案始東入，置定，捧案内侍東西分下，侍殿隅。直日主寶捧寶當殿叩欄奏"封全"，符寶郎及當監印郎中各一員，監當手分令史用印，訖，主寶吏封授主寶，俟奏事畢進封，訖，内侍徹案。

起初，皇帝就坐後，把御璽匣安放在殿階上的東南角。以後定立制度，太師、太傅請安完畢，御案纔從東邊進殿，放定，捧御案的内侍分别從東西兩邊下殿，在殿角侍候。當值主管御璽的官員捧着御璽對着殿上叩響欄杆向皇帝上奏"御璽封印完好"，符寶郎和當監印郎中各一員，監當手分令史用印，完畢，主管御璽的吏人將御璽封好交給主璽官，等到向皇帝報告事情完畢送上封好的御璽，完畢，内侍撤去御案。

若常朝，則親王班退，引七品以上職事官，分左右班入丹墀，再拜。

如果是日常朝見，親王的隊列就退下，導引七品以上的職事官，分左右兩班到殿前紅臺階，

班首稍前起居畢，復位，再拜。宰執升殿，餘官分班退。

再拜。每班爲首的官員略微上前向皇帝請安完畢，回到原位，再拜。宰相執政上殿，其餘的官員分班後退。

大定二年五月，命臺臣定朝參禮。五品已上官職趨朝朝服，入局治事則展皂。自來朝參，除殿前班外，若遇朔望，自七品已上職事官皆赴。其餘朝日，五品已上職事官得赴，六品已下止於本司局治事。如左右司員外郎、侍御史、記注院等官職，雖不係五品，亦赴朝參。若拜詔，則但有職事并七品已上散官，皆赴。朝參，吏員、令譯史、通事、檢法各於本局待，官員朝退，赴局簽押文字，不得於宫内署押。七品已下流外職，遇朝日亦不合入宫。如左右司都事有須合取奏事，乃聽入宫。七品已上職事官，如遇使客朝辭見日，依朔望日，皆赴。若元日、聖節、拜詔、車駕出獵送迎、詣祖廟燒飯，但有職事并七品已上散官，皆赴。凡親王宗室已命官者年十六以上，皆隨班赴起居。

大定二年五月，皇帝命令御史臺官員制定朝參禮。五品以上的官員朝見皇帝時穿朝服。到官衙處理事務時就穿黑色公服。從來的朝參，除了殿前班以外，如果遇到朔、望日，七品以上的職事官都要進宫朝見皇帝。其餘朝見皇帝的日子，五品以上的職事官員可以前往朝見，六品以下的官員衹在本官衙處理事務。像左右司員外郎、侍御史、記注院等管職，雖然不是五品官，也要參加朝參。如果是接受皇帝詔書，就衹要是職事官和七品以上的散官，都要參加。朝參日，吏員、令譯史、通事、檢法等各自在本人的官衙等待，官員們退朝後，到官衙簽署公文，不能在宫裏簽署。七品以下的流外官，遇到常朝日也不應該進宫朝見。如果左右司都事有事必須一起上奏事情，纔允許入宫。七品以上的職事官，如果遇到使者朝見和告辭的日子，按照朔、望日的規定，全部參加朝見。像正月初一、皇帝生日、接受皇帝詔書、送迎皇帝車駕外出狩獵、到祖廟進香供饌，衹要是職事官和七品以上散官，全部參加朝見。凡是親王宗室中已經任命官職而且年齡在十六歲以上的人，都要隨班進宫向皇帝請安。

大定五年，右諫議大夫移剌子敬言，"猛安謀克不得與州鎮官隨班入見，非軍民一體之意"。上是其君，責宣徽院令隨班入見。

大定五年，右諫議大夫移剌子敬説，"猛安謀克不能同州鎮官員一起隨班進宫朝見皇帝，與軍民一體的本意有違"。皇帝贊成他的説法，責令宣徽院下令猛安謀克隨班進宫朝見。

凡班首遇朝參，有故不赴，以次押班。

凡是各班爲首的官員遇到朝參日，因事不能參加，以第二名官員代理帶班。

凡五品以上及侍御史、尚書諸司郎中、太常丞、翰林修撰、起居注、殿中侍御史、補闕、拾遺赴召，或假一月以上若除官出使之類，皆通班入見謝、辭，餘官於殿門外見。謝班皆舞蹈七拜，辭班四拜，門見謝、辭并再拜。

凡是五品以上官員和侍御史、尚書省各司郎中、太常丞、翰林修撰、起居注、殿中侍御史、補闕、拾遺入朝接受召見，或是准假一月以上及任命爲官、出使之類，都是通班入朝拜見皇帝謝恩或辭行，其餘的官員在殿門外見。謝恩的官員都要向皇帝行舞蹈之禮下拜七次，辭行的下拜四次，在殿門外見表示謝恩、辭行的都是拜兩次。

肆赦儀

大定七年正月十一日，上尊册禮

大定七年正月十一日，爲皇帝敬上尊號和玉

畢。十四日，應天門頒赦。十一年制同。

前期，宣徽院使率其屬，陳設應天門之內外；設御座于應天門上，又設更衣御幄於大安殿門外稍東，南向。閤門使設捧制書箱案於御座之左。少府監設鷄竿於樓下之左，竿上置大盤，盤中置金鷄，鷄口銜絳幡，幡上金書“大赦天下”四字，卷而銜之。盤四面近邊安四大鐵鐶，盤底四面近邊懸四大朱索，以備四伎人攀緣。又設捧制書木鶴仙人一，以紅繩貫之，引以轆轤，置於御前欄干上。又設承鶴畫臺於樓下正中，臺以弩手四人對舉。大樂署設宮縣於樓下，又設鼓一於宮縣之左稍北，東向。兵部立黄麾仗於門外。刑部、御史臺、大興府以囚徒集於左仗外。御史臺、閤門司設文武百官位於樓下，東西相向。又設典儀位於門下稍東，西向。宣徽院設承受制書案於畫臺之前。又設皇太子侍立褥位於門下稍東，西向。又設皇太子致賀褥位於百官班前。又設協律郎位於樓上前楹稍東，西向。尚書省委所司設宣制書位於百官班之北稍東，西向。司天臺設鷄唱生於東闕樓之上。尚衣局備皇帝常服，如常日視朝之服。尚輦設輦於更衣御幄之前。

躬謝禮畢，皇帝乘金輅入應天門，至幄次前，侍中俯伏，跪奏“請降輅入幄”，俯伏，興。皇帝降輅入幄，簾降。少頃，侍中奏“中嚴”。又少頃，俟典贊儀引皇太子就門下侍立位，通事舍人引群官就門下分班相向立，侍中奏“外辦”。皇帝服常朝服，尚輦進輦，侍中奏“請升輦”，傘扇侍衛如常儀，由左翔龍門踏道升

册玉寶的禮儀完畢。十四日，皇帝在應天門頒布大赦令。大定十一年的制度相同。

頒布大赦令之前，宣徽院使率領他的下屬，布置應天門内外，安排皇帝的座位在應天門上，又設置皇帝更衣的帷帳在大安殿門外略微靠東的地方，面向南。閤門使設置捧赦書的箱案在皇帝座位的左邊。少府監設鷄竿在門樓下的左邊，竿上安放大盤，盤中放一個金鑄的鷄，金鷄口裏銜着絳色的幡，幡上用金色書寫着“大赦天下”四字，把它捲起銜在金鷄口裏。盤子四面靠近邊緣的地方安放四個大鐵環，盤底四周靠邊的地方懸挂四根粗大的紅繩索，以備四名表演雜技的人攀緣。又設置捧制書的木鶴仙人一個，用紅繩穿過，用轆轤牽引，安置在御殿前面的欄杆上。又設置承接木鶴仙人的畫臺在樓下正中，畫臺由弩手四人對舉着。大樂署在樓下設置宮懸，又安放一面鼓在宮懸左邊略微靠北的地方，面向東。兵部設立黄麾仗在門外。刑部、御史臺、大興府將囚徒集中在左邊黄麾仗外面，御史臺、閤門司安排文武百官的位置在樓下，東西相對。再設典儀使的位置在門下略微靠東的地方，面向西。宣徽院布置接赦書的案桌在畫臺的前面。又設皇太子侍立的褥位在門下略微靠東的地方，面向西。又設置皇太子致賀褥位在百官隊列的前面。又設協律郎的位置在樓上前廳立柱間略微靠東的地方，面向西。尚書省委派主管部門布置宣讀赦書的位置在百官隊列的北面略微靠東的地方，面向西。司天臺設置鷄唱生在東邊宮樓上面。尚衣局準備皇帝的常服，與日常臨朝聽政的衣服一樣。尚輦準備皇帝乘的車子在皇帝更衣帷帳的前面。

致謝的禮儀完畢，皇帝乘金輅車進入應天門，到更衣帷帳前面，侍中屈身下伏，跪奏“請下金輅進更衣帷帳”，屈身下伏，站起。皇帝下金輅進入帷帳，放下門簾。不一會，侍中上奏“中庭戒備”。再過一會，等候典贊儀導引皇太子到門下侍立的位置，通事舍人導引衆官員到門下分班排列面對面站立，侍中向皇帝上奏“警衛宮禁”。皇帝穿常朝服，尚輦引輦車進入，侍中奏“請皇帝上輦車”，傘扇侍衛按照日常儀式，從左

應天門，至御座東，侍中奏“請降輦升座”，宫縣樂作。所司索扇，五十柄。扇合，皇帝臨軒即御座，樓下鳴鞭，簾捲扇開，執御傘者張於軒前以障日，樂止。東上閤門使捧制書置於箱，閤門舍人二員從，以俟引繩降木鶴仙人。通事舍人引文武群官合班北向立，宫縣樂作。凡分班、合班則樂作，立定即止。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分班相向立。侍中詣御座前承旨，退，稍前南向，宣曰：“奉敕樹金鷄。”通事舍人於門下稍前東向，宣曰：“奉敕樹金鷄。”退復位。

翔龍門的踏道走上應天門，到御座的東側，侍中上奏“請皇帝下車升御座”，宮懸奏樂。主管部門索取扇子五十柄。扇子閉合，皇帝臨軒在御座坐下，樓下鳴鞭，捲簾開扇，拿御傘的人在平臺前張傘遮日，音樂停止。東上閤門使捧着赦書安放在箱裏，閤門舍人二員跟隨，以便等候引繩降下木鶴仙人。通事舍人導引文武官員合班面向北站立，宮懸奏樂。凡是分班、合班就奏樂，立定就停止。典儀使説“再拜”，在位的官員們都再拜，完畢，分班排列面對面站立。侍中到皇帝座前接受聖旨，退後，稍稍上前面向南，宣布説：“奉皇帝命令竪立金鷄。”通事舍人在門下稍微上前面向東，宣布説：“奉皇帝命令竪立金鷄。”退後回到原位。

金鷄初立，大樂署擊鼓，樹訖鼓止。竿木伎人四人，緣繩争上竿，取鷄所銜絳幡，展示訖，三呼“萬歲”。通事舍人引文武群官合班北向立。樓上乘鶴仙人捧制書，循繩而下至畫臺，閤使奉承置於案。閤門舍人四員舉案，又二員對捧制書，閤使引至班前，西向稱“有制”，典儀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以制書授尚書省長官，稍前仆笏，跪受，訖，以付右司官，右司官仆笏，跪受，訖，長官出笏，俯伏，興，退復位。右司官捧制書詣宣制位，都事對捧，右司官宣讀，至“咸赦除之”，所司帥獄吏引罪人詣班南，北向，躬稱“脱枷”，訖，三呼“萬歲”，以罪人過。右司官宣制訖，西向，以制書授刑部官。跪受訖，以制書加於笏上，退以付其屬，歸本班。典儀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又再拜。

金鷄竿剛竪起時，大樂署擊鼓，竪立完畢鼓聲停止。四名爬竿雜技藝人拉着繩索争先往竿上爬。取下金鷄口裏銜着的絳色幡，給衆人展示完畢，三呼“萬歲”。通事舍人導引文武百官合班排列面向北面站立。門樓上乘鶴的仙人捧赦書，沿着繩索而下直到畫臺，閤門使恭敬地捧着安放在案桌上。閤門舍人四員舉起案桌，另外二名閤門舍人對捧制書，閤門使導引到官班前，面向西宣布説“皇帝有令”，典儀説“拜”，在位官員全部再拜，完畢，把赦書授與尚書省長官，尚書省長官略微上前把笏插在腰帶上，跪下接受赦書，完畢，把赦書交付右司官，右司官把笏插在腰帶上，跪下接受，完畢，尚書省長官取出笏板，屈身下伏，站起，退後再回到原位。右司官捧赦書到宣布赦書的位置上，都事對捧赦書，右司官宣讀，讀到“全部赦免”時，主管部門官員率領獄吏導引罪人到隊列南面，面向北，躬身宣稱“打開罪人枷鎖”，完畢，三呼“萬歲”，帶領罪人走過。右司官宣讀赦書完畢，面向西，把赦書授與刑部官員。刑部官員跪下接受赦書完畢，把赦書放在笏板上，退後交付給下屬，回到原來的隊列。典儀説“拜”，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行舞蹈之禮，又再拜。

典贊儀引皇太子至班前褥位立定，典儀曰“拜”，皇太子以下群官

典贊儀導引皇太子到隊列前褥位立定，典儀説“拜”，皇太子以下衆官員全部再拜。典贊儀

皆再拜。典贊儀引皇太子稍前，俯伏，跪致詞，俯伏，興，典儀曰“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仆笏，舞蹈，又再拜。侍中於御座前承旨，退臨軒宣曰“有制”。典儀曰“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侍中宣答，宣訖歸侍位，典儀曰“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仆笏，舞蹈，又再拜，訖，典贊儀引皇太子至門下褥位，通事舍人引群官分班相向立。侍中詣御座前，俯伏，跪奏“禮畢”，俯伏，興，退復位。所司索扇，宫縣樂作，扇合，簾降，皇帝降座，樂止。樓下鳴鞭，皇帝乘輦還内，傘扇侍衛如常儀。侍中奏“解嚴”。通事舍人承敕，群臣各還次，將士各還本所。

導引皇太子略微上前，屈身下伏，跪着致詞，屈身下伏，站起，典儀説“再拜”，皇太子以下的衆官員全部再拜，插笏在腰帶上，行舞蹈之禮，又再拜。侍中在御座前接受聖旨，退後到平臺上宣布説“皇帝有令”。典儀説“再拜”，皇太子以下衆官員全部再拜。侍中宣讀皇帝的答詞，宣讀完畢回到原位，典儀説“再拜”，皇太子以下衆官員全部再拜，把笏插在腰帶上，行舞蹈之禮，又再拜，完畢，典贊儀導引皇太子到門下褥位，通事舍人導引衆官員分班面對面站立。侍中到御座前，屈身下伏，跪着上奏“禮儀完畢”，屈身下伏，站起，退後回到原位。主管部門收取扇子，宫懸奏樂，閉合扇子，放下門簾，皇帝下座，音樂停止。樓下鳴鞭，皇帝乘輦返回皇宫，傘扇侍衛像平常的儀式一樣。侍中向皇帝上奏“解除戒備”。通事舍人承接皇帝的命令，群臣各自返回，將士各回原來的駐地。

臣下拜赦詔儀

宣赦日，於應天門外設香案，及設香輿於案前，又於東側設卓子，自皇太子宰臣以下序班定。閤門官於箱内捧赦書出門置於案。閤門官案東立，南向稱“有敕”，贊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皇太子少前上香訖，復位，皆再拜。閤門官取赦書授尚書省都事，都事跪受，及尚書省令史二人齊捧，同升於卓子讀，在位官皆跪聽，讀訖，赦書置於案，都事復位。皇太子宰臣百僚以下再拜，搢笏，舞蹈，執笏，俯伏，興，再拜。拱衛直以下三稱“萬歲”，訖，退。其降諸書，禮亦准此，惟不稱“萬歲”。

宣布赦書日，在應天門外設置香案，同時在案前安放香輿，又在香案東側安放桌子，從皇太子宰臣以下的官員按照順序排好班。閤門官從箱内捧赦書出門安放在案上。閤門官在案的東側站立，面向南稱説“皇帝有令”，唱禮命皇太子宰臣文武百官再拜，皇太子略微上前上香完畢，回到原位，全部再拜。閤門官拿赦書授予尚書省都事，都事跪下接受赦書，和尚書省令史二人一齊捧赦書，同登上桌子宣讀赦書，在位官員都跪着聽，宣讀完畢，把赦書放在案上，都事回到原位。皇太子宰臣文武百官以下的官員再拜，把笏插在腰帶上，行舞蹈之禮，握笏，屈身下伏，站起，再拜。拱衛直以下官員三呼“萬歲”，完畢，退下。頒布其他各類赦書時，也依照這樣的儀式，衹是不呼“萬歲”。

其外郡，尚書省差官送赦書到京府節鎮，先遣人報，長官即率僚屬吏從，備旗幟音樂綵輿香輿，詣五里外迎。見送赦書官，即於道側下馬，所差官亦下馬，取赦書置綵輿中，長官詣香輿前上香，訖，所差官上馬，在

外地的州郡，尚書省差遣官員送赦書到京府節鎮，事先派人通報，當地的長官就率領下屬官員隨從，準備旗幟音樂綵輿香輿，到離城五里以外的地方迎接。看見送赦書的官員後，就在道路邊下馬，送赦書的官員也下馬，取出赦書放在綵輿中，長官到香輿前上香，完畢，送赦書的官員

香輿後，長官以下皆上馬後從，鳴鉦鼓作樂導至公廳，從正門入，所差官下馬。執事者先設案并望闕褥位於庭中，香輿置於案之前，又設所差官褥位在案之側，又設卓子於案之東南。所差官取赦書置於案，綵輿退。所差官稱“有敕”，長官以下皆再拜。長官少前上香，訖，退復位，又再拜。所差官取赦書授都目，都目跪受，及孔目官二員，三人齊捧赦書，同高幾上宣讀，在位官皆跪聽。讀訖，都目等復位。長官以下再拜，舞蹈，俯伏，興，再拜。公吏以下三稱“萬歲”。禮畢。明日，長官率僚屬，音樂送至郭外。

上馬，在香輿後面，長官以下的官員都上馬在後面跟隨，鳴響鉦鼓奏樂導引到官府，從正門進入，送赦書的官員下馬。執事者預先在庭中設置香案和遥望皇宮的褥位，香輿放在案前，又設置送赦書官員的褥位在案旁，又安放桌子在香案東南面。送赦書官員取赦書放在案上，綵輿退下。送赦書官員稱“皇帝有令”，當地長官以下官員全部再拜。長官略微上前上香，完畢，退後回到原位，又再拜。送赦書官員把赦書授與都目，都目跪下接受赦書，和孔目官二員，三人齊捧赦書，同時登上桌子宣讀，在位官員都跪下聽。讀完，都目等回到原位。長官以下官員再拜，行舞蹈之禮，屈身下伏，站起，再拜。公吏以下三呼“萬歲”。禮儀完畢。第二天，長官率領僚屬，奏樂送走送赦書官員直到城外。

金史卷三十七

志第十八

禮(十)

册皇后儀　册皇太后儀　册皇太子儀
皇太子正旦生日受賀儀　皇太子與百官相見儀

册皇后儀

天德二年十月九日，册妃徒單氏爲皇后。前一日，儀鸞司設座勤政殿，南向。設群臣次於朝堂。大樂令展宮縣於殿庭，設協律郎舉麾位於樂縣西北，東向。閤門設百官班位於庭，并如常朝之儀。又設典儀位於班位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却，俱西向。設册使副位於殿門外之東，又設册使副受命位於百官班前。又設册寶幄次二於殿後東厢，俱南向。

天德二年十月九日，册封皇妃徒單氏爲皇后。前一天，儀鸞司在勤政殿設置座位，面向南。在朝堂設置衆官員臨時休息的場所。大樂令在殿庭設置宫懸，設協律郎舉旗位在宫懸的西北，面向東。閤門在殿庭安排文武百官的隊列位置，都按照日常朝見皇帝的儀式。又設典儀的位置在百官隊列的東北面，贊者二人的位置在南面略微後退的地方，全都面向西。設置册使、副册使的位置在殿門外的東面，又設册使、副册使接受制命的位置在百官隊列的前面。又布置放册書寶璽的帷帳二座在殿後面東厢房，都面向南。

其日，諸衛勒所部，略列黄麾細仗於庭。符寶郎奉八寶置於左右。吏部侍郎奉册，禮部侍郎奉寶匣，皆置於床，訖，出就門外班。大樂令、協律郎、樂工、典儀、贊者各入就位。群官等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朝服。侍中約刻板奏"請中嚴"，通事舍人引群官入，就庭東西相向立，以北爲上。又引册使副立於東偏門，西向。門下侍郎引主節、奉節立於殿下東廊横階北。中書令、中書侍郎帥舉捧册官，奉册床立於節南。侍中、門下侍郎帥舉捧寶官，奉寶床立於册

册封皇后那天，各衛長官統率本部衛士，在殿庭簡單排列黄麾細仗。符寶郎捧八璽陳列在左右兩邊。吏部侍郎捧册書，禮部侍郎捧寶璽匣，全都安放在床案上，完畢，走到門外排列。大樂令、協律郎、樂工、典儀、贊者等官員入場各自就位。衆官員按時刻在朝堂聚集，全部到臨時休息處，穿上各自的朝服。侍中估計時間將至拿着笏板上奏"請中庭戒備"，通事舍人導引衆官員入場，到殿庭東西兩邊的位置面對面站立，以北面爲上首。又導引册使和副册使在東側門站立，面向西。門下侍郎導引主節、奉節官站立在殿下東廊的横階北面。中書令、中書侍郎率領舉册官和捧册官，捧着放册書的床案站立在主節、奉節

床之南，俱西面。

侍中版奏“外辦”。殿上索扇。協律郎舉麾，宫縣作。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東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即座，南向坐，簾捲，樂止。通事舍人引册使副入，宫縣作。使副就受命位，侍中、中書令、門下侍郎、中書侍郎、舉捧官依舊西面立，群臣合班，横行北面，如常朝之儀，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班首已下群官在位者皆再拜。班首問起居，又再拜。閤門官引攝侍中出班承制，降詣使副東北，西向稱“有制”。使副稍前，鞠躬再拜，攝侍中宣制曰：“命公等持節授后册寶。”宣制訖，又俱再拜，侍中還班。門下侍郎引主節詣册使所，主節以節授門下侍郎，門下侍郎執節西向授太尉，太尉受付主節，主節立於使副之左右。門下侍郎退還班位。中書侍郎引册床，門下侍郎引寶床，立於册使東北，西向，以次授與太尉，太尉皆捧受，册床置於北，寶床置於南。侍中、中書令、禮儀使、舉捧册寶官及舁床者，退於東西磚道之左右，相向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退還班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在位者皆再拜，訖，分班東西相向立。舉捧舁册寶床者進，册床先行，讀册官次之，寶床次行，讀寶官次之。舉舁官各分左右，通事舍人引册使隨之以行，持節者前導。太尉初行，宫縣樂作，出殿門，樂止。攝侍中出班升殿，奏“侍中臣言，禮畢”。殿上索扇，簾降，宫縣作。降座，入自東房，樂止。通事舍人引群官在位者以次出。俟太尉、司徒復命，禮畢，還

官的南面，侍中、門下侍郎率領舉捧寶璽的官員，捧着放寶璽的床案站立在册書床的南面，全都面向西。

侍中拿着笏板上奏“警衛宫禁”。在殿上取扇。協律郎舉旗，宫懸奏樂。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從東房出來，用曲柄和直柄華蓋、警戒侍衛都按照平常的儀式。皇帝到御座，面向南坐下，捲簾，音樂停止。通事舍人導引册使、副册使進入，宫懸奏樂，册使、副册使到接受制命的位置，侍中、中書令、門下侍郎、中書侍郎、舉捧官仍舊面向西站立，衆官員合班，横排向北，按照日常朝見皇帝的儀式，站定。典儀説“再拜”，贊者相繼傳呼，班首以下在位的衆官員全部再拜。班首向皇帝請安，又再拜。閤門官導引攝侍中出隊列承接皇帝命令，下殿到册使和副册使的東北邊，面向西稱説“皇帝有令”。册使、副册使稍稍上前，躬身再拜，攝侍中宣布皇帝的命令説：“命令公等持節授予皇后册書寶璽。”宣布完畢，官員又都再拜，侍中回到原來的隊列。門下侍郎導引主節官到册使所在的位置，主節官把節授予門下侍郎，門下侍郎面向西將節授予太尉，太尉接過并把它交給主節官，主節官站立在册使、副册使的左右兩邊。門下侍郎退後回到原來的隊列。中書侍郎導引册書床，門下侍郎導引寶璽床，站在册使東北邊，面向西，依次把册書床、寶璽床授給太尉，太尉都接受捧着，把册書床放在北面，寶璽床放在南面。侍中、中書令、禮儀使、舉捧册書寶璽官以及抬床人，退後到東西磚道的左右兩邊，面對面站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退後回到原隊列。典儀説“再拜”，贊者相繼傳呼，在位的衆官員全部再拜，拜畢，分班東西相對站立。舉捧册書寶璽官和抬册書寶璽床的人進入，册書床先行，讀册書官跟隨在後，寶璽床接着前行，讀寶璽文字的官員在後跟隨。舉抬官各分左右，通事舍人導引册使跟隨着他們進入，持節者在前面導引。太尉剛開始前行時，宫懸奏樂，出殿門，音樂停止。攝侍中走出隊列上殿，奏“侍中臣某奏，禮儀完畢”。在殿上收取扇子，放下簾子，宫懸奏樂。皇帝下座，從東房

內。

入，音樂停止。通事舍人導引在位的衆官員按照次序出殿。等候太尉、司徒向皇帝覆命，禮儀完畢，回宫中。

先是，有司預設太尉、司徒本品革車鹵簿於門外，至殿門左右排列。俟使副出，鼓吹振作。禮儀使、舉捧官、執節者并擡舁人，以册寶少駐於泰和門，太尉、司徒及讀册寶官暫歸幕次。內侍閤門引入泰和殿，俟至殿下位，鼓吹止。

先前，有關部門預先設置太尉、司徒本品官職的革車和儀仗在門外到殿門左右兩邊排列。等到册使和副册使出殿，鼓樂齊鳴。禮儀使、舉捧册書寶璽官、執節者和抬册書寶璽床的人，將册書寶璽在泰和門稍微停留，太尉、司徒和讀册書寶璽的官員暫時回到休息處。內侍閤門導引進入泰和殿，到了殿下的位置上，鼓樂停止。

有司預供張，泰和殿設皇后座於扆前，殿上垂簾。又設東西房於座之左右稍北。又設受册位於殿庭西階之南，東向。又設內命婦次於殿之左右。大樂令設宫縣於庭，協律郎設舉麾位於殿上。又設册寶次於門外。又設行事官次於門左右。又設外命婦次於門之內。

有關部門預備帷帳等用具，在泰和殿的綉有斧形花紋的屏風前面設置皇后座位，殿上放下簾子。再設東西房在皇后座位的左右兩邊略微靠北的地方。又在殿庭西階的南面設置接受册書的位置，面向東。又設置妃嬪等內命婦的休息處在殿的左右兩邊。大樂令在殿庭布置宫懸，協律郎在殿上設置舉旗位置。在殿門外設安放册書寶璽的地方。又設置行事官的休息處在殿門左右兩邊。又設置宫外命婦的休息處在殿門裏面。

其日，諸衛於殿門外略設黄麾細仗。有司設二步障於殿之西階。簾前設扇，左右各十。紅傘一，在西階欄干外。又設舉册寶案位於使副之前，北向。又設宣徽使位於北廂，南向。司贊設內外命婦以下陪列位於殿庭磚道之左右，每等重行異位北向，內命婦在後。又設司贊位於東階東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

册封皇后那一天，諸衛在殿門外簡單地陳設黄麾細仗。有關部門在殿的西階安排兩套遮蔽視綫的步障。簾前陳設掌扇。左右兩邊各十柄。紅傘一把，在西階欄杆外面。又設置放册書寶璽的案桌位置在册使和副册使的前面，面向北。又設宣徽使的位置在北厢房，面向南。司贊在殿庭磚道的左右兩邊設內外命婦以下陪列者的位置，每個等級按不同位置面向北雙行排列，內命婦位置在後面。又設司贊的位置在東階的東南面，贊者二人的位置在南邊略微後退的地方，全都面向西。

質明，執事官大樂令等各就位。皇后常服，乘龍飾肩輿，至泰和殿後閣，近仗導衛如常儀。宣徽使奏“中嚴”。册使副入門，宫縣作，俟册使庭中立，樂止。册在北，寶在南，使副立於床後。禮儀使帥持節者立於前，舉捧册寶官立於册寶床左右，讀册寶官各立於其後。

天剛亮，執事官、大樂令等官員各自就位，皇后穿常服，乘坐飾以龍的轎子，到泰和殿後面的小閣，近身儀仗、引導、侍衛按照平常的儀式。宣徽使上奏“中庭戒備”。册使、副册使進門，宫懸奏樂，等到册使在殿庭中站立，音樂停止。册書在北面，寶璽在南面，册使和副册使站立在册書床和寶璽床的後面。禮儀使率領持節者站立在前面，舉捧册書寶璽官站立在册書寶璽床左右兩邊，讀册書寶璽官站立在他們的後面。

宣徽使奏“外辦”。內侍閤門官引后出後閣，宮縣作。簾捲，皇后降自西階，左右步障傘扇從，至階下，望勤政殿御閣所在立，樂止。册使進，立於右，宣曰“有制”，閤門使內侍贊“再拜”。册使宣曰：“制遣太尉臣某、司徒臣某，恭授后册寶。”閤門使內侍贊“再拜”。册使少退。中書令、侍中及舉捧官率擡舁人奉册寶以次進於前，宮縣作。册寶床自東階升，并置於殿之前楹間，册床在北，寶床在南，中留讀册寶官立位，并去帕及蓋，擡舁人執之，退立於西朵殿。舉擡官分左右相向立，讀册寶官各立於床之東，西向，立既定，樂止。閤門使內侍贊“再拜”，捧謝表官以表授左立內侍，內侍以授后，受訖，以付右立內侍，內侍持表立於右。閤門使贊“再拜”，訖，册使退，宮縣作。持表內侍以表付閤門官，隨册使行。册使副至門，鼓吹振作如來儀，入西偏門，鼓吹止。册使副至御閣所在，俯伏，跪奏：“太尉臣某、司徒臣某，奉制授册寶，禮畢。”俯伏，興，退。持表閤門官進表，近侍接入，進讀，訖，退。

宣徽使上奏“警衛宮禁”。內侍閤門官導引皇后出殿後小閣，宮懸奏樂。捲簾，皇后從西階下，左右兩邊拿步障傘扇的人跟隨，到臺階下面，在見到勤政殿御閣所在處站立，音樂停止。册使上前，站在皇后右邊，宣布説“皇帝有令”，閤門使內侍唱禮“再拜”。册使宣布説：“皇帝命令派遣太尉臣某、司徒臣某，恭授皇后册書寶璽。”閤門使內侍唱禮“再拜”。册使略微後退。中書令、侍中和舉捧官率領抬册書寶璽的人捧着册書寶璽依次進入，宮懸奏樂。册書床寶璽床從東臺階上殿，都安放在宮殿前廳的立柱間，册書床在北邊，寶璽床在南邊，中間留出讀册書寶璽的官員站立的位置，同時揭開遮蓋的帕子和蓋子，由抬册書寶璽床的人拿着，退後站立在殿廳西面的側堂，舉抬官分成左右相向站立，讀册書寶璽的官員各自站立在册書寶璽床的東面，面向西，站定以後，音樂停止。閤門使內侍唱禮“再拜”，捧謝表官把表章授予在左邊站立的內侍，內侍把表章授給皇后，皇后接受表章完畢，把表章交給在右邊站的內侍，內侍拿着表章在右邊站立。閤門使唱禮“再拜”，拜畢，册使退後，宮懸奏樂。拿表章的內侍把表章交給閤門官，閤門官跟隨册使向前走。册使、副册使到了殿門，奏響鼓吹像來時的儀式一樣，進入西偏門，鼓吹停止。册使、副册使到勤政殿皇帝住的小閣，屈身下伏，跪着上奏：“太尉臣某、司徒臣某，尊奉皇帝命令授予皇后册書寶璽，禮儀完畢。”屈身下伏，站起，退出。拿謝表的閤門官進獻表章，近侍接過進入，上前向皇帝讀謝表，完畢，退出。

初，册使退，及門樂止。閤門內侍引后自西階升殿，宮縣作。傘扇止於簾外，退於左右朵殿前。步障止於階下，卷之。后於座前南向立，樂止。中書令詣册床南立，北向，稱“中書令臣某，謹讀册”。讀畢，降自東階，立於欄外第一墀上，西向。次侍中詣寶床南立，北向，揖稱“侍中臣某，讀寶”。讀畢降階，立於中書

起初，册使退出，走到殿門時音樂停止。閤門內侍導引皇后從西臺階上殿，宮懸奏樂。傘扇停留在門簾的外面，退到左右兩邊側堂前。步障停留在臺階下，捲起步障。皇后在座位前面向南站立，音樂停止。中書令到册書床南側站立，面向北，説“中書令臣某，謹讀册書”。讀畢，從東臺階下，站立在欄杆外面第一級臺階上，面向西。接着侍中到寶璽床南側站立，面向北，拱手説“侍中臣某，讀寶璽”。讀畢走下臺階，站立

令之北，西向。内侍閤門引升座，宫縣作，坐定，樂止。舉捧官以次招擡舁人持帕蓋覆匣床，奉置殿之左右，册床在東，寶床在西。置訖，舉捧官以次降階，立於中書令、侍中之後，立定，合班北向，閤門贊“再拜”，拜訖，降東階，退出殿門。其擡舁人置册寶床於東西訖，各由朵殿下階，於侍中等班後直出殿門，以俟復入，擡舁入宫。

在中書令的北面，面向西。内侍閤門導引皇后登上座位，宫懸奏樂，皇后坐定，音樂停止。舉捧官依次招抬册書寶璽床的人，蓋好册寶匣，拿帕子覆蓋在床案上，安放在殿的左右兩邊，册書床在東面，寶璽床在西面。安置完畢，舉捧官依次走下臺階，站立在中書令、侍中的後面，站定，合班面向北排列，閤門唱禮“再拜”，拜畢，從東臺階下殿，退出殿門。抬册書寶璽床的人在東西兩邊安置册書寶璽床完畢，各自從東西側堂走下臺階，在侍中等官員的隊列後面直出殿門，以便等候再次進入，抬册書寶璽進宫。

受册表謝訖，内侍跪奏“禮畢”。閤門引内外命婦陪列者以次進，就北向位。班首初行，宫縣作，至位樂止。閤門曰“再拜”，命婦皆再拜。閤門引班首自西階升，樂作，至階樂止，進當座前，北向躬致稱賀，訖，降自西階，樂作，至位樂止。閤門曰“再拜”，舍人承傳，命婦等皆再拜。閤門使前承令，降自西階，詣命婦前西北，東向，稱“有教旨”。命婦等皆拜，閤門使宣曰：“祗奉聖恩，授以册寶，榮幸之至，兢厲增深。所賀知。”舍人曰“再拜”，命婦皆再拜，訖，内侍引内命婦還宫。班首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内侍引外命婦出次。宣徽使奏稱“禮畢”。降座，宫縣作，入東房，樂止。歸閣，宫縣作，至閣，樂止。更常服。内侍承教旨，宣外命婦入會，并如常儀。會畢，閤門引外命婦降階，横班北向，舍人曰“再拜”，訖，以次出。還宫，如來儀。中書門下侍郎復以引進司帥擡舁人進册寶入内，付與都點檢司，退。

接受册書、送上謝表完畢，内侍跪下上奏“禮儀完畢”。閤門導引陪列的内外命婦依次進殿，到面向北的位置上。爲首的命婦剛開始前行，宫懸奏樂，到位時音樂停止。閤門説“再拜”，内外命婦全部再拜。閤門導引爲首的命婦從西臺階上，奏樂，到臺階時音樂停止，走到皇后座位前面，面向北躬身向皇后道賀，完畢，從西臺階下，奏樂，到原位時音樂停止。閤門説“再拜”，舍人相繼傳呼，内外命婦等全部再拜。閤門使上前接受皇后命令，從西臺階下，到内外命婦們前面西北邊，面向東，説“有皇后教旨”。内外命婦等全部再拜，閤門使宣讀教旨説：“謹奉皇恩，授予册書寶璽，我感到榮幸之至，更加惶恐，也深受鼓勵。你們的祝賀我已知道。”舍人説“再拜”，命婦們全部再拜，完畢，内侍導引内命婦返回宫中。爲首的命婦剛開始前行，奏樂，走出殿門，音樂停止。内侍導引外命婦出休息處。宣徽使奏稱“禮儀完畢”。皇后下座，宫懸奏樂，皇后進入東房，音樂停止。皇后返回小閣，宫懸奏樂，到了小閣，音樂停止。皇后更换常服。内侍禀承皇后教旨，召外命婦進入接見，都按照平常的禮儀。會見完畢，閤門導引外命婦下臺階，排成横班面向北，舍人説“再拜”，完畢，依次出去。皇后回宫，跟來的儀式一樣。中書門下侍郎再次通過引進司率領抬册書寶璽床的人抬册書寶璽進宫，交給都點檢司，退出。

别日，會群官，會妃主宗室等，賜酒，設食，簪花，教坊作樂，如内

另外的日子，會見衆官員，會見皇妃公主宗室成員等，賜酒，擺設食物，在頭上插花，教坊

宴之儀。

十一日，朝永壽、永寧兩宫。皇后既受册，越二日，内侍設座於所御殿，南向。其日夙興，宣徽使版奏“中嚴”。質明，諸侍衛宫人俱詣寢殿奉迎，宣徽使版奏“外辦”。后首飾褘衣御車，内侍前導，降自西階以出，侍衛如常儀。至太后之裏門外，降車，障扇侍衛如常儀，入立於西厢，東向。將至，宣徽使版奏“請中嚴”，既降車，宣徽使版奏“外辦”。太后常服，宣徽使引升座，南向。宣徽使引后進，升自西階，北面再拜，進跪致謝詞。存撫賜酒食，并如家人之儀。禮畢，宣徽使贊“再拜”，訖。宣徽使引降自西階以出。出門，宣徽使奏“禮畢”，降座入宫。

奏樂，按照宫内宴會的儀式。

十一日，朝見永壽、永寧兩宫皇太后。皇后接受册封後，過了兩天，内侍安排座位在皇后要到的殿中，面向南。這天早晨起來，宣徽使拿着笏板上奏“請中庭戒備”。天剛亮，衆侍衛宫人都到皇后寢宫恭敬地迎接，宣徽使拿着笏板上奏“警衛宫禁”。皇后戴首飾，穿褘衣，乘車，内侍在前面導引，從西臺階下殿出門，侍衛按照平常的儀式。到太后住的宫殿裏門外面，皇后下車，障扇侍衛按照平常的儀式，皇后入殿站立在西厢房，面向東。皇后快要到達時，宣徽使拿着笏板上奏“請中庭戒備”，皇后下了車，宣徽使拿着笏板上奏“警衛宫禁”。皇太后穿常服，宣徽使導引登上座位，面向南。宣徽使導引皇后進殿，從西臺階上殿，面向北再拜，上前跪下向皇太后致謝詞。太后撫慰賞賜酒食，都按照自家人的禮儀。禮儀完畢，宣徽使唱禮“再拜”，完畢。宣徽使導引皇后從西臺階下來出去，出殿門，宣徽使上奏“禮儀完畢”，下座進宫。

奉册皇太后儀

天德二年正月，詔有司：“擇日奉册唐殷國妃、岐國太妃，仍别建宫名。合行典禮，禮官檢詳條具以聞。”

其日質明，有司各具傘扇，侍衛如儀，及兵部約量差軍兵，并文武百官詣兩宫迎請，引導皇太后入内，并赴受册殿，入御幄，侍衛如式。次奉册太尉等俱以册置於案，奉寶司徒等俱以寶置於案，皆盛以匣，覆以帕，詣别殿門外幄次。教坊提點率教坊入。侍衛官各就列。皇帝常服乘輿，至别殿後幄次。通事舍人引宣徽使版奏“中嚴”，復位，少頃，又奏“外辦”。幄簾卷，教坊樂作，扇合，兩宫皇太后出自後幄，并即御座，南向，扇開，樂止。分左右少退。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僚班左入，依品，重行西向，立定。通事舍人喝“起居”，班依常朝例起居，七拜，訖，引文武

天德二年正月，皇帝下令有關部門：“選擇日子册封唐殷國妃、岐國太妃，仍照過去另建宫名。應該舉行的典禮，禮官詳細審察開列上報。”

册封日天剛亮，有關部門各自準備傘扇，侍衛按照規定的儀式，兵部酌量派遣士兵，文武百官到兩宫迎請，導引皇太后進入宫中，一起到接受册封的殿庭去，進入帷帳，侍衛按照規定的儀式。接着獻册書的太尉等官員都把册書安放在案上，獻寶璽的司徒等官員都把寶璽安放在案上，册書寶璽全部都裝在匣裏，用帕遮蓋，到别殿門外帳篷去。教坊提點率領教坊樂隊進入。侍衛官到各自的隊列去。皇帝穿常服乘小車，到别殿後面的帷帳。通事舍人導引宣徽使拿着笏板上奏“中庭戒備”，回到原位，不一會，又上奏“警衛宫禁”。帳簾捲起，教坊奏樂，扇合攏，兩宫皇太后從後帳出來，同時到御座就坐，面向南，打開扇，音樂停止。樂隊分成左右略微後退。通事舍人導引文武百官隊列從左邊進入，按照官品等級，面向西雙行排列，站定。通事舍人高聲唱禮

百僚班分東西相向立。

“向皇太后請安”，文武百官按照日常朝見皇帝的慣例請安，拜七次，完畢，導引文武百官分成東西隊列面對面站立。

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贊引，太常卿前導，押册官押册而行，奉册太尉、讀册中書令、舉册官等以次從之。次押寶官押寶而行，奉寶司徒、讀寶侍中、舉寶官等以次從之。俱自正門入，教坊樂作，至殿庭西階下少東，北向，於褥位少置，樂止。册北，寶南。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贊引，太常卿前導，押册官押册升，樂作，奉册太尉等從之，進至兩宫皇太后座前褥位，樂止。兩宫册寶齊上，齊讀。舉册官夾侍。奉册太尉各搢笏，北向跪，俯伏，興，退立。讀册中書令俱進，向册前跪奏稱“攝中書令具官臣某，謹讀册”。舉册官單跪對舉，中書令各搢笏，讀訖，執笏，俯伏，興，搢笏，捧册興，於位東迴册函北向，并進，跪置於御座前褥位。中書令舉册官俱降，還位。奉册太尉并降階，東向以俟。

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輔助導引，太常卿在前面導引，押册官監督册書前行，獻册書的太尉、讀册書的中書令、舉册書的官員等依次跟隨進入。接着是押寶官監督寶璽前行，獻寶璽的司徒、讀寶璽的侍中、舉寶璽的官員等依次跟隨進入。全部從正門進入，樂隊奏樂，到殿庭西階下稍微靠東的地方，面向北，把册書寶璽在褥墊上稍稍放置，音樂停止。册書在北面，寶璽在南面。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輔助導引，太常卿在前面導引，押册官監督册書上殿，奏樂，獻册書的太尉等官員跟隨着，走到兩宫皇太后座位前放褥墊的位置，音樂停止。兩宫皇太后的册書寶璽一起上殿，一起誦讀。舉册官在左右兩邊侍立。獻册書的太尉各自把笏板插在腰帶上，面向北跪下，屈身下伏，站起，退後站立。讀册書的中書令一起上前，在册書前跪下向皇太后上奏“攝中書令具官臣某，謹讀册書”。舉册官單腿跪下，對舉册書，中書令把笏板插在腰帶上，讀完册書，拿笏板，屈身下伏，站起，把笏板插在腰帶上，捧起册書，在面向東的位置上調轉册書匣面向北，一起上前，跪下把册書安放在御座前面的褥墊上。中書令和舉册官全部下臺階，回到原位。獻册書的太尉一起下臺階，面向東等候。

押寶官押寶升，樂作，奉寶司徒等從之，進至兩宫皇太后座前褥位，樂止。舉寶官夾侍。奏寶司徒各搢笏，北向跪，俯伏，興，退立。讀寶侍中俱進，當寶前跪奏稱“攝侍中具官臣某，謹讀寶”。舉寶官單跪對舉，侍中各搢笏，讀訖，執笏，俯伏，興，搢笏，捧寶興，於位東迴寶函北向，并進，跪置於御座前褥位册之南。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贊引太尉、司徒以次應行事官俱降自西階，復本班序立。

押寶官監督寶璽上殿，奏樂，獻寶璽的司徒等跟隨着，走到兩宫皇太后座位前放褥墊的位置上，音樂停止。舉寶官在左右兩邊侍候。獻寶璽的司徒把笏板插在腰帶上，面向北跪下，屈身下伏，站起，退後站立。讀寶璽的侍中跟着上前，在寶璽前跪下上奏“攝侍中具官臣某，謹讀寶璽”。舉寶璽的官員單腿跪下，兩人對舉寶璽，侍中把笏板插在腰帶上，讀完寶璽，拿笏板，屈身下伏，站起，把笏板插在腰帶上，捧寶璽起，在東邊的位置上調轉寶璽匣面向北，同時上前，跪下把寶璽安放在御座前放册書的褥墊位置的南面。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導引太尉、司徒及以下的應當參與行事的官員全部從西臺階下，又回到

原來的隊列按順序站立。

宣徽使一員詣皇帝御幄前，俯伏，跪奏“臣某謹請皇帝詣兩宫皇太后前，行稱賀之禮”，俯伏，興。贊引皇帝再拜，又奏“請北向跪”，皇帝賀曰“嗣皇帝臣某言”云云，俯伏，興，又再拜，訖，又奏“請皇帝少立”，内侍承旨退，西向稱“兩宫皇太后旨”云云，皇帝再拜。宣徽使前引，皇帝歸幄，常服乘輿還内，侍衛如來儀。

宣徽使一人到皇帝的御帳前，屈身下伏，跪着上奏“臣某謹請皇帝到兩宫皇太后前，行恭賀的禮儀”，屈身下伏，起。贊引皇帝再拜，又上奏“請面向北下跪”，皇帝恭賀説“嗣皇帝臣某言”云云，屈身下伏，站起，又再拜，拜畢，又上奏“請皇帝稍事站立”，内侍接受兩宫皇太后詔書退後，面向西説“兩宫皇太后有旨”云云，皇帝再拜。宣徽使在前面導引，皇帝回到帷帳，穿常服乘小車回宫，侍衛同來的儀式一樣。

應階下文武百僚重行立定，通事舍人喝“拜”，在位皆再拜。通事舍人引太師詣西階升，俯伏，跪奏稱：“文武百僚具官臣某等稽首言，皇太后殿下顯對册儀，永安帝養。仰祈福壽，與天同休。”俯伏，興，降自西階，復位立定。通事舍人贊“在位官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宣徽使升自東階，取旨退，臨階西向稱“兩宫皇太后旨”，通事舍人贊“在位官皆再拜”，畢，宣曰：“公等忠敬盡心，推崇協力。膺兹令典，感愧良深。”宣訖，還位。通事舍人贊“謝宣諭，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通事舍人分引應北向官各分班東西立。宣徽使升自東階，奏稱“具官臣等言，禮畢”，降還位。扇合，皇太后并興，教坊樂作，降座，還殿後幄次，扇開，樂止。通事舍人引宣徽使奏“解嚴”。中書侍郎等各帥捧册床官升殿，跪捧册并置於床，次門下侍郎等各帥捧寶床官升殿，跪捧寶并置於床，訖，通事舍人引詣東上閤門，投進所司。文武百僚以次出。皇太后常服乘輿，各還本宫，引導如來儀。文武百僚詣東上閤門拜表賀皇帝，退。

在臺階下的文武百官雙行排列站定，通事舍人高聲唱禮“拜”，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通事舍人導引太師到西階上殿，太師屈身下伏，跪下向兩宫皇太后上奏：“文武百官具官臣某等叩頭奏，皇太后殿下榮耀地接受了册封儀式，永遠安適地接受皇帝孝養。臣等仰祝福壽，與天同慶。”屈身下伏，站起，從西階下，又回到原位站立。通事舍人唱禮“在位官員全部再拜”，行舞蹈禮，三呼“萬歲”，又再拜。宣徽使從東階上殿，取皇太后詔旨退下，到臺階處面向西説“兩宫皇太后有旨”，通事舍人唱禮“在位官員全部再拜”，拜畢，宣讀皇太后詔旨説：“你們盡心忠誠尊敬，合力推戴。接受這樣美好的册封典禮，感愧極深。”宣讀完畢，回到原位。通事舍人唱禮“感謝宣讀聖諭，拜”。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行舞蹈禮，三呼“萬歲”，又再拜。通事舍人分别導引應當面向北的官員各自分成東西兩邊隊列站立。宣徽使從東階上殿，向皇太后上奏“具官臣等奏，禮儀完畢”，下臺階回到原位。扇子合攏，皇太后同時站起，教坊奏樂，皇太后下座位，回到殿後帷帳，儀扇張開，音樂停止。通事舍人導引宣徽使向皇太后上奏“請脱禮服”。中書侍郎等官員各自率領捧册書床的官員上殿，跪下捧起册書并把它安放在床案上，接着門下侍郎等官員各自率領捧實璽床的官員上殿，跪下捧起寶璽并把它安放在寶璽床上，完畢，通事舍人導引到東上閤門，送交主管部門。文武百官接着依次出去。皇太后穿常服乘小車，各回本宫，導引儀式

同來時的儀式一樣。文武百官到東上閤門去上表向皇帝祝賀，退出。

禮畢，各赴本官，受内外命婦稱賀。所司預於殿内設皇太后御座，司賓引内外命婦於殿庭北向依序立。尚儀奏請，皇太后常服即座。司贊曰“再拜”，命婦皆再拜。司賓引班首詣西階升，跪賀稱：“妾某氏等言，伏惟皇太后殿下，天資聖善，昭受鴻名，凡在照臨，不勝欣抃。”興，降階復位。司贊曰“再拜”，内外命婦皆再拜。尚宫承旨，降自西階，於命婦之北東向立，司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宫乃宣答曰“膺兹典禮，感愧良深”。司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退。

禮儀完畢，皇太后返回各自宫中，接受内外命婦們的祝賀。主管部門事先在殿内設置皇太后御座，司賓的官員導引内外命婦在殿庭面向北按照次序站立。尚儀上奏請皇太后就座，皇太后穿常服就座。司贊唱禮“再拜”，命婦們全部再拜。司賓導引班首命婦從西臺階上殿，跪下恭賀説：“妾某氏等奏，皇太后殿下天資善美非凡，榮耀地接受這崇高的名號，天下臣民，不勝歡欣。”站起，走下臺階回到原位。司贊唱禮“再拜”，内外命婦全部再拜。尚宫接受皇太后詔旨，從西階下，在命婦們的北邊面向東站立，司贊唱禮“再拜”，在位者全部再拜，尚宫於是宣讀皇太后的詔旨説“接受這樣盛大的典禮，感愧極深”。司贊唱禮“再拜”，在位者全部再拜，退下。

赴别殿賀皇帝，亦如賀皇太后之儀，惟不致詞，不宣答。

到别殿向皇帝祝賀，也按照祝賀皇太后的儀式，衹是不致詞，不宣答。

册皇太子儀

大定八年正月，册皇太子，禮官擬奏，皇太子乘輿至翔龍門，東宫官導從，不乘馬。册皇太子前三日，遣使同日奏告天地宗廟。

册前一日，宣徽院帥儀鸞司，設御座於大安殿當中，南向。設皇太子次於門外之東，西向。又設文武百僚、應行事官、東宫官等次於門外之東、西廊。又設册寶幄次於殿後東廂，俱南向。又設受册位於殿庭横階之南。工部官與監造册寶官公服，自製造所導引册寶床，由宣華門入，約宣徽院同進呈畢，赴幄次安置。大樂令帥其屬，展樂縣於庭。

其日，兵部帥其屬，設黄麾仗於大安殿門之内外。其日質明，文武百僚、應行事官并朝服入次。東宫官各朝服，自東宫乘馬導從，至左翔龍門外下馬，入就次。通事舍人分引百官入立班，東西相向。次引侍中、中書

大定八年正月，册封皇太子，禮官準備奏章，皇太子乘車到翔龍門，東宫官員導從，不騎馬。册封皇太子儀式的前三天，派遣使臣在同一天祭告天地宗廟。

册封儀式的前一天，宣徽院率領儀鸞司，設置皇帝座位在大安殿正中，面向南。設置皇太子休息處在殿門外的東邊，面向西。又設置文武百官以及所有行事官、東宫官等的休息處在殿門外的東、西廊。又設置放册書寶璽的帷帳在殿後東廂房，全部面向南。又設置接受册書的位置在殿庭横階的南面。工部官員和監造册書寶璽的官員穿公服，從製造的地方導引册寶床，由宣華門進入，約宣徽院一起進呈完畢，到帷帳處安放。大樂令率領他的屬下，在殿庭布置宫懸。

册封日，兵部率領下屬，布置黄麾仗在大安殿門的内外。天剛亮，文武百官、所有行事官都穿朝服進入休息處。東宫的官員各自穿朝服，從東宫騎馬導從，到左翔龍門外下馬，進到休息處。通事舍人分别導引文武百官入場分班站立，東西兩邊相對。接着導引侍中、中書令、門下侍郎、中書侍

令、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及捧舁册寶官，詣殿後幄次前立。少頃，奉册寶出幄次，由大安殿東降，至庭中褥位，權置訖，奉引册寶官立於其後。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出次，執圭，三師三少已下導從，立於門外。侍中奏"中嚴"。符寶郎奉八寶由東西偏門分入，升置御座之左右。侍中奏"外辦"。内侍承旨索扇，扇合，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曲直華蓋侍衛如常儀，鳴鞭，宫縣樂作。皇帝出自東序，即御座，爐烟升，扇開簾捲，樂止。典贊儀引皇太子入門，宫縣樂作，至位樂止。師、少已下從入，立於皇太子位東南，西向。典儀贊"皇太子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引近東，西向立。師、少已下并奉引册寶官等，各赴百官東班，樂作，至位樂止。通事舍人引百官俱横班北向。典儀贊"拜"，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起居，又再拜，畢，百官各還東西班。師、少已下并行事官各還立位。典贊儀引皇太子復受册位，樂作，至位樂止。侍中承旨，稱"有制"，皇太子已下應在位官皆再拜，躬身，侍中宣制曰"册某王爲皇太子"。又再拜。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中書令詣讀册位，中書侍郎引册匣置於前，捧册官西向跪捧，皇太子跪，讀畢，俯伏，興。皇太子再拜。中書令詣捧册位，奉册授皇太子，搢圭，跪受册，以授右庶子，右庶子跪受，皇太子俯伏，興，右庶子以册，興，置於床，中書令已下退復本班。

郎和捧册書寶璽及抬册書寶璽床的官員，到殿後帷帳前站立。不一會，捧着册書寶璽出帷帳，從大安殿東邊下，到殿庭中的褥位，暫時安放册書寶璽完畢，獻册書寶璽的官員和導引册書寶璽的官員站立在册書寶璽的後面。皇太子戴遠游冠、穿朱明衣走出休息處，拿着圭，三師三少以下的官員導從，站立在門外。侍中向皇帝上奏"中庭戒備"。符寶郎捧着八璽從東西側門分别進殿，上前安放在皇帝座位的左右兩邊。侍中向皇帝上奏"警衛宫禁"。内侍根據皇帝命令索取儀扇，扇合攏，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出來，用曲直柄華蓋侍衛按照平常的儀式，鳴鞭，宫懸奏樂。皇帝從東厢房出來，到御座就坐，香爐升烟，儀扇打開、門簾捲起，音樂停止。典贊儀導引皇太子進殿門，宫懸奏樂，皇太子到位時音樂停止。三師三少以下的官員跟隨進入，站在皇太子的東南側，面向西。典贊儀唱禮"皇太子再拜"，皇太子把笏板插在腰帶上，向皇帝行舞蹈禮，又再拜，上奏"皇上萬福"，又再拜，導引皇太子靠近東邊，面向西站立。三師、三少以下的官員與獻册書寶璽、導引册書寶璽的官員等人，各自到文武百官的東邊排列，樂隊奏樂，到位時音樂停止。通事舍人導引文武百官都面向北排成横排。典贊儀唱禮"拜"，在位的官員都再拜，把笏板插在腰帶上行舞蹈禮，又再拜，向皇帝請安，又再拜，完畢，文武百官各自回到東西班列。三師、三少以下的官員同行事官各自仍然回到原位站立。典贊儀導引皇太子回到接受册封的位置上，奏樂，到位時音樂停止。侍中接受皇帝的詔書，説"皇帝有令"，皇太子以下所有在位的官員們全都再拜，俯身敬聽，侍中宣讀皇帝的命令説"册封某王爲皇太子"。又再拜，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導引中書令到讀册書的位置上去，中書侍郎導引着把册書匣安放在前面，捧册書的官員面向西跪下捧着册書，皇太子跪下，讀完册書，屈身下伏，站起。皇太子再拜。中書令到捧册書的位置，捧起册書交給皇太子，皇太子插圭，跪下接受册書，把册書交給右庶子，右庶子跪下接過，皇太子屈身下伏，起，右庶子捧册書起立，把册書安放在册書床上，中書令以下的官員退後回到原來的隊列。

次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侍中詣奉寶位，門下侍郎引寶盝立於其右，侍中奉寶授皇太子，搢圭，跪受，以授左庶子，左庶子跪受，皇太子俯伏，興，左庶子以寶興，置於床，侍中已下退復本班。典儀贊“再拜”，畢，引皇太子退，初行，樂作，左右庶子帥其屬，舁册寶床匣以出，出門，樂止。侍中奏“禮畢”，内侍承旨索扇，扇合，簾降，鳴鞭，樂作，皇帝降座，入自西序還後閣，侍衛如來儀，扇開，樂止。侍中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衛以次出。皇太子入次，改服公服，還東宫，導從如來儀。

接着是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導引侍中到獻寶璽的位置上去，門下侍郎導引裝寶璽的小匣站立在侍中的右邊，侍中捧寶璽交給皇太子，皇太子插圭，跪下接受寶璽，把它交給左庶子，左庶子跪下接過，皇太子屈身下伏，站起，左庶子捧着寶璽起立，把它安放在寶璽床上，侍中以下的官員退下回到原來的隊列。典儀唱禮“再拜”，拜畢，導引皇太子退出，皇太子剛開始後退，奏響音樂，左右庶子率領他們的下屬，捧着册書寶璽匣子的床案出去，出門後，音樂停止。侍中向皇帝上奏“禮儀完畢”，内侍根據皇帝的命令索取儀扇，扇合攏，放下簾子，鳴鞭，奏樂，皇帝下座，從西厢房返回後閣，侍衛按照來的儀式，打開扇，音樂停止。侍中上奏“解除戒備”。主管部門稟承皇帝命令，讓儀仗衛士依次出殿。皇太子進入休息處，改穿公服，返回東宫，導從同來時的儀式一樣。

册後二日，兵部設黄麾仗於仁政殿門之内外，陳設并如大安殿之儀。百官服朝服。皇太子公服至次，改服遠游冠、朱明衣。通事舍人引百官入至階下立班，東西相向。典贊儀引皇太子執圭出次，立於門外。侍中奏“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出自東序，即座，簾捲。通事舍人引百官俱横班北向，典儀贊“拜”，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起居，又再拜，訖，分班。皇太子捧表入，至拜表位立，俟閤門使將至，單跪捧表，閤門使接表，皇太子俯伏，興，典儀贊“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俟讀表畢，侍中承旨退稱“有制”，典儀贊“再拜”，興，躬身，侍中宣訖，典儀贊“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引皇太子退。侍中奏“禮畢”。扇合，鳴鞭，入西序，還後閣，侍衛如來儀。侍中奏“解嚴”。放仗，百官以次出。後二日，百官奉表稱賀，如常儀。

册封以後兩天，兵部設置黄麾仗在仁政殿門的内外，陳設都按照大安殿的儀式。百官穿朝服。皇太子穿公服到休息處，改戴遠游冠、穿朱明衣。通事舍人導引百官入場到臺階下列隊站立，東西兩邊相對。典贊儀導引皇太子拿着圭出休息處，站在門外。侍中向皇帝上奏“中庭戒備”，不一會，又上奏“警衛宫禁”。皇帝從東厢房出，到御座就坐，捲簾。通事舍人導引百官全部面向北排成横排，典儀唱禮“拜”，在位的官員全部再拜，把笏板插在腰帶上，行舞蹈禮，又再拜，向皇帝請安，又再拜，拜畢，分隊排列。皇太子捧謝表進入，到獻謝表位置上站立，等到閤門使快到面前時，皇太子單腿跪下捧着謝表，閤門使接受謝表，皇太子屈身下伏，站起，典儀唱禮“再拜”，皇太子插圭，行舞蹈禮，又再拜。等到讀完謝表，侍中接受皇帝命令退後説“皇帝有令”，典儀唱禮“再拜”，站起，皇太子躬身，侍中讀皇帝命令完畢，典儀唱禮“再拜”，皇太子插圭，行舞蹈禮，又再拜。導引皇太子退出。侍中向皇帝上奏“禮儀完畢”。儀扇合攏，鳴鞭，皇帝進入西厢房，返回後閣，侍衛跟來的儀式一樣。侍中向皇帝上奏“解除戒備”。解散儀仗衛

士，百官依次出殿。過後二天，百官獻表祝賀，按照平常的儀式。

正旦生日皇太子受賀儀

大定二年，世宗命有司議親王百官及妃主命婦見皇太子禮。有司按唐、宋舊儀，擬親王宗室賀皇太子，依册畢受賀禮。然唐禮元正復有降階見伯叔、答群官再拜之文，又無妃主命婦見太子之禮。稽諸令文，應致恭之官相見，或貴賤殊隔，或長幼親戚，任從私禮。自今若在東宮候皇太子，便服，則當從私禮接見。若三師以下，遇皇太子誕日，在御前，則候皇太子先進酒畢，百官望皇太子再拜，班首跪進酒，又再拜。若賜酒，即當殿跪飲畢，又再拜。以爲定制，命班行之。

大定二年，世宗命令有關官員商議親王百官和皇妃公主命婦會見皇太子的禮儀。有關官員按照唐朝、宋朝舊有的儀式，擬定親王宗室恭賀皇太子，按照册封完畢後接受祝賀的禮儀。但是唐禮中又有正月初一皇太子下階見伯叔、答謝群官再拜的儀制，又没有皇妃公主命婦們會見皇太子的禮儀。考查各種法令文書，應當致恭賀禮的官員相見，有的貴賤差别懸殊，有的是長幼親戚，聽憑他們各行私家的禮節。到現在如果在東宮候見皇太子，穿便服，就應當按照私家禮節接見。如果是三師以下的官員，遇到皇太子生日，在皇帝面前，就要等到皇太子先敬酒完畢，百官望皇太子再拜，爲首的官員跪下敬酒，又再拜。如果賞賜酒，即在殿庭跪下飲完酒，又再拜。皇帝認爲可以將此作爲定制，命令頒布執行。

十二月晦，皇太子奏狀曰："按禮文，親王并一品宗室皆北面拜伏，臣但答揖而已。雖曰尊宗子，而在長幼惇敘之間誠所未安。當時遽蒙頒降，未獲謙讓。明日元正，有司將舉此禮，伏望聖慈許臣答拜，庶敦親親友愛之義。"上從其請，命尚書省頒下所司。

十二月晦，皇太子上奏狀説："按照禮制，親王和一品宗室都是面向北拜伏，臣衹答以拱手爲禮而已。雖説是尊敬宗子，但從長幼之間重視尊卑次序來説實在感到不安。當時倉促之間承蒙頒降以上詔令，没有來得及謙讓。明天正月初一，有關部門將要按照以上規定舉行恭賀禮，懇請父皇准許臣答謝跪拜，希望能表達重視親戚之間友愛的意思。"皇帝同意了他的請求，命令尚書省頒發給主管部門。

若皇太子生日，則公服，左上露臺欄子外，先再拜，二閤使齊揖入欄子内，拜跪，祝畢，就拜，興，復位，再拜，又再拜，接臺進酒，退跪，候飲畢，接盞，復位，轉臺與執事者，再拜。宣徽使以酒進，皇帝親賜酒，接盞稍退跪飲，畢，宣徽使接盞，復位再拜，復揖入欄子内，跪搢笏，受賜物畢，出笏，興，復位，再拜，退更衣，入殿稍東，西向立。皇妃等進勸生日酒，皇太子跪，皇妃等亦跪，飲畢，各再拜。

如果皇太子生日，就穿公服，從左邊登上平臺欄杆外，先再拜，二位閤門使一齊拱手請進欄杆内，跪拜，祝賀完畢，就地下拜，站起，回到原位，再拜，又再拜，靠近平臺進酒，退後跪下，等飲完，接過酒盞，回到原位，轉到平臺交給執事者，再拜。宣徽使端酒敬上，皇帝親自賜酒給皇太子，皇太子接受酒盞略微後退跪下飲酒，飲畢，宣徽使接過酒盞，皇太子回到原位再拜，又拱手請進欄杆内，跪下把笏板插在腰帶上，接受皇帝賞賜的禮物完畢，抽出笏板，站起，回到原位，再拜，退出更衣，進入殿内略微靠東的地方，面向西站立。皇妃等上前勸皇太子

群官致賀，則其日質明，皆公服集於門外，少詹事奏“請内嚴”，又奏“外備”。典儀引升座。文武官臣入就庭下重行北向立，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班首少前跪奏“元正首祚”，生日則云“慶誕令辰”，“伏惟皇太子殿下福壽千秋”。賀畢復位，典儀曰“再拜”，官臣皆再拜，坐受，分東西序立。次引東宫三師於殿上，三少於殿柱外，北向東上立。皇太子詣南向褥位，典儀曰“再拜”，師、少皆再拜，班首同前稱賀，復位。執事者酌酒一卮，班首奉進，樂作，飲訖，樂止。回勸師、少畢，各復位。典儀贊師、少再拜，皇太子答拜。師、少出，皇太子就坐。次引親王入欄子内，一品宗室於欄子外，餘宗室序班庭下，拜致賀、進酒如上儀。皇太子答拜畢，就坐。復引隨朝三師三公宰執於殿上，三品以上職事官於露階上，四品以下於庭下，北向，每等重行以東爲上，立。皇太子詣褥位。典儀曰“再拜”，上下皆再拜，畢，班首少前致賀，復位，執事者酌酒一卮，班首奉進，樂作，飲畢，樂止。如有進獻如常儀。回勸三師三公，餘殿上群官則令執事者以盤行酒，飲畢，典儀曰“再拜”，上下皆再拜，乃答拜，引群官以次出。少詹事跪奏“禮畢”。自是歲賀爲定制。

飲生日酒，皇太子跪下，皇妃等也跪下，飲完酒，各自再拜。

衆官員致賀，就在祝賀日天剛亮時，全部穿公服在殿門外集中，少詹事上奏“請内庭戒備”，又上奏“警衛宫禁”。典儀導引皇太子登上座位。東宫中的文武臣屬到殿庭下雙行列隊面向北站立，典儀説“再拜”，在位官員全部再拜，隊列爲首的官員稍稍上前跪下上奏“元旦歲首受福”，如是皇太子生日就説“慶祝誕生的美好日子”，“祝願皇太子殿下福壽千秋”。祝賀完畢回到原位，典儀説“再拜”，東宫中的文武官員全部再拜，皇太子坐下接受祝賀，官員們分成東西兩邊站立。接着導引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到殿上，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在殿柱外面，面向北以東爲上首站立。皇太子到面向南的褥位，典儀説“再拜”，三師、三少都再拜，隊列爲首的官員同前邊一樣祝賀，回到原位。執事者斟酒一卮，隊列爲首的官員捧酒盞進獻皇太子，奏樂，皇太子飲完酒，音樂停止。皇太子回勸三師、三少飲酒完畢，各自回到原位。典儀唱禮讓三師、三少再拜，皇太子答拜。三師、三少出殿，皇太子就坐。接着導引親王進入欄杆内，一品宗室成員在欄杆外面，其餘宗室成員按照順序排列在殿庭下，跪拜致以祝賀、進酒按照以上的儀式。皇太子答拜完畢，就坐。再導引朝廷的三師三公宰相執政到殿上，三品以上的職事官在平臺臺階上，四品以下官員在殿庭下，面向北，每個等級的官員雙行排列以東爲上首，站立。皇太子到褥位。典儀説“再拜”，上下官員都再拜，拜畢，隊列爲首的官員稍稍上前致以祝賀，回到原位，執事者斟酒一卮，隊列爲首的官員進獻給皇太子，奏樂，飲完酒，音樂停止。如果還有進獻的禮物就按照平常的儀式。皇太子回勸三師三公飲酒，在殿上的其餘衆官員就令執事者用盤輪流敬酒，飲酒畢，典儀説“再拜”，上下官員都再拜，皇太子於是答拜，導引衆官員按次序出殿。少詹事跪下向皇太子上奏“禮儀完畢”。從這以後每年祝賀就成定制。

皇太子與百官相見儀

三師三公欄子内北向躬揖，班首稍前問候，皇太子離位稍前，正南立，答揖。宰執及一品職事官扣欄子北向躬揖，答揖同前。二品職事官欄子外稍南躬揖，皇太子起揖。三品職事官露階稍南躬揖，皇太子坐揖。四品以下職事官庭下躬揖，跪問候，皇太子坐受。太子太師、太傅、太保與隨朝三師同。東宮三少與隨朝二品同。詹事已下，并在庭下面北，每品重行以東爲上，再拜，班首稍前問候，又再拜，皇太子坐受。大定二年所定也。

三師三公在欄杆内面向北躬身拱手爲禮，隊列爲首的官員稍稍上前問候，皇太子離開座位稍微上前，面向正南方站立，拱手答謝。宰相執政和一品職事官扣欄杆面向北躬身拱手爲禮，皇太子像前面一樣拱手答謝。二品職事官在欄杆外面稍微靠南的地方躬身拱手爲禮，皇太子站起拱手答禮。三品職事官在露階略微靠南的地方躬身拱手爲禮，皇太子坐着拱手答禮。四品以下職事官在殿庭下躬身拱手爲禮，跪下問候，皇太子坐着接受問候。太子太師、太傅、太保與朝廷的三師禮儀相同。東宮三少與朝廷的二品官員問候儀式相同。詹事以下的官員，都在殿庭下面向北面，每個品級的官員排成雙行以東爲上首，再拜，隊列爲首的官員略微上前問候，又再拜，皇太子坐下接受。這是大定二年所定的禮儀。

七年，定制，皇太子赴朝，許與親王宰執相見，餘官宗室并迴避。後亦許與樞密使副、御史大夫、判宗正、東宮三師相見。

大定七年，定下制度，皇太子上朝，允許與親王宰相執政相見，其餘的官員和宗室成員都應迴避。以後也允許與樞密使、樞密副使、御史大夫、判宗正、東宮三師相見。

九年，定制，凡皇太子出，於都門三里外設褥位，三公宰執以下公服重行立，皇太子便服，三公宰執以下鞠躬，班首致辭云“青宫萬福”，再拜，皇太子答拜，退。迎、送皆同。

大定九年，定下制度，凡是皇太子出宮，在京城門外三里外的地方設置褥墊位，三公宰相執政以下的官員穿公服排成雙行站立，皇太子穿便服，三公宰相執政以下的官員鞠躬，班首致祝詞説“東宮萬福”，再拜，皇太子答拜，退下。迎接、送行的儀式都一樣。

金史卷三十八

志第十九

禮(十一)

外國使入見儀　曲宴儀　朝辭儀　新定夏使儀

外國使入見儀

皇帝即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畢，至侍立位。引臣僚左右入，至丹墀，小起居畢，宰執上殿，其餘臣僚分班出。閤門使奏使者入見榜子。先引宋使、副，出笏，捧書左入，至丹墀北向立。閤使左下接書，捧書者單跪授書，拜，起立。閤使左上露階，右入欄內，奏“封全”，轉讀畢，引使、副左上露階，齊揖入欄內，揖使副鞠躬，使少前拜跪，附奏畢，拜起，復位立。待宣問宋皇帝時并鞠躬，受敕旨，再揖鞠躬，使少前拜跪，奏畢，起復位，齊退却，引使、副左下，至丹墀北嚮立。禮物右入左出，盡，揖使、副傍折通班，再引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揖使副鞠躬，使出班謝面天顏，復位，舞蹈，五拜。再揖副使鞠躬，使出班謝遠差接伴、兼賜湯藥諸物等，復位，舞蹈，五拜，各祗候，引右出，賜衣。次引宋人從入，通名已下再拜不出班，又再拜，各祗候，亦引右出。

皇帝在御座就坐，鳴鞭、報告時辰完畢，殿前班向皇帝小請安完畢，到侍立的位置。導引臣屬從左右兩邊進入，到達殿前紅色臺階處，向皇帝小請安完畢，宰執上殿，其餘的臣子們分班出去。閤門使奏上外國使者入見皇帝的文榜。首先導引宋朝正使、副使，拿出笏板，捧着國書從左邊進入，到殿前紅色臺階處面向北站立。閤門使從左邊下臺階接受國書，捧國書的使者單腿跪下把國書授予閤門使，下拜，起立。閤門使從左邊上平臺臺階，從右邊進入欄杆內，向皇帝上奏“封印完整”，轉身讀國書完畢，導引正使、副使從左邊上平臺臺階，一齊拱手進入欄杆內，閤門使拱手請副使躬身，正使略微上前拜跪，附帶奏事完畢，跪拜，起，回到原位站立。等到宣諭問候宋朝皇帝時正使副使一齊鞠躬，接受金朝皇帝的敕旨，閤門使再拱手請副使鞠躬，正使略微上前拜跪，奏事完畢，起立回到原位。正使、副使一齊退後，閤門使導引正使、副使從左邊下去，走到殿前紅臺階面向北站立。進奉的禮物從右邊進入左邊出去，進奉完畢，拱手請正使、副使從整個官員的隊列旁轉過，再導引到殿前紅色臺階，向皇帝行舞蹈禮，拜五次，不出隊列祝“皇帝萬福”，再拜。閤門使拱手請副使鞠躬，正使走出隊列感謝面見皇帝，又回原位，行舞蹈禮，拜五次。閤門使又拱手請副使鞠躬，正使出班感

謝派遣官員遠道來迎接陪伴，以及賜給他們湯藥等各種物品，使者回到原位，行舞蹈禮，拜五次。各自恭候，閤門使導引正使、副使從右邊出殿，賞賜他們衣服。接着導引宋朝使者、副使的隨行人員進殿，通名以下再拜不出列，又再拜，各自恭候，也導引着從右邊出去。

次引高麗使左入，至丹墀北嚮略立，引使左上露階，立定。揖横使鞠躬，正使少前拜跪，附奏畢，拜起，復位立。閤使宣問高麗王時并鞠躬，受敕旨畢，再揖横使鞠躬，正使少前拜跪，奏畢，拜起，復位，齊退却，引左下，至丹墀，面殿立定。禮物右入左出，盡，揖使傍折通班，畢，引至丹墀，通一十七拜，各祗候，平立，引左階立。

接着導引高麗國使者從左邊進殿，到殿前紅色臺階處面向北稍事站立，導引使者從左邊上平臺臺階，站定。拱手請副使鞠躬，正使稍微上前叩拜跪下，附帶奏事完畢，叩拜，起立，回原位站立。閤門使宣諭問候高麗國王時正使、副使一齊鞠躬，接受金朝皇帝的敕旨完畢，又拱手請副使鞠躬，正使稍微上前叩拜跪下，奏事完畢，叩拜起立，回到原位，一齊退後，導引他們從左邊下，到殿前紅色臺階時，面對殿站定。進奉禮物從右邊送進從左邊送出，全部進奉完畢，拱手請使者從整個官員的隊列旁轉過，完畢，導引到紅色臺階，一共拜十七次，各自恭候，平立，導引到左邊臺階站立。

次引夏使見如上儀，引右階立。

接着導引夏國使者跟上面的儀式一樣，導引到右邊臺階站立。

次再引宋使副左入，至丹墀，謝恩，舞蹈，五拜，各祗候，平立。次引高麗、夏使并至丹墀。三使并鞠躬，有敕賜酒食，舞蹈，五拜，各祗候，引右出。次引宰執下殿，禮畢。

接着再次導引宋朝正使副使從左邊進入，到殿前紅色臺階處，謝恩，行舞蹈禮，拜五次，各自恭候，平立。接着導引高麗國、夏國使者一齊到紅色臺階處。三國使者一起鞠躬，皇帝命令賞賜酒食，使者行舞蹈禮，拜五次，各自恭候，導引着從右邊出殿。接着導引宰相執政等官員下殿，禮儀完畢。

曲宴儀

皇帝即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到侍立位。引臣僚并使客左入，傍折通班，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出班謝宴，舞蹈，五拜，各上殿祗候。分引預宴官上殿，其餘臣僚右出。次引宋使從人入，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有敕賜酒食，又再拜，引左廊立。次引高麗、夏從人入，分引左右廊立。果

皇帝到御座就坐，鳴鞭、報告時辰完畢，殿前班向皇帝小請安，到侍立的位置上，導引群臣和使者從左邊進入，使者從整個官員們的隊列旁轉過，到殿前紅色臺階向皇帝行舞蹈禮，拜五次，不出班奏“皇帝萬福”，又再拜。出班感謝宴請，行舞蹈禮，拜五次，各上殿恭候。分別導引參加宴會的官員上殿，其餘的群臣從右邊出。接着導引宋朝使者的隨行人員進入，到殿前紅色臺階處再拜，不出班奏“皇帝萬福”，又再拜。皇帝有令賞賜酒食，又再拜，導引到左廊站立。

床入，進酒。皇帝舉酒時，上下侍立官并再拜，接盞，畢，候進酒官到位，當坐者再拜，坐，即行臣使酒。傳宣，立飲畢，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至四盞，餅茶入，致語。聞鼓笛時，揖臣使并人從立，口號絶，坐宴并侍立官并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食入，五盞，歇宴。教坊謝恩畢，揖臣使起，果床出。皇帝起入閤，臣使下殿歸幕次。賜花，人從隨出戴花畢，先引人從入，左右廊立，次引臣使入，左右上殿位立。皇帝出閤坐，果床入，坐立并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九盞，將曲終，揖從人至位再拜，引出。聞曲時，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床出。至丹墀謝宴，舞蹈，五拜。分引出。

接着導引高麗國、夏國使者的隨行人員進入，分别導引到左右廊站立。將放果品的床案抬進，進酒。皇帝舉起酒盞時，殿上殿下侍立的官員一起再拜，接酒盞，完畢，等候敬酒官到位置上，在坐的官員再拜，坐下，隨即給衆臣和使者斟酒。傳達皇帝的旨意，站立飲酒完畢，再拜，坐下。接着各國使者的隨行人員再拜，坐下。到飲第四盞酒時，餅和茶端入，致詞。聽到鼓笛樂曲聲時，拱手請衆臣子和各國使者及使者的隨行人員站立，樂工誦頌詩完畢，宴會上坐下的和侍立的官員一齊再拜，坐下，接着各國使者的隨行人員再拜，坐下，食物端入，飲第五盞酒，宴會休息。教坊謝恩畢，拱手請衆臣和使者起立，抬出放果品的床案。皇帝站起進入殿中側門，衆臣和使者下殿回到休息處。賞賜鮮花，各國使者的隨行人員跟隨出去戴花畢，首先導引隨行人員進入，在左右廊站立，接着導引衆臣和使者進入，從左右兩邊上殿到規定的位置上站立。皇帝從側門出來坐下，抬入果品案，坐下和站立的官員都再拜，坐下，接着是使者們的隨行人員再拜，坐下。飲第九盞酒時，樂曲將要結束，拱手請隨行人員到位置上再拜，導引出殿。聽到樂曲時，拱手請衆臣和使者起立，再拜，下殿。抬出果品案。衆官員和使者到殿前紅色臺階處感謝皇帝宴請，行舞蹈禮，拜五次，分别導引出殿。

朝辭儀

皇帝即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至侍立位。引臣僚合班入，至丹墀小起居，引宰執上殿，其餘臣僚分班出。閤使奏辭榜子。先引夏使左入，傍折通班畢，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揖使副鞠躬，使出班，戀闕致詞，復位，又再拜，喝"各好去"，引右出。次引高麗使，如上儀，亦引右出。次引宋使副左入，傍折通班畢，至丹墀，依上通六拜，各祗候，平立。閤使賜衣馬，鞠躬，聞敕，再拜。賜衣馬畢，平身，搢笏，單跪，受別録物

皇帝到御座就坐，鳴鞭、報告時辰完畢，殿前班向皇帝小請安，到侍立的位置上。導引群臣合班進殿，到殿前紅色臺階處向皇帝小請安，導引宰相執政上殿，其餘的臣僚分班出。閤門使向皇帝呈送外國使者的告辭文榜。首先導引夏國使者從左邊進入，從整個官員們的隊列旁轉過，到殿前紅色臺階處再拜，不出班奏"皇帝萬福"，又再拜。拱手請副使鞠躬，正使出班，致詞表達對金國的留戀，回到原位，又再拜，高呼"各位好好離去"，導引他們從右邊出去。接着導引高麗國使者，按照上面的儀式向皇帝告别，也導引他們從右邊出殿。接着導引宋朝正使、副使從左邊上殿，從整個官員們排列的隊列旁轉過，完

過盡，出笏，拜起，謝恩，舞蹈，五拜。有敕賜酒食，舞蹈，五拜。引使副左上露階，齊揖入欄内，揖鞠躬，大使少前拜跪受書，起復位。揖使副齊鞠躬，受傳達畢，齊退，引左下至丹墀，鞠躬，喝"各好去"，引右出。次引宰執下殿，禮畢。

畢，到殿前紅色臺階處，按照上面的儀式通拜六次，各自恭候，平立。閤門使賞賜衣服馬匹，使者們鞠躬，聽宣讀皇帝的詔書，再拜。賞賜衣服馬匹完畢，使者平身，把笏板插在腰帶上，單腿下跪，接受簿子上登記的別的賞賜物完畢，取出笏板，拜起，謝恩，行舞蹈禮，拜五次。皇帝命令賞賜酒食，行舞蹈禮，拜五次。導引正使副使從左邊上平臺臺階，一齊拱手進入欄杆内，拱手請副使鞠躬，正使稍稍上前叩拜跪下接受國書，起立回到原位。拱手請正副使者一齊鞠躬，接受傳達皇帝旨意完畢，一齊退下，導引者從左邊下去到殿前紅色臺階，鞠躬，高呼"各位好好離去"，導引着從右邊出。接着導引宰相執政下殿，禮儀完畢。

熙宗時，夏使入見，改爲大起居。定制以宋使列於三品班，高麗、夏列於五品班。皇統二年六月，定臣使辭見，臣僚服色拜數止從常朝起居，三國使班品如舊。俟殿前班及臣僚小起居畢，宰執升殿，餘臣分班畢，乃令行入見及朝辭之禮。凡入見則宋使先，禮畢夏使入，禮畢而高麗使入。其朝辭則夏使先，禮畢而高麗使入，禮畢而宋使入。夏、高麗朝辭之賜，則遣使就賜於會同館。惟宋使之賜則庭授。

熙宗時，夏國使者入見皇帝，改成向皇帝大請安。規定制度將宋朝使者列在三品官員的班位，高麗國、夏國使者列在五品官員的班位。皇統二年六月，規定臣下和使者辭見時，臣僚的服色和叩拜次數衹和日常朝見向皇帝請安時的一樣，三國使者的班品照舊。等到殿前班和臣僚向皇帝小請安完畢，宰執上殿，其餘的臣下分班排列完畢，纔命令舉行入朝會見和在朝廷上告別的禮儀。凡入朝會見就是宋朝使者在先，禮儀完畢纔是夏國使者入見，禮儀完畢纔是高麗國使者入見。在朝廷上告別時就是夏國使者在先，禮儀完畢高麗國使者進入，禮儀完畢宋朝使者進入。夏、高麗國使者在朝廷告別時的賞賜物，是派遣使者到會同館授予。衹有賞賜給宋朝使者的禮物是在殿庭授予。

舊高麗使至闕皆有私進禮，大定五年，上以宋、夏使皆無此禮，而小國獨有之，不可，遂命罷之。

過去高麗使者來到朝廷都有私下進見的禮節，大定五年，皇帝認爲宋朝、夏國使者都没有這樣的禮節，而一個小國却單獨有這禮節，不可以，於是命令取消它。

六年，詔外國使初見、朝辭則於左掖門出入，朝賀、賜宴則由應天門東偏門出入。

六年，皇帝下詔外國使者初次朝見和入朝告別就從宮中左邊側門出入，入朝稱賀、賜宴就從應天門東邊的側門出入。

大定二十九年三月，章宗以在諒闇，免宋使朝辭，太常寺言："若不面授書及傳達語言，恐後别有違失。"

大定二十九年三月，章宗因爲正在居喪期間，免掉宋朝使者入朝告別的禮儀，太常寺說："如果不當面授予國書和傳達皇帝的言語，恐怕

遂令宋使先辭靈幄，然後詣仁政殿朝辭，授書。時右丞相襄言："伏見熙宗聖誕七月七日，以景宣忌辰避之，更爲翌日，復用正月十七日受外國賀。今聖誕節若依期，令外方人使過界，恐爲雨潦所滯，設能到闕，或值陰雨亦難行禮，乞以正月十一日或三月十五日爲聖節，定宋人過界之期。"平章政事張汝霖、參知政事劉瑋等言："帝王當示信，以雨潦路阻輒改之，或恐失信。且宋帝生日亦五月也，是時都在會寧，上國遣使賜生日，萬里渡越江、河，尚不避霖潦，如期而至。今久與宋好，不可以小阻示以不實。彼若過界，多作程頓亦不至留滯，縱使雨水愆期而入見，猶勝更用他日也。"御史大夫唐括貢、中丞李晏、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完顏守貞等亦皆言不可，上初從之，既而竟用襄議，令有司移報，使明知聖誕之實，特改其日以示優待行人之意。

以後會有别的失誤。"於是令宋朝使者先到靈堂告别，然後到仁政殿告别，接受國書。當時右丞相完顏襄説："熙宗生日是七月七日，因爲是景宣皇帝的忌辰應當迴避，改爲第二天，又定在正月十七日接受外國使者朝賀。現在聖誕如果按原來日期，讓外國使者來我國祝賀，恐怕被連綿不斷的雨水所阻滯，即或能到達朝廷，有時正碰上陰雨天也很難行禮，請求將正月十一日或三月十五日作爲慶賀皇上生日的時間，以此確定宋朝使者進入邊界的日期。"平章政事張汝霖、參知政事劉瑋等人説："帝王應當顯示信用，因爲雨季道路受阻就改變日期，恐怕失去信用。况且宋朝皇帝生日也是在五月，當時都城在會寧，皇帝派遣使者祝賀宋朝皇帝生日，不遠萬里渡過長江、黄河，尚且不躲避綿綿陰雨，按期到達。現在我國與宋朝和好已經很久，不能因爲下雨路途上受到小小阻礙而表現出不實。宋朝使者如果過界，在路途上多有停頓也不至於滯留不前，即使下雨延誤了日期入朝拜見，仍然勝過改成别的日期。"御史大夫唐括貢、中丞李晏、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完顏守貞等官員也都説不能更改日期，皇帝開初聽從，但不久終於采用完顏襄的意見，命令有關部門用文書通知宋國，讓宋朝清楚瞭解皇帝生日的真實情况，特地改動慶賀生日的日期以表示優待使者的意思。

承安三年正月，上諭旨有司曰："比聞宋國花宴，殿上不設肴饌，至其歇時乃備於廊下。今花宴上賜食甚爲拘束，若依彼例可乎？且向者人使見辭，殿上亦嘗有酒禮，今已移在館宴矣。"有司奏曰："曲宴之禮舊矣。彼方，酒一行、食一上必相須成禮。而國朝之例，酒既罷而食始進。至於花宴日，宋使至客省幕次有酒禮，而我使至其幕則有食而無酒，各因其舊，不必相同。古者宴禮設食以示慈惠，今遽更之，恐遠人有疑，失朝廷寵待臣子之意。"乃命止如舊。

承安三年正月，皇帝下詔有關部門説："近來聽説宋國舉行花宴，殿上不擺設食物，到中間休息時纔在廊下準備食物。現今在花宴上賞賜食物很拘束，若是仿照宋國的做法可以嗎？况且從前使者到殿庭朝見和告别時，殿上也曾經安排過敬酒儀式，現在已經移到客舍宴請了。"有關官員向皇帝上奏："曲宴的禮儀由來已久了。在宋國，行一遍酒，上一道食物必須相互成禮。而本朝的慣例，酒已經喝完後纔開始上食物。至於花宴日，宋朝使者到本朝客省幕帳裏有敬酒儀式，而我國使者到宋朝幕帳就衹有食物没有酒，各自沿襲本國的舊例，不必相同。古代的宴會禮儀陳設食物以表示仁慈恩惠，現在倉促改變這一禮儀，恐怕别國的人有懷疑，失掉朝廷寵愛厚待臣

子的意思。”於是皇帝命令花宴衹按照過去的禮儀舉行。

正大元年十月，夏國遣使修好。二年九月，夏國和議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定擬使者見辭儀注云。蓋夏人自天會議和，臣屬於金八十餘年，無兵革事。及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構難十年，兩國俱敝，至是，始以兄弟之國成和。十月，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弘毅爲報成使。三年十月，夏人告哀，遣中大夫完顔履信爲吊祭使。夏人以兵事方殷，各停使聘。四年，遣王立之來聘，未復命而夏亡。

正大元年十月，夏國派遣使者到金朝謀求和好。二年九月，與夏國和議成功，夏國奉事金朝爲兄長，各自使用本國年號，擬定使者入見和告别的儀式。夏國自天會年間議和後，臣屬於金朝八十多年，兩國没有發生戰争。到貞祐初年，有過小規模的入侵掠奪，因此兩國打仗十年，雙方都疲憊不堪，從這以後，開始以兄弟之國的名義達成和議。十月，欲派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弘毅爲回報達成和議的使者去夏國。三年十月，夏國通知有喪事舉行，金朝派遣中大夫完顔履信作爲吊祭使。夏國因爲戰事正緊張，停止雙方使者的往來。四年，夏國派遣王立之來朝見，還没有返回覆命，夏國就滅亡了。

新定夏使儀注

夏國使、副及參議各一，謂之使。都管三。上節、中節各五，下節二十四，謂之三節人從。報至行省，差接伴使與書表人迓於境。入界，則先具驛程腰宿之次。始至京兆行省，翌日賜宴，至河南行省亦然，謂之來宴。將至京，遣内侍一人以油絹複韜三銀盒，貯湯藥二十六品，逆於近境尉氏縣賜之。至恩華館舊名燕賓館，承安三年更名。更衣，由宣照門入，預差館伴使、副使二員，書表四人，牽攏官三十人以俟。來使三節人從至會同館，謂之聚廳，先以館伴使名銜付之，而使者亦以其銜呈，然後使、副、都管、上中節人從以次見館伴使。接伴使初相見之儀亦然。次以館伴所書表見人使，館伴所牽攏官與下節人互相參見，畢，乃請館伴、接伴人，使、副，各公服齊出幕次，對行上廳。欄子外，館伴在北，對立。先接伴揖，次來使副與館伴互展狀，揖，各傳示，再揖。各就位，請收笏

夏國正使、副使和參議各一人，稱之爲使。都管三人。上節、中節各五人，下節二十四人，稱之爲三節隨行人員。夏國使者等人已到邊境的報告送到行省，行省差遣接伴使和書表人在邊境迎接他們。進入金朝疆界，就先準備按驛路里程在中途歇息的地方。開始到達京兆行省，第二天賜宴，到河南行省也是這樣，稱之爲來宴。快要到京城，派遣内侍一人帶着用油絹層層包裹的三個銀盒，裝有二十六種湯藥，迎候於京城近境的尉氏縣賞賜他們。到恩華館從前的名字是燕賓館，承安三年改成現名。换衣服，從宣照門進入，預先差遣館伴使、副館伴使二人，書表四人，牽攏官三十人等候。來使和三節隨從人員到會同館，稱之爲聚廳，先把館伴使的名字、官銜交給夏國使者，夏國使者也把自己的名字官銜呈送我方，然後正使、副使、都管、上中節隨從人員依次會見館伴使。接伴使和使者，最初相見的儀式也是這樣。接着以館伴使所書表與來使相見，館伴所牽攏官和下節隨行人員互相參見，完畢，纔請館伴、接伴人，正使、副使，穿着各自的公服出幕帳，并排走上廳。到欄杆外，館伴使在北面，面對面站立。先是接伴使拱手爲禮，接着是夏正使

坐，先湯，次酒三盞，置果殽。茶罷，執笏，近前齊起。欄子外館伴在南，對立。先館伴揖，次展接伴辭狀，相別揖，各傳示，再揖，通揖，分位。

者副使與館伴使互相打開文狀，拱手爲禮，各傳示，再拱手。各就位，請收好笏板坐下，先上湯，接着是三盞酒，擺設果品菜肴。喝完茶，拿笏板，靠前一齊站起。又到欄杆外，館伴使在南，面對面站立。先是館伴使拱手爲禮，接着是展開接伴使與使者告别的文書，互相告别拱手，各傳示，再次拱手，全體互相拱手，分别就位。

是日，皇帝遣使撫問。天使至館，轉銜如館伴初見之儀。館伴與天使、來使副各公服，齊行至位，對立。請來使副升拜褥望闕立，次請天使升拜褥稍前立。來使副鞠躬，天使言“有敕”，乃再拜鞠躬。天使口宣辭畢，復位。來使再拜，舞蹈，三拜，復位立。來使與天使各展狀，相見揖，次館伴揖。來使令人傳示，請館伴、天使與來使對行上廳，各赴椅子立，通揖。謹收笏坐，湯酒殽茶并如前，畢，執笏，近前，齊請起，至拜褥，依前對立。請來使副升褥位，進表謝撫問，再拜，副使平立，使跪奉表，天使近前搢笏受之，出笏復位，來使就拜，退，復對立。來使令人傳示館伴，依例書送天使土物，畢，展天使辭狀，相別揖，次館伴揖，各請分位。是後，每旦暮傳示，并牽攏官聲喏如儀。

這天，皇帝派遣天使安撫慰問夏國來使。天使到館舍，轉交自己的名銜給夏國來使，就像館伴使開始與夏國來使會見時的儀式一樣。館伴使和天使、夏國正使副使各自穿上公服，一齊走到規定的位置，面對面站立。請夏國正使副使走上跪拜的褥墊遥望皇宫站立，接着請天使走上褥墊略微靠前站立。夏國使者和副使鞠躬，天使説“皇帝有令”，於是再拜鞠躬。天使口頭傳達皇帝的言詞畢，回到原位。夏國使者再拜，行舞蹈禮，拜三次，回到原位站立。夏國使者和天使各自展開公文，相見拱手，接着是館伴使拱手。夏國使者叫人傳示公文，館伴使、天使和夏國使者相對走上廳，各自去椅子旁邊站立，向全體在座人員拱手爲禮。小心地收好笏板坐下，湯酒菜肴茶水都按照前面的儀式送上，完畢，拿着笏板，上前，請一齊站起，到拜褥，像前面儀式一樣面對面站立。請夏國使者、副使上褥墊位，他們進獻表章感謝皇帝派人安撫慰問，再拜，副使者平身站立，使者跪下敬獻表章，天使上前插笏板在腰帶上接受表章，抽出笏板回到原位，夏國使者就地拜，退下，又面對面站立。夏國使者叫人傳示館伴，依照慣例寫上送給天使的土産，完畢，展開天使告别的文狀，互相告别拱手，接着是館伴使拱手，各請分别就位。這以後，每天早晚傳示，同時牽攏官按照儀式高聲唱喏。

到館之明日，遣使賜酒果，天使初至轉銜後，望拜傳宣皆如撫問之儀。使副單跪，以酒果過其側，拜、舞蹈如儀。上廳湯酒茶畢，詣拜褥位，跪進謝賜酒果表，贈天使土物皆如撫問使禮，押酒果軍亦有土物之贈。乃命閤門副使至館習儀，初轉銜

到館舍的第二天，皇帝派遣使者賞賜酒和果品，天使剛到遞交名銜後，望着皇宫方向跪拜、口頭宣諭皇帝旨意都跟撫問的儀式一樣。正使副使單腿跪下，把酒和果品從他們旁邊拿過去，按照儀式跪拜、行舞蹈禮。到廳上喝湯酒茶完畢，到拜褥位，跪下進獻感謝賞賜酒果的謝表，向來賜酒果的天使贈送夏國土産的儀式跟贈送來慰問

前後皆如館伴相見之儀。湯茶罷，館伴閤副傳示使副，來日入見，例當習儀。來使副回傳示，習儀畢。第二盞後，當面勸習儀承受人酒一盞，先揖，飲酒，再拜退。三盞果茶罷，執笏近前齊起，欄子外南爲上，對立。以來日入見，故但揖而不展辭狀，分位。乃以入見榜子付閤門持去，以付禮進司。來使副以書送土物於引進使，及交進物軍員人等，閤門副及習儀承受人各贈土物。

的天使時一樣，押送酒果的軍人也得到夏國土産的贈送。於是命令閤門副使到館舍演習禮儀，開始轉交名銜的前後儀式都按照館伴使與夏國使者相見時的儀式。上湯茶完畢，館伴使、閤門副使通知夏國正使副使，第二天入朝拜見皇帝，按慣例應當練習儀式。夏國正使副使回覆通知，練習全部禮儀，完畢。第二盞酒後，當面勸導練習禮儀的人酒一盞，先拱手，飲酒，再拜後退。第三盞酒和上果品茶水結束，拿着笏板上前一齊起身，到欄杆外面，以南面作爲上首，面對面站立。因爲第二天要入朝拜見皇帝，所以祇拱手而不展開告别文狀，各回本位。於是將入朝拜見皇帝的文榜交給閤門副使拿去，以便交付給禮進司。夏國使者和副使把贈送夏國土特産的清單交引進使，同時把物品交給進獻禮物的軍員人等，又向閤門副使和指導練習禮儀的人贈送土産。

第三日，入見。其日質明，都管、三節人從皆裹帶，館伴與來使副各公服，齊請赴馬臺，館伴牽攏官喝“排馬”，來使牽攏官喝“牽馬”，各上馬張蓋。都管馬上奉書在使前，至中門外，以外爲上，對立。先來使牽攏官兩聲喏，次館伴牽攏官亦然，齊揖，各傳示，再揖，請行。至左掖門外五百步，館伴與使副乃左右易位而行。揖畢，去門百步去傘下馬，出笏，對行。凡後入稱賀、曲宴皆同是儀。來使人從持物者不得入門，牽攏官權收之。客省令二人傳示，館伴與來使各令人回傳示。至客省幕前，館伴所書表在上立，齊揖，乃入幕。先館伴所書表傳示，次來使書表傳示，依前欄子外立，先揖，當面勸酒一盞，再揖，退。引館伴來使入客省幕，内爲上，對立揖畢，請分位立。先館伴揖，次展客省起居狀，揖，各傳示，再揖，通揖。請赴位立，再揖，請收笏坐。先湯，次酒三盞，各有果殽。第二盞酒畢，客省乃傳示來

第三天，入朝拜見皇帝。當天天剛亮，都管、三節隨行人員全部裹頭巾繫腰帶，館伴使和夏國正使副使各自穿着公服，一齊被請到馬臺，館伴的牽攏官高呼“備馬”，夏國使者的牽攏官高呼“牽馬”，各自上馬張開傘蓋。都管騎在馬上捧着國書走在使者前面，到中門外面，以外面作爲上首，面對面站立。首先是夏國使者的牽攏官唱喏兩聲，接着是館伴的牽攏官也唱喏兩聲，一齊拱手，各自傳示，再次拱手，請前行。到宫殿左邊側門外五百步的地方，館伴使和夏國使者、副使於是左右交换位置前行。拱手完畢，離門百步去掉傘蓋下馬，拿出笏板，并排前行。凡是以後入朝祝賀、參加曲宴全部是這樣的儀式。夏國使者的隨行人員中拿物品的人不能進宫門，牽攏官暫且收下。客省令二人傳示，館伴使和夏國使者各自命令人回傳示。到客省幕帳前面，館伴所的書表在前面站立，一齊拱手，纔進入幕帳。先是館伴所的書表傳示，接着是夏國使者的書表傳示，依然像以前在欄杆外站立，先拱手爲禮，當面勸飲酒一盞，再次拱手，退後。導引館伴使和夏國使者進入客省幕帳，將裏面作爲上首，面對面站立拱手完畢，請分位站立。先是館伴使拱手，接着是展開客省的請安的文狀，拱

使，請都管、上中節勸酒。回傳示畢，引都管、上中節於幕次前階下排立，先揖，飲酒，再揖，引退。第三盞酒畢，茶罷，執笏，近前齊起，幕次前立，通揖畢，各歸本幕次。

手，各自傳示，再次拱手，向全體拱手。請館伴使和夏國使者等人到規定的位置上站立，再次拱手，請收笏板坐下。先上湯，接着上酒三盞，各有果品菜肴。第二盞酒飲完，客省令就傳示夏國使者，請都管、上中節隨行人員勸酒，回傳示完畢，引都管、上中節在幕帳前面臺階下排列站立，先拱手，飲酒，再次拱手，導引着退下。飲完第三盞酒，喝完茶，拿着笏板，一齊站起往前，在幕帳前面站立，全體拱手完畢，各自返回原來的帳篷。

俟殿上小起居畢，宰執升殿，餘臣分班退，閤使奏來使見榜子。乃先請館伴入班。俟閤門招引，乃請客省與來使副對立於幕前，外爲上。使者奉書，揖畢對行，至三門外，與引揖閤副揖。使奉書，副出笏後隨，左上露臺殿檐柱外，奉書單跪，舊儀於丹墀內奉書。閤使接書，使副就拜，立。閤使右入欄子內，奏"封全"，轉讀畢，故事皆不讀。引使副入殿欄子內，揖使副鞠躬再拜，引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致問兄大金皇帝，聖躬萬福。"再拜，興，復位。皇帝乃宣問夏皇帝，使副鞠躬受旨，畢，引使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聖躬萬福。"拜，復位，立。齊退，左下階，至丹墀北向立。以禮物右入左出，盡，揖使副傍折通班。再引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代奏"聖躬萬福"，畢，再拜。引使副前，雙跪，皇帝遣人勞問，復位，謝恩，舞蹈，五拜。再揖使副出班，謝面天顏，復位，舞蹈，五拜。再揖閤副鞠躬，引使出班，謝遠差接伴兼賜湯藥諸物，復位，舞蹈，五拜。喝"各祗候"，引右出，至三門階下，與閤副揖別，與客省同行至幕次前對揖，各歸幕次。

等到殿上向皇帝小請安完畢，宰相執政上殿，其餘的臣下分班退下，閤門使奏上夏國使者拜見皇帝的文榜。於是先請館伴使入班。等到閤門使招呼導引，就請客省令和夏國正使副使面對面站立在帳前，將外面作爲上首。夏國使者捧着國書，拱手完畢并排前行，到三門外面，和導引及閤門副使拱手。使者捧着國書，副使拿着笏板在後面跟隨，從左邊登上露臺到宮殿屋檐立柱外，使者捧着國書單腿跪下，過去的儀式是在殿前紅色臺階處捧着國書。閤門使接受國書，夏國使者、副使就地拜，站立。閤門使從右邊進入欄杆內，向皇帝上奏"封印完整"，轉身讀國書完畢，舊例都不讀。導引使者、副使進入殿上欄杆裏，拱手請正使副使鞠躬再拜，導引他們稍微上前跪下向皇帝上奏："弟大夏皇帝向兄長大金皇帝致以問候，祝大金皇帝萬福。"再拜，起，回到原位。皇帝於是宣諭問候夏國皇帝，正使副使鞠躬接受聖旨，完畢，導引使者稍微上前跪下上奏："弟大夏皇帝聖躬萬福。"拜，回到原位，站立。一齊後退，從左邊下臺階，到殿前紅臺階處面向北站立。把禮物從右邊送進去從左邊出來，全部送完，拱手請使者副使者從全部的班列旁轉過。再導引到殿前紅臺階處，行舞蹈禮，拜五次，不出隊列代奏"皇帝萬福"，完畢，再拜。導引正使副使上前，雙腿跪下，皇帝派遣官員慰問，回到原位，謝恩，行舞蹈禮，拜五次。再次拱手請使者副使者走出隊列，感謝面見皇帝，回到原位，行舞蹈禮，拜五次。再請使者副使者鞠躬，導引使者出列，感謝派遣接伴遠道前來迎接并賞

賜湯藥等物，回到原位，行舞蹈禮，拜五次。高呼“各自恭候”，導引着正使副使從右邊出殿，到三門臺階下，與閤門副使拱手告别，與客省令一同走到客省帳前互相拱手告别，回到各自帳篷。

引都管、上中節左入，丹墀立，下節於門外階下立，齊鞠躬通名，先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下節鞠躬聲喏，初一拜呼“萬歲”，次一拜呼“萬歲”，臨起呼“萬萬歲”，喝“各祗候”，平立，引右出。乃賜使者衣，拜舞皆如賜酒果之儀，畢，使者與天使對立。次請都管、三節人從望闕立，天使稍前立，都管人從鞠躬，天使傳敕，拜謝如使儀，就拜畢，謝恩再拜。下節鞠躬聲喏，如入見儀。乃再引入，賜以酒食，閤門招、客省皆如入見儀。至丹墀，謝賜衣物，再拜，舞蹈，三拜，鞠躬。贊“有敕賜酒食”，舞蹈，五拜。喝“各祗候”，引右出，如前儀，歸幕。乃請出，館伴與使副幕前對立揖，各傳示，再揖，請行。至元下馬所，復左右易位而行，揖畢，各收笏，上馬至館。又左右易位入門，内爲上，對立。先來使牽攏官，次館伴牽攏官，各聲喏，再拜揖，畢，請分位。乃以押伴使賜宴於館。

導引都管、上中節隨行人員從左邊進殿，在殿前紅臺階處站立，下節隨行人員在門外臺階下站立，一齊鞠躬通報姓名，首先再拜，不出隊列上奏“祝皇帝萬福”，再拜。下節隨行人員鞠躬高聲呼喏，最初一拜高呼“萬歲”，其次一拜高呼“萬歲”，臨站起時高呼“萬萬歲”，高聲説道“各自恭候”，平身站立，導引着從右邊出殿。於是賞賜使者衣服，叩拜舞蹈全部跟賞賜酒果的儀式一樣，完畢，夏國使者和金國天使面對面站立。接着請都管、三節隨行人員望着宫殿站立，天使略微上前站立，都管和三節隨行人員鞠躬，天使傳達皇帝的詔令，叩拜謝恩按照使者的儀式，叩拜完畢，感謝皇恩，再拜。下節隨行人員鞠躬高聲呼喏，跟入見的儀式一樣。於是再次導引進殿賞賜酒食，閤門招呼導引、與客省令并行都按照入朝拜見的儀式。到殿前紅色臺階處，使者感謝賞賜衣物，再拜，行舞蹈禮，拜三次，鞠躬。唱禮“皇帝有令賞賜酒食”，使者行舞蹈禮，拜五次。高呼“各自恭候”，導引使者等人從右邊出殿，按照前面的儀式，回到幕帳。於是請出幕帳，館伴使和夏國正使副使在幕帳前對面站立拱手，各自傳示，再拱手，請前行。到原來下馬的地方，又左右交换位置前行，拱手完畢，各自收好笏板，上馬到館舍。再一次左右交换位置進入館舍門，以裏邊爲上首，面對面站立。首先是夏國使者的牽攏官，接着是館伴所的牽攏官，各自高聲唱喏，再次叩拜拱手，完畢，請分别到位置。於是派押伴使在館舍賞賜宴會。

押伴至館，轉名銜回畢，與館伴、來使公服，齊詣褥位對立，押伴稍前立。先請押伴、館伴上褥位，望闕拜，謝坐，再拜，舞蹈，三拜，起。先請押伴上副階上立，乃引使副上褥位，望闕亦謝坐，儀同上。乃與

押伴使到達館舍，交遞名銜、回覆名銜完畢，同館伴使、夏國使者穿公服，一齊到褥墊位面對面站立，押伴使稍稍上前站立。首先請押伴使、館伴使登上褥墊位，望着皇宫叩拜，謝坐，再拜，行舞蹈禮，三拜，起。先請押伴使到副階上站立，接着導引正使副使上褥墊位，望着皇宫

館伴對行上廳。押伴在副階上，與使副展参狀。來使副先令人報上聞，押伴回傳示，再揖。請押伴先入，於卓前椅位立。館伴與使副對揖，各就位立，通揖，請端笏坐，湯入，乃於拜席上排立都管人從。湯盞出，揖起，押伴等離位立。都管人從鞠躬拜，下節人聲喏，如入見儀。呼“萬歲”，畢，喝“押伴及使副皆就坐”。引三都管、上中節分左右上廳，南入，北爲上，下節在西廊下立。候押伴等初盞畢，樂聲盡，坐。至三盞下，食畢，四盞下，酒畢。押伴傳示來使，面勸都管、上中節酒一盞，來使答上聞，以都管、上中節於副階下排立，先揖，飲，傳台旨勸，再揖，退。至五盞下，酒畢，茶入。都管人從於拜席上排立，待茶罷，揖押伴等起，離位立，都管人從鞠躬，喝“謝恩”，拜，下節聲喏如上儀，就位立。請押伴等齊下廳，赴拜褥對立。先請使副就褥位，謝恩，再拜，舞蹈，三拜，復位。乃請押伴、館伴就褥位，謝如上儀，復位。

叩拜，謝坐，儀式同前面一樣。於是與館伴使并行上廳。押伴使在副階上，與正使副使展開文狀。夏國正使副使先命令人報告上去，押伴使回覆傳示，再次拱手。請押伴使先入席，在桌前椅子旁站立。館伴使和正使副使對面拱手爲禮，各自到規定的位置站立，全體互相拱手，請端正笏板坐下，上湯，都管和隨行人員就在叩拜席墊上排列。湯盞端出去，拱手站起，押伴使等人離開座位站立。都管和隨行人員鞠躬叩拜，下節隨行人員高聲唱喏，按照入朝拜見的儀式。高呼“萬歲”，呼畢，高喚“押伴使和使者副使者都請就坐”。導引三位都管、上中節隨行人員分成左右兩邊上廳，從南邊進入，將北邊作爲上首，下節隨行人員在西廊下站立。等到押伴使等人第一盞酒飲畢，樂曲聲終止，坐下。到飲下第三盞酒，上完食物，飲下第四盞酒，飲畢。押伴使傳示使者，請當面勸都管、上中節隨行人員飲酒一盞，使者答覆了押伴使，叫都管、上中節隨行人員在副階下排列站立，先拱手，飲酒，傳達押伴使勸酒的旨意，再拱手，退後。到飲下第五盞酒，飲畢，上茶水。都管和上中節隨行人員在叩拜墊席上排列站立，等到飲完茶，拱手請押伴使等人站起，離開座位站立，都管和上中節隨行人員鞠躬，高呼“謝恩”，叩拜，下節隨行人員高聲應答像前面的儀式一樣。到規定的位置上站立。請押伴使等人一同走下大廳，到拜褥上對面站立。先請正使副使到褥墊位去，謝恩，再拜，行舞蹈禮，三拜，回到原位。於是請押伴使、館伴使到褥墊位置上，謝恩按照上面的儀式，回到原位。

第四日，命押宴官、賜宴官就館宴。先賜宴天使轉銜如前儀，各公服，請館伴、天使與來使就褥位對立。先請使副就褥位，望闕立。次請賜宴天使就褥位稍前，使副鞠躬，天使傳宣，使副拜謝，皆如前儀。使副與天使互展狀，起居，揖。次館伴揖。使副令人傳示館伴，依例請賜宴天使茶酒，館伴暫歸幕。來使副與天使主賓對行上廳，於西間内各詣椅位

第四天，皇帝命令押宴官、賜宴官到館舍宴請使者。先是賜宴天使遞交名銜像前面的儀式一樣，各自穿公服，請館伴使、天使和夏國使者到褥墊位面對面站立。先請正使副使到褥墊位，望着皇宫的方向站立。接着賜宴天使到褥墊上略微靠前處站立，正使副使鞠躬，天使傳達皇帝的旨意，正使副使拜謝，都跟前面的儀式一樣。正使副使與天使互相展開文狀，請安，拱手。接着是館伴使拱手。正使副使令人傳示館伴使，依照慣例請賜宴天使喝茶飲酒，館伴使暫時回到幕帳。

揖，收笏坐。先湯，次酒三盞，果殽。茶罷，執笏，近前請起，賜宴天使暗退。請押宴使至褥位立，次請館伴齊就褥位，望闕再拜，平身，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左膝三叩頭，出笏就拜，興，再拜復位，對立。請押宴上廳。次請來使副詣褥位，謝坐，再拜，舞蹈，三拜，請分階升廳，欄子外，内爲上，對立。先館伴揖，次互展押宴起居狀，相見，揖。各傳示，再揖。通揖，請就位，詣椅位立。通揖，請端笏坐，以御宴不敢用踏床。湯入，都管、三節人從於拜席上排立。湯盞出，押宴離位立揖，都管人從鞠躬，下節人從聲喏，呼"萬歲"，如入見儀，喝"各就坐"。請押宴等坐。

夏國正使副使和天使主賓并排走上廳，在西房内各到放椅子的位置拱手，收好笏板坐下。先上湯，接着上酒三盞，進果品菜肴。飲完茶，拿着笏板，上前請站起，賜宴天使悄悄往後退。請押宴使到褥墊上站立，接着請館伴使一齊到褥墊上，望着皇宫方向再拜，平身，把笏板插在腰帶上，鞠躬，行三次舞蹈禮，左膝跪下叩三次頭，取出笏板，就地下拜，起，再拜，回到原位，面對面站立。請押宴使上廳。接着請夏國正副使到褥墊位，謝坐，再拜，行舞蹈禮，三拜，請衆人分别從不同臺階上廳，到欄杆外面，以裏面爲上首，面對面站立。先是館伴使拱手，接着互相展開押宴請安文狀，相見，拱手。各傳示，再次拱手。全體互相拱手，請就位，到椅子位站立。全體互相拱手，請端正笏板坐下，因爲是皇帝賞賜的宴會不敢使用脚踏。上湯，都管、三節隨行人員在拜席上排列站立。端出湯盞，押宴使離位站立拱手，都管、隨行人員鞠躬，下節隨行人員高聲呼應，高呼"萬歲"，跟入朝拜見皇帝的儀式一樣，高呼"各位就坐"。請押宴使等人坐下。

引都管、上中節分左右上廳，北入，南爲上，立。下節於西廊下南入，北爲上，立。候押宴等初盞畢，樂聲盡，坐。至五盞後食，六盞、七盞雜劇。八盞下，酒畢。押宴傳示使副，依例請都管、上中節當面勸酒。使者答上聞，復引都管、上中節於欄子外階下排立，先揖，飲酒，再揖，退。至九盞下，酒畢，教坊退。乃請賜宴天使於幕次前。候茶入，乃於拜席排立都管、三節人從。茶盞出，揖起，押宴官等離位立，揖，都管人從鞠躬，喝"謝恩"，拜，下節聲喏，呼"萬歲"，如入見儀，且鞠躬，喝"各祇候"。請押宴等官齊出，分階下廳，與天使對行至拜褥前立。請使副就位望闕謝恩，再拜，舞蹈，三拜，畢，依位立。請押宴、館伴齊詣褥位謝恩。來使乃進謝御宴表，先再拜，

導引都管、上中節隨行人員分左右上廳，從北面進入，以南面作爲上首，站立。下節隨行人員在西廊下從南面進入，以北爲上首，站立。等到押宴使等人第一盞酒飲完，音樂聲終止，坐下。到第五盞酒飲完後上食物，第六盞、第七盞時表演雜劇。斟第八盞酒，飲畢，押宴使傳示夏國正使副使，依照慣例請都管、上中節隨行人員當面勸酒。使者回答傳示，又導引都管、上中節隨行人員在欄杆外面的臺階下排列站立，先拱手爲禮，飲酒，再次拱手，退下。斟第九盞酒，飲畢，教坊樂隊退場。於是請賜宴天使到幕帳前面。等候上了茶，都管、三節隨行人員就在拜席上排列站立。端出茶盞，拱手請起，押宴使等官員離開座位站立，拱手，都管和隨行人員鞠躬，高呼"謝恩"，叩拜，下節隨行人員高聲應答，呼"萬歲"，跟入朝拜見皇帝儀式一樣，一齊鞠躬，高呼"各自恭候"。請押宴使等官員一齊走出，分從不同臺階下廳，與天使并行到拜褥位置前面站立。請正使副使就位望皇宫謝恩，再拜，

平身立。使跪捧表，天使近前搢笏受表，出笏復位。使就拜，退復位，立。

行舞蹈禮，三拜，拜畢，按照位置站立。請押宴使、館伴使一齊到褥位謝恩。夏國使者於是呈上感謝皇帝賜宴表，先再拜，平身站立。使者跪下捧着謝表，天使上前把笏板插在腰帶上接受謝表，取出笏板又回到原位，使者叩拜，退後回到原位，站立。

使副上聞，依例書送天使土物，領畢，天使即以物報之，然後展天使辭狀，再揖，次館伴揖，通揖，請分位。是日，來使於宴下監酒等官及教坊人等皆有所贈。

正使副使報告天使，依慣例按清單送給天使土特產，天使領受完畢，隨即用禮物回報，然後打開天使告别的文狀，再次拱手，接着館伴使拱手，全體互相拱手，請分别就位。這天，夏國使者對在宴會上監酒等官員和教坊裹的人都有物品贈送。

第五日，稱賀。比至客省幕次對立，皆如入見儀。至收笏坐，先湯，次酒三盞，畢，客省傳示來使，辭曰："請都管、上中節當面勸酒。"回傳示畢，引都管、上中節於幕次前階下排立，先揖，飲酒，再揖，引退。至三盞酒畢，茶罷，出笏近前，齊請出幕次，前外爲上，對立，通揖，分位，各歸幕次。候閤門招引時，請客省與使副幕次前，外爲上，對立揖。對行至門外階下，與引揖閤副揖。引使副左入，與臣僚合班，至丹墀北嚮立定。同臣僚先再拜，平身，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左膝三叩頭，出笏就拜，興，再拜，平立。俟進酒致辭畢，再拜，宣徽使稱"有制"，又再拜，宣答畢，先再拜，舞蹈，平立，分班。俟皇帝舉酒時，再拜，合班又再拜，上殿，夏使副在御座右第二行北端立。

第五天，稱賀。到達客省幕帳面對面站立，都與入朝拜見的儀式一樣。到收好笏板坐下，先上湯，接着上三盞酒，飲畢，客省傳示夏國使者，説："請當面勸都管、上中節隨行人員飲酒。"回覆傳示完畢，導引都管、上中節隨行人員在幕帳前臺階下排列站立，先拱手，飲酒，再次拱手，導引退下。到飲完第三盞酒，喝完茶，取出笏板上前，一齊被請出幕帳，以前排外面作爲上首，對面站立，全體互相拱手，分别就位，各自回到幕帳。等候閤門使招引時，請客省和正使副使到幕帳前面，以外面爲上首，對面站立拱手。并排走到門外臺階下面，與導引和閤門副使拱手。導引正使副使從左邊進入，與臣僚們合班排列，到殿前紅臺階處面向北站定。同臣僚們先再拜，平身站立，把笏板插在腰帶上，鞠躬，行三次舞蹈禮，跪下左膝叩三次頭，取出笏板就地下拜，起，再拜，平身站立。等到進酒致詞完畢，再拜，宣徽使説"皇帝有令"，又再拜，宣讀皇帝答詞完畢，先再拜，行舞蹈禮，平身站立，分班排列。等到皇帝舉酒時，再拜，合班排列又再拜，上殿，夏國使者副使在皇帝座位右邊第二行北邊端正站立。

次引都管、上中節左入，至丹墀立，下節門外階下排立，齊鞠躬，通名畢，先再拜，鞠躬，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喝"拜"，又再拜，下節聲喏，呼"萬歲"，如前儀。喝"各祇

接着導引都管、上中節隨行人員從左邊進入，到殿前紅色臺階處站立，下節隨行人員在門外臺階下排列站立，一齊鞠躬，通報姓名完畢，先再拜，鞠躬，不出隊列奏"皇帝萬福"。高呼"拜"，又再拜，下節隨行人員高聲應答，呼"萬

候”，畢，平立，再鞠躬，喝“賜酒食”，聲喏，再拜，呼“萬歲”，如前儀。引左廊立。待床入，進酒。皇帝飲酒時，上下侍立皆再拜。俟進酒官至位，合坐官再拜，皆坐。即行臣使酒，普傳宣，立飲，再拜，復坐。次人從鞠躬聲喏再拜呼“萬歲”之儀如前。皆坐。至第三盞，傳宣立飲，畢，再拜，復坐。次人從如前，畢，坐。俟致語，聞鼓笛時，揖臣使皆立，俟口號絶，臣使再拜，坐，次人從如前儀，復坐。次至五盞，將曲終，人從立，再如前儀，畢，先引出。臣使起再拜，退至丹墀，合班，謝宴，再拜，舞蹈，三拜，喝“各祇候”。引出，至三門階下，與閤門副使相揖别，與客省同行，至幕次前對立，先揖，各傳示，再揖，請分位，就幕次。少頃，請館伴與使副出幕次，外爲上，對立，先揖，各傳示，再揖，引行，至元下馬處，請左右易位，對立揖，收笏上馬，至館，聲喏，相揖，分位，與初入見還禮同。

歲”，跟前面的儀式一樣。高呼“各自恭候”，完畢，平身站立，再次鞠躬，高呼“賞賜酒食”，高聲應答，再拜，高呼“萬歲”，跟前面的儀式一樣。導引到左廊站立，等到酒食案進入，進酒。皇帝飲酒時，殿上殿下侍立官員全部再拜。等候進酒官到位，應當坐下的官員再拜，全部坐下。進酒官就爲大臣們和正使、副使輪流斟酒，向全體人員傳達皇帝旨意，站立飲酒，再拜，又坐下。接着是使者的隨行人員鞠躬高聲應答，再拜，高呼“萬歲”，儀式跟前面一樣。全部坐下。到第三盞酒，又傳達皇帝旨意，站立飲酒，飲畢，再拜，又坐下。接着是使者的隨行人員重復一遍前面的儀式，完畢，坐下。等候致祝詞，聽到鼓笛鳴響時，拱手請大臣使者們全部站立，等樂工誦頌詩完畢，大臣使者再拜，坐下，接着是使者的隨行人員重復一遍前面的儀式，又坐下。到第五盞酒，樂曲快要終結時，隨行人員站立，再次重復一遍前面的儀式完畢，先導引隨行人員出殿。大臣使者起立再拜，退到殿前紅色臺階，合班排列，感謝皇帝宴請，再拜，行舞蹈禮，三拜，高呼“各自恭候”。導引出殿，到三門臺階下，與閤門副使互相拱手告别，與客省同行，到客省幕帳前面對面站立，先拱手，各傳示，再次拱手，請分位，到幕帳裏。不一會兒，請館伴與正使副使出幕帳，以外面爲上首，面對面站立，先拱手，各傳示，再次拱手，導引前行，到原先下馬的地方，請交换左右位置，面對面站立拱手，收好笏板上馬，到館舍，高聲唱喏致敬，互相拱手，分位，與當初入朝拜見皇帝以後回館舍的禮儀相同。

第六日，賜分食并賜酒果禮。天使至館，與第二日賜酒果禮同。是日，支押分食酒果軍土物，并在館隨局分官員承應人例物。凡裏外門將軍、監厨直長、館都監、監酒食官、承應班祇候、衆厨子、館子、巡護軍、館伴所牽攏官，皆溥及之。

第六天，舉行賜分食、賜酒果禮儀。天使到館舍，與第二天賞賜酒果的禮儀相同。這天，把夏國土産送給押管分食酒果的軍人，同時將照例贈送的禮物送給在館舍的隨局分官員和侍應人。凡是守衛館舍裏外門的將軍、監厨直長、館舍都監、監酒食官、承應班祇候、衆厨子、館子、巡護軍、館伴所的牽攏官，都普遍贈送。

第七日，曲宴禮，如前儀。

第七天，曲宴儀，跟前面的儀式一樣。

第八日，奉辭之儀。至小起居

第八天，向皇帝告辭的儀式。等到向皇帝小

畢，閤使先奏來使辭榜子。引使者左入，傍折通班，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揖副鞠躬，使出班戀闕致詞，復位，再拜，喝"各好去"，引右出，次引宰執下殿，禮畢。

請安完畢，閤門使先向皇帝呈送夏國使者告別的文榜。導引使者從左邊進入，從整個官員們的隊列旁轉過，走到殿前紅色臺階處再拜，不出班奏"祝皇帝萬福"，又再拜。拱手請副使鞠躬，使者出班致詞表達對朝廷的依戀，回到原位，再拜，高呼"各位好好離去"，導引着從右邊出殿，接着導引宰相執政下殿，禮儀完畢。

第九日，聚廳，送至恩華館，更衣而行。

第九天，在廳堂聚集，送到恩華館，更換衣服而去。

凡使將至界，報至則差接伴使，至則差館伴使，去則差送伴使，皆有副，皆差書表以從。凡行省來宴、回宴之押宴官，皆從行省定差，就借以文武高爵長官之職，以爲轉銜之光。來回之賜宴天使，皆以閤門祗候往，詔書、口宣皆禀命於都省，以翰林院定撰焉。

凡是使者快要到達邊界時，報告使者將至就派遣接伴使去邊界迎接，到達京城就派遣館伴使到館舍去陪伴，使者離開就派遣送伴使伴送，都有副使，都派遣寫書表的官吏跟隨。凡是行省宴請、回報宴請的押宴官，都由行省決定差遣，都藉用文武高爵長官的職務，以此爲轉交名銜時增光。來回的賜宴天使，都由閤門祗候充當，詔書、口頭宣布的諭旨都由都省决定，由翰林院撰寫。

夏使至，或許貿易於市二日。使至，所差者館伴使、副各一，監察、奉職、省令史各一，書表四，總領提控官、酒食官、監厨、稱肉官各一，牽攏官三十，尚食局直長、知書、都管、接手、湯藥直長、長行各一，厨子五，奉飲直長一、長行二，奉珍二，儀鸞直長一、長行十，把内外門官二，館外巡防軍三十，把館甲軍六十二，雜役軍六十，過位不通漢語軍十，凡雜役皆衣皂，過食司吏八十，街市厨子四十，方脉雜科醫各一，醫獸一，鞍馬二十四匹，後止備八匹，押馬官一員。又差説儀承受禮直官一員。凡在館鋪陳繳絡器皿什物，户部差官與東上直閤同點檢。所經橋道皆先期命工部修治之。凡賜衣，使副各三對，人從衣各二對，使副幣帛百四十段，舊又賜貂裘二，無則使者代以銀三錠，副代以帛六十匹，後削之。惟生餼則代以綾羅三十九匹、帛六十

夏國使者到達時，有時也允許用兩天時間在市場買賣商品。使者到達館舍時，派遣陪同的官員有館伴使、館伴副使各一人，監察、奉職、省令史各一人，書表官四人，總領提控官、酒食官、監厨、稱肉官各一人，牽攏官三十人，尚食局直長、知書、都管、接手、湯藥直長、長行各一人，厨子五人，奉飲直長一人、長行二人，奉珍二人，儀鸞直長一人、長行十人，把守内外門的官員二人，館舍外面的巡防軍三十人，把守館舍的披甲軍士六十二人，雜役軍士六十人，過位不通漢語軍士十人。凡是雜役都穿黑色衣服，過食司吏八十人，街市厨子四十人，方脉雜科醫生各一人，獸醫一人，有鞍的馬二十四匹，後來祗準備八匹，押馬官員一人。又差派説儀承受禮直官員一人。凡是在館舍陳列鋪設繳絡器皿什物，户部就派遣官員與東上直閤同點檢。使者要通過的橋梁道路都事先命令工部修理整治。凡是賞賜衣物，正使副使各三對，隨行人員衣服每人二對，正使副使繒帛一百四十段，過去還要賞賜貂裘二件，没有貂裘就給使者銀三錠代替，副使給帛六十匹代替，以後削减了。祗有饋贈活牲畜時

二匹、布四匹。金帶三，金鍍銀束帶三，金塗銀褅裝鞍轡三，金塗銀渾裹書匣、間金塗銀裝釘黑油詔匣及包書、詔匣複各一。朝辭，賜人從銀二百三十五兩，絹二百三十五匹。

賜宋、高麗使之物，其數則無所考。

可以用綾羅三十九匹、帛六十二匹、布四匹代替。金帶三根，鍍金的銀束帶三根，塗金的銀褅裝鞍轡三副，塗金的銀渾裹書匣、間金塗銀裝釘的黑油詔書匣子和包國書、包詔書匣子的雙層套子各一件。入朝廷告别皇帝時，賞賜隨行人員銀子二百三十五兩，絹二百三十五匹。

賞賜宋朝、高麗國使者的物品，數量就没法考查了。

金史卷三十九

志第二十

樂(上)

雅樂　散樂　鼓吹樂　本朝樂曲　郊祀樂歌

《傳》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豈二帝三王之彌文哉，蓋有天下者，將一軌度、正民俗、合人神、和上下，舍禮樂何以焉。

《左傳》中說："一國君主功業完成之後要製作音樂，治理安定之後要制定禮儀。"這不僅在遠古二帝三王時代這樣記述，凡統有天下者，要統一法度、端正民俗、契合人神、和睦上下，除了禮樂還可以憑藉什麽呢?

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樂，然而未盡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際，日修月葺，粲然大備。其隸太常者，即郊廟、祀享、大宴、大朝會宫縣二舞是也。隸教坊者，則有鐃歌鼓吹，天子行幸鹵簿導引之樂也。有散樂。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世宗嘗寫其意度爲雅曲，史録其一，其俚者弗載云。

金國在征服宋朝不久，纔開始有金石之樂，但樂制并不完善。到了大定、明昌年間，纔日益完善，蔚爲大觀。屬於太常管理的音樂，有郊廟、祀享、大宴、大朝和宫樂二舞。隸屬教坊的，則有鐃歌鼓吹，天子出行時儀仗導引的音樂。此外還有散樂，渤海樂等。對本國舊樂，世宗曾摹擬其意譜作爲雅曲，史書録入其中一首，其他通俗之作則没有載入。

雅樂

雅樂，凡大祀、中祀、天子受册寶、御樓肆赦、受外國使賀則用之。

雅樂，凡大祀、中祀、天子接受册書寶璽、臨樓宣布赦令、受外國使節朝賀等場合使用。

初，太宗取汴，得宋之儀章鐘磬樂簴，挈之以歸。皇統元年，熙宗加尊號，始就用宋樂，有司以鐘磬刻"晟"字者犯太宗諱，皆以黄紙封之。大定十四年，太常始議"歷代之樂各自爲名，今郊廟社稷所用宋樂器犯廟諱，宜皆刮去，更爲製名"。於是，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撰名，乃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

當初，太宗攻取汴京，獲得宋朝的儀章、鐘磬、樂架等，帶回本國。皇統元年，熙宗加尊號，開始延用宋樂。有關官員因爲鐘磬上所刻的"晟"字觸犯了太宗的名諱，全部用黄紙封存。大定十四年，太常纔奏議道"歷代音樂都各自起名，現我朝郊廟、社稷祭祀所用宋朝樂器衝犯廟諱，應將上面的"晟"字全部刮去，重新定名"。於是，皇帝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起名，最後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命名爲"太和"。

和”。

文、武二舞。皇統年間，定文舞曰《仁豐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貞元儀》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大定十一年又有《四海會同之舞》，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明昌五年，詔用唐、宋故事，置所，講議禮樂。有司謂："雅樂自周、漢以來止存大法，魏、晋而後更造律度，訖無定論。至後周保定中，得古玉斗于地中，以造尺律，其後牛弘以爲不可，止用蘇綽鐵尺，至隋亦用之。唐興，因隋樂不改，及黄巢之亂，樂縣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孫以周法鑄鎛鐘、編鐘，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而奏之。至周顯德以黍定律，議者謂比唐樂高五律。宋初亦用王朴所制樂，時和峴以周顯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銅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聲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樂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止下一律，或謂其聲弇鬱不和，依舊用王朴樂。元豐間，楊傑參用李照鐘磬加四清聲，下王朴樂二律，以爲新樂。元祐間，范鎮又造新律，下李照樂一律，而未用。至崇寧間，魏漢津以范鎮知舊樂之高，無法以下之，乃以時君指節爲尺，其所造鐘磬即今所用樂是也。然以王朴所制聲高，屢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習舊聽疑於太重。其後范鎮等論樂，復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鐵尺，牛弘等以謂近古合宜者也。今取見有樂，以唐初開元錢校其分寸亦同，則漢津所用指尺殆與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漢津用李照、范鎮之説，而耻同之，故

文、武二舞。皇統年間，定文舞名爲《仁豐道洽之舞》，武舞名爲《功成治定之舞》。《貞元儀》又改文舞名爲《保大定功之舞》，武舞名爲《萬國來同之舞》。大定十一年又有《四海會同之舞》。這樣，有金一代的樂制纔開始完備。

明昌五年，皇帝詔令依唐、宋先例，設置機構，講議禮樂。有關官員奏議："雅樂自周、漢以來衹存大法，魏、晋以後改造律度，至今尚無定論。到了北周保定年間，從地下得到古玉斗，用來製造尺律，其後牛弘認爲不可，衹用蘇綽鐵尺，到了隋朝也使用它。唐朝興起之後，沿用隋朝音樂。到了黄巢作亂，樂器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孫用周朝之法鑄造鎛鐘、編鐘，處士蕭承訓等人校定石磬，合而奏之。到了五代後周顯德年間，用黍的長短制定律度，有的人認爲比唐樂高出五律。宋初也使用王朴所制定的樂律，當時和峴認爲後周的顯德音律近於哀思，就依據西京的銅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聲低王朴一律。景祐初年，李照用黍相接定尺以製成音律，因爲聲調還高，就改用太府的布帛尺定律，於是低太常樂三律。皇祐中期，阮逸、胡瑗改造爲衹低太常樂一律，有人説其聲音沉鬱不和，依舊用王朴樂。元豐年間，楊傑參用李照鐘磬的音高加四個清聲，低王朴樂二律，作爲新樂。元祐年間，范鎮又造新律，低李照樂一律，但未采用。到了崇寧年間，魏漢津由於范鎮知道舊樂律高而又無法降低，就以當時皇君的指節爲尺，所造鐘磬就是現在所使用的樂律。然而由於王朴所定聲調原本就高，皇上屢次下令改作，李照用太府尺制定音律，但人們聽慣了舊樂，總懷疑其樂過於沉重。其後范鎮等人討論樂律，又使用李照所用的太府尺，即周、隋兩朝所用鐵尺，牛弘等人認爲此樂接近古制是合適的。今取現有的樂器，用唐初開元錢幣量其尺寸也相同，這就證明漢津使用的指尺和周、隋、唐三朝所用的尺度是相同的了。漢津用李照、范鎮的主張和標準而又耻於求同，於是藉用皇君的指節爲尺度，其目的是使衆人不敢

用時君指節爲尺，使衆人不敢輕議。其尺雖爲詭説，其制乃與古同，而清濁高下皆適中，非出於法數之外私意妄爲者也。蓋今之鐘磬雖崇寧之所製，亦周、隋、唐之樂也。閲今所用樂律，聲調和平，無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唯辰鐘、辰磬自昔數缺，宜補鑄辰鐘十五，辰磬二十一，通舊各爲二十四簴。”上曰：“嘗觀宋人論樂，以爲律主於人聲，不當泥於其器，要之在聲和而已。”於是，命禮部符下南京，取宋舊工，更鑄辰鐘十有二。又以舊鐘姑洗、夷則皆高五律，無射高二律，别鑄以補之，乃協。又琢辰磬各十有二，以其半少劣，擇其諧者而用之。

輕議罷了。他的尺制雖是假説，但其標準與古代相同，而且聲音的清濁高低全都適中，絶不是出於法數之外而又私意妄爲的啊！所以今日的鐘磬雖製作於崇寧年間，也是周、隋、唐時候的音樂啊！察看現今所用樂律，聲調和平，没有太高太低的缺陷，可以長久使用。衹有辰鐘、辰磬從前就件數不全，應補鑄辰鐘十五簴，辰磬二十一簴，合舊制各爲二十四簴。”皇上説：“過去看宋朝人論樂的文章，認爲音律主要是表達人的心聲，不應當拘泥於樂器，其要旨在於聲音和諧而已。”於是命禮部通知南京，選用宋時鑄工，改鑄辰鐘十二簴。又因爲舊鐘的姑洗、夷則兩簴皆高五律，無射簴高出二律，再加鑄以補充，全部樂器纔協調。又磨製辰磬各十二簴，由於有一半質量差，就選擇其中聲音和諧的使用。

初，正隆間，海陵營太廟于汴，貞祐南遷，宣宗修之，以祔諸帝神主。其地，故宋景靈宫之址也，掘其下，得編鐘十三，編磬八，皆刻“大晟”字，時朝廷多故，禮器散亡，竟亦不能備也。

當初，在正隆年間，海陵王在汴京營建太廟，貞祐年間南遷，宣宗又加以整修，用來祭祀諸帝神靈。太廟所在地，是過去宋朝景靈宫的舊址，在它的下面挖掘出編鐘十三簴，編磬八簴，上面全刻着“大晟”字樣。由於當時朝廷多變故，禮器散失，終究也未能完備。

大定十一年，太常議：“按《唐會要》舊制，南北郊宫縣用二十架，周、漢、魏、晉、宋、齊六朝及唐《開元》、宋《開寶禮》，其數皆同。《宋會要》用三十六架，《五禮新儀》用四十八架，其數多，似乎太侈。今擬《太常因革禮》，天子宫縣之樂三十六簴，宗廟與殿庭同，郊丘則二十簴。宜用宫縣二十架，登歌編鐘、編磬各一簴。又按《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宫，黄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六變，謂六成也。唐、宋因之。蓋圜鐘，夾鐘也，用爲宫者以上應房、心，有天帝

大定十一年，太常奏議道：“按照《唐會要》舊制，在南北郊祭祀時，宫懸爲二十架，周、漢、魏、晉、宋、齊六朝及唐《開元》、宋《開寶禮》，數目相同。《宋會要》記載用三十六架，《五禮新儀》記載用四十八架，數量過多，近於奢侈。今天計劃參照《太常因革禮》，天子宫廷樂用三十六架，宗廟樂與宫廷樂相同，祭祀天地的郊丘樂則用二十架。樂器應使用宫廷樂器二十架，登歌樂曲用編鐘、編磬各一架。又按照《周禮大司樂》中的規定，‘凡奏樂，均使用以下曲調：以圜鐘爲宫，黄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等管樂，雲和等琴瑟，雲門樂舞，冬季在地上圜丘奏樂，如果奏樂六曲，那麽天神全降臨，可以對其行禮了’。六變，即樂曲奏六段。唐、宋兩朝延用這規定。所以這樣規定，是由於以圜鐘、夾鐘爲宫是上應房、心二星，有天帝明堂的兆象。宫聲奏三遍，角徵羽聲

明堂之象也。宫聲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陽之奇數，欲神聽之也。凡樂起於陽，至少陰而止，圜鐘自卯至申其數有六，故六變而樂止，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樂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樂曲以‘寧’爲名，今止有太廟祫享樂曲，而郊祀樂曲未備。皇統九年拜天用《乾寧之曲》，今圜丘降神固可就用。今太廟祫享，皇帝升降行止奏《昌寧之曲》，迎俎奏《豐寧之曲》，酌獻、舞出入奏《肅寧之曲》，飲福奏《福寧之曲》，宋《開寶禮》亦可就用。餘有郊祀曲名，皇帝入中壝、奠玉幣、迎俎、酌獻、舞出入樂曲，宜皆以‘寧’字製名。”遂命學士院撰焉。皇帝入中壝奏《昌寧之曲》，降神、送神奏《乾寧之曲》，昊天上帝奏《洪寧之曲》，皇地祇奏《坤寧之曲》，配位奏《永寧之曲》，飲福奏《福寧之曲》，升降、望燎、出入大小次，并與入中壝同，餘載儀注及樂章。又命太常議文武二舞所當先後，太常議：“按唐、宋郊廟之禮，并先文後武，本朝自行禘祫之禮亦然。惟唐韋萬石建議謂先儒相傳，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當時雖從，尋復改之。其以《開元禮》先文後武爲定。方丘如圜丘之儀，社稷則用登歌。”

各奏一遍，合陽律的奇數，期望神能聽到它。一般的情況音樂都起於陽，至少陰而止，圜鐘自卯至申共有六個數，所以六變而樂止，天神皆降，可得遇而行禮。樂曲的名稱，唐朝叫‘和’，宋朝叫‘安’，本朝則定名爲‘寧’，今日祇有太廟祭祀樂曲，而郊祀樂曲没有齊備。皇統九年，拜天用《乾寧之曲》，今圜丘降神應當借用。今日在太廟祭祀，皇帝升降行止時奏《昌寧之曲》，迎接祭品時奏《豐寧之曲》，設酒供神、起舞出入奏《肅寧之曲》，飲食供品奏《福寧之曲》，宋朝的《開寶禮》也可沿用。其餘的郊祀曲名，如皇帝入祭壇、供玉幣、迎祭品、奉神靈、舞出入等禮儀所用樂曲，應該全用‘寧’字命名。”皇上於是命學士院撰名。結果是皇帝入祭壇奏《昌寧之曲》，降神、送神奏《乾寧之曲》，祭天帝奏《洪寧之曲》，祭地神奏《坤寧之曲》，合祭奏《永寧之曲》，享飲祭品奏《福寧之曲》，皇帝升降、望祭燎祭、出入大小篷帳，都和入祭壇相同。其餘禮儀規定記入儀注和樂章。皇上又命太常奏議文武二舞的先後次序，太常奏議道：“按唐、宋兩朝的郊廟之禮，全是先文後武，本朝自己頒行的祭祀之禮也是如此。祇有唐朝的韋萬石曾建議説是先儒相傳，以禮讓得天下的先奏文樂，以征伐得天下的先奏武樂。當時雖然采納了，不久又改過來。其根據是《開元禮》的規定是先文後武。郊祀時的方丘之儀同圜丘，祭祀土神和穀神則用登歌之樂。”

宗廟。皇帝入門，宫縣以無射宫，升殿，登歌以夾鐘，皆奏《昌寧之曲》。迎神、送神奏《來寧之曲》，九成。天德二年，晨祼畢，還小次，方奏迎神曲。大定十一年，朝享，奏依《開元》、《開寶禮》，至版位，即奏黄鐘宫三、大吕角二、太蔟徵二、應鐘羽二，曲詞皆同。進俎，奏《豐寧之曲》。酌獻，宫縣奏無射《大元

宗廟之樂。皇帝入門，樂曲用無射宫調，升殿，登歌用夾鐘調，皆奏《昌寧之曲》。迎神、送神奏《來寧之曲》，共奏九段。天德二年，晨祼祭完畢，皇帝回小帳，方奏迎神曲。大定十一年，朝祭之禮，奏請依照《開元》、《開寶禮》、至牌位前，即奏黄鐘宫曲調三段、大吕角曲調二段、太蔟徵曲調二段，應鐘羽曲調二段，曲詞皆同。進獻祭品，奏《豐寧之曲》。樂設供神，宫懸樂隊奏無射調《大元之曲》。

之曲》。

諸室之曲，德帝曰《大熙》，安帝曰《大安》，獻祖曰《大昭》，昭祖曰《大成》，景祖曰《大昌》，世祖曰《大武》，肅宗曰《大明》，穆宗曰《大章》，康宗曰《大康》，太祖曰《大定》，太宗曰《大惠》，熙宗曰《大同》，睿宗曰《大和》，昭德皇后廟曰《儀坤》，世宗曰《大鈞》，顯宗曰《大寧》，章宗曰《大隆》，宣宗曰《大慶》。

皇室之曲，德帝稱《大熙》，安帝稱《大安》，獻祖稱《大昭》，昭祖稱《大成》，景祖稱《大昌》，世祖稱《大武》，肅宗稱《大明》，穆宗稱《大章》，康宗稱《大康》，太祖稱《大定》，太宗稱《大惠》，熙宗稱《大同》，睿宗稱《大和》，昭德皇后廟稱《儀坤》，世宗稱《大鈞》，顯宗稱《大寧》，章宗稱《大隆》，宣宗稱《大慶》。

皇帝還板位及亞終獻，皆奏無射宮《肅寧之曲》。飲福，登歌奏夾鐘宮《福寧之曲》。徹豆，奏《豐寧之曲》，皆用無射宮。大定十二年制，祫禘時享有司攝事，初獻盥洗，奏無射宮《肅寧之曲》。升階，登歌奏夾鐘宮《嘉寧之曲》。餘并與親享同。其別廟昭德皇后、宣孝太子所用，并載儀注、樂章。

皇帝還牌位及第二次、三次祭獻皆奏無射宮調《肅寧之曲》。享飲供品，登歌樂隊奏夾鐘宮曲調《福寧之曲》。撤去禮器，奏《豐寧之曲》，皆用無射宮曲調。大定十二年制定，祭祀先祖由有關官員統領操辦，第一次祭獻盥洗，奏無射宮調《肅寧之曲》。升階，登歌樂隊奏夾鐘宮調《嘉寧之曲》。其餘所奏樂曲和皇帝親自祭祀相同。另外的宗廟昭德皇后、宣孝太子所用樂曲，一同載入儀注和樂章。

舊制，太廟、皇考廟樂工各三十九人。大定二十九年，升祔顯宗，有司以爲"宋之太廟、別廟，堂上樂各四十八人，今之樂工少十八人，擬令皇考廟舊樂工皆充兩廟堂上樂，以應前代九十六人之數"。尚書省議"古樂工無定數"，遂奏太廟、別廟通以百人爲定。明昌六年，創設宮縣，樂工一百五十六人。

按照舊制，太廟、皇考廟祭祀所用樂工各三十九人。大定二十九年，顯宗牌位升入祖廟時，有關官員認爲"宋朝的太廟、別廟，奏堂上樂各用四十八人，今日所用樂工少了十八人，現打算讓皇考廟原有樂工全部用來補充兩廟堂上樂隊，以符合前代九十六人的數目"。尚書省則認爲"古時樂工并無定數"，於是奏請太廟、別廟一律定爲百人。明昌六年，創設宮懸，使用樂工一百五十六人。

承安三年，敕"祭廟用教坊奏古樂，非禮也。其自今召百姓材美者，給以食直，教閱以待用"。泰和元年，命宮縣樂工月給錢粟二貫石，遇正樂工闕，驗色收補。四年，尚書省奏："宮縣樂工總用二百五十六人，而舊所設止百人，時或用之即以貼部教坊閱習。自明昌間，以渤海教坊兼習，而又創設九十二人。且宮縣之樂須行大禮乃始用之，若其數復闕，但前期

承安三年，皇帝下令"祭廟用教坊樂工奏古樂，不符合禮儀。自今日起選召民間資才美好的，給予糧錢，訓練以備用"。泰和元年，下令宮懸樂工每月給錢粟二貫石，遇到正樂工空缺，察驗資質以進補。四年，尚書省奏議："宮懸樂工共用二百五十六人，而過去衹設置百人，臨時需要就用貼部教坊的樂工訓練補充。從明昌年間開始，用渤海教坊兼習宮懸樂，又創設了九十二人新教材。況且宮懸之樂須行大禮方可使用，如果其樂工空缺，衹要在前期派遣漢人教坊及大興

遣漢人教坊及大興府樂人習之，亦可備用。"遂詔罷創設者。

宣宗南遷，祔諸帝主於汴京太廟。禮官言："祔享禮畢，車駕還宮，至承天門外，百官奉迎，宮縣奏《采茨》。"以樂簴未備，遂止用教坊樂。哀宗遷蔡，天興二年七月丁巳，太祖、太宗及后妃御容至自汴京，奉安於乾元寺。左宣徽使温敦七十五奏當用樂。上曰："樂須太常，奈何?"七十五曰："市有優樂，可假用之。"權左右司員外郎王鶚奏曰："世俗之樂，豈可施于帝王之前。"遂止。

樂舞名數。太廟登歌，鐘一簴，磬一簴，歌工四，籥二，塤二，篪二，笛二，巢笙二，和笙二，簫二，七星匏一，九耀匏一，閏餘匏一，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瑟四。別廟登歌并同。親祠則用金鐘、玉磬，攝祭則用編鐘、編磬。

宮縣樂三十六簴：編鐘十二簴，編磬十二簴，大鐘、鎛鐘、特磬各四簴。建鼓、應鼓、鞞鼓各四，路鼓二，路鼗二，晋鼓一，巢笙、竽笙各十，簫十，籥十，篪十，笛十，塤八，一弦琴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六，瑟十二，柷一，敔一，麾一。文舞所執籥、翟各六十四，武舞所執朱干、玉戚各六十四，引舞所執旌二，纛二，牙杖二，單鼗二，單鐸二，雙鐸二，金鐃二，金錞二，金鉦二，相鼓二，雅鼓二。

有司攝祭，宮縣二十簴：編鐘四，編磬四，辰鐘十二。建鼓四，路鼓四，路鼗二，晋鼓一，巢笙、竽笙、簫、塤、篪、笛各八，一弦琴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六，瑟八，柷、敔各一，麾一。登歌

府樂工練習，也可備用。"於是皇帝下詔停止創設新教材。

宣宗南遷，在汴京太廟祭祀已故諸帝。禮官奏言："祭祀禮畢，車駕還宮，到承天門外，百官奉迎，宮懸樂隊奏《采茨曲》。"由於樂架未備，於是祇用教坊樂。哀宗遷到蔡州，天興二年七月丁巳，太祖、太宗及后妃的畫像自汴京運抵，奉安於乾元寺。左宣徽使温敦七十五奏請用樂，皇帝說："用樂須太常安排，該怎麼辦?"七十五答道："街市上有嬉戲之樂，可借用它。"代理左右司員外郎王鶚進奏說："世俗之樂，豈可奏於帝王之前。"於是没有實行。

樂舞所用名數。太廟登歌，鐘一架，磬一架，歌工四人，籥二，塤二，篪二，笛二，巢笙二，和笙二，簫二，七星匏一，九耀匏一，閏餘匏一，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瑟四。別廟登歌與此相同。皇帝親自祭祀用金鐘、玉磬，由官員代祭則用編鐘、編磬。

宮懸樂器共三十六架：編鐘十二架，編磬十二架，大鐘、鎛鐘、特磬各四架。其它樂器爲：建鼓、應鼓、鞞鼓各四，路鼓二，路鼗二，晋鼓一，巢笙、竽笙各十，簫十，籥十，篪十，笛十，塤八，一弦琴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六，瑟十二，柷一，敔一，麾一。文舞所執籥、翟各六十四，武舞所執朱干、玉戚各六十四，引舞所執旌二，纛二，牙杖二，單鼗二，單鐸二，雙鐸二，金鐃二，金錞二，金鉦二，相鼓二，雅鼓二。

官員代帝王祭祀，宮懸樂器共二十架：編鐘四架，編磬四架，辰鐘十二架。建鼓四，路鼓四，路鼗二，晋鼓一，巢笙、竽笙、簫、塤、篪、笛各八，一弦琴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六，瑟八，柷、敔各一，麾一。登歌及二舞引舞所執器物與皇帝親祠相同。

及二舞引舞所執與親祠同。

皇帝受册寶。前期，大樂令與協律郎設樂縣於殿廷。又設舉麾位二，一於殿西階，一於樂縣西北。又設登歌樂架於殿上。至日，侍中奏“外辦”，宫縣樂作，皇帝乃出，即坐，樂止。奉寶入門，樂作，置褥位上，樂止。初引時宫縣樂作，至位立定，樂止。寶初行，樂作，至御前置訖，樂止。皇帝受寶訖，樂作，侍中奏“稱賀”，樂止。皇太子升殿，登歌樂作，復位，樂止。侍中奏“禮畢”，宫縣樂作，皇帝還幕次，樂止。

皇帝受册寶。受禮日前，大樂令和協律郎在殿堂設置樂架。又設置指揮旗位兩處，一處設在殿廷西階，一處設在樂架西北。又設置登歌樂架於殿上。至典禮當日，侍中奏請“外辦”，宫懸樂起，皇帝始出，落座，樂止。儀官奉寶璽入門，樂起，置於褥位上，樂止。初引時宫懸樂起，至位立定，樂止。寶璽起行，樂作，至皇帝前安置完畢，樂止。皇帝接受寶璽完畢，樂作，侍中奏呼“稱賀”，樂止。皇太子升殿，登歌樂起，復位，樂止。侍中宣告“禮畢”，宫懸樂作，皇帝還帳，樂止。

御樓宣赦。前期，大樂署設宫縣於樓下，又設鼓一於宫縣之左。至日，金鷄初立，大樂署擊鼓；立訖，鼓止。侍中奏“外辦”，大樂令撞黄鐘之鐘，右五鐘皆應，《昌寧之樂》作，皇帝乃出。宣讀訖，百官舞蹈，禮畢，大樂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昌寧之樂》作，皇帝降座，樂止。凡皇帝出入升降及分班合班，皆樂作，坐、立定乃止。

御樓宣赦。事前，大樂署設置樂架於樓下，再設置一面鼓於樂架左側。至宣布大赦之日，金鷄初立於長杆之頂，大樂署擊鼓；安立完畢，鼓止。侍中傳呼“外辦”，大樂令撞黄鐘調位的編鐘，右側五鐘皆響應，《昌寧之樂》起，皇帝始出。大赦令宣讀完畢，百官舞蹈，禮畢，大樂令撞蕤賓調位的編鐘，左側五鐘皆響應，《昌寧之樂》再起，皇帝降座，樂止。凡皇帝出入升降及分班合班等朝儀，皆奏樂，坐定、立定後樂止。

其册命中宫、皇太子、太孫，受外國使賀，宴外國使，皆用宫縣。

其他禮儀，册命中宫、皇太子、太孫，接受外國使節朝賀，宴請外國使節，皆用宫懸之樂。

散樂

散樂，元日、聖誕稱賀，曲宴外國使，則教坊奏之。其樂器名曲不傳。皇統二年宰臣奏：“自古并無伶人赴朝參之例，所有教坊人員只宜聽候宣唤，不合同百寮赴起居。”從之。章宗明昌二年十一月甲寅，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爲戲及稱萬歲者，以不應爲事重法科。泰和初，有司又奏太常工人數少，即以渤海、漢人教坊及大興府樂人兼習以備用。

散樂，元旦、皇帝或太后生日慶賀，設樂宴請外國使節，由教坊樂工奏樂。這方面的樂器、曲目没有傳承下來。皇統二年，宰相奏稱：“自古没有演員入朝參見的先例，所有教坊人員祇應聽候宣唤，不該同百官入見皇帝。”皇帝允准。章宗明昌二年十一月甲寅，下令禁止演員以歷代帝王爲角色入戲及稱呼萬歲，其理由是不應該重復朝廷禮法。泰和初年，有關官員又奏告太常樂工不足，於是就用渤海、漢人教坊及大興府樂工兼習以備用。

鼓吹樂

鼓吹樂，馬上樂也。

鼓吹樂，即馬上樂。

天子鼓吹、横吹各有前、後部，

天子馬上樂曲、軍樂曲各有前、後部，每部

部又各分二節。金初用遼故物，其後雜用宋儀。海陵遷燕及大定十一年鹵簿，皆分鼓吹爲四節，其他行幸惟用兩部而已。

前部第一：
鼓吹令二人，
掆鼓十二，金鉦十二，
大鼓百二十，長鳴百二十，
鐃鼓一十二，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大横吹一百二十。
前部第二：
節鼓二，笛二十四，
簫二十四，觱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桃皮觱篥二十四，
掆鼓十二，金鉦十二，
小鼓百二十，中鳴百二十，
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
後部第一：
鼓吹丞二人，
掆鼓三，金鉦三，
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節鼓二，
鐃鼓十二，歌十六，
簫二十四，笳二十四，
小横吹百二十。
後部第二：
笛二十四，簫二十四，
觱篥二十四，笳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本朝樂曲

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庚申，皇太子生日，上宴于東宫，命奏新聲，謂大臣曰："朕製此曲，名《君臣樂》，今天下無事，與卿等共之，不亦樂乎。"辭律不傳。

十三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

又各分兩節。金朝初年采用遼國舊制，後來又參用宋朝的儀規。海陵年間遷都燕京及大定十一年的儀仗樂，皆分軍樂爲四節，其他的帝王巡幸祇用兩部樂曲。

前部第一節：
鼓吹令二人，
掆鼓十二，金鉦十二，
大鼓一百二十，長鳴一百二十，
鐃鼓十二，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大横吹一百二十。
前部第二節：
節鼓二，笛二十四，
簫二十四，觱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桃皮觱篥二十四，
掆鼓十二，金鉦十二，
小鼓一百二十，中鳴一百二十，
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
後部第一節：
鼓吹丞二人，
掆鼓三，金鉦三，
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節鼓二，
鐃鼓十二，歌十六，
簫二十四，笳二十四，
小横吹一百二十。
後部第二節：
笛二十四，簫二十四，
觱篥二十四，笳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庚申，是皇太子生日。皇帝在東宫設宴慶賀，命樂隊奏新樂，對大臣説："我作此新曲，名《君臣樂》，今天下安定，與諸愛卿同唱共賞，不是很高興嗎!"這首樂曲的詞律已失傳。

十三年四月乙亥，皇帝到睿思殿，命歌手唱

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女直醇質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

女真詞，并對皇太子説："我常常思念回憶先朝經歷之事，未曾暫忘，因此時常聽這首詞曲，也是爲了讓你們這些後輩知道女真族的淳樸風貌。如果對本族的文字、語言不通曉，這是忘本啊！"

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飲酒樂，上諭之曰："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不易得也。昔漢高祖過故鄉，與父老歡飲，擊筑而歌，令諸兒和之。彼起布衣，尚且如是，況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統，朕巡幸至此，何不樂飲。"于時宗室婦女起舞，進酒畢，群臣故老起舞，上曰："吾來故鄉數月矣，今迴期已近，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來前，吾爲汝歌。"乃命宗室子敘坐殿下者皆上殿，面聽上歌。曲道祖宗創業艱難，及所以繼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語，悲感不復能成聲，歌畢，泣下數行。右丞相元忠暨群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會，暢然歡洽。上復續調歌曲，留坐一更，極歡而罷。其辭曰：

二十五年四月，皇帝到上京，在皇武殿宴請宗室，飲酒賞樂。酒酣興濃之時，皇帝對衆宗室眷屬説道："今日幾乎就要喝醉了，這種樂趣實在難得啊！以前漢高祖路過故鄉，與父老歡飲，擊筑而歌，讓諸兒和之。他出身布衣，尚且如此，何況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統，我今日巡幸至此，爲何不乘興歡飲呢?"於是宗室婦女起舞，進酒後，群臣故老起舞，皇帝又説道："我來故鄉已幾個月了，今回期已近，未嘗有一人能唱本族歌曲的，你們靠前來聽，我給你們唱唱。"於是命宗室子孫坐殿下的全上殿，當面聆聽皇帝歌唱。歌曲中唱到祖宗創業的艱難，以及如何承續等内容。皇帝一邊唱着，當唱到祖宗音容宛然如見時，悲感至極不能成聲，唱完之後已淚流滿面。右丞相元忠和群臣宗戚捧杯祝壽，皆呼萬歲。接着各位年長者又唱本曲，如家人相會，暢然歡洽。皇帝又按曲調續填歌詞，留衆人又坐一更，興盡乃罷。那新續的新詞是：

猗歟我祖，聖矣武元。誕膺明命，功光于天。拯溺救焚，深根固蒂。克開我後，傳福萬世。無何海陵，淫昏多罪。反易天道，荼毒海内。自昔肇基，至于繼體。積累之業，淪胥且墜。望戴所歸，不謀同意。宗廟至重，人心難拒。勉副樂推，肆予嗣緒。二十四年，兢業萬幾。億兆庶姓，懷保安綏。國家閑暇，廓然無事。乃眷上都，興帝之第。屬兹來游，惻然予思。風物减耗，殆非昔時。十鄉于里，皆非初始。雖非初始，朕自樂此。雖非昔時，朕無異視。瞻戀慨想，祖宗舊宇。屬屬音容，宛然如睹。童嬉孺

神勇偉大祖武元，受命而生功如天。拯溺救焚固基業，肇開福聖傳萬世。無奈海陵淫昏罪，更易天道害海内。先代肇基及繼體，積累之業相衰墜。衆望所歸民意同，宗廟至重人難違。承民推勉繼君位，二十四載理萬機。億萬百姓獲安寧，國家和平閑無事。眷念上都興帝宅，逢此來游牽思懷。風物减耗非昔時，於鄉於里皆非始。雖非初始尤喜愛，雖非昔時仍樂懷。瞻戀祖宇思先帝，謙謹音容如眼前。幼時嬉戲回其處，壯年經歷恍如故。往年伴侣猶如昨，歡誠聚别若旦暮。於此闊别重逢時，緣何不樂抒情志。

慕，歷歷其處。壯歲經行，恍然如故。舊年從游，依俙如昨，歡誠契闊，旦暮之若。于嗟闊別兮，云胡不樂。

郊祀樂歌

皇帝入中壝，宮縣黃鍾宮《昌寧之曲》：凡步武同。

袞服穆穆，臨于中壝。瞻言圜壇，皇皇后帝。禋祀肇稱，馨香維德。爰暨百神，於昭受職。

降神，宮縣《乾寧之曲》、《仁豐道洽之舞》。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圜鍾三奏，黃鍾、太蔟、姑洗皆一奏，詞并同：

我金之興，皇天錫羨。惟神之休，爰兹郊見。有玉其禮，有牲其薦。將受厥明，來寧來燕。

皇帝盥洗，宮縣黃鍾宮《昌寧之曲》：

因天事天，惇宗將禮。爰飭攸司，奉時罍洗。挹彼注兹，乃升壇陛。先事而虔，神勞豈弟。

皇帝升壇，登歌大吕宮《昌寧之曲》：

相在國南，崇崇其趾。烝哉皇王，維時莅止。至誠通神，克禋克祀。於萬斯年，昊天其子。

昊天上帝，奠玉幣，登歌大吕宮《洪寧之曲》：

穆穆君王，有嚴有翼。珮環鏘然，圜壇是陟。嘉德升聞，馨非黍稷。高明降監，百神受職。

皇地祇，《坤寧之曲》：

肅敬明祇，躬行奠贄。其贄維何？黃琮制幣。從祀群靈，咸秩厥位。惟皇能饗，允集熙事。

配位太祖皇帝，《永寧之曲》：

肇舉明禋，皇天后土。皇祖武元，爰作神主。功昭耆定，歌以大

皇帝入祭壇，宮懸奏黃鐘宮調《昌寧之曲》：凡步武同。

禮服肅穆臨祭壇，后帝莊重宣偉言。祀烟始升漫馨香，德感百神受命宣。

降神，宮懸奏《乾寧之曲》、《仁豐道洽之舞曲》。曲調以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圜鐘三奏，黃鐘、太蔟、姑洗皆一奏，詞相同：

我金之興賴皇天，神降福樂於郊現。有玉作禮有牲獻，將受神明來宴安。

皇帝盥洗，宮懸奏黃鐘宮調《昌寧之曲》：

順天事天厚禮祭，官員奉命侍盥洗。舀注清水升壇陛，虔誠爲先心平易。

皇帝升壇，登歌奏大吕宮調《昌寧之曲》：

瑞相國南高高起，盛美帝王到壇祉。至誠通神祭祀畢，昊天萬年佑皇子。

祭天帝，奠玉幣，登歌奏大吕宮調《洪寧之曲》：

威嚴敬慎明君王，珮環鏘鳴登圜壇。馨香純聖聞嘉德，百神受職靈明監。

祭地神，奏《坤寧之曲》：

躬行祭禮敬地神，寶玉爲幣祭臺陳。從祀群靈就其位，饗禮莊盛聚吉祥。

配祭太祖皇帝，奏《永寧之曲》：

祭祀皇天與后土，武元皇祖作神主。功成名就歌大吕，天遂我願有常福。

吕。綏我思成，有秩斯祜。

司徒迎俎，宫縣黄鐘宫《豐寧之曲》：

穆穆皇皇，天子躬祀。群臣相之，罔不敬止。俎豆畢陳，物其嘉矣。馨香始升，明神燕喜。

昊天上帝，酌獻，登歌大吕宫《嘉寧之曲》：

郊禋展敬，昭事上靈。太尊在席，有醑斯馨。酌言獻之，靈其醉止。福禄來宜，以答明祀。

皇地祇，《泰寧之曲》：

衮服穆穆，臨彼泰折。於昭神宫，埋幣瘞血。爰稱匏爵，斟言薦潔。方輿常安，扶我帝業。

配位太祖皇帝，《燕寧之曲》：

烝哉高后，肇迪丕基。功與天合，配天以推。薦時清旨，孔肅其儀。來寧來燕，福禄綏之。

文舞退，武舞進，宫縣黄鐘宫《咸寧之曲》：

奉祀郊丘，雲門變舞。進秉朱干，停揮翟羽。於昭睿文，復肖聖武。無疆維烈，天子受祜。

亞終獻，宫縣黄鐘宫《咸寧之曲》、《功成治定之舞》：

掃地南郊，天神以竢。於皇君王，克禋克祀。交於神明，玄酒陶器。誠心靖純，非貴食味。

皇帝飲福，登歌大吕宫《福寧之曲》：

所以承天，無過乎質。天其祐之，惟精惟一。泰尊爰挹，馨香薦德。惠我無疆，子孫千億。

徹豆，登歌大吕宫《豐寧之曲》：

大禮爰陳，爲豆孔碩。肅肅其容，於顯百辟。皇靈降監，馨聞在德。明禋斯成，孚休罔極。

送神，宫縣圜鐘宫《乾寧之曲》：

司徒迎俎，宫懸奏黄鐘宫調《豐寧之曲》：

皇皇天子恭祭祀，群臣效隨皆敬謹。俎豆畢陳盛佳肴，馨香始升神歡喜。

設酒供天帝，奏登歌大吕宫調《嘉寧之曲》：

誠敬祭祀奉天帝，太尊在席有美酒。獻酒至酣顯神靈，福禄降臨以答酬。

祭地神，奏《泰寧之曲》：

帝服莊肅來祭壇，埋玉殺牲昭神宫。禮器齊備獻酒肴，扶我帝業國安寧。

配祭太祖皇帝，奏《燕寧之曲》：

帝業雄固垂千秋，功與天合祀配天。儀容美雅昭神靈，安寧降臨福禄顯。

文舞退，武舞進，宫懸奏黄鐘宫調《咸寧之曲》：

郊丘奉祀舞《雲門》，進秉朱盾停揮羽。文德武聖先後表，天子盛福永延續。

第二次、三次祭獻，宫懸奏黄鐘宫調《咸寧之曲》、《功成治定之舞曲》：

掃地南郊待天神，君王祭禮竟始終。清水粗陶交神明，非貴食味重心誠。

皇帝飲祭祀之食，登歌奏大吕宫調《福寧之曲》：

承天淳樸最爲貴，精誠專一天佑之。美酒滿尊獻德馨，子孫千億惠無垠。

撤除祭器，登歌奏大吕宫調《豐寧之曲》：

祭行大禮器美碩，儀容肅穆百官顯。皇靈降臨聞馨德，祭告成功贊無邊。

送神，宫懸奏圜鐘宫調《乾寧之曲》：

赫赫上帝，臨監禋祀。居然來歆，昭答祖配。圜壇四成，神安其位。升歌贊送，天人悦喜。

方丘樂歌

迎神，《鎮寧之曲》。林鐘宫再奏，太蔟角再奏，姑洗徵再奏，南吕羽再奏，詞同：

至哉坤儀，萬彙資生。稱物平施，流謙變盈。禮修泰折，祭極精誠。皇皇靈眷，永奠寰瀛。

初獻盥洗，太蔟宫《肅寧之曲》：

禮有五經，無先祭禮。即時伸虔，惟時盥洗。品物吉蠲，威儀濟濟。錫之純嘏，來歆愷悌。

初獻升壇，應鐘宫《肅寧之曲》：

無疆之德，至哉坤元。沉潛剛克，資生實蕃。方丘之儀，惟敬無文。神其來思，時歆薦殷。

初獻奠玉幣，太蔟宫《億寧之曲》：

禮行方澤，文物備舉。惟皇地祇，昭假來下。奠瘞玉帛，純誠内著。神保是享，陟降斯祜。

司徒捧俎，太蔟宫《豐寧之曲》：

四階秩儀，壇於方澤。昭事皇祇，即陰以墟。潔肆於祊，孔嘉且碩。神其福之，如幾如式。

正位酌獻，太蔟宫《溥寧之曲》：

蕩蕩坤德，物無不載。柔順利貞，含洪光大。籩豆既陳，金石斯在。四海永寧，福禄攸介。

配位酌獻，配太宗也。太蔟宫《保寧之曲》：

詞闕。

亞終獻升壇，太蔟宫《咸寧之曲》：

卓彼嘉壇，奠玉方澤。百辟祗肅，八音純繹。祀事孔明，柔祇感格。

赫赫天帝臨祀地，安然來享答祖祀。圜壇四周安神位，升歌贊送天人喜。

迎神，奏《鎮寧之曲》，再用林鐘宫調、太蔟角調、姑洗徵調、南宫羽調依次重奏，詞同：

大地廣闊生萬物，平等施惠德滿盈。北郊修禮極精誠，神靈浩大安寰瀛。

初獻盥洗，奏太蔟宫調《肅寧之曲》：

禮有五經祭爲先，奉時盥洗表心虔。齋戒沐浴威儀多，天賜大福來和安。

初獻升壇，奏應鐘宫調《肅寧之曲》：

偉岸大地德無疆，資生萬物賴沉潛。禮儀惟敬無文飾，神靈喜享禮誠殷。

初獻奠玉幣，奏太蔟宫調《億寧之曲》：

大澤行禮備文物，誠敬禱告請神出。犧牲玉帛顯純誠，神靈享祀降祥福。

司徒捧俎，奏太蔟宫調《豐寧之曲》：

大澤祭壇行祀儀，昭示神靈賴此禮。祭壇獻牲美且豐，神降祥福消危惡。

正位獻酒，奏太蔟宫調《溥寧之曲》：

地載萬物德浩蕩，柔順和正澤廣行。金石禮器齊備舉，福禄永存四海寧。

配位獻酒，配祭太宗。奏太蔟宫調《保寧之曲》：

詞缺。

第二次、三次祭獻升壇，奏太蔟宫調《咸寧之曲》：

大澤高壇獻玉幣，百官敬肅樂聲續。祀事完備昭純誠，神靈感應祥瑞舉。

徹豆，應鐘宫《豐寧之曲》：

修理方丘，吉蠲是宜。籩豆静嘉，登於有司。芬芬馨香，來享來儀。郊儀將終，聲歌徹之。

送神，林鐘宫《鎮寧之曲》：

因地方丘，濟濟多儀。樂成八變，靈祇格思。薦餘徹豆，神貺昭垂。億萬斯年，永祐丕基。詣望燎位，太蔟宫《肅寧之曲》。詞同升壇。

撤除祭器，奏應鐘宫調《豐寧之曲》：

吉日灑洗理方丘，祭器净美有司奉。神靈享祀瑞兆現，歌聲嘹亮郊儀終。

送神，奏林鐘宫調《鎮寧之曲》：

方丘祭品盛且豐，樂成八曲神靈現。祭畢撤器神賜福，永佑基業億萬年。到望祭燎祭之位，奏太蔟宫調《肅寧之曲》。歌詞同升壇。

金史卷四十

志第二十一

樂(下)

宗廟樂歌　殿庭樂歌　鼓吹導引曲　采茨曲

宗廟樂歌

禘祫親饗，皇帝入門，宫縣無射宫《昌寧之曲》：出、入步武同。

惟時升平，禮儀肇興。鳴鑾至止，穆穆造庭。百辟卿士，恪謹迎承。恭款祖考，神宇攸寧。

皇帝升殿，登歌夾鐘宫《昌寧之曲》：升階及將還板位，皆同登歌。

笙鏞既陳，罍樽在户。升降有容，惟規惟矩。恭敬明神，上儀交舉。永言保之，承天之祜。

皇帝盥洗，宫縣無射宫《昌寧之曲》：

惟水之功，潔净精微。洗爵奠斝，于德有輝。皇皇穆穆，宗廟之威。宜其感格，福祉交歸。

皇帝降階，宫縣無射宫《昌寧之曲》：

於皇神宫，象天清明。有來肅肅，相維公卿。禮儀卒度，君子攸寧。孔時孔惠，綏我思成。

禘祫親饗，皇帝入門，宫懸奏無射宫調《昌寧之曲》：出、入步武同。

欣逢天下太平時，禮儀制度始創興。皇帝車駕已來到，端莊肅穆到前庭。文武百官列成行，恭敬謹慎來相迎。恭敬真誠祭祖先，祖宗神廟永安寧。

皇帝升殿，登歌奏夾鐘宫調《昌寧之曲》：升階及將還板位，皆同登歌。

笙管大鐘陳列好，罍樽酒器擺在户。下位升殿有儀容，遵循規矩合法度。謙恭有禮敬神明，隆重禮儀并舉行。保佑天命永長久，承受上天賜洪福。

皇帝盥洗，宫懸奏無射宫調《昌寧之曲》：

清清净水有功效，清潔物體入毫微。洗杯捧觴來敬酒，先祖功德放光輝。光輝明亮多肅穆，祖宗之廟好威儀。敬奉祖先感應到，賜我福祉一并歸。

皇帝降階，宫懸奏無射宫調《昌寧之曲》：

神宫巍峨多輝煌，樂聲清朗像天穹。恭敬肅穆到此來，原是助祭衆公卿。禮節儀式合法度，君子人人心安寧。祭祀又好又順利，賜我心願事成功。

迎神，宫縣《來寧之曲》。黄鐘宫三奏，大吕角二奏，大蔟徵二奏，應鐘羽二奏，詞同：

八音克諧，百禮具舉。明德維清，至誠永慕。神之格思，雲軿風馭。來止來臨，千祀燕處。

迎神，宫懸奏《來寧之曲》。黄鐘宫調三遍，大吕角調兩遍，大蔟徵調兩遍，應鐘羽調兩遍，詞同：

衆樂合奏聲和諧，祭禮周到又完備。德性完美又高潔，最高規範永仰慕。祖先神靈齊來到，雲爲車啊風爲馬。期盼神靈早降臨，千年祭祀神心喜。

司徒引俎，宫縣無射宫《豐寧之曲》：

維牲維犧，齊明致祠。我將我享，吉蠲奉之。博碩肥腯，神嗜爲宜。千秋歆此，永綏黔黎。

司徒引俎，宫懸奏無射宫調《豐寧之曲》：

犧牲祭品毛色純，黍稷裝滿供宗祠。我要祭祀先烹調，乾乾凈凈捧上來。膘肥肉厚多又好，神靈享用最合宜。千秋萬年享祭祀，永遠賜福衆黎民。

始祖酌獻，宫縣無射宫《大元之曲》：

惟酒既清，惟肴既馨。苾芬孝祀，在廟之庭。羞於皇祖，來燕來寧。象功昭德，先祖是聽。

始祖酌獻，宫懸奏無射宫調《大元之曲》：

美酒是那麼的清，佳肴是那麼的香。祭祀酒菜香噴噴，擺滿祖廟之前庭。珍饈獻給我祖先，神靈赴宴心安慰。贊頌功業與德性，聽從先祖之神示。

德皇帝，《大熙之曲》：

萬方欣戴，鴻業創基。瑶源垂裕，綿瓞重熙。式崇毖祀，爰考成規。籩豆有楚，益臻皇儀。

德皇帝，奏《大熙之曲》：

四面八方齊擁戴，創建大業立根基。子孫後代承大業，世世代代享太平。恭敬謹慎來祭祀，祖先成規謹遵從。杯盤祭器擺整齊，祭祀禮儀更完美。

安皇帝，《大安之曲》：

爰圖造邦，載德其昌。皇儀允穆，誕集嘉祥。明誠昭格，積厚流光。秖嚴清廟，鐘石琅琅。

安皇帝，奏《大安之曲》：

謀劃建國立家邦，弘揚祖德永盛昌。祭祀禮儀多肅穆，生吉兆兮聚吉祥。神明真誠顯昭彰，根基深厚影響廣。祖廟肅穆又清静，敲鐘擊磬聲琅琅。

獻祖，《大昭之曲》：

惟聖興邦，經始之初。鳩民化俗，還定攸居。迪德純儉，志規遠圖。時哉顯祀，精誠有孚。

獻祖，奏《大昭之曲》：

聖人一出興家邦，經營開始想當初。安集民衆習俗化，返還故土來定居。純樸節儉啓美德，立志高遠謀宏圖。按時來把祖先祭，真心誠意守信用。

昭祖，《大成之曲》：

天啓璇源，貽慶定基。率義爲勇，施德爲威。耀武拓境，功烈巍巍。永昌皇祚，均福黔黎。

昭祖，奏《大成之曲》：

上天顯示好兆頭，貽贈福慶定根基。遵循節義爲英勇，遍施恩德有威儀。炫耀武力拓疆土，功業如山高巍巍。皇位長久多昌盛，平均分福到黎民。

景祖，《大昌之曲》：

丕顯鴻烈，基緒隆昌。聖期誕集，邦宇斯張。尊嚴廟祏，昭格休祥。煌煌縟典，億載彌光。

世祖，《大武之曲》：

桓桓伐功，天監其明。惟威震疊，惟德綏寧。神策無遺，鴻圖以興。曾孫孝祀，遹昭厥成。

肅宗，《大明之曲》：

於皇神人，武烈文謨。左右世祖，懷柔掃除。威震遐邇，化漸蟲魚。垂光綿永，成帝之孚。

穆宗，《大章之曲》：

烝哉文祖，欽聖弘淵。慈愛忠信，典策昭然。歆此明祀，繁祉綿綿。時純熙矣，流慶萬年。

康宗，《大康之曲》：

惟明惟聽，曄曄神功。儀刑世業，昭格上穹。持盈孝孫，薦芳斯豐。錫我祉福，皇化益隆。

太祖，《大定之曲》：

功超殷、周，德配唐、虞。天人協應，平統寰區。開祥垂裕，肇基永圖。明明天子，敬承典謨。

太宗，《大惠之曲》：

巍巍德鴻，無爲端扆。祚承神功，究馴俗美。清宮緝熙，孝毖時祀。欽奠羞誠，犧樽嘉旨。

熙宗，《大同之曲》：

昭顯令德，神基丕承。對越在天，享用躋升。於穆清廟，來燕來寧。神其醉止，惟欽克誠。

景祖，奏《大昌之曲》：

明揚偉大的功業，基業隆興又盛昌。聖君期望得成功，國家疆土乃擴張。莊重威嚴我祖廟，光輝明亮降吉祥。輝煌盛大的典禮，千秋萬代放光芒。

世祖，奏《大武之曲》：

威武征伐有奇功，上天監視看得明。威武使敵心膽震，德惠令民得安寧。神機妙算無遺漏，帝王基業得振興。後代子孫來祭祀，發揚光大定有成。

肅宗，奏《大明之曲》：

偉大英明如神人，勇武威猛善計謀。成爲世祖左右手，安撫籠絡并掃除。威名震懾遠近服，教化深入到卑微。光榮流傳長久遠，成就帝業有威信。

穆宗，奏《大章之曲》：

贊美文德的先祖，英明偉大多深遠。仁慈忠厚守信用，文獻記載特明白。前來享受祭祀禮，賜我多福到久遠。時代光明多興盛，福慶流傳有萬年。

康宗，奏《大康之曲》：

祖先神明敬請聽，神奇功績光閃爍。世代效法祖先業，光明昭昭照上天。繼承祖業後代孫，豐盛美味獻祖先。賜我福祉多又多，美好教化更興隆。

太祖，奏《大定之曲》：

功績超越殷和周，德高匹配堯和舜。天意人心齊協應，平定統一全天下。開國祥運傳後世，創立基業謀永存。英明偉大稱天子，秉承宏略遵法則。

太宗，奏《大惠之曲》：

大德如山高巍巍，無爲而治坐宮闈。位承先人大功業，人心溫順風俗美。清掃祖廟顯光明，按時祭祀多謹慎。真誠祭奠獻祭品，有酒有肉味香美。

熙宗，奏《大同之曲》：

明明顯示好德性，帝王基業得繼承。遥對先王在天靈，享用祭品香氣升。在那深沉清廟中，祖先享宴心安寧。神靈都已醉醺醺，欽佩之情能

睿宗,《大和之曲》:

皇祖開基,周武、殷湯。猗歟聖考,嗣德彌光。啓佑洪緒,長發其祥。嚴恭廟享,萬世烝嘗。

世宗,《大鈞之曲》:

神之來思,甫登于堂。祼圭有瓚,秬鬯芬芳。巍巍先功,啓祐無疆。萬年肆祀,孝心不忘。

顯宗,《大寧之曲》:

於皇神宫,有嚴惟清。吉蠲孝祀,惟神之寧。對越在天,綏我思誠。敷祐億年,邦家之慶。

章宗,《大隆之曲》:

兩紀踐阼,萬方寧康。文經天地,武服遐荒。禮備制定,德隆業昌。居歆典祀,億載無疆。

宣宗,《大慶之曲》:

猗歟聖皇,三代之英。功光先后,德被群生。牲粢惟馨,鼓鐘其鏗。神兮來思,歆于克誠。

文舞退,武舞進,宫縣無射宫《肅寧之曲》:

明明先皇,神武維揚。開基垂統,萬世無疆。干戚象功,威儀有光。神保是饗,昭哉降康。

亞終獻,無射宫《肅寧之曲》:

涓辰之休,昭祀惟恭。威儀陟降,惟禮是從。籩豆静嘉,於論鼓鐘。惟皇受祉,監斯德容。

皇帝飲福,登歌夾鐘宫《福寧之曲》:

真誠。

睿宗,奏《大和之曲》:

祖先開國立帝基,功同周武和殷湯。贊嘆偉大的祖先,承繼祖德更光芒。開啓輔助大功業,上天常常降吉祥。恭恭敬敬祭祖廟,子孫萬世祭祀長。

世宗,奏《大鈞之曲》:

祖先神靈已到來,開始歸位登殿堂。玉杓盛酒敬祖先,黍酒香甜氣芬芳。先祖功業如山高,開啓福祐更綿長。千年萬年長設祭,孝敬之心永不忘。

顯宗,奏《大寧之曲》:

多麽盛美的神廟,莊嚴肅穆又清明。乾净祭品來祭祀,祖先神靈得安寧。遥對祖先在天靈,真誠之心得安撫。遍施福祐萬萬年,國家太平好喜慶。

章宗,奏《大隆之曲》:

二十四年登帝位,四方太平享安康。治理天下靠文治,順服邊遠有武功。禮儀完備制度定,功德隆高事業昌。盛大祭典香氣盛,千年萬年永無疆。

宣宗,奏《大慶之曲》:

無比偉大的先皇,堪比三代的聖王。功績照耀前代王,德澤覆被衆百姓。牲粢祭品氣芳香,鐘鼓樂奏聲鏗鏘。祖先神靈快降臨,真誠祭品來享用。

文舞退,武舞進,宫懸奏無射宫調《肅寧之曲》:

勤勤懇懇我先王,神勇武功永發揚。開創基業傳後世,子孫萬代永無疆。盾牌大斧象武功,威武儀容有光彩。祖先神靈來享用,神靈賜福降安康。

亞獻終獻,奏無射宫調《肅寧之曲》:

選擇吉日好吉祥,恭恭敬敬來祭祀。儀式有進又有退,遵從禮節合規矩。碗盤祭器潔又净,鼓聲鐘聲配合匀。接受上天賜厚福,視見美德和尊容。

皇帝飲福,登歌奏夾鐘宫調《福寧之曲》:

犧牲充潔，粢盛馨香。來格來享，精神用彰。飲此純禧，簡簡穰穰。文明天子，萬壽無疆。

祭祀牲畜多又潔，黍稷滿器馨又香。神靈降臨來享用，精力心神得顯彰。享受盛大的祭祀，祭品豐盛又美好。光明照耀好天子，祝您萬壽永無疆。

徹豆，登歌夾鐘宮《豐寧之曲》：

孝祀肅睦，明德以薦。樂奏九成，禮終三獻。百辟卿士，進徹以時。小大稽首，神保聿歸。

撤豆，登歌奏夾鐘宮調《豐寧之曲》：

莊敬肅穆來祭祀，祭祀那完美之德。樂隊演奏九曲終，祭酒三獻禮儀完。參加祭祀衆官員，前進後撤守時間。大大小小齊跪拜，恭送神靈上歸程。

送神，宮縣黄鐘宮《來寧之曲》：

潔兹牛羊，清兹酒醴。三獻攸終，神既燕喜。神之去兮，載錫繁祉。萬壽無疆，永保禋祀。

送神，宮懸奏黄鐘宮調《來寧之曲》：

洗净那些牛和羊，清澄那甜美的酒。三次獻酒祭禮終，神靈宴罷真高興。祖先神靈已歸去，賜我福祉多又多。長命萬壽永無疆，長把祭祀來保持。

郊祀前，朝享太廟樂歌。

皇帝入門，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

郊將升禋，廟當告虔。錫鑾戾止，孝實奉先。祀事斯舉，有序無愆。祗見祖考，神意歡然。

郊祀前，朝享太廟樂歌。

皇帝入門，宮懸奏無射宮調《昌寧之曲》：

將到郊外去祭天，先到太廟敬祖先。皇上車駕已到來，真誠孝敬奉祖先。祭祀事宜具備齊，井然有序無差錯。恭敬拜見我祖先，祖先心意好喜歡。

皇帝升殿，登歌夾鐘宮《昌寧之曲》：

皇皇天子，升自阼階。奠見祖禰，肅然有懷。百禮已洽，八音克諧。既昌且寧，萬福沓來。

皇帝升殿，登歌奏夾鐘宮調《昌寧之曲》：

光明偉大聖天子，東面臺階登上殿。置酒在地拜祖先，無比崇敬在心懷。按禮行事配合好，衆樂齊奏能和諧。既昌盛來又康寧，千福萬福紛沓來。

迎神，宮縣《來寧之曲》。黄鐘宮三奏，大吕角二奏，太蔟徵二奏，應鐘羽二奏，詞同：

以實應天，報本反始。潔粢豐盛，祀先肆祀。風馬雲車，神之吊矣。來止來宜，而燕翼子。

迎神，宮懸奏《來寧之曲》。黄鐘宮調三遍，大吕角調兩遍，太蔟徵調兩遍，應鐘羽調兩遍，詞同：

以我真誠答上天，知恩思報不忘本。祭品潔净又豐盛，祀前陳列神面前。風爲馬來雲當車，祖宗神靈已來到。神靈享宴順我意，保佑子孫把國享。

皇帝盥洗，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

有水于罍，有巾于篚。帨手拭爵，圭衮有煒。玄酒大羹，德馨維菲。萬年昌寧，皇皇負扆。

皇帝盥洗，宮懸奏無射宮調《昌寧之曲》：

大壺之中盛滿水，方形竹筐放毛巾。洗手之後擦酒器，禮器禮服有光輝。清水爲酒肉汁羹，美德流芳香氣菲。享國萬年昌且寧，全靠祖先的

皇帝升階，宫縣無射宫《昌寧之曲》：降階，同。

巍巍京師，有嚴神宫。聖主戾止，多士雲從。來享來獻，肅肅其容。將昭大報，庸示推崇。

司徒奉俎，宫縣無射宫《豐寧之曲》：

陳其犧牲，惟純與精。苾芬孝祀，於昭克誠。不疾瘯蠡，或剥或亨。洋洋在上，以交神明。

<u>始祖</u>酌獻，宫縣《大元之曲》：

猗歟初基，兆我王迹。其命維新，貽謀丕赫。綿綿瓜瓞，國步日闢。堂構之成，焜煌今昔。

<u>獻祖</u>，《大昭之曲》：

以聖繼興，成王之孚。民從其化，咸奠攸居。清廟觀德，猗歟偉歟。金石備樂，以奉神娱。

<u>昭祖</u>，《大成之曲》：

東夷不庭，皇祖震怒。神武削平，貽厥聖緒。猶室有基，垣墉乃樹。億萬斯年，天保孔固。

<u>景祖</u>，《大昌之曲》：

於皇藝祖，其智如神。修法施令，百度惟新。疆宇日廣，海隅咸賓。功高德厚，耀耀震震。

<u>世祖</u>，《大武之曲》：

於皇先王，昭假于天。長駕遠馭，麾斥無前。王業猶生，孫謀有傳。圜壇展禮，敢先告虔。

<u>肅宗</u>，《大明之曲》：

屏障。

皇帝升階，宫懸奏無射宫調《昌寧之曲》：降階，同。

高大巍巍我國都，莊嚴肅穆是祖廟。聖明天子到來臨，衆多官員如雲從。前來祭祀祭禮獻，面容恭敬又端莊。得到神靈大回報，顯示推崇和敬重。

司徒奉俎，宫懸奏無射宫調《豐寧之曲》：

陳列犧牲作祭品，又純粹來又精美。祭祀酒菜香噴噴，昭示子孫能真誠。一點毛病也没有，切的切來燒的燒。洋洋灑灑端上來，把它交給諸神明。

<u>始祖</u>酌獻，宫懸奏《大元之曲》：

當初立基多偉大，預兆成王有迹象。接受天命氣象新，留下謀略特顯赫。大瓜小瓜藤蔓長，國運日日得開闢。祖先大業早成功，光輝燦燦照古今。

<u>獻祖</u>，奏《大昭之曲》：

聖主繼業更興旺，成就王業有威望。人民順從聽教化，全都安心來定居。清廟之中觀德政，多麽盛美和偉大。金石樂器已備好，奏樂敬神神歡娱。

<u>昭祖</u>，奏《大成之曲》：

東方夷民不臣服，先祖勃然大震怒。神威勇猛得削平，子孫祖業來繼承。如同建房先立基，矮墻高墻纔樹起。國運長久億萬年，上天保佑國家固。

<u>景祖</u>，奏《大昌之曲》：

贊美文德才藝祖，聰明智慧如天神。修定法律施號令，反復思考爲革新。國家領土日日廣，沿海邊隅都歸服。功勞高大恩德厚，光耀天下震九州。

<u>世祖</u>，奏《大武之曲》：

贊美偉大的先王，在天上啊放光芒。駕馭車馬遠道來，奔馳加鞭永無前。帝王基業如生前，順天謀略至今傳。圓形祭壇行祭禮，首先虔誠祝上天。

<u>肅宗</u>，奏《大明之曲》：

猗歟前人，簡惠昭融。相我世祖，成兹伐功。敷佑來葉，帝圖其隆。將修熙事，先款神宫。

贊美偉大的先人，簡樸賢惠鑒察明。輔佐世祖建大業，成就征戰討伐功。普施護佑後來人，帝王事業更興隆。將要謀求吉祥事，先期款待在神宫。

穆宗，《大章之曲》：

仁慈忠信，惟祖之休。功光岐下，迹掩商丘。言瞻清廟，懷想前修。神其來格，歆兹庶羞。

穆宗，奏《大章之曲》：

仁義慈愛又忠信，那是祖先之美德。功績同周共榮耀，業績蓋過商王朝。瞻仰清静的祖廟，緬懷先人的美德。祖先神靈快來到，多種佳肴神來享。

康宗，《大康之曲》：

猗歟前王，惠我無疆。儀刑典法，日靖四方。永言孝思，於乎不忘。昭告大祀，祗率舊章。

康宗，奏《大康之曲》：

光輝偉大贊先王，給我恩惠永無疆。典章制度來效法，四方不日得安定。永遵祖訓盡孝道，嗚呼一聲不敢忘。盛大祭祀告祖廟，全部遵循舊章程。

太祖，《大定之曲》：

天生聰明，俾乂蒸人。惟此二國，爲我驅民。撻彼威武，萬邦咸賓。明昭大報，推而配神。

太祖，奏《大定之曲》：

天生聰明有智慧，治理衆多老百姓。祇有遼宋這二國，爲我金國驅人民。征討遼宋多威武，萬國朝賀皆臣服。神靈昭示大回報，推尊敬重匹配神。

太宗，《大惠之曲》：

維清緝熙，於昭明德。我其收之，駿奔萬國。南郊肇修，大典增飾。清廟吉蠲，純禧申錫。

太宗，奏《大惠之曲》：

想我金國政清明，完美道德放光明。我們一定要繼承，迅速傳播萬國揚。南郊祭壇始修治，盛大典禮增裝飾。清潔廟宇擇吉日，請求神靈賜大福。

睿宗，《大和之曲》：

維時祖功，肇開神基。昭哉聖考，其德增輝。上動天監，明命攸歸。謀貽翼子，無疆之辭。

睿宗，奏《大和之曲》：

想起祖先建功時，開創國家立根基。偉大光明我先王，您的美德更輝煌。上天監察受感動，神明下令天下歸。留下謀略傳後代，美好祝辭頌無疆。

文舞退，武舞進，宫縣《肅寧之曲》：

先皇開基，比迹殷湯。功加天下，武德彌光。容舞象成，干戈戚揚。於昭報本，懷哉不忘。

文舞退，武舞進，宫懸奏《肅寧之曲》：

先皇開國創帝基，偉績可與殷湯比。功績超越全天下，武德弘揚放光輝。舞蹈姿態演征戰，盾戈斧鉞手中揮。受恩思報理已明，永記心中久不忘。

亞終獻，宫縣《肅寧之曲》：

於皇宗祊，朝獻維時。芬芬酒醴，棣棣威儀。誠則有餘，神之格思。神孫千億，神其相之。

亞獻終獻，宫懸奏《肅寧之曲》：

無比壯觀我宗廟，朝獻祭祀按時行。純酒甜酒香噴噴，儀容嫻静又文雅。真誠敬神有回報，祖先神靈已降臨。後代子孫有千萬，祖宗神靈多

輔佑。

皇帝飲福，登歌夾鐘宮《福寧之曲》：

皇皇穆穆，丕承丕基。躬親于禋，載肅載祇。對越在天，神歆其誠。于以飲酒，如川之增。

皇帝飲福，奏登歌夾鐘宮調《福寧之曲》：

恭謹肅敬又光明，繼承大業登帝基。親自參加祭祀禮，肅然起敬好虔誠。遥對祖先在天靈，神靈享祀感其誠。因此高興來飲酒，如同河水往上增。

徹豆，登歌夾鐘宮《豐寧之曲》：

物維其時，既豐且旨。苾苾德馨，或將或肆。神之居歆，洽于百禮。於萬斯年，穰穰介祉。

撤豆，奏登歌夾鐘宮調《豐寧之曲》：

時鮮祭品擺上來，既豐盛來又香甜。美德芬芳傳後世，排開碗盞端上來。祖先神靈快來嘗，按禮行事神來享。國祚綿綿萬年長，無邊洪福從天降。

送神，宫縣黄鐘宫《來寧之曲》：

濟濟多儀，皇皇雅奏。獻終反爵，薦餘徹豆。神監昭回，有秩斯祐。無疆之福，申錫厥後。

送神，宫懸奏黄鐘宫調《來寧之曲》：

祭祀禮儀多又多，盛大雅樂奏起來。獻酒終了杯倒翻，祭祀完了撤祭品。神靈監察明燦燦，齊天洪福不斷降。福分大得没有邊，賜給子孫後代人。

昭德皇后別廟，郊祀前薦享，登歌樂曲。

昭德皇后別廟，郊祀前薦享，登歌樂曲。

初獻盥洗，夷則宫《肅寧之曲》：

神無常享，時歆精誠。惟誠惟潔，感通神明。先事盥滌，注兹清泠。巾篚既奠，尊彝薦馨。

初獻盥洗，奏夷則宫調《肅寧之曲》：

祭祀不必常常搞，真心誠意神來享。衹有真誠和清潔，方能感動通神明。先把祭器冲洗净，注入清水清又涼。手巾竹筐放在地，進獻祭品噴噴香。

初獻升、降殿，中吕宫《嘉寧之曲》：

有來肅肅，登降以敬。粲粲袪服，鏘鏘佩聲。金石節奏，既協且平。其儀不忒，乃終有慶。

初獻升、降殿，奏中吕宫調《嘉寧之曲》：

恭恭敬敬來宗廟，升殿降階皆恭敬。盛服炫目閃光彩，佩戴飾物聲鏘鏘。金石樂奏有節奏，既和諧來又平和。祭祀禮儀無差錯，終將得報好喜慶。

司徒奉俎，奏夷則宫《豐寧之曲》：

馨我黍稷，潔我牲牷。降升有節，薦是吉蠲。工祝致告，威儀肅然。神之吊矣，元吉其旋。

司徒奉俎，奏夷則宫調《豐寧之曲》：

高粱小米香噴噴，洗净牲畜毛色純。升殿降階合禮節，乾乾净净來進獻。太祝報告祭禮始，動作儀式多莊重。祖先神靈已來享，賜我大福大吉祥。

酌獻，奏夷則宫《儀坤之曲》：

俔天之妹，坤德利貞。圜丘有事，先薦以誠。我酒既旨，我肴既

酌獻，奏夷則宫調《儀坤之曲》：

好比天上的仙女，女性美德利占卜。圓形祭壇來祭祀，首先進薦要真誠。我有美酒香又甜，

盈。神其居饗，福禄來成。

我有佳肴真豐盛。神靈到此來享用，降福降禄定能成。

徹豆，奏中吕宫《豐寧之曲》：

明昭祀事，舊典無違。樂既雲闋，神其聿歸。禮之克成，神保斯饗。於萬斯年，迓續丕貺。

撤豆，奏中吕宫調《豐寧之曲》：

祭祀之事最分明，遵循舊典無相違。樂隊演奏近尾聲，祖先神靈上歸程。各種禮儀均完成，神靈來把酒肉嘗。國祚綿綿萬年長，繼承祖業世盛昌。

祫禘有司攝事。

初獻盥洗，宫縣無射宫《肅寧之曲》：

祀事之大，齊栗爲先。潔精以獻，沃盥于前。既灌以升，乃薦豆籩。神其感格，歆于吉蠲。

祫禘有司攝事。

初獻盥洗，宫懸奏無射宫調《肅寧之曲》：

祭祀之事很重大，先把祭品預備齊。獻上祭品要潔精，事前把手洗乾凈。以酒澆地後升殿，大碗小碗祭品獻。神靈感應降來臨，享用祭品真乾凈。

升自西階，登歌奏夾鐘宫《嘉寧之曲》：餘并同親祀。

國有太宫，合食以禮。蹐階肅肅，降陛濟濟。鏘然純音，節乃容止。神之格思，永綏福履。

升自西階，登歌奏夾鐘宫調《嘉寧之曲》：餘并同親祀。

國有宗廟稱太宫，按禮合祭衆祖先。恭恭敬敬登上階，莊嚴恭敬走下來。純正雅樂鏘鏘奏，儀容舉止合禮節。祖先神靈已到來，永把福禄降下來。

時享，攝事登歌樂章。

初獻盥洗，無射宫《肅寧之曲》：

酌彼行潦，維挹其清。潔齊以祀，祀事昭明。顯允辟公，沃盥乃升。神之至止，歆于克誠。

時享，攝事登歌樂章。

初獻盥洗，奏無射宫調《肅寧之曲》：

舀來路邊的積水，舀的水兒清又清。沐浴齋戒爲祭祀，祭祀之事要分明。顯赫誠信諸侯公，洗手以後纔上升。祖先神靈已降臨，神明欣然感真誠。

初獻升殿，夾鐘宫《嘉寧之曲》：餘同親祀，惟不用宫懸。

濟濟在庭，祗薦有序。雍容令儀，旋規折矩。爰徂于基，鳴珮接武。敬恭神明，來寧來處。

初獻升殿，奏夾鐘宫調《嘉寧之曲》：餘同親祀，惟不用宫懸。

衆多官員列在庭，敬獻祭品有順序。儀態温文多美好，循規蹈矩合禮數。一直來到門檻外，細步徐行玉珮鳴。恭恭敬敬祭神靈，心中安慰又安樂。

昭德皇后時享，登歌樂章。

初獻盥洗，無射宫《肅寧之曲》：

時祀有章，禮備樂舉。爰潔其盥，亦豐其俎。俯仰升降，中規中矩。神其來格，百福是與。

昭德皇后時享，登歌樂章。

初獻盥洗，奏無射宫調《肅寧之曲》：

四時祭祀有章程，禮儀齊備樂曲奏。盥洗本來爲清潔，俎肉祭品要豐盛。俯仰升降儀容好，合乎禮法守規矩。祖先神靈已來到，賜給福禄百樣多。

初獻升殿，夾鐘宫《嘉寧之曲》：

初獻升殿，奏夾鐘宫調《嘉寧之曲》：三獻及

三獻及司徒降，同。

假哉神宮，神宮有侐。惟時吉蠲，登降翼翼。歌鐘鏘煌，笙磬翕繹。於昭肅恭，靈鑒來格。

司徒奉俎，無射宮《豐寧之曲》：

宮庭枚枚，鐘磬喤喤。既儀圭鬯，既奠脊薌。齊莊奉饋，籩豆大房。靈之右饗，流慶無疆。

酌獻，無射宮《儀坤之曲》：

於皇坤德，作合乾儀。塗山懿範，京室芳徽。容聲如在，典祀惟時。神其克享，薦祉來宜。

亞終獻，無射宮《儀坤之曲》：

嘉羞實俎，高張在庭。申獻合禮，終獻改申爲三。坤德儀刑。神其是聽，用鬯清明。清明既鬯，來享來寧。

徹豆，夾鐘宮《豐寧之曲》：

禮成於終，神心禗禗。脊蕭發馨，樂闋獻已。徒馭孔多，靈輿載轙。青玄悠悠，歸且億矣。

宣孝太子別廟，登歌樂章。

初獻升殿，夾鐘宮《承安之曲》：

有腯斯牲，有馨斯齊。美哉洋洋，升降以禮。禮容既莊，樂亦諧止。神之格思，式歆明祀。

酌獻，無射宮《和寧之曲》：

於惟光靈，孝德昭宣。高麗有奕，來寧來燕。於薦惟祫，既時既蠲。從我烈祖，載享億年。

亞終獻，《和寧之曲》：

金石和奏，豆籩惟豐。祠宮奉事，齊敬精衷。笙吟伊浦，鶴駐緱

司徒降，同。

盛大莊美我神廟，神廟肅穆又清静。挑選吉日來祭祀，恭敬謹慎升降階。敲擊編鐘聲洪亮，笙磬協和聲不斷。肅穆恭敬在神廟，神靈賜福降來臨。

司徒奉俎，奏無射宮調《豐寧之曲》：

宗廟裏面人稀少，敲鐘擊磬聲洪亮。玉杓舀酒儀式畢，用酒祭灑微香溢。恭敬捧上祭品來，大盤大碗皆流油。神靈快快來享用，吉慶流傳永無疆。

酌獻，奏無射宮調《儀坤之曲》：

贊美皇后有美德，天作之合配皇上。美好風範如禹妻，美好稱號王室傳。音容笑貌宛如在，舉行大祭按時行。神靈前來能享用，賜我福祉宜我心。

亞獻終獻，奏無射宮調《儀坤之曲》：

美食祭品擺滿案，一一陳設在廟庭。申獻祭品合禮數，終獻改申爲三。女性美德堪效法。祖宗神靈仔細聽，祭酒清澈又透明。清澈透明美酒飲，祖先享用我心寧。

撤豆，奏夾鐘宮調《豐寧之曲》：

祭禮完成祭祀終，心神不安欲返程。脊芝蕭艾散馨香，樂奏終了獻祭止。駕車馭手多又多，神靈車轎待出發。青天悠悠無窮碧，歸路遥遥億里程。

宣孝太子別廟，登歌樂章。

初獻升殿，奏夾鐘宮調《承安之曲》：

祭祀牲畜特別肥，祭祀黍稷特別香。多麼盛大多美好，升階降階遵禮行。禮節法度多莊重，樂曲演奏亦和諧。天上神靈降來臨，盡情享用衆祭品。

酌獻，奏無射宮調《和寧之曲》：

想你光彩和威靈，孝順美德天下揚。神彩奕奕來高麗，前來赴宴心安寧。進薦祭品逢祫祭，新鮮合時又潔净。追隨始祖創基業，永享祭祀億年長。

亞獻終獻，奏《和寧之曲》：

金石樂器和諧奏，大碗小碗祭品豐。祠廟裏面掌執事，恭敬專一心真誠。笙吹長吟伊水邊，

峰。是保是饗，靈德無窮。

徹豆，夾鐘宫《和安之曲》：

寢成奕奕，今茲其時。明稱肇祀，將禮之儀。侯安以懌，羞嘉且時。樂闋獻已，神其饗思。

大定三年十月，追上睿宗册寶，應鐘宫《顯寧之曲》：

天開休運，積仁而昌。命茲昭考，敢忘顯揚。上儀肇舉，涓日之良。來格來享，惠我無疆。

大定十九年，升祔熙宗册寶樂曲：

恢大帝業，敉寧多方。懿德茂烈，金書發揚。肇舉上儀，涓擇吉日。鴻名赫赫，與天無極。

上册寶，宫縣《静寧之曲》：

日卜其吉，承祀孔肅。廣號追崇，孝心克篤。於乎悠哉，來思晬穆。寶册既陳，委於宗祝。

皇帝降殿，宫縣《鴻寧之曲》：

繼世隆昌，臨朝静默。追謚鴻名，發輝潛德。玉質金章，煌煌簡册。涓辰展儀，永傳無極。

殿庭樂歌

大定七年正月，上册寶，皇帝將升御座，宫縣奏太蔟宫《泰寧之曲》：降座，同。

德隆帝位，承天而興。侯邦來庭，民居安寧。歸美以報，傳之無極。鴻名徽稱，壽時萬億。

册寶入門，奏《天保報上之曲》：

四方既平，功歸聖明。定功巍

鶴駕常駐緱山峰。永保宗廟享祭祀，神靈美德永無窮。

撤豆，奏夾鐘宫調《和安之曲》：

寢廟建成多雄偉，今來祭祀正當時。神明稱贊創祭禮，禮儀法度有定規。國君安心又高興，祭品精美又時新。樂曲奏罷獻祭畢，天上神靈請享用。

大定三年十月，追上睿宗册寶，奏應鐘宫調《顯寧之曲》：

上天開啓吉祥運，累積仁義事業昌。追命光明我先父，宣揚美名不敢忘。隆重禮儀開始行，選擇日子要吉祥。快快來呀盡情享，賜我洪福大無邊。

大定十九年，升祔熙宗册寶樂曲：

光大發揚帝王業，安撫安定達四方。美德盛大多顯赫，金書記載永發揚。隆重禮儀開始舉，選擇日子要吉祥。崇高聲譽多赫赫，與天一樣没有邊。

上册寶，宫懸奏《静寧之曲》：

占卜日子要吉祥，承奉祭祀甚肅穆。加贈尊號表崇敬，孝順之心能純厚。真是任重又道遠，祖廟之内卜默默。寶璽册書展讀畢，交給宗廟太祝官。

皇帝降殿，宫懸奏《鴻寧之曲》：

繼承先世業隆昌，當朝聽政静默思。追加謚號有大名，發揚光大美好德。玉製典册書金字，史册名彪真輝煌。選擇吉日陳列看，帝業永傳無邊際。

大定七年正月，上册寶，皇帝將升御座，宫懸奏太蔟宫調《泰寧之曲》：降座，同。

德高望重登帝位，奉承天命得盛興。諸侯邦國來朝見，百姓樂居享安寧。歸美於君作回報，傳之後世永無邊。大名美稱多美好，壽享萬年并億年。

册寶入門，奏《天保報上之曲》：

天下四方已太平，功歸天子真聖明。奠定功

巍，丕享鴻名。股肱良哉，揄揚元首。儲精優游，南山等壽。

業如山高，極大享有鼎鼎名。輔佐大臣皆賢良，宣揚君主好聰明。養精蓄鋭悠閑樣，壽同南山一般高。

奉册寶官將復班位，奏《歸美揚功之曲》：

奉册寶官將復班位，奏《歸美揚功之曲》：

聖德高明，萬邦咸休。鎦銖唐、虞，糠秕商、周。維時群臣，對揚稽首。天子明明，令聞不朽。

皇上德高又明達，萬國都來表慶賀。唐堯、虞舜太微小，商湯、周文亦覺輕。一時文武衆群臣，對答頌揚又叩頭。勤勉不倦好天子，美好名聲永不滅。

册寶初行，奏《和寧之曲》：册寶將升殿，皇太子自侍立位至降階，曲并同。

册寶初行，奏《和寧之曲》：册寶將升殿，皇太子自侍立位至降階，曲并同。

四方攸同，昭哉成功。時和年豐，諸福來崇。英聲昭騰，和氣充塞。於乎皇王，維壽時億。

四方同心皆歸服，成就功業放光明。時代平和年豐收，諸多福佑往高增。美好名聲往上升，謙和之氣多充滿。贊美偉大的皇上，願您長壽時萬萬。

皇太子升殿賀，奏《同心戴聖之曲》：

皇太子升殿賀，奏《同心戴聖之曲》：

穆清皇風，遐方來同。於昭于天，物和歲豐。丕受鴻名，對揚偉迹。純厘穰穰，敷錫罔極。

大王風化傳天下，遠方臣服來認同。光明照耀在天上，萬物祥和歲豐收。享用不盡有大名，對答頌揚贊偉績。賞賜多得數不清，普施恩賜無窮盡。

上壽，皇帝將升御座，宫縣《和寧之曲》。同前。

上壽，皇帝將升御座，宫懸奏《和寧之曲》。同前。

舉酒，《萬壽無疆之曲》：

舉酒，奏《萬壽無疆之曲》：

四海太平，吾皇之功。群臣對揚，誕受鴻名。霞觴瓊腴，君王樂豈。皇天垂休，萬壽無極。

四海太平歸一統，全是皇上建奇功。群臣對答來稱頌，大名鼎鼎實相應。雲紋酒杯盛美酒，皇上飲酒好快樂。上天賜下大福來，享年萬壽永無邊。

皇太子升階、降階，及與宴官升殿，并奏《和寧之曲》。同前。

皇太子升階、降階，及與宴官升殿，并奏《和寧之曲》。同前。

進第一爵，登歌奏《王道昌明之曲》：

進第一爵，登歌奏《王道昌明之曲》：

對天鴻休，于以鋪張。巍巍煌煌，超冠百王。皇圖皇綱，時維明昌。祉福無疆，于民敷揚。

洪福廣大可配天，在此敷陳來宣揚。高大巍巍多輝煌，超越前代冠百王。版圖遼闊紀綱張，時代清明好盛昌。無邊洪福從天降，人民稱贊盡頌揚。

行群官酒，宫縣《和寧之曲》。文舞入，設群官食，奏《功成治定之

行群官酒，宫懸奏《和寧之曲》。文舞入，設群官食，奏《功成治定之舞》，三成止：

舞》，三成止：

聖德高明，如天强名。多方治平，功大有成。流于聲音，形于蹈舞。頒觴群臣，以昭禮遇。

進第二爵，登歌奏《天子萬年之曲》：

惟明后，馭寰瀛。躋升平，飛英聲。功三王，德五帝。游岩廊，億萬歲。

行群官酒，宫縣《和寧之曲》。武舞入，設群官食，奏《四海會同之舞》，三成止：

地平天成，時和歲豐。迓衡弗迷，率惟敉功。受天之祜，四方來荷。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進第三爵，登歌《嘉禾之曲》：

景命赫斯歸吾皇，仁風洋洋被遠荒。琛贄旅庭趨明光，氣和薰蒸爲嘉祥。殊本合穗真異常，庾如坻京歲且穰。猗歟鴻休超前王，播爲聲詩傳無疆。行群官酒、設群官食、群官降階，宫縣并奏《和寧之曲》，皇帝將降御座，奏《泰寧之曲》，并用太蔟宫。

大定十一年十一月，行册禮，皇帝升御座，宫縣《泰寧之曲》：

皇皇穆穆，衮服玉趾。如日之升，如山仰止。九賓在列，媚兹天子。願言無疆，介以繁祉。

册寶入門，奏《天保報上之曲》：

穆穆元聖，天迪子保。相維臣工，以奏丕號。揚于路朝，玉牒神寶。於萬斯年，吾君壽考。

奉册寶官將復班位，奏《歸美揚功之曲》：

皇上德高又明達，盛名遠揚如同天。四方太平且安定，功勞巨大有成就。頌歌高唱流傳廣，手舞足蹈美形象。賞賜酒宴宴群臣，明揚君主禮遇恩。

進第二爵，登歌奏《天子萬年之曲》：

衹有聖明的君王，方能駕馭全天下。登上太平的盛世，飛揚那美好名聲。功高堪與三王比，德厚可與五帝同。悠閑自得處朝堂，祝願萬歲萬萬歲。

行群官酒，宫懸奏《和寧之曲》。武舞入，設群官食，奏《四海會同之舞》，三成止：

萬事安排好妥帖，時代和平歲豐收。欣逢盛世不沉迷，統率天下安撫功。接受上天賜洪福，四方歸順來朝賀。國祚綿綿萬年長，怎無輔佐作屏障。

進第三爵，登歌奏《嘉禾之曲》：

天命赫盛、歸功吾皇，仁德教化、覆被遠荒。進獻珍寶、陳列明光殿之前庭，雲氣祥和、蒸騰熏染呈嘉瑞。不同的植株合結成穗真是異常，穀倉堆積如山高歲歲豐收多又好。盛大洪福超越前代賢王，頌歌傳唱願君萬壽永無疆。行群官酒、設群官食、群官降階，宫懸并奏《和寧之曲》，皇帝將降御座，奏《泰寧之曲》，并用太蔟宫調。

大定十一年十一月，行册禮，皇帝升御座，宫懸奏《泰寧之曲》：

光明美盛又端莊，身穿禮服脚步升。如同旭日東方升，高山仰望纔見頂。衆多官員排列好，愛戴皇帝一個人。祝願萬壽永無疆，賜我福祉大又多。

册寶入門，奏《天保報上之曲》：

端莊美盛聖明君，上天啓迪子民保。請看那些文武官，美好稱號奏上來。玉牒典册并寶璽，聲名傳揚在朝堂。國祚綿綿萬年長，吾皇壽命長又長。

奉册寶官將復班位，奏《歸美揚功之曲》：

功之曲》：

玉册玉寶，尊聖天子。丕揚鴻名，昭受帝祉。閎休對天，其隆孰比。臣下同心，翼戴歸美。

玉册命書并玉璽，尊崇聖明貴天子。偉大名聲來宣揚，接受上帝賜福祉。盛大慶典對天行，隆重儀式誰可比？百官群臣心相同，輔佐擁戴齊頌美。

皇太子升殿賀，奏《同心戴聖之曲》：

大矣我后，徽册膺受。歡趨彤庭，拜手稽首。休明御辰，無疆萬壽。靈貺沓來，天地長久。

皇太子升殿賀，奏《同心戴聖之曲》：

偉大崇高我父王，美好册書應親受。歡欣疾行在皇宫，跪拜之後又叩頭。美好清明好時辰，祝您萬壽永無疆。神靈賜福紛紛來，可與天地共長久。

舉酒，奏《萬壽無疆之曲》：

聖德懋昭，民歸天祐。煌煌金書，典册光受。備樂在庭，八音諧奏。群公奉觴，天子萬壽。

舉酒，奏《萬壽無疆之曲》：

聖明功德好光輝，民心歸順天保祐。金字書就光閃閃，典册之上光閃爍。樂器齊備列在庭，衆樂齊奏音和諧。群臣公卿舉杯慶，祝願天子萬壽長。

進第一爵，登歌《王道昌明之曲》：

明明我皇，道光化溥。百度惟新，禮修樂舉。藻飾太平，爛然可睹。超躋三王，暉映千古。

進第一爵酒，登歌奏《王道昌明之曲》：

明智聰察我父皇，道德光輝普天行。各種制度思革新，禮儀修訂音樂舉。華麗詞藻飾太平，光彩明亮真可觀。功德超越古三王，光輝映照永久遠。

設群官食，奏《和寧之曲》、《功成治定之舞》：

穆穆我君，威折群醜。輝光日新，仁洽九有。容典葳蕤，超前絶後。端拱深嚴，寶册膺受。

設群官食，奏《和寧之曲》、《功成治定之舞》：

端莊恭敬我君王，威嚴折服衆小國。光輝照耀日日新，仁慈潤澤遍九州。容儀典雅又鮮麗，超越前人後絶繼。端坐拱手多莊嚴，寶璽玉册應親受。

第二爵，登歌奏《天子萬年之曲》：

典禮修，惟明后。揚鴻名，燦瓊玖。羅華紳，爲萬壽。歌南山，堅且久。

第二爵，登歌奏《天子萬年之曲》：

典章禮儀修訂，惟我聖明君主。宣揚崇高聲譽，燦如美玉生輝。顯赫貴族排列，祝願皇上萬壽。齊頌壽如南山，堅固而且久長。

行群官酒，奏《和寧之曲》、《四海會同之舞》：

道隆政平，天開有德。萬國和寧，來王來極。昭受鴻名，俯徇列辟。錫飲行觴，歡心各得。

行群官酒，奏《和寧之曲》、《四海會同之舞》：

道德興隆政清平，上天開啓有明德。萬方和順天下寧，朝見天子來朝廷。崇高名聲得宣揚，俯身巡視衆諸侯。賞賜酒宴頻舉杯，歡樂開心各有得。

第三爵，登歌奏《嘉禾之曲》：

第三爵，登歌奏《嘉禾之曲》：

衆瑞畢至昭升平，爰生嘉禾乃合穗。膴膴大田無南東，稼茂如雲成豐歲。既刈既穫百室盈，擊壤歌沸野老聲。陶唐之民玆其比，帝力何有若自遂。

衆多祥瑞齊到來、昭示天下慶升平，吉祥禾苗生出來、一株都能結雙穗。土地肥沃多寬廣、連成一片無南東，莊稼茂盛接雲天、豐收再望好年成。一邊割來一邊收、家家户户皆充盈，田野老人高聲唱、擊壤歌沸頌太平。堯帝百姓逢盛世、如今百姓堪可比，帝王作用有什麽？自然而然便成功。

大定十八年十二月，上“受命寶”，皇帝將升御座，宫縣奏《泰寧之曲》。并大吕宫：

大定十八年十二月，上“受命寶”，皇帝將升御座，宫懸奏《泰寧之曲》。并用大吕宫調：

上帝有赫，懷此明德。畀之神寶，膺鎮萬國。臨軒是膺，登降維則。群臣拜首，年卜萬億。

上帝盛大又顯赫，胸懷完美的大德。給予帝位和寶璽，用來鎮服衆邦國。親臨殿前受寶璽，登殿降階合法則。群臣跪拜又叩頭，願能享國萬億年。

寶入門，奏《天保報上之曲》：

寶入門，奏《天保報上之曲》：

受命大寶，昭答眷佑。珍符明貺，人爲天授。文物具舉，《韶》、《濩》迭奏。群臣上之，天子萬壽。

接受天命登帝位，報答上天眷佑情。珍貴符節神明賜，人力所爲上天授。禮樂典章齊具備，廟堂雅樂輪流奏。群臣上前高聲祝，天子長命享萬壽。

群臣合班，奏《歸美揚功之曲》：

群臣合班，奏《歸美揚功之曲》：

德冒生民，明明元后。端冕臨軒，神寶是受。群工來賀，咸拜稽首。無疆無期，享祚長久。

德澤覆蓋衆百姓，英明偉大我天子。聖主親臨到殿前，傳國寶璽來接受。文武百官齊來賀，全都跪拜又叩首。永無止境永無限，享有帝位永長久。

皇太子升殿、并自侍立位降階，宫縣《稱觴介壽之曲》：

皇太子升殿、并自侍立位降階，宫懸奏《稱觴介壽之曲》：

上儀昭舉，膺時瑞玉。群辟在列，蹌蹌肅肅。衮衣桓圭，歸美稽首。升降惟時，天子萬壽。

隆重禮節來舉行，承受寶璽爲憑證。文武公卿列位站，步伐有節甚恭敬。身穿朝服執桓圭，叩頭至地來稱頌。升降禮儀合時宜，天子長命享萬壽。

舉酒，登歌奏《萬壽無疆之曲》：

舉酒，登歌奏《萬壽無疆之曲》：

上帝眷命，純休玆至。誕膺洪寶，光臨大器。稱觴對揚，嵩嶽萬歲。其寧惟永，無疆卜世。

上帝眷愛賦重命，神賜大福已來到。接受大寶登帝位，大駕光臨受寶器。舉杯祝酒多頌美，中岳嵩高長萬歲。天下太平得永久，傳國世代無止境。

天德二年十月，册立中宫，皇帝將升御座，宫縣奏《乾寧之曲》：降座，同。

天德二年十月，册立中宫，皇帝將升御座，宫懸奏《乾寧之曲》：降座，同。

人道大倫，王化所基。明聖稽

道德規範大原則，君主教化作根基。皇上聖

古，陰教欲施。臨軒發册，備舉彝儀。《麟趾》、《關雎》，宜播聲詩。

明考古道，女子教化要實施。親臨殿前開玉册，常規禮儀全備齊。《麟趾》、《關雎》詩篇在，傳播歌唱真相宜。

册寶入門，奏《昌寧之曲》：出門，同。

羽衛充庭，淑旂徽章。禮儀具舉，涓辰以良。相我内訓，來儀椒房。億萬斯年，邦家之光。

衛隊儀仗滿殿庭，錦綉龍旗風中飄。典禮儀式具舉行，選擇時日要良辰。助我宫中來教訓，鳳凰來到椒房宫。享國萬年萬萬年，國家有幸多榮光。

將受册寶、以册寶入門，宫縣奏《肅寧之曲》：命婦升、降，同。

塗山興夏，《關雎》美周。坤儀之尊，母臨九州。瑶册褘衣，光配凝旒。地久天長，福禄是遒。

娶女塗山興夏朝，《關雎》詩篇美周王。女性儀表多尊貴，國母典範臨天下。美玉册書并祭服，光彩明亮配盛旒。地久天長永不盡，福禄多多聚如山。

后出閤，奏《順寧之曲》：升、降座，同。

天立厥配，任、姒比隆。母儀四海，化行六宫。日月并明，乾坤合德。於萬斯年，作儷宸極。

上天立她配皇帝，太任、太姒可比尊。國母儀範揚天下，教化暢行在後宫。如同日月普天照，衹有天地可比德。國祚綿綿萬年長，配偶帝王地位尊。

受册，奏《坤寧之曲》：

風化之始，由于壼闈。禮文斯備，爰正坤儀。維順以慈，儷聖同德。則百斯男，垂統無極。

風俗教化初開始，一切原由在内宫。禮節儀式具完備，女性儀範乃端正。和順仁慈遵婦道，配偶皇帝有同德。多子多孫王室興，帝位繼承永無邊。

天德四年二月，册皇太子，皇帝將升御座，宫縣奏《乾寧之曲》：皆用夾鐘宫。

大君有爲，先圖本固。涓辰之吉，禮成儲副。文物備陳，聲樂皆具。人心載寧，克昌福祚。

當今皇帝有作爲，首先謀劃立國本。選擇良辰在吉日，册立太子爲儲君。禮樂制度具陳列，樂隊樂器具備齊。人人心中得安寧，國家幸福定昌盛。

册使入門，《昌寧之曲》：

在天成象，焕乎前星。惟聖時憲，典禮以行。一人有慶，萬邦以貞。社稷之福，寖昌寖明。

上天呈現好星象，光明閃閃太子星。聖主法天傳旨意，隆重儀式來舉行。太子一人有喜慶，全國各地認爲正。這是國家有福氣，漸漸興盛呈清明。

皇太子入門，奏《元寧之曲》：出門，同。

出門，同。

皇矣上帝，純佐明聖。篤生元良，日躋德性。册命主器，萬邦以正。龍樓問寢，億年之慶。

大定八年正月，册皇太子，皇帝將升御座，宫縣《洪寧之曲》：并用太蔟宫。

會朝清明，臨軒備禮。天威皇皇，臣工濟濟。於昭元良，膺兹典册。對揚閎休，卜年萬億。

皇太子入門，奏《肅寧之曲》：

光昭前星，惟天垂象。稽古而行，主器以長。曲禮告成，邇遐屬望。國本既隆，繁釐永享。

群臣合班，奏《嘉寧之曲》：

於皇臨軒，禮崇上嗣。維眷之祺，儼方正位。言觀其儀，翔翔濟濟。美歸吾君，太平萬歲。

皇太子復受册位，奏《和寧之曲》：

祖功艱難，經營締構。基牢根深，枝繁葉茂。於昭貽謀，駢休集佑。元良斯貞，吾皇萬壽。

大定二十七年三月，册皇太孫，皇帝將升御座，宫縣《泰寧之曲》：并姑洗宫。

上天叢休，申錫祚胤。孫謀有詒，臨軒體正。煌煌上儀，欣欣衆聽。隆我邦本，無疆惟慶。

皇太孫入門，奏《慶寧之曲》：出門，同。

寶源流光，流光惟遠。孫謀有貽，慶序昭衍。於樂衆望，於皇備

上帝光芒萬丈長，輔佐聖明有道王。得天獨厚是太子，美德操行天天高。册命太子掌祭器，全國認爲很正當。太子宫内去問安，慶賀享國萬萬年。

大定八年正月，册皇太子，皇帝將升御座，宫懸《洪寧之曲》：并用太蔟宫調。

一朝開創新氣象，親臨前殿把禮典。天子威儀多輝煌，文武公卿多又多。太子美名傳天下，接受典册實相當。對答頌揚大吉祥，享國長達萬億年。

皇太子入門，奏《肅寧之曲》：

太子之星光閃亮，上天顯示好徵兆。遵從帝王的旨意，太子如今已長大。典禮儀式已完成，遠近注視心向往。册封太子國本固，無邊洪福長久享。

群臣合班，奏《嘉寧之曲》：

皇上親臨多壯觀，最高禮儀册太子。皇上愛重福氣好，面向全國定正位。看他儀容和姿態，安詳舒適真美好。贊美頌揚歸皇上，天下太平壽萬歲。

皇太子復受册位，奏《和寧之曲》：

祖先創業多艱難，經心營建不平凡。基礎牢固根基深，枝繁葉茂傳至今。子孫後世來發揚，喜樂相連和順助。太子虔誠來祝告，吾皇萬壽萬萬壽。

大定二十七年三月，册皇太孫，皇帝將升御座，宫懸奏《泰寧之曲》：并用姑洗宫調。

上天聚集大吉祥，恩賜福澤及子孫。謀及孫男有贈命，親臨前殿體正端。禮儀隆重又盛大，衆人聽命心喜歡。立國之本得興隆，衷心祝賀慶無邊。

皇太孫入門，奏《慶寧之曲》：出門，同。

祖先福澤傳後世，傳之後世遠久長。謀及太孫有册命，慶典有序廣傳揚。衆望所歸心歡樂，

典。動容周旋，承兹嘉羡。

預備典禮好輝煌。舉止儀容善應酬，接受册封令人羡。

群臣合班，奏《順寧之曲》：

冕旒當寧，徽章備舉。綵仗充庭，金石列簴。濟濟多士，翼翼就序。海潤山暉，傾聽樂府。

群臣合班，奏《順寧之曲》：

皇上接見在當寧，旌旗齊備盡飄揚。五彩儀仗充前庭，金石樂器列木架。衆多官員行列齊，小心翼翼各就位。大海滋潤山增暉，側耳傾聽樂府歌。

皇太孫復受册位，奏《保寧之曲》：

禮之攸聞，丕建世嫡。衆論協從，天心不易。名崇震宫，辭著瑞册。社稷宗廟，無疆夷懌。

皇太孫復受册位，奏《保寧之曲》：

禮儀教化久有聞，建議册命皇太孫。衆人言論都贊同，上天之心不可改。名聲高高太子宫，册命之辭書玉册。國家有幸宗廟幸，愉悦快樂永無邊。

鼓吹導引曲

天眷三年九月，駕幸燕京，《導引》曲：無射宫。

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間，問稼穡艱難。蒼生洗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顔。金戈玉斧臨香火，馳道六龍閑。歌謡到處皆相似，天子壽南山。

天眷三年九月，駕幸燕京，奏《導引》曲：無射宫調。

五年一次去狩獵，皇帝儀仗到民間，詢問種田可艱難。百姓開眼秋光裏，今朝得見天子顔。焚香點火表敬意、儀仗戈斧皆含烟，御道寬廣車駕好悠閑。歌謡到處唱相似，天子長壽比南山。

天德二年三月，袷享迴鑾，《導引》曲：

禮成廟享，御衛拱飛龍，諸道起祥風。太平天子多受福，孝德與天通。鳳簫龍管《韶》音奏，聲在五雲中。粲然文物昭治世，萬億祀無窮。

天德二年三月，袷享回鑾，奏《導引》曲：

宗廟祭祀大禮成，禁衛環繞護駕回，條條道路吉祥風。太平天子多受福，孝敬美德與天通。簫管齊奏《韶》樂美，聲音傳播彩雲中。禮樂典章多鮮明，昭示天下享太平，億萬平民福無窮。

貞元元年三月，駕幸中都，《導引》曲：并姑洗宫。

鑾輿順動，嘉氣滿神京，輦路宿塵清。鈎陳萬旅隨天仗，縹緲轉霓旌。都人望幸傾堯日，鼛抃溢歡聲。臨觀八極辰居正，寰宇慶升平。

貞元元年三月，駕幸中都，《導引》曲：并姑洗宫。

皇上車駕已起動，嘉美之氣滿京城，御道行處塵埃清。後宫萬衆齊簇擁、跟隨儀仗好威風，縹緲轉動旌旗揚，如同彩虹舞長空。都人盼望大駕臨、欽佩盛德頌盛世，歡欣踴躍歌聲揚。觀看極遠八方地，皇帝居位在正中，普天之下慶升平。

采茨曲

新都春色滿，華蓋定全燕。時運千齡協，星辰五緯連。六龍承曉日，丹鳳倚中天。王氣盤山海，皇居億萬年。

新定首都春色滿，皇帝車駕定全燕。時氣運數好，享國有千年，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連。六龍承曉日，丹鳳倚中天。帝王之氣盤山海，帝王宫室萬億年。

貞元三年十一月，祫享迴鑾，《采茨》曲：并用。

慶成迴大駕，仙仗紫雲深。龍衮輝千騎，嵩呼間八音。太平興縟禮，萬國得歡心。孝格迎遐福，穰穰永降臨。

正隆六年六月，駕幸南京，《導引》曲：并林鐘宫。

神宫壯麗，宫殿壓蓬萊，向曉九門開。聖明天子初巡幸，遥駕六龍來。五雲影裏排仙仗，清蹕絶纖埃。都人齊唱升平曲，更進萬年杯。

《采茨》曲：

雙闕層雲表，澄景開清曉。六龍天上來，馳道平如掃。虞巡五載合，夏諺一游同。都人欣豫意，寫入頌聲中。

大定三年十月，祫享迴鑾，《采茨》、《導引》曲：皆應鐘宫。自後親祀，二曲并用。

太宫崇烈考，大禮慶初成。綵仗迴雲步，天階嚴蹕聲。舜官合至孝，周《頌》咏維清。介福應穰簡，歡交萬國情。

《導引》曲：

禮行清廟，華黍薦年豐，聖孝與天通。六龍迴馭千官衛，玉振珮環風。黄麾金輅嚴天仗，非霧鬱葱葱。工歌疊奏升平曲，福禄自來崇。

大定二十七年三月，皇太孫受册，謝廟，《導引》曲：

璇源浚發，衍慶自靈長，聖運日隆昌。震闈顯册遵彝典，基緒焕重光。練時廟見嚴昭報，禮樂粲成章。精誠潛格神明助，福禄永無疆。

貞元三年十一月，祫享回鑾，奏《采茨》曲：并用。

慶典完畢大駕還，彩旗儀仗紫雲長。身上龍袍輝千騎，高呼萬歲奏樂間。太平盛世繁禮興，天下萬國盡歡欣。孝順迎來長遠福，又盛又多永降臨。

正隆六年六月，駕幸南京，奏《導引》曲：并用林鐘宫調。

無比壯麗帝王宫，宫殿巍巍超蓬萊，清早皇宫衆門開。聖明天子初巡視，皇上車駕從遠來。儀仗彩旗影動摇、遠望如同彩雲間，清道戒嚴無塵埃。都人齊唱升平曲，更進美酒、祝君壽萬年。

《采茨》曲：

宫前雙闕聳雲表，澄朗日光破清曉。皇帝車駕京城來，御道平坦如清掃。舜帝巡幸五年同，夏代俗語頌王游。都人歡欣又安適，寫成歌詞唱頌歌。

大定三年十月，祫享回鑾，奏《采茨》、《導引》曲：皆用應鐘宫調。自後親祀，二曲并用。

太廟祭祀尊祖先，盛大典禮慶完成。五彩儀仗回皇宫，御道戒嚴寂無聲。如同舜帝有至孝，周《頌》清廟祭祀詩。神賜洪福大又多，歡喜結交萬國情。

《導引》曲：

清廟舉行祭祀禮，美黍進獻慶豐年，皇上孝心與天通。衆官護衛車駕還，風動環珮振玉聲。黄色旗幟金車駕、天子儀仗好威嚴，氣氛茂盛又濃郁，蒼茫一片不是霧。樂官頌歌重疊奏，曲調有情慶升平，天降福禄高如山。

大定二十七年三月，皇太孫受册，謝廟，奏《導引》曲：

帝王世系源流長，推衍慶幸綿遠長，我朝大運日隆昌。震動宫闈名聲揚，受册遵循常典章，祖先事業焕然一新重放光。選擇吉時到太廟，嚴肅恭敬告神靈，禮樂粲然合成章。精誠深至神明助，賜我福禄永無疆。



金史卷四十一

志第二十二

儀衛(上)

常朝儀衛　内外立仗　常行儀衛　行仗法駕　黄麾仗

金制，天子之儀衛，一曰立仗，二曰行仗。其衛士，曰護衛，曰親軍，曰弩手，曰控鶴，曰傘子，曰長行。立仗則有殿庭内仗、殿庭外仗，凡大禮、大朝會則用之；其朔望常朝，弩手百人分立兩階而已。行仗則有法駕、大駕、黄麾仗，凡行幸及郊廟祀享則用之；其非大禮遠出，則有常行儀衛、宫中導從焉。大抵模仿宋制，錯綜增損而用之。其宿衛則見《兵志》云。

金朝的制度規定，天子的儀仗侍衛，一是立仗，二是行仗。天子的衛士有護衛、有親軍、有弩手、有控鶴、有傘子、有長行。立仗則有殿庭内仗、殿庭外仗，凡是重大的典禮和大朝會就使用它；如果是朔望和日常的朝見，就衹有弩手百人分别排列在兩邊臺階上而已。行仗則有法駕、大駕、黄麾仗，凡是皇帝出行以及郊廟祭獻就使用它們；如果不是重大的典禮和遠出，便衹有常行儀衛、宫中導從。大體模仿宋朝的制度，作些調整增减而使用。金朝的宿衛制度可參見《兵志》。

常朝儀衛

初，國制，凡朔望常朝日，殿下列衛士，簾下置甲兵。正隆元年，海陵去甲兵，惟存錦衣弩手百人，分立兩階。其儀，都副點檢，公服偏帶。常朝則展紫。左右衛將軍，宿直將軍，展紫，金束帶，各執玉、水晶及金飾骨朵。左右親衛，盤裹紫襖，塗金束帶，骨朵，佩兵械。供御弩手、傘子百人，并金花交脚幞頭，塗金銅鈒襯花束帶，骨朵。左右班執儀物内侍二十人，展紫，塗金束帶。

起初，金國制度，凡是朔望和日常朝見日，殿下排列衛士，簾下安排甲士。正隆元年，海陵王取消甲士，衹保留穿錦衣的弩手一百人，分别排列在兩邊臺階上。其儀制是，都、副點檢，穿官服、扎偏帶。日常朝見便穿紫色官服。左右衛將軍，宿直將軍，穿紫色官服，繫金腰帶，每人拿着用玉石、水晶和金子裝飾的骨朵。左右親衛，盤裹頭巾，穿紫襖，繫塗金腰帶，手拿骨朵，佩帶兵器。供奉皇帝調用的弩手、傘子一百人，全是扎金花交脚頭巾，腰繫塗金的銅鈒襯花腰帶，手持骨朵。左右兩班拿儀仗器物的内侍二十人，穿紫色官服，繫塗金腰帶。

朝參日，弩手、傘子直於殿門外，分兩面排立。司辰報時畢，皇帝

朝參日，弩手、傘子在殿門外面值班，分兩面排列站立。掌管時辰的官員報告時間以後，皇

御殿坐，鳴鞭，閤門報班齊。執擎儀物内侍分降殿階，南向立。點檢司起居，弩手、傘子於殿門外北面山呼聲喏，訖，即於殿門外東西相向排立。都點檢以次三員升殿，都點檢在東近南，左副又少南，右副在西，東向對立。左右衛將軍在殿下東西對立。省臣隨班起居畢，左右司侍郎從宰執奏事。殿中侍御史隨班起居畢，東西對立於左右衛將軍之北，少前。修起居注分殿陛，東西對立於殿欄外副階下，以俟。奏事畢，皇帝還閣，侍衛者乃退。

帝在御殿坐下，鳴鞭使人肅静，閤門使報告官班已排列整齊。執舉儀仗器物的内侍分别下到殿堂臺階，面向南方站立。點檢司向皇帝請安，弩手、傘子在殿門外向着北面高聲唱喏，完畢，就在殿門外分成東西兩邊相對排列站立。都點檢以下三位官員上殿，都點檢在東邊靠南，左副都點檢再稍稍靠南，右副都點檢在西邊，向着東面相對站立。左右衛將軍在殿堂下面分東西面對面站立。尚書省官員隨班請安完畢，左右司侍郎隨從宰相執政奏事。殿中侍御史隨班請安完畢，分東、西兩邊面對面站立在左右衛將軍的北邊，稍稍靠前。修起居注的分列殿階，東西兩邊面對面站立在殿堂欄杆外的副階下等待。奏事完畢，皇帝返回殿内旁門，侍衛者纔退下。

内外立仗

凡遇大禮、大朝會，則有内外立仗。熙宗皇統元年正月，上册寶，立仗一千一百八十人。自是以後，至海陵時，俱用三千人。世宗大定七年，上册寶，頗損其數，且以天德、貞元不設車輅，遂并去之。是後，或減至二千，或一千、或八百、或六百人。

凡是遇上重大典禮、大朝會，就有内外立仗。熙宗皇統元年正月，進獻册書寶璽，立仗用了一千一百八十人。從這以後，到海陵王時，都用三千人。世宗大定七年，進獻册書寶璽，稍微減少了人數，并且因爲天德、貞元時不設車輅，於是也一并去掉。這以後，有時減少到二千人，有時減少到一千人，有時減少到八百人，有時減少到六百人。

天德二年，海陵立后，發册勤政殿，設黄麾細仗，用前六部，攝官七十一，擎執六百七十八人。受册泰和殿，用後六部，攝官三十六，擎執三百二十二人。

天德二年，海陵王册立皇后，在勤政殿發布册書，設置黄麾細仗，用前六部，攝官七十一人，舉執儀仗器物六百七十八人。在泰和殿接受册書，用後六部，攝官三十六人，舉執儀仗器物三百二十二人。

大定八年正月，册皇太子於大安殿，用黄麾半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奉表于仁政殿用黄麾細仗一千四百二人。二十七年，册皇太孫，亦如之。

大定八年正月，在大安殿册立皇太子，使用黄麾半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到仁政殿上表祝賀使用黄麾細仗一千四百零二人。二十七年，册立皇太孫，也是使用這樣的儀仗。

大定八年，黄麾半仗，攝官一百七十五人，擎執二千八十一人，編排職掌九人。

大定八年，使用黄麾半仗，攝官一百七十五人，擎執二千零八十一人，編排職掌九人。

殿庭内仗。以中心東西相向一重，并面北旗幟爲中道。左行，自北西向排列。黄麾幡一首，執者三人。碧襴官一，大雉扇二。碧襴官一，中雉扇

殿庭内儀仗。以中心東西相對作爲一層，同時將向着北面的旗幟作爲中路。左邊的行列，從北開始，面向西排列。黄麾幡一面，掌旗的三人。碧襴官一人，大雉扇兩把。碧襴官一人，中雉扇六把。

六。碧襴官一，小雉扇六。碧襴官一，朱團扇六。碧襴官一，睥睨四。碧襴官一，紅大傘一。碧襴官一，紫方傘二。碧襴官一，華蓋一。右行，東向列者，并同。面北，第一行，牙門旗八，共二十四人，分左右，留中道。第二行，監門校尉十二，分左右。第三行，長壽幢一，押旗大將軍一，居中。次東五方龍旗十五，次西五方鳳旗十五。第四行，自內而東，青龍旗五，紅龍旗二十。自內而西，青龍旗五，紅龍旗二十。第五行，同上，又君王萬歲旗一，五人居中。日旗一，五人在左。月旗一，五人在右。第六行，自內而東，天下太平旗、苣紋旗、日月合璧旗、苣紋旗、青龍旗、赤龍旗、河瀆旗、江瀆旗各一，旗五人，排仗通直官一，排仗大將一。未、午、巳、辰、卯、寅旗各一，青天王旗、白天王旗各一。自內而西，祥雲旗、五星連珠旗、祥雲旗、黃龍旗、白龍旗、黑龍旗、淮瀆旗、濟瀆旗各一，旗五人，通直官一，大將一。申、酉、戌、亥、子、丑旗各一，緋天王旗、皂天王旗各一。第七行，自內而東，孔雀旗一，五人。蒼烏旗、兕旗、犛牛旗、驪騆旗、赤熊旗、白狼旗、金鸚鵡旗、馴犀旗、角端旗、鵕鸃旗、騶牙旗、野馬旗、瑞麥旗、甘露旗各一，旗五人。自內而西者同。

碧襴官一人，小雉扇六把。碧襴官一人，大紅團扇六把。碧襴官一人，睥睨四把。碧襴官一人，紅色大傘一把。碧襴官一人，紫色方傘二把。碧襴官一人，華蓋一把。右邊的行列，面向東排列的，全部相同。面向北排列的，第一行，牙門旗八面，共有二十四人，分成左右排列，留出中間通道。第二行，監門校尉十二人，分左右排列。第三行，長壽旗一面，押旗大將軍一人，位於當中。次東五方龍旗十五面，次西五方鳳旗十五面。第四行，從內往東，青龍旗五面，紅龍旗二十面。從內往西，青龍旗五面，紅龍旗二十面。第五行，同第四行，又有君王萬歲旗一面，掌旗的五人位於當中。日旗一面，掌旗的五人在左邊。月旗一面，掌旗的五人在右邊。第六行，從內往東，天下太平旗、苣紋旗、日月合璧旗、苣紋旗、青龍旗、赤龍旗、河瀆旗、江瀆旗各一面，各有五人掌旗，排仗通直官一人，排仗大將一人。未、午、巳、辰、卯、寅旗各一面，青天王旗、白天王旗各一面。從內往西，祥雲旗、五星連珠旗、祥雲旗、黃龍旗、白龍旗、黑龍旗、淮瀆旗、濟瀆旗各一面，各有五人掌旗，通直官一人，大將一人。申、酉、戌、亥、子、丑旗各一面，紅天王旗、黑天王旗各一面。第七行，從內往東，孔雀旗一面，五人掌旗。蒼烏旗、兕旗、牦牛旗、驪騆旗、赤熊旗、白狼旗、金鸚鵡旗、馴犀旗、角端旗、鵕鸃旗、騶牙旗、野馬旗、瑞麥旗、甘露旗各一面，各有五人掌旗。從內往西排列的相同。

外仗。在門外。左邊，西向，自北排列。第一部，第一行，侍御史、大將軍、折衝都尉各一，主帥三。第二行，絳引幡五首十五人，龍頭竿四、弓矢五、揭鼓二、龍頭竿四、儀鍠斧五、龍頭竿四、朱刀盾五、龍頭竿四、緑刀盾五、龍頭竿四、小戟五。第三行，與第一行同。第四行，

殿庭外仗。在門外。左邊，向着西方，從北邊開始排列。第一部，第一行，侍御史、大將軍、折衝都尉各一人，主帥三人。第二行，絳引幡五面十五人掌旗，龍頭竿四個、弓箭五副、揭鼓二面、龍頭竿四根、儀鍠斧五把、龍頭竿四根、朱紅刀盾五副、龍頭竿四根、緑色刀盾五副、龍頭竿四根、小戟五把。第三行，與第一行相同。第四行，與第二行相同。第二部、第三

與第二行同。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以次而南，各爲前後四行，其名數與第一部同，惟無絳引幡。右五部，東向排列，色數皆同。左第五行，從北，每大旗一，均用小紅龍旗二間之。角宿旗一，三人，均用二。亢宿旗一，三人，均用二。氐宿旗一，三人，均用二。房宿旗一，三人，均用二。心宿旗一，三人，均用二。尾宿旗一，三人，均用二。箕宿旗一，三人，均用二。斗宿旗一，三人，均用二。牛宿旗一，三人，均用二。女宿旗一，三人，龍旗并黄排𣞘旗各一。虚宿旗一，三人，紅、黄排𣞘旗二。危宿旗一，三人，紅、紫排𣞘旗二。室宿旗一，三人，黄、紫排𣞘旗二。壁宿旗一，三人，紅、黄排𣞘旗二。重輪旗一，三人，紅、紫排𣞘旗二。左攝提旗一，三人，黄、紫排𣞘旗二。青龍旗一，三人，紅、黄排𣞘旗二。木星旗一，三人，紅、紫排𣞘旗二。火星旗一，三人，黄、紫排𣞘旗二。土星旗一，三人，紅、黄排𣞘旗二。金星旗一，三人，紅、紫排𣞘旗二。水星旗一，三人，吏兵并紫排𣞘旗各一。北岳旗一，三人，吏兵并龍君旗各一。東岳旗一，三人，龍君并黄熊旗各一。中岳旗一，三人，黄熊并赤豹旗各一。西岳旗一，三人，赤豹并力士旗各一。南岳旗一，三人，力士并虎君旗各一。朱雀旗一，三人，虎君并天馬旗各一。右第五行，從北。奎旗一，三人。婁旗一，三人。胃旗一，三人。昴旗一，三人。畢旗一，三人。觜旗一，三人。參旗一，三人。井旗一，三人。鬼旗一，三人。皆均用二旗如前。柳宿旗一，三人，紅龍并黄排𣞘旗各一。星宿旗一，三人，紅、黄排

部、第四部、第五部按照順序往南排列，各排成前後四行，它們的名稱數目都與第一部相同，衹是没有絳引幡。右邊五部，面向東排列，顏色數目全部相同。左邊第五行，從北開始，每一面大旗，都用小紅龍旗二面間隔開。角宿旗一面，三人掌旗，用小紅龍旗二面隔開。亢宿旗一面，三人掌旗，用小紅龍旗二面隔開。氐宿旗一面，三人掌旗，用小紅龍旗二面隔開。房宿旗一面，三人掌旗，用小紅龍旗二面隔開。心宿旗一面，三人掌旗，用小紅龍旗二面隔開。尾宿旗一面，三人掌旗，用小紅龍旗二面隔開。箕宿旗一面，三人掌旗，用小紅龍旗二面隔開。斗宿旗一面，三人掌旗，用小紅龍旗二面隔開。牛宿旗一面，三人掌旗，用小紅龍旗二面隔開。女宿旗一面，三人掌旗，龍旗和黄排𣞘旗各一面。虚宿旗一面，三人掌旗，紅、黄排𣞘旗二面。危宿旗一面，三人掌旗，紅、紫排𣞘旗二面。室宿旗一面，三人掌旗，黄、紫排𣞘旗二面。壁宿旗一面，三人掌旗，紅、黄排𣞘旗二面。重輪旗一面，三人掌旗，紅、紫排𣞘旗二面。左攝提旗一面，三人掌旗，黄、紫排𣞘旗二面。青龍旗一面，三人掌旗，紅、黄排𣞘旗二面。木星旗一面，三人掌旗，紅、紫排𣞘旗二面。火星旗一面，三人掌旗，黄、紫排𣞘旗二面。土星旗一面，三人掌旗，紅、黄排𣞘旗二面。金星旗一面，三人掌旗，紅、紫排𣞘旗二面。水星旗一面，三人掌旗，吏兵旗和紫排𣞘旗各一面。北岳旗一面，三人掌旗，吏兵旗和龍君旗各一面。東岳旗一面，三人掌旗，龍君旗和黄熊旗各一面。中岳旗一面，三人掌旗，黄熊旗和赤豹旗各一面。西岳旗一面，三人掌旗，赤豹旗和力士旗各一面。南岳旗一面，三人掌旗，力士旗和虎君旗各一面。朱雀旗一面，三人掌旗，虎君旗和天馬旗各一面。右邊第五行，從北開始。奎旗一面，三人掌旗。婁旗一面，三人掌旗。胃旗一面，三人掌旗。昴旗一面，三人掌旗。畢旗一面，三人掌旗。觜旗一面，三人掌旗。參旗一面，三人掌旗。井旗一面，三人掌旗。鬼旗一面，三人掌旗。像前面一樣全部都用二面小紅龍旗隔開。柳宿旗一面，三

欄旗二。張宿旗一，三人，紅、紫排欄旗二。翼宿旗一，三人，紫、黄排欄旗二。軫宿旗一，三人，紅、黄排欄旗二。重輪旗一，三人，紅、紫排欄旗二。右攝提旗一，三人，紫、黄排欄旗二。白虎旗一，三人，紅、黄排欄旗二。東方神旗一，三人，紅、紫排欄旗二。南方神旗一，三人，黄、紫排欄旗二。中央神旗一，三人，紅龍排欄旗二。西方神旗一，三人，紅、紫排欄旗二。北方神旗一，三人，力士并紫排欄旗各一。風伯旗一，三人，力士并虎君旗各一。雨師旗一，三人，虎君并黄熊旗二。雷公旗一，三人，黄熊并赤豹旗二。電母旗一，三人，赤豹并吏兵旗二。北斗旗一，三人，吏兵并龍君旗二。玄武旗一，三人，龍君并天馬旗二。三人執一旗者重立，二人各執小旗者亦重立。

人掌旗，紅龍旗和黄排欄旗各一面。星宿旗一面面，三人掌旗，紅、黄排欄旗二面。張宿旗一面，三人掌旗，紅、紫排欄旗二面。翼宿旗一面，三人掌旗，紫、黄排欄旗二面。軫宿旗一面，三人掌旗，紅、黄排欄旗二面。重輪旗一面，三人掌旗，紅、紫排欄旗二面。右攝提旗一面，三人掌旗，紫、黄排欄旗二面。白虎旗一面，三人掌旗，紅、黄排欄旗二面。東方神旗一面，三人掌旗，紅、紫排欄旗二面。南方神旗一面，三人掌旗，黄、紫排欄旗二面。中央神旗一面，三人掌旗，紅龍排欄旗二面。西方神旗一面，三人掌旗，紅、紫排欄旗二面。北方神旗一面，三人掌旗，力士旗和紫排欄旗各一面。風伯旗一面，三人掌旗，力士旗和虎君旗各一面。雨師旗一面，三人掌旗，虎君旗和黄熊旗二面。雷公旗一面，三人掌旗，黄熊旗和赤豹旗二面。電母旗一面，三人掌旗，赤豹旗和吏兵旗二面。北斗旗一面，三人掌旗，吏兵旗和龍君旗二面。玄武旗一面，三人掌旗，龍君旗和天馬旗二面。三人同掌一面旗幟的排成一行站立，二人各掌一面小旗的也排成一行站立。

殿門外仗，亦從北，留中道。飛麟旗、駃騠旗、鸞旗、麟旗、馴象旗各二，共十人，從中分列爲第一重。鷃鶏旗、貔旗、玉馬旗、三角獸旗、黄鹿旗各二，共十人，次外分列爲第二重。其次，第一部都尉三員，第二部至第五部俱二員，爲第三重。又其次五部，各刀盾二十，爲第四重。又其次五部，各弓矢二十，爲第五重。左右同。

殿門外儀仗，也從北邊開始排列起，留出中間通道。飛麟旗、駃騠旗、鸞旗、麟旗、馴象旗各二面，總共十人掌旗，從中央分開排列爲第一層。鷃鶏旗、貔旗、玉馬旗、三角獸旗、黄鹿旗各二面，總共十人掌旗，挨着第一層的外面分别排列爲第二層。其次，第一部都尉是三人，第二部到第五部都尉都是二人，成爲第三層。再其次五部，各部刀盾手二十人，成爲第四層。再其次五部，各部弓矢手二十人，成爲第五層。左右兩邊相同。

黄麾細仗，攝官八十八人，擎執一千三百五人，編排職掌九人。

黄麾細仗，攝官八十八人，擎執一千三百零五人，編排職掌九人。

内仗，中道左一行，自北西向排列。黄麾幡一首，執者三人。大雉扇六、中雉扇六、小雉扇六、朱團扇六、睥睨四、紅大傘一、紫方傘二、華蓋一，凡傘扇之上皆有碧欄官一。右行東向，排次同。面北第一行，長

殿庭内儀仗，道路的中央左邊一行，從北開始面向西排列。黄麾幡一面，執旗者三人。大雉扇六把、中雉扇六把、小雉扇六把、朱團扇六把、睥睨四把、紅色大傘一把、紫色方傘二把、華蓋一把，凡是傘扇的前面都有碧欄官一人。右邊一行面向東，排列次序與左邊相同。面向北方

壽幢一，居中。牙門旗八，共二十四人，分左右。第二行，君王萬歲旗五人，居中。日旗五人，監門校尉五人，在左。月旗五人，監門校尉五人，在右。第三行，五方龍旗十五在左，五方鳳旗十五在右。第四行，紅龍旗三十四，第五行，紅龍旗三十四，皆分左右。第六行，自内而東，太平、苣紋、合壁、苣紋、赤龍、青龍旗各一，旗五人，通直一人，大將一人。未、午、巳、辰、卯、寅旗各一，青天王旗、白天王旗各一。自内而西，祥雲、連珠、祥雲、黄龍、白龍、黑龍旗各一，旗五人，通直一人，大將一人。申、酉、戌、亥、子、丑旗各一，緋天王旗、皂天王旗各一。第七行，自内而東，河瀆、江瀆、兕、赤熊、馴犀、角端、鵕鸃、網子旗各一，旗五人。自内而西，淮瀆、濟瀆、兕、赤熊、馴犀、角端、鵕鸃、網子旗各一，旗五人。

的第一行，長壽幢一面，位於中間。牙門旗八面，一共二十四人，分成左右兩邊。第二行，君王萬歲旗五人掌旗，位於中間。日旗五人掌旗，監門校尉五人，在左邊。月旗五人掌旗，監門校尉五人，在右邊。第三行，五方龍旗十五面在左邊，五方鳳旗十五面在右邊。第四行，紅龍旗三十四面，第五行，紅龍旗三十四面，都分成左右兩邊。第六行，從裏往東，太平、苣紋、合壁、苣紋、赤龍、青龍旗各一面，每面掌旗各五人，通直官一人，大將一人。未、午、巳、辰、卯、寅旗各一面，青天王旗、白天王旗各一面。從裏往西，祥雲、連珠、祥雲、黄龍、白龍、黑龍旗各一面，每面掌旗各五人，通直官一人，大將一人。申、酉、戌、亥、子、丑旗各一面，緋天王旗、皂天王旗各一面。第七行，從裏往東，河瀆、江瀆、兕、赤熊、馴犀、角端、鵕鸃、網子旗各一面，每面掌旗各五人。從裏往西，淮瀆、濟瀆、兕、赤熊、馴犀、角端、鵕鸃、網子旗各一面，每面掌旗各五人。

外仗，左邊西向，自北排列，第一行，五部，侍御史、大將軍、折衝都尉各一，主帥各二。第二行，第一部，絳引幡五首，十五人。龍頭竿四、弓矢五、揭鼓二、儀鍠斧五，龍頭竿四、弓矢五、朱刀盾五、緑刀盾五，龍頭竿四、儀鍠斧五、朱刀盾五、緑刀盾五，龍頭竿四、小戟五，龍頭竿四、小戟五。第二部至五部無絳引幡，餘色并同，以次相接而南。右五部東向，亦如之。左第三行，從北，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旗各一，旗三人。次重輪、左攝提、青龍旗各一，木、火、土、金、水星旗各一，北、東、中、南、西岳旗各一，旗三人。次紫排欄四、黄排欄四、紅排欄四、吏兵旗二、天馬旗一。右第

殿庭外儀仗，左邊面向西，從北面起排列，第一行，五部，侍御史、大將軍、折衝都尉各一人，主帥各二人。第二行，第一部，絳引幡五面，掌旗十五人。龍頭竿四根、弓矢五副、揭鼓二個、儀鍠斧五把，龍頭竿四根、弓矢五副、紅色刀盾五副、緑色刀盾五副，龍頭竿四根、儀鍠斧五把、紅色刀盾五副、緑色刀盾五副，龍頭竿四根、小戟五把，龍頭竿四根、小戟五把。第二部到第五部没有絳引幡，其餘的器物和顏色與第一部相同，依次相接往南排列。右邊五部面向東方，同左邊五部一樣。左邊第三行，從北邊排列起，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旗各一面，每面掌旗各三人。接着是重輪、左攝提、青龍旗各一面，木、火、土、金、水星旗各一面，北、東、中、南、西岳旗各一面，每面掌旗各三人。接着是紫排欄四面、黄排欄四面、紅排欄四面、吏兵旗二面、天馬旗一面。右邊第三行，從北面排列起，奎、

三行，從北，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旗各一，旗三人。次重輪、右攝提、白虎旗各一，東、南、中、西、北方神旗各一，風伯、雨師、雷公、電母、北斗旗各一，旗三人。次紫排欄四、黄排欄四、紅排欄四、吏兵旗二、天馬旗一。

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旗各一面，每面掌旗各三人。接着是重輪、右攝提、白虎旗各一面，東、南、中、西、北方神旗各一面，風伯、雨師、雷公、電母、北斗旗各一面，掌旗各三人。接着是紫排欄四面、黄排欄四面、紅排欄四面、吏兵旗二面、天馬旗一面。

行仗

天子非祀享巡幸遠出，則用常行儀衛。弩手二百人、軍使五人，控鶴二百人、首領四人，俱服紅地藏根牡丹錦襖、金鳳花交脚幞頭、塗金銀束帶，控鶴或皂帽碧襖，各執金鍍銀蒜瓣骨朵。長行四百人，拳脚幞頭、紅錦四褛襖、塗金束帶，二人紫衫前導，無執物，餘執列糸骨朵七十八、瓜八十八、鐙三十四，在控鶴前，金吾仗八十、金花大劍六十俱垂紅絨結子、儀鍠斧五十八，在控鶴後。其常朝御殿、郊廟臨幸，凡步輦出入則有近侍導從，執金鍍銀骨朵者二人，左右扇十人，拂子四人，香盒二人，香球二人，節二人，幢二人，盂一人，唾壺一人，净巾一人，鍦鑼一人，水罐一人，交椅一人，斧一人，皇帝出閣則分立閣門之外，導引至殿，皇帝升座則降階以俟，入閣然後放仗。

天子不是參加祭享或者巡視遠出，就使用常行儀衛。弩手二百人、軍使五人，控鶴二百人、首領四人，全部穿着紅底藏根牡丹錦襖、扎金鳳花交脚頭巾、扎塗金的銀腰帶，控鶴有的人戴黑帽穿碧襖，各自握着銀質鍍金的蒜瓣骨朵。長行四百人，扎拳脚頭巾、穿紅錦四褛襖、扎塗金的腰帶，二名穿紫衫的前導，没有拿器物，其餘的執列糸骨朵七十八人、執瓜八十八人、執鐙三十四人，在控鶴前面，金吾仗八十人、執懸垂紅絨結子的金花大劍六十人、執儀鍠斧五十八人，在控鶴後面。凡常朝日上殿、親臨郊廟祭祀，凡是坐轎進出就有近侍導引跟隨，執鍍金的銀骨朵二人，左右兩邊拿扇的十人，執拂子四人，捧香盒二人，拿香球二人，持節二人，持幢二人，捧盂一人，拿唾壺一人，拿净巾一人，拿鍦鑼一人，拿水罐一人，拿交椅一人，執斧一人，以上近侍在皇帝出閣門時就排列在閣門的外面，導引皇帝到殿，皇帝升座時就下到殿階上等候，皇帝進閣門後纔解散儀仗。

法駕

天眷三年，熙宗幸燕，始備法駕，凡用士卒萬四千五十六人，攝官在外。海陵遷都于燕，用黄麾仗萬三百四十八人。天德二年祀廟，用黄麾四千人。世宗即位，凡行幸、祀享并用三千人，間亦不滿其數。大定十一年前，祀南郊、朝享太廟及至郊壇，用大駕七千人，此其大較也。

天眷三年，熙宗巡行燕，開始用完備的法駕，總共使用士卒一萬四千零五十六人，攝官除外。海陵王遷都到燕，使用黄麾仗一萬零三百四十八人。天德二年到宗廟祭祀，使用黄麾仗四千人。世宗即位後，凡是出外巡視和親臨祭獻都用三千人，間或也有不足此數的。大定十一年前，南郊祭祀、在太廟祭獻以及到郊祭壇，使用大駕七千人，這就是大致的情況。

天眷法駕人數。攝官六百九十九人：將軍、大將軍四十三人，折衝、

天眷法駕人數。攝官六百九十九人：將軍、大將軍四十三人，折衝、果毅一百二十六人，校

果毅一百二十六人，校尉五十六人，郎將三十四人，帥兵官二百四十六人，統軍六人，都頭六人，千牛一人，旅帥二人，部轄指揮使二人，押纛二人，押衙四人，四色官四人，押旗二人，引駕官四人，進馬四人，押仗通直二人，押仗大將二人，碧襴一十六人，長史二人，鼓吹令二人，鼓吹丞二人，典事五人，太史令一人，太史正一人，司丞一人，府牧一人，刻漏生四人，縣令一人，御史大夫一人，僚佐一十人，進輅職掌二人，夾輅將軍二人，陪輅將軍二人，教馬官二人，四省局官八人，導駕官四十八人，抱駕頭官一人，執扇筤一人，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二人，供奉職官二人，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押仗二人，殿中侍御史二十四人。

諸班直隊二千九百四十五人：鈞容直三百六人，人員六，長行三百。執旗一百三十六人，引駕六十二人，人員二，長行六十。駕頭天武官一十二人，執從物茶酒班一十一人，御龍直仗劍六人，天武把行門八人，殿前班擎鞭一十人，御龍直四十人，人員二，長行三十八。骨朵直一百三十四人，部押二人，殿前班行門三十五人，捧日馬隊七百人，奉宸步隊七百人，天武骨朵大劍三百一十人，人員一十，長行三百。東第四班三十一人，人員一，長行三十。扇筤天武二十人，捧日隊從領人員一十七人，簇輦茶酒班三十一人，人員一，長行三十。鈞容直三十一人，人員一，長行三十。招箭班三十三人，人員三，長行三十。天武約襴三百一十人。人員一十，長行三百。

車輅下駕士六百三十八人：玉輅下一百四十人，控馬踏路四，駕士一百二十八，挾輅八。金輅下六十四人，控

尉五十六人，郎將三十四人，帥兵官二百四十六人，統軍六人，都頭六人，千牛一人，旅帥二人，部轄指揮使二人，押纛二人，押衙四人，四色官四人，押旗二人，引駕官四人，進馬四人，押仗通直二人，押仗大將二人，碧襴官十六人，長史二人，鼓吹令二人，鼓吹丞二人，典事五人，太史令一人，太史正一人，司丞一人，府牧一人，刻漏生四人，縣令一人，御史大夫一人，僚佐十人，進輅職掌二人，夾輅將軍二人，陪輅將軍二人，教馬官二人，四省局官八人，導駕官四十八人，抱駕頭官一人，執扇筤一人，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二人，供奉職官二人，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押仗二人，殿中侍御史二十四人。

各班直隊二千九百四十五人：鈞容直三百零六人，官員六人，長行三百人。掌旗一百三十六人，引駕六十二人，官員二人，長行六十人。駕頭天武官十二人，拿隨從器物茶酒班十一人，御龍直仗劍六人，天武把行門八人，殿前班擎鞭十人，御龍直四十人，官員二人，長行三十八人。骨朵直一百三十四人，部押二人，殿前班行門三十五人，捧日馬隊七百人，奉宸步隊七百人，天武骨朵大劍三百一十人，官員十人，長行三百人。東邊第四班三十一人，官員一人，長行三十人。扇筤天武二十人，捧日隊從領官員十七人，聚集在皇帝車子周圍的茶酒班三十一人，官員一人，長行三十人。鈞容直三十一人，官員一人，長行三十人。招箭班三十三人，官員三人，長行三十人。天武約襴三百一十人。官員十人，長行三百人。

車輅的駕士六百三十八人：皇帝乘坐的玉輅的駕士一百四十人，控馬踏路四人，駕士一百二十八人，挾輅八人。皇后乘坐的金輅的駕士六十四人，

馬踏路四，駕士六十。象輅下駕士四十人，革輅、木輅、耕根車駕士同上，革車二，共五十人，指南、記里車各三十人，輅車、鸞旗、皮軒車各十八人，黄鉞、豹尾車各十五人，屬車八，共八十人。

控馬踏路四人，駕士六十人。象輅的駕士四十人，革輅、木輅、耕根車的駕士人數同象輅一樣，革車二輛，共五十人，指南車、記里車各三十人，輅車、鸞旗車、皮軒車各十八人，黄鉞車、豹尾車各十五人，屬車八輛，共八十人。

輦輿下六百八十五人：小輿一，長行二十四人，逍遥一，共三十五人，什將節級九，長行二十六。平輦下四十二人，什將節級九，人員七，長行二十六。腰輿共一十九人，人員一，什將虞候二，長行一十六。大輦下三百七十一人，掌輦人員四，什將十二，長行三百五十五，分五番。芳亭輦一，長行六十人，御馬三十二，共百三十四人。控馬，天武官六十四。挾馬，騎御馬直長行六十四人。騎御馬直人員三，天武節級三人。押馬六人，象二十三人。

輦輿下有六百八十五人：小輿一乘，長行二十四人，逍遥車一輛，共三十五人，什將節級九人，長行二十六人。平輦下有四十二人，什將節級九人，官員七人，長行二十六人。腰輿共十九人，官員一人，什將虞候二人，長行十六人。大輦下有三百七十一人，掌輦官員四人，什將十二人，長行三百五十五人，分成五班輪流更替。芳亭輦一輛，長行六十人，御馬三十二匹，共有一百三十四人。控馬，天武官六十四人。挾馬，騎御馬直長行六十四人。騎御馬直官員三人，天武節級三人。押馬六人，象車二十三人。

擎執人、舁士共八千七百七十一人。

鼓吹樂工九百九十四人。

馬六千七十八匹。

舉執儀仗器物的人、抬器具的兵士共八千七百七十一人。

鼓吹樂工九百九十四人。

馬六千零七十八匹。

黄麾仗

天德五年，海陵遷都于燕，用黄麾仗一萬八百二十三人，攝官在內。騎三千九百六十九，分八節。

天德五年，海陵王遷都到燕京，使用黄麾仗一萬零八百二十三人，攝官包括在內。騎兵三千九百六十九人，分爲八節。

第一節。中道，象二十三人。節級二人，銅鑼，七寶，碖石、銀鈎各一，鐵鈎二，小旗十五，并服花脚幞頭、青錦絡縫緋襖衫、金鍍銀雙鹿束帶。

第一節。在道路的中央，象車二十三人。節級二人，銅鑼，七寶，碖石、銀鈎各一人，鐵鈎二人，小旗十五人，都是扎花脚頭巾、穿青錦絡縫大紅襖衫、鍍金銀質雙鹿腰帶。

第一引，七十二人：清道一，武弁、緋雲鶴袍、袴、革帶，執黑漆杖。幰弩一，赤平巾幘、緋辟邪衫、革帶、赤袴。誕馬二，控四人，赤平巾幘、緋綉寶相花衫、銀革帶，纓轡凉屜二副。軺車一，赤馬二，駕士十八人，武弁、緋綉雉大袖衫、白袴。馬，纓轡凉屜、銅面、包尾。縣令一員，朝服，坐軺車。僚佐四員，并朝服。控馬八人，錦帽、絡縫紫衫、大珮、銀帶。紫方傘一，黄抹額、

第一隊導引，七十二人：清道一人，戴武冠、穿大紅雲鶴袍、套褲、繫革帶，握黑漆杖。幰弩一人，扎紅色平頂頭巾、穿大紅辟邪衫、繫革帶、穿紅套褲。没有加鞍駕車的散馬二匹，控馭馬匹者四人，扎紅色平頂頭巾、穿大紅色刺綉寶相花衫、繫飾銀革帶，纓轡凉屜二副。軺車一輛，紅馬二匹，駕士十八人，戴武冠、穿大紅綉雉大袖衫、白色套褲。馬，纓轡凉屜、銅製面具、包尾。縣令一人，官服，坐軺車。同僚的官佐屬吏四人，都穿官服。控馭馬匹者八人，戴錦帽、穿絡縫紫衫、佩大玉石、繫飾銀腰帶。

寶相花衫、銀帶、大口袴。朱團扇一，曲蓋一，緋抹額、寶相花衫、革帶、袴。青衣二，青平巾、青衫、袴、革帶，執青竹杖。車輻棒二，赤平巾、緋白澤衫、革帶、赤袴。告止幡二，執者六人，緋抹額、寶相花衫、革帶、袴。傳教幡一，信幡一，各三人，并黄抹額、寶相花衫、革帶、大口袴。小戟十六。服同上。

紫色方傘一人，繫黄色束額巾、穿寶相花衫、扎飾銀腰帶、穿大脚套褲。朱紅色團扇一人，曲蓋一人，繫大紅色束額巾、穿寶相花衫、扎革帶、穿套褲。婢女二人，繫黑色普通包頭巾、穿黑衫、套褲、扎革帶，握黑色竹杖。掌車輻棒二人，扎紅色普通包頭巾、穿大紅色白澤衫、繫革帶、穿紅色套褲。告止幡二面，執幡的六人，扎大紅束額巾、穿寶相花衫、繫革帶、穿套褲。傳教幡一面，信幡一面，各三人執幡，都是繫黄色束額巾、穿寶相花衫、扎革帶、穿大脚套褲。執小戟者十六人。服裝與前面相同。

第二引，二百六十四人：清道二，𢥞弩一，誕馬四，控八人，服并如前。掆鼓一，金鉦一，平巾幘、緋鸞衫、抹帶、袴、錦螣蛇。大鼓六，黄雷花衫、袴、抹額、抹帶。節一，幢一，麾一，夾稍二，角四，儀刀十，并平巾幘、緋綉寶相花衫、銀革帶、大口袴。革車一，赤馬四，駕士二十五人，武弁、獬豸大袖、勒帛，馬飾如前。府牧一員，朝服坐車。僚佐四員，控馬八人，服并如前。鐃鼓一，簫二，笳二，笛一，篳篥一，并平幘、緋寶相花衫、銀褐抹帶。大横吹一，緋苣紋袍、袴、抹額、抹帶。青衣四，車輻棒四，紫方傘一，朱團扇四，曲蓋一，告止幡二，六人，傳教幡二，六人，信幡二，六人，小戟四十，服并如前。刀盾三十六，銀褐抹額、寶相花衫、銀革帶、袴。弓矢三十六，錦帽、青寶相花衫、銀革帶、袴。稍三十六。錦帽、紫寶相花袍、革帶、袴。

第二隊導引，二百六十四人：清道二人，𢥞弩一人，没有加鞍駕車的散馬四匹，控馭馬匹者八人，服飾都與第一隊導引相同。掆鼓一人，金鉦一人，繫普通包頭巾、穿大紅色鸞衫、扎抹帶、穿套褲、錦螣蛇。大鼓六人，穿黄雷花衫、套褲、繫束額巾、抹帶。持節一人，掌旗一人，掌麾旗一人，拿長矛二人，拿號角四人，握儀仗刀十人，都扎普通包頭巾、穿大紅色刺綉寶相花衫、繫飾銀革帶、穿大脚套褲。革車一輛，赤馬四匹，駕士二十五人，戴武冠、穿綉有獬豸的大袖衣、扎絲織腰帶，馬的裝飾物同前面一樣。府牧一人，穿官服坐車。同僚的官佐屬吏四人，控馭馬匹者八人，服飾同前面一樣。鐃鼓一人，簫二人，笳二人，笛一人，篳篥一人，都扎普通包頭巾、穿大紅寶相花衫、繫銀褐色抹帶。大横吹一人，穿大紅色苣紋袍、套褲、繫束額巾、抹帶。婢女四人，車輻棒四人，紫色方傘一人，朱團方扇四人，曲蓋一人，告止幡二面，握幡六人，傳教幡二面，執幡六人，信幡二面，執幡六人，握小戟四十人，服飾都同前面一樣。拿刀盾的三十六人，繫銀褐色束額巾、穿寶相花衫、繫飾銀革帶、穿套褲。拿弓矢者三十六人，戴錦帽、穿藍色寶相花衫、扎飾銀革帶、穿套褲。握長矛三十六人。戴錦帽、穿紫色寶相花袍、扎革帶、穿套褲。

朱雀旗隊三十四人：折衝都尉三人，平巾幘、紫辟邪衫、革帶、大口袴、錦螣蛇、横刀弓矢。𢣷稍二，平巾幘、緋綉寶相花衫、革帶、袴。朱雀旗一，五人，緋抹額、寶相花衫、革帶、大口袴、横刀，引夾人加弓矢。弩六，弓矢六，稍十二。并平巾、緋寶相花衫、横刀、革

朱雀旗隊三十四人：折衝都尉三人，繫普通包頭巾、穿紫色辟邪衫、扎革帶、穿大脚套褲、錦螣蛇、横握刀佩弓矢。握𢣷稍二人，繫普通包頭巾、穿大紅色刺綉寶相花衫、扎革帶、穿套褲。朱雀旗一面，掌旗五人，繫大紅色束額巾、穿寶相花衫、扎革帶、穿大脚套褲、横握刀，五人之中引領的人加弓矢。持弩者六人，帶弓矢者六人，握長矛者十二人。

帶、袴。

龍旗隊七十一人：大將軍一人，朝服。引旗四人，黄抹額、寶相花衫、革帶、大口袴。旗十二，風伯旗一、雨師旗一、雷公旗一、電母旗一、北斗旗一、五星旗五、左右攝提旗二，執、夾共六十人，皆五色寶相花衫、抹額、革帶、袴、横刀，引夾人加弓矢，後凡執旗者并同。副竿二，錦帽、黄寶相花衫、革帶、袴。護旗四人。加黄抹額、弓矢。

太僕三車八十一人：指南車，駕士三十人，武弁、緋絁綉孔雀大袖、銀褐帶、袴。記里鼓車，駕士三十人，獬豸大袖。鸞旗車，駕士十八人，瑞鷹大袖。駕車赤馬十二，執黑杖者三人。

外仗。牙門旗隊二十八人：分左右。白澤旗二，執夾各五人，緑具裝冠、人馬甲、錦臂韝、横刀，引夾加弓矢。金吾牙門旗第一門，牙門旗四，執夾十二人，青寶相花衫、抹額、革帶、大口袴、横刀，引夾人加弓矢。監門校尉六人。長脚幞頭、緋抹額、獅子裲襠、銀帶、横刀、弓矢、烏皮靴，後隊同。

前部馬隊，第一隊七十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錦帽、緋辟邪袍、袴、革帶、横刀、弓矢。角宿、亢宿、斗宿、牛宿旗四，旗各五人，并五色寶相花衫、抹額、革帶、横刀，引夾加弓矢。弩六，弓矢十四，并錦帽、青寶相花衫、革帶、袴。矟二十八。緋色衫，餘同上。

第二隊七十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白澤衫。氐宿、女宿、房宿、虚宿旗四，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如前。

都是繫普通包頭巾、穿紅色寶相花衫、横握刀、繫革帶、穿套褲。

龍旗隊七十一人：大將軍一人，穿官服。導引旗手四人，繫黄色束額巾、穿寶相花衫、繫革帶、穿大脚套褲。旗十二面，風伯旗一面、雨師旗一面、雷公旗一面、電母旗一面、北斗旗一面、五星旗五面、左攝提旗一面、右攝提旗一面，掌旗、護旗者共六十人，都穿五色寶相花衫、繫束額巾、扎革帶、穿套褲、横握刀，導引的人加弓矢，後面凡是掌旗的人都與此相同。執副竿者二人，戴錦帽、穿黄色寶相花衫、扎革帶、穿套褲。護旗四人。增加繫黄色束額巾、佩弓矢。

太僕三車八十一人：指南車，駕車兵士三十人，戴武冠、穿紅色綉孔雀大袖衫、扎銀褐色腰帶、穿套褲。記里鼓車，駕車兵士三十人，穿獬豸大袖衫。鸞旗車，駕車兵士十八人，穿瑞鷹大袖衫。駕車赤馬十二匹，握黑色手杖者三人。

外層儀仗。牙門旗隊二十八人：分爲左右。白澤旗二面，掌旗護旗各五人，都穿緑衣、戴緑冠、穿背心、錦臂套、横握刀，導引護旗人加佩弓矢。金吾牙門旗第一門，牙門旗四面，掌旗護旗者十二人，穿藍色寶相花衫、繫束額巾、扎革帶、穿大脚套褲、横握刀，導引夾旗人加弓矢。監門校尉六人。繫長脚頭巾、大紅色束額巾、穿獅子背心、扎飾銀腰帶、横握刀、佩弓矢、穿烏皮靴，後面隊列的服飾與此相同。

前部馬隊，第一隊七十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戴錦帽、穿大紅色辟邪衫、套褲、扎革帶、横握刀、佩弓矢。角宿旗、亢宿旗、斗宿旗、牛宿旗四面，每旗各五人掌旗，都穿五色寶相花衫、繫束額巾、扎革帶、横握刀，導引護旗人加弓矢。握弩者六人，帶弓矢者十四人，都戴錦帽、穿藍色寶相花衫、扎革帶、穿套褲。握長矛者二十八人。穿大紅色衣衫，其餘服飾同前面一樣。

第二隊七十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穿白澤衫。氐宿旗、女宿旗、房宿旗、虚宿旗四面，每旗各五人掌旗，握弩者六人，持弓矢者十四人，持長矛者二十八人。服飾、所持器物與前面相同。

第三隊七十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心宿、危宿、尾宿、室宿旗四，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如前。

第三隊七十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心宿旗、危宿旗、尾宿旗、室宿旗四面，每旗五人掌旗，握弩者六人，持弓矢者十四人，握長矛者二十八人。服飾、所持器物同前面一樣。

第二節。中道，金吾引駕騎二十人：折衝都尉二人，平巾幘、緋辟邪衫、革帶、袴、横刀、弓矢。弩六，弓矢六，矟六。并平巾幘、緋寶相花裲襠、革帶、袴。

第二節。道路中間，金吾導引駕騎二十人：折衝都尉二人，繫普通包頭巾、穿紅色辟邪衫、扎革帶、穿套褲、横握刀、帶弓矢。持弩者六人，持弓矢者六人，持長矛者六人。都繫普通包頭巾、穿大紅色寶相花背心、扎革帶、穿套褲。

前部鼓吹五百四十七人：鼓吹令二人，長脚幞頭、緑公服、角帶、絲鞭、烏皮靴。府史四人，長脚幞頭、緑寬衫、角帶、黄絹半臂、烏靴。部轄指揮使一人，平巾幘、紫寶相花衫、革帶、錦縢蛇。主帥四十八人，分五項，平巾幘、緋鸞衫、革帶、袴、執儀刀。㭊鼓、金鉦各十二，平巾幘、緋鸞衫、銀褐抹帶、錦縢蛇。大鼓、長鳴各百二十，黄雷花衫、抹額、抹帶。鐃鼓十二，緋苣紋衫、抹額、抹帶。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服如鉦鼓，無縢蛇。大横吹百二十。服如鐃鼓。

前部鼓吹五百四十七人：鼓吹令二人，扎長脚頭巾、穿緑官服、用角裝飾腰帶、握絲織皮鞭、脚穿烏皮靴。府史四人，扎長脚頭巾、穿緑色寬鬆衫、用角裝飾腰帶、戴黄絹短臂套、脚穿烏皮靴。部轄指揮使一人，繫普通包頭巾、穿紫色寶相花衫、扎革帶、錦縢蛇。主帥四十八人，分五項，繫普通包頭巾、穿深紅色鸞衫、扎革帶、穿套褲、握儀仗刀。㭊鼓、金鉦各十二人，繫普通包頭巾、穿深紅色鸞衫、扎銀褐色抹帶、錦縢蛇。大鼓、長鳴各一百二十人，穿黄色雷花衫、繫束額巾、扎抹帶。鐃鼓十二人，穿深紅色苣紋衫、繫束額巾、抹帶。唱歌二十四人，拱辰管二十四人，吹簫二十四人，吹笳二十四人，服飾與鉦鼓的相同，没有錦縢蛇。大横吹一百二十人。服飾同鐃鼓的一樣。

外仗。馬部第四隊六十人：分左右。折衝都尉二人，緋麟衫。箕宿、壁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并如前隊。

外層儀仗。馬部第四隊六十人：分爲左右。折衝都尉二人，穿深紅色麟衫。箕宿旗、壁宿旗各一面，掌旗各五人，弩手六人，弓矢手十四人，長矛手二十八人。服飾和所執器物都同前面隊列相同。

第五隊六十人：折衝都尉二人，奎宿、井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并如前隊。

第五隊六十人：折衝都尉二人，奎宿旗、井宿旗各一面，掌旗各五人，弩手六人，弓矢手十四人，拿長矛者二十八人。服飾和所執器物同前面一樣。

第六隊六十人：折衝都尉二人，緋瑞鷹袍。婁宿、鬼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并如前隊。

第六隊六十人：折衝都尉二人，穿深紅色瑞鷹袍。婁宿旗、鬼宿旗各一面，掌旗各五人，弩手六人，弓矢手十四人，長矛手二十八人。服飾、所執器物同前面一樣。

第七隊六十人：折衝都尉二人，胃宿、柳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并如前隊。

第七隊六十人：折衝都尉二人，胃宿旗、柳宿旗各一面，掌旗各五人，帶弩弓者六人，持弓矢者十四人，握長矛者二十八人。服飾、所執器物同前面一樣。

第八隊六十人：折衝都尉二人，昴宿、星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并如前隊。

第九隊六十人：折衝都尉二人，赤豹袍。畢宿、張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同前。

第十隊七十人：折衝都尉二人，瑞馬袍。觜宿、翼宿、參宿、軫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執如前。

步甲隊，第一、第二兩隊百一十人：領軍衛將軍二人，平巾幘、紫白澤袍、袴、帶、錦螣蛇、横刀、弓矢。犦矟四，平巾幘、緋寶相花袍、大口袴。折衝都尉四人，服如將軍。鶡鷄旗二，貔旗二，旗各五人，朱牟甲弓矢四十，朱牟甲刀盾四十。兜牟、甲身、披膊、錦臂韝、行縢、鞋襪、勒甲、革帶。

第三節。中道，前部鼓吹第二，五百二十三人：侍御在外。節鼓二，笛二十四，簫二十四，篳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篳篥二十四，黑平巾幘、緋對鸞衫、銀褐勒帛、大口袴。主帥二十六人，分四項，革帶、執儀刀，服如上，無勒帛。掆鼓、金鉦各十二，黑平巾幘、緋綉對鸞衫、銀褐勒帛、大口袴、錦螣蛇。小鼓百二十，中鳴百二十，黄雷花袍、袴、抹額、抹帶。羽葆鼓十二，青苣紋袍、抹額、抹帶。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服如前色。侍御史二員，朝服。黄麾幡一，三人。武弁、緋寶相花衫、銀褐勒帛、大口袴，執者馬、𥿄者步。

外仗。步甲，第三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紫瑞馬袍。玉馬旗二，旗五人，青牟甲弓矢四十。

第八隊六十人：折衝都尉二人，昴宿旗、星宿旗各一面，每旗各五人掌旗，持弩弓者六人，持弓矢者十四人，握長矛者二十八人。服飾和所執器物同前面一樣。

第九隊六十人：折衝都尉二人，穿紅色豹袍。畢宿旗、張宿旗各一面，各五人掌旗，持弩弓者六人，持弓矢者十四人，握長矛者二十八人。服飾、所執器物同前面一樣。

第十隊七十人：折衝都尉二人，穿瑞馬袍。觜宿旗、翼宿旗、參宿旗、軫宿旗各一面，每面各五人掌旗，持弩弓者六人，持弓矢者十四人，握長矛者二十八人。服飾、所執器物同前面一樣。

披甲步行隊，第一、第二兩隊一百一十人：領軍衛將軍二人，繫普通包頭巾、穿紫色白澤袍、套褲、扎腰帶、錦螣蛇、横握刀、帶弓矢。拿犦形長矛者四人，繫普通包頭巾、穿大紅色寶相花袍、大脚套褲。折衝都尉四人，服飾同領軍衛將軍一樣。鶡鷄旗二面，貔旗二面，每面掌旗各五人，戴紅色頭盔披甲持弓矢者四十人，戴紅色頭盔披甲拿刀盾者四十人。戴頭盔、披甲、披膊、戴錦臂套、裹綁腿、穿鞋襪、勒甲、扎革帶。

第三節。道路中間，前部鼓吹第二隊，五百二十三人：侍御除外。節鼓二人，吹笛二十四人，吹簫二十四人，吹篳篥二十四人，吹笳二十四人，吹桃皮篳篥二十四人，繫黑色普通包頭巾、穿大紅色對鸞衫、扎銀褐色絲織腰帶、穿大脚套褲。主帥二十六人，分四項，衣服同前面一樣，没有絲織腰帶、扎革帶、握儀仗刀。掆鼓、金鉦各十二人，繫黑色普通包頭巾、穿紅色綉花對鸞衫、扎銀褐色絲織腰帶、穿大脚套褲、錦螣蛇。小鼓一百二十人，中鳴一百二十人，穿黄色雷花袍、套褲、繫束額巾、抹帶。羽葆鼓十二人，穿藍色苣紋袍、繫束額巾、抹帶。歌者二十四人，吹拱辰管二十四人，吹簫二十四人，吹笳二十四人，服飾顔色同前面一樣。侍御史官員二人，穿官服。黄麾幡一面，掌旗三人。戴武冠、穿紅色寶相花衫、扎銀褐色絲織腰帶、穿大脚套褲，掌旗者騎馬、𥿄者步行。

外層儀仗。披甲步行，第三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穿紫色瑞馬袍。玉馬旗二面，掌旗各五人，戴黑色頭盔披甲持弓矢者四十人。

服、執并同前隊。

第四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瑞鷹袍。三角獸旗二，旗五人，青牟甲刀盾四十。

第五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白澤袍。黄鹿旗二，旗五人，黑牟甲弓矢四十。

第六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服同。飛麟旗二，旗五人，黑牟甲刀盾四十。

第七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赤豹袍。駃騠旗二，旗五人，銀褐牟甲弓矢四十。

第八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服同。鸞旗二，旗五人，銀褐牟甲刀盾四十。

第九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瑞鷹袍。麟旗二，旗五人，黄牟甲弓矢四十。

第十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馴象旗二，旗五人，黄牟甲刀盾四十。服、執如前。

金吾牙門旗第二門，牙門旗四，執夾十二人，監門校尉六人。服、執同第一門。左右屯衛將軍二人，平巾幘、紫飛麟袍、大口袴、錦幐蛇、革帶、横刀、弓矢。絳引幡二十，執者六十人，武弁、緋綉寶相花衫、銀褐勒帛、大口袴。共八十人。

第四節。中道，六軍儀仗二百五十二人：統軍六人，花脚幞頭、紫綉抹額、孔雀袍、革帶、横刀、鞠鞬、器仗、珂馬。都頭六人，長脚幞頭、紫寶相花大袖、革帶、横刀。神武軍旗二、羽林軍旗二、龍武軍旗二，旗各五人，執人錦帽，引夾人貼金帽。排欄旗四十八、吏兵旗四、力士旗四、赤豹旗四、黄熊旗四、龍君旗四、虎君旗四、掩尾天馬旗六，旗一人，錦帽、五色寶相花

服飾、所執器物同前面隊列的相同。

第四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穿瑞鷹袍。三角獸旗二面，掌旗各五人，戴藍色頭盔披甲拿刀盾者四十人。

第五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穿白澤袍。黄鹿旗二面，掌旗各五人，戴黑色頭盔披甲拿弓矢者四十人。

第六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服飾同前面一樣。飛麟旗二面，掌旗各五人，戴黑色頭盔披甲拿刀盾者四十人。

第七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穿紅色豹袍。駃騠旗二面，掌旗各五人，戴銀褐色頭盔披甲持弓矢者四十人。

第八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服飾與前隊相同。鸞旗二面，掌旗各五人，戴銀褐色頭盔披甲握刀盾者四十人。

第九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穿瑞鷹袍。麟旗二面，掌旗各五人，戴黄色頭盔披甲持弓矢者四十人。

第十隊五十二人：折衝、果毅都尉二人，馴象旗二面，掌旗各五人，戴黄色頭盔披甲持刀盾者四十人。服飾、所執器物同前面一樣。

金吾牙門旗第二門，牙門旗四面，掌旗夾旗十二人，監門校尉六人。服飾、所執器物與第一門相同。左屯衛將軍一人，右屯衛將軍一人，繫普通包頭巾、穿紫色飛麟袍、大脚套褲、錦幐蛇、扎革帶、横握刀、拿弓矢。絳引幡二十面，掌旗六十人，戴武冠、穿大紅刺綉寶相花衫、扎銀褐色絲織腰帶、穿大脚套褲。總共八十人。

第四節。道路的中間，六軍儀仗二百五十二人：統軍六人，繫花脚頭巾、扎紫色綉花束額巾、穿孔雀袍、扎革帶、横握刀、鞠鞬、器仗、珂馬。都頭六人，繫長脚頭巾、穿紫色寶相花大袖衫、扎革帶、横握刀。神武軍旗二面、羽林軍旗二面、龍武軍旗二面，每面各五人掌旗，掌旗者戴錦帽，導引和護旗者戴貼金帽。排欄旗四十八面、吏兵旗四面、力士旗四面、赤豹旗四面、黄熊旗四面、龍君旗四面、虎君旗四面、掩尾天馬旗六面，每面旗各一人掌旗，戴錦帽、穿五色寶相花衫、扎革帶、錦臂

衫、革帶、錦臂韝。白榦槍九十，交脚幞頭、五色寶相花衫、抹額、革帶、汗袴。柯舒二十四，鐙杖十八。并貼金帽、五色寶相花衫、革帶。

引駕龍墀旗隊六十五人：排仗通直二人，排仗大將二人，并長脚幞頭、紫公服、紅鞓帶、絲鞭、烏皮靴。天王旗四、十二辰旗各一，旗一人，并錦帽、五色寶相花衫、革帶、臂韝。天下太平旗一、五方龍旗五，旗五人，執人錦帽，引夾人貼金帽，服并如上，横刀、弓矢。君王萬歲旗一、日月旗各一，旗五人。執人錦帽，引夾人貼金帽，服、執已見前例。

御馬六十六人：馬十六匹，匹四人，控馬三十二人，貼金帽、紫寶相花衫、革帶。夾馬三十二人，皂帽、青錦襖、塗金銅束帶。廣武節級一人，錦帽，執黑杖，服同控馬。管押騎御馬直人員一人。皂帽、紅錦襖、塗金銅束帶。

中道隊三十二人：大將軍一人，朝服、絲鞭。日月合璧旗一、苣紋旗二、五星連珠旗一、祥雲旗二，旗各五人。服、執見前例。長壽幢一。平巾幘、緋寶相花衫、革帶、大口袴。

金吾細仗一百人：青龍旗一、白虎旗一、五岳神旗五、五方神旗五，旗各四人，并四色寶相花衫、青黄銀褐皂抹額、抹帶、横刀，引夾如前。押旗二人，長脚幞頭、紫公服、紅鞓角帶、烏皮靴。五方龍旗各三、五方鳳旗各三，旗一人，并五色衫、抹額、革帶、横刀。四瀆旗四，旗五人。并皂寶相花衫、抹額、革帶、横刀，引夾如前。

外仗。黄麾前第一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朝服。左右屯衛大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平巾幘、紫飛麟袍、革帶、大口袴、錦螣蛇、

套。拿白榦槍九十人，繫交脚頭巾、穿五色寶相花衫、繫束額巾、扎革帶、穿貼身套褲。握斧柄二十四人，握鐙杖十八人。都戴金帽、穿五色寶相花衫、繫革帶。

導引皇帝車駕的龍墀旗隊六十五人：排仗通直官二人，排仗大將二人，都扎長脚頭巾、穿紫色公服、扎紅色皮帶、握絲鞭、穿烏皮靴。天王旗四面、十二辰旗各一面，每面各一人掌旗，戴相同的錦帽、穿五色寶相花衫、扎革帶、戴臂套。天下太平旗一面、五方龍旗五面，每面各五人護旗掌旗，掌旗者戴錦帽，導引護旗者戴金帽，服飾與前面相同，横握刀、拿弓矢。君王萬歲旗一面、日月旗各一面，每面護旗掌旗五人。掌旗者戴錦帽，導引護旗者戴貼金帽，服飾、所執器物與前面相同。

御馬六十六人：馬十六匹，每匹四人駕馭，駕馬者三十二人，戴金帽、穿紫色寶相花衫、扎革帶。駕馬者兩邊護衛三十二人，戴黑帽、穿藍色錦襖、扎塗金的銅腰帶。廣武節級一人，戴錦帽，握黑杖，服飾與駕馬者相同。管押旗御馬直官員一人。戴黑帽、穿紅錦襖、扎塗金的銅腰帶。

中道隊共三十二人：大將軍一人，穿官服、握絲織鞭子。日月合璧旗一面、苣紋旗二面、五星連珠旗一面、祥雲旗二面，每面各五人護旗掌旗。服飾、所執器物與前隊一樣。長壽旗一面一人掌旗。繫平頂頭巾、穿大紅色寶相花衫、扎革帶、穿大脚套褲。

金吾細仗一百人：青龍旗一面、白虎旗一面、五岳神旗五面、五方神旗五面，每面旗各四人護旗掌旗，都穿四色寶相花衫、繫青黄銀褐皂抹額、抹帶、横握刀，導引護旗者服飾同前面的相同。押旗二人，繫長脚頭巾、穿紫色官服、扎紅皮飾角腰帶、脚穿烏皮靴。五方龍旗各三面、五方鳳旗各三面，每面各一人掌旗，都穿五色衫、繫束額巾、扎革帶、横握刀。江淮河濟旗四面，每旗五人護旗掌旗。都穿黑色寶相花衫、繫束額巾、扎革帶、横握刀，導引護旗者服飾與前面相同。

外層儀仗。黄麾仗前第一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穿官服。左右屯衛大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繫平頂頭巾、穿紫色飛麟袍、扎革帶、穿大脚套褲、錦螣蛇、横握刀、帶弓矢。主帥二

横刀、弓矢。主帥二十人，平巾幘、緋寶相花衫、革帶、袴、儀刀。龍頭竿一百，掲鼓六，儀鍠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縢絡刀盾二十，矟二十，緑縢絡刀盾二十。并青寶相花衫、抹額、抹帶、行縢、鞋襪。

第二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左右領軍衛大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紫綉白澤袍。主帥二十人，龍頭竿一百，掲鼓六，儀鍠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縢絡刀盾二十，矟二十，緑縢絡刀盾二十。服并緋。

第三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左右屯衛大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紫瑞鷹袍。主帥二十人，龍頭竿一百，掲鼓六，儀鍠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縢絡刀盾二十，矟二十，緑縢絡刀盾二十。服并黄，餘同上部。

第五節。中道，八寶香案共三百人：轝士九十六人，平巾幘、緋寶相花衫、大口袴、塗金銀束帶。燭籠三十二，大珮銀腰帶，服同輿士。行馬十六，服同燭籠。碧襴官十六人，弓脚幞頭、碧襴衫、塗金銅束帶、烏皮靴，後四人執長刀。符寶郎八人，長脚幞頭、緑公服、角帶、槐簡、步導。援寶三十二人，人員二人，武弁、紫寶相花衫、革帶、執黑漆杖。長行三十人，緋寶相花衫、執黑漆杖。香案八，轝士三十二人，服同燭籠、行馬。案後金吾仗六，方傘二，大雉扇四，服并同碧襴官。金吾仗十二人，四色官四人，長脚幞頭、緑公服、大口袴、金銅腰帶，前二人執槐簡，後二人執金銅儀刀。押仗二人，長脚幞頭、紫公服、紅鞓帶、烏皮靴。金甲二人，披膊、兜牟、鉞斧、錦臂鞲、勒甲絲。進馬四人。平巾幘、紫犀牛裲襠、革帶、袴、刀、矢弓。

十人，繫平頂頭巾、穿深紅色寶相花衫、扎革帶、穿套褲、握儀仗刀。龍頭竿一百人，揭鼓六人，拿儀鍠斧二十人，拿小戟二十人，拿弓矢者四十人，拿朱縢絡刀盾二十人，持長矛者二十人，拿緑藤絡刀盾者二十人。都穿藍色寶相花衫、繫束額巾、抹帶、扎綁腿、穿鞋襪。

第二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左右領軍衛大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穿紫色綉花白澤袍。主帥二十人，龍頭竿一百人，揭鼓六人，拿儀鍠斧二十人，握小戟二十人，拿弓矢者四十人，拿朱藤絡刀盾者二十人，持長矛者二十人，拿緑藤絡刀盾者二十人。都穿大紅色服裝。

第三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左右屯衛大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穿紫色瑞鷹袍。主帥二十人，龍頭竿一百人，揭鼓六人，拿儀鍠斧二十人，握小戟二十人，拿弓矢四十人，拿朱藤絡刀盾二十人，持長矛二十人，拿緑藤絡刀盾二十人。都穿黄色服裝，其餘服飾與前部相同。

第五節。道路中間，八寶香案共三百人：抬八寶香案的轝士九十六人，繫平頂頭巾、穿大紅色寶相花衫、穿大脚套褲、扎塗金飾銀腰帶。拿燭籠的三十二人，扎大玉石飾銀腰帶，衣服同輿士一樣。拿阻攔路人通行的木架的十六人，服飾與拿燭籠的相同。碧襴官十六人，繫彎脚頭巾、穿碧襴衫、扎塗金的銅腰帶、穿烏皮靴，後面四人拿長刀。符寶郎八人，繫長脚頭巾、穿緑官服、扎用角裝飾的腰帶、拿槐簡、步行導引。援寶三十二人，官員二人，戴武冠、穿紫色寶相花衫、扎革帶、握黑漆杖。長行三十人，穿大紅色寶相花衫、握黑漆杖。香案八個，抬香案的轝士三十二人，服飾同拿燭籠、木架的一樣。香案後面跟金吾仗六人，撑方傘二人，拿大雉扇四人，服飾都與碧襴官相同。金吾仗十二人，四色官四人，繫長脚頭巾、穿緑色官服、大脚套褲、扎塗金銅腰帶，前面二人拿槐簡，後面二人握金銅儀仗刀。押仗二人，繫長脚頭巾、穿紫色官服、扎紅皮帶、穿烏皮靴。金甲二人，披膊、戴頭盔、拿鉞斧、戴錦臂套、勒甲絲。進馬四人。繫平頂頭巾、穿紫色犀牛背心、扎革帶、穿套褲、拿刀和弓矢。

金吾引駕四十九人：千牛將軍一人，千牛十人，郎將二人，并緋綉抹額、紫犀牛裲襠、革帶、大口袴、横刀、弓矢、珂馬，將軍平巾幘、無抹額，千牛郎將花脚幞頭，餘同。長史二人、長脚幞頭、緑公服、金銅腰帶、袴、烏皮靴。引駕官四人。長脚幞頭、紫公服、紅鞓帶、烏皮靴。

中雉扇十二，大傘二，小雉扇四，華蓋二，香蹬一座，八人，火燎一，二人。武弁、緋寶相花大袖、革帶、大口袴。

腰輿人員、什將三人，皂帽、紅錦襖、塗金銀束帶。人員執杖。長行十六人，拳脚幞頭、紅錦四褛襖、塗金銀腰帶。排列官二人，長脚幞頭、紫公服、紅鞓帶、烏皮靴。小輿二十四人，白鞓銀束帶，服同長行人。逍遥輦人員、什將共十六人，皂帽、塗金銀束帶、紅錦方勝練鵲。人員執黑漆杖。長行二十六人，紅地白獅錦襖、塗金銀帶、冠同。平輦人員、什將十六人，皂帽、紅錦團襖、塗金銀帶。輿輦共一百三人。

諸班開道旗隊一百七十七人：開道旗一，鐵甲、兜牟、紅背子、劍、緋馬甲。皂纛旗十二，旗一人，黑漆鐵笠、皂皮人馬甲。引駕六十二人，皂帽、紅錦團襖、紅背子、鐵人馬甲、箭、兵械、骨朵。輔龍直一百二人。皂帽、紅背子、骨朵、鐵人馬甲。

外仗。黄麾前第四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左右武衛大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主帥二十人，龍頭竿一百，揭鼓六，儀鍠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縢絡刀盾二十，矟二十，緑縢絡刀盾二十。黄寶相花衫，餘并如前第一部。

第五部二百七十二人。除左右驍衛大將軍與都尉服赤豹袍，龍竿以下服銀褐花衫，餘名色并如前第二部。

導引皇帝車駕的金吾仗四十九人：千牛將軍一人，千牛十人，郎將二人，都繫大紅色束額巾、穿紫色犀牛皮背心、扎革帶、穿大脚套褲、横握刀、帶弓矢、頭上用叫作珂馬的玉石做裝飾，千牛將軍繫平頂頭巾、没有束額巾，千牛和郎將繫花脚頭巾，其餘的服飾全部相同。長史二人、繫長脚頭巾、穿緑官服、扎塗金銅腰帶、穿套褲、穿烏皮靴。導引車駕的官員四人。繫長脚頭巾、穿紫色官服、扎紅皮帶、穿烏皮靴。

拿中雉扇十二人，拿大傘二人，拿小雉扇四人，打華蓋二人，香蹬一座，八人，火燎一把，二人。戴武冠、穿大紅色寶相花大袖衫、扎革帶、穿大脚套褲。

腰輿官員、什將三人，戴黑帽、穿紅錦襖、扎塗金銀腰帶。官員握手杖。長行十六人，繫拳脚頭巾、穿紅錦四褛襖、扎塗金銀腰帶。排列官二人，扎長脚頭巾、穿紫色官服、扎紅皮帶、脚穿烏皮靴。小輿二十四人，扎白皮銀腰帶，服飾與長行相同。逍遥輦官員、什將共十六人，戴黑帽、扎塗金銀腰帶、穿紅錦方勝練鵲。官員握黑漆杖。長行二十六人，穿紅底白獅錦襖、扎塗金銀腰帶、冠同前面的一樣。平輦官員、什將十六人，戴黑帽、穿紅錦團襖、扎塗金銀腰帶。輿和輦共一百零三人。

各班開道旗隊一百七十七人：開道旗一面，掌旗一人，披鐵鎧甲、帶頭盔、穿紅裏衣、握劍、馬的護身甲用大紅色。黑纛旗十二面，每面掌旗一人。戴黑漆鐵笠、人和馬披黑皮甲。導引車駕六十二人，戴黑帽、穿紅錦團襖、穿紅裏衣、人馬披鐵甲、帶箭、兵械、骨朵。輔龍直旗一百零二人。戴黑帽、穿紅裏衣、拿骨朵、人馬披鐵甲。

外層儀仗。黄麾仗前第四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左右武衛大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主帥二十人，龍頭竿一百人，揭鼓六人，儀鍠斧二十人，小戟二十人，弓矢四十人，拿紅藤絡刀盾二十人，長矛二十人，拿緑藤絡刀盾二十人。穿黄色寶相花衫，其餘的服飾與前面第一部相同。

第五部二百七十二人。除左右驍衛大將軍和都尉穿赤豹袍外，龍頭竿以下的人都穿銀褐色花衫，其餘的服飾和所執器物名稱顏色都同前面第二部一樣。

第六部二百七十二人。除將軍、都尉服瑞馬袍，龍竿以下服皂花衫，餘名色并如前第三部。

第六節。中道，門旗隊一百二十三人：騎執門旗四十，五方色龍旗十，步執紅龍門旗六十，纛旗一，簇輦紅龍旗八，日月旗二，麟旗一，鳳旗一，旗皆一人。并鐵甲、兜牟、紅錦襖、紅背子，馬執者惟紅背子，步執門旗仍帶劍。

金輅，皇太后乘之，公主侍坐，故在玉輅之前。駕士九十四人，赤平巾幘、緋綉對鳳大袖、緋抹額、赤袴、鞋襪。擎鞭内侍十人，皂帽、紅錦襖、塗金銀束帶。駕頭下，御床也。抱駕頭内侍一人，長脚幞頭、紫羅公服、塗金銀束帶。控馬二人，錦帽、錦絡縫寬衫、銀大珮腰帶。廣武官十二人，錦帽、白鞓銀束帶、襖。茶酒班執從物十一人，水罐二、香球二、唾盂一、厮羅一、手巾一、御椅三人、踏床一，皂帽、碧錦團襖、紅錦背子、塗金銀束帶。共百三十人。

拱聖直，人員二人，長行三十八人。真珠頭巾、紅錦四褛襖、塗金銀束帶。

導駕官四十二人，朝服。從人八十四，錦帽、紫絡縫寬衫、大珮銀腰帶。仗劍六人，皂帽、紅錦團襖、紅錦背子、鐵甲、弓矢、器械。廣武把行門八人，殿班把行門三十五人。服并如仗劍。

玉輅，帝后同乘，太子陪坐。駕士百二十八人，服如金輅，惟用青色。千牛將軍一人，具裝，執長刀於輅右。左右點檢二人，披金甲。夾輅大將軍二人，陪輅將軍二人，并朝服。進輅職掌二人，長脚幞頭、紫寬衫、塗金銀腰帶。教馬官二人，長脚幞頭、緋抹額、紫寶相花衫、塗金銀腰帶。部押二人，皂帽、鐵甲、紅錦襖、執骨朵。挾輅八

第六部二百七十二人。除將軍和都尉穿瑞馬袍外，龍頭竿以下的人都穿黑色花衫，其餘的服飾和所執器物名稱顔色都同前面第三部相同。

第六節。道路的中間，門旗隊一百二十三人：騎馬握門旗四十人，五方色龍旗掌旗十人，步行掌紅龍門旗六十人，纛旗一面，聚集在輦周圍的紅龍旗八面，日月旗二面，麟旗一面，鳳旗一面，每面掌旗一人。都是披鐵甲、戴頭盔、穿紅錦襖、紅裹衣，騎馬掌門旗的人衹穿紅裹衣，步行掌門旗人仍然要帶劍。

金輅，皇太后乘坐，公主陪坐，因此走在玉輅的前面。駕車的兵士九十四人，繫紅色平頂頭巾、穿大紅色綉雙鳳大袖衫、繫大紅色束額巾、穿紅套褲、鞋襪。擎鞭内侍十人，戴黑帽、穿紅錦襖、扎塗金銀腰帶。駕頭下，駕頭就是作儀仗用的皇帝御座。抱駕頭内侍一人，繫長脚頭巾、穿紫羅官服、扎塗金銀腰帶。控馬二人，戴錦帽、穿錦絡縫寬衫、扎用大玉石裝飾的銀腰帶。廣武官十二人，戴錦帽、扎白皮銀腰帶、穿襖。茶酒班拿隨從器物的十一人：水罐二人、香球二人、唾盂一人、拿厮羅銅盥具一人、手巾一人、拿御椅三人、踏脚凳一人，都戴黑帽、穿青緑色錦團襖、穿紅錦裹衣、扎塗金銀腰帶。共一百三十人。

拱聖直，官員二人，長行三十八人。繫珍珠頭巾、穿紅錦四褛襖、扎塗金銀腰帶。

導引車駕官員四十二人，穿官服。隨從八十四人，戴錦帽、穿紫色絡縫寬衫、扎用大玉石裝飾的銀腰帶。拿劍六人，戴黑帽、穿紅錦團襖、穿紅錦裹衣、披鐵甲、帶弓矢、拿器械。廣武把行門八人，殿班把行門三十五人。服飾與仗劍的相同。

玉輅，皇帝皇后一同乘坐，太子陪坐。駕車士兵一百二十八人，服飾與金輅的駕車兵士相同，衹是用青色。千牛將軍一人，披全副鎧甲，在玉輅右邊握長刀。左點檢一人，右點檢一人，披金甲。夾輅大將軍二人，陪輅將軍二人，都穿官服。進輅職掌二人，繫長脚頭巾、穿紫色寬衫、扎塗金銀腰帶。馴馬官二人，繫長脚頭巾、大紅色束額巾、穿紫色寶相花衫、扎塗金銀腰帶。部押二人，戴黑帽、披鐵甲、穿紅錦襖、握骨朵。玉輅左右侍從八人，控踏路馬

人，控踏路馬四人，馬二匹，銅面、包尾、凉屜，人服如駕士。共一百五十三人。

龍翔馬隊二十隊，六百二十人，分左右，每隊人員三人，皂帽、鐵甲、紅錦襖、紅背子、弓矢、劍、骨朵、甲馬。殿侍二十八人。鐵甲、紅錦背子、弓矢、器械、甲馬。

東第五班，金槍六隊，每隊旗三人、槍二十五人，內二十人佩弓矢。共一百六十八人。并裹鐵兜牟、金槍。銀槍六隊，每隊旗三人、槍二十五人，內二十人佩弓矢。共一百六十八人。并裹鐵笠，銀槍。

東第四班，二隊，每隊旗三人、弩二十五人，共五十六人。鐵笠、兜牟。

神勇步隊七百人：分左右作四重，每重人員十，皂帽、紅錦團襖、弓矢、器械、骨朵。長行六百六十人，并鐵兜牟、甲。內拱聖骨朵直一百六十四人，拱聖槍直一百六十四人，內執子旗者二人，餘執槍。拱聖弓箭直一百六十六人，弓矢、器械、執骨朵。拱聖弩直一百六十六人。挾弩、鞠鞾。

廣武骨朵大劍三百一十人：指揮使五人，紅錦襖、紅背子。都頭五人，紅襖、紅背子、并皂帽、塗金腰帶、骨朵。長行三百人。內一百人簇四金雕錦帽、紫孔雀寬襖、白韃銀束帶、骨朵，二百人金鍍銀花朱紅笠、緋對鳳寬襖、銀帶、執銀花大劍。導駕官四十二員，從者八十四人。服已見前。

外仗。青龍白虎隊五十二人：果毅都尉二人，青龍旗一、白虎旗一，旗五人，弩六人，弓矢十四，矟二十。服已見前。

第七節。中道，駕後輔龍直樂三十一人：拍板一，篳篥十五，笛十四，人員一人。長行三十人，樂器自備，

四人，馬二匹，戴銅製面具、包尾、凉屜、控馬人的服飾同駕車的一樣。總共一百五十三人。

龍翔馬隊二十隊，六百二十人，分爲左右，每隊官員三人，戴黑帽、披鐵甲、穿紅錦襖、紅裹衣、帶弓矢、挎劍、握骨朵、騎戰馬。殿中侍御史二十八人。披鐵甲、穿紅錦裹衣、帶弓矢、拿器械、騎戰馬。

東邊第五班，拿金槍的六隊，每隊掌旗三人、槍手二十五人，其中有二十個人佩挂弓矢。共一百六十八人。都戴鐵盔、握金槍。拿銀槍的六隊，每隊掌旗三人、拿銀槍二十五人，其中有二十人帶弓矢。共一百六十八人。都戴鐵笠帽，手握銀槍。

東邊第四班，二隊，每隊掌旗三人、拿弩的二十五人，共五十六人。戴鐵笠、頭盔。

神勇步行隊七百人：分爲左右排成四層，每層官員十人，戴黑帽、穿紅錦團襖、帶弓矢、拿器械、握骨朵。長行六百六十人，都戴鐵盔、披鎧甲。內拱聖骨朵直一百六十四人，拱聖槍直一百六十四人，其中拿子旗的二人，其餘的人拿槍。拱聖弓箭直一百六十六人，帶弓矢、器械、握骨朵。拱聖弩直一百六十六人。挾弩、鞠鞾。

廣武骨朵大劍三百一十人：指揮使五人，穿紅錦襖、紅裹衣。都頭五人，穿紅襖、紅裹衣、都戴黑帽、扎塗金腰帶、握骨朵。長行三百人。其中有一百人戴四團金雕錦帽、穿紫色孔雀寬襖、扎白皮銀腰帶、握骨朵，其餘的二百人戴鍍金的銀花大紅笠帽、穿大紅色雙鳳寬襖、扎銀腰帶、握銀花大劍。導引車駕的官員四十二人，隨從八十四人。服飾同前面一樣。

外層儀仗。青龍白虎隊五十二人：果毅都尉二人，青龍旗一面、白虎旗一面，掌旗各五人，拿弩弓者六人，拿弓矢者十四人，拿長矛者二十人。服飾同前面一樣。

第七節。道路的中間，車駕後面是輔龍直樂隊三十一人：拍板一人，篳篥十五人，笛十四人，官員一人。長行三十人，樂器自備，都戴黑帽、

并皂帽、紅錦襖、塗金束帶，并馬。人員執骨朵。

扇筤二十五人：執筤官一人，控馬二人，服并如前例。紅龍扇二，長脚幞頭、紫公服、塗金銀束帶。廣武二十人。錦帽、綉寬襖、白鞓銀束帶、紫對鳳十領、緋對鳳十領。

七寶輦舉士四十二人：什將、人員十六人，皂帽、紅錦團襖。長行二十六人。盤裹幞頭、紅錦四褛襖、塗金束帶。

持鈒隊五十人：旅帥二人，服如都尉。重輪旗二，旗五人，服同前例。紅羅大傘二，大雉扇八，小雉扇八，紅羅綉華蓋一，武弁、緋寶相花衫、革帶、袴、錦螣蛇。朱團扇八，黄寶相花衫。真武幢一，皂寶相花衫。睥睨八，緋寶相花大袖。麾一，幢一。紫寶相花衫、銀褐抹帶。

後部鼓吹三百三十七人：鼓吹丞二人，典士四人，部轄指揮使一人，主帥十八人，金鉦、掆鼓各三，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節鼓二，鐃鼓十二，歌十六，簫二十四，笳二十四，小横吹一百二十。青苣紋袍、抹額、抹帶，餘并與前同。

金吾牙門旗第三門，牙門旗四，旗三人，監門校尉六人。服、執同第一門。

黄麾後第一部二百七十二人，第二部二百七十二人，第三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衛大將軍、折衝都尉、龍頭竿以下名色，并如前三部。

第八節。中道，後部鼓吹第二，百二十人：笛二十四，簫二十四，篳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篳篥二十四。服并如前。

屬車八，牛二十四，駕士八十

穿紅錦襖、扎塗金腰帶，都騎馬。官員握骨朵。

拿扇筤的二十五人：拿筤的官員一人，控馬二人，服飾與前面相同。拿紅龍扇二人，繫長脚頭巾、穿紫色官服、扎塗金銀腰帶。廣武二十人。戴錦帽、穿刺綉寬襖、扎白皮銀腰帶、穿紫色雙鳳十領衫和大紅色雙鳳十領衫。

抬七寶輦的舉士四十二人：什將、官員十六人，戴黑帽、穿紅錦團襖。長行二十六人。纏繞頭巾、穿紅錦四褛襖、扎塗金腰帶。

執短矛隊五十人：旅帥二人，服飾與都尉相同。雙輪旗二面，每面掌旗五人，服飾與前面相同。打紅羅大傘的二人，拿大雉扇的八人，小雉扇的八人，撑綉紅羅華蓋一人，戴武冠、穿紅色寶相花衫、扎革帶、穿套褲、束錦螣蛇帶。拿紅團扇的八人，穿黄色寶相花衫。真武旗一人掌旗，穿黑寶相花衫。拿睥睨八人，穿深紅色寶相花大袖衫。執指揮旗一人，幢一人。穿紫色寶相花衫、繫銀褐色抹帶。

後部鼓吹三百三十七人：鼓吹丞二人，典士四人，部轄指揮使一人，主帥十八人，金鉦、掆鼓各三人，羽葆鼓十二人，歌手二十四人，拱辰管二十四人，簫二十四人，笳二十四人，節鼓二人，鐃鼓十二人，歌手十六人，簫二十四人，笳二十四人，小横吹一百二十人。穿青色苣紋袍、繫束額巾、抹帶，其餘的服飾與前面相同。

金吾牙門旗第三門，牙門旗四面，每面掌旗各三人，監門校尉六人。服飾、所執器物與第一門相同。

黄麾仗後面第一部二百七十二人，第二部二百七十二人，第三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衛大將軍、折衝都尉、龍頭竿以下器物的名稱和顏色，都同前面第三部相同。

第八節。道路中間，後部鼓吹第二隊，一百二十人：吹笛二十四人，吹簫二十四人，吹篳篥二十四人，吹笳二十四人，吹桃皮篳篥二十四人。服飾與前面一樣。

屬車八輛，牛二十四頭，駕車兵士八十人。

人。武牟、緋綉雲鶴大袖、銀褐抹帶、大口袴。黄鉞車，赤馬二，駕士十五人。武弁、緋對鵝大袖、銀褐抹帶、大口袴。豹尾車，赤馬二，駕士十五人。武弁、緋立豹大袖、銀褐抹帶、大口袴。

戴武冠、穿大紅色綉雲鶴大袖衫、扎銀褐色抹帶、穿大脚套褲。黄鉞車，紅馬二匹，駕車兵士十五人。戴武冠、穿深紅色雙鵝大袖衫、扎銀褐色抹帶、穿大脚套褲。豹尾車，紅馬二匹，駕車兵士十五人。戴武冠、穿大紅色立豹大袖衫、扎銀褐色抹帶、穿大脚套褲。

玄武隊六十一人：金吾折衝都尉一人，平巾幘、紫辟邪袍、革帶、袴、螣蛇、横刀、弓矢。犦矟二，平巾幘、緋寶相花衫、革大帶。仙童旗一、玄武旗一、螣蛇旗一、神龜旗一，旗五人，服、執如前例。矟十九，弓矢十五，弩四。平巾幘、緋寶相花衫、革帶、袴。

玄武隊六十一人：金吾折衝都尉一人，繫平頂頭巾、穿紫色避邪袍、扎革帶、穿套褲、繫螣蛇帶、横握刀、帶弓矢。拿牛形長矛二人，繫平頂頭巾、穿紅色寶相花衫、扎革大帶。仙童旗一面、玄武旗一面、螣蛇旗一面、神龜旗一面，每面掌旗五人，服飾和所執器物與前面相同。拿長矛十九人，拿弓矢十五人，帶弩弓的四人。繫平頂頭巾、穿大紅色寶相花衫、扎革帶、穿套褲。

黄麾後第四部二百七十二人，第五部二百七十二人，第六部二百七十二人，攝官名數服色并如前第四、第五、第六部。絳引幡二十，執者六十人。并武弁、緋綉寶相花衫、銀褐抹帶、大口袴。諸從駕官并於仗後陪從，朝服不足者公服。凡應乘馬者，并同宋制。

黄麾後第四部二百七十二人，第五部二百七十二人，第六部二百七十二人，攝官的人數名稱服裝顔色都與前面第四部、第五部、第六部相同。絳引旗二十面，掌旗共六十人。都戴武冠、穿大紅色刺綉寶相花衫、繫銀褐色抹帶、穿大脚套褲。各位從駕官都在儀仗後面陪同跟隨，朝服不足者穿公服。凡是應該騎馬的人，禮儀規定同宋朝一樣。



金史卷四十二

志第二十三

儀衛(下)

大駕鹵簿　皇太后皇后鹵簿　皇太子鹵簿
親王傔從　諸妃嬪導從　百官儀從

大駕鹵簿

世宗大定三年，祫享，用黃麾仗三千人，分四節。第一節，無縣令、府牧，即用黃麾前三部，次前部鼓吹，次金吾牙門旗，次駕頭，次引駕龍墀隊，次天王、十二辰等旗。第二節，黃麾第四、第五部，次君王萬歲日月旗，次御馬，內增控馬司圉、挾馬司圉各一十六人，次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等旗，次八寶，內增執黑杖傳喝一十八人在香案前，次七寶輦。第三節，黃麾後第一、第二部，次玉輅，次梼梡隊，次導駕門仗官。第四節，黃麾後第三、第四、第五部，次金輅，次牙門旗，次後部鼓吹。

世宗大定三年，舉行祫祭，使用黃麾仗三千人，分四節。第一節，没有縣令、府牧，就用黃麾仗的前三部，接着是前部鼓吹，再接着是金吾牙門旗，再接着是駕頭，再接着是引駕龍墀隊，再接着是天王、十二辰等旗。第二節，黃麾仗第四、第五部，後面依次是君王萬歲日月旗，御馬隊，裏面增加控馬司圉、挾馬司圉各十六人，接着是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等旗，接着是八寶輦，其中在香案前增加拿黑杖傳喝的十八人，接着是七寶輦。第三節，黃麾仗後面第一、第二部，依次是玉輅、梼梡隊、導駕門仗官。第四節，黃麾仗後第三、第四、第五部，依次是金輅、牙門旗、後部鼓吹隊。

大定六年九月，西京還都，用黃麾仗二千五百四十二人，攝官在內。騎七百六十二匹，分四節。第一節，攝官五十四人，執擎三百二人，樂工一百七十人。第二節，攝官三十二人，執擎三百七十六人。第三節，仗內攝官四十四人，導駕官四十二人，門仗官一百人，玉輅青馬八、駕士一百四十人，護駕梼梡隊五百人，執擎二百四十二人。第四節，攝官五十

大定六年九月，皇帝從西京返回都城，使用黃麾仗二千五百四十二人，攝官在內。馬七百六十二匹，分成四節。第一節，攝官五十四人，掌旗拿器物的三百零二人，樂工一百七十人。第二節，攝官三十二人，掌旗拿器物的三百七十六人。第三節，儀仗內有攝官四十四人，導駕官四十二人，門仗官一百人，皇帝皇后乘坐的玉輅車有青馬八匹、駕士一百四十人，護駕梼梡隊五百人，掌旗拿器物的二百四十二人。第四節，攝官五十人，皇太后乘坐的金輅車有赤色馬八匹、駕

人，金輅赤馬八、駕士九十四人，控鶴二十二人，樂工八十四人，執擎二百九十人。

是歲，上還自西京，有司備儀仗，皇太子乘綴輅，上疑其非禮，以問禮官，無能知者，上怒，皆責降之。明年，將册皇太子，宰臣奏當備儀仗告廟，上曰："前朕受尊號謁謝，但令朕用宋真宗故事，朝服乘馬，於禮甚輕，今皇太子乃用備禮何耶?"丞相良弼謝，上徐曰："此文臣因循，不加意爾。"先是，凡行幸皆役民執仗，是後詔以軍士易之。

大定十一年，將有事於南郊，朝享太廟，右丞石琚奏其禮，上曰："前朝漢人祭天，惟務整肅儀仗，此自奉耳，非敬天也。朕謂祭天在誠，不在儀仗之盛也，其減半用之。"於是，遂增損黄麾仗爲大駕鹵簿，凡用七千人，攝官在內。分八節。

第一節，第一引，七十人，縣令。第二引，二百六十四人，府牧。第三引，二百二十九人，御史大夫，名色與府牧同，頗損其數，而增行止旗一。

第二節，金吾皂纛旗一十二人，朱雀隊三十四人，指南、記里鼓車皆五十二人，鸞旗車一十八人。前部鼓吹一百二十九人。清游隊七十二人：內白澤旗二，旗五人，緑具裝冠、緑皮甲勒皮、錦臂鞲、横刀，引夾加弓矢，緑皮馬甲、包尾全。折衝都尉二人，黑平巾幘、紫綉辟邪袍、革帶、銀褐大口袴、錦螣蛇、横刀、弓矢。弩六，弓矢二十四，矟三十。并錦帽、青綉寶相花衫、革帶、銀褐大口袴。佽飛隊四十八人：內果毅都尉二，黑平巾幘、紫綉飛麟袍、

士九十四人，控鶴二十二人，樂工八十四人，掌旗拿器物的二百九十人。

這一年，皇帝從西京返回，有關部門準備儀仗，皇太子乘坐綴輅車，皇帝懷疑這樣做不符合禮儀，以此詢問禮官，没有能知道的，皇帝非常生氣，禮官全都受到降職處分。第二年，將要册立皇太子，宰臣上奏應當準備儀仗以向祖廟祭告，皇帝說："先前朕接受尊號和謁謝時，僅僅要朕沿用宋真宗舊例，穿官服乘馬，這是很輕微的禮儀，現在册立皇太子却要用完備的儀式，這是爲什麽呢?"丞相良弼道歉，皇帝慢慢說："這是文臣們因循守舊，没有留意的緣故。"在這以前，凡是皇帝出行都要役使百姓拿儀仗器物，從這以後皇帝下命令用軍士替换百姓。

大定十一年，皇帝將要祭祀南郊，朝享太廟，右丞石琚上奏祭祀郊廟的禮儀，皇帝說："前代的漢人祭天，衹追求儀仗的整齊嚴肅，這是爲了自己享受而已，不是尊敬天。朕認爲祭天在於心誠，不在於儀仗的盛大，這次儀仗隊減少一半使用。"於是減少黄麾仗大駕鹵簿，共使用七千人，攝官在內。分爲八節。

第一節，第一隊導引，七十人，縣令。第二隊導引，二百六十四人，府牧。第三隊導引，二百二十九人，御史大夫，儀仗的名稱物件與府牧相同，衹是減少了數量，而增加了行止旗一面。

第二節，金吾黑纛旗十二人，朱雀隊三十四人，指南車、記里鼓車都是五十二人，鸞旗車十八人。前部鼓吹一百二十九人。清游隊七十二人，其中白澤旗二面，每旗各五人，着全套緑色衣冠、繫緑皮甲勒皮、戴錦臂套、横握刀，護旗者加弓矢，緑色皮馬甲、包尾齊全。折衝都尉二人，繫黑平頂頭巾、穿紫色刺綉辟邪袍、扎皮帶、穿銀褐色大脚套褲、束錦螣蛇帶、横握刀、帶弓矢。弩手六人，拿弓箭的二十四人，拿長矛的三十人。都是戴錦帽、穿青綉寶相花衫、扎革帶、穿銀褐色大脚套褲。佽飛隊四十八人，其中果毅都尉二人，繫黑色平頂頭巾、穿紫色刺綉飛麟袍、扎革帶、穿銀褐色大脚套褲、束錦

革帶、銀褐大口袴、錦縢蛇，佩橫刀、弓矢。虞候佽飛三十人，鐵甲、兜牟、橫刀、弓矢、黑馬甲全。鐵甲佽飛一十六人。服、執如上。前部馬隊，第一隊六十四人，第二、第三隊皆六十人，第四、第五隊皆五十八人。殳叉仗五十四人：內帥兵官二人，黑平巾幘、緋寶相花衫、革帶、銀褐大口袴，執儀刀。殳二十六，叉二十六。五色寶相花衫、抹額、抹帶、行縢、鞋襪。行止旗一。緋綉寶相花衫、抹額、銀褐抹帶、大口袴。

第三節，前部鼓吹第二，三百六十九人。前步甲隊，第一至第五隊皆四十二人。衙門旗二十人。黃麾前第一部一百五十人，第二部一百二十人。殳叉仗五十八人。行止旗一。

第四節，黃麾幡三人，六軍儀仗二百二十六人，御馬三十三人，黃麾前第三至第五部皆一百二十人，青龍白虎隊五十二人，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

第五節，八寶二百三十二人，平頭輦三十人，七寶輦四十二人。班劍、儀刀隊二百人，內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平巾幘、緋辟邪袍、革帶、銀褐大口袴、錦縢蛇，執儀刀。班劍、儀刀各九十八。并平巾幘、緋綉寶相花衫、革帶、銀褐大口袴、錦縢蛇，執儀刀。驍衛翊衛隊六十人，內供奉郎將二員，黑平巾幘、緋綉瑞馬袍、革帶、銀褐大口袴，執儀刀。鳳旗二，旗五人，服、執如前。弩、弓矢、矟皆一十六。服如班劍，橫刀。夾轂隊：第一隊九十二人，內折衝都尉二人，平巾幘、緋綉飛麟袍、革帶、銀褐大口袴，執儀刀。寶符旗二，旗五人，朱鏊甲刀盾八十。朱甲、錦臂鞲、行縢、鞋襪。第二隊八十二人，內果毅都尉二人，白澤袍。飛黃旗二，旗五人，銀褐鏊甲刀盾七十。第三隊八十二人，內果毅都

縢蛇帶，橫握刀、帶弓矢。虞候佽飛三十人，披鐵甲、戴頭盔、橫握刀、帶弓矢、黑馬甲全套。鐵甲佽飛十六人。服裝、所拿器物和上面相同。前部馬隊，第一隊六十四人，第二、第三隊都是六十人，第四、第五隊都是五十八人。殳叉仗五十四人，其中領兵官員二人，繫黑色平頂頭巾、穿大紅色刺綉寶相花衫、扎革帶、穿銀褐色大脚套褲，握儀仗刀。拿殳的二十六人，拿叉的二十六人。穿五色寶相花衫、繫束額巾、扎抹帶、扎綁腿、穿鞋襪。掌行止旗一人。穿大紅色寶相花衫、繫束額巾、扎銀褐色抹帶、穿大脚套褲。

第三節，前部鼓吹第二，三百六十九人。前面是步甲隊，第一到第五隊都是四十二人。掌衙門旗二十人。黃麾前第一部是一百五十人，第二部是一百二十人。拿殳叉仗的五十八人。掌行止旗一人。

第四節，掌黃麾幡的三人，六軍儀仗二百二十六人，駕御馬的三十三人，黃麾前第三到第五隊都是一百二十人，青龍白虎隊五十二人，殳叉仗五十六人，掌行止旗一人。

第五節，八寶輦二百三十二人，平頭輦三十人，七寶輦四十二人。班劍、儀刀隊二百人，其中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戴平頂頭巾、穿大紅色辟邪袍、扎皮帶、穿銀褐色大脚套褲、束錦縢蛇帶，握儀刀。班劍、儀刀各九十八人。都是繫平頂頭巾、穿大紅色寶相花衫、扎皮帶、穿銀褐色大脚套褲、錦縢蛇帶，握儀刀。驍衛翊衛隊六十人，供奉郎將二人，繫黑色平頂頭巾、穿大紅色刺綉瑞馬袍、扎皮帶、穿銀褐色大脚套褲，握儀刀。鳳旗二面，掌旗各五人，服裝、所拿器物與前面一樣。拿弩、拿弓矢、拿長矛都是十六人。服裝與班劍相同，橫握刀。夾轂隊：第一隊九十二人，其中折衝都尉二人，繫平頂頭巾、穿深紅色刺綉飛麟袍、扎皮帶、穿銀褐色大脚套褲，握儀刀。寶符旗二面，每面五人，戴紅色頭盔、披甲、拿刀盾的八十人。披紅鎧甲、扎錦臂套、打綁腿、穿鞋襪。第二隊八十二人，其中果毅都尉二人，穿白澤袍。飛黃旗二面，每面五人，着銀褐色頭盔、披甲、拿刀盾的七十人。第三隊八十二人，其中果毅都尉二人，穿大紅豹袍。吉

尉二人，赤豹袍。吉利旗二，旗五人，皂鍪甲刀盾七十。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

第六節，馬步門旗隊一百人，駕頭一十五人，廣武官、茶酒班執從物者二十三人，御龍直四十人。紅錦團襖、鍍金束帶，内人員二皂帽，三十八人真珠頭巾。玉輅一百五十一人。梣梐隊五百人，内金槍隊一百二十六人，分左右，人員十八、并鐵甲、皂帽、紅錦背子，執小旗，馬甲，紅錦包尾。長行一百八人。鐵甲、兜牟、紅錦背子、錦臂韝，甲馬、紅錦包尾，執金槍。銀槍隊一百二十六人，人員十八、長行一百八人。服并如上，銀槍。弓箭直步隊一百二十四人，人員四、鐵甲、皂帽、紅錦團花戰袍、弓矢，執銀骨朵，馬甲全。長行一百二十人。鐵笠、紅錦團花戰袍、鐵甲、弓矢、骨朵。骨朵直步隊一百二十四人，人員四、長行一百二十人。服甲同上，無弓矢。金吾牙門旗二十人。黄麾後第一部一百五十人，第二部一百二十人，殳叉仗五十二人，行止旗一。

第七節，扇筤二十五人，金輅九十四人。大安輦一百八十一人：内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二人，奉職官二人，并公服。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七人烏介幘、緋四褛素衫、銀褐抹帶、大口袴、皂靴、一人長脚幞頭、紫羅公服、角帶皂靴。掌輦四人，武弁、黄綉寶相花衫、銀褐抹帶、大口袴。人員十二，皂帽、紅錦團襖、銅束帶，内指揮使一人執銀骨朵。舁士一百五十一人。服同掌輦。御馬三十三人。持鈒隊三十九人。後部鼓吹一百六十人。黄麾後第三至第五部皆一百二十人。後步甲隊第一至第二隊皆四十二人。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

第八節，後部鼓吹第二，一百四

利旗二面，每面五人，戴黑色頭盔、披鎧甲、拿刀盾七十人。拿殳叉仗的五十六人。掌行止旗的一人。

第六節，馬步門旗隊一百人，駕頭十五人，廣武官、茶酒班拿隨從器物的二十三人，御龍直四十人。穿紅錦團襖、扎鍍金腰帶，其中官員二人戴黑帽，三十八人繫真珠頭巾。玉輅一百五十一人。梣梐隊五百人，其中金槍隊一百二十六人，分爲左右，官員十八人、都披鐵鎧甲、戴黑帽、穿紅錦裏衣，執小旗，馬披甲，用紅錦包尾。長行一百零八人。披鐵鎧甲、戴頭盔、穿紅錦裏衣、戴錦臂套，馬披甲、用紅錦包尾，握金槍。銀槍隊一百二十六人，其中官員十八人、長行一百零八人。服飾同前面一樣，握銀槍。弓箭直步隊一百二十四人，其中官員四人、披鐵鎧甲、戴黑帽、穿紅錦團花戰袍、拿弓矢、握銀骨朵、馬披全副鎧甲。長行一百二十人。戴鐵笠帽、穿紅錦團花戰袍、披鐵甲、帶弓矢、拿骨朵。骨朵直步隊一百二十四人，其中官員四人、長行一百二十人。服裝和鎧甲同前面一樣，不帶弓矢。金吾牙門旗二十人。黄麾後面第一部一百五十人，第二部一百二十人，拿殳叉仗五十二人，掌行止旗一人。

第七節，拿扇筤二十五人，金輅車九十四人。大安輦一百八十一人，其中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二人，奉職官二人，都穿公服。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七人着黑色長耳裹髮巾、穿大紅色四褛素衫、扎銀褐色抹帶、穿大脚套褲、黑靴。一人着長脚頭巾、穿紫羅公服、扎飾角腰帶、穿黑靴。掌輦四人，戴武冠、穿黄色刺綉寶相花衫、扎銀褐色抹帶、穿大脚套褲。官員十二人，戴黑帽、穿紅錦團襖、扎銅腰帶，其中指揮使一人握銀骨朵。抬輦的兵士一百五十一人。服裝與掌輦的相同。駕馬的三十三人。握鈒隊三十九人。後部鼓吹一百六十人。黄麾後第三到第五部都是一百二十人。後步甲隊第一到第二隊都是四十二人。殳叉仗五十六人。掌行止旗一人。

第八節，後部鼓吹第二，一百四十人。象

十人。象輅、革車、木輅皆五十人，進賢車二十六人，豹尾車一十八人，屬車八十人。玄武隊六十一人。後步甲隊第三至第五隊皆四十二人。金吾牙門旗二十人。後部馬隊第一隊七十六人，第二隊六十四人，第三隊六十人。殳叉仗六十人。行止旗一。後分行旗、止旗爲二。以上名數與黄麾同者不重述。

輅、革車、木輅車都是五十人，進賢車二十六人，豹尾車十八人，屬車八十人。玄武隊六十一人。後步甲隊第三到第五隊都是四十二人。金吾牙門旗二十人。後部馬隊第一隊七十六人，第二隊六十四人，第三隊六十人。殳叉仗六十人。掌行止旗一人。以後把行旗、止旗分成兩部分。以上名稱人數與黄麾仗相同的不再復述。

章宗明昌五年六月，尚書省奏："大定六年，世宗自西京還都，采宋省方還京之儀，用黄麾仗二千人、及金玉輅、梼栳隊甲騎五百人、導駕官四十二員，自後遂不復用。今車駕幸景明宫，還都之日宜依用之。"制可。

章宗明昌五年六月，尚書省奏："大定六年，世宗從西京返回都城，采納宋朝視察外地返回京城的儀仗人數，使用黄麾仗二千人、以及金輅玉輅、梼栳隊披甲騎士五百人、導駕官員四十二人，從那以後就没有再使用過。現在皇帝親臨景明宫，返回都城時應當依舊使用。"皇帝下詔采納。

承安元年，省臣奏："南郊大禮，大駕鹵簿當用人二萬一千二百一十八、馬八千一百九十八。世宗親行郊祀，仗用七千人。今擬大定制外量添甲卒三百，梼栳隊、執檛人二百四十八，通七千五百四十八人，仍分八節。"從之。

承安元年，尚書省大臣上奏説："南郊大禮，大駕鹵簿應該用二萬一千二百一十八人、馬八千一百九十八匹。世宗親臨南郊祭祀，儀仗用了七千人。現在打算在大定的制度以外酌量增加披甲士卒三百人，梼栳隊、執馬鞭的人二百四十八名，總共七千五百四十八人，仍然分作八節。"皇帝采納了。

泰和六年，上欲親行祫享，命有司計其役費，尚書省奏："當用仗三千五百人，錢一萬餘貫，馬八百六十五匹。舊例，馬皆借取於民，親軍、班祗皆自備從事。今軍旅方興，官馬以備緩急，不可借用，民亦不可重擾，宜令有司攝事。"上詔再議之。

泰和六年，皇帝將要親自舉行祫祭，命令有關部門計算所需人力和費用，尚書省上奏説："應當使用儀仗三千五百人，錢一萬多貫，馬八百六十五匹。按照舊例，馬匹全部從民間借用，親軍、班祗都是自己準備馬匹從事。如今正在準備作戰，官馬用來防備緊急情况，不可借用，老百姓也不能多加干擾，應當命令有關官員代行祭祀。"皇帝下詔再議此事。

八年四月，禘于太廟，依元年例，用黄麾仗三千人，屯門仗五百人。

八年四月，在太廟舉行禘祭，依照泰和元年的舊例，使用黄麾仗三千人，屯門仗五百人。

皇太后皇后鹵簿

皇太后、皇后鹵簿用唐、宋制，共二千八百四十人。清游隊三十人，清游旗一，執一人、引二人、夾二人。并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佩弓

皇太后、皇后鹵簿使用唐、宋制度，共用二千八百四十人。清游隊三十人，清游旗一面，執旗一人、引旗二人、護旗二人。都繫平頂頭巾、穿大紅背心、穿大脚套褲、帶弓矢、横握刀、拿長矛弩

矢、横刀、執矟、弩、騎。次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平巾幘，紫裲襠、大口袴、錦螣蛇、弓矢、横刀。㦸矟二人，平巾幘、緋衫、大口袴、夾折衝。領四十騎：二十人執矟、四人弩、十六人横刀。并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横刀、弓矢。次虞候佽飛二十八人。并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弓矢、横刀，騎夾道，分左右均布至黄麾仗。次内僕令一人、丞一人，依本品服，分左右。各書令史二人。平巾幘、緋衫、大口袴、騎從。次黄麾一，執一人、夾二人。武弁、朱衣、革帶，正道騎。次左右厢黄麾仗，厢各三行，行百人，從内第一行，短戟、五色氅，執者并黄地白花綦襖、帽、行縢、鞋、襪。次外第二行，戈、五色氅，執人并赤地黄花綦襖、帽、行縢、鞋、襪。次外第三行，儀鍠、五色幡。并青地赤花綦襖、帽、行縢、鞋、襪。次左右領軍衛、左右威衛、左右武衛、左右驍衛、左右衛等，衛各三行，行二十人。分前、後。衛各主帥六人，唯左右領軍衛各三人，并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領軍衛前後獅子文袍、帽，餘衛豹文袍、帽，各執鍮石裝長刀，騎領，分前、後。每衛各果毅都尉一人檢校。被綉袍，以上各一名步從。左右領軍衛有絳引幡，引前、掩後各三。執者六人，并平巾幘、緋衫、大口袴。次内謁者監四人，給事二人，内常侍二人，内侍少監二人。并騎，分左右。以上各有内給使一人，步從。次内給使百二十人。皆宫人，并平巾幘、緋衫、大口袴，分左右，在車後。次偏扇、團扇、方扇各二十四。分左右，以宫人執之，皆服間綵大袖裙襦、綵衣、革帶、履。次香蹬一，執擎内給使四人。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在重翟車前。次重翟車，馬四，駕士二十四人。平巾幘、青衫、大口袴、鞋襪。次行障二，坐障二。分

弓、騎馬。其次是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繫平頂頭巾，穿紫色背心、穿大脚套褲、束錦螣蛇帶、拿弓矢、横握刀。拿長矛二人，繫平頂頭巾、穿紅衫、穿大脚套褲，在折衝都尉的兩邊。領頭四十騎：二十人握長矛、四人拿弓弩、十六人横握刀。都繫平頂頭巾、穿紅色背心、穿大脚套褲、横握刀、帶弓矢。接着是虞候佽飛二十八人。都是繫平頂頭巾、穿大紅背心、穿大脚套褲、帶弓矢、横握刀，在道路兩邊騎馬，分成左右平均分布直到黄麾仗。接着是内僕令一人、内僕丞一人，按照本品級官服，分成左右。各書令史二人。繫平頂頭巾、穿大紅衫、穿大脚套褲、騎馬跟隨。接着是黄麾一面，執旗一人、護旗二人。戴武冠、穿朱紅衣、扎皮帶，正道騎馬。接着是左右兩邊的黄麾仗，每邊各三行，每行一百人，從内第一行，握短戟、穿五色氅，握短戟的都穿黄底白花綦襖、戴帽、扎綁腿、穿鞋襪。其外第二行，拿戈、穿五色氅，拿戈的人穿紅底黄花綦襖、戴帽、扎綁腿、穿鞋襪。其外第三行，拿儀鍠斧、五色幡。都穿青底紅花綦襖、戴帽、扎綁腿、穿鞋襪。接着是左右領軍衛、左右威衛、左右武衛、左右驍衛、左右衛等，每衛三行，每行二十人。分成前、後。每衛各有主帥六人，祇有左右領軍衛各是主帥三人，都繫平頂頭巾、穿大紅背心、穿大脚套褲，領軍衛衣服是前後獅子紋袍、戴帽，其餘各衛衣服是豹紋袍。戴帽，各握鍮石裝飾的長刀，領頭騎馬，分成前後。每衛各有果毅都尉一人察看。披綉袍，以上各有一名步行的隨從。左右領軍衛都有絳引幡，引前、掩後各三面。執旗的六人，都繫平頂頭巾、穿大紅衫、穿大脚套褲。接着是内謁監者四人，給事二人，内常侍二人，内侍少監二人。都騎馬，分成左右。以上各有内給使一人，步行跟隨。接着是内給使一百二十人。全是宫人，都扎平頂頭巾、穿大紅衫、穿大脚套褲，分成左右，跟在車後。接着是偏扇、團扇、方扇各二十四人。分成左右，都由宫人拿扇，全部穿各種顔色相間的大袖裙襦、彩色絲綢衣、扎皮帶、穿鞋。接着是香蹬一個，拿香蹬的内給使四人。繫平頂頭巾、穿大紅背心、穿大脚套褲，位於重翟車前面。接着是重翟車，馬四匹，駕士二十四人。繫平頂頭巾、穿青衫、大脚套褲、穿鞋襪。接着是可移動的圍屏兩個，不能移動的圍屏兩個。在重翟車的左右兩邊，宫人拿着，衣服與拿扇傘的相同。接着

左右夾車，宫人執之，服同執扇。次内寺伯二人，領寺人六。分左右，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執御刀，并騎，夾重翟車。次腰輿一，輿士八人，團雉扇二。夾輿。次大傘四，次大雉扇八。分左右，横行爲二重。次錦華蓋二。單行，正道。次小雉扇、朱團扇各十二。并横行，分左右。次錦曲蓋二十四。横行，爲二重。次錦六柱八扇。分左右。自腰輿以下并内給使執之，服同前。次宫人車。次絳麾二。分左右，執各一人，武弁、朱衣、革帶、鞋襪。次後黄麾一，執一人，夾二人。并騎，武弁、朱衣、革帶，正道。次供奉宫人。在黄麾後。次厭翟車，馬四，駕士二十四人。次翟車、安車，皆四馬，駕士各二十四人。次四望車、金根車，皆駕牛三，駕士各十二人。服同前。次左右廂牙門各二，每門執二人，夾四人。并赤綦襖、黄袍、帽。第一門在前黄麾前，第二門在後黄麾後。次左右領軍衛，每廂各一百五十人，執殳，并赤地黄花綦襖、帽、行縢、鞋襪。前與黄麾仗齊，後盡鹵簿。廂各主帥四人檢校。平巾幘、緋衫、大口袴、被黄袍帽，執鍮石長刀，騎。其服豹文者二在内，服獅文者二，一引前，一護後。次左右領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檢校殳仗。以上各一人騎從。次後殳仗内正道置牙門一，每門監門校尉二人，皆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執銀裝長刀，騎。每廂各巡檢校尉一人、往來檢校。服仗同前。前後部鼓吹，金鉦、㰏鼓、大鼓、長鳴、中鳴、鐃吹、羽葆、鼓吹、横吹、節鼓、御馬并減大駕之半。

是歲，重翟等六車改用圓方輅輦，及行障、坐障、錦六柱、宫人等車，其制度人數并見《輿服志》。

天德二年，海陵立后，皇后乘龍飾肩輿，有司設二步障於殿之西階，

是内寺伯二人，領寺人六名。分成左右，繫平頂頭巾、穿紅色背心、穿大脚套褲、握御刀，都騎馬，在重翟車兩邊跟隨。接着腰輿一乘，抬腰輿的兵士八人，團雉扇兩把。在腰輿的兩邊。接着是大傘四把，接着是大雉扇八把。分成左右，排列成兩横行。接着是錦華蓋兩頂。成單行排列，在道路正中。接着是小雉扇、朱團扇各十二把。横行排列，分成左右。接着是錦曲蓋二十四頂。排列成兩横行。接着是錦六柱八扇。分成左右。從腰輿以下的器物都是内給使拿着，服飾與前面的相同。接着是宫人車，接着是絳麾二面。左右分開，每面各一人執旗，戴武冠、穿紅衣、扎皮帶、穿鞋襪。接着是後黄麾一面，一人執旗，兩人護旗。都騎馬，戴武冠、穿紅衣、扎皮帶，在道路正中。接着是供奉宫人。位於黄麾後面。接着是厭翟車，馬四匹，駕士二十四人。接着的翟車、安車，都是馬四匹，每車駕士各二十四人。接着是四望車、金根車，都是三頭牛拉車，駕士各十二人。服裝與前面相同。接着是左右廂牙門旗各二副，每副執旗二人，護旗四人。都穿紅綦襖、黄袍、戴帽。第一面在前黄麾前面，第二面牙門在後黄麾後面。接着是左右領軍衛，左右兩邊各一百五十人，拿殳，都穿紅底黄花綦襖、扎綁腿、穿鞋襪。前面與黄麾仗平行，後面直到鹵簿末尾。每邊各有主帥四人察看。繫平頂頭巾、穿大紅衫、穿大脚套褲、披帶黄袍帽，握用鍮石裝飾的長刀，騎馬。其中穿豹紋服的二人在中間，穿獅紋服的二人，一人在前面導引，一人護後。接着是左右領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察看殳仗。以上軍官每人有一個騎馬的隨從。接着後面的殳仗内道路正中設置牙門旗一副，每副有監門校尉二人，都着平頂頭巾、穿大紅背心、穿大脚套褲，拿用銀裝飾的長刀，騎馬。每邊各有巡檢校尉一人，往來察看。服飾、器物與前面一樣。前後部鼓吹，金鉦、㰏鼓、大鼓、長鳴、中鳴、鐃吹、羽葆、鼓吹、横吹、節鼓、御馬都比大駕減少一半。

這年，重翟等六車改爲圓方輅輦，以及行障、坐障、錦六柱、宫人等車，它們的制度人數都載於《輿服志》。

天德二年，海陵王册立皇后，皇后乘坐飾龍的轎子，有關官員設置步障二個在宫殿西面的臺

設扇左右各十，傘一，此蓋殿庭導引之儀也。又設皇太后導從六十人，傘子不在數内，并服簇四盤雕團花紅錦襖、金花幞頭、塗金銀束帶。永壽、永寧宫導駕各三十人，傘子各二人，此亦常行之儀也。

皇太子鹵簿

受册寶謝廟，凡大禮、大朝會則用之。有司奏當用唐、宋儀禮，詔止用千人。

中道，清游隊二十四人：折衝都尉一人，白澤旗一，五人，弩四、弓六、矟八。并騎。清道直蕩隊一十八人：折衝都尉二人，㦸矟四，弓矢十二。并騎。誕馬四，控攏八人。正直旗隊三十三人：果毅都尉一人，重輪旗一、馴犀旗二、野馬旗一、馴象旗二，旗各五人，副竿二。并騎。細引隊一十四人：果毅都尉二人，弓矢六，矟六。矟與弓矢相間，并騎。前部鼓吹九十八人：并騎。府史二人，金鉦，㭊鼓各二，大鼓十二，長鳴八，鐃鼓二，簫六，笳六，帥兵官二、節鼓二、小鼓十二、中鳴八、桃皮篳篥四、歌四、拱辰管六、篳篥六、大横吹十二、羽葆鼓二、帥兵官二。傘扇八：梅紅傘二，大雉扇四，中雉扇二。小輿一十八人。導引官一十二人：中允二人、諭德二人、庶子二人、詹事二人、太師一人、太傅一人、太保一人，少師一人在金輅後。并騎。親勛翊衛圍子隊七十四人：郎將二人，儀刀七十二。并騎。金輅七十人。三衛隊一十八人。執儀刀。厭角隊六十二人：郎將一人，祥雲旗一，五人，弩三，弓七，矟十五，并騎。又郎將一人，祥雲旗一，五人，弩三，弓七，矟十五。并騎。朱團扇一十六人：司禦率府校尉四人，騎。

階上，在左右各設扇十把，傘一把，這是殿庭導引的儀仗。又設置皇太后的導引隨從六十人，傘子不在内，都穿着有四朵盤雕團花的紅錦襖、着金花頭巾、束塗金的銀腰帶。永壽、永寧宫的車駕導引各三十人，傘子各二人，這也是常行儀仗。

接受册書寶璽向祖廟致謝，凡是重大的典禮、大朝會就使用它。有關官員上奏説應當采用唐、宋禮儀，皇帝下詔衹用一千人。

道路中間，清游隊二十四人：折衝都尉一人，白澤旗一面，掌旗五人，拿弩的四人、拿弓的六人、拿長矛的八人。都騎馬。清道直蕩隊十八人：折衝都尉二人，拿㦸矟的四人，帶弓矢的十二人。都騎馬。備用的散馬四匹，管馬的八人。正直旗隊三十三人：果毅都尉一人，重輪旗一面、馴犀旗二面、野馬旗一面、馴象旗二面，每面旗各五人，副竿二根。都騎馬。細引隊十四人：果毅都尉二人，拿弓矢的六人，拿長矛的六人。長矛與弓矢相間隔，都騎馬。前部鼓吹九十八人：都騎馬。府史二人，金鉦、㭊鼓各二人，大鼓十二人，長鳴八人，鐃鼓二人，簫六人，笳六人，領兵官二人、節鼓二人、小鼓十二人、中鳴八人、桃皮篳篥四人、唱歌的四人、拱辰管六人、篳篥六人、大横吹十二人、羽葆鼓二人、領兵官二人。傘扇八人：梅紅傘二人，大雉扇四人，中雉扇二人。小輿十八人。導引官十二人：中允二人、諭德二人、庶子二人、詹事二人、太師一人、太傅一人、太保一人，少師一人在金輅車後面。都騎馬。親勛翊衛圍子隊七十四人：郎將二人，拿儀刀的七十二人。都騎馬。金輅車七十人。三衛隊十八人。握儀刀。厭角隊六十二人：郎將一人，祥雲旗一面，五人掌旗，拿弩的三人，拿弓的七人，拿長矛的十五人，都騎馬。再有郎將一人，祥雲旗一面，掌旗五人，拿弩的三人，拿弓的七人，拿長矛的十五人。都騎馬。紅色團扇十六人：司禦率府校尉四人，騎馬。紅色團扇三把，紫曲蓋三頂，紅色團扇三把，紫曲蓋三頂。大角十八。後部鼓吹五十四人：都騎馬。管轄指

朱團扇三，紫曲蓋三，朱團扇三，紫曲蓋三。大角一十八。後部鼓吹五十四人：并騎。管轄指揮一人，金鉦、㧖鼓各一，鐃鼓二，簫六，歌六，篳篥六，節鼓一，主帥二人，笛六，笳四，拱辰管六，小横吹十，主帥二人。後拒隊四十六人：果毅都尉一人，騎。三角獸旗一，五人，弩四，弓矢十六，矟二十。

揮一人，金鉦、㧖鼓各一人，鐃鼓二人，簫六人，唱歌的六人，篳篥六人，節鼓一人，主帥二人，笛六人，笳四人，拱辰管六人，小横吹十人，主帥二人。後拒隊四十六人：果毅都尉一人，騎馬。三角獸旗一面，五人掌旗，拿弩的四人，帶弓矢的十六人，拿長矛的二十人。

外仗。左行二百四人。牙門十六人：并騎。牙門旗一，三人，監門校尉三人，郎將一人，班劍九。前第一隊二十七人：司禦率府一人，果毅都尉一人，折衝都尉一人，主帥一人，并騎。絳引幡三首，九人，麟頭竿二，儀鍠斧二，弓矢二，麟頭竿二，儀鍠斧二，朱刀盾二，小戟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隊各一十四人。與第一部麟頭竿已下同。後第一隊四十七人：牙門旗一，三人，監門校尉三人，果毅都尉一人，主帥一人，絳引幡三，九人，鵰鷄旗一，五人，矟四，弩三，矟四，弓矢三，矟四，弓矢三，朱刀盾二，小戟二。并騎。後第二隊二十九人：果毅都尉一人，綱子旗一，五人，矟五，弩三，矟五，弓矢三，矟三，弓矢四。并騎。後第三隊二十九人：果毅都尉一人，黄鹿旗一，五人，矟五，弩三，矟五，弓矢三，矟三，弓矢四。并騎。右行二百四人，排列同。

外層儀仗。左邊行列二百零四人。牙門十六人：都騎馬。牙門旗一面，掌旗三人，監門校尉三人，郎將一人，班劍九人。前面第一隊二十七人：司禦率府一人，果毅都尉一人，折衝都尉一人，主帥一人，都騎馬。絳引幡三面，掌旗九人，麟頭竿二人，儀鍠斧二人，弓矢二人，麟頭竿二人，儀鍠斧二人，紅刀盾二人，小戟二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隊各十四人。與第一部麟頭竿以下相同。後面第一隊四十七人：牙門旗一面，掌旗三人，監門校尉三人，果毅都尉一人，主帥一人，絳引幡三面，掌幡九人，鵰鷄旗一面，掌旗五人，拿長矛四人，弩三人，長矛四人，弓矢三人，長矛四人，弓矢三人，紅刀盾二人，小戟二人。都騎馬。後面第二隊二十九人：果毅都尉一人，綱子旗一面，掌旗五人，長矛五人，弩三人，長矛五人，弓箭三人，長矛三人，弓箭四人。都騎馬。後面第三隊二十九人：果毅都尉一人，黄鹿旗一面，掌旗五人，握長矛五人，弓弩三人，長矛五人，弓箭三人，長矛三人，弓箭四人。都騎馬。右邊行列二百零四人，排列次序與左邊相同。

太子常行儀衛，導從六十二人，傘子二人，并服梅紅綉羅雙盤鳳襖、金花幞頭、塗金銀束帶。凡從物鍬鑼、唾盂、水罐等事并用銀金飾。傘用梅紅羅、坐麒麟金浮圖。椅用金鍍銀圈、雙戲麒麟椅背，紅絨絛結。殿庭與宴，襯用綉羅間金盤鳳，卓衣則用綉羅獨角間金盤獸。東宫視事，朱

太子常行儀衛，導引隨從六十二人，傘子二人，都穿梅紅綉羅雙盤鳳襖、繫金花頭巾、束塗金的銀腰帶。凡是鍬鑼、唾盂、水罐等隨帶器物都用銀和金裝飾。傘用梅紅羅、畫坐麒麟，金傘頂。椅子用鍍金銀圈、雙戲麒麟椅背，紅絨絛結。殿庭舉行宴會時，襯使用綉羅間金盤鳳，桌布則用綉羅獨角獸間金盤獸。皇太子處理事務，用紅漆塗飾椅子，塗金銀的獸銜、紅絨絛結、明

髹飾椅，塗金銀獸銜、紅絨縧結、明金團花椅背，案衣則用素羅，色皆梅紅，蒙帕踏脚同。

金團花椅背，桌布就用素羅，顔色全是梅紅，蒙帕和踏脚顔色相同。

親王傔從

親王傔從。引接十人，皂衫、盤裹、束帶、乘馬。擎攏官五十人，首領紫羅襖、素幞頭，執銀裹牙杖，傘子紫羅團荅綉芙蓉襖、間金花交脚幞頭，餘人紫羅四褛綉芙蓉襖、兩邊黄絹義襴，并用金鍍銀束帶，幞頭同。邀喝四人。傘用青表紫裹，金鍍銀浮圖。椅用銀裹圈背。水罐、鍬鑼、唾盂并用銀。郡王擎攏官三十人，未出宫者二十人。國公擎攏官二十人，未出宫者十四人。郡王引接六人，國公四人，未出宫者各减半。人從儀物并依一品職事官制。

親王的侍從。引接十人，穿黑衫、盤裹頭巾、扎腰帶、乘馬。擎攏官五十人，爲首的穿紫羅襖、白頭巾，執用銀包裹的牙杖，傘子穿紫羅團荅綉芙蓉襖、繫金花交脚頭巾，其餘的人穿紫羅四褛綉芙蓉襖、兩邊是黄絹義襴，都束鍍金的銀腰帶，頭巾相同。吆喝四人。傘的外面是青色、裏面是紫色，用鍍金的銀傘頂。椅子用銀色裹圈背。水罐、鍬鑼盥具、唾盂都是用銀製的。郡王擎攏官三十人，未出宫門的二十人。國公擎攏官二十人，未出宫門的十四人。郡王引接官六人，國公引接官四人，未出宫門的就各减少一半。官員隨從和儀仗器物都依照一品職事官制度。

諸妃嬪導從

諸妃嬪導從四十人，幞頭、綉盤蕉紫衫、塗金束帶。妃用偏扇、方扇、團扇各十六，諸嬪各十四，皆宫人執，服雲脚紗帽、紫四褛衫、束帶、緑靴。大傘各一，傘子二人，就用本服錦襖幞帶。大長公主導從一十二人，皇妹皇女一十人，并服紫羅綉胸背葵花夾襖、盤裹、幞頭、大珮銀腰帶，牙杖各二。其諸宗室女，各以親疏差降之。傘制，皇太子三位妃皆青羅表紫裹、金浮圖，親王公主王妃金鍍銀浮圖、郡主縣主夫人銀浮圖，皆青表紫裹，諸臣下母妻各從其夫子勛封品級用傘。

各妃嬪導從四十人，戴頭巾、穿綉盤蕉紫衫、束塗金腰帶。妃用偏扇、方扇、團扇各十六把，衆嬪用十四把，都由宫人拿扇，戴雲脚紗帽、穿紫色四褛衫、束腰帶、穿緑靴。大傘各一把，有傘子二人，就用本人穿戴的錦襖、頭巾、腰帶。大長公主導從十二人，皇妹皇女導從十人，都穿紫羅做的前胸後背綉葵花的夾襖、盤裹頭巾、束用大玉石裝飾的銀腰帶，牙杖各二根。各宗室女，按照親疏關係降低儀從的規格。傘的制度，皇太子的三等妃子都是外面青羅，裏面紫色，金傘頂，親王公主王妃使用鍍金的銀傘頂，郡主縣主夫人使用銀傘頂，都是外面青色、裏面紫色，群臣的母親妻子都按照她們丈夫或兒子的勛官封爵品級使用傘。

百官儀從

百官儀從。正一品：三師、三公、尚書令，朱衣直省各十人，三公稱直府。擎攏官各六十人，并服紫衫帽、銀偏帶，内執藤棒二對、骨朵三對、牙杖三對，簇馬六人，傘子二人。交椅、水罐、鍬鑼、盂子、唾碗

文武百官的儀仗和隨從。正一品：三師、三公、尚書令，穿紅衣的侍從直省各十人，三公的侍從叫直府。擎攏官各六十人，都穿紫衫戴紫帽、束銀偏帶，其中拿藤棒的兩對、拿骨朵的三對、拿牙杖的三對，簇馬六人，傘子二人。以下依次是拿交椅、水罐、鍬鑼、盞子、唾碗等器物的

等事以次執之，服皂衫帽、塗金銅束帶。後凡執色人并同。邀喝四人。傘用青羅紫裏、銀浮圖。從一品：尚書左右丞相、平章政事、都元帥、樞密使，直省同，樞密稱直院，以班祗人充。捧攏官五十人，邀喝四人。判大宗正，引接十人、捧攏官四十人。大興尹，面前兩對，餘并同。以上交椅并用銀裹圈背、紫絲絛結。

正二品：東宫三師、左右副元帥、尚書左右丞，直省八人，捧攏官四十人，邀喝三人，傘用朱浮圖。從二品：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御史大夫，直省同，御史臺稱通引，以𢶍使班祗人充。捧攏官三十六人，邀喝數同。

正三品：東宫三少、元帥左右監軍、殿前都點檢、六部尚書、諸京留守、宣徽、勸農使、翰林學士承旨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六人，捧攏官二十人。以上交椅并用直背銀間妝、青絲絛結。諸京都轉運使、招討使、諸路提刑使、諸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及留守，捧攏官五十人。外任，統軍使、都運、招討使、副使、諸府尹兼總管，捧攏官四十五人，公使七十人。從三品：元帥左右都監、勸農副使、殿前副都點檢及御史中丞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六人，捧攏官一十八人，内中丞引從則給緋衫。外任，運使、節度使，捧攏官四十人，諸節鎮、諸部族節度同，公使上鎮七十人、中鎮六十五人、下鎮六十人。以上外任官人從服色，除諸招討、總管、部族節度、群牧使自來無射糧軍人力者并仍舊外，留守、統軍、總管、都運、招討、府尹、轉運、節度使人力亦仍舊，其數雖多，俱下得過四十人，并服紫衫、銀帶，銀裹圈背交椅、銀水罐、鏾鑼、盂、碗、牙

人，穿黑衫、戴黑帽、扎塗金的銅腰帶。後面凡是拿器物的隨從的服飾顏色都相同。吆喝四人。所用傘外面是青羅、裏面是紫色，銀傘頂。從一品：尚書左右丞相、平章政事、都元帥、樞密使，直省人數與正一品相同，樞密的侍從稱直院，用班祗人充當。捧攏官五十人，吆喝四人。判大宗正，引接十人、捧攏官四十人。大興尹，面前兩對，其餘的都相同。以上交椅都用銀包裹椅圈背、用紫色絲絛打結子。

正二品：東宫三師、左右副元帥、尚書左右丞，直省八人，捧攏官四十人，吆喝三人，使用朱紅傘頂的傘。從二品：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御史大夫，直省人數相同，御史臺的侍從稱通引，用𢶍使班祗人充當。捧攏官三十六人，吆喝人數與前面相同。

正三品：東宫三少、元帥左右監軍、殿前都點檢、六部尚書、各京留守、宣徽使、勸農使、翰林學士承旨等官，凡是同品級的，各有引接六人，捧攏官二十人。以上官員的交椅都用直背間銀妝飾、青絲絛打結子。各京都轉運使、招討使、各路提刑使、各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及留守，捧攏官五十人。外任、統軍使、都轉運使、招討使、副使、各府尹兼總管，捧攏官四十五人，公使七十人。從三品：元帥左右都監、勸農副使、殿前副都點檢及御史中丞等官，凡是品級相同的，各有引接六人，捧攏官十八人，其中御史中丞的導從則穿大紅衫。外任，都轉運使、節度使，捧攏官四十人，各節鎮、各部族節度的人數與前面相同，公使上鎮七十人、中鎮六十五人、下鎮六十人。以上外任官員侍從的服飾和顏色，除了各招討使、總管、部族節度、群牧使等等自來没有射糧軍隨從的官員都照舊以外，留守、統軍、總管、都運、招討、府尹、轉運、節度使的隨從也照舊，人數雖多，但都不能超過四十人，都穿紫衫、束銀帶，使用銀裹圈背交椅、銀水罐、鏾鑼、盂、唾碗、牙杖，其中裹銀骨朵、大劍各兩對，及吆喝，祗有轉運使没有骨朵、大劍。

杖，内銀裹骨朵、大劍各兩對，及邀喝，唯運使無骨朵、大劍。

正四品：左右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六部侍郎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八人，本破十二人。外任，留守同統軍都監、提刑副使，各摔攏官三十人。從四品：殿前左右衛將軍、諸猛安千户、親王府尉、諸京同知轉運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四人，本破十二人。外任，摔攏官三十五人，公使上防禦六十人、中防禦五十五人、下防禦五十人。

正五品：尚書左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太常少卿等官，凡同品者，各本破八人。外任，摔攏官三十人，公使上州五十人、中州四十五人、下州四十人。凡防禦、刺史、知軍、并京府統軍司、節鎮佐貳官人從，并服紫衫、角束帶，直背銀交椅、鍦鑼、盂子、唾碗、牙杖，傘用青表碧裹青浮圖。防禦、刺史、知軍仍用銀裹骨朵、大劍一對，邀喝，唯隨路副統軍則不邀喝。從五品：六部郎中、侍御史、大理少卿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七人，侍御引從則給緋衫。外任，本破十人。以上職事官并許張蓋。

正六品：尚書左右司員外等官，凡同品者，本破六人。外任，本破九人。從六品：尚書六部員外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五人。外任，本破九人。

正七品：殿中侍御史等官，凡同品者，本破四人。外任，本破七人。縣令，公使十人。都軍，公使六人。從七品：應奉翰林文字等官，凡同品者，本破四人。外任，本破六人。縣令，公使十人。

正八品：大理評事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二人。外任，本破六人。從

正四品：左右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六部侍郎等官員，凡是品級相同的，各有引接八人，本破十二人。外任，留守同統軍都監、提刑副使，各有摔攏官三十人。從四品：殿前左右衛將軍、各猛安千户、親王府尉、各京同知轉運等官，凡是品級相同的，各有引接四人，本破十二人。外任，摔攏官三十五人，公使上防禦六十人、中防禦五十五人、下防禦五十人。

正五品：尚書左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太常少卿等官員，凡是品級相同的，各有本破八人。外任，摔攏官三十人，公使上州五十人、中州四十五人、下州四十人。凡是防禦、刺史、知軍、和京府統軍司、節鎮的副職等官員的隨從，都穿紫衫、扎用角裝飾的腰帶，使用直背飾銀交椅、鍦鑼、盂子、唾碗、牙杖，傘用外面是青色，裏子是青緑色，青傘頂。防禦、刺史、知軍仍舊使用銀裹骨朵、大劍各一對，有吆喝，祇有隨路副統軍没有吆喝。從五品：六部郎中、侍御史、大理少卿等官員，凡是同品級的，有本破七人，侍御導引隨從則給大紅衫。外任，有本破十人。以上職事官都許張車蓋。

正六品：尚書左右司員外等官員，凡是品級相同的，有本破六人。外任，有本破九人。從六品：尚書六部員外等官，凡是品級相同的，有本破五人。外任，有本破九人。

正七品：殿中侍御史等官員，凡是品級相同的，有本破四人。外任，有本破七人。縣令，有公使十人。都軍，有公使六人。從七品：應奉翰林文字等官員，凡是品級相同的，有本破四人。外任，有本破六人。縣令，有公使十人。

正八品：大理評事等官員，凡是品級相同的，有本破二人。外任，有本破六人。從八品：

八品：太常太祝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二人。外任，本破五人。

正九品：御藥都監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一人。外任，本破三人。從九品：隨殿位承應、同監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一人。外任，本破一人。

尚書省樞密院令譯史通事、六部御史臺及統軍司通事、誥院令史、國史院書寫等職，各設本破一人。

以上職官，人力從物不得僭越。其外任官，人從服執，以本處公用或贓罰錢置。

太常太祝等官員，凡是品級相同的，有本破二人。外任，有本破五人。

正九品：御藥都監等官員，凡是品級相同的，有本破一人。外任，有本破三人。從九品：隨殿位承應、同監等官員，凡是品級相同的，有本破一人。外任，有本破一人。

尚書省樞密院令譯史通事、六部御史臺和統軍司通事、誥院令史、國史院書寫等職，各有本破一人。

以上職官，侍從和器物不得僭越。外任官員，隨從的衣服和所拿器物，用本處公用或沒收贓物罰款的錢置辦。

内外官傔從

凡内外官自親王以下，傔從各有名數差等，而朱衣直省不與。其賤者，一曰引接，亦曰引從。内官從四品以上設之。二曰捧攏官，内外正五品以上設之。三曰本破，内外正四品以下設之。四曰公使，外官正三品以下設之。五曰從己人力，外官正三品京都留守、大興府尹以下等官設之。本破如捧攏之職，公使從公家之事，從己執私家之役者也。五等皆以射糧軍充，其軍非驗物力以事攻討，特招募民年十七以上、三十以下魁偉壯健者收刺，以資糧給之，故曰射糧。其首領則有將節、承局、什將等名，而皆統於隨路都兵馬總管府焉。金之所以禮臣下、足任使者，其亦先代之遺法歟。

凡是親王以下的内外官員，他們的侍從各有名稱數量的等級差別，而朱衣直省不在其中。侍從中地位卑賤的，一是引接，也叫引從。内官從四品以上設置。二是捧攏官，内外正五品以上的官員設置。三是本破，内外正四品以下的官員設置。四是公使，外任官員正三品以下設置。五是從己人力，外任官正三品京都留守、大興府尹以下等官員設置。本破和捧攏的職責一樣，公使是做公家的事情，從己給官員私人服役。以上五等侍從都用射糧軍擔任，射糧軍不是檢驗財力的多少而徵召從事作戰的，而是特地在百姓中招募年齡十七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身材魁偉健壯的人入伍，供給他們錢糧，所以叫做射糧軍。射糧軍的首領有將節、承局、什將等名稱，而且都由各路都兵馬總管府統率。金朝用來禮待臣下、以供使用的這些制度，大概是先代遺留下來的辦法吧。

外任官從己人力，諸京留守、大興府尹，五十人。統軍、都轉運、招討、按察使，諸路兵馬都總管，四十五人。轉運、節度使，四十人。提控、諸群牧、防禦使，三十五人。外任親王傅、同知留守、副統軍、按察副使、諸州刺史知軍事，三十人。同知都轉運使事、副招討、副留守、同知府尹兼總管、提舉漕運司、諸五品

外任官員的從己人力，各京留守、大興府尹，是五十人。統軍、都轉運、招討、按察使，各路兵馬都總管，是四十五人。轉運、節度使，是四十人。提控、各群牧、防禦使，是三十五人。外任親王傅、同知留守、副統軍、按察副使、各州刺史知軍事，是三十人。同知都轉運使事、副招討、副留守、同知府尹兼總管、提舉漕運司、各五品鹽使，是二十五人。都轉運副使、按察司簽事、少尹、副總管、同知轉運節度使

鹽使，二十五人。都轉運副使、按察司簽事、少尹、副總管、同知轉運節度使事，二十人。京都兵馬都指揮使，一十八人。轉運節度副使，十七人。兵馬都鈐轄，十五人。親王府尉、諸京留守總判官、同知防禦使事，十三人。警巡使、兵馬副都指揮、同提舉漕運司，正六品鹽副使，從六品，酒麴鹽税使、同知州軍事，一十人。統軍都轉運司京府總管散府等判官、京推官，九人。親王府司馬、招討判官，赤劇縣令、提舉上京皇城兵馬鈐轄，正七品酒麴鹽税副使、都轉運判官、府推官、節度觀察判官，八人。京縣次劇縣令、都巡檢使、正將、府軍都指揮使，七人。司屬令、親王府文學、招討司勘事官、諸縣令、警巡副使、知城堡寨鎮，從七品，鹽判、同提舉上京皇城、節鎮軍都指揮使、都巡河、同七品酒使、防禦判官，六人。市令、録事、赤劇縣丞、副都巡檢使、副將、都巡檢、州軍判官，五人。統軍司知事、親王府記室參軍、司屬丞，正八品酒使副、京縣次劇縣丞、諸司使，四人。大興府招討、按察司知事、京府運司節鎮司獄、管勾河橋關度譏察官，從八品鹽判官、漕運司勾當官、警巡判官、諸縣丞、市丞、司候、主簿、録事司判官、縣尉、副都巡檢、諸巡檢、巡河官，正九品酒使、諸司副使，三人。鹽場管勾、防刺以下司獄、部隊將、同管勾河橋、副譏察、司候判官、教授、統軍按察司知法、軍轄、諸司都監、節鎮以上知法，二人。鹽場同管勾、防刺以下知法、諸司同監、統軍按察司書史、統軍司譯書通事，一人。

婆速公使、從己人力，於附近東

事，是二十人。京都兵馬都指揮使，是十八人。轉運節度副使，是十七人。兵馬都鈐轄，是十五人。親王府尉、各京留守總判官、同知防禦使事，是十三人。警巡使、兵馬副都指揮、同提舉漕運司，正六品鹽副使，從六品酒麴鹽税使、同知州軍事，是十一人。統軍都轉運司京府總管散府等判官、京推官，是九人。親王府司馬、招討判官，赤劇縣令、提舉上京皇城兵馬鈐轄，正七品酒麴鹽税副使、都轉運判官、府推官，節度觀察判官，是八人。京縣次劇縣令、都巡檢使、正將、府軍都指揮使，是七人。司屬令、親王府文學、招討司勘事官、各縣令、警巡副使、知城堡寨鎮，從七品，鹽判、同提舉上京皇城、節鎮軍都指揮使、都巡河、同七品酒使、防禦判官，是六人。市令、録事、赤劇縣丞、副都巡檢使、副將、都巡檢、州軍判官，是五人。統軍司知事、親王府記室參軍、司屬丞，正八品酒使副、京縣次劇縣丞、各司使，是四人。大興府招討、按察司知事、京府運司節鎮司獄、管勾河橋關度譏察官，從八品鹽判官、漕運司勾當官、警巡判官、各縣丞、市丞、司候、主簿、録事司判官、縣尉、副都巡檢、各巡檢、巡河官，正九品酒使、各司副使的從己人力是三人。鹽場管勾、防刺以下司獄、部隊將、同管勾河橋、副譏察、司候判官、教授、統軍按察司知法、軍轄、各司都監、節鎮以上知法官的從己人力是二人。鹽場同管勾、防刺以下的知法官、諸司同監、統軍按察司書史、統軍司譯書通事的從己人力是一人。

婆速公使、從己人力，在附近東京澄州招

京澄州招募漢人百姓投充。謂非猛安謀克所管者。合懶、恤品、胡里改、蒲與路并於各管猛安謀克所管上中户内輪差驅丁，依射糧軍例支給錢糧，周年一易。部羅火、土魯渾扎石合亦同。其諸乣及群牧官員，若猛安謀克應差本管户民充人力者，并上中户輪當。

募漢人百姓充當。這是説不是猛安謀克管轄的人。合懶、恤品、胡里改、蒲與路都在本路的猛安謀克所管轄的上中户内輪流差遣驅丁，按照射糧軍的標準支給錢糧，滿一年輪换一次。部羅火、土魯渾扎石合也同樣。各地乣軍和群牧官員，如果猛安謀克應該差使自己掌管的百姓充當公使或從己人力的，都是由上中户輪流當差。

諸内外官有兼職各應得人從者，從多給，餘各驗品類差。

各内外官員有兼職，本職、兼職都應該得到人從，就從多給與，其餘官員要驗明品級分别派給。

諸親王引接、引從，在都兵馬司差，公主隨朝者從守部本破内差，外路者并所在州府就差。

各親王的引接、引從，在都兵馬司差遣，跟隨朝廷的公主的引接引從由守部本破内差遣，外地的公主的引接引從都由所在地的州府差遣。

諸王府引從、相府捧攏官、引接，周年替代，自餘十月滿代，并以射糧軍充。

各王府的引從、相府的捧攏官、引接，一周年輪换一次，其餘官員滿十月輪换，都用射糧軍充當。

諸隨朝六品以下職官、并諸局承應者，願令從己輸庸者聽，仍具姓名申部，本處官司周年内不得占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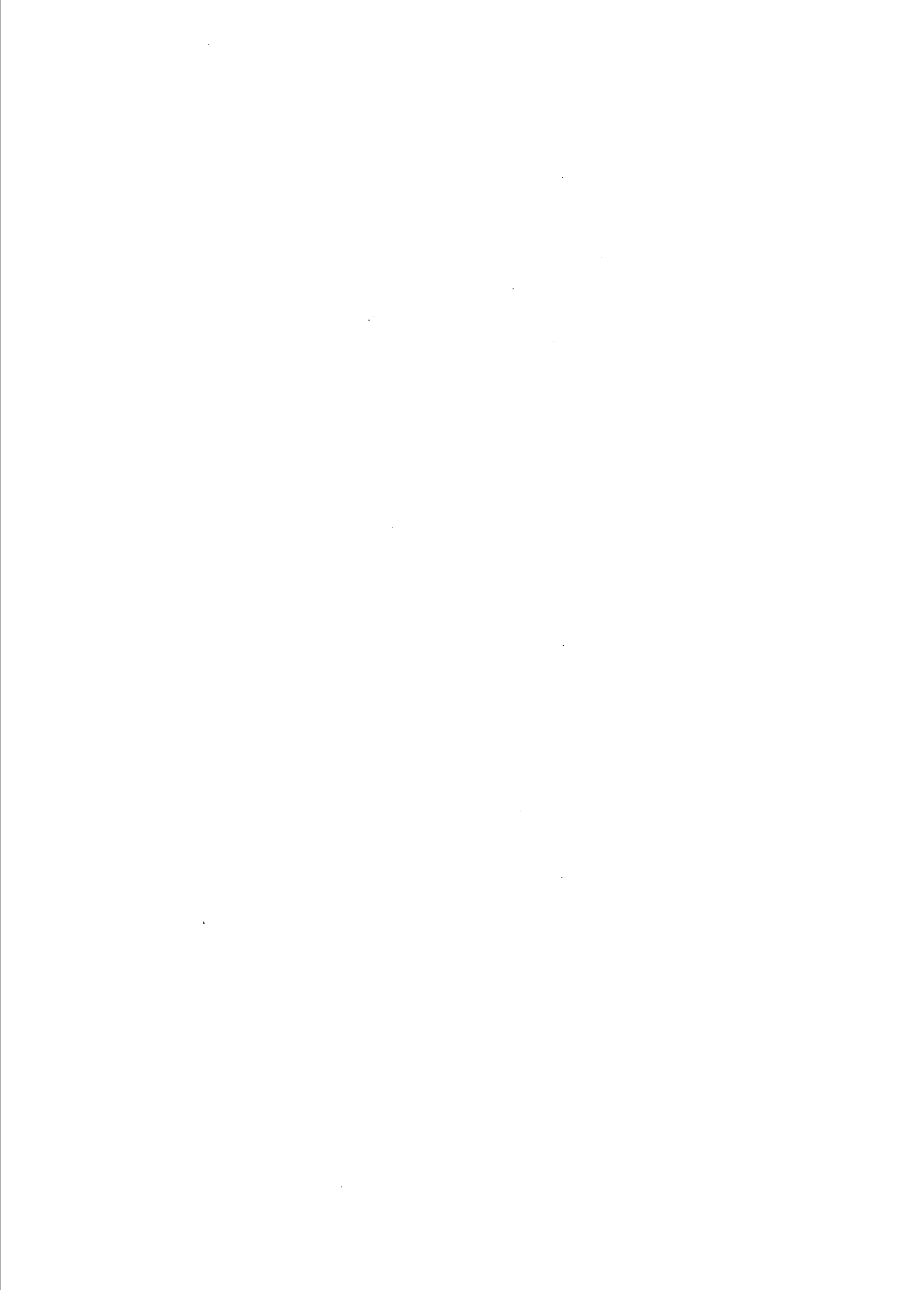
在朝廷的六品以下職官、以及各局的承應者，允許讓自己的從己人力交納錢物以替代勞役，并將從己人力的姓名申報户部，本地官府在一年内不能占用和役使他們。

諸職官之任、以理去官者，接送人力於從己人内給半，取接者皆於所在官司出給印券差取，送還者須到本所給券發還，如無驗者權閣支請，候會問别無逃亡將帶，然後放支。

各職官的上任和照規定離任的，接送人力在從己人力内照半數派給，接替的官員的人力都要由所在地官府出具印券纔能差派，送還人力須到本地官府給券交回，如果没有檢驗憑據就暫時停止差派人力，到弄清楚人力没有逃亡以及私自携帶，然後纔派給。

諸致仕官職俱至三品者，從己人力於願往處給半，不得輸庸。身故應送還者又減半給之，若年未六十而致仕及罷去者，則不給。

退休官員的官位和職事都已到三品的，從己人力於該官員願意去居住的地方派給一半，不得交納錢物替代。已經亡故應該送回原籍安葬的官員的從己人力再減少一半派給，如果年齡没有到六十歲而退休和罷官的人，就不派給從己人力。



金史卷四十三

志第二十四

輿服

天子車輅　皇后妃嬪車輦　皇太子車制　王公以下車制及鞍勒飾
天子袞冕　視朝之服　皇后冠服　皇太子冠服
宗室外戚及一品命婦服用　臣下朝服　祭服　公服
衣服通制

古者車輿之制，各有名物表識，以祀以封，以田以戎，所以别上下、明等威也。歷代相承，互有損益，或因時創始，或襲舊致文，奇巧日滋，浮靡益蕩。加以後世便習騎乘，車用蓋寡，惟於郊廟祀享法駕導引，爲一代令儀而不敢廢也。其於先王經世立法之意，寥乎闊哉。

古代的車輿制度，各有名稱和標志，用於祭祀和册封，打獵和作戰，以此來區别上下、表明等級的威嚴。歷代相沿，有減有增，或者根據時勢而創立，或者沿襲舊制而制定，奇異巧妙的器物日益增多，浮華奢侈越來越没有限制。加上後世喜好騎馬，用車的時候就很少了，衹在郊廟祭祀時有法駕導引，是一代的盛美典禮而不敢廢除。這同先王治理國家、建立法制的用意，已經有了很遠的距離。

金初得遼之儀物，既而克宋，於是乎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駕。迨至世宗，制作乃定，班班乎古矣。考禮文，證國史，以見一代之制度云。

金朝初期獲得遼國的儀仗器物，不久又攻克宋朝，於是就有了車輅的制度。熙宗前往燕京，開始使用法駕。到了世宗，車輅的製作纔固定下來，比之古代更加整齊華盛。考察禮儀文字，驗證國史，由此可以看到金朝一代的制度。

天子車輅

大定十一年，將有事於南郊，命太常寺檢宋南郊禮，鹵簿當用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耕根車、明遠車、指南車、記里鼓車、崇德車、皮軒車、進賢車、黄鉞車、白鷺車、鸞旗車、豹尾車、軺車、羊車各一，革車五，屬車十二。除見有車輅外，闕象、木、革輅，耕根、明遠、

大定十一年，將要祭祀南郊，皇帝命令太常寺查看宋朝的南郊禮儀，鹵簿應當使用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耕根車、明遠車、指南車、記里鼓車、崇德車、皮軒車、進賢車、黄鉞車、白鷺車、鸞旗車、豹尾車、軺車、羊車各一輛，革車五輛、屬車十二輛。除現有車輅外，缺少象輅、木輅、革輅，耕根車、明遠車、皮軒車、進賢車、白鷺車、羊車、大輦各一輛，革車

皮軒、進賢、白鷺、羊車、大輦各一，革車三，屬車四。

按《五禮新儀》，玉輅以青，金輅以緋，象輅以銀褐，革輅以黃，木輅以皂，蓋其物有合隨輅之色者，有當用别色者，如玉輅用青絲綉雲龍絡帶，青羅綉寶相花帶，青畫輪轅，青氂牛尾，此隨輅之色者也。若象、木、革輅則當用緋、用銀褐、用黃及皂。若至尊乘御步武所及，非若餘物但爲美觀，其踏床、倚背、踏道之褥皆用紅錦，座褥、及行馬褥、透壁軟簾三，用銀褐、黃、青羅錦三色。又大輦，宋陶穀創意爲之，至祥符中以其太重，減七百餘斤，可見當時亦無定制，各以意從長斟酌造之。其制，金玉輅闕，可見者象輅、革輅、木輅，耕根、皮軒、進賢、明遠、白鷺、羊車，革車，大輦，凡十有一。

象輅，黃質，金塗銅裝，以象飾諸末。輪衣以銀褐。建大赤。餘同玉輅。

革輅，黃質，鞔之以革，金塗銅裝，輪衣以黃，建大白。餘同玉輅。

木輅，黑質，漆之，輪衣以皂，建大麾。餘同玉輅。

耕根車，青質，蓋三重，制如玉輅而無玉飾。

皮軒車，赤質，上有漆柱，貫五輪相重，畫虎紋，一轅。

進賢車，赤質，如革車，緋輪衣、絡帶、門簾并綉鳳。上設朱漆床、香案，紫綾衣。一轅。

明遠車，制如屋，鋭頂，重檐，勾欄。頂上有金龍，四角垂鐸。上層四面垂簾，下層周以花板。三轅。

白鷺車，赤質，周施花板，上有

三輛，屬車四輛。

按照《五禮新儀》，玉輅用青色，金輅用大紅色，象輅用銀褐色，革輅用黃色，木輅用黑色，車上的用物有應當與輅車顔色相一致的，也有應當用别的顔色的，像玉輅使用青絲綉雲龍絡帶，青羅綉寶相花帶，輪、轅繪青色，青色牦牛尾，這是與輅車本來的顔色相一致。如象輅、木輅、革輅，就應當使用大紅色、銀褐色、黃色和黑色。如與皇帝乘車或步行有關的器物，不像其餘的器物衹求美觀，其中的踏床、倚背、踏道的褥子都要用紅錦，座褥和行馬褥、透壁軟簾三種，使用銀褐、黃、青羅錦三色。再有大輦，是宋朝陶穀根據自己的意思製作的，到祥符中期因爲它太重，減少七百多斤，可見當時也没有固定的制度，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圖從長斟酌進行製作。車輅的制度，金輅、玉輅已無法考見，可看見的有象輅、革輅、木輅，耕根車、皮軒車、進賢車、明遠車、白鷺車、羊車、革車、大輦，共有十一種。

象輅，質地黃色，塗金，用銅裝飾，用象牙裝飾末端。輪子的外套用銀褐色。豎大紅旗。其餘的部分與玉輅相同。

革輅，質地黃色，蒙上皮革，塗金，用銅裝飾，輪子的外套用黃色，豎純白色旗。其餘部分與玉輅相同。

木輅，質地黑色，用漆塗過，輪子外套是黑色，豎大麾旗。其餘部分與玉輅相同。

耕根車，質地青色，三層車蓋，製作像玉輅但是不用玉裝飾。

皮軒車，質地紅色，上面有塗漆的柱子，貫穿重合的五個輪子，畫虎紋，一轅。

進賢車，質地紅色，像革車，大紅色輪子外套、絡帶、門簾都綉鳳。車内設置有紅漆床、香案，紫綾衣。一轅。

明遠車，形式像屋子，尖頂，有兩重屋檐，有欄杆。頂上裝飾有金龍，四角懸大鈴。上面一層四面垂簾，下面一層用花板圍繞。三轅。

白鷺車，質地紅色，四周設置花板，車上有

漆柱，柱杪刻爲鸞鷥，銜鵝毛筒，紅綬帶。柱貫五輪相重。輪衣、皂頂、緋裙、緋絡帶，并綉飛鷺。一轅。

漆柱，柱子的末梢刻成鷺鷥的形狀，嘴裏銜着鵝毛筒，紅色綬帶。用柱子貫穿五個輪子相重。車輪的外套、黑色的車頂、大紅的車裙、大紅絡帶，上面都綉有飛鷺。一轅。

羊車，赤質，兩壁油畫龜紋，金鳳翅。幰衣、結帶并綉瑞羊。二轅。

羊車，質地紅色，兩壁用油彩塗畫龜紋，金鳳翅。罩車的幔、打結的帶子上都綉有吉祥的羊。二轅。

大輦，赤質，正方，油畫，金塗銀葉龍鳳裝。其上四面施行龍、雲朵、火珠，方鑒、銀絲囊網，珠翠結，雲龍鈿窠霞子。四角龍頭銜香囊。頂輪施耀葉，中有銀蓮花、坐龍。紅綾裹，碧牙壓帖。内設圓鑒、香囊，銀飾勾欄臺坐，紫絲緣網，帉錔。中施黄褥，上置御座、曲几，香爐、錦結綬。几衣、輪衣、絡帶并緋綉雲龍寶相花，金綫壓。長竿四，飾以金塗銀龍頭。畫梯、托叉、行馬。

大輦，質地紅色，正方形，用油彩畫花紋，用塗金的銀葉、龍鳳作裝飾。大輦上四面裝飾着行龍、雲朵、火珠，方鏡、銀絲囊網，珠翠結成絲絛，雲龍鈿窠霞子。四角上的龍頭嘴裏銜着香囊。輦頂上有耀眼的葉子，中間有銀蓮花、坐龍。紅綾裹子，青白色象牙壓帖。大輦裏面放有圓鏡、香囊，用銀裝飾的欄杆臺座，紫色絲絛網，帉錔。中間鋪着黄色褥子，上面安放御座、曲几，香爐、錦結的綬帶。桌布、輪子外套、絡帶上都綉有大紅色雲龍寶相花，壓金綫。四根長竿，裝飾着塗金的銀龍頭。繪有花紋的扶梯、托叉、阻攔人馬通過的木架。

七寶輦，制如大輦，飾以玉裙網，七寶，滴子用真珠。宋欽宗爲上皇製，海陵自汴取而用之。

七寶輦，形制像大輦，用玉裙網裝飾，七寶，下垂的珠串用珍珠做成。宋欽宗時爲徽宗製作，海陵王從汴京奪取回來使用它。

皇后妃嬪車輦

皇后之車六。一曰重翟車，青質，金飾金塗銅鈒花葉段裝釘，耀葉二十四，明金立鳳一，紫羅銷金生色寶相帷一，青羅、青油幰衣各一，朱絲絡網、紫羅明金生色雲龍絡帶各二，兩廂明金五彩間裝翟羽二，金塗鍮石長轅鳳頭三，横轅立鸞八，香爐香寶子一副，宜男錦帶結，朱紅漆杌子、踏床各一，扶板扶魚一副，紅羅明金衣褥，紅羅襯褥一，青羅行道褥四，青羅明金生色雲鳳夾幔一，紅羅明金緣紅竹簾二，金塗銅葉段行馬二，朱紅漆金塗銀葉裝釘胡梯一，青羅胡梯尋儀褥二，踏道褥十，青絹裹大麻索二，油蒙帕一。

皇后的車有六種。一是重翟車，質地青色，用金飾、塗金的銅鈒花葉段裝釘，耀葉二十四匹，明金立鳳一隻，紫羅銷金色生色寶相帷一幅，青羅、青油車幔各一幅，紅絲絡網、紫羅明金生色的雲龍絡帶各二根，兩邊裝飾着明金五彩相間裝飾的雉羽二根，塗金的鍮石長轅鳳頭三個，横轅有立鸞八個，香爐香寶子一副，宜男錦帶結，朱紅漆小矮凳、脚踏各一個，扶板扶魚一副，紅羅明金衣褥，紅羅襯褥各一條，青羅行道褥四條，青羅明金生色雲鳳雙層幔一副，紅羅明金緣紅竹簾二副，塗金銅葉段行馬二個，用朱紅漆、塗金的銀葉裝釘的胡梯一架，青羅胡梯尋儀褥二條，踏道褥十條，青絹纏繞的大麻索二根，油蒙帕一張。

二曰厭翟車，赤質，倒仙錦帷

二是厭翟車，質地紅色，倒仙錦帷一幅，紫

一，紫羅、紫油幰衣各一，朱絲絡網、宜男錦絡帶各二，餘同重翟，惟行道褥、夾幔、尋儀褥羅及裹索等用紅。

三曰翟車，黄質，金飾鍮石葉段裝釘，宜男錦帷，黄羅油幰衣，鍮石長轅鳳頭三，而無横轅立鸞，餘同厭翟，而羅色用黄。

四曰安車，赤質，倒仙錦帷，紫油幰衣，朱絲絡網，天下樂錦絡帶，鍮石長轅鳳頭三，無横轅立鸞及香爐香寶子，餘同翟車，而色皆用紅。

五曰四望車，朱質，宜男錦帷，青油幰衣，轅端螭頭二，餘并同安車。

六曰金根車，朱質，紫羅、紫油幰衣，朱絲絡網、倒仙錦絡帶各二，踏床衣褥用紅綾，尋儀褥、踏道褥并用綾，餘并同安車。

造六車成後，復改造圓輅、重檐、方輅、五華、亭頭、平頭六等之制，又增製九龍車一，高二丈、廣一丈一尺、長二丈六尺。五鳳車四，各高一丈八尺，長廣如之。圓輅車一、方輅車一、重檐車一，各高一丈七尺，長一丈八尺，廣八尺。皆駕馬四，駕士各五十人，并平巾幘、生色青緋黄三色寶相花衫、銀褐抹帶、大口袴。平頭輦一、五華輦一、亭頭輦一，各高一丈九尺，廣丈五寸，長三丈。舁士各九十六人，作兩番代，并生色緋寶相花衫，餘如前製。管押人員三十五人，長脚幞頭、紫羅窄衫、金銅帶束。駕馬繁纓、凉屜、鈴拂、包尾皆從車色，金銅面，插翟尾，朱轡，朱總。龍車合用紅羅傘一，傘子二人用本服錦帽幞帶。

又檢定扇、障等制。偏扇如仙人羽扇。行障六扇，各長八尺、高六

羅、紫油車幔各一幅，紅絲絡網、宜男錦絡帶各二根，其他的裝飾品與重翟車相同，衹有行道褥、夾幔、尋儀褥的羅和裹索等用紅色。

三是翟車，質地黄色，用金飾的鍮石葉段裝釘，宜男錦帷，黄羅塗油車幔，裝飾着鍮石的長轅鳳頭三個，但没有横轅的立鸞，其餘的裝飾與厭翟車相同，但是羅用黄色。

四是安車，質地紅色，倒仙錦帷，紫油車幔，紅絲絡網，天下樂錦絡帶，鍮石裝飾的長轅鳳頭三個，没有横轅立鸞和香爐香寶子，其餘的裝飾與翟車相同，但是顔色都用紅色。

五是四望車，質地紅色，宜男錦帷，青油車幔，車轅的頂端裝飾着螭頭二個，其餘與安車相同。

六是金根車，質地紅色，紫羅、紫油車幔，紅絲絡網、倒仙錦絡帶各二條，踏床衣褥用紅綾，尋儀褥、踏道褥都用綾，其餘的與安車相同。

六車造成以後，又改造圓輅、重檐、方輅、五華、亭頭、平頭等六種形制的車，又增加製作九龍車一輛，高二丈、寬一丈一尺、長二丈六尺。五鳳車四輛，各高一丈八尺，長度寬度跟高度一樣。圓輅車一輛、方輅車一輛、重檐車一輛，各高一丈七尺，長一丈八尺，寬八尺。都用四匹馬駕車，駕士各五十人，都是戴平頂頭巾、穿生色青紅黄三色寶相花衫、扎銀褐色抹帶、穿大脚褲。平頭輦一乘、五華輦一乘、亭頭輦一乘，各高一丈九尺，寬一丈零五寸，長三丈。抬輦的兵士各九十六人，分作兩批輪换，都穿生色大紅寶相花衫，其餘的裝飾同前面的一樣。管押車的官員三十五人，扎長脚頭巾、穿紫羅窄衫、束用金銅裝飾的腰帶。駕車的馬用的馬腹帶和頸帶、凉屜、鈴拂、包尾的顔色都與車的顔色一致，金銅製的面具，插翟尾，紅色馬繮，拴紅絲綫。九龍車應當用的紅羅傘一把，傘子二人穿本色服裝、戴錦帽、扎頭巾、腰帶。

再考查確定了使用扇、屏障等的制度。偏扇像仙人羽扇。可移動的屏障六扇，各長八尺、高

尺，用紅羅表、朱裏，畫雲鳳，龍首竿銜鞶結，每障用宮人四。坐障三扇，各長七尺、高五尺，畫雲鳳，紅羅表、朱裏，餘同行障。錦六柱八扇，各闊二尺、高三尺，冒以錦，内給使八人執。

六尺，用紅羅外表、朱紅裏子，繪有雲鳳，龍首竿的龍銜鞶結，每座行障使用四個宮人。固定的坐障有三扇，每扇長七尺、高五尺，繪有雲鳳，紅羅外表、紅色裏子，其餘的與行障相同。錦六柱八扇，各寬二尺、高三尺，用錦覆蓋，内給使八人執。

宫人車制如屬車，駕士八人，平巾幘、緋衫、大口袴、鞋襪，供奉宫人三十人，雲脚紗帽、紫衫束帶、緑靴。

宫人車的製作像屬車，駕士八人，頭戴平頂頭巾、上穿大紅衫、下穿大脚套褲、脚穿鞋襪，供奉宫人三十人，頭戴雲脚紗帽、穿紫衫扎腰帶、穿緑色靴子。

明昌元年三月，定妃嬪車輦同鍍金鳳頭、黄結，御妻、世婦用間金鳳頭、梅紅結子。

明昌元年三月，規定妃嬪的車輦同樣使用鍍金鳳頭、黄結子，御妻、世婦使用間金鳳頭、梅紅結子。

皇太子車制

大定六年十二月，奏皇太子金輅典故制度，及上用金輅儀式，奉敕詳定。輈、旗、旂首及應用龍者更以麟爲飾，省去障塵等物。上用金輅名件色數，依上公以九爲節，減四分之一。上用輅，軾前有金龍改爲伏鹿，軾上坐龍改爲鳳，旂十二旒減爲九，駕赤騮六減爲四，及簾褥用黄羅處改用梅紅，餘并具體成造。其制，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虞文鳥獸，黄屋。軾作赤伏鹿，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障塵。朱蓋黄裏。輪畫朱牙。左建九旒，右載闟戟。旂首銜金龍頭，結綬及鈴緌。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駕赤騮四，金鍐方釳，插翟尾，鏤錫，鞶纓九就。皇帝輅自頂至地高一丈七尺，今殺四分之一爲一丈三尺二寸，修廣之殺亦如之。

大定六年十二月，上奏皇太子使用金輅的典故制度，并呈上使用金輅的儀式，尊奉皇帝的命令詳細擬定。車杠、旗、旗頭和應該使用龍作裝飾的改用麟做裝飾，去掉障塵等物。奏上皇太子金輅的名稱、構件、顔色、數量，依照上公，以九爲限，比起皇帝所用的減少四分之一。奏上皇太子使用的金輅，車軾的前端的金龍改爲伏鹿，車軾上的坐龍改爲鳳，旗上十二旒減爲九旒，駕車的六匹棗騮馬減少成四匹，簾褥使用黄羅的地方改用梅紅羅，其餘都擬具規格製造。金輅的制度，質地紅色，用金裝飾末尾，車箱兩邊有兩重憑靠的横木。車箱上繪製虞文鳥獸的圖案，黄色車幔。車前横木做成紅色伏鹿的形狀，龍形車轅。在軾的前端，有一個金鳳。裝置了障塵。紅色車蓋黄色裏子。輪子上畫紅色牙形圖案。左邊竪起九旒旗，右邊插着闟戟。旗首銜有金龍頭，繫綬帶和鈴緌。八鸞在車轅前的横木上，二個鈴在車箱前横木上。駕車的四匹棗騮馬，戴金馬冠飾方釳，插雉尾，馬額上有雕刻的金屬裝飾，馬腹帶和頸帶用五彩絲繞九圈。皇帝的金輅從頂到地面高一丈七尺，現在減少四分之一成爲一丈三尺二寸，長寬也像這樣減少四分之一。

王公以下車制及鞍勒飾

王公以下車制。一品，轅用銀螭頭，凉棚杆子、月板并許以銀裝飾。

王公以下車輛的制度。一品，車轅用銀螭頭，凉棚杆子、月板都允許用銀裝飾。三品以

三品以上，螭頭不得施銀，涼棚杆子、月板亦聽用銀爲飾。五品以上，轅獅頭。六品以下，轅雲頭。庶人坐車平頭，止用一色黑油。

上，螭頭不能用銀裝飾，涼棚杆子、月板也允許用銀裝飾。五品以上，車轅用獅頭。六品以下，車轅是雲頭。百姓所坐的車車轅是平頭，衹用一色黑油。

親王鞍，塗金銀裹，仍鈒以閑花。障泥用紫羅，飾以錦。轡以塗金銀裝，束用絲結。皇家小功以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大功以上、皇后期親以上、并一品官、及官職俱至三品以上者，障泥許用金花。若經賜或御球場內，不在禁限。

親王的馬鞍，塗金裹銀，并用金銀嵌飾花紋。馬腹兩側遮擋泥土的障泥用紫羅，用錦做裝飾。馬繮塗金，用銀作裝飾，用絲結作束帶。皇家服喪期爲五個月的小功親以上、太皇太后、皇太后服喪期爲九個月的大功親以上、皇后服喪期爲一年的期親以上的親屬，和一品官，以及官位職事都在三品以上的官員，馬腹兩側的障泥准許用金花裝飾。如果經過皇帝賞賜或在皇帝的御球場裏，不在禁止的範圍。

舊制，親王、宰執任外者，與大興尹，皆服小帽、束帶、銀鞍、絲鞭。大定中，世宗以京尹亦外官三品，而與親王無別，遂命不得御銀鞍、絲鞭，惟同外三品例，幞頭、帶、展皂視事。

從前的制度，親王、宰執到外地擔任職務的，和大興尹，都戴小帽、扎腰帶、用銀鞍、絲鞭。大定中期，世宗認爲京尹也是三品外官，而與親王没有區別，於是命令京尹不能使用銀鞍、絲鞭，衹能同三品外官一樣，扎頭巾、腰帶、穿皂衣處理公務。

承安二年，制護衛銅裝鞍轡不得借人。庶人馬鞍許用黑漆，以骨、角、鐵爲飾，不得用玉較具及金、銀、犀、象飾鞍轡。

承安二年的制度規定，侍衛的銅裝馬鞍馬繮不能借給别人。百姓的馬鞍允許用黑漆，用骨、角、鐵做裝飾，不能用玉做車廂兩旁横木的附件以及用金、銀、犀角、象牙裝飾馬鞍馬繮。

昔者聖人制爲玄黄黼黻之服，以象天地之德，以章貴賤之儀，夏、商損益，至周大備，不可以有加矣。自秦滅棄禮法，先王之制靡敝不存，漢初猶服袀玄以從大祀，歷代雖漸復古，終亦不純而已。金制皇帝服通天、絳紗、衮冕、逼舄，即前代之遺制也。其臣有貂蟬法服，即所謂朝服者。章宗時，禮官請參酌漢、唐，更製祭服，青衣朱裳，去貂蟬竪筆，以別於朝服。惟公朝則又有紫、緋、緑三等之服，與夫窄紫、展皂等事，悉著于篇云。

從前聖人製作了黑色黄色和綉有華美花紋的禮服，用來象徵天地的德行，彰明貴賤的禮儀，夏、商時對禮服的制度作了增减，到周朝時已極其完備，不能够再添加了。從秦朝毁滅拋棄禮法以來，先王制定的禮服制度荒廢破壞，蕩然無存。漢朝初期還穿清一色的黑色服裝參加大祀，歷代雖然逐漸恢復了古代的制度，但是始終都是不純正的。金朝制度規定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衮冕、窄鞋子，就是前代遺留下來的制度。金朝臣子有貂尾蟬文的法定衣服，也就是所説的朝服。章宗時，禮官請求參照斟酌漢、唐的制度，另製祭服，青色上衣紅色下衣，去掉貂蟬竪筆，以此與朝服相區别。衹是在朝會時就又有紫、大紅、緑色三種等級的服裝，同窄紫、展皂等情况，詳盡著述在篇中。

天子衮冕

天眷三年，有司以車駕將幸燕京，合用通天冠、絳紗袍，據見闕名件，依式成造。禮服，袍、裳、方心曲領、中單、蔽膝、革帶、大帶、玉具劍、綬、佩、舄、襪。乘輿服，大綬六采，黑、黄、赤、白、縹、緑，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玉環，大綬五百首，小綬半之。白玉雙佩、革帶、玉鉤鰈。

冕制。天板長一尺六寸，廣八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身圍一尺八寸三分，并納言，并用青羅爲表，紅羅爲裏，周迴用金棱。天板下有四柱，四面珍珠網結子，花素墜子，前後珠旒共二十四，旒各長一尺二寸。青碧綫織造天河帶一，長一丈二尺，闊二寸，兩頭各有真珠金碧旒三節，玉滴子節花。紅綫組帶二，上有真珠金翠旒，玉滴子節花，下有金鐸子二。梅紅綫款幔帶一。黈纊二，真珠垂繫，上用金萼子二。簪窠，款幔、組帶鈿窠，各二，内組帶鈿窠四并玉鏤塵碾造。玉簪一，頂方二寸，導長一尺二寸，簪頂刻鏤塵雲龍。

衮，用青羅夾製，五綵間金繪畫，正面日一、月一、升龍四、山十二，上下襟華蟲、火各六對，虎、蜼各六對；背面星一、升龍四、山十二，華蟲、火各十二對，虎、蜼各六對。中單一，白羅單製，羅領、褾、襈。裳一，帶、褾、襈，紅羅八幅夾製，綉藻三十二、粉十六、米十六、黼三十二、黻三十二。蔽膝一，帶、褾、襈，并紅羅夾製，綉升龍二。綬一副：大綬以赤黄黑白緑縹六綵織，紅羅托裏，小綬三色，同大綬，銷金

天眷三年，有關部門因爲皇帝將要到燕京，應當使用通天冠、絳紗袍，根據現今缺少的物件，依照式樣製作完成。禮服，有袍、裳、方心曲領、裏衣、圍裙、革帶、大帶、玉具劍、綬、佩、舄、襪。乘輿服，大綬六種色彩：黑、黄、紅、白、青白、緑，小綬三種顔色，同大綬一樣，間隔着添加三個玉環，大綬規定系數爲五百首，小綬減少一半。白玉雙佩、革帶、玉做的帶鉤叉。

冕制。天板長一尺六寸，寬八寸，前面高八寸五分，後面高九寸五分，周圍一尺八寸三分，與幘巾一起，都是用青羅做面子，紅羅做裏子，周圍用金棱。天板下有四柱，四面是珍珠網結子，花素墜子，前後懸垂的珠串旒共二十四條，每條旒長一尺二寸。用青碧色綫編織成天河帶一根，長一丈二尺，寬二寸，兩端各有珍珠金碧旒三節，每節用玉串做花。紅綫織成的闊帶子二條，上面有珍珠金翠旒，玉串節花，下端有金鐸子二個。梅紅綫做的款幔帶一根。冠兩旁黄綿丸二個，用珍珠連接下垂，上面有金萼子二個。簪窠，款幔、組帶鈿窠，各二副，其中組帶鈿窠四個都是用玉鏤塵碾造。玉簪子一個，頂端方二寸，引頭髮入冠的玉導長一尺二寸，簪頂雕刻鏤塵雲龍。

衮服，用青羅做成夾衣，五彩與金相間繪畫，正面是一輪太陽、一輪月亮、上升的四條龍、十二座山，上下衣襟上裝飾有華蟲、火各六對，虎、蜼各六對；背面是一顆星、四條升龍、十二座山，華蟲、火各十二對，虎、蜼各六對。裏衣一件，用白羅製作，羅領、褾、襈。裳一件，有帶、褾、襈，用八幅紅羅做成夾層，綉上藻形花紋三十二朵、粉形花紋十六朵、米形花紋十六朵、斧形花紋三十二朵、亞形花紋三十二朵。圍裙一幅，有帶、褾、襈，都用紅羅製成夾層，綉有二條升龍。綬帶一副：大綬用紅、黄、黑、白、緑、青白六色彩綫織成，紅羅作裏子。

黄羅綬頭，上間施三玉環，皆刻雲龍，大綬五百首，小綬半之。緋白大帶一，銷金黄羅帶頭，鈿窠二十四。紅羅勒帛一，青羅抹帶一。玉佩二，白玉上中下璜各一，半月各二，皆刻雲龍，玉滴子各二，皆以真珠穿製。金篦鈎、獸面、水葉、環、釘。凉帶一，紅羅裹，鏤金，上有玉鵝七，鉈尾束各一，金攀龍口，以玳瑁板襯釘脚。舄，重底，紅羅面，白綾托裹，如意頭，銷金黄羅緣口，玉鼻仁飾以珠。襪用緋羅加綿。

小綬有三色，同大綬一樣，用銷金黄羅作綬端，上面加三個玉環間隔，都刻有雲龍。大綬規定系數爲五百首，小綬減半。紅白大帶一根，銷金黄羅作帶頭，鈿窠二十四個。紅羅絲織腰帶一根，青羅抹帶一根。玉佩二個，白玉製的上中下璜各一個，半月形的白玉各二個，都刻有雲龍，玉珠串各二個，都是穿珍珠製成。還有金篦鈎、獸面、水葉、環、釘等飾物。凉帶一根，紅羅包裹，刻金爲飾，上面有玉鵝七隻，鉈尾束各一條，金攀龍口，子挽着，用玳瑁板襯釘脚。鞋，雙層底，紅羅面子，白綾襯裹，如意鞋頭，用銷金黄羅緣鞋口，玉鼻仁用珠子裝飾。襪子用大紅羅加綿做成。

凡大祭祀、加尊號、受册寶，則服衮冕。行幸、齋戒出宫或御正殿，則通天冠、絳紗袍。

凡是重大的祭祀、加尊號、接受册書寶璽，就穿衮服戴冕。皇帝出行、齋戒出宫或上正殿，就戴通天冠、穿絳紗袍。

鎮圭，大圭。皇統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禮部下太常，畫鎮圭式樣，大禮使據《三禮圖》以進，用之。大定十一年，太常寺按《禮》"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自西魏、隋、唐以來，大圭長尺二寸，與鎮圭同。蓋鎮圭以鎮天下，以四鎮山爲飾，今其圭已依古制，惟無大圭。今御府有故宋白玉圭，圓，無上剟及終葵首。自西魏以來，所制玉笏皆長尺有二寸，方而不折，雖非先王之法，蓋後世玉難得，隨宜故也。擬合以御府所藏，行禮就用。

鎮圭，大圭。皇統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禮部下公文給太常寺，畫出鎮圭的樣式，大禮使按着《三禮圖》的樣式畫出獻上，被禮部采用。大定十一年，太常寺查《周禮》，説"大圭長三尺，削去上部兩邊如棒棰頭，天子用之"。從西魏、隋、唐以來，大圭長一尺二寸，與鎮圭相同。鎮圭是用以鎮服天下，所以用四方鎮山作裝飾，現在鎮圭已經依照古制，衹是没有大圭。現今内府有以前宋朝的白玉圭，圓形，没有削上部和棒棰頭。從西魏以來，製作的玉笏都是長一尺二寸，方正而不彎曲，雖然不是先王的制度，但是由於後世玉很難得到，衹好方便從事了。打算利用内府裏珍藏的玉圭，在舉行禮儀時將就使用。

視朝之服

初，太宗即位，始服赭黄，自後視百官朝御袍帶。章宗即位，以世宗之喪，有司請御純吉，不從，乃服淡黄袍、烏犀帶。常朝則服小帽、紅襴、偏帶或束帶。

當初，太宗即位，開始穿赭黄服裝，從那以後臨朝接受百官朝見時穿袍帶。章宗即位，因爲是世宗的喪期，有關部門請求皇帝穿純吉服裝，皇帝没有同意，衹穿淡黄袍、束烏犀帶。日常朝見時皇帝就戴小帽、穿紅襴服、扎偏帶或束腰帶。

皇后冠服

花株冠，用盛子一，青羅表、青絹襯金紅羅托裹，用九龍、四鳳，前

戴花株冠，用盛子一個，青羅作面子、青絹襯金紅羅作裏子，有九龍、四鳳，前面大龍口裏

面大龍銜穗球一朵，前後有花株各十有二，及鸂鶒、孔雀、雲鶴、王母仙人隊、浮動插瓣等，後有納言，上有金蟬鑻金兩博鬢，以上并用鋪翠滴粉縷金裝珍珠結製，下有金圈口，上用七寶鈿窠，後有金鈿窠二，穿紅羅鋪金款幔帶一。

銜穗球一朵，冠的前後各有十二朵花株，和鸂鶒、孔雀、雲鶴、王母仙人隊、浮動插瓣等花紋，冠後有納言，上面有金蟬鑻金兩博鬢，以上的飾物都是用鋪翠滴粉縷金裝珍珠結子製成，冠的下端有金圈口，上面有七寶鈿窠，冠後有鈿窠二個，穿紅羅鋪金款幔帶子一根。

褘衣，深青羅織成翬翟之形，素質，十二等，領、褾、襈并紅羅織成雲龍。中單以素青紗製，領織成黼形十二，褾、袖、襈織成雲龍，并織紅穀造。裳，八副，深青羅織成翟文六等，褾、襈織成紅羅雲龍，明金帶腰。蔽膝，深青羅織成翟文三等，領緣，緅色羅織成雲龍。明金帶大綬一，長五尺，闊一尺，黄赤白黑縹緑六彩織成，小綬三色同大綬，間七寶鈿窠，施三玉環，上碾雲龍，拈金綫織成大小綬頭，紅羅花襯。大帶，青羅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緑錦，紐約用青組，拈金綫織成帶頭。玉佩二朵，每朵上中下璜各一，半月墜子各二，并玉碾。縷金打鈒獸面、篦鈎佩子各一，水葉子真珠穿綴。青衣革帶，用縷金青羅裹造，上用金打鈒水地龍，鵝眼鉈尾，龍口攀束子共八事，以玳瑁襯金釘脚。抹帶二，紅羅、青羅各一，并明金造，各長一尺五寸。舄，以青羅製，白綾裏，如意頭，明金、黄羅準上用，玉鼻仁真珠裝，綴繫帶。襪，青羅表裏，綴繫帶。

皇后祭祀時穿的褘衣，用深青羅織成翬翟的形狀，素色質地，十二等，衣領、褾、襈都用紅羅織成雲龍。裹衣用素青紗製作，衣領織成斧形花紋十二朵，褾、袖、襈織成雲龍，都是用紅縐紗編織製作。下衣，有八副，用深青羅織成翟形紋六等，褾、襈織成紅羅雲龍，明金帶腰。圍裙，用深青色編織成翟形紋三等，領邊用紅青色羅織成雲龍。明金帶大綬一條，長五尺，寬一尺，用黄、紅、白、黑、青白、緑六種彩綫織成，小綬三種顔色與大綬相同，間隔七寶鈿窠，做三個玉環，上面碾雲龍，用手指捻金綫織成大小綬的綬端，用紅羅花陪襯。大帶，青羅紅裏子，外面有花邊，上面用紅錦，下面用緑錦，紐帶用青綫編織，捻金綫織成帶端。玉佩二朵，每朵上中下半璧形的玉石各一個，半月形的墜子各二個，都是用玉碾成。縷金打鈒獸面、篦鈎佩子各一個，用水葉子珍珠串綴。青衣革帶，用刻金青羅包裹製成，上面使用金打鈒水地龍，鵝眼鉈尾，龍口攀束子共八件物品，用玳瑁襯金釘脚。抹帶二根，紅羅、青羅各一根，都用明金製作，各長一尺五寸。舄，用青羅製作，白綾裏子，如意鞋頭，明金、黄羅照上面的方法製作，真珠裝飾玉鼻仁，綴繫帶。襪，面子和裏子都用青羅，綴繫帶。

犀冠，減撥花樣，縷金裝造，上有玉簪一，下有玳瑁盤一。

犀冠，減少花樣，縷金裝造，上端有一個玉簪，下沿有一個玳瑁盤。

皇太子冠服

冕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纓，青纊充耳，犀簪導。衮，青衣朱裳，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

冕用白色玉珠九旒，用紅色絲綫編織冠帶，青綿做成充耳，犀角做簪和導。衮，青色上衣紅色下衣，上衣綉五種花紋，山、龍、華蟲、火、宗彝，下衣上面有四種花紋，藻、粉米、黼、

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艓。蔽膝，隨裳色，爲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舄，舄加金塗銀扣。謁廟則服之。

遠游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爲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襪黑舄。餘同衮冕。册寶則服之。

桓圭，長九寸、廣三寸、厚半寸，用白玉，若屋之桓楹，爲二棱。

太子入朝起居及與宴，則朝服，紫袍、玉帶、雙魚袋。其視事及見師少賓客，則服小帽、皂衫、玉束帶。

蔽。白紗裏衣，青色的褾、襈、裾。革帶，塗金的銀鈎叉。圍裙，顏色同下衣一樣，綉有火、山二種花紋。瑜石、玉做的雙佩，四種彩綫編織成大綬，用三個玉環相間。白襪，紅鞋，鞋上有塗金的銀扣。拜謁宗廟時就穿這一套衣服。

遠游冠，十八條横脊，塗金的銀花，裝飾博山附蟬，用紅絲綫編織成帽帶，犀角做簪和導。朱明服，紅色下衣，白紗裏衣，方心曲領，絳紗圍裙，白襪黑鞋。其他的裝飾與衮冕相同。接受册封寶璽時穿戴。

桓圭，長九寸、寬三寸、厚半寸，用白玉製成，形狀像屋子的四棱柱，有二道棱。

太子入朝請安和參加宴會，就穿朝服，紫袍、扎玉帶、佩雙魚袋。太子處理公務和會見老師少傅賓客，就戴小帽、穿黑衫、束玉帶。

宗室外戚及一品命婦服用

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婦，衣服聽用明金，期親雖别籍、女子出嫁并同。又五品以上官母、妻，許披霞帔。唯首飾、霞帔、領袖、腰帶，許用明金、籠金、間金之類。其衣服止用明銀、象金及金緣壓綉。正班局分承應帶官人，雖未出職係班，其祖母及母、妻、子孫之婦、同籍兄弟之妻、及在室女、孫、姊妹并同。又禁私家用純黄帳幕陳設，若曾經宣賜鸞輿服御，日月雲肩、龍文黄服、五個鞘眼之鞍皆須更改。

宗室及外戚及一品命婦，衣服允許使用明金製成，服一年喪服的皇親雖然已經另立户籍，或是已出嫁的女子，也都一樣。五品以上官員的母親、妻子，允許披霞帔。衹有首飾、霞帔、衣領衣袖、腰帶，允許用明金、籠金、間金之類。她們的衣服衹能用明銀、象金和金緣壓綉。正班局分承應帶官人，雖然没有出職係班，他們的祖母和母親、妻子、子孫的妻子、户籍在一起的兄弟的妻子、和未出嫁的女兒、孫女、姊妹都相同。又禁止私家使用純黄色帳幕和陳設，若是曾經得到皇帝賞賜天子乘輿所用的衣服器物，那麽日月雲肩、龍紋黄服、有五個鞘眼的馬鞍都必須更改。

臣下朝服

凡導駕及行大禮，文武百官皆服之。正一品：貂蟬籠巾，七梁額花冠，貂鼠立筆，銀立筆，犀簪導，佩劍，緋羅大袖、緋羅裙、緋羅蔽膝各一，緋白羅大帶，天下樂暈錦玉環綬一，白羅方心曲領、白紗中單、銀褐勒帛各一，玉珠佩二，金塗銀革帶，烏皮履，白綾襪。正二品：七梁冠，銀立筆，犀簪導，不佩劍，緋羅大

凡是導駕和參加重大的典禮，文武百官都要穿朝服。正一品：貂蟬籠巾，七梁額花冠，貂鼠立筆，銀立筆，犀簪導，佩劍，穿大紅羅寬袖衫、大紅羅裙、大紅羅圍裙各一件，大紅白羅大帶，天下樂暈錦玉環綬帶一根，白羅方心曲領、白紗裏衣、銀褐色腰帶各一件，玉珠佩二個，束塗金的銀革帶，脚穿烏皮靴、白綾襪。正二品：七梁冠，銀立筆，犀簪導，不佩劍，穿大紅羅寬袖衫，雜花暈錦玉環綬帶，其餘的都相同。正四

袖，雜花暈錦玉環綬，餘并同。正四品：五梁冠，銀立筆，犀簪，白獅錦銀環綬，珠佩，銀革帶，御史中丞則獬豸冠、青荷蓮綬，餘并同。正五品：四梁冠，簇四金雕錦銅環綬，銀珠佩，餘并同。正六品至七品：三梁冠，黄獅錦銅環綬，銅珠佩，銅束帶，餘并同。

品：五梁冠，銀立筆，犀簪，白獅錦銀環綬帶，珠佩，束銀革帶，御史中丞則是獬豸冠、青色荷葉蓮花綬帶，其餘的都相同。正五品：四梁冠，四團金雕錦銅環綬帶，銀珠佩，其餘的都相同。正六品至正七品：三梁冠，黄獅錦銅環綬帶，銅珠佩，束銅腰帶，其餘的都相同。

大定二十二年祫享，攝官、導駕二品冠七梁，三品四品冠六梁，服有金花，五品冠五梁，六品冠四梁，七品冠三梁，監察御史獬豸冠、青綬，八品九品冠二梁，餘製并同。

大定二十二年舉行祫祭，攝官、導駕二品官員戴七梁冠，三品四品官員戴六梁冠，衣服上有金花，五品官員戴五梁冠，六品官員戴四梁冠，七品官員戴三梁冠，監察御史戴獬豸冠、佩青綬帶，八品九品官員戴二梁冠，其餘的服飾都相同。

祭服

皇統七年，太常寺言："太廟成後，奉安神主，祫享行禮，凡行事、執事、助祭、陪位官，准古典當服衮冕、九章、畫降龍，隨品各有等差。《通典》云虞、夏、殷并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綉於裳。周升三辰於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作九章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繪於衣，藻、粉米、黼、黻綉於裳。'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又後魏帝服衮冕，與祭者皆朝服。又《開元禮》一品服九章。又《五禮新儀》正一品服九旒冕、犀簪、青衣畫降龍。今汴京舊禮直官言，自宣和二年已後，一品祭服七旒冕、大袖無龍。唐雖服九章服，當時司禮少常伯孫茂道言，'諸臣之章雖殊，然飾龍名衮，尊卑相亂，請三公服鷩冕，八章爲宜'。臣等竊謂歷代衣服之制不同，若從後魏則止服朝服，或用宋服則爲七章，若遵唐九章，則有飾龍名衮尊卑相亂之議。"尚書省乃

皇統七年，太常寺奏："太廟落成後，安置供奉神主，舉行祫祭的禮儀，凡是行事、執事、助祭、陪位官，按照古代典禮的規定應當穿戴衮冕、衮上有九種圖案，畫下降的龍，根據官品各有等級差别。《通典》上説虞、夏、殷都是使用十二種圖案，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製在上衣上，宗彝、藻、火、粉米、斧形、亞形花紋綉在下衣上面。周代將日月星三辰綉在旗上，將龍綉在山形圖案上，將火綉在宗彝形圖案上，製作成九種圖案的祭服，龍、山、華蟲、火、宗彝繪製在上衣上，藻、粉米、斧形、亞形花紋綉在下衣上。'公爵的服裝從衮冕以下像王的服裝，侯爵伯爵的服裝從鷩冕以下像公爵的服裝'。後魏皇帝穿戴衮冕，參加祭祀的官員都穿朝服。又《開元禮》中記載一品官員穿綉有九種圖案的祭服。又《五禮新儀》中記載正一品官員戴九旒的冕、插犀簪、穿畫有降龍的青上衣。現在汴京從前的禮直官説，從宣和二年以後，一品官員的祭服是七旒冕、寬袖没有畫龍。唐朝雖然也穿九種圖案的祭服，但是當時的司禮少常伯孫茂道説，'群臣祭服上的圖案雖有不同，然而都用龍作裝飾，都叫衮，尊卑相亂，請三公戴鷩冕，穿八種圖案的衣服纔合宜'。臣等私下裏認爲歷代衣服的制度不同，如果效法後魏就衹穿朝服，如果采

奏用後魏故事，止用燕京大册禮時所服朝服以祭。

用宋朝祭服就是七種圖案，如果遵循唐朝用九種圖案，那麽就有用龍裝飾、衣服稱作衮而尊卑相亂的議論。”於是尚書省上奏使用後魏的成例，衹用燕京舉行重大的册封典禮時穿的朝服作爲祭服。

大定三年八月，詔遵皇統制，攝官則朝服，散官則公服，以皇太子爲亞獻，服衮冕。

大定三年八月，皇帝下詔遵循皇統時的制度，攝官穿朝服，散官穿公服，以皇太子作亞獻官，穿衮服戴冠冕。

十四年，用唐制，若祭遇雨雪則服常服，謂今之公服也。

十四年，采用唐朝的制度，如果在祭祀時碰上雨雪就穿常服，也就是現在的公服。

泰和元年八月，禮官言：“祭服所以接神，朝服所以事君，雖歷代損益不同，然未嘗不有分别。是以衮冕十二旒，玄衣纁裳備十二章，天子之祭服也。通天冠、絳紗袍、紅羅裳，天子之視朝服也。臣下之服則用青衣朱裳以祭，朱衣朱裳以朝。國朝惟天子備衮冕、通天冠二等之服，今群臣但有朝服，而祭服尚闕，每有祀事但以朝服從事，實於典禮未當。請依漢、唐故事，祭服冕旒畫章。然君臣冕服雖章數各殊而俱飾龍名衮，而唐孫茂道已有尊卑相亂之論。然三公法服有龍，恐涉於僭，國初禮官亦嘗駁議。乞參酌古今，改置祭服，其冠則如朝冠，而但去其貂蟬、竪筆，其服用青衣、朱裳、白襪、朱履，非攝事者則用朝服，庶幾少有差别。”上曰：“朝、祭之服，固宜分也。”

泰和元年八月，禮官説：“祭服是用來接神的服裝，朝服是用來奉事君主的服裝，雖然歷代增減不同，但是不曾没有區别。因此衮冕有十二旒，黑色上衣淺紅色下衣上綉具備十二種圖案，這是天子的祭服。通天冠、絳紗袍、紅羅下衣，這是天子臨朝聽政穿的服裝。臣下祭祀時穿青上衣紅下衣，朝見君主時穿紅上衣紅下衣。本朝衹有天子有衮冕、通天冠這二種服飾，現在群臣衹有朝服，還缺少祭服，每當參與祭祀時也衹穿朝服，確實不符合典禮。請求按照漢、唐的成例，祭服冕旒上畫圖案。但是君主和臣下的冕服雖然圖案數量各不相同而都用龍裝飾稱做衮，所以唐朝孫茂道已經有過尊卑相亂的議論了。然而三公法服上有龍，恐怕有涉僭越的嫌疑，建國初期禮官也曾經有過駁斥的議論。請求參酌古今的制度，改變祭服的設置，它的冠就像朝服的冠，衹是去掉其貂蟬、竪筆，它的衣服采用青上衣、紅下衣、白襪子、紅鞋子，不是攝事的官員就穿朝服，這樣或許多少有些差别。”皇帝説：“朝服、祭服，本來應該分開。”

公服

《大定官制》，文資五品以上官服紫。三師、三公、親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獨科花羅，徑不過五寸，執政官服小獨科花羅，徑不過三寸。二品、三品服散搭花羅，謂無枝葉者，徑不過寸半。四品、五品服小雜花羅，謂花頭碎小者，徑不過一寸。六品、七品服緋芝麻羅。八品、九品服緑無紋

《大定官制》，文官官資在五品以上的官員穿紫衣服。三師、三公、親王、宰相一品官穿大獨科花羅，花的直徑不超過五寸，執政官穿小獨科花羅，花的直徑不超過三寸。二品、三品官穿散搭花羅，就是説衹有花没有枝葉，直徑不超過一寸半。四品、五品官員穿小雜花羅，就是説花頭碎小，直徑不超過一寸。六品、七品官員穿大紅芝麻羅。八品、九品官員穿緑色無紋羅。所有武

羅。應武官皆服紫。凡散官、職事皆從一高，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窄紫亦同服色，各依官制品格。其諸局分承應人并服無紋素羅。十五年制曰："袍不加襴，非古也。"遂命文資官公服皆加襴。

官都穿紫衣服。凡是散官、職事都根據品位高的一個職位服官服，上可以兼下，下不得僭上，窄紫也同服色，各按照官制品格的規定製作官服。各局分承應官員都穿没有花紋的素羅。大定十五年下詔説："穿袍裹面不加上下衣相連的襴衣，不是古禮。"於是命令文職官員穿公服都要加襴衣。

帶制，皇太子玉帶，佩玉雙魚袋。親王玉帶，佩玉魚。一品玉帶，佩金魚。二品笏頭球文金帶，佩金魚。三品、四品荔枝或御仙花金帶，并佩金魚。五品，服紫者紅鞓烏犀帶，佩金魚，服緋者紅鞓烏犀帶，佩銀魚，服緑者并皂鞓烏犀帶。武官，一品、二品佩帶同，三品、四品金帶，五品、六品、七品紅鞓烏犀帶，皆不佩魚，八品以下并皂鞓烏犀帶。司天、太醫、内侍、教坊，服皆同文武官，惟不佩魚。應殿庭承應五品以下官，非入内不許金帶，又展紫入殿庭者，并許服紅鞓，不佩魚。又二品以上官，許兼服通犀帶，三品官若治事及見賓客，許兼服花犀帶。

帶制，皇太子用玉帶，帶上佩玉製雙魚袋。親王的玉帶，佩玉魚。一品官員的玉帶，佩金魚。二品官員用笏頭球紋金帶，佩金魚。三品、四品官員用荔枝或御仙花金帶，都佩金魚。五品官員，穿紫衣的是紅皮烏犀帶，佩金魚，穿大紅衣的是紅皮烏犀帶，佩銀魚，穿緑衣的都是黑皮烏犀帶。武官，一品、二品佩帶與文官相同，三品、四品是金帶，五品、六品、七品是紅皮烏犀帶，都不佩魚，八品以下都是黑皮烏犀帶。司天、太醫、内侍、教坊，服裝都同文武官員一樣，祇是不佩魚。所有殿庭承應五品以下的官員，不是進入皇宫不允許束金帶，又穿紫衣進殿庭者，都允許束紅皮帶，不佩魚。又二品以上官員，准許同時束通犀帶，三品官員如果是處理公事和會見賓客，准許同時束花犀帶。

大定二年制，百官趨朝、赴省，并須裹帶。五品以上官，趨朝則朝服，赴省則展皂，雨雪沾衣則從便。凡朝參，主寶、主符展紫，御仙花或太平花金束帶。近侍給使、供御筆硯、直長、符寶吏紫襖子，塗金束帶。輪直，則近侍給使并常服，常服則展紫。閤門六尚，遇朝參侍立則服本品服，若宫中當直則服窄紫、金帶。學士院官、修起居注、補闕、拾遺、秘書丞、秘書郎，朝參侍立則服本品服、色帶，當直則窄紫、金帶。東宫左右衛率、僕正、副僕正、典儀、贊儀、内直郎丞，當直亦許服之。太子太師出入宫中則展紫，至東宫則展皂，三少則展紫。

大定二年的制度，百官上朝、去尚書省，都必須纏腰帶。五品以上的官員，上朝就穿朝服，到省就穿皂衣，雨雪天衣服要打濕時就從便。凡是朝參，主寶、主符穿紫衣，束御仙花或太平花金腰帶。近侍給使、供御筆硯、直長、符寶吏穿紫襖子，束塗金腰帶。輪流當值時，近侍給使就穿常服，常服則是紫色。閤門六尚，遇到朝參站立侍奉時就穿本官品的服裝，如果是在宫中值日就穿窄紫衣、束金帶。學士院官、修起居注、補闕、拾遺、秘書丞、秘書郎，朝參站立侍奉時穿本官品的公服、束有顔色的腰帶，當值時就服窄紫衣、束金帶。東宫左右衛率、僕正、副僕正、典儀、贊儀、内直郎丞，當值時也允許穿窄紫束金帶。太子太師進出宫中就穿紫衣，到東宫就穿皂衣，三少就穿紫衣。

衣服通制

君子之服，以稱德也，故德之備者其文備。古者王公及士庶人莫不各有一定之制，而不敢相逾者，蓋風俗之奢儉，法令之齊一，必於是而觀焉。《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其三章曰："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此言都邑之盛，人物之懿也。明昌間，章宗謂宰臣曰："今風俗侈靡，莫若律以制度，使貴賤有等。其令禮部具典故以聞。"他日又謂參知政事張萬公曰："山東風俗如何?"萬公對以奢，左丞守貞因言衣服之制，上曰："如卿所言，正恐失人心耳。"守貞曰："止是商賈有不悦者。"萬公曰："乞寬與之期，三年之内當如制矣。"於是，上以禮部所擬太繁，以尚書省所擬而行之。嗟乎，人君以風俗爲言，其亦知所務矣。

君子的服飾，是要和他們的德行相稱，所以德行完善的人他們的服飾也完美。古代的王公和士人庶民們的衣服都各有一定的制度，没有敢超越的，因此風俗的奢侈儉約，法令的整齊劃一，必然會體現在服飾上。《詩經》説："那都邑裏的人士，穿着黄色的狐裘衣。他們的儀容不改，談吐文雅。"同一篇的第三章説："那都邑裏的人士，冠的兩旁懸挂着塞耳的美石。那君子的淑女，人們都説是尹氏姞氏。"這是説都邑的繁盛，人物的美好。明昌年間，章宗對宰臣説："現在風俗放縱奢侈，不如用制度加以約束，使高貴與卑賤有等級差别。命令禮部收集以前的制度報告上來。"另一天又問參知政事張萬公説："山東的風俗怎麼樣?"萬公的回答是奢侈，左丞守貞於是談到衣服的制度，章宗説："像你所説的那樣規定制度，恐怕會失去人心。"守貞説："衹是商人中有不高興的。"萬公説："請求放寬期限，三年以内一定可以使風俗符合制度的規定。"於是，皇帝認爲禮部擬定的規章太繁瑣，便按照尚書省擬定的制度實行。啊，君主在言談中注重風俗，可以説是懂得所要致力的根本了。

金人之常服四：帶，巾，盤領衣，烏皮靴。其束帶曰吐鶻。

金人日常的服裝有四件：腰帶、頭巾、盤領衣、烏皮靴。他們束的腰帶叫吐鶻。

巾之制，以皂羅若紗爲之，上結方頂，折垂于後。頂之下際兩角各綴方羅徑二寸許，方羅之下各附帶長六七寸。當横額之上，或爲一縮襞積。貴顯者於方頂，循十字縫飾以珠，其中必貫以大者，謂之頂珠。帶旁各絡珠結綬，長半帶，垂之，海陵賜大興國者是也。

巾的制度，用像紗一樣的黑羅製成，上面打結成方頂，彎曲下垂在後面。方頂的下邊兩角各縫綴直徑約二寸的方羅，方羅的下面各附有六七寸長的帶子。在横額的上方，有的做成一個皺褶。顯貴的人在方頂上，沿着十字縫用珠子做裝飾，珠子中一定要穿上一顆大珠子，叫作頂珠。帶子兩旁各穿珠子結成綬帶，有帶子的一半長，下垂，海陵王賞賜給大興國的就是這種。

其衣色多白，三品以皂，窄袖，盤領，縫腋，下爲襞積，而不缺袴。其胸臆肩袖，或飾以金綉，其從春水之服則多鶻捕鵝，雜花卉之飾，其從秋山之服則以熊鹿山林爲文。其長中骭，取便於騎也。

金人的衣服顔色多是白色，三品官員用黑色，窄袖子，盤曲的衣領，大腋，腋下是皺褶，不缺少套褲。衣服的胸前、肩頭和衣袖上，有的用金綉做裝飾，那些綉有春水圖案的衣服上多爲鶻捕鵝，并雜以花卉做裝飾，那些綉有秋山的衣服就用熊鹿山林做裝飾。衣服長到小腿，是爲了

吐鶻，玉爲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銙周鞓，小者間置於前，大者施於後，左右有雙鉈尾，納方束中，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飾。左佩牌，右佩刀。刀貴鑌，柄尚鷄舌木，黄黑相半，有黑雙距者爲上，或三事五事。室飾以醬瓣樺，鏢口飾以鮫，或屑金鍮和漆，塗鮫隙而礲平之。醬瓣樺者，謂樺皮班文色殷紫如醬中豆瓣也，産其國，故尚之。

方便騎馬。

吐鶻，用玉做的是上等，稍次是用金，再次是用犀象骨角做裝飾。皮帶的四圍做有帶扣版，小扣版間隔着安放在帶前，大扣版加在帶後，左右兩邊有垂下的皮帶頭，穿進方框中，上面的雕刻很多是像春水秋山的裝飾。帶的左邊佩挂牌子，右邊佩刀。刀以精鐵製的爲貴重，刀柄講究用鷄舌木，黄黑參半，有黑雙鷄爪的是上等，有的有三個鷄爪或五個鷄爪。刀鞘用醬瓣樺做裝飾，刀鋒口用鮫修飾，有的用金鍮屑和漆，塗在鮫的縫隙裏并把它磨平。所謂醬瓣樺，是説樺樹皮有斑紋，顔色深紫像醬中豆瓣，出産在金國，所以崇尚使用它。

初，女直人不得改爲漢姓及學南人裝束，違者杖八十，編爲永制。

起初，女真人不能改成漢人的姓和學習南方人的裝束，違反的要打八十杖，編爲永久的制度。

婦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編綉全枝花，周身六襵積。上衣謂之團衫，用黑紫或皂及紺，直領，左衽，掖縫，兩傍復爲雙襵積，前拂地，後曳地尺餘。帶色用紅黄，前雙垂至下齊。年老者以皂紗籠髻如巾狀，散綴玉鈿於上，謂之玉逍遥。此皆遼服也，金亦襲之。許嫁之女則服綽子，製如婦人服，以紅或銀褐明金爲之，對襟彩領，前齊拂地，後曳五寸餘。

婦女穿襜裙，多用黑紫色。上面編織刺綉整枝花朵，四周有六個裙褶。上衣叫做團衫，用黑紫色或黑色和天青色，直領，左邊開衣襟，腋寬大，兩邊再做兩個衣褶，前面拂地，後面拖在地上一尺多。帶子的顔色是紅黄色，在前面雙垂到肚臍。老年婦女用黑紗籠髻像頭巾形狀，把玉做花朵分散縫綴在上面，叫做玉逍遥。這些都是遼朝的服飾，金朝也沿襲了這些服飾。已訂婚的女子穿叫做綽子的套衣，它的製作像已出嫁女子的衣服，用紅色或銀褐色明金製作，對襟、彩色的衣領，套衣前面下擺拂地，後面下擺拖在地上五寸多。

明昌六年制，文武官六貫石以上承應人并及廕者，許用牙領，紫圓板皂絛羅帶，皂靴，上得兼下。係籍儒生止服白衫領，繫背帶并以紫圓絛羅帶，乾皂靴。餘人用純紫領，不得用緣，雜色圓板絛羅帶不得用紫，靴用黄及黑油皂蠟等，婦人各從便。

明昌六年的制度，文武官員的俸禄在六貫石以上的承應人和受蔭庇者，允許衣領用牙領，扎紫圓板黑絛羅帶，穿黑靴，品位高的官員可以穿品位低的衣服。登記在册的儒生衹能穿白衫領，繫背帶和用紫圓絛羅帶，乾黑靴。其他人的衣領用純紫色，不能緣邊，雜色的圓板絛羅帶不能使用紫色，靴子用黄色和黑油黑蠟等，婦女則各隨便。

泰和四年，以親王品官既分領緣，而復有皂靴之禁，似涉太煩，遂聽親王用銀褐領紫緣，品官皆紫領白

泰和四年，因爲親王品官的服飾既要區分衣領邊緣，又有不准穿黑靴的禁令，似乎太煩瑣了，於是聽憑親王穿銀褐色衣領紫色領邊，品官

緣，餘從明昌制。

書袋之制。大定十六年，世宗以吏員與士民之服無别，潛入民間受賕鬻獄，有司不能檢察，遂定懸書袋之制。省、樞密院令、譯史用紫紵絲爲之，臺、六部、宗正、統軍司、檢察司以黑斜皮爲之，寺、監、隨朝諸局、并州縣，并黄皮爲之，各長七寸、闊二寸、厚半寸，并於束帶上懸帶，公退則懸於便服，違者所司糾之。

大定十三年，太常寺擬士人及僧尼道女冠有師號、并良閑官八品以上，許服花紗綾羅絲紬。在官承應有出身人、帶八品以下官，未帶官亦同，許服花紗綾羅紵絲絲紬，家屬同，婦人許用珠爲首飾。其都孔目與八品良閑官同，京府州縣司吏皆與庶人同。

庶人止許服絁紬、絹布、毛褐、花紗、無紋素羅、絲綿，其頭巾、繫腰、領帕許用芝麻羅、絛用絨織成者，不得以金玉犀象諸寶瑪瑙玻璃之類爲器皿、及裝飾刀把鞘、并銀裝釘床榻之類。

婦人首飾，不許用珠翠鈿子等物，翠毛除許裝飾花環冠子，餘外并禁。

兵卒許服無紋壓羅、絁紬、絹布、毛褐。

奴婢止許服絁紬、絹布、毛褐。

倡優遇迎接、公筵承應，許暫服繪畫之服，其私服與庶人同。

都是紫領白邊，其餘的遵從明昌年間的制度。

書袋的制度。大定十六年，世宗認爲吏員與士人百姓的服飾没有區别，吏員潛入民間收取賄賂破壞法律，有關部門難以檢查，於是制定吏員在腰帶上懸挂書袋的制度。中書省、樞密院令史、譯史的書袋用紫色紵絲製成，御史臺、六部、宗正、統軍司、檢察司用黑斜皮做書袋，寺、監、隨朝各局、及州縣吏員，都用黄皮做書袋，每個書袋長七寸、寬二寸、厚半寸，都在腰帶上懸挂，不是辦公的時間就懸挂在便服上，如有違紀由主管部門糾察。

大定十三年，太常寺制定士人和享有師號的和尚尼姑道士道姑、以及八品以上的良閑官允許穿花紗綾羅絲綢，在官府承應而且有出身的人、帶八品以下的官員，允許穿花紗綾羅紵絲絲綢，未帶官的也相同，家屬相同。婦女允許用珠作首飾。都孔目與八品良閑官同樣，京府州縣的司吏的服飾都與平民百姓相同。

平民百姓衹允許穿粗綢、絹布、粗毛衣、花紗、無紋素羅、絲綿，他們的頭巾、繫腰的帶子、領帕允許用芝麻羅，絛帶允許用絨織成的，不能用金玉犀象各種珠寶瑪瑙玻璃之類做器皿、及裝飾刀把和刀鞘，不能用銀裝釘床榻之類。

婦女的首飾，不許用珠翠鈿子等物製作，翠毛除了允許用來裝飾花環冠子外，其餘的都禁止使用。

兵卒准許穿無紋壓羅、粗綢、絹布、粗毛衣。

奴婢衹許穿粗綢、絹布、粗毛衣。

倡妓優伶遇到迎接、公筵承應時，准許暫時穿上有繪畫的服裝，他們私人的衣服與老百姓的相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金史　第一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页数＝７４４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９６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０１月第１版
下载地址＝
ｈｔｔｐ：／／ｈｎ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４／０３／０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４／０３／！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７４４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９６７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３－８　／　Ｋ２０４．１／Ｚ１５９ｊ
【原书定价】　４５３．００（全三册）　网上购买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金代　纪传体　金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金史　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